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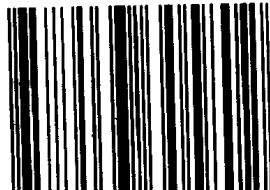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199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三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說義纂訂二十四卷

〔明〕楊梧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楊昌齡等刻本

禮記纂註三十卷

〔明〕湯道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禮記說義纂訂二十四卷

〔明〕楊梧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楊昌齡等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說義

集訂二十四卷》提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係 惺慧益較

曲禮上

按曲禮是儀禮之舊名註疏謂委曲說禮之事然此篇所記皆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全文故曰曲委曲曲折之說似皆未合蓋吉凶軍賓嘉禮之全體而其行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在乎升降抑揚進退周旋言動服器之間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若微文不謹則全體不行是以先王教人每謹於微而記禮者以曲禮為之首篇

○曲禮曰毋不敬 節

此約全體於一敬也記者謂禮之用細曲多端然一言蔽之曰毋不敬而已蓋人能內省惺惺不敢幾微淪佚此即無意為禮而禮之大本於此焉立矣由是以敬而著於容則儼若思焉蓋人心思慮最為靜專其容之著於身者必端嚴凝重若有所思斯貌無不敬而心之敬可知以敬而彰於言安則和緩而不躁急定則堅確而不二三斯言無不敬而心之敬可知是敬也可以攝一己之性情而歸之

理亦可以攝在人之性情而歸之理。靜虛動直將無一事不得其理。無一物不得其所。安民豈外是哉。卽論語修己以安百姓。爲國以禮而行。禮以敬。甚矣敬之要也。

按母字是禁止意。母不做。是統言主宰處。兼身心內外。說儼字不虛。正神凝氣定模樣。君子與民相接。流貫貌。言所關尤切。故並及之。安民總是以敬心推之。此是實理。亦是實事。玩哉字有嘆美意。不曰民安而曰安民。工夫仍在君子上。安字根敬來。註中效字宜善看。效驗也。若民未到安處。敬之量終未滿也。君子正以此自考驗耳。

○敬不可長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此見以禮制心也。君子修己以敬。固禮自我立矣。然敬原於心。未有不爲情所累者。故君子隨在戒之。如待人以倨之謂傲。不使長所以立敬也。動諸物感之謂欲。不使從所以存理也。志自己遂而言不使滿。所以戒盈也。樂自己得而言。母使極。所以防淫也。此皆母不敬之事。

按此節如顏子之四勿。皆克己復禮事。敬欲志樂皆人情所不免。勿太說不妬。惟曰長曰從曰滿曰極。乃人所當深戒耳。教如孔子之取瑟。孟子之隱几是也。加於不當。如侮鰥寡。虐無告。斯爲長。欲如飲食男女是也。會所不當。得如奸亂留聰明。淫厲接心術。斯爲從。在心爲志。如有高世之行。過人之功。而侈然自大。是滿也。有若

無實若虛。則不滿。樂如飲酒作樂。凡快心事皆是不節。便極了。發乎情止乎禮。則不極。都是心上工夫。君子檢身。要從這四者克起。舊以樂不可極。樂字作如字。謂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但不可極爲耳。陳註音洛爲長。

○賢者狎而敬之

節

此見賢者能以禮制情也。皆由上敬功深。故察理精。涵養熟。有此適中之行。賢者作總言。賢者於所狎而接之以禮。於所畏而聯之以情。愛而知惡。小過則規。大過則絕也。憎而知善。一言不廢。寸長必錄也。積財而能散。散正蓄貯時之本心。不自封殖也。安安而能遷。遷正定理中之妙權。不自膠柱也。六者皆中道。惟賢者能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主

按六句上輕下重。而字皆轉辭。狎非褻狎。只是素所親近。如綴衣虎賁之儔。敬如雖褻必以貌是也。畏非畏懼。如達尊之可嚴重者。心服曰畏。愛者相敬而不離也。愛憎二句。雖重知字。然賢者愛憎。只在善惡上。與隨意愛憎者不同。故當愛憎時而照心已具。積亦是生之有道者。散有酌盈濟虛意。下安字。正是理之正。而爲人心所安者。上安字。有見真操持意。遷有審時隨勢意。如始焉安於處。然義所當出。則又從而出焉。安安已是善。能遷處更盡善。有就居處說者。非二能字不可。忽過。能散者。雖未卽散。但其心無私。時當可散便散。未散而散之理。已在故曰能散。能遷者。尚未見遷。但其守理之心常具。

以待可遷之會未遷而遷之機已在故曰能遷能用中
即是能體禮不可太說自然便似聖人地位。

臨財毋苟得 節

此見以禮應務也財與分相近而不同財則無故之獲分
則應得之物難與很相近而不同難則大節所係很則一
時之怒上二句要看二臨字下二句要看二求字士人平
時都能談談勇之守到財與難當前便要肥家保身了所
以臨之時難決亦能談慾室之學但很與忿一至便要快
心盈願了所以求之心難化然其要只要心忘物我而已
忘物者不爲物累自無苟得求多之事忘我者不爲我累
自無苟免求勝之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四

疑事毋質 節

此處疑事之禮也天下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原自欺不
得但有褊心者多執已見而不肯問人有忌心者又懼形
已短而不肯舍己理之未明疑於何釋禮顧如是乎故戒
以毋自質証惟當直陳所見於明理者之前或是或非聽
彼決擇勿堅執已見據而有之勿有是勿有其質也二句
一反一正串看爲是一是未問時戒其不可如此一是已
問後勉其當如此做一意看則心虛理明而疑自解矣此
去疑之訣也

按質如自我作此事對証即少儀身質言語也一說質
比執字又深是疑心不解結而成一形質了就要做終

身病根所以戒他毋質要去此病莫若於明理者之前
開心見誠說出我的疑處使他剖析分解我疑方釋勿
有者不可有此質心而不化也直如孟子不直則道不
見之直救疑方法莫如直此說質字更貼切

若夫坐如尸 節

此坐立之禮也尸以象神坐必端莊齊以交神立必莊敬
如尸如齊肅外所以養中也正是持敬工夫切要處宜泛
說不必入事親意

按註若夫二字作衍文是也舉坐立則無斯須去禮可
知於尸言坐於齊言立者何祭之日爲尸者有坐而無
立故坐以尸爲法主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
齊爲法言必罄折屈身也

禮從宜 節

此見執一之非禮也要得註體常盡變意禮有一定之常
而至於當時則必從其宜如易則易于則于無膠執一定
意使有一定之常而至於彼國則必從其俗如宋章甫魯
逢掖無執已病人意合宜而隨俗此禮之所以妙歟
按禮時爲大要說得冠冕如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時所
不得不然即制禮者亦無如何禮字指得廣使乃禮中
之一耳舉儀以明禮舉從俗以明從宜不平對

夫禮者所以 節

此汎舉禮之爲用也夫禮者三字作冒所以字貫下情之

厚為親情之薄為疎。親者其禮隆，疎者其禮殺。親疎本定，禮則所以定之也。物之相似為嫌，事之未明為疑。相似者剖析其幾微，未明者分別其可否。嫌疑可決，禮則所以決之也。宗黨為同，婚姻為異，辨其本同而今異者從薄，本異而今同者從厚，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其義，非君子弗行也。其義是其文，非君子行之，所以明是非也。禮之為用，其廣如此，豈可斯須去禮哉。

按定之決之別之明之，就是禮，非以禮去定之決之別之明之也。獨末句主行禮者之從違言，與上三句稍異。註言喪服舉禮之一節以為例。

禮不妄說人 二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六

此見禮之貴中也。一節皆就禮說，非謂人有禮於身，方能如此。說人有禮，情意真，諱者是妄，則巧言令色足恭，乃諂媚之態。修辭有禮，理意條達者是費，如傷易傷頰之類。節者分有等級，如竹之有節。踰節則僭上矣。侵侮者或嚴而苛，由侵尅而至虐侮，是凌下也。好狎者或和而流，至於好為褻狎，是平交不以禮也。皆非禮之事。夫禮所以制中也。

按說字輕，妄字重看，侵侮有兩意。比好狎為甚，狎字輕，好字重看。妄說二句，是處已過乎禮者。踰節句，亦處已過乎禮者。侵侮二句，是待人不及乎禮者。

○修身踐言

節

此見禮有實修也。通節以禮為主，但在人身上體禮說。人道莫急於行禮，而學禮莫先於言行。行不顧言，非修也。言不顧行，非道也。君子慎厥身修，而使行必踐言，則行之如其所言，而慥慥乎有純實之體矣。不謂之善行，而何如是。則行修言道，而忠信在我，有此忠信體質，從此加文，則禮便可行。此欲人求禮本於身意。

按修身修字着力，行修修字不着力。修身以踐言不可平，工夫全在此句。行修言道，述上句言耳。此是過脈，不必重講。善行就是忠信，忠信就是禮了。質猶餘也。如木之有餘，而禮則其枝葉也。

禮聞取於人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七

此見禮在自重也。上以為仕言，下以為師言。君子之於天下，達則以行道為心，窮則以傳道為責。正己者能正天下，枉己者未能正人。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禮有聞有不聞，此誠世之治亂、道之晦明攸關，出處授受之間，豈可不重。

一說此節文雖兩段，其實互明。註云來學往教，即其事。明其例之相似，即此明彼之事。上二句屬行如德行可尊，是下二句屬知如博聞多識。蓋取於人而來學，則師道尊，取人而往教，則師道衰。此說經生家亦多宗之。合註可從。

○道德仁義

八節

此見禮無物而不在也。各節禮字。都要在心上看得一樣。蓋此禮推之。雖有七者。合之只是箇恭敬。樽節退讓。析之見爲恭敬。樽節退讓。而要之不外一心。能以是心體是禮。則渾身皆秩敘。所周流觸處皆節文之顯設。故曰以明禮。以言乎修己。則道德仁義諸善。皆以禮而成。蓋禮以敬爲本。敬則收斂內心。防閑外心。始到成熟地位。非敬則諸善不聚。卽有偶合。不可言成矣。此修己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治人。凡正民俗者。或以身教。或以言訓。然所以通其教訓者。禮也。非禮則制度品節。必有闕畧。而不備者矣。不備就是教訓不全備。作感化不周者非。此治人必資於禮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以言乎息爭。如以力校之謂爭。爭者訟之端。以言校之謂訟。訟者爭之成。分辨謂剖別之。合於禮者爲是。爲直。不合於禮者爲非。爲曲。非禮則分辨時不免依違於兩可。故不決。此息爭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明倫。如君臣上下主於義。父子兄弟主於恩。然所以品節其恩義者。禮也。非禮則或過與不及。那識得大禮恰當處。止於其所。而不遷。恩義終是差錯。故不定。此明倫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事師。如宦以明治人之道。學以明修己之道。事師之禮。主恭敬言。不親重。弟子遵親。則有心得。心得則道明。不則弟子無學道之誠。而師亦無傳道之樂。故不親。此事

師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治衆。如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旅左右之局。蒞官府之事。行治教之法。四者皆以威嚴爲主。而所以使威嚴之行者。禮也。禮在整齊嚴肅上看。非禮則心自慢易。毋論不威不嚴。卽威嚴矣。貌不敢犯。而非心不敢犯。迹不致遠。而非心不敢遠。終不謂之行。此治衆必資於禮也。

按班朝如公卿序於上。大夫士序於下。叔孫通之治朝儀。是也。治軍如樹和門於左右。司馬監領之。是也。蒞官如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行法如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之類。

以言乎事神。禱以求。祠以文。祭以養。祀以安。四者必用牲幣等物。故曰供給鬼神。凡天神地祇在內。不專指祖先言。誠莊就禮上見。蓋禮者敬而已。敬則心誠而貌莊。非禮者不然。神其吐之矣。此事神必資於禮也。

是以承上七節而言。人已幽明皆資於禮。如此使修身之功未至。禮不幾息乎。是故端莊外著。兢惕中存。從心之肅。將時出而爲恭敬焉。裁抑不放。檢約不踰。從心之收斂時。出而爲樽節焉。卑以自牧。讓以與人。從心之謙虛時。出而爲退讓焉。六者之外。更別無禮。六者兼盡。卽以明禮。本文只用一以字帶下。不可將以字着力。看明非講明。乃顯明之明。禮既明。人已幽明。安往而不宜哉。

按恭敬退讓兼身心言。樽節就事言。本註減字。是因義

抑而言泥作一節之主者非。

鸚鵡能言 二節

此原禮之所由始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不以其言以其心。禽獸之心，字可味，論理要在心體上理會。聖人使人以有禮，正使人以有心也。玩有字，大有體驗之功。在此人道所以立，而為人之始歟。

太上貴德 節

此言禮之所由備也。正時為大處，人知禮至三王而備，而不知此有由始焉。蓋上帝皇之世，風氣渾噩，人皆以德相先，而不求報，是德即太上之禮也。其次三王之世，風氣漸開，人皆務為施報，乃因人情制禮，以尚往來焉。是禮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十一
三王之德也。是故往而不來，則往有德而來無德，非禮也。來而不往，則來有德而往無德，亦非禮也。知其非禮，則尚往來之為禮矣。此三王所以務施報也。太上貴德而不必立禮之名，三王尚禮而乃以妙德之用，皆時為之，可謂禮自三王始哉。

按此節專重論禮。當以其次句作主。首句只引起下句耳。非兩平意。下三句一正一反，正發明其次句。往來即施報之別名。但施報以先後言。往來以彼此言耳。務字意要知，不可忒尊德把禮說壞了。其次非不欲以德及人，然而時勢有不能，故不得不制為施報之禮，猶可延德之意。說者謂民偽日滋，恐不然。德失而後有禮，此出

滅禮家。非禮經之旨也。

○人有禮則安 三節

此見無人而不在禮也。人有禮，則日在天理上。故安。無禮，則日在人欲上。故危。禮為安危所繫，故曰不可不學。

夫禮者，不過是自卑尊人一點敬心。雖負販者，必有此尊人之心。而况富貴乎？富貴知好禮，則此敬心可以消人驕亢之氣，可以束人放佚之心，故不驕不淫。貧賤知好禮，則此敬心不知富貴之可樂，貧賤之可憂，故不憚。此皆在內者重。在外者不能奪，所以為安。反是，則危矣。禮可不學哉？按人字，兼富貴貧賤禮以心言。有禮，照下好字。二則字，緊安危，雖以身言，然只在天理人欲上看，為高一層。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十一

曰：是斷辭，不可不口氣甚鄭重。學內有著實體驗工夫。夫禮者二句，言禮只是以卑為主，以敬為本。有自是之心者，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者，不能以行禮。故禮所以柔伏其侈大之意，而為退遜謙下之道。雖負販二句，言此點敬心，人性所皆有，非強世者富貴節，承上富貴負販而言。知好字，要看好乃學之深處，不驕不淫，不憚未便是安，乃人之所由以安者也。註中怯字，即憚字。正解，有以憚怯兩字對驕淫。若四樣者，甚非，或問不憚與自卑相戾如何，曰：能自卑，則自反常直，故不憚。何戾之有。

人生十年 節

此先王因年顧名之禮也凡人一生事業以幼學爲本。蒙養基聖功也。以後及時有爲。因年知止。俱是學中事。通節當以學字貫到底。人生方十年。孩提之心未遠。良知之實待開名之曰幼。而從事於小學焉。二十血氣未定。名之曰弱。恐善惡將判。時則有冠禮。以責成人之道也。三十血氣既定。名之曰壯。時則有昏禮。以立夫婦之義也。可以所學而試之身家矣。四十血氣既定。不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才可用矣。乃使之爲士。以事人而治官府之小事焉。五十髮色如艾。更歷世變。諳練人情。德已成矣。不至擾民生事。乃命爲大夫。而與聞邦國之大事焉。可以所學而試之天下國家矣。六十曰耆。稽久之稱。其時國事。則指意使令人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一

十一

矣。以學有執衆齊物。不言而喻之方也。七十曰老。則家事傳於子矣。以學思貽謀之善也。八十九十曰耄。示昏而不敏之意焉。當思昏忘之戒。而一生學力。於此收功也。七年曰悼。示憐而堪愛之意焉。當方新之氣。而一生學術。於此開端也。雖有罪不加刑。因老而併及幼也。壽以百年爲期。當思培植壽命之學焉。願者養也。人壽至百年。是謂天和。迓天之和。宜適人之適。當思孝弟養老之學焉。蓋學問工夫。當不知老之將至。此人一生之經歷也。

按學如十年出就外傳。十五入大學。統在內。冠有室。取冠義昏義來講。三十有室。不至過而失節。亦不至曠而失時。古人筋力之盛。壽命之長。在此官府小事。如任錢

殺簿書之勞。是邦國大事。如宰禮樂刑政之綱。是而傳家事如此。國事可知。有罪不加刑。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一曰老耄。如律例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皆不坐。是也。此先王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強。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有知足之戒。正禮之範圍人處。

大夫七十 五節

此人君優待老臣之禮。與老臣自處之禮也。大夫七十而致事。安恬退闕賢路也。

其得謝者。無論矣。若不得謝。謂其有德尚壯。是人君愛惜老成也。可不待以殊禮乎。故賜以几杖。隨以婦人。乘以安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一

十一

車。人君優待之禮如此。

自稱二節。人臣立朝。勉強於簪仕之初。而不免驕縱於眷留之後。寵利居功。臣道所戒。於他國而稱老。於本國而稱名。於來問而告以制。又老臣自處之禮也。皆在致事不得謝時說。

按致事最有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道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之幾也。几杖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行役在境之內。如省耕省斂。是四方在境之外。如聘問鄰國。是行役婦人。四方安車。互見也。自初節就承行役適四方。來於他國。曰老夫。夫則不有其貴。老則自明其衰。於本國則稱名。並不敢以老自優。總是謙意。越

國二句。古大夫無境外之交。然關係典禮事。彼國疑似未明。煩囂未一者。老成在望。胡得無問。必告之。以其制。註云。舉國之故事以答之。國字原未說。是何國。直作彼國者。蓋從本文其字看出。細想禮自有舊制。凡文獻所傳。或頒之王朝。或傳之先君。我國與彼國一也。彼既越國來問。我告以其制。彼徵文徵獻。一言破羣心之疑。此見老臣不為無稽之談。以開天下紛更之漸。正天下蒙福處。合觀眷留優待。在人君為使臣以禮。始終全節。在人臣為事君以忠。愈久而情愈親。此古治所以盛也。

謀於長者 節

此記事長之禮也。二者總是謙敬意。操執也。從就也。操。凡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古
杖以從。示服役也。長者問。試之也。即反問所謀之見。何如耳。辭讓而對。如曾子以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以非曰能之。願學焉。皆辭讓之言也。

凡為人子之禮 節

此記人子事親之禮也。冬溫夏凊。此一歲之常禮。昏定晨省。此一日之常禮。是皆養其體也。徒養體而不養志。則貽憂於親。亦不能安其養矣。故在羣衆儕輩。意氣一惟和平而不爭。所以養其志也。合體與志而俱養。是可謂孝矣。

夫為人子者 節

此見孝之禮大也。言為人子。謂父在時也。古之為大夫者。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受位即受車馬。其尊貴之

體貌備矣。人子受三命之尊。謙卑不敢受車馬。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謂是已到之日。人子非惟外迹不受。心亦不及於此。賜也。此避並親之嫌。非有愛敬之實者。不能下五者之稱。不同。各以所見言。俱要貼尊親意。

按世祿之家。父子俱貴。其勲業也。隆盛。其地位也。貴寵。賜車賜馬。以耀鄉里。都是分內當得的。但他所處益盛。其尊親之心。益篤。惟恐以尊貴之貌。與親亢體。故三賜不及車馬。此何等大器局。大識見。所以欽服。可見孝為百行之原。惟孝於父母。能慈。能弟。能仁。能信。一以貫之矣。

不及二字。照前從心上體認。方無碍。若以不及為不受。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古

豈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馬。將徒行乎。若曰不受。君賜而已。自為己為則可。君賜之則不可。有是理乎。若謂父之未為大夫者。不受車馬。併大夫之位。亦不敢受矣。謂君命何若。謂受位而不受車馬。是位在朝廷。而車馬在私門也。將位與車馬當兩事乎。

見父之執 節

此人子錫類之孝也。謂命也。進退不敢苟。一舉足而不敢忘親。可知。對問不敢專。一出言而不敢忘親。可知。故曰孝子之行。重敬父上。

夫為人子者 二節

此人子養志之孝也。出必告。二句。受命於親。而不敢專其

身所遊二句。體親之愛而不致貽其憂。恒言句。安親之心而不敢同其尊。此皆養志之事。

按出必告。違思定省之曠也。反必告歸。致顏色之和也。舊註遊有常。言身不他往。習有業。言心不他用。一說遊有常。如直諒多聞。是習有業。如詩書禮樂。是蓋燕朋淫僻。最易壞人心術。游手好閑。最能蕩人心志。必有常。則無匪人之比。必有業。則無非理之為。

年長以倍 二節

此少事長之禮也。父事隨行。兄事雁行。肩隨則友事可知。此道路長幼同行之禮。羣居畧。截謂朋友平居講說也。坐必有禮。則樂羣而敬業。禮之小者。其寓意皆大。二節之旨。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七

為人子者 五節

此人子之禮也。謂與父同宮者。異宮則不禁。居字與羣居異。乃居住之居。主猶當也。與與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不為繫。此未傳家時事。順親心也。如曾子養親。問有餘。必曰有。是不為尸。就父主祭時說。安親心也。聽視節。只是形容奉承父母之心。無時而忘。就教使上發揮。蓋教使即父母志意之所在。無者。未然之辭。孝之至者。常於心想像。與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同。

一說無聲無形。志意未明之頃。人子乘此時視聽之。有潛乎嘿喻。引其志意。與已相通。而漸導之正意。即於養

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也。不然。無形聲之視聽何為。

不登高節。登高恐墜。臨深恐陷。苟嘗如妄毀人。過是近議。苟笑近諂。故孝子不為。此下忽加孝子二字。乃進一步說話。關乃幽暗。服事也。謂不行事於暗中。如納履整冠等事。淺看危與高不同。凡高者必危。危則險而不必高也。此必貽親以不令之名。皆辱道也。故曰懼辱親。要得愛身以愛親意。

父母存 節

此人子二大成也。父母存。重看許者。受其託。先儒謂報養是不許不有。要得不忘親。不離親意。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孝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七

為人子者 二節

此人子衣冠之禮也。冠純冠飾也。衣純深衣領緣也。上節致天性之樂。下節致終身之慕。樂於中者。文必稱於外。冠衣不純。素凡人子皆然。父於長子。冠於昨以著代也。故服必加隆。愛於中者。不文於外。雖除喪。猶不純采。惟孤子為然。

按飾乎冠者。或棊色之組纓。或雜色之績緜。緣乎衣者。或純以纈。或純以青。是也。孤子當室。謂適子為父後當家者。與眾孤異。不當室則純采也。一說純如字讀。作全義甚好。

幼子常視 三節

此蒙養貴端也。幼子之心本無不誠，習於偽則偽矣。視有兩意，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之是也。正心誠意之學在此。童子體熱，衣裘則太溫，恐傷陰陽之和也。童子又應給役，衣裳則不便，妨習勞之事矣。童子緇布襦袴，年二十乃服衣裳，立必正方，立容德也。聽不傾耳，頭容直也。古人養其中，所以發於外，防其外，所以制於中。內外交養，此昔之成才也。易歟。

長者節長者二字提起，不兩平對。一是因其愛而致敬，一是其教而致敬。蓋童子長大當扶持長者，故一手牽行時，教以兩手奉長者之手，亦當向尊者屏氣，故負兒與語時，教以掩口而對，皆預習意。奉與捧同，辟讀曰僻。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大

按首二句禮以擎奉為敬也。負劔二字，古人帶劔在左，童子左傍帶劔之處，即如負劔，非真負劔也。辟，叩而語偏從口旁告語也。一說辟，只是一俯字便了。

從於先生

節

此事師之禮也。先生凡年德俱高，又能教導人者，皆是從字與遭字相對看。上是相從而專致其敬，下是相遇而曲致其敬，總以敬字作主。

從長者

節

此從長登高之禮也。此長者但以年稱，與上先生不同。恐長者即所視以相語，則便於應對，故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二句，亦接從長者來，但上是事長之敬，此是持已之敬。城

高衆耳目所屬，指則惑見，呼則駭聞，故不指不呼。一登城二句，推開說，不專指從長者。

將適舍

四節

此為客始終之禮也。大旨總是為客者收斂已心，以曲體人心。幼時所學應對進退之節，謹信愛親之禮，正行於此時，習之久，可至動容周旋中禮地步。亦是聖功。適舍節，假館之禮，上堂節，升堂之禮，入戶節，入戶之禮，踐履節，即席之禮，蓋禮以制形為用，以制心為本。故日用常事，必謹如此。

按二履乃統辭，云二履則三履以上可知。聲徹曰聞，屬言者不屬聽者，言聞句輕，只重不聞與必下母回數句。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九

其事雖小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扇，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扇。入戶雖不奉扇，時兩手當心，以其平對戶。如奉扇然。握衣句，緊接母踏席來。此句只重握衣上，趨隅是由席角升坐，不敢中席意。

大夫士出入君門 節

此人臣事君之禮也。出入者朝見而入，朝畢而出，被命而入，受命而出也。出入平看，下二句皆兼出入言。為臣者見君之乘車，與君之路馬，猶不敢慢也。况出入君門乎。故由關右避為客之禮，不踐闕，戒不恪之愆。正堂陛，森嚴防拜上之漸處。

按此乃禮行本國者，若適他國聘享，則不然。玉藻曰：公

事自關西私事自關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於君故出入君門不敢當賓禮而由關東

凡與客入者 三節

此客主交盡之禮也凡字通貴賤而言天子無客禮此以諸侯之相與朝大夫之相與聘言降等之客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首節入門之禮次節就階之禮三節登階之禮夫由入門而就階而登階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為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為客者不勝其退縮不敢當之意正動容周旋中禮處非有意安排可到

按首句入字即延進之謂與下文入字不同每門自大禮記說彙纂訂朱之一

門至寢門也天子五門諸侯三大夫二士庶一寢門為最內門凡燕在寢若相朝饗食皆在廟為猶敷也凡門南向入則東為右西為左主客就階根入門來此是常禮若降等之客則就主階不敢亢禮從其謙也復就西階謂奉已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復其正也主人先登以階級不平非入門時平地之比故先登作導謂降等者非拾級涉階之級也二字不重聚足前後足相合也連步以上步相繼也作兩項平看此登階不躡等法賓主皆然先右以主言先左以賓言平常登階則兩足錯行一先一後今賓主欲相向故主人定是右足先行然後左足與右足聚於一級復以右足先行賓做此

帷簿之外 節

此步趨之禮也禮以疾趨為敬然亦不必趨者如帷簿之外等此節上數句皆足容惟末句是手容堂上不趨則未必不翔室中不翔則不趨可知舒展斂束皆當其可正君子之中禮處

按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簿士以帷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屏外不趨帷慢也簿簾也大夫士帷簿之外無人趨則諂矣故不趨堂上如為介為賓而在朝堂之上為紹為擯而在廟堂之上則可舒其敬矣故不趨執玉如行聘而執無藉之玉行享而執有藉之玉重器虞隆故不趨接武布武以地之廣狹分言

禮記說彙纂訂朱之一

並坐不橫肱 節

此並坐相授之禮也恐妨並坐故不橫肱恐煩尊者之俯仰故不跪不立皆委曲致敬意

按上句是敵體者下二句都為尊者若同等之人不跪不立常禮耳又何須說

凡為長者糞 節

此少者為長者供埽之禮也正為下文布席設首句作冒次句初往時無惰慢之容三句四句當埽時有委曲之意末句既埽後得收斂之宜皆敬禮也

按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埽應對即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之禮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便知聖人之

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卽是一理。惜子游之見不及此。

奉席如橋衡 七節

此主賓席間始終一於禮也。賓至主人布席。弟子奉席。橋衡二字平看。順高平之理也。串看亦可。言高而且平也。此奉席之禮。

一說橋井上椽。橋衡橫也。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橫奉之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橫。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不如從註。

請席節。前言奉席尚未設也。至設坐席。弟子問尊者面向何方。若卧席則問足向何方矣。順尊意之安也。此請席之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主

按衽趾一句。因弟子請席並及之。不平。亦不可云面向陽。足向陰。如此則不消請了。

席南鄉節。席鄉既定。則尊者卑者上各有方。上席頭也。此平常布席如此。禮席則不然。

按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尚左者。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向在陽則坐在陰。陰道尚右。向在陰則坐在陽。陽道尚左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上西所以肅賓主之心。天地溫厚之氣。盛於南。上南所以厚賓主之交。陰始而陽盛者。陽可過。陰不可過也。

若非節。古者燕享。席相對講說之席。則相對而設。蓋太

遠則不便於問對。太近則又嫌於褻狎。惟席間函丈則遠近得宜。非若飲食之客。徒欲便於勸酬。以爲歡。此布講席之禮。

按席間函丈。兩席相對。中間空地。可容一丈。函猶容也。主人跪節。主人敬客。故致其辭。客敬主人。故主人致其辭。客踐席。句主人坐在客後。不問二句。主人言在客先。皆敬禮也。

按席坐既定。主人或慰其辱臨。或咨其聞見。誰能無問。將卽席節。首二句作冒。毋者戒辭。兩手二句。不失容於未坐之先。毋撥二句。不失容於既坐之後。正見不忤處兼賓主。說此卽席之禮。

先生書策 三節

此敬師之禮也。書策先生所誦讀者。琴瑟先生所操弄者。戒慎也在心上。看勿輕易過敬物。所以敬師。敬師所以敬道也。

虛坐節。席以向背爲前後。虛坐則講說之席。食坐則燕會之席。必安以下。統就坐時說。總是謹在己之禮。

按畫後玉藻。徒坐不盡席。尺是畫前。玉藻去席尺是。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之。令必安坐。兩指弟子。顏見於面。如嚮者容。無作是。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以乙事錯雜之。蓋浮而不沉。辨而好勝。少年大戒。故記嚴之。

正爾容飾。容兼一身而言。聽亦聽長者言。勦說雷同。人之夙弊。天下創見之新理。蹈襲者失之。故勦說宜戒。天下折衷之公理。附和者掩之。故雷同宜戒。既不以人爲依歸。無乃喜爲新奇。而藐古昔。王爲不足稱述乎。如是。則又爲非法。毀則之論。而不可也。必則法古昔。而稱述先王。以證之。既不拾餘唾。又不隨衆聲。而成一家有據之談。我實爲先王之功臣矣。

按必則與兩毋字相應。則古昔稱先王。文雖兩平。然上虛下實。意則一串。古昔卽先王之時。先王卽古昔之人。如論道德。稱堯舜。論征伐。稱湯武。是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二節 侍坐於先生

此侍先生之禮也。終則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不參錯尊言。請業如詩書禮樂之類。請益卽詩書禮樂未盡之蘊。受說未了。欲師更明說之。如子路問政。請益意。兩則起。雖是致敬。然精神悚惕。意氣鼓舞。於所請有領悟處。全在此起也。

父召無諾 節

此明事師如父之禮也。勿平說。子之於父。弟子之於師。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於召也。敢諾而不唯乎。唯恭於諾。生我者恩。成我者道。其敬同也。

侍坐於所尊敬 五節

此侍尊者之禮也。先生以敬稱。君子以德稱。長者以年稱。所尊敬以道稱也。無餘席。欲應對審也。見平等不起。壓於

所尊敬。嫌敬有所分。故不起。然亦有起者。如燭至等。則不嫌於敬。有所分矣。故起見。駁句。嫌若諷去之。叱狗句。嫌於駭尊者之聽。不唾句。嫌於鄙主人之僕也。此亦指侍坐而言。

侍坐於君子 三節

此侍君子之禮也。三君子指有德有位說。更端言所問者。既竟。又及他事也。間隙也。復白也。少間有復則機事之密者也。左右屏而待。在左者屏左。在右者屏右。待者。以君子未命退也。

母側聽 四節

此言君子持身之禮也。不作侍坐於君子者看。母側聽頭。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垂 容直也。毋噉聲。容靜也。毋淫視。目容端也。毋怠荒。身容肅也。足容重。故游毋踞。立如齊。故無跛坐如尸。故毋箕。寢不尸。故毋伏。以上是正容貌。斂髮母髻。四句。以上是正衣冠。此君子作止衣冠皆養之以謙和嚴肅之度。攝形所以攝性也。

按側聽耳屬於垣。嫌探人之私也。髻垂髮如髮也。古人垂髮以纒。纒如今紗囊。免讀如字。脫也。所謂岸。饋露頂是冠。常着在首。不可脫也。袒露也。古養老則袒而割牲。祭則袒而迎牲。袒豈先王之所不爲。無故而袒。則非禮。褻裳取涼。亦屬不敬。故皆戒之。凡人之患。在徇其意之所安。禮以內正。而外亦正。所以止邪於未形也。

侍坐於長者 三節

此古人事長之禮也。首句作冒，屨不上堂二句，始納屨之法。就屨節，是有事暫退取屨之法。鄉長者節，是禮畢退去納屨之法。古人致謹如此，敬長之心，誠一舉足而不敢忘矣。

按屨有禁，故解以脫之。有事暫退，此長者未送時。禮畢退去，此長者親送時。

男女不雜坐 六節

此男女遠嫌之禮也。男女不雜坐，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不親授奠而後取也。此古人內政之嚴，所以遠嫌也。不通問亦遠嫌意，不漱裳，重敬父上，遠別較輕。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五

外言節，外言如天地四方等事，男子所當言，內言如德音容功等事，女子所當言，言是相與謀議，相與作為，重看為是不入不出，不相干涉，侵越，非謂傳聞也。重內外有辨上，女子許嫁節，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微，不剛以正之於始，則其悔咎不可追矣。故女子許嫁，纓則有姆教之，處於闈內之別室，非有大故，男子不入其門。

按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一是十五許嫁，并而禮之，因着纓是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大故，如有災變疾病之類。

姑姊妹節，姑，父之姊妹，姊妹，已之姊妹，女子，子之姊妹。

雖已嫁成人，兄弟猶宜別席，別器，所以遠嫌也。

按重言子者，凡男子女子，皆是父所生之子，男則單稱子，女則於子之上加女子二字，以別於男子。故云女子也，不同席器，不云姪及父，惟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同等之嫌，尤當遠也。

父子句，古者一席坐四人，若父子偶共一處而坐，雖止二人，必各坐一席，尊卑之等異也。

男女非有行媒 七節

此男女正始之禮也。知名，即問名受幣，即納幣。交以逆言，親以情言，此皆致敬也。

按昏禮有六采擇，而乃可問女名，名卜而吉，乃報女家。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五

曰納吉，納吉後納徵，男有幣而女家受之，自此請期，請迎而成昏也。

故日月節，故字根上節來，納幣而後請期，故明而尊者莫如君，幽而尊者莫如親，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以告以召，重知之衆意，男女原有別，此更加厚，不妨過慎，太重也。按鄭註，日月句，謂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也。齋戒句，謂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也。為酒食句，謂會賓客也。孔疏謂夫家若無父母，則廟見亦是告鬼神。

娶妻句，百世昏姻不通，周道也。重遠別上，故買妾句，不重娶妻上，不同姓則吉，同姓則凶，買妾尚卜，矧娶妻乎。

寡婦之子節仍重遠嫌上

賀取妻節昏禮不賀故致餽者必委曲其辭鄭註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為進

貧者節因上章言貧而並及貧者老者不以字要看得活禮者敬而已貧者老者只要敬心到不要物與儀節到演

汙行潦可薦於鬼神匏葉兔首可羞於王公此不以貨財者也七十不俟朝君問則席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不以筋力者也只是自家行禮如此不必作責人說

按此又有因時維禮意見禮不為貧老紕反以貧老明蓋貧者清節相高則廉潔可風老者勁節獨持則擊曲

可砥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名子者不以國 節

此名子之禮也名者父之責命之名所以教之進德也以

國則慢君以日月則慢天以隱疾則慢身以山川則慢神皆非所以敬故故名子者謹之常語易及避諱為難覺淺

按不以國者不以本國之號名即得為名如衛侯晉晉侯周是也不以日月甲乙為名若魯僖公名申蔡莊公

名甲午是也不以隱疾名如黑臀黑肱之類不以山川名如魯獻公名武公名敖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

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皆不能如禮者也

男女異長

四節

此稱名稱字之禮也前不雜坐節內外之別嚴矣此云異長言同氣兄弟尤不與之同其長則男女之別可不更嚴乎冠而字笄而字責成人之禮備也夫人敬我而我不自敬乎不自敬而敬可長保乎侍父侍君各稱其名則兢兢慄慄豈容不加乎起敬起孝豈容不至乎有令人恐懼增修意聖人之慮蓋微也

按春秋鄆陵之戰樂書欲載晉侯其子鍼曰書退此君前臣名雖父亦不敢抗也此語於傳有之殊未盡善也子名臣名只指臣子言若事關君父情難直遂當必有婉轉之妙讀者不以辭害義可耳

凡進食之禮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此古人進食之禮也首句作冒以禮字為主凡字指得廣諸侯以下皆是進字指平常燕享者進說夫飲食以養身吾身取其中和陳設之當調劑有方中和之道也正禮食之謹微處

按兩人指燕享賓主說三箇左右不同蔽蔽通設者則席為左右食與羹分設者又就各人為左右飯燥為陽故居左羹濕為陰故居右胸末一片耳中胸為曲邊際曰末只以首尾為左右兩末字亦不同一是席之西頭一為脯之稍頭甲客則或酒或漿尊客則有酒有漿

客若降等 四節

此甲客受食之禮也首句作冒首節初陳有禮次節將食

有禮三節徧殺不失之遽四節虛口不失之充總聽命於主人不敢當客禮也重客敬主上。

按執食食字與上節食居人之左食字同飯也飯為食主故執食與隣若欲食於堂下然祭食祭先也古者於爨則祭先炊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燧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蜡則祭先蜡司蜡於學則祭先聖先師又况飲食之間哉食字殺字要看得分曉食固多品總之五穀後進者可不祭殺則牛羊豕蔬各一其物不可不徧祭也若混肴了既曰祭所先進則不祭後進矣又何以曰徧祭食藏竟然後辨殺如初食殺次食吞次食幣後食肩辨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三十一
於有則飽也三飯三殮也虛口謂食竟而飲酒漿蕩口也

侍食於長者 八節

此侍食為客之禮也不指自為客說首節是客答主禮重稱施上有不敢煩長者為禮意其食求飽則貪而忘讓共飯澤手則褻而不情咤食似於氣之怒嚙骨嫌於聲之聞固獲謂必欲得之揚以手散其熱氣毋以箸貫七之便也噉則以口取食之絮則就器中調和之醢性宜鹹淡則可飲醢醢以鹽為飲也夫噉羹刺齒則失容故禁之絮羹飲醢非失容而亦禁之者使主人赧然致辭客之心何安故亦不可也夫飲食而人之賢不肖關焉於觴酒豆肉間教

之致謙而養廉聖人之用意微矣。

卒食節客跪而徹古人席地跪乃可徹齊善菹通名為食之主相者主人替饌者客主各盡凡以稱禮之施而已

按註云此亦謂降等之客若敵者則不親徹也。

侍飲於長者 節

此少者侍飲之禮也首句作冒酒進則起四句是受爵必聽於長者後二句是飲爵必後於長者夫禮必嚴於少長之分况飲酒尤人情所易縱少之事長如此其至所以習其敬順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瀆尊犯上之念何自而生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三十一

按酒尊初至尚未酌也故就尊所拜受若就以酒進為酌之而進則下句說不去

長者賜 節

此卑者受尊賜之禮也長兼尊貴言賜如賜爵賜果實皆是賤如僮僕之屬辭非却而不受乃委曲辭遜而後受不敢辭則直受之而已不敢同賓主平交之禮也

餽餘不祭 節

此祭不欲褻之禮也人君有賜人臣莫祭禮也然亦有不當祭者惟餽餘則不祭下二句勿推廣說乃即輕明重以申首句蓋君雖當尊而先祖之祭不可褻此忠孝兩盡之道

御同於長者 節

此不辭之禮也。禮以辭為敬，而亦有不辭者。正不自僭，不自專處，亦禮之變制。

為天子削瓜者 節

此食瓜之制也。此依註作公庭禮會之時說。一說，繫論食瓜之制，有此等級，不必謂是公庭禮會之時，只以分尊者禮降，分卑者禮殺立論。一食瓜之微，而上下之辨，如此其嚴。庶人其有食侯食者乎？臣下其有作福威而玉食者乎？嗚呼！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曲禮之教微矣。

按大夫以上曰為者，有司為之也。士庶不曰為者，自為之也。削瓜之制，先削皮去壘，次半破，次四折，次橫斷，次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十一

巾覆天子兼五者而有之，諸侯只有其四，而有之中。又降其一，謂粗葛也。大夫只有其三，士有其二，而有之中。又降其一，庶人有其二，而有之中。又降其一，皆謂不削也。惟去壘半破，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用巾取其潔用，葛取其涼，用絺綌取其辨。

父母有疾 節

此親疾之禮也。中人之情，不失於太過，則失於不及。故聖人立為中制，以節人情。儀禮曰：疾者齊，養疾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置，皆齊之事也。齊音齋

有憂者側席 節

此變坐之禮也。有憂如親疾等，側偏也。變於正席，謂側為

獨者非，專單也。若父母始喪，寢苦無席，卒哭後有芊，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也。與郊特牲專席而酢之，專同。呂氏說不與共坐亦通。

凡遺人弓者 十四節

此問遺之禮也。以物與敵者曰遺，首節是客授弓之儀，次節是主受弓之儀。總是敬意，看來還重。這遺弓半邊，又凡物有重於弓者，皆不著其儀，獨此必謹焉者，蓋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於授受而不謹，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此聖人所深慮也。

按弓之體以木為身，以角為面，遺人無定時，已定體則張未定體，則弛尊卑垂悅，如賓俱是，大夫為尊，俱是士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十一

則卑，垂悅以立時，磬折言佩之有悅，尚清潔之義。若主人拜二句，明客不答拜之故。主拜授客拜受禮也。因弓尚在客手，不嫌於簡，故客不答拜。接下承附，分明是受了中插鄉與客並一句，又是倒轉說來，須善體會。進劍至弗揮，以上歷言古人授受之禮，末節則為使之禮也。

按進者以物供尊者之用，亦遺也。效亦陳獻之意。效犬左牽，少儀云：效犬則右牽之，彼是田犬不醫人。此以充食之犬言禽者，士庶人之贊。若雉與鶩是，羔雁則卿大夫之贊，左首從其尊也。羔取潔，素不失類，雁取知時，有行列，飾以績者，何績與繪同。卿大夫華國，羊獻，績有文

采可象也。士相見禮云飾之以布。不言績。彼謂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績之也。兩手曰掬。恐其墜也。以袂不露手。敬也。弗揮。謂不可振去。餘瀝。恐其脆也。操以二句。使者預習其儀。如至彼之儀。容勿泥計彼國二字。

○凡爲君使者 三節

此敬君命之禮也。人君鼓舞臣下。其權全在於命。人臣不重主命。則主命特空文耳。君權不重。是玩命自我始也。首節出使受命之儀。次節在家承命之儀。末節有事請命之儀。

按君命如春秋告羅乞師之類。已受命須看已字。若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畫

家事羈留便是宿聘禮。既受命遂行宿於郊。正是此意。君言俯臨私室。是在臣爲榮。而在君言則爲辱。使人君所有禮樂刑賞不敢自專。意必朝服句。有積誠感動意。此言朝服則上拜辱拜送及下堂受命。皆朝服可知。註云反則致敬往則否也。非。

○博聞強識 一節

此進修之禮也。天下惟道爲難窮。惟心爲易滿。故一念自足。便拒千古。而不入讓。則若無若虛。有許多深造意在。一息不續。便疎萬善而不親。不怠。則不及恐。失有許多奮發意在。君子只是箇聞識日多。善行愈積。而心愈虛。虛心就是君子。不可在虛心外另尋君子之道。

按首句屬知次句屬行讓與不怠屬心。強識與博聞不平。善行即聞識所得者。敦行不怠。則據終身言。博強等字俱重。強識比博聞進一步。不怠比敦善行進一步。君子緊接上知行說。既不恃學傲人。又不始終易操。即此便是好學者。

○君子不盡人之歡 節

此全交之禮也。人之相與全靠歡與忠。凡責人厚者。人必臣歡與忠。而難應。即應之必不可久。交難全矣。君子不盡不竭。則可令人常效其歡。常效其忠。而歡與忠可繼。則夜亦可聯。故曰以全交。

按歡以情意言。在心乎。意契上看。忠以處事言。在區畫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畫

圖謀上見。

禮曰君子抱孫 節

此敬尸之禮也。首三句援禮以釋立尸之義。作記者既引經。又自解。君子指祭主。說孫與子俱就幼者看。下則人之待尸與尸之自待也。

齊者不樂不弔

此致齊之禮也。樂讀如字。謂不作音樂也。舊音洛非。

居喪之禮 三節

此居喪之禮也。總是以權制處。曰比者。原其初心。實非不慈不孝也。五十不致毀節。喪禮之以年制者也。亦慮不勝喪之意。

按處於內不居喪次謂門外之倚廬也。

生與來日 節

此慎終謹微之禮也死者日遠則生者日忘故聖人制禮察於人情之始而致意於一日二日間其意深矣以此教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悲夫。

按禮斂殯成服杖皆死之第三日然成服杖禮之施於生者則從死之次日數起是名爲三日實四日也斂殯禮之施於死者則從死之本日數起是實三日也治生者之禮四日不忍死其親也治喪之禮三日者未殯前望其復生三日而不生矣亦不忍死親之意。

知生者弔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此禮貴稱情也弔傷皆謂致命辭然弔辭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版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

按雜記諸侯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又曰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若存亡並識弔辭傷辭兼行不然弔辭傷辭當有分別

弔喪弗能賻 節

此禮戒虛情也以貨財助喪曰賻此君子禦口惠而實不至之成謹徒問可耻宜味

賜人者不曰 節

此禮貴因人也賜屬君子君子有守曰來取則情近僭故此

不曰來取重將之以禮意與屬小人小人無厭問其所欲則勢難滿故不問所欲重節之以禮意

國君撫式 三節

此君臣貴賤在車之禮也前註撫式四句指過宗廟說宗廟汎看不專指己之宗廟若屬已當下不當式也此單者視尊者而倍致其敬見崇先避尊意後註以撫式爲禮大夫士說庶人則否故曰禮不下庶人也二說俱通細想禮不下與刑不上另爲一條此言禮刑之制先王以禮馭其民庶人非無禮也要之以治貴者若庶人愚且賤不可以待君子之道責之即或假士禮而行非禮之正也權也先王有甸師氏以司刑殺大夫非無刑也要之以治賤者若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大夫賢且貴不可以待小人之道辱之即八議不赦則刑非法之正也勢也

按禮刑字只作禮書刑書解因記禮并記刑事下是下及與上兩下字無干周官小司寇有八議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實是也後世越禮之愆多生於貴顯或亦不上大夫之流弊歟刑人句人君當近有德以養心遠有怨以防變故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圉髡者使守積以杜漸也春秋開弑吳子餘祭此刑人在君側之禍

○兵車不式 九節

此軍旅之禮也前二節主盟會言後七節主行師言然盟會亦為征伐故也兵車節首句乘車之儀下二句車上之節惟綏旌異於結旌故不式以示敬也綏與綏通

按革路為兵車亦即武車王金象木四路不用兵皆為德車武車有武車之旌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德車有德車之旌太常太旂太赤太麾是也尚武故見其美示以威服天下尚德故畧其飾示以質化天下

史載二句天子將出征必先為壇於國北以盟會諸侯恐今日之行事不可以垂後故載筆以備撰述今日之行事無當於憲憲故載言以備討論庶君畏後世之譏而不敢肆修先王之法而不敢專皆主王者盟會之時說總惕醒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君心意禮也
按史史官也筆謂筆札之類士謂司盟之士言盟會舊事也載者載之兵車也

前有水以下五節軍陣行伍行則並啣枚其號令莫如旗物故舉類示備皆出而盟會之事載與戴同

按青旌者畫青雀於旗上也鳴鳶飛鴻亦然虎皮豹貅當俱是畫形皮字亦勿泥車騎車兵騎兵也士師師字解作眾徒兵也師眾在前或恐其前而偵我或疑而誘我或微而截我是不可不備故取虎皮以示禁暴之意謂士師為刑官者非擊與鷙同豹貅是一獸豹一名豹虎類爾雅云豹白虎也

行前節行字畧斷下三句建旗為觀望指麾而設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則在上以指正四方若此者欲使士卒觀天象之嚴肅而踴躍赴關是急作其怒也重怒字看蓋王師之出本為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士卒以王者之怒為怒安在其不可作而致之也哉鳥前日雀

按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繪五方之星以見奉行天討之意前為南朱鳥南方之宿鳥旗七旗後為北玄武北方之宿龜蛇四旂東為左青龍東方之宿龍旗九旂西為右白虎西方之宿熊旗六旂招搖北斗第七星在北斗杓端七星一天樞二旋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招搖即搖光也急繕句總頂既張四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宿於四方又標招搖於中土則戎陣整肅關隄競奮其指士卒言急迫之也繕作而致之謂然前後左右必用此四獸者何軍前宜捷故用鳥軍旅須殿捍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武用也左為陽陽能生發象其龍能變化也右為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如龍虎也此用四獸之義
進退節根上節末句來然怒而不節又非王者有制之師故為度局之制使歸義理之勇

按進退包坐在內度即牧誓步伐之數局是局分軍在左左和門為左軍之部分軍在右右和門為右軍之部分二句平看各司是擇司馬以監領意似頂左右句

來實包進退向在內。此句重看。人君選將任將之道也。軍門。卒之壘門曰和門者。師克在和故也。

父之讐

節

此親疎復讐之禮。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讐。亦不能使之有讐。而不報。宜隨事斟酌。平心自反。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義隆。凡以稱其情義而已。

按暴亂之人。上以公法治之。苟制之於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以暴亂各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此所謂讐皆以殺人言。正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因禮而為之法。若夫公羊報九世之讐。則禮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孝文時。孝子見讐而不敢復。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甲

則法失之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

四郊多壘

節

此人臣當隨分盡職之禮也。卿大夫士世之所謂極榮者也。亦知其辱乎。卿大夫謀人之國者也。四郊多壘。誰謀人國而至是。故曰此卿大夫之辱。士有常職。田里之事。乃其事荒而不治。誰人任事而至是。故曰此亦士之辱。然則如之何。沃君心以修文德。治軍實以張武功。何郊壘之有。關地以蓄民物。授時以相農功。何不治之有。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臣道之未易盡如此。

按此節有專責卿大夫意。蓋其榮大則其辱亦大。即地之不治。士之不職。皆卿大夫之不職也。故曰此亦士之

辱。玩本文亦字自見。

臨喪不情

節

此見喪禮之不可苟也。不情。就心在喪上說。祭服四物皆用之。以交於神者。不焚。不埋。移於他用。則喪皆非禮也。禮。萊。古卜日所用者。萊與策同。

按可焚則焚。不可焚則埋。陰陽之說似迂。

凡祭於公者

節

此助祭徹俎之禮也。專指士助君祭說。執臣子之敬。毋敢視賓客。故自徹其俎以出也。

卒哭乃諱

七節

此諱名之禮也。卒哭有舍舊從新之令。神靈遷廟。夫雷之則感動孝子。故諱以盡愛敬也。不諱。嫌名者。昔與哲爾與禹之類。不偏諱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遺事節。此不諱指庶人言。孝子聞名心懼。聞祖之諱則諱。恐觸犯而動父心也。君所節。大夫士先祖之諱。不得避於公朝。尊君也。在大夫之所者。並大夫士與家臣也。則國君祖父之諱。不敢不避於私朝。亦所以尊君也。

按在君所並大夫士之諱。亦謂私。二句互文見意。君所亦有公諱。大夫之所亦無私諱。玩註先君君字自見。謂句以尊君尊祖兩平。又附會。嚴君為父者非。臨文。謂文章如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邦其昌。此臨文不諱也。禮云。禮文者非。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甲

夫人之諱。夫人本家先世也。婦諱句。正申明上二句。蓋以婦諱不出門故也。大功句帶言。

按凡婦人之諱。如子諱母。孫諱祖母之諱。但私婦宮中不言耳。舊說夫人之諱與婦諱作兩者非。問禁訪問國中政教如何禁忌問俗。先問風俗所常行也。諱主人先君名恐得罪先問諱。以門為限此句重看。問禁問俗伴言耳。古人重諱如此。

外事以剛日 四節

此卜筮之禮也。外事。如治兵巡狩朝聘盟會等。內事。如宗廟之祭及冠婚等。在郊內外見。順其出外為陽。順其在內為陰。以剛者借陽明之道以理外事。以柔者借陰順之道。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以理內事使智愚賢不肖俱不敢自用而聽命於神意。

按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為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為柔。三才之理。在天為陰陽。在地為剛柔。在人為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義者陰與柔之屬也。聖人治天下。外事以義勝。主於決斷。故用剛日。內事以恩勝。主於和婉。故用柔日。然亦有不盡拘者。郊天在國外。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用辛。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社日用甲。蓋又以郊社尊。不敢同內外之義。

凡卜筮日此句作冒句之外二句。大夫士之諷日。因分而異。以禮有煩簡也。喪事二句。大夫士之諷日。因情而同。以有欲有不欲也。喪事如葬與二祥。吉事如祭與冠昏是也。

按註以旬外為大夫祭。以旬內為士祭。舉祭以例其餘耳。一說外事內事。兼諸禮言。旬內旬外。兼天子諸侯說。不必依疏分大夫士祭禮。把四句看成兩項。每月各有三句。喪事吉事。方指其用日之事。以見其旬內旬外不同之故也。兩某字。兼剛柔言。先遠日者。喪事出於不獲已。恐其奪哀。故先遠日是也。先近日者。只以私情願欲言。則粗淺矣。蓋此吉事。原是王心惠迪。故出而海宇歡呼者。即竭蹶致之。猶恐其後安得遷延時日。故卜先近日。亦欲速成其事已耳。

曰為日節。為日二字作冒明而王法。不足以一民心。故為神道之教。以一之。是即教也。看此一教。分明有愚弄黔首之意。假爾二句。是命龜筮之詞。致其尊卜筮二句。是用龜筮之禮。主於誠不過三者。言卜不吉。雖可再卜。然必俟他日。然後再舉。相襲向卜筮相襲也。申看者非。

按卜筮者。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若次事則惟卜不筮。小事則無卜。惟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魯四卜郊。春秋譏之。左傳。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也。洪範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是龜筮並用。左傳。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亦龜筮並用也。

龜為卜節。首二句。原卜筮所由設。以龜甲鑽之。而得兆者為卜。以著筮揲之。而得卦者為筮。龜則卜之體。筮則著之

用一言其體。一言其用。互相備也。所以二段。正先王神道設教以前民用處。一使字。推原先王設教之心。欲如此。故曰四語引古語以結斷。言人當用之以誠意。

按卜何由起。龜上則象天。下方象地。具五行八卦之文。萃兩儀四方之氣。此介物之至靈者。故用之。小。而觀其折以視吉凶。筮禮何由起。著則上有青雲以覆之。下有神龜以守之。其生之淵。榮。視月之朔望。此植物之最靈者。故用之。筮而觀其動以辨吉凶。卜筮之設如此。信時日。謂卜筮而吉。不敢改也。敬鬼神。謂鬼神福善禍淫。得卜筮之吉凶。而即善去淫。畏法令。謂法令賞善罰惡。得卜筮之吉凶。而為善去惡。較註說有實際。一說敬鬼神。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君車將駕 六節
此僕御君之禮也。範馳驅。鳴和鸞。人君所以乘車也。而謂開服習。有僕為之贊。相維持。不惟可以保王躬。而且可以養君心。故命駕。選僕。不減於任。相選。將。以乘輿之禮重也。

詳讀曰避 賜與駟同

按此六節。不重僕御車。重始終有其節上。首節未駕之禮。次節已駕之禮。三節四節試車之禮。以上君未就車時事。五節六節。君已就車時事。攘辟。註言左右諸臣。避却避車。辟除行人。使知辟君也。駟猶馳也。小疾貌。一說駟如字。從也。君行必駟從在前。此亦有理。車右。周禮云。車右。勇力之士。充車右。周設司右之官。若王之五路。其王路金路者。下大夫司右。其象路者。上士司右。其革路木路者。中大夫司右。亦以上下土為之。皆屬車之右也。君過門。闕必式。君式則臣當下。溝渠險阻。亦須下扶持之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凡僕人之禮 二節

此僕交相御之禮也。御為六藝之一。貴賤皆有。故曰凡此節。授綬受綬之禮。重受綬邊。若僕者降等。士與大夫御。犬大與卿御也。犬節雖有兩層意。只一時享則受則否。已舍下節意。狗與狗同。

客車不入大門 二節

此乘車之禮也。不入大門。敬主也。不立乘。婦人質弱。乘安車也。犬馬句帶言。賓主相見。犬馬以宛庭實。效者但執綬酌而已。不牽上堂。若羔雁之贊。則上堂。

故君子節君子。指國君言。式黃髮句。既以黃髮為言。則不論貴賤。老近於親。以廣孝也。下卿位卿之朝。在路門之外。

禮君出則過卿位而升車入則到卿位而下車。敬大臣也。不馳愛人也。必式恐里中有賢人。禮賢也。

按卿者君之股肱。民者君之百體。賢者君之啓沃。下之愛之式之見國君乘車之不苟處。

君命召雖

節

此尊君命之禮也。君命二字要緊。賤人是將命者。如府史胥徒之類。大夫士必自御之。重不以人廢禮意。一謂御讀如字。雖召者賤使者。當自御車者。非御讀為逆。

介者不拜

節

此記禮之變也。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拜。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聖

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軍不式。介者不拜。不以國入軍也。箋。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說不利屈伸者。非。箋。首挫。

按鄢陵之戰。卻至不拜。楚使。靖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父。細柳之役。周亞夫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

祥車曠左

九節

此皆乘車之禮也。祥車。葬時魂車也。乘君之乘車者。副車也。王有五路。自乘其一。餘四路皆從行。則臣乘之也。以前未就車。是門內事。僕御婦人節。遠嫌也。御國君節。以相向為敬也。

國君不乘節。國君二字重看。自心之和正。風俗之淳澆。世

道之安危係焉。不乘根心上來。履繩蹈矩。猶恐其入於奇邪。而破觚鑿圓。亦何禁夫淫巧。先王之世。作奇技奇器者。刑淫巧。蕩上心者。禁車不中度。不驚皆所以養德也。故不乘。周官道右詔王之車儀。則不廣。欬口之儀。不妄指。手之儀。立視二句。目之儀。顧不過。轂句。首之儀。總承不乘奇車之心來。車以樸素為正。以淫巧為邪。

按造車之法。軫方象地。蓋圓象天。輪輻象日月。蓋弓象星。員中規。方中矩。立中懸。衡中水。玉路象德之美。金路象義之節。象路象義之辨。華路象義之制。木路象仁之質。欲人君俯仰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視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規矩。權衡言動不離道德。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聖

仁義然後奇邪不萌於心。中正可律於下。若獵車之形。今鈎車也。衣車如繁而長。漢桓帝禁臣下乘之。皆奇車也。曠安二字重看。杼指二字不重。立視句。平不過。遠。身儀也。轡輪輻之度。五嵩。大約之辭。式視句。俯不過高。顧不過句。敬首儀也。轂車輻所奏也。

國中節亦根上不乘奇車來。言君心一正。不惟聲容等中度。并緩急之容亦中度也。策。鞭也。箠。取竹之帶葉者。義甚貼切。謂為鞭末。韋帶者非。郵。勿。播。摩也。兩字連看。為句。驅塵為句。使車之塵不出軌也。正發明入國不馳意。伯魯以郵勿驅為句。故塵不出軌。此亦有理。一說以策。華。郵。為句。勿如字讀。勿驅為句。與註不協。

國君節首二句依註改正。上二句以崇先言。孝也。齊牛者祭先之牲。必歲時齊成朝之下二句以敬君言。忠也。

乘路馬二節言人臣習儀之節。必朝服如見君也。不敢使車右授綬。不敢同君也。大路馬可敬。况其君乎。先王制禮。國難於其易。為人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民無嚴君之心。則無貴禮矣。齊黃曰齊。齊與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 五節

此五節時講逐節平叙執器之容。近說皆主人臣執主器上看。要以如不克一句為衆容之主。容皆心為之。有如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十

克之心。不特手足恭重。是如不克之身容。折垂委。是如不克之立容。即褻襲必辨。亦是如不克之服容。前天子國君大夫士皆主也。上平綏提皆執器如不克也。

凡奉者二節此節是因物而異高下之節。特言常禮以起下文。次節是公庭執器因分而異高下之節。則不以當心當帶為拘矣。天子句更重。天子之尊無對。故執天子之器亦主一無二。上衡則高于心矣。執諸侯之器則平正當心。大夫則下于心。綏下也。若士則提之當帶矣。蓋分有尊卑。執器又不可一律齊也。

按帶深衣之帶也。古人常服深衣。帶字包得廣。衡是借字。平也。俱就心言。執天子器者通公卿以下。執國君者

通卿大夫以下。大夫有家臣。士則有屬吏。

凡執主器節。承上說來。然上平綏提之儀。雖異其心。總若不勝其任者焉。是以聘禮之執圭璧而無幣。享禮之執璧琮而有幣。其手容必恭。足容必重。正執輕如不克者也。

按凡字。通上天子諸侯大夫士言。如不勝重慎之詞。論語孔子執圭如不勝。聘禮上介執玉如重。是也。操幣圭璧。正是執主器幣。束帛以附璧者。圭執以聘者。璧執以享者。主器多。聘享舉其重耳。圭璧器雖重而體則輕。蓋此心惟恐失墜。故右手執持。左手則協贊之。惟恐隕越。故不舉足。惟曳引其踵。如車輪之運于地。須要摹他敬謹之至。處舊尊陽等意。殊諫。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二

立則節承上文。如不克來。此立容是未與君對而獨立也。及至授受之際。賓主對立。又當倍致其敬意。

按立是方待事而立。如執圭璋以待聘。執璧琮以待享。是也。罄折垂佩。非兩意。罄折。僂折如罄之背。正狀他立容之敬處。以下文例之。故曰。常却與平時立容之常不同。下四句。總是倍致其敬。大要重佩委上。授受者。禮方行。則主以器授而臣受之。禮既畢。則臣以器授而主受之也。

執玉節亦承上文。如不克來。聘禮先聘而後享。行享禮時。於君用璧。於夫人用琮。璧以錦。琮以黼。所執之玉有藉也。以文為敬。則開示其衣而為褻。行聘禮時於君用圭。於夫

人用璋。圭璋特達。不加束帛。此所執之玉無藉也。以質為敬。則掩而不開。為襲。此聘賓衣服之儀。與執玉相稱如此。

按執玉二字。作冒其制。則圭銳。璧員。半圭曰璋。半璧曰琮。享禮輕。而璧琮為玉之次者。故有藉。聘禮重。而圭璋為王之重者。故無藉。然只重文質意。不必牽纏禮之輕重。玉之貴賤。上言衣必褻。襲聘賓如此。主君受玉亦然。若夫人用琮。則褻用璋。則襲。袍襪短衣也。裘葛之上。直其領而露者。褻衣也。褻衣外之正服。曲其領而掩閉者。襲衣也。一說藉謂以采繒包裹之。所謂繒也。玉有藉。則赤手併其纜。執之謂之褻。玉無藉。則以衣重掩其手。執之謂之襲。有藉而又襲。則握不固。無藉而褻。則手澤汚之也。凡言褻者。袒露之稱。襲者。掩護之名。非但衣有褻襲。執器皆然。此說陳註曾駁之。宜知。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三

國君不名 二節

此正名之禮也。重在不侮臣妾。上國之卿老家之世臣。士之家相尊卑不同。而輔相則一。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外之有所統也。內助之賢而舊者。如世婦。如姪娣。如長妾。雖其外不敵於小君。然其貴實隆於諸御。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內之有所統也。如此。則受其敬者。莫不竭忠而盡心。親其敬者。莫不知畏而稟命。將緩急有所憑藉。而倚重矣。按世婦。掌后宮之禮。上自王后。下至內外宗。皆其所教。有齒德者為之。所謂女傅是也。

君大夫節重在不敵同君父上今日之余小子。即他日之余一人也。故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子。今日之嗣子。即他日繼體之嗣子也。故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不敢自稱嗣子。某蓋稱余小子。便與天子之世子同名。稱嗣子某。便與諸侯之世子同名。不稱者。皆不敢與世子同名故也。

按末句只作解上文講。世子兼天子諸侯之世子。言名字乃世子稱呼。非本名也。蓋自稱曰余小子。曰嗣子某。便與之同名。若依註分爲兩項。則上四句不見下落。況世子所命之本名。豈有可同之理。余小子。天子之子。未除喪之稱。嗣子某。諸侯之子。未除喪之稱。大旨。非惟敬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君使士射

節

此古人重射之禮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一藝而文武之道備焉。內志欲正。外體欲直。容止欲比。於禮節度。欲比於樂。有揖遜之儀。有反求諸己之道。古人於日用之常。有可去身無故不徹琴瑟。射不能則辭。以疾則當時皆習於射。可知後世以弧矢爲武夫之事。非也。

侍於君子

節

此不輕言之禮也。顧是顧同列。望是望君子。有從容詳審。察言觀色意。若子路率爾而對。則非矣。

按多人侍。君子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當先顧望坐中。勝已者。先對。漢文問上林尉。尉左右視。蓋言不輕發。非但謙與而已。

君子行禮

二節

此不忘本之禮也。君子指卿大夫徙居者說。求猶務也。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况以道去君。君待之有禮。則舍故從新。仁人君子有所不忍也。如祭祀數者。皆謹修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審行是斟酌得定。不可太戾乎新。亦不可遽失其舊。還重不忘舊。上謹修句。就是皆如其國之故。不可做兩層看。這正是不求變俗也。

按行禮所指者。廣獨舉此三者。喪祭從先祖。禮之尤大者。餘如冠昏之類。求字可玩。祀禮如禘祫嘗等。喪服如總功期斬等。哭位如戶外房中等。皆指其中微文末節可變者言之。

去國三世節。是權義之輕重。屬舊君身上看。三世。祖至孫也。有列。是不棄其後也。有詔。是不絕其好也。說那舊君待臣之厚處。曰反告。則不變故國之俗可知。曰惟興從新。則不忍忘舊之心。益見若字唯字。不可忽過。歸着在不求變俗上。

按有列。謂列立一人承其宗祀。若滅紇奔邾。立臧爲矣。有詔。謂已離去國。而舊國之卿大夫家有吉凶事。則有使者出而告已。已悔吉凶。則亦遣使入而告彼也。聞惟

興從新者何。蓋方其未仕。惟守舊國之法。若興起而為卿大夫。則有所隸矣。其可復為未仕者之所為乎。則從新亦君子之不得已也。若衛武公居殿用殷禮。康叔封於夏墟用夏政。此君位也。與臣子不同。

君子已孤 二節

此孤子之禮也。不更名。重不忍上。愛也不為父作謚。重不敢上。敬也。

按暴貴。謂非一等之位。若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者。忽為造謚。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父也。是欲尊其親而反卑之。非所以敬親也。然則周之追王太王王季何也。當周之興。王業基於太王王季文王。世世修德。至武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木

而有天下。武王周公追述其德。義起斯禮。非後世追王之比也。馬氏曰。謚雖不可作。德盛者可也。武王周公追尊太王王季是也。

居喪未葬 節

此誦習言語之禮也。有喪祭之事。必有喪祭之禮。讀是書所以習是禮。使無失禮於親也。吉凶之事不相干。故喪凶事也不言樂。哀樂之情不可貳。故祭吉事也不言凶。公私之事不相雜。故公庭宜嚴肅也。不言婦女燕褻之事。

按喪禮。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等。不失之過。亦不失於不及也。祭禮。如虞卒哭。小祥大祥等。不失之曠。亦不失之怠也。復常。謂大祥除服後。樂章樂書之篇章。不

讀恐樂崩也。此三者皆切於用。故至其時。須預習。又須講求。居喪不言樂。後世猶有如衛孫文子者。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欲毋相質也。况公庭可言婦女乎。後世猶有如陳靈公者。

振書端書 節

此敬職事之禮也。兩君前字重。有誅警不敬職業者。所以敬君也。筴有本末。龜有背面。

按此皆小過而罰之。疑若已甚。然以羣臣之衆。而奉一人之尊。不可不謹也。抑亦以防其漸歟。

龜筴几杖 三節

此敬公門之禮也。三公門重。看不入。總敬君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七

○公事不私議

此謀國謹微之禮也。國家有大政。人君當與公卿大夫士。公議於朝。堂庶人心一。而國是定。若只與家臣謀。是謂私議。私議起而公是掩。且擅權之漸。不可開也。故秉禮者謹之。

按公私俱兼地。與人看事。關天下之大。臣民之衆。此公事也。謀於私室。謀於近俸。皆私議也。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頗得此意。

君子將營公室 二節

此營造之禮也。君子通指有位者。家造專指大夫。蓋大夫有家者也。凡營造之物力。先者常豐。後者常儉。豐者奉神

有竭力致孝鬼神意。當者自奉。有勤儉意。

按廡庫註云。廡以養馬。庫以藏物。一說不止養馬。凡牛

羊犧牲在內。庫以藏兵。指物之重者言。細想兵事。粘

一著。祭器總言。一說犧牲賦於民。故曰犧賦。此但謂盛

犧牲之器。若互與盆簋等類。皆祭器中事。但比樽彝等

物為輕且易耳。祭器有輕重難易。敬先當先其重且難

者。祭器是也。次及其輕且易者。犧牲是也。一說犧賦兩

解。皆謂器也。犧器如互與盆簋之屬。賦兵賦也。其器如

弓矢戈劍之屬。與註未協。

無田祿者 節

此敬先之禮也。田祿指大夫士之圭田言。王制無田則

禮記說義書言禮卷之二

故不設祭器。而祭服可知。有田則祭。故先為祭服。而祭器

可知。所以終祀先之敬也。粥祭器三者。皆所以慢親。至斬

丘木。又濟已私矣。孝子所不忍為。故君子戒之。

按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有

田祿者必具祭服。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

大夫士去國 節

此言去國之禮也。承上不粥祭器而言。祭器君祿所在。祭

器踰竟則竊祿以辱先不可也。大夫二句。言必寓之同等

令其可用。一直看下。正不辱先意。一說寓祭器比不踰竟

進一步踰竟。固類於辱先。而寓之非同等。則寓之反以

之矣。蓋大夫寓於士。則喪先士寓於大夫。則援上惟同等

可用。則不敢置之無用。而喪神明之器。如是而潔身之義。敬祖之誠。兩得之矣。

大夫士去國 節

此言去國之禮也。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

放三年。聽於君命。君子環則還。子玦則去。若士則不待放

臨去。皆行此禮也。大旨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此去國

之可悲者。非特已以喪禮自處。人亦以喪禮弔之。復服。註

云吉服。一云服其常服之事。以上諸事。皆非常服之事。亦

通不如註。

按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凶災以喪禮

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重天災也。重

禮記說義書言禮卷之二

用兵也。重去本也。中間不說人以無罪。尤為忠厚之至。

孔子以微罪行是也。樂毅亦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猶

一有古意焉。後世若南山種豆之詩。與臣罪當誅。天王聖

明之意。相去遠矣。此君臣之好。所以鮮克有終也。

大夫士見 三節

此拜答之禮也。首節大夫士出聘他國。不敢當慰勞之禮。

故以拜為敬。次節是大夫士初至聘國。不敢抗賓主之禮。

故以不拜為敬。蓋君雖為主人。由吾君推之。有君道焉。吾

雖為賓。由吾分推之。有臣道焉。故為此禮以存君臣之義。

三節聘享既畢。而行私覲之禮。則本國之大夫士。與來聘

之大夫士。貴賤非所論。但以相先為敬。如主人敬客。則先

拜客。雖以主之大夫而拜客之士。可也。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雖以客之大夫而拜主人之士。亦可也。如此交致其敬者。蓋大夫視士。分雖貴。然對君而言。則均為臣。微也。士視大夫。分雖賤。然以國而言。則惟論賓主。而無分於貴賤也。同國則否。

凡非弔喪 節

此記禮之變例也。賓主以答拜為敬。惟弔喪與見聘國之君。既疑於為君。而又不答拜。故特舉之。蓋弔喪為助喪。役而來。非行賓主之禮。大夫士見聘國之君。以已雖為賓。猶不敢與主君抗禮。故不答拜。此是變例。二者之外。則無不答拜者。舊說。士見本國之君。君不答拜。則與下節君於士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十 不答拜也。意同矣。

大夫見於國君 節

此初見之禮也。大夫士初相見。國君拜辱者。示不敢臣也。大夫拜辱者。示樂得賢也。主人拜辱者。謂尊卑相等。示不敢當先施也。此皆重始之意。此後朝見常有常禮矣。

君於士不答 二節

此記答拜之禮也。此節只兩段意。不是三平。君於士句。是主非臣。則答。正是承上文而足其意。下二句。避國君之體也。賤字上用一雖字。包貴在內。男女節不以行禮為嫌也。故記明言之。

國君春田 節

此春田之禮也。春田冠下看。獨言春者。人君好生之心。上感天時。尤諄切也。國君句。重看。要知不掩不取。皆是體君之仁心以為心。

國君指諸侯言。春田田獵之始。後還有夏秋冬三時。此時鬪澤。則取物太盡。所畱幾何。况春時生氣未盛。生機易窮。不鬪澤。正體天地長養之氣。有畱前待後意。夫以國君位之尊。用之廣。猶不盡取。則大夫士獨無好生之心乎。

按春田即是蒐。田春何以曰蒐。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其時鳥獸字。乳則但蒐。取其不字者。若圍澤掩羣。則有孕者在其中。獸子鳥卵。方向生育。故禮皆有禁。天子四時皆得圍。但不合耳。若諸侯惟春田不圍。夏秋冬皆得圍。亦不合耳。

又云。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者何。蓋諸侯在國。則南面以全君道。與天子同來朝。則北面以全臣道。與天子異。王制諸侯會王田獵之禮。曲禮則諸侯在國田獵之禮。

歲凶年穀不登 二節

此恤災之禮也。君大夫士各舉一邊而言。君非不能玉食。大夫士非無田祿。然仁者當以天下為一身。故必貶損以憂民。如此。然必有九年之蓄。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後世滅膳徹樂。往往有之。然徒文具焉。已爾。如禮何。

按歲凶如水旱災害不登根歲凶來祭肺周時所重
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
人以肺是也君須自貶損故先言膳後言祭馳道如今
之御路不除草萊恐妨民蔬食也不食梁士食黍稷者
也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士但飲
不作樂

君無故節上以恤災言此明無災者也玉樂琴瑟皆養心
之具故必有故而後去徹也然必分言之玉以比德爲上
故言君懸樂次之故言大夫琴瑟又次之故言士尊者舉
其貴卑者舉其賤亦互見也

按故字亦災變喪疾之類玉如右徵角左宮羽是縣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縣於箛篴者如鐘磬等琴瑟日用所常御者不去不徹
非以禮樂斯須不可去身乎

士有獻於國君 二節

此敬君之禮也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卑
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大夫私行
必請請於君也人臣之義無外交大夫非公事不越境杜
朋黨之原爲懷二心也故私行出疆必請反必獻必
告君勞之以下兼大夫士正獻與告時兩拜字皆致敬也
按他日君問謂士有貢獻恐君答已當日自致於外而
不敢見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大夫士私行出疆
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往來耳言獻則告可

知言告則獻與不獻皆以互相備也一說大夫有德則
能招人餉遺故反必有獻士德劣故反不必有獻者非
又一說士之無獻謂不敢以卑賤尊夫上節言士有獻
卽獻之證也又非

國君去其國 節

此言處變之禮也去其國止之五字冠下大夫士兩項諸
侯迫於強暴而去國則臣民止之大夫士則家臣屬吏親
友止之皆恐慙慘怛下爲上慰留之意止而不能則聽某
去然此特私情耳若以禮論之則守死勿去乃人臣之公
義也經權之說不可插入

按國君去國如太王去邠之類大夫士去國如孔孟於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鄉魯之類細玩亦有可去之理在內若委任在已臨大
節而不可奪方是人臣正禮當其事者勿以爲禮之所
許而求苟免可也君命曰制

又云微子去紂者何蓋其時天命已去人心已絕君十
分不能委任臣子圖存宗祀此屬義舉自當別論又如
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友力不能支去
魯奔齊以俟時此勢處危疑情亦可原然三仁一斷爲
微箕分疏居多至論及季友君子終不滿焉論世者可
以決矣

○君天下曰天子 三節

此天子正名之禮也天不忍使天下之明而事權幽而祀

事之無其主也。於是生一人以爲天下君。臣民通稱之曰天子。蓋天以民物之責總之。君必以繼天之事任諸己。猶子事父。而後爲克肖也。爲天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代天工。主治矣。故朝諸侯等。其自稱曰予一人。蓋統一任專。責無他諉。且示謙讓。若孤寡不穀之意焉。爲天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主畿內之祭矣。故踐阼事宗廟。祝詞曰孝王某。見追養繼孝。衍宗祀於無窮也。踐阼事郊社。祝詞曰嗣王某。見繼體守成。承爲天地神祇之主也。爲天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主畿外之祭矣。故巡狩而望秩於野外也。祝詞曰天王某甫。王而係之以天表其位尊也。而又加之以甫。表其德之美也。朝祭皆君天下內事。

禮記說義卷之二

古

按君天下節。上是通稱之尊。下是自稱之專。正惟稱之尊也。而恐尊者之無常。則必還計其克子。而一人之責愈不得以自諉。一有旁落倒持。君天下之謂何。時說把天子對予一人者。非君天下三字虛。當另起。不可與朝諸侯四事對。此四者皆君天下事。卽朝諸侯亦不與下三事對。此三事皆朝諸侯事。朝諸侯如當宁當依是。分職。如建立六太五官是。授政以委任言。如天官使掌邦治。地官使掌邦教。是任功以考績言。如三載而考幽明。歲終而審計。要是臨祭祀。臨郊廟之祭祀也。宗廟爲內事。郊社爲外事。臨諸侯以巡狩。經通言。田間道也。祭于畛。卽謂之畛。猶祭于郊。謂之郊也。一說。畛。獲也。以祭

接鬼神。若畛域之相接也。亦通鬼神。卽昔之百辟卿士。有字宜玩顯其爲侯國非常之舉也。以侯國神稍卑。不親往。故不稱名。祝詞稱字。某甫。總是字。若謂某是字。而又加以丈夫之美稱。則兩字爲兩義矣。非。

崩曰天王崩 二節

此天子死後之禮也。

按凡復必稱名。惟王稱曰天子。復。臣不名君也。葬後卒。哭竟立主於廟。曰帝者。卽文帝武帝之類。同於天神也。周王無稱帝者。此或夏殷之禮歟。天子卽位三年。除喪而後稱王。其在三年內。則自稱曰予也。不忍忘先王之意。

禮記說義卷之二

古

天子有后 節

此天子治內之禮也。夫婦人倫之本。官闈王化之基。故立六宮以治之。有后。后之爲言。君也。明此。則內寵不並后。而內儀天下之本立。又后之爲言。後也。明此。則陰不先陽。而天地之分定。降而世婦等。天子不苟於色。有德則充之。昏禮。天子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彰婦順。正謂此也。按夫之言扶也。以德扶助于王。婦之言服也。以其貴。故加世。非養官之世婦也。續者。婦人之美稱。言可賓敬也。妻齊體也。妾接見而已。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妻。昏義言后宮之治。故也。

天子后言之。而備六宮之數。妾不與焉。曲禮言后宮之位。故止言天子。而備六宮之名。則雖后之尊。亦曰有后而妾之賤。亦與焉。

○天子建天官 九節

此天子治外設官分職之禮也。

天子建天官四節。大旨見天子公天下而不私意。天子以政柄付之天官矣。而又先六太。建五官五衆。是以政權公之朝廷而不私也。以貨物貯之六府矣。而即以六府所藏者。付之六工。制器以前民用。是以利權公之天下而不私也。

天子建天官二節。天子之職莫大於法。天故首天官以奉

禮記正義纂訂卷之二

太

天道其權至重。其職至煩。然天官只一人。不能獨理。故先設六太以佐之。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分而司之。各典司六典。而天官實總其成。則欽若之道得矣。天官既建。而地與四時。不可以無官。於是。有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分而蒞之。典司五衆。如天官之於六太。有分職。考績二意。而五官之職舉矣。夫有六太。以效變理。則大臣無細事之勞。有五官。以統責成。則小臣無紛更之弊。此先王經制之善處。

按天子設六卿。六卿有屬臣。天官與五官為六卿。五衆並六太為六卿屬官。天官為冢宰。此廟制也。以其總百官。故曰冢。太宰以下。皆其屬也。六太比他職更重。故先

設之。列職於王。故總曰太。上典字。主也。下典字。法也。如太宰。亮天工。太宗。祀鬼神。太史。掌天文。太祝。奉宗廟。掌六祝。六祈。六號之辭。太士。察稷祥。太卜。辨吉凶。掌三兆。三易之法。是也。五衆者。五官之中。自大夫以下。以至府史胥徒。皆是典司五衆者。如司徒。司邦教之衆。司馬。司邦政之衆。司空。司邦土之衆。司士。司邦禮之衆。司寇。司邦禁之衆。是也。

又云。設官之制。各以代異。殷家以太宰為天官。太宗曰宗伯。宗伯曰春官。殷家六卿。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是也。太宰。一卿。法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天言六典。地言五衆。互言也。六府。周皆屬司徒。六工。周皆屬司空。

禮記正義纂訂卷之二

七

天子之六府二節。此節聚之於人。則曰六府。分之所治。則曰六職。典司各隨其所職。而藏之。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典制者。各隨其所長。而精之。夫典六職。以備儲蓄。則六府之藏裕。典六工。以制器用。則六工之業修。此亦經制之善。

按謂司土等為府。各非官名者。拘直作官名。庶上下文大協。如司土。典農人之稅。司木。典虞人之稅。司水。典澤人之稅。司草。典圃人之稅。司器。典工人之稅。司貨。典商人之稅。是也。土工。六句。亦官名。非物名。如土工。以土埴埴。金工。以金鎔鑄。石工。以石刮磨。木工。以木採斲。獸工。

以皮攻治草工以色繪畫是也。六府收稅以厚生。六工制器以利用。總為司徒與司空之屬。亦國計之大。故詳之。

○五官致貢 節

此人臣質成。寓尊王之禮。官既備矣。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歲終。五官各致其功。而獻於王。其名曰享。蓋取秉躬率屬。精白乃心之義。按六卿皆天子所建。而質成。獨五官者。天官統治。太宰統百官。不在致貢之中。太宗以下。司士之事。六府司徒之屬。六工司空之屬。又羣貢。皆其貢。故獨五官也。一說以公侯伯子男為五官。以朝覲土物為致貢。以下獻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五官之長 二節

五官之長二節。王者於五官之中。擇其功德懋著者二人。加以一命。兼三公而為方伯。是為五官之長。即分天下左右之伯也。兼攝於內。其權勢近君。故致其尊重之稱。又於每州之中。擇諸侯之賢。加以一命。使主一州內之列國。是為九州之長也。分統於外。其事體近民。故致其親厚之稱。按曰伯是其位。號職方是其責任。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也。天子之吏。擯者之。詞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此伯與天子同姓者。天子稱為伯父。若異姓者。稱為伯舅。親之也。

○天子當依而立 四節

此明朝覲遇會聘問誓盟之禮也。首節天子待諸侯之禮。次節諸侯自相與之禮。會遇聘駁其常。誓盟駁其變。皆行禮之名。可講意。不須講實事。天子當依節。天子之於諸侯也。相臨以分。而相通以情。覲朝之禮。行焉。秋主嚴肅。天地之義氣也。先王順天之道。而以義制諸侯。故天子當依南面而立。諸侯向依北面而立。其學與享皆受於廟。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名曰覲。春主發生。天地之仁氣也。先王順天之道。而以仁體諸侯。故天子當寧南向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見受擊於朝。受享於廟。所以洽上下之情也。其名曰朝。此天子待諸侯之禮。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按依。取示威斧斷之義。設在門屏之間。守者。竚立以待諸侯之至。設在路門之外。正門謂之應門。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秋覲春朝者。何。周禮秋覲諸侯。以比鄰國之功。有高下黜陟之等。是奉行天道之嚴肅者。在此覲。故相見時。先有一段嚴肅的意氣。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功。有商確可否之情。是奉行天道生育之令者。在此朝。故相見時。先有一段溫和的意氣。問秋覲受擊。受享皆在廟。春朝受擊於朝。受享於廟者。何。覲之擊。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是覲畢而享。皆廟受之。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並於一處受之。朝之擊。

亦圭璧也。受朝畢，然後入廟受享。陽生之時，其氣舒散，故分於兩處受之也。問覲禮北面，朝禮分東西者，何？覲以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於內而一其向。朝以行禮，則異等秩，辨儀物，盛朝會以示衆庶。故君於外面立，臣分班而見也。問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何？天地之位，東左而西右，地道尊右，公尊而位右，故東面。侯卑而位左，故西面。然覲時未必不自相向，而朝時未必不面君，互相備也。問朝宗覲遇者，何？朝猶朝也，欲其來見之早也；宗者尊也，欲其尊王也；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事也；遇猶偶也，欲不期而至也。通言之曰朝夏宗，依春言朝則宗在其中，冬遇依秋言覲則遇在其中。覲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

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諸侯未及期二節。此平時以禮相與，杜爭亂之端也。約信一節。此變時以禮相命，同竭匡國之忠也。諸侯彼此有聘，問之禮然，亦有未及期而相見者，曰遇。遇則友邦未集，但近者爲主，遠者爲賓。其禮簡取，造次偶遇之義，亦有及期相見於卻地者，曰會。會則友邦咸集，燕酬有節，其禮隆取聚會修好之意。然上句不言卻地，下句不言及期，互發也。諸侯使大夫節大聘，上大夫往，小聘下大夫往。如私覲致饗，餼還圭璋是也。曰聘取和好有常之義，周制上大夫即卿也。約信節懼其不信也，於是約信之禮，曰誓者，以其不能自和好，用言語共相約束也。艾懼其無徵也，於是

束牲載書之禮，誓以言爲主，盟以神爲主，曰盟者，言渝則神殛之也。

按約信，如大約書鼎彝，小約書丹圖之類。盟牲，據韓詩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是也。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皆亡。

諸侯見天子 四節

此諸侯正名之禮也。首節諸侯見天子，擯者之告辭，稱臣稱國，稱爵稱名，恪守侯度也。如云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之類。臨祭祀節，內事以宗廟言，外事以社稷言，曰孝子某侯某，取追養繼孝之義。曰曾孫某侯某，取繼體守成之義。稱孝不殺於天子者，孝親之心，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

稱曾孫者，天子德能承先，諸侯德卑，不敢同於天子，但推始封之君而祖之，如晉平公禱河而稱曾臣彪之類。既葬曰類，見言諸侯世子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天子也。言諡就君請諡也，諡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是也。曰類者，類先君之善，不可誣也。類猶象也。

○天子穆穆 節

此正容之禮也。主朝會時說，首句另講，是天子臨馭之容。下數句皆見君之容，雖隨分異敬，要本德之所養來。天子有致中致和之養，不顯惟德，故容和敬而幽深。諸侯有亮采宣猷之養，以藩王室，故容壯盛而顯明。大夫有浚明日

宣之猷以法相守。故容修飾而齊一。士有循道守禮之養。威儀不忒。故容翔舉而舒揚。庶人朴茂率真而已。豈得端行步武以爲容哉。

按註幽深和敬申看。言和敬幽深也。謂兩平對者非。壯盛等各有兩意。憊憊只一意。庶人何與朝會。蓋服使於上也。

天子之妃曰后 四節

此后夫人正名之禮也。妃與配同。王侯以下。通有配義。故以妃言。后之言。後天之言。扶孺之言。屬屬於夫。不專制也。婦之言。服妻之言。齊公侯節諸侯有夫人矣。諸侯一娶九女。以廣嗣續。故夫人之外。又有世婦。有妻有妾。不敢與夫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三

子於父母則 二節

此言正名之禮也。子於父母二句。蓋子之名。父母所命。於父母之前。自稱其名。有一出口不忘父母意。

列國之大夫節。此言諸國之臣。擯詞與自稱不同。曰某士。如晉侯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是某士之證。如閔三年。齊高子來盟。高僎。是子之證。餘大夫在本國。及出使他國。

自稱不同。總從其謙意。

天子不言出 一節

此書法之禮也。此一節。蓋前儒說春秋之辭。而記者錄之。春秋一書。雖賞罰並行。然主於罰惡。以懲人心。故其書貶而非者多。褒而是者少。此見春秋至公。全在有非上。天子無外。故不言出。諸侯貴。故不生名。然亦有言出生名者。此天子諸侯德不足而位號存。必有大惡。萬世之公非。非一人所可私。故君子不黨而諱之也。是故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失地滅同姓。則不義不仁。所謂惡也。皆生名之書法如此。凡以不親惡故也。言諸侯而天子可知矣。

按君子以作史書立筆之人。解觀黨比也。春秋書天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三

出居於鄭。讓之也。書蔡侯獻舞。歸失地也。書衛侯燬滅邢。滅同姓也。天子二句。春秋書法。君子句。正書法之意。末二句。則不親惡之證也。註中呂氏之意。謂天子諸侯。皆有德有位。不親爲不善。雖欲外之賤之。而不可得也。有垂戒之意。於文甚順。於義亦長。

○爲人臣之禮 一節

此臣子之禮之異也。大旨臣子處君父之過。關社稷存亡。家道興廢者。要得他委曲周旋之至情。此不獨臣子之心。正臣子之禮。

君有過。固當諫。然顯諫。祇以翹君過。而成己名。較之不諫者。尤爲非禮。必委曲諷諭。嚮通潛消。使君不識不知。自復

於無過。此全是術中得來。老泉曰：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此諫法也。不顯諫而三不聽，非君之不聽，乃臣激之也。激則善導不入，君錮終不可開。逃之，不欲為苟舍也。子之事親，即三諫而不聽，非親之不聽，乃至情未動，有號泣而隨之已耳。此君與父諫過不同者，以主恩主義，分不同也。禮也。

按人臣有犯無隱，然欲以忠行愛，先要以愛行忠。即逃亦徐徐俟，悔悟意與亡而疾者不同。至號泣而隨，原有至情感動意，蓋無解於心，必至見聽而後已。

君有疾

此謹疾之禮也。必先嘗，防不虞之害。必三世求用物之精。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此君與父侍藥則同者，以愛君愛親，心則同也。亦禮也。

按君於平居無事時，膳夫必品嘗，太子必親視，况有疾可不謹乎。至醫三世，則治人多，用物熟，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經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自得於心者，未及三世，固所取也。

○擬人必於其倫

此論人之禮也。千古聖賢行事，未必盡同，而推見隱微，其揆則一。擬人者，必須我擬他是一倫，他兩邊心上，標標印證來，果有些契合處，方是真比擬。要在倫中，別出他不倫來，方得必字旨意。

按擬人全在以貴比賤，獲得其倫，蓋必合不同者並擬。

則他時勢道德，方各擬比得明白。孟子稱禹稷，顏子魯地皆然。曾子子思，易地皆然。擬得其倫也。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是擬之不得其倫也。

問天子之年 五節

此問年對年之禮也。問天子諸侯之年，問其臣也。故對之詞，謹大夫士庶之子，問其父兄也。故對之詞，謙然亦各自不同。從宗廟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謂士人之事，負薪力役之事，此重輕尊卑逸勞之別。

按問天子之年，謂幼小新立，不知王年大小，或遠方異域人來問在朝之臣，答法如此。天子至尊，既不敢言年齒，又不敢言才能，但以衣服長短以答。長則知春秋之禮，說義纂訂卷之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鼎盛短則知年齡之幼冲。曰聞之者，謹退不敢質言之詞。曰若干者，取類未定之詞。問國君之年，國君幼小新立，他人問其臣，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答。從事猶治事也。宗廟有禘禘烝嘗之事，社稷有春祈秋報之事，能則知其長，未能則知其幼。禮莫重於祭，故也。天子諸侯繼世，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大夫五十乃爵，士四十始仕，其年既定，故不問大夫士之年。而問其子，御車典謁負薪，皆是其分之所能事，以為言也。御前註以御車甚合，謂主事者非謁請也。典，主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年十五以上為長，十四以下為幼。凡問皆是少者，即長亦是稍長，若長則人

皆知之。又何必問玩一始字。四能字可見。

又云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未能御此章以能御未能御為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事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御射舞皆在所學。少儀以國君之子言御故於大夫之子言樂。文互見也。少儀問士之長幼。長曰能耕。幼曰能負薪。未能負薪謂士祿薄。予以農事為業。與此不同者。蓋士有有田無田之異。此言有田者。故云典謂。

問國君之富 四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第

此問富對富之禮也。此亦他人自相問答。不問天子者。率士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不須問也。玩國君之對則知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其富非聚斂者比。玩大夫之對則知功德懋著。當賜田祿以供祭祀。玩士之對則知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玩庶人之對則知畜牧之勤。生息煩多。其富總非妄取者比。

按土地廣狹有一定之數。數地則知賦稅所入之多寡矣。山澤載在版籍。有方物之供。數山澤所出則知貨物所生之多寡矣。土地山澤所出。原兩平說。近云山澤所出所以釋上數地以對也。非大夫言有宰則知有采地矣。言食力則知有賦稅矣。言器服不假則知有田祿矣。

言車數則其祿之所入亦浸厚矣。庶人受田百畝。貧富均矣。惟畜養之多寡。則係人之勤惰。凡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以畜數對。則其畜之獲利亦甚充斥矣。

天子祭天地 一節

此汎論祭祀之禮也。天地功在生成。四方迎氣有神。山川載物生財。五祀制度所出。祖宗吾身所出。其每歲必祭者。報功也。其祭以漸而殺者。明分也。

按祭天地。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是也。祭四方。各因其氣。至而祭之。如春祀太皞。勾芒於東郊。夏祀炎帝。祝融於南郊。秋祀少皞。蓐收於西郊。冬祀顓頊。玄冥於北郊。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第

是也。祭山川。如岱。衡。華。恆。嵩。山也。江淮河漢。川也。春夏祭山川於東南。秋冬祭山川於西北。是也。祭五祀。各因其氣。旺而祭之。如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是也。方祀者。諸侯有國。國各有方。祭在當方。不得祭五官之神。詩云。來方禋祀。是也。祭山川。諸侯在其地。則祭之。無則不祭。歲徧。取不疎不數之義。通天子諸侯大夫說。精義以享謂之禋。

凡祭有其廢之 節

此凡祭之禮也。凡祭二字作冒。舉廢以大義言。首二其字指前人說。二莫敢指後人說。要看得圓活。非其其字指生祭之人說。如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

也。季氏旅泰山僭也。祀爰居，諂也。皆淫祀也。昔楚昭王不祀河，甯武子不祀相，皆能變易舊俗，以趨於正。知此禮案。

天子以犧牛 節

此祭牲之禮也。指祭宗廟言。有因分異牲意。

按色純曰犧。天子用犧牛。有精潔之德。與純一之牲俱。獻意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爾。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大夫士。天子之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小牢。士則用特牲。大夫言索者。以無養獸之官。必索後得之士。以羊豕者。或羊或豕也。楚語觀射父云。大夫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元

支子不祭 節

此重嫡之禮也。不祭兼兩意。繼別者為大宗。繼禰者為小宗。祖禰廟在宗子之家。惟宗子得祭。而支子不得祭。代禱必告。正支子不祭之意。重宗所以尊祖也。

按嫡子承宗。故曰宗子。餘俱為旁支。故曰支子。不尊在嫡庶上辨。所謂支子不祭。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然亦殺禮不旅。不厭祭。不配。不歸肉。是也。後世如立宗子。當依此禮。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憤。

慢之志不若祭之為愈也。

又云。程子此言為兄弟異居而相近者。爾若相去遠者。則但不立主。每祭設位。以紙標記。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

凡祭宗廟 二十一節

此祭物美稱之禮也。凡字兼天子諸侯大夫在內。總是祝詞。宗廟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必取物之美者。以薦所。謂外盡物也。全根內盡志來。若內志不盡。而徒以美名。豈孝子享親之心。牛曰元。見犧牲之特尊。曰大。見徽號之獨重。蓋由平日卜之龜。養之滌。君之巡。官之朝。皆極敬。而今日臨祭。隆美於祝詞如此。此下承禽獸以肥。臠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元

為美。魚腊以得宜為美。水酒以清潔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美。韭鹽以豐厚為美。玉以無瑕為美。幣以中制為美。故祝詞各致其美稱如此。

按牛豕至鮮。魚十一物。即周禮所謂牲號也。水玄酒也。酒醴酒也。黍稷。即今糯米也。粱。穀之強者。有黃白二種。鹹。醢二字。平看大。鹹曰醢。以上八物。即周禮所謂盞。也。量幣幣二丈四尺為廣狹之度。一丈八尺為長短之度。以上二物。即周禮所謂幣號也。水曰二句。用天產以報氣。黍曰四句。用地產以報氣。此又各異。

天子死曰崩 三節

此泛言喪祭正名之禮也。

按大夫有德有位。死則事已終矣。士方有祿而不終。故曰不祿。庶人無德無名。與身俱盡。故曰死。死於寇難曰兵。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子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此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陣無勇者也。王大也。皇美也。註謂以君之尊稱之。近於殺僭矣。考成也。言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媿於考也。辟之言法。妻所法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更設稱號。尊神異於尊人也。

天子視不上 二節

此端視之禮也。自天子以至士。分有尊卑。故下之視上。以漸而高。總是敬慎意。下節明必慎之故也。視天子。視國君。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十一
指臣民言。視大夫則其臣。士則其屬吏耳。主朝祭時言。一說在人臣奏對時言。天子至尊。臣視之當在裕之下。帶之上。視國君得視面之下。裕之上。視大夫得平視其面。視士得及左右五步之間。雖殺於大夫。然終不得上面。下帶也。故下文詳言之。不上面。防氣驕也。不下帶。懼神奪也。不傾視。以閑邪存誠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慎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 節

此肄命之禮也。要知四者有惰窳不振。弊端百出。光景。君心有張相掃更之意。故須大夫士熟思因革。同心共濟。所以爲豫也。君出令。臣承命。下四句一直看。下不用過文。一說下四句進一步。見肄之專者亦通。

按君命在官。預緝版圖文書。以待稽考。君命在府。預備寶藏貨賄。以待匪頒。君命在庫。預治車馬甲兵。以待徵會。君命在朝。預畫謀謨政要。以待設施。此肄之實際。

朝言不及犬馬 二節

此言動謹微之禮也。首節朝言字重看。朝言宜肅。不及犬馬。戒慢君也。次節要看輟字。正朝畢也。輟當止字看。人臣視朝。然能勉強於正朝之時。而多輕忽於輟朝之際。不爲左右之顧。則始終一於敬矣。

按輟朝而顧。心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爾非所治者。皆異事。非所謀者。皆異慮。異事異慮在心。不覺愆儀之形。諸外。故君子謂之固。而深戒之。固謂鄙野不達于禮也。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十二

在朝言禮 節

此見爲國以禮也。在朝句作目。重看。下問對皆就已說。正所謂言禮也。禮者何。上下貴賤紀綱法度是也。禮明則君權自重。體統自肅。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盡此道也。

大享不問卜 節

此貴誠之禮也。二項只是一箇誠心。蓋存養不懈。故日月素定。而饒於內心。非饒於外物。此大享之所以爲大禮也。按大饗與月令季秋享帝同。祀帝於明堂也。兼祭天地。言如冬至夏至是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如不壇掃地等事是。

按禮之言大饗者十有一。而其別有五。祭帝一也。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祭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尚服修天子饗。諸侯之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酌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大饗也。大司樂言大饗不入牲。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大饗也。

凡摯天子鬯 二節

此辨摯之禮也。凡摯作冒。通天子以下而言。天子句另議。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禮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故貴至國君。賤至庶人。婦人童子不依摯。不足以爲禮。摯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

按天子交神用鬯。取明德惟馨也。諸侯朝覲於天子。用圭。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是也。言圭而璧在其中。取精白承休之意。卿執羔。同寅協恭。持廉守貞。若羔之羣不失類。皮毛潔素也。大夫執雁。進退以時。上下有序。如雁之賓。鄉知時。飛有行。羽也。士執雉。取其耿介有文也。庶人執匹。取其安分不遷也。童子見先生以束修摯。委摯而退。不敢當賓主也。或野外。或軍中。亦有應相見者。觸類而長。凡地方時物。皆可用以摯。

拾矢摯。但不得已而用之。婦人見舅姑。以棋棹六物。摯蓋婦人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以告虔也。其摯諸侯大夫士庶。凡見上及敵者。皆用之。摯與贊同。棋音矩。

納女於天子 節

此昏禮問名答辭之禮也。納女如納女名也。二字貫下。女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曰百姓。百斯男也。酒漿者。奉祭之物。掃麈者。有家之事。備者。備其乏也。皆不敢以伉儷自期。故爲是致謙之詞耳。

按士昏禮問名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上。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請以備數。而擇之。酒漿掃麈。二音皆卑賤之事。亦謙辭也。唯天子諸侯大夫之昏禮。亡而鄭玄遂云。爲不親迎。故自致女。不亦謬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終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能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檀弓上

檀弓魯人之善於禮者故以名篇其文章委曲條暢繁簡得宜可為後世作家之祖但其多記變禮之由至誣聖之言又自相牴牾讀者擇其變禮而合義者用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其餘置而不論可也

公儀仲子 二節

此重嫡之禮也木之正出為本旁出為枝子之正出為嫡旁出為庶適則一一則不爭庶則眾眾則必爭故立適者萬世常行之道必其嫡不肖然後不得已而立賢否則未有不召亂者

公儀仲子之嫡子已早死矣而有孫在焉至是仲子死遺命舍嫡孫而立庶子為後非禮也檀弓為之著免蓋欲以服非所服譏立非所立與子游弔司寇惠子意同次節伯子為仲子諱故設詞以答言仲子雖生非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文王舍長子而立仲子微子舍嫡孫而立庶弟蓋

以賢而不以嫡也孔子以仲子之庶子未必賢而謂當立嫡孫據周之禮言也曰否見伯子所言之非曰立孫見檀弓所言之是不有天子之折衷萬世而下孰知舍孫立子之為非乎何居猶言何故怪之之辭

按免制註明公儀仲子魯之同姓也子服伯子仲子兄亦魯大夫也免木五世之服若朋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服之今檀弓既非仲子五世之親仲子又非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乃為著免則太重矣士喪禮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上位有事當在西階下賓弔亦在西階下檀弓之來在小斂前以仲子初喪即來正適庶之位門內在寢門內之右近東階檀弓自西階而就之故須趨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仲子亦猶句非疑詞古人詞氣從容不敢質言類若斯

古道指文王微子二事而言文王娶於有莘曰太姒生二子長曰伯邑考蚤卒次曰發武王也帝乙有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季曰受辛即紂文王立武王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義不可考或遵殷制以立賢權也伯子引此雖與仲子不倫姑以明舍嫡立庶耳亦為親者諱也

春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至於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嫡庶不察每每起禍良

可悼也。

事親有隱而無節

此事君親與師之禮也。親育我報之以仁，有隱至致喪皆仁也。君覆我報之以義，有犯至方喪皆義也。師以道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親，同乎義而不全乎君，在恩義之間，故無犯至心喪報之與君親有同有異也。

季武子成寢節

此不仁不孝之事也。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收葬而請合葬焉，非孝也。何取於經削之可也。

按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也。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季子夷，墓成寢，周官之法壞。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三

也大指合葬細指哭哭者葬中之節文於禮為細。此二句乃矯偽文過之詞。

子上之母死節

此明不喪出母之禮也。子上，子思之子，名白。當時欲明不喪出母之禮而無其事，故借聖人之家以明之。聖人禮義之宗，閨門有家之本，豈有不慎於始而三世出妻之禮乎？况孔子年十九娶宋官氏，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子而字之曰伯魚。至六十六而夫人并官氏卒，傳記之可考者，昭然如此，豈有出妻之事乎？

按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

魚子上皆為父後，禮不當服者，而伯魚乃喪出母，期節猶哭，此賢者之過禮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行此

禮耳。門人子思之門人也。以先君子之事為問，玩註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句，則兩先君子斷指夫子說一說。兩先君子俱指伯魚一說。子之先君子指伯魚，吾先君子指夫子說者，俱非。道隆二句，言孔子使喪出母處道乃情義中恰當之物，禮之所由起者，隨道以為之污隆，而竟不着意於其間，此乃聖人處權處子思以為不敢學孔子，惟循禮而已。

伯魚父在，故得為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祖俱已沒，然亦得為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為出母服者，蓋子思見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四

此禮昔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乃孔氏一家之變禮，權而得宜者。門人但見常禮，父在當服出母，而子上不服，故疑而問。

或問子思兄死不自代，兄主祭者何？曰：子思有兄，則支子兩子上則繼禰之宗子也。古禮有奪宗，謂宗子死無後，則非宗子者代之主祭也。然以支子奪宗子，不若以繼禰之宗進而為繼祖，繼曾祖之宗者為順，且以已代兄，無尊者命，是自奪宗也。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愈於無命而自奪宗者也。子思之處此蓋精矣。禮惟大宗無

子者族人以支子後。若小宗則不立後而但奪宗也。

孔子曰拜而后節

此記喪拜之禮也。首二句雖平而意重在後二句。末二句要得救弊意。頽順也。頽然而順序也。頽惻隱之發也。為親痛深貌。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為重。曰三年之喪。二句救時弊也。與論語所言吾從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按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為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垂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直至於地。在手之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二字。特於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為凶禮。故易首為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次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後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

孔子既得合葬二節

此封墓之當謹始也。此章錯簡當在孔子少孤之下。豈有封墓方反而隨即崩壞者乎。似當削去。

按封之。周禮也。周禮云。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聚土曰封。崇四尺。周之士制墓而不墳。指殷時言耳。三者。門人因孔子不應而言之數也。孔子本意欲盡從今之禮。則非達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修。則心亦有不安。故泫然流涕。自傷修墓違古意。

孔子哭子路節

衛有孔悝之難。子路與石乞孟賤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左傳無醢子路之文。此不知何據。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之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之內。待以師友之間。進之也。夫子拜之為喪主也。覆棄家醢。不忍食其似也。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三

六

曾子曰朋友之節

此言哭朋友之節也。古人朋友如兄弟。故心喪期年。墓有宿草。則期年之外矣。蓋生物既變。故慕心可已。非哭於墓也。

子思曰喪三日二節

此言大夫士殯葬之禮也。殯葬以三日三月為制。此大夫士之禮。附於身者。襲斂衣服之類。附於棺者。槨木丘封之。屬無所欺。無所疑。則無後悔矣。所謂事死如事生也。次節弗之忘矣。句最重。則字矣。字要玩味。下文有憂無患。都從

弗之忘。句生出來。惟弗忘。故事亡如存。而有終身之憂。弗忘。故冢宅堅固。而無一朝之患。忌日不樂。乃終身憂之一事也。

孔子少孤 節

此明得合葬之由也。史記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叔梁紇殷人。葬以殷制。墓無封樹。葬後人不知。子孫亦無展省之禮。其後母亦卒。故孔子少孤不知也。不殯於家。而殯於五父之衢。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為葬。然觀其慎。則飾棺以韜。而不以柳。嬰則是殯引而非葬引矣。蓋者。記人度孔子之心。欲訪求得父墓所在也。聊曼父之母。與孔子母相善。故因問而知父墓所在。然後得奉母以合葬也。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三 七

按殯引飾棺以韜。蓋大夫以布。蓋士以葦。藉葬引飾棺以柳。嬰其不殯於家。而殯於野者。蓋在野則雖久而未得合葬。亦無害。且可令知者告之也。考顏氏之死。孔子年二十四矣。陳註辨之甚明。此與前防墓章皆當削去。

有虞氏瓦棺 二節

此記人子孝親之心也。有虞氏瓦棺。始不衣薪也。夏后氏瓦棺之外。加以聖周。聖者。火之餘燼。既有瓦棺。又用執坎。稍為備矣。然皆陶冶之器。出於土者。殷人易瓦棺以木棺。易聖周以木槨。木勝土故也。然猶質而未文。周飾棺以牆。與嬰牆以障柩。猶墻垣之障家。嬰如扇之狀。嬰以蔽柩。猶羽翼之蔽物。蓋涵文矣。皆所以盡孝子之心。無使人惡於

死而已。

按古之葬。厚衣以薪。火塾曰聖。墻柳車也。柳陰木為喪車。柳者聚也。諸飾之所聚也。象如宮制。生時有宮室。死後有柳車。帷荒所以衣柳。在旁曰帷。在上曰荒。荒與帷同。嬰畫以黼。黻雲氣。多寡以貴賤為等。蓋世愈久而禮愈備也。

周人以殷人節。周人葬。殤兼用三代之禮。死者愈少。則禮愈畧也。

夏后氏尚黑 節

此言三代尚色之異也。尚黑等畧。斷惟所尚之色不同。故行禮之色亦異。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黑。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白。周以火之勝。金得天下。故尚火之赤。皆隨時損益如此。

穆公之母卒 二節

此記國君之喪禮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吳淞三句。君當勉而行之。若幕則天子以繆。諸侯以布。繆繆。繆繆。用布幕。是守諸侯之分也。魯用繆幕。是僭天子之禮也。在君擇而用之。獨舉繆言。其他可知。夫曾申先以人子之至情。極其哀。繼以君臣之大分明。其禮其善。引君以當道者。幾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故魯之後世。以祀宋為藉。只僭用禮樂而不自知。夫祀宋各為一王之後。且其祖天

子禮樂異於周行之可也。周天子尚在而魯傲之，僭甚矣。曾申因穆公之問而微諷之，雖不明言其僭，而穆公亦可自醒矣。

晉獻公將殺 三節

此言人子處變之禮也。晉獻公惑於驪姬之譖，許殺太子而立夷齊。太子奔新城，自縊。此蓋出奔將縊之時，重耳始而使太子言志於公。蓋君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已志，有諫以明事，幾重耳之言是也。重耳又勸世子奔他國，以避難。一以全父子之恩，一以存宗社之寄，重耳之言是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可言，乃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乃謂天下無無父之國，謂已一得罪於父，便世間都容身不得。其必死之心，已決於此一言矣。夫不顧死生之大節，而恤國家之多難，謹再拜之末儀，是恭而已。然依違隱忍，惟意是從，以至隕身於親之命，而陷親於不義之名，非孝也。君子不取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九

按晉獻公初烝於武公之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後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謀以太子主曲沃，已而譖之。公許殺太子而立奚齊。及是使太子祭齊姜，歸驪姬毒而獻之。且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此其事也。狐突，狐偃之父，申生之傅，伯氏即其別氏也。春秋自閏二年至僖二十二年，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者，或謂

稱疾不出任事，非謂其去也。國語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敗敵於稷桑而反。狐突杜門不出，此亦說之可考者。晉公許殺太子立奚齊，驪姬恐其中變也，故置毒於胙以譖之。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以明晉侯之無道，申生之無罪也。故禮不以申生為不孝，而以為為恭。猶詩不以伋壽為不孝，而以為不瑕也。然以春秋禮義之法繩之，則申生不足以為孝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十

一云申生之事父，有承順無違，逆父欲立奚齊，則甘心以已所當得之國與之。初無繫戀，公使奚齊攝祭，人為太子憂，則曰：但當順父母之所安，伐霍伐東山，二役人勸太子勿行，則曰：不可違君父之所命。孝子之事親，一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謚法敬順事上曰恭，為恭世子，乃褒美之詞。原未有貶意。人子處人倫之變，能如申生，亦不失為孝。蓋可哀而恕之也。以視衛鞅拒父而爭國，楚商臣弑君而篡位，豈可同年語哉。况申生若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已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至此則不孝之罪大矣。一出奔即是章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陷父於惡也。

魯人有朝祥 節

此記祥歌之非禮也。子路之笑魯人，亦是正禮。但禮教衰廢之時，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猶為可恕。故抑子路之笑。

而正言之蓋未許之以變禮也。

按三年之喪實則一十五月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喪至此已二十四月矣。中月而禫則喪服畢矣。禮則可歌也。中月間一月也。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鼓琴而譏歌者。琴自外作。歌由內出。故也。

魯莊公及宋人 節

此記誄禮之變也。誄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詞。周制命士雖有爵而無諡。莊公憫賁父之無罪。誄其赴敵之功。以諡之。變周制矣。况春秋無義戰。莊公乘丘之戰。非義也。流矢中馬而敗績。非御與佐之罪。而罪之。非智也。以成德之誄而加之。未成德之士。非禮也。故記者譏之。蓋著失禮之由也。

禮記卷之三

十一

按御所馳驅在馬。今馬驚而敗。是賁父之罪。莊公未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

曾子寢疾病 二節

此記曾子考終之事也。更參孟敬子章。真所謂仁以為己死。而後已者。

按簣。簣席之類。華者。畫飾之美好。晬者。節目之平。學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事師以義也。曾元知其非禮。而忍易之。事父以恩也。夫子尊稱也。妻之尊其夫。弟子之

尊其師。子之尊其父。皆可稱曰夫子。姑息謂姑且休息。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註云。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甚明。舊說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簣。此誤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簣四字也。此大夫。即指季孫童子。知此。簣係季孫之賜。故稱大夫之簣。况寢簣之制。原無貴賤之殊。倘大夫之簣與士之簣有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曾子用之。寢臥至於將死。而猶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豈曾子子春之見。反出童子下哉。然則曾子既用之。又必欲易之者何。蓋禮制雖無違戾。究不若終於常時。質素者之為得其正也。任道之勇。不以死生變易於斯可見。

邾婁復之以矢 二節

此記變禮之由也。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但復以衣。而不以矢。臺船以前。未嘗無戰弔者。但弔以縗。而不以鬃。今復以矢。臺而弔。明是殺人之甚。自升陘臺船之戰始。自是而遂以為常。則再失之矣。故記者特譏之。

按魯僖公時。邾人滅須句。須句奔魯。魯伐邾。戰于升陘。魯師敗績。邾師雖勝。而死傷者多。無衣。故復以矢。魯襄公四年。邾人營人伐魯。魯使臧孫紇救魯。敗於臺船。時

禮記卷之三

十一

家家有喪國人迎喪皆壘而弔此其事也。

南宮縚之妻

節

此記婦人喪服壘并總之制上爾字汝也下爾字助辭

孟獻子禫

節

此記孟獻子率性之行過於人者也。

孔子既祥

節

此記聖賢除喪即吉之禮也。

按成者樂曲之終不成聲不終曲也祥後可以鼓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也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有子既祥二句其戾更甚禮既祥白屨無絢縞冠素紙今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三

三

用絲為屨飾組為冠纓皆服之吉者譏其變之速也。

問十日成笙歌必十日之前習之不幾與朝祥暮歌者同乎曰祥之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君子所以與人異彈者禮也不成聲者仁也祥後可以彈琴矣。

死而不弔者三

節

此記不弔之禮以為死於非命者戒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其生者有所媿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

子路有姊之喪

節

此子路過禮之事也子路有嫁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

而猶不除故孔子教之先王制禮自有中道稍知率性之道而行者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特以禮不可過故抑而就之爾聖人非惡其過厚懼其不可繼而已子路勇於改過遂除之一說行道之人與孟子行道之人同亦直捷。

按子路緣姊妹無主後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重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伯魚於出母之喪期而猶哭子路於姊妹之喪服滿不除皆情之過厚者而於禮不可故夫子皆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

太公封於營丘

節

此美齊人得禮樂之道也營丘齊地周鑄京也太公受齊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三

三

封留周為太師死葬鑄京陪文武之墓其子孫不敢忘本雖死於齊以太公在周又從齊反歸葬於周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樂二句本樂記文記者引之非言制作時也蓋借以明祖考者人之所自生即本也二句須講得與反葬貼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樂與不忘總是仁愛之意而禮樂之本也狐死正丘首正首於丘也亦樂生反本意在物且然况仁人孝子乎仁還指反葬說不可說在狐上。

伯魚之母死

節

此記伯魚過禮之事也。

或曰為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哭伯魚母出父在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日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故夫子

怪其甚也。

葬於蒼梧 節

此記合葬之禮也。合葬事舜時無之。至周公而始有也。蒼者謙退不敢指斥。雖不疑亦云益也。

按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九嶷山名舜所葬之山。在零陵營道縣。有舜冢云。

曾子之喪浴 節

士喪禮浴於適室。曾子達禮之人。自應浴於正寢。浴於藥室。曾子無此命。其子亦不忍從也。此不經之語。削之可也。

大功廢業 節

禮記說義集言 卷之三

此記居喪之不可忘哀也。業者身所習如絃歌羽籥之事。誦者口所習如樂律詩歌之文。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大功然後廢業。則大功以上可知。大功而誦則小功以下可知。舉一而餘可推。一說業謂節筮上一片板也。專指樂說。周禮有司業。正謂司樂也。宜知。

按廢業不及衰期。正云大功者何。蓋天性之厚者。無事於戒。天性之將薄者。不可不戒也。

子張病召申祥 節

此記子張考終之事也。終以道言。死以形言。庶幾者。蓋子張生平持身惟恐不得爲君子。今至將沒。幸其有始有卒。而終即曾子知免之說。見生平恐懼。意語其子。使知所持。

身也庶幾。言可近於君子之終也。

曾子曰始死之 節

此記人子不忍死親之心也。閤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餘焉爾。

按閤卽今人所謂閤板也。鬼神依於飲食。猶幸復生。飲食之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不忍易其舊。故但以閤上所餘之脯醢爲奠也。王制云。大夫七十而有閤。則此指貴者言。士喪禮復魂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此謂始死之奠。

曾子曰小功 節

此記小功爲位之禮也。親有遠近。服有輕重。故哭泣各爲位。所以序親疎。辨輕重也。周衰典藉多失。有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譏之首二句。是曾子語。下文兩段。是記者引以証曾子之言。禮於嫂及妻之昆弟。皆無服。子思申詳。哭無服之親。猶且爲位。况小功有服。而可不爲位乎。

按婦人倡踊。婦人子思之妻。倡先也。足跳曰踊。

古者冠縮縫 節

此記冠制之變。亦周人尚文之一端也。古者指殿時言。殿尚質。故冠不論吉凶。一一皆直縫之。周尚文。吉冠則橫縫。若喪冠質。猶疎辟而直縫。故記者言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特周時如此耳。順經爲辟。積則禡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禡多。而文一幅之材。喪冠皆直縫。故曰反吉。近說周公制。

禮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而末世喪冠亦皆橫縫則喪冠反同吉冠矣此亂世之禮非周公之本制也故記者譏之此言反吉之非古非言直縫之非古也亦可從

曾子謂子思曰 節

此記喪禮之中制也曾子言已執喪疾時人之不然子思恐難繼以禮抑之

按喪禮三年除喪三月卒哭三日食粥此禮之中制七日則過禮矣先王之制禮也三句泛言俯就跂及皆所以使歸於中也末以喪禮繳故君子三句言君子遵制正子思欲曾子俯就意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既而悔之況七日乎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曾子曰小功不 節

此記小功不宜稅服也過期追服曰稅禮大功以上則稅再從兄弟服小功小功輕故不稅以義斷恩也曾子篤於親據禮而疑蓋察乎恩不察乎義非也

按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又一云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降而無服矣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焉其亦愈乎吉也曾子之疑未為不是

伯高之喪 節

此記聖人待友之誠也禮所以副忠信也伯高有喪意必

與孔子厚者時孔子尚在魯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代具賻物而將之是儀雖備而此心不將也故曰異哉不誠雖自責亦所以責冉有也

伯高死於衛 節

此記聖人慎禮之意也兄弟五句皆重之意此常禮也伯高過於所知而不及朋友乃常禮所無者聖人必有折衷當以義起耳哭諸賜氏且使為之主明恩之所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聖人酌哭泣之位慎拜質之禮如此

曾子曰喪有疾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此記禮之權也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二物其味皆香食肉飲酒之外又必有此二者以助之有疾不嗜食也首二句是舊禮末句是曾子引禮書釋語滋益也

子夏喪其子 節

此記古人親友之禮也按西河魏地龍門至華陰是也子夏所居疑汝於夫子者不尊其師而尊乎已也居子之喪而哭甚喪明不降於親而隆於子也而曰者謂汝試言之曾子正已以責人愛人以德故子夏安受其責古之君子所以交相成也

夫晝居於內 節

此記居處當遠嫌也。

按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夜居於內順陰靜之義。晝居於外順陽動之義。君子以下居處之合禮者大故以喪言。

高子臯之執 節

此記子臯之過禮也。章內三年二字要緊。

按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喪之殺而禮之正也。子臯執親喪而三年猶爾泣血未嘗見齒過中制矣。故記者以為難。

衰與其不當 節

此記衰服之制也。蓋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制度定於一。復

禮之君子猶可以識之。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矣。曰與其

曰寧無非衰可無也。甚言不可不當物耳。不以邊坐二句。又因不當物而並及之首句以制衰言。下以服衰者言。

按衰制通於五服。其升縗及法制長短幅數亦不同矣。邊坐偏倚也不以邊坐懼不敬也。服勤着衰服而勤勞也不以服勤懼忘哀也。言齊衰則斬可知。言大功則期

可知物。若周禮所謂朝服七十物五十物是也。近說物者心貌。哀戚之實。若但服衰於身而無哀戚之實。不如無衰。如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不以邊坐即曲禮

專席而坐也。不以服勤即王制三月不從政也。凡此皆求當物而已。儘有意見。

孔子之衛 節

此記孔子厚友之道也。孔子不苟主。如蘧伯玉顏譽由之類。相與最厚。一哀出涕。正相與之厚。處情厚者。賻不宜薄也。

按旁馬曰。賻贈以牛馬。賻以貨財。此以馬而曰賻。以馬代貨財故也。

孔子在衛 節

此記人子禮外之情也。如慕。如生時。振號思慕。遲留意疑者。疑親之精神尚在。墓未歸也。此二句全要形容人子不忍死親至情出來。子貢徒知禮之常而不察情之至。故大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此豈易言哉。

禮記喪義集註卷之三

辛

按葬之日。日中而虞。夫子極善其哀慕之意。虞祭雖遲不害。曰我未之能行也。與女安則為之。畧相類。而辭意差婉。

顏淵之喪 節

此記孔子篤弟子之情也。彈琴後食。以和平之音。散哀傷之情也。

疑此條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哭日不歇。况彈琴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也。且顏淵之喪已兩期矣。孔子彈琴。乃是常事。意者此日彈琴。適當受肉之後。食肉之先。門人不悟。故記之云爾。

孔子與門人立 節

此記夫子立時之教也。拱而尚右，蓋拱立而右手在上也。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聖人一身無往非道，無往非教。故尚右與尚左不同，皆尚左。則二三子之善學可見。

孔子蚤作 二節

此記夫子知命之事也。夫子盛時，夢寐周公，泰山三句，嘆周道之不復，西哲人之不復見，故下節有明王不興二句。泰山梁木喻哲人或曰梁木其壞，下有吾將安杖句，杖依也。

夫子曰：賜節，夏后氏用人，兩段伴說，只重殷人，段不重文質上禮。死後葬前尸主，未立唯奠，停飲食於地，故曰奠。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夢坐奠兩楹，正合殷禮。說義纂訂 卷之三 主

人殯禮，又自解夢奠之占，兩楹之間，謂堂之中正南面向明聽治處。今無明王，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南面不專指君，凡輔治正坐皆南面也。

孔子之喪門人 節

此記弟子服師之禮，師弟之情一也。觀師之服弟子，則知弟子之所以服師，心喪三年是也。記孔子以後之禮。

按禮初弔朋友加麻，師與朋友同亦加麻也。麻謂經帶，皆麻既葬除之。

孔子之喪公西赤 二節

此記門人葬師之禮也。公西赤欲榮孔子，故備三代之葬，制以章明志識焉。其飾棺以素，褚為幘，幘外加牆，車邊置

嬰，又恐樞行傾覆，設披以左右維持之。此皆周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殷制也。又綢枉以素錦而於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夏制也。皆葬時在路之器。具公西赤本意，以夫子道德隆盛，備三代文物。又曾為大夫，故兼三代之禮，似不為僭議者。猶謂孔子於名分毫不敢苟，公西赤之尊師，殊非愛人以德尊師以道者。

按志字虛下文皆為志之事。志者識記而章明之也。飾棺二字，旨下三者皆一也。置嬰二也。設披三也。然註以飾棺為褚幘，自安褚覆棺之物。牆，柳衣也。旁帷曰牆。以布為之，衣柳以障樞。若居室之有牆也。置，亦設也。嬰形如扇而方，用木為表衣，以白布而畫之，或繡或繡或雲氣，有柄在路，用以障車。入梓用以障樞者也。其多寡隨貴賤之等。披夾持棺者，用纁帛為繩，人居旁牽之，使樞不傾覆也。崇，大牙也。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喪車所建之旗飾也。綢，纏也。練，素錦也。綢練，以練綢旒之枉也。旒，銘旌也。夏以緇布為之，廣充幅，長八尺。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主

子張之喪，節公明儀欲尊其師，用褚幕以覆棺。其幕以丹質之布為之，又畫蚺蟬之形，交結往來于幕之四角，以為飾也。公明儀本意，謂褚幕二句，皆殷士禮之尚質者。子張為士學於孔子，故從殷禮，以趣時，且以救弊也。

子夏問於孔子 二節

此記親疎報仇之禮也。父母恩至重，故其報仇亦重。昆弟

以漸而殺故其報仇亦以漸而殺此章與曲禮互相發

按寢苦常以喪禮自處也椁于常以戎事自防也不仕

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建國之制先市後朝遇之不願

身仕為君出使者不以私仇妨公事恩殺於父母也

禮言兄弟不反兵彼據不仕者言耳不為魁天文北斗

魁為首木為杓杓音標

孔子之喪二三 節

此記門人隆師之禮也

按禮弔朋友加麻者出則變之二三子隆其師故出不

免經與羣弟子之相為服者不同一說羣居為句如今

守孝之謂非如註指朋友相為服也

禮記喪義纂訂卷之三

易墓非古也

此記義起之禮也易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所以致節

也故殷以前墓而不墳

按易墓雖非古禮然子孫愛親之心自不能已試觀禮

至周而大備周禮家人掌墓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

其樹數則易墓非古豈仁人孝子之言乎

子路曰吾聞諸 節

此夫子反本之論也哀敬本也禮文也不專指財物本文

相稱方是盡善與者比並之詞與其本不足而文有餘不

若文不足而本有餘也亦寧儉寧戚之意祭禮段是存

真心意禮有餘則真心以禮掩敬有餘則真心以敬全禮

全而祭之禮得子路引之矯時弊也

曾子弔於 二節

此事之有無不可知其主意亦難強解負夏衛地主人葬

之前一日曾子往弔主人榮之推柩受弔亦是事死如事

生乃禮外之意然照後喪事有進無退則非矣曾子姑為

遷就之說不曰禮而僅曰可反則非以為合禮可知下是

子游斷以禮之正而曾子亦深服其言也

按填池當為奠徹主人祖祭之明且既徹祖奠之後設

遣奠之時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也

一云填猶設也池柳車之池也禮柩載訖乃飾棺設池

一云池以竹為之求以青布填謂懸銅魚以實之喪行

禮記喪義纂訂卷之三

之飾飯即舍也亦兼用珠玉但以米故云飯據士禮言

也小斂一十九稱大斂三十稱以衣衾之多寡為大小

也自闕下至墓皆一節遠於一節以義斷恩也夫祖固

有且意曾子遂以為可以反宿則非也降婦人而後行

遣奠之禮固禮之常以其反柩而後降故為非爾聖門

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

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

曾子襲裘而弔 節

此記弔服之禮也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

服子游之始褻雖若非禮而欲行於未變服之前則未可

以為非曾子之襲但知喪事當從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

當從吉也。於是曾子始知已過而善子游。我過矣。我過矣。此曾子任過之言。

按曾子係子游執友。曾子子游弔時適當始死。未小斂。襦裘文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襦衣。此襦裘而弔是也。襲裘質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與否。但弔喪豫備將帶經行。故出服帶經而入也。此因主人之變乃變者。武吉冠之卷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 節

此見二賢學問之力也。喪指父母之喪。喪服四制云。解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夫子所以各于之琴也。子夏哀情未忘。故調琴之弦而不能調。久乃調也。調弦畢。彈之不終曲而起。以為哀情未忘。但禮當除喪不敢過其日月也。子張哀情已忘。故調琴之弦。其弦即調。調弦畢。彈之終曲而後起。以為哀情已忘。但禮必三年而除喪。不敢不勉而至。此日月也。聖人之禮。以中為度。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勉而至。二子各能損益其情而順於禮。是以孔子皆善之。按夫子居恒論較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註云。子夏是過之者。子張是不至者。此家語所以有子夏當為子窶。子張當為子夏也。不知此要善會子夏平日篤實近厚。多哀之過是過之者。知約之以禮。故曰弗敢過。子張平。

日高虛近薄多哀之不足。是不至者。知引而至禮。故曰不敢不至。皆欲求至中處。纔見學問之力。和者。夫子彈而二子和也。一云和如字。未彈而先和弦也。

司寇惠子之喪 二節

此見適之當重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重服以譏之。亦檀弓免公儀仲子之意。欲其悟也。文子不悟。子游趨而就家臣之位。欲其悟也。文子不悟。至子游固請乃覺其譏。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而子游之意達矣。趨而就客位。禮之正也。子游檀弓之事同。而檀弓之譏則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為之服。卑為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既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

按禮朋友若弔服加緦麻帶經。子游與惠子為朋友。今乃著麻。哀壯麻經麻。哀以十五升之布為之。牡麻。雄麻。即今無質之麻也。麻衰輕於弔服。牡麻衰則同於齊衰。據牡麻為重也。子游當在客位。今退諸臣之位。大夫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近門。皆北面。文子不悟。子游不欲明言。而但曰禮也。將軍文子之喪 節

此記衛臣禮以義起也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於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垂涕洟非哭非不哭之哀也文子於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稱之以其動也中故也

按始死至練祥來弔禮皆有之禮後來弔禮文所不載故曰亡於禮者之禮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即間傳所言麻衣也制如深衣而緣之以布異於深衣之采緣練冠小祥之練冠若祥祭則縞冠也自曰澣自算曰澣禮之節有常有變此以權制則節之變者也此謂由來未弔者若曾來弔祥後有以喪事贈賻更來雖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毛

不及時猶必服祥祭縞冠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

幼名冠字 節

未冠以名稱冠則稱字而不稱名敬其成人也五十則年彌尊而爵彌貴故稱其伯仲尊爵也死而稱謚章德也凡此皆足以使人尊人而亦使自稱其尊至周則大備矣故周道

按字曰伯某甫亦稱伯仲如伯牛仲弓之類但伯仲等在上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如單伯管仲之類則伯仲字在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甫仲某甫三字到五十直稱伯仲除下某甫猶今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

掘中霤而浴 二節

掘中霤示不復居處也毀竈示不復烹飪也毀宗廟人殯於廟示不復祭享也此皆殷道之尚質者孔子殷人嘗行之矣故學於孔子者行之

按周禮浴用盤不掘霤也緩足用燕几不毀竈也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廟行也既為周人當行周禮何謂行殷禮哉

子柳之母死 節

此記古人之安貧守禮也無財不可以為悅豈宜窮人之母以治葬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夫請粥毋以治葬則其貧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毛

可知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操蓋如此

按布錢也以其通流如泉則曰錢以其遍布天下則曰布其實一也

君子曰謀人 節

此記人臣臨難之禮也兩謀字重看身任其責也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矣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矣要得引應執咎禪忠致命意若死而無濟於事何貴於死一說亡謂去其位也軍師既敗難以取勝故死其身邦邑雖危他人固有能安之者去位足矣何至遽隕滅其身乎如陳註則死亡二字無別矣有理可從

公叔文子升於 節

此記伯玉救過之事也。葬之為禮，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豫擇，擇且不可。况於奪人之地，以徇己樂乎？文子非所謂義然後取者矣。故伯玉請前，示不與聞其事，可謂長於諷諭者也。成子高擇不食之地者，其賢矣哉！一云：前猶豫先也。請前，請為豫定其所。若徇其意，實譏非之。所謂異與之言也，不如前解。

弁人有其母死 節

此夫子以禮節弁人也。夫禮二句泛言為可二字重看，哭踊有節正可傳可繼處。踊節如一踊三跳三踊九跳之制。

按雜記曾子答曾申，有中路嬰兒何常聲之有，與此不同。何也？曾子之言謂始死之時。孔子此謂襲斂之後也。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三 完

孺子泣，言聲無節也。弁人喪母，泣若孺子。

扶君卜人師扶右 節

此記防微杜漸之禮也。扶君二字作冒卜當為僕兩師字其長也。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遷尸仍用此人，不忍變也。一切嬪御闈豎不得與焉，是以外庭之人，疾則知其疾，薨則知其喪，使君得正其終，嗣君得正其始，職此故也。後世此禮不行，往往篡弑廢立，邪謀既定於內，而外庭大臣尚未知覺，卒之事幾危迫，俯首聽命，其為國家禍患，寧有既乎？此禮之所以有益於人國也。宮中之治，總以太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嘗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內人不得與焉。

按卜人師太僕也。人君生時在車，則僕人在右，射人在左，與君最親近，未嘗暫相離，故扶疾遷尸，則仍用此人。二官各下大夫為之，且有小臣，上下之士非一，故以師言。

從母之夫 節

此記義起之服也。二夫人言此二等人也，相為服甥服而姨夫與舅報之也。君子未之言經，文不載同繫總，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

喪事欲其 節

此言君子行禮得緩急之宜也。喪事欲縱縱，遽而不過之貌。吉事欲折折，止而不怠之貌。故喪事二句，是正縱縱折折處，遽而凌節，則縱縱者，又流而騷騷矣。止而怠，則折折者，又流而鼎鼎矣。則野則小人縱縱折折之流弊也。君子以盛德言，重看周旋自中，禮尚何緩急之失宜哉。

按止是安舒意，註止以立而待事說，還不盡止字之義。

騷騷爾，太疾貌。鼎鼎爾，太舒貌。小人言其形貌，覺慢不自嚴敬也。

喪具君子耻具 節

此言人子愛親之心也。喪具棺衣之屬，若蚤為之，是不以久生期其親也。孝子之心不忍，故君子耻之，惟不可卒具，如六十歲制等是也。綖給余冑，死而後制者也。一說：君子只就本人說，嫌過為身後之慮，不如就人子說為優。

只就本人說，嫌過為身後之慮，不如就人子說為優。

喪服兄弟之子 節

此記喪服之義也。喪服作總，下三段上句是禮，下句是義。首段宜薄而厚者，二段三段宜厚而薄者，凡以權其恩義而已。

按兄弟之子服期，兄弟相為服期，其妻亦應服大功。而竟無服姑姊妹在家，期出嫁各降一等，服大功受我，猶言承我也。厚猶重也。

曾子與客立 節

此記曾子厚客之禮也。其徒曾子之門弟子也。聞父喪而出哭，嫌發喪於他人之館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故曾子使反哭於爾次舍之處，不以為嫌也。

禮記卷之三

三

按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在門東北面，此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孔子曰之死 節

此論明器之義也。首四句言送終之具，不仁不知，皆不可行。是以先王制明器以送之，皆備物而不可用。既不致死，亦不致生，而以有知無知之間待之，仁之至，知之盡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實知此哉。

按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水，水曰明水，火曰明火，以至明壺、明燭等，皆神明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 三節

此章出家語，本無有子曾子往來之辭。蓋子游門人推尊其師，故附會之耳。問喪喪字，兼失位與死言。以後喪字皆單指失位言。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是不禭。桓司馬慮易朽，腐獨為石椁，三年不成，成功難，廢財多矣。夫子曰：廢也。死欲速朽之言，為此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去魯奔衛，衛侯請復之，敬叔反魯，必載寶玉以朝君，意在行賂以求復位。夫子曰：貨也。喪欲速貧之言，為此豈正言哉。

夫子制於中都二段，有子又發明夫子不欲速朽速貧之意，制以定棺槨之制言。四寸五寸是也。將之荆，屬楚昭王聘也。此時南風日競，夫子欲借楚力以匡扶王，適在楚之心，總是不忘周之心。先之以子夏，嘗其可任之機，申之。

以冉有備嘗其可仕之實，中都魯邑名。夫子為之宰，蓋聖人之遺，依乎中庸，以石為槨，懼恐速朽者固非，桐槨三寸而無槨，不恤其朽者亦非。於朝載寶，惟恐速貧者固非，遷世而無祿，不恤其貧者亦非。然則夫子致美棺槨，以廣孝也，其欲仕為行道也，此有子之意也。

按孔子世家，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矣。失魯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年月甚速，而云失魯司寇，寇將之刑者，謂哀六年孔子之刑，是失魯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刑也。荆楚立國之本號。

陳莊子死 二節

此衰世之事，古者人臣無外交，故大夫死不赴於他國，而

他國之君亦無哭之禮春秋禮廢故莊子齊大夫死而赴於魯也當時齊強魯弱不容畧其赴故縣子先以古者大夫對束修不出竟示不敢貳君也今之大夫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此變禮之由豈特束修之問而已哭有二道重畏而哭之邊生既畏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而不敢不為之哭此當哭之由下并酌所當哭之地也縣子云請哭諸異姓之廟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於是哭諸縣氏以禮自縣子而起也此與前章哭諸賜氏同意但彼為義之所在此為勢之所迫有不同耳縣子此言亦非引君以當道者

仲憲言於曾子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重

此言三代總一愛親之心也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夏以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非為無知也殷言鬼雖與人異亦應恭敬故用祭器貯食送之非為有知也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人事故並用鬼祭二器非為示民疑也果如憲言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其說皆非曾子重言譏之獨重於夏而詳言之者以死其親尤孝子所不忍而深明夏后之心即殷周之心也

按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鬼器然詳前章孔子之說則用鬼器亦非全以無知待親矣明器而兼用祭器周之末禮也

公孫木 節

此記二子言禮之不同也子游曰其大功乎禮為同父母之昆弟期則同母與父者當降而為大功此義起之服也然禮經無文故子游以疑詞答之玩末二句譏詞自見曾人齊衰之服行之久矣故子夏舉以答狄儀而記者云因狄儀此問而今皆行之也蓋過厚非禮矣

按木當作朱春秋作戊魯人為之齊衰註有三月二字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若以齊衰為期則與親兄弟無別矣嗟乎後世承傳之禮有出於三代之末沿禮之失而為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今禮家為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為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重

之昆弟子游為之大功魯人為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男女有別一準乎情義而不敢越後世既為出母制為服限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為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子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母統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準古禮制則異父昆弟不當有服彼子夏之言固失矣

子思之母死 節

此子思之酌禮也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過禮故柳若戒之而子思酌之財與時也柳若衛之賢人疑子思不當服

此嫁母是以戒之

按禮父在為嫁母齊衰期。父沒為父後者不服。子思父伯魚沒。祖仲尼亦沒。母嫁與父絕。是無其時也。禮是已前之成禮。齊衰期是也。時是在家所遇之時。道隆則隆。道殺則殺。是也。柳若謂蓋慎者。欲依禮而行。防其或過。爾子思謂吾之於母。禮所得為財。亦能備。而時弗可行。方且恨其不及於禮。何事須慎。防其過於禮乎。故曰吾何慎哉。

又云子思所以得為嫁母服者。蓋伯魚有長子。子思為支子。伯魚沒。長子為父後。及長子亦沒而無子。子思自以支子不敢繼。兄主祭而已。子孔自本是繼禰之宗。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以接續其兄為繼祖。繼曾祖之宗。而承祭。祧白不立為伯父。後特接續而主祭。爾。故子思未嘗主祭。而得為嫁母服也。然伯魚之妻。上事孔子。下育子思。決無夫死改嫁之事。闕疑可也。

縣子瑣曰 節

此記古無降喪之禮也。周制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所以貴也。夏商以前。只是親親長長之意。未有貴賤之禮。上下各以其屬之親疎而服之。故滕伯文雖為諸侯。而為孟虎齊衰。虎是文之叔父也。可見不降於上矣。為孟皮齊衰。文是皮之叔父也。可見不降於下矣。引此二事為證。滕殷時國名。

后木曰喪 節

此記后木命子之辭也。夫喪向重看。一有不謹。則他日不可復追。買棺句。此當深思之大者。特舉一端言之。可謂萬世人子喪親之法。然此人子所當自盡。非父母豫屬者。而后木乃曰我死則亦然。則過為身後之慮矣。記禮者記此。譏失言也。

曾子曰尸未 二節

此記喪禮之宜也。設飾謂襲斂時。加著新衣也。帷堂之禮。以人死斯惡之矣。為死者非為生者。仲梁子以夫婦方亂。釋徹帷之義。失禮意矣。當以曾子之言為正。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曾子曰於西方則非矣記者既兩存之。而又云魯禮之末失。言小斂之奠在西方。乃魯人行禮末世之失。非其舊也。

按禮既小斂。俛尸於堂。設奠於尸東。至大斂既殯。始有席設於西室之與。彌神之也。後斂字。謂大斂對上小斂而言。據此則小斂無席。斂斯席矣。以下。是記者之言。

子蒲卒 節

此子阜救禮之事也。古者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故以野哉。斥之。滅子蒲之名。子阜即高柴也。

杜橋之母 節

此記杜橋之失禮也。孝子喪親悲迷。禮儀皆須人相導。當

中不立相則所行豈能一一中禮故時人以沽譏之且立相則已得專哀不立則禮節皆親為之專於儀文而忽於哀痛其能畧也必矣。

夫子曰始死 節

此記夫子弔服之宜也。上記夫子之言下記夫子之事。弔必變服所以哀死若羔裘玄冠朝服也始死則去朝服著深衣故羔裘玄冠不以弔。

按易服行弔當在小斂之後犬斂之前若謂始死即易則子游傷表而弔非矣弔者在小斂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經不敢先也。

子游問喪具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此見無財不可備禮也。還之為言便也。封下棺也。繹以布為之。齊與劑通。

司土賁 節

此縣子譏子游之專禮也。襲於牀本是正禮子游之誥亦非不是。縣子譏子游者只因子游不曾稱禮當襲於牀以答之。而專許誥則禮非出於先王而出於子游矣。非汰而何。

按襲斂之以衣也。

宋襄公葬 節

此譏宋襄之失禮也。用醢醢百甕是並鬼器而實之矣。與三代之禮不合。故曾子譏之。明器與祭器皆實是亂鬼器。

與人器則明器之當虛也。

按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一說醢醢百甕謂多於禮可也。以為明器而不當實之則非矣。豈曾子言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與既夕禮。陳明器亦有黍稷醢醢以實之。

孟獻子之喪 節

此記稱獻子之廉也。君子固不可啓天下家喪之心。亦不可絕天下恤喪之禮。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家於喪者而已。必如子柳班諸兄弟之貧者然後為盡善也。

按司徒官各獻子家臣也。旅如今六部都吏司吏之類。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皆下士為之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釁良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布者古者以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

讀爾曾子曰 節

此記無禩神之禮也。以車馬助葬曰爾。初爾時凡所贈之物書之。方版已致命於柩矣。次日柩行主人之史請讀方版所書之。爾若欲神一一知之。前既致命。今又讀之。是再告於神也。蓋古者但有爾時致命之禮。無後來再讀之禮。故曾子以為非古。爾音溫。

子夏問諸夫子 節

此記喪小君之禮也。君母君妻皆小君也。小君義重而恩輕。義重故服齊衰不杖。恩輕故慟隱不能至。而容貌和。

適也。居君二字。貫下君母君妻二項。問字作問字看。上下文義方協。

賓客至無所館 節

此記義合之禮也。自他國來主我國賓客之厄也。仁者不厄人。故孔子曰於我乎館。於我乎殯。賓客非若朋友之親密待之如一厚之至也。

按賓客義當館而館何必預擬其死而曰於我乎殯。此雖厚道恐非夫子之言。

國子高曰葬 節

此記子高從儉之辭也。子高意在於儉以爲人死可惡。故備飾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遠。不使人知。乃更壞樹以標之。

禮記記義纂訂 卷之三

堯

其言如此。意欲如古之不封不樹也。不知周官冢人。因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不廢。而子高非之。不亦異乎。

按國子高即成子高。齊大夫國其氏也。子者大夫之尊稱。高蓋其字。觀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樹則知命數之多寡。

孔子之喪有自 二節

此記門人葬夫子之事也。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聖人之葬人二句。以皆合禮不必合禮言。子何觀句。蓋謙辭。

昔者夫子節。夫子既葬。子夏述夫子平日之言。以慰來觀

之意。稱若堂若坊。若覆夏屋。若斧。此四者皆封形。然自覆夏屋以上。皆用力多而難成。唯若斧者。儉而易就。吾從若斧者而已。又言若斧。即今馬鬣封之謂。此夫子平日之言也。今封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三次斬板封畢矣。庶幾不違夫子之志乎哉。乎哉亦疑詞。蓋謙質言。意覆茨瓦也。夏時之屋無四阿。即今之門廡。板廣二尺。壘側三板。應廣六尺。而云四尺者。旁表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故三板但高四尺也。

按古之人封之若堂者。四方高難爲功。而易虧。故變之爲若坊。則平上而易長。比之若堂者。易爲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爲若覆夏屋。覆夏屋者。旁廣而

禮記記義纂訂 卷之三

卑

甲則難虧矣。然比之若斧者。刃向上。則功愈易而虧愈難也。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旒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坊堤也。夫子從若斧者。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爲馬鬣。封以語之。且封丘以爵爲度。而形之廣狹平殺。如此異者。不失高下之制而已。

婦人不葛帶

此記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如此帶要經也。齊斬卒哭。變麻爲葛。婦人重要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輕首重要故也。

有薦新如朔奠

此孝子薦新之禮也。未葬之前，大夫以上，朔望有奠，士則朔而已。此薦新，止據士言。朔奠之儀，如何？牲饌豐備，男女各卽位，內外各從事。一如朔奠之儀也。孝子薦時食如此。既葬，各以其服除。

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以其服除。據服，總麻者言。云各者，總麻不止一人，不俟主人卒哭之變也。

池視重霤

此節寓如生之義，且以辨分也。生時屋有重霤，卽今之水溝，以木爲之，承於屋簷。水霤入木中，又從木中霤於地，故云重霤。葬時，柳車以象宮室，而設柳車之池于喪帷之上。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三

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按柳車，宮象也，以竹爲池，其形如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重霤，以木爲之，各有等級。天子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亦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視者，比擬之詞。

復楔齒綴足

節

復也，楔齒也，綴足也，飯也，設飾也，帷堂也，共六事。一時並起，故曰並作。復獨在前者，復以招魂，人子猶有不忍死親之心，復之而不得，則楔齒等事，不容已矣。

按燕几，燕寢常馮之以安也。兩頭皆有兩足，綴足則豎用之，一頭以夾兩足，一頭使御者坐持之，恐傾倒也。設

飾尸襲斂也

父兄命赴者

此據大夫以上者言。大夫尊，許其病深，故諸父諸兄代命之。雖代命，猶稱孝子名也。士則孝子自命，告喪曰赴。

喪不剝

節

記者設爲疑問，其不剝，保露不巾覆也。古禮文言，喪之祭品，不可保露者，爲奠與爲祭肉，與乃祭肉而非奠也。

按脯醢之奠，不巾覆者，據室內也。室內不惡塵埃，祭肉久設，恐塵蠅汚之，故巾覆。喪禮下篇，脯醢之奠，亦巾者，爲在堂故也。

朝奠日出

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三

聖

此孝子事死如事生之禮也。常說以朝夕之奠，象朝夕之食，近說取陰陽交接之時，以求神如日出，由闇而明，陰交接陽也。日將入，由明而闇，陽交接陰也。人死而神混于天，陰陽之中，故於陰陽交接之處求之，所以聚死者之神。庶幾遇之也，殊有理解。

父母之喪，哭無時

節

此亦孝子事死如事生之禮也。此以小祥後言，哀至則哭，無時，不忘親也。三年之喪，期不使期後，則受君之任使，反必告知，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言反則出可知。

有殯聞遠兄弟

節

此言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須酌恩義而行之。總最服

之輕者猶必往况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不為之隆故也鄰最居之近者猶不往况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不得不為之殺故也

所識其兄弟 節

上二句既主存者出弔往哭為義則此一句文意當同所識為句指死者說其兄弟所識之兄弟也指生者說皆弔者蓋厚於所識推其恩愛以及於有服之兄弟如此不同居者小功以下兄弟服輕尚弔况其大功以上服重者乎

天子之棺四重 三節

此記天子棺槨之制也天子四重尊者尚深遠也棺槨者天子槨用栢諸侯松大夫栢士雜木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皇

按四重凡五物水牛皮兜牛皮耐濕故在裏近尸二皮不厚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椁木材唐棟木也亦耐濕故次皮也棺外有屬棺屬棺外有大棺二棺俱用梓四者四重也周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旁悉周匝也天子四重上公三重侯伯子男再重列國卿大夫一重士不重但大棺六寸耳庶人則四寸也

天子之殯也 二節

此言天子之殯其位尊其禮隆也次節哭天子之禮姓有同姓異姓故須分別之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位同若喪禮則不序爵而序親疎也

魯哀公誄 節

稱孔丘者君臣之辭者老指孔子二句寓傷悼之意尼父二字因其字而為之謚也左傳載子貢之言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按左傳云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與記文不同者傳為史官之辭此則記者所修之辭豈刪其僭而撮其要歟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國亡大縣邑 節

此記失地之禮君臣各任其責也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大縣邑公卿大夫皆厭冠以喪禮自處也哭於大廟傷祖宗基業之虧損也哭於后土傷土地封疆之陵削也盛饗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皇

而以樂侑食曰舉君不舉有重自貶損意求君舉解作舉饌而不舉樂姑照本文解耳非也軍敗喪地律以君辱臣死之義公卿大夫當致身無地尚靦然以舉饌乎此必無之理

孔子惡野哭者

凡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野哭乃不為位者故孔子惡之欲使習禮也不然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

按周禮銜枚氏掌禁野

未仕者不敢 節

此人子之法也未仕者分卑無祿內不可專家財外不可

私恩惠故不敢稅人然無以權之則廢交際之禮矣故必稱父兄之命則雖有稅亦如無稅也

祥而禫是月禫 節

此記除喪之禮也三年之喪又期而大祥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五月中月而禫二十七日也徙月後一月也樂作樂也祥而禫玉藻編冠素紕既祥之冠是也

按林之喪十二月大祥十五月禫而祥禫間月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而祥禫間月可知也但從來論祥禫月日迄無畫一今備錄孟獻子禫節正義及友人雷伯顯三年喪服制辨於後議禮君子庶幾知所折衷焉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三

樂

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日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于人一等矣不謂加于禮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日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日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禫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問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

送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日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

五月大祥二十七日而禫二十八日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為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為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為妻當亦不伸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為月之中間應云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為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禫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編冠是謂禫謂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三

樂

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音直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暮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志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日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為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

歲未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年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六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以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卽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喪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喪間傳所云者去望室復殯宮之喪大記云禫而從

禮記說義卷之三

喪

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喪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其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三年喪服制辨曰三年之喪古今之通喪也歲久事弛其失有三喪二十五月而議禮者定以爲二十七月此一失也二十七月已非禮矣而京省諸衙門丁憂起復例以二十八月此二失也世不察先王制禮之意拘于三年之名遂以三年爲禫起復之後猶謂未終喪此三失也卑庸淺鄙人徂所見訛以傳說雷同公襲縉紳先生不悟其差章向腐儒不識其謬莫甚之隨遺笑百世非細節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年也

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喪服盡于一時進而二時又進而三時又進而二年三年一年而期則二年也至親以期斷天地已易寒暑已變三年加隆焉而倍之則再期也故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喪服之所從始如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太祥之外禫有中月而禫之文小祥大祥皆用忌日取于月之周不上十二月有不計閏之文再期之喪爲三年之喪有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之文世人於斯三者粗捨其文不解其指而竊窺近似緣以有三失中月而禫鄭注曰中猶間也喪至此二十七月驗之禮不合再期之喪三年二十七月驗再期者兩月而二十五月之後尚有兩月之

禮記說義卷之三

喪

禮不當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司馬溫公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于祥月之中也斯爲得之而自鄭注有閏月之註歷代循以爲制二十七月之失由于中月之誤也凡期云者周一年之月也儻主十二月而不取于月之周則遇有閏月者必闕一月如始以正月內置閏月至十一月而止不可謂周故小祥大祥必用忌日如小祥遇閏則小祥爲十三月合大祥之十二月爲二十五月而大祥遇閏亦然所以有再期之名再期以春秋夏秋冬月之兩周除閏不計凡二十五月也京省諸衙門起復曰喪二十七月也除閏不計再期二十四月不計閏而有二十五月閏月而禫爲二十七月二十七月

之內已除閏不計矣。又不計閏而為二十八月，二十八
月之失。由于不計閏之誤也。喪服之制五等，三年二年
三時，二時一時，以次而降。小功以上，其禮隆，則其數虛。
緦麻禮殺，則其效盈。知期之喪為二年，即知再期之喪
為三年矣。世不達于禮，但以號稱三年之喪，遂謂士大
夫之起復為未終喪，而世人終喪必三年，會典品官喪
禮與庶人喪禮皆二十七月，無貴賤之殊。三年之失，由
于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之誤也。夫二十七月，編在律勅，
匪所敢議矣。然始於鄭玄，成於陳澔，不為無據。至諤而
為二十八月為三年，此流俗相承之弊，所謂無稽之說。
守禮君子，宜較訂而歸于是者也。或以為禮貴從厚，况
於親喪，此之失失諸厚者也。豈可改而之薄。此竟不然。
無過不及之謂禮，直情而徑行者，豈可乎。苟隨俗因仍，
持之無其故，求之無其理，而君子執喪亦不必讀喪禮
矣。且喪以哀為本，哀有發于容體者，有發于聲音言語
者，有發于飲食居處者，衣服其一端也。世人執喪，宴樂
盤遊無一不為，而獨衰麻披身，越月淹時，以表厚。安在
其為厚乎。古今之喪，天下之通喪，以古今之通喪，而其
失若此，又莫曉為誤，故備論之。

君於士有節

此節只指士言。大夫以上之喪，有司供之。士賤無供之者，
又不得自為。故君子士之殯，有賜之帟者，言賜則不皆有。

可知。

按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之事。此指殯時之帟而言。在
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曰幄，帟幄內之帳，四物皆用纁。
連繫帟幕之小者，用之纁上，以承塵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

節

此記送殤遣車之禮也。君謂國君通五等諸侯及大夫有采地者而言必殊尊卑辨適庶者重國體之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按遣車其形甚小置之樽中四隅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不得遣車其父有之得與子也貴賤不同數王九諸侯七大夫五十三。

公之喪

節

公者五等諸侯也受命於君者其恩厚故公之喪惟達官之長杖

按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等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皆是夫杖所以輔病恩之深者其病宜重如太常卿則杖謂服斬至太常少卿則齊衰三月爾此以長言長闕則貳代之。

君於大夫將葬 節

君於大夫之喪將葬必親弔於殯宮孝子於柩出殯宮時號慕扳轅極車不動君命引之奪其情也。三步即止不忍頓奪孝子之情也如之皆如上三步即止之儀。

五十無車者

節

五十始衰越疆弔人道路遙遠筋力不便且弔人悲感過戚恐增衰惡也。

季武子寢疾

節

此記者善矯固之存禮讓曾點之廢禮也。季武子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矯固能守禮不畏且謂著衰大夫之門其道將亡矣若依正禮士唯公門說齊衰我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不說救廢禮也。時武子寢疾無如之何佯為善之曰不亦善乎言其守禮於將亡之時而有過人之見也。表微句正見其善微細對顯著看曾點慕矯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也。此亦在士之一端歟。

大夫弔當事

節

此以大夫弔於士言大夫尊來弔士孝子應出堂迎之若正當主人小斂大斂或殯之事孝子必使人辭告道不得出也。弔於人行弔之日是另提端語不接上文大夫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不樂不飲酒食肉餘哀未忘也。

弔於葬者

節

引引柩車之索屬之於車引在前以導柩也取長遠之義

紼引棺索也屬之於棺紼在旁以弼柩也取撥舉之義。

按助引柩車貴賤有數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若其足數餘皆下棺定時悉助執紼不限人數也。

喪公弔之二節

此記國君弔其諸臣之喪也君於大夫士皆親臨弔蓋有爵者之喪弔當以禮必有拜者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此就無後者言若其有後主人自應出堂拜謝也似不指弔時答拜說君遇柩節謂臣民之微賤者君不豫知造次遇柩亦必使人弔之示君民一體之義若齊侯哭敝無存之類上文公弔之是弔已國之臣此謙言寡君是弔他國之臣。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四

三

按禮譏黃尚受弔美杞梁之妻不受弔則有爵之臣君以禮弔於家也。一說此遇柩節。承上文而言。謂臣之君已至家臨弔矣。若偶遇其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蓋哀死之情觸之而動。不忍漠不相關也。亦通。

大夫之喪節

大夫之喪適子為主拜賓或以他故不在。庶子不敢為主。人受弔嫌奪適也。

妻之昆弟節

申祥之哭言思禮當如此。按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踊必先袒。袒

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非為父後者哭於異室。以其別於適也。

有賓聞遠兄弟節

此遠兄弟謂遠兄弟之在異國者。蓋喪無外事。已有殯不得往他國。故為位哭之。哭於側室。欲其遠殯官嫌哭殯也。哭於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上篇言雖總必往。其亦謂同國與。

按側室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

子張死節

子張死。禮耳。子主於禮。哭主於情。曾子不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四

甲

有若之喪節

此記子游正禮之失。以尊魯君也。立者尊右。少儀云。詔辭自右是也。時人以傳詔自右。而相喪亦由右。則失禮矣。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為尊矣。此子游之知禮處。

按出接賓曰擯。入相禮曰相。子游為擯而由左。尚右故也。

齊穀王姬之喪節

齊襄公魯莊公之舅。王姬乃其舅之妻也。禮於舅妻無服。而此為之服。重王命非為舅也。上或人之說是服大功。禮也。下或人之說非。蓋不知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為外祖母。且外祖母宜服小功。而以太功為外祖母之服。非禮。

甚矣。

按王姬周女也。天子女下嫁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卒則天子無服，而主嫁之國為之服。如內女，惟嫁於王者之後，天子服之。莊公二年，齊王姬卒，齊來告魯。夫王姬齊襄公夫人，誤以為齊僖公夫人，誤以為服大功。古無此禮，故春秋書齊王姬卒，以譏也。

晉獻公之喪 四節

此記晉文辭國之事也。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時重耳避難在翟，故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此雖是恤患之正禮，且以規人品何如。且曰：「起下辭，言非特弔，兼有餘事。」寡人聞之數句，使者傳穆公之言也。喪以出亡言，時以得國言。此禮記禮義集註卷之四。言勉其反國以謀篡位，時秦已有納重耳之志矣。次節，重耳犯教重耳之言，再言孺子其辭者，言相勉反國之命，必不可受也。天下其孰能說言，孰能解說我為無罪也。一說，惟悅字看，亦通。三節，重耳對客之言，客謂使者君惠弔四句，敘求弔意，并敘納已之志也。他志利國之志也，辱君義，辱惠弔之義也。舅犯之謀，答詞甚恭，守禮甚嚴，所以起穆公之稱羨。四節，子顯致命穆公，穆公美重耳之仁，知禮愛親而遠利，皆仁者之事，然都是愛親之心為本，惟愛親故守喪禮，惟愛親故不近利，所以穆公只稱其仁。

按穆公亦作繆，古字通用。晉獻公之壻，舅犯重耳之舅，子顯，即前客也。晉獻公之子五人，太子申生，其次重耳。

其次夷吾，穆姬之子，莫齊，其姊又生卓子，獻公卒，奚齊立，申生之傅里克殺之，卓子立，克又殺之。是時晉國無君，其黨各分，有欲立重耳者，有欲立夷吾者，重耳而入，應須殺夷吾，利父之死，又殺弟以爭得國，事悖各惡，故舅犯令重耳辭穆公之命。

又國語：公子繫，字子驪，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語公子繫云：「穆公之美，重耳皆為形夷吾而言，重耳竟從舅犯之謀而辭夷吾，則私於使者，許賂秦而求入，穆公遂納夷吾，立為惠公，立十五年卒。穆公乃納重耳，立為文公。其時齊桓已卒，宋襄圖霸不成，楚人馮陵中夏，有可以霸之機，故重耳一得國之後，即能繼齊而霸諸侯，皆假仁之所致也。」

夫穆公嘆服重耳之仁，是其本心之明也。其卒貪利而立夷吾，則物欲蔽之耳。

帷殯非古也

節

禮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殯之時，必褻開其帷，唯敬姜哭穆伯，以避嫌，不復褻帷，以後人皆效之。故云非古。

按穆伯，魯大夫，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以避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

節

此節專為節哀說，首句起下文，末句申釋之，順變二字，言

順孝子哀心不沮止之然為之節使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君子念始之句正順變之意始而生之者親終而成之者子若傷其身即傷其親之心矣惟孝子不忘其親此節哀之禮所由制也登樂人之忘哀也哉君子指制禮者言

復盡愛之道也 節

此總明復之事也孝子之事親固有愛之道死而猶冀復生愛之道於是為盡疾病時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為之復則禱祠之心猶有存焉禱祠猶願幸史記云禱祀而求也望反諸幽是北面而呼之義北面句南為陽有陽之義北為陰有陰之義

拜稽顙哀戚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七
孝子哀痛之容若手之擗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淚固非一端特不若稽顙之甚爾孔子從稽顙而後拜者正以痛之甚也

飯用米貝 節

飲食人所造作為養米貝天性自然為美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

按士喪禮飯用沐米貝水物古以為貨天子飯用黍諸侯以梁大夫以稷士以稻天子之士亦以梁

銘明旌也 節

銘明旌也三句言銘之所由立銘神明之旌也以死者形貌無別故以其旌表識之愛之句以情言敬之句以禮言

總非虛文此銘之制也不忘其親也故旌以錄之錄即書其名也否則遽忘其親其如愛何不喪乎親也故旌遵乎制即盡道也否則陷親不義其如敬何

按銘以雜帛為之銘曰某氏某之柩男子稱名婦人稱姓與伯仲其制天子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司常云大喪銘旌王建大常諸侯建旅孤卿建旂大夫建物則銘旌亦然

重主道也 節

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然以依神則有主道焉設作主而綴重不忍棄之所以致其愛而質也周作主而微重不敢瀆之所以致其敬而文也愛敬字重看文質意輕

按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主也綴猶聯也設作主而聯其重以懸諸廟必親盡廟毀乃除之周作主微重埋之蓋設有所不忍終不若周即埋之神明依於一不可有二也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士喪禮有重無主卿大夫亦無主

奠以素器 節

奠謂始死之奠素器如素俎之類虞祭主練祥之祭謂之祭是敬心以漸而文其奠也非不敬其親哀心特甚故禮尚質樸其敬也非不哀其親虞以後親喪漸久卒哭練祥

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敬心加隆。非若初喪之素器也。哀敬各舉重者言。一說只重首二句。下文正形上文耳。於理甚長。真以其時無尸。止奠於其地。敬之上曰齊。齊者整肅之儀。謂因禮之整肅。而其敬心在是也。喪之哀。哀死者。稱生者對死者而言也。祭之敬。敬鬼神。稱主人對鬼神而言也。

辟踊哀之至也 節

男踊女擗。此哀痛之至極。有奠如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是也有算則有節。有節則有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辟讀曰擗

弁經葛而葬 節

天子諸侯居喪時。冠服皆純凶。如厭冠麻經是也。至於葬。則親有神道焉。故以弁易冠。以葛易麻。不用純凶也。與神文二句。明其意。下引二代之冠。以證之。總是以神道敬親意。

按上下圖為弁。絹弁也。環經用葛。在首。腰帶仍用麻也。神。即親也。註以神為山川。不可從。弁。皆祭冠。厨人弁而祭。見弁之為周制也。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而葬。嗚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飲主人主婦 節

此以大夫之家貴者言。士喪君不命飲粥也。初喪之時。此三等人情最迫切。水漿不入口。故道之飲粥。此禮也。君慮

此三人哀痛病困。恐不勝喪。故臨喪飲粥之時。君必命之食疏飯也。此恩者所以通禮之變。蓋君既哀臣之死。又恤臣之私也。

按喪大記言。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飲粥。謂未殯之前。食即指飲言。首二句。上言禮。下言義。皆說以下句屬下文者。非。且以食之為食。疏飯。尤非。禮未殯。食粥。孟子亦有明文。君豈可命之食疏飯。以教之廢禮。且病困。飲粥。儘足延生。又何必疏飯耶。泰新云。導之以食。粥者。謂乃君命食粥也。尊者奪人易也。更醒。

反哭升堂 三節

此記禮述建事之禮也。堂與室皆指廟中。真反所作。反所禮記說。養皆指親言。主人升堂。主婦入室。陰陽之義。反哭之弔。何以曰哀之至。及而亡焉。二句。正哀之至也。質之弔也。以此殷既封而弔。受弔于壙也。周反哭而弔。受弔于家也。親之在上。固為可哀。不若求親于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為甚。故弔于墓者。不如弔于家者之情。文兼至。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

葬于北方北首 節

北方國之北也。上二句言禮。末一句言義。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

既封主人贈 七節

此記者釋喪禮之義。極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封。主人用此玄纁置柩旁。以贈死者。以君命祭親也。此時祝先歸而宿虞祭之。尸宿亦戒也。以事戒之則曰戒。以期戒之則曰宿。為將虞祭。豫道也。二節既實土。主人迎精而反。反哭于廟。及殯宮。送賓畢。主人視虞牲。省其牲也。此據士禮。空用特。泔舍奠墓左舍。釋也。奠置也。祭饌置于墓左。墓道向南。以東為左。以父母形體在地。禮地神也。兩言有司。或佐主人視牲。或代主人釋奠。各有所司也。主人不釋奠。而使有司代。欲速反而修虞祭。必待有司反而後虞葬禮畢。然後敢行葬反之禮也。三節釋奠祭不待明日之義。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士 四節是日。指葬之日。說以虞祭。為喪奠。蓋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惟有朝夕二哭。漸就于吉。故曰成事。五節是日。亦指葬之日。說吉祭。即卒哭之祭。喪祭。即虞祭。明日卒哭之次日也。祔于祖父。以昭穆同也。六節其變句。承上文易字而言。言祭亦謂卒哭之祭。禮虞祭間一日。而卒哭祔則不間日。故曰是日也。接接卒哭之日也。不忍句。正釋明日祔于祖父之義。陳註謂虞祭卒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爾。其變。謂偶遇變故。不得如期而葬。若喪服小記。所謂報葬等報。謂速也。不如前說便捷。

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前言弗忍一日離。蓋言孝子送形而往。既窆而還。則已與親之體魄離矣。迎精而反于家。急立聚親之神魂。與相交際。若不造修虞祭。而待明日。則是此葬之日。與親相離。孝子不忍。故不待明日虞。而于葬日虞也。此言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蓋言卒哭之末。有饌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立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必與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日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士

士

七節殷既練五句。言二代祔期之不同。禮期而小祥。服殷人至此而後祔。周用卒哭則太速矣。孔子善殷以不忍于鬼其親也。

按殷練而祔。練祭之明日祔也。則卒哭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

君臨臣喪 節

此記天子臨臣喪之禮也。君臨臣喪。凶邪可惡。使巫執桃祝執芻。小臣執戈以祓除之。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不加桃芻。故曰異于生也。先王句。言喪有惡死之道。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就不忍說。此承上文異于生之語。而申說其意。

按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弃。生而厚。

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死也。則夫桃荊胡
乎諸臣之廟哉。或曰。于記有之。空若禮然。曰。否。是固周
末之記也。

喪之朝也

節

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將葬而奉柩以朝廟。故曰順死
者之孝心也。其哀二句。就死者說。又死者神靈自悲棄離
居室。永卽泉壤。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末二句。言二
代朝廟之不同。殷人尚質。死則爲神。敬鬼神而遠之。故大
歛之後。卽奉柩朝祖而殯于廟。周則斂文親難亡。沒猶若
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不殯于廟。及朝廟遂
葬。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四

三

孔子謂爲明禭 三節

此節記孔子之善夏爲用明器。與德葬也。次節記孔子之
非殷。爲用祭器以從葬也。用生者之器。必非殷盛時之禮
或生者之器。非祭器乎。三節言塗車芻蕘備物而不可用
故以爲明器之道。此以上孔子之言。承上而起下也。又言
孔子者更端之辭。謂爲備者不仁。中古時如此。知末流必
有以人殉葬。故孔子痛絕之。

穆公問于子思 節

此與孟子告齊宣語相類。其曰戎首。卽冠讎說也。蓋世衰
君暴。多虐其臣。故以上下感應之機。警其君耳。若君子之
自處。與所以教人。不容若是之薄也。

按爲舊君服。見儀禮齊衰章。人臣去國。有爲舊君服者。
有不爲舊君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進人以禮。如忠
信重祿。諫行言聽。是退人以禮。如有故而去。待之。三有
禮。是若將加諸膝引之。惟恐不高。若將隊諸淵。擠之。惟
恐不深。服與不服。所以異也。戎首。爲寇亂之首也。穆公
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而欲責今之臣。行古之禮。不亦誤
歟。

悼公之喪

二節

此言三家之強橫。敬子知有禮而故違之。甘以不忠不孝
自處。卽此可見無君之心。生旣不臣。死亦不臣也。

按禮。父母之喪。三日後食粥。卒哭始疏食。事君方喪。三
年。蓋當與喪父母同。敬子初言食粥。是也。吾三臣節。俱
敬子言。真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四

三

衛司徒敬子 節

此與曾子襲裘而弔同義。

按子夏子游。皆以朋友之禮往。朋友有總之恩。隨主人
變。如五服親也。前云帶經。此不云帶者。云經。則知有帶
也。

曾子曰晏子 三節

首節曾子之稱晏子。禮以儆爲本之意也。有若之貶。晏子
儉則固之意也。次節舉大夫遣車之正數。見晏子之儉。而
不知禮。三節言晏子是救時反本之意。以見其儉非不知

禮也。禮者敬而已矣。恭在貌，敬在心。晏子有恭敬以持已，接物得禮之本。而曾子以爲知禮也。有若之言，偶舉三件以譏其儉，而逼下國君帶言，不與大夫平。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遣車。晏子之父晏桓子，是大夫遣車五乘，而惟用一乘爲儉，而不中禮也。今因車而言，亦不平。獨言遣車，則狐裘及墓之失，亦自見矣。

按遣奠之牲體及墓埋之，大夫以上皆太牢，士少牢。禮于窆後辭親拜賓，竟始藏器，藏器實土，竟始反哭。大夫遣車五乘者，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屢止用遣車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費，時不多實土，早則反哭速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國無道節。時齊方奢，矯之是也。國無道，謂上自君身，下至民俗，皆驕奢淫縱也。盈滿也。耻盈禮，謂于禮之當然者，亦以身自滅殺，而不使得盈滿如正禮也。三國字都是泛說，言外方及齊國，二示字有躬行率先以立教意。國奢示以儉者，時之過矯，之以不及也。國儉示以禮者，時之不及，矯之以中也。矯偏之中，有挽回風俗意。

國昭子之母 二節

此記禮之變也。禮莫大于賓主之辨，尤莫重于男女之別。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各正其位。如男子西鄉而位平，東婦人東鄉而位平，西以辨陰陽之義。昭子徒知辨賓主，而不知別男女，失禮甚矣。子張不能救正，惡用彼相爲哉。

穆伯之喪 二節

此記敬姜之賢也。哭夫以禮，故不嫌于薄。哭子以情，故不嫌于厚。則中節矣。孔子所以謂之知禮，次節以將爲賢人，蓋見其有才藝。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未嘗以就公室以觀文伯之行內人，妻妾也行哭，行哭泣之禮也。此子平日必疎薄于朋友，諸臣故未有感戀出涕者，敬姜所以嘆恨之。

按穆伯姜之夫文伯，姜之子，以就公室，以字要玩。言各自就之，敬姜未以文伯偕耳。曠謂虛其禮而不行也。上言晝夜哭，此言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文伯名歎，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去

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孔子聞之曰：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有子與子游立 五節

此子游因論踊而言禮由心生也。有子見有喪之人，號慕其親，如孺子者，孺子慕與前之孺子泣同，謂情真而無節文也。壹猶云常也。有子質厚而禮學疏，因言喪禮之踊有節。我常不知其何爲而然，久欲除去之。今日乃知孝子之情，在于此踊，其是此孺子之慕也夫。玩其字也。夫字有恍然悟意，謂喪禮之踊，乃其情之至者，不可去也。一說情在于斯二句，言但如小兒之號慕足矣。孝子之情在于此，其是也。何須爲哭踊之節乎。是以有子爲直情徑行，不知可

傳可繼之道矣。

禮有微情節是子游精于禮學故詳言聖人制禮之意不專指踊言凡禮皆由人情而制微殺也微情句慮賢者之過如為哭泣之節以殺其情以故與物慮不肖者之不及如為衰麻之物以與其哀直情徑行兼哀與不哀言申看一說直情屬過一邊徑行屬不及一邊者非言外見孺子之兼為直情徑行了。

人喜節此承上文微情而廣言之但上文之微情專指踊節其過哀之情而言此又申言之而兼及舞節節其過樂之情者喜之情由中而外達于色聲手足至舞則樂之極矣愠之情由中而外達于色聲手足至踊則哀之極矣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四

中間有舞斯愠一句解者致疑不知首末各四句是哀樂相對中插舞斯愠句是哀樂相生喜極必生怒章法之妙實在於此品謂階格有上下之別節謂斷制有多寡之差品節者不是教他不到舞踊地步使他舞踊中有定則不溢而過此本然之節也斯之謂禮禮字未是先生之禮只在人身上言之禮不過品節乎人情而已。

人死節此承上文以故與物而廣言之人死斯惡之矣四句文雖平而意則串太古無文之時報本反始禮制未備人多如此于是推原聖人制禮初意絞衾以飾體奠饗以飾棺此聖人使人勿惡心事始死脯醢有奠將葬遣行有奠既葬虞祭有食自上世至今不以未見饗而廢此禮此

聖人使人勿倍心事今子刺禮之踊而欲去之亦不足為禮之疵病適以自病而已。

吳侵陳斬祀 二節

此記儀善丁辭介能救收亡之禍也曰吳侵陳則其興師已不止曰斬祀殺厲則其行師又甚暴而陳之受禍已慘矣師必有名以下蓋承夫差之命而為之言也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名之以殺厲之師欲吳人恥惡名而改悔也吳果欲反地歸子以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甘言勸誘之也。

按初吳子光伐楚召陳懷公懷公不從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而侵陳舊本陳太宰嚭使子師夫差謂行人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四

儀曰此互錯其名夫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又有太宰嚭三字舊本在曰古之侵伐者之上今移在曰反爾地之上一人之名兩易則文義協順夫謂行人儀夫差謂何不試問我修先君之怨而興此師必有善名在外眾人稱此師則謂之何欲令太宰嚭以此問行人儀也斬祀毀宗廟也厲謂風疾人也殺厲重于斬祀故議殺厲以激切之吳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則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是又微勸之。

春秋之世以辭命相尚僥倖成功者甚多如晉陰飴甥對秦伯而釋晉侯晉展禽犒齊師而還齊侯之類是以

後來一變而為戰國儀秦之術考諸春秋史記則知世道之變其所由來者漸矣

顏丁善居喪 節

此記顏丁居喪之善以殺哀之有漸也

按如不及其反句蓋不忍決去猶且行且止以待其反息猶息息之息所謂如疑也此與前所記不同蓋彼言禮之極而顏丁能此則可以為善矣

子張問曰書云 節

此見人君當行三年之喪也言乃講臣民望言之久命令所布人心權悅也子張疑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孔子告以聽于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考

論語云君薨蓋兼諸侯言此云天子崩專主高宗而答論語云百官總已而此云王世子見非特羣臣就冢宰代王聽朝王世子實委之代已聽朝也古之冢宰執國柄者皆伊尹周公其人使之聽朝何憂于禍亂若後世漢魏曩君操懿為冢宰則雖一日聽朝之權亦不可託况三年之久

乎

知悼子卒未葬 五節

此章記君居臣喪之禮也註俱明。

公叔文子卒 節

此記文子得諡之由也成文子子名生存之日君呼臣名至三月將葬請為作諡易代其名君指靈公歷數文子之

行惠一也貞一也文一也天子聽衛國之政作一冒班者列國往來並會之班次以侯國之爵言制者列國行禮用物多寡之數以朝聘之幣言班制占典所有文子特修其壞者耳班制修故可與四鄰交社稷所以不辱蓋修班制修內之政以與四鄰交安外之政惟其如此故內不相陵外不相侵而社稷不辱國體燦然儀則詳明故謂之文謚法內外用情曰貞愛民好與曰惠道德博聞曰文。

石駘仲卒無適子 節

凡立庶者年均以德德均以上駘仲衛大夫有庶子六人無適子故卜所以堪為後者沐浴佩玉則兆此卜者之言也五人皆然惟石祁子不沐浴佩玉是欲全孝全體也而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辛

龜獨兆于石祁子夫五人有意于得而不兆祁子無意于得而兆蓋溺利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也尊禮不謀利者人謀所與而鬼謀之從也龜其真有知哉

按沐浴佩玉以齊潔也曲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剝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剝瘍固不可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佩玉矣

陳子車死于衛 節

此章與陳乾昔寢疾章即左氏爾從先人之治命吾是以報之意皆論殉葬之非也子車齊大夫充其弟也在衛得疾家人不得致其養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謂已議定所殉之人也下謂妻宰童婢之屬一說下謂地下死

而無人養之于地下太泥子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自慶不能止故云殉葬雖非禮然外人疏最親誰若妻與宰若必須侍養則君欲以妻與宰殉葬蓋彼妻與宰不明公義不知正禮以其私情謀殉葬子亢託言欲以二人之身殉所謂婦人不可以理喻但可以勢脅者也

衛獻公出奔 二節

此記柳莊事君之正衛君厚臣之失也獻公欲厚從亡而柳莊止之是一舉而公直兩得獻公雖尊柳莊而廢祭事。禘祭服納封書于棺是一舉而三失。

按左傳魯襄十四年衛獻公奔齊孫文子逐之也襄二十六年甯喜攻孫氏克之公復歸衛讓太叔文子曰寡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三

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吾子獨不在寡人。觀此則獻公之疾居者可知。入衛將班邑于從者。以懼居者。衛君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縻。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勞逸雖殊。內外之功一也。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柳莊為衛太史。癘疾時。獻公嘗命其家曰。若當疾革之時。我雖當祭。必告。其後柳莊果當公祭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故再拜稽首。請于尸。而往。弔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禋。以不用襲也。凡禋以斂。裘縣潘邑各所以厚賢也。正前班邑之意。萬子孫莊之後世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獻公不得為衛之賢君。

何能親賢柳莊。惟有諫班邑于從者一事。可取他無事。實觀獻公與公孫壽餘邑六十。豈可謂厚賢也。私意而已矣。然則柳莊之為公親厚。安知非以從亡之私愛歟。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楚昭王之賞從亡。而及于屠羊說。衛獻公之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皆徇于私而不知公。蔽于近而不知遠也。

陳乾昔寢疾 節

此記尊已之守正也。尊已不陷父于不義。記者善之。

按尊已乾昔子名。二婢妾也。小人將死。不忘乎惡。魏顆之病。以妾為狗。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不忘乎惡者也。乾昔之子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三

仲遂卒于垂 節

此記魯繹之非禮也。仲遂為魯卿。卒于垂地。宣公猶繹萬入去籥時。萬舞皆入。但去其籥之有聲者。則失寵遇大臣之體矣。故聖人以為非禮。祭禮為吉。卿卒為凶。然正祭不可廢也。卿卒不繹而已。

按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宣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仲遂魯莊公子也。生而賜氏。故不稱公子。遂而稱仲。遂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己之辭。萬入去籥。萬舞。二舞之總名。一說萬舞。執干以舞。武舞之別名。籥。籥。吹籥。以舞。文舞之別名。以萬舞為干舞者。非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籥舞者。所吹三孔籥。章吹。幽

詩蓋民間新報蜡祭之樂官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

青一人徒一人

季康子之母死 三節

此記機封之非也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公輸般素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般欲代之而試用其巧一說方小斂當若方與小斂之時與註年尚幼之說不協般預請室時用機關下葬不用碑繚時人服般之巧而季康子將從之公行假曰不可夫魯自有故事也公室二句此言魯之初也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此儼效法之辭豐碑天子之制公室指魯君視之則諸侯僭天子矣桓楹諸侯之制三家指大夫視之則大夫僭諸侯矣蓋周衰禮廢其陵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章 替承襲之弊久矣公肩假但知機窆之為非而不知魯之君臣其越禮犯分更非也二句似平重桓楹邊末節假呼般之名而責之正斥其機窆之非也則豈不得二句宜照後註解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作一句豈不得猶言何不得也言爾以他人之母嘗巧而廢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以自已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于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二者俱有乎字疑之而不敢質言也此最得撥醒口氣若前註則豈不得以以字作已其母母字作無詞覺支曼假言卑噫而傷歎其警之者深矣于是眾人遂止 按天子六綽四碑繚大繩也諸侯四綽二碑士二綽無碑三家之視桓楹但如大楹不似碑形通而言之亦謂

之碑季孫之母雖是妾母然國卿之母豈工人嘗巧之其惡乎不為季孫病哉

戰于郎 節

此記孔子激忠勵節之意三家怙權啓釁不能以禮相君致有郎之役既又不能奮勇打敵帥師先奔致有涉泗之羞社稷之不振甚矣禹人與汪錡非有君命之寄而存禦難之心其忠可嘉魯人錄禹人之忠而欲厚汪錡之禮孔子不言魯人之知禮而以執干戈衛社稷為言稱汪錡所以愧三家也

按郎魯近地名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曲在魯也及齊師戰于郊右師果奔而齊遂涉泗三家之罪豈容誅哉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章

禹人之言蓋在不戰之時而其與汪錡死難則其奔敗之時也欲勿殤重汪錡為其以童子有士行故欲斂葬如禮也夫魯室微弱原是卿大夫不能謀國之過夫子已心傷之久矣注重此舉正與聖人心合故極與之若論中庸之道則錡以髻鬣之齡無干戈之責輕身赴敵與匹夫匹婦之自經等夫豈禮之所與哉故曰不亦可乎聖人之詞如此良有深意

子路去魯 節

此言古人以孝敬相勗也一則以哭墓為言欲以哀慕之意勸其歸心也一則以敬墓與祀為言欲以敬慕祀之意警其忍心也孝則欲其返也速敬則欲其居也安古人重

別如此。

按所哭之墓謂祖考之墓也。所過之墓則謂古帝王聖賢忠臣孝子之墓及國家之正祀者。展猶省也。處猶安也。墓祀二者人所易忽。能式能下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為雷本國者言無君事主于孝。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曲禮云君言不宿于家是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

工尹商陽

節

此記孔子取追北之仁所以戒人之貪殺也。商陽仁不忍殺人棄疾以王事勸之。韞韜弓不射也。掩其目不忍視也。止其御勿遠追也。然已意非御所能知。又難以語之。故曰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禮

朝不坐云云聊為此言以止其御。非是忿其位卑而不盡力多殺也。夫子取其有禮也。以此。

按工尹楚官名商陽其姓名也。棄疾楚公子名楚滅陳以其地封之。故稱陳後立為平王。追吳師事在魯昭十二年。此朝及燕皆謂在寢。惟燕朝在路寢則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是朝不坐也。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而無席是燕不與也。且言己之官卑禮薄今殺三人亦可塞責而反命矣。此謂吳師既走而不逐之則不逐奔一念亦似有不忍嗜殺者。

春秋傳楚子伐徐無追吳師之事當時與事。但有工尹商陽無商陽此章蓋出家語而語意不如家語之詳。

語孔子既言之後子路佛然進曰人臣之節當若大義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欲言也。若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路門正朝大夫以下皆立商陽與御者皆士也。

臨川王氏云春秋末世諸侯無義戰士庶人不幸而在軍旅之間君命既不可廢為之強戰則又為與于不仁如商陽者可也是以孔子善之也。

廬陵胡氏云殺敵為果易之戮也。商陽殺敵不果而云

朝燕不與似懟君而不肯盡力然者猶所謂以常人遇我我故以常人報之也。安得獨有禮蓋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而已。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義

諸侯伐秦

二節

二節以襲為主諸侯無相襲之禮曾非有意屈羣侯而羣侯不能正失在羣侯楚有意辱魯而反為魯所辱矣。在楚

曹桓公卒于會。朋友之道襲賤者之事在會諸侯請于曹欲為之舍。而曹人乃使之襲則自專矣。諸侯從之不知禮也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

按曹宣公名廬卒于魯成公十三年。其時魯厲公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蓋出于霸命也。

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康王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敢違于是以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及楚人覺之而悔

已無及矣。

按襄公魯君名午荆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康王楚公子昭也僭稱王卒在魯襄公二十八年荆人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荆人欲尊康王故強之巫視桃荊君臨臣喪之禮悔者悔以臣禮強魯君使襲遂致魯君以君禮臨其喪荆自尊而卑魯魯亦自尊而卑荆以報故荆悔其召辱由已也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君之禮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耶秦王屈趙王以鼓瑟而有擊缶之辱夫差屈勾踐以會稽而有姑蘇之恥亦此類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肆

滕成公之喪

節

此記惠伯之知禮也滕成公之喪敬叔奉使弔于滕進魯君弔書惠伯為副使敬叔嘗殺懿伯為其家所怨忌故適及滕之近郊恐惠伯殺已不敢入蓋懿伯即惠伯之叔父也惠伯以禮曉之曰奉君命而使政莫大焉叔父之忌不過私仇而私不可以害公故敬叔聞惠伯之言遂入。

按滕成公名原卒在魯昭公之三年使魯君使也子叔子服皆氏敬惠皆諡也敬叔名弓魯桓公七世孫惠伯名椒桓公六世孫也論世次則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也敬叔與惠伯奉使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有怨讎恆防備入滕則由主人防備不復

在已故難之將將命之將忌字作忌日者非。

又云子夏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云奉君命雖遇之不鬪叔父之親與昆弟等惠伯之處此宜哉。

哀公使人弔 三節

此記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黃尚必是其父死于兵聞哀公哀其為國事而死故不待其家而急弔之此與齊莊公弔杞梁之妻同畫宮受弔但知敬君之命而不知路弔之非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莊公使人弔而杞梁之妻不受弔此曾子所以譏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

按哀公魯君黃尚人姓名畫宮畫地為宮象符弔禮于野禮簡事便非也魯襄二十二年齊莊公襲莒杞殖華周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遇莒子莒子賂之二人不肯皆以戰死且于莒邑名隧狹路也時妻迎其柩而莊公使人弔之君之臣數語言梁妻知禮之事以實上文諸侯之大夫士有罪當誅者大夫以上陳尸于朝士陳尸于市皆曠地露天之處若非有罪則不當于此處而受之弔也其妻辭左傳言齊弔諸其室杞梁作杞殖華周作華還。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肆

孺子贖之喪 節

此記三家之僭禮也天子諸侯之殯雖輜幘不同然皆用輜以輜之重也故為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灑之無輜則無所用沈無沈則無所用撥有若謂撥其

可設乎。三家猶設况君之子乎。婉其辭以悟君也。顏柳人姓名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故以正禮而言。謂三家無輜而徒設。撥是竊尊者之禮。而不中實用者也。君何為而效法。則其辭直而義嚴矣。竊意三臣設撥蓋欲借用輜而不敢驟用耳。

按魯哀公之少子名彘。稱孺子。與前章重耳稱孺子同。當時公子之通稱也。大夫士殯用輟軸轉動甚易。設撥當是設置撥榆沈之人。撥制諸家解者紛如說無確據。方氏為近。關而俟之可也。補也

悼公之母死

節

此記哀公文過之辭也。悼公母。哀公妾也。為之齋。非也。

禮記正義卷首

卷之四

有若譏而問之曰。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雖是妾。魯人以其無夫人。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也。哀公欲以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與辱其宗廟。猶為此文過之辭。則其失國非不幸也。

按天子諸侯絕旁期。于妾無服。唯大夫于貴妾緦。

季子臯葬其妻

節

葬妻犯禾。子臯時為成宰。孟氏二句子臯言犯禾無大害。于法義上不見罪于君。下不見棄于友也。孟孫氏執政者也。故以法言罪。朋友同等者也。故以義言。孟孫氏長指為成宰。說斯此也。即指成邑。邑長尚買道而葬。則後必為例。而難乎為繼者矣。

按犯躡也。庚倍也。謂買也。一說庚者更也。夫子臯之賢。歷歷可紀。犯禾而葬。所傷幾何。答中詳數語。婉而有味。不愧賢者之言。何須論事之有無。耶。鄭方諸註固哉。

仕而未有祿者

節

此記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二註俱通。後者較優。王府之職。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

虞而立尸

三節

三節註皆明

虞祭立尸以繫孝子之心。未葬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而無几筵。大斂之奠。設素席。亦無几。今葬訖。虞祭乃以素几。配素筵。設之。此謂士大夫禮。生事畢。謂卒哭前。猶以生人禮記正義卷首

禮記正義卷首

卷之四

事之者于內寢之下室。每日饋食。設黍稷器。物几杖。如生時。至卒哭後。則不復饋食也。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新謂新死者。曾有三門。寢門。路寢門也。其外為雉門。又其外為庫門。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臯門。於此命之者。百官所在。咸使知之也。

二名不偏諱

節

此記避諱之禮也。舉夫子作證。言在不稱。徵若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類。言徵不稱在。若杞宋不足徵之類。

軍有憂

節

軍有憂為敵所敗也。戰勝而還。謂之愷。故敗謂之憂。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與祖命辱矣。故

哭于近祖廟之處。君哭者過則歸已也。凡告喪曰赴。告敗之車名曰赴車。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不以纛報戰之。兵不戢。示報敵以雪恥也。庫門之外。近祖廟者。

按素服編冠也。兵法曰若不勝取過在己。秦穆公攻于殺。素服郊次嚮師而哭。蓋其遺禮與。不載纛。不志戰也。雖然義則動不義則止。豈若焚舟破釜。流舟實膽。以干戈相等者乎。梁惠王欲報齊楚。孟子救之。省刑薄斂。壯者修孝弟。忠信將以恩止爭。且務終已而不責人。但曰報敵云爾。則悖于禮矣。

有焚其先人節

先人之室謂宗廟也。廟火而哭。哀神靈之不安也。故國引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春秋文春秋書成晉成公也。三年新宮災。三日哭。正與此禮相合。

孔子過泰山側節

此記虐政之害烈也。楊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夫以泰山之側。而有斯者。則魯人之政可知矣。夫之父曰舅。

魯人有周豐節

此記人君感民在于至誠也。全在未施二字內看出來。惟虞夏之君。知自盡信敬之實以感民。所以君之信敬入于民心。民無心。自以信敬應也。哀公欲求施于民。則未矣。墟墓之間。社稷宗廟之中。君自盡其哀敬而已。未施哀敬于

民也。然而民皆哀敬無他。此盡哀盡敬之心。真心也。寔是此例說與虞夏無干。若殷周之誓會。雖有心感人。而入必畔疑焉。可見有心之固結結之道。即離之之術也。人君可以深長思矣。

按殷人之誓。誓成也。欲于誓時糾合協比之周人之會。會盟也。欲于會時曉諭勸勵之。誓必有會。會必有誓。互相備也。蓋誓生于不信。會生于不敬。誓之使信。則民始畔。會之使敬。則民始疑。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結之以誓。會若其固也。而民亦必解。惟不誠耳。

喪不慮居節

此防賢者過禮之事也。慮謀度也。謂欲償其所居以給喪費也。為無廟為無後是不慮居。不危身之故。所以然者何哉。蓋慮其居而償焉。則無廟以奉祖考之神靈矣。危其身而死焉。則無後以承祖考之祭祀矣。心欲為孝。而反陷于不孝。此非禮之禮。不可不察也。

延陵季子適齊節

此記季子隨時處中之道也。此不惟適旅葬之節。而且通幽明之故。父子之情。可謂篤矣。故夫子善之。

按季子哭公子各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處博齊二邑。名今泰山縣。時季子奉命使齊。而有私喪。不敢將柩以歸。故葬于齊地。不至于泉。不至于太深。以生。恕死也。生時不欲近泉。以生時之意。想死者亦不至于

泉以時服不至于太厚暑月也廣輪東西為廣橫也南
北為輪從也掩坎不至于太大大可隱不至于太高隱據
也如孟子隱几而臥之隱謂手可憑據也一說隱蔽也
人長八尺蹲則半之其高可以隱蔽人之身是將隱如
字讀者亦通此皆封之儉制也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
其衣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喪亦是禮
事但喪禮自云袒不云左右季子達死生之命自寬慰
從吉禮故左袒也左袒以示陽之變袒竟乃右而圍繞
其封右還以示陰之歸言圍繞其封丘以行而且號哭
也三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記其號哭之聲數骨肉歸
土乃天命之常人情縱有繫戀不容不葬之土中父子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重

一體死者在齊生者還吳兩相離訣永不親近深可愍
傷然其魂氣則無所不之父子一氣能相通通父在于
吳則子之魂氣亦在于吳實不疎遠也再言之深致其
意聊以自寬慰爾而遂行以君命不可緩也孔子始聞
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故曰合玩矣乎為疑詞
不為決詞蓋季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
乎禮者使人由辭以得意也適齊魯昭二十七年吳公
子札聘于上國是也古人遇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
季子是也然觀下隨時崇儉安分等語似非不敢歸柩
之意

邾婁考公之喪 三節

此記徐國君臣之僭也邾婁考公之喪徐國使其臣各客
居者來弔且致珠玉之舍寡君二句客居致辭也跪舍者
親舍也稱侯者徐君僭王自比天子而以考公為侯也玉
舍物進侯玉言進侯氏以玉也其使客居以舍者容居求
即行舍禮也夫舍不使賤者君行則親舍使大夫則歸舍
今使容居親舍非禮也有司邾國之有司治喪禮者拒之
曰諸侯之來辱臨邾國者其分卑而禮宜簡易則行簡易
之禮不可親舍其分尊而禮宜廣大則行廣大之禮必用
親舍今諸侯而行天子之禮是宜易而雜之以于我國未
有此禮也易于雜句全在諸侯行天子之禮上說常說人
臣來而欲行君禮此則以君臣分尊卑與上節侯字下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重

王字俱不相關且令徐君果來便當行王禮乎宜辨容居
徐之公族故云不敢忘其祖對邾有司曰八臣奉命出使
當守君之禮不敢忘其君子孫承奉先祖當守先祖之禮
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三句自言疆土廣大久已行王
者之禮也魯人二句自言我乃魯鈍之人語非諂詐欲邾
人之信其言也言不忘祖則不忘君可知矣一說我祖魯
公伯禽亦嘗用王者之禮以臨附庸容居蓋魯人而仕徐
者不可從

蓋音聞舍去
聲下迂同

按凡行舍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舍大夫
以上使人舍若既斂以至殯葬其有舍者親自致璧于
柩及殯上者謂之親舍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

之謂之不親含。諸侯之禮，君行則親含，使大夫則不親含。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得親含，徐僭號曰久恬，不知非因邾有司之拒。且對曰：聞舊日之言，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遺棄先祖之事。徐在河之東，祖謂駒王也。言從先君駒王濟河而西，討無所處所也。徐于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上云不忘君，不遺祖，下直云不忘祖者，祖久遠尚不遺君，見存不忘可知，不忘祖，卽是不忘君也。

含禮，周禮典瑞大喪共含，玉含如璧形，而小天子用璧，諸侯亦以璧，卿大夫含用珠玉，士含用貝，含殮通死者口中之玉也。不敢忘其君，謂君有坐含進侯王之言，不敢遺其祖，謂先祖有自比天子之事。

又云容居以不忘不遺，乃從其君其祖之亂命焉。爾徐自周穆王之時，僭王首僭王號而叛亂，雖不勝而死，子孫仍僭號不改，蓋徐國僻遠，而王室號令政刑已非成康時比。故不遂正其僭王之罪，其後楚吳越亦僭徐實先之。徐雖僭王，然春秋時國小，嘗受楚吳二大國之虜，春秋昭二年，吳滅徐，弔邾考公喪之時，在春秋之後，滅而復興，猶強僭如此。徐君不度力而襲僭號，容居不服義而飾邪辭，俱可罪也。邾有司不能終正其罪，謂之何哉。

子思之母 節

此記義起之禮也。聖門無出妻之事，前已辨明，削之可也。天子崩三日祝先服 節

此記天子喪服之數也。喪禮冠帶衣裳杖屨，通謂之服。此所謂服有二焉：祝官長之服，謂杖也。國中天下之服，謂衰服也。無杖。

虞人致百祀 節

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者，則七日。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

齊大飢黔敖 節

此記曾子取廉士之苦節也。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寧死而不食無禮之食，不過一節之小廉而已。是賢者之過也。若夫君子中庸之道，則不然。夫嗟則其禮倨固所當去，謝則其禮恭，尤所當受。二可字，是以禮之義斷之也。

按此不食與可食正禮義生死交關餓者之寧死不食正是全禮義處在曾子說可食不是短他不食蓋云可食而終不食正見餓夫之真心不變特其節太苦耳今之君子急于祿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也

邾婁定公之時 節

春秋弑逆多矣惟邾無弑逆之事故邾定公以為非常而驚也定公獲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兩曰字前引罪後斷獄也邾官者諸臣也在官者家人也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凡為人臣皆得仗義而誅此弑君之人也在官做此無赦當即時殺之無令縱逸也宋萬弑閔公縱令出奔陳君子

禮記說義書卷之四

季

以為宋無臣子也一說凡在官職無赦謂弑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爾弑父做此夫同官府之人果是逆賊之黨則自應殺之無赦若不預弑謀而一府一官之人皆連坐刑不亦濫乎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聞有此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所謂是寡人之罪正謂此也

晉獻文子成室 節

此記古人持盈之有道也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禮往賀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儀宮室飾麗伴美之也輪輪園言高大與與爛言衆多讓其奢也言祭祀死喪燕會于此足矣欲防其後之復為也文子述張老語言若得保此宅

以歌哭終餘年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于九原也辭畢稽首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鄉飲禮賓主皆北面拜張老因美而譏之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為善禱

按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礎之張老諫之是也獻為慶賀出於註疏陳註疑獻文二字為謚殊無引據發謂以禮落成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蓋發與落皆有始意輪謂室之深廣從之深為輪橫之廣為廣言輪以該廣也與謂室之華麗九原文子家世舊葬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稱人之善曰頌求已之福曰禱頌易于諛禱易于貪今張老示以能守之戒非溢美也文子有兢兢恐失之意非過望也所以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仲尼之畜狗死 二節

此記夫子仁之至義之盡也惟蓋近于身為障蔽者也犬馬畜于人為代禦者也障蔽者故所不棄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正夫子之示恩處路馬節因上文記仲尼埋畜狗之事遂并記國君埋乘馬之法

按蓋車蓋也昭謂沒于土路馬君所乘者特用惟埋之不用徹帷也魯昭公乘馬墜而死以帷裹之是也

季孫之母 二節

聞人守門者修容者服新衣更莊飾也聞人曰鄉者已告

以文嚮者不內之過。辟之謂屏斥他人而納之入也。二子涉至內。雷卿大夫皆遂巡。辟位。公于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美之云。行者違言感動之大也。非內之內。與納同。

按燕大記。君臨大人之喪。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簾楹西。北而東上。所謂辟位者。蓋少西。遂巡而東。不當北面之位也。然君在大夫得私為二子辟位者。或疑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在庭中北面。辟位者。謂避中庭之位。少近東。兩行如行蠻貊之行。謂厥往皆通達無阻也。遠猶云廣。大謂其功效廣大不狹小也。

此記者之意。欲明禮容之為重。未暇計其德行也。近說此當為疑經。君方弔喪。二子既非卿大夫。不從。則當俟君退而後入。即闕者初拒。再請于闕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修容盡飾。威儀悚動之。以求入耶。且馬廐非修容之所。入廐修容。何其不自重耶。弔有常服。豈初時不具衣服。至入廐而更換耶。其時二子同至。何先後之入。差殊耶。入而君大夫敬之者。蓋以平日德行著聞。及臨時光輝接人言。若只說修容。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外飾。乃足以行遠耶。盡飾之道。道字恐說不去。

陽門之介夫死 二節

此記人君當恤民也。子罕國之卿相。以貴賤賤民。皆喜悅。其能恤民可知。能恤民必能有禮于士大夫。若有人伐民

必致死。故云始不可伐。善哉。規國句。言其識治體也。此句虛說。詩邱風。谷風。篇。劬。手足並行。致力之義。凡民有喪。

陽門介夫死。是也。扶服而救子罕。哭之哀。是也。婦人之恤。忠與子罕之恤民。同一心事。雖微晉二句。正規國之善處。微無也。子罕此心。可以擴擴而充之。可以下。天下孰能當。即仁者無敵之意。規國者。而能知此。則是不觀于強弱。勝敗之形。而有以察其強弱。勝敗之理矣。故曰善哉。扶服與劬同。按陽門。宋之國門。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司城。宋官名。宋武公諱司空。改司空為司城也。子罕樂喜也。戴公之後。規。窺視也。晉將伐宋。先使人窺之。曰。始不可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所謂知微也。夫子引詩而言。宋國

禮記正義集註卷之四

罕

以子罕得人心。豈但可無晉憂而已。天下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一說。微弱也。非但弱。晉不敢伐而已。天下更有強于晉者。孰能當之。亦好。

又云。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熲暴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豈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莫能當。信矣。

魯莊公之喪 節

此記廢禮之由也。君以葬為節。臣以卒哭為節。君先除而後臣。敢除也。然皆不能三年。則失禮甚矣。

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六月爲子般所弑，後十月立太子般亦卒，乃立幼子閔公啓方，時年八歲，時閔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篡立，禮爲父爲君，皆斬衰三年。慶父不君，生君因亦不父，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喪三年，亦不令羣臣服君喪三年，經葛帶也，麻麻經也，皆謂要帶，禍亂恐迫，閔公葬畢，卽除凶服于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故羣臣卒哭亦除，而不以麻經入庫門也，魯有三門，庫門最在外，以從外入，至庫門而除，故上曰經不入庫門，下曰麻不入，亦承上庫門言也，閔行吉祭在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爾吉祭後其年八月慶父弑閔公矣。

禮記說義卷之四

孔子之故人

節

此記夫子隱惡全交之道也，原壤之蕩滅禮法，蓋其素性夫子與之爲故人，知之久矣，哀故人之母，猶哀吾母也，故于其母喪而助之沐浴，彼之猖狂，吾弗與知，吾但盡吾誠以助其喪，役俾得以終大事而已，聖人之心，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何所不容，原壤所歌二句，蓋是古之歌詞，非原壤自作也，如狸首之瓊然，言木文之華彩也，如執女手之卷然，言木質之潤澤也，其廢敗禮法甚矣，夫子伴爲不聞而過去，以避之，蓋欲正其失而不得，故且付之不聞也，從者謂當絕交，夫子曰：丘聞之言，與我有骨肉之親，故舊之好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故遂道不可絕，不忍絕也，孔

子之于原壤，毋失其爲故而已。

按沐浴也，登木登已治之木也，不託于音，謂不託與于咏歌也，一說扣木作歌者，非。

趙文子與叔譽 六節

此記文子心中所慕得人，由守己有道也，死者二句，文子蓋設此說，欲與叔向縱論，晉先臣誰最賢，意有在也，次節叔譽舉陽處父可歸，文子曰：太剛則易屈，太直則易折，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處父并爲之，是無明哲保身之知也，三節叔譽舉舅犯可歸，文子曰：懷利者有己，懷仁者有君，要君求利而不顧君之安危，是無愛君爲國之仁也，四節文子自言我所願歸者，惟隨武子乎，蓋不難國難利，其君也，而卒保其身，是不忘其身也，去秦反晉，謀其身也，而伴舉朋友是不遺其友也，利君而全友，仁也，謀身而不忘，知也，二人于仁知爲不足，武子于仁知兼而有之，文子之可歸，以此，晉人謂文子句，記者特以文子知人，結之于後，一知處父舅犯之不知不仁，一知武子之能知能仁，五節言文子之持躬謙而謹，六節言文子之舉賢公而廉，所謂持身有道，一當年之武子也，夫謙遜則不并植，異夫處父矣，廉潔則不貪利，異乎舅犯矣，是知人未嘗不知，守己未嘗不仁，文子之不可及也，又何羨于九原之諸賢哉，利君者多忘身，謹身者多遺友，故相屬連看。

按文子卽晉文子趙武也，叔譽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

之孫名胙。作復生也。歸從也。處父晉襄公之傳行所行也。并者兼眾事于己也。沒終也。左傳文五年甯羸從賜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夫子剛。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以趙盾爲將。狐射姑卻爲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文子言處父專權剛愎于晉國。自招禍患。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是無知以防身避害也。僖五年晉重耳避驪姬之難。二十四年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之曰。臣負羈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實多。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子言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己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要不過爲高爵重祿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計是無仁心。愛念其君也。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謀身者。多獨善于己。遺棄故舊。武子士會也。先食邑于隨後。改于范。進思盡忠。言于晉國。無隱情。利其君矣。然家事以治。保全父母之遺體。非不忘其身乎。使秦不見先篋。免秦之疑。已謀其身矣。歸秦以見先篋。免秦之疑。篋非不遺其友乎。文子之欲從武子者。以此所以爲知人也。其中節言文子平日修身。乃是預知人之本。如不勝衣柔弱貌。如不出諸其口。似不能言者。所舉二句。廣羅賢才也。管庫之士。府史以下。皆長所置也。舉一者。舉之爲大夫士也。七十有餘家。言衆多也。言此者。舉一以類其餘。註以舉管庫爲卽不遺友之實。夫不遺其

友以隨武子言也。知其賢而舉之。以趙文子言也。註解似誤。文子雖賤。不遺雖衆。不認豈非長于知人哉。至生存不交涉于利。臨死不私屬其子。修己廉潔。亦是知人內事。此記者既言晉人謂文子知人。因遂頌美文子。以終上文之意。

晉襄公卒。世子夷臯少。晉以難故。欲立長君。趙武使先篋士會迎襄公庶弟公子雍于秦。將立之。秦襄公以師納之。盾復患穆羸。乃背先篋士會而立夷臯。禦秦師。秦人納雍。至刳首戰敗。先篋奔秦。士會從之。在秦三年。不見先篋。人問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晉遂不見。卽此委曲以全身與友。亦不遺友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一端也。說者以士會在秦。不見先篋。復士會還晉。遂不見先篋而歸。爲遺其友。非也。蓋晉使先篋士會迎公子雍于秦。既而背之。遂敗秦師。則晉失信。獲罪于秦矣。秦若怒晉。而怒其使。則二人俱不免于罪。幸秦穆寬容之。倘士會數見先篋。似若有謀。秦必生疑于身于友。俱有禍害。故在秦不見之也。乃士會還晉。若見先篋。秦必疑先篋與知士會逃歸之情。亦將累及先篋。故還晉亦不見之也。蓋惟恐因己之見。使秦疑先篋。而或受禍患。非是無故不見也。

成人有其兄死 節

此記成人之謠也。成魯邑名。孟氏所食采邑。邑民有兄死

而弟不為兄制服。聞子臯至孝。來為成宰。恐其罪已。乃制
衰服。故成人為諱。以譏之。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蘇范是
比成人。蟹蟬是比子臯。不曰子臯使之衰。而直曰子臯為
之衰。乃甚之。詞此說直捷。可從。註却以蘇范比兄。以蟹
蟬比成人。另添出箇背喙字來。比子臯。至云為子臯而衰。
又把子臯為之衰。倒解矣。

樂正子春之母 節

此記子春過禮之事也。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喪親。不食
七日。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既而告人曰。
吾悔之。自吾母之喪。不能及于七日。是不得盡吾哀痛之
情。以報罔極之恩。更于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雖不及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四。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四。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四。
七日也。一說不得吾情。不得吾本來性情之正也。禮親喪
三日。食粥。今子春五日而不食。則為過禮而不得情之正
矣。故事後悔之。此學問之功也。不如前說長。惡音

歲早穆公 五節

此記格天以實。不以文也。先王之于旱。內則責諸己。外則
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
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諸神
則以為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
虐與巫。豈不惑哉。縣子一言。醋虐之事。非所以格天。又言
迂澗之事。非所以格天。至徙市之舉。縣子以其求諸己而
不求諸人。故可其說。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

巫。廵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儲城郭。貶衣省刑。務勸分。此
其務也。巫何為。天欲殺之。不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
甚是歲也。飢而不害。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
市為可。蓋拜變莫要于修德行仁。魯之君臣。為足知此。

按穆公魯君。然之言焉也。一說。爾所以然。亦通。暴與曝
通。危者久病。羸瘦之人。偃臥向天。世俗早則曝之。企天
哀之。而雨也。春秋傳。巫在男曰覲。古者旱。曝
舞。雩禱雨。用巫以接神。或以陰召陽之意。古者建國。前
朝後市。國有大喪。為小喪。服罷而日用所須。又不可
缺。故移交易之物。于市。各舉而徙。而行。喪者之禮。以自
責也。巷市。邑。鄰。閭之市也。危音注

孔子曰衛人 節

此記附葬之得失也。附。謂合葬。一棺而兩棺共之也。感又
有離合之分。衛人則以別物隔別。故曰離。魯人不用物隔。
故曰合。離之別。男女也。合之同。死生也。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于人子之情。為盡。故善魯。

陝西涇陽楊椿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王制

按王制者王者治天下之法制也其書漢文帝令博士諸生所作三代立國紀綱制度較若畫一。周衰井田封建之法壞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而班爵祿之制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詳至秦開阡陌而制郡縣。古法掃地盡矣。然其書幸有存者。故漢文令博士諸生雜取傳記作為此篇。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雖與周官孟子少異。然先王良法美意。賴以有傳。文帝之功大矣。

王者之制 七節

此記班祿爵之制也。首二節班爵之制。以下班祿之制。析而言之。首節君爵也。通於天下。次節臣爵也。通於國中。三節君之祿亦通於天下。四節內臣之祿。五節庶人在官之祿。六節外臣之祿亦通於國中。此見周家制度詳密。處周時封建最多。其制不得不如此。至後離為十二。合為六七。雖有王制何益。以知天下有治人無治法。

首節王者句作冒祿以馭富。非王祿之則無富。爵以馭貴。非王爵之則無貴。故制祿以功。功有多寡。祿亦有隆殺。制爵以德。德有厚薄。爵亦有崇卑也。其制何如。以班爵言之。以無為為德。為公之爵。以斥堠於外為侯之爵。以長人為德。為伯之爵。以養人為德。為子之爵。以安人為德。為男之爵。蓋建侯崇德為首。以漸而殺。凡五等。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萬民之上。以為國表則也。

次節既有列國之君。必有列國之臣。亦因其德而爵之。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上大夫即卿。知足以帥人為下大夫。才足以事人為上士。才能稍亞為中士。才能僅稱為下士。蓋設官分職。為次以漸而殺。凡五等。所以奉天子佐佑其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君之德。而致之民者也。此班爵之制也。

按王者二字最重。顯庸詔德。分其職者。有太宰。有大司徒。而王實主之多寡。必當其功。尊卑必稱其德。則受祿爵者。各自懋功德。以圖報。蓋名器以王者載之。而重也。周官凡言爵祿。皆先爵而後祿。此先祿而後爵者。蓋田不分。不可以制祿。祿不制。不可以定爵。故爵祿者。班爵祿之序也。祿爵者。制爵祿之序也。各字樣不必重。只重尊卑等級。上諸侯。即上五等之爵。輿中而言。故通曰侯也。不言王臣。因視田下互見之也。

三節天子之田。甸。天子畿內之田。四方各千里。以開方計之。蓋萬里也。畿外諸侯之田。四方各百里。以開方計之。蓋

千里也。伯四方各七十里，以開方計之。七七四十九，蓋四百九十里也。子男四方各五十里，以開方計之。五五二十五，蓋二百五十里也。各隨其爵，以漸而殺。夫田至五十里止矣。此外又有不能五十里者，不可謂之諸侯，乃不得會合列侯以朝聘於天子，但以其功勞附諸侯而達於天子，曰附庸者得之也。

按天子之田句不重，分田以爲賦祿之制，只要起下文耳。上文不言天子之爵，而此言及天子之田者，爵由王者制之，故不必言。天子田則有數可記也。天子以供服物以祿百官，必千里而後足，且示本大而求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蓋不千里不足以服諸侯也，不能不足也。民功曰庸，其國蓋亦謂子男之爵也。蓋列爵惟五，故也。有居重馭輕之意。公侯以下，各有朝聘會遇之煩，隨其崇卑，各於田取之。此見天子分天下於有功德者，而不敢以自私也。王者之後稱公列國稱侯。

四節言外臣既有其祿，而內臣亦不可無祿，故分田制祿而內臣之祿視外以爲差，須知功同意。蓋論思密勿與養宣大國者同贊畫萬幾，與屏翰次國者同。與聞國政與安養爲德者同，分理庶務與勳勞附達者同。視者比擬之詞。此重內臣以尊王，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遠近若一也。按內臣視外臣，爵同故也，更有深意。先王之制出爲剋國之君，則入爲王朝之臣，出入均勞，以一內外。若舉公

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於周。周公於東，復相成王。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春秋鄭武公爲周司徒，鄭莊公爲平王卿士，而滕侯亦曰我周之卜正是也。天子之畿內非割地以與之，但祿以田之所入，故亦曰田，指所食之采邑言。三公師保傅也，元士兼上中下士在內，蓋附庸之地亦有三等也。然則謂之元者何？因天子而專稱之耳。

五節此制庶人在官之祿，先言農田，以農爲準也。一夫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百畝之分，一夫所得之分也。然地有肥磽，力有勤惰，故厥養有不同。自食九人，至食五人，犬約多寡之數耳。庶人在官者，亦因功之高下，爲祿之多寡，以農夫之上下爲差。

按說農田，只起庶人在官，然其意亦不重，只要引起下兩節。士大夫卿之祿，皆自農田而推廣之矣。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養者，蓋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養以治之之力，出乎下。其言互相備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所謂官田，祿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廉善也。府典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令史，皆有才智之稱，爲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隸名，在官趨走者也。

六節七節此專言列國君臣之祿，因下士所推而并及之。由下士至大夫，其祿漸倍，由卿至於君，其祿漸厚，此大國

之制也。次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二。小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二。不言大夫士其多寡同於大國可知。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恤費也。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恤勞也。此正先王之曲體人情處。此班祿之制也。

按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以一，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田祿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先王於曲體中又寓控制之法如此。

次國之上卿 二節

此記列國賓介之並會，其位有同異之辨也。大旨先王見諸侯敢於越大小之數而侵越，亢犯者皆卿大夫，謀國不識大小之等，徒知以強力尊其君，不知以禮法尊其君，所以並會之時必須於君臣中定他大中的班次。他預知有箇等級道其君以大恤小，大事大之禮有預折服他不恭意思在。

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類聘並會之時，大國固有上中下卿矣，而次國之上卿則當其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則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而小大有等者何？蓋由大夫以上其命不同，而三等之位異者，所以昭其命之殊也。三等國之士或為介，特行而並會，大國之士為上，其數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一。上九中九下九，其有中國之士，下國之士，所分之數亦足當其大國。

之三分。上九當其上，九中九當其中，九下九當其下，九而位各相當者何？蓋由士而下其命皆同，而三國之位均者，所以昭其命之一也。

按周禮設類以除邦國之惡，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皆卿大夫行之類。聘是二事，並會總承為介，特行是二事，並會總承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當直也，猶同也。士之數以大國為據，蓋皆二十七人，居猶當也。士只重位之同，數字輕看。

一說其有中士節，此錯簡當在後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其上之上指上士而言，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若三分其數則為八十一人也，因有上士之數而未有

中士下士之數，故又言此以足之非謂類聘之士可空國而去也。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分字讀如去聲，若以大國士為上士，次國士為中士，小國士為下士，誤矣。此說宜知。

凡四海之內 三節

此記封建之制也。前二節分言其制，末節總結其數。大旨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於天下，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於王朝，建國有一定之數，又有不盡之地，總公天下而不私意，畿外之士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

邑故建國少餘地多。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大約從橫皆千里也。每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封公侯。七十里之國六十。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封子男。凡二百一十國。惟名山大澤在其境內者以其非諸侯所得專則不以封焉。其餘封而未盡者則以為不能五十里之附庸。或以為閒田而待有功。一州如此八州各二百一十國。此畿外之制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公之采邑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之采邑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大夫之采邑也。凡九十三國。惟名山大川不以份賜。其餘以為元士視附庸者之職。或以為閒田而待匪頒。此畿內之制也。總而計之。內一州

禮記說義書前卷之五

七

為王畿。容九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合之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元士不與九十三國之數。附庸不與千六百八十國之數。皆取畿內外閒田祿之也。蓋本無私以衆建。既萬國相親而且山澤之禁。統於一尊。閒田之餘。待於無盡。此又制之最善處也。有讀曰又份讀曰類與類通

按先王建立諸侯亦足相山川形勢以分列之。初非拘泥開方鑿鑿定限毫無短長多寡於其間也。九州并王畿而言然其制有三。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夏制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荆徐。此爾雅之九州。商制也。揚荆豫青兗雍冀幽并。此職方之九州。周制也。此章多主周制。雍州為王畿。而青兗在東。冀豫在西。荆揚

在南。幽并在北。名山如華岱嵩恒衡之類。大澤如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凡山澤之大者必有名山曰名澤曰大互文也。此山川神物所藏寶貨所出。若諸侯為主則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以封諸侯。使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共取。但隨其所取賦稅而已。已封人而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未封人而待有功者為閒田。天子之縣內畿內也。其國皆為采地受祿而已。與八州封建不同。不以份。即不以封之義。祿士三等士之祿也。閒田亦以待有功也。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份之。使食祿而已。故曰份。畿外諸侯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份賜。故閒田多。

禮記說義書前卷之五

八

又云。川浸山藪各有職方。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兼而擅之。齊幹山海晉私鄒瑕。宋有孟豬楚有雲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麓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別天子之守地也。夫先王之不以封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與民共利也。

天子百里之內 節

此記畿內租稅之制也。天子王畿之內方千里矣。然近而百里之內。其租稅之入以供百里文書之具。汎用之需。蓋百官之事。乃公家正事。朝夕不可緩。要其隨取隨給。所以百里內共之。遠而千里之內。取其租稅之入。以為天子衣

食之奉。乘輿之資。蓋御用乃一已私奉。節省方為當要。其難致有節。所以千里內共之。共讀曰供

按此節雖兩平。重天子邊。百里千里。只當遠近字看。蓋皆以王畿言。百里即在千里內也。考諸周禮。以九賦斂財。財則取諸千里之外也。又太宰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為之調度。安能一一如此分別乎。且百里共官。必至匱乏。千里為御。日流奢侈。豈先王之制乎。

千里之外設方伯 節

此記畿外方伯之制也。大旨以千里之外設方伯一句為主。下皆設方伯之事。自首句至三十六長言方伯之有所屬。所以重其權也。見上下相維。八伯各以至末。言方伯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九

天子衆建諸侯。王畿之內。近而易制。王畿之外。遠而難服。若無紀綱於其間。則有相吞而無相轄。故千里之外。設方伯以總之。其制五國地稍廣。易於渙散。則合為一屬。屬屬之義。即於五國中擇一賢君為長。言其德足以長人也。倍為十國地。又廣易於際貳。則合為一連。連比之義。即於十國中擇一賢君為帥。言其德足以帥眾也。又三倍為三十國地。愈廣矣。恐有卒然之變。則合為一卒。制變之義。即於

三十國中擇一賢君為正。言其德足以正人也。合二百一十國。其地又大廣矣。則為一州。州有伯。八命作牧。得專征伐。即曲禮所謂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者。是也。即一州建官之制。八州建官。可以類推。然又不可無所統也。八伯各以其屬之長帥正。而上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此二人為誰。即曲禮所謂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書所謂陝以東。且主之。陝以西。與主之。是也。夫總天下之大而歸之。八伯總八伯之權而歸之二伯。如是。而天子臨焉。勢無兩大。政不多門。此先王所以保一統之治也歟。

按長帥正伯。即公侯伯子男。蓋制爵之法。則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長帥正總言其德。不分才知等字。覺渾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十

然八州八伯四句。又舉八州之官。而總計其數不重。一州七正。二十一帥。四十二長。合算自明。復一屬字不同。上謂官屬。下則統屬也。此二句。乃記者敘事之詞。一說方伯之屬。甚眾。見伯之權甚重。方伯之統。馭有人。見伯之權益重。何也。方伯恃一州之勢。而自專於外。敢於輕朝廷。伯之屬。獨不敢於輕方伯乎。唯屬於天子之老。則他所設施。布置於一州內者。皆朝廷之威福。特二老主之。而方伯奉行之耳。長帥正。誰不稟聽。聽命以尊朝廷者尊之乎。方伯之權重。重在此。此說大有識見。千里之內曰甸 節

此記分服之制也。分服之法。不明則朝貢之期不定。是以

王畿千里之內則分爲甸服非取夫與田賦而給供用之義乎凡治甸田者納稅視外常厚食甸邑者朝見視外常密以其在王畿之內故綜理甚詳也若夫八州侯國之地是爲千里之外其名曰采曰流非取夫食采邑而放罪人之義乎凡居此者納貢漸薄若此者朝見漸疎雖在王畿之外而經略有序也采邑爲卿大夫食采邑

按甸者治田之義其賦納總銓結粟米者也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而采在侯服內百里流在荒服外二百里舉其最遠最近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註疏謂采者米取美物以當穀稅流者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也宜知

禮記說義集前卷之五

天子三公九卿 節

此記畿內設官之制也天子總理天下不可無人以輔之也參之以三公所以體元贊化者也三之以九卿所以分任責成者也卿之下不有與聞國政之大夫乎則視卿而三倍之大夫之下不有分理庶務之元士乎則視大夫而三倍之數之寡者總其綱於上職之煩者任其勞於下先王設官以輔內治如此

按天子理陽道建官之數皆準於陽后治陰德亦以是爲數者特以從夫而已三公無異職卽六卿中三人兼之所謂九卿也

大國三卿 節

此記畿外設官之制也外而列國亦有公侯伯子男分治矣亦不可無人以輔之也故建國必立三卿其命皆出於天子蓋大國地方要害民稠賦重爲天子托重之地三卿皆自天子命以制之其下或半自天子出或全是已出皆因國勢之輕重而異其馭之權下大夫上士三等之國同者其官也蓋卿之分尊故不濫於命大夫士之分漸卑故不嫌於同先王設官以輔外治如此

按國之大者宜專其命國之小者宜自上出也命其大不命其小者以其國大則威福易恣次國小國則勢漸殺而輕總是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法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命於天子者天子選之如今詔書除吏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據前章小國之上卿位當太傅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三卿也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其實太夫有上中下之辨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

禮記說義集前卷之五

天子使其大夫 節

此記控制方伯之制也方伯既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天子恐其或肆於外而二老處內遠不及聞也必大爲之防故使王朝之大夫賢能素著無常職者特受之命以監臨而督察之凡慶威進退等事主之者方伯監之者三監其數

使王朝之大夫賢能素著無常職者特受之命以監臨而督察之凡慶威進退等事主之者方伯監之者三監其數

則每國三人。蓋一人或勢孤而不能偏，二人或見偏而不能一。三人則有協謀之益，而又無統一之權矣。見先王控制之周密處。

按監字要有得好，不是制之使不得行。乃凡事監察他，使他順理而行，不得任情恣肆也。正天子寄耳目於大夫之官，聰明兼照處，不使卿者見王命之為尊。雖大夫得以制方伯，且其職卑，則不敢肆。兼有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三監是官名，三人是定數，不可作申上文。一說天子使大夫為三監，有二意。一是方伯所專行者，使之糾察他。一是方伯所不能行者，使之贊助他。要知此是天子保全方伯，而益重其權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天子之縣

節

志

此記世祿世爵之制也。王畿千里之內，百官食祿之邑，在焉以養其子孫。蓋內諸侯輔佐王化，必選賢而用之。若有其地，則權移於下，而人主孤立矣。故世祿而不世官，不以私愛害公選也。王畿千里之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守。蓋外諸侯統服王朝，推有功而爵之。若不專其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益孤立矣。故世爵而不但世祿，不以天下為己私也。此大約之制也。兩諸侯字重祿嗣，輕

按內諸侯公卿大夫士也，以其受地視公侯伯子男，故亦通稱為諸侯。公卿大夫之子，父死得食父之故，舉邑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蓋世其位，則權並一姓，妨塞賢

路，故世祿不世位，有罪乃奪其祿。若有賢德，則復父位。外諸侯公侯伯子男是也。嘗有大功，封之以報其勞。欲世世象賢，故子得襲父位，傳嗣其國也。內雖以世祿為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雖以世爵為主，而不賢者亦止於世祿。且子孫有大惡，則滅之，並不得世祿。此又變通不拘，防馭臣下之盡善處。及周之衰，武氏仍叔，皆世其官，則內諸侯祿之制壞矣。侵伐遷滅，相尋不已，則外諸侯嗣之制又壞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南

或問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則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內而重外乎？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為諸侯，是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為卿，是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為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外諸侯之子孫，雖有大惡，止誅其人，而更立親戚之賢者，所以報祖宗功德也。

制三公一命 二節

此記三公命服之制，而并及臣下命服之制也。制字為句，冠兩節而言。王者有制，所以防僭踰而消窺伺也。况天子而下，唯三公最尊，有擬君之勢，可無制乎？以三公命服之制言之。三公原是八命，得著鸞冕，其有功德，加一命為九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同得服卷冕，服與命同。此常制也。若不加命而但加服，此出特恩之賜，服與命不同，非定

例也。然總之不過九命。爵以此爲極尊。命以九爲極隆也。此嚴三公之制。見先王謹微意。

按天子之三公。八命服鷩冕而已。鷩以赤雉毛爲之。其或制加一命爲九命。而服衰冕。衰繪龍首卷然。此乃王者之後。上公所服。而非天子三公所得服。若有加此者。則出於君賜之特恩。蓋三公朝之重臣。出封之時。特恩所賜。所謂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周禮所謂予以馭其幸也。一命衰若。有加則賜通。是假設之詞。總見得三公不得服衰耳。不過九命。就指三公言。與下條一例。衰冕。天子十二旒。纁十二就。上公九旒。纁九就。衰衣。天子十二章。其龍一升一降。上公九章。但有降龍無升龍。鷩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冕上公八旒。纁八就。諸公七旒。纁七就。

至若次國之君。不過七命。過七命則擬公。小國之君。不過五命。過五命則擬侯。伯大國之卿。不過三命。過三命則擬國君。以至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凡以制不可過故耳。先王之爲後世防也。嚴矣哉。

按君卿只言命。服以命異。可例見也。侯伯七命。服鷩冕。子男五命。服毳冕。三命玄冕。再命緋冕。一命爵弁。前章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此以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者。彼以地言。此以命言也。

凡官民材 二節

此記官人之制也。民之材大小不同。周禮大司徒以卿三

物教萬民而賓興焉。故有官民材之法。其法先卽其六德。六行六藝。而考詳之。所謂論也。夫考論於先。則材之優劣。審矣。然後官以使之。而歷試諸艱焉。任官而能。則能勝其任矣。然後錫之以一命之爵焉。曰爵之則已定其位矣。然後祿之。使食以公田之入焉。先字與下三然後相照應。然後字重看。總是慎重。如不得已。意後章司馬辨論官材。止論國中之士。此兼萬民而言也。至爵人四句。又進一步。見爵雖出於君。而實則成材者。士之所共。爵刑雖斷於君。而實則有罪者。衆之所共。棄總示公之意。見非出於私喜怒也。刑人句。帶言公家節承上文。上言大辟之罪。此言墨劓。刑宮而不死者。則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弗與言。亦棄之之意也。其當流者。屏諸四裔。量其罪之輕重。以定地之遠近。而居之。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不以民伍待之也。示弗故生。不授之田。不賜其乏。示不欲其生也。故謂有意蓋既刑之人。罪惡暴著。在彼已無生理。若復寬恤。是故意生全之矣。故不畜云云耳。

按庶民既教於鄉。學者必官使於出學之日。教有六德。六行六藝。德則知仁聖義中和。是行則孝友睦婣任恤。是藝則禮樂射御書數。是皆論之所必審也。工夫全在一論。論得仔細。則可任何事。可爵何官。可食何祿。俱有定案了。然後使之尊之祿之。漸漸加去。不是做一節。方加一節。君子聚於朝。故言與士共。衆人聚於市。故言與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六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衆棄一說爵所以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則陽之所也刑所以加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則陰之所也此意宜知公家勢足以畜之大夫勢足以養之大小之別也士者其勢不足以畜不足以養故勿與言公家不畜刑人此商制也若周官墨者守門劑者守關宮者守內則者守囿鬯者守積唯其所之如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祖廟而拜受之刑人於市殷法也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也

諸侯之於天子 十節

此記朝聘巡守之制也犬旨諸侯受封在外天子建極在內使彼此不相聞問則君臣之間際隔甚矣故制為朝聘

禮記記義集註卷之五

七

之禮所以致臣節於天子制為巡守之禮所以宣上德於

諸侯五年一守虞制也周制十二年為一巡守

諸侯於天子聘以通好小聘使下大夫充小行人之職大

聘使上大夫充大行人之職比年三年者不欲其疎也朝

以進職諸侯親來五年者不欲其煩也須知禮有輕重故

時有疎數

按上大夫即卿也聘有圭璋皮馬之獻朝有考禮正刑

一德之事四方諸侯分爲四年如巡守之明年東方諸

侯春來朝又明年夏則南方又明年秋則西方又明年

冬則北方四年來朝畢適五年之期天子乃有巡守之

典也三歲一聞天道小備五年再聞天道大備天子於

諸侯一來一往禮無不答所以上下交通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五爲天地相合之數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焉故其巡守與朝皆取數以五也巡守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如下文所言省風觀民賞善罰惡之類皆察吏治事

歲二月節當巡守之年二月也春主東方而東巡守順天時也必以仲月見巡守無所不用其中也東方之山莫高於泰山故祀以爲東嶽而稱岱宗宗尊也柴實牲於柴燔燎之使氣上達望祀山川謂設表望而祀之不至其地總是告至意見東方諸侯以考察政治之得失正君臣畢首就百年則先王教民孝諄疾苦之念切矣

禮記記義集註卷之五

本

按泰山在奉高縣西北爲五嶽之長巡守本爲接諸侯

然先告至於天及山川神人之序也問即問於諸侯諸

侯見後次及百年兼寓賁賤之等意

命太師陳詩節犬旨上段欲其驗民風下段欲其察民情

都要進一步到上人身說觀之者欲就民風民俗爲處

讓諸侯地耳志淫句不重只足上句意內寓施挽回之微

意此移風平情之化也

夫詩以言志而民俗歌謠之類其勞佚悲歡之情悉見矣

乃命樂官之長采錄而陳之觀詩之美則風俗厚而政令

之得可知觀詩之刺則風俗薄而政令之失可知民情好

惡悉見於市乃命司物價之官獻而納之如用物貴則知

民好質而可驗上人勤儉之化。儉物貴則知民好奢而可驗上人奢儉之化。若民志奢淫則所好皆邪辟矣。不可以知上人之化乎。

一說前二句只是觀民末句一志字。方向上人感化說分承前二句。志好不皆淫辟舉失以該得也。大通。

命典禮考時月節大旨。上段欲其齊天時下段欲其一至制蓋天子平時治曆授時。稽古定制但恐今日侯國所行者有差。故命典禮考定。同正欲其行於列國者。不異於王朝。然亦要說得酌量。夫天下盛時安得有異。然異之端。倪常露於太平之時。而大壞於極敝之日。此乃王者察異之端而防其漸之意。

禮記卷之五

本

王者巡守。又有典禮之命。正朔頒於王朝。懼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無所懲也。命典禮考時之節。氣早晚考日之弦望晦朔。定日之甲乙先後。使各當其節。所以奉天道也。王制出於天朝。懼有變亂。成法紛更。舊典者而無所懲也。命典禮同而正之。同其法律而輕重之。必正。同其禮樂而稱序之。必正。同其制度衣服而大小文質之。必正。所以明王制也。

按典禮。周太史官名。師司曆律制度衣服者。合上太師市。皆諸侯之官。律。法律也。以下文言樂。故不可以樂律解之。制度如宮室軍旗之類。衣服如冕弁衣裳之類。欲其同。必須正。同字無工夫。正字着力。乃擯過就中。矯偏

歸正。如壞法律。變禮樂。革制度。僭衣服者。皆正之。正之斯同矣。不然。律有輕重。禮有隆殺。樂有清濁。與制度衣服。豈能一一皆同乎。

一說正之總承。如天道有差。王制有異。則非正矣。故必正之。使協於一也。亦可。

山川神祇三節。諸侯有外祭。山川神祇是也。有廢其祭祀而不舉者。是為慢神。君削以地。蓋山川地之望故也。諸侯有內祭。宗廟是也。有紊昭穆之序。失祭祀之時。為不孝。君紉以爵。蓋爵者祖宗所傳故也。變禮易樂者。為不從。流之遠方而已。革制度衣服者。為畔。討則以法。致其誅焉。皆所以示懲也。

禮記卷之五

本

按山川神祇。衆矣。止以山川言。蓋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其所守以山川為大也。天曰神。地曰祇。此以山川為神祇者。其無所屈。皆可謂神。有所別。皆可謂祇也。君指國君。下同。此四罪。先輕後重。不敬則無禮。不孝則不仁。不從。不從王也。革變也。畔。畔王也。

其有功德於民。節王者巡守。諸侯其失職者。固懲之矣。而善者可以無賞之乎。其有功德於民。有以教養言者。總不過善民風俗。察民好惡等事。王者巡守。必使斯民獲福。公國君一舉一動。無不與下民相關。加其地而進之。律夫豈有愛焉。所以示勸也。

按功德二字。不平。德為仁民之心。功則德之所現也。律

者爵命之等不敢擅假故變爵言律加進申看如五上里加之七十里則進為伯爵等地即取之閒田者

五月南巡守節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衡山如東巡守之禮者如禮神人而省臣民一天人而施賞罰是也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華山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恒山其禮倣此蓋有異地而無異政故皆如其禮也至於此則巡守事畢矣故歸而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必面也非正祭故簡而用特牛特牛一牛也

按南嶽衡山在衡陽湘南縣南一名霍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徙南嶽之神於廬山今廬江潛縣西西嶽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北嶽恒山在恒山上曲陽縣西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北歸假歸至京師假格同祖禰祖下及禰也用特以見約焉則巡守之不為煩費可知

又云上制所記四巡之禮與帝典所載無甚相遠也然帝者所行贊五玉修五禮如五器上下交接之儀溫乎其可挹也王制所至以刑紉流討之罰警於先以加地進律之賞誘於後賞罰黜陟之政凜乎其甚嚴也帝王升降之分於此可觀矣

天子將出 節

此言天子諸侯將出而行告違之禮也大旨只是天子諸侯不敢輕出之意以上天之寄托國社之體統為重也類宜造皆祭名

天子為巡守而將出其事大其禮隆類乎上帝以其禮類於正祭也宜乎社以其義稱於事也造乎禰造而告之如生時之出必告也諸侯為朝覲而將出亦重其事宜乎社造乎禰蓋天子父天母地而禰正身之所自出諸侯社以守上而國則先君所傳故祭禮之異如此

按類乎上帝祭於天也宜乎社者隨宜而告巡行方事誅殺封與社上令誅罰得宜也造乎禰者前歸既假祖禰此出亦必歷至七廟告祖禰也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諸侯將出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及造乎禰亦告祖載主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子之所獨諸侯以天子為天也

天子無事 節

此明天子之所以尊也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無論朝宗覲遇總名曰朝是朝禮也尊天子也而抑知其所以尊乎平日所服用者禮也禮本畫一至此考之曰得無有違錯否平日所中飭者刑也刑無異同至此正之曰得無有偏枉否平日所奉行者德也德無二三至此必一之曰或無以謙獨知而當靖獻否此三者正臣一點兢兢業業惟恐失墜之心故曰以尊於天子三平說無妨尊只在恭敬說此就是尊非落一層

按無事是無大兵大喪事與諸侯相見如朝見廟見異

地受贊受享異禮是也。謂諸侯相朝者非考正是惟恐有失意非真有違錯偏枉也。平時守禮奉法至是則又考正正是一德禮刑德不可三平奉行於外是尊君節口傾心於內自是尊君根本。

天子賜諸侯樂 四節

此記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子自此權出自天子。大夫不敢僭陪臣不敢僭而國勢久遠。天子以此物為賞賜之典。無非欲杜僭擬之萌。而保諸侯國脉靈長之意。首節重則字以天子辨分為主。賜弓矢三節重然後字以諸侯奉命為主。

天子賜諸侯節。諸侯能和人。民者賜樂。示賞也。然合樂之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器不可以備舉。尊卑之分。不可以無別。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公侯地廣而澤可遠。施者似之。故執祝以將命。賡節一唱之終。其事狹。伯子男地近而不及遠者似之。故執賡以將命。此以器之大小辨分之尊卑。舉一器則他器從之矣。

諸侯賜弓矢節。諸侯能征不順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儀諸侯能討有罪者。賜鈇鉞然後殺。

按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當州之內。九命為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七命以下。不得弓矢之賜。則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賜斧鉞。謂上公九命。賜斧鉞。然後得專討。晉文公雖受賜弓矢。不受斧

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曰征。然猶未敢殺也。曰殺。則專征可知。且弓矢利用遠征者。以行於遠為主。鈇鉞利用近殺者。以制於近為主。此又賜之所以別也。

賜圭瓚節。諸侯能備孝道者。天子賜之圭瓚。酌鬯以降神。然後為鬯。未賜者降神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則資鬯於天子。蓋君賜可以安祖宗之心。孝也。而實成其忠。或未賜而資。忠也。而實成其孝。於追養之中。不失忠君之節。此諸侯之用鬯也。為猶造也。資猶藉也。

按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酌鬯酒之爵。以圭為柄。以黃金為勺。瓚制天子圭。諸侯璋。半圭曰璋。秬黍一稗二

米。和氣所生。鬯者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言和氣條鬯也。不以鬱利則直謂之鬯而已。齊魯諸其酌但用璋瓚。不得用圭瓚也。

天子命之教節。天子建立諸侯。即命之教。非如樂器弓矢等次第而賜也。必待命者。必資於天子。所以一道德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以方生而進者。宜養之於內。大學在郊。以已成而定者。可達之於外也。俱指諸侯之學。言立學與地如此。然其名豈敢與天子同哉。天子辟明雍。和以習道。藝而天下傳。莫不明達。諧和故名辟雍。非徒取環璧之形也。諸侯為天子班。教令於國中。而使人率之。故名類宮。非徒取半璧之形也。立學之異名如此。

按言小學在左則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以見小學在國辟雍句只形起下句重諸侯上見辟雍非諸侯所得而有意用文王建學始名辟雍及武王有天下遂建以爲天子之學名類之爲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詩註云辟璧也雍澤也天子大射行禮之處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雍類之爲言半也諸侯鄉射之宮東西南有水而北無水形如半璧故曰類宮二註不同禮言其義詩言其形則此專主義說爲是類官專以大學之在郊者言不言小學略之也周建五學其中曰辟雍春令學士所入者辟雍也總會於此以觀其能至於秋則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重

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一說諸侯選士由內以升於外故小學在內大學在外若天子選士由外以升於內則大學在內小學在外矣宜知但此處只重諸侯上立論因言諸侯而并及之耳

天子將出征 二節

此記出征始終之禮也夫旨師出以禮則折禦之謀素定而無偵潰之虞師旋以禮則矜伐之意不形而有謙恭之美三代之師如時雨凡以禮而已矣天子將出征謂有罪而征非師出無名者禡師祭名祭始造軍法者爲兵禱也受命於祖二句言不敢自用必用龜於祖廟資神謀以決其吉凶必廣集學士資文德以籌度

其可否此時而出征以戰則勝以攻則取而有罪者執矣反凱還也釋奠於學并以訊馘多寡之數告蓋今日之戰勝攻取非徼靈於先聖先師不至此且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意卜而吉卽祖之命令受成凡設奇制變皆文人成畫也

按奉天討以正有罪故謂之征禡字從馬兵馬行處無壇壇置甲冑等於神座側祖曰受命則類宜造皆稟命也先禰後祖者祖尊而禰親也釋奠禮但奠置所祭蘋藻之物主於行禮訊言也是生而可言問者馘是死而截左耳者詩曰在泮獻馘在類獻功國人頌僖公之文武以此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重

又云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廟而後授之兵者國之重事出必告於廟歸而必飲至以見其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亦此意

天子諸侯無事 四節

此記田獵之禮也夫旨先王爲祭祀賓客不得已而取禽獸然對時育物之意常流益於其中如合圍掩羣取之無制用之無時則其心有惻然不自安者故此章於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獨加詳焉天子諸侯無出行征伐之事則每歲爲三事而田獵三者何一爲乾豆致孝也二爲賓客修禮也三爲充君庖養牲

也。無事正致孝修禮養性之日也。

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田也。必言田者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也。三田即下三者之用。非謂三時之田也。一說謂夏不田蓋夏制耳。乾豆腊之以為豆實也。周禮腊人掌乾肉亦膳夫也。來朝者為賓。聘者為客。必有燕享之需。若夫充君庖僅取足焉。其急於神人後於自奉。如此。

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物。上殺中心死。速為乾豆。次殺射脾。酪死差遲。為賓客。下殺中腸。汚胞死最遲。為充君庖。蓋以死之遲速為貴賤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五

五

無事而不田。節無事不田。則乾豆賓客之用缺矣。故曰不敬。田不以禮。則上下無節。盡物而取。不曰暴天物也哉。田之禮。何如天子勢足以合圍。而不盡物取之者。仁也。諸侯勢足以掩羣。而不詭遇獲之者。仁也。皆禮也。

按首二句側說重下句。合圍重合字。掩羣重羣字。不合圍至不獲。皆所謂以禮也。此言田獵之有節。

天子殺則下大綏。節。自其循尊卑之序者言之。天子殺而獲所驅。則下大綏。以示不田。於是而諸侯田矣。諸侯殺。則下小綏。以示不田。於是而大夫田矣。大夫殺。則止。菴車。以示不田。而百姓田獵終之。此於有序之中。寓止殺之意。田之禮也。

按綏旌旗之屬。獵者執以升降。所謂大麾也。下謂偃仆於地也。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則仆之。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也。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用驅車。逆用逆車。此田獵之所設也。止佐車。示不復為驅逆之備也。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綏。皆正車也。以大綏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所以別與言百姓而不及士。士卑與百姓不必為序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五

五

獮祭魚節。自其順四時之序者言之。孟春三月。獮祭魚。後漁人入澤梁。季秋之月。材祭獸。然後田獵。以取獸。俾秋鳩化為鷹。殺氣漸盛。然後設罝。以捕鳥。孟冬草木零落。生氣既衰。然後入山林。以取獸。擊秋蟄。蟲坏戶。從十月以至仲春。皆得火田。昆蟲未蟄。恐傷生氣。故不以火田。至於不麝。不卵等。是皆因其時之所宜。以順其物之性也。何莫而非田之禮哉。

按獮祭魚。此取魚之候。春為陽中。魚陰物。乘陽而上。澤於時取之。則力不勞而類不盡矣。虞人澤虞也。梁。謂絕水取魚。周禮注云。水堰是也。豺祭獸。此取獸之候。秋為陰中。獸由陰而驚。於時取之。則時不逆而類亦不盡矣。罝。捕鳥小網。鳥罝謂之羅。草曰零。木曰落。詩傳曰。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之時也。昆。明也。凡蟲得陽而生。得陰而藏。故謂之昆。不以火田。

司馬職云春火弊也不麋不卵而下。主言春夏不覆巢者。惡傷其字。乳巢以仰承為順。故以不覆言之。此節宜汎言王者之取物。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盡樽節愛養之仁。是承上文田獵之意。而推廣言之。

冢宰制國用 五節

此記制國用之法也。冢宰最重冢宰天官。凡天下財賦之官。皆得而殿最之。兼以制天子也。以制國用。其權可謂重矣。制用之法。何如歲末五穀皆入。則今歲之所入定矣。故可以制國中來歲之用也。蓋五穀產於地。獲於年。於是因地小大。視年豐耗。遂將地與年之所入。立為三十年經久通融之法。如每歲所入均析為四。一分以為儲蓄之備。三禮記說業纂言 卷之五 无

分以為用度之需。而總計三十年所入之數。遂有十年之餘也。非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乎。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殺。豐年則禮隆。凶年則禮殺。一量其地與年之所入者。出之為來歲三分之用也。夫豈費出無經哉。按首句作頭。至於然後制國用。一氣說三箇制國用。通是空說。直到量入以為出。方是制國用之實。小大以廣狹言。是一定的。故直曰用豐耗。則或然之數。故必曰視。二句總是要起下文以字通字。如析四存一。用三。留不。盡意此處。正見冢宰多少經畫在內。量入句。又頂以字來。不用過文。蓋上三句已含量入為出。意至末乃明言之耳。冢宰制用。妙處全在一箇通字。舊云每歲所入。均

析為四。存一用三。為通。若是這樣制用。又是死法。不謂之通了。比如今歲所入四十萬。扣數用三十萬。幸而無事。無故是矣。設或來歲有意外之事。三十萬用不住。終守定這存一用三之法。可謂之通融乎。這也不名為三十年之通了。冢宰之通。以析四存一。用三為大槩數目。其間活變隨時。須通轉那移。如今歲事多。便多用了兩分。也得十分不得已。便再把前所積貯的再通融用些。也使得只是三十年之中。平時多。亂時少。熟時多。凶時少。此時少用些。多存些。補得前所多用之數。大槩通融算來。約三十年有十年之餘。這纔謂之通。所以必定要三十年之久。方通融存留得十年者。以此。若是九年定。要留三年之蓄。就通不來了。何也。堯湯七年九年之水旱。世上不可知的事。冢宰也都見到了。

禮記說業纂言 卷之五 辛

祭用數之。仿三節。量之何如。祭天地宗廟山川社稷等事。必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仿者十分之一。蓋均析為四。而用其三。以此三者。分為十分。而用其一分也。喪凶事。祭吉事。故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不以卑廢尊也。為越紼句。又不祭之故。越躐也。三年除喪。乃祔。越紼行事。則是猶在殯宮。又不可脫喪服。衣祭服。縱天地之祀。不可廢。止可使冢宰攝耳。昔者英宗初即位。正叔即以廢祭祀。告可見喪三年內。禮事煩難。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一也。單言祭。而喪可例見。喪祭用不足二

句此申言用飭之意不足者縮於飭之內有餘者盈於飭之外暴與浩其弊也祭豐年二句正在用飭上見此是活法非有一定之制而無隆殺也則無暴無浩之失矣

國無九年之蓄節夫何以爲三十年之通也於積貯見之蓋三十年之通之法不行則預備之計不立曰不足曰急曰國非其國由制用之無法也三年耕以國用言不可泥耕字食字作民間之蓄說必有字當玩是立法而使之有也雖有凶早句承制用有法來然後句又承民無菜色來

按此節要看蓄字蓄非聚之謂驟而斂之之謂聚徐而貯之之謂蓄卽下三十年之通是也總是三十年之通覺此與前稍別者前主制國用就所用三分者而言此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則就所餘一分者而言也蓋立國必先養人養人必先足食足食必先儲蓄未荒前可爲荒之備也一說古者君民一體則民之蓄卽是國之蓄故此節指足民說玩本文附在制國後斷從前作國蓄說爲妥

天子七日而殯 四節

此記喪禮同異之制也死而斂於棺曰殯天子與庶人日數不同者以送終禮物尊者多而難備卑者少而易備故也啓殯而藏棺於土爲葬其月數亦不同者以天子七月同軌至諸侯五月同盟至親赴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也左傳曰士踰月而葬此謂上庶與大夫同誤也天子功德施於四海諸侯功德洽於一國大夫士恩德及於

一家庶人恩德著於其族及其終也臣子之心未忍死之與其復生故其殯也不得已而殯之是以有七日五日之差雖庶人之殯猶俟三日是豈得已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若期喪則親不敵貴故諸侯絕大夫降

庶人縣封三節士雖無碑猶有二綽庶人則縣繩下之不得用綽也葬不爲雨止但禮儀少也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喪不貳事庶人終喪不使從政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如喪之衣衾棺槨皆從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祭之牲牢器幣皆從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盡其情中庸言父爲大夫子爲士兩段與此意同支子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祭說在曲禮下篇

按周禮冢人以其爵等爲封丘之度與其樹數別貴賤也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栗士四尺樹以槐有爵乃有封丘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蓋周之士制也士以上受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旣無爵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外不供他事不奪親也

一說凡有喪者皆不貳事檀弓下篇載仲尼曰王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是天子不貳事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是諸侯

不貳事也。曾子問。孔子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之也。是卿大夫士不貳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亦權制也。此說宜知。但玩庶人縣封節。以庶人二字作首。只在庶人上說甚順。支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天子七廟

節

此記廟祭之禮也。蓋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自天子至士。皆降殺以兩。禮不下庶人。故不得立廟。但薦於正寢。益報本反始。心雖無窮。而尊卑貴賤。禮則有限。仁之至義之盡也。天子初受命之主。諸侯始封之君。大夫始爲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重

大夫者皆謂太祖。

按天子之基業開而創之者。始祖也。燕而翼之者。羣宗也。故有七廟之制。左三昭以祭高祖之祖。及高祖。祖。右三穆以祭曾祖之祖。及曾祖。禰中爲太祖。合之爲七廟。若諸侯其德澤垂統於昔者。始祖也。培植於今者。羣宗也。故有五廟之制。左二昭以祭高祖。祖。右二穆以祭曾祖。禰中爲太祖。合之爲五廟。大夫三廟。左一昭以祭祖。右一穆以祭禰。中爲太祖。合之爲三廟。昭取南面向明之意。穆取北面深遠之意。

天子諸侯宗廟

節

此記天子諸侯內祭之同名也。宗廟之制雖異。而報反之

情則同。祔者。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也。秋名嘗者。穀熟可嘗。不敢先也。冬名烝者。物成者衆。當盡物也。曰春夏秋冬。則不疏不數。而合於天時。曰禘禘嘗烝。則或隆或殺。而合於地財生者安。而死者亦安。至孝也。

天子祭天地

節

此記天子諸侯外祭之異禮也。大旨祭典大事。而此乃報功之最大者。前一段因分而異。其祭是君臣所殊者。未段因地而異。其祭是君臣所同者。

天子統理天下。故祭天地。如燔柴於太壇。瘞埋於太折。是也。諸侯祭社稷。春祈秋報。是也。大夫祭五祀。宮室之神。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重

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是也。此三者皆以報本反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天子豈惟祭天地哉。有天下者。天下之鬼神屬焉。故祀天下名山大川。如東南望祀於春夏。西北望祀於秋冬。是也。五嶽名山也。而其牢豆之饗。必視食三公之禮。蓋其生財利用之功。與三公之奠安生民者同也。四瀆大川也。而其牢豆之饗。必視食諸侯之禮。蓋其源深澤溥之功。與諸侯之潤澤生民者同也。諸侯豈惟祭社稷已哉。有一國者。一國之鬼神屬焉。故雖不得徧祭於五嶽四瀆。而境內之名山大川。亦得祀之。以稱報也。至若天子所都。及諸侯所封之國。因先代之故墟。其先王先公。嘗有功德於民。而今無子孫。以爲祭主。故在

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雖未立其祭祀之主亦不失其祭祀之禮矣此又非念其及民之功也哉
按曲禮天子亦祭社稷五祀諸侯亦祭五祀而此云爾者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僭乎上也周禮上公饗餼九牢饗禮九獻簋十篚十一豆四十今祭五嶽之禮如之侯伯饗餼七牢饗禮七獻簋八篚十二豆三十二今祭四瀆之禮如之無主則祭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而不為屈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而不為僭也

天子植祔

三節

此記內祭之異禮也。大旨。主之各食於本廟曰植。植者禮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殺。主之合食於太廟曰祔。祔者禮隆。天子四時皆祭。而三時皆祔。諸侯因王事而廢其一祭。不得如天子之四時皆祭矣。又避王尊而祔一植。一祔不得如天子之三時皆祔矣。於孝享之中。寓尊王之意。見仁義兼盡處。

天子四時之祭。植祔者。春物未備省而從植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祔。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祔。此天子所以獨隆也。至若諸侯朝於夏者。祔則不祔。朝於秋者。祔則不祔。冬來朝者。則不得祔矣。春來朝者。則不得祔矣。重王事也。諸侯祔固植矣。祔則今歲植。來歲祔。祔之明歲。又植。是祔一植。一祔也。若嘗祔則純用祔矣。其中祔之異者。避至尊也。植與特同。

按首節植禮輕。則歲一行之。祔禮重。則三時用之。次節諸侯內崇五廟。外謹侯度。廢一時之祭。非不祭也。自有攝而代之者。只是不得親自主祭耳。三節一植一祔。必於祔者。夏物稍成。未若秋冬之盛。故可植可祔也。急王事而有所闕。義重則恩輕。避至尊而有所間。分屈則情降。近云勤修王事。以慰祖考之心。重義正以重恩也。間舉祀禮。以守臣子之分。屈分正以伸情也。更妙可從。

天子社稷皆

五節

此記春官所掌吉凶之禮也。首節承上章言天子諸侯雖均祭社稷。而用牲則以分異。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之神。故祭皆太牢。禮隆也。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之神。故祭皆少牢。禮殺也。大夫二廟。士一廟。皆有宗廟之祭也。其功德顯者。而賜圭田者。則祭祭物祭器祭服皆具。故也。其無功德而未賜者。則薦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此大夫士之以分異者也。庶人春薦韭四句。言四時各有所薦。非以卵四句。言所薦各有所配。如此隨分行禮。纔心安理得。可見踰分尚侈者之非禮也。

按牢。圉也。牲畜於圉。故曰牢。大牢具牛羊豕。以其大。故曰大牢。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二皆字。生於社稷兩祭來。有田則祭。如祔祔皆烝。是無田則薦。如韭麥黍稻。是蓋祭必以孟月。薦無常時。祭必卜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但以時物薦。

新而已此祭與薦之異也三喪禮有薦新如胡奠故知既祭又薦新也庶人無常牲取於新物相宜而已相宜謂四時之間此牲此穀兩物俱有非謂牛宜稌羊宜黍之類也非以卯四句一說陰陽之論非之性溫陽類也故以配卯卯陰物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為西方之穀陰類也故配以雁雁陽物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合陰陽以致薦正孝之至處

祭天地之牛節通主天子言用牲以純而未散者為上用續用繭握此內心之敬用角尺則外心之敬也細分之宗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廟異於天地者天人神鬼之別賓客異於宗廟者事神待人之別

諸侯無故節言君子鼎食不苟存愛物之仁以杜奢僭之端無故謂非祭祀冠昏賓客之類牛羊犬豚珍皆為鼎節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珍謂入珍內則所稱淳熬淳母炮豚炮牲擣潰熬肝膾是也

按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則無故殺牛等皆在其所禁也

庶羞不踰牲節兼天子諸侯大夫言神指宗廟三句是不敢以奉已者厚於神

大夫祭器節專主大夫言三句宜相蒙說大夫有田祿則

可以造祭器故不假唯不可假故當先造是不敢以祀神者後於已

按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無田祿者不假祭器故禮運以不假祭器為非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末二句又足上一句側重祭器邊燕器輕

古者公田藉 七節

此記古王者賦役之制也古者二字貫至田里節古時物力未充生計未暢一切耕作採取往來征逐之事尚拙而未便所以先王只以寬政優養之公田至無征定賦也用民一條定役也田里條使養生送死各得其所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業

古者之政公田以養君子藉借也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寬農也賦其市地之廛以為逐末者抑而不復征其貨寬商也關但主於譏察異常之人而往來之貨聽民所便寬旅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賦於上而不嚴禁以專利寬民也若夫圭田所以錫卿大夫士使供祭祀而不征其租稅厚賢也用民力以興作雖豐年不過三日厚萬民也田里鄉遂官之所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併墓地墓大夫之所掌有族葬之序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事在於義則輔之以仁事在於仁則處之以義此古者之良法也按周禮司門關市廛皆有征山林川澤虞衡皆有厲禁均人用民力旬三日與此皆不同一說謂古者為殷制

理或然也。市內空地曰廛，使商人停物於中，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中所賣之物，竹木曰林，林屬於水曰麓。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在林麓者，山虞林衡入之；在川澤者，澤虞川衡入之。時入，如春夏納秩芻，季冬納薪柴，春獻羔鰓，秋獻黿魚之類。夫圭田句，夫字作開字，則無著落。夫餘夫也，餘夫者，業外之田，圭田者，祿外之田，故皆不稅。所以厚卑弱，優賢能也。餘夫田數二十五畝，圭田數五十畝，用民力如治城郭宮廟之類，起一人之絲，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絲，則千畝不舉。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若軍旅之事，則不拘此制。百畝之田，五畝之里，墓地公家所給，不得輒請求餘處。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考

司空執度 二節

此記司空居民之法也。大旨，此是畫井田以授民之事。司空如此用心，只是要民與居相安，而可畫井而耕也。蓋民居不安，則水土不服，雖有田，烏得而耕之？此是井田起手處。皆由司空量度過的，所以經界正，井地均。如此其美，可為典學之端。凡使民節，見國家之事，常有則民時常要使。立此寬厚之法，只是令民可常為國家使的意。

天子不忍生民失所居，故以居民之責任之司空。於是司空仰承德意，執丈尺之度，度地形以居民焉。居之何如？地有山川沮澤之不同，而四時之氣，因之有燥濕寒暖，必因見在之時，以俟其方來之氣。察夫居山川者，何如？居沮澤

者何如？按節氣早晚，便不失燥濕寒暖之宜。蓋法制未備，先節宣時氣，而奠安之。然後量地遠近，就可為邑，就可為井，邑之城郭何如？井之廬舍何如？地近者城郭廬舍少，地遠者城郭廬舍多，與節與此邑井等事，而任民力以為之。周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正謂此也。凡使民節，承上任力而言寬恤之事，任老者之事，事舉其中也。食壯者之食，施從其厚也。正形容先王寬力厚養之心。

按執度度字，舊訓丈尺，近有云：心計之度者，亦不必然。司空職在居民，下皆居民之法，小而水所注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山燥沮澤濕，此四字輕重時四時。上時字，察也。蓋山川沮澤地勢之自然，是以有燥濕寒暖之異。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考

民居其間，多不知備司空明其節氣早晚，如春夏居山川者，宜何如？備秋冬亦然，便合於地之寒暖已耳。然亦是示諭於民，預為他日居者計。此量地二句，根原在度地居民之先，與事任力在度地居民之後。遠近字，當廣狹字看。老者二句，只就一人說。註二雖字，最要活看，不認成兩人說。觀一凡字，似不專指居民，然承上說，亦無妨。

凡居民材 一節

此記居材之當因也。教政是因民大道，理要重看。民之所異者，俗也。因俗不過便民而已，其不異者，為民德之本。惟修得教齊得政，方纔因得民俗，不然因之適以害之也。

凡居民材節民非材不生材非居不備先王之居民材以備用也居之何如東南多暖西北多寒必因天之寒暖而為備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必因地之燥濕而為備是豈無故蓋天地初分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其間者異俗然民俗何以異也民生於廣谷大川之內得天地寒暖燥濕之氣故其性情有剛柔輕重遲速之異齊人之氣稟大槩有此六者齊如五齊之齊雖不齊同各有分齊而民俗可知故五味則有酸苦辛鹹之異和矣器械則有車輿舟楫之異制矣衣服則有羶裘絺絺之異宜矣此皆民之所尚以為俗所便以為宜何莫非天地之氣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聖

使然也先王於此豈必強之使同哉惟修三綱五常之教以興民德而已惟齊禮樂法度之政以一民行而已其飲食器械衣服之用各隨俗隨宜而為之備耳何敢紛更以乖天地之氣耶此節以中國言
按居儲也首二句提端言儲用因乎造化廣谷以下推其所以當因之故居材即五味等註所謂天生五材之材之說也此下五節承上文皆言居民之事一云此材字以民之材質言當隨材質而居不可從廣谷以下分三截廣谷大川異制是寒暖燥濕之根原民生其間者異俗又從寒暖燥濕上來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在異制之後異俗之前五味三句正是說異俗一說異俗根異

制來異齊與異和等一例以性情則異齊以五味則異和以器械則異宜四者所謂異俗也末二句即所謂必因天地寒暖燥濕也不易二字正是一因字修齊內有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意常說修教齊政意輕只重不易俗上覺偏宜即俗之所宜但俗以習染之素言宜以性情之安言俱指五味等說

凡居民量地 二節

此又記中國居民之制以終前章司空執度一節意并起興學章大旨司空居民得法全在一量字量者裁度區處都在一心內了由是制邑定居一一停當不差相得字甚有意味謂地勢居室田畝互相締結使他彼離不得此此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聖

離不得彼方為相得蓋畫井是一定的三相得又是調停井田妙處後節一切良心俱從相得生發出來
居民之法莫善於畫井凡畫井居民者大要邑有大小必量地廣狹以制之而民有多寡必度邑大小以居之有如是之地利如是之邑居如是之民三者必相得而無有餘不足之患此所以為井田之法也如是則田以井授故無曠土地無遺利矣每夫受田故無游民人無遺力矣民各食其力為之難故食節民各力其事為之疾故事時將見源開流節民生日富向之所以居民而欲使之安者民咸安其居矣民居既安民心自善公家有事則樂趨而不倦既事有功則勸勉以相成知君之當尊尊為元后也知上

之當親親爲父母也。總是形容居後之良心。然無以教之。則良心雖發。終不得而遂也。然後立鄉學以爲教民之所。設司徒以爲掌教之官。所謂既富可教也。

按凡居民作量地二句。虛說箇居民之法量地之地。以地言量有畝升合斗斛。量其多少。足以知其容。度地之地。以邑言度有分寸尺丈引度。其長短以知其所居。制邑曰量。居民曰度。上二居字活。下一居字死。量地二句。已含有參相得意。下特點明之耳。此居民單指井田。說僅自一邑言之。一說自一邑而推之天下。制邑統指國邑。說亦通。必要二者相得。謂何。蓋地廣民稀。則力耕者少。而有曠土矣。民稠地隘。則田不足。授而有游民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五

聖

所以必參相得。而後不曠不游。可見天下之治。皆起於均平。此井田爲王道根本。先王必從井田做起。無曠土。至安居。言民生既富。便戀戀故土。而不至渙散也。食節。如朝夕饗殮。是亦根本上食用有節。來事時。如春耕夏耘。等。亦根本上不奪民時。來民咸安。句承上起下。樂事二句。四平看。一是不愛其力。一是不愛其情。君上因愛敬而異稱。上卽君也。一說。上不止於君。凡在上者。皆是蓋人。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養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則由其親親。以至於親上。由其長長。以至於尊君。然後二字。重看。言如此然後興學。不如此不得遽言興也。

司徒修六禮

四節

此記鄉學教民取士之法也。司徒掌邦教。總鄉學之政令。者。教民取士。須相趕說下。不平。數箇以字。皆就司徒身上說。非便作效上講。

司徒修六禮節。夫鄉學興矣。司徒乃兼攝者也。其法何如。如民有氣質之性。不能無偏。修禮以節之。使民歸於大中。民本然之德。多爲物蔽。明教以示之。使民知所感發。齊八政。以防民奢僭之淫。一道德以約民詭異之俗。教法如此。可謂詳矣。然不可不以身先之也。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以推極吾心之孝。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以逮及孤獨之不足。身親如此。可謂至矣。然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又不可無勸懲也。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尊崇其德。示勸也。叛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五

聖

教者。簡去之以絀退其惡。示懲也。司徒鄉學之教如此。按六禮七教八政。在後面。教民字。沈指國中百姓。士則指養於鄉學者。禮惡乎壞。故用修。氣質之性。多偏。故用節。教惡乎隱。故用明。教卽德也。明教卽以典德也。政惡乎參差。故曰齊。齊政所以輔禮教也。一字在心上看。有崇正闢邪。反異歸同意。道德本人心同然之理。爲民所習。尚卽俗也。同俗只同遵王之道。德便是一說。禮教政。皆道德之用。而道德其體焉。同俗內兼禮教。言其性節德興。淫防也。細玩四句。平說體用意不重。此教之最著者。不特此也。耆老乃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養以燕禮。食於鄉學。孤寡乃鄉中死事之父祖子孫也。恤以

春享秋食於鄉學者老在所養。耄期可知。孤獨在所恤。鰥寡可知。致逮字似著教者言。而教民慈孝意自寓其中。此是陰以示教使之觀感者也。至其取士之法。賢乃德之成。上者卽下節升之司徒升之國學。非卽加之上位也不肖爲惡之者簡者卽下節移郊遂遠方是也。

命鄉簡不帥教三節皆鄉學簡不肖以紕惡之事入鄉學。一年終大司徒命鄉大夫簡鄉學之不帥教者以告大司徒。乃令耆老會集於鄉庠以二年元日爲此不率教之人習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習鄉飲酒禮。令耆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率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斯時大司徒帥國之俊士有德行道藝。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者與執射飲禮事使不帥教者見俊士之榮。自慕之而遷改也。又教之第三年終考校而不變則命左右對移易其藏息新其講切庶幾其變也。如初禮四年元日鄉大夫復行射飲禮也。又教之第五年終考校而不變則移之郊學。郊學在鄉遂之外。較鄉學在遠郊之內爲稍遠也。六年元日鄉大夫又於郊學習射飲禮。如初又教之第七年終考校而不變則移之遂學。遂學在遠郊之外。蓋示以漸遠也。又第八年元日遂大夫又復於遂學習射飲禮。如初至九年終考校而又不變是其人終不可入德矣。乃屏之遠方。是人終其身不與中國序齒甚絕之之辭。然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觀變而不悛則先王教思無窮。重絕人之意也。

按命鄉命畿內六鄉謂比閭族黨州鄉也。皆謂鄉學。庠謂鄉之庠也。朝是會聚非朝君也。耆老皆朝示景行之意。習射習飲只是庠師耆老行之。俊士不在此數。通節只重在末句上。命鄉句提起看耆老三句。是鄉學行禮所尚之異。乃引起末句意。宜輕看言不惟示以禮文之美。而又帥國之俊士與執禮事如於射司張侯置鵠之儀於飲司禮禮揚觶之儀。總委曲以盡感化之道也。

命鄉論秀士 二節

此記鄉學崇德之事也。鄉學固尚賢以崇德矣。其事何如。鄉學三年大比之期。能無才德穎出於同輩者乎。司徒命鄉大夫論述而保舉之。而升之司徒名曰選士。蓋嚴以考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試之法。擢爲鄉遂之吏。擇而取之。殆非倖進者比也。於選士中又有才德穎出者。司徒精察而論述之。升之國學。名曰俊士。蓋存心期於上。遠立志不安小成。出羣之英。殆非庸衆者比也。此進之以漸也。夫進之而復征之。則往役不暇。奚暇深造。耶。故升於司徒而爲選士者。屬在司徒而免在鄉之徭役焉。升於國學而爲俊士者。統於樂正。并免司徒之徭役焉。若此者。蓋才德之湮廢多起於肄業之不專。不征則俗務無以雜其心。而德日就高明。才日進光大。此優之以禮也。

按二論字是述舉與論辨略不同。秀字有淺深。看註中又穎出三字可見皆兼才德言。上升字其身猶在鄉學。

移名於司徒未卽貢舉入官也。至升於學則身升於太學。非惟升名而已。秀而爲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爲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此其別也。秀未便是賢。是才德露穎之端倪。因他道秀處。陶鎔成就起來。便是賢。下節給社事。供田賦。鄉之役也。起軍旅。奉祭祀。司徒之役也。俊士選士。以名言。選士不重其名。只取其義。又以養士心也。所謂尚賢崇德者如此。或問士之不得升於學者。何以處之。曰。選中則爲鄉遂之吏。不中選者。復教之鄉而已。用之爲鄉遂之吏。可知選用之權在司徒。至進士。則必命爲朝廷之官。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司馬矣。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五

樂正崇四術 五節

此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樂正掌成均之教者。司馬則掌選法也。自學者之入德言四術。樂正以心崇之。自授者之垂法言曰教。樂正以身表之。術教者。先王之詩書禮樂是已。順者。從容和婉。直探討禮樂詩書精蘊。而與志相爲洽浹。非僅僅依循已也。四時分舉者。示其功不可驟。而與時俱進。亦順之之意也。然羣而學之者。何人。凡國子民俊。有主治佐治之責。教之不可以不豫。故皆造焉。以受詩書禮樂之教也。凡入學自叙年齒。長者雖賤。必在前。少者雖貴。必在後。蓋禮義相先之地。不容不以孝弟爲重也。

按樂正卽如今祭酒。所謂大樂正。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司徒東部之屬。太學何以大樂正掌之。蓋古者教人。皆以樂而潤濡之。以成就其德。崇有尊尚。意立有表率。意言詩書禮樂。不言易春秋者。何易雖同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諳。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敢盡窺。故略言耳。春夏以禮樂爲主。秋冬以詩書爲主。然而陰陽之說。未可盡非。如禮者。體也。於秋教之。蓋秋主擊斂。所以成體也。樂者。樂也。於春教之。蓋春主發散。所以爲樂也。詩者。言也。於夏教之。蓋言者。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於冬教之。蓋事者。爲言之實。冬與物辨而反實。故也。崇立且虛。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五

吳

講順以造士。正崇之立之也。王太子繼世有天下者。王子。天子衆子。分封爲諸侯者。羣后之太子。繼世爲諸侯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承襲父爵者。此皆謂之國子。升於國學之俊士。升於司徒之選士。此民俊也。羣后而下衆子。不得與庶人非俊選。不得與貴賤之別也。

將出學節。國學簡不肖以絀惡之事。古之學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大胥小胥皆樂官之屬。簡不帥教者。只以國子言。民俊必無不帥教也。命公卿等入學。使習禮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不變。王親視學。使習禮以嚴懾。悔悟之如是。而又不變。是真不能變者也。王三日不舉重裘。賢者子孫。故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西方三句。正屏。

遠方之實曰棘。有速於遷善之意。曰寄。有暫寓終歸之意。蓋國子皆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故於絕之之中。而致望之之意。以示不忍終棄也。必終身不變而後不齒焉。仁之至義之盡也。

大樂正論造士二節。大旨重兩告於王上。一大樂正儲養造士以成王家之器。一司馬辨論造士以給王家之用。皆公心爲國進賢而非爲私門植桃李也。首節國學上賢崇德之事。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以造就乎民俊。時及九年。造士其大成矣。於是論舉其造士中之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先升諸司馬。曰進士言可進而受爵祿於王所也。蓋司馬夏官卿掌爵祿。但入仕者皆主之。司馬乃辨論入官之材。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各取所優籍記其名。若某賢於治賦。某賢於爲宰之類。然不敢自專也。必告於王而聽其評斷。夫其在我之權衡已審。而天子之評斷不殊。既論定矣。然後隨其德之高下而授之官。然猶未及爵也。及夫試之而有成績。能勝其任矣。然後定其爵之尊卑。然猶未及祿也。及夫任之而有定位。然後授其祿之多寡。皆待命於王。而不敢自專者也。

按鄉學之選士。不征於鄉。曰造士。優士之在國學。及王子公卿大夫。无士之適子。德業既成。亦曰造士。告於王。升諸司馬。不可對當以天子爲主。觀而字可見。官材。可爲六官之屬之材質也。前言民材。此言官材。者司徒重教。司馬主爵。故也。賢字當箇優字。所升之進士。已無不

賢者。論辨是品評其才德之所優。不可以劣字插入。官以大夫士言。不可以公卿言。豈有方出身遽爲公卿之理。三然後字重看。有慎重名器意。

大夫廢其事 節

此節因上文任官然後爵之來。大夫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荒淫失行之類。生則擯棄。死則貶降。所以爲廢事者。懲也。此亦司馬職也。

按大夫終身不仕。則奪其爵與民同耳。猶以士禮葬之者。何以嘗爲大夫。故優之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 節

此節因上文司徒教士以文而并及教士以武也。文武原無二局。惟上所用。居無事則士用禮義。發軍旅則士用戰勝。亦文武兼制之道也。故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職也。王則命大司徒。教鄉士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預爲嫻習。以待徵發。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於孝弟忠信之中。妙攻圍擊刺之法。古者文武一道如此。

按此上專指鄉學之士。言國學之士。則治以軍旅者。庶子官也。非大司徒教之矣。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有發則司徒教士。車甲是聯事而通之也。大要在先王之用人。非有成材不取。惟其有成材。則責之而無不能。如司徒教士。則使司

馬論其材故出任之而辨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而事無不治若非成材而冒用之其不至僨裂者幾希。

凡執技論力 二節

此二節因論廉士而并及之。大旨有德則稱藝而為全材無德則稱技而為人役。見人當修德意。

首節夫上賢以崇德固矣外有執技者不可以不論也。此執技專指射御言不論德但論力而已其或有征伐而適四方射御之人羸股肱以決勝負蓋取其力足以為武備也次節因上言射御而并及祝史及百工故又以射御列言不二事欲其無異習不務官欲其有定守士以德技以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五

奎

力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公臣與家僕雜居齊齒為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必出鄉乃爾者鄉黨尚齒且有本族親戚之為士者不忍卑之故也。羸與裸通

按技即射御之技論力者上人論之也鄉學國學論其德此只論力羸股肱二句所以實手足之力論力之事在未適之先決者射御之人自相校決此執技以有事於內者也次節言執技事君於內者有此數等人不止射御為然祝辭以祀神史執書以事神百工如土工木工之類凡此皆為執役之賤人非周禮太祝夫史射人馭夫醫師卜師之官也仕於家近說謂執技為家臣

者若但以仕於卿大夫之家說則季路冉有將不得與士齒乎儘通可從不與士齒所以貴其為士也古之為士遠恥而有常心其貴於鄉如此士而上可知仕於家者因不齒之類而並及之不重。

司寇正刑明辟 一節

此詳刑禁之制也大旨只是一箇慎字正明慎於聽之先三刑慎於聽之時附赦慎於決之頃總之罪疑惟輕也見司寇體天子德意而時存哀矜勿喜之心

司寇節司寇掌邦禁決獄訟其職也上之法曰刑而或失其平則言正下之罪為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以聽獄訟以此刑辟決獄訟也有罪當殺者先問之羣臣次問之羣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五

奎

吏又問之庶人然後決也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跡則是疑獄而不為聽決於是附赦之法焉。附入之罪則從輕若曰據法汝當論某重罪而今入某輕罪恐失入而太嚴也赦原之罪則從重若曰據法汝當論某重罪而今并赦汝蓋寧失不經故示以嚴恐失出而輕犯也夫決之於博訪之後而赦之於疑似之餘則人之辟無不明而已之刑無不正矣。

按正明二句說得虛指平時講讀律例說所包者廣下則舉聽大辟一件以實之刑即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也正是無偏任意辟下之罪也明是無疑似意一說作八議看如親故賢能功貴勳賓之八者非也蓋下面全

不說到八議上，訟不決，係於囹圄爲獄，以曲直言於公。曰：訟聽者，決斷之也。刺，殺也。周禮以三刺斷民獄，訟之中，謂有罪當殺之人，其一問於羣臣，其二問於羣吏，其三問於萬民，三刺之而旨意實跡，皆當重典，固可殺矣。若有發露之詞，首而無簡嚴之實跡，則不爲之聽斷矣。簡，誠也不聽者，直不聽之，訓難於聽斷者，非三刺至末，一直說下，不可分作公怒兩平看。附赦二句，重赦句重，即原擬當刺之罪也。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爲善，情有可恕，則赦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

凡制五刑

節

此言制刑當合天道也。凡制斷五刑，必就上天之意，論議。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重。輕重，蓋天意好生，又有時以殺論刑，亦當好生。使生殺得中，其有罪責而當誅罰者，要與事相附麗，事輕而罰亦輕，事重而罰亦重，不可假他事以爲喜怒也。所謂即天論如此。

按必即二句申說，必字緊貫下句，制是斷，非初制也。即合也。天論，即天理也。在至公無私上說，所謂天討有罪也。一說天論，如下文父子君臣之屬，蓋刑以弼教，天倫爲重也。此說與下節有情郵罰兩字不平，郵罰即五刑。罰自上施，事自下犯，麗即相稱相當之謂。近說郵罰二字，平看豈但五刑即郵罰，亦必麗於事郵。呂刑所謂五過也。呂刑所謂五罰也。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

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罰輕於刑，過又輕於罰，輕且如此，其重可知，亦有理。

凡聽五刑之訟 二節

此記古人聽訟極公之意。首句作冒，在盡之截，上屬權，見聽之詳，下屬赦，見行之恕。相趕說下，不平蓋人犯罪多爲親義二者，以君臣父子作箇斷案權之，且虛別之，正權之之實盡之，又別之之時事，所以補別之不足，所謂權之本也。權者，出入變化，妙用全在一心，不違律例，亦不拘律例，方能極盡人情，直至後邊赦的地步，又必察大小之比，刑官如此用心，只是哀矜勿喜之心。范與沈同，又當作宥。

首節申上節意，法莫先於明倫，尤莫善於變通，故事涉於父子，則當原其親爲親者，可矜，忍親者，不可恕也。事涉於君臣，則當立其義，傷義者可罪，全義者不可罪也。此二者欲使有無輕重，各得其平，如物之有衡，然故曰以權之也。然事體有似重而實輕者，有似輕而實重者，據事則不得其當，故必以意而論之，以心比心也。人情有似淺而實深者，有似深而實淺者，忽略則枉其實，故必以慎而測之，小心以度也。此二者欲使輕重淺深，各得其辨，故曰以別之也。然人情有厚貌而未易知者，必竭吾聰明而察之，於辭色之間，又有畏威而不能達者，必致吾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此二者欲其奸不能隱，懦不見窒，而各輸其情，故曰以盡之也。如此而無一可疑，刑之可也。若爲疑獄，則當

汎然訊於衆人衆人皆疑則當赦而不罪然亦不直赦之也必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於小辟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成其獄上文所謂赦從重者此也蓋疑而必成其罪者欲戒彼之無再犯義也成而必赦之者尤懼我之殺不辜仁也次節承上文言獄之無疑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矣於是史書之以告於卿士卿士聽之則辭又成獄於是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則辭又成矣於是告於王王又慮夫一官專聽不能無私也乃命三公參聽之而辭又成矣至下達上咸無遺議是謂至公宜可以制刑矣然猶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在君爲愛下志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禮記正義卷之五

卷之五

按上文天論通五論而言此特舉其大者以諒之耳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而已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特從法之權而已輕重淺深皆在人者聰明忠愛皆在己者別之固所爲權盡之則權到極處了君臣父子兼事與情而註只重情者情是事的所以然處情便包得事必察句常說俱以不直赦說一云既謂衆疑赦之又成得甚罪且據下文成獄辭及下面一成而不可變這成之正是聽訟結果處其有赦之者則訟之不必成其獄者也此說有理可從比之爲言附也小大猶輕重已行赦

事曰比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也次節史司寇吏也文書者正卽周禮鄉師鄉謂鄉士師謂士師大司寇卽地官卿也此三聽字皆主覆審說聽其人非聽其詞也司寇以上是專一官之聽三公是兼聽三宥周禮一曰不識恐出於無知也二曰過失恐出於無心也三曰遺忘恐出於偶爾也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矣是此節意

又云原父子之親如匡章以責善見逐孟子不以爲不孝證父攘羊孔子不以爲直是也立君臣之義如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春秋以爲無君湯武放伐伊尹遇桐不失爲聖人是也棘木王外朝左右之所樹左九棘

禮記正義卷之五

卷之五

公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植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大司寇聽斷於此棘其內輸忠赤而外示威嚴與槐取其黃中通理暢於四肢臣德之至也

凡作刑罰 二節

此原先王制刑用刑之意上節是先王制刑之嚴下節是君子用刑之慎惟其嚴故當致其慎也輕無赦正爲盡心張本不可兩本

首節凡作刑罰當刑則刑雖輕且無赦正所以使人難犯也上云附從輕赦從重蓋彼以行法言此以立法言夫亦猶赦之心也夫次節承上言刑者例也例者成也運遞下

必如此兩解。方盡刑字之義。只要透出箇成字。以起下文耳。刑之爲言何也。先取犯者之辭。猶人之例體也。例之爲言又何也。辭既具則成刑。猶人例體具則成人也。其辭一成則刑必加而不可復變。君子安得不盡心於論斷之時哉。盡心卽前凡制五刑兩節。然悉聰明致忠愛。足以盡之。蓋君子不特盡心於辭。直片犯罪者的心。都曲盡而無遺。方叫做箇盡心。大辟刑成則死者不可復生。小辟刑成則斷者不可復續。此其不可變也。

析言破律 二節

獄之聽也。責慎也。然亦有不聽者。上文皆言常刑。此合下二條。則言亂政疑政之誅。在常刑之外者。亂政多出於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在上者之所爲。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盡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莖至防微嚴矣哉。

按析言破律。謂剖析言詞。破壞法律。亂名改作。謂變亂名物。更改制度。左道邪道也。地道專右。故正道爲右。邪道爲左。若巫蠱詛誑之類。淫聲如師。消爲應。蘋蕩葉之聲是也。異服如鄒子。滅好鵬冠。楚子玉爲瓊弁。玉纓是也。奇技機變之技。如偃師。舞木之類。奇器淫巧之器。如瘦金雕漆之類。僞對誠之辭。行僞而堅不可攻。言僞而辨不可窮。如白馬非馬之類。非對是之辭。學非而涉獵甚廣。不可窮詰。順非則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其言辨。

澤辨與澤自知其非。但巧於欺人耳。假於鬼神。句。謂假托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惑人。見聞而違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爲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

凡執禁以齊衆 六節

此六節總司寇職也。司寇掌邦禁。凡執不敬不法不儉不仁之令。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之乎。無心失曰過。有圭璧節。此禁民之不敬。用器節。此禁民之不法。錦文節。此禁民之不儉。木不中節。此禁民之不仁。司寇其屬有官禁。官禁國禁。市禁野禁等。官蓋刑者刑於已然。禁者禁於未然。禁於未然。則不至陷於刑辟矣。故因論刑并及之。獨舉市禁者。市乃貨聚衆歸利。既多。亂易生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末節司關之事。上文不敬不法等禁。雖有司市之屬。然關不有以譏察。則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譏察之。有犯禁者。舉其貨罪其人。禁異服。識異言。皆司關事。故并及之。

按玉銳首曰圭。通環曰璧。半圭曰璋。以金飾之曰金璋。此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粥之故爲不敬。言圭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命服命車。人臣再命三命所受者。宗廟器。若尊彝之屬。不弼防民之僭。僞賊亂也。又戎器不弼。而兵車之中度。則得弼之者。以丘乘出車賦。而兵車之弼不可禁。故也用器日用之器。若弓矢耒耜飲食器也。

數升縷多寡之數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不中量，不中尺寸之度也。姦色，紅紫之類，正色，玄黃之類，錦文，猶月令之言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可知。成器，雙承，民之相保，贏餘，惟是敦樸而已。以此成器，則終歲力耕，于文組不累寸，終日力作，於雕鏤不盈握，况招搖於市也。飲食衣服，須自縫緝烹飪，周禮司飧禁屬游飲食於市是也。至侈靡更禁，不時不熟等物，不中用，且傷生育之氣，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獻鱉，屬季冬始漁，是也。關境上門，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讖察人衆，蓋關乃商貨出入之總會，禁之於市，不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五

妻

若禁之於關，禁之於關，自不至犯之於市也。且兼禁異服，并識異言，邪說異端之類，非專指異國人言也。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讖。

太史典禮

四節

此言質成之法也。天子所行之禮節，與宣布之政，既驗者，可因之爲監，未然者可預之爲防，然必清心而受方，入於主臣之心，而臨時不措，不悞，所以一歲內諫質雖多，而歲終乃齊戒也。

太史節，太史典禮，代禮儀之籍，國有禮事，得失是其所掌，預執簡冊，以記當行之儀節，及所當避之諱惡，合而進之天子，是以禮諫也。天子則齊戒以受焉。

按太史宗伯之屬，此節當作歲終太史進來歲所當行所當避者，爲是，泛言禮事，非專指祭說執簡二句，平對正是修職處執，如周禮執書抱法是也。奉，如小史詔王之忌諱是也。此皆言太史者以小史爲太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特禮儀耳，故略而言執諱惡，王事也。故尊而言奉，齊戒受諫四字可味。註訓諫猶教詔，人知言之爲諫，而不知禮之爲諫，人知批鱗逆耳之爲諫，而不知恭敬奉持之爲諫，天子當大禮事，預以簡進，而明示得失，此非諫之義乎。諫而受，受而齊戒，可爲萬世納諫者法。不言大宗伯者，大宗伯體統尊，惟詔相大禮於臨時耳。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五

李

司會三節，總來要重齊戒意。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太司空，乃天子重臣，下統百官，百官一歲之辛勤功績，全在質成時見，安得不積誠以受。百官乃天子庶工，上奉天命，自己功勞之是非，可否全在還報時明白，安得不積誠以受。前兩受，受下之忠勤也，後一受，受上之公斷也。

司會節，夫六官分職，各帥其屬，固足以爲治矣，然考課之典不嚴，則予奪之權不立，故有歲終質成之法，而冢宰總之，司會贊之也。司會掌邦治之財用廢置，於歲終時，以財用之成質於天子，而考其出納當否，以事績之成質於天子，而考其廢置當否，然司會乃冢宰之屬，分當附其長以達之，故將質於天子，必先之冢宰，冢宰齊戒以受，既受之

後斯上達天子矣

大樂正節司會贊冢宰無所不統故三官各以其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然分當各附其長以達之也必先之三卿大司徒等亦齊戒以受之既受之後斯上達天子矣

百官節百官位卑不敢專其成也百官達於三官三官達於三卿三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由是天子師虞六卿平斷宜否還報於百官百官莫不齊戒以受天工天職固不可忽况以下奉上乎百官之受猶夫司會三官而已至此則予奪之典行而正官之事畢矣然後休養老者蜡祭勞農而行仁民之政量今歲所入以待來歲所出而行節財之政是以朝無曠官民愛其上而財不匱乏也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李

按廢置主造作說非以爵祿之廢置而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冢宰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故亦齊戒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以其當官成要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禮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司會雖卑於大樂正等官而冢宰之屬重於他職故先質成三官從其後而質之也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三官三卿各以類受如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而樂正敷教化故屬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刑暴亂故屬之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者也而司市禁四民之僞飾故屬之樂正掌教先之司徒司市掌市先之司空是矣惟大司

馬與大司寇同為六卿職異政殊安得與為一官從司馬而質之周禮小司寇歲終令羣士計獄弊訟登申於天府乃命其屬入會致事無司寇先質成於司馬之文其為誤言無疑即百官節當云百官以其成質於冢宰冢宰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但相沿已久只依文作解三百官皆同正相應應百官三官之屬如大胥小胥質於大樂正小司馬小司寇質於大司寇廛人廛人質於司市也百官達之三官三官達之三卿俱齊戒以受是始修質成之禮終秉受質之誠也然後二字重看先質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李

成而後恤民理財以考績之事重也休老二句所以奉天時而為政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則歲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說平兌勞乎坎則歲終固可勞之時也休老即食享引年之禮勞農即黨正屬民飲酒之禮成歲事常說單指節財說細玩制國用句內包得成歲事即制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也此說可從

凡養老 二十二節

此記養老之禮也養老之禮其目有四三老五更一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子孫死於國事之父祖二也致仕之老三也庶人之老四也老

更及致仕。總謂之國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總謂之庶老。

凡養老作。冒有虞氏以燕禮。恩勝禮也。夏后氏以饗禮。禮勝恩也。殷人以食禮。酌恩禮之中者也。周人修而兼用之。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飲以養陽氣也。秋冬則用殷之食。食以養陰氣也。

按有虞氏言氏者。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時已稱。虞舜原不曾有封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禹崇伯之子以國典也。殷周言人者。謂以衆而得天下。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養老禮。虞夏殷三平。周別講。有立本趨時意。燕之為言安也。行於寢。饗之為言向也。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十一

於廟。殷酌乎虞夏之中。故設酒不飲。象饗也。以飯為主。象燕也。亦行於廟。犬豕皆時數氣化所為。太樸之世。惟重恩。風氣漸開。則漸重禮。周則修以理。其廢兼以舉。其詳有損過益不及意。酌恩禮而用之。則文飾之盡矣。

五十節。五十養於鄉。鄉學也。六十養於國。國中小學也。七十養於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者。天子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見老之當養也。

夫老至八十九十者。不堪來學受養。則君致饗食之禮於其家。其八十者。一坐再坐。與尊者同。九十則不必親拜。使人代受。其禮如此。凡以優年高也。合上節皆主國老言。替亦如之句。帶說不重。

五十異根節。此老者養生之禮也。

六十歲制節。此老者送死之禮也。

五十始衰。至非人不煖。言老者血氣以漸而衰也。非肉不飽。非帛不煖。堯光王有衣帛食肉之政。非人不煖。故孝子有以身溫彼之禮。杖所以扶衰弱也。必因年而優。以禮至九十有爵。齒德俱尊。明解朝章。諳練典故者也。則就室以珍從。示尊養之意。巡守而就見百年。則汎言衆庶之老也。

七十不俟朝節。是養國老。因年而逸於國事也。

按國老有爵者。不俟朝。指君不許其致事而在朝養也。告存致秩。則致仕在家者也。存溫存之存。非存否之存。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十一

告猶問也。不俟朝。欲其逸也。月告存。欲其生也。日有秩。厚其養也。

五十不從力政節。是養庶老。因年而逸於家事也。

按不從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謂庶人在軍為士卒。不從不與。皆代之以子孫矣。不齊則不祭也。子代為祭。皆所以優其力也。從謂行其事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旁有所及之謂。

五十而爵節。五十曰艾。服官政也。六十不親學。曰耆。指使也。七十曰老。而傳。外則致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句。以輕服服重也。與齒禮。唯衰麻在身。同義。則優之者亦至矣。

有虞氏養四節。大育國老庶老。人有尊卑。故大學小學。地亦有尊卑也。蓋養老於學。便有乞言。惇史之禮了。國老之善天下與國之善也。故於國學行之。令國子民俊親其善言善行。異日可以施之天下。一國庶老之善。一身一家之善也。故於小學行之。令鄉學士親其善言善行。目前即可以善一身一家。

有虞氏節序者。養也。夏后氏節序者。射也。殷人節序者。覺也。覺民所以反其質。周人節膠者。飾也。從飾所以致其文。國老謂卿大夫致仕。爵德俱有者。庶老士也。兼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虞夏尚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東西。小學在東。殷周貴文。取漸積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南。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西為物成之方。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東為長養之方。

按周之學。成均在中。即辟雍也。其左東序。即東膠。其右瞽宗。曰右學。瞽宗以樂祖在焉。故曰瞽宗。

有虞氏皇而祭四節。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先言祭。而次言養老。祭則言冠。而不言衣。非無衣也。狀主冠言之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焉。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非無冠也。然主衣言之者。蓋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身音許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十一

按祭宗廟也。養國庶也。冠服互見。皇大也。冠形制大也。深衣。白布衣也。冠制簡略。衣布幽玄。有虞氏風氣淳樸故也。收取於斂髮。燕取於黑色。以夏尚忠故也。嘽以覆髮為事。編以白素為環。以殷尚質故也。戴冕以藻視收。嘽而加美服。以玄衣合黑白而成章。以周尚文故也。夏后氏尚黑。故衣裳皆黑。殷人尚白。故衣裳皆白。周兼用之。故玄衣而素裳。夫祭與養老禮之大經。四代所因。冠與服時王之制。四代所革。帝王之立本而趨時。蓋可識矣。

凡三王節。此先王所以養四海之老也。上言國老庶老。固養於學矣。至於四方之老。安得人人而養之。故行引戶校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十一

年之令。而恩賜其老。如寬力征免徭役等事。按此節在養國老庶老禮畢時說。引年有二意。謂戶戶而引之。自五十以上。較其年之多寡。而恩賜有厚薄也。一說引年。單指年說。謂較其年齒以為差也。亦通。

八十者一子 三節

此承上文養老。而并言王政之宜恤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徒。故王政優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

按從政給公家力役之政也。但前不從政。以老者言。此以老者之子孫言。廢本作癯。癯疾不從政。則疾者得其養。居喪不從政。則喪者盡其哀。將徙欲去者。自諸侯來。

徙家謂自他國而來徙家於此也將徙者未甚勞。始來者生業未定。此三月與期之別也。註中舊說不可從。少而無父者此四等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疇澤跛躄節瘠一幹一跛躄一斷者一侏儒一。百工一。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遂因其能而以糜給食養之。器者隨長短小大而用。孔子所謂使入也。器之是矣。先王之政下無廢才。上無虛用。此亦恤窮之仁術也。

按陳註合百工為六類。先王之時。瘠者以之掌土。聾者以之司火。刑者以之守圍。刑則跛躄斷者之類。侏儒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攻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鐻。謂使擊鐘。蓬蔀蒙璆。謂使擊玉。瞽侏儒扶廬。謂使持戟柄。矇跛循聲。謂使歌詠琴瑟。聾瞶司火。謂使主然火。其童昏聵瘠。謂使供食。師所不材。宜於掌上。是各以器食之証。一說。侏儒以上為六類。雖為廢疾。然各有一技之能。足供百工之役。如掌土司火等。故各以所宜得之餼廩食之。百工總上六者各有技藝。故曰工亦通。

道路男子由右 四節

此四節俱主風俗上看。此皆先王興學教民。化行俗美。故

教之盛如此。以首句作頭。男子節。此道路遠嫌之禮也。父之齒節。此道路敬長之禮也。君子者老節。首句重人皆好德意。豈有賢而無車以行者乎。次句重俗尚孝敬意。豈有老而無珍以食者乎。盛世之風。可想見者如此。

按道有三塗。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且地道尊右也。車患於貼危。故從中央。隨行雁行。則有以廣孝弟矣。朋友以禮讓相先者。不踰要看得濶大。勿謂道路非雍容之地。功而競功能而競能位。而競位。一踰則無不可踰也。勿謂履蹈無禮法之閑。在朝讓朝。在國讓國。在野讓野。不踰則無處可踰也。任謂擔負。并則已。獨任之分。則析而二之。不令自提挈。少者為代其勞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方一里者為田 五節

此詳先王分田分服之制。而又總結其制意。大旨。井田封建。天下之大端。大本。此篇模寫山川土田之數。以見農圃之廣。一統之盛。王制之周密處。蓋井地不均。則穀祿不平。故分田以計田畝之多寡。道路不計。則朝貢無節。故分服以計道路之遠近。自衡山至末節。一萬億畝。推而總天下九州。方三千里之田數也。其後又言方百里至末。是即上文之數。去其形勢居處所值者。而計其實田可耕之數。乃即小方百里。以見大方三千里也。經與註算不合。姑闕。

方一百里者三節。在開方之法上看。每云方者皆開方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上。百字是行文。方一里為

天子之縣內節此覆解畿內一州之制百里亦以開方百里者言七十里五十里亦以開方千里者言殊不相合姑闕此畿內不言名山大澤與祿之閒田則以前見之

諸侯之下士祿 四節

諸侯之下士祿節此言大國制祿食人之數次國之卿節此言次國制祿食人之數大夫以下亦與大國同次國之卿以其命於已君乃降於天子之命故祿但如小國之卿此蓋尊王之意也此章言制祿多寡之數當為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兩節之傳文

天子之大夫 二節

此申釋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之意首二句作冒天子之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五 十一

大夫其祿視子男者也今視諸侯之卿比之在朝薄矣以方伯之地有限不足以供故祿從其薄也天子之大夫其爵視子男者也今視次國之君崇其秩則七命加其服則驚冕比之在朝隆矣以方伯之權最重不易控制故爵從其隆也三監之祿爵以權制者如此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欲其易給而不勞也次節方伯有湯沐之邑取齊戒見君之意敬大臣也於天子之縣內其數視元士不能五十里取其邑之所入以供費已耳此總見天子厚待方伯而使之以謹朝事也限其制意不重

按湯沐之邑春秋傳所謂朝宿邑也諸侯有功德於王室始有湯沐之邑浴用湯沐用潘此惟方伯有之其餘

諸侯則否

諸侯世子世國 節

此章言內外爵祿之制當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之傳文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也不世爵即內諸侯祿也內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為卿故也大夫全重爵上天子所以榮辱廢置天下全在於爵爵輕則視官為世及之物而天子激勸之權輕矣况位以尊賢官世及則未必得人而害政廢事不可勝言故當擇祿以報功故可延况祿但以租稅養之而已雖濫及亦不失為厚道

先王於畿外之諸侯其世子但得世國而爵不得擅襲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五 十一

內之大夫其子孫但得世祿而爵不得擅襲傳統之人臣得世祿而不世爵也不世爵之故何也蓋先王之使人惟其德而爵人惟其功若諸侯大夫之子未必生而有功德也此所以皆不世爵也諸侯世子固世國矣然必請命於天子天子考其無過賜之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若未賜爵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而已此諸侯之不世爵也至於諸侯之大夫不惟不得世爵且又不得世祿此大夫之不世爵也

按畿外諸侯之世子得世其國是爵祿皆世矣得此就監國時言非世爵也諸侯言世國大夫言不世爵互見也玩下云諸侯之大夫則此大夫是天子大夫也公卿

大夫總言大夫以包之。下云未賜爵。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使德二句。兼諸侯大夫說。委任為使。命數為爵。德以六德。三德言。功以亮采。浚明言。別而言之。爵主德祿。主功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申說重爵。纔得其旨。一云使以德二句。汎言使人爵人之法。不兼諸侯大夫言。宜知。君薨世子嗣位。監國除服來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以象賢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始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來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之初也。天子之大夫。雖不世爵。而猶得世祿。若諸侯之大夫。茲祿亦不得世。此待內臣外臣之別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而有大功德者。亦世之。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附解。九德為天子。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教。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此則盛德之自然者。如寬是德。栗是德。中自然處下。做此。

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九德之中。有其六。有其三也。亮明也。采。凡禮樂政事皆是。浚。治也。亮采浚明。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

六禮冠昏 二節

此章敘鄉學教民之目也。禮教政皆司徒所掌。然其實何如。以六禮言。如冠禮。以責成德。皆禮以示有別。喪祭禮以

明孝親。鄉飲酒。士相見。禮修之以節。民性者此也。以七教言。如父子教以慈孝。兄弟教以友恭。夫婦教以義聽。君臣教以仁忠。長幼教以惠順。朋友教以信賓客。教以讓。明之以興民德者此也。至政為禮教之輔也。以八政言。齊其飲食。而僭僂者懲。齊其衣服。而詭異者懲。所以防口體之淫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齊之使去其邪。以歸於正。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齊之使因其宜。而不易其俗。所以防習尚之淫也。齊其度量。而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齊其數制。而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所以防財利之淫也。故曰齊八政。以防淫。此章當為司徒六禮七教八政之傳文。

按六禮皆士禮。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申。則軍禮固在其中矣。喪祭禮。如遠近有期。疏數有節。隆殺有宜。皆是。士相見禮。如坐立有序。長幼有分。揖讓有節。皆是。齊飲食。如俎豆有數。是衣服。如文繡有恒。是事為者。蒙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以任民。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度。以丈尺言。量以斗斛言。數以百千等言。制以布帛廣狹言。如布幅廣二尺二寸。帛二尺四寸是也。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月令

按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
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羣獮古
制間雜秦法禮家記事者抄合成篇又名曰月令蔡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階王肅皆云周公所作不合也或曰不韋巨奸而其書
乃得與大經並傳可乎曰王者奉若天道莫先於敬授
人時故舜齊七政周用五紀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况
不韋之時去古未遠傳聞有在典籍未焚得採取焉故
其為書不無謬戾而亦有帝王參贊裁成之道在焉使
後世人主設誠而致行之則承天之治可復見矣孔子
曰不以人廢言此篇是也其傳也奚疑 此篇漢淮南
王劉安因之作時則訓先儒謂小戴禮記無此一篇後
漢馬融增入蓋前此未合成篇至融始入戴記也解者
不同今依文釋之

二十八宿歌并解

角亢氏房心尾箕 東方青龍 斗牛女虛危室壁 北方玄武
奎婁胃昂畢觜參 西方白虎 井鬼柳星張軫翼 南方朱雀

按角蒼龍之首鳥獸生角草木拆甲化生萬物者也亢
主章奏明目達聰也氏天之行始於東故此為天根太
子為天下根本故取象也房天子之后寢御羣陰之處
心天子之象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者人之主故以
為名尾主后妃御敘於王所箕者主承糞穢又揚五穀
器尾而受以箕可知婦人無外事矣斗宗廟酌酒器牛
為農人所耕之具女所獻之工也北方玄武為虛危皆
主死喪危禍等事室十月農工已畢此星昏而正中主
營建宮室壁天下國家之秘府自室至婁天子之宮觀

苑圃有壁在焉所以崇文德天象不既昭昭者乎奎天
子之武庫婁主苑囿犧牲以給郊祀胃儲藏五穀之府
所以會計邦用昂主刑獄天之道秋為殺地之道西為
金皆裁物之過也人之事蠻獠夏寇賊姦宄者則正
之小則加以刑大則加以兵刑皆列西方以稟肅殺
之氣也畢主邊兵禦侮之臣觜行軍之藏府參中三星
為中軍正中一星為大將旁二星參謀也命名為參以
此并主水法令中平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
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鬼主祀事祖考之象柳主草木
雷雨時至於夏雲行雨施萬物流行也又為天之廚宰
主享燕之事星為朱雀頸文明之會羽儀之所主衣裳

文繡也。張主珍寶宗廟服用掌次之官。翼天子之樂府。軫主車騎任職軍之出入皆占之。

十二次會昏且歌

卿妻梁兮沈首火尾壽火兮木紀樞營奎胃處畢東柳翼角房中尾斗葵參弧七星翼亢火建牛虛危畢婁宜尾建牛女是危奎畢觜柳七軫連氏。

五行生成數解

天數奇有五。一三五七九地數偶有五。二四六八十。五位相得者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自然之序。前後無紊。如兄弟之相得也。數有一與六合為水而居北。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二與七合為火而居南。地二生火。

地七成之也。三與八合為木而居東。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也。四與九合為金而居西。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也。五與十合為土而居中。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也。一生一成同處其方。如夫婦之相合也。蓋陽變者陰化之。陰化者陽變之。孤陰孤陽豈能生成哉。

二氣五行解

陰陰也。氣在內與陰也。陽陽也。氣在外發揚也。陰也。氣剛而能禁制也。水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也。準於物也。火化也。火消萬物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

五行生剋解

五行生中有剋者。蓋木生火。火盛則木為灰。火生土。土盛

則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物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阻滯。此生中有剋也。

五行剋中衍生者。蓋木剋土。土盛則喜木。剋是為秀。聳山林。土剋水。水盛則喜土。來樽節隄防。水剋火。火盛則喜水。來既濟。火剋金。金盛則喜火。來煅煉。金剋木。木盛則必斧斤斲制。此剋中有生也。

又云五行之氣常不相離。如土之為物。植之得木。淘之得金。穿之得水。土剛為石。擊之得火。是也。木之為物。鑽之得火。搗之得水。反之得土。草木火之得水。銀。水銀。即金也。金之為物。鎔之得水。鑿之得火。淘之得土。金生於山。山必童而後有木。至於萬物非水不生。木火金土皆生於水也。

十二律解

按正月寅律太簇。太。大也。簇。奏也。言萬物始大。簇地而出也。二月卯律夾鍾。夾。孚甲也。鍾。種也。言萬物孚甲而種類分也。三月辰律姑洗。姑。故也。洗。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四月巳律仲呂。呂。旅也。陽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助陽成功。而宣氣齊物也。五月午律蕤賓。是月陰實萎蕤在下。陽氣上極。陰始敬陽。象主人之敬賓也。六月未律林鍾。陽極於此月。則萬物茂成。而種類衆多也。七月申律夷則。言太陽方衰。太陰氣發。萬物凋傷。應法成性也。則法也。物有成則也。八月酉律南呂。陽氣內藏。陰呂於陽任其成功。南。任也。九月戌律無射。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

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十月亥律應鍾陰應于陽轉成其功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於下藏也。十一月子律黃鍾黃中和之色鍾動也言陽氣聚于黃泉之下而動發萬物也。十二月丑律大呂陰極而陽生呂旅也陰大助黃鍾宣氣而芽物也。

干支解

按大撓承黃帝之命制于支以定歲作甲乙等以名日謂之干干幹也屬陽故曰天干亦曰天母作子丑等以名月謂之支支枝也屬陰故曰地支亦曰十二子干支相配以成六旬即六十花甲子也。

甲萬物甲柝而出也乙萬物屈曲而未伸也丙萬物炳然

著見也丁萬物壯實之形也戊萬物之茂盛也巳萬物有形可紀也庚萬物堅強而收斂也辛萬物方盛而見制也壬妊也陰陽交物而懷妊也癸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

子孳也言陽氣至此更滋生也丑紐也言寒氣屈曲而物尚紐結也寅演也物生之津途也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也辰者震也言時發動長也巳者巳也陽氣畢布而已盡也午長也大也言皆長大也未昧也日既中而陽向幽昧也申者身也言萬物身體皆成就也酉緝也言萬物皆緝縮而成就也戌滅也言萬物將滅息也亥核也言萬物堅核而收藏也。

三春總歌

孟春甲乙傳芒主鱗角太簇律自古祀戶先脾木克土數八味酸臭乃瘴何如律中遷而屢夾鍾姑洗相繼數

孟春歌

東風解凍立春期奉法祈於上帝時王命布農連習舞乃修祀典戒牲犧

孟春之月

節

大旨占天象以候時古治法之急務故十二月皆首以日辰與昏旦中星為言以孟春為正月取歲首端正之義本去聲因諱始皇政故改為平聲孟長也春之為言蠢也物蠢動貌每月日與月相會各有次舍然日行不及天一度

月行不及天十三度日與月字相參差故每歲而十二會孟春夏正建寅營室在亥蠟嘗之次故日與月會於此古者人君南面以南方為中故每月星之昏旦見南方者謂之中星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故每月之內有或見乎昏而中者有或見乎旦而中者正月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即日與月之所會與昏旦星之所見則建寅之天象可知餘倣此

按日字日與月所會之辰也獨稱日者陽以成歲為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為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雖日周一匝晝夜運而歲以成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不能正

依曆法此云昏參且尾但舉其大畧耳先言昏而後言且順陰陽之義也。

參者西方白虎之第七宿尾者東方蒼龍之第六宿書於春言星勢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此言昏且之所中者彼以時為主此以月為主故詳畧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

其日甲乙 三節

此皆孟春之月時令所屬主自然言十干分麗五行用事者旺甲乙木于也故以甲乙為本旺焉此言甲乙之用事不作人用日說餘俱倣此主春令者為帝則太皞伏羲氏

禮記說彙纂訂卷之本
是相春令者為神則少皞氏之子重曰句芒者是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凡動物之有鱗者屬焉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春則其麟鱗角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故調樂於春以角為主四時候氣必有管也正月建寅太簇寅律中猶應也是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其數入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取成數也其味酸味生于形木形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臭生于氣氣從木化故其臭羶其祀戶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則陽出而生物故五祀以戶為主祭戶必用牲脾臟屬土木所克也祭則取其所克故以脾先祭。

按數其字皆承孟春之月說其帝其神只以主令助令言五帝以德五神以功註後王於春祀之此意當在本文外見其蟲鱗止為鱗蟲屬木耳非謂至此生育也音主調樂律主候氣是兩件事律者候氣之管以銅或以竹為之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灰飛管通候氣不爽祀戶先脾是一件事言祀神所先之物也祀戶脾與腎兼設特先祭脾耳一說先脾不專指祀戶說勿從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與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禮記說彙纂訂卷之本

東風解凍 節

此記寅月之候首句是天時下三句是物類夫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方木木火母也氣溫故解凍凍既解故蟲之藏者起而動即夏小正所謂啓蟄也冰在水上魚乘陽氣而上浮所謂魚陟負冰也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也故先以祭也鴻雁畏寒正月氣將煖則來至中國故曰鴻雁來各主應陽氣說。

按五日為候月有六候而此篇止記五候者不知何謂今曆取後草木萌動以足之此天地交而為泰之時故

草木萌芽莫不發動時氣物類各從其候如此。

天子居青陽 二節

首節言天子所居者順乎少陽之處下節言天子所養者順乎春時之宜青陽左个太寢東堂北偏也四面旁室謂之个東為青陽孟春少陽之始故居以聽政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餘月倣此而推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者春言鸞則夏秋冬皆鸞可知春則鸞路之青者耳路有五色此不言青者於夏言朱冬言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互見也服玉冠冕之飾及所佩之衡璜也倉深青色木色有青有倉隨其用物以之麥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當屬金兌為羊亦當屬金蓋五行之氣以相生而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九

生以相克而成二者皆克木故所食以之而鄭以麥屬木穀天麥自苗至熟皆在春時謂為木穀似也謂麥為火穀羊為火畜春時尚寒食之以助氣夫麥以火王而死羊為金畜此理之不可曉者陰陽多塗諸說紛紛不可一定姑闕之以俟知者春主發散器之刻鏤文理粗疎而直達象春時物貫土而出也泥指用器說不必泥定。

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為太寢而以青陽為東堂明堂為南堂總章為西堂嘉堂為北堂青陽之北偏為左个南偏為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為左个西偏為右个蓋以南面而言也總章之南偏為左个北偏為右个蓋以西面而言也玄堂之西偏為左个東偏為右个蓋以北面

而言也朱子因之竊謂太寢天子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黼屨四時皆南面向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處而春秋

冬三時皆不南面者况冬寒之時而北面又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至於車馬旂服膳食器用俱屬不合或者呂不韋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一說此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而居退息之時也姑闕之以俟知者

再考食穀之配五行諸家說各不同有取時之所生者有取物之所勝者有取物之同類者所生者所以相繼所勝者所以相治同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臟之疾不生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十

是月也以立春 節

此迎春貴和令也。大旨總是布大君之德也和令欲使德意均平周遍也。下慶惠賜皆德行施皆布和申看。下及至不當一氣說。必是這樣。纔謂之和相有調和上下之任。故命之。

是月者註疏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餘倣此。太史禮官之屬太史告之天子天子帥其眾臣工正以天地生育之德在木也迎春於東郊以祀太皞句芒之神還反自郊旋而反於朝也賞如賜路車彤弓之類蓋天之仁見於春君之仁見於賞也然仁雖急於親賢而恩尤貴於逮下故於賞臣後命三公之相布德和令焉德意著於中賴其

宣布而此德之寄於政令間調而出之不積壅亦不驟施務從容遍及而後已德之布也何如宜隆以禮者慶以之行宜予以物者惠以之行必下及兆民如大造之澤無一物不沾被然恐有司廢闕而不行故有慶賜遂行之戒又恐有司奉行苟應虛文而不移核實故又有毋有不當之戒至是而天地之盛德即為天子之盛德矣其要只在擇相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云諸侯文不備也

按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日祭法簡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鄭註迎春日祭蒼帝威靈仰於東郊之兆也孔疏云上云盛德在禮記註義書卷之六

木者則威靈仰之靈德也只從陳註為正慶字承行慶來如聘名士二句賜字承施惠來如開倉廩二段

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為主耳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為主耳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耳

○乃命太史 節

此命治曆者以逐時推步之法也夫治曆者初未嘗不善及其後也分秒未盡積久成差因而不改初之有常者至是則不常矣要者一行字日月星辰惟行就有變差出來所以立歲差之法蓋為此若只命他守定死規矩便有

許多不合處命之司者要他活變令今日之行止遲速要與初時典法不泥定又不相違悖機妙黃讀曰武

占候授時王政首務乃於歲首命太史焉載天文有書汝其守之而可徵推天文有法汝其奉之而盡變蓋以日月星辰之差忒皆起於行之度數不一也以司其行於宿離則曰其所止者何在其所行者何在自我以占候之而勿之有忒焉以司其行於經紀則曰進退之度何如遲速之度何如自我以推步之而勿之有失焉然此典也法也自古有初也必按曆家已試之成規為吾今日之推候即有所變通要因天體之自然者以為準而於不合處求合可也守典者守此而已奉法者奉此而已可作聰明以亂成禮記註義書卷之本

按此節專主天文上看首句作實典天典也漢天法也司天以下一氣說去正守典奉法之實也初即典也一說國有六典國有八法典法之書皆藏於太史所謂守典奉法也是一事司天以下是一事分治道天道書上下意不相蒙不可從典大而而常故曰守法詳而有變故曰奉司字即註中占候字天天運也作主日循星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皆天文也不作五平看行字中含宿離經紀在宿言宿於此也離言離於彼也此宿離在何辰何星之第幾度中間進退遲速之總會曰經紀毋令失其所躔次之度數慎

離易定。故直曰不忒。經紀難一。故戒以毋失。以初爲常者。於分毫微渺間。以初時之盡善者推之。使之愈久愈合。隨差隨止意。

天子乃以元日 節

上帝以上是擇日以祈農事。勤民也。下是擇日以耕帝藉。敬天也。

元日。上辛日也。郊祭天矣。而配以后稷者。何。后稷。穀神也。配以后稷爲祈穀也。是於敬天之中。而寓愛民之意矣。郊之後。乃擇吉日。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乘之保介。及御者之間。帥臣等躬耕。帝藉。重三推上。上勞下莫敢逸。反執爵於太寢。行燕禮也。命各勞酒。示勤勞也。是於親耕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六

主

之中。而寓重農之意矣。何莫非所以爲民哉。按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故云元辰。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三人曰參。天子在左。御者居中。保介在右。保取護衛介。衣甲者。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而參乘備非常也。此句只是農器居中意。躬耕。向身致其誠信也。三推等不重。勞逸有等。只是誠心無二也。勞酒。向酬其誠心也。帶言之。上迎春。行賞於路。寢外正朝。此耕藉燕禮。勞羣臣於路。寢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帝藉。藉田也。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在郊。廟之典籍。又以借民力而終之。故曰藉陽。

始於三。中於五。終於九。故耕藉以之。

天氣下降 節

此言勸農之事。天在上。而其氣下降。地在下。而其氣上升。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爲泰。故其時草木萌芽。莫不發動。此可耕之候也。故王統命羣臣。宣布農事。羣臣各命田畯。居東郊。以督耕者。封疆有損壞。則修葺之。徑術有廣狹。則審端之。皆所以正經界。備早潦也。土地有高下。則五穀有宜否。故善相之。凡此三者之教導。導田畯。必須躬親。飭乃戒諭之意。先定準直。就承田事。既飭說。無工夫。先定者。未田之先。胸中已有成規。可守而修。而審而相。曉然知所從事焉。農事之布固如此。術讀日遊。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六

主

按天地之氣。即陰陽也。陽氣之升。從十一月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皆伏。天氣上升者。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天氣上升者。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陽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也。若夫七月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天地隔塞。十月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也。五穀所宜。如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是也。必躬親之。比教導又進一步。必躬親。統上文。教民使習其事。導民使達其

理躬親使易於信從此田峻所以舍東郊也各適其香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以其為東作之事故舍東郊其實四方之耕皆田峻督之也

是月也命樂正 五節

此言春和命禁之事樂正入學教國子以習舞之事教舞之官不止樂正此獨舉樂正者總其綱也春屬木木曰曲直而主乎貌習舞以春順陽氣之發動動盪其血脈也修祭典凡一歲之當祭者皆舉而列之若今秦祭祀之典也修祭典二句仁鬼神也母用牝禽獸也禁止伐木仁草木也母覆巢至母卵亦仁鳥獸也母聚母置恐奪農時仁萬民也掩埋仁死喪也不可以稱兵申上文母聚大衆之意言不惟妨農而又違天地人之經也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蓋天道地理人紀皆以好生為重若兵自我始則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索亂人之紀敘矣其殃也固宜所以甚言其不可也

按舞兼文武凡黃帝堯舜以下皆在一說習舞為仲春將釋菜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是月習舞仲春習舞習樂皆以季春大合樂也山林川澤其祀既畢餘月牲皆用牝惟此月不用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伐木有時十月許人採取正月則禁止之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為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也母覆巢至母

卵餘月皆然因方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亂紀如孤人子而寡人妻是也骨枯曰骸肉腐曰齒掩埋為死氣逆生氣也古者有冢人以掌公墓之地有墓大夫以掌邦墓之地則耐葬族葬無幣齒可掩埋矣先王猶有是令者蓋四海兆民或客死他鄉而偶無所歸或前代墳塚而久或發露不能保其必無也故又有蜡氏掌除蠶蓋不必有幣有齒而掩埋之令不廢仁之至也

孟春行夏令 三段

夏秋冬令皆謂三時五月之令也以同為五月象情相通人君行令一不當則感來咎徵遷相為乘如下文所云人君於孟春之月行孟夏之令則雨水不時以陽氣早至故雨少也草木早落以長養之早故落亦早也國時有火謂相驚盛陽之氣所迫也此皆已火之氣所洩也行孟秋之令其民大疫以寒氣驟至也疾風疾風自下而上謂風之迴搏也總至同時至也並與生氣逆亂故惡物由之而茂也此皆申金之氣所傷也行孟冬之令亥氣乘陰故水潦為敗諸穀惟稷先種春寒傷種故不收成人謂收成而入於倉廩也此皆亥水之氣所淫也

四時之令分而言之雖有對時育物之異會而言之亦有相通互發之機如此篇云反其令則有某應則是四時各專其政而不可相通洪範論休咎既配五行孔子

作春秋不著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若必著之一有不
中其不怠且玩乎

仲春歌

二雨萌芽連社天有司省國祀祿前少舍毋竭開水獻

丁習用圭小祀然

仲春之月

二節

仲中也仲春月建在卯奎宿在戌降壽之次卯與戌合故
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孤星在南方之中且時則應
星在南方之中餘月昏且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舉孤建
者蓋昏本井星也然井星之度難於明指也而孤星在井
之南其度少形如弧矢號曰天弓仲春之昏則此星近井

在南方之中且本斗星也然斗星之度難於明指也而建
星在斗之北狀如連珠號曰天旗仲春之旦則此星近斗

在南方之中蓋度多而體廣者難辨度少而體狹者易辨

此指相近之星而言欲占候者易曉也此月令中星之變

例也以節氣言不以中氣言律中夾鍾句仲春氣至則夾

鍾之律應與正月同但春月祀戶恐非月月而祀之也

後以此

始雨水

節

此記卯月之候也首句是天時下三句是物類自上而下

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為水

此時植物感之成色則桃始華矣動物感之成聲則倉庚

鳴矣倉庚鴈黃也蠶生之候仲秋鳩化為鷹此時生育氣
盛故鶯鳥感之而變則喙柔而不暴悍也鳩布穀也今曆
以雨水為正月中不以為候又以下支玄鳥至雷乃發聲
始電合為六候

天子居青陽太廟 節

居東堂之中以聽政體陽中之德居陽中之位也餘與正

月同

是月也安萌芽 節

此先王順發生之時而行愛物仁民之政也萌芽以植物
言草木是也安謂勿剪勿伐幼少以動物言禽獸是也養
謂毋靡毋卵諸孤人之幼而無父者存則多方矜憐愛惜

有無窮之仁矣皆所以助陽氣之生發也三平看遊說生

氣可見如草木之萌芽尚思安而不忍摧折之矣而況於

人乎故人而幼少者養而育之死事者之諸孤存而恤之

幼少指人說不指禽獸亦可從

擇元日命民社 節

元日甲日之善者郊特牲社用甲日也社后土之神成羣

立社曰民社天以陽生物而甲者陽之始擇甲日之善者

命民社欲求天陽之福民也

按社是祭勾龍而配以后稷為春祈也欲奠居足食意

命有司省園圖 節

此順生育之時沛好生之德也刑罰之仁不到窮民何以

得蘇息故命有司囹圄不可無者則省而察之桎梏不可不用者則去而除之肆掠之行主乎吏母所以禁之獄訟之作自乎下止所以息之皆所以消陰事而順主德也

按獄周曰囹圄上股曰羸里夏曰均臺圄秦獄也囹圄也囹圄止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皆木械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蓋是大逆不孝罪甚之徒殺則埋之故禁其陳一說肆掠大施捶治也亦通不如從註

一 是月也玄鳥至 節
此見先王重國本意玄鳥至之時乃祈嗣之候也故於其至用太牢之禮祀高禘之神焉重其禮也惟重其禮故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而侍御乎天子斯時也后乃酌酒以禮天子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且帶以弓韉授以弓矢皆於高禘之前蓋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欲其生彌綸參贊之子也

按商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女娥氏女簡狄為帝嚳次妃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禘神之也郊祀高禘謂祭帝於郊而以先禘配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九嬪有世婦有女御備云帥九嬪皆舉中而言也兩御字不同上訓侍下則幸御之意

是月也日夜分 四節

此陽中之政令也陽長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日月晝夜各五十刻陰陽適中而無短長之差此據日出入為限也

雷乃發聲 三節

雷陽聲也陰盛則雷伏此時陽漸盛以衝於陰陰在外而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有聲雷陽光也陽微則光不見此時陽漸盛以擊於陰陰軋陽而陽軋陰則閃爍而有光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陰盛則蟄蟲在內皆墜其戶陽氣漸盛則向之蟄蟲始振者今則咸動啓戶而出矣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月

故奮木鐸以警令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懈慢衰頹或至夫婦交接故嚴戒之若論君子敬身之道玉藻是也

日夜分 節

日夜至卯而中分天時之中也故以人事之中應之度量等兼在官在民善言於度量則同之齊其長短小大之制於衡石則鈞之平其或輕或重之差斗角之於以較其同其權既正之於以矯其欺枉蓋王政本自畫一有不一者民自為異耳同鈞等平其流於民間者若其頒布之初制依然舊法也

按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上曰衡。百三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鍾曰權。概平斗斛者。角如角力之意。謂比較其大小也。度之量長短者有五。分寸丈尺引也。量之較多寡者有五。合升斗斛也。衡之稱輕重者有五。銖兩斤鈞石也。衡之下曰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甬。甬者。先總言其器。後析言其名也。

是月也耕者

節

此重農事。意少舍養其力。以為農事用也。修闔扇寢廟。固其居以待農事之興也。况大事之妨農者。豈可作於此時耶。

按少舍前封疆三事畢。暫息也。闔扇人所居寢廟神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圭

棲此皆屬在上者。雙扉曰闔。用木為之。單扉曰扇。用竹草為之。益冬墜之。而此時修之也。凡廟前曰廟。以奉神。後曰寢。以藏衣冠。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修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慢於神。且修與畢備。亦自不同。大事謂軍旅之事。方春東作之時。不可以久妨。一說大事不專指軍旅。謂兵役之屬。亦是。

是月也毋竭

節

此天子好生之心。見於方春者。方春物生之源。使天下之人可以漁。可以田。而又禁天下之人。非時而漁。非時而田。得樽節愛養於無窮意。

按川澤大而出於自然者。畜水曰陂。停水曰池。陂池小

而人為者。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漉。漉。撈取之也。毋焚。不火田也。上二句主漁者言。末句主田者言。陂音碑。

天子乃鮮羔

節

此於節宣陽氣之中。寓尊祖敬宗之意。古者十二月日在虛。則藏冰以節地中陽氣之盛。至此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用水以節地上陽氣之盛。蓋輔相調燮之一事也。先薦寢廟。蓋亦推事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鮮當作獻。

按羔。小羊。重其事也。春秋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冰凝於濃寒。可以禦暑。至此則寒退而暑將至矣。西陸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圭

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水禮之重如此。

上丁

二節

此王者因時命官。教習舞樂。以協天地之和。意主樂正。教國子。說丁。文明之象。樂舞發越。宣播開後學之蒙。而達神典德。亦是文明之事。故乘此時而習之。習舞而親視之者。以帝王功德。俱摹寫在舞內。舞事一動。就如面會帝王於一堂。一般。天子此時視之。亦可發動自己修德勵功之意。上丁。上旬之丁日也。必用丁者。以先庚三冊。後甲三日也。

仲丁中甸之丁日也。帥與率同

按舞兼文武容言樂單指聲言舞該不得樂樂可以
該舞樂由陽來故於春教為宜耳萊芹藻之類釋者莫
而祭之也萊取其潔釋萊以祭先師告此舞之將習敬
本原也上丁習舞必釋萊必帥臣往視者觀文舞則知
文德光華觀武舞則知武功發越乃初教習重其事也
仲丁習樂不行釋萊不帥臣往視者上丁已行禮不必
數也

是月也祀不用節

月至仲春以季春將騰合牝牡故祈禱小祀不用犧牲恐
傷天地生育之氣也然則以何物而將誠乎蓋一祈禱也
禮記說義纂訂宋之六
而事有輕重稍重者則代犧牲以圭璧稍輕者則更圭璧
以皮幣既不廢鬼神之神禮而又得全愛物之仁正先王敬
神之盡道處

按孟春犧牲毋用牝是月陽氣漸盛生育將滋祈禱小
祀並不用犧牲若大典禮如祀高禘等則仍用太牢也
下二句是足上句意非是串說稍重稍輕即小祀中別
言之用圭璧緊接不用犧牲更字又是一轉語

仲春行秋令 三段

行仲秋之令多雨故大水水氣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感金氣也此酉金之氣所傷也行仲冬之令陽氣不勝故
麥不熟民多相掠亦以陽不勝陰也此皆子水之氣所淫

也行仲夏之令陽充燥大旱大旱故暖氣早來蟲螟蟻氣
所生螟食苗心夏火屬心故害以類應此皆午火之氣所
泄也

季春歌

三胃柘鞠覆舟來不內行惠備水災田獵籩簋乃畢
工帥審庫合樂哉

季春之月 二節

季少也季春月建在辰胃宿在酉大梁之次辰與酉合故
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七星在南方之中且時則牽
牛星在南方之中七星星也其星亦七故曰七星七星南
方朱雀之第四宿牽牛北方玄武之第二宿姑洗辰律也
禮記說義纂訂宋之六
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桐始華 節

此記辰月之候桐氣成而後華田鼠害稼者化為鴛則陰
類之慝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鴛鴦鶻之屬虹者天地証
會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
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氣以有所干而
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季
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虹
藏不見萍始生萍之大者曰蘋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今曆取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以足之

天子居青陽右个 節

東堂南偏居以聽政少陽之終也。

天子乃薦鞠衣 二節

此祈蠶所麥之禮也。一夫不蠶或授之寒而主其成者。先代始蠶之君也。天子行祈蠶之禮乃薦鞠衣於先帝焉。衣為蠶之所成。鞠衣又象桑之色。薦此於神坐。欲神佑之而蠶事備收也。一民不耕或授之饑而贊其成者。祖考也。天子行親漁之禮乃薦鮪於寢廟焉。薦麥必配之以魚。故薦魚并祈乎麥。實無非為民衣食之意也。

按鞠衣后服也。后服此帥內外命婦而蠶薦之於神。告將服以蠶也。先帝即太皞氏司蠶者。舟牧主舟之官。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之至宜何如。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故覆舟以視表反舟以視裏。詳視其罅漏傾側。必至於五。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曰備則精細無不具也。鮪魚名。王鮪也。祈麥實於合秀。求其成也。

生氣方盛 二節

生氣四句。就天時言。皆謂天道之宣洩也。不可以內句。以人事言。正是順生道之宣洩也。

季春之月。生物之氣至此方盛。陽和之氣至此發洩。物之勾者感此氣而畢出。物之萌者感此氣而盡達。是天道自然之德。惠不在內而在外矣。人君奉若天道。嚮可斂藏於內。故是故存於心之德。知其不可內而布之。施於外之惠。

知其不可內而行之。畿內命有司焉。發之開之。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內矣。畿外勉諸侯焉。聘之禮之。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外矣。凡此皆不可內之謂也。

按氣一也。以能生育故曰生。以其屬陽故曰陽。勾屈生者。萌直生者。此二句正物象之可見處。不可以內承上。起下作一過文。慈愛在心曰德。利澤及物曰惠。德為惠之本。惠乃德之發也。布行字串看此句為一節之大旨。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長無謂之貧。窮賜之所以予之也。暫無謂之乏。絕振之則貸之而已。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也。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勉勸也。同一賢而在下之人。自其有聲望則為名士。自其有才德則為賢者。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敬賢禮士。就是德惠不必又推到利澤及民上一說。賢士應聘禮而出。其施及寧有限乎。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正此意。

是月也命司空 節

首二句。截上言水患之所由起。下是示以預備之術。俱是命詞。司空掌邦土。水土皆其職也。故命之曰方春。物生應時之雨。將降矣。然雨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矣。國邑原野之中。寧無隄防溝瀆道路之障塞者乎。必循行之有序。周視之無遺焉。修利其蓄水之隄。障水之防。道達其通水之溝。受水之潰。開通其水行之道路。使凡在國邑原野之中者。無有障塞焉。則雖時雨降。下水騰。而天下

有水之利無水之害矣爾司空往欽哉。

按國邑在內原野在外平看隄防溝瀆道路皆國邑原野之所有者修利道達開通等事仍循行周視中事曰循行周視則隄防溝瀆道路俱歷覽矣大抵水性好疏而不好塞疏則順之以為利塞則逆之反成害故天子命有司疏之道路即水道若作衢路則下句說不去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以為實

田獵置罟 節

此鷹傷生之禁也司空掌邦土田獵之政亦屬焉故有此禁七物皆田獵之具故以田獵二字冠之方春發生鳥獸字乳有人心者其忍傷之乎故田獵所用之七物禁不得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出九門以其逆生道也

按天子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路門臯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闕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此等之物四時常有季春之時遠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一云天子東西南北各三門則十二門也而云九門者蓋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皆得出但此月則禁耳不如從註長

○是月也命野虞 三節

此親蠶之禮也首節君之致謹蠶事二節后之致謹蠶事勸蠶事只頂本節說末節預言蠶事之成見君后所以當

謹意大旨蠶係祭服重事君后以一身之勤勞萃諸人之勤勞總見敬天親之心何也君后自逸即使蠶事有收而祭服備然不是躬親勞苦來的終是此心不懶於神明所以必要親蠶

命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母伐以下皆是命詞桑柘之葉皆可飼蠶母伐桑柘培養蠶之物也鳴鳩二句是母伐桑柘之故見得蠶候已及豈可伐桑柘以戕養蠶之物耶其曲直遽篋則亦野虞具之以為后妃之蠶具也此君之致謹於蠶事也后妃齋戒致誠信也東鄉迎時氣也躬桑示親役以為天下先也禁婦女母為容觀之飾敦朴固矣而鍼線縫製之婦事亦必減省之凡以勸勉於蠶事事實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而心不可分也此后之致謹於蠶事也所以然者豈無故哉蓋將來蠶事既成則必以繭分布於眾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為功之上下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或郊而祀天神廟而事先王之服皆於是蠶供之此天子王后致謹蠶事如上二節云云毋敢以惰心乘之也此君后當謹之故也

一按野虞主在野之官故曰野虞曲薄也以取曲而織曰曲植槌也以取植而直曰植所以架曲與遽篋者遽員而筐方養蠶之具婦謂命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妃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蠶事既登與年穀不登之登同義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未句應轉前二

節

是月也命工師 二節

此制器之法也制器利用正王政首務故是月有工師之命工師百工之長可空之屬官也五庫者藏貯諸物之舍如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量用物之舊法也羣材有善惡循舊法以揀選取其善而棄其惡此是審材之法如此則制器有其具矣故百工咸理其造作之事監工每日有號令必以二事為戒其一不得悖逆時序以造作器物使不堅固其二不得過為奇巧以搖蕩君心使生奢侈也此制器之法也

按器之材樸總謂之幹凡縣幹有當用脂者審量具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卷一

舊法看謂所容藏者非監工課章程者即工師也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依氣序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工固有巧過乎巧則為淫故足蕩上心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五庫以五材而得名先儒以金鐵等別而為五材柶矣毋悖三句雖詞平重君心上心一蕩其失豈止違時已耶正而不淫拙而不巧如春疏達冬奄深之類方且有補於君心何蕩之有善輔君者當如監工無一事而不為君心防可耳

是月之末

節

此見樂教之成也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又命習舞習樂至此則教當有可觀矣故擇吉日樂正率學士大合樂聲容皆備歌舞相成蓋因陽氣之盛而風化天下不特天子民俊而已天子乃帥甸有上下莫不協和意明良之喜起象天地之泰交其助宜陽氣豈但修觀成故事也哉按小合則成一代之樂大合則成六代之樂周禮雲門咸池合於九韶大夏大濩合於大武此之謂大合樂師公卿等親往視以其大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不若合樂之備也仲丁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也犬合吹十二月事

是月也乃合眾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平

此記牧政之大也牧師掌之兵以馬為先且祭祀之犧牲供焉故先王之馬政甚詳是月春陽既盛物皆產育兼以芻草暢茂牛馬之牝者既遊於牧地矣故合眾牛騰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於芻牧之地所以順陰陽之性欲其孳生之蕃也其已生而中犧牲者及駒犢皆書其數以稽覈多寡供祭祀莊儀衛且以孳生之煩簡為牧圉之勤慎其牧政何善也哉累平聲眾與眾同

按合兼牛馬言謂繫在廐者遊牝於牧周禮所謂通淫也有將合字作離合之合者非牛善順故以累言馬善走故以騰言掌牧通淫畜皆在野已產之後皆書見在之數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新孳多少

也要知嗜欲不節雖有龍牡亦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
性若壯則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亦豈可少哉直音

命國難 節

此先王調燮之微禮也春為陽中陰氣潛伏必為陽氣之
害則陽氣不得終而疫癘作祟矣故命國難聚眾戲劇以
逐國中之一度又命九門磔牲以攘禍於四方之神此二者
益使陰惡不作於春末以終春氣所以全陽氣也聖人於
陰陽每致扶抑之意如此正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百姓
由之而不知者也難與難同音

按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圭

沈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用任夫四人為之以其陽疾
有餘能勝陰惡也除不祥曰攘亦是動作發舒意使人
和氣沖溫足以勝天下之戾氣國難是一事磔攘乃難
中之一事單春氣總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季春命
國難難陰惡之作於春也仲秋天子乃難難陰氣之作
於秋也季冬命有司大難難陰惡之作於冬也獨夏不
難以陽氣勝陰惡不能作害也

季春行冬令 三段

季春行季冬之令冬氣寒故寒氣時發皆肅者枝葉減縮
而急栗也國有大恐與前國有時恐不同孟春有恐是火
訛以其行夏令也此行冬令當致水訛矣此丑土之氣所

應也行季夏之令疾疫亢陽之氣襲人也陽亢而為旱故
時雨不降高者尤易被旱故山林不得收成此未土之氣
所應也行季秋之令天多沉陰感少陰之氣也淫雨霖雨
也雨三日以上為霖陽為陽陰為雨故淫雨蚤降金氣動
故兵革並起此戌土之氣所應也

三夏總歌

孟夏丙丁炎祝臨羽其蟲兮徵其音仲呂七苦焦火屬
祀竈先肺火克金何如律中遷而屢蕤賓林鍾不相侵

孟夏總歌

四在單時螻蝈當樂賢習合遂賢良繼長始締農耘重
斷薄收爾飲耐觴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圭

孟夏之月 節

夏之為言假也物假大貌孟夏月建在巳單宿在申實沈
之次巳與申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翼星在南方
之中旦時婺女星在南方之中翼南方朱雀之第六宿婺
女北方玄武之第三宿

其日丙丁 三節

丙丁火干也故以丙丁為火旺焉主夏令者炎帝神農是
相夏令者顓頊氏之子名黎曰祝融者是南方井鬼柳星
張翼軫七宿有朱雀之象凡飛物之有羽者屬火羽蟲三
百六十而鳳為之長故夏則其蟲羽徵音聲清有事象屬
火調樂以之仲呂巳律四時之序備伯仲焉春為伯夏為

仲。故口中呂孟夏建巳侯氣以之。其數八地二生火天土成之。成數也。味生於形。火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臭生於氣。物以火化。其氣為焦。竈火之養人者也。故五祀以竈為主。祭竈必用牲。肺屬金。火所克也。祭則取其所克。故以肺先祭。

按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東。而設主於竈。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體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戶如祀戶之禮。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

蟻蝮鳴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善

此記已月之候。上二句動物之應。候下二句植物之應。候蟻蝮鳴。則陰而寂者。乘陽而鳴。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王瓜。南方之果也。其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茶菜。南方之菜也。其味苦。化火之味而秀。秀吐華也。此下脫靡草死。麥秋至二句。

天子居明堂左 二節

南之東。室居以聽政。盛陽之始也。路與衣服。言朱。駟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樂必色深。玉與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深。色旌旂。雖人功所為。亦深之而不須色深。菽實乎甲。堅合屬水。水穀也。鷄木畜也。夏食菽與鷄者。以氣尤熱。水能克火。木能抑土。故食北

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氣用器文理高而粗。大象物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 節

迎於南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在南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賞公卿大夫。上於朝。錫以輿服。恩及內臣也。封公侯伯子男五等之諸侯於外。胙之茅土。恩及外臣也。慶者。將以禮而錫君子。賜者。給以物而與小人。遂行自上。逮下。無滯。為恩及百姓也。無不字。總承上三句。言臣民皆服其行之當而心悅也。

乃命樂師習合 節

此見禮樂之貴。豫也。耐飲將行。君臣歡會。可謂盛矣。乃命樂師。將飲耐所用禮樂。預習而會合之。習合有素。至時行禮。奏樂無有不得其序。不得其和者。此其命之意也。

按習合二字。分看。習禮如酌獻酬酢等。無不飭正意。合樂如始終條理等。無不均調意。近說習合字。串看。飲耐重禮。禮樂煩多。習者。闕其儀文。節奏合者。令其禮之儀度與樂之音曲相協。合奏會。飲耐之日。禮樂如出一轍。如此說合字。儘有解悟。

命太尉贊桀俊 節

此見用人之貴當也。天道當文明之會。人才濟喜起之期。太尉是佐天子而用人者。故有是命。桀俊有才者。贊而升之。賢良有德者。遂而暢達之。長大有力者。舉而任用之。

曰贊曰遂曰舉皆有爵祿以及之故又言行爵必常有德之位出祿必常有功之位也此用人之廣凡以盛夏長養之時令各得盡其才德之用亦助陽氣之宣洩也

按太尉秦官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即古司馬主五兵以相國者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贊恐其未仕沉滯也遂恐其職卑位下也舉恐其摧抑膂力也爵祿正加於所贊所遂所舉者也功德二字須渾說不可分屬桀俊等句近說必當要看得細不但天官非其人即長才屈於短馭小知隆以大受猶之未當也不可

以功德添入
是月也繼長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此明贊化之理也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所以繼長者人高之者天地所以增高者人則人終天地之功焉繼增二字要善看非真去繼增也只無壞墮其長高之勢若或繼之增之耳物類且然而況於人乎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蠶農之事伐大樹且傷條達之氣故禁之即繼增之義也 陸音仄
按繼增且虛下句便是欲其長則勿壞欲其高則勿墮分承此見王者順物性之自然便是無窮恩澤土功如築城郭等大眾兵也此二句不相承屬伐大樹則壞墮之也

○天子始絺 三節

此順時勸農也絺涼可以禦暑孟夏暑之始故言始絺猶孟冬寒之始故言始裘也春耕之後繼以夏耘農不可以不勸也故外命野虞令毋失時蓋田原之民素服乎農勞之而又勸之所以作勤也內命司徒循行縣鄙令毋休於都蓋縣鄙之民恐有閒遊勉之而又禁之所以警惰也皆天子之盡心於農事也

按野虞外官以在外故曰司徒徒內官以在內故曰循首句作命詞各下二句串看俱是夏耕時事野虞位卑不敢自尊其於農也但為天子勞之而勸其民耳司徒位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而勉其作也農本地官之職故命之都者君子所居縣鄙縣之鄙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鄉遂之屬野人之所居野人以養君子此都鄙之別須知勸內有勉勉內有勸俱是異入民心之語使之悅以忘勞之意

是月也驅獸 節

此夏獵之禮也五穀方生恐有獸害禾苗者夏獵曰苗正此義耳與秋獮冬狩之大獵自不同為傷生育之氣也

農乃登麥 節

此薦麥之禮也以彘嘗麥者彘水畜以水勝火也麥性蘊毒以免食之散其熱宜其毒也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正此義耳必先寢廟薦新之義且報祈實也

按孟夏以彘嘗麥者彘水畜麥一云火穀以水勝火也

仲夏以雛嘗黍者雛鷄木畜黍火穀以木生火也仲冬以犬嘗麻者犬金畜麻木穀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犬金屬稻金穀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是月也聚畜 節

此見醫事之重也醫者人之生道藥之可採者不皆孟夏特以蕃蕪之時可採者多此月毒氣盛故聚畜百藥以供醫事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強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靡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是月言麥秋至蓋於時雖夏於麥則秋也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六

季

按此節只重聚藥上言靡草已死麥秋已至正藥物可聚畜之時故也不並看靡草舊說云齊亭歷之屬

斷薄刑 節

此祥刑之政也天氣始炎罪人在繫或以鬱蒸成疾故聖王念之刑者上之所施薄而斷之不必繫也罪者下之所犯小而決之不宜繫也卽有繫者輕而出之不復繫矣困圉之空以此

按薄刑謂若不應五刑麗於五罰之類斷決出皆恤刑事今時有熟審卽其制也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似非

蠶事畢

節

此見重蠶之禮也季春蠶事既登要其成而言至此內外命婦蠶事畢矣后妃掌內外事者受內命婦所獻之繭乃收外命婦之繭稅蓋外命婦養蠶皆出公桑故繭稅以桑為均不論貴賤老幼皆十分而稅一王后收內外之繭將何以哉將未絲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以給郊廟之服合衆人之精誠以格天親蠶禮之重如此

按后妃二字貫下至獻繭受內命婦所獻者內命婦卽前婦女如三宮世婦是也繭成盡獻之故不言稅祭義曰世婦卒繭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后妃受繭有飾以副禕禮以少牢意乃收三句受外命婦所獻者繭稅何以桑為均蓋外命婦既就公家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六

受

之桑國北近郊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公卿大夫妻為貴士妻為賤因分受桑有多寡故因桑獻繭亦有多寡長幼以齒言其取稅十分取一與公桑國服意同以上見待內外命婦之等意以給向總承郊廟之服亦以將來而言

天子飲酎 節

此王者因時舉燕臣之典必文之以禮樂意犬旨君臣憂勤焦勞一歲情意鬱而不舒至此時天道欣暢之極矣君臣聚飲交暢心裏先有一和序在矣用禮樂以宣洩之非全靠禮樂而和且序也

是月也耕蠶已畢。天子乃與羣臣燕樂而飲酎。重醴之酒曰酎。稠穠之義也。春而造。至是始成。因地天之蒸而洽。明良之情誠為盛舉。故必用禮樂以隆其儀焉。禮樂即前樂師所習合者。至此用之。禮兼儀度。說如臣稽首以成禮。君答拜以禮。臣是樂兼聲容。說如君歌鹿鳴以悅臣。臣歌天保以貺君。是用禮樂。雖是表其盛。然亦有協之中和。不流不亂。益見喜起交孚處。

孟夏行秋令 三段

行孟夏之令。苦雨與詩言甘雨相反。雨多而人苦之也。數來。陰氣之所召也。雨固能滋五穀。苦則反傷。故不滋也。四面邊鄙之邑。入保而依以為安。避侵掠也。此申金之氣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仲夏歌

五東小暑備樂聲。雩帝祈穀黍方成。毋閉騰駒當齋戒。晏陰角解處高明。

仲夏之月 二節

仲夏月建在午。東井在未。鶉首之次。午與未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亢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則危星在南

方之中。亢東方蒼龍之第二宿。危。北考玄武之第五宿。賓午律仲夏建午。故候氣以之。

小暑至 節

首句是天時。下三句是物類。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蟻。鳴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焉。反舌。百舌鳥。能反覆其舌。而為百鳥語。故名陽物也。感陽中而鳴。今感微陰而無聲也。此下脫鹿角解。至木槿榮。四句。今曆以小暑為節。不以為候。

按凡物皆稟陰陽之氣。以成質。其陰類者。宜陰時。其陽類者。宜陽時。得時則興。背時則廢。是月也。一陰生而應作。螳蟻則應之。有見於形者也。鶉始鳴。則應之。有聞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聲者也。聖人於陰陽。必致扶抑之意。以此。天子居明堂太廟。節

養壯佼 節

明堂太廟。南之中堂。居以聽政。當盛陽之中也。

壯。形體碩大者。佼。儀容佼好者。擇此類而養之。以待用。亦順長養之令也。

是月也命樂師 三節

此記雩祀之禮也。通以大雩。帝二句為主。大雩之禮。天子親行。木大雩之先。必命祀山川百源。雩祀之漸也。既大雩之後。又命祀百辟卿士。雩祀之徧也。祈穀實。一句。總頂欲上帝羣神之嚙佑也。天地陽和之氣。流通欣合而為雨。樂

為陽和之氣足以鼓動天心之和。茲用盛樂祈雨者。欲樂之和氣盛。則天之和氣亦盛。釀而為雨。以足滋百穀。潤嘉禾也。

是月也。陽氣盛而多旱。雩事將舉。必用樂。故命樂師預備樂器焉。鞀鞀鼓三者。革音修之。而理其繁。琴瑟絲音。管籥竹音。均之。而平其聲。干戚戈武舞之用。羽羽旄文舞之用。既之。而操以學習。笙笙箏三者。皆有簧。調之。而和其音。節簧管中之金。薄鏤也。祝以合樂之始。致以合樂之終。皆木音。飭而整治之。皆所以待盛樂之用也。樂備則禮可行。然禮之行。必由卑以達尊。故外則命有司。有司王朝。司禮之官。為民祈祀山川百源。以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然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天子大雩。帝吁嗟其聲。以述斯民窮困之狀。道人君愷側之情。用前盛樂焉。人聲與樂聲交致。此正額天之誠。庶神之聽之。而甘霖早降耳。既雩。帝矣。禮不可不備也。內則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死亦有益於民。載在祀典者。皆與祭焉。欲輔上帝而降雨耳。凡此皆以祈教實也。先王之重民天如此。百辟諸侯也。卿士大夫元士也。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主土穀之神。

按雩帝為壇南郊之旁。周禮。巫師凡邦之大。越歌哭而請亦此義也。雩帝乃天子禮。在侯國亦有雩舞。但殺於天子耳。舊說祈祀山川百源。將雩之漸也。重雩也。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晉人將有事於河

必先有事於惡池。未為不是。新義由卑達尊。不必插入。蓋不發動水之本源。則山澤之氣不通。百源百水所出之源。祈祀山川百源。正是此解。三王祭川。先河後海。亦此義也。雩不皆於帝。惟雩帝為大雩。猶享不皆於帝。惟享帝為大享也。雩所以祈享。所以報祈。必于仲夏。以陰生於午。物成之始也。猶享必於季秋。以陽窮於戌。歲功之終也。盛樂鞀鞀而下十九物。皆是只用雩帝。若百縣百辟等。不用樂矣。百縣周制。王畿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也。季春祈實。為麥而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

農乃登黍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此薦黍之禮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雜嘗黍。雜是木畜黍。是火穀。以雜嘗黍。木生火也。生所以養之。運以合桃。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新也。

按此嘗雜也。而云嘗黍。黍氣之主。不以牲主穀也。此雜為雜。謂之雜者。雜以小為美。舊註以內則之雜為小鳥者。非。朱櫻受合陽之色。故以合言。羞者以美物進也。

令民毋艾藍

五節

此記時禁之事。藍之色青。青者夏赤之母。艾刈也。刈藍以染。恐傷赤也。毋燒灰。灰呂紀作炭。不伐薪也。毋暴布。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于盛陽也。門閭毋閉。一順時氣之

宜通。一使暑氣之發散關市毋索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
隱藏其物以辟征稅毋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此體盛陽
而行寬大之政也。艾與刈同暴與曝通索音色

按母艾句一說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
移布散却不艾以染耳艾之則傷長氣矣灰註謂火之
滅者恐死灰無復然理呂紀灰作炭者是王氏謂石灰
非也暴布句近說布是日用所需且夏日宜暴曷為禁
暴暴作如字看蓋是時厥民因無事於布或妄用焉亦
暴殄之一節故禁此皆宜知只從陳註可也。

挺重囚

節

此記恤刑之事時當仲夏重囚禁繫嚴密恐炎蒸生疾特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接出而寬假之且益其食不以有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游牝別羣

節

此記馬政之修也季春合牝為娠孕也至此娠孕已遂可
以止矣游牝別羣而處又恐騰躍之駒踉蹌而傷其妊故
拘繫之斯時也乃班布養馬之政令焉馬政修而居常任
載引重有事列騎折衝軍國之用無有憂不足者。

按騰駒壯氣有餘繫之以防踉蹌天子十有二闕諸侯
六闕大夫四闕每闕馬有一百一十六匹馬政者若周
禮校人馬官之長以辨其屬馬質以掌其量趣馬以簡
其節巫馬以治其疾牧師以掌其地庾人以掌其閑圉
人以掌其養皆是。

是月也日長至 三節

首節言陰陽爭辨之時以起下君子致謹之端君子齊戒
節是謹於持身以防陰氣之生疾百官節是謹於行政以
防陰氣之生災以定安陰句兩節雙承若一節單承亦可
晏安也陰道主靜故曰晏陰爾雅云晏柔也所以定心氣
靜事無刑者蓋此時既不助陰亦不抑陰惟養吾身之太
和守國家之至治以安定柔陰之所成就也大抵陽主動
故君子順陽常有為陰主靜故君子順陰欲無為養之之
道惟順其靜而已。

是月也日長至六陽用事日長之極者也陰道適中則和
而不爭陽盡而一陰始進一進一退有似於爭物之方長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者感陽而生已成者感陰而死陽以生物陰以成物故也
君子於此時何以為扶陽計也哉人之一身心氣正氣也
耳目口體之氣邪氣也正氣為陽邪氣為陰人身之疾皆
陰之侵陽所致故君子齋戒以齊心掩蔽以防身不與物
接也內外一矣舉動則毋躁動靜一矣五聲淫耳五色淫
目止之母或進者方解緩之時慮搖其精也滋味如草木
之滋爽口齋戒之時而致和五味調和慮昏憤其志意也
者欲又況言諸事之愛欲也節者不過之意凡此皆以養
心使不撓養氣使不耗然心定則氣自不喪氣定則心自
不撓此又交相培養之功也夫心氣定則人身之陰成矣
然天下之政賞善為陽罰惡為陰陰事之弗靜必至用刑

其言曰：陽矣。天下之災正由於此。故百官助宜長養安
靜其事而無刑焉。所以然者，蓋陰雖生尚柔而未成，宜
安靜以保養之。則彼既無所撓亂，將以漸完全而無虧，自
能成斂藏之功。不至為一身之疾，天下之災矣。此盛世陰
陽之所以和也。

按君子兼人君以下在位者言。齋戒以下六事，有平看
者，有以齋戒為上下皆齋戒中之條件者，嗜欲總上聲
色二句人之所欲，男女飲食最大而又兼包其餘者，欲
之小者齋戒恐其動陰念也。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
動，恐下陰也。歌舞華麗之事為動陰，靜故止之。既止聲
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亦為微寒始動不可動陰事也。

禮記禮義集言卷之六

禮

仲冬不言毋躁者，暑為躁寒為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
躁動尤不掩身之甚者也。定心氣句，心氣不平重。心為
主，所以工夫亦從齋戒為本。定心即是還吾心本來道
段，清明之氣所以就是養氣的工夫。靜事不欲動而有
為也。毋刑刑又特指事之一端，蓋行刑尤為不靜事
之甚者也。惟靜事故無刑，無刑根靜事來作一正一反
看，亦通。

或曰：聖人扶陽抑陰，則安靜以養微陽可也。今乃安靜
以定微陰，何歟？曰：天地不能純陽而無陰，人身亦然。此
陰陽之所以當交養也。

鹿角解

節

此又言午月之候以其陰陽初生故也。鹿好羣而相比，陽
類也。鹿以陽為體，以陰為末角末也。故應陰而解脫也。至
麋多欲而善迷，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蟬居高而飲潔，陰
類也。故交微陰而有聲，動物之應候也。半夏居夏之半而
生，木性則感微陰而榮，其華朝榮夕墮，植物之應候也。

按經以別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實則曰華，以別於死則
曰生。以別於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要用火。節

此生氣成於地，用火如火田之類。夏為火王之時，南為火
王之方，以王之時而又用於王之方，則陽氣太盛而為微
陰之害矣。故戒之。

禮記禮義集言卷之六

禮

可以居高明。節

此順陽之義也。犬旨，人心氣局卑暗，便非任道之器。仲夏
陽極於午，火王南離。正天氣宜朗，通達文明之象也。故宜
居此以養高明之體。段，豫立任道之根基也。居高明，故可
遠眺望。四句文平而意串，首二句且虛，下二句方指居高
明而遠眺望之所。山陵天然之高明，臺榭人為之高明，順
陽在上，故居處如此，積土曰臺，有木曰榭。

仲夏行冬令。三段

行仲冬之令，電凍傷穀，陽為雨，陰起脅之，疑為電，陰包陽
也。道路不通，冬為閉塞也。暴兵來至，陰賊氣感也。此子水
之氣所傷也。行仲春之令，春主生，生日長，則熱日晚，故五

穀晚熟。騰蟲之食苗葉者。百騰言多也。春氣盛於末。故蟲食葉晚熟而騰起。故其國饑。此卯木之氣所淫也。行仲秋之令。草木凋落。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也。當暑月而感秋氣。故相薄而成疫。此酉金之氣所泄也。音薄

季夏歌

六柳溫風伐蛟。龜材葦秩芻染采章。樹木土功東井令。可糞田疇美土疆。

季夏之月

二節

季夏月建在未。柳星在午。鶉火之次。未與午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火星在南方之中。且時則奎星在南方之中。火。大火。心星也。東方蒼龍之第五宿。奎。西方白虎之第一宿。林鍾未律。季夏建未。故候氣以之。

溫風始至

節

此記未月之候。首句言天時。下三句言物應。至。極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極也。物得氣之先。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於壁。迎涼氣之微也。學習者殺氣未肅。而鷲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腐草為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今曆取土潤溽暑大雨時行以補之。

按八風之氣。生於八方。以應八節。今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溫風即景風。

盲風即闐闐風。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於季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饒之意也。蟋蟀生於土中。居壁則羽翼成。七月羽翼成則在野。十月又入牀下。順時而蟄也。一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螢其蟲有光。離明之極。幽類變為明類也。

天子居明堂右

二節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居此。以聽政。當盛陽之終也。

命漁師伐蛟

二節

此記水衡之政也。蛟。鼉。四者甲類。皆陰物。秋乃堅成。故命漁師取之。以前民用材。葦生於澤中。此時柔動。其材可為用。器。澤人納之。職也。故命納之。音蛇

按蛟龍屬無角能交首尾束物有兵衛不易攻取故言

節

伐。龜有六種。如元龜。可寶。靈龜。甲可卜。是也。言登者。異之也。鼉。大鱉。皮可冒鼓。鼉。龜言取。易而賤之也。盛暑入水為便。故有此命。材。葦。蒲葦之屬。可取作器物。葦。蘆之小者。

是月也命四監

節

此見為民之意也。自四監至之靈。一氣貫下。末句略截。重看。大旨為民祈福。而止以大君一人出力。國者未足以感動神靈。即有福焉。未必徧及於百縣矣。茲合百縣之民力以祈。則精誠之萃者多。神靈之錫福者亦溥。所以王者定要感出其力也。

時當季夏草卉繁植命虞衡四監之官大合百縣之秩以養犧牲焉合之雖在百縣出之實自民力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此秩芻所養之犧牲外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遠而尊者內以祠宗廟社稷之靈近而親者凡以爲民祈福故耳斂民力以事神祈神休以福民何莫而非爲民也哉

按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卽四監也大合卽威出其力以刈芻也以供以祠豫言之耳尚未舉祭也祈福卽莫居足食事爲民祈福明不虛取意

是月也命婦官 節

此染人辨分之政也當文明之時宜染文明之色且此月

禮記禮義集註卷之六

卷之六

辛

暑濕染帛爲宜故有婦官之命焉染之法兩色關者有黼黻文章必以舊法故事而無或差忒一色單染者有黑黃蒼赤皆欲質正良善而毋敢詐僞蓋兩色者所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一色者所以爲旂常旌旒之章此是備用處貴賤等級兼旂服看重天子說以此給服則天子龍袞極十二章之美自諸侯而下或黼或黻而九章七章五章不得上同天子也以此制旂則天子建太常有十二旒之垂自諸侯以下或旂或旟而九旒七旒六旒不得上同天子也賤賤等級之度不以此別乎此是辨分處正慎名器之根本此天子命之而婦官謹之也

按婦官周禮典婦官典泉染人等皆婦官事此指染人

也五色未用曰白已用曰色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

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皆祭服所用黑黃蒼赤皆旂章所用法質字面要看法者欲其按定式而不以新樣組織爲工舊法就是故事質者欲其按五方正色而不以新奇文采爲尚質正就是良善正如采藍以爲青采沙以爲朱之類於祭服言法故差僞於旂章言質正詐僞亦互相備也無差僞緊接法故說毋詐僞緊接質良說上給字當供字看下給字當作級從備用說到辨分重辨分上祭服如司服所掌自上天子下至公孤大夫服各不同旂旌旒章識也如司常所掌上自日月交龍下至龜蛇析羽章各不同載在車上各當其禮記禮義集註卷之六

是月也樹木 節

此虞人之禁也木之盛氣之盛也命虞人入山行水行巡也禁其斬伐爲木未堅韌慮傷長盛之氣也此兼上下而言

不可以與土功 節

此見養氣之不可搖也夫旨只重毋搖養氣句蓋長養之氣原自發散的再一動搖則發洩無遺何以爲後來生物之本况神農將持功正要這養氣爲稼穡生機而可搖奪之乎毋搖正是培植此養氣爲稼穡之本

時當季夏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夏

曰養氣其氣欲靜不欲搖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眾皆大事也毋舉此大事以搖天地長養之氣蓋舉大事勢必發號出令徵集民眾使待上之期會故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以上言不惟不可舉亦不可發令也何也蓋此月東井土水在未乃水潦盛昌之時於時神農得位主持稼穡之功舉大事則民不得盡力於農而養氣搖矣逆天者天必降之以殃然則養氣豈可搖也哉

按與上功則築城郭是合諸侯則後章勅百縣是起兵動眾則前章毋發大衆是三不可以理言兩母字方着人君說舉大事說得略發令而待又進了一步養氣說得虛神農之事又實了一步水潦以下言其故也天殃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如疾疫饑饉之類

是月也上潤 節

此治田除草之法也季夏土猶用事土氣潤故蒸鬱而為溽溽溽濕也大雨以之而時行皆東井之所主也則草可除矣除草之法先芟薙之俟乾燒之而又加以雨是燒灌行水也火瀰水沸草無生理重以酷日非利以殺草如以熱湯乎於是草之燒爛者可以為田疇之糞可以使土疆之美此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治田之有貴於除草也如此

按土為火所蒸故潤既潤則水勝火故為濕暑周禮薙人除田草五月夏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

糞美五文耳糞言厚其力美言善其性然耕而其田有界域者為田疇難耕而其土磽确者為土疆磽音敲堅硬也确音詩亦作确

季夏行春令 三段

季夏行季春之令鮮落生熟不勻莊子謂不待黃而落是也王氣過甚故實有所不勝風欬與季夏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肺受疾而致欬也遷徙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春主發散故民多遷徙也未屬異辰又在異位二氣相亂為害民多遷徙象風轉移物也此辰土之氣所應也行季秋之令水潦金生水也九月宿直奎為溝瀆與此月大雨並高下皆水也禾被水害故稼不熟種曰稼燕曰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韋十一

穉以其不熟故止曰稼女災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故妊孕多敗此戌土之氣所應也行季冬之令建丑之月大寒行冬令則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不時當暑而寒是不時也蚤驚蚤擊也鷹隼待秋而擊今感疾癘之氣不待秋而蚤擊也入保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象鳥雀之竄走也亦辟侵掠意此丑土之氣所應也解平聲
按月令四鄙入保凡三見孟夏入保避侵掠也因行孟秋之令所致季夏入保與孟夏義同因行季冬之令所致十二月入保根介蟲為殃來介蟲為兵之象民畏兵故入保

中央土 節

揭土令以成五行之序也中央土句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也

按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為春九十日為夏九十日為秋九十日為冬以五行言春木王用事夏火王用事秋金王用事冬水王用事各七十二日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每寄王十八日合之為三百六十日然土雖分王於四季而其正位則在火金之間且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土之位與其子母之序適居一歲之中故曰中央土也獨不言迎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

其日戊巳 八節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此記中央土時令所屬也戊巳屬土于干之中也主土令者為帝則黃帝軒轅氏是神農也相土令者為神則顓頊氏子名黎是句龍氏初為后土後祀以為社后土官闕祝融以火官兼之自古以來立德立功者也其蟲倮露見不隱藏也人受土冲和之氣以生而其類為倮倮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木火金水也其音宮二句四時調樂必有音也土於四時無定位不必調樂以為之主但取音以為之配則官音焉蓋五音得宮而統猶五行得土而成也四時候氣必有管也土于十二月無專氣不必候氣以為之管但取象以為之配則黃鍾之宮焉蓋八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猶四時之

氣皆根於土也其數五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舉於土獨舉生數者土以生為本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也土之成形可以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木化故其臭香土居中央其神亦在室之中央季夏其祀中雷當室之中土居中之象也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

按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以土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土寄王四時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氣也其音宮亦如此會古者未有宮室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雷之後因各室中為中雷祀中雷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各一他皆如祀尸之禮

天子居太廟 二節

此記中央土居養所宜也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四季之末居以聽政凡慶賞刑威禮樂法度皆於此聽斷之亦有中之象乘大輅如駮輅之制而飾以黃駟旂衣服皆用黃土色也食稷與牛稷土穀牛土畜也其用器之刻鏤圖以閏圖者象土之周匝四時閏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物也

三秋總歌

孟秋庚辛少皞蓂毛商夷則奚須卜祀門先肝金克木數九味辛腥不醜何如律中遷而展南呂無射非重復

孟秋歌

七翼涼風任功臣。修法瞻傷不可贏。金穀收斂防水療。毋封諸侯割地行。

孟秋之月 節

秋之為言摯也。物斂縮貌。孟秋月建在申。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巳與申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則建星見南方之中。旦則畢星見南方之中。建星說見仲春畢。西方白虎之第五宿。

其日庚辛 節

庚辛。金干也。故以庚辛為金玉。主秋令者則少昊金天氏是相。金令者則少昊之子名該曰蓐收者是。奎婁胃昂畢。皆參七宿。有白虎之象。凡動物之有毛者屬金。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故其蟲毛。商音屬金。聲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故調樂以之。夷則申律。孟秋建申。故候氣以之地。四生金。九變成之。舉成數也。味生于形。金從革作辛。故其味辛。臭生于氣。物以金化。故其臭腥。門耦而在外。陰自外人之象。秋收為陰入之時。故祀門欲陰氣之出也。祭先肝。肝木臟。孟秋屬金。金克木也。以上言孟秋時令所屬如此。

按祀門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祀竈之禮。

涼風至 一節

此記申月之候也。首二句時氣之應。候下一句物類之屬。

候。季夏溫風始至。溫厚之極也。此涼風至。則嚴凝之始矣。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白露降。陰乘陽也。春露則生。秋露則殺。白金之正色也。寒蟬初鳴。得風露乃鳴。鷹乃祭鳥。二句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也。行戮就主鷹。取今曆去用始行戮。而以後天地始肅。禾乃登足之。

天子居總章 四節

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也。赤白為章。文之成也。秋成則其章總矣。故居總章。乘戎路。兵車也。制如周華路而飾以白。秋有肅殺之義也。白馬黑氈曰駱。馬旂衣服皆用白象。金色也。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氣。既涼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廉以深。廉狹圍也。深收藏也。象秋氣之烈。而斂也。以上言孟秋養居所宜如此。

是月也以立秋 節

西郊以上。行迎秋之禮。還反以下。行耀武之政。大旨天地間有不義者。暴慢是也。天地間之正氣為義氣。人間之正直為義人。天地方以義正萬物。而王者可令不義之人。橫行于天下乎。征之正以扶生人之義理。即以扶上天之義氣也。重義字發揮。

是月也。秋氣至矣。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盛德在。金。天地肅殺之盛德在西方。金位。秋主申酉戌。其位在酉也。乃迎其氣於西郊。以祭少皞。尊收之神。當其反也。賞軍帥武人於朝。燕乃命將帥。遷士而取其精。勇厲兵而尚其。

堅利簡俊傑而練習之取其材智之可用也。於有功而專任之取其已試之成效也。凡此皆用以征乎不義于殘下而為暴者則問其罪于慢上而為慢者則戮其人。然此豈以毒天下哉。蓋征伐之舉上之好惡於此乎彰而下之順逆於此乎係。令暴慢皆誅則有以明吾所惡在不義而所好在義矣。遠方之人有不服其好惡之公而效順乎乃順彼遠方之道也。

按軍帥三軍之帥謂諸將也。武人環人之屬有勇力者賞如弧弓刀劍之類材足以將物而勝之謂將智足以帥人而帥之謂帥。士言其人什伍軍旅是兵言其器也。牙甲冑是簡練簡擇而練習之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

禮記義疏卷之六

考

未可知苟置疑貳于其間則智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任之而專不置疑不中制也。殘下謂之暴不敬上謂之慢皆所謂不義也。命將帥選屬簡練為下文張本重在專任以下專征。主天子言自此至末一氣說下兩以字似相對蓋文平而意串也好惡二字不可平說即惡以見好也遠方不為不義即順也順彼亦是要使他順註中則字不可用。

是月也命有司 三節

首節制刑之嚴義也。次節恤刑之恕仁也。末節是推其所以嚴而恕扶陽抑陰之義也要知嚴中有寬非一于嚴者之謂一於嚴則謂之慘刻而不謂之嚴矣。王者用刑之趨

正所以成其嚴也。秋氣不使之羸所以調陰氣而成其為陰也。制與瘡同折音哲上斷音段下斷音殺

時當孟秋天氣肅矣先王不得已而用刑者此其時也。故命有司之官。法制則治其壞。囹圄則欲其固。桎梏則備其用。奸存乎心禁以止之。邪見乎行慎以罪之。凡有罪者皆務搏而執之。其立刑之嚴如此而又不於嚴也。命司理之官。瞻傷以相其皮膚。察創以驗其血肉。視折以觀其筋骨。審斷以規其肢體。皆調治獄囚之法也。人之形體孰不欲全。至獄訟而傷創折斷則聽決之時其可忽乎。必端焉而無偏頗平焉而無輕重戮有罪而不及無辜。嚴斷刑而無朱輕易即意論慎測意當秋時而用刑固以應肅然用刑而以恕實以制羸蓋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當天地始肅之時。人君扶陽抑陰不可使陰氣之羸。正參贊調燮之理當如是耳。豈但用刑一事而已哉。

禮記義疏卷之六

考

按命有司只要法具修舉使其畏懼至刑官用刑又要存心體恤故二節無非體恤愛民之心前節止之而曰禁則非慢令也罪之而曰慎則非濫刑也務搏執總上二句一說戮其罪拘其人。不事姑息也。理治獄之官。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者損筋骨。斷者骨肉皆絕也。察則加詳於瞻審則加詳於視。斷即王制所謂斷者也。一說審斷決為句。上下俱非文理矣。戮殺也。有罪謂死罪刑謂罪之不至死者如傷創

折斷之類即文王世子所云死罪刑罪也決獄訟二句是一事。重端平字。戮有罪二句是一事。重嚴字。傷創折斷是獄訟已成者決獄訟又是方來就問者肅與濃厚反羸與縮反不可以羸專指用刑說一說天地始肅當因時致刑不可使陽道常羸而無所止也不如舊說指抑陰上為長。

農乃登穀

節

此記先王薦新命官而敬先勸民之道備意。大旨秋嘗之後此時斂藏為急務以登穀為斂藏之候以備患固居為斂藏之先蓋一歲之積貯全在斂藏故王者急急於為民收斂計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本

李

孟秋之月新穀既升斯時也天子嘗新而先薦寢廟矣此正收斂之候也乃命百官自上而下凡所當收斂者無不謹其始焉凡五穀財物皆是不惟是也月建在酉酉中畢星好雨則水潦不可以無慮故命百官隄防以障水完之而使無缺壅塞以遏水謹之而使得宜以備水潦於外時方嚴凝為天地閉藏之始則民居不可以不寧故命百官內而宮室修之使整外而墻垣坏之使厚又外而城郭備之使完以固民居於內此皆天子之自為收斂者也而百姓之收斂可知矣。

按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稷者以

為五穀之長故也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記文略也孟秋收斂之始故命百官一說指收賦稅不可從命百官作總貫下三項隄防有缺壞處則完之高其低處曰壅填實其虛處曰塞皆所以遏水之來也夏氣發舒水潦不可隄故修利而無壅秋氣收斂水潦則可隄矣必壅塞之惟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為民禦患則一而已。

是月也毋以封 二節

此亦收斂之義也割地調益以地與行使出幣皆非收斂之事故言毋以止之。

按大官公卿之屬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不知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本

李

古者嘗祭有出田邑之制然味三大字則并諸侯割地皆謂其大者耳若平常小小慶賜如出田邑之類自可不妨舉也。

孟秋行冬令 三段

行孟冬之令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介蟲者稻蟹之屬故敗殺戎兵乃來十月宿直營室主武士陰火盛而主殺故也此亥水之氣所泄也行孟春之令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陽亢矣且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雲雨故致旱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今行春令故陽氣復還也五穀敷於陽而成實於陰今陽氣復還故無實雖生而不能成也此寅木之氣所損也行孟夏之令火王

於南方故多火災。火氣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故寒熱不節。民感寒熱之氣而多瘧疾。此已火之氣所傷也。

仲秋歌

八角盲風養衰老。飭服申刑循犧牲。君儻築城趨民斂。種麥易關慎煩行。

仲秋之月 二節

仲秋月建在酉。角宿在辰。壽星之次。酉與辰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牽牛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觜觶星見南方之中。牽牛北方玄武之第二宿。觜觶西方白虎之第六宿。南呂酉律。仲秋建酉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盲風至 節

禮記說書集註卷之六
此記酉月之候也。首句天時之應。候下三句物類之應。候陰氣漸盛。則涼風至。至此轉加疾速。而盲風至矣。一云盲者。暗閉之稱。建酉闔戶之月。故謂盲風。此與盲字義貼合。孟春言鴻雁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鴻雁向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仲春言玄鳥至。此言歸。春來而秋去。來以陽中去以陰中。歸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羣鳥養羞。羞所食之美。養藏也不盡食。藏之。以待冬月無可取食之時。再食之也。

天子居總章 節

總章太廟西堂之中堂也。

是月也養衰老 節

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授几杖以養國老。行糜粥飲食以養庶老。此順時養老之政令也。行徧賜之也。老人氣衰。津液少不能乾食糜粥稠粥養老之具。

乃命司服 節

此正服之政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服勝於陰。于是作之。可也。乃命司服之官。條具而飭正乎衣裳。焉以祭服言之。衣繪裳繡有文繡之恒也。一章九章有大小之制也。衣長裳短有長短之度也。祭服如此其具且飭矣。以眾服言之。或服于朝或服于燕。或以備寒各有其量。而必循故法。不更為新異也。眾服如此其具且飭矣。至若首之冠身之帶。禮記說書集註卷之六
與此服而相須。或文或質。文各有一定之則也。不然寧不負司服之職哉。

按具飭二字總貫下五箇有字。通以自然者言。工夫都在其飭內。文畫于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也。繡繡于裳。藻火粉米黼黻也。小而玄衣之一章。大至袞衣之九章。舉極小極大者以示例耳。長短上衣取諸乾而長。下裳取諸坤而短也。朝服如緇衣素裳。燕服如完且弗。費且服之禦寒者如纁為繭緼為袍之類。冠如玄冠朱組纓之類。帶如朱裏終辟之類。先言祭服詳者。尊神也。眾服雖無文繡而小大長短亦各有劑量。必循其故。正遵量處冠帶句蒙上文來。具飭意在內。

諸說具飭二字作肩文繡三句與衣服二句對冠帶句帶言近說必循其故句宜總頂蓋有恒有制有度有量皆故法也循故正是具飭處此說甚有理可從看來世人好新大抵從衣服上起循故是只要依先王之法服恐久玩便有新異之制故有條正之命

乃命有司中嚴 節

刑肅令也孟秋已命有司嚴斷刑矣此月又申戒之刑有五而曰百者據罪言之傳曰罪多而刑五是也止及斬殺者大辟尤重也枉撓皆屈曲之義枉指在上者謂違法曲斷是不直也撓指在下者謂有理不伸應重乃輕應輕更重也總謂不當先王奉天而有司或在撓焉則殃反不在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六

乃命宰祝 節

此省牲之政也饗嘗將舉犧牲是用乃於宰祝有犧牲之命焉循行之法有視色不雜而全否體無損而具否有按何以爲養牛羊之芻何以爲養犬豕之豢有瞻得其養而肥失其養而瘠有類察物色之騁者比陽祀之類物色之黝者比陰祀之類是也有度量體之大小視角之長短皆中乎度如天地犢角栗宗廟牛角握是也全具也肥瘠也物色也小大也長短也五者備而且當則誠意之所存上帝亦鑒而享之矣况羣神乎省牲之重也如此

按嘗在季秋宰以宰牲爲事祝以祝神爲事宰牲所以

祝神也故必命是二官焉季夏命出秩芻以養犧牲至此形成而不變故視之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事用尤非全也鼯鼠食郊牛角非具也備是總舉五物而言之當是各舉一物而言之不外全具等末二句只是論理未及祭也

天子乃雉 節

此天子難禮也季春國難天子諸侯爲雉以畢春氣此則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非諸侯以下可用故惟天子乃難焉暑氣退則涼氣通是所以達秋氣也以犬嘗麻犬金畜麻金穀仲秋屬金食當方之牲穀爲宜也

按此難難陽氣也陰慝固能作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難以消去殘暑煩鬱之氣而達秋月清涼之氣于民間庶陰慝不至暗伏爲災亦調燮之一端也

可以築城郭 三節

此言斂藏重農之事也首節修斂藏之備二節斂今歲之收三節開來歲之利三節雖三事意各相承大旨此斂藏專爲穀而發此時穀熟之時城郭都邑安其居以爲儲穀之備也實困倉儲穀之所萊助穀之不足者故務畜之多積聚言萊之外他物皆當積聚以待冬需也麥乃續舊穀而待新穀者故勸種之只是君臣汲汲惟恐穀不足以充民之食而多方補湊之也此重本之深慮也

按築城郭二句雖農竣爲安居計與儲蓄貼合城郭環

於外都邑處於內工作於上者實寄隱於下。困倉蓋於上工作於民者凡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戶之月言之。孟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趨之焉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尤重故也。且麥以秋種至夏乃獲以其牟利之遲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行罪無疑。又嚴以懲惰之令。

是月也日夜分 節

此又記西月之候也。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八月晝夜各五十刻。陰陽適中而無短長之差。雷始收聲。陰盛陽衰不能相薄。故始收聲。一說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十一月一陽初生。復卦用事。震下坤上。震為動。坤為地。是動于地下。從此月始。此理最深。宜會蟄蟲以上坏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故坏之稍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殺氣浸盛。言陰之夷物至此告酷也。陽氣日衰。陽盛於夏至此而衰也。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此涸之始也。

按周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此甫八月中。氣雨未止而云水竭非也。

日夜分則同 節

與仲夏同鈞石五權中之二。斗甬五量中之二也。

○是月也易關市 節

此寬商之政也。首句作冒重看。下分兩比。前是在上者平政以利乎下。後是在下者修職以利乎上。欲王者行厚商。行政以感民也。民事以貨賄之納而便國事。以賦貢之修而辨此王道自然之利也。

時當仲秋。萬物告成。可通貿易。故易關市。以通商旅。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譏不征。塵不稅。無重征。以致其難焉。易關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所以納貨賄。蓋貨賄以商旅為轉輸。商旅以寬仁為樂土。則貨化之為利賄有之。為利也。而民事之用。有不便乎。豈但便民已哉。君便民。民亦便君。蓋賦貢雖係常職。若關市留難。未有不以逗遛。愆期者。惟易也。則四方散而不一。來集而修賦。遠鄉邈而在外。皆至而修貢。此言賦貢職修也。則財豈有匱焉者乎。財所以待用。財足則用不乏。用所以作事。用足則事自遂。遂其欲為之志也。一寬商而民事國事均利如此。此關市之所以當易也。與。

按易作難易之易。見古人用字法之妙。納屯聚也。貨賄以時而納。正是農末相資意。故曰便民事。後段比前段進一步。曰四方集遠鄉。至則不止。來商旅曰百事遂。則不止。便民事。四方在甸服之內。五百里者。來集主賦。言如納總納銓納。粘納粟納米是也。遠鄉即甸服之外。自

侯服至荒服者皆至。主貢言。如貢金。貢錫。貢絺。貢鹽。是也。用如祭祀。燕享。軍旅。朝聘等。遂如順幽。明洽。賓客。成武功。止君臣等。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是也。

○凡舉大事 節

此順時舉事之禮也。要重仲秋講上二句。反言而虛論其理。下二句。正言而實指其事。時事即大數類字。即大事。要看箇慎字。慎心慎也。正因之斟酌處。順因者。於順時舉事中。詳審量度。兢兢業業。可行則行。得已即止。固不失時而不舉。亦不因時該舉此事。而輕舉妄動也。全要不可過行。肅殺之事。以助陰意。

人君一舉一動。無不與天運相關。故土功徭役。合諸侯。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兵眾皆大事也。此月於時為秋。於類為陰。天地之大數也。凡舉此大事。不可逆天地之大數。必因類而舉。但因而不慎。得毋有多事之擾乎。必慎而因之。寧過持重。毋過輕躁。則不過刻傷和。斯為毋逆天數。而天道人事兩得之矣。

按類者。天人相屬之機。慎者。以人合天之理。四句一直下。常說四句。可繫月令一篇。四句通兼陰陽說。至以慶賞刑罰并舉。非也。細玩土功等事。季夏不可舉。綴在仲秋月。當就收斂之事。肅殺之時。為合耳。毋逆句。即指仲秋說為的。

仲秋行春令 三段

仲秋行仲春之令。秋雨大降。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

物卵宿直房心。心為大火。故秋雨不降。不降故草木生。而不枯死也。秋金能剋春木。及仲秋雨。水又剋火。火竟不能為害。但以訛偽言語相驚。故國乃有恐。此卯火之氣所應也。行仲夏之令。陽亢故旱。氣暖故蟄蟲不藏。陽盛故五穀復生。此午火之氣所傷也。行仲冬之令。風災數起。非以時動。北風殺物也。收雷先行。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蚤行。愆於陽也。雷風不節。則寒氣盛矣。故草木蚤死。此子水之氣所泄也。

季秋歌

九房來賓號令修。神倉習吹享嘗秋。命侯勅縣教田獵。伐薪趨獄祿稻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季秋之月 二節

季秋月建在戌。房宿在卯。大火之次。戌與卯合。故日與月會于此。此月昏時。則虛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柳星見南方之中。虛。北方玄武之第四宿。柳。南方朱雀之第三宿。季秋月建在戌。無射。戌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

鴻雁來賓 節

此記戌月之候也。此月天氣寒。故鴻雁南來。以就暖。但以此秋。先至為主。季秋後至為賓。如先登為主。從之以登者。客也。爵陽物。大水。海也。蛤。陰物。爵為蛤。陽為陰所化也。桃。華于仲春。桐華于季春。皆不言有。鞠。獨言有者。萬物皆華于陽。鞠。獨華于陰。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

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色獨鞠言其色而專言黃者秋
令在美金有五色而黃為貴故鞠以黃為正也祭獸戮禽
豺所獲者先祭獸之大纜殺禽以食應肅殺之氣也今曆
去戮禽二字而以後草木黃落蟄蟲咸俯足之

天子居總章右个 節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 二節

此收斂之政也孟秋命收斂仲秋趣收斂至此萬寶告成
更申言孟秋仲秋之號令焉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
凝之氣盛于西北故奉時令以申之耳蓋秋氣寒肅天地
之藏于是焉在矣此而少有宣洩焉是人與天地不相會

禮記集解卷之六

卷之六

也于是命百官貴賤莫不務內如五穀斂于倉廩財貨斂
于府庫此時不發不開使人之藏與天地之藏兩相會而
無間焉或有宣出以悖之也乎夫惟閉藏不可或悖况冢
宰掌財用會計者而可不謹乎農事備收五穀帝藉皆入
矣舉五穀豐耗之數以制國用有量入為出意藏帝籍之
收歸之神倉有乘盛待用意國用祀典所係之重如此故
外焉祇謹其事內焉敬一其心合內外而飭致其力也

按內字與季春不可以內內字相應會字下得極妙季
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
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皆會字之義要知藏
之正為散之地異時賑濟施貸悉取之於此豈曰為利

籩計已乎上條是兼命百官下條是專命冢宰必命冢
宰者以國用制于冢宰且甸師掌耕耨王藉亦隸于天
官故也此言備收該下兩事前仲秋猶未備也舉五穀
句收公田所入舉要定租稅之簿也藏帝藉句收帝藉
所入以供神曰神倉末句總承重祗敬二意祗敬則力
必致矣謹謹其事者如國用存留廟用精潔事期于濟
一其心者如真實計算真實積貯心不他分飭者做得
整齊停當無差錯也要得先期豫命意

是月也霜始降 節

此禦寒之令也霜始降則百工休野外農工非一乃命有
司曰寒氣凝聚而至民力不勝入室以禦息民之意書言
厥民隩是也此乃冬月事而傷于季秋亦先期而命之也
于夏言處臺榭至此言入室禦寒乎陰陽之理也

禮記集解卷之六

卷之六

按百工以農為主非專為工人也一說雨露生物霜成
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不休乎
季春言百工成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
成終之時也將效功于孟冬則休之于季秋宜矣且寒
而膠漆之物不堅好也此就百工說亦是月令正大
道理

上丁命樂正 節

為將饗嘗也吹土樂聲而言春夏重舞秋冬重吹如埴篔
簹管之類預習之欲聲音和諧也

按習吹舊說備饗嘗也。一云以季冬大合吹。故習若為饗嘗。豈有是月饗嘗。是月習吹之理。

是月也大饗帝 節

此饗嘗之禮也。當物成之時而饗以報帝。嘗以薦親。皆大禮也。故是月也。大饗嘗焉。其禮大則其事宜預。所用犧牲。蓋仲秋所命。宰祝備行者。至此告備于天子也。蓋精誠與之俱備。所以合天親而無媿意。

按大饗帝者以周禮言。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也。仲夏大雩為祈。此月大饗為報。

合諸侯制百縣 節

此頒正朔定稅貢之令也。皆預奉來歲當行之典。首二句

禮記卷之六

圭

作頭是總命諸侯各勅百縣也。為來歲二字。貫下二項。王者授曆明時。第一要緊大事。其次正天道而下。莫如一王政。與字宜玩。

王者每歲正朔有頒。稅貢有定。頒之定之。此其時矣。于是合命諸侯分制百縣。大約為來歲受朔日。如朔之晦望盈虛日之甲乙先後。于是受之。蓋朔日列一歲政令。知何者。為春夏當行之正朔。何者為秋冬當行之正朔。今歲將終。來歲更始。故不可不頒也。與其貢稅之事。蓋諸侯下有所稅于民。上有所貢于天子。稅者田畝。其法有輕有重。貢者方物。其數有寡有。又以道里遠近定稅貢之期。土地所宜定稅貢之物。不責其力之難。效不強其地之所無也。稅

貢何為。予以給天子。來歲郊廟重事。爾諸侯百縣。豈得更捨克而有所私乎。

按制亦是天子之教。但諸侯頒之耳。諸侯二字不單連所稅讀。直至貢賦之數為一句。度就在遠近土地上見。言郊廟者。舉其重也。所私如稅之過重。貢之私入。皆是陳註中愚按以下可看。

天子乃教 三節

此寓戎于田之意也。田主秋。稱說首句作冒重看。以習二句。總言其法。在方獵之時。下二節。舉始終而詳言之。一是未獵備事。而誓眾心。一是方獵親事。而報神功。大旨要重一禮字。田獵之禮極肅。今日田之事如此。使軍士識熟得

禮他日用武。即以此法。不失為忠信禮義之兵。

圭

季秋。稱田講武之日也。天子乃教武于田。獵焉。武事有五。戎曰弓矢。曰受矛戈戟。教而習之。武事所乘者。有馬政也。或毛之同異。或力之強弱。教而班之。使可同乘。方其事之將行也。命御車之僕。及七騶之官。咸以馬而駕車。為馳驅之備。又于車而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旒。以備指示之用。授車以級。循尊卑之位。整設屏外。正向背之列。及其既也。命司徒之官。指夏楚之扑。居北面而誓六軍。欲其作止有度。殺獲有節。夫僕騶供職。司徒申命。可以田獵矣。方田之時。天子乃戎服。以厲其節。而執弓挾矢。以獵焉。蓋奉祭祀之物。不得不親殺也。天子殺。則羣臣以次而殺。而習戎兵。班

馬政之事皆于是乎行焉則獵竟矣乃命主禘之官祭此所獵之禽于四方之神焉蓋取物于四方不得不報成物之神也或命諸臣或親詣已既處其始又慎其終孰非教武之禮哉

按教于田獵習五戎與車攻因田獵選車徒同意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于利所惡莫甚于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此先王之深意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于殺人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故因田而教明非好兵爲田獵也以習上教之下習之也戎器必以五者兵法五人爲伍故也周禮司兵掌五兵註云戈戈變戟首矛夷矛又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六

十一

云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五兵弓矢一。其二。矛。三。戈。四。戟。五。司馬法曰弓矢圍矢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班馬政如毛馬文事用者以齊其色物馬武事用者以齊其力之類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爲主季秋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爲主故命僕及七騶成駕僕爲天子御者七騶爲諸侯羣臣御者周禮中大夫二人掌御戎車者天子六馬各一騶主之又

析羽爲旌旂車載之是也以帛爲之者始于大常而終于旒以羽爲之者始于旒而終于旌言旌旒則他可知戎車以革車爲正倅車爲副田車以木車爲正佐車爲副馬與旗皆在車之物而有尊卑之等軍以尊君親上爲先故駕載既畢授車于乘者以馬旗辨其等級軍行以整齊嚴肅爲尚故又整其行列向背整設設陳也蓋指車馬之屬掌次言師田則張幕有幕次故有屏屏門外蔽也王雖在野亦有內外之辨也司徒掌邦教誓者用夏楚若書言扑作教刑是矣設扑而指于帶以示有事于教無事于刑也誓則欲其不犯令也曰無干軍無自後射是也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陳誓必北面以田主殺陰事故也屬節謂戎服秋冬之田用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也親獵有身致誠信意言獵牲爲祭祀非好田獵也主祠典祭祀者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者是也示不忘本之意○爰長一丈二尺矛長二丈戈長六尺戟長一丈六尺六馬種戎齊道田駕是也載與戴同禮旂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六

十一

同旂

草木黃落 四節

此順時肅殺之攻也黃落因黃而落也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落則反于土矣伐木必因殺氣以禦冬寒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而下以應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其戶穴以辟地上陰殺之氣

蟲之禦寒也。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無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于是亟決之也。祿秩不當。春夏陽氣寬舒。雖彼人不應得祿。而主恩私與。亦所權許。夫祿之秩序有分。若不應得。而恩命濫賜。則收之供養有等。若不宜用。而侈僭踰制者。亦收之供養者服食之具。指得廣一說。欲所貪者。熊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太拘。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謂索之使還。各依本等也。刑宜于陰者也。賞行于陽者也。趣之收之。皆順秋令之嚴肅也。

天子乃以犬節

以犬嘗稻。犬金畜稻水穀。取時之所生。金能生水故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木

孟

按稻生水而色白者。此時嘗稻。則孟秋之登穀為稷粟

矣。

季秋行夏令 三段

季秋行季夏之令。未中東井主水。水潦盛昌。故其國大水。惟大水故寶窖之藏。為水所侵。是以冬藏殃散。賊者氣窒于鼻。嚏者聲發于口。金數窮而氣窒。必發于聲。皆肺疾也。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此未土之氣所應也。行季冬之令。盜賊陰類。極陰為外。遼竟之象。惟盜賊多。故不寧。分裂。嚴疑之氣所圻。故也。此丑土之氣所應也。行季春之令。春氣煖。故煖風來至。氣寒則縮栗。煖則解緩。故民氣解。情辰宿直。角主兵。故師與不居。象風行無休止。以少陽作之而

動故也。此辰土之氣所應也。

三冬總歌

孟冬壬癸。頌玄冥。介羽應鍾。非人臆。六鹹臭朽。乃時宜。祀行先賢。無克制。何如律中遷。而屢黃鐘。大呂次相繼。

孟冬歌

十尾水。設察阿黨。謹蓋圻城。固封疆。飭喪陳器。因蒸飲。祈來講武。賦水鄉。

孟冬之月 節

冬之為言中也。物中藏貌。孟冬月建在亥。尾宿在寅。析木之次。亥與寅合。故日與月會于此。此月昏時。則危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七星見南方之中。危。北方玄武之第五宿。禮記說義纂訂卷之木

美

七星見季春

其日壬癸 節

壬癸水干也。故以壬癸為水王焉。主冬令者。則頌頊高陽氏。是相冬令者。則少皞氏之子。名修。名熙。相代為臣。曰玄冥者。是牛斗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之象。故凡動物之有介者。屬水。故其蟲介。羽音屬水。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故調樂以之。應鐘亥律。孟冬建亥。氣至。則應鐘之律。應故候。氣以之。其數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舉成數也。味成于形。水潤下作鹹。故其味鹹。臭生于氣。物以水化。水受惡。穢則有朽腐之氣。若有若無。為朽。故其臭朽。其祀行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祭先賢三時。

皆祭所勝。冬當祭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以上言孟冬時令所屬如此。

按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輓。壤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輓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廣五尺。輪四尺。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于國外。祖道較祭。其壇隨路所向而為廣。輪尺數同也。輓蒲撥切音拔

水始冰

節

此記亥月之候也。首二句地氣之應候。下二句物類之應候。水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凍者地氣閉而陽不能。禮記義纂言。冬之六。熙也。孟冬者重陰之始也。故水始冰。地始凍。雉始雊。火始烝也。蜃水屬陰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陰于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陽升陰降。陰陽極乎辨。陰盛而陽不能爭。故藏。今曆以後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足之。蜃大蛤。能噓氣成樓臺。煉其殼為灰。潔白。可以飾器與墻壁。

天子居玄堂 四節

玄堂左个。北之西室也。玄路。飾以玄色者。玄淺而黑深。猶赤淺而朱深也。鐵驪。黑色如鐵。車旗衣服皆從水色。其食黍與稷。黍秀發舒散。火穀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于熱。故食當方之牲。豕。水畜也。其用器之文理。閎者中寬。侷者上窄。象物之愛藏也。以上言孟冬居養所

宜如此

是月也以立冬 節

北郊以上行迎冬之禮。還反以下行。優恤之禮。二句串看。是月也。冬氣至矣。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盛德在水。天地嚴凝之盛德。在北方。水位。冬主亥子丑。其位在北也。乃迎其氣于北郊。以祭額項。玄冥之神。當其反也。因殺氣之盛。而思及死事之臣。死事以國事死。若公叔馬人。是也。見左傳哀公十一年。大功加賞。孤寡其妻子也。恤謂以財祿供給之。

是月也命太史 節

此卜筮之用也。太史掌卜筮者。首句。每卜筮之物。下二句。禮記義纂言。冬之六。明卜筮之理。皆是預備來歲卜筮之用。吉凶單承審卦。兆內亦有此意。不言者。辭之略也。大旨重占字審字。筮龜取效者也。必要卜揲之人。明理以待用。蓋天地間有此理。而後有幾。無理造幾。不出理。又不在此。遠只在人心。明理者。先經心上。明起。始得。絲文。易卦本體。筮與策同。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月當孟冬。萬寶告成。及登龜入筮之時。乃命太史設牲而爨之。所以神其用也。龜以下而成兆。兆之理。見于龜書。兆有象。故言占。玩龜書之絲文。何為兆吉。何為兆凶。預明其理。以待來歲之卜。筮以揲而成卦。卦之理。見于易書。卦有數。故言審。審易書之休咎。何者為吉。何者為凶。預明其理。以待來歲之筮。爨龜而占兆。爨

筮而審卦絲抽也兆辭抽出吉凶之情也。絲音苗

按筮著也著亦爻也兆如王兆原兆瓦兆是也。太卜掌

三兆之法王兆兆之壘罇如王王兆夏也屬陽瓦兆兆

之壘罇暴露如瓦瓦兆商也屬陰原兆兆之壘罇如原

田原兆周也陰陽雜也易之象離如連山歸藏周易是

也太卜掌三易之法夏之易以艮為首謂之連山者象

山之連亘不絕也商之易以坤為首謂之歸藏者言萬

物莫不歸而藏之地中也周之易以乾為首謂之周易

者言如乾道之變易不窮也物有變則祇作以血厭其

變焉除孽謂之蠱猶治亂謂之亂也周禮龜人上春釁

龜是也。一說占兆審卦兩平看吉凶總兆卦二項言占

之審之則一歲之吉凶可辨而知矣。此亦有理。

○是察阿黨 節

此為治罪者警也蓋古者斷決死刑皆於孟冬純陰之月

順殺令也。然獄吏有阿私黨比脫漏罪人者則是正省察

其人而并罪之使無有掩蔽也蓋天討有罪不容姑息苟

失此不刑則一陽復生而不可刑。又將延禁一年矣故季

秋既令毋留獄刑而於此又申是察之令蓋不以姑息為

仁也。

按此節玩註曲直二字還該就用刑慎重說見天子好

生意近說作因時而行清獄之政阿黨指獄吏說獄吏

每以附輕赦重為精口故須是察平看無有掩蔽亦指

獄吏曲直曰阿私附曰黨掩者自上掩之蔽者自旁蔽

之。 天子始裘 節

此順時禦寒之政也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故司裘以

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始服矣

命有司曰天氣 四節

此順時閉藏之政也此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不交則不

通不通則閉塞天地且然而况於人乎此語內有使有司

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廳牖可塞塞之意

命百官 三節

此申言仲秋積聚之令也蓋藏在官如倉廩府庫之類故

命百官謹之積聚在民如寶窖囷倉之類故命有司循行

之末句止承有司一邊下兩段平看內而城郭等亦收斂

者所當防也則坏補城郭之缺薄禦備門閭之非常修鍵

閉之破壞慎筭之妄開所以嚴扃於畿內之近也。外而

封疆等亦閉藏者所當防也則固封疆之界備邊竟之虞

完要塞之守謹關梁之譏塞蹊徑之往來所以慎守于斥

堠之遠也此皆因天地之閉藏而謹人事之閉藏也。分官

民內外看。坏與堵通鍵音寒筭與鑰同

按固封疆三句皆防寇盜剽掠之事謹關梁二句皆防

潛密往來之事封疆當險阻固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

衆庶守法也邊竟防盜賊備謂預料理以為守禦要塞

宜牢固完兼固備二字意不完則戎寇之侵陵伺其隙矣。關梁禁奸非謹慎祭之也。蹊徑是疆關要中。或有曲徑旁蹊。可由以潛通者。註野獸往來之路。亦即其意。塞謂閉塞此節。又是一重密一重。無非備預防患之意。

飭喪紀

節

此言送終之具亦順天時之閉塞也。喪者人子所自盡。孰不欲致美以爲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而過分。貧者慊而不足。將不安其性命之情矣。先王以冬爲歲之終。猶喪爲人之終。故于其時而飭正喪事之紀律也。所謂紀者。衣裳有多寡則辨之。棺槨有厚薄。坐域有大小。丘壟有高卑。則審之。是數者莫不有厚薄之度。而各視人之禮。記喪集前卷之六。

貴賤以爲差。此所以爲喪紀之飭也。

按飭喪紀作總。下衣裳其目也。衣裳謂襲斂之多寡。不兼生者言。註以布之精粗爲親疎。不可從坐。呂紀作營。墳域也。丘壟封土也。冢人掌之。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厚薄之度。主禮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二句總上。視等級以制禮數。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踰越。然後謂之盡心。

是月也命工師

節

此考工之法也。效功句作冒。下正效功事。按度程指祭器。淫巧句指諸器。功緻兼諸器祭器。全看一誠字。按度程誠也。毋淫巧誠也。兩樣俱功緻。亦是誠也。情是不誠之情。辨

也。考工只考得一箇誠。致讀曰敬。

季秋霜降。工休。器物皆成矣。工師百工之長也。乃命獻百工之功焉。獻功之法。祭器以中度爲良。則必按于度程。以制器者。尚其象也。諸器以淫巧爲惡。則必禁其淫巧。以奉上者。防其侈也。合度程矣。去淫巧矣。又必功力密緻者。乃爲上。欲其制造精密。不爲苟且塞責也。然工從何知。物成之時。必勸衆工之名。以考罪之。蓋誠則中。程度無淫巧。而功亦密緻也。不誠則反。是必如是而後。可防君德也哉。

按諸器皆成。獨主祭器祭器尊也。度程以法式言。一說度謂制度。大小程謂容受多少。按之者。欲其制之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作兩樣解者。非一說。舉祭器祭器禮記喪集前卷之六。

諸器也。淫巧與度程反看。不必又添出諸器與祭器作對。儘有理。不功緻者罪。窮其冒破之情。作淫巧者罪。窮其啓侈之情。

是月也大飲烝

二節

此烝祭蜡祭之義也。首節因烝祭而燕乎臣。次節因蜡祭而勞乎民。重臣民一邊。大旨此是天子憂勤惕厲之意。因祭宴臣。酬其今歲之勞。欲其整頓來歲。以鼓其盡忠圖報之精神也。因祭息民。暢其今歲之懷。欲其存留來年氣力。以待春耕夏耘之勤。渠也。憂勤之念。何其深哉。

先王以歲功之成。祖考庇之于上。臣工相之于下。是月也大飲烝。蓋因烝祭而舉燕臣之典也。所以洽臣情也。又以

農事之修羣神嚙相于幽庶民致力於明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矣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矣臘先祖五祀矣祈祠臘皆蜡祭也因勞農以休息之所以養民力也○十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衆故君子可以燕樂飲酒十月勞農休息易曰勞于坎蓋謂是矣

按孟夏飲酎用禮樂則飲烝從可知矣因烝而飲一云此篇無因祭燕飲之事蓋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烝升也升牲體于俎上也不可從十月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于天宗周正建子以陽生于子得天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爲來年也天宗日月星辰皆天神也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門閭門閭之神與五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全

天子乃命將帥節

此講武之政也季秋天子教于田獵矣今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也乃有將帥之命講武焉蓋不明其理不可以師也習射御焉蓋不能其事不可以師也且角力焉蓋膂力不剛亦非所以禦侮也此皆豫仲冬教戰之事安不忘危之意也

按命將帥提起下三平看武有坐作進退攻圍刺擊之法射有破的御有馳驅力有強弱優劣之不一故先時

而講之習之角之順陰義以備陰事也

乃命水虞節

此川澤之政也天子不盡利以遺民其賦有常者也而奉行者不實可乎是月也水冬涸可以收賦矣乃命水虞漁師焉曰汝收水泉池澤之賦取其足以供祭祀賓客膳羞斯已矣毋或敢侵削民財以爲天子取怨于下蓋侵削則利歸于汝害及于民怨在于上有如此者必罪無赦皆戒之之辭也

按水虞卽周之澤虞漁師卽周之獻人收賦必命二官以其職故也此時盛德在水故賦可收水泉所出魚鱉芹蒲之類池澤所出皮角味貝之類侵削不要十分看得不好不侵削只是十一之數不多不少取之得中也爲天子重征而怨是民之怨水虞漁師致之也仲秋言行罪無疑未至于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于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全

孟冬行春令三段

孟冬行孟春之令東風解凍故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氣泄露于上春上發散故民多流亡此寅木之氣所泄也行孟夏之令國多暴風或夏巽用事巽爲風日出而風爲暴孟夏行孟春之令則暴風來格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于多也方冬不寒以盛陽所作故方冬不寒孟冬非隆冬也特言方蟲以陰而蟄者

此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此已火之氣所損也行孟秋之
雪霜不時寒氣遲也小兵時起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
伐參伐為兵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擊斂之所致也此
申金之氣所泄也

仲冬歌

十一斗兵奄首當祀海不詰鼓澤鄉日短齊戒芸始生
伐木罷官塗闕藏

仲冬之月 二節

仲冬月建在子斗宿在丑星紀之次子與丑合故日與月
會于此此月昏時則東壁見南方之中且時則軫星見南
方之中東壁北方玄武之第七宿軫南方朱雀之第七宿

禮記說彙纂訂卷之六

黃鍾子律仲冬建子氣至則黃鍾之律應

冰益壯 節

此記子月之候首二句地氣之應候下二句物類之應候
孟冬水始冰至此冰益壯矣壯者堅強之意孟冬地始凍
至此凍盛始圻矣圻字從斤從土謂土燥而裂如斤之割
也賜求且者求陽也故感微陽之生而得所求則不鳴虎
陰物而感于陽生故交此下脫芸始生至水泉動五句今
曆無此節首二句

天子居玄堂太廟 節

玄堂太廟北堂當大室也

飭死事 三節

此固閉之政也冬殺令也戰死事也飭戒六軍勵必死之
志蓋因殺氣之盛而警訓之豈非以教大閱故然乎此月
陰氣凝固故命有司約束土事毋作慎毋發蓋孟冬謹蓋
藏是也毋發室屋起大衆凡此皆以堅固其閉藏也蓋天
地之閉氣擁蔽萬物不使宜露與房舍相似若開泄陽氣
是謂發天地之房必害及民物且隨以死喪矣所以不可
沮泄者以是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也閉
豈可不固也哉

按而循其也一說而者汝有司之辭亦通發其所閉則
溫必乘之故諸蟄則死沮者壞散之義自內漸外為沮
下達上為泄氣當藏入而反發出如水之沮洳泄漏

禮記說彙纂訂卷之六

故曰沮泄曰暢月者以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蓋暢其月之氣也故固閉則可而宣泄則不可一說一
陽生于五陰之下其氣尚微惟是安靜以固養之斯可
為他日發生根本如反是而沮泄則死喪相繼命之曰
暢月謂其反閉為暢失時令之特甚也不如前說為優

○是月也命奄尹 節

此宮令之閉也申重也宮令宮中政令也首句作額審門
閤二句以地言省婦事二句以人言宮令陰事故于盛陰
之月申之末二句法行自貴近也

按精氣奄閉故名奄人奄尹羣奄之長也門閤房
者皆有外內門戶故令重閉省婦事順陰靜也

工之淫巧者母得淫恐蕩心也。貴戚天子之族姻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一句常說以人之自外入言。殊無大味。蓋貴戚近習之人。人之所不敢禁。君之所不忍禁。然君心狎淫。國事廢墜。往往是此等蠱惑之悞壞之。故此等人既禁。一切小人不得乘間而入。而一切非禮亦不得伺隙而投矣。

再考此亦秦制。若周禮則宮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為之。宮正。宮伯。宮人。以上士。中士為之。而又統于冢宰。非若後世之專用奄豎也。

乃命大酋

節

此釀酒之法也。命大酋作。冒下皆命詞。母有字與六必字。禮記卷之六

相應。乃正一反語。大旨只是要他馨香清潔。幽可表誠。

于神明可行禮于人。不專為釀業。可以暢情意。滌音失火齊之齊去

齊音失火

酒以奉祭祀。供燕享。其用為重。則製造不可無法。而監臨不可無人也。故于稻稷之後。值可釀之時。乃有大酋之命焉。秫稻酒材也。而多寡中度。麴藥酒資也。而製造及時。湛而漬。滌熾而蒸。炊必潔而不汗。和以水泉。必香而不穢。盛以陶器。必良而不漏。尤必自始釀至成熟。晝夜溫養。寒暑皆適其宜。而火齊之得焉。兼用六物。然必大酋監之。母使有差。餼乃可不然。安得六物之盡善也哉。

按大酋。酒官之長。此亦秦制。若周人則名酒正。不名大

酋。秫即糯米。稻即粳米。必齊。註云多寡中度。細玩齊謂齊同米粒完肥。顆顆如一也。麴藥。以及時造者為善。湛謂漬米。必去盡米塵。取水清不混為度。熾謂炊米。炊之時不可令穢惡熏蒸之。詩云吉蠲為饎。言炊飯之潔也。炊飯既熟。則以麴藥與飯和合。一處以水漚之。歐陽氏云。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言清冽之泉。氣味芬芳者。盛之須用陶器。木器之類。終不若陶器為佳。既和合釀在陶器之中。須暖氣溫養之。以待成熟。暖氣過盛。則傷于熱。而敗煖氣。衰歇則傷于寒。而敗。必如煉大藥者之火。候是謂火齊。非有質之火。乃無質之火也。齊如五齊之齊。謂有齊量得溫養輕重之宜。故曰火齊。必得六物。謂必齊以下六事。差餼。即不齊不勝等。十月穫稻。於此月

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謂春成也。

天子命有司

節

此命官行祈祀水神之禮也。要看水德至盛的德字。天生水。一陽動時。乃水之德也。迎其德而祭之。欲此水合天一所坐之數。而無過不及。便是他的德。或枯或溢。失其真性。便不是德了。

仲冬之月。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天子命有司行祈祀水神之禮。海者水之會。川者水之流。名源水之所出。淵澤水之所鍾。井泉水之所注。皆有神以主之。祀之者。欲來歲有潤澤之利。而無旱乾水溢之患也。孰非所以為民也哉。

按大川注河淮濟之類各源江源出于岷山河源出于崑崙淮源出自桐柏濟源出自沅水之類淵澤孟諸類夢之類并泉朝夕所汲以利民者。

是月也農有二節

此嚴固閉之禁也仲秋趣收斂孟冬循積聚收斂之令屢矣而農猶有不收斂與放佚者則是游惰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積聚畜獸而上不為之詰焉罪在不收斂也山林較澤有能取菜草蔬食及田獵取禽獸者野虞教導之示公利而不禁也上公之而民目私之可乎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惡其不共相利也。

按不收斂放佚平對積聚牛馬畜獸平對取與田獵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蔬食與禽獸對

是月也日短至二節

此陽道保微之理也安形性即定心氣也事欲靜即無刑也欲靜以上與仲夏意同末句與仲夏少異總頂前是重微陰一邊此主扶陽邊人知致中致和是虛玄的無補于陰陽者惟做得節情忍性工夫則一身之元氣調而陰陽定惟刑政事靜則國家之元氣調而陰陽定此真乃致中和以位育的實事所以用他保陽陰生于午終于子日當仲冬短之極矣夏為正陽而陰始問之冬為正陰而陽始問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爭之道焉于冬至日諸生薄首陽之來足以勝陰故萬物

乘陽氣而生機復萌動此何時也可使一有不謹盛陰得以害微陽而交爭不定哉故君子心則齊戒焉以養陽之根本身必掩而不露也身欲寧而毋躁也聲色不但不御而且言去矣蓄欲不但有節而且言禁矣蓋不特外安其形而內焉天性亦于靜後見天心而理漸長也所以謹身之氣以為微陽之保者如此至于官府刑罰之事則又當安靜無為所以謹國家之事以為微陽之保者如此凡此皆以待陰陽之所定蓋微陽方生陰未退聽爭而未定故安靜以定正使盛陰以漸而消微陽以漸而長此陽之所以常勝與

按齊戒以下五者平看安形性總頂一說以身欲寧頂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上言齊戒掩閉二者皆欲身之寧也一說以事欲靜頂上安形性二者皆欲事之靜也至以事為一切動作俱非不可從聲色者欲與夏至俱別彼言止而此言去彼言節而此言禁謹之至者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已盛陰微則盛陽未至于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于善保故也

芸始生

節

此又記子月之候也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生務挺出蚯蚓者屈首下向感正陽之氣復出陽氣初凝宛而上首故結糜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得陽氣故角解從陰退之象若鹿為陽獸情淫而遊山仲

夏得陰氣故角解。從陽退之象。水天一之陽所生。仲秋陽氣衰。水始涸。至此一陽生。故枯涸者漸滋發也。今曆無芸始生一句。

按芸似邪蒿。莠挺似蒲而小。皆香草。惟子午之月。皆再言其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

三節

此順天地收成閉藏之政也。陰盛則財成。可收以備用矣。木可伐。伐之竹箭可取。取之順其勢也。官以權宜而設。無事為曠官。器以權宜而造。無用特虛器。此皆暫焉之事。蓋陽實陰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塗闕廷。畚土以填。補其凹陷。塗門閭。埴埴。禮記說義纂直卷之六

禮記說義纂直

卷之六

故曰以助。

按萬物之材。敷榮則柔。收斂則堅。此堅成之極時。故可。以伐取。闕中間空。缺處人由以出入者。廷門內外。開曠地無室。廬處門各家。寢廟之門。閭民間里巷之門。孟秋言繕囹圄。築則如築城郭之築。不止於繕矣。

仲冬行夏令 三節

仲冬行仲夏之令。火氣乘之。故來年主旱。氛妖氛也。燠氣所蒸為氛霧。冥冥暗昧之貌。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乃發聲者。以其陰不能固陽。盛陽薄之。震氣動也。午屬震。此午火之氣所克也。行仲秋之令。天晴雨汗而雪雜下。如物之

有汁。嚴凝之氣未固也。且酉宿直。昂畢。畢好雨。故爾。瓜瓠柔脆。為金氣所傷。且子宿直。虛危。故不成。國有大兵。金氣勝也。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于孟冬言小。仲冬言大。此酉金之氣所淫也。行仲春之令。木盛。故蝗蟲敗禾。與孟夏蝗蟲為災同義。敗甚于災也。災者祥之對。以氣之兆言。敗者成之對。以事之迹言。夏為陽。故言其氣冬為陰。故言其事。水泉咸竭。以感發散之氣也。疥癩。則虛陽作之也。此卯木之氣所泄也。

季冬歌

十二婺女雁神祇。命漁冰堅。出種時。合吹收。秩歲更始。

專農飭典賦牲犧。

禮記說義纂直卷之六

卷之六

季冬之月 二節

季冬月建在丑。女宿在子。玄枵之女。丑與子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婁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氐星見。南方之中。婁西方白虎之第二宿。氐東方蒼龍之第三宿。大呂丑律。季冬建丑。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雁北鄉 節

此記丑月之候也。雁北鄉。順陽之復。而向其居。芳欲其去。而猶未至其所也。鵲善巢。向太陰所建。而歲更之。今歲將改。故始巢。雁北鄉。此據早者。若易說云。一月驚蟄。乃北鄉。則晚者也。鵲始巢。此據晚者。若詩緯云。復之日。鵲始巢。則早者也。雉火畜。感于陽。而後有聲。故雉。雞木畜。麗于陽。而

後有形故乳總是物類之應候此下脫征鳥厲疾一句今曆以水澤腹堅足之。

天子居玄堂右介節

玄堂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節

此大難之禮也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然非大難也此則天子命有司通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為大難旁礫謂四方之門皆披礫其牲以攘除其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礫攘而已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為牛以土作而由之土能制水故以此畢送寒氣也見王者贊化育之意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六

卷之六

按大難旁礫出土牛分三事看皆所以逐陰慝于冬也送寒氣只承土牛言一說作三事之總言儘通送猶畢也此時疆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恐凶邪來歲為害此時寒實未畢而註云畢者意欲其畢耳牛土畜又以土為之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為入送為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春秋冬三時皆難獨夏不難者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氣牛善耕故可以示眾耕之早晚月令大難旁礫然後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

征鳥厲疾節

此錯簡當在雞乳之下征鳥厲雉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此時殺氣極盛故猛厲而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節

此王者報歲之禮也畢字是徧舉意貫下三項王者報答一歲之心至此乃悉盡無遺重山川者此時物悉成所以悉報地成物之功而帝大臣天神祇亦祀者念及于成即念及于所以成者則轉運歲序斡旋氣化大臣神祇之力居多所以亦必祭之

王者以名山大川有載物生財之功四時各祭矣于土又畢祀之而沉埋異禮帝之大臣若句芒祝融之類有贊成歲時之功四時各迎氣祭之矣至此又畢祀之而牲牢具舉天之神祇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有調燮氣化之功一歲之間未有其祭孟冬惟祈天宗而未盡也于此又畢祭之而燎燎是陳蓋季冬歲功已成故徧舉以報其功凡前之未祭者固祭之前之已祭者亦祭之也

按五帝為宗大臣句芒為佐天神人鬼山川皆有宗有佐也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山川小子繒廣亦然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謂蜡祭蜡祭百神皆祭則嶽瀆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爾天曰神地曰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

命漁師始漁節

命漁師始漁

節

此薦魚之禮也是月水涸魚性定而潔肥正取魚之時也故命漁師始漁焉天子親往為薦先也身致誠信意先薦寢廟不敢先嘗也

按嘗者試而驗之有不敢輕薦意樂必先嘗膳必品嘗必致敬于君與親也仲秋犬嘗豚季秋犬嘗黍皆不云天子親往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重之且魚牲類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季冬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水方盛

節

此藏水之禮也水之藏也先王以節宣陰陽之氣非特為備暑用已也初疑惟水面此時重陰之氣已極過此則將解凍矣故曰方盛腹堅上下皆堅也陰盛則陽無所泄將為怨陽為伏陰而氣戾不和矣故命取水以入水于凌陰所以示陰氣之藏而達陽氣于外也腹內也水方盛句虛腹堅正所謂盛也

按盛極而衰東風解凍此定運也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源澤乃水之潤入者取水而納之也周禮冰室曰凌司冰者曰凌人

令告民

節

此東作之豫也耕事自有常規計者比每歲又商量周密乃勞心勞力之根本也下修具皆計中事此陽事之始也按季冬陰事已終而陽事將始王者為民預備如此修

耒耜是一項田器又廣說若鉉基之屬耦耕如沮溺耦而耕是矣耦取相助之義且學則有朋軍則有伍皆于是出正先王聯屬民處

命樂師

節

此合族之禮也君雖有絕宗之道而恩可以下施故歲終合聚族人以燕飲之禮其禮盛者其樂必隆命彼樂師以季秋所習之吹而用之填篪簫管等音翕然並奏示綴恩之典也然行之有節以一年頓停後年季冬又作故曰罷蓋推恩有節始可常推不窮也一說致休息之意非

按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作樂于大饗要者與族人恩情上說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六

乃命四監

節

此祭祀薪燎之備也凡祭祀必有薪以備炊有燎以明夜而萬物告成收之此其時矣乃命四監收常秩之薪柴焉以供他日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先王重祭祀雖小物亦謹備如此

按大而可析者謂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四監說見季夏郊祭天廟祭祖百祀祭羣神

是月也日窮

節

此憲天維新之理也在數將幾終截言日月星辰運行皆會于故處數將二句勿兩平看日月星辰復回其舊此乃天道一歲之常說他何用專為歲且更始而發見得天道

將更始于上人事豈可不更始于下凡今歲之當仍者與當革者宜一一更定之以待歲始此句着有提醒君心意月當季冬天運可占去年季冬次于玄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既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從此月與日會于他辰至此窮盡還復會于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故云數將幾終修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詞謂天道終則有始見王者當新其政意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卷

按日以所舍之辰言故曰次月以所會之處言故曰紀星以復其故處言故曰回數將盡而未盡故曰幾歲將始而未始故曰且蓋正數雖未終吾見日月將會于營室參尾將終于南方來歲之正月又繼此交接故曰更始歲者數之所積而成歲之終乃所以為歲之始于數言終于歲言始亦互相備且終言幾無終之詞也始言且無始之詞也

專而農民

節

此不奪民時之政也承上言歲且更始東作可與為八上者當專一汝農功毋以徭役使之此勉在上者當如此不可作命辭看此憲天當首計者

天子乃與公卿 節

此君臣于歲終而修更始之事也其守貫下飭論兩邊皆有變通意應下宜字看大旨天下無不變之法無不差之數一歲自有一歲之宜宜于今歲者必不宜于來歲何也天道人心都隨時轉必飭而論之先得其理則我先握國典時令之樞而數與法不能逃此理之外自然相宜了天子體元者也公卿大夫調元者也歲且更始國典時令來歲之政不可以不宜也天子乃與公卿共飭而論之飭者飭其變變而後可常論者論其通通而後可久君臣交勉參酌考訂凡以待來歲之宜也蓋典有輕重本自有常令有先後本自有序但時勢推移變遷是來歲所決有者不宜坐此先飭後論則體常盡變因時制宜雖變猶不變雖差猶不差也此君臣協謀先事預防處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卷

按國典如禮樂刑政之類時令如宜洩閉藏之類一說以時令指天文說應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然待來歲之宜說不去先飭國典者何國典者常法時令雖各時所行不同然無一不出于國典故先飭國典乃論時令也乃命太史 四節

此定來歲之祭賦也承上文典令之大者莫重于祭祀乃命太史次第諸侯之等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蓋外祭之神尊以異姓之臣供外祭之神所以尊之也又命同姓之邦其寢廟之芻豢蓋內祭之神親以同姓

之臣供內神之祭所以親之也命宰歷次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多寡之數而賦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蓋羣祀之神不一以羣姓供羣祀爲其禮殺而多辨也自諸侯以至庶民盡乎天下之民矣而皆有犧牲芻豢之賦蓋天子有賦原以爲神而祀神正以爲民所謂昭民力之普存致神祇之降格者而豈其不愛民力也哉

按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也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供王社稷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歷亦次也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民則士在其中耳庶人無邑則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供上此庶民謂畿內鄉遂之民也

禮記說義纂直

卷之六

七

要看一獻字精白一心以輪上供謂之獻令天下咸獻者欲萃衆人之精誠意土田之數總承卿大夫庶民不專綴在庶民上

季冬行秋令 三段

季冬行季秋之令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白露應秋而早降介蟲爲妖如驚蟄之類介蟲之性辨于物以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民畏介蟲爲兵兆故入保此戌土之氣所傷也行季春之令胎未生者天方生者此月物甫萌芽季春句者畢山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固疾久而不痊生不充性也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以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命之曰逆逆惡之甚也此類

土之氣所應也行季夏之令夏時水潦甚昌故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時雪不降水凍消釋則盛陽燥之也此未土之氣所應也

讀月令者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巡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卽施行者亦豈一一待時方行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之論則是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拘處月令大率秦法也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得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耶凡月

禮記說義纂直

卷之六

云乃命

某官者皆是禮家總禁也凡言是月者不相連接更別起文之詞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姓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曾子問

曾子以篤實之資為守約之學。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不廢。旁搜博考。知義理無盡事物。亦日新若不素講而猝然遇之。則處之或未究其精微。慮之必不中其肯綮。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孔子。孔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使千載之下。遇變事而知權。亦如處經事而知宜。此篇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近世經生以其多言喪禮。不以試士。遂置而不講。非也。

曾子問曰君薨 三節

此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禮也。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當慎。是以禫免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母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禫免或衰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顙。豈非處之以吉凶之間乎。

按三日負子日也。子自為王。故不云從攝主也。如初位。

則北面可知。又言北面者。子雖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者。一日不敢無師。傅也。不言太師。奉子以衰。嫌衰也。

孔子曰諸侯適 二節

此論諸侯朝覲天子及諸侯相見將出之禮也。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祖奠禴。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略。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與。

按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謂勅之勤。其職前命祝史告山川等。告徧乃行。以五日為期。近者可就彼告。遠者則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當望告既告。不敢久留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 節

此言並喪先後之禮也。輕重以服言。葬謂葬輕者。奠謂奠重者。今姑以父母明之。如並有喪。家無二主。雖母不得與父並。故其葬也。先母而後父。其奠也。先父而後母。母雖先葬。不虞。必待葬父畢而後同。虞。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待後事是也。蓋葬乃奪情。其禮宜緩。故後重奠為奉養。其禮宜先。故先重。凡以尊父也。故以禮也。結之。他如祖父母及世叔兄弟。皆當以此推之。殯當為奠。聲之誤也。

孔子曰宗子雖 節

按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

此言宗子宗婦之重也。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為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上以承祭祀。下以統族人。禮不可缺。故雖七十無主婦也。然亦深明必當有之意耳。非謂七十而後再娶也。陳註甚好。讀者不以僻害義為得之。

曾子問曰相識 節

此所謂祭吉祭也。喪不貳事。故祭雖至重。總雖至輕。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亡誠不至。不如其已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 節

此言喪服助祭之事也。饋奠在殯之奠。曾子不問吉祭。而問喪奠。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說哀。即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損相事。輕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亦或可耳。

昏禮既納幣 二節

此二節決非孔子之言。夫有父母之喪而不娶不嫁。孝也。除喪而嫁娶禮也。且議昏而至納幣。請期則夫婦之倫定已久矣。乃為有喪而改易可乎。婿除喪而別娶。非義也。女除喪而改適。非貞也。若謂恐其失時。又何以弗敢嫁娶為禮乎。遲之三年而後嫁娶。則既失時矣。曷若尋舊議之為便乎。人情事理。皆有未安。削之可也。

如壻親迎 節

此亦可疑。夫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視舅姑與廟孰重。豈有舍成昏見舅姑與

廟之重。而遂改服即位。以哭其輕喪者乎。且除喪不復昏。則將苟合而已乎。終廢見舅姑與廟之禮而已乎。恐亦非孔子之言也。

孔子曰嫁女 節

此言娶婦之禮也。因娶婦而先言嫁女耳。不重相離之思。無時而懈。故三夜不息燭。嗣親之思。無時而散。故三日不樂。三月而廟見二句。古人娶婦。舅姑歿者。三月廟見。祝辭告神。稱曰某氏來婦。擇日祭見。以成婦供養。盥饋之義。古人娶婦之敬重如此。

按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三夜不息燭。以為骨肉同處。止於此時。故悲傷而坐以待旦也。思嗣親。是親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明

代謝感世之改變也。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服修。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也。若舅姑既歿。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稱來婦。告神祝辭也。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廟。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廟見奠菜祭。禰同是一事。言禰則姑可知。若舅姑偏有歿者。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廟見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則不饋。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庶婦不廟見。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舅姑存者。庶婦亦以棗

深服修見也。成婦禮者婦以共養舅姑為義。生既不獲奉養故必廟見以祭。如生之盟饋然。然後為婦共養之義。完備而無虧欠也。

喪有二孤 節

此記統於尊之禮也。喪有孤哀之所主也。二孤則莫適為主。廟有主神之所依也。一主則莫適為依。皆非禮也。而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以為問。孔子答言。上天之照物者。惟一日。下土之君萬邦者。惟一王。嘗禘郊社之所尊。未有與之同為上者。二孤二主。亦未知其為禮也。

按孤喪主也。主神主也。祫嘗惟一太祖。禘祭惟一始祖。所自出之帝。郊惟一上帝。社惟一后土。

古者師行 五節

此章總明師行必載主之義。首節明載主必載遷廟之主。二節三節四節。以廟無虛主。明必載遷廟主之故。五節以無遷主則主命。明師行之必載主也。遷廟主謂附禘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禘廟之上。最尊最親。若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徧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齊車是祭祀所乘。金轡示有齊敬之心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廟為無主者。示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亦為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去世者。未有曾毀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者謂

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責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為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太廟。則告太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禴。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一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王。傳繼未及八世者。亦未有當毀之廟。而無遷主。唯商祖契。周祖稷。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之上有遷主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 節

此子游所問而附於此篇也。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子游以喪慈母如母。援禮為問。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國君之子之慈母。二者名同而實異。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服國君之子之慈母。無服。子游所問。蓋指禮經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內則如傳之慈母言。此有服無服之別。喪如字。

按大夫士之子有服之慈母者。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是為子。命子曰女。以是為母。如是則妾視此子如已親生。子視此母如已親母。蓋重父之命也。故死喪之。亦如已之親母。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是也。唯大夫士之妾子有之。其適子已無。此母矣。喪服小功章。為庶母慈子者小功。所云為庶母慈子者。但名為庶母慈已者。爾不名為慈母也。若國君之子無服之慈母者。內則曰國君子生。擇諸母使為子師。其次為

慈母。其次為保母。是也。子師擬三孤之師。保母擬三孤之保。慈母在子師之下。保母之上。則擬於傅。故孔子謂君命所使教子。何服之有。君命之君。指天子諸侯言。下文遂引魯昭公之事。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小功。父卒乃不服。士為庶母總。以慈已加服小功也。

三年之喪弔乎 節

此言居喪無往弔之禮也。三年之喪期小祥而練。哀亦漸殺矣。然猶不同羣而立。不與衆而行。懼及他事而忘哀也。而况弔哭於人乎。夫君子行禮於外。凡以文飾其情之存於中者而已。當其吉也。情主於敬。則冠冕文彩以飾之。當其凶也。情主於哀。則苴衰杖經以飾之。皆非虛偽而無情。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七

實者。是乃所謂禮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為矯偽。來非虛。而何。

賤不誅貴 節

此言誼法。誅之為言累也。累列平生實行以為誅。若今之終狀。誅之將以作論。故言誅則該論矣。論當由尊者成。一則以分之所在。不可僭操榮辱之柄。一則以情之所在。恐其涉於虛美之私。故禮賤不得誅貴。幼不得誅長。所以嚴其分而防其情也。唯天子至尊無二。故讀誅制論於南郊。若受之於天然。所謂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者。是也。

自天子外。雖諸侯亦必請於天子。天子使太史賜之。蓋無自相誅之禮。敵者且然。况於賤幼者乎。此禮行則名分正。而美惡當矣。

祭必有尸乎 三節

曾子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必當有尸乎。若不立尸而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陽厭則尸既起。皆無尸也。夫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儀。可象也。次節承上文祭殤必厭而言。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暗者。有厭於陽明者。蓋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不悟其指。乃問云。祭殤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何以始末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

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奧。正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隱奧處也。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謂之屋漏。正與牖對。爨牖之明星之漏光處也。又為室之白白。光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厭而已。無尸以食其祭物也。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辨祭殤之禮。其處有異。陰厭者。適殤也。陽厭者。庶殤也。殤有適庶。故厭有陰陽。非兼之也。神當作備所音疏。

室西南隅為奧。奧為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奧室之西壁。以南為上。奧尊而屋漏卑。凡殤及無後者。禮殺。故不敢在

尊處由與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辨尊卑隆殺之禮非有取於陽明陰闇之義也

子夏問曰三年 二節

此言奪情之非禮也子夏以人遭父母喪國有金革戰伐之事無敢辭辟爲是禮當然歟爲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孔子引傳記之文解之君子謂人君也言人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也一說君子二字直貫下文兼君臣而言在君使之則爲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教人孝也在臣從之則爲自奪其喪親之心非所以爲孝也此二者皆君之所不爲也僅通。

按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子不敢久留故既葬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九

致事還君還其職位於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大夫七十而致事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也

次節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禮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疑其於禮當然孔子謂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蓋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作費晉急王事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更何所爲蓋直貪利攻取言吾不知是非禮也

按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邊東方元年征徐戎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母喪不敢辭辟也

文王世子

人主之一身關一時之天下世子之一身關異日之天下故教不可不豫也此篇皆記教世子之事而首舉文王欲人知所法故以命篇

文王之爲世子 五節

此歷舉周文武成王世子之事也文王止孝武周達孝皆性孝也而可以立世子之極焉

文王節本來孩提愛敬真念原是與親爲一文王全此赤子之心所以時時見親纒纒過得一日這是天性上工夫不是文王有意做出來下憂親侍膳皆是文王純一不已之心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十

世子朝親朝夕二次而已朝禮具夕禮簡文王以爲不足以盡事親之心故朝於王季日三不但備三朝之禮真有惟日不足意早朝如此知安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此之謂三朝

按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而此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鷄鳴朝之時猶未昧爽又有日中之朝此聖人之衍註云過人原非太過也常人之行未免不及聖人則有加於常耳此正行而得中者內豎即周官掌內外之通令者如今小史觀則直日君所者與御妾之御同義方至寢門即問內豎非止於門外也觀曲

禮晨省可見日中莫對上鷄鳴二又至對上至寢門外
含衣服意兩如之含問安否乃喜意非純孝不能
次節問安乃喜矣其有不安節至復初此每朝問安之禮
食上至然後退此每朝視膳之禮此文王之性孝也

按節起居之節也失常則疾生不能正履是記者形容
孝心真切處在視言上膳時必身在其所親臨視之註
在訓察與視複矣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宜溫飲齊
視冬時宜熱之類恐失宜生疾也問所膳恐其不多也
末有原恐失飪而臭味變也待諾而退不急於就安也
三節文王事親之禮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及武王爲
世子於是問安視膳一如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不敢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七
有加焉文王有疾以下舉養疾之一端以例其餘不脫冠
帶句應上色憂二句意一飯二句應上復膳意此武王性
孝也

按帥字不敢字要看得活蓋情之同不能不帥禮已至
不容有加不然遵行故事聖人之意荒矣減飯亦減加
飯亦加以已程其親之食力也旬有二日乃間是記者
記文王疾瘳之期以起下文

四節有問之後文王謂武王至末蓋聖人心通造化當茲
靜攝念慮專一父子年齡壽數自有可知之理故其夢其
占如此其後九十七九十三一一與其夢合此節不重夢
上只是從夢說起見文武之終成王繼統周公迂教便成

王知世子之禮意

五節至若成王幼不能泄詐行事泄詐者成王周公特相
之而已斯時也幼冲在位未必知人倫之道既以爲君又
不可加以世子之法故周公委曲處之抗舉世子事父事
君事長之法以教伯禽非教伯禽也欲令成王與之游處
有所視效而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道也成王出入
起居未免有過則以不能輔道撻伯禽非撻伯禽也所以
警教成王而示之以世子事父事君事長之道也此是周
公要成王真實體道工夫蓋人倫日夕慣習自然純熟真
到世子之道非他文王之爲世子也蓋文王爲世子之道
正當日諸侯之禮而家法之相成抗之伯禽不爲過修之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七

成王亦易入矣此成王世子之教正萬世教世子者所當
知也父子君臣長幼不可平說重在子臣幼一邊

按文王之爲世子句註意亦不可少但不主爲周公葬
白也不僭意輕一說文王所行世子之禮纔止於中而
爲孝道之極故以之教伯禽欲法祖也亦捷便泄言以
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於伯禽言法於武王言道者法
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也

○凡學世子 三節

此大學教世子及民俊之法也重世子說士卽王制所謂
司徒論俊選而升於學之士也帶言觀及字可見舞則春
夏干戈秋冬羽籥業則春誦夏弦秋禮冬書這都是必時

處官與地不重。中間胥鼓南一句。輕因論贊助之事。並及之。春誦夏絃。有春夏不但習于戈。意秋禮冬書。有秋冬不但學羽籥。意大凡天時異。則人之精神意氣。亦有發舒收斂之不同。必時者乘世子及士之精神意氣。而陶鑄之。則其理易入。而成就亦有機。此亦做時雨之化而為之者也。

彼世子有繼世之責。士有輔世之責。皆不可不豫教者。故先王教之。必以時焉。當春夏則教以干戈。蓋干戈為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當秋冬則教以羽籥。蓋羽籥為文舞。故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示安靜也。然皆於東序之中焉。庶居業有常。而用志不分矣。時乎教于戈。

禮記說義集前卷之七

圭

也。主之者小樂正。籥師而贊其不逮者。則大胥籥師丞焉。夫干戈有官。則羽籥可知已。時乎教南夷之樂也。主之者旄人。而節其音曲者。則大胥焉。夫南樂既教。則餘三方可知已。然春夏不止教于戈也。以誦則教之於春。以弦則教之於夏。其序罔不敢紊矣。然而掌教之人。同於太師。施教之地。同於瞽宗。豈非以誦樂之章。弦樂之節。不容析之而使異乎。以禮則詔於秋。以書則詔於冬。其官與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其地異也。豈非以禮謹節文。書道政事。不容強之而使同乎。先王時教之法如此。

按干戈羽籥四物。皆舞者所執。文舞持羽。吹籥謂秉翟。以舞而吹籥。以為節。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文

舞羽籥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司于掌之。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學于戈。示以進退俯仰。綴兆舒疾之節也。干戈兩舞也。教者為主。贊者為輔。庶幾動盪其血脈。而由舞以成功耳。胥鼓南句。輕因大胥贊。並及之。旄人教國子。用南夷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其音曲。庶幾涵養其性情。而由聲以成德耳。用夷樂以彰德化之遠服。今按周禮。掌教夷樂。乃旄人之職。亦無胥鼓之事。且初教世子。而即雜以夷樂。雖曰以示服遠。得毋啓亂雅之漸乎。近說。一南者修身正家之要。教舞之時。大胥歌二南之詩。而擊鼓以節。則風化遠矣。有理可從。三節承上言。瞽宗以上。因陽用事而教之以聲也。上庠

禮記說義集前卷之七

南

以上。因陰用事而教之以事也。東序。夏學名。學舞於夏。后氏之學。瞽宗樂之祖。取以名學。大司樂教國子。使有道德者教焉。死為樂祖者。成就人才之功深厚。人不能忘。故死亦祭於瞽宗。周人祀先聖先師於西學。即瞽宗也。故樂祖配食於此。誦弦詔於瞽宗。禮亦詔於瞽宗。禮樂一道也。上庠。虞學名。詔書於上庠。序。書自唐虞始也。周有天下。兼立前三代之學。故爾。

○凡祭與養老 二節

此亦教世子及士之事也。上節是小樂正教國子之職。是詔以儀節使之習其事。下節是大樂正教國子之職。是論說義理。使之明其義。首言祭養老。乞言合語。下言舞于戚。

語說命乞言互文也學音效

學者之於禮教始則要習其儀節既則貴明其義理而要皆不可無專官也如報本反始有祭焉尊年尚德有養老乞言焉綴淫維情有合語焉先王以此教世子及士而命小樂正詔教於東序之中如祭有灌獻饋奠之儀節養老乞言有法德納言之儀節合語有旅酬言說之儀節中間最為繁雜遲悞必多故皆當開導而曉諭之也然能其事矣不明其理可乎故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三者各有篇章之數先王成法布在方策皆大樂正授學者使退而肄習之而大司成之官於東序論說其義理焉講解開諭使他口誦心維實有心得方可陶成而為有用之才能也舊註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大司成句作考校國子說與小樂正大樂正三人平看論說受教者之孰淺而孰深孰優而孰劣如此作考校說則下文可以問便說不去
按祭凡祀天神地祇饗宗廟皆是是一事養老乞言連看即內則又乞言是一事合語當祭養諸禮旅酬時會合義理以相告語示以和樂不流安燕不亂意是一事次節舉干戚以該樂舞上言祭此不言祭樂舞為祭而設也語說即上合語之說乞言即上養老乞言也此三者禮樂二字該之皆有補於身心皆有關於倫理故先王惓惓以此為教義理在禮樂內才能是禮樂養成的大司樂掌建國之學政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

大司樂而謂大司成者世子及士之德業大司成教之使成也鄭注以大司成為師氏考之周官師氏雖為教官之屬掌以德行教國子凡貴游子弟學焉然不言教於國學之中則非師氏可知論說二字要緊篇章授矣而非教者為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節

此言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也侍坐非止論說包世子及士故曰凡三件平看俱在問上見心領之益全在請問遠近句弟子布席與大司成遠近可容三席所謂函丈也則遠不至不相見近不至太逼取咨問之便也終則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此問後之禮也列事句此問時之禮也問是問其論說所未明併其所未及也弟子敬慎須如此

凡學春官釋奠三節

此亦教世子及士之法也承上章春夏教干戈三節已有教之地與業但未說教時先行釋奠之禮故於此補出首節學有先師道藝之宗也使釋奠不行何以示敬道哉故春夏教以弦誦則太師釋奠於弦誦之先師教以干戈則小樂正籥師釋奠於干戈之先師至於秋學禮則執禮之官釋奠焉冬讀書則典書之官釋奠焉此詩書禮樂之官蘋藻之潔自致其尊道之心而釋奠者以敬道也此是心教不可看淺了釋奠之意大節諸侯始封天子命之

莫則極於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
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合
樂者聲容備也大合樂者通作六代之樂也卽月令季
春大合樂是養老卽親迎篇入道饗有具是

○凡語於郊者 節

此選民俊之法亦列於世子篇欲世子取衆善以成德也
語謂論說於郊學也先王所重在士凡升之俊選升之司
馬皆自此托基曲藝亦道德之緒餘充取斂之心下逮曲
藝正片善不遺處

古者設鄉學於郊以教庶人當三年大比之時司徒則辨
論學士於郊學之中有賢德者則錄取之有才能者則收
斂之士以德行爲上論而得此則進用之自外而入內焉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七

七

所謂取賢也其次長於政事而德未必備者亦舉用之自
下而升上以任庶職其次長於言語而事未必優者亦薦
揚之自隱而之顯以備使令所謂斂才也此立賢之無方
也然人不皆士也若學士中無德無功無言可取而有此
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又不遽進之也皆誓戒之使退
而謹習所能以俟考之於再也及夫再語之時舉說三事
而一有可取者則拔之於同等之中必以其所能高下爲
序然此人但目之爲郊人而不名之曰俊選藝成而下故
疏遠之至天子飲酒於成均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
之尊以相旅勸焉所以榮之也

按郊學在鄉學之外遠學之內事謂吏治之屬言謂能
應對堪爲使命要玩三或字見德可也事可也言亦可
也非重德而輕事與言也正不拘一途意進舉揚以升
之鄉學焉後用爲鄉遂之吏考藝在取斂之外誓之一
事在先下三件皆是又語時事曲藝小小技能若射御
書數之屬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取者只就曲藝上看
一說三卽上文德與事言也考察三者之中或有其一
卽進其品等於曲藝之上亦好曲藝亦國家有用之器
只恐他局於小技而不歸於大道其才可惜再求之藝
在成人之列者文之以禮樂也要知遠之者激厲之也
取爵於成均者使他觀天子飲酒於學之禮樂恍然悟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七

七

道於藝而成爲有用之材也此是陶鎔深意成均者周
設五學備四代之制南曰成均本五帝學名北曰虞庠
本虞學名東曰東序本夏學名西曰瞽宗本殷學名五
學以南向爲尊故總謂之成均

始立學者既興 節

此明釋菜之禮重敬道也諸侯始初立學未有禮樂之器
及制作既成塗費已畢而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
成繼及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釋奠合樂則舞舞則投舞
者以所執之器釋菜視釋奠尤簡誠不舞不舞則不投器
然此於虞庠行之釋菜禮畢乃從虞庠而退饋禮其賓於
東序一獻無酬酢之煩無介無傳命之助無陪無合語之

禮釋菜禮尚嚴無可語於禮亦可也蓋告器將用其事本輕故禮之行於神者既簡則其行於人者不得不簡也是禮也行之於學雖不尊是教世子之孝然以教世子為主故以此句總結上文

此當作費

按始立學作冒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者器字以禮樂之器言其下授器則專指舞器如干戈羽籥之類釋奠有樂無尸曰菜則止於芹藻而無薦饌酌奠矣禮賓亦釋菜中事釋菜必擇吉士與駿奔也一獻無介語此又以始立學而未暇備然非以之爲常特一時而已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戈司兵司盾授舞者兵也

○凡三王教世子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辛

此言世子禮樂之教也必以字重看禮樂不在器數在和序上看修內以下泛言禮樂爲道之大就指世子說亦得工夫全在一修字交錯發形俱從修中得來曰懌曰恭敬曰溫文皆教成之驗是禮樂合一不可分屬

凡三王以世子天下根本教世子必以禮樂何也蓋樂由中出所以消融其邪惡之蘊樂之修乎內也禮自外作所以陶成其恭肅之儀禮之修乎外也此自教者分言之也修之之久則樂雖修內而和順有以充其體禮雖修外而嚴敬有以制其心禮之和處即是樂樂之序處即是禮而中和之理渾具於吾心矣由是英華發越而動罔不感用罔不和不亦發形於外乎以交錯則曰於中中實兼外以

發形則曰於外外實兼中此自學者合言之也至此則禮樂之教成矣吾見身心內外渾是一團生理生趣鼓舞動盪見故其成也惟有懌而已無所得其慢易也何恭敬也而非有心於勉強也恭敬而溫文也內則恭敬禮之合乎樂也外則溫文樂之合乎禮也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非以此哉

按禮樂其始教也可分若歸到身心上去如何分得交錯以禮樂言兩相合爲交兩相雜爲錯是樂交錯於禮禮交錯於樂也中指吾心說恭敬句而字勿忽過和之中有敬敬之中又有和正所謂交錯發形也恭是齊莊不怠情敬是謹恪不放肆溫則不暴文則不野俱就自然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辛

○立太傅少傅 節

此世子倫常之教也德成以上言設官之教以人倫也歸諸道也以上補言師保之職亦不外教以人倫也記人只要意明不必文法之整齊讀者須善會之後段末句就記文說三王補在言外三王以道莫大於人倫教莫貴於善養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涵育薰陶欲使其自化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身養審行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使有所觀法少傅以言養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詳審開喻之使明其義理於是乎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矣不但此也入則有保以養之於靜出則有

師以養之於動前後出入罔非正人自父子君臣之教無不喻而忠孝之德無不成也夫出則有師而師之職何在教之以事父事君之事而喻之忠孝之德也其為教也尊而嚴入則有保而保之職何在慎世子之身於君父之前以輔翼之而歸諸忠孝之道者也其為教也親而密又孰非所以養之乎世子之德成於官備如此然不慎於擇人或有不佞雜於其間將使正人不安其位而正道因以廢矣故記曰虞夏商周之教世子有師保有疑丞疑者有疑即問之意師保而益之以疑丞四輔也師保而加之以太傅三公也然不必備三四之數但能為四輔者使為四輔能為三公者使為三公惟其人則任之而已記之言如此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七

三

蓋建官惟賢語使能也不然雖備其人何益哉三王慎於用人以養世子於此可見
按此節養字要看父子君臣之道重子臣邊兩審字不同上是行之慎審下是言之詳審雖有身教言教之分亦互見也教喻之喻就世子說與上下二喻字不同德行與喻諸德歸諸道但指父子君臣而言慎其身是世子之身蓋世子在內不無聲色臭味之欲保也者慎保世子之身耳目口體不以欲動筋骸膂力日覺堅強於以輔之立翼之行而歸諸忠孝之道全從保之慎與輔翼中來天下無事外之德事盡則德明天下亦無身外之道身慎則道合記者古有此記記曰至惟其人皆古

記語講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也周之時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曰四輔周之師即虞之疑周之傅即虞之輔弼夏商或與虞同或與周同不可考記者總虞夏商周言之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虞之設四輔及周之設三公皆不必備言人難得也及者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間不言傅疑丞之間不言輔弼者從省以便文也此節教喻德成成字正應上其成也懌成字見禮樂修內外全須有人輔導下文德成而教尊父師司成統應此成字

○君子曰德

節

此贊世子德成之妙也教尊官正國治是虛論其理求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言君德已具也德成時說禮樂人倫平重細想和序是虛論道理若不是倫理上見他秩然有序雍然不乖何處見得他德成要把禮樂合到人倫上方是
夫世子教以禮樂而恭敬溫文矣由是於人倫也秩然雍然其德實有諸已矣所以古之君子曰德蓋貴其實有於己也德其有不成乎然不止為世子之謂德一成則正心以正朝廷忠孝之教不肅而成矣而教尊教尊而正朝廷以正百官凡有官守者以忠孝之理自處矣而官正官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凡民皆興起於德而以忠孝之道自治矣而國治世子雖未為君而君道已備他日為君不過舉此措之耳故曰君之謂也

一說君子曰德頗難看。以君子曰為記者之詞。則一德字何以為句。如小註教世子使為君子。則是世子之所以為為君子者曰德也。太費周折。如摘訓即以君子為君子之子。亦覺無味。疑問云。君子曰德言君國子民。必由於成德也。語氣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相似。看來與君之謂也。句恰相照應。甚妙。君子既有德。則世子有其德。自有其理。效尊官正國治。豈可誣乎。是三皆皆君之道。而實本君之德。故曰君子曰德。今世子以君之德備君之理。故曰君之謂也。與大人之事備矣。語氣同。

○仲尼曰昔者周 二節

此再舉周公善成王之道。以反覆明世子之當教也。首三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十

語

句引孔子之言。以起下文。所以善成王。是推周公抗法之意。次節泛論治天下之道。本於身。此世子常道中引周公。教成王事為証。君子世子以下。推言君子所以教世子。而末句申重之也。要看善成王與慎養二字。大凡教的工夫。直致養的工夫。便委曲深婉。時說把教字代養字者。非。讀

注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以成王幼冲。不能泣作。乃相踐作。而治法雖抗於伯禽。而意則所以善成王也。夫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迂甚矣。人臣事君。而值危亡。縱殺身有益於君。猶且為之。况迂身無殺身之難。善君尤有益之大。宜乎周公優為之也。然周公必欲迂

身善君者。何也。正以世子之法。嗣君不可不知耳。是故先知為人子之義。然後他日可以為人父。如幾諫之誠。轉為義方之訓。定省之禮。形為顧復之恩。是也。先知為臣之義。而後他日可以為人君。如匡救之忠。所以為從諫之聖。將順之敬。所以為恤下之仁。是也。先知為人之幼。而事人之義。然後他日可以為人。如隨器而使。不責其所不能。因才而用。不强其所不及。是也。此世子之道也。今成王幼。不能為父。為君。使人矣。既已為君。則無為世子之處。即欲不效。以世子之道。不可欲舉世子之法。而竟責之於其身。又不可。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令成王觀效。伯禽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義也。不得已也。周公之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七

語

於君且如此。而况君之於世子也乎。君之於世子。以親則父。以尊則君。為父則當盡父道。以教子。篤之以恩。而有父之親。為君則當盡君道。以教臣。正之以義。而有君之尊。惟教盡君父之道。然後他日為君父。乃能以子道為父天下之道。以臣道為君天下之道。將見天下皆親之如父。尊之如君。可以兼天下而有之。則成就世子異日之君父。全在世子今日之君父。必慎養。纔得謂之有君父之尊親。否則雖居天下之上。而不謂之有天下矣。則周公迂身善君。有以哉。

按于曲也。一說與于則于之子同。廣也。天也。謂周公善君而尊顯。大其身者也。不可從事。使專主事長使幼。

說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卽所謂世子法也。上文言道此
文言義其實一也。親則二句言君貴之重。有父二句言
君父盡其責。兩有字着力。此處二君父字屬在君上。與
前君父字屬在世子上絕不同。兼天下而有之。常說就
世子說。玩一兼字。蓋世子之天下卽君之天下。君教世
子而使之保天下。是君不惟有己之天下。而且兼有世
子之天下。則養世子可不慎哉。以兼有句屬君身上。更
有理。

○行一物而三善 節

此世子齒讓之教也。通節反覆只重世子得三善上。而得
三善由於齒讓見齒讓之教大也。首二句作實說得三善
禮記卷之七

便包下國治意。玩數國人自見大旨。要看三善得之道得
兩箇得字。蓋世子在學中序齒。真見得君父在。我與人
臣人子的分一般。此禮是我性分職分。實落該行的。畧無
一毫以勢位自居念頭。中有心解力行的意思。所以謂之
道得。若是止習其虛文。便說不得一箇道得了。

夫世子慎尊親之養。不患無可成之德。而第患有挾貴之
心。於是乎有教焉。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何
謂行一物。其齒於學之謂也。何謂三善得。故世子齒於學
而衆知父子之道。衆著君臣之義。衆知長幼之節。是三善
得也。夫齒讓長長易知也。何以爲尊君親親也。蓋世子於
父在斯爲子。齒讓居子之節也。君在斯謂之臣。齒讓居臣

之節也。豈但長長而已哉。此所以一齒讓而三善皆得也。
然則欲世子之善者。可不思所以教之乎。故爲君父者。使
世子齒讓於學。而教之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遺爲。
斯道既得。由是而衆知父子。衆著君臣。衆知長幼。卽此便
是國治不必別求仁讓也。未引古語以証之。樂正主世子
書詩之業。父師主世子德行之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元
良卽道得之謂。國貞卽國治之謂。然則世子齒讓之教。詎
不大哉。

按世子句要看箇惟字。蓋平等齒讓是自然。齒讓惟世
子齒讓去其挾貴之心。乃能得此三善。國人觀之三。只
總只發明三善之意。註不知禮者。疑知禮者。曉亦要居
禮記卷之七

看父子言道。天性至親也。君臣言義。以義相合也。長幼
言節有等級也。不言兄在而云長長者。世子無兄也。世
子在他日爲君。父今日則臣子也。父在斯爲子。以其天
合故直言爲君在斯謂之臣。以其人合故止言謂之也。
尊君親親。正齒讓真心也。學之爲父子三句。實指齒讓
於學說。樂正司業。所謂大樂正。校數是也。指在學時說。
屬知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
德是也。指不在學時說。屬行。一人也。謂世子一人有
大善。知行造其極也。貞正也。一說乾始於元而終於貞。
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
以及萬國亦大有理解。

○庶子之正 十七節

此詳正公族之道與教世子相表裏也以首節為一章之大綱自其朝於公至哭之是詳其事自公族朝於內朝至睦友之道是反覆解其義末數句是總結其義公族之舉節亦是覆解前章之義大旨公族乃禮教自出之地不可不正然其人又貴介而難正而公又大率以恩勝之意多故立之庶子庶子之治大都以嚴為主其間雖多盡親情處總之恩以濟其嚴正是嚴之得法者

首節王道親親世子固有教矣至若公族人眾諸侯卿大夫士之子是法行自貴不可無所以教之也於是設庶子官以正公族焉正之如何教之以孝弟為上治睦友為

治子愛為下治而已教之以孝與子愛所以明父子之義也教之以弟與睦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教世子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正公族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要重孝弟二字子愛孝之推睦友弟之推道之大綱原不出此

按庶子司馬之屬燕禮庶子官掌國子之倅是也王之子弟與異姓之有功德者出封為諸侯其族之子弟有功德可仕者亦出為本國之卿大夫士或無功德而為庶人皆謂之公族明者顯著之意看簡正字與下義序二字相照應庶人不忠情之不通而惠分之不肅庶子官不曰明親而曰明義不曰明情而曰明序大約以正

名定分為主

次節至以上嗣節此論公族之朝祭而各有其禮意上二節是朝禮以其朝於公四字作實以內朝外朝對下二節是祭禮以其在宗廟之中作實一是宗廟位事一是宗廟祭獻四其字皆指公族首節庶子所掌次節司士所掌下二節是宗人所掌然皆庶子總管之也

其朝於公二節內朝在路寢之庭為燕朝均為同姓之臣也使不以齒為序何以為一體之誼乎故主定東面之位以昭穆為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聯其心也若公族朝於外路寢門外為治朝雜於異姓之臣也使不以官為序何以明職守之嚴乎故以官職為序貴者必

居上賤者必居下抑其志也則司士治之也
按以齒以下脫庶子治之不踰父兄一簡宜添出庶子所掌對下司士為之司士亦司馬之屬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外朝乃其職掌庶子則總攝之者也

其在宗廟之中節位以對越祖考等之外朝蓋此時公族與異姓同列外朝乃辨分之地而宗廟朝廷所不殊也事以駿奔有廟授之宗人蓋宗人乃典禮之官而百司職事其所司也位如外朝者何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也事授宗人者何隨其官之職掌禮官典禮樂官典樂也
按其在宗廟之中句通管兩項末句兩承以爵屬定位

以官屬授事。此指公族之卿大夫助祭君廟者說。使之以有事為樂。寓激勸之意。

其登餼獻節。其登堂而餼尸之餘禮之終也。昭神惠也。而餼先有酌酒以獻尸之禮。致孝享也。而餼先有受尸奠爵之禮。示祖祝也。此廟中重禮也。皆以公族中適子之長上嗣為之。非但異姓之賓長不得與。即同姓之長兄弟亦不敢僭矣。

按此節舊說言公族之士自祭其先之禮。上嗣乃士之適嗣。若公自祭。則上嗣即是世子。何以為公族。近云。上嗣即諸侯之適長子。舊說以此為士禮而借言之。不知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以大夫近君而避之也。士賤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

幸

不嫌與君同。則此非君禮而何。何謂借言也。登餼獻受爵內。俱不可露出上嗣字。本文以字庶子以之也。

庶子治之節。此言庶子治內朝之禮如此。內朝以齒。前已言之。此只要說出庶子治之與前司士為之相對。以足前意耳。

其公大事節。此言喪禮亦庶子治之也。其公大事。君之喪事也。臣為君皆斬衰。然衰制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服。以此為序。羸者在後。精者在後。所以次於君也。非但公喪。雖於公族之喪。庶子亦如是序。以次主人。明主人為喪之主也。以次句。但蒙公族而言。若嗣君則又不待言矣。

若公與族燕節。此言燕禮亦庶子治之也。公與族人燕食。

異姓句親親也。膳宰句尊君也。君與父兄句言燕食列位以齒為序。篤親親之道也。其與燕者各隨世降一等。明親親之殺也。總之曲盡已情。而使族人得伸其情。推恩之極。隆者世降一等。如齊衰一年四會。大功三會。小功再總。一足也。

按膳之為言善也。今時美味曰珍膳。膳夫膳官之長。異姓膳夫為賓。主公與族人皆不在賓主之列。

其在軍二節。一守公祧。使神雖在外而常有所依。一守宮室。使君雖出外而若有其主。其在軍節言軍禮也。君出行軍則奉遷。主載於齊車。謂之公祧。公祧不可以無守也。庶子在軍則守衛此齊車之行主焉。此庶子從行事。公若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七

幸

則庶子不從行而守此留守事也。公若以朝覲會同之事。出疆。庶子以公族之不從行及無職守者守於公宮。如下文諸文以下是也。總之以同姓。故托之極重。如此宮以廟言室以宮言。

按正室。即嗣君居嫡室者。舊說謂公族為卿大夫士者之適子。與後言君臣之道不合。太廟貴宮。貴室。下宮。下室。皆公宮也。正室諸父諸子諸孫皆守公宮者也。太廟。太祖廟。貴宮。高曾祖廟。貴室。路寢之室。下宮。禰廟。下室。燕寢。

五廟之孫二節。此言冠昏喪禮亦庶子治之也。五世之孫親屬未絕。不以貴賤之異而忘吉凶之問。故冠娶練祥皆

告也不但此也族有死喪其相爲也六世以往宜弔而不弔五世之內宜免而不免有司罰之有司卽庶子又不但弔免也至於賄以車馬賄以貨財舍以珠玉又禭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賄隨其親疎各有正禮皆庶子官治之若廢正禮恐亦常有罰皆所以肅禮教也承讀曰賄舍去聲

按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爲太祖百世不遷此下親盡則通遷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之君卽五世祖未毀未遷遷也練小祥祥大祥免去冠括髮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且罰則總服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禭贈終衣也一說承當作禭不必另添禭字甚通

公族其有死罪二節此言刑也亦庶子治之也君於族人禮詳說義纂訂卷之七

教之詳待之盡矣而猶犯焉則隨之以刑可也義也凡罪以大辟爲死罪以墨劓腓宮小辟爲刑罪惟公族則犯死罪者懸磔之謂之磔其犯小辟者織刺剗割之謂之織刺凡罪之刑皆於市惟公族縊之告之皆於甸人蓋甸人郊野之官不於市也且刑罪之中公族無官刑又獄成猶三宥後致刑臨刑又使人追之必無及乃已旣刑又素服居外不御正寢不聽樂不羞常膳爲之變其常禮至賄贈之類依親疎之等示憫惻也皆義中之仁也然不爲弔服但爲位於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又仁中之義也按磔縊殺之如懸磔不加刃也織者以鍼刺之墨刑也刺者以刃割之劓刑也告盡也卽漢書言鞠獄推審罪

狀今無餘蘊然後讀其犯罪之書而刑之也獄成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情實也讞議獄也公曰宥之下脫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十字在辟言法在不可宥也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於異姓之廟五字倫謂親疎之等服弔服也天子諸侯絕旁親

公族朝於內朝三節覆解前庶子正公族諸事而總結之於以見制禮之善內親甸言公族有服屬之親與異姓不同故進之於內以親之此公族所以有內朝也明父子句蓋古制父爲昭則子爲穆父爲穆則子爲昭論爵則昭穆素而父子不明惟論齒則昭與昭齒諸子不得進而與諸父齊班穆與穆齒諸父不得退而與諸子並列是所以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父子此內朝所以序齒也體異姓句朝廷莫如爵以辨分爲體貌若以族人咸在而序齒則賢者不尊故惟序官則族人不以親近而常伸異姓不以疎遠而見屈是所以體貌異姓之臣也此外朝所以序官也崇德句德之尊者其爵必尊故以爵爲位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此宗廟所以如外朝之位尊賢句宗廟之中有事爲祭惟賢者能任事故授事以官所以尊賢也尸象祖者也上嗣繼祖者也舉重大之禮與尸獻酬屬繼體之人所以尊祖也不奪人親句以服之輕重爲序則重者得致情於所親不奪人之親也孝弟之道達句君尊而與父兄燕位序齒則上不敢並於諸父而孝道達犬不敢先於諸兄而弟道達矣此皆所

以親親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孝愛之深，句行主在車。而庶子守之者，或慮損壞，或防傾跌，燕海，乃孝愛之深，不以數遠衰也。君臣之道，著句嗣君為公族，庶宗故又曰宗室，獨守太廟，不與臣同，所以尊君而君臣之道，若矣。讓道遠句貴室，貴以父兄守之，下室賤，以子弟守之，則尊不偏，下不僭上，而讓道遠矣。不忘親句言親屬，未絕雖庶人而必告必赴，不敢忘也。賤無能句以其無能，故仍賤在庶人之列，不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若其人賢則雖親盡亦必貴之。睦友之道句族人，有喪而君敬謹弔臨，賄賂之禮乃和睦友愛族人之道也。此下脫公族之罪一節，體百姓句言不因親而縱法，以立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體決斷也。慮兄弟句謂不刑於市而誅於甸師屋舍之中，周禮謂之屋誅，恐國人謀度吾兄弟之過惡，故不令眾庶見也。遠之句雖親哭而於異姓之廟為玷辱其祖，故遠之也。無絕也句言骨肉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絕之理也。受宮刑則無生理，故不以及公族，不忍翦絕其生生之類也。庶子官之正公族者若此，然豈但公族正也哉。蓋父子長幼義序之倫，天性具足，又况有以表樹之乎。古者庶子之官治，治得其職也。在教以孝弟上見，而邦國各有倫紀，而不亂，由是天下之眾皆習於孝弟，而向方矣。此王者所以重庶子官，而庶子官所以貴治也。公族之罪一條補於結句後，此古文字不拘處，今移後便看。

按體異姓，註作體貌一說，異姓與同姓一體，與體百姓句一例看，亦通得。凡名分殊絕者，皆得言君臣宗室所係者重，而有君道。庶子所係者輕，而有臣道。今正室守太廟，是以承尊者守所重，而尊宗室是君臣之道著也。以輕重就生者看，舊說作太廟死者君臣非也。讓作以卑讓尊說，各有所守而不相侵奪，有相讓之道。慮兄弟句公族不止兄弟，舉其中以該上下耳。不以犯有司正術句常說作一句看，一說公族之罪聽有司治而不敢犯，蓋正法術也。截開看，亦通與百姓一體決斷，不令百姓受公族之侵害也。宮刑男子去勢，去其陽也。為奄，女幽閉去其陰也。為奚，幽者陰也。閉者塞也。女子去其生

天子視學

七節

此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以其為教世子先務，故此言養老先言視學。首節天子視學中數節，天子養老末節申言養老之禮，備眾德，以其慎終如始也。大旨老遊於親，有親

道齒尊有兄道天子以孝弟教天下。故把老做箇父兄模樣。自己躬致其禮。以愛敬之。使孝弟之教。為躬行實踐之教。而人人可行也。可見立學。只以孝弟為先。

天子視學。句提起上。行事虛。下典秩節。祭先師先聖。即所行之事。天子視學於虞庠之中。常斯日也。天子未至之時。方大昕初明。大胥擊鼓。以徵召學士。所以警動眾聽。使早至待事。欲人人知孝弟之行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以至甲。奉至尊故也。天子乃命教詩書禮樂之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卒事反命。先了天子釋奠敬道之念。而後可養老以化天下也。蓋虞庠終而東序始矣。

按天子親臨學時。是始立教者。要得警眾意。蓋人心不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七

聳動雖天子躬親化導。人未必以為觀。必先鼓舞其精神。使之勃勃向往。教方有益。行事即典秩節。與秩節。凡以祭先師先聖而已。相趕說下。典舉常禮。使有司攝其事。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從虞庠。而反國也。註疏云。始之養也。節視學在虞庠中。視畢反國。明日之東序而養老。先釋奠於先世之老者。示不忘本也。釋奠畢。遂設三老賓五更介。羣老眾賓之序位焉。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養老之禮矣。

按始之養。謂始立學時。養老之事也。適東序而養老。重其事也。先老先世之為三老五更。有功德而祀於學者。

天子以已所有事。親自釋奠。欲令老者法。俾史之德行也。老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年老而兼知三才之道。曰三老。更事而兼知五行之道。曰五更。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三老為賓。五更為介。羣老為眾賓。設為席位。亦各以德為上下。三老席設於牖前。南面。五更席設於西階上。東面。羣老設席於西階下。南面。席以親設為敬也。老人者。君之所取法。先師先聖者。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道。故敬其人。註中蔡邕云。及舊說俱非。

又按天子視學始之養也。二節。諸家皆謂始立學者。蓋祖註疏而不加考究也。天子視學。鄭無註。孔疏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原無始立學之文也。謂始立學者。為祭先聖也。前章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師先聖。孔疏甚明。而此則天子不親。有是禮乎。視學既無始立學之文。則養老之謂始立學及事畢反歸。明日養老。又何所典據乎。鄭註凡大合樂。必遂養老云。養老者。謂用其明日。而引鄉飲酒鄉射之禮。謂是養老之象類。象類者。非正文也。世遠籍亡。無徵不信。即此一節。論訛正繁。今只該言凡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依文解之。不必用始立學及明日等說。然始之養也。四字。終是不成文理。疑有脫誤。一云。始初養老之時。對下退字。反字。闕字看。且於慎其終始。始字相應。覺太費力。鄭註曰。又之養老之處。謂反命之後。又往養老。

之地也差為明順。

適饌省醴節夫席位既定苟非親於省具非所以為敬也天子親適陳饌之所而省視醴酒珍羞之具此正愛之以禮也省既畢老更入門苟不親迎非所以為禮也天子出迎三老五更發其歌咏延進之此正行之以禮事也老更既入位於西階下苟非親退而獻非所以為孝養也天子乃從西階退於阼階而酌醴以獻是推吾孝親之念而致養之道王制養耆老以致孝是也此正修之以孝養事也俱在儀文上看出天子真心來

按此節作三件以照下文講中就當合下愛敬行禮等意近云看本文修之以孝養原通一節饌醴珍具正孝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養事如何可分只散說不拘亦通適饌總省字貫醴與珍具遂字下依註補出作樂與發咏對酌醴以獻與奉珍上饌之事一切修舉了

反登歌二節此總言先王養老文之以禮樂意皆紀之以義之事上節屬言次節屬行蓋樂作而無所感徒音而不措於行終虛文也行深於言宜縮看故記者相繼言之看來養老中獨有紀義這段工夫道理關係人心極大要得此旨

至老更反席天子命樂工登堂歌清廟詩以引動老更之心歌畢樂正告歌畢也旅酬時老更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所語者何言父慈子孝君仁臣忠長惠幼順

之道所歌者何皆集合清廟所詠文王肅雍道德極致之聲音此禮之大蓋道莫大於人倫道德所語所歌有關於人倫係乎道德豈省醴酌獻之末節可比哉然樂不止於升歌也堂下以管吹文王象舞之曲焉庭中以干舞武王大武之舞焉聲容交作大合學士以行養老之事則樂之所感足以通達人心虛靈之神擴良知也興起人純粹之德充良能也大樂感人之深如此禮不止於合語也向略君臣貴賤之分而養老矣今合語之後天子南面老更北面而君臣之位正焉天子升自阼階老更降自西階而貴賤之等秩焉夫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正義之所在也茲皆有以正之則勢雖略於須臾而各分終不容於泯滅所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為君上臣下貴上賤下之義不於是而行乎行者言昔形之播告而今施之踐履益見養老之善也

按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反升就席也升歌不以管絃亂人聲也清廟詩周頌篇各是一事語以成之是一事二項平看以成之只帶語一邊成者老更談說善道成養老之禮此已有不流不亂意了但此登歌合語處宜虛說下二句方發明所歌所語之義致字指德音言文王之音皆為德音而此咏文王之盛德極致而不可加合集合也一說合字不宜作集合之合解登歌清廟肅雍雍雍美文王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旅酬時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此德音之致相合而無

間所謂以成也此說合字又一見解禮之大總頂二項然歌語二者有互發意老更談說人倫都是天子以道德之音啓發他必他說得倫中一番意義出纔不負天子歌清廟的盛心上下以德倫相成就豈不是極大禮節然升歌徒歌之而下管等足以感人心比升歌句進一步語說徒言之而正君臣等足以辨大分比既歌句進一步下管象句此文王樂以宣文治之聲者也舞大武句此武王樂以動武功之容者也達神與德以樂之所感言俱以文音武舞貫不但感學士凡在其中者皆然達神二句串看蓋德性原常呈躍於人心但為私欲習染所網蔽所以遏抑不興了今去其障礙而發達其虛靈則虛靈之中時時是此仁義禮智之發端遞換交暢於胸中豈不是與有德二有字作固有看一說神謂周家受命有神德謂美文武有德不可從正君臣二句只就天子老更見一說禮畢天子升自阼階而正位乎南面老更降自西階而正位乎北面是正君臣之位也又添出畿內諸侯爵之尊者列於前鄉遂羣吏爵之卑者列於後是正貴賤之等又一說正君臣句指天子與老更說貴賤句指老更羣老各以尊卑序列說俱不必然達字與字樂之指趣悠然深遠是樂中之義正字行守禮之天理截然嚴肅是禮中大義二者皆紀之以義之事和樂不流安燕不亂正于此見一說作禮樂之效

不知此正是義如何說效不可從

有司告以樂闋節是養老之禮畢也王命畿內諸侯及鄉遠之吏反國行養老之禮於各東序之中是仁恩始於一處而終則遍及於畿內鄉遠之地則天子養老之襟懷至此大暢故曰仁諸侯固有東序而羣吏樂以東序言者鄉遂各有家塾黨序而言東序以該之也

按幼字原註作衍文一說不作衍文蓋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可見孝弟慈之政一舉俱舉也亦可

是故聖人之舉事節此總結上文首二句作頭為愛之以敬五句之總古之君子以下言其慎終如始而原人之所以知也引兌命只証終始之義大旨專重慮之以太句先

王以此事謀之心曰非此無以教天下之孝弟非身體諸德之實無以行此大道慮所以慎也蓋慎不過慎此禮而慮則思及於所以當慎的源頭此是人性中第一件道理發他此一段真性起來則孝弟之教自入人行之而不覺矣要人行先要人知到眾喻的地步聖人養老之心始快足兌當作說

是故聖人節總結上文聖人記述養老之事而修舉之也以人道莫大於孝弟謀慮於心而推廣之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也其行之何如適解省具而愛不忘敬也親迎發咏而行必以禮也退而酌獻修以孝養也既歌而語又奏舞正上下足為此道之綱維紀之以

也侯國通行終之以仁也。夫古人舉此養老之事而衆皆知其孝弟禮義仁敬諸德之備也。何也。古之人舉大事。自適饌省具。以至告成侯國。自始至終。其間儀節無所不慎。是以能感發其孝弟之心。而衆莫不曉喻也。引兌命。正此慎其終始之謂也。然則視學養老之禮。有天下者。顧可不講也哉。

按聖人與古之人。古之君子。只一人慮。大是方行之時。其意如此。愛之五句。總是孝弟之道也。德備即慮。大六句。慎比德備進一步。推本心上去。正與德之備相關。衆安得不喻。正與衆皆知相照。此又德所以備而衆知處。因行養老之禮於學。而終始皆慎。故引兌命以結之。亦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斷章取義之意。兌命商書篇名。

世子之記曰 三節

此章約言之。以見文王武王為世子之異於常人也。文武之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聖人之行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豈一以文武之道責人哉。故錄此於篇末。使可跋而及也。

卷之七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禮運

禮運 運謂氣運。以所值之會而言也。氣運在人則為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為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為符應。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贊陰陽。中有格言。頗入精微。獨篇首大同小康之說。乃謂禮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是即老莊之遺意。豈孔子之言哉。讀者擇焉可也。

昔者仲尼與於 節

此夫子寓魯發嘆。所以為天下也。但人亡政息。不能不倦。倦於魯。爾周公制禮作樂。以維持周家數百年之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其帶可知。夫子見周家事體如此。欲為周公以回西周之盛。不敢以制作自任。而思謹禮以續周公之制作。一謹禮則治道都完備矣。

夫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得時行道者。我今皆未得及。見其盛而竊有志於英賢之所

為也註云此亦夢見周公意最確

按觀謂宮門雙闕亦名象魏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不得有闕魯有關者以天子禮也感而嘆之言偃問所嘆何事孔子不直指魯失禮故廣言五帝以下之事大道句指君言三代句指臣言夫子以帝事為大同指三代為小康而曰未逮有志者謂氣化出於天不可強必人事出於人或可挽回且以臣道自居也欲以是與魯而不遂所以發嘆

大道之行也 節

此先明五帝時也大道之行何如天下者賢能之天下選天下之賢能以授之惟其公也上既公故在下者亦公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二十

講習者誠信所修為者和睦當時信睦之人親吾親以及人之親而孝達焉子吾子以及人之子而慈達焉使老者至不必為已總是風俗淳厚處此無待謹禮而自出於禮教之上者矣是謂大同此吾所以不能忘情也
按大道之行道之自行即禮也天下為公二句須一串看如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一說選賢德才能之士不使繼世為諸侯如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與能與字猶及也一說選與兩字平看講修註作當時之人說一說俱是在上者事至下露出箇人字末方說到衆人上去俱通老有終至不必為已皆從講修來君既無私故人法之中間使字非着力字乃下之人自相使也壯有所

用謂無所以整亂其情性而才充德立人人得盡其用也有分如男子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分也有歸如女子嫁不失時各得其所也惡字不必字要活看蓋不獨親不獨子則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象凡材力皆吾一家一人也即推以與人且不知為我之惠舍以從人且不知為我之勞而身知自私也乎是故謀閉三句承風俗來謀起於詐信睦之世圖謀不興取非其有曰盜伺間而發曰竊絕理曰亂毀則曰賊重門擊柝為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事閉上恬下熙庶土皆然故曰大同總結一句正與首句相呼應

今大道既隱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三
此言三代之英謹禮以治天下也三代作為緊要在謹禮謹從數聖人心中說到制作上來上酌一代之氣運下酌民俗之便宜兢兢於忠敬質文之間確當不易所以此禮之義可為倫理政事之紀下著義五件正是以禮之義為紀處義信過仁讓俱是彙倫政事內條件大道之行道即是禮大道之隱禮即是道聖人與世推移亦無如之何也今大道既隱三代之時上下風俗已不如隆古矣使不有禮義以紀之何所維持以回古風故禮必有義也用禮以品節義以裁制以是為紀使之有條不亂也以禮義紀彙倫則以正君臣而君仁臣忠以親父子而父慈子孝以睦兄弟而兄弟友弟恭以和夫婦而夫義婦聽以禮義紀政事

則以設制度而立綱陳紀以立田里而體國經野勇足犯難智足治煩而後以爲賢也保我子孫保我黎民而後以爲功也人心不古綱維太密機變之謀作而征討之兵起斯時不有君子出焉世道何所賴乎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或爲君爲相由此選用於世兢兢業業持此禮以防範綱維令氣化自我挽回耳謹禮何如義爲人心之裁制而禮者義之制謹禮以著明之如親疎貴賤中節是也信爲人心之實德惟禮所以著誠謹禮以考成之如交接往來用情是也謹禮以著其過則失禮爲非而超犯者無所容矣謹禮以爲仁之法則使推恩有序而不流於兼愛也謹禮以講說乎讓使卑遜當可不至踰節而招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四

辱也凡此五事所以示民爲常法使民由信義之中服仁讓之化而得以寡過於身也此六君子謹禮之意皆以禮義爲紀者蓋處小康之世而復興大道之行也是謂小康總結語夫子之有志焉者也

按天下爲家言不傳賢而傳子也君以天位爲家故人化之亦各親各子各私貨力也大人註兼天子諸侯一說專指諸侯惟天下爲家故諸侯亦皆世繼有子則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爲禮也城郭二句俱根世及來城郭溝池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故也紀如絲之有紀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設制度如宮室

衣服車旗飲食等上下貴賤各有多少是也立田里如耕稼居宅貴賤有差是也賢猶崇重也人有爭奪須勇以勝人有欺詐須智以察皆有高下以禮義賢之立功封賞不爲他人禹湯六君子能用此禮義以爲治故爲三代之英選猶用也此謂禮義也

言偃復問曰

節

此承上章謹禮則興廢禮則亡故子游問而復問禮之若急也夫子則以死生爲言則不止於勢之存亡蓋以見禮之急也承天治人須相趕說承天以制禮言治人以用禮言二段皆是論理尙未着在人上是故聖人二句方着在人上說故聖人以禮禮字指冠昏諸禮正卽是父子親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五

長幼序男女別君臣正

天子原禮之所由急故言天理有節文先王制禮以承之禮之體也人情易縱先王制禮以治之禮之用也生死以心言引鄒風相鼠之詩以証失之者死則得之者生可知矣是禮卽人之性命也是故夫禮以下又詳言之天有禮聖人法天以立典禮五典五禮本於天叙天秩是也地有勢聖人效地以定尊卑象山澤之形勢是也鬼神有屈伸往來之變化禮所以布列之有處存玩樂意此三者禮也所謂承天之道也達於喪祭所以篤父子也達於射御所以序長幼也達於冠昏所以明男女也達於朝聘所以正君臣也此八者事也所謂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

而一者也。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道明，人情洽，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此一篇之大指。

按承天治人虛虛說，須重治人邊，承不可作本殺列字。蓋在本殺列之後也。相鼠之詩，衛文公以禮化其臣子者也。效於地，後章殺以降命，乃詳言之。列於鬼神，常說因屈伸往來之情，而制為報本反始之祭，是郊社禘嘗所以表列鬼神不一之形狀也。蓋依註莫重於祭作解，不如只就法其屈伸往來之理言。若依註，便說到祭上，不消及達於喪祭了。達以本殺列者，達之乃由禮以達用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八

六

此是子游究禮之極，而聖人嘆其不能盡也。言偃復問曰：禮之體大，而用甚廣。夫子此言，特禮之大略耳。不知夫子之極言之也，可得而聞乎。蓋欲盡聞前代之蘊也。夫子曰：我欲觀夏殷之禮，故之杞，宋以求之，意其能守先代之舊典也。而文獻不足，無可徵驗於杞，僅得夏時之書於宋，僅得坤乾之易耳。是易書也。首坤次乾，藏陰陽之妙理，所謂義也。是夏書也。歲月日時，有先後之差，所謂等也。吾但以二書之等義觀二代之遺禮耳。若夫經制紀綱之全，非二書所得盡載，可得而極言乎。蓋不滿意之詞，不煩說到意寓從周。

按極言謂盡言前代之禮，近云承天治人禮之極也。古

帝王制作，皆立禮之極者。不如前說夏道殷道，即禮禮人所共由，故曰道坤乾二句。正是極言處。夏時夏小正也。見大戴禮，如月令而略。易書謂歸藏，商易歸藏者，坤之體象萬物之歸於地也。義則健順奇偶，確然不易。等則歲月日時，截然不紊。此正禮意也。以是觀字，與前兩觀字相應，勿看淺了。謂夏道殷道之精意，以是義與等觀之，庶幾有得也。謂坤乾夏時不足，以証禮者，是不知禮與道一矣。此下至禮之大成，皆言禮之事。

夫禮之初始諸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八

七

此見禮起於質也。聖人制禮，有鼎飪以為食，有罍罍以為飲，有擊樂以為備，其備如此。然其初始於上古飲食之時，而所謂飲食者，燔黍捭豚而已。汗樽杯飲而已。糞粿土鼓而已。雖簡陋如此，然其真實無偽之心，猶可以交於神明矣。而況於人乎。是上古無禮之文，而有禮之意。後聖得禮之意，而飾之以文。此禮之所以始於飲食也。

按始諸飲食，因飲食而為之節文。初指上古中古時也。及其死也節

惟上古有禮，故後聖制禮。及其死也三句。此復禮也。如是不生，然後行死事，飯腥舍而菹，熟遺奠。故天望而地藏，斯禮也。蓋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升而上。以至死者之首向北，異於生者之居南鄉。以上送死諸事，非後世創為之，皆從古初自然哀戚之情，而文飾也。故曰皆從其初。

按飯必以腥。慮致生之不知。直必以熟。慮致死之不仁。故也。後世於喪有奠於葬有遺。始於此。

昔者先王 三節

此從上古說來。見聖人之有功於萬世也。首節所言。皆是上古時事。為太朴。固不可從也。下節乃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三句。即今世之宮室也。未有火化。四句。即今世之飲食也。未有麻絲。二句。即今世之衣服也。皆上古之禮也。後聖燧人氏有作。知空有水。麗木則明。然後修火之利。焉以火而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廂戶。則巢穴之居。有代以火而炮燔烹炙。以為醴醪。則血毛之食。有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代以火而治其麻絲。以為布帛。則羽皮之裘。有代。以此養生。送死於明。事鬼神上帝於幽。而禮制其太備矣。然非私意。特制如宮室之修。取法。巢穴飲食之修。取法。毛血衣服之修。取法。羽皮。後聖所為。皆從上古之朔也。修火之利。溥哉。

按前言燔黍。此乃言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石之上。非火化故也。未有火化。專主飲食。修火之利。則宮室衣服飲食皆在其中矣。火有自然之利。燧人氏裁成。輔相。補造化之不及。以全民用也。故曰修。此非上古之不變人氏若也。時使之然也。修火之利。一句為總。下文正是修火之利。以養以事。兩以字。皆從三箇以為來。二

說以養生三句。照註今世承用。皆從後聖說。即燧人氏。蓋對先王言。則燧人氏為後聖。以今世承用言。則燧人氏又為往聖矣。即為朔也。此說近多從之。朔亦初意。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

故玄酒在室 節

此承上章事鬼神上帝而言。祭之盡禮也。兼郊廟不專主廟祭。以有上神與承天之祐也。祝嘏以上祭備儀物也。君臣五句。祭肅燹倫也。人首降上神先祖。意要重。恐儀物不足以降之。故又肅人倫以人之精神降之也。神祖降則福祐自承。福祐不可知。而承受之本已得。即福者備也之意。要有一承字。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先王之祭。玄酒也。陳之在室。尊古尚質之禮也。醴齊盎齊降而在戶。醴齊卑而在堂。溲酒又降而在下。崇淡黜濃。且以用之。神人為序也。其設尊有如此者。陳其犧牲。使鼎俎有所實備。其鼎俎。使犧牲有所盛。其備物有如此者。修主人告孝之祝詞。併尸告慈之嘏詞。其行祭之文有如此者。無非欲天神之居歆。先祖之陟降也。然猶謂精神之在儀物者。淺而在倫理者。深也。當此時。正君臣焉。迎牲不迎尸。是也。篤父子焉。北而事子。行是也。睦兄弟焉。主人獻長兄弟及眾兄弟是也。齊上下焉。獻與餞有次序而無遺缺是也。夫婦有所焉。在阼在房。西酌東酌者是也。如是則儀物既足以稱外心。倫序又足以表內志。天神先祖。縱不格於

我之修儀獨不格於我之明倫乎。是謂承天之祐。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如此。

按周禮五齊之名。玄酒黑色水。一變而有泛齊。泛齊成而滓浮汎汎然。泛齊一變而有醴齊。成而汁出渾厚而甜醴齊一變而有盎齊。成而滄滄然。菽白色。其味得中。過此又有緇齊。其色紅赤。則致味矣。又有沈齊。成而渾沈則清而九。致味矣。醴醲二者用之。朝踐醲用之。饋食澄用之。尸卒食三獻。先王以神道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則以三酒。三酒事酒昔酒清酒是也。未殺故言陳。未實故言備。祭樂不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以告。孝。報者代父以告。慈。二詞各有其職。故言修。以降上神二句。作兩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十一

事看併以降字冠。一說。上神即先祖。指其精氣謂之上神。終於本文與字意不協。正君臣五句。一說就平日倫理言。註引祭統似泥。儘有理。兄弟同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君與臣為上下而臣之中亦各自有上下也。承天句總上。上言降上神先祖。是我去降之。承天之祐方是來降。大字兼祖。必曰天者。以凡福祐皆出於天也。降就是祐不可涉效上去。經齊經與同。

作其祝號

節

此言禮必合上古中古當世。斯全也。首句提起。二是謂對大成句通繳上文。宗廟之祭。既備祝號之詞。以告鬼神。又設玄酒薦血毛。俎盛腥肉。是法上古之禮。孰其殺至交獻。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十一

是法中古之禮。嘉其魂魄者。蓋死者魂魄既分。惟是祭極其物。君與夫人交獻。儼若所以事生者。然已分之魂魄。其或復屬而與我相嘉會乎。是所謂嘉會也。是所謂合莫也。獻尸後。主人以為未慤也。退而取前爛肉。及尸俎不載者。亦於饌中烹之。令熟。故曰合烹。烹之既熟。體別骨之貴賤。若犬豕牛羊。以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此祭末燕饗之眾俎也。以稻粱而實簋。以黍稷而實簠。以果核而實籩。以菹醢而實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羹此正祭尸前之禮器也。祭之始。祝以孝告也。祭之終。報以慈告也。斯則禮意周備於神人。取法古昔。猶是精氣感通。兼舉當世。極是洽暢美善。是之謂大祥矣。不為當世之禮乎。夫禮不備舉於廟中。則古之成也。質而不文。今之成也。文而少質。惟始於古而終於今。則文質兼備。非禮之集大成者歟。

按牲始殺薦血毛於室。牲既殺。俎盛肉以薦於堂。皆朝踐時事。熟其殺爛湯之肉。此是饋食時事。越席疏布。皆祭天所用。記者雜陳於此耳。嘉魂二句。承上古中古言。血腥醴酒之類。嘉魂也。物之全乎氣者。與魂相善。孰醲燔炙之類。嘉魄也。物之近乎味者。與魄相善。蓋我之志意。方向乎神。神亦歆享於我。便是契合。是謂合莫。就嘉魂魄上斷之。之詞。嘉字中便有合字意了。漢虛無也。退就神前退也。烹者。即是犬豕牛羊。然合與體又是兩意。體之在祭末之時。實之在正祭之時。告孝在正祭之時。

告慈在隋尸之時是謂大祥就然後以下斷之之辭此節意只為舉祭之全禮而以大成句結之行禮之先後全不拘也大成句雖今古兼得還重古邊蓋禮必萃精意而後成今世之大祥惟得古時合莫之精意為之本而後文飾之以為大善則禮之所自成又可知

看來此節意不過說祭盡其禮凡可以欲享鬼神者無所不至祝號以下至交獻皆所以嘉魂魄而合莫也又言其合亨云云如此禮文極備精氣冥合豈不是大善故曰禮之大成陳註依註疏分上古中古當世硬生分別殊為此足

孔子曰嗚呼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十一

此明魯郊之非禮也首句作頭下正見可哀之實也一原祀宋大祭之由見魯非王者之後不當郊一舉先王制祭之法見魯為諸侯之國不得郊所以孔子有哀哉之嘆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即周禮也幽厲壞之舍魯何適矣言魯為周公之後宜秉周禮我不能舍之而他適也然其郊天禘祖則非禮矣祀宋亦皆諸侯之國所以得郊者禹乃三代之盛王而祀為其後契乃殷之始祖而宋為其後天命雖易王澤尚存周天子賓之而弗臣是以得世守天子所行之事以祀其祖而不為僭也魯非王者之後可接祀宋例乎且以周公所制祭禮言之惟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得祭社稷耳魯侯國也可僭天子之郊乎言郊而

禘可知夫子重有望於魯乃魯之僭復然則古禮終不可復其能已於哀哉

按厲王是夷王子遭奔彘之亂周禮廢墜宣王中興廢復之而未盡復也繼以幽王為犬戎所殺而廢墜益甚幽王是宣王子厲王孫天子之事守事字處微讀天子之事指郊禘之禮言此禮乃先世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

周公之盛盛于制禮以開百世之治周公之衰衰于子孫僭禮以踰萬世之防外記路史平王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往止之魯之郊始此非成王賜也陳氏辨之極詳禮家不知何據而程子亦有皆非之斷遂令讀者相沿真止

祝嘏莫敢易節

此後十一節是承上章歷舉僭禮之失而因明治政之不可無禮也

祭禮祝於始嘏於終行禮者自始至終中間許多儀節一遵常用之古道而不敢變易重名分上兼誠敬意禮不變古人之禮則心亦不變古人之心此心何等疑受是謂大假矣寧待以福澤言也哉假當作報

按此章承魯僭禮而言祝嘏只當始終二字非謂止此二事也常古註兩平看謂常事古法作常用之古法串看亦通莫敢易舊說有諸侯不敢僭天子大夫不敢僭

諸侯甚確。一說吉祥善事天所假以綏有道者不必作
嘏字亦有見。

祝嘏辭說 節

祝嘏辭說明其義者君也。詔其事者大宗伯也。若惟宗祝
巫史習而記載之則君與人臣皆昧於禮是幽國也何以
昭明政治也哉。

按辭說祝嘏辭也。藏者習而記之非藏于其家也。周
禮宗有郁宗人家宗人祝有大祝小祝巫有司巫南巫
女巫。史有大史小史皆掌祝嘏之辭說者。

大夫具官 節

大夫不能具官而具官。祭器可假而不假不得用樂而聲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蓋僭亂而尊卑無等故耳。

按六命賜官限制甚嚴。如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
官一人兼攝其職不得具足其官。周禮四命受器。雖公
孤以上始得備造。大夫無地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
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
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
文。惟君賜乃有之。今不攝不假皆具。皆臣之僭。富僭於
國君敗亂之國也。

故仕於公曰臣 節

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與僕同居齒者之為非禮。
先言喪與昏者之不役。使以見臣服衰裳入君朝者之為

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蓋混亂無朝家貴賤之分。故耳。
罪在君也。昏因喪並及之耳。以衰裳入朝是一事。與家僕
雜居齊齒是一事。玩註自明。

按自祝嘏辭說至天子有田是言君臣之僭起于制度
之不立。故遂言先王之制度不可踰。故天子適諸侯至
疵國見制度之壞起于上人之失禮。故遂言人君之大
柄不可失。魯之僭禮非人君自失其柄乎。

故天子有田 節

此正先王立制度以正失禮處。天子句就無功德者言。諸
侯句以有功德者言。大夫句兼有功德無功德者言。制度
在處字上看出。處之得其法即是制度。雖欲厚薄其間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不可得。天子諸侯大夫之心安而子孫亦各因分以自守。
見制度之得體處。采音義

先王以制度之大莫若有以處其子孫。蓋人之子孫。上承
先祖之祀。下綿本支。百世之傳。處置稍有不宣。而天下之
僭從此起矣。故天子之元子。繼世有天子支庶之有功德
者。封為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是有田以處之也。諸
侯之適子。繼世有國支庶之無功德者。下同編氓。其有功
德者。則命為卿大夫。賜之采地。是以國中之地處之也。大
夫位卑。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以采地所入之祿。
是以采地處之也。制度者。因尊卑為隆殺。若繩尺之不齊。
然則諸侯不得僭卿大夫。不得僭家臣。不得僭安得有前

五者之失也哉

按三子孫照註都指支庶說。一說子庶各包正嫡支庶功德在內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于食舊者焉此有田國采及處字俱活註似泥

故天子適諸侯 節

諸侯敬天子故以宗廟舍之廟尊于朝不敢為主也天子不敢慢人之先故使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各盡其禮而已若天子不以禮籍入則是壞法度亂紀綱而禍自上作矣則諸侯僭差起于此

禮記疏義纂言卷之八

諸侯非問疾 節

諸侯于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所以憫難恤患表厚下之情也非此而往是出入無名君臣戲謔也諸侯如此則大夫僭差可知

按諸侯惟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詩

是故禮者君之 二節

見君不可無禮也首句作頭下言禮為君所用有這些好處正見為大柄也歸照在治政安君句嫌微鬼神等政也別之明之等則政治矣政治則君安夫政治何以君安使萬幾中有一事不理即無大害君心便局促不安了在君

能用禮上著精神方說得大柄意出

首節承上言天子壞法亂紀諸侯君臣為謔皆君之失禮者也抑知禮者君之大柄乎器無柄用器者何所運量國無禮君國者何所操持且執簡可以御煩守約而能該博誠柄之大者人君不可不謹操之也何也君出政者也政之治否君之安危係焉故政有二而相似者為嫌禮能別是非而剖析于毫釐政有幾隱而未著者為微禮能定邪正而顯設于章程有鬼神之政焉幽不可測而禮所以儆之如接賓者然則難格者格矣有制度之政焉紛而無紀而禮所以考之如畫一然則不齊者齊矣有仁義之政焉仁主于愛義主于斷最難當者而禮所以別之用恩用威

禮記疏義纂言卷之八

本

各得其當則難正者正矣禮之用關于政也如此用禮而極禮之用政之所以治也而君有不安也乎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次節若無禮則有害矣政治則君安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違倍小臣貪竊刑罰峻急而風俗做壞甚至法非常法不止刑肅也始焉由禮不用而至法無常究則法無常而禮愈無列禮者士之所有事也禮無列則士不修職矣民之所歸者德也刑肅而俗做則民心離叛矣上自大臣下至庶民無一可者是謂疵病之國禮其可以已也哉

按是故二字常說只承上二節一說承前數章言得禮者三而大瑕隨之失禮者七而禍亦隨之亦通

故政者君之 節

此見君身由政而安也。首句作頭，只說簡政中六句推庸禮之政，末句申言聖人能如此行政，則政無不善而身安。以終首句之意。在散字上見天，在命字上見政。要知禮與政非兩事，庸禮便是行政。方與後章行政以鬼神為徒相應。况祭義因祭太廟而施爵賞，嘗之日發公室，則因祭社等禮而各以類降政事之命。可例知。如舊說作祭祀寓意示教于人，尚覺模糊。散並音效。

承上文言政治則君安，政不正則君位危。是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藏有衛護藩屏意，而身由以安者也。政何以藏身乎？蓋天理有自然之節，文人君之政不過效法乎此。以降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八

下其命令耳。降命何如？因祭社而降命。曰散地之政，是效高卑之位而定貴賤也。因祭祖廟而降命。曰仁義之政，是效思慕之心，親疎之殺而行仁義也。因祭山川而降命。曰興作之政，是效山川之出財而備物立器，以資民用也。因祭五祀而降命。曰制度之政，是效宮室之制而考正制度以爲民防也。夫政之本天而散以降命如此，則命之所出莫非天之所爲。由是萬事得宜，萬事得序，民安國安而君亦安其藏身有不固乎。

按紀綱法度整飭一世之權也。正君所以爲藩屏之具。此句只如此說，本于天亦不必實以典禮。只合下文意。況說更妙，本于天政所自出，散以降命政所自行地自

然有尊卑之理，祖廟自然有仁義之理，山川自然有興作之理，五祀自然有制度之理，皆天之謂先王有事于此而感于心，命降于社四句，皆本于天以降命之事。既曰藏又曰固，總是發明安字意。

近云此明君身藏于天道也。蓋身欲其藏，藏欲其固，不善藏者藏身于天命，作天命之命，社祖廟山川五祀俱不專認作祭祀，只是天有自然之命，嘿寓于數者之中，而非聖人不能效之以出政耳。政字都作禮字看，社字作地字看，即前效于地也。天道有藏而後有發，聖人有發而必有藏，聖人直探其原本以爲效法，則萬物盡得其理，而君身亦爲萬理營衛之身。聖人之身與天道合，聖人之政與天之降命合，知天道之藏則知聖人之藏矣。豈不甚固此說甚精。舊說作降命令者又說因祭祀寓意示教者俱淺。

故聖人參於天地 節

此論治政而歸重于君身也。參並以效法言，以治政說聖人意思欲如此處存玩樂，就是參並之事。比參並實一步。禮序民治在治政之後，又是治政之符驗處。處存玩樂不過教養天時地財此五句，雖不必正貼天地鬼神之所存，所樂亦不外教養二事。用四者比處玩實一步，正用在用之時無過在平日之修，前後非有兩意。彼道莫大于天地，而聖人以心參贊之，有上律下襲意事。

莫妙于鬼神而聖人以心擬並之有知往察來意也天下有政天地鬼神洩其機焉參之並之欲本其自然之理施之法今可以建之不悖質之無疑也治政何如天地鬼神理一耳自其主宰凝聚曰存此自然之序也聖心亦有存焉處其體之異者以制禮而禮得其序則節民之政治矣自其機緘活潑言曰樂此自然之和也聖心亦有樂焉玩其情之兩者以治民而民得其治則和民之政治矣其本尤在君身焉如天生時而地生財此養民之政也人其父生而師教此教民之政也然造物無全功而生人有餘責故必正身修德然後能裁成天地之道曲成父母之功也然其本唯先立于無過屋漏不愧衾影不慚則參並處

禮記說義書卷之八

辛

玩之本得何政之不治乎

按參並是工夫字或有就見成說者亦通政治虛虛說存即序也高下叢殊之迹易見故曰處處有謀畫酌量意樂即和也周流合同之運無形故曰玩玩有探賸索隱意正用如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有父之親有師之尊也立字最緊要反之心而無媿便是先立于無過在君心上從正用裏面看出前言治政在參並及處存玩樂旨極微妙後言政不外于教養君心不外一正則微妙即平實矣更無兩層聖人與君只一人但聖人以德言君以分言耳

故君者所明也 節

此章承上章君立于無過之地來見人君當以禮馭下也明君養君事君便是禮百姓皆如此便是禮達分定從禮達來然亦不在禮達之後重一禮字百姓兼臣民言明並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禮也分也禮者分之所由定而君者又禮之所自出故正身無過則建極于上而為臣民所明效所奉養所服事矣非明人養人事人者也若反以明人則其身不正而非立于無過之地反以養人反以事人豈其禮乎惟君能正身修德而明君事君養君之禮達自可不求立于無過哉

禮記說義書卷之八

辛

按正身與本章禮字不作兩字看失位非真失位只失居尊臨卑之體統耳百姓則君三句根君正身修德來

愛死患生言君有危難競欲致死救之意

故用人之知 節

此言用人之道也人以中材言若大知大勇至仁則自無詐怒貪矣中人之材有所長必有所短修己者貴補其所短用人者當取其所長用是臨時任使若平居任官則不然去者棄而不責論也不然中材而不遇賢能之君欲自見片長豈不難哉

按怒如子胥卻克以公戰報私怨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于已也

一說用人當實收知仁勇之用有詐之知其巧纔能應

卒。吾以誠心禦之，消其詐而善其知。有怒之勇，其強
纔能勝事。吾以平心馴之，和其怒而善用其勇。多貪之
仁，其惠方能及人。吾以公心化之，滅其貪而善用其仁。
蓋天下無全人，豈有不詐不怒不貪之知勇仁哉？惟能
去取用之，方謂之善用人。

故國有患 節

此明致死之道也。與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同義。謂
之義者，得世守之正也。大夫衛君宗廟而死，難謂之變，得
守道之正也。分辨之說勿用。

故聖人耐以 節

此明治情之本于禮也。耐字着力，與必字相照應。爲之與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幸

前兩爲字相照應。曰辟曰明曰遠，自聖人去治情說。曰修
曰講曰尚曰去，自百姓自治其情說。治情以辟義爲主義
之途，關得開則人人自義，自然有信。賤無爭殺了，然其要
在于由禮。禮者人情之防，未有禮則倫理敦篤，利與而害
息，人情治矣。無禮則十義乖謬，讓讓而爭鬪，人情不治矣。
禮之關于人情如此，故曰禮承天道而治人情者也。
按非意之也，言非臆度料想，姑爲疑言。天下大本在于
人情離合，情之合則天下之異歸于同情，離則天下
之勢不可合。知得十分透徹，則知義之當盡一也。其欲
趨利而避害一也。而關之明之達之，治情自不能已矣。
知情要看得鄭重，父慈子孝不可說父盡其慈，子盡其

孝。以言父有慈之道，子有孝之道，餘倣此。故聖人之所
以至末，是言治情必本于禮。宜緊緊一氣說下。左傳云
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彼云樂，此云愛彼云
好。六情之外，又增一懼爲七。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
惡者，陰之情。以其有益于人，故曰利；以其有害于人，故
曰患。

飲食男女 二節

此承上章明欲惡之情，見治情必由于禮也。要知此察情
卽是前知情，惟知情然後能治情。意本一貫，非前說治情
由于禮。此說察情由于禮，分作兩事，但前禮字屬之天下。
此禮字歸之君身，所謂我克知禮而後能以禮治人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幸

按喜愛欲之屬，怒哀懼惡之屬，以其爲欲惡之甚，故曰
大端。美惡在欲惡也。當不當上見，欲識欲惡之美惡，又
要自家知禮。蓋人與人相接，各有一段天條，不可已之
情實呈露于動作威儀之間，是色所不必覺，情心所不
能藏者也。據禮以觀其舉動，一一與禮合，必其心之美
其舉動一一不與禮合，必其心之不美。已能知禮，然後
能以禮觀人，欲察物而不由禮，那得矣。正謂是意。

故人者其天地 七節

此總言人生具理氣而資物用意，言人之有生本乎
造化，中五節言人之養生，順乎造化，奉節天地之心，結首
節天地之德，句五行之端，結陰陽三節，食味句禮二節至

六節造化有這許多好處都合并在人身上去。則人當職形盡性以節欲。方為無負天地。此章言聲色味皆本五行于五行。獨詳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之理流行于五行。天地等無迹。五行尤切于人可據也。

一者其大地節言人生得造化理氣之全也。玩故人者一字只就當人一身而言。須以天地二字貫下。只得一箇天地之德。便合交會秀俱全。乃完成箇德。不然德從何處來。亦從何物討着。舊說于首句謂生人之本。次句謂生人之機。鬼神句方謂人于是乎生。夫論人而指未生之前為說。吾不知其解也。

夫人生于天地而參天地。抑知人之為人乎。全要體一其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八

字人即是天地之德云云。有不可以分別言者。故曰其德字交字會字。秀氣俱着人說。天地有德而人性之所以常靈人心之所以不死。便是天地之德。不必說到仁義禮智上。天地間不外一箇陰陽。而陰常交于陽。陽常交于陰。以為是流行之運。而人身中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孰非陰陽之變合。故人即是陰陽之交。陰陽往來曰鬼神。陰凝成魂。陽凝成魄。而人身形神之用。孰非實理之凝成。故人即為鬼神之會。陰陽鬼神只是一箇。自其運行處曰交。自其凝聚處曰會。耳天之五行無處非是。然各得一氣不能相兼。而人身耳目口鼻心全具五行之氣。仁義禮智信獨鍾五行之秀。此人生天地間必當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鬼神

同其屈伸往來。而保合五行之最秀者。不然何以為人哉。記者之言及此。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為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為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為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奈何舍禮而欲備天地之德也哉。

故天秉陽節。承上文專說五行之和為聲色味。張本天龜功用之妙。全在五行而陰陽鬼神包括其中。重播五行于四時。向五行之運。天地播之。故即陰陽之交通以敘其始。五行之和于月驗之。故即月之生明以驗其和。盈者闕之。漸闕者盈之。始皆可言生。非有盈虧也。自人所見言之耳。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八

夫人得理氣以為生。必資五行之生物以為養。從五行何始乎。故天秉陽氣。固位乎上矣。然成象為日星。而其光下垂。則其氣未始不降也。地秉陰氣。固位乎下矣。然成形為山川。而其氣上通。則其氣未始不騰也。天地相交如此。由是陰陽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五行。分布于春夏秋冬。之四時。五行之原如此。但見天地陰陽。無非和氣。各循其現。而後月之生明。一如其日之躡次。而不忒也。是以三五而盈。為生之終。三五而闕。為生之始。更無有朧朧之失也。此皆所謂月生也。皆所謂五行之和也。其斯以為物用之本乎。望而不盈曰朧。晦而不闕曰朧。按播者分布也。如天一生水而播于冬。天三生木而播

于春地二生火而播于夏地四生金而播于秋天五生土而播于四時之間是也和以氣行不乖言月生承和字來卽月以該日也兩箇三五皆以朔弦望晦順逆數之盈缺在日與月光遠近上見如朔與日相合無光也越三日而明始生八日而光始半至于十五方與日遠而全受其光故盈望與日遠無虧也越三日而明漸虧八日而魄始半至于三十又與日近而不受其光故闕姚承菴云播五行于四時以一年論月生以一月論欲觀一年當于一月也

五行之動節只就上節播五行句抽出言之以起下文蓋五行不有所竭則流而莫返不有所本則絕而不續生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息矣惟相竭相本則其運不窮而生機亦不窮迭還二字全見五行之和處五行四時十二月非三平謂五行運于四時分爲十二月也上句不言者已有動字包之矣此須以見在立說

夫五行之運由木而火而金而水土無不在疑于無終矣然春木王而夏火來竭之秋金王而冬水來竭之此盛而彼衰是迭相竭也此五行各循其序天地陰陽之分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五行之播唯土寄王餘各專乎一時則謂之四時唯土居中央餘各專乎三月則謂之十二月疑于無始矣然春木之王乃夏火之本夏火之王乃秋金之本秋金之王乃冬水之本此衰則彼盛是還相爲本也

此五行互爲其根天地陰陽之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夫五行終而始始而終如此則氣機之和固有以爲生物之本矣

按此節常說作兩平看一說迭相竭曰動動變動也以相克之理言所謂土克水木又克土金克木火又克金水克火土又克水是也此自其變動者言也蓋竭者竭其過也過盛則必衰竭之乃所以保其盛爲生生之本則相克正所以相生此五行之所以妙也若四時十二月有常之運則全是相生無相克矣註已往者爲現在所竭恐非動字之義且以子竭母亦無此理照下三節此節首二句只作起下語言五行固有相克之理而至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其運行則相生而不窮勿兩平此大有理解

五聲六律三節以調樂言之五音發而爲聲是爲宮商角徵羽之五聲其寓于陽六律陰六律而爲十二月之管也則還相爲宮也如調樂于春以角爲宮而四聲清濁各以序從之夏以徵爲宮秋以商爲宮冬以羽爲宮中央以宮爲宮還而不窮五聲之妙一五行之妙矣以調味言之五行滋而爲味是爲酸苦辛鹹甘之五味加滑爲六和其爲十二月之食也則還相爲質質主也如春主酸而餘味聞之夏主苦秋主辛冬主鹹中央主甘還而不窮五味之妙一五行之妙矣以辨色言者五行形而爲色是爲青赤黃白黑之五色加天玄爲六章其爲十二月之衣也亦還相

為質如繪衣于春則以青為主而餘色間之夏主赤秋主
白冬主黑中央主黃還而不窮五色之妙一五行之妙矣
按此以五聲五味五色作主而律管和章帶之不可平
重六律陽聲如黃鍾子太簇寅等律法也六呂陰聲如
大呂丑應鍾亥等呂助也言助宜陽氣也總而言之皆
可稱律十二管雖為候氣設而音實寓于其中蓋五音
有聲無氣必被之律管而後成中間律長者聲遲而濁
律短者聲疾而清皆以律之長短叶聲之清濁也帶說
調樂于春以角為宮而律中太簇夾鍾姑洗焉近云此
只當重五聲不必重律管如云調樂于春而聲之寓于
律管者以角為主也有理六和十二食不知其品六章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十二衣謂上衣繪六章日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
蟲六也下衣繪六章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
六也
故人者天地節首句從天地之德來心字比德字進一步
二句從五行之秀氣來端字比秀字進一步前言德會交
氣只說得人的稟受如造化是匠人人是匠人雕鑿的不
偶人造化是活的人是死的到此處說出箇心端二字則
世間靈妙變化出有入無機關天地做不成的事人去他
五行造不就的物人去造人是活的造化是呆的方見得
天地之間人為貴然皆是實理所為總來只完得箇德字
故曰天地之德盡之德完而盡性踐形一切聲色味不能

為累方無負其為人
此總結上文天地無心人就是天地的心蓋天地界其體
而人身妙其用殆猶代天意而運天工者故曰心五行無
端人就是五行的端蓋五行運其氣而人身顯其靈殆猶
物在其中而緒見于外者故曰端食五味以養其口別五
聲以養其耳被五色以章其身備此三者亦五行之配人
之所由以生養者也于此見天地生物獨厚于人所當盡
性踐形節欲以無負天地生養之意可也
按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為仁禮義知之性人生天地之
中天地有人如人有仁則木之性義則金之性火禮
水知土信五行之氣在兩間不可見人得之以生而為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仁義禮知信則其端可見矣不言陰陽鬼神五行可該
之也食別被指人所不能免說而生只須此三者味中
間一別字則食字與被字皆可並舉或有款于此者或
有溺于此者則在聖人制禮以裁成之故繁承曰聖人
作則云云
故聖人作則 節
此詳聖人作則之善也作則為總尤句作則之事四靈作
則之應下各項又著作則有許多好處以見不容已也聖
人作為典則以立制治之常經示子孫之世守非私自用
智而為之也如法天以立典禮效地以定尊卑如此則事
物一循乎尊卑之理典禮以立尊卑以位而事物有不舉

行乎。如情之明白正大者，屬陽，回互反覆者，屬陰。能以陰陽求其端，則其屬陽者必七情中節也。其屬陰者必七情乖僻也。而情不可視乎。以四時為柄，謂執當時之權柄，以教民立事。如春教民以耕，夏教民以耘，秋教民以斂，冬教民以藏。如此，則民咸乘時趨事，可勸勉而成矣。以日星為紀，謂以日星記時之蚤晚。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則其時之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事，可列以示民。不先而不後矣。月以為立事之量，量分限也。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亥月執公功，子月攢武藝等。如此，則事功與時並進，豈不如樹藝而日見其滋長乎。鬼神以為徒政事與鬼神。

禮記疏義纂訂卷之八

辛

相依如祭社著效地之政，祭宗廟著仁義之政，祭山川著興作之政，祭五祀著制度之政。祀事常行，而此政事可以悠久守之不失矣。五行以為質，如五音六律以養耳，五味六和以養口，五色六章以養目，皆取正于五行，而還相為宮，還相為質。如此，則周而復始，五行不息，而事之取正于五行者亦不息矣。禮義以為器，如大面人倫之道小而政事之失，皆以禮義防範之，而利用如成器焉。則執此惇倫而倫敘之事，有成功可考。執此修政而政治之事，有成功可考矣。人情以為田，不使邪僻害正性，亦猶治田者，不使莠稗害嘉穀如此，則人情各向于義利，知趨而害知避，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居室之有奧，非復蓬廬逆旅者矣。由是

瑞物駢臻，故雖四靈不可以養，養致者今皆為聖世而出。如馴畜然矣。夫四靈萬物之長也，長至則其餘皆至，有可用之以供庖廚矣。作則之善如此。

按作則與行政不同。行政去未必皆善，曰作則所作者，件件皆法式了。以天地為本，九句俱有工夫。此主上之人制作者言。故物可舉也。九句俱現成無工夫。根本上制作之善來。一云萬物生成皆在天地，以天地為本，則萬物皆未。本既得則末從之，故曰物可舉也。舉有物物就裁之意。註訓事便與下數事字混。凡人一動一靜，無非陰陽。聖人教人作內作外用，動用靜亦無非陰陽。曰為端者，事事由此拈起。若其端緒云爾也。易曰觀其所感。

禮記疏義纂訂卷之八

辛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所感所恒，無非陰陽也。而其情可見，是情可觀之說也。不專主善惡說，可勸可列，有藝只教人趨事赴功，亦不專指農事。鬼神體物不遺，人亦體事而無不在。若一出入一動靜，悉與俱備，俱關而不相離，便是為徒了。與之為徒，則凡事之屈伸往來，可據守為常矣。註以祭祀鬼神配到政事，未妥。貌言視聽思，五事一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常一五行也。天與我五事，我還他五事。與我五常，我還他五常。這是事可復，國家歲有常事去云。似未得旨。且數箇事字，功字，俱一樣。訓詁家將來東解西解，未見其合也。畜字活，四靈治則現，故可畜。亂則隱，豈

可畜哉若當馴畜則與田器等字非例矣以上皆不與註合而多可從故備錄之畜許又反

何謂四靈 節

此承上四靈為畜而言麟體仁厚鳳識治亂龜兆吉凶龍神變化皆不常有之物為聖世瑞者也故曰四靈三靈既至故其類從之雖見人亦不驚散飛走矣此飲食所以有由也龜能前知既感道化而至則能逆知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也龜不言介蟲類應者以其為決疑之寶非可以飲食之物例之也猶音橋狹音越

按聖人作而萬物覩四靈為畜實有位育之功所謂各從其類也勿拘飲食有由

禮記說義集直卷之人

故先王秉耒耨 節

此言祭法之善乃作則之一端也禮莫重于祭故先王于未祭之先定期于卜筮而不敢專陳列祭祀當行之禮物而不敢忽行祭之時埋幣贈神以將誠敬宣揚祝嘏以告慈孝此四者所謂設制度也如此則國有典禮後王可以世守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御治也無曠官也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無廢事也則一切禮節自始至終各循其序毫無違錯矣此皆原于制度之定故能如此

按上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造置之事宜著者凡卜皆先著故兼言之緡幣帛辭說即祝嘏之辭緡帛藏之于幽故言瘞辭說揚于明故言宣四事平看此節重設

制度句設字尤重制度在禮而設立區畫在先王之志

詳列出來國有禮四句就上文見出有禮如卜與陳列

是官有御如掌耒耨陳列是事有職如耒耨以下日陳

列以敬神是禮有序如陳列決于卜日是國有禮禮之

體禮有序禮之用有御有職互見一說國有禮推開就

國家諸大典禮說不單承祭祀官者行禮之人事者禮

之所在宜如

故先王忠禮 二節

此明禮教之所由達也首節先王之達禮教如此正法則以下天下之從禮教如此要重義之修的義字郊社以下言能達禮教于下者得禮之精義而修之也義在禮之中

禮記說義集直卷之人

而其本則在于王之心心正則禮之義方昭揭暢達而天地人心俱為感應這是修義本原處

故先王忠禮節首句作冒祭帝五句是舉祭以達禮教宗

祝三句是設官以達禮教王前以下是正身以達禮教一

段密一段相遞說來歸重守正一句要玩守字王心乃禮

教所自出守者時時操持至正本初無物之衷就是未發

已發中和氣象是克己復禮功夫緊關處于此守得定無

私欲之擾禮發出方真而效纔能四達下文效驗皆是此

念所感動的

大禮教之達必先明於上而後達于下先王患其不達也

故性用辟憤器用陶匏而舉郊祭者蓋以君之尊猶天所

故性用辟憤器用陶匏而舉郊祭者蓋以君之尊猶天所

以定夫君位之尊欲嚴上之禮教達也其牲用騶其地方澤而舉社祭者蓋以百貨產于地所以表其載物之利欲報本之禮教達也酌禘烝嘗廟祭也所以表其仁心之不容已欲仁義之禮教達也沉埋望祀者是以禮假接山川之鬼神欲典作之禮教達也四時致祭五祀是各本其所行事也欲制度之禮教達也五者皆以祭言禮重于祭也然祭祀雖重但行于一時不若感化之地可垂于永久為尤重也故宗廟為禮法之地則宗祝在焉贊相奉承欲仁孝之禮達也朝廷為四方之極則三公在焉保傅輔導欲上下之禮達也學者教化之原則老更在焉敬養致孝紀義終仁欲人倫之禮達也三者備官以明教也然必正身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禮

以為之本故巫在王前以鬼神之事告史在王後以言動之事告兼墳典言卜筮以吉凶諫警以歌詩諫侑以威儀善道諫皆在王之左右王居其中此心何所為哉蓋欲其前後左右相與夾持而匡救之禦危微之防儼精一之訓守君道之至正而已君心一正則用人行祭無一非正禮教之達也何有

按五所以推舉祭之意下義禮字正于此處舍得達禮教各下一層定天位註指定君位說近云天高在上定天位只就尊天上看與列地利同可從地出財故云列地利祖廟遠則殺之以義近則隆之以仁離言之有仁義之別合言之皆親親之仁也故云本仁一說本仁者

本祖考啓佑之恩非本吾心之仁愛也亦說得是山川皆出材木可供興作而有鬼神助其幽我為主而鬼神有賓道故云僎鬼神祀戶龜所以本其出入烹飪之事祀門行中霤所以本其往來闔闢光明之事制度之舉始于宮室故云本事宗宗人祝太祝三公師保傅獨言三老以該五更宗祝三句不是嘿然修職蓋廟朝學皆禮教所在宗祝等官隨所在而講明之便是達禮教不祥除于未然故前平言行紀于已然故後史前後左右雖起王中字要得夾持匡救意無為註作過文看近作不累于物不牽以私說欲王之中心無為也無為便是守正至正不偏之極心不着于四旁也可從乎中心無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禮

為也句孔疏作王中心無為連心字讀亦有理

故禮行于郊節故字承上以守至正來以守至正之心而

有事于郊則明德之馨孚于冥漠風雨節寒暑時百神受

職而事天之教著矣有事于社則精誠之念達于淵泉地

不愛寶物無遺利而事地之教著矣有事于祖廟而觸發

人之良心則天下皆知子孫之當孝祖父之當慈心安意

順非強之使然矣有事於五祀則天下皆知賤不踰貴卑

不凌尊心閑于法則之中矣精禋感格其效如此可見先

王之祭悉義之廢墜也修而舉之行一祭所以彰明一祭

之義而事事皆節文之所寓也義修而禮因以藏豈不足

以致天人之協應哉要之以至正之心為之主也

按受職卽盡職也。孝慈服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報以告神之慈。也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兼之也。禮行于五祀者。中雷在室之中。象中央土。故祀之于季夏。戶自內而出。象春陽之闢。而出單扉者。陽奇也。故祀之于春時。門自外而入。象秋陰之翕。而入雙扉者。陰偶也。故祀之于秋時。竈火之所宅。炊爨以食人。象夏氣之養物。故祀之于夏時。行人之行動。所由象水之流動。在門內戶外。秋後春前也。故祀之于冬時。察此制度。可以正法。則禮行而後見。禮達之實。曰百神受職。百貨可極。則尊君報本之禮。達可知也。餘可意會。義禮是行。禮時。髮面原有的。至格神人。後方打轉結之。玩註。故字自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是故大禮必本 二節

此明禮之合天人也。首節懼天下之言禮者。瀆于人而忘于天。故言官于天。見禮以承天道。使天下知所尊。次節懼天下之言禮者。惑于天而不體于人。故言居人曰養見禮。以治人情。使天下知所從。

夫禮必本節。此言禮之大原出于天也。夫禮非無因而作。

也。理氣渾淪。三才未判。聖人之禮。實本于此。何也。自太乙之分也。天地之上下交位。自太乙之轉也。陰陽之動靜相生。自太乙之變也。四時之消息不常。自太乙之列也。鬼神之屈伸不一。此太乙流行之迹。禮制已肇于此。聖人者。窮神知化。制爲典則。以降下其命令者。莫不主于法天而爲之也。夫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天也。天之理。卽太乙也。所謂禮本于太乙者如此。

按其降曰命。尚未涉法天意。末句方見命本于有生之初。聖人制禮而亦曰命者。以其一定不移。若賦于各得者然。兩其字俱指先王說。

夫禮必本于天節。此言禮雖原于天。而實不遠于人。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二句。卽上官天事。時分藝。皆就人事上說。其居人也曰養。正見天道卽人事之宜。而盡人卽所以合天也。

夫禮主法天。豈其不切于人。是故禮必本于太乙之天矣。推而行之。言有動也。殺高卑于山澤。而上下由之。辨焉。數而布之。言有列也。本事爲于五祀。而制度由之。興焉。時之推遷不一。則變通以從時。而以時爲柄矣。月之爲量。不同。則協合于分限。而功如樹藝矣。此皆效法所本者。就非取法太乙哉。而非聖人強世而不便于人也。其綱紀防範。總緣乎人情世故。如此則宜。不如此則不宜。不曰義乎。然其行之也。必有具焉。貨財物力。辭讓飲食者。是已。而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正所行之禮也。夫豈人之不能爲。不當爲者。

此所以爲居人者曰養也。

按天與地事時分。只是天字。本與動變列協。只是本字。此正是本太乙着實處。非兩事。本于天與前同。兩之字往也。動而之地。卽殺地也。列而之事。卽五祀所以本事而定制度也。變而從時。如春耕夏耘。春朝夏禘。禘之類。與時偕行。不先不後。亦卽四時以爲柄也。協于分。藝如葬禮。則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喪服則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之類。久近相合。無過無不及。亦卽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之意也。此二句皆法變而爲四時也。凡此五者。卽上所謂官于天者也。不另立意。居人註云。在人。似無味。居字要認禮以示民有常。人之托宿在焉。故曰居。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養

養只會本天動地意發揮。一說養如字。謂其居人在涵養德性也。勿從儀禮考。飲有鄉飲酒禮。食有八食大夫禮。冠有士冠禮。昏有士昏禮。喪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上之祭禮。也有少牢饋食。卿大夫之祭禮也。射有鄉射禮。大射禮。御于周官見五御之名。其禮亡。四時朝禮。有朝宗觀遇四名。惟觀禮存。聘則有聘禮。貨。摯幣庭實皆是。

故禮義也者 節

此明禮之至切也。首二句提起。中三所以字平看。皆屬禮之用說。正見大端處。不必以達天道二句總承。夫聖人制禮。一本于當然之義。則此禮義也者。關於身心。

性命。是人之大端。而非小節之謂也。何也。人之一身肌膚。患其不會筋骸。患其不束會矣。束矣。患其不固。而要其所。以不固者。心不誠也。禮也者。所以講信修睦。以誠其心。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莊其身也。是爲身心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一身。明則有生死。幽則有鬼神。生欲養死。欲送而鬼神欲事禮也者。所以養生送死。祀鬼神之大端也。是爲幽明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生理在天曰道。在人曰情。而天道人情。總欲其通而無塞。禮也者。凡天地陰陽鬼神之精蘊。由此顯設不致微而莫測。君臣父子男女交接之情義。由此品節不至乖而難制。由之則通。不由之則塞。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大寶也。是爲天人計者。何可無禮也。禮之不可已也。如此。惟聖人爲能知之。所以身心內外上下天人各得其宜。而致藏身之固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耳。禮其可去乎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養

按上文言禮而曰其居人也曰義。故此承上而以禮義並言人之百行。皆德性之端。形見于外者。而禮義乃四端之二。比百行爲大。故曰大端。兼治身心。通幽明承天治人在內。常說講修以誠其心。因以莊其身。而字作轉。從前講。而字方不落空。以其爲人物之出入曰實。爲天道人情之出入曰大。實知字深。有身體力行意在內。不可已。修已治人皆是上夫端。猶言根本。節目下大端。猶言大事也。

故禮之於人也 節

此明禮之貴厚也首二句要得禮以成德意以厚以薄兩以字着實緊要以厚者如以忠信養心以莊敬飭躬即敦厚崇禮意以薄者只在文章粉飾上做工夫而忠誠之念少君子厚于禮小人薄于禮就如釀酒之有醇醜一般至可久易壞意又下一層不必添入

故聖王修義 十三節

自此至終篇皆聖王治情之事通章只看一修字下文陳講本播皆修也修非于性外索一道理即于天性中固有之理開導整頓一番惟其修性以治情所以人心世道無一不順末復曰聖人修禮以達義此順之實可見大順之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人
來只是一箇修禮而使義之達曰禮信特言修之之心實耳修禮體信二句總括聖人修禮至用民必順意此順之實總括故無水旱至可俯而窺意

故聖王修義 五節

此總是聖人治情之事也首二句提起言聖王修道以治情聖王之田句推治情為聖王急務下言治情之序也治情有五事獨言禮義者以禮義為治情之大端而學之稱攝此仁之聚聚此樂之安安此也學仁樂皆以禮義實方聯絡耕種等字借農夫事擬之非譬喻也總是治情之道先以禮而防範次則隨時宜中剖辨理欲然後會于一本而妙于自然有一節承一節意

夫天下不能自治其情所賴以治之者聖王也聖王知義

者人情之裁制修此義焉使人有所執持以為治事之振期情之發皆合宜也禮者人情之防範修此禮焉使人情有所區處以為節事之序期情之發皆中節也非所以治人情乎可見聖王以治情為已責猶農夫以治田為已憂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然必有序焉人情易放縱不有以防範無以為入德之地修其軌度使知規矩準繩之不可易如治田者修耒耜以墾荒蕪者然人情拘檢不有以開道彼不能隨事以合宜陳者陳列其禮中之義使知規矩非強設皆出于本體之所固有知既耕之後隨田播種者然未生之前慮其不生既生之後慮其煩生此時而不求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人

真是之所在則禮義之似是而非者得以混淆故在講學析理于微剖欲于危不于同中求異而在似處尋真猶蕪之去莠養苗者然講學已能博矣然不歸之約不可也于是根本乎此心之仁以為統宗會元之地會萬于一使禮義不至渙散如穀之熟而收斂者然本仁已能利矣然不造於安不可也于是播乎聲容之樂以為涵養陶鑄之資使此心從容自然于禮義如食之而厭飫者然聖王治情之道如此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心本仁者何仁統四端凡禮義皆仁也

按義柄禮序總頂一箇修字只重修字使人意在治人情中方可露出此三句見聖王如此治情故人情者二

句見情是聖王不得不治者下復詳言治之術也。二修字。二禮字。都同修及下文陳講本播皆指聖王五之字。皆指人情言學焉者去其害吾禮義者也。仁聚者會者禮義于一本也樂安者渾此禮義于無迹也。重禮義上看本字不大着力矣。禮惡其壞故曰修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道非本不立故曰本樂以和民聲非播不和故曰播播者散布發越之謂。

故禮也者義之三節

此言禮義仁為道之大也三節將禮義仁錯綜說禮中有義義中有仁三者原相合而不離以明上文必用禮義仁之意不及學與樂者學以明此樂以安此而已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聖

此明聖王治親必以禮之意此節上下雖作兩層總是一意但上指禮之已成者下又說義是禮所由與在禮之未成上言上協字是方去協之下協字方是真能協合

聖王治情修禮以耕之矣夫禮何為者義者事理之宜尚屬虛位至制為禮則尊卑貴賤輕重隆殺一一有定分而可據禮非義之定制乎何也聖人制禮除是義不當起者固不敢輕有初立矣若協之於義而真能協合則雖先王從來未有之禮亦可以義而起也是未有禮之先禮悉成于義既有禮之後義悉寓于禮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此治情之所以在修禮也

按義之實與義之柄同但柄字主人去操持言實字指

禮之定體言一說實字對虛字看註定制二字只好解禮字解不得箇實字此說亦有見一說上下一串看惟禮為義之實故協義可以起禮此不費轉折亦便可從此明聖王治情必以義之意首二句分乃義之本體如此協于藝二句方着人身上說得之得義也即能以義而協藝講仁者也此得之合下得字汎就天下人說不專屬在上此強字與下文尊字都指下之人言方與治情叶

聖王治情陳義以種之矣夫義何為者蓋義者事之宜藝之接于外者輕重大小以義為之分限義者心之制仁之發于內者親疎厚薄以義為之品節此義之本體然也如使事之處于外者協合于事理之宜不倒行而逆施講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聖

乎用愛之等不太過而不及則得義矣以之制事外有執持以之制心內有主宰天德之剛常伸于萬物何強如之此治情之所以在陳義也

按藝之分仁之節與事之宜心之制同但藝是應事之才仁是居心之理字解畧有間耳協義講仁常說兩平一說講明乎仁以協于藝把仁藝看作一事雖照註解于原文覺倒強字全在協合商度上見出貼人畏服說者粗

此明聖王治情必以仁之意此仁字與上仁字稍異彼以愛言此以心之全德言義字與上文義字亦稍異彼兼心言此單以事言順字為下文數順字之根心一仁則念

皆和順。

聖王治情本仁以聚之矣。夫仁何為者，仁卽此義之本也。蓋生理既具而後變化無方，仁其本根而義其枝葉矣。由是而推之天下國家，有所謂順焉，仁卽此順之體也。元善充暢而後協氣嘉流，仁其體質而順其功用矣。得之得此仁也，則天爵在我，無論勢位名分，舉不足言，卽一德片長亦莫與之京矣。不其尊乎？此治情之所以在本仁也。

按本對末言體對用言，得之者尊，與上強字俱是論理。註體足以長人便滯。

故治國不以禮 節

此承上文言上三條發明治情之道本一理，非禮自禮義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四

自義仁自仁已見治情不得偏廢意，此又反譬以申明之。其功不可缺，而其序不可紊如此。重序不可紊上無相而耕無以開從入之端，獲而弗食則拘迫而少雋永之味矣。按治人之情便是治國，前言陳義而此變言本者，凡種皆所以立本故也。前言本仁而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為禮為義屬在人上，謂使民為之也。其餘並屬聖王此節雖反上文言，却要引出順來，以終治情之效。

安之以樂 節

此言天下之人情皆順也。安之以樂是散言，順是統言。安之以樂是聖王方去安之，順則人情皆得所安而治之功

成矣。人之肥不重，且先說簡肥字，衍其義以起下耳。肥字當不得順字，惟家肥國肥天下肥，然後謂之順。肥只是仁義禮樂之教充盛于家國天下，無一不足意。順字與首順字無二意，加一大字，從眾肥字而贊其為順之大也。

夫治情而至安之以樂，則治之極矣。就一人之情而言，為治合天下人之情而言，為順。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于順，猶食而弗肥，無以驗其食也。以達順言之，譬如人之一身，四體既正而無惰慢傾側之容，膚革充盈而有豐厚盈溢之美，此人身之肥也。今安以樂而達于順，則家國天下之肥不猶是哉。推之一家，父慈子孝而父子篤，兄友弟恭而兄弟睦，夫義婦聽而夫婦和，則一家之情各得其正矣。此謂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四

家肥推之一國，大臣祿厚易廉而權重易至于不法，令則執法奉公而臣道克盡，小臣勢輕必法而祿薄易至于不廉。今則砥礪介節而不虧其守，相序者尊者總職以率下，卑者分職以奉上，貴賤有序，不侵官廢事也。樹正者君不安于姑息而以賞罰正其臣，臣不苟于雷同而以獻替正其君，明良交儆不驕不諂也。則一國之情各得其正矣。此謂國肥。推之天下，天子身及政事，非仁無為，非義不行，而于以德為所行之車，且行仁也而安于其仁，行義也而和于其義，而以樂為乘車之御，諸侯以禮相與，朝聘以時，大小竭藩屏之誠，大夫以法相序，不僭不偏，上下安靖共之位，士以信相考，而久要不忘矣。百姓以睦相守，而協心相親。

矣則天下人之情各得其正此謂之天下肥此則一人和
于上臣民和于下遍世宙皆協氣之洋溢不謂之大順乎
至于大順天下之人更無他慕但知所以養生送死事鬼
神之常而已革外薄皮曰膚膚內厚皮曰革以德爲車此
句有三人在以樂爲御言操縱徐徐罔不如意也

按大臣法曰盡道者蓋必調元贊化格上刑下無忝鈞
衡台鼎之任而後謂之盡道小臣廉曰不爲所守者蓋
必敬事後食止誼不謀利臣心如水後可稱職非徒苟
其不行蓋篋必飭而已也以德爲車二句串看車與御
不相得則無完車也不可作譬看是謂大順緊接天下
之肥說至大順是挽小廉而爲大同矣此篇通用是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故事大積焉

節

此節因大順說到極處而以保泰之機警人君也故事二
字冠下七句以此大順之道處天下事自然各得其理也
全重註自然二字大順與順至無二樣以其包乎家國天
下曰大以其大之至極而無以復加曰至危字反順字含
危謬等在內明得順之所以來處有這許多禮義學仁工
夫在若此等工夫一或因其治化已極而少輟便到危的

地步守者守此修禮義之功而兢兢不失也然明守二字
又有先後見得到方纔守得定守危不見高于極順時知
危而守之纔是聖人高處與音尹謬

聖王之治達于順矣當此大順之時而處事則天下無事
矣非無事也萬幾運來庶務總至其大積然也以順處之
自有其序可無苑結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然也以
順施之自得其宜可無錯繆一頓笑而關人休戚一好惡
而係人向背其細行然也以順爲之各當于理可無過失
事之機勢未形尚幽隱而深宵者爲深以順則洞觸其幾
微知明而處當矣事之幾勢紛紜茂密而衆多者爲茂以
順則剖晰其條理分羣而別類矣兩物接連相及如見在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學

者未往而方來者即繼則彼此易以相干以順處之則屬
于前者前已爲之應而毫無留滯屬于後者後自爲之應
而毫無將迎何相及之有兩事一時俱動如機不容以先
後而勢或至于相持則利害易以相違以順處之則利者
與天下同其因而而不溺于害害者與天下同其革而不溺
于利何相害之有此所謂行其所無事而事之就理者也
豈非大順之至極乎然未順也惠其不順順之至也貴于
能守蓋至順之反即爲不順而至安之中即爲至危不
明者守其安則危者至矣故明于順之所由來順之所由成
然後能守危而守危正所以守順也又何至于危也哉此
在大順之後所常善爲守計者也

按故字承達順來。事字作總。不連大積說。大積謂總綱。來集詩曰。我心苑結。此苑亦屈結不通之意。深字。切勿誤認作理。亦以事之深遠言。中間也。見分別意。俱動與並行不同。並行是吾身欲一時行二件事。已是行出去了。俱動是外面適有二件事。一時來遇我。乃自事之方行時言之。無彼此之爭者。知先後也。無利害之爭者。可否甚明也。二句註以連屬物動屬事。但對事言。則曰物玩章首一事字。通作事說。此順之至句。無工夫。與上文是謂大順一例。斷之之詞。明于順要總繳上修禮。陳義上去。而守危總繳上家國天下之肥與事之順上去。一說守危亡之戒。而不至于危亡。何等費力。危指王者。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八

見

之位言。句法方順。宜知不可從。

故禮之不同也。節

此言先王以順道制禮行政。而足以召天人之和也。須看三故字。先王于至順之時。思保順之道。故制禮以維情。然猶以禮和得人情。未和得造化。故又于行政之間。合天時。合地利。合人事。保順之道。如此詳密。所以順道常在宇宙間。永無災害也。此是無咎徵下。則以休徵言矣。

夫惟明于順而後能守危。而禮者正合危之道也。故聖人行禮。以貴賤有等。則制禮之隆殺不同。應儉者不可豐。故賤者之禮殺焉。應豐者不可儉。故貴者之禮隆焉。若此者。以危亂之禍。多起于驕縱。今因制禮而辨等威。所以維持

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是禮制之順。有如此者。然不惟見于制禮也。聖王又推之以為順民之政。如下文所云云。一是因地之利。順以居民也。一是因天之時。順以養民也。一是因人之宜。順以正民也。此皆聖王所以順也。此便有協三才意矣。故能感召兩間之和。而弭災疾于無形也。

按合危以上。且先說箇禮之順。以起下文。聖王所以順以下。亦豈有外于禮哉。故字根上守危來。守危如何。究竟只能守此禮耳。乃所謂守危也。合危正與上守危相應。能守則能順。故聖王所以順上。持情便是治情。治情便是順情。從達順點綴出來。非始制禮也。所以二字不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八

見

開。惟此禮為持情合危之禮。故聖王庶政皆以禮道之。順者行之。此所以順也。時說制禮行政分作二項。陋甚。不知聖王之世政皆是禮也。

故天不愛其道。節

此極著大順感召特異處。而究其實以結之也。可窺也。截言聖王以順召順。不惟無災無疾。而且三才協應。不惟三才協應。而且諸瑞駢臻也。此字指修禮體信說。為順之實。見治情者當求其實。從上文結斷之辭。

夫聖王治情。而至于大順。則以順召順。三才各輸其有。而無吝惜焉。風雨節。寒暑時。天不愛道也。寶藏興。貨財殖。地不愛寶也。傾心事上。真心相與。人不愛情也。三才協應矣。

且也諸瑞之卓異者致焉天之降露濃而若膏地之出泉甘而若醴此氣化之異也器車爲命世之瑞自山出之渾然天成之巧也馬圖爲文明之瑞自河出之燦然先天之文也此形化之異也麟鳳龜龍之四靈皆在郊之極宮之沼鳥獸胎卵可俯而闕有不猶不狃不愆意此物化之異也先王之世有是者豈無故哉由先王修此禮以爲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體此誠信于身而達之天下無不順故能感召如此也此非順之實哉

按天爲神故以道言地出財故以寶言人有欲故以情言不愛言盡其所有而與之也修禮說先王的政以禮爲人情之防範此治情之始也達義者卽入情得其治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人

辛

自使民宜之意體信說先王的心是反身而誠禮義歸實處比修禮深一步此治情之本也達順卽家國天下之肥意禮義前已有了此突出信字最宜著眼實對華言一說實在實跡上說順理淵微本無形象今兩問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跡可見者似又以此字指三才瑞物說不如前說爲妥禮運至終篇節節不外禮義則禮義爲紀應爲禮運之綱領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禮器

禮運曰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然意猶未盡故又撮此二字以成篇陳註云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方氏又云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道散而爲器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十

禮器是故大備 節

此詳以禮成德之事見人不可斯須去禮意首三句作冒自釋回至易華推禮之用有益于人故能使人行全德備也故君子有禮以下方實着在君子身上有禮就用功說到成功處大有重釋回增美四字而增美又從釋回中來蓋已克而禮纔復也錡是文雅意心是真實意舍文雅真實之外何者爲成人之行何者爲盛德日用此禮去釋回增美卽禮器也

夫人能以禮爲治身之器則日就規矩衆動得宜故能大

備成人之行也其行既備則涵養漸熟合內外而無欠缺則其德盛矣夫禮何如而能使大備如此哉以禮之爲用所以去僞能消釋人回邪之心所以著誠能增益人忠信之質由是以措諸身則視聽言動無不正以施諸事則彝倫物則無不行其切于人也措正施行如竹箭之有筠文以君子之容也釋回增美如松柏之有心實以君子之德也惟此二物有筠心之大節故柯葉之茂經四時而不改易君子有禮何以異是哉內外人之親疎者也物則盡乎人矣鬼神則至幽矣語和無怨懷仁饗德緊根有禮說亦若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此之謂大備盛德然非禮以爲器其何以致此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二

按此節得力在禮器二字以工夫言大備在散殊上看盛德在統體上看二項相趕說非分爲二物也玩註自見盛德句就大備上斷之之詞人稟五行之秀氣其質未始不美然或不美蔽于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措正施行又由增美來竹箭松柏喻人筠心喻禮美質之謂也其在人句亦只就禮切于人說居天下二句興起君子有禮句至此方實着君子身上正用禮如用器處中間二故字不開仁德總禮之別名

○先王之立禮也 節
此見學禮者當會本文之全也首二句言禮制之備本文中二句指有本有文之實末二句申所以有本有文之意

覓本文不可偏廢意上立是創立與下立字不同未涉人身上去

夫禮制始于先王而先王之立禮也有本焉藏于禮之中如木之根本也有文焉達于禮之外如木之枝葉也何謂本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本先王心上說到制禮中有一段誠懇意味便是有此而本體純全不至虛妄矣何謂文禮之合宜爲義有條理爲理在禮制上說有文而節文周密不至錯亂矣無本則文無所託以立無文則本亦無所附以行學禮者由本及文而忠信義理合焉斯得先王立禮之意矣盡已足內不欺己以實是外不欺物

按禮本在廣大精微上會禮文在纖悉委曲上會本文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三

意要互看稍重忠信或分制禮行禮學禮者未是

○禮也者合于天時 節

上言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也通節重首二句見行禮順造化順鬼神三句自然協幽明也天時四句推喻當順之意末二比反言以見當順之意理萬物句雖宜緊補然順造化內意已有了君子之行禮也必用夫物其用物也以上則合于天時因此時而用此物也以下則設于地財因此地而用此物也由是自能以其順天地者而順于鬼神自能以其合天地者而合于人心自能以其理天地者而理此萬物也禮無不順如此亦以造化之間本有當順耳是故四時各有所

生之物故當合于天時。地理各有所宜之產。故當設于地。財豈惟天時地財爲然。以至人官各有一定之能。物曲各有自然之利。亦猶之天地而已。如此者順之至也。不然。以不生不養者而行夫禮焉。則造化之逆。必不足以合神人之和。君子不用之以行禮。鬼神弗享。故也。觀此則順鬼神者當順造化。可知居山居澤。雖貴異物以行禮。然物理之失。不足以卽人心之安。君子謂之不知禮。觀此則合人心者當順造化。可知鬼神人心逆。而萬物何由理耶。則理萬物。又當順造化。可以意推。則行禮之貴因也。

按常說合天時設地財。由是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則人官有能二句。殊爲無用。又以君子不以爲禮。應合人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鬼神弗享。應順鬼神。則將置前二句于何地。合于天時五句。宜平看。天時各有所生之物。何可不合于天時也。地理各有所宜之產。何可不設于地財也。設有處置得宜意。人官各有一定之能。官人者何可不合于人心也。物曲各有自然之利。制物者何可不理萬物也。上說合天時凡五件。天時有生以下止說四件。中間着鬼神弗享一句。便完備無遺。此是文章之妙。人官句。註以助祭執事說。一說在朝廷。官人上說。蓋禮之大者在朝廷。朝廷之大者在用人。用人各當其能。此所以合于人心也。理萬物。物理字。謂不撓物理物性也。人官有能。謂人之官使處各有材能。物曲有利。謂物之委曲處各有利用。

○故必舉其定國 節

此承上章合天時設地財之意而言。制禮節財之道也。首二句是綱。中四句是目。廣狹上下。卽定數也。大倫厚薄。卽大經也。此全爲備荒而設。待荒而節。雖節無及。惟節于未荒之年。所以有備無患也。全要看節矣二字。就是用三留一。三十年通融之法。與王制家宰制國用節參看。

夫禮非財不行。而財非制則不節。故制禮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行禮經常之法。焉定國之數者。何地與年二者而已。禮之倫類。以地之廣狹。地廣者所入多。宜備地狹者所入寡。宜降此一定而不易者。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上年所入多。宜厚。下年所入少。宜薄。此隨時而不同者也。此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所謂禮之大經也。禮與財常相制而不相離。是之謂節。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因地因年而爲之節耳。

按定國之數。猶言國之成數也。舉有量入爲出意。

○禮時爲大 五節
此見禮不可執一泥也。禮字微讀。以制禮言。五句虛。是綱下五節實是目。蓋時乃變通之禮。順體宜稱。乃經常不易之禮。而世運之盛衰。人事之變化。不與。故不得與時並大。這章書見世間之禮。活者極大。呆者極小。次之之意。俱在言外。卽氣次之次。次只是次于大。非四者各有次。

禮時爲大。節當以天人立說。這箇時字。卽易道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之說四次字以人為之有意不若天運之無心也禪受就是因之禮放伐就是革之禮不必此外別求一代禮制以是推之則或世道之由朴而文或國祚之由禪而繼或建官之由百而倍或子丑寅之迭建或忠質文之異尚孰非時之所為乎

人謂禮為一定之制矣抑知禮不可執一泥乎時者天之運也天有一時之運人即有一時之禮或因或革各隨其時非時為大乎若夫人道之自然而不可紊者為順行禮之隆殺而各隨其輕重者為體隨時合宜而不得不然者為義稱其分守而不敢不遵者為稱此四者皆人之所以奉若天道者故皆次于時焉何言平時為大也時當與廢

禮記說義集直卷之九

木

故堯舜奉天而禪授時當除暴故湯武順天而放伐此皆天時人不得而違者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云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惡于成已之謀惟追先王之事而致方來之孝耳時當追述而追述之亦禮之時也而帝王因革之時可例見矣此其所以為大也

按引詩言武王事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

有聲之詩築城伊瀆城溝也作豐伊匹言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也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咏文王之克君也

天地之祭節明順次之意四件平看祭事道義中便有序意但且虛虛說個所行禮倫字即在上文討出總以尊卑

立說變順言倫者必人盡此倫而不虧然後謂之順是入去順他故為禮之次

天地有郊社之祭宗廟有禘嘗之事父子有慈孝之道君臣有仁忠之道蓋天尊而地卑祖尊而禰卑父尊而子卑君尊而臣卑莫不有自然之序而為倫之不可紊者有序曰倫循序曰順

社稷山川節明體次之意自天地而推之天子諸侯社稷有祈報之禮山川有望祀之禮自宗廟而推之天神人鬼有內外之祭體之屬于天子者分尊而禮隆體之屬于諸侯者分卑而禮殺因分行禮全在人為非體次之乎

按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山川利天下財用鬼神在天

禮記說義集直卷之九

七

下者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山川利一國財用鬼神在一國者體有輕重則禮有隆殺猶肢體之各具也在性

牢上見

喪祭之用節明宜次之意自父子之道而極之于是乎有喪祭之用自君臣之義而極之于是有賓客之交喪祭所以明臣子之恩而賓客所以通天下之好乃義之不得不然則人當隨事以制其宜故曰宜次之此義字與上倫字何別倫者禮之當然義者事之宜然在統體散殊上見

按喪則歛有衣服葬有器具祭則天產報現地產報魄此禮之行于幽者諸侯大夫朝聘則有饗餼牢醴大夫士相見則有幣帛飲食此禮之行于明者義之為言宜

也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禮者君子之所以相接是也。

羔豚而祭節。明稱次之意。羔豚一段言君臣之祭不同。諸侯一段言國家之守不一。事宜而稱同。故皆曰稱。

今夫君臣之分不同。故羔豚至薄。百官以之而祭。不為不足。百官指士言。太牢至豐。天子以之而祭。不為有餘。此則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此之謂稱其禮而已。以至

國家之守不一。諸侯有國者也。則以龜為寶而決疑焉。以圭為瑞而申信焉。大夫特有家而已。故龜不得為寶。圭不得而藏焉。臺門不得而設焉。此則國稱乎國之分。家稱乎

家之分。非言有稱而何。是君臣國家之辨。皆人去稱物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平其施。故曰稱次之。

按祭皆指祭先說。皆足無餘。在祭畢燕享時見。士分甲而助祭之執事少。故皆足。天子分尊而助祭之執事多。故不必有餘。此句要補出天子。此舉極尊極卑者以例其餘也。諸侯以圭為瑞。公極僂。信稱躬子穀。男蒲。是也。圭形直者為信。屈者為躬。大夫有事。買龜以下。不賣之。于平時為君使則執圭。不藏之于家。臺門以壯國體。諸侯有保捍之重。故有臺門。在門之兩側。大夫不然。

禮有以多。蓋言稱也。

此下至蓋言稱也。雖只頂上稱次之而言。然時順體宜都寓在裏面時者。天道之稱。稱者人道之時。稱之道與時參

焉者也。故明稱之意獨詳。多者惟恐其數目之不備。少者惟恐其減去之不極。小者惟恐其收斂之不密。高者惟恐其統體之不崇。下者慮夫制之不安于甲也。又者慮夫美之或涉于晦也。犬者慮夫包藏之不廣也。素者慮夫本質之不完也。少小下素屬儉。一邊多大高文屬豐。一邊亦何莫非稱乎。禮之當省也以此。

禮有以多為貴。七節

此詳禮貴多之稱也。有以多為貴者。以廟數言之。天子獨隆。而臣則以漸而殺。非特以誠深孝篤為然。不如是無以致尊祖之義。盡親親之仁也。以豆數言之。天子獨備。而臣則以漸而寡。非特以備物多品為然。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以介牢之數言之。諸侯極多。大夫則減去二等也。以席葬重襲之數言之。天子極多。而臣以漸減也。未句此字。指上廟豆介牢席葬重襲說。總是多者貴少者賤。故曰此以多為貴也。選應禮有以多為貴者。非單承本節而言。餘做此。

按廟數要得仁孝意。立廟仁也。仁心無窮而孝道有限。故數各不同。然亦本德來。如德厚者流光遠。德薄者流光近。是也。廟兼祧。廟見王制。士一。指下土言。適士則二。

廟。豆數要得勤儉意。聽朔朝聘勤也。奉養宜隆而物力宜節。故數各不同。天子之豆。以朔食言。朝踐八饋。食八加豆。八羞。豆二。合之二十有六。諸公更相朝堂上之豆。

禮有以多為貴。七節

此詳禮貴多之稱也。有以多為貴者。以廟數言之。天子獨隆。而臣則以漸而殺。非特以誠深孝篤為然。不如是無以致尊祖之義。盡親親之仁也。以豆數言之。天子獨備。而臣則以漸而寡。非特以備物多品為然。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以介牢之數言之。諸侯極多。大夫則減去二等也。以席葬重襲之數言之。天子極多。而臣以漸減也。未句此字。指上廟豆介牢席葬重襲說。總是多者貴少者賤。故曰此以多為貴也。選應禮有以多為貴者。非單承本節而言。餘做此。

禮有以多為貴。七節

禮有以多為貴。七節

禮有以多為貴。七節

禮有以多為貴。七節

禮有以多為貴。七節

禮有以多為貴。七節

禮有以多為貴。七節

禮有以多為貴。七節

數朝事八饋食八合之十有六。去加豆八。羞豆二也。諸侯相朝時堂上之豆數朝事六饋食六合之十有二。去朝事二饋食二矣。此二節國君朝于隣國而主待賓之禮。上大夫為使臣行大聘。主君食之。八豆半于諸公。下大夫為使臣行小聘。主君食之。六豆半于諸侯。然皆主朝踐言。視君去饋食矣。此二節諸臣聘于隣國而主待使之禮。天子之祭二十六豆。故朔食亦如之。豆以實地產為主。故每用陰數。諸侯七介七牢。諸侯指侯伯言。五年行朝禮。而介牢之數多。大夫謂侯伯大夫也。三年行聘禮。而介牢之數少。介為輔行之人。牢乃天子所賜之牲也。七介者。上介一。次介二。末介三也。七牢者。任牢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肉烹調者。饋牢三。牲未殺者。腥牢三。生肉也。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以言也。五介。上介一。次介二。末介三。五牢。任牢一。饋牢二。腥牢二。諸侯之大夫為君使行聘。各降其君二等。然只指侯伯之大夫者。亦舉中而言也。天子之席。以祿祭言。五重。莞。藻。蒲。熊也。諸侯之席。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三重。莞。藻。蒲也。大夫。主上大夫行聘饗時說。再重。莞。蒲也。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凡席有兩則稱二重。

有以少為貴者 八節

此詳禮貴少之稱也。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巡狩至侯國無介。介所以佐賓。天子分尊。無為賓之義也。天無物可以

稱其德。特牲是犢牛。貴誠也。天子適諸侯。諸侯奉膳。亦止犢牛。蓋尊君之禮。視尊天不殊也。若諸侯相朝。主君行享。既畢。惟酌鬱鬯之酒以獻賓。而不用籩豆之薦。以朝禮之隆。相接以德。不以味也。大夫行聘。而主君禮之也。鬯酒既酌。又有脯醢。以薦。以聘禮之殺。相接以敬。亦以味也。天子但一犢而已。諸侯又酌鬯。是犢為少也。諸侯但酌鬯而已。大夫則酒與脯兼陳。是無薦為少也。天子一食。還重君位。尊禮重上德。意雖不可少。但不甚重。諸侯大夫則漸多。食力則無數。此非以貴賤為多少之數乎。此節宜泛主禮。食言若公庭。恐食力者未必在也。一就七就。非以車之貴賤為多少乎。席以致敬。而鬼神之神。祭單席。神人之別也。諸侯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有以大為貴者 節

此詳禮貴大貴小之稱也。有以大為貴者。官室之量。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各有差。器皿之度。天子路弓斗房。皆以大稱。其餘則否。棺槨之厚。尊者之棺至四重。卑者止一重。椁周于棺。丘封之大。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皆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禮。其獻尸也。主人貴以一升之爵。佐食賤。則以五升之散。其舉而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觶。主人卑。則以四升之角。此行酒之器。因其分也。子男之饗禮。諸臣之尊

用缶壹缶大于壺容四石。陳于門外。壺容一石。陳于門內。君之尊用瓦甒。僅容五斗。則陳于堂上。此列尊之法。異其所也。一是士祭之用爵尚其小。一是饗禮之設尊尚其小。故曰此以小爲貴也。

按享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五獻。子男享禮也。于瓦甒。言君尊則知缶壺爲諸臣之尊。缶壺曰門。則瓦甒在堂矣。在堂者。人君面尊專惠也。

有以高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高之稱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堂上高。于堂下九尺。諸侯高七尺。大夫高五尺。士三尺。是堂上之制。降于尊而漸殺于卑也。天子諸侯臺門。是門之制。專于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三

而不及于卑也。故曰此以高爲貴也。按周禮。堂一進謂九尺也。陽數成于九。天子體陽道之極。故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前言家不臺門。惟有國者得爲之也。有國者以天子諸侯言。

有以下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下之稱也。有以下爲貴者。以壇祭言之。至敬祭天。則不壇。但掃地致潔而祭。以尊禁言之。天子諸侯之尊。廢其禁而不用。大夫用無足之椬。士用有足之禁。夫以壇視地。則壇高而地下。以禁視椬。則有足高而無足下。以椬視廢禁。則用者高而廢者下。故曰此以下爲貴也。

按設專用於禁者。椬則欲其不流。禁則欲其不犯。天子諸侯就享禮。見大夫士就鄉飲見。

禮有以文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文之稱也。有以文爲貴者。以服言之。天子繪龍于衮。則極文矣。諸侯繡斧形之黼。大夫繡兩已相背之黻。士玄衣纁裳。不得繡繪。取其質也。是服飾貴文也。以冕言之。天子之冕。以朱綠二色之藻。貫玉而垂爲旒。前後各十有二。則極文矣。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亦以漸而降。是冕飾貴文也。故曰此以文爲貴也。

有以素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素之稱也。有以素爲貴者。郊祭至敬。無文飾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三。美父黨至親。無修容之觀。以郊禮言之。大圭。天子搢以對越。若無琢雕之文。太羹。惟肉汁。無鹽梅之和。天子藉以獻天者。祭天乘大路。取朴素也。以蒲越爲席。非莞簟也。其盛酒之犧尊。以疏布巾覆之。無黼黻文繡。其沐盥之杓。以白木。無丹漆雕幾。至尊莫若天。至親莫若父。而皆不貴文。故曰此以素爲貴也。

○孔子曰禮不可 節

此原稱之要于省也。首三句是夫子之言。此之謂二句。是記者之言。以申結上文意。此字指上文諸禮言。謂字指孔子之言。蓋言稱句。又發明夫子不豐不殺之意。夫禮之所貴不同者。無非欲其稱而已矣。不觀孔子之言。

乎管謂人之于禮不可不省也何也禮不問也應彼不
可豐應隆者不可殺一不省而豐與殺悉不當可不省乎
夫子之言如此是不豐者正吾少小下素爲貴一于儉之
謂也不殺者正吾多大高文爲貴一于豐之謂也然是言
也其意果何如也蓋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不
豐云者非以非廢禮蓋言禮有以殺爲宜者不豐所以稱
其宜殺之則也不殺云者非以美沒禮蓋言禮有以隆爲
宜者不殺所以稱其宜隆之則也吾言惟以明稱之義而
孔子此言亦言其稱所以與吾言合也

○禮之以多爲貴 三節

此詳明外心內心之稱也一說貴者是季秋太饗報功禮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貴少是冬至郊祀圜丘禮一說上節是制禮惟制禮故主
于備物下節是行禮惟行禮故主于存誠夫季秋冬至既
屬無據且二者皆行禮也豈有制之者豐而行之者齋乎
又一說二者乃一事而各言之果爾豈應自相抵牾乎且
虛虛還他二項便了論禮到多少大小高下文質可謂盡
其變矣然其本在心故又就多少而論曰外心內心結以
樂其發慎其獨凡禮內盡志外盡物而足物皆天地之所
產也故一則曰德發揚詡萬物一則曰德產之致也禮微
須知天地德一也而前後云云者一言其著一言其微耳
看來貴多貴少自是截然兩時舉兩舉之者正見君子之
禮之妙當其多便若必不可少當其少便若必不可多禮

其心之所在自與天地之德真相契者此禮之所以爲稱
也末節聖人先王作一人看上泛論禮下言制禮之實非
上行禮下制禮截然兩事也言貴多則大高文在其中言
貴少則小下素在其中

禮之以多爲貴者節外心句是貴多之故德發揚以下明
天地之德甚大是外心之故詡猶普也徧也一云詡言能
翕張相濟而和也訓詡字極當得不句應首句樂發應次
句此二句緊連說但要知備物在樂發之後揚詡大博天
地之發也外心備物君子之發也樂其心之樂即樂天地
之發此君子與天地合德也

上文原稱于心已歸到心上矣然心亦有內外之別而稱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從此分焉禮之以多爲貴者用心于外備物以致饗者也
所以然者何聖人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故普徧于萬
物而以之資始資生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
廣造化之德流行于外者如此使非徧取天下之物何以
稱其德而報其功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用心
于外以備物也正所謂外心也

按發揚與詡物是二件串着大理承德發揚來物博承
詡萬物來舊說大理即德發揚物博即詡萬物如此似
復自主宰萬物爲天地之心曰德自流行賦予爲天地
之命曰理一云大理是德的本原所謂萬物統體一太
極者是也有是理然後有是生物之德亦好

禮之以少爲貴者節內心句。是貴少之故。德產以下。明天地之德之妙。是內心之故。不得不句。應首句。慎獨句。應次句。亦緊連說。但要知貴少在慎獨之後。獨字正與精微二字相應。蓋以吾精微之德。或可稱天地精微之德也。此正君子與天地相冥契處。

夫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心主于誠。以期感格者也。所以然者。何聖人有見于天地生物之德。流行周徧。莫載莫破。一密緻無滲漏也。且生物之德。皆誠通誠復之真機。純一而不雜。又何精也。且生物之德。皆無聲無臭之真宰。不見而不聞。又何微也。合此三者。德產妙矣。君子知盡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精微者。蓋德妙而物粗也。如此。則得不足以少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爲貴乎。故君子素行不愧。慎吾心之獨存。誠以交神明也。正所謂內心也。

按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卽所謂德發揚。揚萬物也。註密緻精微三項。平看與本文句法。不類。且密緻亦何關貴少。致當極致。看天地之生物。雖如此其盛。而究其極致。則精微也。慎獨分明。是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的工夫。不專在方祭之齋。正祭之敬上說。

古之聖人。節首四句。撮上二節而言。因心之內外。故用物有多寡。爲遞下之語。下四句。言用物之多寡。必稱其心之內外。中是故二字。不閑制字。亦不必太泥末句。指出稱字。

以結之。正遙應前而稱字。

由是觀之。古之聖人。或竭吾心之誠。敬而內之。爲尊。或備在外之儀物。而外之。爲樂。惟內之爲尊也。故少物亦足以爲貴。惟外之爲樂也。必多物。乃可以爲美。從是看來。則知先王之制禮。具以少爲貴者。非故簡也。乃宜少者。不可多。唯稱其外心之敬也。具以多爲貴者。非故繁也。乃宜多者。不可寡。唯稱其外心之敬也。先王制禮。各有所稱。如此君子行禮。可不知所稱乎。

按內尊外樂。承大理德產來。貴少貴多。承內尊外樂來。樂卽上樂。發然不遏。暢吾懷而已。無工夫尊。則有承奉不失。守定這誠敬。唯恐失墜之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是故君子太牢 四節

此推言貴稱之意。而約之于慎也。惟禮貴于稱。是故君子太牢而祭。祿厚者用禮隆。十分爲稱。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祿薄。禮宜殺。十分爲不稱。謂之攘攘。非禮也。則禮不可不稱也。若管仲以諸侯之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過于其失也。濫濫者放濫。而無所制也。晏平仲以天下之故而儉。其君親則過于殺。其失也。隘。隘者狹陋。而無所容也。從此看來。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禮所以綱維世變。防範人心。乃衆人之紀也。紀散而不齊。則變生矣。禮關治亂。如此。可不慎乎。慎之道。維何。亦曰求其稱而已矣。

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貴者。皆曰君子。俱以祭宗廟言。

太牢如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是也。大夫嘗祭少牢。卒哭耐。用太牢。士常祭特豚。卒哭耐。加一等。用少牢。匹士猶云匹夫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士與正使爲偶。猶庶人與妻爲偶也。類非其有而取之也。木節記者所謂慎。即前夫子所謂省。省在心上。說此節。主在上之人。以禮教化成天下人。說故曰。衆之紀。紀乃統紀。正名辨分。使上不偏。下不僣。便是。

○孔子曰我戰則克 節

上言行禮不可不慎。此節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戰祭便是禮了。得道即在慎字上。形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豈臆倖也哉。蓋戰得其道。得所以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之理也。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祭得其道。亦是得所受福之理。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大都從慎心來。

按克與受福都在先。一着說福。即福者備也之福。平日有內盡已。外順道工夫。一云合禮于道。益得其道于先。而克與福自因事而應。此禮之所以貴有道也。不粘前節慎字。此又一見。

君子曰祭祀不祈 節

此賢者過禮之事。皆由好大之心。未重。故君子戒之。君子曰行禮無他。慎守其常而已。備私者有憂福而祈者矣。不知祭有常禮。不可祈也。欲速者有先時爲快者矣。不知祭有常時。不可以先時爲快也。禘大雖可樂也。而器幣自有

常制。豈可失之過乎。嘉事雖可善也。而冠昏之奠。告自有常儀。豈可失之繁乎。牲之用。各有所宜。不須並及肥大也。品之薦。各有定數。不必以多品爲美也。可見行禮者不可過也。

孔子曰臧文仲 二節

此夫子正魯禮之失也。曰人之稱文仲也。知禮矣。自今觀之。安知禮乎。夏父弗綦典禮。其祀也。穆閔公置僖公之下。是以臣先君。以庶先適。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而文仲柄政。弗能止。是不知禮也。弗綦燔柴于爨。是以爨神爲火神。不知爨乃老婦之祭。但當盛食于盆。盛酒于瓶而已。是以賤爲貴。以殺爲豐。無知妄作。亦不可之大者。而文仲又弗能止。不知禮也。臧文仲安知禮。

按夏父弗綦。人姓名。爲魯宗伯逆祀。躋僖公也。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爲君時。僖爲臣。閔少而死。後乃立閔之庶兄僖公。僖死。其子文公立。弗綦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故文公三年。禘祭于太廟。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臣居君上。逆亂昭穆。其不知禮一。火神。龜。爨。三祭不同。火神祝融也。孟夏迎氣祭之于郊。有燔柴之禮。竈者五祀之一。夏則有俎豆及籩豆設于竈。又延尸入。與以先炊配。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于爨竈。弗綦以爨神爲火神。故燔柴以祭。其不知禮二。此皆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

○禮也者猶體也 二節

此論禮貴于當而推其本。下節明君子用敬之實也。首句至不成人言禮制常備。引下備意。設不當二句。言設欲其當。引下當意。禮有大小顯微。明禮之備處。大者不可損四句。明設之之不可不當處。故經禮一段又推設之之要存乎敬。要知上節敬字。即下節誠字。用心于禮謂之敬。實用心處便是誠。非敬外別有箇誠。兩節依陳註重敬字。惟誠斯可稱敬。惟敬則行禮自備而當矣。不可說上是禮本于敬。下為敬本于誠。

禮也者猶體也。節首句虛。勿露全具意。體不備二句。正見備意。禮制既備。則易于雜亂。難于裁定。故隨出一個當字。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干

備當雖是兩件。然由備說到當來。畢竟當意較略重些。欲備而當。豈無其要。故說經禮一段。三千三百。只大小顯微的體統散殊處。不可以大顯屬三百。小微屬三千。雖有三千三百之不同。而其極則一而已。一者敬也。蓋敬是所以大小顯微之物。敬如大德敦化。禮如小德川流。看來大小顯微。畢竟從心而出。所以一敬便貫得去。以上全着禮上說。與人無干。未有句方着人之行禮說。禮譬室。敬譬戶。然實是比辭。非譬喻也。與誰能出不由戶一般。

此明體次之之義。夫禮也者。猶人之身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禮若不備。君子亦謂之不成禮矣。可見體要備。禮亦要備。故曰禮也者。猶體也。然制禮固貴乎備。而設

禮則貴乎當。若設之不當。則處置不得其宜。禮雖備何用。亦與不備等耳。故禮之全體。有大者焉。充極乎規模之廣。有小者焉。曲盡乎節目之詳。有顯而為章程之著者。有微而為精意之存者。總之皆所謂備也。若于大者而損之。則失之隘。于小者而益之。則失之濫。于顯者而拚之。則無章程之辨。于微者而大之。則無存誠之意。皆不可也。夫欲設之而當。豈無其要乎。故禮之大小顯微。其大綱為經禮。其細目為曲禮。雖有三百之多。然要其極致。皆本于心之一敬而已。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設禮而不由敬者哉。

按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為人。大小精粗備。然後足以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手

為禮設。謂所置之處不當。若眉眼口鼻錯處之類。損謂減削其大而使之小。益謂增補其小而使之大。拚謂蓋藏其顯而使之微。犬謂充廓其微而使之顯也。經禮以下。以備字起出一字來。一指禮之本原說。蓋禮本于太一也。對三千三百而言。其致一也。句。一云禮之極致。惟一當而已。不添出敬字。亦說得去。其實當即敬也。即下一誠也。

君子之于禮也。節誠字。就在竭情盡慎及美文中見。蓋敬實心也。實心即誠。見得君子之心。發之內也是實的。發之外也是實的。此正是其致一也。

夫禮固本于敬矣。然敬雖有內心外心之殊。總之皆實心

也有以少小下素爲貴而用心于內者焉吾見情之發者極其精專心之士者常存謹畏神之肅者極其恭敬而內心無不實矣有以多大高文爲貴而用心于外者焉吾見品物之陳列精緻而華美儀飾之散見輝煌而文彩有美而文而外心無不實矣此之謂能敬也備與當所從來也按心之流通口情心之凝聚曰慎心之純一曰敬三平看所以竭所以盡所以致者誠也非誠必有虧欠而不則者矣心之昭著而品物精華曰美心之錯綜而儀具輝煌曰文美文二字玩而字串看所以美而文者誠也非誠必有沒黯而無色者矣若者句末之助辭一云表裏相似內外相稱之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有直而行也

節

重

此亦中上經曲之意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皆協義以起禮不可執一論也君子于禮句提起八句各相反看此禮制不同處惟末句自爲一事註事不可用出唯融會其意方解得本文親切
夫直而行者情切而儀文可略者也然有微情之禮在一以直行之禮反以徑而廢矣故又有曲而殺之禮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也經而等者禮反以無辨而病矣故又有順而討之禮天地分而君臣定卑高陳而貴賤位也擯而擯則上之惠常流于下而不匱推而進則下之情常通于上而不壅此天下之恩義所以常周流也放而文則分極

尊者文亦極隆主威振而莫敵放而不致則分漸卑者文亦漸殺臣道卑而不踰此天下之名分所以常辨別也順而撫賤者不嫌于僭上也微文末節亦有不必拘不然則行禮難乎爲下矣此皆錯綜斟酌而不狃于一偏者也君子不可不知也

三代之禮一也 四節

此言三代之禮因革亦隨乎時宜意但所重在因上前兩節本文兩禮字皆指綱常說首二句提起或素或青與周尸二句對夏造殷因與其禮亦然對道者禮之原頭總上文推本言之也

彼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之君皆以此立教率民是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重

三代之民其由此三綱五常之中其間有不同者但或素或青制作之未異耳若禮之大體則夏造于前殷因于後何嘗有不同哉豈特夏殷爲然即周之所異者不過坐尸詔脩無方亦事尸之末節而至于綱常之由猶之殷猶之夏也若是者何夫禮不原于率性之道聖人制作或可容其異同乃是禮也出于天命之正理根于人性之同然其道原一而禮之因道而由者安得有不一哉夏立尸節此因上事尸之禮故并言三代尸禮之異若綱常之禮何嘗不同耶

按夏禮以尸本人故不宜使久坐神位但當飲食暫坐設禮以尸象神宜安之故坐周則不但坐尸而詔者告

尸威儀。侑者勸尸飲食無方。象生前孝子左右就養無方。則尊之者益至。不但詔侑無方。而又旅酬六尸。周尚文。則享之者益周。此事尸之禮異處。須知夏殷舉色。周舉尸。以一例餘可互見也。舊說禮卽事尸之禮。道字卽子孫事祖考之道不可從。夏立尸二節。一云此錯簡。當在周坐尸之上。一云此二節見記文錯綜之妙。則又深於古文者也。

君子曰禮之近 節

此論至禮不徇俗情也。君子曰禮之設也。爲人情也。而情亦有常遠者。蓋近則衰。遠則敬也。其事本多端。下獨舉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于祭故也。郊以祭天。則薦血。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主乎敬而不尚乎味也。何嘗近人情哉。若夫大饗于祭宗廟。則兼薦腥。而去人情稍近矣。猶未爛也。至于三獻祭社稷五祀。則兼薦湯爛之肉。而去人情又稍近矣。猶未熟也。至于一獻祭群小祀。則但用熟肉。而純乎人情之便矣。是禮漸卑者情漸近。禮漸尊者情漸遠。孰謂禮之近人情者而可爲至哉。

按近人情。凡情欲皆是。下舉飲食一端以明之。獻酌酒以獻。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爲三獻也。血與腥。皆尚氣者。而血尤全乎天。爛與熟。皆尚味者。而熟尤近于入。夫禮者稱情以立文。而言近人情者。非至何也。蓋人情有二。有道心之情。原乎性命之正者也。

故聖人稱情而立之文。有人心之情。發乎形氣之私者也。故聖人緣情而爲之戒。此謂近人情者非至。乃飲食之欲。人心之情者也。看來下三節。致其情愼之至。溫之至。正誠敬之積也。道心之情也。兩至字。正與首節至字照應。

是故君子之于 三節

此總言君子行禮誠敬。一法先王之意。就在漸次中便合誠敬。下一言賓禮漸次以行。其誠敬。一言祭禮漸次以行。其誠敬。一言禮樂之行。亦有漸次而成。和敬三節。不可平看。由朝禮推則祭禮上。又由祭禮推則摯詔相步上。此禮之漸次委曲。俱本于誠敬。蓋誠敬非朴實無文之物。有了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誠敬沒有些委曲。則不溫澗雅致。所以禮之文少不得的。通重誠敬說誠敬二字。制禮行禮。皆不能外君子率而行之。豈非始于古乎。預與泮同。惡池與泮。注同。祭音計。溫讀爲風。

君子之于禮也。節夫君子之行禮也。漸次委曲。不敢直情徑行。可謂致其情矣。然非自作已意。而故爲是極致之情也。蓋君子所行之禮。卽先王所制之禮。先王制禮。一以誠敬爲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自古及今。皆然後世君子。亦守古而行之。以漸次。求以自盡吾誠敬耳。此禮原始于古也。以朝禮言。介紹禮之文也。兩君相見。當來朝之初。賓有七介。傳命以入。而賓之情通于主。主有七介。傳命以出。而主之情通于賓。不如是。則太愿怒而無禮之文矣。辭讓禮

之容也入門時賓有三辭而致敬于主主有三讓而致敬于賓不如是則太迫蹙而無禮之容矣皆情之不致也故必如此漸次然後成朝禮而誠敬以將此致情之一證也按于禮指行禮言便有致情意儀文委曲禮度從容上看此儀文之中政誠敬之所寓但把下三節照看此只說漸次若誠敬意在始與古上見不露更安七介以下一屬禮文一屬禮容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此舉其中而言賓主皆然變擴為介耳所以達其情三辭有禮辭固辭終辭屬賓三讓有禮讓固讓終讓屬主所以舒其行已慙已蹙推七介三辭三讓之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故魯人將有事節三個先有事是不敢驟而行之三月繫

以下見不敢驟而行之慎之至頂上二項以心言以祭禮言魯人以周公之故將有祭于上帝必先有事于禋宮以告后稷然後郊也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以惡池河之從祀也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以配林泰山之從祀也又三月繫牲七日散齊三日致齊皆積之以誠而行之以漸正慎之至也不然則亦失于慙且蹙而非慎矣此又致情之一證也故禮有擴詔節上言禮樂之始此言禮樂之輔言有輔而行之以漸亦誠敬之始于古也溫者承藉之意不特此也禮容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擴相者以詔告威儀樂工無日必有相者以扶助行步蓋禮有擴詔則賓

主得擴介以相輔威儀詳整而儀文無迫蹙之愆是擴詔承藉賓主之至樂有相步則替與相相資步履安詳而聲音有和同之美是相步承藉樂工之至禮樂相接以成文理猶玉有幣以承之而文采溫潤可觀也使不擴詔不相步則亦失于慙蹙而非溫矣夫有所輔而行之以漸亦誠敬之由于古也此又致情之一證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按賓有介上有擴前統言介此統言擴互見也樂工必用替以善聽而審于音也樂工有瞭視三百人因使掌樂焉相步即瞭視之人溫作醞承藉之義一云溫如字溫者和緩之意言有擴相一告威儀一扶行步則緩而不迫和而不乖豈非溫之至乎此說甚便

禮也者反本 三節
此明禮之有主也首二句作冒言先王制禮的意思反本修古就是不忘其初不忘在反修見出初在本古見出凶事二句反本之事醴酒一節修古之事末節結言制禮有主而學之非難意必字宜玩述以言即樂記道古之謂學以行即燕居事之之謂稱述以明其理而多學以習其事宜串看蓋有主則直反到本心之初與禮制之初的去處直見得心之所以然禮之所自起這箇道理愈說愈不窮愈學愈不厭言初有許多真處也且今之學禮者亦知禮之所主乎禮有本末逐末流而不知所反則非禮故禮在復本然之心禮有古今從今便而

不知所修則非禮。故禮在修舉上古渾朴之意。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修之。是不忘其初者也。何謂本。擗踊哭泣之事。不待詔而告之。蓋以發于愛親之本心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蓋以發于尊敬之本心也。則反本不忘其初。可見矣。何謂古。今世醴酒之用。羹矣。而列尊則古。玄酒之是。尚。今世割刀之用。利矣。而宗廟中則古。斝刀之是。貴。今世下。堯上。簞。可謂安矣。而郊祀之席。則古。橐鞬之是。設。則修古不忘其初。可見矣。由是言之。先王之制禮也。雖多而難學。然必有主于多之中者。蓋本者末之主。古者今之主。反之修之。是之謂有主也。後人從此反本。修古去學。拿定主意。則有個依據。便是一理貫通。條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无

此之故耳。按禮就以制禮言。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于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于古曰修。不忘其初。謂全之我者。與得于天者。無間。是不忘本心之初也。行之今者。與制于古者。無間。是不忘禮制之初也。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此養老之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此尊賢之樂。一云。本心之願望。指老與賢者說。蓋樂以滌邪穢。融渣滓。當尊養時作之。使老者賢者。養性情而樂和平。復本然之良心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列尊在玄酒之下。兩個之用不同。醴酒已用。劓刀却不曾用。只言其可用耳。

反本修古所指甚廣。中兩段舉以示例耳。末節首二句。從上文見出承上起下之辭。末句玩一可字。還重制禮之善。上學者之意。慳。蓋味其所主。則見禮之文甚煩。而苦其難得其所主。則知禮之體甚約。而欲罷不能矣。禮之貴有主也如此。

君子曰無節于節

此節言禮為觀人修己之要。首四句屬觀人中。四句屬修己。觀物察物以人言。本物字方是事。兼觀人修己在內。是非得失。作事出言皆物也。四平看。

夫禮者節也。顧人皆求節于外。而不知求節于內。君子曰無節于內者。胸中無主。則藻鑑昏。雖見人行禮之事。亦無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无

以審其得失矣。節者何禮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已之探索愈。謹物之條理愈隱。安能得其是非之實乎。觀物之須禮如此。故禮者言行之本也。自己作事不以禮。則怠肆而不敬。出言不以禮。則躁妄而不信。此由無節于內。而然。觀物察物作事出言。皆是節于外事。外之節。由于內之節。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之言至也。極也。是人已間至極。不可易之。理物之各得其節者是也。人可不隆禮哉。

按節于內在觀人之先。由禮在方觀之際。觀者偶見而識其得失。欲察者有心去察其得失也。一不由禮。兩不以禮。皆本無節于內。說禮者敬而已。不以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信是信實。不以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

之信註說取信于人非故曰是斷詞非古語一說此節
觀人行已對言殊非立言之旨玩中間故字承上文是
因觀人推到修已上三物字一樣看作事四句言苟無
禮則存乎已者尚未定而欲察物必不能矣可見禮爲
物之極致欲察物者所以必由禮也儘有理可從

○是故昔先王節

此明報功之禮也首三句言先王之禮因物致義制禮指
祭祀下大事四句便是因字舊說只作用財物行禮至末
句方露出生物之功中間六句皆無着落此因其財物內
便有因天地生成之功意在但未可露出耳致推極也義
卽報反之誠也致字極深從因字來蓋因萬物之生天地

禮記說彙纂訂卷之九

三

有這許多化機功德在內安得不極盡吾心報之之義所
以曰達壺壺就是義正君子心通造化處君子卽先王也
夫祭以報功故昔先王之制祭禮也因其有生成財物之
功而致其報反之義焉耳故天時日月物之所以受氣也
丘陵川澤物之所以受質也皆生成財物者也故作郊祀
之大事必順天時而行之有定序爲朝夕之祭必放日月
而行之有定處爲高上之祭必因丘陵以丘陵高而顯也
爲卑下之祭必因川澤以川澤深而隱也天時日月皆天
也丘陵川澤皆地也四者之禮皆須財物行之但未到致
義處天時雨澤方實言致義意當天時之降雨澤君子致
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壺壺而不已也安得不因財

物行禮而舉天時日月山川之祭以致其報反之誠乎

○尚有德尊有道節

此言先王積誠主祭而獲自然之效也尚有德五句以
人修職言因天四句以所擇之人行祭也風風降六句以
因祭獲效言末二句總上文斷之之詞大旨要得他一段
所以動天的精神纔妙難道有德道能的人只來助祭更
不做着實正事便能感得天心而休徵便應聖人自有位
天地育萬物工夫特因祭極言之耳

此承上祭而言蓋祭有財物又有執事而執事貴得其人
故平日必擇有德者加諸上位有道者隆以體貌有能者
任以職守俾道德置之道德之位才能置之才能之位蓋

禮記說彙纂訂卷之九

三

多賢簡在。各展其奇而感格皇天之本已萃衆人之精神
矣其將祭也聚此道德才能而警戒之蓋禮莫重于祭而
祿將之職非賢莫與也而君心之精白戒謹可知矣由是
因天行郊禮以祭天因地行社禮以祭地其巡狩方岳也
因名山升諸侯平成之事告天此事天于外而五年一行
者而列辟之懋績與天子之馨香俱達于天心矣其饗帝
也因建都吉土行燔柴之禮報天此事天于內而一年一
行者而大君之精意與泰壇之精禋而借格矣夫治功乎
成諸侯之奇勳也以此升中則天亦以希世之物文明之
瑞應之南郊之舉天子之常事也以此饗帝則天亦以一
歲分劑一旦氣候應之聖人于此夫何爲哉唯高拱南面

以坐致太平而已何也。道德賢能之舉能贊吾格天獨不能佐吾理物乎。則夫恭已而天下大治也。此用人行祭自然之符驗也。

按德以心言。道以行言。能以才言。舉賢句。就平時說。賢與衆卽指道德能也。以其備諸已曰賢。以將祭而列諸職曰衆。一說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衆衆皆戒。如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命戒百姓是也。升中於天句。一云升達中心之誠于天。亦有理。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聖人烹以享上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飲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爲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禮記說義纂訂卷之本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本

卷之本

卷之本

○天道至教

節

此言聖人有法天之至德。因舉諸侯時祭之禮以明之也。重聖人邊。勿平看廟堂之上三句。言禮器廟堂之下三句。言樂器。君在阼至位也。言行禮之人。大明生于東四句。正明在阼在房之義。交動承酌犧象酌鬯尊來。交應本縣鼓倡。應鼓和來。和之至要看得好。一時祭間把陰陽摩蕩之妙。二氣所合之機。盡摹寫發洩于一堂之上。不爲和之至平。禮樂盡天道之妙所以爲至德也。

夫天道陰陽。肇自然之禮樂。豈不是至教。聖人禮樂之作。就是陰陽了。豈不是至德。天道難言而昭示于德。欲明天道。觀諸聖德而已。聖德難言而莫重于祭。欲明聖德。觀諸時祭而已。以其分而言。則廟堂之上。尊尊在阼。以夫人所酌。非時王之器。卑之也。犧尊在西。以君所酌。時王之器。尊之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以縣大而倡尊之也。應鼓在東。以應小而和卑之也。君在阼階。以日生于東。從陽之分。而正夫位也。夫人在西房。以月生于西。從陰之分。而正婦位也。以其合而言。則君在阼而西酌。犧尊夫人在西而東酌。鬯尊禮交動于堂上也。縣鼓主倡而引之于先。應鼓主和而繼之于後。樂交應于堂下也。是廟堂器文之交。渾是造化。太和之氣。豈不爲和之至乎。觀此。則知至德卽天道之至教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本

卷之本

按天道雖無禮樂之形。實示人以序和之理。其爲教出于自然。不待人之詔命。諄諄。故曰至。聖人禮樂之作。乃法陰陽以闡其精微之蘊。天是個無上的。法天之德。則其德亦無上矣。故曰至。大明生于東二句。此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二句。此至德之一端耳。

○禮也者反其所

節

此明禮樂之有本也。首四句言禮樂各有所主。未粘到人上。節事道志。纔從上文見出。先王制禮作樂的意思。言禮樂各有所用。故觀禮樂至人之知。言禮樂關乎治亂。試思

世何以治。事得以節。志得以道。便治。此由禮制樂修。世何以亂。事紊而不節。志鬱而不通。便亂。此由禮不制。樂不修。來與人者在禮樂。所以與人者是和序。未引古語。以見當慎也。慎之如何。只有和序而無淫慝便是。

夫人與人相與。有禮樂矣。抑知其所。所以與人者乎。禮以親本。郊反物所自生。廟反人所自生也。樂以彰德。文樂樂文。德所自成。武樂樂武功所自成也。惟禮為反其所自生。則未有此禮之先。人已欲行報本反始之事。先王恐其過中。朱正。故制為郊廟之禮。以節之。惟樂為樂其所自成。則未有樂先。人已有繼治撥亂之志。功德雖彰著。而此志尚溷。鬱而未達。先王修為文武之樂。以道達之。故觀句。言禮樂。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九

所關之大。治亂生于志而發于事。禮者維持世道之具。樂者闡揚治功之物。故觀而知之。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遠避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觀器物而知工之巧。言巧則拙可知。觀發動而知人之知言。知則愚可知。惡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者哉。其關係如此。故君子與人交接。凡感儀言語之有序者。皆禮也。其和合者。皆樂也。無所不用其慎。必使事治心平而後已。豈待玉帛交錯。鐘鼓鏗鏘而後慎乎。

按禮也者。便是心之序。樂也者。便是心之和。蘧伯玉原不為禮樂發。當于言外見正意。君子即先王。與接也。郊有事于宗廟。朝廷邦國。皆必接人。而禮樂則所以接人。

者慎須說入心上去。就上文推開些說。凡由本及文皆

大廟之內敬矣 四節

此詳諸侯廟祭之禮。極其敬意。舊說首句作肩。下分三階。前兩節君后敬親其事。以奠神享。敬一。三節詔之不止一處。敬二。末節祭之不止一方。敬三。一說敬字全在洞洞屬。屬勿勿三句內。見出太廟之內。君后躬率諸臣命婦行禮。以盡我洞洞屬屬勿勿之心。又恐此心之無自而達也。且于庭于堂于室于祊。各處求之。必欲其來享我洞洞屬屬。勿勿之心。這纔為敬。此說比舊覺有識見。宜從。

夫行禮以敬為主。而况太廟之祭乎。人君子太廟之內。合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九

內外貫始終。其敬之至矣。何以明其敬也。祭必有牲。君親牽牲以入門。而大夫則贊幣以從。祭必獻尸也。君親制割以祭。而大夫則執盞執酒以薦。卿大夫則從君焉。命婦則從夫人焉。斯時也。吾想主祭者之心。洞洞乎其敬。無少闕也。屬屬乎其忠。無少偽也。且敬不徒敬。忠不徒忠。勿勿乎欲其享之者。又無已也。不特此也。納牲之詔。詔于庭。血毛之詔。詔于室。奠定之詔。詔于堂。三詔皆不同位者。以鬼神無方體之可求。故于庭于室于堂求之。也不特此也。于正祭而薦腥爛則設之于堂矣。祭畢而行釋祭。則為之于祊焉。其心以為鬼神無形迹之可擬。不知神在堂乎。抑或在于祊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以明其敬之至也。

按首句爲下三段綱領贊佐執幣備告神殺牲之用也
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進血腥時君斷制牲肝以祭
夫人薦盞卽盞齊也薦熟時君亦不獻故君親割牲體
夫人薦酒蓋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
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熟而薦以酒且君以盞齊饋食
而夫人用之于朝踐君以酒薦尸而夫人用之于饋食
者禮殺于君故也卿大夫從君卽贊佐執幣事命婦卿
大夫之妻也此二句只要盡指太廟之人來以起下文
洞洞者無私以問之也有表裏俱竭意屬屬者無僞以
斷之也有始終如一意聯屬不絕也勿勿猶勉勉敬忠
無已之意三者主祭助祭皆有重主祭邊納牲卽牽牲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一獻質三獻文 節

此言諸侯之祀因神之尊卑而爲禮之隆殺也獻數指所
事之神四禮字俱兼禮物禮文但質文察專就禮說神就
心帶禮在內君子旣爲祭主卽群祀豈有不在者哉其
心肅無二也其禮重其心肅又覺得重些
彼祭群小祀則爲一獻而禮之體卑故其禮物質略祭社
稷五祀爲三獻其神稍尊故禮物有文飾祭四望山川爲
五獻此神之又尊者察者禮物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
廟爲七獻尊而且親心不期其肅而自肅矣心肅者禮重
洋洋乎致如在之神也其不同如此
按七獻諸侯禮下節大饗九獻乃天子之禮質如薦以
熟肉獻以皮幣服用玄冕之類支如血腥綱同薦又設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大饗其王事與 節

此詳天子祫祭之禮也此章所叙皆大饗列陳註或言朝
或言貢據所從來言之耳此形容太廟中富貴氣象已極
但美味尊德等句是陳設的意思要見得王人報祖功宗
德全在意義處不在備物上王者萃道許多意義以報先
王是大舜祿位名壽必得的一般豈不是王事內與納同
夫諸侯之禮止于七獻若夫三年大祫升群廟之主合食
太祖之廟是曰大饗禮文大備報本特隆其王者之事非
諸侯所得僭者與何也問其正俎則三牲之外又有魚腥

備四海九州之美味示王者能得四海九州之歡心于其明也。遷豆之薦皆四時和氣之生成示王者能贊天地之化育于其幽也。內侯邦所貢之金于廟蓋金性柔和從時變革而群侯親附愛戴之情此焉見矣。諸侯來朝有玉加之束幣之上者也。亦陳之先王之前而人君溫純粹美之德此焉表矣。龜獨列在前以知吉凶故先之也。金次之見萬國人情之親附也。丹漆絲纘竹箭亦並陳不遺示王者富有天下凡天下之物皆所得而有之也。其餘方外之國無常貨但貢其國之所有亦畢陳之示王者德澤遠被能致遠物也。諸侯來助祭祭畢而出則歌肆夏以送之蓋諸侯助祭為賓無算爵之後禮畢而出慮其無節樂工歌肆

禮記疏義卷之九

卷之九

夏之樂章以送之使之安燕而不亂也。諸陳列則極遠近之美語奔走則盡內外之官。語始終則備禮樂之盛蓋禮之重大而非有天下之大德有天下之大分未易可舉者也。故曰大饗其王事與。

按三牲魚腊及遷豆之薦皆諸侯所貢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以味為主故曰美味。遷豆之薦地產也。地產以氣為主故曰和氣。內金納之庭實金即荆揚貢金三品是也。束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于玉比德所以尊君也。一云尊王之德亦通龜惟先知故列之前。荆州納錫大龜是也。次字與前字以陳列之序言神人之別也。一云金次之見情也。句舊說見人情之禮不惟與示

和犯重且無次之之意。金是前面有了。此只在次字見義當依註見人情之欲有節情輕欲意甚妙。丹漆等萬民皆有此物。如荆州貢丹宛州貢漆絲豫州貢纘揚州貢竹箭與眾共財。一云與眾公共其財而不私也。肆夏當作咳夏周禮鍾師掌九夏皆鐘曲名咳夏其一也。肆夏出入秦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享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算爵恐其醉而失禮宜奏咳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咳夏明不失禮也。一云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以饗元侯之樂送來祭之諸侯重也與待使臣則歌皇華以送待帥臣則歌采芣以送意同。且饗于廟燕于寢享以訓恭儉其禮意主于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于歡為有無算爵故也。廟中之享必不至醉享于廟燕于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宜奏肆夏安得奏咳夏以替其失禮乎。此辨有理宜知末句正與首句相應肆夏詩式序在位莫不震疊此嚴敬之詩。

祀帝于郊 節

此明禮為觀心之要也。義之至截上言行禮備仁義忠敬之道不獨言觀仁義之道蓋忠亦仁之事敬亦義之事。本主也。仁義高于禮中是禮為觀仁義之本主也。君子之行禮非虛文也皆心之所發也。祀帝于郊何為也。敬天之至發而為貴質之敬也。宗廟之祭何為也。仁親之

至。發而為事亡之仁也。喪之擗踊哭泣。乃哀痛極也。中心達于面目。非忠之至乎。歛以水服。葬以器具。全備無缺。必如是。然後盡于人心。而行吾愛。故亦曰仁之至。諸侯來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朝聘畢。行享。享後用燕享。則賓客用幣于主。見用下敬上之義。燕則主用幣于賓客。見用上敬下之義。將其實意。皆義所當然。非義之至乎。敬與義。忠與仁。皆心之自然。與不得不然之仁義而託之禮以行之。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禮即上郊廟等禮。道無形而難知。禮有迹而易見。舍禮而仁義中藏。何自而觀之也哉。

按敬仁忠義隨在異名。總是盡吾心耳。賓客句主天子。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九

禮言享時。賓客用束帛加幣奉天子。燕時。天子用賄贈束紡賜賓客。是謂用幣。諸侯自相朝。及聘于隣國。不必插入註疏。又指賓客賄贈於事合宜說。宜知數至字。有極至而無弗盡意。道字根至字來。仁義根于真性所發出。故曰道惟其為道所以為至。

○君子曰甘受和 節

此見禮待人而後行意。首四句是正意。中二句反言。末句最重。正歸到得人上。要重看受字。有這點實心。方纔受得此禮。諸說把受字當與字看。便不醒。凡物必有質。而後可受。甘者五味之質。故可受和。白者五色之質。故可受采。忠信者行禮之質。故人有忠信之實心。

則三千三百。凝受有體。質基址。從此上可加體。驗擴充工夫也。苟忠信之心少。滿則禮之文。雖日行于天下。而禮之真意不行于天下。雖行猶不行也。故謂之虛道。由是觀焉。禮之貴于天下。以得此忠信之人而貴也。不然。奈人心之不能受何。

孔子曰誦詩 節

此夫子專為輕議禮者發承上來。見禮能行然後能議。不然言之愈輕于禮之真意。愈無當也。不輕議如何。亦曰主忠信以立其體。明義理以究其義。講節目以悉其文。觀會通以窮其變。擬之而後言。言之必可行。是也。若但嘿而不言。則亦何難之有。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九

孔子曰。禮以漸而大。則行之亦以漸而難。蓋誦詩多者。雖能言。未必能行。故不足行。祭群小祀之一獻。縱能行一獻之禮。不能行禘祭宗廟之大享。以大享重也。縱能行大享之禮。亦不能行祀古帝之大旅。蓋大享雖重。乃內神耳。內神易格。而異代之神難格也。縱能具大旅之禮。亦不能行享帝郊天之禮。蓋大旅猶人神也。人神易格。而天神難格也。神愈大。行之愈難。如此。雖欲議禮。其措詞立論。不過在形容影響間。而終無確實之見。禮其可輕議乎哉。欲議禮。必先行後言。惟得忠信之人可耳。

按鄭註。誦詩三百。喻多言而不學禮也。祿可玩味。昊天上帝。圜丘之合祀也。五帝四郊之分祀也。如四時迎氣。

太皞勾芒之類。旅亦祭名。祭者誠也。雖一獻必假精誠之格。而况大享等祭乎。此能言者不能行也。首一句從言搭到行上。以下從小搭到大上。分明都着禮說。不曾沾在人上。末句是記者丁寧之辭。見議禮者當實體于身。而空言不足以悉其蘊也。

子路為季氏宰 二節

此子路權禮之宜也。首節季氏之祭久而怠。次節子路與祭速而敬。故孔子善之。

季氏祭家廟未明而行事。中間煩文太多。日不足繼之以燭。于是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甚至有司跋倚。其為不敬大夫。時子路雖為宰而不與祭。故有此失。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聖

他日子路與祭。則正祭之時。事尸于室。外人將饌至尸。內人于戶受之。設于尸前。正祭之後。饋尸于堂。堂下人送饌至階。堂上人即階而受。以陳于尸前。內外異位而相交。上下異位而相交。則易為力而不費時矣。時不久則敬自全。故孔子善之也。按音

按季氏亦泥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之文。而失其意者。逮及也。闇謂昧爽以前。疆力即聘義所謂強有力是也。曠力動乎外。故以容言。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室事謂有事于室。如血毛。詔于室之類。外人內人等皆執事者。略煩文全在此。二詔于堂之類。外人內人等皆執事者。略煩文全在此。二句見質明二句。根相交來。蓋君子行禮。固不欲速。然久

而怠不若速而敬。禮以敬為本也。雖於此亦就季氏之失而姑正之耳。若君子行禮已極。猶敬明。猶敬。豈于室堂之事。而遂慮其倦怠乎。孔子此言。殆亦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之意。以救一時之弊耳。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聖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一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郊特牲

按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以篇首有郊特牲三字故以各篇此篇多記祭義而中雜冠昏兩段宜歸之冠義昏義篇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郊特牲而社稷 節

此明禮之貴誠也此節重郊與天子上舉社稷諸侯以相形此貴誠句極重乃此節正旨蓋天子于天諸侯于天子無所不致其誠其義則寓于此也牲孕正與特饋相反言此以足上意此二句緊接上文非兩層意君之尊天與臣之尊君蓋如此

天子祭天諸侯膳天子皆禮之至尊者止用特饋至于天子祭社稷賜諸侯則卑而殺矣乃反進而用太牢此何義也蓋特牲未有化牲之情貴其誠慈而用之爾若牲孕則誠散矣唯天子弗食故不以膳惟祭帝弗食故不以郊禮有以少貴者即此可見

按郊言特牲膳言用饋互相備也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唯其稱而已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可以稱其德故郊則以饋社稷土穀之神而諸侯為君守者也社稷以太牢則諸侯亦賜之太牢

大路繁纓 節

此亦貴誠之意也此節以大路郊祭為主下數句只形之耳不享味而貴氣臭一反一正意不可平看路與帶同誠之至者不致文故祭天之車止繁纓一就而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反致其文此不貴文而貴質之義也較之至者不致味故郊祭之薦用血而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漸致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于味此不養味而貴氣臭之義也

按祭宗廟以先路供甲雜以次路殷三路猶質對大路故稱先路繁纓見前五就之就不同當以此篇為正郊先薦血而腥爛孰在所後大饗宗廟則血與腥同薦三獻祭社稷則血腥爛同薦一獻祭群小祀但薦孰肉不薦血腥爛血氣也禮以全于天者為尤厚近于天者為差厚以近于人者為差薄全于天者為尤薄故也臭生於氣故曰氣臭

諸侯為賓 節

此舉朝禮以例郊祀也然貴氣臭而不享味雖朝禮之待賓亦有然者諸侯來朝而助祭君以客禮待之是為賓也

在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而不用酒醴蓋以鬱鬯有芬芳之氣是貴氣臭之義也及其祭畢而天子饗諸侯於廟中則先設服脩于庭前而後設太牢之饌是不享味之義也此與郊祀幽明雖殊而用氣不用味之義一矣。

按大饗於神則王之事而大饗於賓則諸侯之事於神與賓皆謂之大饗者蓋謂之大所以極其禮謂之饗所以向之服言搯肉如服脩則以薑桂脩之舊以貴氣臭不享味兩分不知不享味即是貴氣臭也。

大饗君三重席 節

此主君饗客之禮也首二句朝禮下三句聘禮諸侯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三重席君來朝主君三重席而受賓酢爵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各三重無所增損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建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微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蓋諸侯分雖尊而禮則主大夫分雖卑而禮則實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有敬臣同于敬君意禮所謂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按大饗有四大亨不問卜以天地言大享腰以裕祭言大亨尚服脩以王享諸侯言此大亨以諸侯相享言。

饗禘有樂 節

此明用樂之義也首三句截下是推明陰陽之義更有樂

無樂上講且不可說順字意凡飲二句且泛說故春禘五句乃發問之詞當輕看飲養陽氣二句乃有樂無樂之故至此方見出陰陽之義凡聲一句又是所以有樂無樂之故專重用一邊所以有這一段議論看凡聲陽也便知輕重了記者說出這段陰陽的道理來見不用樂又是大道理禘謂為禘

先王之禮有享焉以恤孤也有禘焉春之祭也是禮行而樂作矣有食焉以養老也有嘗焉秋之祭也是禮行而無樂矣饗禘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嘗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此陰陽之義也何以見之蓋凡飲天產也飲是清虛所以作陽德非養陽氣乎凡食地產也地產是體質所以作陰德非養陰氣乎故春而禘祭主于養

獻秋而嘗祭主于饋食春饗孤子以飲為主秋食耆老以飯為主是禮之行于幽明雖不同而養陰養陽之義則一也今食嘗無樂異于享禘有樂者何正以享禘為飲而養陽氣陽氣主于宣暢故不得不用樂耳食嘗為食而養陰氣陰氣主于凝寂故不得以用夫樂焉然聲何以用于養陽之時乎凡聲也者宜其湮鬱洩其蘊與正陽之屬而與陰相反茲享禘之用樂正以陽而從陽耳陰陽之義不于是而可見哉

按首三句虛虛一斷言順陰陽其義已寓于用樂不用樂之中也食嘗無樂以前都是泛論虛鳴後五句考是

實發飲養陽氣二句。覆釋上文。從樂之用。否說。則樂之本體。上一步進。一步。總只解明三句之意。

鼎俎奇節

此言鼎俎邊豆之數與實各有義也。上重數。下重實。平說下邊豆二句。與鼎俎對看。舉其禮。不放用。義味以下。與陰陽之義對看。釋其義也。夫奇偶數也。而義合陰陽。則數中有理。水土物也。而不用。義之意。則物中有誠。

夫祭有器也。自一鼎至九。其數皆奇。而俎亦如之。自六豆至十六。其數皆偶。而邊亦如之。此何義也。蓋鼎俎盛天產。屬陽。當用陽數之奇。邊豆盛地產。屬陰。當用陰數之偶也。祭有物也。茲惟水惟土。用之隨宜。而常變不事。或水或土。無義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取之不一。而多品是貴。何義也。蓋常變不事。所以盡志。多品是貴。所以盡物。交匪匪之義。管如是也。取數用物。豈無義乎。

按天產六牲之屬。地產五穀之屬。邊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皆本之陰也。邊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類。皆土之品也。且讀為神。

○賓入大門節

此言燕享禮樂之義。而究其本也。貴人聲。截言燕享之禮。樂得其宜。以下推本禮樂所由始。與所由得之之意。實謂朝聘之實行。朝聘既畢。而得行燕享之禮。大門卒爵。莫朝上下。皆是禮肆。夏樂闌升。歌匏竹。皆是樂觀。此等禮樂已

是皆得了。下樂由陽來三句。特推本之耳。此燕享禮樂。天子諸侯。肅雍于一堂者。無非法天地。發舒收斂之德。以君臣相聚之情。誼自適合。其和敬之體也。陰陽和三字。時說輕過。不是蓋陰陽既屬造化。何以能和。必平日均調四時。燮理陰陽的工夫。做得到。所以陰陽纒和。陰陽和而法陰陽之禮樂。纒不亢不肅。不然豈臨行禮用樂之時。便能使陰陽之和。而禮樂遠得乎。

諸侯來朝。畢于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以玉幣致享。當其行燕禮。而入寢門。行享禮。而入廟門。則奏肆夏以進。蓋周頌肆夏詩。有式序在位。莫不震疊之文。樂實而作。此詩。蓋示和易中有嚴敬之節。賓主交錯之時。寓進階。禮之意也。賓主獻酬之頃。樂固作矣。及賓主卒爵。而樂闌焉。作止有節。和樂不流。是宜夫子嘆美之也。主人復酬賓。其此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蓋闌揚文王道德所在。而因以感發賓主好德之心。如聽雍雍之歌。發主之仁德。聽肅肅之歌。發賓之義德也。歌者位于上。以管吹者位于下。蓋以人之聲。不假管弦。故位于上者。非以貴。亦聲之自然乎。此禮樂之行于燕享。無弗得也。然豈能自得哉。亦惟陰陽。蓋氣行于天者。陽也。而樂之聲音。皆氣之為是。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也。樂不由陽來乎。質具于地者。陰也。而禮之儀。則皆質之為是。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也。禮不由陰作乎。誠使先調其陰陽之在造化者。而一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木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關不與其候則陰陽和矣由是陽和而樂亦和陰和而禮亦和凡聲音威儀之見于燕享者物雖有萬莫不作止各宜節文合則矣萬物豈有不得者哉

按賓入門而奏肆夏作兩君看為下大夫奏肆夏註云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一云陰陽以在人身言萬物包禮樂在內則言得意舒暢也樂以發陽道之舒暢故曰由陽來陰者威儀收斂也禮以肅陰道之收斂故曰由陰作誠情意得其舒暢威儀得其收斂則陰陽和矣故禮樂之萬物由之以皆得此說宜知或以萬物推歸說和者相濟之謂天地之陰陽相濟而後萬物生成所謂得也則禮樂相濟而賓主豈有不得者此極有理可從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

蓋孔疏有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之文也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奏陔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也發德者所以示德也匏竹在下所以示事也然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于肆夏言升歌則止于清廟言下管則止于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于肆夏言升歌則不止于清廟言匏竹則不止于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略不同如此

旅幣無方 節

此陳賁之義也言諸侯常賁之法與前節大享不同首

二句來庭中之物而統釋其義下就其中而分釋之見庭實所陳之義如是其大非止示富貴之態也

諸侯以尊王為義固當有庭實之供矣此庭實所陳之幣不拘方所果何為也哉蓋以土地有宜否于此而別之俾任土作貢者無難繼之憂也道里有遠近于此而節之遠疏而近數無難至之力也旅幣無方者義固以此而陳列之間又有義焉夫旅幣有龜何為而列于前也以其知吉而故列之于先耳旅幣有鍾何為而次之蓋金示和而諸侯親附之情所由昭也故居參于庭實之間耳以陳虎豹之皮見王者服猛之意焉服者化強暴為柔順無跋扈跳梁之警也以璧加于束帛見諸侯往德之誠焉往進此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

德之玉于有德之人也此見天子之待諸侯于制賁之法見體悉之周于陳賁之義見好尚之正如此

按旅陳也幣字目下龜鍾皮璧皆幣也別節都要粘無方來纒得所以二字明土地之宜謂六服各貢其物如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蠻服貢貨物是也遠邇之期謂六服各有其期如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蠻服六歲一見是也龜為前列以下屬諸侯說先知等皆是諸侯來陳之意思如此先知也句一云示明能燭遠言四方有敗必先知意比舊說有理鐘即金也獻金作器莫重于鐘故變文言之

前和字以金之性言。此以鐘之聲言見諸侯之心皆和。附無離心離德者重和不重居參服字重德威惟畏上。是服猛非猛服也。往德重在人君有如玉之德上。二云所向往將在德矣。上君有德而往歸之。非往進之說有理可從。

庭燎之百 八節

自此至天子微節記者錄僭禮之事以其濫觴于一時而遂于禍延于天下後世見當防微杜漸意。

庭燎之百。節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侯侯國而用百燎。是僭天子也。大射禮公升卽燕。秦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諸侯之禮也。文子大夫而奏。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九

肆夏是借諸侯也。夫齊桓賢諸侯仗義以服諸侯者也。乃恃強而僭庭燎以誇其尊。其何以責夫諸侯。文子賢大夫輔其君以霸者也。乃窮奢而僭肆夏以失其體。其何以責夫大夫。是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始也。故記者追究其所自欲後人正其失意。

朝覲節言朝覲失禮之事。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設庭實私覲于主國之庭。作記者訊其與君無別。諸侯止有朝禮無覲禮。則覲因朝帶言耳。

國君朝覲而所從之大夫若以已物私覲主君。則為非禮。所以然者。蓋大夫執君之命圭而專使以聘。是已為賓而彼為主禮在乎已。故當行私覲禮。所以申已之敬信也。若

夫兩君相見而大夫從君以行。則君為賓而已。為臣禮在于君。故不敢復行私覲之禮。正以敬已君而不敢有二心也。夫私覲之禮一也。在聘則當行。在朝則不當行。今從君為介。既非執圭申信之日。而設施庭實。大夫何為乎諸侯之庭。蓋凡人臣不與他國之君相交者。一心于己君。不敢二心于他君也。庭實私覲。則是外交而二其君矣。故曰非禮也。

按首三句作主大夫執圭四句。即其當行者。深明其不當行者。不可平看。申信註作申已信。說正在私覲上。看信者誠敬之意。將此私物以申敬也。近說以申信為君信。却只在執圭上看。勿從致敬在敬已君說。皮帶與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十

馬。皆陳于庭。故曰庭實。玩註設施庭實以為私覲。是以庭實為大夫說。一云君之庭實與已之私覲。並陳于諸侯之庭。是又以庭實為諸侯說矣。於文義頗順。外交泛說不止私覲一事。貳君君字。註與諸說俱指他君。一云上致敬謂致敬已君。則不敢貳君。亦作已君說。不貳正是致敬。儘通從之。

大夫饗君節。明大夫無召君之禮也。大夫富強而具饗禮。以饗君。以臣召君。故曰非禮。大夫強橫僭逆。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大夫強而饗君。由魯之三桓始也。春秋莊二一年。鄭伯饗王于闕西辟。則諸侯饗天子。亂世非正法也。按三桓魯桓公之子。一名慶父。即共仲。一名牙。節僖叔。

一名友即成季皆莊公弟也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斃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

天子無客禮節明夷王失禮之事天子無為客之禮以其尊無對莫敢為之主故也何以見之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適其室升自阼階而不為客以其臣不敢私有其室也况敢為主而待君為客乎豈惟適其臣無客禮也至于親禮亦不下堂而見諸侯是不客禮待臣也若下堂而見諸侯是天子之失禮甚矣自夷王以下則然前此未之見也

按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為朝宗之禮不純以昆待諸侯以其等為車逆送之節所以明恩也至秋萬物分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十一

辨之時則為觀禮純以臣待諸侯負依南面而不下堂侯氏執玉入所以明義也是以天子之德常感于上而其勢膏隆于上至于夷王即東遷之平王也秋觀亦行下堂之禮自是以降皆踵行之是自卑而起諸侯之僭自弱而起諸侯之強矣降黍離于國風非由此哉

諸侯之官縣節明諸侯僭禮之事天子宮縣諸侯唯軒縣今乃宮縣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諸侯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諸侯合乘時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此皆諸侯之僭禮也

按縣謂樂之縣于筍簫者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四面象宮室有墻王于四海為家故也軒縣三面其

形曲闕其南避王南而故也判縣判于東西又空北而卿大夫左右王之象也特縣則一肆或于東或于西而巳象士之特立獨行也

臺門而旅樹節明大夫僭禮之事臺門旅樹反粘是三項繡黼丹朱中衣是一項此皆諸侯之禮而大夫用之是僭也夫諸侯既僭天子矣欲大夫之不僭諸侯得乎

按中衣謂冕及爵弁之裏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丹朱為緣丹朱染繒為赤色也五色條曰繡白與黑曰黼繡繡不得共為一物故繡讀為綃綃繒名謂于綃上刺繡文也今讀如字繡刺為繡文也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獨用素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十一

但不得繡黼為領丹朱為緣耳

故天子微節言僭禮之由以結上文因舉大夫亂禮之實也天子微則諸侯僭由天子之微也大夫強則諸侯僭謂見脅于大夫也言諸侯之脅由大夫之強也方周之衰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于此相貴以等言尚勢也相黷以貨相賂以利言尚利也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不廢此禮之所以亂也故諸侯雖出自天子但祖其始封之君立始祖之廟而有五廟之制不敢以天子為祖而立王廟于國也大夫雖出自諸侯但祖其始爵之人立別子之廟而有五宗之法不敢以諸侯為祖而立公廟于私家也夫諸侯不敢祖天子則天子非諸侯可僭矣大夫不敢祖諸侯則諸

係升大夫可僭矣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魯之三
家立桓公廟始也諸侯不敢二句舉正禮以起下文禮本
多端設廟其一也在廟敬上言以寒僭竊之心方是拔本
塞源之論

按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懼于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
相親以貨者大夫私相親以貨賄不辟君也貨指物利
指事互見也三家同出于桓公皆立桓公廟故曰由三
桓始也然推其原則由魯立文王之廟而三桓效尤耳
記者不言為魯諱也

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親以貨則祿不足以
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太宰以八柄詔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十一

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為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
矣

天子存二代 節

此天子待前代之禮也方周之時夏殷二代曆已改矣而
天子猶存其後以為上公蓋以禹湯為夏殷之盛王其功
德及民者深尚尊其未泯之德存王禮而不忍臣其後仁
之至也自二代以前黃帝堯舜之後止封為三恪恪者敬
也雖敬其先而封其後然臣之而不得存王禮矣蓋盛德
固必百世祀而世遠則禮亦漸殺止于二代義之盡也此
周之封建所以為良法歟

按存二代之後在命使郊天後世子孫得世守天子之

禮以祀其祖上說又得自行其正朔服色不特封為上
公而已樂記封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是也猶言
可已而不已賢以禹湯功德言不是尊他子孫之賢三
恪者敬其道也故左傳云封胡公以恪三恪是也其實
先帝王有功德在萬世當食萬世之報不止二代已也
諸侯不臣寓公 節

此諸侯待寓公之禮也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
公所寓之國諸侯不敢以之為臣以其黨為南面之君也
然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古者寓公不繼世亦仁之至義
之盡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十一

按寄公者失地之君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
失地夫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君之南鄉 節

此責君臣以盡義也君之南鄉者何陽位在南人君體陽
之剛用陽之明無念不思所以答陽而其義則已寓于此
也臣之北面者何君位在北人臣膺君之爵食君之祿無
念不思所以答君而其義則已寓于此也不盡其義則有
負于其答此君臣之所以當交盡也

按答字不專是向有對答揚舉不失付託之意在職業
上說玩義字便見答君處當補義意不言者省文也

大夫之臣 二節

此見大夫接下奉上之禮皆一于尊君也九拜以稽首為

先首至地。禮之隆也。諸侯之上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乃可當此。是家臣不稽首者。非尊敬此家臣。蓋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于君。若家臣又稽首于大夫。是一國兩君矣。所以粹爾君之體而尊君也。大夫得稽首于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德。封讓外尊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

大夫有獻節。禮獻以親為敬。拜以面為敬。惟大夫有獻于君。則拜使人往而弗親。君有賜物于我。惟往拜謝而不見。蓋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于大夫有相答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君之答已。皆所以尊君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五

鄉人禡

節

此安室神之禮也。室之有神。依人而安者也。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朝服立于阼階。以存安之敬之至也。

按禡從示從易與禡字從易者不同。禡強鬼之名。月令季冬大雩。所以驅逐此鬼。故又謂之禡也。禡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于周官方相氏。聖人德合神明。非俟于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禡者。不違衆以立。

異也。雖有二名。雩禡。禡也。以禦陰為義。故文從難。禡讀如陽。禡猶禱也。以抗陽為義。故文從易。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朝服以依神存者。慰安之意。室神先祖五祀之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 節

此明射禮用樂兼得之難也。禮之有射也。說者曰。容也。禮節比樂也。而不知比禮非難。比禮而又比樂為難。孔子曰。射之以樂節也。射者一心于射矣。何以射而又能樂。樂之音節乎。心一于音節矣。何以修射之容節與音節相應乎。蓋聽于耳而得于心。得于心而應于手。此其妙。匪可言。惟賢者能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夫

按何以聽何以射。兩句不平。重在射合樂邊。玩射之以樂句。自見樂射二意。要知申縮。樂謂騶虞。舞首之類。何以言其難也。全要模寫他得心應手之巧處出。

孔子曰士使之射 節

此明射禮之重也。語與曲禮略同。蓋古有是言。而孔子釋之也。孔子曰。禮上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而不敢辭以不能。何也。男子生而縣弧。門左。此時有射義。至為士。則天地四方之責任在我。豈為士而猶不能。則有愧于縣弧之義矣。故不敢以不能辭也。甚哉射之貴能也。此節士字重看。註謂與力生未能相似。淺謬。

齊 節

此見祭之貴敬也齊者不聽樂三日齊一日用之以祭猶恐散其志慮而不敬也今三日之間二日伐鼓不知何所據乎何居怪之之辭家語記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聲不絕即其事矣夫子不明言之諱也

孔子曰釋之 節

此亦譏失禮之事也孔子曰禮之有位也皆有深意存焉者也釋禮當于廟門外之西堂今乃于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于廟門外東方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于市內近東今乃于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于禮故曰失之矣家語記衛在公改舊制變家廟易朝市故孔子譏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七

按釋是接尸之稱祭之明日又祭也祊是求神之者求神在室接尸在堂皆一時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云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釋祊在當日釋在明日謂二者同時而異名非是然則釋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為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內自室視之亦外也庫門朝門也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為王者據其多耳

社祭土而上陰 七節

此詳社禮之義也首二句立社之義下四句祭社之義天子大社節立社不屋之義惟為社三節言行社祭祀之實

季春出火節專言蒐田因誓社字故綴于社禮之後

社祭土節祭土二句串看指所祭之神言南向句南向祭之之義日用甲用日之義夫社所以祭五土之神地秉陰是所主者陰氣也蓋土有體而氣無形陰氣非土則無所附麗土非氣則塊而不神故祭之土之如此也土設于壇上北面陰位君來北墉下南向祭之所以對越其陰而與其來享也祭用甲日者陽始于甲而生物甲為日子之首用日之始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六

按社祭五土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王社侯社國中之上神而已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前以南而為答陽指所向之南方為陽也此答陰者彼之向陰即是陰位也然前陽字推開一步說此陰字就主地說五土之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社是土神言社不言稷者社總祭五土神稷則止于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北墉社內北墉也陽始于甲而物生陰極于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

天子大社節言立社順承天施見宣化之義天子之社主祭天下土神故曰大社立壇環以墻而不屋其上蓋風雨

天地發生之氣所以生物。霜露天地肅殺之氣所以成物。達者通也。有使之上躋下降。意生成萬物。便在達氣內。喪國之社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也。薄社于周。為喪國之社。屋其上。則天陽不入。歸于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

按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必受以達其氣。而後一坎一澤。皆寓補泄之意。周立殷社。以為戒屋之者。塞其。而唯開北牖。絕其陽通其陰而已。

社所以神地之道。四節首句。作目地。載至親地也。把天來。說言地道之神功。同于天意。重地上尊親主人心上說。教民美報。正是神地道。民兼有家有國之人說。美報之報。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兼下乘盛等教之者。誰制禮之先王也。但此句統言其意。下方詳言其事。

先王制為之社。正以神明地道之大也。蓋地在下。為人所親。有衰玩之意。衰則雖祭之。未必如祭天皮誠。神則不止。表明其功。行使人懼他神。妙變化。與天無二。民自尊之。如天神而不敢玩。則報禮自與天並重矣。地之道何道也。載物生財者地。懸象著明者天。地載物。凡利用厚生者。皆取財矣。天垂象。凡興事制器及耕作之候。皆取法矣。曰取法。則天子教。有父道之尊。曰取財。則地主下養。有母道之親。夫尊天。皆用郊以報之矣。親地者。獨不思報之乎。故先王教民美善。其報焉是禮也。上下得通行之。卿大夫之家。

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所以示地為載物生財之本也。以報社之事言之。唯舉社事。而里人盡出力。以供事。唯社事。田獵而國人皆行。唯祭社。黍盛而四邑四丘之人。其之所以報本句。總結上文。祭勝而行。事未祭而獵。將祭而脩。黍盛無一人而不與者。蓋財非上不生。人非財不養。無一人不在養育之中。則無一人不有報反之情也。信乎為示本也。社之神地道如此。非天子不祭天。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得祭社。亦尊其親母之義也。

按唯為社事三段。又家主中霤。國主社中所行之事。總之上人祭社。而下人咸供給也。玩唯字。見他事未必皆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始者利用之始。出力如此。示本報本相應。正所謂神也。本者生物之本。

季春出火節。首句是因時而為蒐田之舉。車賦以下。是因田而習民於變也。流示以下。是因田而獲牲以禮也。田獵時事。而戰祭之意。即寓于此。末二句分承。只論其理耳。夫季春蒐田之時也。而戰祭之禮存焉。故聖人以敬慎之心行之。季春出火以焚草萊。而田行焉。然武備不可或弛。而習之不可無法也。故簡車賦去其敵也。歷卒伍。整其列也。君親誓衆于社。以習焉。居左者則從左。和門居右者則從右。和門而左右有局也。司馬息鐔則坐。振鐔則起。而坐起有度也。蓋習熟其變動之節。而攻伐之法。已預開矣。方

其驅逐之際示之以流動之儀而以列飲之必定以殺獲之制而使之不犯命焉是在民則過服其貪得之志而君不過取其多得之物其獲牲以禮又如此故用此習變之民以戰是謂有制之兵而武功成也此田獵之物以祭則為誠敬之享而神祇格也克與受福豈待致也哉

按木氣終于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燔于季春則出火焉水氣終于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燿于季秋則納火焉聖人奉天時則為焚者特出火之事爾夫社必先焚蓋焚其宿草而後可田故也出火猶言舉火非出納之出也君親誓社如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而親誓之于社是也誓有二意一戒其不違軍旅之法一戒其不犯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十一

獲牲之命雖有習武獲牲二意然皆蒐田中事也周禮中軍以旗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三鼓息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流示之禽正所以鹽諸利非有兩意

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分應自是可見一云兩觀字相對總是習軍旅之事也觀其習變即田獵以觀其軍旅之節也觀不犯命以觀其不犯軍旅之命也以戰則克此因社田而教軍旅如此祭則句帶言耳宜知

天子適四方 十二節

此詳郊禮之義也首節另提起是五年一行于外者下皆每年一行于內者郊之祭也四節就郊之事而析釋其義

自中郊至聽上言卜牲之意因卜牲而又言戒已變戒百官嚴百姓之意被袞二節則天之義末節別天人及以祖配天之義

天子適四方節天子所敬者天故巡狩而適四方所至之處必先柴以告天此祭天之禮在歲郊之外者也

按天子適諸侯至于方嶽凡觀諸侯觀民風諸事其初至皆未行也必先燔柴以告至尊天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行也其與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者異矣

郊之祭也節天子祭于圜丘必用夏正建子之月陽生于子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故曰迎長日之義註至猶迎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十一

也極好天以好生為心長日生物之始體上天好生之心而迎之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節紫根上節來由此觀之可見郊者報上天生成功之功而禮重心肅報天之祭雖多而郊非他祭可比乃是報天之事然天體至尊不可以一事一物見故假日以為主雖云迎長日之至實以大報天也此冬至祭天之義也此者圓丘之方域也兆于南郊南者正陽之位人以陽生萬物日又眾陽之宗故就陽位而報之也既燔柴于壇上乃掃壇下之地而行正祭不敢筮者至敬無文于其地之質素也盛玄酒則以陶酌玄酒則以匏無照饗金玉之飾者蓋大地之性質而已矣陶者合土以為

範修火以爲堅絕者資氣于天成形于地皆質也若加之
以人爲則與天地之性不相似矣兼言地者地道無爲而
代天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于天也。

按于其質就祭者言一說於有因依意象天地之性方
就天地說質與性只就形氣上淺說不必推判至誠於
穆上

於郊故謂之郊二節祭天曰郊以兆于南郊故也牲用赤
色之騂者以赤爲陽之盛色周家所尚特王之制也牲
用犢以未有牝牡之情誠懇可貴也至于郊日必用辛者
陽極于辛而物成功成則報周家以辛因郊天適遇此日
是冬至故後王用冬至後辛日得與應矣註以周家始郊
禮記說彙纂訂卷之一

適遇冬至是辛日淺甚不可從。
卜郊受命節見郊之祭不惟事天而又能事親也天親一
體以尊祖親考之心報之正事天如事親意卜郊者因郊
祀卜牲也受命句是先以卜牲之事告于祖作龜句方用
龜卜牲也祖遠而尊稟命後卜命宜由尊者出是尊祖之
義禍近而親卜之决疑如依怙恃而信之至是親考之義
也。

按受命但受之耳禰宮考廟也作即灼也灼之將以作
事故以作言之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以質可否也義
字要發平日尊祖親考其義已寓于此。

卜之日王立于澤節見人君祭天極誠之意也其卜牲既

畢之日有司聚執事于澤宮誓其所當戒命其所當行至
亦立于澤宮而親聽之者蓋君之于臣未知則當受其教
未善則當受其諫况舉祭天之大事而可不誠乎故聽命
以審其所當行如受教之義聽誓以省其所當戒如受諫
之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節言卜郊命衆二禮之義也命主郊祀之
命王節有司誓戒百官以執事之臣言此節有司以誓戒
百官之命獻之王而上親誓戒之也以助祭之臣言王自
澤宮而還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
戒百官者與姓之臣疏故命之于外也于太廟之內戒百
姓者同姓之臣親故命之于內也戒之皆欲其存誠于未
禮記說彙纂訂卷之十

祭之先致謹于當祭之地不肆心而息事也。
按庫門羣臣俟朝處太廟祖考所居族人咸聚處重戒
意疏異姓親同姓意不甚重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
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大僕小臣率焉。一曰治
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率焉。一曰
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
焉。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外朝在庫門外羣吏
衆庶皆可入也。三曰雉門闈人掌其禁非臣民所得妄
入之正門四曰應門內則治朝也。五曰路門又曰虎門
畫虎在此天子路寢內則燕朝也。

祭之日王皮弁節見報天人心同欲惟愜其心故自盡誠

不待命也祭之日正祭郊之日也有司報白時日早晚及
牲事備具此時未着祭服又不可褻服以待故着皮弁視
朝之服以聽報白者蓋報事之小而皮弁以聽所以尊天
也不惟不敢慢于天亦示民所以嚴上也嚴上何如郊祭
之且喪者不敢哭于家不衣衾服于金恐于王之吉禮也
祀婦反道以致路之新潔恐妨路之行也鄉民各于田首
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蚤也凡此皆民致其嚴上之心歲
以為常弗命而聽者也豈非上之敬有以感之也哉

按周禮郊祭日小宗伯逆來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也夙興君皮弁以待報白祭事者冠用白鹿皮服用十
五升布在五冕之外服之尊者朝以辨上下于禮為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五

故服此今聽祭報服此然後服大裘以行祭事此正稟
天意蓋以民之奉君猶君之奉天君果能奉天則民自
化而嚴上矣汜廣也鄉畿內六鄉也周官司喪掌為大
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祭之日王被袞二節祭之日二字作冒自被袞至象天也
言郊祀之儀物皆取法于造化末三句申言聖人之祀禮
正所以明乎造化自發見言曰象自統體言曰天自運化
成上言曰道上下皆郊祭服則龍袞而象天之章冠則冕
而則天之數車則法天之質旂則法天之文是日月星辰
也數質龍也皆天所垂之象聖人以袞冕車旂則之則象
著而象之所以蘊而為道者于此顯矣郊非所以明天道

乎

按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
經言天子龍袞是也以象天作釋義看袞衣有日月星
辰之章是象天文也服有六而冕則一乘者聚采以貫
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纁巾車之職王王路以祀而此乘
素車殿之木路也王路即道之車素車則即壇之車固
有兩車也可常掌辨九旗之名物日月為常交龍為旂
旂有升降之能而已蓋無三辰而云龍章而設日月何
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之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
辰之章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此皆周制天垂
象二句根上文作通下語道不盡于象而亦不出于象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五

則其象欲緣象以會天載精微之妙也象者道之迹道
者象之理深看些纒是
帝牛不吉節明推祖配天之義也然配上帝却從天神人
鬼並祭上見出此又聯絡之意帝牛必在滌二句是上二
句之故所以別事句又是推此二句之意萬物二句又言
推祖配天之禮末句著其為禮之大兼報本反始而言夫
郊祀后稷配天牲有帝牛稷牛至期卜吉而用若帝牛不
吉則易稷牛以為之而別選稷牛蓋帝牛必在滌三月而
後可用若稷牛則惟取具用而已不必在滌也所以然者
帝為天神遠而尊稷為人鬼近而親故事之不同也然郊
祀后稷以配天者何哉誠以萬物之生成本乎天人之相

繼本乎祖是天者草木之祖而祖者吾人之天其功同也此所以推后稷之祖以配享上帝也或帝天而不及祖亦為報本反始邪則祭天以報反物之本始而又祭祖以報反人之本始故前曰報本反始而此曰大報本反始也

按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使充人養二牛以為牲滌者牢中清滌之所報酬以禮反追以心中看夫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者天考之所配者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而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言則天與帝異離言之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天子大蜡八十一節

此詳蜡祭之義總見天子重農事意。今為兩段首節至史弁節言神以相功于幽則祭以報其功首以下言民以致力於明則勞以節其力

天子大蜡八節伊耆氏一句是蜡之始索也二句是蜡之義天子之蜡大蜡也祭之神有八神立蜡始自帝堯其來遠矣其義雜何言求索其神而祭之也此句且渾合聚句釋所以索神之故言歲十二月萬物歸根復命有合聚之功然成物之功神實相之故凡此須有補于農事皆搜剔而享祀之示報也

按蜡祭云大者對諸侯大夫之蜡而言八神見下文以

經文為正先商一司尚二百種三農四郵表嘷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是也。云分猶虎為二固非即以昆蟲為一神亦非蓋百種含無窮生意若非百種即農稷不能以徒手成稼穡之功郵表嘷坊水庸尚祭元百種乎至昆蟲為民害者田鼠田豕尚迎猶虎以食乃反祭耶信註不信經可笑之甚伊耆氏或謂古天子號或謂神農或謂帝堯或又以為古官名以其有功于耆老故後世以官為姓至周又以其姓名官徧考總無確據爾後可也歲十二月即夏建丑之月不曰萬物合聚而曰合聚萬物此八神合聚之也正見有功處。云合聚二字屬人非是索享非特八神所重者八神耳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夫

蜡之祭也三節分釋八蜡之禮正是索神而饗之實事首節蜡祭有主有配主先帝以神農為八神之主也祭司尚以有禮為先帝之配也蓋先帝始為耒耜一則教民播種及司百種之神皆有教民稼穡之功故索祭而報之也饗農節饗字貫下三項及字貫下兩項古之田畯有功為農田畯居郵舍以督耕為郵表嘷又禽獸即猶虎亦有功於田者今皆饗而及之祭報其功仁也祭所當祭義也而由人及物兼而祭之則報反之心已極而處置之宜已備矣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節使字報字貫下食鼠豕備農事而言人之有功固所當祭而物亦祭之何哉蓋以古之君子莫不因其才而使之使之有功必有以

報之使人之術也。今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之功也。迎虎爲其食田鼠之功也。迎而祭之，示報也。又祭坊與水庸，坊能蓄水障水，庸能受水洩水，能蓄能受，則不苦旱，能障能洩，則不苦潦，皆爲農事之備，亦報之義也。奇與精通

按註中司百種之神，則百種的作一神看，猶與虎去田害坊與庸爲水備，皆其本性。君子雖未嘗使之，然我爲民之心，欲其如是，而彼能爲我除害備農，若爲役使然，是卽使之故，祭而報之也。以上或言祭，或言饗，或言迎，互相備也，總是重本之意。

曰：土反，其宅節，蜡祭必有祝辭。曰：土所以培稼穡，今歲固無崩圯矣。來歲亦欲反其宅焉。至水潤稼穡，昆蟲害稼穡，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草木妨稼穡，其祝做此。于今日而預爲後日之祝，正先王殷于農事處，昆蟲螟蝗之屬。

皮弁素服，節皮弁素服，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終，故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爲喪禮之殺也。以是臨祭，豈無謂哉。蓋有功不報，非仁也。今不惟報人之功，而又報物之功，是無德不酬，實爲仁之至已。報功不當，非義也。今服似乎送終，而禮寓乎喪殺，是行皆合宜，實爲義之盡已。

按周禮齋章，國祭蜡則飲，商頌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前仁至義盡，只就本節一及字見此仁至。

是撮上文而結之。義盡又只就本節說此二句，重義盡上，不可與仁對。

黃衣黃冠，節言蜡祭異服，見息農之義。下卽義而申釋之。蜡祭則皮弁素服，蜡畢而行先祖五祀之祭，人君必服黃衣黃冠者，以有息農之義也。此黃衣黃冠，何以有息農之義。蓋野夫所服者黃衣黃冠，乃草野治田之服。今服其服而祭之，蓋示既蜡之後，將縱其酣暢爲樂，而不復勤動矣。故曰：息田夫也。

按黃爲土色，土爰稼穡，所以田野之夫皆服黃衣黃冠。田夫如何當息終歲勤動至此，當休息之，然只寓息之意。于衣服之中，非是勞酒以休之，至後面不興功，方是息。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之之實息者，今歲之息，所以兆來歲之作。張弛之意也。蜡與臘對，言則有別。總言之，則皆蜡也。

大羅氏三節，首節諸侯之貢，助蜡祭也。使者尊野服而致貢，表從王之義。下二節羅氏述王命，以致戒見愛民之仁。總重農意。

諸侯貢鳥獸以助蜡祭，蓋乃田野之服，使臣服之，致貢者何正以尊此野服也。蓋言諸侯君臣服此草笠，馳于田野，驅獲禽獸，共王祭祀，今致貢亦服之，所以尊重此服而示其有從王之義也。次節使者將返羅氏，以王命出鹿與女於庭，詔示使者以歸戒其君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非專爲諸侯也，言農民終歲勤動，而得一日之息，不可

以禽荒色荒而病民也三節羅氏又令使者歸戒其君曰天子樹瓜華非與民爭利凡物可飲藏者遠取貢賦而足不必自樹今瓜華是不飲藏之種難於遠致天子樹之取貴時新以共寢廟耳非專言天子之儉德也蓋小民終歲之勤而有一日之積諸侯貪利剝民多效尤於天子故明其意以示使無藉口也天子非好田供祭祀也非與民爭利也供寢廟也見諸侯當體天子德意此以上皆天子之蜡禮

按大羅氏官名謂之羅者以網羅為職周禮羅氏掌羅身鳥是天子掌鳥獸之官也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者皆入屬大羅氏也獻禽之使諸侯之卿大夫也獻草筮而至驪所

以尊王重農邊較重羅氏受貢畢使者辭則致鹿與女於庭而詔之致鹿與女非每國輒與鹿女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一云以鹿女致還亦通瓜華瓜與果菰也木實曰果桃李之屬蔓生草實曰菰瓜陸之屬果即華之成實菰即瓜之總名彼言瓜菰此言瓜華互相備也歛藏收貯之意

八蜡以記節前半為侯國所制之蜡既蜡以後兼王侯而言要者謹民移民息民三意謹民財欲其留歲終之用為來歲經費之資也移民財欲其暢今歲之懷鼓來歲東作之興也蜡而息民欲其養歲終之餘力舉來年當為之務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羊

也不外節財之意見王者息農自上而達於下也

先王于諸侯之國使皆行八蜡之祭因以記四方之豐凶焉以記其凶者言此方五氣不時若而弗順百穀不豐登而弗成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謹慎財物也以記其豐者言之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方與諸侯通祭以民財稍可寬舒用之所以縱其酣暢為樂也然既蜡之後五穀皆收歛而民可休息矣夫農民終歲勤動至此始得休息故既蜡君子不得復興土功以勞民也

恒豆之菹 節

此言諸侯陳豆之禮不得比隆于天子也二豆字俱兼幽明明為每日常進之豆幽為朝薦饋食之豆此恒豆也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為常進有加之豆幽為祭未醑尸之豆此加豆也隨所用之豆而異所實之品然有水物則不得兼陸有陸則不得兼水視天子之水陸兼用者不敢上同此為諸侯之祭然亦大約言之義在起下文交神意不專在天子諸侯之別也

按恒豆之菹菹酢菜酢卽醋乃淹菜而味酸者水草之和氣所生昌本及菲也醢肉醬則厲醢兔醢陸地所生之物也加豆之菹用菁菹葵菹陸產也醢則醢醢魚醢水物也菹醢皆以豆盛之備陰陽之義只在方內未嘗出方外取豐儉適中意常說兼幽明蓋以恒豆中之朝事為清朝先進口食又因醢人亦掌共王內羞故有此

說今有祭薦王薦腥后亞獻于是薦朝事之邊豆王薦
熟后亞獻于是薦饋食之邊豆則祭明有朝事也安可
謂朝事爲八食而非祭乎况諸說俱指幽祭一邊從之

邊豆之薦

二節

此兩節舉天子郊廟之禮物因著其爲禮之稱也首節廟
祭遠于人欲以後之情次節郊祭反乎本然未琢之性要
重二所以交的文字須知遠于人之私情便是契神明精
意之處一與俗情相近即間隔而不交矣尙乎物之本質
便合神明自然之處一與華美相近即睽貳而不交矣上
節以事事去便安爲交下節以物物尙真性爲交如是而
後宜總項上郊廟說者與嗜同卷讀日表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壹

邊豆之薦一段承上陸產水物而言下因論邊豆而悉數
之末二句是推用物遠于人情之故精神全在幾個不字
上着緊所以交神明者全在此今夫宗廟之禮必有邊豆
之薦不過水土之品而已蓋不敢用常衰味而貴水土之
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自有其道若尋常食味之道則
味不厭其衰品不貴其多矣用是知先王之薦于祖考可
後餘而食然貴而無味不能悅口也若夫袞冕路車先王
所遣陳之以依神是尊嚴之服器不可供玩好也萬舞大
武示壯勇之容舞之可也不可以爲娛樂也宗廟乃威嚴
之地嚴宗廟不可寢處以自安也宗廟有行禮之器重宗
廟不可利用以爲便也凡以交于神明者尙誠敬而質若

同于所安樂則失之喪矣是豈交神之道哉

按此節當作兩段看兩個所以字正相對上重奉神下
重戒人不可把先王之薦接上文看蓋可食不可看是
禁戒口氣邊豆前言質此言薦質者實之于中薦者薦
之于上也前止言衰味此加常者常食則衰也義言其
所宜道言其所由不可看一云食之有節非祭器不若
燕器之利而便于用可用也亦不過餽時用之耳一說
用以祀神更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

酒醴之美節此條專言郊祀舉其美者以形之其尙
質而更以美爲安養之甚是進一步意思本始質是
一個質精神全在數個貴字反字尊字上着緊所以交神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壹

明者全在此末三句總申其義夫先王當郊祭之時酒醴
美矣而玄酒明水是尙者以此爲五味之本而貴之也
瓶文繡美矣而疏布是尙者以此爲女工之始而反之也
莞簞安矣而蒲越菜結是尙者明其禮之異也太羹牲肉
汁而不和者貴其味之質也大圭所摺不加琢刻者美其
體之質也丹漆雕幾美矣而素車是乘者尊其車之朴也
凡若此者惟去煩以就簡貴其質任之自然而已矣此何
以故哉蓋以交神明之義主于誠敬不可同於所安養之
甚也夫天道至大無物可以稱其德必如是之貴質而後
可以報其德此交神明之道爲宜耳

按玄酒明水不平玄酒以明水爲之尙謂尊上列尊在

三酒五齊之上也。味以淡為本，感于醜，作于酸，化于苦，窮于甘，變于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皆色之美者，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始於粗，而後至於精，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蒲越葵棘，藉神席也，明之也。一云謂其潔若蓋有白貞之質，斯有中孚之誠也。雕謂刻鏤，綬謂沂，鄂言非常車，以丹漆飾之，以為沂鄂而祭，天則乘素車，尊其質樸也，貴其質而已矣。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意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樂猶有義焉，喪則甚矣，重宜字看，註云宜即稱也。

鼎俎奇而邊豆偶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羹

此明宗廟之用器，各有其義也。祭器之設，鼎俎用奇，邊豆用偶，皆取于奇偶也。蓋鼎俎以盛天產，天產陽也，邊豆以盛地產，地產陰也。此以陰從陰，以陽從陽之義也。宗廟之俎，有黃目焉，盛鬱鬱之酒，以黃金鑲其目，曾以灌神，于禮為重，故列在諸尊之上也。然名黃目何義？色之黃屬于中央，人之目其精則水，其光則火，氣之清且明者，今飾尊以黃目，蓋鬱氣酌于中，而清明達於外也。惟酌于中，則有取於中央之色，惟清明於外，則有取於清明之氣，夫是以飾之黃目也，以為上尊，不亦宜乎？

按上尊也，截下是言飾尊之義，非立名之義。黃者二句，先泛論黃目之義，末一句始合言而正解也。明堂位云

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六彝之次，虎彝、犀彝、象彝、鸞彝、黃彝、黃彝乃六彝之最下者，而在六尊之上，尊先大彝先小，故曰上尊。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於諸侯為上也。酌，盥也，非沃灌之謂，酌於中，以鬱酒言，清明于外，以芬芳之氣言。位 雉音

祭天掃地而祭 節

此言祭物貴質之義，大意與前篇同，以祭天言，禮惟掃地而祭者，何益至敬無文，故不坎不壇，法其自然之質性而已矣。醢醢之美，弗尚也，而惟煎菹之是尚，蓋菹雖由人煎鍊而成，實則天產自然之物，故尚之，而列于醢醢之前也。至於宗廟中割牲，割刀非不用也，而斲刀之貴，貴其義之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羹

妙也。蓋刀能斷割，莫不為義，此則斷不徒斷，聲和而後斷，夫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刺，和則斷已有休，然為戒，惕然為止者，其為游刃之餘可知，此其所以可貴也。即是而觀，郊祭廟祭之一事，一物，何不有義也哉。

按諸說貴其義也，句虛，夫義不是仁義之義，實其有斷制之義，聲和而後斷者，以義在天下，和方謂之斷，不和是操切，不是斷了。天以秋肅萬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萬物，而和之以仁，斲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冠義始冠之 八節

此詳冠禮之義也。冠義二字，作冒首節始加之冠，重遵若制意，次飾冠適子之禮，各有其義，委貌三節，備言三加之

冠無大夫二節言冠禮止於士末節結言冠義之大也冠義始冠之節禮必有義冠禮之義何如冠有三加其始冠則緇布之冠也蓋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以陰幽思也後王重古故始加用之亦尚質主玄之意然而無綏其有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然此冠非時王之制但暫用而敝棄之可也凡存古禮者宜遵古制失古之制則失古之意矣故孔子感緇布冠之綏而曰未聞

按緇布爲之不用笄用頰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而無垂下之綏蓋緇布純素質朴太古所尚綏則有垂散之意漸散其朴非古之意非天子不識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有綏雖非禮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十一

但冠而敝之可也見常戴之冠不必拘于布無綏意王藻云緇布冠績綏是諸侯位尊盡飾故也然亦後世爲

適子冠於阼節釋冠禮節次之義其著代闢一代之興衰有成則能立家業之根基志廣則能善繼先人之志事名重則能備成人之行克振家聲故以此禮期望之此適子有國家天下之責者夫適子之冠必於阼階上東序行之明其有代父之責也蓋阼階廟中東階主位也父在則父爲主父老而傳則適子爲主示當勉力以承付託之意也醮之必于客位待之如賓是加禮于有成之人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以漸而愈尊所以曉喻之充廣

志意以稱彌尊之服也冠畢而賓字之者以其成人故敬其名而不稱惟稱字也

按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于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履亦然至祝詞醮詞亦然所以喻其志一而已彌尊者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是也志不舒彌紛參贊皆男子之事敬名重勉適子意賓客敬其答則備孝弟忠順之行以自敬者自不容已矣不可淺看

委貌周道也節此一條是始加之冠有曰委貌者以安正容貌爲義周道也有曰章甫者以表明丈夫爲義殷道也有曰毋追者但以形之椎爲義夏后氏之道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十一

周弁殷毋追此三加之冠至三加則其道有進焉容儀日整則光輝日以充滿周之弁取大之義英華忌其太露殷之毋取覆而蔽之意其朴愈敦則真性愈不散夏所以取收而純于質也

三王其皮弁節此再加之冠服然又有相因而不變者三王其皮弁素積蓋敦本尚實立身之根基成人之雅道此其再加三代之同也

按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白與冠素積者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用皮弁象上古也素積取相稱之意重冠上服帶言耳上二節三代不同者以趨時也此一節三代共之者以立本也辟積謂疊幅也

無大夫冠禮二節。言禮有士冠禮而無大夫諸侯天子冠禮之義。冠禮之名器一加則終身之名位不可易。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其賢德何如。可以此禮妄加之哉。正見冠禮爲正名定分之極重者。所以不苟也。

是冠禮也。貴賤無不行之。而禮止于士。自上而下。皆有不必特異者。是故其在大夫。無有冠禮。而有昏禮。古者五十而爵。乃既冠之後矣。何大夫冠禮之有。不惟大夫也。雖諸侯亦無冠禮。或有冠禮者。夏之末世所造也。當夏之盛。何諸侯冠禮之有。不惟諸侯也。天子之元子。雖成人有冠。亦做士之禮也。何天子冠禮之有。所以然者。正以天下必有德。乃有位。無有生而遂貴爲天子者也。推而至于繼世以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

立諸侯。或公侯伯子男。爲其能象先人之賢德也。推而至手授官以爵人。或上大夫。或下大夫。皆隨其德之大小。而爲隆殺。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有可貴之德。有象賢之德。有可官之德。是未居其位也。而安得有冠禮哉。夫有位者古無冠禮。而今則有之。猶士之無位者古無謚禮。而今則有之。變禮可勝言哉。故曰死而謚。今也非古也。知無謚則知無冠禮矣。

按古者二十而冠。五十服官政。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古者三十而有室。則大夫亦不當有昏禮。有之者。備改娶也。今亡矣。昏禮不重。帶言耳。諸侯冠禮以求造。豈非先王之舊。此諸侯所以無冠禮也。天子之元子。適長子。

也。其初亦士也。故其冠。但用士禮。天下無生句。此天子元士之無冠禮也。天子且然。况諸侯之世子乎。諸侯且然。况大夫之適子乎。無生而貴。指天子說。繼世二段。乃是即諸侯大夫之無生而貴。以形出天子來。死而謚。今也。以士言。謚有行之迹。生有爵。則死請謚。登登從大夫。推到諸侯。從諸侯推到天子。又推到立諸侯官爵人。總之。是正名分當謹于其始意。一云成王冠頌。如誠有之意者。欲成王修德。故因仍夏宋之禮。而使祝雍作頌。場之耳。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逸乎。

○禮之所尊

節

因言冠義而推言禮之尊。以其義也。俱泛說冠義。只首是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

早

徽首二句義字。就在禮中精微處見。謂身心性情人倫物理無不關焉。故曰義在天下。後世遵奉此禮。見出尊意。失義二句。只透出個義之當尊意。知而敬守。正是尊處。禮者治天下之具。而所以治天下。則禮之義也。此禮之義。所以可尊。

即冠義而推之。先王制禮。必有精義。禮之所以爲尊。正以其義之可尊耳。若失其義。而徒陳其數。則禮亦祝史之事。而不足尊矣。故禮之數。顯于迹象。祝史之類。可得而陳。易知也。禮之義。原于性命。非睿知之人。不可得而盡。難知也。若知其義。而察之無不精。敬以守此義。而由之無不盡。則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天子之所以治天下。當不越此。甚

哉義之尊也豈徒一冠禮也哉

按註疏以此節與上七節為一章看來此節不承冠禮亦可故前列八節而後又另作一節

天地合而後 五節

此詳昏禮之義也前四節未成昏時所行之禮未節正成昏時與既昏後所行之禮

天地合節首二句言昏禮所係之重取于異姓二句是一項釋異姓之義幣誠辭腆五句是一項釋幣誠辭腆中所寓之義如此則有以正其始矣一與之齊三句言能正其終也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男女不合萬世孰始乎夫昏禮為萬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望

世之始猶天地為萬物之始也其大如此其禮可不重歟取於異姓者所以附于遠而厚其別也幣以將昏姻之意必誠而不濫惡辭以通昏姻之情必腆而不輕賈此二者所以告戒為婦者正直誠信之行也蓋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欲其事人而修德故以是告之也信而無偽則直在其中而始進以正矣始之以正將以正其終也故其牢而食既與之同其尊卑則終身從之不可復改而他適矣以不可改故夫死不嫁比以直信故耳則安得不正之于始而致其誠腆也哉

按遠對近看指女家言也註託于遠嫌之義非是然其別故取于遠而遠不附則情無以通遠附而別厚故曰

附遠厚別也告以直信宜渾承不官以直承辭腆以信承幣誠直信者何益直信之道施之則以事人如順舅姑和室人當于夫是也存之則為婦德如德言容功是也此二句正直信之實上兼言直而下不釋直者信該得直也

男子親迎節此釋親迎奠雁之義一是男子親迎而倡隨之義廣一是執費相見而關係之道大男先為義執摯為別無別二句反結上文以見二禮所係之重也

大昏禮必親迎者男倡于女也蓋男陽剛以倡為義女陰柔以從為義其義已寓之此也豈惟男女乾知始坤從而作成之君山令臣從而致行之天剛地柔君剛臣柔其剛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望

先于柔之義一也必奠雁以為敬章別不敢衰也蓋男女有別不獨男女已也閨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篤然後父子親父子親則親疎上下各得其宜而義生矣義生則經曲隆殺皆有節文而禮作矣禮作則尊者尊卑者卑卑者厚者薄者薄者不凌不賈就是安了所謂人有禮則安也無別無義反是安得不執摯以章別哉

按剛柔不專在一先上須看之義二字乃寓其義于此耳其義一也只就天地君臣說不可又兼男女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義禮物皆屬彙倫俱根別本

但養生是親親之殺自然本等分限。至禮作方是以禮去降殺他安則其倫攸叙矣。四然後字皆難辭不可看。自然萬物凡兄弟君臣朋友皆是。

昏親御授綬節。天下也。截上釋親御授綬之義見親敬關。天下之大下釋昏車在前之義見親迎關終身倡隨之義。夫婿親御婦車而授之綬者所以示親愛之也已先親之。乃所以使婦之親已也。執華以致敬而又親御以致親。豈惟行于男女然哉。雖古先王得天下之道亦不外此。蓋夫婦人道之始。閨門萬化之原。充其敬則不敢慢于人。充其親則不敢惡于人。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民心悅而天下得矣。此昏禮所關之大也。出乎大門。男車帥女。女車從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男者夫婦之別。自出門而始也。婦人以順為正。從人者也。是以有三從之道。今之從男。正明此義之由始也。夫之為言。丈夫之美稱也。謂其有以知帥人之義。今之帥女。正明此義之由始也。古者夫義而婦聽。豈偶然哉。

按親之之字。上指婦。下指夫。親御授綬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故曰敬而親之。男帥女從。雖今日一時事。而他日夫婦之義。即自此出門始。從人帥人。兩人字說得濶。夫也解夫字。下二句又解丈夫之義。帥人而不帥于人。如為家國之表儀。天下之法則。皆是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不明知帥之義。必爾從婦之凶。丈夫宜審所帥哉。

玄冕齊戒節。此釋玄冕齊戒之義。而親迎且致齊戒。以事鬼神陰陽之道。而用之昏禮者。將以求助為社稷祭主。將以求合繼先祖後嗣。是昏禮之行。為社稷宗廟也。安得不以敬社稷先祖者敬之。而玄冕齊戒乎。

按陰陽即鬼神。註解陽靈陰靈甚明。一云陰陽謂夫婦。以事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者。非主如人主婦之主。為先祖後以傳世言。一云皆主承祭以註有承先祖之廟也。此大夫以上禮。故言及社稷。若士則爵弁纁裳。無玄冕之文也。社稷先祖。正是鬼神陰陽。玄冕齊戒。只是一個敬字。

共牢而食節。共牢九句。釋共牢用器之義。厥明八句。釋饗餘降階之義。昏禮不用樂五句。釋不樂不賀之義。凡六件。夫牢以盛牲體。共牢則夫婦不異牲。所以同尊卑也。然所以同尊卑者。何蓋爵齒同于夫。尊卑之體原同如此。此所以共牢以同之也。其盛酒之器用陶。酌酒用匏。尚禮然也。上古洪荒之世。民俗質朴。所向之禮如此。本非為作牢設也。後三王作為共牢之禮。亦用陶匏。蓋陶匏器之始。昏禮夫婦之始。不忘始也。三代且然。況于今乎。厥明三句。所以示私而親之。以恩也。舅姑享婦。降自西階。婦受享。降自阼階。示以室與婦而使之為主也。男以女為室。與若代同義。昏禮娶婦。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不以陽事于陰事。故不用樂也。昏禮不賀者。子承父。婦代姑。相承之序。則然。非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子所忍故不賀也。

按盥饋盥潔而饋食也。私恩也。猶今恩私。指餼餘言。娶婦者陰禮便為幽陰。若以思嗣親為幽陰而感傷不用陽暢而喜悅亦通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晉書亦曾會酒中作樂。薛方士非之。知其義矣。不賀重人子不忍上或謂專在次序當然不必賀者非。

有虞氏之祭也 四節

此言三代之祭異尚而敬同也。指天子諸侯廟祭言。非大夫士禮也。上三節至羶羶作一例看。凡祭句總頂慎在心之敬上看。蓋太和保合之日尚氣。文明將宣朗則尚聲。世味醲郁則尚臭。然聲氣之所為臭則氣之所結尚聲臭。卽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尚氣也。特時不同故所尚異耳。

有虞氏之祭節。首二句作冒。以鬼神之享在誠不在味。故尚氣中一句申其實。末句正足上意。有虞氏廟祭以用氣為尚。故初以血詔神于室。次薦腥肉于堂。又次薦爛肉于堂。皆未熟之物。取此有氣以寓誠敬。可交神明于冥漠耳。非尚氣乎。

按尚氣之意亦以味近人而褻氣遠人而尊也。然爛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不重序上。要知朝薦血腥饋食爛肉又有報魂求陽報魄求陰意。虞氏近古猶有茹毛飲血之風。故爾。

殷人尚聲節。首一句作冒。臭味四句申其實。聲音二句又

言尚聲之意。殷人之祭廟也。以聲為尚。尚聲何如。牲未殺也。滌蕩其聲。樂既闋然後迎牲。牲未迎而先作樂。是謂以聲為尚。其必尚聲者何。天地間無非鬼神所在。而聲音之感無間。幽顯以聲音號呼而詔告之。庶幾其聞而來格來享也。

周人尚臭節。下二段分陰陽言之。能上達則為陽臭。所以求諸陽。能下達則為陰臭。所以求諸陰。夫周人之廟祭尚臭。故灌必有鬯。而又擣鬱金草之汁合之。愈有芬芳之臭。以是灌地而求諸陰。于是臭陰達于淵泉之下矣。其灌也。正灌用圭瓚。亞灌用璋瓚。以玉鍾山川精潤之氣。故用之也。既灌然後迎牲。是先致鬯玉氣于陰以求神。故曰致陰。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氣也不特此也。以蕭蒿加牲之脂骨。合黍稷而禱之。以是羶羶而求諸陽。于是乎臭陽達于墻屋之上矣。是禮也。行于薦熟酌奠之後。故既奠然後擣蕭合羶羶。是其時也。此皆尚臭之道也。合而觀之。三代之祭雖有尚氣尚聲尚臭之不同。然心之所慎則無不同也。此禮所以貴敬也。

按周人尚臭。冒下陰陽看。臭者氣之總名。此則香氣也。鬯人釀秬米為酒。謂之鬯。鬱人和以鬱金香草汁。使香氣滋甚。臭陰陰字當下字看。致陰氣兼上鬯玉兩項。是以臭求諸陰也。又以求諸陰為未足。故又以蕭稷脂骨。黍稷而燒之。牲之脂骨白者為脂。黃者為骨。臭陽陽字當上字看。既奠祝先酌酒奠于銅莖之南也。此時堂上

事尸禮畢。將迎尸于戶內。而薦熟。薦脂黍稷之燒。正在此時。非再饋也。嗣常燒字看。胤脂骨氣。黍稷香氣。是以臭求諸陽也。凡字。兼三代言。此指尚氣尚聲尚臭言。致敬慎以與神之享。一也。所向異。遵特制也。所慎同。重立本也。是總結上文意。一云。此句推開到後人行祭上說。求鬼神之禮。三代已盡了。後人要慎而行之。不徒襲三代之禮。而且得其慎也。亦可從。

魂氣歸于天 節

此詳祭禮之義。指天子諸侯言。非大夫士禮也。先求諸陰。截上是申上文求諸陰陽之義。下是釋祭于室堂及祔之義。下又因上推言之。不平。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

聖

人之生也。受氣于陽。陽輕清而上浮。故死則魂氣歸于天。受形于陰。陰重濁而下凝。故死則形魄歸于地。故祭之求陽者。報魂陽之義。祭之求陰者。報魄陰之義也。五聲五臭。各有陰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殷祭以聲音。而先求諸陽。則求諸陰者可知。周祭或以臭氣。而先求諸陰。則求諸陽者可知。特此先敘後耳。然而求神之心。何嘗不同哉。故正祭時。祝取牲之脾。骨。入告神于室。及灌也。後坐尸于堂。殺牲于廟庭也。升首于室也。正祭薦蕡。祝官以祝辭告于神主也。求神而索祭。則又祝于祔焉。夫先王之祭。求神非一處。或在室。或在堂。或遠在廟門外。所以然者。以鬼神無形。與聲。豈知所享果

在彼室乎。果在此堂乎。或遠離于人。而不在廟乎。故既求于室。求于堂矣。今又祭之于祔。或本日在廟門內。或次日祀廟門外。庶幾可求于陰陽。以報其魂魄乎。是祭之漸及于遠者。意益如此。

按尚氣屬陰。尚聲屬陽。尚臭兼陰陽。故祭句。發其義不言虞氏者。虞氏尚氣是亦先求諸陽也。彼此遠人字。括盡上文。非專重祔。末二句。只言祭于祔。又特舉遠者。該之。當緊屬遠人句來。夫廟門之旁。豈實為遠人手。故以尚言之。

○祔之為言倮也 節

此釋天子諸侯祭祀儀物之義也。祔之為言倮也。倮遠也。即上文求諸遠意。所之為言。義加敬于尸也。尸未入前。祝使尊賓客。設神俎。以事其先矣。及尸入正祭之時。又設俎。人君。綴詞有富。曰。荷天之寵。百祿是總。此祿之富也。曰。君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壽之富也。福莫大于祿。亦莫大于壽。故曰。福性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立祝以相者。所以詔侑于尸。欲其享此饌也。尸使祝致殷辭于主人。殷有長久之義。天保所謂降福遐福也。又有廣大之義。楚茨所謂以介景福也。尸陳也。所以陳列神象。使人可瞻仰也。註云。當為主之義。亦宜知。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告幽之物。毛在外。告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貴其表裏純善之道也。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

聖

之物。貴其表裏純善之道也。

按禮句兩釋假詞之義見祖宗貽謀燕翼垂裕后昆意
長是直說謂自身以至子孫大是橫說謂自家以及四
海皆兼祿壽言此更渾成幽者言性體內裏美善全者
言性體外色完具幽非止血全非止毛以毛血告之而

血祭盛氣也 節

此又泛舉廟祭儀物而釋其義也作五段看夫祭有血祭
者何血由氣以滋氣盛則血亦盛也貴氣也陰陽總氣幽
明相通惟此氣耳祭肺肝心周以金玉天下故祭肺殷以
水王天下故祭肝夏以火王天下故祭心三者皆氣之所
舍以肺為金氣所舍肝為木氣所舍心為火氣所舍是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兪

故云氣主晴祭尸始入室拜安尸尸祭以韭菹時以黍稷
兼肺而祭正祭時以五齊加明水而祭蓋祖考形魄歸地
為陰黍稷齊皆地產肺屬金明水屬水金水皆陰物木火
為陽此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薦熟時先取脾胃燔燎後升
牲之首蓋祖考魂氣歸天屬陽燎火司烜氏所取于日首
者陽之體燔升皆陽之事此以陽物而報陽靈也設明水
及泔齊者貴其新潔濁則故清則新汙則明潔則明足以
將精明之德也二句且虛泔齊何以為新凡泔藉以白茅
和以明酌泔以求清主人新之也明水何以為新蓋明水
取自太陰之精出以方諸之鑑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新
之屬主人下明水由主人可例見也要在主人心上透出

新與明二義

按黍稷地產陰類也註訓何謂陽也以燔燎故爾周禮
司烜氏夫遂取明火于日鑿取明水于月夫燧即金燧
也以陽召陰夫燧也故謂之夫燧鑿鏡屬世謂之方諸
蓋離者陽中之陰于物為火坎者陰中之陽于物為水
以金燧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夫
遂以義言方諸以體言互相備也

君再拜稽首 節

君再拜稽首節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事尸禮異而自盡
則同也通節分三段散說君再拜指天子說祭稱孝子指
士說稱曾孫指諸侯卿大夫說下主人兼天子諸侯等說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辛

夫天子之事以不惟再拜而又稽首不惟稽首而又肉袒
親割此是敬心之至也夫不徒曰敬而曰割之至者何以
其心之服順于親也蓋再拜則屈體而但以手致地是謂
服順于親矣稽首則頭及手俱至地是服順于親之甚矣
肉袒親割則服之竭盡而無餘比甚為尤甚矣蓋因服見
其敬因服之甚且盡見其敬之至耳士祭宗廟祝辭稱孝
子孝孫者子孫事祖禰之道莫大于孝故曰以義稱有追
養繼孝之義也諸侯卿大夫祭宗廟祝辭稱曾孫某者祭
自曾祖以上皆稱曾孫故曰謂國家有不墜先業之義也
夫自天子下及士禮不同其為自盡夫何異哉尸必有相
相尸者惟告尸以威儀勸尸以飲食而未嘗告尸以讓者

何哉蓋尸以象君父則主人皆臣子也尸以象祖禰則主人皆子孫也故主人不過自致其誠敬之心盡其嘉善之儀而無所與讓也既無與讓又何告哉

按肉袒正為親割不平重親割上敬之至也且虛下敬之至也也字當者字看下文乃發敬至之義服甚服盡總明一個服字說明服字正是要見出敬之至來舊說順服之誠在內今又肉袒內外皆服故云服之盡不知四服字俱指內說却從外面儀容上見得若至肉袒方云內外皆服則拜與稽首獨非外乎上士二廟事祖禰中下上一廟祖禰共之故稱孝子孝孫諸侯有國立五廟祭自曾祖以上卿大夫有家立三廟亦得事曾祖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稱曾孫某常說致其敬以內言盡其嘉以外言即止肉袒親割等事一云嘉者此心之嘉樂也此心嘉樂而不忘故致敬以為祭耳此又一見宜知

腥肆爛膾祭 節

此亦雜舉祭祀之儀而釋其義也腥肆爛膾是一事豈知二句用此四物之故學角安神是一事下用此一事之故膾若禾之熟也 膾音祈 夫主人事尸或進腥體或薦解剔而事以神道或進湯沈或薦煖然而事以人道進此四物豈知神所饗在何物乎主人不過自盡其敬心以追養繼孝而已即席之時舉學舉角祝告主人拜尸以安安其神坐蓋由夏禮立尸而卒

祭有飲食之事暫坐今舉學角正有事矣所以祝詔安尸坐也然尸何為安之蓋尸象高曾祖禰之神也尸既降象則坐乃其宜矣安得而不安然尸何為詔之蓋祝者始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報告主人乃將命者也祝既將命則安正所司矣安得而不詔也前言夏立尸而卒祭此古者指夏時由世尚質故爾畢先王之爵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諸侯用焉

一說末二句另看尸以象神事死如事生之意也祝以將命達尸與主人之情使精意之乎也不承詔安尸來亦可從

縮酌用茅 三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此詳沛酒之法也祭用酒以成禮酒必浼以致潔故以沛酒之法附于篇末縮酌即醴齊酸酒即盎齊汁獻即鬱齊尊卑辨矣其法尊者受和卑者致和以卑承尊不容紊焉前二節古人浼酒之法三節証以今人之法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復言此以曉之縮謂沛去滓也與盈縮之縮同有所取則盈有所去則縮用茅以茅之為物潔白順直也上曰覆下曰藉 夫體齊用于朝踐者其質至濁必縮之去滓而後可斟酌惟至濁必用茅以藉先用明酌以和之明酌事酒也庶醴齊之濁者不終于濁而可為朝踐之用也醴酒差清用于饋食者不必用茅先和以清酒而沛之以此之清酒彼之

清庶可爲饋食之川也。汁獻用之。灌神者先和以益齊。而
沛之以益齊之稍原。和粇之尊。庶可爲灌獻之用也。沛之
皆是澄濁求清上三項。三平過。夫古人沛醴齊以明酌。沛
醴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醴酒。卽如今沛明酒清酒醴酒先
和以舊澤之酒而後沛之。其法一也。考古証今。總一尙潔
之意。明卽明酌。清卽清酌。醴音蓋。獻音莎。澤音爲。辨指首
按自縮酌至于清。是五齊中之醴齊。益齊見五齊卑。故
以三酒沛之。明酒清酒乃三酒之卑者也。汁獻句見。在
粇尊。故以五齊中之醴酒沛之。醴酒五齊之稍尊者也。
五齊見前。三酒一事酒爲事而新作者。味稍薄。不可以
久。二昔酒酒熟而久者也。其味厚。故可久。三清酒酒熟
久則醇。醇久則清。三酒之中。事酒爲濁。五齊之內。醴齊
尤濁。醴酒淺于醴齊。清酒又清于事酒。

祭有所焉 節

此泛言祭之因乎人情也。欲神之有予也。故祈之。祈福也。
因神之有施也。故報之。報有功也。因其有意外之患也。有
用以辟之。辟患也。祈于未然。報于已然。辟其將來。有此三
者之例。夫祭以報本爲主。則報者其常也。祈與辟皆變例
也。一云辟如字。讀欲神之禦災捍患。故用祭以辟之。宜知
只依註皆王者爲民至情。非無益妄祀者可比。

齊之立也 節

此言齊時服玄之義。首二句言齊之冠服尙玄。義取于齊。

誠下言君子積誠之感。在齊服推到君子心上。根上思字
來。
蓋鬼神幽陰也。齊之衣冠皆玄。所以致其幽陰之思。而求
以契合于冥漠之中也。惟其思之也。至故齊而致于三日。
則精誠致矣。必見其所祭之親。亦精誠之感也。
按玄衣玄冠。順鬼神幽顯之意。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
動。幽則深。明則淺。天機之動。不足以守靜。天機之淺。不
足以極深。故必貴乎以陰幽也。見就祭時說。卽洋洋如
在之間。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書

此詳子婦問安之禮也子婦及所下氣怡聲聲也也問衣煖寒寒勝之適節也疾病病癢而敬節也則抑按苛癢則搔摩一出于敬而撫恤其衰病其出入內外則先後或扶持之一出于敬而資助其羸弱進盥以致潔也而奉槃奉水少長各供其事沃盥以請命也而盥畢授巾卒事不忘其敬又詢其所欲飲食而敬進之無敢慢也此數者皆柔順其顏色以承藉之使我之心與親心融洽而後已焉問安之禮如此進盥以下因問安而并及之一時事與病同

按柔色句最重前面許多敬皆以此柔色行之此全是一團至愛實念非造作出來者此養體而有養志之意

已發而傷者為疾宜通而塞者則痛體煩而為苛氣虛而生癢

饋餽酒醴 二節

此詳子婦視膳之禮也承上文問所欲來所欲不備其物非所以為敬也故饋餽六物飲之欲稜麥七物食之欲唯所欲所謂敬進之也調和不備其味非所以為旨也故以甘以滑以膏三者皆調和飲食之味也待親嘗徧乃徹之而後退焉視膳之禮如此

按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者牛養羊若豕菘也是以菜雜肉為羹也以甘之者謂以此棗栗餛蜜以和甘飲食周官調以甘者此也以滑之者謂用葷用葷及粉榆

原缺第一至三葉

及新生乾葉相和滌漉之令柔滑也周官調以滑者此也以膏之者以膏沃之使之香美周官膏香膏臊者此也葷荳粉榆常用之物然不常有故有免有蕘也數者其性為滑故曰以滑之免註新生可謂臆解勿為古人所欺也

男女未冠笄 節

此少者事父母之禮也男女未冠笄皆幼者禪繼至總角皆童子之飾也亦有衿纓皆備容臭若蘭蒨之屬不佩用而止佩臭者未能卽事也朝見也具膳具也幼者于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但可佐長者而已朱子曰佩容臭恐身有穢氣觸尊者也

凡內外婦初鳴 節

不但事父母舅姑為然也內外一切僕妾之輩皆是收斂枕單尊者私褻之物不以示人也席亦指尊者各從其事男服事于外女服事于內也孺子則弱而未勝其制節但優養之而已此言一家之禮

由命士以上 節

此言有位者事父母舅姑朝夕之禮也首二句截上以敬言下以愛言夫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父子異宮以崇敬也朝見曰朝晨省也夕見曰夕昏定也皆慈以旨甘可見為子者只有孝養一節為極大且加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字幼者無所不用其

極幼者能復將此以養其老是謂真孝。至日出從事。此何最重。蓋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全在各從其事中。况事君不忠非孝。蒞官不敬非孝。男子一日盡一日之事。正是善繼善述的大道理。以勞于王事而忘定省之旨。甘與無祿者無異。固不可。即因旨甘之奉而廢從王之偉業。尤不可。所以要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愛敬兼至。而事親之道。胥得之矣。

父母舅姑將坐 節

此言陳斂坐臥之禮。亦指定省時言。自舉几以下。皆御者事。請廷欲何。耻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羣子婦不敢專。必讓于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牀即今之椅。執而與之。坐。凡則車上之几。舉而與之。憑。

父母舅姑之衣衾 節

此言子婦于父母舅姑所用之物。無所不致其敬也。衣衾簞席枕几六物。御者置此。自有常處。子婦不得輒移他處也。杖屨服御之重者。尤須恭敬。子婦不得換過之也。敦車。卮匱。子婦非駿其餘。無敢用此四器也。恒。食飲。父母舅姑常食飲之物。子婦非俊餘。不敢擅飲食之也。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 節

此佐餽之禮也。王恒食。則旨甘柔滑不在其中。朝夕佐餽。勸勉使飽。而餽食其餘。然必盡。食恒餽者。不敢棄其餘也。

止餽其恒。則旨甘柔滑。留以待孺子可知。父沒母存。恐其獨食而心傷也。則冢子侍食。侍食則不餽矣。冢婦以姑老。代政。不暇佐食。故惟羣子婦佐餽。如父在時。其有珍羞。旨甘柔滑也。則孺子俊。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于是為至。

在父母舅姑之所 節

此子婦一身之容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則應。唯不敢忽也。此孝之發於口者。進退周旋也。皆謹慎齊莊。此孝之發于足者。升降出入。揖遜六字。平看貫下。兩不敢。噦。噦。逆聲。噦。食飽聲。噦。噦。噦。咳嗽。意關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為跛。倚物為倚。睇視邪視也。唾出于口。洩生于鼻。此俱不恭。故子婦皆不敢。此容之在一身者。

寒不敢襲 節

此子婦不敢適便之禮也。不敢襲。不敢搔。敬也。服勞袒。褻敬其事也。不有敬事。如習射之類。則不敢袒。褻。涉水褻裳。惡其濡也。不涉則裳不敢褻。近身褻衣。不敢見裏。恐有穢也。皆為不敬。故不敢適便若此。

父母唾洩不見 節

此為父母去垢補綻之禮也。父母有唾洩。即剷除之。不使見于人。也。冠帶垢。和灰請漱。洗手洗也。衣裳垢。和灰請澣。足洗也。澣。以去其垢也。衣裳綻裂。紉線于後。而請補綴。完以補其闕也。

按此據十。故冠帶得漱。晏子是大夫。故譏其澣衣濯冠。

也

五日則燂湯 節

此詳父母沐浴之禮也。五日則燂湯請浴。燂湯溫湯也。三日具沐其間。而垢燂請澣足垢。燂湯請洗是禮也。謂謹身之容事親之節。皆子婦所以事父母舅姑者。少事長。賤事貴。一率循之而已矣。蓋凡事人者。不敢不致敬故耳。

燂音潛。澣音悔。

子婦孝者敬者 五節

此子婦孝敬之事也。前三節是勉子婦之孝于父母舅姑。後二節是勉父母舅姑之慈于子婦。二者各盡其道。而孝慈之懷交結而不可解矣。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一

人

子婦孝者敬者三節。此子婦之孝處。孝敬通子婦而言。舊說以孝屬子。以敬屬婦者。非子而孝敬。父母必愛之。婦而孝敬舅姑。必愛之。然或挾恩恃愛。則慢心易生。將不自覺。反傷尊者平日親愛之心矣。故以勿逆勿怠戒之。所以保其終而全其恩也。若飲食之二節。皆委曲以全孝敬之心。不敢直行己情。正子婦勿逆勿怠之意。

子婦有勤勞之事二節。此父母舅姑之慈處。子婦有勤勞之事。父母舅姑雖甚愛之。而不忍其勞。然姑縱使為之云云。蓋勞以成愛。不可以姑息為愛。而使之不事事也。子婦未孝未敬三句。存父母之心也。若不可教。至于放婦出。不得已也。然猶為之回護。而不表其失禮之罪。望其終改。示

不終絕存不忍之心也。

父母有過 節

此詳人子幾諫之道也。人子諫親之過。易至于犯。故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欲其婉順不迫。以冀父母之從也。如此而不從。則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說而再諫。不以不入而遂止也。若又不說。則當籌之不諫。而使父母得罪于人。其罪重。諫而使已取怒于父母。其罪輕。二者之間。寧可孰諫。至三至四。不以再諫而止也。及怒而撻之。至于流血。可謂勞矣。然猶不可。但已。又當不敢疾怨。益起孝敬。以感動之。而圖孰諫也。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哉。此正孝子無窮之心。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一

九

按孰諫。謂反覆純執。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云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于柔脆也。

父母有婢子 三節

此詳人子不以私愛違父母之情也。首節婢子。婢所生者。庶子庶孫。庶母所出者。皆微賤而易忽。然為父母所甚鍾愛。父母雖沒。猶當終身敬之。不特加愛而已。次節三妾子之妾也。衣服飲食。所以厚之也。寧居薄于己之所愛。不致與父母所愛同其厚。執事所以勞之也。寧居勞于己之所愛。不敢與父母所愛者同其逸。三節宜者相善。而寵愛出。謂出去。庶孽易忽而不忽。妻妾易溺而不溺。凡此皆知有親而不知有己。孝之至也。

父母雖沒 節

此人子成親之孝也人之為善為不善其始在乎能思其終存乎果決思字更重為善必果全從思中得來曰將為善尚在天入交戰之介思字正是孝心不昧處思得真所以決得定思而決必至成親之名而後已蓋父母身後之榮辱惟視其子之善惡何如况親沒無教則易入于惡故戒之如此以上皆為子之禮以下論為婦之禮舅沒則姑老家事傳于家婦矣然家婦猶不敢專故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若介婦但請于家婦明有統且懼禮尊也

舅姑使家婦 節

此見家婦之禮也舅姑若以家事使家婦家婦自任其勞不敢懈怠而凌辱眾婦令其代已也

按母字貫下急不友無禮三項友當作敢者非善兄弟曰友友愛也娣姒猶兄弟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叱麾之皆怨介婦不助已意註不愛敬以愛敬介婦言

舅姑若使介婦 二節

此見介婦之禮也舅姑若以家事使介婦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亦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家婦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欲求分任均勞之意介婦與家婦非但任事母敢敵耦已也而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于尊者並出命于卑者蓋介婦當請命于家婦也坐次亦必異列凡以分有尊卑故耳

凡婦不命適私室 節

此見家事統于尊也凡婦兼家婦介婦而言婦謂侍舅姑者私室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也貧謂所儲資財之物畜謂所養畜牲之物器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遺人也

婦或與之飲食 二節

此中上無私貨之意也婦貫下兼家婦介婦言婦有私親兄弟凡尊長皆是或以飲食諸物賜之云云然猶不敢自用必藏以待舅姑之空乏而復獻之婦有若私親兄弟將與之云云皆統于尊示不敢私也

按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者不敢私與故也如新受賜如更受賜宜玩二如字兩受賜通作父母之賜看凡新受賜則喜更受賜則不自安今受獻曰如新受賜者是形容其喜之狀却獻曰如更受賜者是形容其不自安之狀蓋既以獻諸舅姑舅姑雖不受而此物即是舅姑之物矣不敢視為己物也故其受所回還之物如更受賜也

適子庶子 三節

此敬大宗之禮也滅嫡元宗多自貴盛始故立家法于貴富者尤嚴况巨室者下之觀望又有借富貴之家以風未俗意

古者宗法大宗百世不遷族中適子庶子其敬事宗子宗

婦也貧賤無論矣。雖仕而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尊祖敬宗之心也。故車徒雖衆必舍于外。而以寡約入焉。次節仕而若有功德。受君器用衣服裘衾車馬之賜。則必獻其上。等而後敢服用。其次者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御而不可獻者。已亦不敢服用。以入宗子之門。皆所謂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也。然不特此。雖父兄宗族亦不敢以貴富加之。所以執謙讓而廣孝敬也。宗族且然。况宗子乎。三節又以祭言。子弟中仕而富貴。可以祭矣。然祭必具一牲。擇其賢者。獻于宗子。宗子祭時。小宗夫婦皆齋戒。往助祭于宗子之家。以致其敬。及助祭既竟。然後以下牲私祭祖禰。夫牲則獻賢而用下。祭則先公而後私。蓋不敢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一

以旁支僭正統。私恩先公義也。自雖富貴至此。皆言祇事宗子之事。處家如此。則安有驕縱僭越而干其君上者乎。按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從人也。舍。止也。入。謂入宗子之家也。常說雖衆車徒二句。正不以富入家之實。獻歸器至不敢以入宗子之門。正不以貴入家之實。不如渾說爲妥。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每一云。總承上兩不敢作推原說。不可從。加與獻于加于人。一等之加同。加高也。若富指子弟中之富者言。此節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者亦然。

飯黍稷稻粱

六節

此詳天子諸侯大夫燕食之禮。士庶不得而僭。亦子婦所當預知也。首節列諸侯六飯之目。稱燕。隨上六穀之生熟而異名也。下五節大夫之膳之目。豐儉因分而辨。有適中意。細分之膳字作冒。腳四節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再加雉兔鶉鷄四豆。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

飲重醴

三節

此言諸侯大夫享賓之禮。飲之品有六。以飲字爲主。重醴一醴。醴二漿。三水。四醴。五盃。六稻。醴三句。申言重醴之實。非又是一事也。此飲之兼設者。下五飲飲之專設者。或以醴爲醴。醴粥也。以醴粥醴爲醴。其醴以黍爲之。是一事。酒之品。二清者。清酒。白者。事酒。昔酒。其色俱白。故曰白酒。羞之品。二饌。饌硬者。粉。醢。軟者。周禮。羞邊之實也。飲以潤之。酒以歡之。羞以進之。皆所以助養血氣也。古人立法之善如此。

按清白取其明潔。羞取其馨香。有表主人之德意。

食蠋醢而苽食 三節

此言天子燕食之宜也。食字作冒。飯之品三。羹之品五。取其得中和之節也。此五羹以五味和之。以米屑爲糝。而不須加麥。此調羹之法也。雉羹絕句。麥食脯羹。鷄羹絕句。脯節四物。皆以麥烹。此烹穀之法也。服修節有水陸異宜。意。食服修者。以蜺醢配。食脯羹者。以兔醢配。餘倣此。桃諸梅諸。桃梅皆爲菹。卽今藏桃藏梅。兔等陸產。魚等水產。取

其味之相宜此配食之法也。菰音孤即今菰米
糝三散反音傘

按以上二十有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為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于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于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于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教也為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于孝敬。措衰老于充肥者其道如是也。

凡食齊視春時 節

此言四時劑視之法。春氣溫飯宜溫。故四時食飯皆視春時而用溫也。夏氣熱羹宜熱。秋氣涼醬宜涼。冬氣寒飲宜寒。蓋四物一時兼用而各有所視。要知人身內具有一天時飲食以養生者。必外合天時。斯內調人性也。

禮記禮書卷之十一

按食齊黍稷稻粱之類。羹齊雉兔鷄犬之類。醬齊醢醢。醢醢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齊者劑量之謂。視比也。寒涼溫熱以養性也。金木水火土以養氣也。

凡和春多酸 節

此言四時調和之法。春為木其味酸而肝屬焉。多酸以養肝也。夏為火其味苦而心屬焉。多苦以養心也。秋為金其味辛而肺屬焉。多辛以養肺也。冬為水其味鹹而腎屬焉。多鹹以養腎也。土味甘分王四時而脾屬焉。調以滑以剝竅也。調以甘以養脾也。蓋凡和五味俱有而各有所主。要知四時之氣各欲其強少弱則他氣乘之。此五味之用所以為大也。以上二節皆子婦所當預知者。

牛宜稌羊宜黍 節

此言食膳之用各有所宜也。稌黍稷粱麥菰之食。薦以牛羊豕犬雁魚之膳。或主于相生。或取其相濟。蓋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也。牛羊等皆天產。稌黍等皆地產。以地產之食為主。而天產為膳以配之。是以陽而調陰也。

按牛者土畜。土勢下。故宜稌。蓋稌利下濕者也。羊火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避濕則疾。故宜稷。蓋稷穀之疾者也。犬能守。守則強。故宜粱。蓋粱穀之強者也。雁隨陽。陽則舒。而遲。故宜麥。蓋麥疾而麥遲。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菰。蓋菰強而菰弱。故也。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或以五行同氣。或以五行相配。而為宜。牛土畜。稌金穀。牛宜稌。則以土生金也。羊火畜。黍火穀。羊宜黍。則以火同氣也。豕水畜。稷土穀。豕宜稷。則以水配土也。犬金畜。粱土穀。犬宜粱。則以金生于土也。雁火禽。麥木穀。雁宜麥。則以火生于木也。魚水物。菰水穀。魚宜菰。則以水同氣也。

春宜羔豚 節

此又言四時煎和膳食之法也。蓋人君之養必順其節。故煎和之味各有所宜。如春時宜食羔豚。而煎之以牛膏也。餘倣此。春宜羔豚等。是食物因乎時。膳膏藥等。是和因乎物。春木用事。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薊之土氣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勝。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秋金用

事肝木有所不勝故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冬水用事心火有所不勝故以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

按羔豚等八物四時肥美為其太盛羸之以膏節其氣也春宜食羔豚者方春小而肥也用牛之膏煎牛屬土取春木克土畜也夏宜牯者方夏物易餒敗也用犬之膏腴犬屬金取夏火克金畜也秋宜犢麋者犢麋秋成可嘗也用鷄之膏腥鷄屬木取秋金克木畜也冬宜鮮羽者當冬而肥可進也用羊之膏羶羊屬火取冬水克火畜也此以屬克者為膏扶主氣也蓋以所主者養我之旺氣而以所克者和之使主得專其養入之助也鮮生魚羽雁也

牛修鹿脯

二節

此人君燕食之庶羞也上節備飛走下節兼動植人君有生咸四海之德所以宜食四海之產此豐之得中者也獸之屬凡十一禽之屬二昆蟲之屬二果之屬十五調和之草木二共三十二物周禮王之膳羞用百二十品記者錄其略如此一云三十二物蓋以無華而實者名稱皆芝屬謂芝栴為一物故也陳註原作二物芝木栴栴軟東也鹿田豕麋皆大切為軒雉兔為羹皆有芼菜以和之也芻范以上備天產也芝栴以下備地產也周禮邊人醢人正羞惟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士庶之力雖不得畢備亦可通用有則備之亦子婦所以盡其孝

敬也

大夫燕食

節

此節因上文言君而併及大夫以下燕食之等此燕食與周禮略同謂尊卑之有等者膾脯為珍羞故雖大夫不得兼祝上文人君之食降殺多矣羹醢為食之本雖士亦不闕然不得貳則視大夫又殺矣降及世人唯耆老食必有肉所以教民致孝也其餘則無故不食珍見不得同有位者之食肉矣而况敢比君乎此先王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在庶人以肉為珍也

膾春用葱

二節

此言用物之宜也上節以調和膏大節以烹調言以膾春用葱以和其溫也秋用蓼以和亦取其辛也以其氣順味香肥凝者為脂釋者為膏和脂用葱亦取暢達之意和膏用薤亦發散之意以二物稠糲故用葱薤以散之也三牲體大恐有毒蓼不足以解之故用薤也其和三牲則用醢和羶獸則用梅醢梅皆酸物和之以此所以收其味也鷄羹鷄羹及芻之蒸糲而不為羹者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醢之蓼魴鱖二魚之蒸者雜鳥之燒者雉之烹者皆和之以香草而無蓼故曰薪無蓼此皆用物之宜亦子婦所當預知也

不食雜鼈

節

此明不食之戒此九者皆為不利于人故也。

按雜鼈鼈之伏乳者。大小也。狼之腸直。去腸以此。狗去腎。以其熱與狸脊上一道如界。尻。雁也。脊梁盡處。兔尻有九孔。狐死正丘首。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豕俯聚精在腦。食之昏人精神。乙者。魚目之旁。有骨如篆乙之形。于鯁人為最醜。鼈竅或云頸下有骨能壽人。尻音敲

肉曰脫之 節

此皆治擇之名皆致精潔意脫作等用字古與之甚。

半夜鳴則腐 節

此詳可食中有不可食者亦以明戒也。凡六物皆不可食。

雜尾不盈握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一 六

此亦明不可食之物也。凡九物。雜尾不盈握。則過小而形未成。故不堪食。獨此言弗食。則下八者皆可知。

肉腥細者為膾 節

此言肉腥之治法也。肉腥細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或又有曰。糜鹿魚為菹。麇為辟。野豕為軒。兔為宛。脾者。今菹碎。雞宛脾之制。不可考矣。其為膾。軒也。或用葱。或用薑。故云。切葱若菹。肉與葱菹雜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醢。蓋肉之方切。性尚堅韌。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

一羹食自諸侯 節

此言常食秩膳隆殺之節也。食之以羹配也。人所日用。惟稱有無。故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不制豐儉。而預為之等。

若膳則有等矣。大夫五十始命。未為甚老。故無常膳。至七十而有闕。則有秩膳矣。

按闕。以板為之。所以度飲食也。天子一人之尊。四海之奉。安得無等。自諸侯以下。則無等。前言士不貳羹。則士羹亦有等矣。蓋彼主燕食。以禮為主。故不可無等。此主常食。以養為主。故不可不隨宜。

天子之闕 節

此言尊卑之闕制。見謹微意。天子尊庖廚遠。故其闕自房而達之夾室。左右各有五闕也。公侯伯諸侯庖廚稍近。惟一房之中而五闕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于夾室而但三闕也。士卑不得為闕。但于室中為土站。以度食而已。闕必以五。藏三牲魚醢之五味也。其下闕漸殺。則所藏漸少。一皮闕之微。而必嚴君臣之辨。禮始于飲食也如此。

按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廊。廊外有夾室。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達即夾室。達者自房而達于夾室也。一則食而已。

凡養老 節

全見王制。一則明國之老老。君之尊敬其臣也。一則明家之老老子之尊事其父母也。

曾子曰孝子 節

此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也。曾子曰。人子終身之孝有二。有終父母之身者。有終子之身者。故其養

老也內則諭親于道而和其義理之心曲為承順而不違其好惡之志心志適矣外則怡聲柔色而悅其耳目之欲昏定農省而安其寢處之常身體適矣由是飲食盡忠愛忠敬以養之則志與體而兼養如是而孝子之身完全而有終也孝子所謂終身非終父母之身終其已身也是故父母雖往而人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蓋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况乎親所愛敬者也若薄之慢之是薄慢吾父母而豈所語于終身之孝也哉

按樂其心不違其志不過是一正一反語樂其耳目三句正其實也舊作喻父母于道似與正文不合

○凡養老五帝憲

禮記卷之十一

子

此詳帝王養老之禮也凡養老作買五帝二句平看五帝憲一段正申五帝憲之實五帝憲句輕有善則記句正是憲處三王亦憲一段正申三王又乞言之實禮之詳畧如此時使之然也

尊德尚齒帝王所同而世有升降則其禮亦異蓋五帝時人心朴而尚行故養老之禮主于憲法其德行三王時人文著而尚言故養老之禮既法善行而又乞善言焉所謂五帝憲者何也蓋憲雖未嘗無言但主于法其德禮適饌省醴惟以飲食奉養其氣體而不乞老更之言其有淳厚之德足為世法者記之于籍以為傳史此所謂五帝憲也所謂三王又乞言者何也蓋三王養老亦未嘗不法德行

但養老之後又行乞言之禮特乞言之禮微略耳若老更言行有惇厚者三王皆有惇史記之此正所謂三王有乞言也

按五帝憲則是瞻儀容視起居不曾有乞言之禮蓋當時風氣人情正當淳厚朝夕親炙其仁義道德之光與得于觀感不言之際看來三王亦重在憲上但世道不同不得不乞言以為激勸觀感之一機耳微其禮註作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殊覺未妥一云尊老之至氣息身體不敢勞動故不急迫須從容乘間俟可問而後問一云微字還重在禮義深遠上曰微則乞言乃所以善于憲矣亦說不去玩註之意蓋謂雖有乞言之禮而畢竟不能與憲並重故云不誠切以求如此看麻與文義俱順惇者惇厚也在老者之身則為惇德記之于史則為惇史

淳熬煎醢

九節

此詳八珍之法而其慘與醢也雖云王者所用然可倣之以養老也故序在養老之後其言制法文字多古

按八珍淳熬一淳母二炮豚三炮牂四搗珍五漬六熬七肝膋八

禮始于謹夫婦

節

此明正始之禮也夫婦人倫之始故禮始于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其意也謹夫婦故為宮室辨內外以防

之男居外。女居內。取陰陽之分。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關寺守之。不嫌于處內也。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

按始字宜玩。夫婦謹則。凡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可得而正矣。辨外內以中門爲界也。關人掌守中門之禁。詩掌內人之禁令。

男女不同施柳 節

承上文言外內之辨。非特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非特妻事夫爲然。雖少事長。賤事貴。亦然。器者器重之謂。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一

夫婦之禮 節

此言夫婦之禮也。七十同藏無間。兩居無間隔也。古人重敬之意。妾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古人防微之意。五十始衰不能孕也。此御謂侍夜勸息也。將御者齊漱澣致潔敬也。自齊至暮。屢其往如朝。敬之至也。不敢以美。屢求寵。豈有爭妬之心哉。雖婢妾衣食必後長者。不以賤廢長幼之倫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避僭上之嫌也。

按七十同藏無間。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間居。據婦人言之。夫夫婦婦同藏。未有可嫌。聖人制禮必如此者。以爲男女內外之禮。敬則爲先。焉。夫婦身先于上。而男女力行于下。以無嫌正有嫌也。角。

字鄭註作衍。一云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長卽嫗。妾中之長者。

妻將生子 節

此承上文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遂明大夫以下生子之禮。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居側室懼褻也。以正寢燕寢尊故也。夫使日再問之。又作而自問之。愛而不失于狎。敬而不失于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禮。至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之于妻。其恩至矣。然不以恩掩義也。夫齋不入門。所以養其廉。耻于交相愛之中。使和僻之志無自而生也。此大夫士禮。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一

子生男子設弧 節

此懸弧之禮也。此言天子及于庶人。適于庶子所同者。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明異日有天地四方之志于門左。教以理陽道也。女子設帨于門右。明異日有蘋藻巾饋之事。示服佩也。于門右。教以理陰道也。三日始負子而前。使人代射。以示其志。女子則否。重男故也。男射女否。教已行矣。

國君世子生 節

此國君三日接子之禮也。國君以太牢接見其子。宰夫掌其設禮之具。所以重國本也。故子生三日。將行此禮。則前期使太卜卜抱子之士。卜而吉者。則宿齊。至日。朝服待于寢門之外。敬也。內人以子授士。士詩負之。詩承也。承而抱。

之以見于父射人以彘弧蓬矢六向天地四方而各射之以明其有事于遠大也于是宰夫以醴酒飲負子之士且賜束帛以酬之皆所以重其事也又使太卜卜士之妻大夫之妾卜而吉者使之乳養其子皆重世子故也

按世子國本所係世子重故接以太牢一云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者非宰宰夫也及下宰醴註訓甚明一云

宰作太宰夫太宰官之尊者即重世子豈有以太宰掌具者乎始生卜士之吉者負之則他日輔之正人處之

端士者基于此詩者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射人代射是男射以

論其志則他日彌綸天地綱紀四方者基于此射天之射首也

凡接子擇日

節

承上文而言接子之禮通于上下者也既有二義以明貴賤之等一以明適庶之分上言三日此言擇日養以三

日之內或有所忌如子卯之類則當于三日之後卜日也唯天子之冢子以太牢其他冢子則庶人以特豚士以特

豕大夫以少牢國君有國其尊亞于天子故亦得用天子太牢之禮其非冢子則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

所謂皆降一等也

按性至特豚不可復降士特豕則庶人應無牲禮窮不

嫌與士同也

異為孺子室

節

此諸侯養子之禮也蓋國之根本生靈休戚所關故正其始而淑其習凡養孺子則掃一室以處之擇彼諸母衆妾或傅御之屬可為子師者必求寬容安裕慈愛惠順溫和易良恭莊敬畏謹慎寡言如德全備者使為子師以養其德性其次或德備而微者使為慈母以審其欲惡又次或有德而未備者使為保母以安其起居唯此三母同居于室他人無事不得輒往恐驚動也此節亦兼大夫言士不具三母大夫以上得具三母

三月之末擇日 三節

此下三節言卿大夫士名子之禮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者角則相對以其偶也羈者隻也羈則相干以其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一

章

奇也或男偶女奇取陰陽之相類也或男左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是日也妻以子見于父貴人大夫以上也則為

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示潔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示敬也具視朔食示豐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

抱子出房當楣立東面與夫相對也釋音采

按具視朔食視比也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楣棟下橫木俗謂之

楣枋

姆先相曰節妻既抱了當楣東面而立傅母在母之前視贊其辭曰敢用曰祗見示敬也夫婦之禮嚴矣夫對曰然

有帥帥之者父道也妻對曰記有成成之者母道也夫婦

之義一矣。名畢。妻遂左還。以子授于師。于師辯以子名告諸婦。諸母先卑後尊。欲名成于尊也。妻遂復夫之燕寢。前此在側室東房也。辨與偏通下同。

夫告宰名節。藏之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于家之書府也。命名即告州閭。復藏諸府。俟其長而就閭塾。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稱德行。以應賓興。皆始于此。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言年冒籍。如後世之弊哉。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左胖載之舅。右胖載之姑。俎。

世子生則君 二節

此諸侯命世子之禮。并名衆子庶子之禮也。世子。親于路寢。君與夫人皆沐浴朝服。所以示潔敬也。世婦抱子。自外而入。升自西階。君命之名。乃降階而退。不在三月之末。嫌緩也。不執手撫首。咳而名之。嫌慢也。皆所以重國本也。次適子庶子節。撫首與執手雖異。咳而名之。則同。禮帥初謂升立之節。如前儀情同故也。無辭。無卿大夫士夫妻致對之辭。如欽有帥。記有成。是君尊故也。

妾將生子 節

此大夫士妾生子之禮也。激潑風齊指妾言。見于適妻之內寢。禮之如妾初來嫁入室之時。夫與適妻皆稱君。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所以寵異之也。餼畢。遂入御如常焉。按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

寢。謂適妻寢也。妾生子。兩禮之如始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于其初矣。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餼夫餘。餼餼婦餘。常食衆妾共餼。今以其生子。故使特餼。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見于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

庶人無側室者 節

此庶人生子之禮也。庶人無側室。但有寢室。及月辰。則夫出他所以避之。然分雖殊。而情則一。故側室可無。而問妻名子之禮。如執手咳名之事。欽帥記成之辭。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于祖 節

此言卿大夫以下。祖名孫之禮也。父在。據子之父稱之。故曰父家事統于尊。故父在。則祖名之。而子不名。離者。夫嫌所以相授受也。祖尊。則同其禮。而無其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 節

此以諸侯世子之食母言也。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于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以勞其劬。此重國本。且酬勞禮也。不言寢不言君所嫌。襲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 節

此食母之制也。大夫之子。有食母。以上可知。士之妻。自養其子。以下可知。稱其分也。由命士以上 節

陳註二說俱有可疑闕之可也。

家子未食而見節

此天子諸侯見子之禮也。嫡長國本所係故家子未食而見益在后夫人未禮食之前急于正也。必執其右手重之也。禮食之後乃見適于庶子緩于庶耳必循其首慈之也。

子能食食十節

前八節言教子之禮後二節言教女之禮。

子能食食節子之生也固有以養之矣其漸長也可無以教之乎故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右手強而便也男女所同能言男教之唯而應速其聲揚女教之俞而應緩其聲操剛柔之義也其佩囊盛悅巾也男之鞶則用華女之鞶則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一

完

用絲謂繒帛也亦剛柔之義也男女所異俞然也。

六年教之數節男女原不同故七年已知有別長幼貴有

九年教之數日二節十年曰幼學出就外傅日居夜宿皆在于外恐其離傅而間斷也學六者之書與九數之計以並用也不以帛為襦袴皆衣之小者防奢靡也且太溫傷氣幼服不便所行禮節皆循初學之所教慮其妄有改爲也朝夕所學皆少事長之禮誠其早以自牧慈而安也其所肄之業凡書篇信實皆識于師而習學之也。

按書即保氏六書計即所謂九數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朝夕學幼儀如味爽而朝日入而夕之類

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于策一云簡要謂習事務務其簡要者非諒言語信實也必請而後習不敢專故也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傅所學之事。

十有三年節十有三年學樂以養性情誦詩以養血脈舞勺舞象一是因年而教以武樂一是因年而教以文樂於鏢王師遵養時晦勺之詩也十三氣未壯則以武樂作之故舞千戚而歌勺之詩為節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象之詩也十五成童氣已壯則以文事止之故舞羽籥而歌象之詩為節學射習禮樂之具學御習馳驅之節。

按樂六樂也詩樂歌之篇章古者教童子先以舞欲柔其體也心丁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童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與心急則佩韋緩則佩弦義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一

完

二十而冠節冠則成人矣故可以學五禮冠而後服備故

衣裳帛成人血氣強盛無慮傷損也舞勺則有文而無武舞象則有武而無文禹樂禪代之後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此時舞之惇行孝弟者教讓于八年學幼儀于十年孝弟之道固已知之矣及成人惇而行之以勸于熟焉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而後博學其博學于文而不教人恐所學未精也內蓄其德而不暴見其能是切于為己也三十而有室節三十曰壯可以娶妻而成立矣于是始治受田給役之事博學無方如合天地人會皇帝王凡尚論

皆所謂學無常師主善為師也。遜順朋友而視其志之所尚，所謂舍己從人，惟孝是取也。一云友指益友，視其志以證吾志之是非，作就正有道看。

四十始仕，節四曰強可以仕矣。方物貫下謀慮物即理也。事必有理，揆諸義理之中以求諒虛之當也。謀謂謀畫，有隨機設策意在體常上，有慮謂思慮，有思患禦防意在應變上，看俱就出仕時說。方物則謀慮不遺物矣，惟知理之明故守理之固，由是道合君聽其謀慮，謂服其事。

從謂從其君不可則去，蓋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五十為大夫服官政，即曲禮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七十而致事，即曲禮還其職事于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一 辛
君也。大夫四十而始仕不驟進也。七十必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于王事不負所學也是為仕之律令也。凡男拜尚左手尊陽道故也。

按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也要重出發二字。謂把平日窮理所得于心者盡數發出來做在事業上，不負為任之心。若方物工夫平素預先有了，不過到謀慮時節再窮審一番，非至此時始方物也。尚左手，又手而以左手在上也。右手反是。

女子十年不出，節不出恒居閨閣之內也。女師教以婉于言，婉于容，有聽受無違悖，所以成其容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紝組紃織事也。此皆教以女工之事。

以其衣服也。又使觀祭祀欲其習此禮也，非特觀之而已。且使納酒漿，邊豆菹醢諸物，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教之以祭祀之禮也。始于容德中于女工，終于祭祀，婦人之事盡是矣。

按婉謂言語有委曲之意。婉謂容貌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正也。執與孔子執御之執同。治有慎意，紃謂綿帛之屬，組紃皆為條。或云組是殺也，澗薄為殺似繩者為組。觀于祭祀欲其習熟此事也。納奉而入之也。酒漿等物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于神位之前也。

有五年而笄，節十五年許嫁則笄，必待六禮備而後嫁。說義纂訂 卷之十一 辛
也。妾之為言齊也，不待六禮而從之者妾也。妾之為尚右手尊陰道故也。

人不冠以笄固髻而已。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趨彼左陽右陰，漢時行之。

趨彼左陽右陰，漢時行之。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玉藻

按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夫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威儀之吉可以定命學者豈可視為末節而忽之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天子玉藻 五節

此總言天子冕服之禮而因謹于自防也玄端而居以上皆是其服行禮動則三句是備職自防總承上行祭聽朔視朝燕居來獨重設官以防言動政事上蓋言動者身之法則政事者身之推行不設官以為之防則雖具服行禮而不衷之言行不善之政事所謂沐猴而冠耳何取于備服年不順成以下並明凶年貶降之禮也

天子玉藻 三節

此言天子具服有文質以行禮之不同也初無隆殺意玉藻龍卷與玄冕對以祭與朝日聽朔對但聽朔有二一是聽常月之朔一是聽閏月之朔

天子玉藻節言天子祭宗廟之服也對先王以文為敬首服袞冕貫玉以藻各十二旒出于前後者有穆穆深邃之延以覆其上此冕之文也身服袞衣以龍為主裳四章亦在其中此衣之文也服此以祭七廟之先王俾孝敬之心與冕服以俱宜雖華費不為奢也有讀曰又卷讀曰袞

按玉藻以玉飾藻謂雜采之絲繩以絲繩貫玉而垂之前後各有十二邃深邃也延冕上覆謂染三十升布為玄以覆冕板之上其板之下則以纁布裏之天子每旒各用十二玉玉間相去一寸旒長尺二寸自延前後而垂至肩長則深邃也延廣則視之而深狹則淺矣天子而下公九玉者九寸侯伯七玉者七寸子男五玉者五寸皆漸短則不深邃天子玉五采自上而下朱白蒼黃玄周而復始公侯伯三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纁淺絳色上玄象天下纁象地各以冕取俛仰致恭意龍謂畫龍于袞衣卷謂龍形卷曲合言之有玉焉尊其德也有藻焉美其飾也有旒焉發其彩也十有二焉則其數也

玄端而朝日二節言天子朝日聽朔之服也玄冕之服冕三旒衣裳一章五冕之最下者天子服此以事神則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帝出乎震以敬天也以治人則月朔聽事于南門之外明堂離明之極以勤民也然此聽常月之

朔耳至于閏月亦用玄但以非月之正故聽其朔于當方之門闔其左扉由右而立于其中蓋左爲陽陽爲正月既非正則聽之亦當避正也此聽朔之變禮也端當爲冕

按玄端祭服燕服之總名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玄冕作首舉冕兼服言色以緇而旒有三衣無文而裳刺黼祭天神尚質故用此服朝日聽朔分敬天勤民對看冕有五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三命絺冕再命玄冕日出于東故朝日于東門之外朔月之事如興利除害發爵賜服之類聽朔亦用玄冕者聽朔事大敬之如祭故也日月合于朔陰陽交于南故聽朔于南門之外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必曰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門之外者亦猶迎氣之于郊與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閏月聽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終竟一月所行之事也一云周之朝日王指大主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戴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黃鍾大呂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樂同服不以衮冕而以祀羣小祀之玄冕豈所謂稱也記稱玄冕朝日蓋非周禮昆音翠

皮弁以日視朝 節

此明天子視朝常食之服也冠用白鹿皮服用十五升布

此皮弁服也天子服之以常日視朝焉重勤政也節服以朝食以視朝之服而食不敢慢于所養也日中所食即朝食之餘不欲厚于所養也凡此朝食餽食皆奏樂而食蓋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日少牢朔月太牢所以爲豐儉之節且重朔也飲有五以水爲上味以淡爲本也水爲上則飲爲次清爲上則濁爲次故漿酒醴醕序焉備其養也此皆皮弁而食之事于朝言聽于朝言視聽主有所受于上視主有所明于下

按皮弁在五冕之外服之尊者朝以辨上下于禮爲重故常日視朝服此若王朝諸侯則服衮冕饒尚奏樂則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四
朝食奏樂可知

卒食玄端而居 節

此明天子燕居之服而因及其自防之密也此玄端與上文不同其制玄冕緇衣素裳食畢服之以燕居蓋玄者幽陰之色居者燕息之時于義爲宜也然其燕居不昵小人不忘規戒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善惡必書不敢諱也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御警察樂聲之高下以明其政之和乖得失畢陳不敢隱也燕居且然則視朝臨政可知然奏樂而食玄端而居謂順成之年爾若遇凶荒則衣素服乘素車食不舉樂處以喪禮以自貶損古之帝王心切慮民如此

按周有太史內史大史小史御史若闕交相攝代春秋之時特置左史右史陽主動故左史記動作之事陰主靜故右史記言語之事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意亦若此有畏天下後世之譏意高下指樂聲之高低言俱有和乖非上為和下為乖也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幾字深看有辨析精微之意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不成則虧而饑饉至。

諸侯玄端以祭 節

此言諸侯祭先朝王聽朔視朝之冕服也彼前後三旒而上一章其衣色玄而其裳刺黼此玄端也端作冕諸侯服以祭五廟之先公取幽陰之義與神合冥也若公衰侯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二 五 伯鷲子男毳各隨爵為尊卑此神冕也諸侯則服此朝天子取補袞之忠裨益吾君也蓋朝君重于自祭故服甲者祭而尊者朝耳冠用白鹿皮服用十五升布此皮弁也諸侯服此聽朔于太廟蓋朔日頒自天子藏之祖廟月朔以特羊告廟頒行遂聽月朔之政示受之尊親不敢專也冠則玄冕而服則緇衣素裳此朝服也諸侯服此日視朝于內朝亦每日親政而不敢逸也蓋聽朔重于視朝故尊者聽朔而卑者視朝耳。

按神冕神之為言埤也服有六冕止于五大裘龍袞同冕其冕為尊而自降龍之下其冕皆為埤故言神冕。

朝辨色始入 節

此明諸侯視朝之禮承上文末句而言也朝禮凡入朝者辨色黎明時始入君則日出而視之臣雖先而不必早君雖後而未嘗緩也朝事既畢可以退矣然非遽退也適路寢聽政焉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也然猶未釋朝服也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焉凡以開聽納之路不敢先自佚也此君臣之所以交儆也。

按路寢大寢也在內朝之中小寢燕寢也釋朝服則服玄端矣。

又朝服以食 節

諸侯既釋朝服矣及朝食日中食則又朝服而食敬養身也特性豕也加魚腊為三俎朝食日中皆然祭肺祭先代為飲食者此在朝食牲初殺時周人祭肺尊時制也夕深衣便燕居也祭牢肉異于始殺也此皆日食也月朔則重矣故日食特性今以少牢日食三俎今以五俎日食二簋今以四簋視常食有加也子卯紂亡于甲子祭亡于乙卯惟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亦共牢之義且以示儉也只重諸侯夫人帶言耳。

按夕夕食也牢肉即犧牲之餘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俎以薦魚肉則天產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產也故用陰數之耦君常食稻粱為上稷為次今止用稷鷄犬為蔬菜用芼今止用菜羹此其減于常食者

年不順成 節

此歲儉之禮也承上言不特君不舉已也年不順成君衣布以致憂楫本以自貶闕以通陸梁以通川不收其租山澤列其非時採取而不征其賦所以寬民財土功不興所以寬民力大夫不得輕制造車馬帶言耳君憂民之憂民亦憂君之憂所謂交儉也。

卜人定龜 節

此記定卜之禮尊卑不同見君人者當以前知之道自勉也諸侯以龜為寶故言卜禮如此。

夫卜必用龜龜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以其方色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周禮龜人所掌故曰卜人定龜也龜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七

既定則當墨畫火灼以審其兆矣何者為從墨拆火之兆廣何者為旁岐細出之兆壘此史官之事故曰史定墨也墨既定則吉凶有兆象之形體矣則君自定之如吉則體無咎言凶則不我告猶是也蓋甲者各司其職而尊者統其成此內有增修幹旋意若云觀體之大而明者知其吉觀體之小而暗者知其凶與史官何異。

按色與體俱以諸龜言天龜曰靈色玄而體俯卜郊用之地龜曰釋色黃而體仰卜社用之東龜曰果色青而體右倪西龜曰蠶色白而體左倪春秋用之兩龜曰燧色赤而體却北龜曰若色黑而體前夏冬用之一云祭地用射即釋也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

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者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士占墨卜人占折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折兆壘也大折稱為兆廣小折稱為兆壘既折之後以墨塗之拆大者食墨粲然可見拆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拆而已。

君羔幣虎植 節

此言齊車之飾亦以明尊卑也君指諸侯言君下當有齊車二字凡車軾之上有皮覆之曰幣又有所以緣此皮者曰植君齊車則羔幣虎植者蓋羊取其潔虎取其威君德純潔而威重故用之也大夫齊車則鹿幣豹植朝車亦然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八

士齊車亦鹿幣豹植士賤不嫌與大夫同言齊車則朝車在其中蓋鹿取其羣豹取其文大夫士欲其同寅協恭故用鹿欲其文章煥發故用豹也上句君之所獨用下二句臣之所同用者

日五盥 二節

此盥而沐浴之禮也澡身所以浴德故盥與沐浴恒重之日五盥盥之節也作一頭下沐浴致養對看礦亦沐內事按此君子潔身之功而得氣體之宜蓋氣實則神定氣虛則神散君子于虛時致養正于養氣得養心之訣沐而飲酒曰饑羞蓬豆之實沐致養兼言味音而浴止言進飲食者上已見飲中賅之也沐則先稷而後梁櫛則

先禪而後象巾則上絺而下絺席則先刷而後蒲整治之初則先用其粗者蓋汗垢之難去故用刮摩滌盪之力及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此事唯天子諸侯得行之大夫以下恐不能備然其言實寓修身之法則無貴賤皆當深察也

將適公所 二節

此大犬斃朝致徹之禮也宿猶言隔一夜也齋戒外寢沐浴為精誠之至而下二段無非精誠之所結疑發露處也夫事君以敬而主敬在于豫大夫將適公所必越宿齊戒而澄其慮出居外寢而變其常沐浴而致其潔象考之猶固有史進之書其思焉以識其謙敵人告之禮書對與命禮記禮義集前卷之十二 本

天子措筵 三節
此釋笏制之義所以辨分也方正之道唯天子全之諸侯則法天子之方正以正國大夫法天子之方正以治家

之方正之理天子倡而諸臣效顧名思義是在君臣之各自盡而已

君臣非笏無以行禮非制無以明義天子朝祭所措名曰筵挺然上下無殺而前後無訕夫挺者方正之謂也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使天下皆趨于方正意諸侯朝天子所措名茶取舒遲之義員殺其首而前訕正方其角而後直蓋退則道仰于國人而進則勢屈于天子故殺其上以讓于天子也大夫聘天子之笏員殺其上下而前後訕前後謂笏之上下也蓋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示進訕于天子而上有所讓退訕于已君而下有所讓上下皆讓故曰無所不讓也 筵音挺茶與珠同 音舒謝與屈通

禮記禮義集前卷之十二

按註疏此亦笏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或者玉人文也玉人註大圭或謂之挺或者此文也夫前或之者皆疑之也則二註之無確見可知看來笏圭自是二物詳辨在笏制節後

待坐則必退席 四節

此皆言坐席之儀也首節君臣也下三節賓主也以敬字貫人臣燕見于君君賜之坐若旁有別席可退則必退就之若旁無別席可退或君不許其退則當引却而離坐于君視黨之下謙敬之道也此下三節樂論也凡席之設賓主會席稍密山前方得已席不則離席不敬矣故戒之徒坐非飲食及講問之席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于前

也敬也書與食豆齊各去席一尺豆恐汚席且便于食也
昔恐汚聖賢且便于覽誦也皆敬也曲禮虛坐盡後食坐
虛前卽此意

按登席句謂數人共一席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坐
者之所向爲前所背爲後躡席躡他人之席也登席泛
言不指定鄉飲說一云凡席升由下降由上失節而躡
曰躡此在鄉飲人各一席說

若賜之食 三節

此臣燕見侍君食之禮也首節是待以客禮而不以客禮
自處二節至唯所欲是不待以客禮而以臣禮自處凡嘗
遠食至末節客與不客皆然合上下文看要見古之禮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十一

以情相與非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故其賜坐賜食賜爵
之禮皆非朝聘燕饗之正然必節之以禮正防其責意
若賜之食節凡臣非客也若君賜之食而以客禮待之是
敬其臣矣則臣尤宜加敬焉客禮食必先祭今待君命之
祭然後祭客禮遜而後食今先君飯而徧嘗請羞若爲君
嘗食然客禮食而告飽今則啜飲以俟君殮而後殮不敢
告飽者不敢以客禮自居也
若有嘗羞者節若君賜食而有膳宰嘗羞是不以客禮待
之矣則其食必俟君之食然後食不敢先食也其飯但先
飲以俟君之飯然後飯不敢先飯也其羞君命之羞但羞
近者一品而止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不敢先徧羞

也皆以臣禮致敬也客之者不命徧嘗羞不客者待命唯
所欲是皆嘗遠食矣凡嘗遠食必自近始一順其陳列之
序次第而進無所選擇客與不客皆然特在先嘗待命之
異耳其敬同也

按不客只是偶然賜食非有先備故不待以客非慢臣
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也常說乃
飯飲以俟君殮乃敢殮也一說此所謂飲乃飲而俟飯
非飲而俟殮也玩下在品嘗之前自見若謂飲而俟殮
則與下節重複矣遠食近羞皆指羞言

君未覆手節承上文客者飲而俟不客者飯飲而俟固皆
俟君矣遂言殮禮未覆手君之初殮未竟也臣不敢初殮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十一

是始殮後于君也君既食則三殮已竟臣又徹殮以是二
殮之數是三殮後于君也記者恐人不知此爲三殮故釋
之曰此所謂謂又飯殮乃是第三次飯殮也君僕既徹則臣
以飯與醬爲食之主特執之以出而授已之從者親執之
明臣禮也授從者明君惠也此禮凡侍食者皆當行亦不
論客與不客也

按君未覆手不敢殮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勸之使
再也既食又飯殮有由一飯殮至再至三意飯殮三飯
是明又飯殮意至三殮始足伸勸俯之意而成飲食之
禮矣殮謂飲澆飯于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殮以勸助
令飽實使不虛也

凡節食不盡食 節

此明凡人相敵為食之禮也凡食而勸節欲客之飽也客不盡食非慢也以食于人不飽乃禮之謙也然謙可也謙而過不可也凡祭所以重主人之物唯水漿不祭若祭則太厚降卑後矣懼其諂故不祭也欲其謙而又戒其諂正禮貴得中處

君若賜之爵 節

此臣侍君爵之禮也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于其間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君賜之爵則君之情濃厚矣所以人臣當此其禮度愈要明謹毫釐差錯不得中間雖有一段間意却要重禮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度明肅謹重自得方得旨因受爵並及納屨不可平

夫人侍飲于君若以爵賜之則君意已和若不必過于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焉故越席拜受敬君賜也登席致祭重君賜也飲而卒爵不敢留君惠侯君卒爵而後授虛爵不敢先君盡爵也始終如此此正受一爵而禮度明肅也乃嚴上下之分意然一爵之後而一于酒如又無以通上下之情矣二爵則意氣和悅而前越席等四項之禮止而不行矣至三爵則君之寵恩雖沃而臣又不可肆也則謹重而不放自得而不失遂引身以退焉其退也節文終遂而不敢忘敬焉坐取是一意不敢直情也躡辟是一意不敢向人也坐左一句是一意不愆于儀也

按授虛爵授于相者此謂臣侍君小燕先飲示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示不敢先君盡爵若大禮則君先飲而後臣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小燕唯止三爵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君子之飲酒君子指臣飲酒即飲所賜爵之酒也一云此三句凡飲之禮古人飲酒以三爵為度不蒙上賜爵而言不可從

凡尊必尚玄酒 節

此明列尊之法也以首二句為主下舉輕禮証之不重凡尊必尚玄酒示修古也惟君面尊示專惠也禮也禮不下庶人惟饗野人則皆用酒以致味臣不敢專惠故大夫側設其尊用棗士亦側其尊用禁可見唯君面尊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始冠緇布冠 節

此後八節皆言冠制之異用也凡始冠初加緇布冠自諸侯達于庶人皆得用之所以存古也然非時王之制故冠卑無用做之亦可所以趨時也緇布冠績麻為布染為赤黑色太古之齊冠也

玄冠朱組纓 節

若天子始冠之冠則用玄冠而以朱絲組為纓蓋玄者天之色朱者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道故視諸侯有加也諸侯始冠之冠雖仍用緇布冠而以雜采之帛為纓蓋緇者地之色績者色之文上不敢擬天子故用緇下不可同于大夫士故績纓此冠禮之冠所以責成人者隨分而

有別也諸侯士之齊冠皆用玄者以陰幽思也然諸侯以丹絲組為纓尊者尚文也士以縹絲組為纓卑者尚質也此致齊之冠所以格鬼神者隨分而有別也秦音基

編冠玄武

節

孫為祖期小祥以後則服除矣于是以編為冠凶也以玄為武吉也蓋已服雖除而父猶儼然在衰絰之中未敢純吉也子為父大祥以後則將即吉于是以布為冠而以編不以采為緣而以素蓋禫祭雖行而心猶廓然有餘哀故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也此喪禮將吉之冠所以仁死喪者亦隨分而有別也

垂綏五寸

二節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二
承上言編冠素紕而綏長五寸者使情游失業之士服之玄冠編武而非凶非吉者使不帥教被屏棄之人服之蓋下耻辱中寓屬望之意正先王之教處

居冠屬武

節

禮服之冠臨著合武燕居之冠與武連屬所謂居冠屬武也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所謂自天子下達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以君子動而有為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居冠屬武略而質者也有事然後綏則上下不同而文采辨矣此屬武合武之異與

按冠之制橫者為武垂者為綏蓋綏所以為冠之飾兼事則去飾故也有事向別是禮冠禮冠武不連屬必用

綏以固之非此居冠至有事加綏也居冠尚質禮冠尚文適其宜而已

朝玄端

節

此大夫士私朝居家之服也朝者有事之時故服禮服以戒喪夕者無事之時故服深衣使服以適體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則用朝服也

按端者取以端方之道自持也深者取德深遠之義若朝君其服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

深衣三袂

二節

此因論深衣之制而並言長衣中衣之制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止有繼掩尺與深衣異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二

末

深衣之制何如袂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袂為七尺二寸此要度也要七尺二寸繼下齊處倍于要則一丈四尺四寸此齊度也裳之交接在身之兩旁而袂之連衣者廣二尺二寸而可以回肘蓋肘長尺二寸倍之故可回此袂度也深衣非但可為夕服其以素為純緣而著于外者名長衣其著于朝服祭服之內者名深衣其制繼袂口者以半幅而掩其一尺則袖短此深衣長中之所異也袷廣二寸袷廣尺二寸緣廣寸半則深衣長中衣之所同也此尺寸疑指周尺若今尺恐不當如是之寬博也按深衣取其幽遠而蘊藉長衣取其延長而有體中衣取其內而有裁製也俱是制度之得中也要見表君

子之涵養意上節言要齊衽袂下節言幅袷曲緣互文也合之其制始全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繡丹朱中衣是也繼接續也深衣之衣用布二幅袷用布四幅布幅廣二尺二寸凡縫合處每幅削其兩邊各一寸每幅止留二尺衣袂之左右各布三幅自背縫至袂口廣六尺長衣中衣之袂口覆掩一尺重縫之則比深衣減其一尺自背至袂口左右各廣五尺而已繼續曰半幅是為一尺一寸曰掩覆止一尺想縫合處削去幅邊數

以帛裏布

三節

此祭論衣制之宜也凡衣制貴乎相宜如外服布帛為中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衣是以帛裏布矣內外貴賤皆不相宜非禮也非禮豈可服哉券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色重士賤故不衣織衣裳與冠異色為貳采失位可弔故無君者不貳采皆欲其相宜也衣上而費用青赤白黑之正色謂其得五行一氣之純也裳下而賤用綠紅碧紫駟之間色謂其得五行相剋之雜也此用色之宜也列采謂正色之服各有尊卑品列非列采不入公門防其僭也舊說喪服者非夏則禪葛不入惡其見體而衰也冬則表裘不入惡其無楊衣而從簡也襲裘不入惡其不露禡衣而掩美也此皆為其不敬也

朝服之以縞也

節

此記服制之變也朝服以布不以縞康子厭布之質也故

以縞易之後世因之始乎季康子之失禮

按朝服用十五升布季康子始用生絹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朝服以縞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茲二人亂之

孔子曰朝服而朝 節

此重朔之禮也當時諸侯必有以朝服聽朔者故夫子別言之曰聽朔重于視朝皮弁尊于朝服輕重之序胡可紊也故朝服而朝者遇朔日必卒聽朔事釋皮弁然後服朝服以朝則先後不相因而節文辨矣不如是未可言禮也按玄端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也皮弁縞衣素裳天子服以視朝諸侯服以聽朔朝服而朝勤政也聽朔係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曰國家未道 節

此見服以道充也孔子曰先王之于禮服也可謂極盛而充矣然所以為此者以其有道也若國家禮樂刑政未盡合于先王之道則不宜充盛其服焉示儉以修省也按此充以盛言後充以掩言義各不同欲充服必先充道若衛文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

唯君有黼裘 六節

此詳裘服之等制也唯君有黼裘節當時諸侯有服大裘者不知唯國君乃有

黼裘以晉省耳。是大夫士不敢以僭諸侯而諸侯顧可以僭天子乎。大裘天子郊天之服諸侯而服之非古也。諸侯之僭禮也。

按白與黑為黼以黑羊雜狐白為黻文以作裘且黼為斧形君道貴斷故服以晉軍旗則紀律明而威無不行。服以省耕斂則補助行而恩無不廣唯君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也大裘純黑貴純也。

君衣狐白裘四節以君為主首句與末句正相叫應士比左右進一步君子比士又進一步皆以漸說去見獨君衣狐白而諸人皆不敢僭也。國君燕居則衣狐白裘而素錦為衣加其上以賜之蓋狐白貴重素錦華美于服為稱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君為宜也若夫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但取威猛為衛耳。敢衣狐白即非惟左右遠君而伸者莫如士尤不得以衣狐白也豈惟士哉大夫士之君子燕居之服有狐青裘豹裘者則玄絹衣以賜之蓋賜衣必象裘之色稱其青也。視朔之服有麋裘青犴裘者則縹衣以賜之稱其蒼也。朝君之服有羔裘豹飾者袖也則縹衣以賜之稱其黑也。蜡祭有狐裘則黃衣以賜之稱其黃也。此皆大夫士之服也。若夫狐白裘而錦衣以賜之此則諸侯之服乃衣之至美者豈下焉者所敢僭哉。

裘之賜也 二節

此二節言裘之賜各有所宜也首節言賜而以襲參之

中二句乃客辭須以賜為主正見賜之為見美也後節言襲而以賜參之末二句為客辭須以襲為主總見襲之為充美也。

夫裘之賜也何也取其美見于外也見美則盡飾如弔則襲者弔主于哀不盡飾也君在則賜者君所以文為敬盡飾也主于見美所以貴賜也服之襲也何也取其美充于內也充美則不敢見美是故尸尊則襲執玉龜重寶則襲弗敢見美也無事而在君所則賜弗敢充美主于充美所以貴襲也合而觀之所謂賜襲之不相因而無相賣也。

笏天子以球玉 四節

此詳摺笏之制也首節笏因分而異即三節之節字見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天子至書于笏言笏之用廣即三節畢用字故總結曰笏畢用也因飾焉而未節又言笏之長與博殺之制

笏天子以球玉節天子以球玉為笏至貴也諸侯以象則雖貴而殺矣大夫以竹為笏而文飾之以魚須則又殺矣士亦以竹為笏而以象飾其本反若有加于大夫者士卑無嫌也此笏上下之等級也以球玉者分尊玉美也象者文理雖密不如玉之純粹也竹堅有節飾以魚須素而文飾以象素而章卑者不敢用純也須與鱗通

按須者鮫魚之須也士竹為句本象兩字相連舊讀為竹本者非本即前摺本之本不當前後異同

見于天子與射二節見天子指諸侯之朝大夫之聘射兼

諸侯大射。大夫鄉射。臣主于敬射。以觀德。故不脫笏。言見君與射用笏也。入太廟敬神。脫笏非禮矣。言太廟用笏也。小功二句。言喪亦用笏也。當事免句。輕形上句。見無事則不脫也。既指句。輕只叫起下文。總言在朝亦用笏也。不但此也。凡陳事而指畫于君前。用手則失容。則必用笏。造君前而受君之命。慮有遺忘。則必書于笏。由是推之。可見笏事事之所畢用也。因飾焉。制為隆殺等級之制也。

按太廟之內。惟君主祭當事。執祭事也。則脫笏以逸尊者。後世助祭之臣。或脫之。則失之簡且僭。故記者云。非古禮也。小功禮可以勝情。故不脫笏為其記事也。小功不脫。大功以上可知。惟當事而免。謂悲哀哭踊之時。必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十二

執事也。則事可以勝禮。故脫之。廟朝是一時事。如聽朝于廟。視朝于朝。受享于廟。受贊于朝之類。是也。既指必盥。指在廟言。其後有執于朝。弗有盥。不盥則不脫矣。

笏度二尺有六寸。節以笏之制度言之。二尺有六寸。長之度也。其中博三寸。廣之度也。此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也。其殺六分三寸。而去其六分之一。天子諸侯止殺其上首之一。大夫與士則并殺其下角之一。是天子諸侯大夫上之所異也。茲非所以辨分哉。

按摺筵節。註以笏與圭強合為一。故其說難通。不知圭有用事。笏以記事。其不同一也。天子大夫。以朝日。摺而不執。諸侯命圭。朝覲宗。遇會同于玉。及諸侯相見用之。

笏則常日視朝。入廟習射所用。其不同二也。周禮玉人云。大圭長三尺。雜記云。公圭九寸。侯伯七寸。此云二尺六寸。其不同三也。又玉人云。天子杆上終。蔡首。諸侯不終。蔡首。此云中博三寸。殺六分之一。其不同四也。諸侯命圭以玉。此云以象。其不同五也。况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若以考工記大圭之制為笏。記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諸侯殺其上首。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何謂天子杆上終。蔡首。諸侯不終。蔡首。大夫士杆其下首乎。圭笏明是兩樣。讀者再詳之。

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十二

天子素帶朱裏 五節
此詳帶緣之制也。大旨天子至士有位者之帶。用之朝祭者。其制殊尊卑之等。居士弟子無位者之帶。用之燕居者。其制異文質之宜。素得于自然。練成于人工。故其用不同。凡帶皆謂大帶。以素絹為質。有裏。又有緣為飾。故素帶朱裏。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如要後兩耳及紳是也。惟天子為然而。諸侯素帶終辟。不朱裏矣。大夫之素帶。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為辟垂腰後不緣矣。士則殺其三用練。緇為帶。不得用素。一也。單用之而緇緝其兩邊為緯。不得用。二也。惟緣其紳為下辟。不得緣兩耳。三也。居士道藝養

成充實光輝故錦帶尚文也。弟子斂華就實近裏着已故編帶尚質也。

按素熟絹非白色也。碎本作紕緣也。而下闕諸侯兩字。重謂兩耳及紳也。耳紳相連故同謂之垂練。練也。率纆緝也。下謂紳以上分使之也。居士二句道為之也。錦帶編帶皆單帶不言率辟則不率無辟可知。

并紐約用組三寸 節

此詳結之制也。三寸截上言其廣下言其長。紳長制以下正見結之長齊于帶而鞞則又因言紳結而及之者。引子游之言明紳長三尺之意。

夫自天子至于弟子其結帶之紐約並得用組為之。所以禮記說義集前卷之十一

束帶也以言其廣固三寸也。而廣狹適宜以言其長。束紳

齊也。而長短中度。此紐約之無分于貴賤者也。紳之長制。士二尺。取于適體也。言士則餘皆三尺可知。惟有司府史之屬。二尺有五寸。便于趨事也。又引子游之言為證。子游

曰。人長八尺。腰帶之下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其二。可見紳長三尺也。由此言之。大帶之紳也。破膝之鞞也。紐帶之結也。三者皆長三尺。截然齊一。所謂紐約之長齊于帶者。不可見哉。有五之有論

大夫大帶四寸 節

此詳帶之博制與緣也。重辨分上。凡帶用之朝祭曰大帶。大夫大帶其博四寸。以上可知。其

以雜色為辟緣也。天子諸侯上以朱。下以綠。蓋朱者盛陽之正色。綠者少陽之間色。示體陽于上而布之于下也。大夫外以玄。內以黃。蓋玄者天色。黃者地色。示君尊于外。而臣順于中也。若夫士帶之緣。則以緇為辟焉。分卑而質也。又異于大夫以上之緣矣。士帶之廣。則止于二寸。而再緝四寸焉。分卑而殺也。又異于大夫以上之廣矣。

凡帶有率 節

此明帶之率功也。凡君大夫士之帶。當率纆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此則無上無下所同者也。此而不同。非所以語制度之精矣。箴與通

肆束及帶 節

禮記說義集前卷之十二
此勤者有事之儀也。帶之餘組及帶紳之垂者。或有時任君之事。而為勤勞之人。則此束及帶有所不便。故遇有事之時。則收之于手。遇事之迫。而有不走者。則擁抱于懷。使無傾跌失容。以全敬也。

按束者紐約之餘組。即上結也。帶謂紳也。勤者。指大夫上。任君事者。說不如通說為長。註解勤者。未及有事是一項。走是一項。走比有事。又甚些。都承勤者說來。

禪君朱大夫素 一節

此詳玄端之禪也。分三段看。自君朱至爵韋。因分而異其色也。自圍殺直至前後正。因分而異其形制也。自下廣二尺而下。是制之一定。而上下皆同也。末言韋帶者。何。韋依

于帶故並言其博制此句不重一

鞞以蔽膝君臣之所畢用者也以言其色天子諸侯朱裳故鞞亦朱大夫素裳故鞞亦素士之裳玄黃雜采不齊故鞞以爵色之韋色各象其裳也以言其形之圓殺直天子形無圓殺而上下皆直焉諸侯上下各去五寸而補之使方變于天子也大夫員其上角變于君也士遠尊無嫌則前後皆方而不變焉形各因其分也以長短之數言之君大夫士皆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其兩角之肩與革帶則博二寸以象陰陽形色尊卑異焉分殊故也長短尊卑同焉理一故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韋

按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也肩兩角以在兩旁如人之肩也五寸謂廣也博亦廣也

一命緼鞞幽衡 節

此記侯臣鞞佩之制也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爵位未隆所繇未見故鞞用赤黃之韋雜而不純衡用黑白之玉晦而未明也再命謂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爵位漸隆其繇微見故鞞用赤韋與一命異衡用黑玉與一命同也三命謂公侯伯之卿則位冠侯臣而所繇者發見若明矣故鞞用赤韋衡用蒼玉取南與東方之正色也蓋命以漸而尊則色以漸而顯也鞞佩以命數重明分意按鞞之在冕服祭服也曰鞞在玄端燕居服也則曰鞞

衡佩上瑀也以言其寓之以為獲則謂之瑀以言其衡之以為平則謂之衡

王后禕衣 三節

此詳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也首節人君之妻之服以形名之二節人臣之妻之服以色名之三節世婦天子婦也其他諸臣婦也蓋正位于內不可無服以稱之其形其色俱有從夫助夫二意

天子之后服禕衣而色玄刻羣雉而以五采畫之綴于衣以配天子之體玄道而服夫玄者宜也從王祭先王者公侯伯夫人服揄狄色青刻揄雉而以五采畫之綴于衣以公侯伯能體陽道而此以少陽之色配之宜也從夫祭先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禕

公者子男之妻曰女君受王后之命服屈狄色赤刻雉形不以五采畫之子男之體陽道者本純而此以正陽之色配而助之宜也從夫祭羣祀者此內服之行于上者也黃衣曰禕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之妻服之以告桑事象其夫之有文也白衣曰禮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之妻服之以見王及賓客象夫之守素也黑衣曰祿子男之士之妻未命者服之以燕居及御王所象夫之繇蓄未顯也此內服之行于下者也看來青不如玄之深亦不如青之雅鞠猶有文白則素矣黑則又質矣分愈尊制愈隆分漸卑文漸殺也唯天子世婦上不敢擬王后下又當別諸婦惟獻繡之時天子以其有功于祭服或鞠或禮或祿隨所

命之賞其功也其他若士以上則皆從夫得各服其命數之服如上所言不得與世婦同也安有僭擬者哉禮音疑

按周禮內司服所掌王后之六服服皆袍制衣裳相連而同色者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與正服衣裳異色者不同王后六服尊得兼卑此則別而言卑不得以僭尊也且王后必以狄為上者何蓋狄之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婦人之德所宜后之五路皆重雉者其義亦若是再命一命與上章同註專主子男之臣者非凡內服之尊卑視其夫如褱衣當袞冕揄狄當鷩冕關狄當毳冕鞠衣當絺冕禮衣當玄冕爵弁祿衣當皮弁是也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十二

凡侍於君紳垂 節

此臣侍君主之敬也凡侍立于君身容必俯惟俯故以紳則垂以齊則委而足如履之以順則若霽臨前以手則拱而下垂此皆幣折之容也視下而聽上而字申蓋幣折則視下然視雖下而聽則上視下者不敢觀君容而驕也聽上者不敢忽君言而畧也正敬之自然中節處然視下非過貶也下不過帶上不過裕欲瞻依之切此視下之則也其聽上非過高也侍立在右聽言向左欲應對之審此聽上之則也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任從也下于帶則愛上于裕則傲以君之帶裕言嚮以己身之向言

凡君召以三節 節

此臣承君命之敬也人君召臣有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也。有以二節者有以一節者合之為召以三節焉。二節事急以走一節事緩以趨此其稍異者也。而總之不可有緩心。如在官地之近者可以俟屨而不俟屨。在外地之遠者可以俟車而不俟車。蓋聞命即行敬之至也。此二節一節之所同也。

按在官二句兼趨走言乃進一步說話不俟者就始被命時狀急赴君命之容若不待着車駕馬者然卒亦未嘗無車屨也。

士於大夫 節

此士敬大夫之節也。士于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請士而士為主也。來不拜迎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以賓出不顧則不答拜。可以伸其敬心。若士見于大夫而士為客也。先拜于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拜則走避之士于大夫二句士敬客之禮如此。士于尊者三句士敬主人之禮如此。為主則敬客為客則敬主。士卑故不拘賓主之常禮也。此恭之近于禮者尊者指大夫言。

士於君所言 二節

此皆士之禮也。士于君所言禮君前臣名。然大夫沒矣則稱諡及字。士沒則稱名。敬貴賤賤皆所以尊君也。若于大夫言其生者士則名所以自卑。大夫則字敬其類也。次節于大夫所承上文而言公諱謂大夫之祖考也。有公諱尊

有所伸也私諱謂士之祖考也無私諱卑有所屈也此皆
敬大夫也凡祭外神在廟中教學臨文此四者雖公諱亦
不諱因上文言諱而並及之與曲禮文雖小異而義則同
按首節上三句稱沒者也下三句稱生者也吾爲士故
言及士則名之所與言者爲大夫故言及大夫則字之
字大夫乃口中所言之大夫非與言之大夫也次節公
諱註云本國先君之諱兼本國及大夫之先君說玩于
大夫所四字只指大夫之先君說亦可以下因記士敬
大夫之禮而並及諱禮只帶言不重曲禮言廟中不言
凡祭舉親以見疎也言凡祭則廟中在其中矣而必重
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也教學即詩書也

禮記說義纂前 卷之十二

堯

古之君子 二節

此詳佩玉之制也在首節截首節言玉聲各有所中之音
尚本說刊和上玉鏘鳴以上言動容有節斯玉聲由之以
和故君子四句推心由玉聲之和而得其養也可見君子
必佩玉無非爲養心之具君子兼士以上言

古之君子佩玉未有無故而去者故曰必也奚取于佩玉
也人之身有左右而行居其中行字兼下趨行周折進
退看玉之鳴也右則中乎微角徵爲事事道宜修角爲民
民道宜勤故在右右爲動作之方左則中乎宮羽宮爲君
君道宜靜羽爲物物道宜積故在左左爲無事之方玉聲
固各有所中如此然非玉之能自中也自路寢門外至應

門地稍廣則行宜疾故趨趨或過于疾則歌采齊之詩以
爲節蓋采齊曾孫所以告于先君揚于祖廟詩之和緩者
也故趨之急者歌之路寢門內至堂地狹宜行行或過于
緩則歌肆夏之詩以爲節蓋肆夏天子所以震疊諸侯武
序在位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緩者歌之此皆和之以樂
也其直去而回轉也則其圓如規其直去而復橫去也則
其方如矩進而前則其身畧俯如揖而不過于亢退而後
則其身微仰如揚而不過于卑此皆節之以禮也惟其如
此然後佩玉之聲鏘然可聽而右果能中徵角左果能中
宮羽是所貴乎佩玉者也而養心之益寓焉故君子在事
既聞鸞和之聲矣今行則鳴佩玉焉無時無處而不得其
養是以心中無斯須不和不樂而非違邪僻之心無自而
入也乃知心貴得養而養心資乎佩玉所以君子必佩玉
也

禮記說義纂前 卷之十二

三

君在不佩玉 節

此明世子不佩玉也首句作頭下四句分兩意恐首句說
偏枯了故言下二句補足其意末二句又以燕居形出朝
來一反一正正君在不佩玉之實也

夫君子必佩玉矣唯世子在君前則不佩玉正是愛君親
涵育薰陶的意思蓋心虛而善人也佩玉則以德自表見
有與父爭德之心了非尊尊親親之道也故不佩玉非去
之也左則結感其佩之綬不使有聲雖佩猶不佩也右則

設事佩如鴈燧之屬以待用雖佩而非玉也惟燕居而君不在乃設玉佩如常若朝而君在必結玉佩也

說兩結佩與兩設佩俱宜一樣看蓋居非獨處但非臨朝對羣臣時耳此正子事父之時故必設事佩朝則森嚴之地此時祇論君臣故但言結佩亦好

齊則精結佩 節

此明齊之必佩玉也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精結其佩而服爵鞞恐有聲以散其志也

凡帶必有佩玉 節

此明佩玉之義也必有字正與君子無故句相應君子于玉比德又玉不去身之故也由前觀之凡帶必有佩玉唯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喪故乃去之耳佩玉貴其有聲衝牙觸璜而為聲者故必有衝牙夫君子所以無故玉不去身者蓋以君子修德于玉比德焉以有象之玉而擬無象之德庶幾藉有德之玉以助成如玉之德德無時而可去則玉亦無時而可去矣

人子佩白玉 三節

此言玉色與紋色之辨也根上比德來惟佩玉以比德故佩玉以德絲上其言佩而此言絞者佩必有絞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也重佩上絞特帶言

人子則佩白玉而玄組絞蓋天子德極純潔故比玉于無瑕之白而體天道故有取于天玄之絞也公侯有鎮靜之德而體陽道以長人故佩山玄玉而朱組絞山者厚重

不遷朱者正陽之色也大夫有通達之德而體陰道以事

人故佩水蒼玉而緇組絞水者周流無滯純者陰幽之色也世子之德美而文故佩瑜玉而綦組絞瑜者玉之美綦

者色之文以盡其飾也士德未成而位未顯故佩瑀而緇組絞瑀次玉之石縹者赤黃之色以合其章也此皆

所謂比德于玉而不去身者也若孔子于燕居之服止佩象牙之環其廣五寸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以雜色之綦組為絞不敢示其有純德之美不以禮服之佩絞繫用之燕居此正聖心之謙處然亦可以見玉不去身之意矣

童子之節也 二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此童子衣服之制也童子之禮節也此句作綱用緇布為衣全體未成尚質也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並以錦為總而束髮皆用朱色之錦示將成人有文

德一文一質之義一云為親在而致飾孝道也童子不裘不帛恐溫傷壯氣且戒奢靡也不履絢未習行戒也雖不

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皆為幼少不備禮也主人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以待事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此皆童子之節也

一室之人 節

此明徹食之禮也徹食之終也古人敬終如始故其禮如

此是平居無賓主之分而當辨長幼男女之禮者

夫一室之人同居共食者壹食之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二者皆為無賓主之分故但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凡燕食淫泆之禍多起于燕私故婦人不徹辨男女以遠嫌也註云弱不勝事不可從壹猶聚也謂赴事聚食也

食棗桃李

節

此食瓜果之禮也棗桃李瓜主人物也弗致之類客禮也敵者降等皆然食棗桃李弗致核于地懷之而已敬主之餘也瓜以上環祭敬主之物也食中棄所操有不盡食之意所以養廉也

按弗致于核曲禮其有核者懷其核是也二云果但食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一

其肉而不極于核鑿矣瓜祭始種瓜者環有上下上環是意謂切去意橫切之形如環也脫華處則為下環食中二句不過示食瓜之儀說到養廉迂矣瓜皮豈可食者乎

凡食果實者

節

此共食之禮也古人有嘗食之禮恐其不善或為尊者害耳果實生成之味若共食則使尊者先食火孰則已先食嘗食之禮也所以致敬于君子也

行慶非君賜

節

此慶賀之禮也卿大夫上之家設有嘉慶之事必君賜如爵命士田車服之類則常賀非君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為

榮也

按冠昏之類但榮一家非一國所共慶則近于諂不賀有二意既不致賀于人亦不承人之賀

孔子食于季氏

節

此聖人處失禮之事也凡客將食必典辭不敢當主人之食也食則先敬次敬至福乃飽而發不敢虛主人之饌也孔子食于季氏不辭而食又不食肉即告飽而發蓋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故其簡禮如此亦不屑之教也

君賜車馬

四節

此受君賜之禮也首節卿大夫受已君之賜意重再拜次節卿大夫受天子之賜意重歸獻三節言拜賜之儀頂上

本國王朝說受已君受天子皆然也四節言拜賜之稱禮君之于臣有賜車馬者有賜衣服者其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乘是車馬詣君所而拜謝服是衣服詣君所而拜謝所謂再拜敬之至也若是諸侯之卿大夫使于王朝而受天子之賜者亦必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君本有命弗敢即乘服也皆所以敬已君也然其拜賜之法本嘗不同凡拜賜者當行稽首之禮覆左手以按于右手之上而頭與手俱至地也酒肉輕則但拜受于家而不再拜與拜車服之賜不同唯其稱也

按君未有命句宜善看重歸獻其君上君未有命言當

其未歸本國或既歸尚未獻諸其君故未敢即乘服若既歸而獻豈有諸侯而緩天子之命乎。一云車馬衣服有恩命所特賜者有常秩所應得者乘服以拜賜者其特典也弗敢即乘服者其常秩也雖常秩而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可不乘服以拜賜乎。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之難通者也。

凡賜君子 節

此賈賤之分也凡將之以禮曰賜如車服類惠之以物曰與如布粟類賜必君子與必小人賈賤殊故不可同日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三節

凡獻於君 三節

此大夫士拜獻拜賜之禮也凡獻物于君大夫使宰不親往也士則往然皆再拜稽首送之蓋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則或宰或士又拜送以授小臣也以美食膳于君必有帶桃茹者防不祥之物桃以其性羶以其氣茹以其形于大夫去茹于士去筆者形不如氣氣不知性惟桃亦自去焉皆造于膳宰以不敢專違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次節釋大夫不親獻之義大夫有獻使宰則及門之時宰拜而大夫不親拜者蓋恐君之出受而答已不敢當所以不親也三節釋士親之義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之

賜及門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報諾亦恐君召進之而答拜也若士則拜竟不退必待小臣報諾而後退既報又拜君之諾乃退以君不答拜故可伸其敬也所以士親也

親在行禮於人 節

此親在之禮也人於親之在也凡行禮於人必稱父不稱私交也人或賜之則稱父拜受之不敢私受也皆謂不敢自專禮也

禮不盛服不充 節

此見郊禮之盛也大凡禮不極盛者則服不內充郊禮禮之盛者也故天子之大裘不裼敬之至不敢見美也豈惟大裘不裼即乘路車而過門閭亦不式以分敬不裼之心即不式之心也專主敬天看

父命呼 三節

此重孝子不忍之心也人子于父命之呼也唯而不諾蓋唯唯而恭諾緩而慢也手執業則投之非業又可知矣食在口則吐之非食又可知矣此只是形容不率業不卒食之意走而不趨急于應命禮也人子于親之老也出不易方恐召已而莫知所在復反也復不過時恐愆期而貽親之憂遇親有疾則憂形于色而容不盛此亦人子盡孝之禮而要皆常行疏節未可爲大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其汗漬此點之處手澤猶有存焉者爾母沒而杯圈

不能飲焉以其口旁潤澤之氣猶有存焉者爾蓋雖父母既沒而挾其書執其器則想見其人哀痛慘怛至不能讀且飲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可謂終身之大孝矣豈區區疏節可比哉

君入門介拂闕 二節

此言君臣朝聘各詳入門之儀也入門行禮之始故謹辨之首節君指鄰國之君言此諸侯來朝于鄰國而君臣異所由之處次節賓指鄰國之卿大夫言此卿大夫聘于鄰國而公私異所由之處一則名分辨而朝禮肅一則恭敬昭而聘禮虔

夫兩君之相朝也凡門中央樹短木曰闕兩旁有長木曰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三

棖賓君入門由闕西之中上介卿從賓在後稍東而衣拂闕人大中加以次而西適當賓後中于棖闕之間士末介則極西而衣拂棖上指入門亦如之但由闕東耳卿大夫來聘而為賓其入也不敢中門稍東而近闕避國君之體也不復門限為不恪也聘享奉君之命公事也入自闕西用賓禮也若私覲私而申已之信是私事也入自闕東以非君命從臣禮也

按君入門不重起下文耳註兼指總解還只以分言中門殿闕闕西闕東二者始至傳命賓主相見為聘禮實主壁之將為享

君與尸行接武 六節

此詳行步之節也首節首三句言天子諸侯大夫士與尸行之節步之廣狹因分而異徐趨句言宗廟行禮時徐趨之儀徐言緩行趨言急行言君大夫士在廟中或徐或趨皆用與尸行步之節也此行於廟中者下疾趨三節泛言他事行禮亦有或徐或趨之時而皆有節也疾趨節應上趨字圈豚節應上徐字端行徐行之別名比圈豚為尤緩奔行急行之別名比疾趨為尤急總之皆他事行禮不與廟中相干執龜玉節因上行步而併言執重器之徒凡行容節承上行步之節而總約之于敬也只重註敬謹二字行止疾徐之間俱是性道所呈敬謹以養性便自然中理非遇事求合之謂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三

大君大夫上臨祭其與尸行步之節天子諸侯二足相蹻而踏其半接武也行甚狹而太緩矣足跡相接續繼武也行稍廣而速矣每移足間容一足地中武也行極廣而愈速矣分至尊故行狹而緩分漸卑故行漸廣而速也末一句亦是廟中行禮雖非與尸行之時君大夫士或徐行而緩或趨行而急皆各循與尸廣狹之度君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也疾趨謂趨之疾也履頭欲發起固不以接繼為拘矣然于恭足重毋低斜而變常度此疾趨之法也圈豚行釋上徐趨之形轉足循地而行足既不舉身又俯故齊如水之流未坐時在席上亦然亦如此圈豚行齊如流也此徐趨之法也端行奔行又足上二節之意端行行

之詳緩端正也其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頤如屋霽之垂步如矢之直當徐而徐也趨而且疾則行之急故曰弁刻刻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身履恒起當疾而疾也至沈沈以下執玉以聘此重器也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縮縮如言舉足促狹不濶步也道路瞻視所在故行于道路當直而且疾不回枉而失容不舒緩而近情重言惕者專主敬也。

按君主祭者大夫士助祭者禮有宜徐者有宜趨者故君尸有徐有趨大夫士有徐有趨非謂君尸徐而大夫士趨也按武用于徐乃緩中之緩繼武中武用于徐乃緩中之速按武用于趨乃速中之緩繼武中武用于趨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二

委

乃速中之速此節之以分異者一云尸君之尸也廟中惟君為尊尸在廟中則疑于君與猶及也君及尸皆接武者分至尊故行皆徐大夫士以自行言大夫漸卑士極卑繼武中武言大夫士之行不同于君與尸之行也若註解大夫與其尸行士與其尸行審如是則步廣者宜與尸近安得更相遠乎比舊說簡便徐趨有兩意不與下疾趨作對疾趨只當一箇趨字手足毋移比發更重些願雷如矢刻刻起履四平看但前言足不舉而齊如流此則頤且俯而行步且無邪枉前言履欲發而此則身與履俱起故以此節為足上二節意。

○廟中齊齊

節

此形容君子朝廟之容得事親事君之道也泛言不必指形容說註中收持嚴正頗有分別廟中尚質濟濟屬身容翔翔屬于容朝廷尚文各得其敬也。

宗廟朝廷威嚴之地也時而在廟收持而有所檢束無縱弛也嚴正而極其端莊無傾側也不亦齊齊乎時而在朝威儀詳整嚴而飾也張拱安舒恭而安也不亦濟濟翔翔乎。

君子之容舒遲 節

此言君子容與時宜也舒遲不專言燕居只無尊者便然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二

卑

足容重手容恭 六節

此泛言君子一身之容不屬見尊者看總是修己以敬皆有根心生色工夫在不可徒在容上說。足容重而不輕舉舉步遲也手容恭而無慢弛高且正也目容端無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噉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中正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色容莊矜持不放也坐如尸尊嚴若神也此皆主敬之目也行禮平居皆當如是。

燕居告 節

此詳燕居與告之容也燕居之時與告語人之際其容則

溫而又溫燕居溫溫孔子申申如天天如是也告溫溫詩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也總是欲其和

凡祭容與顏色 節

此詳祭祀之容也容貌見于一身顏色獨見于面皆當盡其如在之誠也益致誠信與忠敬而視無形于有形聽無聲于有聲矣

喪容纍纍 節

此詳居喪之容也以纍纍為主下正見纍纍處纍纍處微味其聲綿綿而低微皆纍纍之目也

戎容暨暨 節

禮記說義集前卷之十一 此詳軍旅之容也以暨暨為主下正見暨暨處暨暨果毅之貌亦槩舉也以身言其言則教令嚴飭有信賞必罰之意其色則嚴厲莊肅有不敢違犯之意視只是顧瞻行伍其視則瑩徹明審有明見萬里之意此暨暨之目也

立容辨甲冑 六節

此詳君子一身之容也容貌聽之符也浩然之氣容之根也辨甲冑立容德微異辨甲冑者不為矜高之態也雖貴辨抑甲冑亦必貴于正而不可有屈已媚人之態所以防其調也頭頸在一身衆體之上立時宜正無偏側也君子之立巖然不動與山之靜定不動相似君子之行因時制宜

與時之流行變動相似既曰立容又曰山立既曰色容又曰玉色山玉則容之形狀也盛氣即浩然之氣也至太至剛失養則餒必不役于形不勞于欲則心無愧怍即集義工夫到而本體定也揚休者氣之充體無限量無屈撓如陽氣蒸煦而呼吸無窮即塞乎天地之間也玉色玉無變色氣以盛而定則英華發外粹然可掬不猶玉之溫潤而其色無變乎此數者動容自中皆盛德之至也

按辨自貶卑謂磨折也一云辨如字古大臣行止亦踰

尺寸者是其辨也宜知氣本自盛故曰盛氣願讀如填

塞之填養氣工夫當提在顯實之上揚休字輕揚休從

顯實發出來者必揚休方見顯實宜一氣看一云讀揚

禮記說義集前卷之十一 休為揚煦何等費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顯實是范

實揚休是光輝只如字讀亦通

凡自稱天子 十一節

此言正名之禮也有自稱之辭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擯贊稱人之辭有于其國之辭有于外之辭稱謂之間各有深意所以名正而事成也此稱名之禮也首節天子自稱于臣民曰予一人見責任獨堯不容戲淪也伯曰三節俱根一人來一人而無宣力者則獨勞而罔功一人而無守土者則獨守而不足一人而無屏翰者則獨受其侮而莫為之禦故力取宣力之義伯任之守取輯寧之義侯任之屏取藩屏之義適邑之臣任之皆為一人而分

憂效勞者伯曰節。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宜力四方者也。故自稱曰力臣，謙言力臣，則所勉在德矣。諸侯之于天子，其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蓋莫非王土，特為王者守之而已。此知其職矣。其在邊邑，則自稱曰某屏之臣，其非蔽內而捍外，不可交于敵以下。自稱曰寡人，寡德之人，謙詞也。小國之君自稱曰孤，特立無德亦謙也。擯者亦孤位卑，從其謙也。以上四節，皆諸侯朝于天子之稱也。擯者句帶言耳，下倣此。

按曰：予一人者，明責不他委，又言我于天下，祇是人耳。更寓自謙意，若云至尊無對，則太張皇了。

上大夫曰下臣，節上大夫自稱于他國曰下臣，下等之臣。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一

聖

謙也。擯者曰寡君之老，係老于君，尊也。下大夫自稱其名，降于上大夫也。擯者曰寡大夫稱寡，謙也。稱爵尊也。世子二節，世子亦交隣也。自稱其名，如對已親也。公子曰臣，自稱曰臣，見適為君也。又稱曰孽，見不匹適也。以上諸侯之臣，聘于鄰國之稱也。

按上大夫下大夫及世子公子，皆蒙上在鄰國而言。一云上大夫自于已君之前，稱曰下臣，出使他國，擯者稱為寡君之老。下大夫對已君，稱名不敢稱下臣，卑遠于卿也。出使他國，擯者稱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已國之君，稱名擯者對他國之辭，曰寡君之適，明其統承先君也。公子嫡而傳世，謂之適子，餘則公子而

已。一云臣孽對已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分已君他國君言亦通。

士曰傳遽之臣，節家臣之稱也。士為家臣，自稱于所臣事之大夫，曰傳遽之臣，蓋士賤而給車馬之役也。于非已所臣事之大夫，自稱曰外私，家臣稱私人，言外別于已所臣事者也。傳去聲。

大夫私事使三節，補上文擯者曰寡君之老及寡大夫未盡之意。大夫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使鄰國也。私人已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擯者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公士擯，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為使，小聘則擯，稱寡大夫。大夫聘則擯，稱寡君之老。夫公事不稱名者，何哉？蓋大夫有所往，正聘也，必使公士作擯，此承上文而推言大夫，所以有公士擯之故。凡禮重而當隆其稱也。

按介是賓之輔，擯是主之輔，往使鄰國，隨行之人，當謂之介。據我至彼之賓館，有我為主之義，故稱擯也。首節二節相對尚虛，末節正發明次節之意。前公士擯，只說非私人，且勿露正聘意，至有所往方可說出非正聘，隆其所稱用臣禮也。正聘隆其所稱用賓禮也。大夫正名于他國，重本國之體，以不辱君命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終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男 延齡七來

孫 惺慧益較

明堂位

按明堂自古有之此篇為美周公而作言其生則踐天子之位建不世之功沒則用天子之禮樂備歷代之制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踐阼未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嘗自踐阼也魯之郊禘雖或有之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誣其誇有不待辨而明者讀者當斷以大義而削之不特為疑經也惟是四代禮樂服物器具亦略具于斯焉則攷禮者之所不廢云

昔者周公 節

此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而結其昭天下之大分也周公相成王伐奄而歸天下一統四方來王正名定分俱于位上見出周公欲以制作頒行天下先以位次服諸臣之心以叔父為冢宰又以冢宰攝天子之事而不疑正是周公用心之極處

昔者周公節此首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也昔者成王居

天子之位未能行天子之政故當時諸侯來朝各分正于位次天子不能自定而公定之則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乃公所制之位也其制何如吾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巍然以一人臨萬國也

按書記周公相成王伐奄歸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蓋成王之三年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管洛邑其時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而已此外則不見周公代上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蓋是周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成王也分明有個天子在謂成王朝諸侯周公相可也謂周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侯王察已然後復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代之而受朝乎代之之說始于荀卿成于漢儒誤矣又云天子即周公夫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天子即周公此記者之妄其得罪名教大矣

昔殷紂亂天下 節

此總言周公大功封魯得世用天子之禮樂也周之報周公者至矣周公何以得此哉昔殷紂不道而天命人心在武王矣相武王以弔伐而開有周之天下者誰乎周公也觀下一相字而周公心事了然矣及武王崩成王繼之冲

年也。何以能主天下之政。時責在周公也。于是輔成王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明尊卑之大分也。乃制五禮以節民性。作六樂以和民心。頒長短之度。小大之量。以一民紀。而天下之民大服。尊王法。奉王章。德化無梗也。視之六州來同。江漢歸心之日。殆有甚焉者矣。至于七年。成王長而致政。周公曲成之功居多也。周公之功如此。而成王其能已于崇報哉。

按鬼國名。卽鬼方。荆楚之國。其地好鬼。故名。史記作九。紂之亂不止于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文王聞而歎息。拘於羑。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羑里百日而欲令之死。制禮作樂。所頒有規矩權衡準繩。不止于度量。止以二者爲言何也。蓋分寸丈尺引。以度長短。謂之五度。其形起于璽羨。而禮寓之矣。龠合升斗斛。以量多少。謂之五量。其聲中于黃鐘。而樂寓之矣。度量者。主乎禮樂而言也。六年者。蓋周公攝政之六年。成王之七年也。是年營洛邑。七年者。周公自成王二年之秋始攝政。至成王八年則爲七年也。蓋武王初喪。周公時爲冢宰。旋遭流言之謗。遂出東征。而二公在朝行冢宰事。成王元年。周公居東之二年也。殷亂平。成王二年。周公居東之三年也。其秋有風雷之變。而成王迎周公以歸。仍以冢宰攝天

子事。成王喪畢。于常禮宜自親政矣。以年尚幼弱。故周公攝事如故。及制禮作樂之事。大備。管洛邑以朝諸侯。周公乃留治洛邑。是年冬。成王在洛。烝祭。八年之初。自洛歸于宗周。始自親政。是爲周公致政于成王之年也。踐天子位。陳註辨之甚明。其制禮攝政。孔鄭之說。各不同也。

成王以周公 節

武戡禍亂。文致太平。周公之勳勞。可謂大矣。成王以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宜用人臣所不得用之典。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而猶以爲未盡稱其勳勞也。乃命子魯公伯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以魯君孟春所乘者大路。所載者弧。鞶旂之旒十有二。而垂日月之章。用此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皆天子之禮也。成王所以報周公者如此。按王功曰勳。事功曰勞。皆主周公事。君言考之史記。封周公于曲阜者。武王也。但周公雖已受封。而不之國。武王崩。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故周公東征。而遣伯禽就國。以遏徐戎。詩所謂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者。蓋言成王命伯禽代周公往侯于魯國爾。非謂其時始受封也。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魯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其後定制諸侯之國。方四百里。乃是周公制作禮樂時事。其制實未嘗行。此記所云地方七百里者。非其實

也。夫周公身為三公，又為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耶？况周公受封在武王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王初喪之時，今乃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于天下，然後封之于曲阜，而有方七百里之地，其妄不辨。自明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句說者謂周公既薨，成王思報而有此命也。意在尊崇周公，而不知其非禮。故夫子歎之曰：周公其衰矣！王介甫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能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五

男通謂之侯與。

季夏六月 六節

此合下五節言魯禘如天子之制。季夏，周正巳月也。魯禘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也。以牲則用殷之白牡，尊敬周公，故用殷代之牲也。止用時王之制者，諸侯之

禮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篇內用前代物，可以類推。以專用周之犧象夏之山豷，而周之黃目也。灌鬯酒之器，則用周之以玉為鬯，而以大圭為瓚柄也。薦菹醢之器，則用殷玉飾之豆，雕飾之邊也。獻酒之爵，則用夏之以玉為琖，又因其形而唯者也。加獻之器，則以周之璧散瑩角也。犧牲之俎，則用虞之梡夏之楨也。此皆行禮之物，與其器也。其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如此，樂之聲則升堂歌清廟之詩，堂下管吹象武之曲，樂之容則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不但此也。昧乃東夷之樂，任乃南蠻之樂，而納此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大魯國禮樂之事于天下也。其世祀周公，以天子之樂如此，當此之

六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時禮樂交作，夫婦躬親，百職畢舉，君則卷冕立阼階，夫則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內外百官各盡其職，或贊君也，或贊夫人也，百官廢職，則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此詳祭時之冕服儀節，正所謂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也。不特此也，內則夏酌秋嘗冬烝，外則春社秋省而遂大蜡，此皆天子之祭也。此言時祭蜡祭得如天子之禮，可見無一事不用天子之制，無一制不兼歷代之規，成王之報周公也，何其至哉。

按儀象周尊名，山豷夏后氏尊名，黃目周尊名，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犧尊以盛醴齊，堂上薦朝車，竟尸入室，饋食用象尊以盛益齊，皆君及夫人酌

以獻尸者天子追饗朝饗之祭再獻用山壘烝嘗用黃
目今褒崇周公于夏禘用之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
為柄是謂圭瓚周器也玉豆以玉飾豆簋邊屬以竹為
之雕飾其柄故曰雕簋殷豆也琖夏爵名以玉飾之故
曰玉琖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也加加爵也夫人亞
獻于尸夫人獻後賓乃獻皆所謂加也散爵皆周爵名
以璧飾其口故皆曰璧夫人獻尸以角賓獻尸以散先
言散後言爵便文也椀虞俎名獻夏俎名清廟周頌文
王之詩并歌升樂工于廟之堂上而以瑟歌詩也象象
武武王之詩也謂堂下吹管匏竹以播象武之詩也堂
上堂下有貴文賤武意蓋六冕皆周制故用以舞周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且成王欲彰周公之武
功故錫以武樂欲彰周公之文德故錫以夏樂蓋武莫
盛于大武文莫盛于大夏也又冕而舞大武有止武意
禘而舞大夏有守文意四夷之樂東方曰昧即昧南方
曰任西方曰株籬北方曰禁王者設鞮鞻氏掌四夷之
樂示四夷一統也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周公之德為蠻
夷所歸故賜蠻夷于魯庭也廣魯于天下註兼禮樂一
云只以用樂言緊承上亦有理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
司馬奉羊之類各者不侵官也大刑重刑也天下大服
謂敬服周公之德宜饗此也言春社兼秋春祈秋報也
言秋省兼春省耕省斂也視年之上下為蜡之豐嗇故

曰遂大蜡省非祭名但因祭而併言之耳

太廟天子明堂 節

此言魯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周公太廟似天子明堂魯
之庫門似天子卑門魯之雉門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
天子不必事業皆同也

按天子五門路應雉庫阜諸侯三門路庫雉詩經註解
云王之郭門曰阜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庫門天子之朝
門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
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振木鐸于朝 節

此言魯施政如天子之制也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
動衆聽而魯亦如之故曰天子之政也

按鐸以金則取乎義而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
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以木則取乎仁而所用多在乎
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
于市此皆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 五節

此合下五節言魯廟飾如天子之制也廟飾不止此特舉
其畧耳刻山于斗拱畫藻于短柱屋則重之故曰復廟簷
則復之故曰重簷密石剝柱所以使之精澤窻戶相對所
以使之明達及爵之坫列于酒尊之外至重之圭措之高
坫之上至于屏所以蔽內外也刻鏤而使其文理疏通管

之廟飾有此九者皆天子家廟之飾也。

節 驚車有虞氏之

此言魯車制得兼前代如天子處。車有鸞和。曰鸞車者。有虞氏之路也。有曲輿。曰鈞車者。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木路。尚質。殷之路也。乘路。玉路。尚文。周之路也。此兼四代之車制也。

按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意者。殷周時始稱為路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

節 有虞氏之旂

此言魯旂制得兼前代如天子處。車上有旂。交龍曰旂。有虞氏之旗也。綬以旄。牛尾注于杠首而垂之者也。虞質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夏唯綬而已。至夏世漸文。乃有旂制。即交龍為旂也。則虞當言綬。夏當言旂。此錯誤也。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

節 夏后氏駱馬黑鬣

此言魯駕馬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夏后氏尚黑。駱馬黑鬣。即視乘駟。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即視乘翰。周尚赤。黃馬蒼鬣。即視乘駟。蓋馬以毛物為上。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以鬣言之。

節 夏后氏牲尚黑

此言魯牲尚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夏后氏尚黑。殷白。牲周辨。剛此兼前代之牲尚也。

按辟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牲則黑亦牲也。牲言其質。剛言其性。言二代如此。則夏后氏尚黑亦用牲可知。故湯用玄牡。釋者以為未變夏禮也。

節 泰有虞氏之尊

此言魯用酒器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尊以盛酒。瓦尊。有虞氏之尊也。畫為山雲之形。夏后氏之尊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殷尊也。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周尊也。此兼四代之尊制也。爵以行酒。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斝。此兼二代之爵制也。灌尊以盛鬯。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畢。周以黃。口此兼用三代灌尊之制也。其注酒之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此兼三代之勺制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十

按泰司尊彝。謂太古之瓦尊。有虞氏尚陶。故泰用瓦。有反本復始之義。刻山曰山尊。刻雷曰壘尊。以山壘為尊。因謂之壘尊。亦猶以壺為尊。因謂之壺尊也。刻山取致養之義。著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犧象。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爵。並以爵為形。故並標其名于上。夏爵名琖。以玉飾之。故其字從玉。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稷也。周爵則爵之形。飾之以玉也。爵為爵之形。以承之。自周始。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周以前止有爵之名。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琖以齊言。琖以鬯言。爵以酒言。知其然者。蓋齊亦或之。醴酒雞彝。畫雞形于其上。夷法也。以其為餘尊之法。故

禮記說義纂訂

土鼓蕢桴 二節

此言魯用樂器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土鼓蕢桴董籥此伊者之所獨拊搏節則虞夏商周之所同故總曰四代之樂也

按土鼓謂箏上為鼓蕢桴以上塊為桴正義則云蕢者草名與上鼓相對董籥謂箏董為箏如箏三孔伊者氏據郊特牲註堯也拊搏以韋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拊擊謂柷故皆所以節樂者此鄭註可從方氏之說陳註駁之矣

魯公之廟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土 此言魯世室如天子之制也周祖文王為文世室而魯以伯禽比之宗武王為武世室而魯以武公比之皆不毀之廟也

按諸侯廟制五世則遷此二廟象周文王武王之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名敖獻獻公子伯禽之八世孫也魯以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廟象周之文世室以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象周之武世室成公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其不宜立此記因成王褒魯故連文美之非實辭也尤不可信者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不可援文王為此若武公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場公

之廟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武公舍長立弟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註不考其故乃曰世室不毀之廟夫昭穆通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于武之世室甚乖春秋之旨由是觀之則成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借用之者矣

米廩有虞氏之 節

此言魯立學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為廩以藏祭盛有教孝之義序以習射有先後之次夏后氏之序也魯宗魯滕之所宗主樂教者殷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土 學也類官半辟雍之制周學也此兼四代之學制也

按魯宗樂師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于此祭之此殷學名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官類官周學名孟子言殷為序周為庠而此以夏后為序虞為庠者蓋以其養人于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于此則皆可謂之序也

崇鼎貫鼎 節

此言魯寶器戎器得如天子處 父音甫 按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黃夏后氏之璜越亦國名璜越也封父地左傳所謂封父之繁弱大弓也此璜亦名繁弱非以善中故名之與

凡此皆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大弓武王之夫
弓也

夏后氏之鼓足 節

此言魯有古樂之器得如天子處夏后氏之鼓鼓有四足
也殿楹鼓貫之以柱也周縣鼓懸于簣簣也此上兼三代
之鼓制也垂之仰鐘虞工官之鐘其聲和也叔之離磬无
句氏作磬別名叔其聲離也女媧之笙簧女媧氏作笙簧
簧則笙中之金葉也此兼前代之樂音也

按楹以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為在下足不若楹之高楹
不若簣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爾垂莖之共工也和鐘
郊特牲曰以鐘次以和居參之也垂所作調和之鐘謂
禮記禮義集訂卷之十三

次序其聲離磬樂記曰石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
也叔所作編離之磬謂次序其懸笙簧笙以象物之生
簧則美在其中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
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女媧三皇承宓犧者笙中
之簧始于女媧氏三者先代之樂魯皆有之

夏后氏之龍簣 節

此言魯簣簣得兼三代之飾如天子處周官梓人為簣簣
所以懸樂器也夏后氏以龍形飾之故曰龍簣簣殷之崇
牙刻木為之施于其上以挂鐘磬其崇如牙也周之璧嬰
簣上畫繒為嬰載之以壁下懸五采之羽而挂于簣角焉
夏后氏有簣簣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嬰至周

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簣簣三代所同飾則
三代所異魯兼有之

有虞氏之兩敦 節

此言魯盛黍稷器制得兼三代如天子處敦之為器有蓋
有首及璉瑚簋四者皆盛黍稷之器但時代漸遠則古器
之存者漸寡此魯所有之數耳

按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八簋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稷

俎有虞氏以梲 節

此言魯盛犧牲俎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梲斷木為四足
而已虞制也厥之為言屨也謂中疋為橫距之象夏制也
禮記禮義集訂卷之十三

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殷制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
間有似于堂房周制也

按梲有四足如按虞氏未有餘飾厥足間有橫木焉植
立橫為厥也棋者既有橫木又為曲橈之形棋枳之樹
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
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
房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
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其高下修廣無文舊圖謂
高二尺四寸廣尺四寸不可考

夏后氏以楬豆 節

此言魯盛犧牲豆制得兼三代如天子處夏后氏以楬豆

木質不飾也。殷玉豆以玉飾豆也。周獻豆，畫牛形也。

按榻以木為柄，未有他飾。若蜡氏之榻而已。玉豆則于榻之上，又飾以玉也。獻豆，主祭祀之豆，言司尊彝所謂犧尊，義亦類此。一云獻讀為娒，獻尊刻畫鳳羽，則此豆亦必刻畫鳳羽，故名榻言其制，玉言其飾，犧言其用。

有虞氏服菼 節

此言魯蔽膝得用前代四章如天子處，菼者，祭服之蔽膝。卽鞞也。有虞氏質，但畫兩已相背之形，故謂之鞞。以韋為之，無文飾也。夏則畫之以山，殷則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為文章矣。

按士鞞，鞞無飾，惟此尊者飾多。夏后氏畫以山，取鎮重之義。殷人增以火，取文明之象。周人加以龍，取變化莫測之義。至龍則文成矣。于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 節

此言魯祭用牲得兼四代如天子處，有虞氏祭首尚用氣也。氣有陰陽之異，以陽為主。爾首者，氣之陽也。至于三代則各祭其所勝，夏尚黑勝赤，故祭心。心于色為赤也。殷尚白勝青，故祭肝。肝于色為青也。周尚赤勝白，故祭肺。肺于色為白也。

按凡宗廟賓客飲食，必以右手于脯醢豆間祭之。尚肺周禮而已。有虞氏等各祭不同，時異則禮異也。周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而已。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

以心與肝為主而已。若五祀則尸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事異禮異，又當別論。

夏后氏尚明水 節

此言魯用酒得兼三代如天子處，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

有虞氏官五十 節

此言魯設官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虞夏之世，風氣未開，防禮不必嚴也。故建官從簡，湯武之世，人文日著，法制漸備，故建官以繁。

按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亦以其大數而言。謂記時冬官亡者，非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七。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百四十。不得如此記。魯百里之地，雖被成王褒崇，何得備四代之官歟。記者盛美于魯，因舉四代官本數言之，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魯盡備其數也。

有虞氏之綬 節

此言魯喪葬之飾得兼前代如天子處，有虞氏之綬，送葬乘車所建旌旗之綬，注旄竿首也。夏后氏之綬，練夏綉，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周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用牙也。

按崇牙璧翬前文是施于懸樂之器是飾篋簾此施于
旌及棺是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中車執蓋從車持旌
御僕持翬旌從遣車翬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翬皆
戴璧垂羽諸侯六翬皆戴圭大夫四翬士二翬皆戴綬
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槨之飾亦有璧翬與篋簾
同者為欲使勿之有惡爾

凡四代之服器官 節

此總結上文之意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于前此結之于
後美大魯國也虞夏殷周四代之服器官周天子兼用之
魯皆得而兼用之是故魯之禮非諸侯之禮乃王禮也天
下傳說魯者久矣其君臣未嘗相弑大分明矣其禮樂之

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十三

大

中和刑法之肅清在上之政在下之俗未嘗相變犬法立
矣天子以魯之國乃有道之國此所以為天下之宗師而
禮樂之未明者資魯所傳之禮樂以考其章程節奏焉蓋
魯為周公之後獨受殊報于成王故也不然均之諸侯耳
何獨世守王者之禮而為天下之望國哉

按伊耆氏之樂女媧氏之笙簧非惟四代據其多者言
之爾亦有但舉三代者然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
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王禮天子之禮也天下相傳只
從傳說看云傳世者非作記時是周末唯魯獨存周禮
故以為有道之國左傳云諸侯宗魯于是觀禮是天下
資藉周禮樂也大抵此篇多誣石林葉氏欲為

以為成王伯禽無失禮作明堂亦無失辭雖曰隱惡不
若不言之為愈也

喪服小記

按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
文之所未備此篇所記詳于喪服又以補正經後記之
所未備也以其事瑣碎故稱小記儀禮喪服子夏作傳
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也

男子冠而婦人 節

此言男女喪服首飾之別也古時男子首有冠婦人首有
笄其制已不同矣故居喪則男子免婦人髮其制亦不同
也或疑免髮亦有古故解之以其義言于男子則免婦人

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十三

大

則髮不過以此分別男女而已無復別義也

按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貫髮者謂之笄
此言其吉及凶而變焉則男子去冠而免婦人去笄而
髮也去冠以布繞之謂之免去笄以麻繞之謂之髮
男子成服則亦有冠所謂厭冠也婦人成服則亦有笄
所謂惡笄也斬衰則麻髮齊衰則布髮父喪成服男以
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篠為笄喪母男子七升布為冠女
則榛木為笄今遭齊衰之喪男人著免之時婦人則髮
也去纒露紒曰髮紒與髻同音吉

直杖竹也 節

此儀禮喪服傳文言居喪之杖制也斬衰惡杖而以竹為

之取其圓以象天。父，天也。又取其歷四時而不改，猶終身之痛也。齊衰之杖，削其本為方，而以桐木為之，取其方以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同于喪父也。

按：其惡，其者，黜也。至痛內結，斬斫即用，以不修治，故貌必蒼其，削斲也。必斲削之，使上圓下方也。

祖父卒而后 節

此言適孫承重之服也。適孫喪父而為後者，為祖父母。皆常有三年之服。然必祖父卒而後，可為祖母服三年。若祖父在，則為祖母降期，不敢同于祖父。亦若父在而子為母期也。若庶孫，則祖父母皆期。

親親以三為五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此言五服隆殺之義也。親親之禮，上父下子，而己居其中。三也。然父之上有祖，子之下有孫，是以三為五也。祖之上，有曾高，二祖孫之下，有曾玄，二孫。是以五為九也。此五服之屬也。故制服之法，由父以上而漸殺之，則父斬衰三年。祖齊衰期。曾祖高祖則齊衰三月也。由子以下而漸殺之，則長子三年。庶子適孫期。庶孫大功。曾孫玄孫皆總麻也。由親兄弟而旁殺之，則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同高祖總麻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

按：由己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宜言以一身三，而不言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惟言以三為五，又不言以五為七者，蓋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而親曾玄孫。

其恩皆已疏略，故惟以五為九畢矣。句註，祗云高祖終無服。一云服制如此，則尊祖父于上，慈子孫于下，友兄弟于旁，而本宗之親盡矣。此收得完全，可從。

王者禘其祖之 節

此見禘為王者之大祭也。此章之首，疑脫禮不王不禘五字，蓋錯出于後也。始祖所自出無廟，但禘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又立高曾祖禴四親廟，與始祖而五也。始祖居中為五，并高祖之父祖為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為王者，其禮制亦然。蓋世子不祭，今既為王，則亦得祭如適子所重，在王不在適庶也。

按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此言王者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立四廟，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為祧，有二祧，專嘗乃止。既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祧可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此言王者世子不止廢疾，或世更衰亂，統序既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曾祖禴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宜知。

別子為祖 節

此宗法為諸侯之世子設，恐其後流派浸多，姓氏紛錯，易至淆亂，故于源頭處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禴。此之謂尊祖禴也。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于正適者；二是異姓公

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于是邦為卿大夫而別于不仕者皆稱別子。凡此別子于其後世自為始祖別子之適長子孫世繼別子之後為其族人所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也。若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為小宗而同父兄弟宗之。此謂繼禰者為小宗也。有五世而遷之宗謂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下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于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于下也。若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宗未嘗易也。宗者先祖之正體。唯其尊祖是以敬宗。蓋敬繼別之大宗所以尊祖。敬繼禰之小宗所以尊禰。又以見敬宗者之為尊祖禰也。末句又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三 發敬宗之義。

按小宗凡四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是也。族人一身而事四宗。此獨云繼禰者。據初而言。初皆繼禰為始也。自高祖至玄孫之子。凡五世。此子于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而為宗。必遷易使各宗其近者。故有五世而遷之宗。謂其繼高祖者也。祖在上。曰遷。遷有升之之意。宗在下。曰易。易者去之之意。上但言尊祖不言禰。舉尊以見卑。祖兼高曾二祖言。

庶子不祭祖 二節

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宗之義也。此據適士立二廟祭祖及禰者言。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

適士者。因祭祖及禰矣。其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在適。不在庶也。庶子不得為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己非繼祖繼禰之宗。其長子亦非正統。故輕之也。

庶子不祭禰者 節

此庶子不祭禰之義也。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所以然者。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庶子雖貴。止得供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

按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三 親親尊尊 節

此言服制所寓之義。關人道之大也。有親親者。有尊尊者。有長長者。有別男女者。服制之中。有此數義。人道之大盡于此矣。

按此論服之所以隆殺。此一條舊本與上殺下殺旁殺而親卑之文不相屬。其實當相屬。故鄭註以為苦服。禮不王不禘。

禘王者之大祭。報本反始之隆者。諸侯不得行之。故云不王不禘。

父為士 二節

此言諸侯大夫士之祭。其別如此。祭用生者之禮。盡于道

各隨其尊卑。至于尸服。則或從死者。或從生者。皆用其卑何也。蓋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為士者。其禮伸。故以尸服死者之服。為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為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為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按上云尸從死者之服。下云尸從生者之服。自不相合。皆漢儒傳誤之言。若然。則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是謂皆禮。何得謂之達孝乎。

妾為君之長子 節

此重正統之義也。女君為長子。斬衰三年。妾亦同服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除喪者先重者 節

此除喪易服之別也。男服重首而輕要。女服重要而輕首。重者有除無變。故小祥除喪。則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先除重者。哀宜漸殺也。其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者。則男子易要經。婦人易首經。但易輕者。服宜從重也。按古斬衰未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但服其服以哭之。而反初服。

大傳

此記祖示人親之大義。人本乎祖。不尊祖。不敬宗。不成人道。故開口便從尊祖說起。豈非所謂傳之夫者哉。禮不王不禘 三節

此明禘禮之大也。首句作冒。王者禘其二句。言禘祭追遠之。漢專行於天子。二節一言諸侯得專行禘祭。而及之。遠一言大夫士得請行禘祭。而及之。近。總見諸侯大夫士。惟得行禘祭。而非若天子行禘祭也。正明禮不王不禘之意。夫祭莫重于禘。爵莫尊于王。惟其分之至尊。故得行乎祭之至大者。非諸侯以下所得而僭也。其禮何如。蓋王者既立太廟。以祀其始祖矣。又以為未盡其意。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始祖降居旁位配食。是其報本反始之心。上及于無窮。所以為祭之大也。降而諸侯不敢禘。但得升四廟。及祫廟之主。禘於太祖之廟而已。降而大夫士。又不敢禘。有禘祭大事。必省問于君。而君賜之。乃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哉。

按禘代始祖報祖。以伸仁孝誠敬之念於始祖。其仁孝誠敬所以無窮。外此而有國之仁孝。有家之仁孝。便不能為祖盡心至此。所以有限。且禘意最濶長。如人與祖考。身心未嘗遼絕。固易感格。至祭其始祖。已濶遠矣。今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諸侯五廟。太祖百世不遷。其餘二路二穆。每一易世而一遷。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不及高祖。註以大事為禘祭。省於君為請於君。夫三廟乃分定的。若可干請。而及高祖。又何限為之制乎。且於文義亦覺

牽強鄭註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于空也。空祿謂無廟祿祭之於壇墀似為近之。

牧之野武王之節

此節言武王追王之禮亦見不王不禘之意。只重追王意。柴於上帝三句雖是告武功之成然只要由廟祭以起下。追王也。末句乃推武王追王之本意。尊卑之分。只重不忍之心上看。若只以尊卑之體統言便非聖人用心處。

牧野之舉乃武王順天應人之大事也。既畢大事而退。則為天下王矣。故行王者之禮。柴於上帝。告乎天也。祈乎社。告乎地也。設奠於牧室。告乎行主也。既告而還周京。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遂奔走於祖廟而追加先公以天子之禮。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三

號焉。肇基王迹者。豈父也。追王之曰太王。其勤王家者。季歷也。追王之曰王季。三分有二者。昌也。追王之曰文王。所以必追王者。蓋以祖考為諸侯。其分雖尊。而其號則卑。子孫為王。其分雖卑。而其號則尊。武王豈忍祖考以其卑號而臨之在上哉。此追王之禮。所以不可已也。正武王達孝盡人道處。

按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書言王朝至于殷郊。牧野。此又言牧之野。則武王之事。乃在於殷邑之外。而已。柴者。升其氣。祈者。求以事。奠者。薦以物。設奠於牧野之館。以告行主先祖也。前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告其伐也。此徧舉羣祀。告其成也。率諸侯三

句。祀于周廟。恐其後也。執豆邊。以見四時之和氣。邊。奔走。以見四表之歡心。不以甲臨尊者。小記所謂父為子。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之意也。然此亦出於後儒之說。非追王之本意。蓋太王王季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于是曷為待追王而後尊哉。上祀先公。獨忍其以甲臨尊乎。一云。祖禰為侯。子孫為王。則是以甲臨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以子孫之卑。而臨祖禰之尊。故白不以甲臨尊也。即稱天以諡之意。亦有理。

○上治祖禰尊尊 節

此言先王治親之禮。通乎天下也。大旨帝王之家。多以恩掩義。恩太勝。則人道混。故必有禮義之別。而人道始盡。謂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三

三

于品節裁制之道。極盡無餘。彼人之一身。上有祖禰而理正之。尊尊之道也。下有子孫而理正之。親親之道也。族屬有昆弟而理正之。致睦友之道也。治之何如。必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隨世次遠近。為會之疎數。所以聯其情。不使之渙。即於此時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位。因分之尊卑。為位之左右。所以辨其等。不使之淆。則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節之以禮。正之以義。而有禮義之別矣。夫人之大倫。不外祖禰子孫昆弟三等。人今皆以禮義治之。則恩之隆殺。得其宜。屬之親疎。得其序。而尊親睦友之道。已竭盡而無餘憾。故曰人道竭矣。此人道之不可不治也。

按上治下治旁治只說治三等人道理尊尊親親就在治字上見旁治蓋睦友之道而不言者文之略也治親在食禮上見得合族二句串看別以禮義即在合族二句見出但不可以二句板對相趕說之可也一云合族二句止屬旁治昆弟言蓋祖禰不可言合食也有理

○聖人南面而聽 節

此承上人道竭矣而言聖人之治天下亦急于治親也一曰五句五事之目五者一得二段言五事得失關於民命正見治先五者之故末二句乃於五者之中獨揭治親之爲要也

聖王南面而聽天下非不欲人人而安之然所且先者五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五

而民事不與焉急先務也五事以人道爲重故治親居首即上章所云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竭者也由親以及功臣故報功次之登庸封建皆是也由已用以及未用故舉賢次之欲正君而善俗也由德以及才故使能次之欲修政而立事也然此四者或溺於私則愛而不知其惡故以存愛終焉能行五者於天下而皆得焉則倫理明而士心勸賢才輔而公道行民各得所而無不足不贍者矣如五事之內有一紕謬則做政煩興民不自保欲其正命而死得乎五者之得失係於天下如此民亦何嘗不與也哉此聖人治天下於五者之中人道爲始焉蓋闔門萬化之原孝弟行仁之本必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竭則篤近及遠

由親逮疎報功舉賢等自次第舉而足贍之大化成矣不然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其何以治天下乎

按聖人南面嚮明而治也聽天下謂天下事悉接乎耳目也或言聽朝則聽該視若言視朝則視該聽也且先謂且當以此爲先而後又有事也民謂治民之事如勞來勸率賙給之類民不與焉要幹旋得好下言民無不足無不贍何嘗不與民事只言聖人先此五者若無意治民而民自治所謂不與也存愛註謂即上四者加察意夫親愛而辟豈成親愛且上明說先者五加察四者則止是四矣一云先世嘗有功德于民民思慕而不忘謂之愛與滅繼絕所以存愛也如此則與報功似複一云存愛謂仁民凡天下之民不問賢愚能否皆存愛之心論語所謂汎愛衆也如此又與民不與悖孔疏云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者若有雖非賢能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亦自理長無不足謂良財民力兩無匱欠贍則又有餘饒能賙人急也于贍足言皆得于不得死言一物蓋數事維之而不足一事壞之而有餘也聽天下方是爲治治天下則治功之成也民無不足無不贍便是治天下先字始字相應鄭註人道即謂此五事亦好不如陳註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五

立權度量 二節

此承上章言聖王治天下所以必自人道始意二節勿平

看將可變革者以形不可變革者雖重不可變送而可變亦不可輕時王之制作乃氣數之適然不得不與民處時天地之常經人心之本然不得不與民守道全要拗破兩個得完

夫聖王必自人道始者以人道不可變焉耳如立之以示民信考之以使民同改之以授民時易之以示民禮異之殊之別之以便民用此皆制度之末所得與民變革以新其耳目定其心志者也不可不得變革者則有矣故子孝于父親親也臣忠于君尊尊也幼順于長長長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有別也此人道之大倫雖聖人在位孰得與民變革哉此聖人所以必自人道始也上易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三

色以色言下別衣服以制言。
按權謂五權銖兩斤鈞石稱物之重輕者度謂五度量物之多少者文章典籍也立考是自我立之考之含有創造意正者年之始改正周子殷丑夏寅也朔者月之初改朔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也服之色隨所尚而異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之類徽號謂旌旗徽識之名號如夏之大麾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類器謂禮樂等器如柶豆房俎之類械謂軍旅等械如戎路革路之類衣服各有章采如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改易殊異別皆是革前代之故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

人不強去氏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有做法哉親視四句一云因孝親尊君遂謂親親仁也尊尊長長義也男女有別禮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所以不得而變革細玩此似屬泛論須根上章治親來治親之口有四總言之均謂之親分言之則親親者在下子孫之親尊尊者在上父祖之親長長者在旁昆弟之親男女有別者在內夫婦之親如此說前後人道方貼合可從

同姓從宗 二節

此承上男女有別而言所以別之之道下節因言名之當慎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夫族屬無統則離散陵犯之事生故父族與己同姓則從大宗小宗而以燕飲合聚其親屬于宗子之家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庶無離犯之失矣他姓之女來嫁已族者男女無別則淫亂賊逆之禍起故尊者為母卑者為婦繫其夫之尊卑而主名以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則男女以名分而別庶無淫逆之失矣故其夫為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其夫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于昭穆為宜如謂弟妻為婦則是兄嫂亦可謂母矣而可乎言不可也夫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慎乎慎即母婦各得其名也

按主名主以諸婦諸母之名也治正也其妻四句此正

所主之名也。承主名治際會而言。道循行列也。謂弟妻為婦。嫂為母。則名不正矣。原不重在弟婦上。只舉一甚者以例其餘耳。言昭穆不可紊也。可不慎乎。慎有明微之意。從名分。慎到稱謂上去。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亦有理。詳在註疏。

四世而總 二節

此以周道論同姓不可為昏之禮也。同高祖之兄弟。總麻服。盡于此矣。同高祖之父者。相為袒免。不襲不冠。以變其吉爾。無服也。同高祖之祖者。并袒免。亦無。是無親屬之名也。夫五世以後。列為氏族。而別異于上世。則從兄弟。各自為宗。而恩盡于族人。今雖周世。亦若族人之通昏。可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圭

問之詞也。記者又自答言。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正姓世繫以聯繫之。不可分別。又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使殊異。故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為至也。

按四世三從之親。以其疏而不足于哀。致其思而已。故服但為之總焉。五世去冠括髮而已。無正服也。六世雖不變吉可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故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為氏。春秋諸國皆然。上高祖以上也。高祖以下有小宗。各分庶姓以辨其支派。外高祖以上有大宗。同一正姓。以會其本原之同。繫之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姬氏姜氏之類。是猶同姓也。饗食弗殊。燕食會合。是

猶親屬也。百世不通。况六世乎。蓋恩出于情。有時而可絕。義出于禮。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絕。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于周。故舜娶堯而君子不以為非禮。昭公娶于吳而君子以為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故也。

服術有六 一節

此言先王制服之道有六。承上章親親尊尊長長而言也。上節言服之術有六者之異。下節言從中亦有六者之異。術猶道也。謂古先王制服之道。其一親親之服。承上文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最親者服最重。以漸而疎。則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圭

漸輕。其二尊尊之服。承上文人道之尊尊。上治祖禰者而言。最尊者服最重。以漸而卑。則漸輕。其三有尊卑。則服因之。其四出者輕。入者重。承上文人道之男女有別。別之以禮義者而言。其五長者重。幼者輕。承上文人道之長長。旁治昆弟者而言。以上喪服之五術。本乎人道之四親。皆為親之服也。其六從服。謂非己之正服。從于人而服也。故殿五術之後。從服見下節。

按術者。人人由其中而不能外。能制縛得人心定。故曰術。親親以恩。尊尊以義。下四句兼乎恩義。不過恩義二者。流行節制其間。勿太泥註。尊尊。謂尊而親者。舉重而言。但言尊而親在其中。親親。謂親而卑者。舉重而言。但

言親而不顯其卑也。註疏以尊尊為君服則失此篇專言於親制服之正意。

從服有六 節

此言從服之中別有六種屬從以恩制也。從從以義制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有所嫌而屈從無而有從輕而重無所嫌而伸此非于從服獨悉也。從服之類多故枚舉以明之耳。

從服者從人而為之輕重也。所從之人本我一脉故從而服其黨屬從也。人與我無親特以義起而從。徒從也。義可掩恩本宜有服而情有所厭遂從有服之親而無服者。恩可掩義本無服而親睦之私情或可自盡而無妨者。有義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重于恩因從重服之親而已。服反輕者有恩重于義因從輕服之親而已。服反重者從服之六皆稱情與分而為之。宜會注意體貼但不可全用耳。

自仁率親 節

此為人但知仁愛其親而不知義尊其祖者發。意要人尊祖如親親也。全重祖上以人本乎祖。反本之論也。

天子孫若用恩愛依循親級而上之至于祖則親重而祖輕。名曰輕。子孫若用敬義依循祖分而下之至于禰則親

輕而祖重。名曰重。夫仁之於祖為輕者非殺于祖也。分漸隔情漸疎。理所宜輕也。用愛之義則然。義之於祖為重者非降于祖也。情雖遠分愈尊。理所宜重也。用敬之義則然。

宜輕而輕宜重而重是義也。豈以私意低昂于其間哉。

按白。月也。率循也。率字與至字相呼應。不可讀斷。仁以

恩愛言。義以敬畏言。與下處物之義兼仁義說者不同。

因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逆推而上。故曰等而上之。由

祖以及禰則卽世以降。順序而下。故曰順而下之。由曾

而高。恩愛漸疎。故曰輕。曰曾曰高。分義漸崇。故曰重。一

輕一重。頂上輕重字來。上六句只虛說輕重之名。其義

句正輕重之所以然處。一云以輕屬祖。以重屬禰者。非

若論服制。高祖之輕。齊衰三月。禰之重。斬衰三年。此節

以義理言。不以服制言。

君有合族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此言族人尊君之義亦前尊尊之意也。君有合族句。輕全重族人二句。不敢戚君。就指合族時說。位字屬下邊說。申不敢句之故。

夫君於族人。恩可下施。故以父兄子弟之親。而合聚族人

以燕飲之禮。因服屬之親疎。為合食之疏數。然族人不得

以父兄子弟之親。而上親于君。何哉。以其限于位。與君隔

絕故也。是君雖以仁而睦族。下必守義以尊君。此所以分

庶子不祭 節

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宗之意也。庶子。眾子也。此眾子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不得祭。其四小

宗所主之祖禰也明其宗者明大宗小宗各有在也不禘不祭已也庶子不得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帶言觀其以不繼祖而不服則不祭祖之義可識矣

按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專指繼祖繼禰之小宗而言也此但言庶子不祭則皆不得祭也此兼大宗及四小宗而言也俱指士禮言

別子為祖 節

此因上文而明卿大夫之宗法也則遷者也截上是立宗之法因乎祖下是敬宗之義因乎祖繼別句言大宗所由立繼禰句言小宗所由立有百世句謂大宗也有五世句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三

謂小宗也蓋立宗大意在繼禰統族非專為主祭彼宗法不立則人無所宗族將散而無統且以卿大夫宗法言之別子有三見喪服小記以後世視之則為始祖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為族人所宗則為大宗繼禰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庶子為禰其長子繼此禰為同父兄弟所宗則為小宗惟宗有大小之殊則世有遠近之別是故宗之立也有百世不遷者有五世則遷者曷為百世不遷者即別子之後也別子乃百世不易之始祖而宗其繼別子者乃與此始祖而百世不遷者也蓋祖不遷則宗不易矣曷為五世則遷者即高祖之後也高祖乃五世則遷之祖而宗其繼高祖者乃與此高祖而五

世則遷者也蓋祖遷于上則宗易于下矣夫立宗之法一視其祖如此則立宗之義可識矣尊始祖故敬大宗而使百世宗之尊高祖故敬小宗而使五世宗之此以法敬其宗者也而敬宗之義不在於尊祖乎蓋大宗為始祖之脈無所宗則始祖之支體解散矣故立法敬大宗者尊始祖也小宗為高祖之統無所宗則高祖之枝幹不屬矣故立法敬小宗者尊高祖也是皆于義不得不然者也故觀立宗之法而適庶明矣觀立宗之義而正嫡重矣宗法所係之重如此

按宗其繼別子者世世繼別子為卿大夫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衍文也大宗則一故雖至于五世之外族人猶為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小宗則有四者繼禰而兄弟宗之為之服期年有繼祖而罔黨宗之為之服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為之服五月有繼高祖者而三從宗之為之服三月至於四從親屬盡絕則不為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遷謂遷易其宗非遷廟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廟以恩立而五世則遷以其廟有遷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有易不易之不齊也兩宗其宗字指族人宗之而言餘俱指為宗之人說尊祖在廟上見敬宗在服上見立大宗小宗而族人為其統屬便是敬了此卿大夫之制公子具見下文

有小宗而無大 二節

此言公子之宗法也。首節言公子之宗法以權宜而設。有此三等。下節申有大宗而無小宗之實舉。一以例其餘。獨重公子者。防奪嫡亂支之事。故立宗法以正名辨分。為國本計也。

彼國君之眾公子。有適者有庶者。有止于一人者。其立宗之法何如。是故嫡長之公子。固已繼國君為之君矣。此君之子昆弟也。或無嫡而有庶。則使庶者一人領公子。禮如小宗。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或有嫡而有庶。則立嫡者一人以領公子。而庶者不必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三

三

子宗于已。是亦莫之宗也。此等為誰人。公子是也。蓋餘公子皆為君之昆弟。上不敢宗君。下不得為後世之宗。當此之時。立權宜之法。以統之。重尊不得以奪嫡上。然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其實何如。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嫡。兄弟為君者。念此公子。非為大夫。即為士也。然而有嫡有庶焉。為庶兄弟之為士。為大夫者。立嫡兄弟之為士。為大夫者。為宗。使此庶者宗之。則嫡有以統乎庶。而旁不得以干乎正。便是公子之宗道矣。奚待三世五世。大宗小宗。而後謂之宗道也哉。

按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宗之大小。以嫡庶言。此宗乃一時統領之事。

以祭祀為主宗於此而祭祀也。非如上節繼祖禰之宗也。三個有字。與上者字相應。公子方一世。不得不立此法。傳至後世。則繼世之嫡。皆為大宗。而此小宗大宗。皆為祖矣。有小宗寧缺大宗。不以庶為大宗。嫌於僭也。立嫡為大宗。不必更立小宗。嫌于分也。無宗亦莫宗。嫌于無名也。次節要剔出宗道二字。蓋公子初出。無子孫宗法未立也。而即於其統領昆弟之宗見之。則已有宗道。公子之公。及士大夫。上皆未言。故于此詳之。不言小宗者。可互見也。不言無宗。既莫之宗。則無復宗道可言矣。

絕服無移服 節

此釋六世無服之義也。三從兄弟同高祖。猶服總麻四從。則親屬盡絕。無延及之服矣。蓋服之相為。以有親。今親屬既絕。其不為服。理或然也。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三

三

○自仁率祖 節

此言親親所必致之理也。專重人道上。惟其為人道。所以其道在親親。正應前節必自人道始意。

自仁率親而上。至於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祖而下。至於禰。則終乎親親焉。人道始終乎親親也。惟親親則上推親之所自出。而尊祖矣。惟尊祖則下推祖之所由繼。而敬宗矣。惟敬宗。故各親其同宗之人。而收族矣。惟收族。故報本反始。而宗廟之禮嚴矣。既嚴宗廟。則與宗廟相為存亡者。社稷也。可不重乎。既重社稷。則相與守社稷者。百姓也。

可不愛乎。既愛百姓，則刑罰不濫而中。刑罰既中，則民有所措手足而安。民既安，則各樂其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矣。財用既足，則人君裁成輔相，制禮作樂，平百有許，多志願而未可輕議者，今皆可為而百志成，百志成則移風易俗而禮俗刑，禮俗刑則協氣蒸生，薰為太和矣。豈不可樂乎。自親親至愛百姓，通是工夫，此可以見君德之光顯。自刑罰中至禮俗刑，通是效驗，此可見人心之奉承。禮俗刑然後樂，則君之樂乃為民而樂，自不為人所厭。敦敦敦敦，引詩周頌清廟之篇以明之。夫治道不外於親親之推如此。此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

按仁始於親親，義終於親親，故曰仁道親親，宗者祖之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十三

正胤繫始祖之統於大宗，繫高祖之統於小宗。敬宗如服其本服，事以常禮，正明此體統也。族指九族，收族有工夫。註解尚略。收族如窮困不知學者，收而教養之也。合食亦在內。族人散亂，骨肉乖離，故祭享不嚴肅。宗廟嚴如有事於宗廟，子孫兄弟咸在而不失其倫。祭極辨也。社稷危則宗廟墟，重社稷有計安社稷，不使變置意。非徒修祈報也。註說百指百官異姓之臣，族指族姓同姓之臣，皆計安社稷者，愛調待之誠而養之厚也。百官族姓皆明刑勅法者，愛則無淫刑濫罰故也。中則為善者，榮為惡者辱，故安安故農，耒相濟出貢納財上下財用俱足，故百志成。凡為必先志人君百凡制作有許多。

大志願在，而無財以行禮，則志徒虛抱，終不能成。惟是故成，所謂上無之用，百事乃遂也。就君志說，方冠冕如註，只指民說，謂非心邪念不作，覺太拘矣。禮俗刑註云，成也。言人皆降仁義之道，以厚親而相習成風也。一云刑作儀刑之刑，言可為後世法也。亦通樂本君心來，蓋親親君心之樂，人亦各親其親，至于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手舞足蹈于不自知，仁愛義敬之心，渾融于吾親，方是真樂。宜從親親上會悟，詩云不顯顯也，不承承也，無厭敦于人，即在顯承上見。此詩本為文王作，此之謂正由親親以成大化之謂，要與親親有情上能昭親親之德，以顯示其下，下能承親親之教，以承順其上，無斁於人斯者，久於其道而化成也。始乎親親，終乎仁民，孰謂民不與也哉。

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十三

早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姪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少儀

按少猶小也非幼少之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稱少儀而次於大傳之後大樂曲禮之類亦先小學而後大學之意也聖人之道無大小此為小孰為大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少有副義如太師之有少師少者所以副其大儀者所以副其理

聞始見君子 二節

此篇以謙道教人故記者首先自謙言我嘗聞之于人如下所云也君子有德有位之稱夫不曰願而曰固願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曰主人而曰將命者皆委曲以致其敬也若直斥指人則為不敬矣敵者以下不必若是委婉也

句帶言

按再辭曰固聞名已名也階註訓升進之喻此句記者戒之之詞一曰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謂恐不得將命者道達為之階主爾通作見者

之辭宜知

君將適他

節

此詳吉禮送遺之詞也君有朝會之事而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其詞則曰致馬資于有司不敢直言君敵也敵者曰贈從者不敢直言主人此吉禮之謙辭

按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尊者之行必有馬資如權秣之資下藻云凡于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是也自大夫以上然後不徒行故敵者曰贈從者而已

賻者既致命

節

此賻者授受之儀也凡授受以親為禮惟來賻使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于地而不親授主人之楨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受立授立不坐

節

此泛言受授之禮也凡賓主授受必跪禮也惟夫受人之物而授者立以物授人而受者立則又以不跪為禮蓋恐煩其俯故委曲以致敬宜爾也若性之直而徑行則亦不顧其立而跪者夫不跪近簡而禮反以曲而中跪近于恭而禮反以直而乖君子于此可以觀禮矣委曲者抑禮以伸人直情者屈人以從禮謂跪得禮之意也不可把直者說不好了還是直道處

○不疑在躬

節

此言君子持己之道首一句行之大者謂一言一行皆先

王之法言法行不令心有可疑。一云言行皆光明正大不使人有可疑不如註不度以下。是行之小者。

汜埽曰埽 節

此記埽之禮也。大賓來內外俱埽曰埽。小賓來止埽席前。變埽言併者併重于埽也。惟重故不以鬚執箕而併。則以箕舌向己。曾前不可持向尊者戒不敬也。此埽之法也。

不貳問 節

此卜筮之禮也。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兆不吉。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再問以瀆神。即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也。下問卜筮者當審其宜不敢干其私也。

尊長於己踰等 三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三

此待尊長之禮也。尊長於己踰等則祖父之行矣。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見不將命。嫌若賓主也。遇于道見則面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也。不請所往。恐卑褻也。若弔喪則俟尊長朝夕哭之事而往。不敢獨弔。嫌與尊長抗禮也。侍坐于尊長不使之鼓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不得無故而畫地及弄手以爲容。揮翼以取涼。皆戒不敬也。若當尊長寢臥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不得直立以臨之。敬也。古者席地而坐于畫地甚便。

侍射則約矢 三節

此言早者侍射投于尊長。始終盡敬之禮也。首二節此致謙于射投之時。有不敢抗意。三節致謙于射投之後。有不

敢驕意。約矢擁矢洗請。非禮之在也。而爲之。角與擢馬。乃禮之正也。而不爲。自始至終皆委曲以全敬也。

按約矢總取之也。卑幼勝不敢逕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雖不費酌酒置豐之禮。而先洗以請。則於卑幼之分。稱矣。容亦如之。帶說不重。不角不擢馬。總不敢循常禮。處觀德之讓。比他讓又雍容謙遜一分。要見他讓中有君子之道。

執君之乘車 節

此僕御君車之儀也。執君之乘車作頭下五者皆敬君也。然其敘五事處不論先後之序。須善會之。

執君之乘車。執君乘車之轡也。凡御必立。今君猶未燕而僕先在車上。不敢依常而立。故跪以示不安也。一云君未升車。故得坐以舒其敬。不如前說。凡帶劔必左。以便右抽。惟僕者右帶劔。蓋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綏君升車之正。綏也。故負之於背後。而申之于面前。仍拖諸車之轡上。以待君升。是君未就車時。散綏升。是僕初升時。不敢用君綏也。其後君出就車。僕者執轡以防馬逸。然後步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四

按辟車前欄也。亦名爲式。拖猶擲也。亦引也。拖諸辟。重君綏也。步即驅之五步之步。行也。綏制以索爲環。兩頭相屬。

○請見不請退 二節

此記君子進退之節也。君子於尊長請其見而不請其退。

嫌有厭敷之心也。抑思夫凡退之名。各有其義。朝廷退。寵榮之地。道合故畱。不可競進也。燕游曰歸。逸樂之地。有節而止。不可忘返也。師役曰罷。軍旅之事。一怒安民。不可持久也。此請退之意。非所施于見長之時也。然待坐于君子。亦有當請退者。如君子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芻示欲措而起。還屨示欲著而起。澤劍首。玩弄之而生光澤。意不在講論也。問日之早莫。示欲宴息也。恐妨君子就安。雖請退亦可也。豈得拘請見不請退之正也哉。

○事君者量而后入 節

此言君子之仕。始進也。量不特量君。連自家作為也要量。大凡始合。未有不相投相信者。所難者在後面。量者。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四。此君能用得我的道理否。我能把此道加得他身上。做得到底否。如屈原賈生。知己而不知彼。所謂不能量者也。不入而后量。反言以致戒耳。與上句只是一事。乞假二句。言微者且然。況事君大事。而可不量乎。

事君者。木仕之先。君臣之分未定。而去就猶在我也。先度其君之可事。然後入而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若既入而後量。將輕進之悔。即在入之時矣。凡乞假于人。為人從事者。且然。況事君乎。惟謹始。故能善終。君以得臣為慶。而不怨其臣。臣以得君為幸。而不獲罪於君矣。此全始全終之道也。

按乞假當量其人之必與。為人從事當量其事之必濟。

註疏亦然。下一然字。猶如此。唯指事君。不結乞假等。若知人善任。夫何怨。臣無尸位素餐。又何罪。只就入者。其量而不入者。潔身全節。不必言矣。

不窺密不旁狎 節

此明厚重之道也。窺視人隱處。泛與人褻狎。言知識之過。失為戲侮之容色。皆非厚重之事。君子所當戒也。

按二句及末句。莊敬以謹微。持己也。首句及三句。厚重以立本。待人也。或曰。上三句待人。末一句持己。亦是。人亦有可狎者。但泛與人狎。則非所狎。重旁字。不重狎字。道舊故。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

○為人臣下者 節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四。此人臣許國之忠。皆心乎君。而不知有身者。有諫四句。是竭誠見君無失德。怠則二句。是效力。見國無廢事。末句。總頂。蓋社稷不外君德。國事此人一生。只為社稷受勞苦。一言不敢輕說。一事不肯輕放。必要德成事濟方歇。是謂之役。役者有功勞之義。

事君之道。君有過。進而面諫可也。退則當諱而不揚於人。三諫而不聽。逃去之可也。猶當惓惓而不生疾怨。頌君之美可也。不當過實而流于譏。君能聽諫幸也。不可自恃而至于驕。君志或怠。則必張大其志而助成之。君政或廢。則必掃蕩其弊而更新之。為臣如此。凡以效勞宜力於社稷。而非為一身一家之故也。不曰社稷之役。而何哉。

按註以事弛而不力為怠。不如就君志言為長。他人事君。皆皇皇富貴功名。茲之合常變以圖維。并心力以培。獻者。一皆君國艱難之事。而社稷因之以有安無危。故曰役。

毋拔來毋報往

此戒心之躁急也。兩毋字宜平。乃雙戒語也。但意實相因。拔來即報往之萌。報往即拔來之弊。拔報皆疾意。來往猶言進退。人之進修。其始貴有漸進之功。其終貴有持久之意。深造以道。斯得之矣。

按拔來報往。擬其狀之急耳。人的精力有限。幾曾有一日做得三五日事業的理。拔來指心不指力。這點躁心。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七

一起。惟欲兼程倍道。纔快我心。所以作為太速。必然不達。意氣太猛。必然不繼。何也。拔來之人。全不安藏鎮定。耐不久者也。所以一做就銳。一挫即退。百凡進修。皆然戒之戒之。

士依于德游于藝 節

此會德藝之全也。德有常之理。為本。依附而立其本。藝萬應之需。為末。游衍而化其迹。會體用之全。斯完士矣。猶為工者。既依于制器之法。式又游于通變之論說。豈不為良工乎。

按德即仁義禮智信也。大凡學欲假理義來發動我心。機不是以我心死守這義理。依而游。則博雅之趣。足以

觸發我心。萬理變通。機神活動。方為有用之心。不然。欲以體理。而反為理所苦。併依亦無得了。藝即詩書六藝之文。泐者規矩準繩也。說則有變通存焉。若器或利于古。而不利于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此二句只引喻耳。

毋訾衣服成器 節

此待人修己之道也。人之衣服成器。不可訾毀其不善。徒取惡于人也。己之言語有疑。不可自我質成。當取正于人。也。

按質成也。聞疑則傳疑。毋身質。與曲禮毋質同。上是不非人之心。下是不是己之心。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人

○言語之美 二節

此保氏教國子六儀中五件。欲國子隨在中禮意。要知每件皆有制外養中之意。前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正輔翼之而歸諸道處。

夫世子一啓口皆言語也。其儀則穆穆焉。敬慎而和平也。皇皇焉。嚴正而華采也。世子在君所。此朝廷也。其儀則濟濟焉。或出或入。整齊嚴肅也。屬身容。翔翔焉。或翕或張。從容安舒也。屬手容。世子與祭則在宗廟。其儀齊齊焉。至齊而能定也。皇皇焉。如求而弗得也。世子乘車馬。匪匪行而有文。翼翼載而有輔。此車馬之儀也。世子車上。鷩和之聲。肅肅而倡者之敬。雍雍而應者之和。此鷩和之儀也。蓋世

子之教隨在而有其儀他日君天下豈非盛德中禮之意哉

按教之儀教之心也國子之儀行將正一國之儀者故教之宜密周禮六儀一祭祀二賓客三朝廷四喪紀五軍旅六車馬此章與周禮保氏六儀略同然缺其喪紀賓客軍旅而增其言語鸞和卽車馬中事一云泛說美讀如字言君子一身之容無在而不美也亦通

問國君之子

節

此皆父之對子各致其謙意社稷之事祭祀軍旅之類國君以社稷為務能從者謂未當社稷之任而已能供其事也御者六藝之一均御而有能者勿又有大小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樂人之事如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樂人大司樂之屬從事者已能其事也能正者能正其美否猶言能受教於樂人也蓋國君尊故以社稷言大夫下于君故以教子言士賤故以耕與負薪言

執虛如執盈

節

此言君子主敬之密也蓋執盈與有人時人情亦知敬至執虛與無人不免忽畧了君子主敬之心無時無物不在敬此正持盈之道慎獨之功也曲禮執輕如不克卽執虛之謂詩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卽入虛之謂正君子降

禮處

凡祭於室中

節

此明祭禮不可從簡之意重祭上燕則有之正以明祭之無跪凡君臣上下之祭皆主于敬非惟室中不跪卽堂上亦不跪若祭畢而燕享於室中則室中雖不敢跪而堂上可跪燕主和故其敬可少舒也

按天子諸侯灌及饋孰上大夫陰厭及祭下大夫士二厭及燕尸皆于室中天子諸侯朝事坐尸上大夫橫尸皆於堂上

未嘗不食新

句

此薦新之禮也事亡如事存有新物則薦于寢廟示禮考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之嘗之也若未薦而嘗孝子不忍先食禮也此以嘗言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于孟秋言嘗新者以此

僕于君子

節

此御君子之儀也儀字活升下是該終始而言始乘是未升之先下行是既下之後蓋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始終一于敬此凡御之禮也其君子有貳車而僕者乘之朝祀之副車則式以致敬蓋朝祀尚敬故也或獵之副車則不必式以致敬蓋戎獵尚武故也

按首句作肩下皆御車之禮末二句雖說乘車亦是御車內事所謂始乘則式者乘朝祀副車耳若戎獵佐車雖始乘亦不式還立車前以待君子之去有候以效勞

意

貳車者諸侯 節

此言貴貴之禮也。此因上文乘貳車句。遂言貳車貳車者。以下是貳車有多寡。以辨貴賤之等。細玩此三句不重。不過只引出一個有貳車者之人耳。有貳車則貴矣。不齒弗賈所以貴貴也。衣服服劔句。又推言之。

按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此言諸侯七乘。舉中以該上下也。上下大夫皆諸侯之大夫也。降殺以兩。辨分也。乘馬駕車之四馬。服車所乘之車。服劔所佩之劔。

其以乘壺酒 十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十一
乘壺酒束修一犬節。此例以多物獻人者。酒重脯醢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以將命。便也。其以鼎肉節。此例以一物獻人者。其禽和於一雙節。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乃問犬名者。食犬無名。守犬田犬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養之加夫。禱與劔者。註御仰也。謂仰益於函底之下。加函蓋於上。重合之。故云襲爾雅。夫禱木劔衣若今刀槎。夫字或作發聲。然則禱之一字。是衣之正名。當以縞綿為之。謂本者非。縞是縞發之義。刀之在手。謂之為縞禾之秀穗。亦謂之為縞枕之警動。亦謂之縞其事雖異大意同也。

乘兵車 節

此軍旅兵刃行列之儀也。首句作冒。上二句言在軍之器。下二句言在軍之人。出軍則以刃向前。破敵之象也。凱旋則以刃向後。安國之意也。左陽。生道也。將軍行伍皆尊。尚左方。欲其無覆敗也。右陰。死道也。士卒行伍皆卑。尚右方。示其有必死之志也。一行列之間。而尊君親上之禮備矣。

○賓客主恭 節

此言五禮之要也。在各有所主。上見賓客賓禮祭祀吉禮。喪凶禮。會同嘉禮。軍旅軍禮。交際以禮相示。故內非不敬。而以容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外非不備。而以內心之敬為主。喪與易寧戚。故主哀。會同所以申號令。嚴約束。故以詞氣明盛為主。軍旅所以禦敵。故舍止經由之處。必慮敵之說險。我臨事而懼也。且隱情以虞度彼情。兵事露則不神。好謀而成也。此軍旅之所主也。

按賓客者。朝廷之賓客。周禮時見曰會。言無常期也。殷見曰同。殷猶眾也。王師有征伐之舉。則為壇於國外。諸侯皆來會。王命以征伐之事。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命以奉行之政。主詔辭嚴義正也。思險。以地利言。隱情句。又因思險。故密我情計也。以人謀言。主字與思隱齊看。以心為本。

客爵居左 節

此鄉飲奠爵。見賓有獨尊之意也。鄉飲酒禮。賓坐南向。東

為左。西為右。主酌賓之爵。賓受奠。解于薦。是客饗居左也。賓奠解於薦。西主酌賓後。賓取薦西之解以酌主。是客飲主之爵在右也。若主人獻介之尊。介酢主人之爵。主人酌僕之爵。皆居右。蓋鄉飲所尊者惟賓。雖介不敢與之。而况于僕。故皆從主之類也。

贊幣自左

節

此明相禮之儀也。聘禮為君贊相作冑。二句重詔辭上。幣特形之耳。幣貢于侯邦而納于贊者。其禮輕。由君之左。地道左。甲也。辭命于天子而詔于贊者。其禮重。由君之右。地道右。尊也。此其儀之異也。左右指君身上說。

酌尸之僕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尸雖神像。然子行不及君尊。則其僕亦不若君僕。人或未必知所重。而彼亦未必知所自重。故明酌尸僕。及僕受酌之禮如此。

尊者以酌者

二節

此言燕享列尊壺之法。上節示尊君之義。二節示專惠之義。燕享之時。君尊為上。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二人俱以南為上。尊者在南。諸侯之尊。以次而北矣。南為陽明之方。人君法天理陽者也。此儼然南面之義。非所以尊君乎。尊與壺皆有面。面有鼻。燕享時設尊設壺。皆面其鼻。取專惠之意。

按註疏尊者之右。即酌者之左也。酌者之左。即南方之

所也。只兩人俱以南為上。便了。上尊在南。列尊時。必有使君面尊意。面字活。面其鼻。如云尊者向尊壺之鼻。分明是尊壺之鼻向尊者。而記者倒折其文耳。

衣服在躬

節

此頌名思義之禮也。衣裳之制。有名必有義。既在躬。其義不在衣服而在躬矣。若不能因名思義。而體之于身。是憚然無知之人矣。故曰罔。

為人祭曰致福

節

此祭歸胙將命之辭也。攝主而為人祭。其歸胙之辭。則曰致福。見其敬于致祭。而得鬼神之享。以此福物致之。不敢私。鬼神之賜也。其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則曰膳者。不敢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當福。見享祀之美味。非他品之比。而以奉鬼神者。養君子也。攝祭者其辭恭。主祭者其辭謙。此歸胙之與辭處。

○學記

按此篇泛記教學之義。與大學相表裏。

發慮憲求善長

四節

此見學所係之大也。三節皆主治天下事。總相趕講下。先以讓聞引出動眾。却以動眾引出化民。歸重到化民成俗上。由學不是立學校。便轉得民風。畢竟要君身自明其明德。而後設學以教民。纔是有本之教。民方各自去明己之德。註云明德新民之要。要明白化民中有許多移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非一朝一夕可致者。看由學乎。節氣甚危。

遠終始典學。要人直致大成有終地步。又是立學。淺意不可說淺了。

人君以務學為急。如發思慮以求合法則。求善良以進用中材。此二者皆收斂謹飭之事。而非鼓舞作興之方。故足以小致聲譽。不足以動眾善心。就見賢德之士。體愛疏遠之臣。此大有為之君。眾人之見聞者。必將興起向善之心。然而庠序未設。條教未陳。民又無所依據。而盡化于善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大學之道明德以新民乎。此下又言教學之制。玉有質可以為器。而不琢則不成。猶人有性可以造道。而不學則不知。王者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必以立教立學為先。教以業言。如後章離經辨志之類。禮記說彙纂訂卷之十四

五

學以地言。如後章塾庠序學之類。傳說之告高宗有曰。一念終始。常在于學。此教學為先之意也。

按憲字一云舊章。註訓法則。合會始得。聞譽動眾。在君身上是極好了。但只善得一身。化不得民。終非出治之本。化民成俗。就見成說不着力。唐虞之於變時雍是也。玉不琢四句。是起下文不學學字泛言。與教字不同。不知道。凡學開發人良知居多。道字廣。即前講格致等理。王者作總。建國兼王國侯國言。欲民知道。必先自己復。虛靈之體。不可說淺了。典字註訓常字。甚好。學之心。常日久漸知道了。若哲學暫頓。豈得悟道。

雖有嘉肴

節

此承上文教學而言其有得也。首四句起下文。記者因人知為學而不知教人亦是學。故合教學說來。引說命之意。是學因學也。教亦學也。正發証教學相長之意。

雖有嘉肴四句。見學之不可已也。然所謂學者。亦惟教學兼舉而已。蓋學莫病于自足。惟學而師資於人。然後見人之有餘。方知己之不足也。學莫貴于無困。惟教而無以待問。然後自知其困。屈易為人所窮也。惟知不足。則必求不足之故。由我識見淺而體驗疎。豈非能自反乎。惟知困。則必求所以困之故。由我神氣靡而退縮。豈非能自強乎。夫自強生于教。教有長于學矣。知不足生于學。學有長于教矣。教與學皆有益。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教學相長。禮記說彙纂訂卷之十四

未

教居一半。言教有長於我也。學居一半。言學有長於我也。說命之謂。非即教學相長之謂乎。

按善字要看。既說至道。如何又說善。此乃仁義禮智之道。在人性中最良的物。所以為善。弗學學字。暗含下文。學與教在內。知不足知困。主心說。自反自強。主用功說。此段益處。在教邊得來居多。何也。自反求。只求所未至。是一倍功力。到自強。既要進我的見解去教人。又要思人的見解。所到地步。比他先進一步。方可去教他。豈不是他加倍進工夫。勇往奮發。自然有心得處。至道中之善。豈不由自強而知。只就一人看。說命本言教人之功。居學之半。而此則謂教之功半。學之功半。以証上文教

學相長之意亦斷章取義耳。

古之教者 二節

此言古者立學立教之方也正與教學為先遙應有學以上立學之廣也此年以下立教之詳也小成者雖非知至行盡而明道進德有其漸大成者明德新民之體段已具儼然一大人了夫然後頂上節然亦論理如此見體立而用預意玩足以字自見

古者教學為先何以見之古之立教者家必有塾塾者熟也以成熟為義黨立一庠庠者養也以養老為義教塾之所升也州立一序序者射也以習射為義教庠之所升也皆鄉學也而小學立矣天子諸侯之國各有學以教國子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及俊選之士而大學立矣其教之之法何如彼入學太疎則無以廣其類故每歲皆有入學之人考校太數則無以游其志故間年而行考校之法其一年考校視其能離絕經書之句讀辨別趨向之邪正焉其三年考校視其能敬所習之業而無怠樂朋徒之羣而無睽焉其五年考校視其能博習而不限程度親師而嗜好訓誨焉其七年考校視其能講求學問之蘊與擇取益友之切磋焉如此則蒙養正而聖功有基謂之小成矣至于九年則用力久而涵養深視其知之致而觸類通達無一之不知守之固而強立不反無一之有奪知行兼備非止一節之善不謂之大成而何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以其所學施諸政治足

以化民於善而成其美俗近者安其德教而悅服遠者慕其德教而懷之此立教立學養士於未用之先化民易俗收功于既用之後大學教人明新之大道固如此也引古記以喻其意言蛾子時時述學啣土而成大垤其即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之謂乎

按入學入國學也即考校此大學之人也考校獨言國學舉國以例鄉也離經乃致知始事必由辨志而至于強立不反則為力行極功此小成大成之別或謂離經辨志初學者所為俊選而尚以此考校之乎不知俊選雖未必離經辨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獨不然乎記文不拘如此辨志學者自別其邪正只向于學便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敬業是專心致志也樂羣是于同心相契洽博學如學經外又泛及他經親師於訓誨服膺勿失也論學謂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為友知類限當照上加一視字知類句謂此理的原頭通徹得去是知命耳順的意思強立是守之固不反是已能者不退轉也要之此大成之士直從家塾黨庠州序中造起到國學中九年時候纔能成就如此總說化民之難正以見學之為要近服遠懷就是化民易俗無淺深大學之道是因化民而斷其道之大言陶鎔于始凝成于終其功力若此也

大學始教 五節

此詳大學立教之意也。躡等也。截。上歷敘大學之事。而各著其義。末結其為教之大。而引言以明之也。

古者始入太學。有司釋奠于先聖先師。常服玄冠。今加皮弁。祭用蘋藻之潔。其敬如此。所以示學者尊敬道藝。使立為學之誠也。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三者。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祭菜之時。令肄習之。蓋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其始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蓋以鼓舞警動其志。使之遜順而進業也。其用夏楚二物。扑作教刑。警其怠忽。使之收斂威儀也。不及五年。卜禘之期。則不視學。以考校所以優游其志。不求速成也。教者時而示之。而不盡語以其故。欲其體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尤

而自得於心也。幼者有聽受而無問難。蓋以入道有序。不可踰躡其等也。凡此七者。乃大學教人之大理。在所當先。矣。記言已仕而為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學。則先其志意之所尚。其此七者為教之大倫。而在所當先之謂乎。

按大學以地言。提起看。比上節大學字不同。始字重。始教之時。正學士志意一新之會。故以此七者作興之。使之為終身學問事業根基。道字從先師來。詩書禮樂。皆道所在。先師即先代明習詩書禮樂之人。皮弁服之尊。者菜謂芹藻之屬。物之潔者。敬道在學者身上說。特為師者因此致敬示之。蓋學道之益全在一點敬心。看得

這道重。便知他其中義理深遠。自然用心研磨。纔有實得。意趣後面學之成就。皆從此點念頭造詣得去。所以

將此事做入學第一件。小雅句。註中誘諭字。要善看。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須學三詩。乃為稱職。小雅三詩。鹿鳴以燕羣臣。四牡以勞使臣。皇華以遣使臣。皆居官任職時事。曰肄者。歌之又歌。抑揚反覆。玩其旨趣。便要他做忠臣孝子。佳賓賢臣。使之勤進其德。克廣其才。他日居官爵而勞王事。庶能勝其任矣。非誘之以利也。其字指學者。下做此。入學句。入學廣言。又不止始教之始。孫從鼓字來。業從篋字來。學惟高亢自大。便于業不精。鼓聲謹謹。以進眾。最足消人粗鄙亢厲之心。遜有異而

入之之意。以夏楚為扑。正使收其威儀。到心上去。內有誠實之心。而外有謹飭之貌。制外所以養中也。未卜禘句。禘卜日而行。故曰卜禘。時觀句。典籍名物。皆至理寓焉。教之時。時觀覽。待其憤悱。然後啓發。一云。時作當可之時。言觀者不可過。不可不及。當其可而已。太說淡了。幼者句。舊註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若然。則列此等于學宮何為。設有穎悟者。處其中。能禁不知乎。蓋一

問則辨復往來。便有與師互持之意。此惟成人纔可。若幼者則開其矇妄之心。啓其速成之意。踰躡漸次。有不可勝言者。故禁之。大倫倫字。作理字看。謂有義理在。只以大節言。似淺。引古記言。常說只重二先字。官之所先

在事。士之所先在志。教之所先在此七者。此素然無味。一云。既為大倫。則已仕之職事先此。即上教者之事。未仕之志意先此。即上學者之志。總不外此七者。一云。官士。申看盡為官教人之事。以成士人為學之志。立于上行于下。而在所當先之謂乎。二先字與大字相呼應。二說俱有理解。

大學之教也 二節

此言大學時教有得心之益也。重居學上。藏修息游。亦重游息邊。申看。下節正是得心處。重安其學上。要知安其學。即前安弦安詩安禮也。親樂信又是安中所得之益。末引言以証之時。教二句與藏修字句對看。前是教者事。後是

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十四

圭

學者事。但善學須從善教中來。必重教者邊。要看得他恰。大學之教人也。四時之教。既有正業。即下弦詩禮也。而退息之時。又有居學。即下操縵博依雜服也。大學教人之法。備矣。然正業不忘居學者何。蓋凡學之道。能與然後能安。能安然後能樂也。樂當好字看。時教有弦。習弦於學而不操。弄於退息。必不能手安於弦而相得矣。時教有詩。詩詞多依託物理至博也。講詩於學。而不博求於退息。則無以驗物理之實。而於詩詞必有危殆不安者矣。時教有禮。制禮有服。極其繁縟。習禮于學。而不觀雜服於退息。則無以識制度之詳。而於禮文必有彷彿者矣。不與二句。即申上六句說。以上言居學之廢。足為正業之害。正見居學不可

無也。故君子至末承上來。時而藏于學校。則修其弦詩禮之正業。使所習者專而志不分。又退而燕息。則游其操縵博依雜服之居學。使所養者純而藝愈熟。庶功無作輟。而學底大成。此大學之教備時敏之功也。夫然故。承上藏修游息來。安親樂信至不反。皆心得實際。總正業居學盡之。安其學也。所養者熟而無扞格焉。感師之訓誨。而心悅誠服焉。感友之切磋。而志合心孚焉。信理之根心。而知明守固。他岐不得亂焉。得心之淡如此。是以雖離師友而終身無叛道之非也。此皆時敏之功。而遜以入之。敬以體之者也。由是資淡逢源。妙道不盡。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其即此藏修息游。而安親樂信。不叛于道之謂乎。

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十四

圭

按古之道。退息之時居多。所以極重居學。居之時。恐其以燕獨置此心于荒疎。必使其心用在學上。恐其心太死了。必以游之意活其機括。正業之精。功力全在與藝中。自師所授曰正業。自學者所習曰居學。縵亦絲樂之屬。蓋燕樂也。周禮。鐘師。磬師。皆掌縵樂。故以操縵為縵。弄。愚見調緩急統于操字內。一云。操。急也。縵。緩也。弦。琴瑟之屬。春時八音皆學。弦者舉八音之一而言。博。廣也。依。謂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不與其藝二句。一云。藝成而下。亦君子所不廢。不作總上。思之亦自有理。藏息實字。以地言。修游活字。以功言。惟教者備其法。斯學者密其功。藏。謂入學受業時。若東序。若瞽宗。若上庠等處。修

謂省察克治息謂退息私居時游者玩適厭厭之謂學
操縵等藝是也安其學卽上文安弦等之安下離師根
親師來輔卽友也根樂友來不反根信道來總根安其
學來敬遜謂宅心惟一順序以進而不傷于迫急務時
敏謂專力不二勤勉以求而不失于息緩厥修日新用
盛方來而未已也

今之教者

節

此根上二節言今人之教也夫然後以上與首節相反夫
然後以下與次節相反今之教者不曉經義但詐吟長咏
以視篇簡而已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乃多發問辭
以訊問學者若已有解之然也而所言又不止一端不能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書

得其要領進人不顧其安躐等而進也使人不由其誠不
肯實用其力也教人不盡其材不能因材而篤也教者之
所施常至于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佛戾徒滋乎口耳
無益於心得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况居學乎故學
者隱其學而不安疾其師而不親但苦其進之難而不知
其得之益其業必不終雖終其業亦倏得倏失去之必速
以用功間斷不安不樂故也教之所以不成其由此在上
諸事乎

按曰進曰使曰教一意而變文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
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
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人不盡其材

也師所施以教者非人所欲則我常悖逆於人學者所
求於師非師所長則人常佛戾于我此言師道之不行
也隱不稱揚也謂不明其師之所學故不能稱揚教之
不用與其此句相連

大學之法

三節

此歷舉大學之教法而明其爲善喻也教人之失當禁于
情欲未發之先如先示之誠以杜其僞先示之禮以防其
淫是也以其有先事之防無後事之悔故謂之豫長人之
善當迎其可教之幾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是也以其不
失之先不失之後故謂之時施之而不踰其節優游厭飮
由好而樂由立而權是也以其順乎人之所可至不强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書

人之所不能故謂之遜人各相觀而進于善如人有善我
取之我有善人取之是也以其人人相厲而並進猶兩物
相摩而並精故謂之摩此四者教行而有功則興起而不
廢墜矣教之所由興也次節與上節相反已發而後爲之
禁則欲動情勝不可除將抵牾而不勝矣時過後命之
學則聰明智慮不及前時雖勤苦而難成矣凌節褻施而
不孫則驟而語之無緒可尋必壞亂而不修矣獨學而無
友則離羣索居無所取輔是孤陋而寡聞矣此下又比上
進一步由是燕私之朋乘之必不責善而相與以慢其節
燕游邪僻必惑于外誘而廢墜正業有此六者則師雖教
而學者卒不能領畧教不由是而廢乎三節君子既知教

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興則舉之。廢則戒之。故能成就後學。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爲人師而教喻也。示之以入道之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與其志意之所向。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道而弗牽。則循序漸進。從容自得。而和強而弗抑。則精神百倍。所向無前。而易開而弗達。則因端倪。尋究竟。而自不能已。乎致思和易以思。皆學者深造之益也。而教能使之如此。故曰可謂善喻。此之謂可以爲人師。

學者有四失 節

此言教人貴知其心是欲在根本上救正意。首二句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失。便合知心意了。下原當知之故。知行得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美

中就是善。過不及就是失。長善正以救失。宜申看。

夫救者救其失也。而學者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何謂四失人之學。或聞見多而有他岐之惑。失之多。或聞見孤而無反約之地。失之寡。二者皆以知言也。或兼人而謂無難事。失之易。或自畫而不復求進。失之止。此二者皆以行言也。四者皆心爲之。而實原於氣稟。蓋惟氣稟殊。故用心異耳。此正根本差失處也。知心之失而救之。正是去其病之根而救之也。長善救失。如長以紉禮之善。則多之。強自去長。以博文之善。則寡之。失自去。長自反之善。則易之。失自去。長自強之善。則止之。失自去。教之責在救失。而救失本于知心。此學者之失。教者貴知心與。

按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教。使快者。止。能歸者。心之莫同心。一而已。無多無寡。無易無止。何有不同。此是教賊作子。自生岐頭耳。一云。多寡易止。通無說好。多者從道學問之說。而失之者也。寡者從尊德性之說。而失之者也。易者狂之流。而視天下事無難爲者也。止者狷之流。而僅僅自守者也。此皆是本質上病。可以中道救之。醫家所謂本治而標自化者也。儘說得通。

善歌者使人 節

此見教以傳心爲主。而不在多言也。首二句卽善歌以例善教。使字着力。其言以下。乃使人繼志之實約。達微。窮譬喻六件。皆師之言也。不可將喻字屬學者說。可謂繼志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美

亦以師言。所謂微發而不竟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

善歌者。非徒自善其聲已也。以吾之聲。道人之聲。他人和而歎之。必人聲無聞于吾聲。而後謂之善歌。善教者。非徒自善其志已也。以吾之志。道人之志。使人思而繹之。必人志無聞于吾志。而後謂之善教。使人繼志。何如。彼詞所以達意也。今教者。不過簡切之數語。而徹上徹下。義理昭然。是約而達也。言所以明善也。今教者。不過平易之常談。然言近指遠。至理攸寓。是微而臧也。以至設喻。將以感人也。今教者。比方之詞少。而感勸之意深。此物醜類之中。足爲引伸觸類之地。是罕譬而喻也。此三者。皆不盡宜。而使學

者自思繹而得之所謂此以心感彼以心應蓋有渙然水
釋怡然理順者學者之志殆與師而無間矣不謂之繼志
而何

一說善歌者二句謂善於歌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
人和而歎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終善於教者
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釋之以繼續其志然後
教者之志盡備好

君子知至學 節

此見師道之大也為君也以上推師備為君之道故擇之
當慎擇者擇其知難易美惡而能為君長者也引記正見
當慎擇意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幸

夫明君務學必擇師師豈易為哉人之至學有難易者其
質有美惡也君子教人必先知其至學之難易因其易而
知其質之美因其難而知其質之惡於是引其難而抑其
易勸其美而沮其惡然後循循善誘不拘一途而廣有曉
喻矣能博喻然後能以道淑人因材而篤而能為師能為
師然後能為長即推其所以教人者以治人也能為長然
後能為君即其所以治人者以治國也師道裕乎君道如
此則師雖不曾直學為君而君道于此寓便似習學為君
底一般是師也者乃人君之所從學以為君也故擇師必
慎以求得其人而後可也否則不得能為君之範無以學
為君矣記曰三王四代所以治者雖但能作之君也亦以

其有師能作之師耳蓋師賢則君賢君賢則治隆其即師
所以學為君而當慎擇之謂乎

按鄭註美惡說之是非也如罕譬而喻言約而遠是為
美反此則為惡也不合陳註為君為長不外旌善懲惡
推其教人者能治人推其治人者能治國非實事只論
理耳君道在師道中人君安得不就師而學之只重學
為君上曰為君便有許多化導訓誨下民的責任就如
師之陶鎔其徒一般所以必在師道內討出君道來三
王合處為四代

凡學之道嚴師 節

此見人主貴虛心也首二句言學當嚴乎師師嚴二句推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天

嚴師之故是故以下究嚴師之實在不臣上見恭君所發
學之人須養其氣節氣節高纔能折抑人主而使之虛心
聽我所以嚴師之道在不臣為尸一邊輕

凡人君之學尊隆嚴重其師之難也蓋人君務學多為勢
分所拘非有樂道忘勢之賢君不能故為難得之事君嚴
其師則師自嚴矣道尊者教道尊嚴足以立天下之表也
敬學者一心體認民不敢忽視其師傅也一嚴師而道尊
敬學如此此師之所以當嚴也然嚴師之道固嚴於心亦
待以不臣之禮而已是故君之不臣于臣者二當其為尸
則全于君全于父故弗臣當其為師則為其道為其學亦
弗臣不觀大學之禮乎天子養老于大學老更不似諸

學士。雖以善言告於天子。特西面而不北面者。蓋以北面臣位也。老更有善言之。迺亦師道所在。今無北面。是不處以臣禮。乃尊師之道。當如是也。信乎為師弗臣也。此天子之尊其師也。既慎擇之。又嚴重之。則君道立矣。

按此節全重道尊二字。道尊在教者身上說。敬學在學者心上說。道者人君受學之本。臣民明理之源。君之虛心。開民學之敬不敬。要以人主虛心為一節之綱領。師尚父受丹書于武王。王東面。師尚父西面。是也。為師弗臣。正是嚴師詔天子無北面。正是弗臣。一步實一步。

一說。凡字汎看。兼元子適子卿大夫士之子民俊皆在。民即敬師之人。如元子等。百姓亦在內。後曰君曰天子。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无

善學者師逸 節

此示學者以進學之道也。要重善字。善學在師逸上見出。蓋借師以收功。而不靠師以着力。是于己心上有得者也。故為善學。善問在先易上見出。蓋不苦其心機。所以終能通其心竅。是于理脉中有悟者也。故為善問。善待問在從容上見出。不驟洩夫至理。所以能終不藏夫至理。是于傳心處有得者也。故為善待問。且善問善待問。要解得明。先其易至以解。以善問正言。易字節目字解字。俱在攻堅木上影出。叩之至盡其聲。以撞鐘正言。而善待問見出。有此不同處。

學之道。學問而已。而有善不善焉。善學者引而不發。隨而弗達。何嘗過費師心力乎。逸也。有卓爾之機。有躍如之妙。所得功效。倍于師之之教。及其成也。又歸功于師焉。不善學者。反此。善問者如攻堅木。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只一理耳。善問者循序漸進。緩急得宜。先問其理之顯者。後問其理之精者。及其久也。更相論說。不惟易者。先明諸心。而難者亦冥會其精。蓋因所明以通所蔽。引伸觸類。自相証通。曉也。其與攻堅木者。先其文理之易。後其盤錯之難。久之難者隨之。而迎刃以解。何以異哉。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蓋理一也。以一節言曰小。以全體言曰大。且此理又包涵無窮意味。難盡也。善待問者。隨所問之異。而能答。隨所問之詳。而能盡。誠人以小叩之。則小鳴。人以大叩之。則大鳴。待其擊之。以從容也。然後盡其聲。何以異哉。不善容問者。反此。此非進學方法。蓋善學善問。則人心之理。悉取為我心之真益。在己之學。豈不日進。善待問。則吾心之理。悉吐為人心之真得。在人之學。豈不日進。故曰皆進學之道也。

按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故善問者似之。物自解脫為解。相說以解。言相証而通。曉也。撞鐘者。急擊便無餘韻。必待人徐擊了畢。而鳴。則有優游不盡之聲。故善待問者似之。從容優游。不迫之意。如攻堅木。如撞鐘。皆在正意上講。不必作兩樣解。更

便

記問之學 節

此見學貴心得也。因上文善答問不善答問而又言此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主講時為學者論之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也。心源澄澈聽學者之所問而隨語之手必所得于心者深。所知于理者盡。然後能博喻而為人師。然聽語中亦有不可拘者。如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是力不能問也。然後語之。正是迎機之教。不待問而語者也。如語之而不知。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雖舍之亦可。雖問亦不語也。然則在師者固當以心得為施教之本。在學者亦當以心悟為受教之地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十一

一說記是記誦問是訪問聽語謂聽語以聽而得學者淺淡生熟于言意之表隨所至而告之也。一據已所有以告是剽切之學。一因人所疑以啓是自得之學。故不同舍之不是棄之也。此時彼心方窒與之語既不悟矣。暫舍之待他反覆思索再來問時語之亦是聽語。

良冶之子 節

此言學以有漸君子當深造以道意馬前截上即人物習事之有漸下明君子進學之有序。大旨天下事只從易邊做去自有機括自有通透門路所以件件做得成。為學漸進。竅脉深造機關全在此處。君子要務學先要察得此理到。

蓋冶鑛難精而裘軟易紉。良冶之子必先學為裘而後可漸進于冶。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良弓之子必先學為箕而後可漸進于弓。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故始駕馬者反繫馬于車後而後可漸駕車。此皆自易及難。自粗及精。人物始學之序如此。君子察于此三者則其于道也亦自易以入難。由粗以入精。自可有志于學之序。而下學上達。深造自得矣。要得循序漸進意。

按必學為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于為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必學為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于為楊柳之箕和軟撓之而成也。

古之學者比物 節

此言古人以物明理之學也。首句作胃乃是正意。下則申其故也。以鼓水學師喻物以聲色官服喻理。見物無當于理而理弗得弗明。此古人所以必比物而醜類也。大旨此節只要看無當二字。謂取來比方的物與我所欲明之理本無專主。若專此理之一物以明一理。反泥而不通。惟盡類而窮究之。則趣博機活其間精微義自有相通之處。而理不患不明矣。此君子明道第一要法。彼古人以理有未明。即物可以窮理。故以理比方于物也。而又即物類之同乎理者。於此而識彼焉。是果何故哉。蓋天下事有不相關而理實相須者。如鼓于五聲。本無

所主。然合樂者不得鼓。則無以成諧和之聲。水于五色。本不相屬。然繪畫者不得水。則不能成章明之功。學于吾身之五官。本無所主。然學以明理。理有未明。則不能修治五官。而使之各得其職。師于族黨之五服。本無所與。然師以明道道有未明。則不能聯屬五服。而使之各親其親。君子例觀于此。所以必比物醜類也歟。

一說。此節况君子務學親師之急也。學與師是正意。而以鼓水引起物理。且然而况于學。又况于師乎。則志學求師。不可以已。以視鼓水聲色。正所謂比物醜類也。以鼓水二項為客。學師二項為主。即鼓水而得務學親師之急。非窮理之至。孰能與此。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君子曰大德 二節

章

此進學者以務本也。首節舉聖人天道有本之用而言。君子之學。當先務其本。下即三王祭川務本者。以明為學務本之意。大德三句屬聖人。大時句屬天道。然亦不必拘拘平對。大肯志本是培養心源道理。人看未發時氣象。那太德大道大信大時的理。都一一在內。此處看得工夫到。則萬理脉絡都會在一心。本原自盛大。心為衆理之源。理為吾心之委。靜養一心。而使源在委先。是之謂務本。君子曰。人固不可不志于學。而學又不可不志於本。不得其本。則德任一官已耳。抑知天下有求德焉。性天之真。無一不備。不但專一官之美也。小道任一器已耳。抑知天下

有大道焉。率性之機。神化莫測。不但拘一器之用也。至誠無息。期許俱無。是曰大信。而可約之信。不足拘聖衷之真確矣。元化周流。榮枯錯見。是曰大時。而截然之時。不足盡天道之斂散矣。大聖人天道。惟有本故耳。君子學為聖人。而求合乎天道者。祭于此四者。則還其性體。以為擴充之地。完其天真。以為來復之機。自不容已矣。大節不觀三王之祭川乎。三王祭川。必先河後海者。蓋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或為水之源。河是也。或為水之委。海是也。委不可無源。故海不可以先河耳。夫以源視委。源為本矣。先源後委。務本矣。此之謂行祭務其本也。豈學為聖人天道者。可不有本乎。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章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樂記

按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詞句可讀故秦火之後無聞焉漢興制氏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武帝時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間獻王采撰樂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各不同此蓋斷取二十三篇內之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此無所錄也即於十一篇中亦刪取要畧非全文矣篇中大旨不過體用兩言而已蓋其體也法天地之陰陽本人心之和序以制禮樂故其用也贊天地之陰陽管人心之和序以成極功其實理也然以樂名篇而篇內多互言禮何也蓋禮樂二者缺一不可然必先有禮而後有樂周子常言得其序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也此記者之深意也

凡音之起由人 節

此論樂本之事首二句作冒論樂始於人心下皆發明此

二句意大旨人心靜涵樂之本動該樂之全從感物後想到那未感之前喜怒哀樂無著時有多少妙境看得這裏透徹便知天地間中聲源頭註中虛靈不昧二句是樂之張本惟聲由虛靈中感之而出感的也正出的也正所以辭意相應而能變成方及聲容兼備樂於是始成

大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動而生也蓋人心本靜而所以動者感於物而使之然也心感物而動情也有情則不能無言故形之為單出之聲聲之辭與中之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仰其變之中清濁有序高下有節相和相應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雜比之音而宮商角徵羽之兼備矣由是比合其成方之音而播之八音之樂器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及協之文武之樂舞夫如是則有聲有容而終始條理已備故謂之大樂從此看來樂之音非始於人心之感物而

按此節首二句從外說入裏來以啟其端人心以下從裏說出外去以申其實總一樂生於人心之感盡之凡音音字包樂言物字該得廣世道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百凡事體之順逆有感於外而觸於中者皆是聲自起口而言不必說到成辭句聲與意相應而成一句之辭則就中字句自然有清濁高下故曰生變言生出變態來方法也成方猶言成曲調也言以此辭作為詩歌使叶五音不可增損改易是此變又成方體成文不亂也

故謂之音者，雜比五音而為言也。比音貫下，聲容二項，而樂樂字是樂器，如琴瑟簫管之類，千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也。旄，旄尾也。文舞所執，樂師有帳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此樂之大概，始於人心終於器數，如此。

樂者音之所由 二節

此詳心之感物，而因及慎感之原也。首二句承上文而申言，作過文其本指樂之本，是故以下詳言人心之感物。此節就在上節之中，因上節未說出許多條件，故復明言之。只重心之感而聲之唯殺等意輕。

由是觀之，比音而為樂，是樂者音之所由生也。然其本則不在音而在人心之感於物焉。是故以感於物者詳言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三

凡人喪所欲則哀，其哀心感者，其聲嗥以殺。蓋哀則氣鬱，故嗥竭而無澤，氣歉故減殺而不隆也。得所欲則樂，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蓋樂則詞氣發揚，故闡盡而無餘。詞氣從容故舒緩而不迫也。順其心則喜，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蓋喜則真其方來，故發生而不窮。嗚其得意，故施敬而無積也。逆其心則怒，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蓋怒則其氣不平，故粗而高急，其氣不和，故厲而猛暴也。於所畏則敬，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蓋敬則主一無適，故直而無委曲，是非不掩其實，整齊嚴肅，故廉而有分際，可否各得其歸也。於所悅則愛，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蓋愛

則與物無競，故和平無乖戾，不拂人情，故柔順無亢厲也。合而觀之，人一心耳，而性情具焉，性體寂然，有何名相。是京樂喜怒敬愛六者，非性也，乃感於得喪順逆畏悅等物，而後動而為情，遂有六者之可指，此所以生變成方而音樂是出也歟。

按其本不就音說，乃樂之本也。本是根本，非始初意。中間六感字與前後二感字義雖同，然中間是言聲從心感出來，前後却言心自物感有兩層意。六聲字與上節形於聲之聲字同，六以字聯說，言不徒嗥而又殺也。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

是故先王節只承感於物而動說，禮以道志六句，慎感之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四

實同心出治句，慎感之意，志聲行姪，俱要根心字出。庶得感人心意，民心同則治道出，申看治道不是禮樂刑政，此又是禮樂刑政以后事。

此承上言性雖本善，而情之感物能必其一一中節乎。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人之政焉，慎感何如，禮之儀節，一歸於敬，民習禮自然動作收斂，而無邪僻之志，樂之聲容，無非一和民習樂，自然心氣和平，而無粗厲悖逆，如是而有不能者，食粟之不齊也，則政以教之，而齊其不一之行，如是而猶有不率者，蔽錮之漸，淡也，則刑以罰之，而防其姪，是禮樂刑政雖有四者，然一以為本，一以為輔，相成而不相悖，其極致一歸於慎感而已。先王如此為治，所以同民之

心而昭顯吾之治道也。蓋人人涵濡於禮樂而無不能之。行不率之好。自然哀樂喜怒愛敬。皆中其節。天下如一人。而心無不同矣。風移俗易。而太和在宇宙間。治道豈外於是耶。

按先王慎感人之政。所以兩字者。實有意味。慎是先王心裏許多詳審斟酌工夫。禮樂刑政是慎心裏發出來的。所以可同民心。可成治道。志者心之所之。在寂而待感之界。此際在道處得力。聲者心之所發。心和則聲和。此際在和處得力。其實禮以飾外。而言道志者。揆本也。言動皆粗而獨言和聲者。舉其切於咏歌者也。一其心之行。使同歸於中和而後已。防其心之好。使不悖於中和而後已。所以同民句。言先王慎感本意如此。

凡音者生人心 節

此詳政之通於音也。諸說謂之音已上。作已成的樂音看。治世之音以下等音字。是里巷歌謠者。俱非若上段作樂音說首節已說過了。何又道這一段。此節聲字音字。都作民間歌咏說聲是傳誦怨恨之聲。音就是此聲編成曲調。燦然可聽的。此情動於中之情。與前情字不同。乃感於上人之政而動之情。聲音之道。道字不可輕輕作道理看。乃他精神命脉所流貫之情也。通者相為一而無痕迹之謂。所云政和則心和。心和則音和者是。

且先王慎感人之政。以同民心出治道者。何正以凡樂必

有音闋巷歌謠之辭。其生於人心乎。蓋人心感政治之。而情動於中。則感於言而聲形焉。此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調也。聲又不足而作為歌謠。其次序有清濁。節奏有高。下。五聲為曲。如五色之成文。而謂之音矣。是音者生於人心之感物也。故世治則音之形於民者。優游自得而安焉。欣喜自適而樂焉。由其君政事和諧。感民心以安樂之道也。世亂則音之形於民者。怨上之使我至於此。怒上之所為失其道。由其君政事乖戾。感民心以怨怒之道也。國將亡。則音之形於民者。哀已之窮而思得賢君。由其君政事淫虐。使民困苦。感民心以哀思之道也。觀此可見音生於人心。而其道未嘗不與君政之得失相關也。夫音之哀樂。

由於政治之得失。人君可不慎所以感之乎。

按上節只言政之感人。未說到聲音與政相關切處。故又從人心說起到政上去。以見慎感之道。在慎其政也。首五句輕感物物字。指上人之政言。卽下政和等感物而動。分明是個情了。故直云情動於中。治世亂世亡國。俱指見成說。政字虛通者。以政事感通之。非乎契之謂也。

宮為君商為臣 三節

此正見樂之與政通也。首五句作總。五者不亂。倫理正而為治國之音也。宮亂五句。倫理不正而為亂國之音也。五者皆亂五句。倫理廢而為亡國之音也。未以亂亡為戒。

首節申明治世之音也。君臣民事物有實實的道理，而君臣當各盡其理，以爲民事物之主。卽下文通倫理之脈，音至濁，有包裹衆音之意，與總攬萬物者相似。故爲君象商音，次濁爲臣，臣所以輔君，而日有事機，但少減於君，此宮之與商，有相須之位分，實有交代之責，角音半清半濁，爲民，蓋民有作事用物之責，而聽君臣之役，使居卑卑之中也。徵音次清，爲事事由人成，象事理之各有其緒，而不相混也。羽音至清，爲物，事必用財物，象物之各成質，而不相妨也。五音之象如此，豈徒比擬之間，而實有貫通之妙。故世之治也，君明臣良，民安事治，物成，五音各得其理，而不亂，則五音和諧而不做，故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七

按宮商等，卽聲音之播諸樂器者，惟聲音有清濁高下之變，聲濁者尊，清者卑，故播諸樂器，有宮商等之異，惟慙，做敗也，無怙慙，只是和意，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水，此五音者，八音中皆有之，註獨舉絲音，蓋以例其餘，非專指絲也，宮音亦不專指黃鐘，蓋十二律還相爲宮，特以始於黃鐘，故姑就黃鐘言耳，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三分損一者，三分之去一分也，三分益一者，三分之添一分也，如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餘以類推。

次節申明亂世亡國之音也，宮亂則樂聲荒散，而無統，商

其君之驕恣而不能爲主於上也，商亂則樂聲散邪而不正，由其臣壞亂而不能承君於下也，角亂則樂聲憂愁，由其政虐而民怨也，徵亂則樂聲哀慘，由其役繁而民勞也，羽亂則樂聲傾危，由其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財用匱乏也，此各音之亂，猶未至於滅亡也，若五音皆亂，則是君臣民事物互相凌越，而謂之慢也，如此則國之滅亡，近在旦夕矣。

三節卽前代之音以驗亂亡之事，見當先正倫意，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理，近於迭相凌之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上無道，揆而政散，下無法守，而民流，政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八

故民喪其忠誠之心，而誣上，民流故各行其淫蕩之私，而不可止也，音之關於治亂滅亡，其不爽如此，非以其道與政通也哉。

按鄭衛之音，卽今鄭風衛風所載之詩也，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者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已七之五，是鄭尤甚於衛也，故夫子獨言褻鄭聲，舉其重耳，桑間，疑卽衛風桑中之篇，蓋衛風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者也，濮水名，在衛地濮上，紂斃靡之樂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 節

此極言君子知樂之妙，而歸於實得也，凡音句爲通倫理句，張本，不重此節，只看爲能知樂一句，知字因通字來，禮

卽寓於樂中。下文審與幾總是個知之到節中。政字禮字德字都是倫理的。字中所包藏的奧妙。倫理中之條貫經緯是禮。此物在政事間就是治道。禮樂皆得。心中融會和序一原而得之也。直至得的地步。方完成個知樂。

夫聲成文謂之音。是音生於人心。喜怒哀樂之感也。而音之成樂則與君臣民事物之理相通者也。蓋惟其生於人心。是以通乎倫理。此樂之妙也。而世止於聲音間求之。豈知樂者哉。是故禽獸無論已。卽僅有識之衆庶。亦不可與也。惟君子道有所通。爲能於通倫理之樂而知之焉。其知樂也。審聲以知音之得失。審音以知樂之得失。審樂以知政之得失。至於知政。則聲氣之原具於身。而戒其政之乖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法其政之和。凡君臣民事物之治道。已全備於知中矣。此所以爲知樂也。然豈徒知已哉。是故不知聲之理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之理者。不可與言樂。無得故也。知樂則知其所以由生。聲氣之元。卽倫理之統。禮先而樂後。不其幾而得於禮也乎。幾禮而禮得。知樂而樂得。禮樂皆得。則中正和樂不紊。不偏纔謂之有德。德者言實得此和序於吾心也。君子之知。卽君子之得。因知禮樂而贊之也。

按樂通倫理一句。已見得禮樂合一了。此後反覆言君子之知樂。只重倫理上。爲能知樂且虛說。必知聲知音。而後有以發知樂之端。必知政備治。而後有以要知樂之終。治道備緊承知政來備。只是正倫。心尚未有設施。

意則幾二字有意。則者見貫通之自然也。幾者辨晰其精微之極也。樂通倫理。理卽禮也。未有明禮而不知樂。亦未有知樂而不由禮者。雖有知明處。當兩意處。當兩後一層。惟君子爲能知樂。至治道備矣。知禮樂之合一也。未又歸到實得上。見禮樂之合一也。有得方謂之知。一串看聲音樂政。只就好邊說。若兼美惡。則幾字得字俱說不去。皆得皆字不可忽得也。就指得和序說。此釋德字之義。見非襲取意。

是故樂之隆

節

此承上文有德而明先王制禮樂之意也。首四句見虛禮清廟大饗。二股方實之。隆樂不極音。重禮不致味。非謂不極音致味。方爲隆樂。重禮也。蓋極音致味。則發洩而無餘。此不極致中。包涵甚廣。故曰有遺。直到教民平句。方是先王主意。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夫樂必有音樂之隆。宜極音矣。然至樂雖少。不得音。有播於音而不盡於音者。在何極音也。禮必有味。禮之重。宜致味矣。然至敬雖少。不得味。有寓於味而不專於味者。在何致味也。奚言乎非極音也。鼓清廟詩之瑟。樂之隆也。朱其絃而聲則濁。疏其越而聲則遲。一唱三嘆而和者寡。此其音質素而已。然音雖質素。一本道德。細而聆之。風之移俗。之易。此一音之餘韻焉。至今在也。奚言乎非致味也。間舉裕締以祀先禮之重也。尊以玄酒爲尚。俎以生魚爲薦。太

羹無滋味之調和。此其味質素而已。然味雖質素。寓乎誠敬。徐而泳之。本之報始之反。一此味之真趣焉。至今存也。由是觀之。先王之制禮樂也。豈爲口腹耳目之欲。而思以極之哉。人道自正。失其正者。自好惡不。平始正。教民卽不極。不致之間。求道音。滋味之妙。庶可以平其好惡。而還反於人性之初。是所貴於禮樂之教也。奚求之音味云。

按。惡兩頭有孔。疏通之。使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大饗。哈禘也。玄酒在五齊之上。俎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薦血腥之時。至薦熟之時。皆亨之。而熟魚則始未不亨。故云。俎腥魚。非極口腹。卽於玄酒腥魚太羹上。非極耳目。卽於朱弦。疏越上見。平好惡。反人道。一反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正。非有兩層。常說。人人好善而惡惡。是爲平好惡。在在風移而俗易。是謂反人道。細玩與上文不相蒙。人情中原無紛華。故冲雅澹泊。而以質素爲好者。是入道之正。惟正性爲世情所汨沒。則聲希味淡之本體失。而好華惡質。好文惡素。人道胡由得復。平者使欲與理衡。而好理惡欲。適得其恰當之則。而本來之真性日反也。總之音味淡素。便自有個平的意況在。

人生而靜 節

此因上文平好惡。而推好惡無節之害也。大旨人道之正。從何處見得。只把人生而靜。并感物而動。機括看來。便見得入道的真本色。此只言人生有欲。無節乃亂。則先王

禮樂以平好惡。夫豈得已哉。

先王制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矣。然好惡何從而生乎。彼人生而好惡之情。至靜未發。一中自在。此便是性。此性雖具於已。而實原於天之賦予也。一感於物。而好惡心便萌動於中。是已發時的知。此便是欲。此情雖動於欲。而實根於性。天之流行也。然其所以感物而動者。蓋由人心虛靈原自有知物來。而此知知之。然後見可欲。而好形。見可惡。而惡形。此乃欲之不能無者。但貴於有節爾。苟無存養省察之功。則虛靈之知。無節於內。物至之知。引誘於外矣。然及此時。而能反躬以求之。猶或可制。若又不能反躬。以至性天之人。化爲攻取之物。滅天理而窮人欲。卽是悖逆詐僞。以爲心。淫佚作亂。以爲行。以強齋弱。以衆暴寡。以知詐愚。以勇苦怯。疾病者不得其養。無告者不得其所。而大亂作矣。好惡不平。一至於此。人道何由而正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按。人生靜而爲性。性動而爲情。情動而爲好惡。三項一直說下。物至知知。就承感物來天之性。性之欲。且說理物。至知知二句。方屬人身上說。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言性發爲情之機。又在於心之知覺也。在動之前。不是感物而動之實。性之欲。欲字。不可說壞。言其欲有所好。欲有所惡。而未形於外。形則有迹。而可指矣。好惡形處。只以物字還他。好惡所由生如此。固有自然之節在也。有節則性存。情當而人道正矣。知誘於外。比無節於

內進一步不能反躬比知誘於外進一步

是故先王之制 飾

此節發先王制禮樂之意也是故字緊頂前飾好惡無節來制者因吾心和序制制之法也註因字極重見非遠於人情者不悖要看得心悅誠服的意思出謂身習之而心安之也惟王道因乎人情故人情安而不悖人情治則王道完成無缺蓋因治功之成而知治道之備也前章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此章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

夫好惡不平人道不正凡以情欲之無節也是故先王以人情不可以太侈不可以太吝因人之情以為之節蓋顯示天下以無敢踰無可簡而雖有無窮之情不得不約米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圭

達之志不得不勉其實何如衰之於喪紀情也因而制為衰麻之精粗哭泣之久近所以節喪紀不使之過而傷性不及而忍親也樂之於安樂情也因而制為鐘鼓之八音干戚之二舞所以和安樂而使發乎性情止乎義理也因其有男女之欲也為之昏姻以合二姓冠笄以責成人所以別男女而不使之相賈亂也因其有交接之事也為之射鄉以合長幼食享以合賓客所以正交接而不使之忘尊讓也合而觀之禮節民心而行無過不及樂和民聲而言無所乖戾王道其有本矣又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教無敢踰所以為之輔也禮樂刑政四者皆王道也通達於天下而民無

達之者則好惡平人道正而王者之治道尚有不備也哉

按先王因人情而為節文固不徇人之情亦未嘗拂人之情總是得中意人為猶為人也鐘鼓兼八音干戚兼文舞男昏女姻男冠女笄有大射鄉射禮有鄉飲酒禮有飯為主之食禮有飲為主之饗禮使主以仁接賓寬以義接主也夫制禮所以為節也樂所以為和亦曰節者樂離和不流是所以為節也以至別男女正交接此為人為之節者也禮節樂和就本文上見出行之防之二字指禮樂四達謂四者之教達於天下也就上人節民和民一民防民言不悖則下之人自節自和自行自防而從於上矣王道備歸重在不悖上若非治功有成即禮樂刑政自在未可以言備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齒

樂者為同 節

此詳先王救禮樂之弊也通主治民說同異是禮樂之功用在先王制作上看親愛是人心感化即民治也禮樂原自合一流離則用禮樂者偏勝之弊便自不行以下皆詳救弊之道或以禮樂相資而救之或以刑政為輔而救之或以仁義為本而救之無非欲其無弊而復其相親相敬之傳故曰民治行

樂主於和和以統人之同而流通其情意禮主於序序以辨人之異而分別其尊卑此禮樂致用之初意也惟其同

故樂行而民相親親生於情合也惟其異故禮行而民相敬敬生於分定也此禮樂並行之功化也如此宜無弊之可言矣世人岐禮樂而二之於是有一於同而樂勝者則其弊流而不敬不敬不可言親一於異而禮勝者則其弊離而不親不親不可言敬不知禮不可無樂樂不可無禮情意欲其浹洽而體貌欲其明辨所以合而飾者正禮樂合一之能事也故導民以禮而禮之義截然其不亂則貴賤有等而不流導民以樂而樂之文藹然以相接則上下以和而不離此禮樂相資救弊之道也然道無爲而易玩又當輔之以法故禮樂得中者爲賢所當好也偏勝者爲不肖所當惡也好惡者則賢不肖別矣又其甚者惡不徒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五

惡而刑以禁之好不徒好而爵以舉之則政事均矣然法有限而難久又當先之以本故本吾心之仁以愛民而存惻怛於節文之中則不惟有樂以爲禮之資而又有仁以爲樂之輔矣本吾心之義以正民寓裁制於慈愛之內則不惟有禮以爲樂之資而又有義以爲禮之輔矣救弊之功至此可謂至矣是以民治行而無流離之弊也上言王道備言爲治之具此言民治行言爲治之效

按首八句止言禮樂未著爲治者下文方屬在人君上說合者於相敬中恩意孚飾者於相親中節文辨相資救弊是禮樂能事論其理耳義立文同方實用禮以飾貌用樂以合情也義只是一個序自其隨事得宜曰義

立者是秩然於人身雖極親和中有不相假借意便是禮行樂中文只是一個和自其有理而不亂曰文同者是流浹於人心雖極嚴厲時自有相便安意是樂行禮中義立文同就上人立禮樂之教說貴賤上下泛指當時尊卑等人仁義固有之德見之行禮作樂之間者慈愛懇切嚴毅果斷乃自心之用處說也此皆上之人用自已仁義以愛正斯民使民皆以仁義自相愛正如此此節緊要在合情飾貌而尤緊者在仁愛義正把禮樂直歸愛敬良心上方真切搜剔得流離的病根著不曰治民而曰民治者見此親敬之道原斯民自然之治至此而無不行耳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五

樂由中出

節

五

此言禮樂本體之妙而及功化之盛也樂由中出一句此禮樂之本由中故靜二句此禮樂之體大樂必易二句此禮樂之妙樂至無怨二句此禮樂之效揖讓而治二句此禮樂之證天子不怒六句樂至則無怨也各父子三句禮至則不爭也樂達禮行全重在天子身上天子不怒就是樂至天子如此就是禮至不必另討

彼樂何由與欣喜歡愛之相出於吾心由中出也禮何自作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吾身自外作也夫樂出於吾心之和故聲容之間情意安舒有從容無紛擾何靜如之惟禮作於吾身之序故容貌之間威儀交錯有條理無鄙野何

文如之樂至於歸斯大樂矣雖有聲容不過一和以貫之而無矯拂之勞非必易乎禮至於文斯大禮矣雖有儀節不過一序以貫之而無苛瑣之煩非必簡乎禮樂本體之妙如此治效當何如耶蓋易則樂斯至矣以此至者和天下凡感於樂者各得其所而無怨簡則禮斯至矣以此至者節天下凡感於禮者各安其分而不爭夫不怨不爭則為君者可揖讓無為而治天下其原由於禮樂之至故曰禮樂之謂也當此之時寇盜之暴民懾服而不與藩屏之諸侯賓服而不叛惟諸侯賓服故兵革可不試惟暴民不與故五刑可不用由是百姓相安於閭里而無受兵受刑之患天子垂拱於朝廷而無加兵加刑之怨天子知此則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十

至和流通而樂道達矣所謂樂至則無怨也自天子而言既自合和父子之親推明長幼之序而又立尊長養老之教以敬四海之內無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焉天子如此則至序流通而禮道行矣所謂禮至則不爭也按樂中禮外之說蓋自制作而言耳必有辭讓之心而後有威儀之節禮未始不由中出也其曰易簡則一貫之旨在其中矣註如乾易知不勞坤簡能不煩是比擬語前面只說禮樂本體樂至禮至是聖人之用禮樂體靜文之妙會易簡之精一身而極和序之至至者無以復加之謂無怨不爭便有以此和序之至敷之天下而天下各得其和序意

大樂與天地 節

此見禮樂之情統天人之同也此節以感人為主首六句只要推禮樂之道大以為感人張本明則二句只就上文見出不必另討殊事以後推感人之故又從感人而生者也在天地曰和節在禮樂曰同和同節在人情曰合敬同愛其實一理也

夫天地以陽生萬物有自然之和以陰成萬物有自然之序而人得之以生故其機相通一或失之則天地不位而萬物不育矣惟聖人以至和作夫樂至節制夫禮故能上感天地使無愆陽無伏陰而與天地同其和節也惟同和則生氣流行而百物各遂其性惟同節則辨別尊卑而祭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太

祀以安其位由此觀之則在聖人者有禮樂以達和節之道而上贊乎幽在天地者有鬼神以運和節之用而下應乎明其實一理也特以幽明之分而異其稱爾此禮樂之配造化也夫造化且不違况人心乎吾見四海之內感同節之理無不合敬以相接焉感同和之理無不同愛以相親焉此禮樂之感人心也所以然者此禮樂之情原只是一愛敬禮之三千三百事殊矣樂之五聲六律文異矣不過以愛敬散於事與文之中而要其合只一愛敬盡之明王有二道乎故揖遜放伐禮之事雖異特與治亂之時並耳文德武功樂之名雖殊特與文武之功偕耳豈所論於愛敬之情也哉禮樂之情惟合敬同愛其合造化而感人

心也以此。

按大樂二句言禮樂本體之所合。和故二句言禮樂成
功之所助。天地之和如周流和同是。節如高下散殊是。
上文必易必簡已涵有天地意。至此直指天地言之。下
和節亦帶著同字意。百物不失言能以和昭著化育是。
大樂符之。祀天祭地言能以節辨別尊卑。是大禮贊之。
獨言祀天祭地者。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也。鬼神
二氣之靈把造化之和節。人心之愛敬。翕聚一團以舒
慘開合於兩間。其屈伸運用。總之仁近樂是愛。義近禮
是敬。可見天地間之鬼神。即造化之仁義。人心之愛敬。
即人心中之鬼神。聖人以一氣者感之。安得不合而同。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九

四海合敬同愛。本於上以禮樂為教。這合同字生於四
海。下二合字。却生於殊異。不可混看。如此字。緊頂上幽
明來。謂禮樂鬼神相為調贊如此。禮者殊事二句。是禮
樂本情。原有是愛敬。四海感之。自合敬同愛。明王相沿
是情之不可變也。故事二句。正說明王之相沿處。不重
事名。上註中蔡氏之說。括盡樂記大有。
故鐘鼓管磬 節

故鐘鼓管磬 節

此承上言禮樂有情有文。而明其待人而行也。器就物言。
文就人言。對情而言。總謂之文。情是隱於中之道理。即上
節愛敬者是也。作述明聖俱平看。無抑揚之意。末句是從
上文看出。見明聖之名。未可以易得也。

言乎異文合愛也。金革之聲而為鐘鼓。竹石之聲而為
管磬。文舞所執而有羽籥。武舞所執而有干戚。此樂之顯
於物而為器者。執此器矣。身容有屈伸。頭容有俯仰。位列
有綴兆。行止有舒疾。則又治飾於此器而為文者。而合愛
之情寓於其中矣。奚言乎殊事合敬也。籥籥以盛地產。俎
豆以盛天產。規模之品。節曰制度。脩飾之華。采曰文章。此
禮之顯於物而為器者。用此器矣。行有升降。位有上下。步
有中規。矩之周旋。服有宜質。文之芻蕘。則又治飾於此器
而為文者。而合敬之情寓於其中。所以作述之者。豈易其
人哉。故知情者。心通造化之精。於和序之理。別有一種妙
悟處。斯能察事物之幾微。而創新其規制。識文者。撫古今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辛

之跡。於和序之道。自有周匝不瀾處。斯能因前古之遺緒
而脩明其遺闕。作者之人。豈待於學而知哉。乃建新開始
獨闢前聖未有之事業。是謂聰明睿知。生知之聖人也。述
者之人。豈遠遜生知哉。乃刪定補緝。能脩古道。未墜的精
神。是謂穎悟貫通。學知之明人也。從來明聖非虛稱。必有
所傳述。開先者在。正以其能述作之謂耳。禮樂將不待於
若人哉。

按羽籥以竹為籥。而插羽其端。為文舞樂之文。獨言舞
者。指人之易見者言。舒疾猶言遲速。舞者之節也。制度
宮室器皿之類。文章衣服旗裳之類。情謂理趣之淺與
者。文謂節奏之宣著者。知有契合意。不止聞見之知識。

有志記意不止詳察之識知情則兼得乎文矣識文亦可因文會情矣能作能述根上知識說禮樂之情自在也。不知他原有這段發揚昭著的真意何能取其情而見之制作禮樂之文亦在也不識他原有這段不可磨滅的精意胡能取其文而見之者述末二句只中轉上明聖意正要歸到知識上。

樂者天地之和 節

此言禮樂效法之本也。地制分上重禮樂看下重聖人看。上言禮樂之和序本於天地之和序。所以必明於天地之和序然後能興禮樂也。前章同和同節猶二之也。此却言禮樂就是天地之和序更進一步兩作字兩制字。一正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三

一反口氣緊相粘明字最淡聖心先明其理又是高一層事。

樂以和爲主。是即天地之和也。禮以序爲主。是即天地之序也。此二句只和序二字盡之。何也。蓋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不乖。故百物得和而皆以氣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有秩。故羣物得序而皆以質別。聖人仰觀於天。見陽氣之和。而播諸聲音。運動不居。皆氣之爲是。樂由天作也。俯察於地。見陰質之序。而制爲典。則一定不易。皆質之爲是。禮以地制也。此樂禮所以爲天地之和序也。不明乎天地之序而過於制禮。則禮必紊亂而失序。不明乎天地之和而過於作樂。則樂必暴戾而失。

和此禮樂不法天地之弊也。故聖人明於天地之和。不過充之和也。而後興其得中之樂。則法天地者。依然一天地之和矣。明於天地之序。不過肅之序也。而後興其得中之禮。則法天地者。依然一天地之序矣。其興也。與天地同體。其成功也。不與天地同用哉。

按前言同和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和序禮樂。或統言天地。自其理同者言也。或分屬天地。自其所切者言之也。理一而位殊。言異而意同也。過制則亂。二句大有道理。從來不曾說和序不可過。獨此處發之地。制以上。推禮樂原頭。下歸重聖人心中。然後是難詞。天地之和序。自有正氣。決不過的。即有時而過。是其氣數之偶乖。其理則不過也。只說明天地之和序。不曾說明天地不過的道理。何以爲制作之本。明者。正明此不過的道理。此所以同和同序也。前章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正是此旨。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三

論倫無患 節

此明禮樂之義之精。不同於數之易知也。制也。以上。只重個義之難知。惟君所獨知。意下舉數之易。正見惟君明其義也。大旨難知的理。緊要在官與制裏面。樂情之和。猶可知。而以心之制。此質之妙。虛豈可易知。蓋欣喜歡愛。不是一念之制。此質之妙。虛豈可易知。蓋欣喜歡愛。不是一念之制。

喜樂實著一段致中和學問養得個天地位萬物育景况在胸中。方纔此意形見莊敬恭順是倚已以敬工夫已到。的氣候方纔此貌形見豈一時粉飾得來。

夫樂雅頌之詞義理無窮而足為論說律呂之音高下有。大而可堪比合渾然一和而無不和之害。此是樂之本情。而在人之作樂者必欣喜歡愛發之中節則心先和矣。始。可以宣足論之詞可以宣有倫之音。本心和而樂亦無不。和此非作樂之官主乎夫禮行之也中而無過不及立之。也正而不偏不倚秩然一序而無頹僻之邪。此是禮之本。質而在人之行禮者必莊敬恭順恰當其則則身先序矣。始可以行天下之中道立天下之正位本身序而禮亦無。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不序此非行禮之宰制乎此禮樂之義也。惟聖賢君子知之。若夫施之於器播之於聲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禮樂之數爾。聖人君子固習而通之矣。而凡民亦可與知焉。蓋禮樂有義有數二者固不相離然義則精微而難知數則顯設而易曉故特別而言之欲人渙其本也。按此節亦正是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意情質二句言禮樂自具中和也。官制二句言人之用禮樂者當先具和序之德也。論倫就是無患中正就是無邪不必又轉一層欣喜八字都在心上說。方與官制切順訓柔順。一云當作慎非。

王者功成作樂 節

此原禮樂所由作而因及其用之人也。襲禮截上似就制禮樂說下似就用禮樂說。然總之理一也。王者聖人總是一人以位言為王者以德言為大聖末段禮樂處有樂備禮其意大聖處有功大治辨意。

夫禮樂何由而制作也。自我建立而開一代之基曰功成則作樂以象之所以詠歌休澤俾勿壞也。自民歸服而成一代之治曰治定則制禮以節之。所以昭垂典則持其亂也。樂惟象功故功不同而樂因之。其功大者其樂備如舜揖讓以有天下而韶盡美又盡善是也。若武王之舞干戚不如韶之盡善非備樂矣。其功可知。禮惟飾治故治不同而禮因之。其治辨者其禮具如上古質惡以為治而邪說。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血大饗。是也。若後王之薦執事不知古之精義。非建禮矣。其治可知。五帝迭興其時殊矣。隨時有作。故少皞之天淵頌頌之承雲。帝嚳之九招。帝堯之犬章。帝舜之大韶。樂不必相沿而其備則一也。何者。功俱大也。三王代作其世異矣。與世推移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禮不必相襲而其具則一也。何者。治俱辨也。禮樂之原於治功如此用之者豈易其人哉。故奏樂而窮極則有流而忘返之憂。行禮而粗畧則有偏而不舉之弊。凡以道德不至故禮樂不行爾。及夫敦厚於樂而和樂不流不至於憂禮儀備具而周密各中不失之偏。其惟大聖道全德備者能之。以此見禮樂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按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俱是一時事。作樂俾勿壞。制禮持其亂意。重看。下六句一正一反。說功大樂備。有情文兼至意。治辭禮具有本末。俱舉意于感四句不重。承上文而反言之。便是不可如注指出詔武亦不可遂指武為劣也。禮之具者可通天下萬世。故變具為達無兩意。則憂在樂極。後樂原非極於聲音。用樂者極於末而忘其本。則樂反增憂。則偏在禮粗。後禮原非止於粗節。用禮者得其粗而遺其精。則禮反偏失。及夫二字緊頂。敦是篤厚和平。作樂有節意。極則不敦矣。敦自然不憂。粗則不備矣。備自然不偏。

天高地下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章

此詳申禮樂與聖人合一之教也。近禮以上造化肇禮樂是效法所本。從地以上禮樂同造化。是成功所資。皆是虛論。理如此。故聖人以下。纔實著聖人說。應天二句。應效法一邊。明備二句。應成功一邊。大旨註中自然二字要味。天地散殊。合同光景。是自然之禮樂也。禮樂惟由自然而出。故有從天配地。妙用聖人。看得世間無制作把捉之。則此理湮塞晦滯。殘缺滲漏。而造化亦幾乎毀。到天地官的地步。無非以自然合自然也。說樂不離仁。說禮不離義。這纔是天地間的實理。聖人把天地的仁義妙處。悉收盡在制作內。所以能應配天地。

夫天地異高下之位。而萬物散殊於其中。莫非序也。而禮

制自然之序。已行於此矣。氣流有不息之機。而萬物合同。化生於其間。莫非和也。而樂情自然之和。已興於此矣。以同流合同言之。春夏之作長。乃天地以愛養為心。生物之仁也。以高下散殊言之。秋冬之收藏。乃天地以裁制為心。成物之義也。天地何有仁義可名哉。卽其生育肅殺之意。而仁義之理在矣。夫仁氣之和也。樂之聲音皆氣之為。而以和為主。仁不近於樂乎。義質之序也。禮之儀則皆質之為。而以序為主。義不近於禮乎。終有天人之別。故不曰同而曰近耳。此禮樂之本也。及其成也。天地本和樂之功。又加厚之。使作者益作。長者益長。以助其和之不及。是和也。陽氣之伸而為神。為天所以生物者。散其和。是依循陽之神氣。而從天作長也。天地本序。禮之功。又分辦之。使斂者不忒。藏者不愆。以助其宜之不及。是宜也。陰氣之屈而為鬼。為地所以成物者。別其宜。是安定陰之鬼質。而從地斂藏也。此其功之所合如此。聖人有見於仁近樂義近禮。天地已先有此禮樂在。但不宜洩而發揮之。則精神妙理。不能調補以成功。而其運用也。亦無力矣。故法天之利。作樂以應天之作長。法地之序。制禮以配地之斂藏。直至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昭然顯著而明。且經曲皆序。聲律盡和。而又備也。則天生物其職。有敦和者。以贊助之。而得生之職。地成物其職。有別宜者。以贊助之。而得成之職。是始焉。法造化為禮樂。故終焉。以禮樂贊造化者如此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章

按首六句只說造化有自然之禮樂禮樂法造化意却在言外天高地下非天尊地卑之謂乃天氣上騰而天高地氣下降而地下也萬物散殊各正性命不復混淆也行者露端之意不息以天地言與高下相反合同以萬物言與散殊相反與者造始之意春作以下正推明此二句禮行樂興處且勿露和序字樣至近處方以同一和序發揮纔妙長比作進一步藏比斂進一步仁義非天地之所有而以屬之天地者不過借其慈愛斷制之意以形容其理耳大都樂只是一和禮只是一序以天地全體言高下散殊是序不息合同是和以分布四時言春夏之仁是和秋冬之義是序近者對全體言亦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五

是理之大體相近似也率有依循意和既孰則莫不循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居有安定意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所以從天鬼者陰之盛所以從地兩從字當順字看有天地不得專擅意應天配地言聖人制作效法尚未有贊助意直至天地官始見官者朝廷設一官必有一職天地能生成萬物正天地之恪守官職處

天尊地卑 二節

此申言聖人制作之所本也前節如此以上實作聖人制禮本於天地說後節取法造化在如此以下始說這兩節要看他稟寫天地間之別與和就是畫出一般此以實理

為文故極其切

天尊地卑節此言聖人制禮本於天地之別者如此即前天高地下三句意此節或先言天地而不及禮或先言禮而後言性命或天地與禮合說古人文字固不拘拘於對待比擬也

天地有尊卑之位則君臣之分定於此矣山澤有高卑之勢則自公侯以至庶人貴賤之體別於此矣陽動而饒陰靜而乏則禮之經曲異矣五倫之道以類而處五禮之施以事而分皆本於人之所受天之所賦典禮之中自然有此尊卑厚薄之等非聖人以私意聚分之也天有日月星辰之象則法之以為衣服旂常之章地有高卑大小之形則法之以為宮室器具之制由此言之則禮之有別豈非天地自然之別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五

按天尊君象地卑臣象有出命順命意澤卑賤之象山高貴之象專以諸臣言有貴隆賤殺意太極動而生陽陽之動也發生長育而靜者於是乎伏是為動之有常太極靜而生陰陰之靜也收斂歸藏而動者於是乎息是為靜之有常聖人法而制禮如以大為貴主於隆盛以小為貴主於減殺小大於是殊也方親義序別信之道也類即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是也以類聚者如親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序行於長幼別行於夫婦信行於朋友使各安其位而不相假借物之事如吉凶軍

賓嘉是也。羣者事之所行，不止一端，分而辨別之。如吉禮以樂邦國，凶禮以哀邦國，軍禮以固邦國，賓禮以和邦國，嘉禮以親邦國，使各從其事而不至紊亂。若此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有綱常倫理，其間尊卑厚薄不同，天地性命已是聚其類分其羣，聖人特因而聚之分之耳。外註劉氏之說勿從。

地氣上齊，節此言聖人作樂本於天地之和者如此。卽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雖有天地陰陽字，只以天地爲主，陰陽天地之氣也。雷霆風雨等，皆是二氣流行天地間者，百物皆天地所化生，故謂之百物。四之字指氣。四以字猶爲也。大旨，聖人之聲容，倣像其綱縕靡蕩之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流行變化之意耳。豈不是天地之和。看來聖人這許多制作的巧處，都是天地間渾成的道理，何曾強生一件出來。可見天地能造成聖人的心機，聖人造不得天地的玄機。夫地在下，氣則上騰，天在上，氣則下降，地氣上躋，是陰摩陽也。天氣下降，是陽摩陰也。陽摩陰，是天氣播蕩也。陰摩陽，是地氣播蕩也。吾見二氣之鼓舞，則爲雷霆，搏擊迅疾。於是乎有聲，二氣之奮發，則爲風雨，散之潤之。於是乎盡利，二氣運而四時行。一寒一暑之互推也，二氣暄而日月明，或晝或夜之迭見也。由是綱縕化醇，天地化生之萬物，皆資始資生，而百化興焉。造化之和如此，而自然之樂情，肇矣。聖人法之而作樂，其間五音六律之理，如高下法躋

降之常，倡和盡靡蕩之妙。鼓舞象雷霆，周旋象風雨，終始象四時之動，繼作代日月之明，百度萬舞，象百化流行之盛。蓋造化有自然之和，聖人不過法之以作樂，故曰樂者天地之和也。

按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不交，則不泰，故上下之位雖不可易，而呼吸之薰蒸，瀰漫布濩，下者上躋，上者下降，盈宇宙間，皆是氣之交結相摩，卽在躋降中看出，相蕩只在相摩中看出，但以氣言，則爲陰陽，以體言，則爲天地，相摩謂彼此相入，如陽動陰靜，循環無端是也，相蕩謂彼此相播散而不翕聚，如天生地成，交致其功是也。雷霆有聲，故曰鼓，風雨發出，故曰奮。一說百化興焉。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是記者撮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語，而簡其文也。若但解作萬物化醇，則興字無著落，且下文如此，無所承接矣。甚有理。

化不時則不生 節

此申上文兩節之意，見制作必本天地之和序意，不時無辨，就禮樂言，所謂乖氣也不生，亂升就天地言，所謂致異也。二句皆卽失邊以例得也。若禮樂得其和序，足以召天地之和序，而致祥矣。是天地與禮樂感通之情也。不然，聖人之制作何爲而必法天地也哉。

按化不時，由樂之和不足以鼓和也。此是推原說男女無辨，言禮之不序，將何以別宜乎。此是直說化貴其和。

春先夏秋

不貴其別也男女貴其別兄弟

睦夫婦和亦才不貴其和也此互文以見意以男女

一事盡禮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等也天地之情

還重參贊邊情字作理字看天地間之實理有感必應

謂之情

及夫禮樂之極 節

此言禮樂贊造化而聖人明其功也渙厚以上總是形容

禮樂充塞流行天地氣化可到去處禮樂都到了若分配

不足以見充塞兩間之妙以天地作主陰陽鬼神天地之

用高遠渙厚天地之體天惟上故曰極地惟下故曰蟠陰

陽變動之故曰行鬼神往來之故曰通高無際曰窮遠無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三

方曰渙渙厚無底止曰測註中無顯不至四句分貼講不

息者太始居成物的妙處全在極蟠行通窮測等字內著

不息二句就禮樂說緊接上句來一動一靜亦在禮樂上

說乃是把上二句合說而言其盡了天地之功用也禮樂

云只是歸功於禮樂令人曉然知禮樂之為重耳若聖人

只招揭名頭以示人有何用

此節承上言禮樂之失既足以致異及夫樂出於自然之

和禮出於自然之序則和序之理充塞流行上至於天下

委於地而天地之間無所不之故分而為陰陽則此理與

之並行妙而為鬼神則此理與之相通星辰高遠而窮極

之山川渙厚而測入之禮樂之用如此吾知乾元知萬物

之始者也今樂發達於陽之所生則有以著乎其位而始

物者不得專其始坤元作萬物之成者也今禮安定乎陰

之所成則有以居乎其位而成物者不得專其成夫太始

之化不息者也樂著之而昭著其不息之化則不息者天

也而實樂之為也樂其天之所以為天乎成物之體不動

者也禮居之而昭著其不動之體則不動者地也而實禮

之為也禮其地之所以為地乎夫著不息一動也著不動

一靜也天地之間非禮以著靜即樂以著動禮樂之生物

成物已舉天地之間而盡之矣但百姓日用而不知故聖

人昭揭以示人於其靜也不曰地而曰禮見別宜而從地

成物者禮之功用也於其動也不曰天而曰樂見率神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三

從天生物者樂之功用也所謂作樂應天制禮配地明禘

而天地官者此也

按及夫二字根禮樂效法天地來極天同一氣行不乖

意蟠地同一質具有序意陰陽鬼神高遠渙厚俱以禮

樂貫渾渾說下不可分屬以上言禮樂貫造化以下言

禮樂參造化也相承說下著太始居成物從上三句見

出是收上文之辭太始百物之始生也著則是著落在

太始上有附合安頓意居則是占了成物之位而安處

意尚未是贊到著不息二句是舉其全體大用有贊助

意天地也天地之間也雖從上二句來却是起下文

之辭天地之間正是禮樂有此句末句方有下落兩個

一字活看仰此一動而生一靜而成天地間之功用不
過如此自此之外無餘事矣故字要玩於其靜而名之
曰禮欲人體其序而贊地於其動而名之曰樂欲人體
其和而贊天有示教之意

昔者舜作五絃 節

此言天子作樂賞臣以爲民也舜作五絃是大舜爲民之
心夔制樂賞諸侯亦爲民也德盛字要玩下放尊時熟就
是德盛處天旨諸侯勞於民天子以樂賞之中間有一段
君臣相悅真意流通的光景

夫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阜財解愠之詩蓋藉天地長
養盛大之氣以吹嘘吾民此大舜惓惓爲民之心也夔承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書

舜命而爲之制樂以賞諸侯所以廣舜之心也然非濫賞
賞其有德者耳故德盛則教道尊嚴此勤於教民者五教
時熟此勤於養民者然後以樂賞之而其賞之也又視其
德之何如如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其怠於
治民者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短故觀其舞之長短則知
其德之厚薄猶聞其謚之褒貶則知其行之美惡也當時
諸侯有不觀感而修德者哉

按聖人制樂不專爲賞諸侯此特舉其中之一節而言
兩舜作五絃有法五行象五倫意以宮商角徵羽言此
時尚無文武二絃也重歌南風上南風詩名卽今所傳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今是也便有教養意了世本神農作琴今云
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絃始舜也夔樂官
始承舜命制列侯之樂不止一琴以賞諸侯前此未有
也舜夔只重舜上然此二句却不重爲下文張本耳始
字對後世而言天子爲樂以下開說諸侯有德兼教養
言德盛在敬尊時熟先一層由諸侯平日加意於勞來
匡直者久用心於播植勸稼者澆所以能敬尊時熟若
把這兩者就作盛經文何以於德盛下用一而字然後
是難詞見不輕賜意賞之有使諸侯益勤於爲民意逆
是勞之次者使其無德樂亦不賜何短之有舞處之綴
一但樂隆則舞之行列連綴者虛而長舞人多也樂殺
則舞之行列連綴者近而短舞人少也前樂字都兼聲
容後三言舞者舉容見舞也謚法自周始

大章章之也 節

此詳歷代樂名之異俱以德爲主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
樂而名與功偕也大旨於文德者直言其義於武功者則
獨歎之可謂達觀時變而善言聖人之心者矣

夫堯之樂名曰大章者言其光被四表協和萬邦其德章
明於天下也黃帝樂名咸池者言其正名百物開物成務
其德廣被於天下也舜樂名韶允執厥中重華協帝取其
能繼紹堯之德也禹樂名夏文命覃敷祇承於帝取其能
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曰濩曰武湯有救護生民之

德武有底定武功之德順天應人行權得宜其人事之理已極盡於此矣聖人作樂無非象德而命之名也。

按樂以象德兼心法之妙與及人之功言咸皆也。禮施也。湯武之人事盡極謂從古來難行之事湯武做了費許多營旋即自天人交與極難而極停當故曰盡矣。

天地之道寒暑 節

此見樂教之大也無功以上言樂化之和當法造化之和下言效法盡善之治也教者事之大綱以上人立法言事者教之節目以下人所習言然則二字緊頂中二段來為字處已寓德字在內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之所由觀化者在善處方見法治就是善善就是君之德。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寒

今天樂者天地之和也。天地之道有寒暑之也貴乎以時不時。如冬有愆陽夏有伏陰之類則民感之而多疾疫。又有風雨之候貴乎有節不節。如春有凄風秋有苦雨之類則年不登而多饑饉。惟樂亦然。有聲教人發志意。有容教人正威儀。所以養民於和。是民之寒暑也。苟失其大體而不時則將以召和。反以傷世。猶寒暑不時而疾矣。其聲教中有抑揚高下之事。容教中有屈伸俯仰之事。所以成民之功。是民之風雨也。苟亂其細目而不節則將以教民。反以喪功。猶風雨不節而饑矣。樂理之切於民生如此。然則先王之為樂也。教欲其時以法寒暑治民也。事欲其節以法風雨治民也。教有法而教善。事有法而事善。則君德而

民行亦和而從其教而習其事民之行象君之德矣。豈有傷世無功之弊哉。此先王所以法天地而成化也。

按教即民之寒暑事即民之風雨非比擬意。只重時與節二字。教之時如十三舞勺春誦夏弦之類。時則適投其機不迫民以所未能事之節。如本之性情清明象天之類。節則恰當其能不強民以所不堪象德有二意。始焉則而象之終則比象乎君矣。只一和字便了一節之義。

大祭豕為酒 節

此明禮樂之用同歸於正人情也。前半借酒食起禮樂來不重。重在下半推開說見禮樂之用大也。太旨流禍生於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寒

人心。聖人以禮隄防而不以樂渾化。則渣滓不消融。彼其淫心終勉強攝伏而未化。所以必著樂教以化其邪心。夫百拜以禮。綴淫以禮。哀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教。蓋禮樂初無二理故也。

夫宰所祭之豕為酒食其初意非以為禍亂也。而獄訟由此益煩。蓋小人乘醉相侵所致。是酒之流弊生禍也。是以先王制為飲酒之禮。雖一獻之士禮賓主亦必百拜。故雖終日飲酒而不得至醉。蓋既用心於儀文則不得恣情於飲食。而獄訟無由生矣。是所以備酒禍也。由是觀之。酒食之禮所以合賓主之歡也。惟歡而無節則恐忘德而繼淫。故於其中而作樂。使優柔乎中。所以象賓主之德存於中。

而正其本也。又於其中而行禮，便莊敬退讓，所以止賓主之淫生於後而節其流也。然豈惟用之酒食間哉？先王有歿喪之大事，必有凶禮以哀之。有吉慶之大事，必有嘉禮以樂之。是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使哀不至滅性，樂不必肆情。此所謂禮以綴淫也。樂之道，本聖人之所樂，以一心之和達為天下之和，可以善人心者。於是乎在。故就一人言，其感人淡淡於肌膚，淪於骨髓，而善民心於所存。就天下言，上行之風，澆移而淳，下成之俗，汙易而美，而善民心於所發。樂化之大如此。先王知此，安得不作樂而著之為教也哉？此所謂樂以象德也。此禮樂之所以不可已也。

按養也。以穀食犬豕曰養。為酒猶言設酒。壹獻，士饗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三獻，士一獻。舉士以例其餘耳。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備。猶防也。歡德淫，俱就賓主上說。然不可平看。大事一段，見禮不但綴賓主之淫。樂者一段，見樂不但象賓主之德。

疾亡凶札，天事之大者。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以禮哀之也。以振播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以禮樂之也。哀樂之分，二句承上二句而總言之。只哀樂中節便是終者。止而不過之意。聖人之所樂，見樂有本原，只起善人心三句。善人心三句又只起著其教。善人心尚虛，感人淡便實了。

感人淡尚挾移風易俗更潤了三句貫珠通說下。著。立也。如下章立之學等諸事。

夫民有血氣 六節

此申明人心應感之理，以起先王樂教之本也。形焉分，人心因感而形於音，故審音可以知心也。六音字皆樂也。樂音之作而民心可知，皆從上人所感來。先王為樂，慎其所以感人心者，正為此也。首四句相趕說下，無常正與形焉相叫應，最重在應感起物而動一句。自志微唯殺合下五節，都是說心術形焉於志微等字，見形字意於思憂等見心術意。

夫血氣者，心知之用，心知者，血氣之靈，民生具血氣之體，皆有知覺運動之性。有是性，則必有是喜怒哀樂之情。不可一定執者也。何常之有？及感於順逆得喪之物，則喜怒哀樂應之，而情動矣。情動則心變而為術，而形於聲音矣。是言語之聲，詩歌之音，比即為樂者，聞其樂不可以知其心乎？志微唯殺思憂之音也。故此等之音，皆謂心術之思。

憂可知嗶者，寬裕也。諧者，優和也。慢者，舒徐也。易者，平夷也。繁文，多其文理也。簡節，畧其節奏也。有剛恬樂利，靡靡擊壤景象，故此等音作，則民心康樂可知。粗疎不縝密也。嚴厲不和柔也。始焉猛盛於金宣，終焉奮振於石收，中間絲竹等皆忿怒之象。此等音作，則知民心之剛毅，廉者有分，辨直者少，委曲勁則不屈，正則不偏，莊者端嚴，誠者真。

實此由上之人禮教達軌物彰有以消其逸欲宴安之氣而民咸有收斂畏憚之心此等音作而知民心肅敬寬而有容裕而不迫言音之從容條暢也肉疑以喻音之具融通滑也順成者始終相生有序而不紊也和動者唱和相應克諧而不乖也由上人有如保赤子之政民自見其不忍之良心親上之意念民心慈愛不聞此音而可知乎流蕩偏僻邪患散漫一終甚長而不知所止浸漬侵僭而不知所歸此等音作而民心淫亂不聞此音而可知乎夫因心以生樂亦因樂以知心是可以知作樂之本矣

按血氣心知串看此心術不是本來之心乃隨教化世風轉移者故不曰心而曰心術曰術便有許多不同在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內了考工記註云肉璧肉地也好璧孔也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肉謂之好則虛而已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言其音旋而不可窮總是以璧喻音之圓瑩通滑意

是故先王本之 節

此言先王作樂而和天人然後推以教民也先王本意以樂化民然樂不和不足以成化故備本文以作樂本之情性三句是也驗其和於天人合生氣至不懾是也然後推之以化民成俗也本之情性這本是感物以前一步工夫此句最重度數是情性者禮義範是情性者事也以上敘樂之妙以後則言樂教之事也繩德厚象事行非兩意

事之所行即德之所發親疎貴賤等雖承事行實包德厚在內理即德厚也樂觀其淡豈止觀事行之得失并事行所以然之故而觀之蓋指德性而言也德從情性中來象之繩之非本情性胡能得觀若季札觀樂是也

夫音樂之作係乎性情之感如此是故先王以樂由情出情由性出故養性約情此是致中致和著實處則天下之至和在我而樂之本立矣然猶恐五音之不正也又考定其度數或三分益一而上生度長而數多或三分損一而下生度短而數少使律足以和聲焉猶恐其流於邪也又裁制其禮義其聲濁而高者尊貴之其聲清而下者卑賤之使音各得其宜焉皆以人情發之詩歌者稽之制之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而樂成矣樂成可以為教矣但效驗未徵未見其親安敢遠用以教人乎以天地有生氣之和即作長敘藏之謂也此用樂合兩助之而鼓其網緼之化人心有五常之行即仁義禮知信之謂也此用樂引而迪之而發其固壽之真生氣之和陰陽盡之矣陽主動而施易於散陰主靜而閉易於密合之者參贊化育便不散不密也五常之行剛柔盡之矣剛常果敢失之怒柔常冥順失之懼道之者範圍曲成使得中不怒不懾也寒不散不密則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得而交暢於天地之中不怒不懾則柔中有剛剛中有柔剛柔相得而交暢於人心之中曲成萬物為作長陰發為斂藏天地生氣之和發作於外矣剛發為嚴

毅柔發為慈愛性情五常之行發作於外矣是乃天與人各暢各發非天與人又交暢交發也用樂和天人而無不和如此可見五音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矣不然何以致天人之和耶謂樂之和至此而驗非謂樂至此始和也和樂既興化可行矣然後欲民之立德也立之學而掌教之有官立之等而進學之有序增益學者所習之節奏省察五聲倡和之文采益德性之厚即人性之彝倫本厚者也繩者檢束之使愈厚耳欲民之興行也音有宮音之夫羽音之小以法度整齊之使各得其稱律有仲呂之終黃鐘之始以次序聯合之使不紊其序蓋是音律也前已得稱得序今以放民惟恐有不稱不序者故又律之比之耳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望

事行有則而樂以象之五聲得則事行善五聲亂則事行愆考其聲將以正其行耳以此化民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或得或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淡奧也此引古語以証之使非本之情性僅僅聲容已耳烏可以語於先王觀也哉

按以上數節都只要起本諸情性一句以先王之作樂有所自來也已發為情未發為性情性者情之性要得其正以立樂之本度數者度之數以律言如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稽攷之使律足以和聲也禮義者禮之義就音言如象君臣者尊隆之象民事物者卑殺之義制之使各得宜也情性為本則此稽制

皆所以備其文矣生氣之和非專指春作夏長總陽生陰成皆是五常在心裏發出來然後謂之行仁禮屬剛義知屬柔信居剛柔之間故密怒懼皆是過中意暢字冠交中發外二者中外二字要明本文交於中中字中間之中對外言也註內得其中中字中和之中對偏言也天地本無中外借此二字形容積中發外之盛耳此正合道實事大小始終舉其至大至小極始極終者言使親疎句復承繩德厚象事行使此等倫理皆於樂可見則得失昭著無非欲人勉得而戒失也上象事行謂樂之和乖象乎事之得失重樂之所播者言此見於樂謂行之得失見於樂之和乖重民之被教者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望

上徹則草木

節

此言亂世之樂與上先王之樂正相反者也耕鑿太竭而上敵則草木不長網罟不時而水煩則魚鱉不大陰陽之氣衰耗則生物不得成遂世亂則上無明君而失其情性之正矣則禮必邪惡而所作之樂安得不淫泆乎是故其聲哀傷而不莊敬樂極而不安靜不莊則慢易簡畧而至於犯節不安則流湏逐末而至於忘本聽之者若大則容為奸宄小則思為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絕人心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相反矣是以君子賤之惟恐其放遠不早也故推之以教人哉按樂以象德全由禮以綴淫始而字宜味哀而不莊四

句都是形容那淫處容奸四句又淫樂之所為也廣狹二字只以貽害之大小言。一云廣大謂聲也狹小謂聲急也此又一見。

凡奸聲感人 節

此言樂所由興與其所感以見先王當慎其所感也此節乃隳括上文蓋上文以天人平言此則先言人而後言物也奸聲一段應哀而不莊條正聲一段應本之情性條感人即道五常句順氣應即不怒不懾也成象即暢中發外也和樂興即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興字只照上文作樂之驗非至此始興也淫樂邊例看倡和三句只是承上文而申言之以起下作過文看萬物之理謂親疎貴賤之數又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聖

因善惡各歸其分而推之者也大旨與看感應字上言理形於樂此言理以類相動應之樂通倫理直到倫理方是樂之實際處歸重在此。彼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此奸聲之感人也則剛氣必怒柔氣必懾而逆氣應之逆氣既應則見於外者必為強梁懦弱而逆氣成象蓋由於官商角徵羽迭相陵奪是以發於聲者奸以至於逆氣成象也豈不可以驗淫樂之所由興乎木之情性積之度數此正聲之感人也正聲感人則剛氣不怒柔氣不懾而順氣應之順氣既應則發於外者必為嚴毅慈愛而順氣成象矣蓋由官商角徵羽各得其位而無恣濫夫是以發於聲者正以至於順氣之成象也是

不可以驗和樂之所由興乎由是觀之奸聲感則逆氣應是倡之以邪而和之亦以邪也正聲感則順氣應是倡之以正而和之亦以正也非倡和有應乎逆氣成象而淫樂與是樂之回邪而曲者歸於惡之有限矣順氣成象而和樂與是樂之正大而直者歸於善之有限矣蓋始以樂感人既以人情洩之樂和淫不爽如此至於萬物之理亦有然者蓋樂音通乎倫理而萬物之理之得各以和之類而與樂相動也萬物之理之失各以乖之類而與樂相動也樂之所關亦大矣哉作樂者可不慎所感而反情比類以求其和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聖

按和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回邪曲直猶言吉凶悔吝蓋天下之理正者常少不正者常多各歸其分就在上和淫見出要知善分爲順氣惡分爲逆氣以類相動句是倒折文法此感動從人心上動出來動字乃機之發覺處以聲感氣以氣感理漸漸感得入漸漸感得深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一云本文有和淫順逆字不要添出善惡得失來儘有理萬物之理各以和淫之類自相感動一淫無所不淫一和無所不和也

是故君子反情 節

此君子脩身以端作樂之本也上章言先王乃性之之聖人此章言君子則反之之賢人也反情脩內也比類脩外

也不留不接不設正反情比類之事。不是以心術應反情。聰明身體應比類。便字承上文三不字而明其意。順正則心中中和。則所行自皆合宜。義乃不乖不僻。性情中最切道理。順正就是行義。義行則志和行成矣。所以反情的要務在行義上。

彼志之發為情。情易遂於欲。志之所以不和也。君子遏欲存理。復性情之正。以求和其志。志之顯為行。其象為類。類之從違。難決行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分大善惡為善去惡。以求成其行。脩身之要在此二者。如奸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惑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情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禁之使不設於身體。亦內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外之交養也。此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正欲使外而耳目鼻口內而心知。凡此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義行於內外而志和行成。作樂之本端矣。

按反比有工夫和成無工夫。反復也。只情合於性便是反情。說內故以志言。比類說事。故以行言。留疑滯也。好亂本不留於耳目而曰聰明者。自其用處言也。作樂則感人心。行禮則檢人心。故禮樂曰接心術。從其精微處言也。氣者氣象。設猶施也。情慢則不敬謹。邪辟則不正。大耳目鼻口在外。心知在內。總之為百體。由從也。蓋天性至善。無以逆之。則本順。無以引之。則本正。行義兼內外。使字要總上文。與以字俱著力字。

然後發以聲音 節

此言作樂之事。而及其效也。為經截。上是樂理之妙。下是感人之淺也。發以聲音。五句樂備聲容之器。奮至德三句。樂達天人之盛。清明四句。樂法造化之象。五色七句。樂盡常變之妙。樂行是樂之教。自上達下也。倫清渾同說。耳目二句。是一事以一人之身言。稜風二句。是一事以天下之大言。總來是倫清。

大志和行。成樂本端矣。然後發此德。以單出之。聲雜比之音。音樂其象也。文此德以琴瑟。動此德以干戚。飾此德以羽旄。從此德以簫管。琴瑟樂之器。故言文于戚。所以為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為文。故言飾簫管。作於堂下。故言從浴。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其飾也。備聲容而樂大成矣。以是奮至德之光。使志和行。成之德輝自內而達之外。以是動四氣之和。使不散不密之四氣。動之為作。長飲藏而和。以教。以是著萬物之理。使親疎貴賤等。皆形見於樂。為類聚為羣分。而倫以辯焉。樂作而天人之蘊昭矣。吾見天氣清明。樂之聲。五音不紊。亂故象天地質廣大。樂之體。精粗疑聚。故象地。四時始終。迭運有序。皆樂之終始。雖循襲無端。然其中先後亦有序。故象之風雨作止。周旋有節者。樂祝作敬止。金聲玉振。亦有節。故象之此樂象造化之妙也。以常而不素者言之。五聲配五行之色。幾乎亂矣。其配一定。宮至濁。商次濁。角半清。徵次清。羽至清。以濁和濁。以清和清。濁各成文理。如

五色相雜以成文采也何亂焉八音配八卦之風幾乎辨矣析之二音從三律也合之八音從十二律也配陽德陽律配陰從陰律協律諧音無奸邪之氣如八風之至不爽其候者何奸焉五聲十二律上生下生之度有損益之數自一衍之至百大而配乎天行之度小而配乎物用之度是為配百物之度其數至繁若無常矣然上生者得且生之數三分益一多者不可寡下生者得下生之數三分損一寡者不可多如大道物理之有常者何變焉以變而不窮者言之宮作而濟以羽羽作而濟以宮是音之大小相成矣仲呂方終而黃鐘繼之黃鐘方終而仲呂繼之是律之終始相生矣音律清者為倡而濁和之是清者為主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濁者為倡而清和之是濁者為主也迭有旋相為宮之意此極常變之妙也是樂也一人之和播為天下之和而其教大行但見主恩主敬之倫各得其分而無曖昧之弊理何其清明乎以一人言耳目無所壅蔽而聰明以教則柔得於相濟而血氣和平一身皆倫清之德也以天下人言移風易俗歸於淳厚而天下以寧一世皆倫清之德也此樂之功效也然非志和行成有本之君子烏觀此乎按然後根上文志和行成來文勸飾從又根聲音來查至德三句重看只作樂之用不可作效驗說清明以下又在發以聲音數句中抽出而首其法備之詳也實商角徵羽儼然分明此象天也君臣民事物翕然具備此

象地也終始象四時此終始比後終始不同此統言樂後單以律言一云終始一樣始於黃鐘終於仲呂但前言有序後言相生此不同耳周還謂周流回旋此當不得節字而周旋之中則者節也如祝作敬止之類是已四象字只是相似意非做象也五色以聲音八風以音言百度以律言五聲配乎五色如宮配土色之黃商配金色之白角配木色之青徵配火色之赤羽配水色之黑是也八音配八卦之風如匏配艮之條風竹配震之明庶風木配巽之清明風絲配離之景風金配坤之涼風木配兌之闐闐風石配乾之不周風革配坎之廣其風匏竹從太簇夾鐘姑洗之律而木絲則從仲呂蕤賓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林鐘焉土金從夷則南呂無射之律而石韋則從應鐘黃鐘大呂焉蓋風為十一月之氣而律之作所以候氣者律有十二月之管而音之和莫不由於管氣候於管音和於律故八風從十二月之律也律呂之數寓百度之理配乎百度之數如黃鐘之宮得八十一之度蓋黃鐘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九寸其度也八十一其數也宮下生徵三分八十一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五十四徵上生商三分五十四之數而益其一分則有七十二商下生羽三分五十四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四十八羽上生角三分四十八之數而益其一分則有六十四焉此百度得數之說也音有大小以法度

律之如宮音至大必得羽而後其大者益明羽音至小必得宮而後小者益顯互為依輔而相成也律有終始以次序比之如終於仲呂而終則復始始於黃鐘而始則必終如環無端而相生也樂有先後則聲有倡和律有長短則音有清濁濁者倡則清者和之清者倡則濁者和之彼此更迭為主也相成相生相為經三平君子作樂之妙盡矣樂行倫清蓋樂通倫理如後章和親和敬和順是也不視聽奸亂故聰明百體皆順正故和平易前之惡風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皆寧只移易徧天下便是

附音卦風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樂

匏貝條風最為先竹震明庶次第連木巽清明絲離景土坤涼風亦相兼金兌闡闡石乾周革坎廣莫始周全

附十二律歌

一太二夾三姑洗四仲五蕤六林鐘七夷八南九無射十應黃鐘大呂終

故曰樂者樂也 節

此明樂之有道也樂者樂也句只要提出樂字來為下四樂字張本得其道在樂也之前以道制欲又稍在樂也之後不亂不樂比得道得欲之樂又進一步大旨樂也的樂字就是首節和其志的和字得道即順正行義之道於倫理上咸宜而畧無乖謬更甚

承上言樂者非他也即生於人心之所樂者也蓋欣喜歡愛動於中聲音舞蹈形於外是也然宣化導欲其效不同何哉蓋由君子反情比類則所樂者在得其道小人不能則所樂者在得其欲惟樂在得道則以道制欲故其心安泰而不至於亂惟樂在得欲則從欲忘道故其心惑亂而卒無可樂本原不同而樂因之故其成敗如此

按此承上兩節而言以起下文也舉君子之樂得其道見君子之反情和志有以為作樂之本舉小人樂得其欲見君子當廣樂成教有以備制欲之法

是故君子反情 節

此言因樂可以知德亦結上文之意志和則行自成所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辛

至此只說反情不說比類此舉本之論非省文之說也廣非推廣極言聲容之備也成教猶立教之謂直至向方教始成也德即志和行成是

夫樂之興本於得道如此故君子未作樂之先遠奸亂防淫慝去邪僻情慢之氣以復本然之情是修身以立樂之本也由是備聲容達天人盡法象極常變之妙以廣和平之韻教自此立焉是治民以達樂之用也及樂教通達而民皆向行義之方是君子之順正推而為天下之順正彼其志和行成之德不於此可觀哉是始焉脩德以作樂故終焉因樂以知德也

按反情句結前反情一節廣樂句結前聲音至迭相為

經段樂行句結故樂行數句可以觀德又打轉志和行
成之德而言此節只重觀德意餘俱在上文內了此正
見樂與德相通而不可以偽為

德者性之端也 節

此反覆言樂之必本於德也此節說德說心又說情須知
德即情之善者心統性情言心而德與性情俱包矣全重
三者本於心一句大抵作樂之道先動其心而後有志聲
容有志聲容而後有樂情淡文明與積中發外要看得前
淡後淡纔是情淡文明著聖人作樂說和順句又尋情淡
文明的源頭有和順而不積中文猶未明也必充積之極
心之動者伴伴中節方謂之積是集義工夫如此說和順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五

章

句始有力不然既說情淡謂何又說和順句作樂者徒求
文明而不求情之淡將樂可以偽為乎
德承上文而言觀樂可以知德如此則人心之德乃性之
端緒德出於性也所作之樂乃德之英華樂以章德也是
性為德之本德為樂之本金石絲竹特其器耳雖曰德性
之所寓而實非所重也且德非遽章於樂作之亦自有序
焉自聲之成文有詩言喜怒哀樂之志也詩成而繼以咏
歌清濁高下之聲也歌咏不足繼之以舞蹈動屈伸俯仰
之容也是詩歌舞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金石
絲竹以飾其聲千戚舞蹈以飾其容而樂器從之也此可
見所本之心情之誠也所從之器文之謂也聖人作樂必

情之動於中者極其淡斯聲容之文著於外者極其明猶
天地一元之氣和同充盛於內斯化之及物者以通其德
神妙莫測也和順不積則情不淡情不淡則文不明如此
看情淡句與和順句方有分別由此觀之樂之為樂豈可
以和順不積之中矯而為英華乎

按德者句是起第二句金石絲竹是終第二句只重在
樂者德之華上白可以觀德至此言觀樂可以知德者
以德原於性而彰於樂耳德即性言端者性本無形而
德則純實有方可指自其呈露言之曰端自其敷育言
之又曰華也詩言其志五句是發明此句其為一段以
下為一段金石絲竹是舉以例其餘詩歌舞在未成樂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五

章

之先就有了其志其聲其容三其字指人言內在於心
之句重看德即情之本於心者惟本於心則情淡本於
心則和順氣盛化神註以天地喻樂近俱指樂說甚妥
言有是情自有一段勃鬱而不可遏之氣便可以格神
祇和上下至百獸率舞之神化故說氣盛而化神

樂者心之動也 節

此統論先王作樂之善因推其功用之大也首三句無抑
揚輕重語意未作是起下文的動本樂象在先治飾在後
故用然後字先鼓四句是敘樂舞之事奮疾二句就是形
容此樂舞的好處然一樂字足以鑿之獨樂以下又比此
二句說開了總言樂理之妙末句承情見四句兩君子不

自是制樂的人。後是聽樂的人。引古語總繳上文。不可因生民寧。只重成物一邊。然須泛講。蓋是古語故也。

夫樂生於音。音生於心。樂非心之動乎。心動則發為詩歌之聲。則樂之規模已具。非樂之象乎。尚未成樂也。及以聲而播之。樂器有文。采以爲容之華美。有節。奏以爲音之作。止。則不終於質素。此聲之飾也。樂有本。有文。如此。作樂君子。由吾心未動之時。渾然未發之中。於此養得定。待外物一感。即發爲中節之和。此就是樂本。樂其象者。心靜而動。其發爲聲也。調停均節。無一不和。此樂字當和字看。然後文。采節。奏。動。木。樂。象。者。治。其。節。而。入。音。萬。舞。從。此。可。被。也。如此。則。由。本。及。文。先。後。有。倫。樂。舞。之。理。盡。矣。聲。容。有。不。善。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哉。故樂將作。必先擊鼓。以警動衆。聽欲其察。聲音曲折之詳也。舞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舞之方法。欲其知屈伸俯仰之概也。一云。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方。宜知方。舞之一節。終而再作也。則再擊鼓。以明其進。不使有躡而速進也。及舞之再作而將終也。則復擊鼓。以謹其退。不使有懈而速退也。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始爲往。終而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往爲出。復爲歸。亂而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此皆所謂治其節也。舞之容。發揚蹈厲。雖奮迅。然作止有常。而容貌得莊。進退有度。而行列得正。不過於疾也。樂之道。理趣深奧。雖若幽隱矣。然宮商象君臣。徵羽象事物。身心體之。實覺有

躍如之妙。不隱於人也。由是以樂舞之善者。道性情。宣澠。變是謂獨樂其志。則養我德性。自有欲罷不能之趣。其道不厭矣。立學等廣節奏。是謂備舉其道。則養人德性。自有大道爲公之心。其欲不私矣。是故欣喜歡愛之情。見於作樂之初。則知其順正行義之義。立移風易俗之化。成於作樂之終。便知其志和行成之德。尊自所行爲義。自所成爲德。其實一貫。但義立。在情見之先。德尊。在化。成之後。即情見樂終。知其尊且立者。如此也。君子以好善者。達有神。與有德。感發其良心也。小人以聽過者。慙心平。躁心釋。蕩滌其邪。誠也。樂舞之善。而自始至終。君子小人。無所不善。如此。故引古語。明樂爲生民之大道。彼無本之樂。伐性滋甚。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安在其爲生民也哉。

按樂者三句。言樂有本有文。卽寓先後意。動本三句。遂承言循本文之序處。動樂在君子心上。看不甚費力。治字方著力。文采節奏。諸說以文采屬容。節奏屬聲。一云。俱是樂音。以其相濟而言。爲文采。以其作止而言。爲節奏。先鼓四句。皆治節之事。奮疾以下。又在治節中。虛贊其善也。三句。再始復亂。獨詳於舞者。卽舞可以見樂也。奮疾二句。一云。不可平。重極幽句。有理。拔如玉藻。拔來之。拔自獨樂至聽過。俱散說去。蓋不過通論其理。不厭不私。要見樂理之妙。能致如此。不重在君子身上。兩其道。俱指樂言。蓋樂非獨文采節奏已也。由動本樂象治

之則樂進乎道矣。獨樂道自可樂也。備舉道自兼舉也。樂便不厭備便不私。其志其欲屬君子身上看。自此及下。情見四句散說去。實在用樂感化者說。曰情。曰終。曰好。曰聽。皆所謂行得於樂之理趣者。前順正行義猶在用功境界。至於義立則卓然不搖。是不動心境地了。德尊者見信從於人也。情義即德性之見義之立。即德之尊。亦可看作兩層。好善好行善道。如和親等是也。聽過聽伏已之愆過。有內自訟意。生民猶言生養人。須影為已為人發揮。

樂也者施也 節

此言禮樂之道有所主也。施報且虛。下四句正發明之。樂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生反始。還不見得施報到章德報情。施報之意纔明了。

彼聲容兼備曰樂。其道主於施。蓋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主於舒其湮鬱。故曰施也。經曲具陳曰禮。其道主於報。蓋往而不來。非禮也。禮有交接酬酢之文。反復而還於內。主於酬其本心。故曰報也。何以見其施與報也。樂生於功德。而功德之肇基者。謂之自生。樂有以樂之。文樂武樂。要之樂文德武功之所自生也。禮起於緣情。而情之所發端者。謂之自始。禮有以反之。郊禮禘禮。要之反生。人生物所自始也。夫生之所自。即德之所在也。樂樂其所自生。則有以彰文德武功之蘊。而象其成。樂非主於施。即始之所自。即情之所在也。禮反其所自始。則有以報生人。

生物之情。而反其始。禮非主於報耶。

所謂大輅者 節

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天子以是報臣。而不為厚者。以其有功德。必以是報之。而後為禮。禮非主於報乎。從之上求。可說出賜諸侯意。至末句方見。

然禮之所報者。豈一端而已哉。雖待臣亦有之矣。夫所謂大輅者。或金象或革木。天子之車也。而諸侯得乘之。龍象變化。九象陽數。天子之旌也。而諸侯得建之。龜以青黑。緣者飾之。以青黑。以黑。天子之寶龜也。而諸侯得藏之。兼此三者。尊貴之器。而又從之以牛羊之羣。諸侯何以得用天子之物哉。則天子謂其功在國家。德在蒼生。乃所以報而贈之也。觀此則禮之為報。不益明哉。

按裏寶龜者。以青黑為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蓋備燕享牢俎之寶者。要羣車旂旋龜。亦諸侯所必有。可異者。

大輅龍九青黑緣耳。記者一言以該之曰。此所以贈諸侯。以見非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

樂也者情之不 節

此言禮樂之定體。而因及其用之大也。首二句言禮樂之體中。二句是禮樂之用。末二句又緊承統同辨異來。大旨不可變易。二句須說出情。理。好。處。統同辨異。又是和序之出為用。管人情。只在統同辨異上見。

夫情理未極至者。後人猶可變易。惟樂以和為主。乃情之

自然而不可變者也。禮以序為主，乃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惟和故統同而無乖戾，惟序故辨異而不相混淆。夫有同有異者，人之情也。統之辨之，則禮樂之說信。管攝乎人情，夫豈有偏同偏異也哉。

按曰：禮曰樂亦自有聲音儀節在內，就聲音儀節看，不免有變易其間，而惟情理則自有不可變易者。情字在樂情上說，不要說到人情上，與下管情有礙，不變有定和，正不可亂之而奸，德不可溺之而淫，是已。不易有定序，大不可損之而小，顯不可掩之而微，是已。統同有以在樂之情感，天下之情意辨異，有以在禮之理感，天下之理意註佚，能思初四句解統同蓋始初之真情，卽是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窮本知變

節

此承上說禮樂能管人情，而推其道之大也。首四句頂上統同辨異說，禮樂能管人情，因言人情之治由於禮樂，偵天地以下，是備舉禮樂會造化人物之理，見其爲道之大也。一云偵天地四句爲體，末句爲用。天性一也，屬天命者其本一，屬氣質者其變多，每相爲消

長，今也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則有反同變異之功，此孰感之也。樂以統同，和之至也，故能使人涵養德性，消融滓渣，而窮本知變如此。是大樂感通自然之情也。心一也，出於理者爲誠，理常微則誠隱，出於欲者爲偽，欲常危則偽出，每相爲出入，今也著其理之誠而去其欲之偽，則有存理遏欲之防，是孰爲之也。禮以辨異序之至也，故能使人增益美質，消釋回邪，而著誠去偽如此。是大禮修爲當然之常經也。人情管於禮樂如此，以其爲道之大耳。初序是天地之情也，禮本序，樂本和，彷彿形似。一一偵而出之，使不隱焉。天地之仁義，是神明之德也，樂近仁，禮近義，一一通而達之，使不滯焉。天神在上，地神在下，樂由陽來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美

以降上神，若有抑之使降者，然禮由陰作，以興下神，若有作之使興者，然相交而不相判也。和序道之精，器數迹之粗，禮樂則有本有文，而精粗之體於此疑之，合聚而不離也。父子以思爲節，君臣以敬爲節，此人倫之大者，禮樂則和親和敬，而父子君臣之節其領之矣。禮樂之道如此，宜其能窮本而著誠也。

按本窮則變，自知理著則欲自去，工夫全在窮著內，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只是一體周流，禮則兩個相對，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尅彼，此四句雖承上文來，然統同辨異，自衆人言窮知著去，自一人之身言，更入細了。窮知屬心，著去屬事，窮知是因感

發而悟其理故曰樂之情著去是因脩習而得其益故曰禮之經天地之情只是個和序人心中應感不測謂神虛靈不昧謂明只是個仁義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自無礙鋼不通處故曰達降與句根由陽來由陰作說一云天地間幽則為上下之神明則為對越之人用禮樂以祭故能降與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淺甚疑是句一說情德神道之精也禮樂既凝之而為體有道則必有器凝其精并粗者而亦凝之矣此與本文而字有情領者管攝之義有禮樂則偽妄不參真性不迷恩義之間自有個管攝故曰領即管人情也獨言父子君臣者舉其大耳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是

是故大人舉禮節

此聖人以禮樂贊化育道事也天地以下正天地為昭處末歸功於制作也天地在化育上看昭是天地自昭所以然處禮樂贊助不及也末獨言樂之道者何蓋昭天地固是禮樂同功但草木茂等并祈合光景都是一團和氣品物熙熙妙處並不說著收斂上所以曰樂之道歸焉耳是故二字承上文來言禮樂為道之大不惟管人情亦可贊化育也大人者聖人而操制作之權者也故法天地之序以舉夫禮法天地之和以舉夫樂蓋將以序召席以和召和而昭著其不動不息之化焉耳聖人制作之意如此則其功化何如將見天陽在上與地祈合而地之陰

得陽而不至於肅地陰在下與天祈合而天之陽得陰而不至於亢天地祈合便是陰陽相得非祈合之後兩端相得也陽之得陰以氣煦之而萬物覆焉陰之得陽以形煇之而萬物育焉然後草木暢茂區萌條達植物遂也羽翼奮至不殞不殞動物遂也而功何所歸哉正惟聖人作樂導和之功與大禮並行而參贊昭著是歸焉耳非聖人參贊之歸而誰歸

按舉禮樂須用效法天地意方與天地相貫徹天地為昭渾講不必以樂屬天禮屬地將字作未然之詞祈合以下正天地昭著之事只著造化講祈合相得又是煦嫗根子祈合下降上躋也相得陽變陰生也天地以體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李

言陰陽以氣言煦嫗句總承氣曰煦體曰嫗草木句是既成者區萌句是方生者羽翼及羽者卵者皆鳥也角雉及毛者胎生者皆獸也此由樂道使然蓋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得所故曰樂之道歸焉耳禮序而後樂和樂功既然而禮可知矣

樂者非謂黃鐘節

此歸禮樂於德行也自首至後主人有作樂行禮之次序前者有司樂師三段是一段樂師屬童者總言藝成而下而德之上可知宗祝至主人是一段總言事成而後而行之先可知樂師加北面二字則童者有司皆北面可知

而君之南面又可知曰後尸。後主人則尸與主人在先可知。前之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則後面上下先後。又只借其字面。直當作德。葬行事了。有上與有下。有先與有後。雖皆平辭。然意却重在上與先上。方見有本。大旨只以禮樂二字該之。喪祭之儀亦在禮樂中者。

上說禮樂昭宣化育記者。恐人錯認禮樂在器數上。故推本言之。見欲制禮樂者。必由本及末。不可與藝事並看。夫樂必有至和之德。在非謂黃鐘大呂絃歌之聲。于揚之舞也。此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於下。而人君在上。躬至和之德。不親此藝也。禮必有至序之德。在鋪筵席陳俎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於下。而人君在上。躬至序之德。不親此藝也。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絃。而君則南面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在後。而尸則象神在先。商祝辨乎喪禮。則亦在後。而主人則喪主在先。上下先後。此在北面與後尸後主人處。已見了。是故德成四句。只就上文叫明。不用過文。由是觀之。德可以兼藝而藝不可以為德也。故行禮樂時。人君和序之德成。其位居上。而童子有司則藝成而下矣。此上下之位所由異也。行可以兼事。而事不可以為行也。故尸與主孝敬之行成。其序在先。而宗祝商祝則事成而後矣。此先後之序所由異也。此以行禮用樂者言之也。至於制作。則和序兼備。有上者之德也。又推其德貫通於器數之藝。孝敬兼盡。有先者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奎

行也。又推其行貫通乎喪祭之事。然後以有上有先者為制作之原。又以有下有後者為制作之具。斯能制禮樂於天下矣。向使徒有其末而無其本。則亦祝史之流耳。其何以有制也哉。

按黃鐘陽律之始。大呂陰律之始。舉以該十二律。絃歌聲于揚容。舉以該聲容之全也。升降即鋪陳列之上下。有司如周禮司几筵司尊罍籩人豆人之屬。聲五聲詩雅頌辨聲詩。如陳王政之興廢。則辨為風。美聖德之形。容則辨為頌。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則辨為大雅。歡忻悅澤以盡羣下之情。則辨為小雅。故在宗廟朝廷朝聘燕饗。則北面而絃。以是詩被之琴瑟也。辨宗廟之禮。則有朝踐饋食之異。辨喪禮。亦有奏麻哭泣之異。主人喪主也。言北面言後。舉下見上。舉後見先也。德與行非二物。蘊於中曰德。見於外為行。事與藝亦無兩樣。所習為藝。所行則為事。有制。在由本及末上見。然後二字。要看得慎重。

魏文侯問於 十二節

此子夏告魏文以古樂德音。不同於今樂溺音。且明其為用之大。而因及聽之方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 節

進旅以下聲與舞要明。君子二句。正是子夏撥轉文侯脩身。非樂作便能脩身。若樂作自足以感人。文侯當日不至

恐臥了。玩註中知古樂而明脩身之道。當着力看齊家平均天下。皆以和敬貫。雖根脩身。全在語字內看出來。發字對本言。指其見於聲容。驗於功效者如此。

夫古樂本於理。新樂本於欲。文侯溺於欲。故古樂不投而新樂易中。故言如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下夏對曰。今天夫古樂。其舞則衆之進退齊一。而無參差。其聲則雍和肅止。而又廣大象地之廣無奸雜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與鼓然後作。而衆音之有統也。聲之始奏。先擊鼓以宣其聲。而本之以仁。舞之將退。則擊鏡以謹其終。而制之以義。始終之不素也如是。而音有亂而失序者。則治之以相。舞有過而失節者。則訊之以雅。救弊之有輔。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樂

也。此總是聲容之間。和以敬節而不流。敬以和行而不迫。樂之盡善者也。君子聽此樂也。感於心。形於言。所語者乃適古樂之正也。蓋從情文而得和敬之原。不覺歎息之淡。議論之長也。由是樂以治心。則嚴而泰。和而節。其身脩矣。次及於家。則相親相敬。其家齊矣。推之天下。則合敬同愛。天下平均矣。此古樂之發於聲容。功效可見者也。何其正而可好哉。

按魏文侯晉大夫魏斯。初命爲侯者。端冕。玄冕也。凡冕制皆正幅。故稱端。端冕而聽。明其心恭敬而聽也。進旅二句。大概說容之齊一。聲之和。敬下六句。却又詳細說去。和正以廣。是二項。却有兩層。意言和正而又廣也。廣

者。理無所不包。玩下文脩齊平均自見。弦匏二句。單言聲其餘。皆聲容相對。拊亦鼓類。堂上弦以奉。瑟助拊爲之節。堂下匏與笙簧。則鼓爲之節。鼓主發動。象春。故爲文。金鏡也。金屬西方。可爲兵器。故爲武。且雅清。象象武。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始奏以文。倡之。復終以武。收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指遜征誅之義。盡矣。相即拊也。以其輔相於樂。因名焉。其形製以韋爲之。裝之以稊。雅亦樂器。狀如漆笛。中有推。慮其音之亂。則有相以治。使得其理。恐其舞之疾。則有雅以訊。使中其節。於是語不必拘定樂終。只言作樂時節而語之道云耳。一云。故君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又是一見。宜知。脩身重看。蓋脩身由知樂來。樂爲脩身之理。知古樂之正。脩身之道。明而和敬一心。齊治平均。皆此致之耳。乎無上下之偏。均無遠近之異。發字對禮樂之本而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樂

今夫新樂

節

今樂舞。容則進退偃。行則雜亂。與進旅退。旅者異矣。樂聲則奸邪滌濫。沈淫不反。與和正以廣者異矣。舞人則俳優侏儒。如獼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知父子尊卑之等。淫邪如此。則和敬之節。蕩然無存矣。作樂雖終。無可言者。况可語之道古哉。此新樂之發也。

按優。獸名。觀不知父子。句則前節道古句內。當入綱常倫理爲的。樂終終字。非終盡之終。謂新樂無意味。畢竟

無可語者也

今君之所問者 節

此言古樂聖人先以序禮為樂之主也。隆古時造化人物自然之和，非由教化使然。教化還在下面，敘禮內大常頂上六項來，作為父子君臣二句。人倫雖多，不外恩義兩者。言父子則主恩者可該，言君臣則主義者可該。故立為綱紀也。是正禮序處，天下何如大定，禮達而分定也。禮序即聖人之德，而聲律詩頌之音皆從此德出，所以寫至治之規模者，在是德音即古樂矣。德音與古樂無先後意。此句正與上面夫樂者句相應。詩之德音，本言王季名譽，此引之以為樂斷章取義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奎

夫古樂新樂之發如此。今君之所問者，雖先王之古樂而所好者，實世俗之溺音也。此子夏欲言作樂之本，故立音樂之說以啟之。樂之與音，皆有聲有容，迹相近也。樂則德正心和，乃為樂。音則心邪聲亂，不得為樂，是不同也。夫古者數句，子夏之意，蓋謂樂本於德。聖人一心之和合天地，而天德順清寧，奠位也。一身之和合天地，而四時當寒暑而適宜也。一心之和溥萬物，而民有德，講信脩睦也。一身之和溥萬物，而五穀昌，時和年豐也。人之德皆和而無乖戾之徵，則疾疢不作於人，物之氣皆和而無乖戾之象，則妖祥不生於世。天地民物同歸一和，則均調之極矣。此不煩補救者，故曰大當。聖人以為自然之禮也。然後因而制禮。

禮不止一事，而父子君臣之倫為大。如絲之有紀，網之有綱。紀綱既正，則眾緒咸理。禮教流行，至樂已涵於其內矣。然後聖人正六律以諧聲，和五聲以協律。絃以被夫詩頌，歌以咏夫詩頌。此之謂樂以和禮，聲律絃歌之中，無非綱常倫理之極，至不其為德音乎。此等德音，方謂之古樂。所以與音相近而不同也。大雅皇矣之詩，言王季有莫然清靜之德，而發為莫然清靜之音，所謂德者，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與夫克順克俾是也。王季之德如此，及至於文王，則其德生知安行，而靡有所悔，靡悔者，渾然天成，無多乖戾也。有德者之發為聲音，亦猶是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奎

按樂就是德音，音就是下節溺音，不同在發源上看，不可以上下二節纏入。蓋致用處，文侯已知不必再問。天地順以下六項平看，民有德亦只是太古風氣使然。萬物皆育，特言五穀昌者，以切於民食者言也。疾疢句，以一人言妖祥句，以一世言祥亦妖也。書言毫有祥是，大當以前，且說個世道清平，百姓安居樂業，前然後承大當來，後然後承禮序來。雖是先序以禮，後和以樂，總是原樂之所由作，非以禮樂並舉也。拊網小繩為紀，維網大繩為綱，猶言規矩準繩一般，取維繫之意。父子君臣四字說得廣，此即是三綱六紀，非此外更有綱紀也。上作為二字著力，下為字輕看。大定不可說得與大當相似。正六律，比終始之序也。和五聲，律小大之稱也。詩頌

樂章也或以琴瑟絃詩頌或以人聲歌詩頌皆謂作樂也然樂之所以不同於音者全在禮序中見出德音是贊美之詞便是樂了乃復云德音之謂樂者見得此德音方叫做古樂與今樂不同正醒轉文侯處引詩正此德音之樂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之謂也見古樂非聖人不能作意近云引詩只取以證德音與文意不相協言王季明類仰順之德可以為父子君臣之宗可以為紀綱倫理之則而德音由之而起則紀綱大定而後樂作也不可徵哉甚合

今君之所好者 節

此言新樂所本之異也合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本之異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考

乃始於世道之治亂成於人心之邪正所以不同

鄭音好蓋由其志之淫宋音燕女由其志之溺衛音促數由其志之煩齊音傲僻由其志之驕四者雖有淺淡然皆淫於色而言於德故不可用之宗廟言鬼神厭棄而不享也

詩云肅雍和鳴 節

此承上文祭祀弗用而言古樂為用之廣也肅雍一時並有夫敬以和還指樂何事不行則從此和敬充拓去此句與淫色害德相反正見樂之妙所以使先祖聽之之意詩周頌有菁之篇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者何肅然而敬也官商角徵羽不相奪倫實倫理之截然不亂者所

形容也雍者何雍然而和也清濁高下迭相唱和實倫理之純然罔間者所播越也夫敬以和是謂和鳴如是雖先祖之幽亦是聽之又何事之不可行哉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端必由矣

按詩曰和鳴二者相和而鳴也肅肅二句有作叠字解者亦通夫敬以和句若說和敬相濟而後何事不行這是言禮樂之用不是單言古樂之用矣蓋古樂由紀綱既正禮序之後而作不慮其不敬慮其分太肅體太嚴而不和唯敬而和所以脩齊治平俱行得去即禮之用和為貴大小由之之意也須重和始得旨觀詩只曰和鳴又曰以和可見樂的感通妙用全在和以行敬上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考

為人君者謹其 節

此節規其用情之意也好行雖有淺淡然亦不重在此引詩証君好之四句勿泥民字而遺臣字

上文音樂之辨已明此則欲文侯好樂而惡音也故以好惡為言謹好惡從慎獨上來獨覺處不曾看得明白如何能謹有不任情而任理意君好以下明所以當謹之故蓋以君有好臣即效而為之知有君之好而已不復顧所行之邪正也其感之甚速誠有如大雅板詩所謂誘民孔易者人君可不謹所好惡哉

按而已矣三字見謹好惡是人君最要緊的事中四句乏言感應之機臣民不同君上一也好行不同從違一

也意念所注曰好舉動所形曰行玩兩則字孔易已涵在內了故引詩以結證之誘進也孔甚也從君所好進之於善無難言謹古樂以化民無不從也只就好邊說不兼邪正為妥

然後聖人作為 節

此亦本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之意承上古樂之當好也德音應上文德音質素意却下一層此字緊承上文兼備之樂說四所以字語意雖平然上句有先王之廟宇則下句獻酬醕酢正從此起下示後世句又從官序貴賤生來以廟祭作頭下皆相因說去

子夏既以好惡結上文復補此節亦以見古樂之功而人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充

君所當好也聖人當大定之後作為華音之鞀鼓播鞀而鼓從木音之柷楊擊柷而柷止壘燒土為之篋竹為之吹壘而篋應六者亦作於禮序之後故云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竿瑟之音以贊其和干戚之武舞旄狄之文舞以動其容則為樂備矣此所以祭先王之廟先祖是聽幽可交乎神也所以當行祭之時獻酬醕酢明可交乎人也異姓來助祭者有貴賤之官序聽樂則貴序於上賤序於下宗廟之中凜然朝廷之森嚴所以序爵者在是同姓咸在者有尊卑長幼之序聽樂則尊而長者在前卑而幼者在後今日之所行秩然後世之法程所以序齒者在是此正是祭祀無弗用處正樂之為用其大如此

按前因德音二字便把溺音相形尚未說到樂上故此節二然後字緊與前節大當大定二然後字相應古人文脈斷續之妙如此德音即前德音周禮云華木一聲無宮商清濁故為質素合會之始得四所以字俱指德音總不外和敬之理也所以祭廟有格幽合渙意所以獻酬醕酢在廟祭燕享時說醕酢者飲畢而以酒盪口也獻酬酢指賓主說有相洽相敬之真情在所以官序實有相使相守之慎心在所以示後世實有不凌不犯之遺教在爵因人異齒則萬古一定故有今日後世之別一說所以祭先王四句相平說去亦通

鐘聲鏗鏗以立 六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半

此見樂之感人也五節每首句是聲如聲鏗聲磬之類下鏗字等皆就聽之者說而號橫武等正心之感動處也謂之立者從心而發不為外物所奪是能使人如此號橫武三字相連下而歸功於武故總謂之武臣也餘節皆然一云五段只作樂中寓有無窮之義可以動君子之思不必作感人說亦簡便一說以鐘聲鏗等一句是聲下皆所象之義看來鐘石竹是如此絲與鼓鞀另是一例蓋哀就能使人廉謹就能使人動却不是所象之義了只當從前講一例說

鐘聲鏗 節

樂作必鐘以始之其聲鏗然始振惟鏗也賦之者若

威嚴人皆聽服是立號也。令嚴難犯則足以作士氣而使
之充滿。是立橫也。令嚴氣壯足以奮六師而使之敵愾。是
橫以立武也。君子聽鐘聲則思得武臣。武臣折衝禦侮宜
威聞外者也。

按立字要緊。思字有未得思得。既得思用。意後教思字
皆然。

石聲磬

節

樂作必石以收之。石聲一擊其聲磬然而鳴。惟磬也。感人
有辨別分明之義。是立辨也。惟辨也。感人有見危授命之
義。是致死也。君子一聽磬聲。則思得死封疆之臣。蓋此臣
明辨剛介。致死患難者也。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李

按次封疆大臣。其好處全在致守於彼此之限上。辨得
明。所以守得定。直到死的地步。纔見得他辨的處在。磬
當作磬言。其聲磬然。清響也。求磬字只當石字看。

絲聲哀

節

絲聲哀切。有廉隅裁割之義。惟哀也能使人惻然。有收斂
之意。焉是立廉也。惟廉也能使人有確然自立之志。焉是
立志也。君子一聽絲聲。則思得志義之臣。蓋此臣清操大
節。廉剛裁割者也。

按義字乃義利之義。非節義之義。志先立得定。臨義利
時。自知有義。不知有利。

竹聲濫

節

竹聲泛濫而廣大。惟濫也能使人博施濟眾。聯合天下。而
會以之立矣。會則近悅遠來。人皆歸附。而眾以之聚矣。君
子一聽竹聲。則思得畜聚之臣。蓋此臣包含普徧。慈愛得
眾者也。

按濫者。孽聚之義。會是在我會人聚。是在人歸我畜聚。
只容民畜眾盡之。還是以得人心為主。心歸則身聚。是
為君收拾人心者。

鼓聲之聲謹

節

鼓聲之聲謹然。喧雜惟謹也。使人心意動作。有鼓舞奮發
之意。而可以立動矣。動則進發其眾。有勇往直前之勢。而
可以進眾矣。君子一聽鼓聲之聲。則思得將帥之臣。蓋此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李

賓牟賈侍坐 十三節

此評論大武之樂也。前五節五問五答。夫子獨是其聲淫
及商之一端。六節賈復有問。夫子且未答其問。商先正其
所答之失。七節武始以下。始詳著武功之難成。而發其所
以遲久之意。大旨武王是周家創業之主。武樂是周家王

業之本而武王之公全在一遲久上見之故夫子與之論遲久之意最悉

賓牟賈侍坐 節

賓牟賈當時之知樂者與之言及樂謂之他事及於樂也孔子問大武之舞先擊鼓以警戒舞人而後為備故曰備戒已久也賈言武王伐紂憂病不得士眾之心故先擊鼓以戒眾久乃出眾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所答是也

咏嘆之淫泆之 節

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咏嘆長聲而嘆也淫泆流連不絕之貌賈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而望慕之故樂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華

聲之長歌象當時之望慕也所答是也
按此節恐字及上節病字皆指武王之心說孟津之會順天應人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固無不得眾不逮事之事然武王之心則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為君臣益易所謂不疾貞者故猶以此為慮也賈能知此可謂淡得聖人之心矣

發揚蹈厲之已蚤 節

孔子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大蚤乎賈言紂惡貫盈當時戰伐之事不可緩武王則及此時事而為之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矣

武王政方憲 節

孔子問舞武樂者有時而坐以右膝至地而左足憲也賈言非舞武樂者之坐也舞法無坐然下文孔子言舞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此答亦非矣

聲淫及商 節

孔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奏樂何竟有貪商之聲淫貪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音則是何樂之音乎賈答言由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真傳而謂武樂之音則是武王嗜殺而其志荒謬矣言非精明神武也孔子急唯之而因言我之所聞於萇弘者亦若吾子之言其言是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華

一說聲淫及商若直作貪商不成文理淫即淫泆之意但彼謂歌聲此謂樂聲商西方殺伐之聲一字為一義故以及字連之謂武樂既有淫泆之聲又有西方殺伐之聲也唯字一截丘之聞二句一截是也一截唯只指末節而言謂聲淫非出於武音誠有所見也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相似意蓋武王革命原無富天下之心今謂有司失其傳則上有以識往聖之心下有以釋千古之惑是也二字據理而淡論以為然也只指賈言與萇弘無干萇弘周樂官大夫也

賓牟賈起免席 至末

細玩武王心事全在遲內夫子但與論備戒之久不意賈

克究到遲而又久地步比夫子所問又深一層是深知武樂者故夫子象成以下四節與言戡定禍亂成功之遲久且女以下與言撫率太平成功之遲久

賓牟賈起免席 節

賈問遲而又久夫子直至後面方答其遲久之問者蓋夫子獨然聲淫及商之對而賈以夫子皆是之故未答其所問之辭而先正其所答之失也備戒已久為遲是未出之時久立於綴為久是出就舞位之時謂未作舞而先鼓戒眾已遲矣一出若可即舞而何為其持于久立也樂者象成作冒謂倣象其成功而制樂也總干以下皆象成之實總干而山立者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以象武王持

禮記說義纂直 卷之十五

盾從容舒徐以舉征伐之事蓋有人歸我之勢而無我我人之嫌武王之事也此句且虛說下三節始發明之持者且勿露恐礙下文若夫初舞之時雖有發揚蹈厲之容者所以象太公董牧野之武功威武奮揚其志不得不猛也武亂之時樂之卒章也舞人皆坐者所以象周公召主備武之文以任制作以施保釐其事不得不安靜也觀此而更之所謂及時事非舞坐者不可以知其非哉

按總干三句即武樂以明象成實事山立象武王者言武王當初誓師孟津見得紂罪真有可伐之理彼時雖三千協力八百同心而武王猶不輕舉但持盾以正其罪如紂聞而即改其師已止矣如他諸侯有能當天意

者仗義伐之武王亦不再舉矣然終至於伐非武王意也勢不得已也故武王之心只山立盡之言武樂而及太公周召者太公之志即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太公故繫之以太公周召之治即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公故繫之以周公太公有丹書之戒是未嘗無文也周公東征之師是未嘗無武也特太公佐武王以成武功周召相武王以成文德各從重者言耳此發前對之所未盡要與上句武王之事有情

且夫武始而北 三節

此三節是即武舞之象成功以見武功之難成意武始節總六成之象夾振與分夾二事又是抽出六成中之事而禮記說義纂直 卷之十五 幸

細言其象看來武始一節原不重只要中提出夾振與分

二象言之方歸到久立於綴應轉總干山立也

且夫武節此下承武王之事而言其象以位言也曲以協

舞每一終則武人易一位也言武之初出自南第一位而

北至第二位象武王初自南而向北以伐紂也即觀舞孟

津時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以象滅

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

象克殷有餘力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

至第二位象克殷之後疆理南方之國南方荆蠻之國侵

畔者服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而分舞列皆

分兩阿象周公居左而為師召公居右而為保也六成則

舞者從第三位而復於南之初位。象武王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奉武王之德為天子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三成以上。總言克商之事。四成至六成。總言造周之事。

按周都在商之西南。商都在周之東北。故武位四表以爲象。故云始而北出。成猶奏也。言武舞之始終而釋其義。始出至三成。自南而之北也。四成至六成。自北而之南也。註中極乎北而反乎南。是到了北頭。而轉乎南頭。其位則四。其成則六也。南國是疆甸。一云。南國指周。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類。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服其諸侯。故四成象之也。比前確當。可從。周召猶分治。至以崇天子則統治矣。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五

舞

夾振二節。此申上文之意。就六成中抽出而言其象。以人言也。兩人分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武王伐紂而盛其威於中國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象武王之事為蚤濟也。由此觀之。則夫久立於綴。所以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蓋人心不可失。諸侯既至之後。固宜盛其威而濟之速。人心不可強。諸侯未至之前。尤當需其來而待之久。遲而又遲。於此可以通其故矣。今重一待字。

按此言舞人之事。亦有取象意。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象。今作舞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

舞者取象在此。作武樂時。每一奏中。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駟伐也。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鎬京在西。陲則紂都在中國也。盛威全在順天。應人伐暴。救民上見。出指伐紂言。一云。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服者。消火是也。此時須用兵。故云盛威於中國。殊非本旨。分部分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爲左右。總于者在中。振鐸者夾舞列而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象用兵務於蚤成意。蚤濟與久立於綴。兩者屬不相妨。善會始得。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五

夫

又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始崇天子乎。武樂之始終。大概不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蹈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之蚤濟。三軍之養勇也。備戒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迫諸侯而速進。敏以趨天時。而以蚤爲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以久爲貴。則靜如磐石之不可搖。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且女獨未聞。四節。

此以下又言武王之行政。舒徐詳緩。以明遲久之意。首節崇聖賢厚臣民之事。次節偃武之事。三節脩文之事。四節五敬之外。又一大敬。是養老之禮。全重周天子親行上。周道與禮樂時說。殊無分別。蓋道是周家之精神命脈也。禮

其精神之著於忠敬孝弟者樂即其和順從容以樂此忠敬孝弟者道之所達即是禮樂之所通你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是武王不惟征伐之時無急於得天下之心而功成之後又緩以待天下之化則夫大武之舞不惟備戒之久而且久立於綴不亦宜乎宜者與成相稱也

牧野節牧野之語言牧野伐紂歸而記事之語直管到教諸侯之弟處彼其克殷而至商都也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也帝者之世遠意其淪墜已久故先之王者之世猶近未至圯散而無所歸故後之非以德之隆降言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箕子比干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皆諫臣紂殺比干囚箕子商容亦紂臣之被廢者封墓積土墓上以表忠也釋解也使之封於朝鮮而不臣也行商容即式商容閭也復其位復往時之爵位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庶士官卑祿薄倍增其祿也此是武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行大賚之典也

按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武王誓師處今衛獲府汲縣是也註反讀爲及一云反如字謂反商之舊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亦通黜幽州縣名陳陳州宛丘縣名杞汴州雍丘縣名宋亦國名武王封禹後東婁公於杞投湯後微子於宋總以存宗祀也三恪與夏之後皆言封本無國而今始封之各令有國

也殷獨曰投者又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家語史記皆作封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必封先代之後者亦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其之使之家語作使人行商容行猶視也謂商容開廢於家武王固已式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故使箕子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

濟河而西節自馬散至建藥弛武備也將帥二句雖行封賞只重偃武上不復用兵頂此兩項鎬京在河西故歸鎬京爲濟河而西也馬牛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鮮而息其神則器之動者靜將帥使爲諸侯則昔治軍而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今治民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蓋前此用兵實非得已此所以急於偃武也

按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旁陝州靈寶縣是也載人曰乘載物曰服鮮以血塗之除不祥也載兵器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言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威猛之物用此虎皮包裏兵器示武王威猛能自制伏天下兵戈也封將帥爲諸侯以報其勞賞其功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之類鏡籥也鏡兵鎧之衣也言鎧及兵戈悉棄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名之曰鍵棄也鍵棄乃假借字面散軍節散軍郊社放散軍伍習射郊學者言歸還鎬京止

武習文也。左右分東西言。諸侯射於左。歌狸首之詩為節。天子射於右。歌騶虞之詩為節。行禮射則貫革之射止矣。著禪冕而播笏於帶。亦謂有禮事時。則去佩劔也。此二句要說因習禮而自然息說。方與下三句相似。祀乎明堂而配以文王。此是武王孝親事。今而後民皆知所以孝。朝覲句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臣之誼。何常不在人心。第當商之季朝儀久曠。不昭揭。則不知。故自朝覲禮制。而凡來貢來享來王。惟茲其主。分職授政。任功是予一人。覺臣誼至此。頓為整肅。今而後誰不知所以臣。耕藉謂武王自耕藉田也。今而後誰不知所以敬神之道。行禮射服禮服。而潛消其暴戾。勢悍之習。祭祀朝覲耕藉。而開導其忠孝敬慎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心是武王之教誨雖多。而此射息腕劔知孝知臣知敬五者。則教之大端也。全在消習氣。開良心上見。

按習射郊學有擇士簡德意。革甲鎧也。取甲鎧而張之。射穿多中為善。春秋傳。養由基射穿七札。是也。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太學。非有異學也。太學即在郊之學。狸首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竊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射一處。則非所以辨尊卑矣。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狸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為節也。禪冕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禪衮冕以下也。禪冕與播笏雖兩事。然重在播笏上。對下文脫劔而言也。虎黃有方如虎。

者文王之廟為明堂。三言知而行寓乎其中。三所以字不可開看。

食三老節前半節是補五教之所未及。若此以下。通結上數節。天子即武王袒而割牲三句禮也。冕而總干謂戴冕持盾以親舞樂也。老近於兄。故天子敬老。所以敬諸侯之盡弟也。所以二字在親舞上見。此上皆牧野之語。由是語觀之。可見武王必若此委曲詳悉。然後周道達於四方。而禮樂二者交相通行。則夫武樂之遲久以象之。不亦宜乎。君子曰禮樂不 二節

此見禮樂之貴致也。身兼心與躬而言。治心至於天神。治躬至於嚴威。這是不斯須去身之所致。不治心而鄙詐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不治躬而慢易入。這是斯須去身之所致。要斯須二字。斯須者。正吾心與禮樂斷續之脈。天理人欲消長緊關處。曰不可去。可見用禮樂之權。全在我心。

禮樂不可去身節。致字實有工夫。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今當從之。易直慈良。是一個和心。此等心人所自有。但物欲蔽之。斯有時而息。致樂治心。則樂與安久。天神信威。乃自然相因之妙。皆在易直子諒之心上。看信威二句。不過贊天神之妙。非天神外又別有此。然白信曰威。只在自家心上誠敬看。即大學瑟僂恂懼意。亦即中庸不言而信意。不可作人信人威看。求句全在一致上。窮得他理到。方纔有心得而萬念融徹若此。

君子曰世之用禮樂者皆言不去禮樂矣不知禮樂和序之理不可斯須去者也致樂治心樂由中出故治心以之致者窮極其知而不問其功有斯須不去樂之意樂本是個和的常將來養心故感人心之和而生易直子諒也一團善心既生則機括一動自然都有五則字要玩味皆是以漸而至自此心之生自得而不容已曰樂自樂之定而不為外物所搖奪曰安自安之無所間斷處曰久自久之不思不勉處曰天自天之不可測識處曰神惟其天則一真不妄嘿而成之何言之有惟其神則心神嚴翼不待奮發何怒之有此皆一心之妙非致樂治心者能如是乎故結之曰致樂以治心者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章

按君子曰記者引君子之言也易心不艱險直心不回邪子心不殘忍諒心不暴戾總是一個心之極和致樂治心邪去則善萌油然而生不窮意樂安久天神信威非有淺深先後不言而信者不與易直子諒之心期而易直子諒之心隨時而至若有所期者然不怒而威者言不易直不子諒之心不消用力驅除而惡念遠伏若有所畏懼者然鄭註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信威俱說向外亦自有理

致禮治躬節禮自外作故治躬以之致者窮極其序而不間其功有斯須不去禮之義禮本是個敬的常將敬來檢

制此躬故能端莊以持已恭敬以接人惟莊敬故色足憚而嚴肅貌足畏而有威嚴威即莊敬可畏憚處須在自已身上說不可說出到人致禮到威嚴地位與致樂到天神一般禮以治躬故能管攝人身如此心中斯須以下反言斯須去禮樂之弊不和不樂只致樂的工夫不到不能窮本知變所以氣質用事而鄙詐之心入之不莊不敬只致禮功夫不淡不能著誠去偽所以私意錮蔽而慢易之心入之禮樂於身豈可斯須去得

按莊是外面端整而不肯懈弛敬是外面謹恪而不敢放肆嚴威根已身足以起人畏憚上看莊敬便是嚴威亦不作先後看玩則字可見不和樂反上節易直子諒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章

不莊敬反本節莊敬八字正見得他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則非心而何心中斯須以下若單看本節又當專指禮說如云禮雖脩外達內以之內之亂者外之所以得間故鄙詐之心易入禮自外作節貌以之外之弛者內之所以不固故慢易之心易入此正是內外斯須之禮而弊仰乘之心中可以斯須去禮哉

故樂也者動於內節

此推禮樂之致而極言其效也首二句原其本以見其所以能治身心也極和極順只致禮樂到極處便是內和而外順是承上起下之語推言感人動物之效民瞻句屬和

望其句屬順此要看二極字一致字有無窮妙理道者吾性之真和亦人性之真機有分毫透徹不到涵養未純道不得致和順安得極前二極字全從這一致字來

夫禮樂能治身心矣則心非本無樂而強以樂治心也樂也者動於內之和者也動於內故足以治心躬非本無禮而強以禮治躬也禮也者動於外之順者也動於外故治躬以之人能致樂於心而到久安天神地位則無斯須之不和而極和矣能致禮於躬而到莊敬嚴威地位則無斯須之不順而極順矣內和而外順如此則禮樂一原表裏俱盛矣由是內和則顏色亦和民瞻之者爭心自息蓋爭者和之反也外順則容貌亦順民望之者易慢不生蓋易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全

慢者順之反也然豈止不爭不慢而已哉極和矣則動於內者皆至德之光所流霑民且以君子之和治其心承聽有心融氣伏意極順矣則動於外者皆周旋中禮所發越民且以君子之順治其躬承順有心悅誠服意極和極順之化如此故曰是斷語人能研窮和序之道於身心間則舉而措之天下將以和名和以序名序於治天下何有不然何以不爭不慢承聽承順也哉

按首故字承上文治心身來因一故字便與下節不同極和極順根兩致字來說到不爭不慢效驗已見了但此境猶虛下二句正發明二句之意德以輝言即和順英華之驗有德便有輝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

其德敢與德爭乎不僅在顏色上論發以理言即動容周旋之中禮者理也理疑則必發故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於理敢與理慢易乎不僅在容貌上論樂之和融而為德禮之順敦而為理便是禮樂之致承聽承順是可以自治亦可以治天下便是推之無難然致字畧在前些即上文致禮樂之致也此非古語只總結上意樂也者動於內節

此言禮樂相濟之美也當與樂者為同章參看內外二句禮樂之原減盈是禮樂自然本體不減不盈便是不和順序了而進而反是禮樂用以濟體處但在禮樂上說以進以反方實是行禮作樂相資為用也兩個為文即為美為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貴意則銷則放雖說禮樂不相濟的弊乃承上起下語輕看報反意思在進反後進正是報那減的反正是反那盈的是減宜有此報盈宜有此反義一謂禮樂合當如此大肯禮樂何以必相濟而後宜其病根已就在主減主盈內曰減其本質先有一分不足的病在了曰盈其本質先具一分有餘的病在了所以用時必須緊緊搭救他方纔得中而合乎事理之宜也

夫樂主於和而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是和動於內者也禮主於序而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是禮動於外者也禮惟動於外故其體主減檢束收斂以節制為主而後為禮也就禮儀見於身上言樂惟動於內故其體主盈發達動

盪以宣布為主而後為樂也。就意氣形於樂者言。禮體減矣。而其用則貴於勉進焉。進者。勉力敦行。無所不用其情之意。總一和字盡之。行禮者不一於減。而進以濟其減之不及。斯文理可觀。而禮斯達也。樂體盈矣。而其用則貴於反約焉。反者。裁抑收斂。不敢侈縱之意。總一節字盡之。用樂者不一於盈。而反以濟其盈之不及。斯作止有節。而樂斯善也。夫禮樂異體。而用貴相濟。如此。使禮若過於減。而不進。則威儀銷鑠。必有禮勝之失。樂過於盈。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之愆。故禮必有和。以為減之報。報者。相濟之謂。樂必有節。以為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忻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乎中而安矣。是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乎至和至序之原。其合於宜一而已矣。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禮樂豈二道也哉。

按首二句。要與前章說得有別。前章在故字得解。此節以進反為主。動於內。動於外。則減盈所由起。主減主盈。從動內動外來。則進反所由起也。通節語意至進反。總住。正意在此。而進而反。且說理當如此。以進為文。以反為文。方著人身上說。禮本有限制。而情不容已。就退遜中。自有一種不容盈溢的道理。有報只是以進意。有反只是以反意。變進為報者。取相酬之意耳。樂在舉動。從容無拘迫上見。安就聲容。平中無沈溺上見。則樂則安。

就是為文光景。下面總明禮進四句。這個意思。非有兩層。禮報樂反。皆是相濟之義。夫銷則不樂。放則不安。此過不及也。不合事理之宜者也。報則不銷。反則不放。此無過不及者也。合於事理之宜者也。

夫樂也者樂也 三節

此見樂本人情。故足以治人。首尾人情所不能免。正相呼應。兩立樂之方。全在治人看。次在反已上看。總之反於已。心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大旨重審一兩字。性術多變。不能守一也。一守則性之術變。而性之理不變。以既定之和為感化。故為天地作命令者。以一即天地所賦予之正理也。為中和之紀者。以中和即一之所發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夫樂者節不能免也。分。上原樂本於情。而切於情。下著情之所由亂。而推先工作樂以治情也。大旨重性術之變。藉於此一句。性原純一無偽。何為有術。發為情。則為術。是其巧處也。况性情至不好念頭。都生出來。所以先王把雅頌之道。道有引導。而使人自得。得意。三使字。足字。不字。平看。皆制雅頌之善處。立樂之方。總結之。是因人情而維本性。乃治情之妙法也。本文只說雅頌。蓋樂中之最有關係者。其實全樂已具矣。故下文只說樂。

夫樂者樂也。這樂字。乃中節之樂。即下文所審之一。所定之和。非常人。不正之樂也。此樂為人情之所不免。而作見治情。必須此意。蓋人情感物而有樂。則必發於聲音。而為

詩歌形於動靜而為舞蹈是天機之感應此乃人生自然率性之道也。性一定而無變感於情則有變而猶未盡也。至有聲音動靜則性術之變盡見而無隱藏矣。曰性術而顧可使亂乎。曰變而能保無亂乎。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歌舞之形。形而不為文辭以道之則情蕩而不能無亂。即鄭衛之音是也。先王有治情之責者恥其亂故因其情之所形者而著為二雅之聲焉。若大雅小雅無非陳王政之得失而致其勸戒以道之也。著為三頌之聲焉。若商頌周頌魯頌無非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戒於神明以道之也。使雅頌見於依咏之聲者足以為怡樂性情之資而自不至於流使雅頌見於篇章之文者足以為講明性術之藉而自無所厭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頌或殺而瘳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其和平皆足以感動人性術之善而已矣。不使放肆之心邪辟之氣得接於身焉。此正所謂制雅頌以道之也將見聲音諧動靜平由情而宣亦以維情也。先王作樂之方法固如此哉。

按樂者作頭樂也是原其始。人情不能免是要其終。下正申明不能免意。性術即人情之樂也。盡處已便有亂意了。故人不能無樂數句。反覆漸推出亂來。以啟先王作樂治情也。制為雅頌句。提起重說雅頌正樂道者使人有所樂便歌咏乎此。舞蹈乎此。迪人於正。不是將人

禮記說義卷之十五

允

情之樂。制為雅頌也。三其字俱指雅頌。三使字皆所謂道之也。不流就在足樂內。如肅雍相濟而外不淫色內不害德便是。不息就在足論內。如脩齊平均理無不寓。揆之不窮便是。曲直等則播諸器矣。不接就在感動內。善心如下和敬等。放心邪氣即不和敬等。相對看然還不曾實說到樂感化人處。且說雅頌之善如此方。方法也在道字看出來。雅頌原由性情而作。因樂根於性情。故以此道使不知不覺。性術自歸於正而不亂。所以謂之方也。

禮記說義卷之十五

卒

樂在宗廟節。此言正樂隨在感人。因推先王本吾心之和而作樂。所以能感人也。審一句是制樂之始。先立其本。重看此物句。是制樂之成。詳前洽其飾。不與上句對。節奏句。是作樂之時。已成其文。又輕看矣。先王看得已心上一明白。乃作樂以道人性術之變。使不一者亦歸於一。此以已心治人。有絜矩之義。故謂之方。

是故頂上正樂來。即雅頌聲文。播於器者。在是實作樂於此地也。宗廟之中。有君臣上下。其地以敬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敬而和。敬以終事矣。族長鄉里之中。有長幼。其地以順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順而和。順以相接矣。閨門之內。有父子兄弟。其地以親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親而和。親以相與矣。感人之和如此。蓋由先王作樂。以人性本一。至和存焉。而所應之情不一。於是始有乖

其本體而不和者故惟精以審其一以一定其和則性情皆正而樂之本立矣然後比之八音以顯聲之節比之干羽以顯容之節則聲容兼具而樂之文備矣及其節奏之合倡和清濁迭相為經屈伸俯仰各得其宜若五色之錯雜以成文采而皆不相亂則樂之和極矣由是用之闈門而莫不和親用之宗廟而莫不和敬用之族長鄉里以附親至疎至衆之萬民而莫不和順所以二字從本心之審一定和而形於器來故此審一定和者乃先王立樂之方也

按和謂從容安舒無所勉強如君臣上下本主於敬全則自然而敬便是和非謂和以濟夫敬也和親和順儀

禮記禮義集言卷之十五

此審一三句一連說下一字指心言一卽性也和字指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言節性之術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密察於衆理之中以求其當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和也物指樂器比合也成文字不必着力節奏以樂之作止言兼聲容說一云金石絲竹聲之節于戚羽旄容之節可奏而合是根上節字說來宜知此節方字與上節不同蓋和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前方是本人情而立乃以入治人者此方是本已心而立乃已立立人者比諸上文益加密矣

故聽其雅頌節此言正樂感人爲用之大以結上文也前章就倫理上說兼衆人言此又就身心上說指一人言一

云志意得廣應倫理者悞得莊得正得齊以平日動靜言不專在舞時此又樂之淑身心也天地三句兼倫理身心說大旨天地中和字俱根性術性字來自是緊關著厥處天地之命自性術之元初渾淪者言中和實理正性中物紀其不中不和之變以歸於中和之本然則人人還已心之一而先王審一之功始完

夫木吾心之和而極感化之大其在倫理者固如此矣又有可言者聽二雅三頌之聲則志意得廣人心萬理咸備本自廣大但爲私欲所蔽始狹小矣茲得於正樂之感聽雅則好善惡惡之心生聽頌則想慕盛德之心生性天流行若還復其本體然此其聲足以拓人之心如此執于

禮記禮義集言卷之十五

戚以習頤容俯仰以習身容屈伸則平日動止以禮容貌得莊執于戚以行綴兆執于戚以要節奏則平日行刻得正進退得齊此雅頌協之舞足以檢人之身如此由是觀之天地賦人以人倫之理賦人以身心之理而未嘗有言以教人也有樂以感人則天地之所未言者而樂能贊成之非樂則幾乎息矣樂非天地之命乎人倫亦有中和之理身心亦有中和之理而不能爲紀以維之也有樂以感人則中和之易流者而樂能管攝之非樂則條理紊矣樂非中和之紀乎一或免焉不能正其倫理不能養其身心而違天地之教命壞中和之統紀矣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此則申言而總結之

按此節通是結語。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行列進退。有立與行之分。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要其節奏。要協也。故進退得齊。都是現成話頭。如雅頌之聲。首節已有了。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非所謂志意得賡乎。非有兩層意。性術之形。猶有道之迹。至此則樂即天命之命。中和之紀。與性術混一了。樂能官天地。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故曰中和之紀。其歸於樂二而已。人情不能免。句亦要重看。先王慮人情必不能免。則審一定和之樂。自不能已耳。

夫樂者先王之所節

此論禮樂足以成化。而贊其道之大也。此禮樂就聖人用上說。非制禮作樂之謂。緊要大旨。全在得齊上。俗便喜。不治便怒。喜便飭以樂。怒便飭以禮。此由先王清奸惡之源。調中和之節。全沒一毫私心。所以纔得齊。天下和。暴亂畏。根得其情來盛矣。句。節就此二句見出。不必另討。夫樂先王非無因而用也。見天下之和。而喜心生焉。故用樂以飾之。軍旅斧鉞。非先王之所樂用也。見天下之無節者。而怒心生焉。故用軍旅斧鉞以飾之。是先王之喜怒。非私喜怒也。從其可喜可怒之類。發皆中節者也。故至和所感而天下和之。至節所加。而暴亂無節者畏之。是先王治天下之道。非止禮樂。然根於公喜公怒之德。而達為共和其畏之化。則能和平整飾天下者。惟禮樂也。禮樂非道之

甚盛者乎

按首四句。言先王用禮樂之所本。喜心在中。則作樂是樂。乃飾喜之具。怒心在中。則制軍旅斧鉞之禮。是軍旅乃飾怒之具。喜有慶治平意。怒有伐不軌意。禮有五。軍旅其一也。故以軍旅斧鉞代禮字。此禮字不可寬說。節卽比物飾節之飾。謂顯設也。皆得其儕最重。得力全在平日亦於禮用樂上見樂以飾喜。非樂不樂。是喜得儕類。斧鉞飾怒。非怒不怒。是怒得儕類。所喜者。如暴民不作。諸侯賓服等事。所怒。如四方不庭。一人橫行等事。皆合天下之公喜公怒。發於情而根於性者。在先王身上說。玩故字可會。天下和。暴亂畏。就上得儕而點綴其光景如此。非至此始和畏也。禮樂始於一心。而達於天下。故曰盛。非若功令之勸懲。有及有不及也。

子贛見師乙 三節

此明歌詩陳德之理也。六德只是中和之德。宜歌處。只是取興趣之同耳。寬靜柔正之德。宜歌頌。以頌乃寬靜而柔正者也。此直已陳德。就在上文見出。直已與歌無干。只德的源頭。得力工夫全在此。卽直養而無害之。由平素自反。無分毫愧怍。完得性天所稟受的。正理。然有德而不思善。係則又恐物欲累。而天不全。故時常把詩來敷陳一番。以涵養而保全之。陳德方指歌說。此由性天工夫到。所以歌一觸之。性天卽為之流行。天地應。四時和

等全在吾心氣象上看出非真有此應也見得直己的力到調變的道理都在我。

夫人之氣稟不同其德性亦異先王之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歌其所宜之詩所以保德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是也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賜聞詩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欲因詩歌之宜以驗自己之德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欲其審自己之德以擇詩歌之宜也以其宜言之寬以有容又不傷於妄動而靜柔以致順又不流於詭隨而正德之極盛者宜歌頌蓋頌美先王之盛德也心體廣大邪不撓於動而靜事理疏達又不失之誣而信是德之能敬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五

五

者宜歌大雅蓋大雅乃朝命之詩受釐陳戒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敬德者也恭而好禮則不過儉而好禮則不亂是德之洽乎人情者宜歌小雅蓋小雅雅蕪享之詩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正直而又靜廉隅而能謙德之正乎性情者宜歌風蓋風美善刺惡歸於性情之正者也直情徑行而濟之以慈愛德之剛中者也商音剛決今先有一商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商乎溫和慈良而濟之以能斷德之柔中者也齊音柔緩今先有一齊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齊乎夫歌者非徒歌也必由來歌之先正直已身如有寬靜柔正等德而後歌以陳之如陳此於雅頌詩等而涵泳以保全之者也其未陳也一性天之保合其

既陳也一性天之流行直己之已已之靜也陳德之已已之動也己靜而天地萬物為一體已動而天地萬物相感通天地以動而位四時以動而和星辰以動而理萬物以動而育非虛也始因德而有歌終因歌而保德詩歌之益其大如此

按執者自主張之謂四詩雅頌為正餘皆有正有變詩之所稱蓋指正者言之正風如二南幽風正大雅如文王生民二什小雅如鹿鳴白華彤弓諸什是也商齊之詩不傳寬者多放縱而無檢束柔者多委靡而涉邪媚寬而主靜柔而持正此寬靜之美德器量廣大者多肆意而放曠知識疎達者多舞智而作偽廣大而安靜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五

五

疎達而信實此廣大疎達之美德恭者常慎而過儉者常嗇而不及今能好禮則恭儉美矣正直者勇於有為而常動廉者介以自守而常允今能慎動謙遜則正直與廉美矣肆者闊大直者剛正此等人多寡恩而又慈愛剛中也溫良者似優柔而又能斷柔中也此以寬柔等作主而靜正等濟之者也陳者敷揚之意內涵養德意最重陳德便動已動已如何便能感造化蓋原是直已有德的人又動之於歌益充養純粹則中和之極處故自然有許多大效驗天地真位四時順序星辰則宿離不忒萬物則性命各正皆根動字說去

故商者五帝

節

此特明商齊之益也。風雅頌載在三百篇。人皆知其可歌。商齊之音失其傳。惡人疑非正音。故表之。五帝三代言商音齊音之原。二明字是明歌之意。是精擇工夫。下保字是固守工夫。明非直識得商齊音中剛決柔緩與極直舉剛中柔中所以然之理。察之故能屢斷讓利。辨有明是非之辨。意讓有明取與之分。意故竟以勇義加之。此是何等精細工夫。保字宜玩。人之有德。固以歌而生。苟因其德之生而遂忘其歌。則雖得猶失。故用一保字。

夫國風雅頌固皆作於古矣。商者非始於商也。乃五帝之遺聲也。特以商人識之。故音亦以商名耳。齊者非始於齊也。乃三代之遺聲也。特以齊人識之。故音以齊名耳。君子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奎

而念始之者也。何莫歌夫商與齊哉。明謂因歌有德而明其理。是不為物蔽之謂肆直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其一剛中之德。危疑不能休。故也。溫良而不蔽於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其一柔中之德。財利不能讓。故也。夫勇即明道義。配道義。剛大之氣。固有塞於天地之間者矣。夫斷者勇之決也。不為勇乎。義即無為不為。無欲不欲。裁制之宜。固有趨於物欲之外者矣。夫讓者義之施也。不為義乎。是勇也。義也。雖因歌見。實我固有也。然必欲商齊之音而明之。然後勇義可保也。不然而逡巡之患起。不然而貪冒之心生。孰能久保此勇義而不失哉。則歌之有益於人也大矣。

按時說商齊失傳。故特明之。夫當時師乙問答之。安在其為失傳也。言商齊之音似非風雅頌之比。而亦宣歌者。蓋聲為五帝三王之遺。則其源遠。歌之能保勇義。則其功大。此所以宜歌也。宋商之後。此商人謂宗人也。屢斷讓字。固重臨字。見字亦不可忽。過此四句。又只是就上看出。非兩層意。二有字。著人之固有。說此。連下句耳。輕看。

故歌者上如抗 節

此詳狀歌之法。而釋其義也。大旨說即七情中之喜樂。歌由此出。是即性天之流行處。要見得這說。由平日直已而發。大約是中節的。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奎

故歌者節故字。承上文來。夫歌固以陳德而保德矣。然曲調不合。諧和之節。而乖於中正。必無以陳德而保之。故樂之音節。必合數者。而後為妙也。以言乎聲之高而上也。清而剽疾。則如抗而軒舉。聲之低而下也。重濁而舒遲。則如隊而直墜。其回轉而曲也。則如人之折旋而委婉。悠揚其闕然而斷止也。則如槁木斬絕而無生意。其微曲而偃也。中矩之方。其甚曲而句也。中鉤之圓。其聲之絡繹不絕也。則繫繫乎相續而端正如貫珠。歌法如此。斯為妙矣。而其義不可不知也。凡言皆言也。而非長言。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言何以長也。心感於物而說之。故言之言之而不足。以盡其說。故長言之。此長言之始也。所以為歌也。長

言而又不足故嗟嘆之而意味淡長嗟嘆之而又不足故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歡悅之極不知誰之所為此長言
之終也所以不止於歌也於是子貢問樂蓋歌之理可通
於樂而樂之數不盡於歌當時師乙答之必有詳其器制
而不但言其義者今亡矣

按歌之為言此歌字亦是人去歌那舊詩章所謂歌永
言也為言猶云為義長言謂聲之連延不絕已解盡了
歌字意味下文皆說之所必至皆從長言字上說長言
比言之進一步嗟指聲嘆指氣就在長言之中舞蹈又
在嗟嘆之後備舉歌之始終所以為長言也子貢問樂
句一云歌之為言如此是子貢問詩歌於乙而得之者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也而在人為歌在器為樂則樂之諧於金石動於干羽
者總不過悅之成始成終其理不外是矣子貢所問非
問樂而何故終之曰子貢問樂可從此先長言而後嗟
嘆詩則先嗟嘆而後永歌者言先嗟嘆則以嗟嘆而唱
之也後嗟嘆則嗟嘆而和之也彼以詩為主而詩者樂
之始故以唱為序此以樂為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
為序非有不同意各有所主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雜記上

按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及士之喪事

大夫卜宅 二節

此大夫因葬卜筮之服也宅葬地也葬地葬日兩事冒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上占者卜龜之人下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俱以大夫言
有司治卜者之羣吏也求吉卜故服皮弁皮弁純吉之尤
重卜也占者尊於有司求吉卜故服皮弁皮弁純吉之尤
者與神交之道也史筮人也練冠長衣純凶服也筮輕於
卜故用之此占者尊於筮史求吉筮故用朝服筮輕用彌
吉之朝服朝服甲於皮弁也一用服而禮之輕重分之尊
卑俱見之矣

按麻衣白布淡衣是吉布衰布帶是凶緇布冠是吉吉

法不縗不縗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縗者曰筮筮

靈草也皮弁通於上下乃天子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

視朝之服也練冠長衣純凶服也朝服則大夫日視朝

之服

大夫之喪大宗 節

此記大夫喪相卜之人也。君臣一家。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固不同矣。然其力有不能盡其者。不能不仰之於公。君亦恤其私。而使大宗人相其禮。小宗人卜人治其龜。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按大宗人。即大宗伯。相佐助禮儀也。周禮大宗伯之屬。有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是也。小宗人。即小宗伯也。

女君歿則妾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此記攝女君之禮。隆於眾妾者也。女君歿。妾猶為其黨服。徒從也。妾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以攝位稍尊。故也。

按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為夫人。是謂攝女君也。女君已歿。故稱先。不為女君之黨服。是隆於眾妾矣。

朝服十五升 節

此記喪冠帶衰之制也。朝服十五升。則終幅千二百縷。而精密去半。而總則終幅六百縷。而疏用為總服。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是也。若以此布加灰。深治之。則又有事其布是為弔服之錫衰也。

按八十縷為一升。十五升而去其半。則七升半也。止六百縷。錫易貌。衰有五。斬衰。齊衰。錫衰。總衰。疑衰。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總亦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疑於古也。

大白冠緇布冠 節

此記冠飾之變也。冠以莊其首。製以治其飾。大白緇布二冠。皆不綉者。上古尚質而不文也。至後世。玄縞二冠。別為冠卷。有綉而後。大白緇布二冠。皆有綉。後世以文而勝質也。

按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委武冠。下卷也。一物而異名。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玄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玄冠也。縞。縞冠也。此用於祥禫之時者。然綉惟諸侯有之。大夫士則不綉。疑與縞同。

大夫冕而祭 節

此記大夫士冠服之異也。助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有異。其謂士昏可用弁。則祭於已。亦可用弁。此記禮者之所疑也。殊不知昏禮。萬世之始。視祭為重。且禮行於一時。故可攝盛服。而用弁。亦若諸侯之冕。而親迎也。若祭有常禮。不敢紊也。故謂士弁而親迎。可。謂士弁而祭於已。則不可。按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則此大夫謂王朝之大夫。及諸侯之孤也。冕。緇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已。自祭於廟也。士謂王之上中下士。及公

侯之上中士也冠玄冠也大夫以玄冕為極士以爵弁為極非祭於公安敢用哉

賜白以櫛

飾

此記曰柩柩畢之制也。擣鬱鬯者以柏木為白以梧木為杵柏香芳梧潔白故用之。舉牲體者從鑊升於鼎從鼎載於俎皆用柩柩以桑木為之長三尺或五尺主人舉肉執事者以畢助之舉畢亦以桑木為之亦長三尺其柄與末皆刊削之畢既如此柩亦當然皆謂喪祭爾

按暢鬱鬯也。櫛者柏之別名柩所以載牲體者畢狀如義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喪祭用桑若吉祭則用棘與喪不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凡婦人從其

節

此言婦人尊卑之禮也。凡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尊卑為等降無異禮也

按婦人從夫故治婦人喪事如此不特喪事為然

雜記下

子貢問喪

二節

此記居喪之禮也。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夫子曰居父母之喪者必誠必信以為敬。敬足以盡禮。故為上。悲痛慘怛為哀。哀足以盡情。故次之。哀過毀形為瘠。瘠僅足以盡容。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為下。情有悲哀隆殺之別。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不稱則為偽。服有斬衰重輕之殊

感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不稱則為野。子貢請問居兄弟之喪。夫子曰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書策所不能載者。故親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

按喪本尚哀。此言敬為上者。疾時不能敬。稍不敬則哀忘之矣。持喪之敬。正所以全哀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 節

此言人已居喪之禮也。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所以教孝也。而君子居喪之情亦非他人所能奪者。所以致孝也。各得其禮而人已備矣

三年之喪言而 二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五

此記喪禮言語居處之節也。三年之喪服斬衰居父喪者得言已事而不得為人論說。有問者則對於人而不得自問於人。倚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皆恐分其哀也。居聖室者非有事行禮當入見母之時則不入中門。恐紊其辨也。言聖室則廬可知矣。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盡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故服輕者不得居也

按服斬衰者期年內居倚廬既練居聖室聖室塗以白土者又大功有帷帳小功總麻有牀第

免喪之外 節

此言人子終身之喪也。人子既免喪而行於道路見人親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聞人名同其親者則心為之

瞿然蓋由思親之至故見聞其近似者而以爲真也弔喪問疾其哀色戚容必有以異於無憂之人蓋由懷親之痠疾以歿故見人之喪疾而神色獨變也此三者皆餘哀未忘所謂外除而內未除也夫免喪之外尚然則執喪之時可知故惟如此之人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也其餘期親以下之喪不過循喪禮而直行之則是矣豈若親喪之難執哉

按瞿然驚變也路隋父歿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顧鏡近於目瞿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徐節孝父名石終身不履石近於心瞿

古者貴賤皆杖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六

此記庶人廢杖之由也喪之有杖所以扶病而敬孝也貴賤皆得有之魯有輪人不知禮以杖穿於車轂之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武叔入朝而見之於是禁使無爵者不得杖懼其褻也夫不教人以孝而禁人之孝是何異於懲咽而廢食者哉故輪人之失小武叔之罪大

按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朝謂將朝也輪人作車輪之人也闕穿也轂車輪之所湊者居輪之中輟迴轉也

鑿巾以飯 節

此士用巾之由也凡親喪之舍大夫以上貴使賓爲之恐尸爲賓所憎穢故以巾覆尸而鑿其當口之處使可納玉士則自爲之子不可以憎穢其親故不用鑿巾公羊賈士

也而鑿巾以飯則非禮矣

按飯舍也公羊姓賈名未詳其人此合上章蓋欲後人原其始而反之也

或問於曾子曰 節

此論遺奠包牲之義也設遺奠畢又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遺車以納於壙中或人疑此禮如君子食於他人之家食畢而又可包裹其餘以歸乎言傷廉也曾子告以太饗之禮饗畢卷斂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非賓客也今歿將去遂與賓客之疏者同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所以爲哀之至也重言以儀喻之父母賓客二句文與義至堪下孝子之淚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三年之喪雖功 五節

此下五節記有喪者弔人之禮也

三年節三年之喪雖功衰之後亦不弔人恐分哀於人而忘其親也此禮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若有五服之親喪則當往哭而其往也服彼親之服而往不服功衰欲各致其情也辭連上文亦貴賤同也

按三年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弔謂弔疏者哭謂哭親者

期之喪節此言齊衰杖期之喪此父在爲母者其練祥禫期與父不同然亦得備二祥之節十一月則練而小祥十二月而大祥十五日而禫練則皆可以出弔

既葬大功節言已有大功之喪已葬而往弔他人之喪則哭畢即退不與主人奠斂等事也。

期之喪節此言齊衰不杖期之喪乃姪為姑兄弟為姊妹之適人無主者雖未葬亦可出弔於人但哭而退不聽事若既葬而受大功之衰則其弔人可以待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

小功總節小功總麻服之輕者也槨相之事輕故可與饋奠之禮重故不與。

弔非從主人也 節

此記弔喪送葬之禮也言弔喪者非徒隨從主人而已所以相助凡役也故年四十以下者力壯皆當執紼同鄉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人五十者始衰則但從主人之哭而已言不執紼不久待也然四十者非徒執紼也又為之實土待土盈坎而後還故儀禮入土後主人拜鄉人有謝其勤勞之說恤喪優老之義皆可見矣。

喪食雖惡 六節

此言喪食之禮喪食雖惡充饑饉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以不足當大事也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厥功衰節前三年之功衰言既小祥也酪乳漿也無鹽酪其飲不加鹽酪也孔子曰身有瘍而不浴首有創而不沐病而不飲酒食肉是毀過而瘠

為病言傷生也是不愛身不愛身是不愛親君子弗為况有毀而歎者則無人終父母之喪矣雖有子與無子同也此防賢者過禮之事見先王以權制處。

按飽而忘哀句姑以對饑而廢事耳非此節之正意也不知哀不知哀毀之節也疑厥疑其久也黨謂族及親戚也孔子曰下當有居喪之禮四字與曲禮上篇同。

疏衰之喪既葬 二節

此言居喪之禮也。

按疏衰齊衰也不以執紼不執紼以見人也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祥大祥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給徭役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降是禮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禮也期之喪卒哭而從政王制云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庶人依士禮卒哭與葬同三月也。

曾申問於曾子田 節

此記哭父母之禮也哭父母之聲哀痛之極無復肯節所謂哭不偯也。

按此取嬰兒哭與檀弓所載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者不同蓋彼以奠斂之後言此以始歎之時言。

國禁哭則止 節

此記居喪遇禁之禮也國有大祭祀而禁哭以敬神也為人臣子不奉禁固不可奉禁而廢奠亦不可宜何如以處之必止哭以盡奉公之義而於朝夕奠時自即階下之

位因仍禮節之故事而行。以盡事親之仁。則兩全而無害矣。

童子哭不偯 節

此記童子居喪之禮。以未成人。不責簡也。惟為父後者。雖幼亦杖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 節

此記踊義之不同也。制服以義。伯叔母入配伯叔父。其分尊。故服齊衰尊之也。姑姊妹出適於人。其分卑。故服大功降之也。然致哀以情。伯叔母自異姓而入。其情輕。故踊不離地。姑姊妹由骨肉而出。其情重。故踊必離地。其服如彼。其踊如此。人道之至文。無以加矣。能知乎此。則得禮之義。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十一

而變通化裁不失其賞。尚何禮文之不行哉。故重言以美之。

泄柳之母歿 節

此記居喪相禮之失所由始也。

按泄柳魯人。觀悼公弔有若之喪。子游核由左。則由右相者非禮矣。由左者是。

天子飯九貝 節

此記飯舍之數殊尊卑也。此蓋異代之制。

按周禮天子飯舍用玉。典瑞云。大喪共飯玉。舍玉。禮記

說天子飯以珠。舍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舍以貝。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

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為舍者。以珠玉是所舍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舍用珠玉也。珠玉曰舍。玉貝亦曰舍。則散言之。飯舍通也。此言天子九貝。豈貝亦通用者歟。

孔子曰管仲 二節

此記二子失禮之事。以大夫而行天子諸侯之禮。其在天子諸侯當何如耶。故難為上。以大夫而行士之禮。其在士當何如耶。故難為下。夫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未必有德。有才而未必有禮。故君子以為濫與隘。而此又謂其僭與偏也。以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若君子德禮既備。自然上下皆宜。豈有失哉。

○君子有三患 節

此言為學為政之君子。當各盡其道也。三患。君子兼無位有位之人。五恥。君子兼北面之臣。南面之君。患恥在心上。看患恥二件。不該平看。患是恥的開先工夫。學正是根本。惟為學時。有知行未得之患。則於體認上。必有所得。所以為政時。能知此該恥。若學力不到。不知政為何物。何以為恥。三患之所言者。道道始於剛而漸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弗聞則無由知。一患也。弗學則無由能。一患也。弗能

則無由至。三患也。五恥之所言者事道非言不行。居位無言。則道不行而尸位。一恥也。有言無行。則言行不相顧。二恥也。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政不足以聚人。使之逃散。四恥也。術不足以使人。我力均於彼。而彼功倍於我。五恥也。

按得學得行。猶幼而學之。學壯而欲行之。行。謂見用於時。得行其學也。居位以行道也。無其言。是備位爾。言易而行難。有言無行。是空言爾。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又不可以苟失。得而又失。則非義而退矣。與論語患得患失不同。

孔子曰凶年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三

此年凶貶損之禮也。王制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蓋彼乃制思之常。而此乃救荒之禮。

恤由之喪

節

此明士喪禮之不廢也。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此士喪禮所由以不廢也。今載儀禮。

按恤由未詳。以士喪禮將亡。待孺悲學之。然後書。

子貢觀於蜡 二節

此記蜡祭恤民之義也。文武重看。此章不專重張。不專重弛。還要重弛。以繼張上。聖人使民。其妙處全在弛。得其法也。

子貢意以民之燕飲。禮儀有序。乃為可樂。今蜡人醉甚。如狂。何樂之有。孔子言。農民百日勞苦。而有此蜡飲。是乃人君優恤斯民。僅一日之恩澤耳。蓋久勞暫逸。逸又不勝其勞。更無蜡飲。則無以示寬恤之恩。故曰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下總言勞逸得宜。乃文武之道。正是義大處。張弛指民之勞逸。皆借弓以喻民也。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力憊而怨心生。猶弓久張而不弛。則絕其力也。雖有文武之君。勤於為政。亦不能以為治矣。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志逸而惡心生。猶弓久弛而不張。則失其體也。彼文武之君。即心切愛民。亦豈肯為此以縱其民乎。夫惟一張之於先。而以鼓其神。即一弛之於後。而以節其力。則怨心不作。惡心不萌。是乃文武為治。通變宜民。使民不倦之大道也。其義之大如此。豈子貢所能知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三

按蜡祭見郊特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久也。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文武猶且弗能。况非文武乎。語最有味。一張一弛。照本文順說的去。一張一弛。有因時處中。使他鼓舞不倦。這纔是文武治道之中。

孟獻子曰正月 節

此記獻子之失禮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夏正之十一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於上帝，郊祭也。七月，周正建午之月，夏正之五月也。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禘祭也。七月而禘二句，就獻子言斷之。

按郊用冬至，禘用夏正建巳之月，則周正之六月也。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此禮之當然也。獻子謂正月而郊是矣，移禘於七月則非也。蓋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魯之郊禘已為非禮，而獻子欲尊其祖，而又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移其所祭之月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曰：獻子為之，記其失所由也。夫獻子素稱賢大夫者，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百

賢賢為此，記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為之，蓋一時偶然耳。已為獻子解答，况七月禘，春秋不經見，當附疑經。

夫人之不命於節

此記魯昭失禮之由也。周制，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吳太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敢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其後遂以為常，故曰自魯昭公始也。按玉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此言夫人命於天子，意王后無畿外之事故，畿外諸侯之夫人亦天子命之。

廋焚孔子拜鄉人節

此記孔子遇災之禮。廋焚，拜鄉人之為火來慰問者，謝其意之殷勤也。其拜之也，士一拜，大夫再拜，稱其尊卑也。聖人一言一動，無非至理如此。

孔子曰管仲遇盜節

此記家臣反服之始也。管仲遇羣盜，簡取二人以為家臣。其後薦進之，以為公家之臣，且為之解曰：其所與交遊者，乃邪僻之人，故相誘為盜爾。若其人則固可任用之人也。二人既為公臣，則不當為管仲服矣。桓公不忘管仲之賢，使為之服。記者因言嘗仕於大夫，而後又為之服者，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爾，非有新君，亦反服也。

按註：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為大夫反服。言先仕於大夫，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百

後升為公臣，不合為大夫反服禮也。

過而舉君之諱節

此記諱君之禮也。言當坐時，人有過之而稱君諱者，則起立，所以示變也。臣各有與君諱同者，則稱其字，避君諱也。按此皆謂適他國者，若在本國，則國人皆諱，諸臣之名，豈有與君諱同者，陳註以過為失誤，亦通。

贊大行曰圭節

此記玉藻之制也。大行人掌禮制，玉也。以上言圭璧之制，有同有異，下言藉飾之同也。作記之前，別有書贊說大行人之職，其書名贊大行，篇中有曰：圭制之長，五等諸侯不同，其博其厚，其刻度以玉為之，則同，其藉玉之藻，以韋衣。

板而畫采於韋上。用朱白蒼。是謂三采。每采畫二行。是為六等。一圭之微而分昭義立矣。

按周禮以玉作六瑞。作瑑刻也。以等邦國。四圭兩璧為六瑞。王至子男所執之符信。瑞如祥瑞之降於天。王執鎮圭。鎮安也。鎮圭尺有二寸。以山為瑑。飾取其鎮安四方也。公執桓圭。桓圭尺有九寸。以桓楹為瑑。飾取其柱石國家也。侯執信圭。信圭七寸。以身形為瑑。飾取其直身事上而不屈也。伯執躬圭。躬圭七寸。以躬形為瑑。飾示其鞠躬以事上也。子執穀璧。其璧五寸。以穀為瑑。飾示其有養人之象也。男執蒲璧。其璧五寸。以蒲為瑑。飾示有安人之義也。寸半當作半寸。誤矣。子男治民之德未大成。不可忘其進。執璧宜也。以璧為玉。作此贊者失之矣。此等級也。刻音言制也。瑑音篆刻玉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去

哀公問于羔曰 節

此見子羔對辭之謙也。問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而子羔對以當文公時也。言下執事者謙辭。

按此章疑有脫字。之食之間當有先字。自文至哀凡七

路寢成則考之 二節

此記釁廟釁器之禮也。路寢成則但考之而不釁。蓋釁屋者以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若路寢則生人所居。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不名者不釁。以不名者不

足以神之也。殺音加

按考落成也。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也。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殺豚牲豚也。此二章可補儀禮之闕。大戴禮有釁廟文尤詳。

孔子曰吾食於少 節

此記孔子美少施氏之知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以其有禮也。食於季氏則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其不知禮也。必知禮然後可與行禮。

納幣一束 節

此言昏禮納幣之制也。納幣二字作買。一束是幣之總數。下二句又通解這一束也。束五兩是多寡之數。兩五尋是長短之數。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去

夫昏禮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幣不合其制。則其幣為不誠矣。蓋用幣必用一束。是十卷為五匹也。其多寡之制。則五匹為五個兩卷。共為十卷。取五行相配而成十也。其長短之制。合五四為二十丈。取五行相配而成偶也。昏禮納幣之儀。合於陰陽五行之禮。其所關甚大如此。

按昏禮納幣亦曰納幣。其所納之幣一束。二匹為兩。謂從兩頭卷至中。作兩個卷子也。五匹則為五個兩卷。是一束有五兩也。兩五尋者。八尺為尋。五尋四十尺也。是為一匹。是一兩有五尋也。

喪大記

按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歿。小斂大斂。殯葬之事。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大小。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喪大記。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然其間多與儀禮正文同。但彼言士禮。不可援以釋此。學者參考之可也。

君喪虞人出木

節

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攀。竈角以為斛。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月恐水凍。則漏遲。更無準。則用木。彙。鼎。沸而後沃之。故取鼎及木也。大夫官代哭。不懸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即以親疏哭也。鄭音俱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太

始歿遷尸於牀

節

此一節。明初歿沐浴之節也。人病困時。遷尸於地。冀其復生。次則更遷尸於牀。而用大斂之衾。被覆之也。去衣者。去其病時所加新布及復衣。為尸將浴故也。椶齒者。為將合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椶柱張尸齒。令開也。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椶在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尸足。兩邊不令辟戾。崔氏則以為今之燕几。其形曲仰而拘足。非也。

按註疏。此節在大盤飾之後。管人二節之前。鄭註正之。

君設大盤

節

此沐浴尸後之事。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水

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水。以瓦為盤。并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水。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

按鄭註云。造。猶內也。孔疏云。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

君之喪子大夫 七節

此章記居喪飲食之禮。

君之喪節。納財。謂有司供納此米也。財。穀也。謂米由穀出。故言財。溢。一手所握也。握。容隘。必有溢於外者。故曰溢。米。一云二十四分升之一。則太少。一云二十兩。則太多。食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左

無算者。謂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之。但朝暮不過此。二溢米耳。士賤病輕。粗米為飯。以水為飲。夫人世婦諸妻。諸妻。即御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節。室老。家臣之長。貴臣也。子姓。孫也。眾士。室老之下者。所謂眾臣也。士亦如之。謂士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如大夫禮云。子姓不云眾子。主人中兼之。

既葬主人節。此君大夫士既葬。至練祥所食也。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果。瓜。桃之屬。盛。杯。杆也。杯。杆。盛粥。飲之以口。故不須盥手。篋。竹器也。竹筥。盛飯。以手取食。故當盥手也。乾肉。味澀。醴酒。味薄。先食飲之。不敢遽御。

醇厚之味也。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盛祥而飲酒也。此又明食之雜禮。盛音成平聲。卷音集。

期之喪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也。期之喪皆謂大夫士。旁期之喪。義服也。與中期字不同。不杖期輕。故一日不食。其食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既葬則食肉飲酒如常時。然亦有期喪而不食肉飲酒者。如父在子為母。夫為妻。雖有杖不杖之殊。而情則重矣。故終喪不食肉飲酒也。大功九月則食飲猶期。但不與人共樂耳。

按三不食謂當食時。三次不食。是一日不食耳。非三日不食也。若正服期則二日不食矣。見間傳。不與人樂之。不以酒食與人共飲樂也。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十六

十一

五月三月節。此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一不食謂總麻。再不食謂小功。可也。謂於禮可也。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世母伯母也。故主舊君也。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也。義服恩輕。故總并言之。此與上節皆謂大夫士諸侯絕期喪。

不能食粥節。不成喪謂不能備居喪之禮節也。

既葬若君食之節。君食臣大夫食士。父友食其友之子。皆以尊食卑。故當食之。雖梁肉不避。惟酒醴見於顏色。則當辭耳。

袍必有表 節

此申稱之義也。袍衣有著者。以其褻。必須有禮服以表其

外。不可使禪露也。以其表裏上下之相稱。故謂之稱。

既葬與人立 節

此言君大夫士居喪之禮也。君謂諸侯也。王事天子之事也。國事已國之事也。公事國事也。未葬非喪事不書。既葬如與人立。可言王事公事而已。王政。王朝之政也。公政。國政也。弁經以便即戎帶以異凡弔也。國君言服王事。則大夫士服國事可知。大夫士言弁經。則國君亦弁經可知。

按弁經。素弁而加環。經。平服也。仍要經。喪服也。三年問云。三年之喪。練不登立。不旅行。豈有既葬而即與人立者乎。必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乃可耳。曾子問云。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十六

十一

可奪親也。豈有既葬政入以重諸事乎。此後儒附會之說。欲便季世奪情之私。非禮也。若魯公伯禽之事。又須別論。

既練居堊室 二節

此言居喪之禮也。練。小祥也。既練居堊室。地與壁純白。表哀素之心也。此時服漸輕。故可謀國政家事。異於既葬之不言國事家事也。祥。大祥也。祥後地可黑。壁令白。稍致飾以變其凶也。祥後中門外不哭。禫則門內亦不哭。所以兩不哭者。以禮可作樂故也。

按堊。白塗也。堊室在中門外。黝。青黑色。黝。治堊室之地。令黑。堊更塗其壁。令白也。外內。中門之外內也。堊音惡。黝音幼。

熬君四種八箇 節

此君大夫不忍其親之心也。然註中王氏之說自正。

祭法

按此篇記虞周天子以下祭祀羣神之數。然篇有禘郊
禘廟及中間七廟壇墀七祀五祀之說。多有可疑。讀者
正以諸經而闕其所不能通則善矣。

祭法有虞氏 四節

首節言四代禘郊祖宗乃內祭之法。中二節言祭天地禋
六宗祭八蜡祭山川乃外祭之法。四節言內外祭之因革
以結之。總於理所當祭者。因祭立法。以與天下共暢報功
之心。亦公天下而不私之道也。

禮記說義纂註 卷之十六

○祭法有虞氏 節

此篇詳著祭法。而首舉四代禘郊祖宗之法以明之也。禘
郊在祭上說。別無廟。故只以祭期言。祖宗在七廟常制之
別。有廟。隨常祭以祭也。祭法二字。實綱領一篇。蓋禮而
則無以報祖宗百神之功。祭而無法。則無以明親親
之道。故先王既制祭禮。而又為之法也。其大者無過
禘。郊。祖宗。蓋先王既立宗廟。則四時有常祭。三年有大禘。
又謂禘止始。祖未足以盡追遠之義。故五年一舉。推始
祖所自出之帝。祀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曰禘。猶謂
祀止人鬼未足以盡尊敬之道。故祀天於郊。而以始祖配
之。曰郊。天子七廟制已隆矣。猶謂世遠當禘。則祀止大禘。

朱足以盡功德之報。故祖有功。別立一祖。世室以祀之。宗
有德。別立一宗。世室以祀之。皆世世不遷。此禘郊祖宗之
所自起也。以四代言之。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
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
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此其禮也。

按註自殷以上。世次莫詳。經生用其師說。推之如此。故
與國語不同。今不敢定其為何如。但舜既極。則鯀為
天下之罪人。即天之所殛也。禹受天下於舜。則不得以
私其父。而又升罪人以配天。天其享乎。此必無之事也。
讀此章者。但識禘郊祖宗四祭之義。則可不必求其人
以實之也。

禮記說義纂註 卷之十六

壹

虞夏殷周。皆黃帝之後。顓頊黃帝之孫。帝嚳之父。契稷
皆嚳子。周人謂衍奕世之嗣者。自嚳始。開八百之基者
自稷始。是以五年一禘。而禘嚳於太廟。一歲一郊。而推
稷以配天。謂周命維新。而文王之功為甚大。世德作求。
而武王之德為甚厚。是以立文世室於三昭之上。而延
祖功於不替。建武世室於三穆之上。而崇宗德於不衰。
祖宗在各人功德上講。文王本有德者。而曰祖有功。見
不但有德而已。武王本有功者。而曰宗有德。見不但有
功而已。合而觀之。此法所當隆者。窮源也。然其權衡。只
存乎仁義而已矣。

燔柴於泰壇 二節

此二節言天地百神及天子諸侯之祭法也。首節祭天地此法所當簡者尚誠也。次節水旱也。以上禋六宗以下配羣神此法所當備者酬功也。

○燔柴於泰壇 節

此祭天地之法也。夫祭有燔柴於泰壇者此祭天之禮也。蓋天位於上故燔柴以達其氣於上天秉陽故燔柴以求其神於陽天體圓故為泰壇以象其圓所以報其覆生之功也。瘞埋於泰折者此祭地之禮也。蓋地位於下故瘞埋以達其誠於下地秉陰故瘞埋以求其神於陰地體方故為泰折以象其方所以報其載成之功也。牲用騂周尚赤禮記說彙纂卷之十六

也。用犢實誠也。
按燔柴兼牲玉瘞埋兼牲幣泰者尊之之辭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圓丘也折如折旋中矩之折方丘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用騂犢兼天地而言。

○埋少牢於泰昭 節

此祭六宗八蜡山川百神之祭法也。夫祭有春夏埋少牢於東南之泰昭秋冬埋少牢於西北之泰昭者蓋春夏為陽秋冬為陰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四時錯行而生萬物故四時埋牲各祭於其方以迎氣也相近當作祖迎謂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也壇顯而高從暑之陽坎淡而隱

從寒之陰寒暑相推而歲功成故於其祖迎之以答生成之功也。祭日之壇曰王宮者天無二日王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故春朝朝日以答照臨之功祭月之次曰夜明者月以夜出以明用故秋暮夕月以答代明之功祭星之壇曰幽宗者星亦有明明讓於日月則隱而小故祭於幽宗以答瞻仰之功祭水旱之壇曰雩宗者水旱非常皆欲其時故吁嗟祈禱於此以答潤澤之功又有四坎壇之祭焉如乾坎艮震皆陽之位而立之以四壇與離坤兌皆陰之位而立之以四坎蓋以四方之神幽贊天地而助成百物故索享於不一之方也此以蜡祭言至於山林川谷丘陵薰蒸而出雲嗟而為風潤而為雨呈輝采禮記說彙纂卷之十六

而見奇怪之物皆山川等之化機不測故從而神之。凡此皆所謂百神也。天子百神之主故當祭之若諸侯但得祭其境內之神而已使其地見削奪則彼奪者自祭之而此不得祭矣。况天下之神乎。相近當從王肅本作祖迎

按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但出入地中故並埋之。取誠達於下意。先儒云並不薦熟殺牲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泰亦尊詞昭明也。時四時謂陰陽之神也。四時以下及日月至山林其牲并少牢也。相近者仲春之晝送寒於坎迎暑於壇仲秋之夜送暑於壇迎寒於坎其禮若飲幽頌擊土鼓之類。一云寒暑無定位祭暑則相近於日實祭寒則相近於月

坎是相近二字從本文讀也不如註。王宮壇之營城如宮也。其禮若服玄端歌大呂之類。祭月之坎曰夜明。亦曰月壇。其禮若用實柴薦大圭之類。星壇曰幽宗。星昏始見其禮若以星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祭水旱壇曰雲宗。呼而求雨。主祭旱言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其禮則已月龍見而雩。上辛季辛大雩。命黨正有事於雩。坐之壇。命女巫舞。舞之類。幽雩皆謂之宗者。宗之爲言尊也。四坎壇四方各爲一坎。一壇方有四而位則八。如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也。則有四坎乾西北艮東北坎正北震正東皆陽也。則有四壇。坎以祭四方之陰神。若水庸之類。壇以祭四方之陽神。若先嗇之類。祭四方百物之神也。百神。卽指山林等神也。一云祭百神兼天地等神。夫天地等神豈有在地不在地之異乎。諸侯在其地。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亡其地。註以地見。削奪言。一云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亦通。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主

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運。水旱失時祈禱之禮。然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脩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時禱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

大凡生於天地 節

此結上三節總見禮制之不可變也。曰命曰折曰鬼。在祭祀之外。作意相形。正要以名之不變。起那祭之不變耳。七代所更立句。是結首節禘郊祖宗之意。其餘不變句。是結次節三節天地羣神之意。常說雖用因革字立說。只重一個不變上。禘郊祖宗之人雖更而其制不變。亦終歸於不變而已。

大凡人物生於天地之間者。分有大小。數有長短。皆曰命。言其有所制也。其萬物歿。皆曰折。言其有所毀也。人歿曰鬼。言其有所歸也。此三者所命之名。五代之所不變也。夫名當其實。尚不可變。况祭報其功。人心所同。乎。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人以代異。耳。其餘天地日月山川之類。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主

天下有王 五節

此承上言內祭之法。不止禘郊祖宗而已也。又有廟祫壇。壇之法如此。而天下有王節。則下四節之冒也。

○天下有王 節

此專爲祭而發分地二句。乃設廟祫壇壇之張本。要知祭爲封建後第一緊要事。曰分建置立。便見諸侯大夫適士庶士庶人自有等級之別。其祭自有等級之殊。廟祫壇壇親疎多寡之數。有不得不然者。註親親尊賢平對非是。大旨封建之典。弗明則祭祀之典。弗秩。但任其稱報之情。不立定個數。日去節制他。有溢於情與分者。還是過於厚。這

半邊倘有歉於情與分者豈是以孝治天下之意所以親疎多少之數大分爲不及於恩義者設

壇音善

夫天下有王統於一矣外焉分地建國以封諸侯內焉置都立邑以頒卿大夫士而封建之制定矣報本追遠人心所同由是建立廟祧以行享嘗之祭設爲壇墠以行禱祈之祭夫分封以制祭如此然情有厚薄分有貴賤不爲之定制可乎乃因次者之輕重以爲親疎之數有昭有穆有祖有考也因生者之尊卑以爲多少之數以七以五以三以二也此祭法所由起也

按地畿外之地分以建公侯伯子男也國王畿內置王都立卿大夫士之采邑廟祧壇墠詳見下文廟貌也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六

夫

祖之尊貌也二祧以藏遷廟之神主封土爲壇除地爲壇親疎多少即在廟祧壇墠中所以稱情辨分也

是故王立七廟節

此合下數節詳廟祧壇墠之祭法也一壇截五廟二祧友壇墠者即上設廟祧壇墠是也月祭享嘗禱者節上而祭之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而二祧其東西夾室也此節以考廟等二祧作七廟記者之悞姑依文解之七廟一壇一節一節之綱而下則其目也後四節倣此先王以宗廟之制不立則孝享之情以疏故立爲七廟而七廟之外立爲壇墠各居其一焉曰考廟言其父道之成也曰王考廟言其大於父也曰皇考廟非言其尊於祖

乎曰顯考廟非以明其爲四廟之尊乎曰祖考廟非以明其爲七廟之始乎此五廟在五服中如高祖祖廟恩所當厚始祖祖爲尊義獨宜隆故每月一祭若五廟之外六世祖七世祖有遠廟以奉近遷之主有昭之祧有穆之祧非有二祧乎既不在五廟之數但四時祭之不得月祭故曰享嘗乃止所謂王立七廟者如此去祧爲壇者謂八世祖世數遠不得於祧廟受祭祭之則爲壇也去壇爲墠者謂九世祖世數尤遠不得於壇中受祭祭之則爲墠也然此壇墠必須有所禱之事則行祭無所禱則止終不祭之也所謂一壇一墠者如此去墠者謂十世祖以上不得祭於壇中汎然名之曰鬼而已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六

夫

按七廟者二昭二穆並始祖二祧之廟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智祖也皇天也一云皇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一云明也祖考廟者始祖也各先人以此所以尊本之意也二祧一云文武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有二祧祧之言趨也趨上去意也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夫祧廟之制凡天子皆然不專指周則實指文武非也只當以藏近遷之神言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屬而止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

於服窮而止。祧有去之意。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祧為壇。去壇為壇。皆親親之殺。正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意七廟之外。立壇。壇各一。近者封土。遠者除地。示將去然。去。禫曰鬼。則此前在壇者。遷入石函為鬼。雖有新禱。亦不得及。惟祫乃出也。

諸侯立五廟

節

此降於天子者。顯考祖考無月祭。且無二祧之設。而其祭於壇。壇者。乃天子二祧之祖也。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是已。

大夫立三廟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享

此降於諸侯者。考與王考。皇考無月祭。顯考祖考無享嘗。而六世祖以上盡為鬼也。

適士二廟

節

此降於大夫者。享嘗不及皇考。而顯考以上盡為鬼也。

按適士。上上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

官師一廟

節

此降於適士者。王考無廟。而王考以上盡為鬼也。

按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考廟。王考無廟。但享於考廟而已。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統廟薦之。以其無壇也。

庶士庶人

節

庶士。府史之屬。歿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

王為羣姓立社 二節

此又承上言外祭之法。不止於天地日月之類也。而王侯大夫士庶人立社。主祀又如此。大旨見得羣姓未必知報。主立為祭法。以教羣姓報之。則羣姓之享其覆庇者益宏。是王為羣姓也。且自立為祭法。以報之。則已之受其福庇者愈昌。是王自為也。

王為羣姓立社 節

此詳君臣立社。為人為已。而各有其名也。王所統者天下。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享

故為天下羣姓立社。蓋欲奠天下民居。足天下民食。非一家一國之比。故曰大社。若王自立社於藉田。將供粢盛以享先王者。社以王立。不曰王社乎。諸侯所統者一國。故為百姓立社。蓋欲奠一國民居。足一國民食。非特自享其祿。故曰國社。若諸侯自立社於藉田。將供粢盛以享先公者。社以侯立。不曰侯社乎。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眾特置。所以奠眾人之居。足眾人之食。不止為一人之社也。不曰置社乎。社所以神地之道。故教民美報焉。其因分立社。因社異名如此。

按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祇。

禘郊祖宗相應及夫日月四句言外祭所由立者以其有功如此也與前次節三節天地羣神相應非此族者兼上二項來不在祀典言不在祭法之內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 節

此節妙處全在制字上。功烈在先聖先賢度其功而報之全在聖王之制下所舉皆世間極大之功如居食倫理政事財用天文地利興革禪代此皆旋轉乾坤事業。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自內外常祭而外有人焉創始立法開物成務是人雖往而法猶存也則祀之有先天下而後其身至以身殉事而不恤是謂以疾勤事者則祀之有以天下為己任至國勢奠安而不傾是謂以勞定國者則祀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之在天曰苗禁止之而救民於饑饉則祀之在人曰耋耄尤之而拯民於水火則祀之此皆載在祀典者也。

按聖王以德位兼者言有德無位有位無德皆不可制

祭祀既曰祭又曰祀者蓋祭者祀之事祀者祭之道故

下皆言祀而不言祭也洪施句要暗影下文來說有立

法繼法二等人在事欲免乎難而已故於事曰勤國欲

止乎一而已故於國曰定以疾勤事則不敢偷生以勞

定國則不敢自逸苗在天可禦而已惡在人故可亢焉

苗患雖分天人後言去民之苗則亦在人也厲山氏而

下凡十四人程功度德其中不無殊差然其心其力則無有不盡者此其澤及天下萬世之遺其祀當與天而

無極也。

是故厲山氏 二節

前節賢臣教民稼穡而祀以為稷神報其足民食之功後節賢臣能平水土而祀以為土神報其奠民居之功此皆法施於民而祀之者。

按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神農起於烈山故曰烈山氏以火德王天下故曰炎帝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植百穀作農官因名曰農棄后稷名始生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等處故名棄夏末周棄能繼柱業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乃廢柱而祀棄故後世祀柱及棄為稷稷穀神也謂自夏以前祀農為稷自商以後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棄為稷其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其工氏無祿而王謂之霸霸長也其子曰后土后君也為君

而長土曰后土平九州者謂開墾土地使民得以安居

非若禹之平水土也祀以為社則直以后土為社神矣

夫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其工氏之子曰句龍

食於社厲山氏之子食於稷廢農又祀棄以為稷謂農

又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也。

帝舜能序 節

候之早晚見於星辰農事之休作徵於氣候帝嚳以聰明之盡演推步之法以昏旦定天之星辰以星辰紀時之早晚曉示眾人使民占之而知休作之候也此法施於

明天道者

按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序字只就推步言著衆者即愚民皆知也堯典首敬授人時本帝嚳來敬天勤民自有家法堯帝嚳之子也

○堯能賞均刑法 節

上二句是賞罰得其當勸懲之法可昭於天下下句是禪位得人勸懲之法可垂於後世總是示天下至公意此法施於脩國政者

按能賞不止以物賜人凡賜爵詔祿皆是謂賞善也均刑法謂五刑有宅也

舜勤衆事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舜浚有見於下民其咨爲可憂而無見於崇高富貴爲可樂故巡狩而野炊蓋以天下之故殞其軀者也

鯀障鴻水而殛歟 節

鯀障塞鴻水爲舜殛歟禹則能修鯀之功繼其事而改正其失焉如疏九河之類以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而功成矣

按障壅塞之也鴻卽洪也此祀禹非祀鯀也鯀方命圯族曰殛歟則歟以其辜曰鄣鴻水則其罪昭昭可見洪無祀之之理

黃帝正名百物 節

正定百物之名於以使民因名以究其用而不惑於

下因名以生其供而不匱於上然物類類而名初起落有遺而未名名而未當者類類於未當者更之未名者增之於是民益明而財益供也此法施於厚民生者共音供

按明民使民不惑於利用也財當屬上說賦稅是也俱根正名來然物類至煩雖開物成務之聖容有心思未
到者脩之有未備未當二意類類帝嚳之子也一云黃
帝爲物作名明民謂垂衣裳等使貴賤分明其財謂山
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如此則其字只如字讀
不協註又云明民共財不可兩平民知物用之利已自
然出之以供上儘通

○契爲司徒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契爲堯之司徒乃放官之長民成以成人倫言如勞來匡直等法放民百姓親五品通是也此法施於正民德者

冥勤其官 節

冥卽玄冥月令主冬水神也水歟未聞此以歟勤事者

湯以寬治 節

虐指夏桀之虐言寬治者克寬克仁省刑薄斂也寬治則虐除矣卽放桀南巢事

○文王以文治 節

文王至民之灾通作一句讀文王以文治去民之灾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若作三句則兩以字無着落文王時天命人心尚在商故用文治如惠鮮懷保之類非以文致治

也武王時天命人心已去商故用武功如誓師牧野之類非以武成功也去民火在除紂之暴虐上見此皆有功烈句註臚列甚詳總頂上數節。

按文亦有時用武武亦有時用文此特各舉其重者言要見遇不一而心一意有文之文以開武故得成去災之武功有武之武以繼文故得成去災之文治則文武又互相成也此皆有功烈於民只聖賢兩字盡之此字指農契等人功烈指殖百穀等事合觀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乃以繼天立極道統淵源之故不但區區粗迹如上數者而已記者特舉以見例耳

及夫日月星 一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美

日月星辰見天之有功也山林川谷見地之有功也但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而不言地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故也末二句反言以結上文及夫二字重看承上而言不獨聖賢之祭以其有功烈於民至於日月星辰之祭以其垂象而為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之祭以其生物而為民所取財用凡此皆有功之族載在祀典者也苟非有功烈於民則不在聖賢之列非民瞻仰則不在日月星辰之列非民所取財用則不在山川之列安得與禘郊祖宗燔瘞沉埋之祀典並載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祭義

按陳於外者祭之法存於中者祭之義禮必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况祭又禮之大者乎此篇以祭義名若冠昏射燕聘鄉飲酒之言義也然不如冠昏等六篇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一

精密其中又以他事禱之蓋不專為祭祀作也

○祭不欲數 節

此明因時舉祭之義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祭義之渙切者也故為此篇之首合諸天道二句是一節綱領上數句起此二句下是此二句之實大旨入于怵惕悽愴之心時時在念不因雨露霜露而有實因雨露霜露而動只修祭典還不見合道直至樂心哀心為迎送之本纔是合道不曰天時而曰道者雨露霜露上天氣化之實理怵惕悽愴大人思慕之實心以實理啓實心故曰合道有樂無樂因祭樂而帶言之

太祭必有時時未至而祭謂之數祭不欲數蓋數則事煩

煩則厭數之心生而不敬矣。時已至而不祭謂之疏。祭不欲疏。蓋疏則事怠。怠則遺忘之心生而無愛矣。是以君子之祭不數不疏。合諸天道之變更。春禘秋嘗是已。蓋當秋之時。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則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萬物感陰以死。思吾親之精靈亦將與物而偕往。如將失之矣。時乎春也。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則必有怵惕之心。非其溫之謂也。萬物感陽以生。思吾親之精靈亦將與物而偕來。如將見之矣。夫如將見之親之來也。故禘行於春而樂以迎之。如將失之親之往也。故嘗行於秋而哀以送之。故禴之禮有樂正樂以迎之義。而嘗之禮無樂正哀以送之義。此所以為合諸天道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十一

按天道三月一小變為一時。數疏者一未及三月而又祭。一已過三月而不祭也。數疏以時言。煩怠以事言。不敬忘以心言。合諸天道二句上。虛下實。禘並當作禴。與禴同。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夏殷之祭名也。周則春禘夏禴。秋嘗冬烝。君子之祭。取法天道。一時一祭。一歲四祭。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是為不數不疏而得其中。霜露既降。上脫秋字。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之為秋矣。霜露言非其寒。則雨露為非其溫之謂矣。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霜露為如將失之矣。上面補如將失之。以對如將見之。下面來往字。方有情悽愴悲憐之意。怵惕驚恐之意。兩問生物長物之氣伸而來。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

而來。兩問收物藏物之氣屈而往。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往。以上且說因時而動心。未說到祭上。樂以迎來。正是禘。哀以送往。正是嘗。悽愴怵惕不可就。當哀樂二字。只歸重其送往迎來者。合於天道之春秋。而悽愴怵惕之心畢達。自不至不敬與忘也。

致齊於內

三節

此言祭祀之始終一於敬也。不敬乎哉。首節未祭時。願致其懇愛之敬。祭之日。飾臨祭而能使禱之著於外。致懇則著一句。原其所以著也。先王之舉四飯。臨祭而能使親之存於中。致愛則存一句。原其所以存也。下敬養敬事。接上句敬字來。進一步看。以結上文。敬養包輕。引起之謂耳。夫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三

致齊於內

節

此言君子之祭始而致其誠也。自七日積而至於三日。見所為齊。即見其居處五者。人子許多思索。只為得一個見字。所謂見者。自其思之至精至密處言也。君子之祭也。必先致齊三日於正寢之內。所以慎其心也。

散齊七日於中門之外所以防其物也散齊致齊之事何如齊之日思其親平日居處笑語志意樂嗜焉至致齊三日思之之至足以通之則如見其親然此敬之致於未祭者也

按致齊以百物皆備而心極精明也此時則就齊所居正寢內散齊以百物粗具而心尚有禱也此時則不就齊所散處中門外散齊本先于致齊此則順內外之序言也齊之日通致散而言先言居處而漸及所嗜由粗以逮精也居處身也笑語色言也志意心所向慕也人於事則有喜好於物則有愛欲五者皆謂祖考也由七日積而至於三日謂祭之前一日也思之之篤則見其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
所為居處等散齊之時非不思也但未至於精明而見耳

祭之日入室 節

此言君子正祭隨在而有所感也承上言齊之日既見其所為齊者故祭之日自然如見形聞聲者然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謂祖考見乎神位也周旋出戶也肅然聞祖考之容聲出戶而聽也儼然聞祖考歎息之聲此三句三平皆由上思中得來此皆心內之形容非外面之景象也此敬之致於當祭者也

按入室指薦血毛以奉親時說周旋出戶謂行步周旋之間指薦俎酌獻時說儼然儼然固屬祖考說肅然亦

在祖考上說註做惕之貌則謂祭者肅然矣入室則對神故以見言出戶則違神故皆以聞言儼然就是見位之狀肅然就是容貌之狀儼然就是歎聲之狀蓋未祭之先吾之思既通於親故臨祭之日親之神自通於我而不爽者

○是故先王之孝 節

承上言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截念親之心存於中也亦主祭時說愛有不忘追念意慈有專謹不渝慈總非兩心各就所指而言非存獨不本於敬而著獨不本於愛也觀上言存而曰不忘乎心下言著存而總曰不忘乎心可見總只一個心之向親也君子生則以下又推言所以敬享之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
也

君子之祭豈惟入室出戶有所見聞哉是故先王孝心常存親之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順時也親之聲不忘乎耳常若聽命時也親之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常若先意承志時也其常存於中者如此夫不忘不絕可謂存矣所以存者豈勉為哉蓋由積誠於臨祭之日偷愉其忠而致其愛焉則愛存而親亦存自爾不忘不絕之若是也見形聞聲可謂著矣所以著者豈勉為哉蓋由積誠於臨祭之日肅肅其敬而致其慈焉則慈著而親亦著自爾見形聞聲之若是也是親之著存由吾之心生也至於著存不忘乎心則至祭之日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夫安得不愈致

其愛慈而敬乎。君子終身之身，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生則敬養而死又敬享，必如是而後終身弗辱。夫安得不致愛慈以爲著存本哉。此所以爲全歸之孝也。

按曰：愛慈曰著存，曰敬，俱一時事。但愛慈此著存，差先以心言也。敬字兼愛慈言，非愛慈外別有敬也。先王與君子只作一人看。

○唯聖人爲能饗帝 節

此明祭饗之義也。享焉截。上言仁孝之能享天親，而原其由於心君牽牲至末，正卽孝子臨尸而不作也。心之不作，正卽心之向親，此所以能饗親也。大旨重臨尸不作一句。臨者祖考與我對面，必是我的心事，與他質證得過，殺有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十七

一毫不慊的意思，方纔與他不愧，不特臨祭時，有素行工夫爲根本。

天子祭帝，人子祭親，此禮之常，然未必其能饗也。唯聖人孝子能饗之，所以然者，饗帝之道，在竭其忠誠，心嚮乎帝也。饗親之道，在致其愛敬，心嚮乎親也。唯其嚮之然後能饗焉，則非徒尚儀文而已。蓋孝子之饗親也，愛敬之心，存之已豫，故臨尸之祭，心無愧怍，君迎牲親，齊夫人奠盞，酒君獻尸，以醴醑，夫人薦饋食之豆，不但夫婦親之，而且備助祭執事之官，君行禮，卿大夫相君，夫人行禮，命婦相夫人，斯時也，凡在廟中者，齊齊乎整肅而外，極其敬也，愉愉乎和順而內，極其忠也，勿勿諸懇到，致其忠敬，而總欲其

饗此薦獻之饌也。凡此皆所謂能嚮親者，是以臨尸不作，而致親之饗也。非孝子其孰能之。饗親如此，則饗帝可推矣。

按首二句且虛，享者四句，則言所以能享之故。聖人孝子，亦非判然兩事，蓋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饗不難於我去，饗神貴於神來，饗我饗者，句實指聖人孝子心向天親，說聖人孝子，惟其心嚮乎天親，是以能享天親也。臨尸不作，根平日來，君牽牲句，重君牽上，蓋猶滷也。成而滷滷然，慈白色，蓋齊是也。醴猶體也。酒之一宿者，泮汁相成而一體也。卽醴齊，醴卽盞齊，相君相夫人，以見在上者盡其道，則在下者各致其事，以相助也。齊齊三句，三平說，王君夫人，看有云，凡在廟中者，蓋廟中君夫人爲主，而卿大夫命婦相之也。

文王之祭也 節

此舉文王之祭，以明孝子能饗親也。其文王與以前，都指正祭說是事親之誠，以後是思親之切。雖兼言正祭，明且却重在明日上。從上文又進一步說。

文王之廟祭也。如事生，祭如在也。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哀痛極也。忌日必哀，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宗廟之禮，上不諱，下聞名，心懼也。其祀之忠誠也，想像之切，如見親平日之所愛，如有親欲之之色，然非文王其誰與然，不特正祭爲然，思親之心，有難以名言者。詩有之，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此詩本亦宣王允懷文武之功烈，真足以感戴王者。蓋文王正祭念親之勤，自祭之夜，至明日釋祭明發之時，文王猶不成寐，何哉？蓋正祭之時，既享親而致其來祭，祭畢則不能去，此心豈能忽然耶？於是又從而思念不盡，庶幾其復入焉。此所以不寐也。是祭之明日，明發不寐，即詩之所謂明發不寐也。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即詩之所謂有懷二人矣。故祭之日，樂與哀祭半，享之必樂，喜其來也，已至必哀，悲其往也，此所以為祀之忠也歟。

按文王之祭，管下四句，祀之忠也。四句一氣說下，就從上四句見出。如見二句，亦是祀之忠，而列之在下者，補上意之未盡也。六事死者四句，在平日未祭豈歸重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七

八

到祀之忠也。四句方就正祭日言，觀本文首有文王之祭句，則指平日說者不可從。其文王與與字，是不執定之辭。文王之詩也，虛喝起。云詩字當作謂，下三句方言其實。要知引詩非以証上，乃以啓下，亦斷章取義耳。致之恩之二字，俱指親說。祭之日大樂說，合正祭明日看，猶言祭之時也。此三句從致之恩之上見出。享之日，看猶言祭之時也。此三句從致之恩之上見出。享之日，必樂正應致之，已至必哀，正應思之。此樂與哀半之實也。與前樂以迎來二句意同。

仲尼嘗

節

此舉仲尼之事，以明孝子能養親也。以數截，上是聖人祭盡其誠，下是因問而明其當誠也。濟濟至自反也，是解濟

濟濟之義，容以遠至有乎。是解已之行祭，無濟濟之意，以應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一句，反饋至有乎。是解已之言祭，有濟濟漆漆之故，以應子之言祭二句。大旨交神不在容，既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又曰夫何恍惚之有者。前言濟漆漆主於修容，不能交神，以見交神必誠懇，意后言濟漆漆宜於助祭，不必於交神，以見主祭必交神意，可互見也。末二句泛言。

昔者仲尼之行嘗祭也，奉所薦之物而進於尸，其身自執事而親也。以容貌則專一而敬謹，以行步則迫狹而頻數，此皆一於誠敬，不尚威儀，正事親之道也。子貢疑焉，故待祭畢而舉夫子所言者為問。天子言濟濟者，眾盛之容，疏遠而非所以接親者也。漆漆者，專致之容，自反而修飾於外者也。此二者威儀有餘，而誠敬不足，不可以交神明則我之自給，豈可有濟濟漆漆之容乎？若我嘗言濟濟漆漆，自有其時焉，不在奉薦之時，自有其人焉，不在上祭之人。彼天子諸侯之祭，饋尸於堂，更反於室，而設饌，此時作樂既成，主人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以行反饋之禮。禮事畢而人事始矣。為主入者，則陳設禮樂之器，使旅酬有其儀，合衆助祭之百官，使旅酬有其人，而旅酬往復於是。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有恍惚交神之心乎？夫人之立言，或因事而異，或因人而施，不能一端拘，要之各有所主，當於禮而已。則我前所云濟濟漆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七

九

漆者。特主助祭者言之耳。若主人之事親則宜怒而促數也。子何以執一論耶。

按既云奉薦而進。又說其親也。何孔子曾為大夫。豈無助祭之人。奉薦而進。是統言主祭助祭之人也。親室自總。慈字對下。趨數二字。皆以親字冠之。濟濟者。眾盛之容。漆讀為切切。專致之貌。註解兩容字作兩樣。殊未安。看來兩容也。猶言其為容也。眾盛專致意入遠也。自反也。內講。纔是濟濟者。言威儀之齊。遠則優游而不進也。與趨數者異。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也。與怒者異。若字當及字看。容疎情不切。外修敬必衰。豈主人交神之心乎。反饋者。既往薦腥。而反饋薦熟也。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十七
反饋而後樂成。則以周人先求諸陰故也。反饋二饋。不重。起下文耳。薦序備皆屬主人言。序其禮樂。則先後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大各供其事。此旅酬時。非交神時。則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恍焉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求之。其狀如此。末二句教子貢以聽言之法。

○孝子將祭 二節

此推明孝子祭享之心也。首節截上言孝子慮事具物之誠。下言祭盡其誠而結其為孝子之志也。虛中不是此中。空空的。喚作虛中。心中只是一個孝敬。孝敬之心在中。便無他物。便無他事。二字是祭之張本。下孝敬恍惚。皆從虛

申聖出來

孝子將祭。節夫孝子者。方其未祭之先。必有當為之事。慮之。不可以不預也。比其當祭之時。必有陳設之物。具之。不可以不備也。然事也。物也。可以不誠之中。預且備哉。又必虛中以治之。洗心退藏。還其明。登不滓之體。無餘事。無餘物。然後能慮且備也。此祭之本也。

按事所行之事。蓋下文修之設之之類。事不可以易就。故要慮。又要預。物所備之物。卽下文百物器饌之屬。物不可以缺用。故要具。又要備。虛中只是一誠。治之卽慮之具之也。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十七
宮室既修。節此承上虛中以治來。首三句提起。下分兩段。兩奉承而進對看。一是朝聘之時。屬主祭者邊。一是饋食旅酬之時。屬助祭百官邊。此只重饋食。不重旅酬。上與前

章異。雖分主祭助祭兩項。然助祭之弗敬。亦主祭之未至也。故兼言助祭者。其孝敬之心。聖句與孝子之志也。俱結語。蓋祭之始。夫婦奉承者。致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敬焉。是孝子致敬之心也。乃以孝敬之心至也。與一句結之。祭之中。百官奉承者。致敬也。而又論神交神。以致其愛焉。是孝子欲為之志。而不容已者。乃以孝子之志也。一句結之。

惟豫且備。故其大者。宮室既修。牆屋既設。其小者。百物既備。祭可行矣。於是朝踐時。則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

雖物輕易舉，未有失墜。然洞洞屬屬之狀，且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神明之心，可謂至矣。及饋食，則薦俎豆，序禮樂，備百官而百官之奉承而進之。有祝辭以諭其志意，蓋欲以已恍惚之心，與神明交接，而冀神明庶或享我之祭。此庶或饗者，正孝子之心志也。然則志意之諭，豈無故哉？按修則葺其舊，設則飾其新，設謂掃除及黜望也。百物備，凡天所生，地所長，咸在也。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屬，如弗勝，如將失之，皆形容洞屬處，四句一氣說下，都指容貌，正是奉承的光景。孝敬纔推到心裏去，序禮樂，備百官，又遞到百官上去，諭其志意，如春初則諭其怵惕之志意，秋嘗則諭其懷愴之志意，所謂祝以孝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也。以其恍惚連上講，其字即諭志意而言，庶者幸而莫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

兩進字從來憤憤，看來前進字未言何物，如何以為朝踐，對下饋食，且恍惚交神，是主祭事，如何作助祭說，當以前進之根齋戒來，言如此謹凜，以將於親也。所將者何物，孝敬之心，便是洞洞等謹凜處也。至薦俎處，方是行祭，而以所陳之物進於親，然物非物，正孝敬志意所在，而於是以諭之，正欲恍惚交神而庶饗耳。

孝子之祭也 節

此明祭之敬，在盡其心於始事也。孝子懇信敬禮之必盡者，總是為祭而設，則臨事之時，豈有不敬者哉。進退以容

貌言盡敬是盡之於心，必敬是著之於外也。如親聽命使之，不過形容必敬意。

今夫孝子之祭，心一而已，自其專謹不放而言謂之敬，自其誠實無偽而言謂之信，自其主一無適而言謂之敬，三者無一毫不致其極，然後成其為心，而祭之本立矣。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隆殺，又當盡其禮，使無過與不及，而祭之物備矣。於是而祭也。一進一退，無非至敬，洋洋乎如在。如親聽父母之命，則或有所使之也。豈非其可必者哉。始之不盡而致勉於臨時，不可幾矣。

按註盡字解作無一毫不致其極，則盡字當着力字。言盡其慤，方謂之慤，有一毫不盡處，不謂之慤。說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就現成說，如盡其慤而無一之不慤，亦通。盡其禮，就物言，如器用牲幣等，件件中節，不以美沒禮，不以菲廢禮，便是禮。進退在祭時說，如承事而進，待事而退也。

孝子之祭可知 節

此明祭之生於心也。首句可知，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此句且虛下，謂倫等正可知之實也。孝子之祭也，句就上數句作結，正與首句相應，可入心字講。詔倫等五者，都指容色說。然詔倫欲又加個敬字，敬雖屬心，就在詔倫欲上見，得不可判然作內外看。固與疎以心言與上敬相反。孝子之祭可知者，言由外知內也。方其待事而立，則心服順而身屈，其從事而進，則心有溪愛而色愉，其奉物而

薦則心勿勿諸其欲其饗之其暫退而立如將前進而受命其合烹後已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餘敬未忘也此則孝心結於中故敬形容於外如此觀其祭不可以知其心乎故曰孝子之祭可知也夫敬以誦者身屈而容變不然則為同執敬以愉者色和而致其親不然則為疎遠敬以欲者黃其字而愛親之至不然則為不愛如受命者順聽而無所忽不然則為傲慢敬齋之色不絕於面者慎終如始也不然則為忘本本者始也失之者言失祭之道也失則非孝子之祭矣

按註待事從事俱指朝踐饋食言奉物指血腥熟食言退而立則少退而立已徹而退則徹而終退焉此其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以異也本字常說作始字看尚未徹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心勿忘則有本有本則有容由前而祭則可知其心以循其本故也由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上言孝子之祭則下皆不得為孝可知末言失之則上文得之可知此互相發之意

○孝子之有淡愛 節

此明事生之孝也以前都言祭祀此又以事生言言孝子事親當歡愉媚婉如未冠以前之孺子不可嚴威儼恪如既冠以後之成人也淡愛重看四句相因說皆以淡愛貫有淡愛則一時俱有矣三必有者乃通下之辭如執玉三句是狀其敬洞洞屬屬帶下說如弗勝二句總發執奉之

狀前章弗勝將失是有奉承之物此却言無所執養只假以形容其敬愛心發於外可得而見故直曰有敬心存於中不可得而見只得將物比擬而但曰如也成人之道泛言立身持已事舊以愛敬立說夫本文止有愛字無敬字况嚴威儼恪豈不是敬而曰非所以事親可見只該重愛字愛敬立說不可從

入子之於親也有愛道焉天性之情固結於中而不可解則愛可謂淡矣有淡愛者必有和氣氣之愛也有和氣者必有愉色色之愛也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容之愛也樂心之所發如此非弟愛也愛之淡者見雖無所執也而常若執玉雖無所奉也而常若奉玉洞洞乎表裏如一也屬屬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乎真實相聯也若有所舉弗弗之勝也若將失之而懼恐墜地也愛心之所存如此非淡愛之所形哉事親之道當如是矣若夫嚴威儼恪乃成人修飾威儀之道豈淡愛之孝子而顧如是

按宣諸口而溫厚和平白和氣見諸面而欣喜悅樂曰愉色形諸身而委曲承順曰婉容三必有見自然意並無先後

○先王之所以治 節

此詳先王五者之教而歸其本於孝弟也首句提起下五句列其目定天下著其效實有德何為也五段指所尚五者治道有其由是故至孝二句獨揭孝弟為人道所同先

王之教三句。教者教以孝弟也。因者因孝弟為人心之洞。而自不能別立一道意。領者統領倡率使咸趨於孝弟也。曰所以正立教之意。非以效言。

昔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者何。一曰貴有德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是也。二曰貴貴如敬大臣體羣臣是也。三曰貴老如杖於朝杖於學之類是也。四曰敬長如回爵尚齒之類是也。五曰慈幼如孤不給後悼不加刑之類是也。先王以五者為教而天下莫不服順於貴德貴貴之中興起於孝弟慈仁之七。非所以定天下乎。且貴有德何為也。至大可貴曰道。但此道。物不有無時不然是個渾全無迹者。人口有德則行此道。心渾全者純純無雜者。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七

有方。雖未與道為一。而違道不遠。敬貴。自不備不尊。矣。貴者何。天下莫不尊者。君君下有大臣。是也。最為親近者。子貴老以老。近於親。而親以及親。得無貴。敬長以長。近於兄。而兄以及兄。得無敬乎。慈幼以幼。近於子。而子以及子。得無慈乎。先王治道有五者。有所為矣。然又有要焉。亦先之孝弟而已。至孝至弟。在精孝弟之量。此說。是故仁以事親孝也。為老近於親。而廣其愛。以及人之老。則孝至矣。雖未盡王者事。然王者以仁愛民。至孝以於愛親。同一惻怛之心。不近於王乎。義以從兄。弟也。為長近於兄。而推其敬。以及人之長。則弟至矣。雖未盡霸者事。然霸者以禮序國。至弟以禮序長。同一順序之舉。不近於霸

乎。不重王霸上。只要引出必有父兄意耳。夫至孝近玉。至弟近霸。則雖以天子諸侯之尊貴。必以孝事父。以弟事兄。况自天子諸侯以下者乎。即是而親親長長。為天下大倫。孝弟為人心同理。故先王立教。惟以孝弟相因。不改正以率領天下。使莫不親長而同歸於孝弟也。豈非治天下之要道乎。

按通節治字定字教字領字要明治是方去治在定先定則治矣。在治後未教字與首治字應領字與定字應教之正所以治之也。領之斯足以定之矣。三所以字要看。

○子曰立愛自親始。節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七

若

此見孝弟為愛民之本也。用命。以上是虛論。理下乃實者。立教者說。

夫孝弟之教。先王必因之以領天下國家者何也。亦以愛敬之化神耳。愛莫先於愛親。人君立愛之教。不必問之民之愛也。但自愛其親始。而教民睦愛之道。即此焉。為也。敬莫先於從兄。人君立敬之教。不必問之民之敬也。但自敬其長始。而教民順敬之道。即此焉。為也。蓋民莫不有親。况有以教之手。教以慈睦。而民貴於有親矣。民莫不有長。况有以教之手。教以敬長。而民貴於有長矣。由是觀之。人君特患身教之未立耳。誠能孝以盡事親之道。順以聽長者之命。則舉而措諸天下之民。以為政教。斷無有梗塞

而不行者蓋孝弟為同然之理而君身實萬化之原人君奈何不端其本也哉

按親長君之父兄也立如立極之立即盡也自字當從字存教民睦順主上人言未說到民之從教上睦者由愛親而推之無不慈睦也順者由敬兄而推之無不恭順也上止言睦而下文添出個慈字睦則恩慈故又曰慈睦貴猶重也言以親為重事而不敢輕忽也不止已親凡有服之親皆知有之也用命不止已凡在上之命皆能用之此四句又覆申上四句決其機之如此

郊之祭也 二節

此明郊祭廟祭之敬也郊之祭下當補人君自致其敬意故能感人如此喪者二句要重看此於感化上見出入君至敬之心下節專主廟祭言中間分牽牲繫牲暫退終退四事敬之至總承指君言不必兼助祭此於躬親上見出入君至敬之心要知郊天而言及喪者二句祭廟而言及卿大夫序從執事蓋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郊之祭也天子致敬於天也於其時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人無不肅無違令者為郊重也非天子之至敬乎

按郊祀之禮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者皆避之此天神言避之以為敬下人鬼言親之以為敬互相備也

祭宗廟之日其迎牲也君必迎於廟門外而親牽以入所以致其力也以子姓之親而對君共牽示咸有事也以卿大夫之貴而佐幣聚從備告神之用也及入廟門麗牲於碑而納牲詔於庭之禮行矣及殺牲時必薦血毛也卿大夫則袒衣取牲耳毛以供神焉燔燎時必用脾脅也君執鸞刀而到取脾脅焉是則殺牲既備靈陽以達有以建夫早朝所行之事報氣之禮無不舉矣於是人君乃暫退而立於阼階之間以待夫堂事之行也祭必熟其牲也則有湯鬪之祭薄於味而近於臭也祭必腥其俎也則有生肉之祭全乎臭而遠於味也斯其備物致享臭味兩全有以盡饋食所行之事報魄之禮無不盡矣於是人君乃終退而立廟門之外焉夫一廟祭也竭情盡慎不以為勞慎終如始不繼以倦非人君之至敬乎

按穆君之世子也君為昭則穆答君君穆則昭答可知答對也對君共牽也序從卿大夫佐幣士奉芻各以次序從牲後不言士者省文也禋在廟之中庭此迎牲時事毛以告全耳以上聽欲神聽之也此殺牲時事鸞刀解見禮器脾脅解見郊特牲乃退謂薦血毛脾脅畢而君與臣暫退也燔祭腥祭是饋食時此時亦有助祭者但未及耳祭先腥後燔此先云燔便文耳燔腥之禮畢則禮終而遂退矣凡此皆主祭者致其誠故助祭者識其禮故曰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 節

此言郊祭之義也。主日配月，平主日者將日倣個天神主祭之。猶不敢直言獻於尊者，意專主謂主配偶謂配。配日非配天，此正是祭天。非祭天又主日配月也。以上三代所同禮，主於報故也。以下三代所異，時係於人故也。

夫郊之祭是酬上天生成萬物之功，禮重心肅，非他禮可比。只就功德說，註道之大原出於天，忒淡。然天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直瀆之，以其事惟日為陽尊，而代天主

事，月為陰尊，而配陽成象，同有照臨之功。此正天之生成萬物功在陰陽顯著可見者，故主日而配月焉。則郊祀之寓意深遠矣。下言其祭時，夏尚黑，故祭於日沒而黑之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辛
殷尚白，故祭於日中而白之時。周尚赤，故祭或日初出，則赤之朝，或日將落，則赤之闇也。

按天之為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耳。故主日配以月也。祭時天為一壇，其日月天神等共為一壇，故口為眾神之主。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為重，以對日耳。以朝及闇當謂及日將出未出之時，舊謂自朝至闇，恐不應至竟日之久。即或朝或闇，恐不應無一定之時，郊而言祭日，主日故也。一云陽謂

質明時祭日謂祭之日也，殊有理。

○祭日於壇 節

此詳日月分祭之義也。因上文郊祭主日配月，遂言春朝

朝日。秋暮夕月之禮，析言之於壇，四句。明祭日月設壇，坎之義於東，四句。明設壇於東西之義，日出二句。又申壇東坎西之義，下則原日月當祭之由也。大旨宇宙和氣，全在日月之功。致和只在氣化上說，未說到物生上。恐陽之太亢也，而陰致之。恐陰之太肅也，而陽致之。陰陽相調以成其和也。世間晝夜相代，寒暑相成，乃是真和。光景豈待生物纔和。註方氏曰：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和乎。

祭日於王宮之壇，祭月於夜明之坎，何也。蓋以壇顯象日之明，坎深象月之幽，是殊別幽明也。壇高象陽之上，坎卑象陰之下，是制定上下也。祭日於國之東郊，祭月於國之西郊，何也。蓋以東象陽之動而出於外，西象陰之靜而入於內，是殊別內外也。東為陽中之位，西為陰中之位，是辨正其位也。且日象出於天地之東，月明生於輪廓之西，是又因其東西也。此東西之義也。然日月所以當祭者，何也。蓋以陽道常饒，凡屬乎陽者皆長也。日則秉陽之精而長，陰道常乏，凡屬乎陰者皆短也。月則秉陰之精而短。雖若各有所屬，然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一陰一陽，一長一短，終始相巡，周迴不息。太和光景已充滿於宇宙之間，豈非物生之本哉。而所以致是，則日月相濟之功焉。先王得不設壇，坎分東西以報之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辛
按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東為震動之方，主發生。西

為寧寂之方。主收斂。故云東動而出在外。西靜而入及
內也。陽始於東北。而終於東南。故云東為陽。陰始於
西南。而終於西北。故云西為陰。中則得位。故東西所
以端日。陽月陰之位也。幽明以理言。在隱顯見。上下以
勢言。在高深見。內外以氣言。在動出靜入見。位以位次
言。在陽中陰中見。始終相巡。巡字。如巡行之巡。如環之
循。是謂相巡。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致和句。一云。不可以
運氣賦形並說。蓋相巡已是陰陽之氣和矣。只以賦形
一邊言之。所謂變合生成。四時和而萬物育也。亦有理。
日月有合祭之時。郊祭天。主以日。配以月。是也。有分祭
之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古者祀日月。其禮有六。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因郊因蜡而祀之。或類或祭而祀之。與觀諸侯而禮之。

非正祀。亦非常祀。惟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秋分夕月
於廟門之外。此祀之正且常者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 節
此見禮之貴致也。因祭有致。反始致鬼神之義。而並及他
事也。夫爭也。故上言大禮足以致治。是虛論其理也。下言
用禮以為治。而民從治。方着人君上說。兩言天下之禮。正
相糾應。通節致字。重看致者。極其至之謂。蓋盡禮之當然
而止。無可以復加也。致反始五句。是禮之所在。非目也。厚
本五句。是禮之用。非效也。奇邪二句。只反言以決治之必
然耳。

聖人制禮。原以範圍天下。是非一人之禮。天下之禮也。其
禮有五。一曰致反始也。凡物有終必有始。聖人因而致反
始之禮。天反物之始。祖反人之始。至於推祖配天。而反始
之禮致矣。一曰致鬼神也。凡物有隱必有陰。聖人因而致
鬼神之禮。氣為神之盛。魄為鬼之盛。至于合以為教。而鬼
神之禮致矣。一曰致和用也。天下莫不欲用。聖人因而致
和用之禮。質選斂散。通易交資。至於不侈有餘。不屈不足。
而和用之禮致矣。一曰致義也。天下知有義而未得其致。
聖人為之尊卑有別。貴賤有等。至於細微必謹。毫髮不踰。
而義致矣。一曰致讓也。天下知有讓而未得其致。聖人為
之孤寡不殺。卑己尊人。至於蕩蕩必察。匹夫勝子。而讓致
矣。此五禮者。將何以哉。致反始所以使民反古。復始厚人
物之本也。致鬼神所以使民尊嚴鬼神。實有是禮而不致
玩也。致物用所以使民既富。方穀。義倫克敘。以立民紀也。
致義所以使民辨等威。而下不悖逆。手上也。致讓所以使
民禮俗刑而爭鬪不生也。禮之為用如此。誠使人君為治
兼舉此五者。施之政治之間。則幽而神明。明而人心。各愜
其願。世道人心。賴之不但可施之一家一國。而為天下之
禮也。若然則雖有反此而奇邪不治。蓋亦微少矣。治民以
禮而行禮。以致其矣。致之要也。

按開口說個天下之禮。天下字重看。便有關係。致反始
屬郊廟說鬼神。屬承祭說。一云。反始只專言天地之神。

鬼神只專言宗廟之神，亦通和用，相濟而足於用也。和就在用中看出，利於人而不乖戾之謂。言質遷各適其平也。義謂得宜讓避，相推讓。本謂秉氣於天，賦形於地也。厚猶重也。反始便是重其所本，祖禰在己之上。敬鬼神便是尊上，前和用言百姓和諧，故財用豐足。後言物用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在開源節流看。民紀，卽五倫爲民極者。立民紀如父子有親等，使民紀不廢墜，此只是正德本於厚生，意上下不悖逆。如正名定分，上不悖禮以凌下，下不逆倫以援上也。大槩在下不悖逆，居多爭者讓之反，兼舉並行曰合。以治，便用之以厚其本，尊其上等也。有體諸身而施之政意，天下之禮。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是

正解上文天下之禮四字，奇邪。如忘本瀆神，敦紀悖爭。

○宰我曰吾聞 五節

此詳祭禮鬼神之義也。氣者二句，言鬼神之名所由立，而衆生一節詳之。合鬼與神二句，言鬼神之教所由立，而因物以下三節詳之。

吾聞鬼神節氣也者，二句，闡鬼神之名，下是著其教之大。宰我曰，吾聞鬼神者，不知其所謂也。夫子曰，氣魄之在生時者，卽鬼神之在死後者也。蓋人身之運動者爲氣，死則氣之靈屬陽爲神，而爲精靈之不可掩者，非神之盛，非人身之疑定者爲魄，死則是魄之靈屬陰爲鬼，而爲精靈。

之所自出者，非鬼之盛乎。夫生則氣魄合而爲人，死則氣魄分而爲神爲鬼。聖人於生時見其分，而於死時復見其合。於是合聚其已離之魂魄，而立一鬼神之名，以承祭報焉。蓋義理深遠，而又不墮於虛無，齊明祭報皆由此起，所以爲教之至。

按氣如口鼻呼吸之類，其靈處爲魂，死謂之神，魂氣之餘耳。體如耳目視聽之類，其聰明處則爲魄，死謂之鬼。體魄之餘耳。氣魄指生者言，鬼神指死者言。死者茫昧而難知，生者顯著而易見，以生比死，則生而顯著者爲盛，因其盛者可以知其茫昧者也。卽答子路未知生焉知死之意。盛猶言張旺，請寄寓於天地間不可掩也。合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是

作合聚已離之魂魄猶淺，聖人制爲散齊致齊於三日，七日間則定氣守魄，何所不與鬼神相合。此合字當作合莫合字看，以此教民情意懇到，人心自不容已，豈不是教之至。

問死者之鬼神，而以生時之氣魄告之，正示之知所本也。蓋說一鬼神便以死道視之，是分而遠之矣。說一氣魄便以生道求之，是合而親之也。人只曉得氣魄既離與人日遠，却不思生身所自，依然此氣魄之遺，故指他生氣之盛活現示人，便有不能無報之意。後面直說氣報魄，真是事死如生，親容宛在，豈不是合鬼與神，豈不是教之至。然此處勿說出命名，以犯二節，亦勿露報。

字以犯末節。此段說極曉暢。合註中程張朱陳四子之說。鬼神之謂思過半矣。

衆生必死節。此言死者之鬼神也。此之謂鬼。與神之著也。相對骨肉二句。輕只要起其氣二字。昭明焜蒿悽愴雖三平而有次序。一步說近人一步。此字正頂三者而言。百物即衆字變文。

何謂鬼。陰精為魄。與陽氣相聚而人生焉。氣有盛時。則必有盡時。此衆生必死也。死則魄降而復歸於土矣。蓋陰精重濁。故下降從陰也。此之謂鬼。可見鬼者。即生魄之餘也。何謂神。陽氣為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死則骨肉斃壞於下。陰而為野土矣。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為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五

朗然昭明之氣。或為溫然焜蒿之氣。或為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上升從陽也。此其初附麗於四肢百骸之物。而為精靈者。是則神之顯著也。可見神者。即生魄之餘也。

按此之謂鬼者。以二氣言。則陰之靈為鬼。以一氣言。則反而歸者為鬼。神之著者。以二氣言。則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香氣。蒸上處。是焜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人死後其氣不散。即為神之盛。此魄時見時滅。不可模擬。即為鬼之盛。

因物之精節。此申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者陽精之靈。鬼

者陰精之靈。聖人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為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夫謂之鬼。是與天地之成物氣往而屈者同。謂之神。是與天地之生物氣至而伸者同。則尊敬之至。不可以復加。此所以為極也。以神道設教。而為天下之黔首。則向之無形無聲者。民皆知其有靈。而有可測度。有可憑依也。此各一立。百衆皆畏其威。凡有所為。惟恐鬼神之鑒臨。萬民皆服其德。凡有所行。必求鬼神之昭合。孰敢慢之違之。而不為善去惡乎。此所以為教之至也。

按物之精。即所謂百物之精也。精字雖是言神。亦可言鬼。但言百物之精為神。而不言衆生之死為鬼。舉其一以該其二也。通節語氣。至「則方佳」。秦稱民為黔首。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五

則者。使民知死者有靈。而思慕報事也。百衆萬民。總是黔首。慕則必畏。畏則必服。二句俱兼善惡互見也。總是一則意。就平時言。本說到祭上。

聖人以是節。此是推之於祭。言聖人自行禮以示教。無非合鬼神為教之至也。聖人廣禮之教。即前節黔首則百衆。以畏二句。但彼為虛論。而此為實境也。聖人念所由生之心。真心也。教之不忘。此心。使心神意念與鬼神相合。一遇霜露。即起悽愴之心。遇雨露。即生怵惕之心。不必勉強。正是速也。此服字與上節服字不同。上是服鬼神。此是服聖人之制。主心言。聽主身之行禮而言。奚但畏服而已哉。夫既制鬼神之名。而民皆畏服矣。聖人以民心無常。民畏

民服猶未足以盡效也於是時行祭祀之禮以教之築爲
宮室廟之宮室也宮室中設爲宗廟以居祖考之近者所
以別其情之親而邇也其祭數設爲祧廟以居祖考之遠
者所以別其情之疎而遠也其祭疏凡若此者蓋以宗祧
爲魂魄一脈相傳由後邇前有所謂百緣身探本有所謂
始乃吾身之所由生者今築爲宮室宗廟使鬼神有所棲
止祭祀有所憑依是乃反復祖先之古追報受氣之始而
不忘吾身之所由生也夫人之情強之以本無責之以難
從則必不服惟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如此故衆自此服從
於心莫不春秋祭祀以禮享之其服聽有不逮哉

按是字即指明命鬼神而天下畏服說聖人以是爲徒
禮記卷之十七

尊以名未足以稱其實也築爲宮室二句上虛下實宗
廟以藏祖祧祧廟以藏遷主築設者掃除黜聖之也此
二句就舍時祭祭意親疎以情言遠邇以世言及者
反始而追之以心復者復報而酬之以禮古猶昔也以
子孫對祖考則祖考爲古昔子孫之氣魄皆祖考之所
傳則祖考乃其始也凡此古始正吾身之所由以生者
教民如此直從身之源本提撕警覺何等親切想到民
之服二句正從此生民不專指百姓凡爲子孫皆民也
服與聽速是兩層意服謂心悅服之聽則上反古下亦
反古上復始下亦復始也看一故字便知
三端既立節此即上文報反中插出朝踐饋食二禮著其

爲教之至意教衆反始句與教民三句對看然教衆反始
就在報親之內相愛用字却在報親之外報魄亦是教衆
反始乃只言之於前者蓋朝踐時此心純是交神覺反始
之意猶專至饋食時雖亦是交神然有漸及於人之意了
所以把反始說在報氣後然祭末旅酬之禮亦是緊禮
數所以與反始並重反始緊承在報氣之下者人之始於
祖考以精氣相通纔見一本處教民二句只指助祭之人
言用情所以謂之愛也末句頂上二項兼朝踐在內不可
專指饋食講

自其禮言之神鬼二端既立矣於是制爲朝踐之禮以
氣饋食之禮以報魄而二禮斯行焉以朝踐言之建穀
朝所行之事則取健之脾胃而察之使煙蒸之氣上騰也
又以蕭蒿稌脾骨而饗之使光氣之烟上升也是蒸生於
尚臭以陽德陽所以報祖考之氣也此是教民反其始也
於於於之時其爲也以黍稷其羞也以肺肝首心裸以
酒之醴酒而又有始祭所加之鬱鬯是蓋主於尚味以
於從陰所以報祖考之魄也夫報魄之禮既行由是教斯
民以相親愛之道斯時旅酬上而賓長諸父用情於下下
而執事昆弟用情於上祭祀之均沾怡然情意之流通是
不徒報魄以務禮也而餘恩又有以及人矣此二禮行而
神人胥悅幽明兼到非禮之至乎何莫而非聖人之至教
也

禮記卷之十七

按此節前後兩禮字相呼應。氣魄正應章首氣魄字。二端既立。謂氣魄立為鬼神也。二禮。朝事饋食也。朝事。謂薦血脾時。薦黍稷。謂饋食。燔燎皆焚也。謂取脾骨燎於燔。燔祭脂也。煎脾骨也。薦黍稷也。舊讀。燔為。燔者非。醜謂也。燔脾骨兼燒。薦蒿是。稷以蕭氣。燔燎。燔。蕭光之屬。是氣氣虛。還以。燔。蕭虛氣報之。饋熟時。以黍稷為薦。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前。蕭謂黍稷加於燔。燎者。此云薦黍稷。如黍曰。藪合。稷曰。明。黍是也。殷肝周肺。虞首夏心。四代之祭也。今兼羞之。又。稷以兩。醜。醜。醜。醜。器仍加以始祭。灌地。鬱鬯之酒。黍稷。肺肝之屬。是實物。魄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兩以報。在各本其事類上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辛

饋熟時兼以接人為禮。教民酌設醴酒。徧嘗庶羞。教祭酬酢相接也。相愛用情串說。禮之至也。禮字。即首句二禮禮字。

一云報氣之禮。凡皆以臭為主。臭為陽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反始。報魄之禮。凡皆以味為主。味為陰。以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相愛。報氣所以求陽乎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乎下。是用情於下也。宜知。君子反古復始。五節。

此詳宗廟祭禮之敬也。不敢弗盡也。截。上數句乃下五節之綱。下耕藉養牲養蠶。根自盡說來。皆不敢不盡之實。蓋就其竭力從事。而見致敬發情之至也。近云。以致其敬。

句為主。下三敬之至也。正與此相應。致敬則情發。致敬則力竭。不敢弗盡。正敬之致處。

君子反古節首二句。且先說君子有報本之心。如此報其親。不敢弗盡。都從這一點心來。要看是以二字。自致其敬。至弗盡也。一氣說下。此便是盡了。不敢弗盡。反收之。本意為先古設。前只言報親。而後兼言天地山川社稷。以其皆用藉田所入也。以事以為。不是相避說下。與下面取之相應。

此言舉醴酪黍盛之供。本於竭力從事。而表其為致敬之心意。祖考之既沒也。於時曰古。於脉曰始。正我身之所由生也。不反不復。則忘矣。君子則追之以心。酌之以醴。而友且復者無他。惟不忘其所由生焉耳。惟其心如是。還設祭祀之禮。致其敬親之心。禘其愛親之情。而內盡志。竭一身之力。供所備之事。而外盡物。於以報其親。不敢有內外一毫之不盡也。且以其不敢不盡者。而詳言之。是故昔者天子為藉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耕。諸侯為藉田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夫服莫尊於首。而冕以耕。體莫勞於力。而躬秉耒。此皆天子諸侯自盡之道也。蓋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黍盛。於是乎取之。不敢不自盡。敬之至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辛

按不敢不盡。從不忘之心生來。致敬發情。正內之不敢。非盡竭力從事。正外之不敢。非兩層意。敬是謹慎。

不慢之心。即散齊致齋是情是孝。愛不容已之心。即怵惕悽愴是。曰敬曰情曰力。三平中有申意。此在未祭之先。說下文耕牲蠶諸家俱以為竭力之實。而有致敬發情為之本立說。云皆是致敬發情竭力處。蓋通天地者天子之所獨。山川社稷者諸侯與天子之所同。先古兼天子諸侯先王先公也。王畿千里而藉千畝。封疆百里而藉百畝。戴冕者敬其事也。絃冕之繫所以為固也。絃有朱青之異。天子南郊正陽之位也。朱者正陽之色。諸侯東郊少陽之位也。青者少陽之色。

古者天子諸侯節此節言犧牲之成皆本於竭力從事。而表其為致敬之心。意敬之至也。截上是未入滌者。以朝牲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重

言下是既入滌者。以巡牲言。養牲至。俱看君上君。躬朝者養獸之官。說朝牲雖是臣。而實天子諸侯命之也。獸官以見君之禮。見牲。見至敬。若以視朝之服視牲。見至

孝。

古者天子諸侯之養牲。方其在滌也。必有養獸之官。及臨祭之歲時。獸官必齋戒沐浴而躬朝之。蓋以色純之儀。體完之牲。祭祀之牲。必於此所養而取之。故也。夫齋戒沐浴。臣見君之禮也。臣以朝君之禮朝牲。蓋由人君致謹於祀。與故官之不敢怠其事如此。不為敬之至乎。及將祭三月之前。君召納之於內。而視之。擇其毛之相宜。而又卜之。吉然後養之於滌。既養於滌。則每月朔望。君以皮弁素積

而躬巡牲。何也。身致其誠信。以致力焉。故也。夫皮弁素積。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牲。是重其為事親之物。而人子孝愛之誠。於此達矣。不謂孝之至乎。此親牲之敬也。

按養獸之官。如周禮牧人充人之類。皆中下士為之。牧人掌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歲時比歲此時。躬朝省肥瘠也。一曰獸官齋戒沐浴。躬朝於君。蓋敬恭以聽擇牲之令也。玩下文。即接君召牛。便見躬朝非朝牲矣。擇毛而下。既擇之於人。又卜之於神也。然後養之於滌。三月內之朔及月半。君必服皮弁素積。而巡視其牲。皮弁素積。謂皮弁布衣裳也。在天子為視朝之服。在諸侯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重

為視朔之服。以此服巡視。周禮所謂屬牲也。召之賜求。卜。故曰牛。巡之則既卜。故曰牲。養獸之官。君設之也。躬朝之禮。君任之也。故敬之至。總歸于孝之至也。屬君看。必有躬祭三節。此言衣服之備。皆取於竭力從事。而表其為心之敬意。首節養蠶之重其事。二節獻繭之隆其禮。末節造服以祭之合其法。公桑蠶室。至外閉之四項。皆屬養蠶一邊。說示君獻夫人。夫人受之。總是個獻繭之禮。玩文之句。自見禮之從來。遠矣。使繅以上。繅絲之禮。文章以上。染采之方。敬之至。雖頂上三節。只重君夫人上。以人君之尊而親卜之。以后夫人之貴而親為之。故曰敬之至。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

近川便於浴種蓋以流水滌其宿塵欲其出之速也仍有三尺防窺伺也棘防踰越也郊閉戶扇在外閉則向內闈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故也及季春大昕之朝養蠶非一人事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主領之使入養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言蠶將生而又浴之至此更浴之也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蠶性惡濕故也此養蠶之禮也自去歲蠶成至今歲蠶成歲既盡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告成功也遂獻繭於夫人別內事也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重之之辭也遂副禕而受之重其事也因少牢以禮之勞其成也吉之獻繭者用此指副禕少牢而言一盡禮於已一加禮於人蓋世代不同而此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七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七
禮同也此獻繭之禮也及擇吉日夫人親繭三盆手以觀出其緒亦猶天子之三推也三繅後遂布散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以終其事焉繅後則練柴之爲朱綠玄黃繪繡之爲黼黻文章祀先王者天子也祀先公者諸侯也敬之至總上三節此繅服之禮也總之所謂親蠶也

按公桑蠶室是二事蠶室即在公桑處宮室之牆也七尺曰仞又三尺謂高一丈也棘牆置於牆上也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之旦也三宮在天子則爲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以婦功責夫人世婦而必卜吉者以爲躬桑所以爲祭服又將爲勅於天

下不可不決於神明也蠶養蠶也桑采桑也戾至也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潤風至則葉乾乃以食蠶也蠶成非歲單之時而云歲單者自去歲迄今歲則歲周矣亦若孟夏之言麥秋也副之爲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禕衣也躬桑以鞠衣而受繭以副禕並禮待獻繭之婦人敬其爲祭服也率謂大率也良日吉日也繅繅繭爲絲也三盆手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之以出其緒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即前所卜吉之人也在天子之后則布於三宮之夫人及世婦在諸侯之夫人則布於三宮世婦而已皆兼天子諸侯而言也養蠶是婦人事婦人不與外祭故耕藉兼言天地山川社稷而此只言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也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七
山川社稷也
○故曰致禮樂之道 節

此章全見樂記內惟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與樂記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微有不同樂記言措之天下舉此禮樂之道而措之天下也是由已以及人總在禮樂上說此言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天下已盡是禮樂矣由是舉措于政事之間是由精以及粗也
此段承上文作現成說致禮樂是極和極順言其始天下塞是莫與爭等要其成總論禮樂在君身者自能感人虛

論其理下方說以禮樂而推之政事自裕于治也。此章當是重出。

○曾子曰孝有三節

此詳論孝道之異也。三孝不可分優劣看分有尊卑故也。君子以下乃答問之辭與上意不相涉志意分已形未形俱就好一邊說先意承志不論大孝中孝小孝都是要能尊養親之身不能成就親之心惟論之于道則以我之體受全歸者使親亦得為踐形盡性之子方是君子之孝。超于尊親弗辱能養之外者不在分上說話。

人子之孝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有三焉。三者何。犬孝尊親尊養並隆。天子之孝也。其次弗辱立身揚名。卿大夫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柔

上之孝也。其下能養敬以行養庶人之孝也。隨分自盡其心皆不失其為孝矣。下公明儀因論孝而遂問孝。曾子所則在二孝之外者。君子之所謂孝者。父母為善之意未引而導之以啓其機。于先父母為善之志已形則承而順之以鼓其志于後。正將從容以感化之。先後以維持之所以論之于道。使其志意與道為一。未始有違也。此則不取必于分而為養志之孝矣。若參直養口體而已。反之論道尚不知何如。而足為孝乎。

按尊親如嚴父配天皆是。弗辱不虧體辱親保其社稷宗廟祭祀皆是。能養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皆是。分有不

同。然其心則一而已。公明儀以曾子為孝。蓋指弗辱而

言曾子以能養自居是謙處其下也。孟子嘗稱曾子養志。正所謂先意承志。論之於道也。則其實有是孝可知矣。近云。犬孝尊親三者不在分上說。人子苟能成其身為聖為賢便是尊其親為聖賢之親了。是以道格親尊莫大焉者。若依常說將不為天子終無大孝耶。又將為天子遂為大孝耶。尊親正在以道論親上見。論曉也。有與道為一意。其次守身弗辱。未到格親上比尊親便下。一等了。能養自是孝中末節。故曰其下。此說上下文相蒙可從。

○曾子曰身也者節

此曾子明性孝之理也。上四句提起行遺體之當敬。下正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柔

是行父母之遺體也。父母之遺體體中便有性行。正是盡性以踐形工夫。五者克盡。方完得箇體字。不然。不盡性不能踐形。如全歸之道。何踐形的工夫。雖在敬上。全在行字內做出來。非孝處。影下文。裁及于親意。且虛說。

其次弗辱之事。何如今夫身也者。乃父母所遺之體也。己之身不敢不做。况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蓋父母非但遺之以體之形。並與其體之性而遺之。是性也。以之居處則為莊。以之事君則為忠。以之莅官則為敬。以之朋友戰陳則為信與勇。蓋五者身之所必行也。一有不成。裁及于身。是裁及于親也。敢不敬以行。而莊忠敬信勇。一以貫之乎。是之謂成身之孝矣。

按說個父母之遺體見其榮辱與父母相關以起下文當敬之意行猶奉也說身言為不莊就父母之遺體言則為不孝非孝也要說得與行遺體有情忠敬信勇傲此上敢不敬乎舍下文下敢不敬乎則明指莊忠敬信勇言敬身之道隨事以盡其理而已不敬則不終成其事小則辱親大則禍親矣

字孰禮節

節

此以養形孝而明其為大本也能終矣截上言能養之謂孝而推其極下則就上言而贊美其孝道之大也通節全重在眾之本二句而二句中又重曰養二字曰養之養兼孝與養而言者也所謂能養者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義

其下能養之事何如夫養豈易言哉彼類節之味亨孰而先嘗之以薦于親茲固孝親所不廢也然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行父母之遺體無所不遂榮及於親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則所謂孝也已由君子之孝而國人稱頌者觀之則是人有所感興起之心皆我之所為有以教之也教眾之本不曰孝乎由是因吾孝愛之心而用之於奉養之間則養以孝舉而從性中出此謂其下能養之孝也蓋人子事親不難于飲食之養而難于敬不難於勉強之敬而難于安不難于一時之安而難于卒何謂卒父母雖既沒亦必慎行其身如所謂莊忠敬信勇而不違父母惡名斯則能終矣下乃言其一孝立而萬善從

大抵就能終而贊夫之體此孝而有剛但慈愛之意則謂之仁履此孝而無太過不及之弊則謂之禮行此孝而處之無不宜則謂之義服此孝而發之無不實則謂之信守此孝而服勤不倦則謂之強樂則不知手舞足蹈之謂也及是則刑作矣是天下之道無一不自孝中出也孝之大如此所以為眾教之本而可徒以能養之末節當之也哉

按五此字俱指孝就自然說一云為此孝而行仁則下而樂生亦通得

○曾子曰夫孝置之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義

此見孝為人心之同也夫孝二字作同置薄施皆孝道自然能之不涉人身上推者言其進不已方着在人之行孝上說要見得道理真切不可據形迹說這個準字要與孝思維則參着把舜之底豫格親當一個樣子而事親者俱以此為不易之理此正是無思不服意

夫孝之為道也直而立之則塞乎天地上下皆此孝之體所極也溥而散之則橫乎四海四海皆此孝之理所被也施而傳諸後世而無朝夕之異古今皆此孝之理所被也孝道之大如此是以推而放之東海而東海之人此心能理同也準也西南北倣此大雅文王有聲詩云自西云云詩本言民之服武王而此則引以証人皆服行孝道之意

亦斷章取義耳。

曾子曰樹木 節

此言錫類之孝以申上章仁者仁此之意曾子曰孝子之親親也不但推之仁民而且及於愛物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益人心統此生理伐之殺之已非得已况不以時手所以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孝之無微而不謹也類如此矣。

按伐殺不以時皆不仁之事斷猶伐也故言非孝愛樹木禽獸仁之類也孝之害也則夫子之言以証不可不時之意待物如此特人可知故孝子不匱承錫爾類

孝有三小孝用力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甲

此言孝之分殊而心一也曾子因上文言大孝尊親云云而未言其事故又發之不匱分上是隨分之孝下是盡心之孝力自己出勞則加人不匱則儘勞力之可致者竭盡矣

孝道有三等有以一身孝小孝用力者有以一家一國之中孝用勞者有以天下孝大孝不匱者何謂用力庶人思父母之慈愛已而忘已躬稼之勞思之專而至乎忘可謂用力矣諸侯卿大夫士尊其仁而能用愛安乎義而能用正功及于民善歸于親可謂用勞矣天子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乃能萃四表之懽心合九州之職貢博施而備物則孝愛之心無窮而用之以將其心者亦無窮可謂不

匱矣此其以分異者也然又有不拘于分貴賤皆得盡之者如父母愛之喜者喜樂之意然常不忘其愛則感恩圖報自不容已矣父母惡之懼者恐懼思過之意然心不怨乎親則其反身修省日益切矣父母有過諫者不阿意曲從也然必幾諫而不逆則其言易入而可論親于道矣凡此皆事生之禮至於親沒而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如天子不橫征聚斂卿大夫不受不義之祿庶人不得不義之財此之謂以禮終父母之身並終父母之遺體也此其不以分異者也

按仁以愛民而恭敬奉持不敢有失曰尊義以正民而裁制翼順不傷于割曰安此便有功勞及民而令魯貽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甲

于吾親者曰用勞備物從博施來不匱承備物說來不可不看物之備本于德教之施則自吾愛敬之始于事親出之也須自本原說起博施而備物纔可謂不匱非博施而備物猶之乎匱也備物註云各以職來助祭細想兼事生祭祀說不專指助祭為是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其怒也求仁者句求字作以字看喜而不忘喜字注疏與小學書俱作嘉

樂正子春下堂 節

此明全歸之孝亦申上章慎行其身之意通章總以踐形盡性說生養兼人物言無如人為大人得理氣之全也全而生全而歸總以形性言不虧體正是全形不辱身正是

全性自天之所生至可謂全矣。夫子言止此。下文一舉足句。屬不虧體邊。以踐形言。一出言句。屬不辱邊。以盡性言。道而不徑。一段申不虧之實。惡言不出于口。一段申不辱之實。可謂孝矣。總頂二段形性俱全。可謂全歸之孝矣。近說不虧體不辱身。俱是踐形事。身體所以不虧不辱。處是盡性也。下一舉足。一。出言。乃是極易受虧受辱處。此不虧辱。則必不虧辱。可知學者須于所以不虧不辱。着精神。方得。若把不辱身。就當盡性工夫。恐平日于省察克治。不愧屋漏道理。不曾着實體認得。要使惡言不出口。忿言不反身。只怕臨時矜持不來。曾子平日戰戰兢兢。正不虧不辱。先一着工夫。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七

聖

按子春是曾子門人。頃舊作跬。一舉足為跬。再舉足為步。不如作如字。讀謂頃刻也。先父母謂既沒者。惡言既已。不以惡言加于人。忿言句。人。不以忿言復于我也。觀。子春之言。痛自克責。如此其得於曾子之教深矣。

昔者有虞氏 七節

此見尚齒之同也。尚齒弟道也。曰未乎事親。見弟與孝道。並行。伏下孝弟孝字。

有虞氏節久矣。截上舉歷代異所貴而尚齒之典。同來句。是推其故。以其為禮之大也。全重尚齒。以所貴形之。宜。看救弊意。亦不重。有虞氏去古未遠。故貴德。德久民玩。故貴爵。爵久則澤。澤故貴富。富則私財忘親。故貴親。四代貴。

之中年高者在。前也。又字即指四代。見貴年。非但今時。自四代已然者。然久貴之。故何居。蓋以人道之大。不出親親。長長。事親之下。尚齒。即為之大。其重如此。四代安得而不同之乎。

是故朝廷同爵。節以朝廷言之。同爵。則尚齒。此禮之行于臣者也。七十杖于朝。據杖而立。君問。則為之布席而坐。八十不俟朝。見君而揖。則退。君問。則就之於家。此禮之行于君者也。皆所謂尚齒也。而弟道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節以道路言之。行字作肩。少者若與長者同行。則無並理。蓋不雁行而錯。或從隨在後也。若偶遇長者。下路。或乘車。或徒行。皆避。不敢相值也。班白之老者。不以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七

聖

其任行乎道路。有代勞者也。而弟道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節以鄉黨言之。居鄉以齒。而老之窮者。不遺少而強者。不犯老之弱者。少而衆者。不暴老之寡者。皆節齒。禮中來。而弟道達乎州巷矣。

古之道。節以田獵言之。古之道。五十始衰。不為甸徒。及田獵。頒禽。則又隆諸長者。是田獵尚齒也。而弟道達乎便狩矣。

軍旅什伍。節以軍旅言之。軍旅二字。作什伍。什伍。人為什伍。人為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道達乎軍旅矣。

孝弟發諸朝廷。節合而觀之。孝弟之道。人心所同。一自朝廷發之。便如弩之機。括撥動。而迅速莫禦。行乎道路。而道。

路達。至乎州巷而州巷遠。放乎猥狩而猥狩達。修乎軍旅而軍旅遠。由是天下之衆莫不以義相守。雖至于死而不改。于犯也。豈非以心之同。有終身由之。而不自違也哉。宜聖人著其教也。

按朝廷二字作頌。同爵句是臣尚齒。下四句是君尚齒。錯與隨正是不併。車徒辟印內則雖衆。車徒舍於外之。謂有車則必有徒。侶舊謂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見老者則貴賤無不避也。無理居鄉以齒作冒。人情多勢盛則避。勢衰則慢。不知長幼之序故也。惟以齒則不然。老者老耄為老。鰥寡孤獨為窮弱。寡亦以長者言。強以力言。衆以人言。此三件又在以齒之外。舉其甚者。盡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古

作記之人。在于周末。方役煩重。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放四甸徒。凡起徒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不在。此限什伍士卒部曲也。士謂甲士。卒謂步卒。軍旅之中。上帥部領圍曲而聚。故云部曲。周官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言軍旅衆莫小于旅。莫大于軍。故也。什伍皆下士。是為同爵齒尊者。先是為尚齒。止以什伍者。外則齒不勝序。故也。末節總結上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衆行孝弟。雖死不捨也。發字最重。而有力。惟為朝廷所發。所以行至放修也。朝廷禮法所從出。故言發道。

路人所共由。故言行猥狩。則郊野開曠之所。放言放州巷。則委曲偏僻之地。故言至軍旅。用武交事。易廢故言修。衆宰指朝廷以至軍旅之人。說義指孝弟之義。死字活看。言通達孝弟之義。寧死則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又進一步。

彼苗獮狩。解仲春教振旅。遂以猥。一說謂振而極之。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陽用事。非用兵之時。兵入收衆。專于農事也。遂以猥。猥搜也。春時鳥皆孕乳。搜擇取其不孕者。仲夏教芟舍芟音拔。草舍也。軍有草止之法。休兵偃師也。遂以苗。夏田若治苗。取其不秀實者。仲秋教治兵。以出兵為名。秋尚嚴武也。遂以獮。獮殺也。仲冬大閱。軍寔為農隙也。遂以狩。守取之無所擇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置

記乎明堂 節

此詳周家行禮以示教也。此節與樂記意不同。彼言武王初政。此則泛言周制。言發諸朝廷。不止孝弟。故推廣言之。然五教因養老而並及。故下獨申養老也。先王之行禮也。宗祀嚴父于明堂。而配上帝。此雖天子自致孝。而所以教諸侯事親之孝。此焉在也。食三老。五更。干大學之中。尊高年也。而所以教諸侯齒讓之節。此焉在也。先賢有道德者。祀之於西學。蓋欲諸侯體吾之敬德。而有以起其秉彝好德之心耳。藉田供粢盛者。秉耒以親耕。蓋欲諸侯知吾之孝養。而有以發其追養繼孝之念耳。朝覲

以舉尊王之典非所以教諸侯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而知所以臣乎五者上行下效自諸侯始不自諸侯止所以激發天下人心培植萬古綱常乃天下之大教也。

按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文王故云祀乎明堂獨言此者孝莫大于嚴父配天非酌禘烝嘗比也教孝只在生孝上說報反祭祀尚後一層事食老更于大學以

貴老也弟以敬兄言不專指養老上先賢前代之明習詩書禮樂而有德者不專指樂祖祀指四時釋菜說西

學在殷為瞽宗在周為小學德以修德言養非止養親尚有外神在內朝覲以禮言五所以是示教之意末句

說個天下言可以教天下不特可以教諸侯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食三老五更

節

此中上文養老更之禮也於上五事中抽出養老一段來又于前五事抽出鄉里一段來以明養老之義可以教天下不特可以教諸侯也。

何謂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祖而割牲三句躬執乎禮也又冕而總干躬執乎樂也若此者正以教諸侯之弟使

之敬其兄而又能及人之兄也吾見禮既聚于上則化自達于下鄉里有齒而仁厚風行老窮不遺云此果何自

而來哉蓋由天子養老于大學躬親禮樂以教諸侯故眾皆服從自此聽且速也於此見大學為教化之原其推行

之機則自天子始矣。

按割牲制俎實也。但示有事也。醬者食之主。醢食畢而以酒虛口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牲入之時。天子袒而親割之。食之時。親執醬而饋。食罷。親執爵而酌。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總是天子身親禮教事。

○天子設四學 三節

此詳尚齒之教也。天子指周天子說。此見弟道達于學校意。次節見弟道達於巡守意。三節見弟道達于鄉飲意。

天子設四學節。夫齒讓之風。既由大學。而太子天下根本齒讓之禮。安得不行。故虞庠夏序殷瞽宗周辟雍曰四學

天子兼而設之。總謂之大學。當其入學也。雖以太子之貴。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而與同學之人序齒。蓋大學風化之原。而太子以君父之尊。建制作之極。則太子序齒所必然者。太子尚齒。則人皆

知長幼之節。而弟道達于學校矣。按天子句不可輕畧。過德忠實文之風。自學而出。故一

代之精華萃于學。設四學。合德忠實文之教也。天子自行弟道。豈特為天子起哉。當其為太子時。天子設學而

使之尚。正豫教其弟道。此所以異日為天子時。能躬行以化諸侯也。周之四學。辟雍居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

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則辟雍不在四學數中。未知孰是。錄以備攷。

天子巡守節。此言天子巡守之禮。下因巡守而行尊年之

禮也待于竟迎之也。惟有天子先見百年者請觀諸侯之後。他務未遑急先此也。下又分二項。遇八十九十而迂見也。欲言政而就見也。蓋百年八十九十者。歷閱世故。欲陳民間疾苦利病者。故曲以致敬如此。

按天子巡守為見諸侯也。東行西行是老者。西行者東行者是天子。天子巡守其處老者方有事于東行。天子又有事于西行是相違不相值。然必駐行反調。不敢超越。徑過欲言政。還是天子欲其言政。則就其家問之為是。

壹命齒于鄉里 節

壹命齒于鄉里。此言當正鄉飲之禮。當以族有七十者弗敢。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先一句為主。首三句是貴貴之義。不重。但引起不敵先句耳。七十者以下申明不敢先之故也。

壹特巡守尚齒。雖鄉飲亦然。彼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一命也。鄉飲則與序齒焉。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也。鄉飲但與族人齒。不樂齒于鄉里也。天子之元士。侯伯之卿。非三命乎。則鄉飲之時。必獨設一席於賓席之東。雖宗族亦不得而齒之矣。然此謂或立或坐。則然耳。若序進之時。則族有七十者已。雖三命亦必後入而不敵先。所以然者何哉。蓋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則君所以處之者優矣。若入則君先與之。而讓而後及。有爵者。則君所以待之者隆矣。在朝猶如此。况私所乎。在君猶如此。况宗族乎。此所

以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按此乃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時也。首三句。只要以漸說。到三命上。輕看。下即天子之尊老以明之。蓋既人之席位。乃黨正所為。故以官法。故兼存朝廷貴貴之義。未入之行步。非黨正所大得。以自盡。故但明宗族老老之禮。此不尚弗敢先所以分也。觀此則平居在鄉里序族之中。無不序齒可知。非但鄉飲已也。近云首三句都就尚齒說。而大故以下見人君猶先齒而後爵。况一命再命三命乎。如云一命貴矣。猶齒于鄉里。不敢以貴加于鄉里也。再命又貴矣。猶齒于族。不敢以貴加于宗族也。三命至貴。別席而坐。族人雖不齒矣。然族有七十者不敢。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天子有善 節

此見讓之為順德也。此所謂順。即上章弟道之遺意。自天子至士庶人。只重不有其善。讓于天等。各主所尊言之也。祿爵慶賞亦重在不敵自用。上成諸宗廟。自所傳言之也。

順者順于理而不逆之謂。示字有示教意。但自讓善稟命。中示其義耳。總頂二項近說。重天子上。惟天子讓。故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讓其化。然也。讓善稟命。詞雖兩平。亦不。必約上而強與之對讓。善于天。示順天也。稟命于祖。示順。祖也。示是天子示之也。

天下之道貴于順。亦得之尊讓而已。天子受命于天。代天。理物者也。如帝德廣運。萬邦協和。是天子有善矣。則讓德。于天。若曰。吾惟代天出治焉耳。諸侯受命于天子。體王宣。化者也。如侯度聿修。旬宣底績。是諸侯有善矣。則讓善于。天子。若曰。吾惟體一人之德。意焉耳。卿大夫受命于諸侯。輔佐諸侯以行王政者也。如尊仁安義。而政明有家。非。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大夫之善乎。則曰。此我后之德也。吾能與聞國政耳。士庶。人父生師教。承受于父母。長老者也。如居仁由義。而慎厥。身修。非士庶人之善乎。則曰。此父母之所啓佑也。此長老。之所訓誨也。吾惟樂有賢父兄已耳。至若祿以顯庸。爵以。詔德。慶以為禮。賞以為惠。皆君之所以命其臣者。必於禘。祭一獻之時。受命于祖。降命于廟。夫善本己之所有。不自。矜而讓於所尊。示遜順于其尊也。命本己之所出。不自。擅而行于所尊。示遜順于其祖也。於禮也。無逆於心也。無違。故曰。所以示順也。

按德即善也。德者善之所積。讓為不受之詞。自讓。讓。下皆不受其善。特于天子言讓者。惟天子之尊。其讓為。

足道也。由諸侯而下。皆推之于人。故止言善。惟讓于天。則言德也。卿大夫諸侯之臣也。長老所師者。自外至內。謂之歸。自下進上。謂之薦。本以言其有所反。存以言其。無所忘。父母內也。故言其有所反。而曰本。長老外也。故。言其無所忘。而曰存。成諸宗廟者。必進諸宗廟之中。然。後得成其事。如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天子不自有其善。而讓于。天。即下文不自專而尊天之意。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自有其善。而推於人。亦廣下文不自伐而尊賢之意也。

○昔者聖人建

節

此承上示順而言。見天子之無所不讓也。聖人指義文周。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孔四聖人陰陽天地申看。如云。太極分而為陰陽。陰陽象。而為天地。莫不有自然之情也。情字有許多妙處。消長吉。凶一定之至理。其中又有變化莫測之機。所謂情也。雖是。數哉。理中有數。數不可必也。理則可必。建即中庸立此參。彼之謂。建字有工夫。聖人能體此情於己。以吾心之易。與。造化之易相參。實有建之而不悖意。所謂處存玩樂是已。立猶豎也。天地陰陽之情不可見。作為奇偶之畫。以明之。易謂奇偶之畫。祖變易者也。易書一作天地陰陽之情。畫。洩于此人得之。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不迷趨避之。猶。猶登立標的。使人見之也。易抱樞句。易字。指人易無體。之。之子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于人。則其官謂之易。是也。雖。

有明知之句正人君虛心以用易處尊天一設重不專說
不專正所以尊天也此以進下而言下吉為善不吉為過
尊賢一設重不伐說不伐正所以尊賢也此以既下而言
天易何為而作也陰陽者天地之用天地者陰陽之體莫
不有自然之情焉四聖人觀變于陰陽參兩于天地由是
畫奇象陽畫偶象陰因而有四象因而有八卦自八卦演
之為六十四卦自六爻演之為八十四爻而吉凶消長之
理以明進退存亡之道以著何莫非天地陰陽之精也則
易即天矣此聖人作易之妙也人君之用易者可不知所
重乎故當用易以下之時易人抱龜而南面尊位也人君
卷冕而北面臣位也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于龜易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至

之前蓋易書所著莫非天道之攸寓今卑位而聽斷者正
不敢以明知自居而惟於天道自尊矣非示不敢專以尊
天乎至下而善所謀協于鬼神則歸之于人而曰此賢人
之輔弼下而不善所謀拂于鬼神則歸之于已而曰小子
之無良蓋謀畫之善莫非賢士之所成今讓善于人而歸
過于己正示其不敢以才知自大而惟于賢者是尊矣非
教不伐以尊賢乎人君一用易而尊天之心尚賢之誠俱
見矣其為用之大如此此其建天地之情為易也
按建立不同建字有工夫立字無工夫立以為易如畫
奇以象天之陽畫偶以象地之陰此伏羲所畫之卦也
文王係之以象辭周公係之以爻辭孔子作彖象十翼

之篇而易之道備此二句原易之所由作下指用易者
說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是易人抱龜也明以自
知言知以知人言說個明知若無疑矣猶必進斷正見
不自專意易所以策龜所以卜此言易官而曰抱龜蓋
卜策一道故一官而兼統其事周官太卜之職而兼掌
三易之策是也通節只當尊天尊賢對看統屬天子上
而首二句乃發進斷之原不必以作易用易立說

○孝子將祭祀

節

此推本孝子祭誠之志也齊莊之心管下四個以字事與
百事雖同然一是慮一是治四句似平首句作冒下四段
分來與既來往與既往看顏色等雖以容言全在四如字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至

然字句法都是緊承上文描寫其思之誠至意非與上文
為兩意觀語焉弗見復入皆指親則愛亦當指親慈善三
句從外面說入內末後方着落到親上皆孝子之所欲為
而不容自己者故曰志
孝子之將祭祀也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以慮乎事焉慮事
何如以具服物使衣服備犧牲成也以修宮室使洒掃潔
補葺完也以治百事使儀文攸設制度聿修也其豫備之
誠固如此及祭之日思親之將來也和顏愉色藹然仁愛
之發疾趨奔走惕然悚懼之形擬其心之所懼恐其不及
見愛于親而不來然思親之既來也容貌必溫而有委順
之誠身必肅而有罄折之儀擬其心之所存恒若親有所

語而未之發然。至于助祭者皆出而親之往也。其立學而無矜高之態。中正而無跛倚之容。擬其心之所慕。恍如弗見親之在神位焉。及夫祭之既畢。而親之往也。其心存于內而陶陶然也。其心達于外而遂遂然也。擬其心之不忘恍然。復見親之入廟廷焉。其思親之誠切于正祭之日。又如此由是觀之。以言乎身。則周旋中禮。升降有度。無非專謹嘉美之儀。可謂怒善不違身矣。以言乎心。則聽乎無聲。視于無形。他聞他見。不足以亂之。可謂耳目不違心矣。以言乎思慮也。思不苟動。心不苟慮。恍惚一神明及交可謂思慮不違親矣。所以然者。蓋由其天性之愛。固結于心而不可解。是以形于色而每事思省也。此孝子事親之志。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香

所謂心嚮于親者也。
按宿者。助祭之賓。皆齊戒。越宿。助祭者出。則送尸而神亦往矣。陶陶者。象之和也。遂遂者。志之得也。怒善三句。方是約上文而敘言之。正是贊其誠處。結心以下。作推原說。末句。繞通。結心形色。遂。謂氣虛而未任。至孝子之志。纒實。纒足。

建國之神位

節

此建神位之義也。神無方也。無方則無位。所謂神位者。亦人位之耳。社稷宗廟神位也。右之左之。建神位也。至天子諸侯言。

建國者。必建神位。所以明有尊也。其建之也。社稷土穀之

神。建之在右。蓋右為陰方。地道所尊。右社稷神地之道也。宗廟祖考之靈。建之在左。蓋左為陽方。人道所嚮。左宗廟。不忍死其親也。此制禮之深意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終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祭統

按統猶本也。指心而言。祭有法。有義。皆統于心也。一云。

祭統者。總序大綱。貫穿百職。統成一體。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也。祭法非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及義。然以法為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為主。祭統則

統論之也。

凡治人之道 二節

此首揭祭義于心。而歸之賢者也。上節推祭之義。惟能盡

于賢者。下節賢者于未祭之先。而能備如此。此所以能盡

祭之義也。誠信忠敬。應心怵。禮樂時物。應奉之以禮。即所

謂發之心。而形于物者。正盡義之實也。

○凡治人之道 節

此節首四句。敘祭禮之重。夫祭者。至以禮。詳祭之義。末句

推賢者能盡此義也。物指灌獻饋食之物。禮兼春禘秋嘗

之禮。心指怵惕悽愴之心。義兼心與物。實則重心。而物從

之。盡義只是盡心。是能心怵而奉以禮者。

治人之道。其事甚多。然唯禮為急。以其綱維防範也。政令

刑法。皆在所後矣。禮之嘗經。其自有五。然唯祭為重。以其

報本反始也。凶軍賓嘉。皆在其次矣。祭固將之以物。祭非

物自外至。乃自中而出。生于其心者也。蓋時當春秋。觸目

感心。而心為之怵然。于是奉物以為禮。而祭行焉。是心之

怵者。祭之義也。惟賢者。孝愛之誠。能全乎天性。故怵惕之

心。時形于感觸。乃能盡祭之義爾。若衆人何足與此。

按吉禮兼天地人之祭言。凶禮主喪。災吊恤言。賓禮主

賓客相敬之禮。如朝覲等事。軍禮主軍旅。嘉禮如會同

冠昏等事。非物自外至三句。是一正一反語。心怵正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于心之實。此數句一氣說下。盡字要看得淡。報反念頭

一毫不自慊。便不盡也。

○賢者之祭也 節

此申賢者能盡祭之義也。首二句作冒。能備以上。詳賢者

之能備。明必受其福。意未祭以前事。能備以下。詳賢者之

能祭。明賢者之祭。意能備以後事。唯賢者能備二句。通節

總關。上句括上文。下句括下文。惟內盡外。願求其備于平

時。故盡志盡物。享其親于祭日。信乎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也。大旨以忠孝二字作主。祭有十倫。而此止以三者為備

以三者為十倫之大故也。于親言孝。則順于鬼神為敬。順

于君長為忠。又可知所盡者。忠君孝親之心。便無所不順

了。可見忠孝之禮盡賢者之福矣。下能祭之本亦在此。所云明薦之而已者。薦此忠孝之心也。

夫祭必有義而賢者何以能盡其義哉。夫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由賢者未祭之先。平日能容受福善之理于心。而非世俗所求之福也。夫何以必受也。蓋其平日存心制行。盡合于道。而衆善之悉備。是以仰不愧。俯不忤。無人非。無鬼責。何樂如之。何吉如之。便是福。是福者備也。然備者非一善成名。凡百順理之名也。必念念皆順。事事皆順。舉性分職分之理。自所順以達之于無所不順。此正是百順。方謂之備。有一不順。便有所缺欠。不得謂之備矣。何謂無所不順。性分職分之理。其具于己者。內焉無所不盡。以爲順

禮記說義書卷之十八

五

之本。而事之接于外者。自然順于道理。而無往不利也。何謂內盡已而外順道。以之事君則爲忠臣。以之事親則爲孝子。顧事君則必內盡其忠。事親則必內盡其孝。本謂根本于心。言其本心一味自盡忠孝也。是內盡于己者如此。大君親人之大倫。忠孝人之大節。二者備其餘不期備而自備矣。以上則順于鬼神。而于鬼神之道無所違矣。以外則順于君長。而于君長之道無所違矣。以內則孝順于親。自致親心之悅。而于親之道無所違矣。是外順于道者如此。夫內盡而外順。若是所謂百順者此也。所謂無所不順者此也。是之爲備焉。是備也。豈易能哉。惟賢者內盡外順。而能備也。則所謂必受其福者在是。夫然後臨祭時以其

內盡者。內則盡志。以其外順者。外則盡物。由本及文。而盡祭之義。豈有不能祭乎。能祭何如。是故賢者之祭也。極敬。其不欺之誠。不虛之信。與其表裏無間之忠。主一無適之敬。是心之自中出者。能盡之矣。由是奉之以犧牲粢盛之物。以將其誠信。忠敬道之以酌獻升降之禮。以行其誠信。忠敬安之以聲歌干戚之樂。而使誠信忠敬之心。無不積。祭之以春夏秋冬之時。而使誠信忠敬之心。有其節。是物之自外至者。能盡之矣。此蓋以精明之心。冀神明之稜交而已矣。初不求福于神。而觀乎世所謂福也。是無所爲而爲。正孝子內盡志而外盡物之心也。原始要終。信惟隨者。能盡祭之義矣。

禮記說義書卷之十八

五

按此接上文賢者來。備也是解福字。百順之名是解備字。無所不順是解百順。內盡外順是解無所不順。本一是解內盡。順鬼神順君長孝于親是解外順。漸由虛入實。凡五轉。然當以福者備也。虛提自備者至如此之謂備。解一個備字以實之。受是容受于中之謂備。字實說以平日存心制行盡合道言。卽便是福。雖解福字。且在福之先。外順于道。正是無所不順。亦宜重看。不可以效言內盡于己。則推本言其工夫也。已在我。故曰內道在物。故曰外。忠臣孝子順鬼神。俱是舉以爲例。其本一也。內就合自盡意。若說本以自盡。便把本字看差了。且將一字當同字看。亦非順鬼神君長是我去。順他與孝子

親一類皆指平日言奉之等四之字。指誠信忠敬說。致字統誠信忠敬與字是過接字。致其六句。只要通到明薦之三句上。明薦與明禋明饗同義。不求其為與非世所謂福相咄應。此孝子之心。正指不求其為說。

祭者所以追養 節

此言祭之為孝而行。釋孝之義也。祭者句。論祭之行也有其義。主事死說。此句作冒。追養繼孝申看。畜也。句釋孝字之義。順于道二句。亦順申看。釋畜字之義。皆主事死說。末句渾繳應轉首句。正以明祭在繼孝也。

禮之有祭。何也。親亡則欲養不及。而此心之孝無由盡矣。故祭之所以追其不及之養。而繼續其孝于無已也。然孝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八

何以可繼也。蓋孝之為言畜也。心與親一聚而不忘之義也。蓋父子之道。天性之道也。道可忘乎。父子之倫。生人之大倫也。倫可忘乎。必也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而順于道盡乎人之所以有以生者。而不逆于倫。踐形盡性。綿綿若存。是之謂不忘之畜。所以為孝之義也。祭者心休而奉以禮。而畜之義存焉。豈非繼孝乎哉。

按追養以禮言。繼孝以心言。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絕。重繼孝邊。孝者以下只解一孝字。此節通該指祭說。不分事死事生為安。

是故孝子之行 節

此言孝子之行。始終一于道也。世人但知生之養為孝。而

不知祭之追養為繼孝。故合言之。側重祭說為是。是故二字承上章來。

此申上追養繼孝之意。言孝不止于祭也。孝子之事親。有三道焉。生養死葬祭祀。人所皆同。惟順哀敬時。則或有能否。觀孝子者。正于此觀之。全重觀字。上以養志為主。而後及于養口體。是之謂順以哀痛為主。而後及于詳節文。是之謂哀。竭情盡慎曰敬。不踈不數曰時。道自當行之。理言。行自可見之。迹言盡此三道。一于理而不苟。此孝之實行也。

按淡愛和氣愉色婉容。順也。哀痛慄慄。但擗踊哭泣。哀也。○既內自盡 節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八 六
此詳祭祀求助之敬也。此條專為外助而發。言君子之祭。求盡已心而不得。又托之助祭者。以盡其心。故末句說出。一心字。通節重盡物。將內盡邊推起。故曰既曰又。蓋盡物是求助的主意。求助是盡物的根源。故舉昏禮以發之。人君之祭。既內自盡其心矣。然猶未也。又外求助于人焉。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比辭既通之後。而祭祀之助。已肇端于此。非求助之本乎。然既內自盡足矣。又必昏禮求助者。何也。蓋祭也者。必夫婦親之。親耕親蠶。交致其勞。致齊散齊。各致其敬。交禩交薦。共成其事。則君為祭主于外。所以備外。而卿大夫之官。以從夫也。婦為祭主于內。所以備內。

而命婦之官以從婦也。惟內外官備。則祭物之所有者亦無不備。蓋官所以主祭。而物所以供祭。此勢之相須者也。具備何如。水草之菹。若芹芡之屬。陸產之醢。若兔鴈之屬。是小物備矣。三牲之俎。牛羊豕也。八簋之實。稻粱是也。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若蜩范之屬。草木之屬。若榛栗之屬。是陽生陰成之物備矣。以此觀之。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薦者。莫不咸備矣。所以然者。正以享宗廟之先祖。而昭示其盡物之敬也。夫外則盡物如此。而內自盡。則內又盡志矣。內外兼盡。則不儉不褻。祭之心如此。而後盡也。若不求助于昏禮。則官不備者。具亦不備。內雖盡志。而外不盡物。此志無自而將。亦無以盡其祭之心矣。然則為人君者。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七

安得不行昏禮以求外助也哉。
按宗廟社稷以祭。言重宗廟上。帶言社稷耳。本字常說。當始字看。言取夫人之辭。雖不足以盡昏禮。而實昏禮之始事。故為求助之本。一云如卷耳雞鳴等詩。夫人助。君非一事。而祭則其本也。說本字更有理。官備如卿大夫命婦等。其謂品物。如水草等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偶。陰陽之物者。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祭故也。異珍異也。草木之實。果實也。凡天之所生。四句。就在上文見出。不必推廣。盡物盡志。雖不言。然却重在盡物上。必外盡物。方內則盡志。又解盡物之意。首內外是已。與人對末。內外是物與。

心對。不可以內則盡志。應既內自盡。

○是故天子親耕 節

此覆結上文夫婦親之。及盡志盡物之事也。冕服截。上言親耕親蠶之所用。下言親耕親蠶之為心也。身致句。重着。即上文四親字。敬盡不在誠信之外。亦非有了誠信。方有盡有敬也。只是記者指其誠信。而點出一個盡。看了盡字。而點出一個敬。俱以誠信貫。只一時事。皆主心上說。敬盡盡字。輕。不可與上盡字同看。此字。指身致其誠信以下。全要有一道字。道者當然之理。必身致敬信。纔謂之盡。纔謂之敬。纔可交神明。這豈不是祭時當然之理。可見道在主宰的身上來。共並讀曰。供純讀曰。緇。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九

夫祭必夫婦親之者。何以見之。南郊之耕。天子親之。北郊之蠶。王后親之。東郊之耕。諸侯親之。北郊之蠶。夫人親之。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有一國者。四境之內。皆臣妾。則天子王后。諸侯夫人。非無耕蠶之人。然自親耕蠶者。祭以誠信為本。而誠信則貴于自盡。倘使人代為之。則偽而不誠。妄而不信矣。故竭力從事。身自致之。乃為誠信也。身致。則此心慊然。無所遺憾。故曰敬信之謂盡。慎重而無所怠忽。故曰盡之為敬。敬苟未盡。則雖備服其物。神將吐之。必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當然之理。祭時所必用者。故曰此祭之道也。此未祭時夫婦親之也。

按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此夫子諸侯之

別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太陰故北郊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與后同也東南陽也而耕為陽事北陰也而蠶為陰事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純服諸侯言冕服純以色言純服亦冕服也冕則顯其為祭服耳誠信就是盡盡就是敬登登言之極其心耳然後二字不可看快了神明兼先王先公天神地祇

○及時將祭 節

此節專致其精明之德也以上總是釋義虛論其理散齊致齊方是實說細分之齊之為言齊也二句是釋齊之義齊不齊括下非有大事至必依于禮意致齊即下專致精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明一句意是故以下至必依于禮泛言齊之專邪物自外入故曰防心不苟慮四句是也嗜欲自內出故曰訖曰不敢散正見訖止之意是故君子二句結言齊之義也散齊致齊二句方實說君子乃齊處定之之謂齊句蓋齊之為言齊也定之非齊似非齊之義矣然名雖不同而其事則一亦謂之齊也此句不重求二句則因散齊致齊而斷之以應首二句也言齊也之齊如字下齊不齊以齊之並同餘俱讀齊字及時將祭君子天子諸侯也必致齊散齊以預立乎誠然謂之齊者何也言不為物所二不為物所蔽齊之謂也夫人心之初本自齊一惟物欲一乘始紛然不齊君子之齊正所以齊其不齊使精明在躬以致其齊者也齊之義

如此故君子非有祭祀之大事非有祭祀之恭敬則不齊不齊則于外物之自外至者不必于防也于者欲之自內出者不必于止也及其有大事有恭敬而將齊也則邪物必防者欲必訖訖之何如樂所以娛耳即者欲也必耳不聽樂焉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以聲音散精明之志也防之何如心不苟慮必依循于道思祭日所行之事手足不苟動必依循于禮習祭日所行之儀也所以防之者至矣從此看來君子之齊不為邪物侵不為者欲混正以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君子散齊七日于中門之外防邪訖欲以定之致齊三日于正寢之內防之又防訖之又訖以齊之定者無所搖奪齊者無所滯亂其實一也定之謂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言其義同也齊則精明之極矣豈不可以與神明交哉夫以致齊而後精明可交神明此將祭而必先齊也按此節承上言案盛衣服既備及時將祭君子乃有散齊致齊之禮大事祀事也有大事則有恭敬謂祀事外又有人事者非齊者專致其精明然致精明又在防邪訖欲防之而後訖申看樂雖非邪物者欲而人之所樂在靜專時志意易散必禁止之君子動而聽樂所以和其志也齊則否斯時心何苟慮之有手足何苟動之有依道是念念在天理上自思祭日所行之事依禮是行此中節邊看齊至此則其德不二而精不蔽而明是故君子之齊專以致其精明之德也是齊之義也然君子

欲致其精明之德，非可驟而能。故將祭時，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齊之，卽上防物訖，欲慮道動禮是也。定之之謂齊，句。舊說不獨齊之謂齊，定之亦謂齊。只在義同上說。近云齊不齊與定之謂極要玩。大抵昏濁之心是不齊的。蓋濁時百念俱動，所以不齊。精明只是主敬一念是齊一的。齊不齊者，澄濁念以歸于清念。若萬派歸川，總到碧澄境界。定之謂齊者，定則妄念止而不動，妄念不動，只有一理念，豈不齊一。是定雖在散齊，齊雖在致齊，然定正是齊不齊的下手工夫。去穢求精，去昏返明，自定之時始不惟致齊三日謂齊，卽散齊七日亦謂齊。此說有味。夫既定又齊，則此德已精。

禮記說義舉前卷之十八
益精已明，益明是齊者精明之至也。正應上精明之德句。

是故先期 節

此承上乃齊而又言夫人之齊也。祿尸亞裸是一時事。是灌地之禮。迎牲薦洗一時事。此朝踐之禮。薦豆一時事。此饋食之禮。是皆夫人所親之事也。求句為三節之總。如親耕親蠶是未祭致齊于內外。是將齊。交祿交薦于大廟是方祭。純齋日編說齊音類。
是故旬有一日。寺官之宰戒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而防邪訖。欲亦猶之君焉。聽外治者君也。君致齊于外。聽內職者夫人也。夫人致齊于內。此將祭時。夫婦親之。

也。君與夫人皆致齊精明各致。內外官備矣。故當祭之日。會于太祖之廟中。但見君純冕立于阼。居主位也。夫人加副禕之飾。立于東房。居婦位也。曰立者待事也。其酌鬱鬯降神也。君執圭瓚祿尸。第一君獻也。大宗執瓚瓚代夫人。亞裸也。其迎牲朝踐也。君執紉親牽。卿大夫從。士執芻從。夫人將薦洗水之盞齊。則宗婦執以從。而夫人薦之。及饋食時。君執鸞刀割所羞之膾肺。夫人薦饋食之豆。此行祭時。夫婦親之也。故總結之曰。此之謂夫婦親之。此昏禮之所以為求助也。

按旬有一日者為散齊致齊及祭日共十一日也。宿禱為肅猶戒也。肅重于戒。君致齊于外。謂君之路饗夫人。禮記說義舉前卷之十八

致齊于內。謂夫人之正寢。其實散齊亦然。與祭義所謂內外者異。彼謂一身之內外也。齊于內外。所以辨其位。會于大廟。所以聯其事。于夫人言副禕。則君純冕者袞冕也。與明堂位所言同義。周官追師掌首飾。有副有編。有次。副為首飾之上。編為首飾之中。次為首飾之下。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禕。則王后之所獨。猶袞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圭瓚瓚皆祿器。以圭瓚為柄。故名。大全方氏註。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是大宗伯固有攝夫人亞裸之禮矣。鄭註。客夫人有故攝。

焉孔疏。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宗亞祿。客夫人有故之時。下云夫人薦泂水。夫人薦豆。顯夫人親行其事。各有所明。不可一揆。紉牛鼻繩。君自執之。繫于碑。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于君。士執芻芻。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也。宗婦執盞從夫人而來。奠盞齊于位。夫人乃就盞齊之尊。酌此泂齊而薦之。宗婦。宗子之婦也。郊特牲言命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婦矣。命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同。至于執盞則宗婦之所獨。齊有五而宗婦之執盞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盞。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盞。此言宗婦執盞者。宗婦執之。夫人藺之。故也。薦泂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泂齊。貴新是也。泂齊則盞齊也。盞齊差清。以清酒泂之。謂之泂酌。夫人薦盞。不薦明水。今日薦泂之下。更言水。以盞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盞而連言明水耳。齊者。尸所齊之肺也。齊則嘗之也。以尸之所齊。故君執鸞刀而羞進之。尸必齊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貴肺故也。夫人薦豆。與祭義同義。此之謂句。頂上灌地。朝踐饋食三項言。亦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泂齊。貴新是也。泂齊則盞齊也。盞齊差清。以清酒泂之。謂之泂酌。夫人薦盞。不薦明水。今日薦泂之下。更言水。以盞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盞而連言明水耳。齊者。尸所齊之肺也。齊則嘗之也。以尸之所齊。故君執鸞刀而羞進之。尸必齊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貴肺故也。夫人薦豆。與祭義同義。此之謂句。頂上灌地。朝踐饋食三項言。亦可。

○及入舞君執節
此明祭時天子諸侯在舞位之故。亦親之之事也。以樂皇尸哉。上言天子諸侯率羣臣以樂皇尸之事。是故天子四

段又申說首段。此節註疏。陳註。大全俱兼天子諸侯。不必為末句。單指諸侯。

夫天子諸侯之祭也。豈特備禮物而躬薦之已哉。及入舞則舞。若有其人矣。而君執干戚以就舞位。君為東上。首戴冕冠。總持干盾。率羣臣以樂乎皇尸焉。此其何故哉。蓋天子有天下。故其祭也。天下之臣民咸在。則當罄四表之歡心。而與天下之臣民共樂皇尸。諸侯有一國。故其祭也。竟內之臣民咸在。則當罄四境之歡心。而與四境之臣民共樂皇尸。此人子愛敬之至。以人事親。而不徒內之自盡也。今觀天子諸侯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廟中有竟內之象。羣臣有百姓之象。樂舞有樂之之象。此即與竟內樂之之義也。言竟內。便該得天下。

按舞位。綴兆也。君就東方主位。以其為祭主也。舞者。君臣率之者。諸侯也。干戚兼羽籥。上言執干戚。而不言。下言總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皇尊大之稱。諸侯亦得稱者。尊神而已。天子得與天下之人樂皇尸。諸侯得與境內之人樂皇尸。見平日以德感人之意。而祖考在天之靈亦慰。親就舞位。不為屈也。

夫祭有三重焉。節
此明三重之重于志也。弗能得也。截上泛論祭之用物。一以志為本。下實言君子之祭。以役志為本也。大肯祭有三重。而志為尤重。能重頭腦。在身自盡也。句。自盡。是平日工

夫在誠敬上看正是志重之實道之以禮不出三重之外
這個平日自盡非聖人不能故曰此聖人之道也要知此
節收上數節之意與既內自盡句遙應

彼祭之道非一端而所重有三朝踐饋食皆獻也獻之屬
不一莫重于裸裸以降神于禮為重也匏竹笙簧皆聲也
聲之屬不一莫重于聲歌歌者在上貴人聲也舞勺舞象
皆舞也舞之屬不一莫重于武宿夜大武之舞昭成功也
夫此三者乃周朝所重之道也用匏以尚氣臭而裸重矣
清廟為文王道德之音而聲重矣宿夜為武王告成之樂
而舞重矣夫三重固重而所尤重者志也故是三重者裸
假外之鬱鬯歌假外之聲音舞假外之干戚以增益君子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八 五
誠敬之志也蓋君子之志本重因此裸歌舞等若增而益
耳惟志以三道而增故隨吾志為進退焉如誠敬之志輕
則三重亦輕裸不過鬱鬯歌不過聲音舞不過干戚何三
重之有此與志俱退也如誠敬之志重則三重亦重裸可
降神歌可侑神舞可樂神此與志俱進也是三重之重與
不重惟視其志何如耳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是偽也
唯禮不可以偽為雖聖人不可得而況常人乎聖人固無
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外與志進退之決然耳是
以君子之祭必身自盡其誠敬之志而明此三重之本于
心然後假外物之禮以奉此三重而薦諸皇尸之前此由
本及文雖聖人之祭亦不能外此道也故不曰祭道而曰

人之道可見君子之祭惟以役志為本

按宿夜武舞曲名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
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即大武之樂也周
道猶言周禮重武宿夜象當代之成功而前代之樂為
輕也增益也一云顯著之意亦通亦輕者徒文具也亦
重者有其實也志輕志重當以本節盡字意會之必身
自盡即前章身致誠信意明字不作昭明于外只自心
上明曉便是此身自盡有合于聖人之道聖人正所謂
養親之孝子也而不能外此役志為本之道則君子之
祭安得不內盡其志以明重哉

夫祭有餞 四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八 六
此明祭之通于政教也在三節可以觀政矣截以上言祭
之可以觀政以祭未行餞言也重一惠字以下言祭之可
以立教以方祭備物言也重一順字總見祭該王道意

夫祭有餞 節

此節不可不知也截專重此句惠術二句正說不可不知
意兩引言只言餞為善終下又所以足上善終以起下惠
術觀政意乃一步緊一步法至惠術二句不可不知意方
明惠術就接上句說惠字涉在政上了大旨餞為祭之末
正是神人交關之際恩惠要緊處術自此起所以不可不
行得不可不巧則應而不流行不周遍餞已得惠之術了所以

可觀政。觀字屬下言。惠在餽中看出。而政又在惠上見出。夫祭有餽餘之禮。祭終而舉是餽者。祭之末時事也。惟其為末。則于禮也完。而寓意也遠。是不可不知其義而慎行之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然則善餽之終。當如祭之始。其是之謂也。夫餽曰善終。必其能以均惠也。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夫以皇尸之尊。而亦餽鬼神之餘。則其下皆餽可知矣。夫祭惠均沾。節文終遂。其善終何如哉。然餽之所貴者均。而惠之所貴者亦均。即此祭惠之均。而人君所以施惠于民之法術。已在此矣。夫餽餘之中。而寓施惠之法。則祭之所施。即惠之所被。而餽便可以觀政矣。餽與政相通。君子安可以不知哉。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七

按祭之末。指行餽時說。知字內有行之慎意。含惠均發。善終如始。泛說其是已。謂餽餘之禮。是亦善終之道也。引古語只以善終二字說。如始二字當畧。尸亦餽句。正明說終之善也。下一亦字。便見君臣上下貴賤在內。王侯初薦血毛。燔燎于鬼神。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惠術句。言餽以施于廟中之人。惠以施于國中之人。其理同也。自上之施處。而言曰惠惠為政之用。自上之觀處。而言曰政。政為術之體。

○是故尸饗

節

此足上餽法以明惠術也。施惠之象也。截上言餽為施惠之象。而可以觀政。下明與施惠之象意。竟其可與政通也。

故舉諸侯祭禮以明之。此節正是惠術。蓋別貴賤而恩或阻。或恩偏而貴賤無等。這惠便無術了。又別貴賤。又人人偏及。何等有術。說音節

夫餽為惠術。固可以觀政矣。而何以見之。蓋君餽尸。臣餽君。賤餽貴。下餽上。是餽禮所行。由君卿而至百官。每有所變。由四人以及百官。而人益眾。其每變也。貴者在先。賤者在後。固所以別貴賤之等。又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無不偏及。所以與施惠之象。蓋今日餽餘如此。而後日施惠于民。其象已露于此矣。是故諸侯者。餽以四簋之黍。可謂少矣。然而貴賤無不偏及。此見修舉施惠之禮于廟中也。蓋廟中雖祖考所居。有限之地。然廟中之人。即同境內之人。廟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大

中有貴而先餽者。是即境內有君子。而恩當先施之象也。廟中有賤而后餽者。是即境內有小人。而恩當並施之象也。然則餽之每變以眾。豈非所以與施惠之象乎。

按四簋境內字。則君只指諸侯言。謾亦起也。尸尊。故異其詞。四人者。君與三卿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君子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臣食尸餘。是臣食君祿。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曰臣餽君之餘也。士。上士也。數八人。士比大夫為賤。故曰賤餽。貴士廟中。餽訖而起。所司各執其禮樂之具。以出廟戶。陳于堂下。百官百執事之官也。進讀為餽。百官餽訖。各徹其器而去。進徹是兩意。只重進字。徹字帶一說。

進徹之三字當連讀乃以次進食遂徹之也甚通。士比百官則又為上百官為下未必有爵也故曰下餼上別貴賤兼君臣貴賤上下而言與上面貴賤字不同別貴賤象施惠雖兩承而實重象施惠上與施惠之象與字有味象字亦要着解以四簋黍二句緊接象施惠而足之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畱二簋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餼也。簋以盛黍稷言黍則稷可知。脩字中有黍惠均沾意境內之象句虛說謂廟中行禮有境內行政之象註施惠之禮四句是後一層非正註廟中者也。

○祭者澤之大

節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八

七

此總論祭可以觀政而立教也。首句澤之大是個見成的事。含惠必及下在內觀政矣。截上原祭可以觀夫政。下推祭可以立夫教。適文當云不特觀政。雖立教之本亦不外是。分言之。澤之大句且虛論。至由餼見之矣。方實說民也。以上是人君之施政如此。至也。以上言下民之知君政如此。中間兩個是故。疊說不平。上屬君是正意。下屬民是足上文意。末着祭說。由餼句方着祭說。見其餼而可以知其政。故曰可以觀政。則澤之大自見。為物大矣。亦且虛論。順以備順字最重。與下節順字應教之本與句是言祭以順為教之本。下泛言君子之教忠孝。在盡道端義。正是順也。亦未涉祭上。至下節祭其是與二句。方打轉祭之順以備

物為立教之本。以見為物之大也。重平聲。

夫廟中施惠之禮。寓境內施惠之象。如此此可見祭之有餼。由尊及卑。無不徧及。究其氣象。所以兼利萬物者。此也。祭之餼澤之小。而與施惠之象。則澤之大者也。蓋觀大澤之所行乎。是故上有發倉廩。開府庫之大澤。則布帛菽粟之惠必及下。民頽上先而下後。推恩有漸耳。非曰積重于上。而使下有凍餒之民也。上焉施惠之必均如此。故上有大澤。則無位之民。有位之夫人。皆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于已也。彼何由而知之哉。蓋見夫餼餘之禮。自貴及賤。無不周徧。則知惠澤之流。亦自上及下。無不沾被也。所以知惠之必將至也。夫惠澤者。人君之所以為政也。今由餼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八

辛

見之。是由餼言為澤之小。而由惠言為澤之大矣。有大澤必有政。故斷之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事。不但行于鬼神。而可以化乎民物。所關不小也。何也。物有不備。不可以祭。以其祭之興舉品物。無不備矣。又且不徧。不備而無違其禮。順以備焉。惟順而備。則不陷親于非禮。可謂孝道。不越禮以犯分。可謂忠道。祭非教之本歟。然則君子之所以為教者。豈有他哉。郊則教諸臣以尊其君。長內則教子孫以孝于其親。二者教之大端也。而未可幾也。是故惟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惟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然明君崇祀。何以致之耶。良由為明君者。全盡君道之當然。而凡施之政事者。無不得其宜。崇事者。全盡子道之當然。而

凡施之禮節者無不當其則將見忠孝為本然之良而又觀法有準故諸臣子孫應之而忠君孝親之教生矣明君在上四句虛盡道端義四字方實所謂立教之本所謂順也。

按祭者澤之大句根上文以象言作肩顧猶但也積重言所積多而不能散也夫人常說以有位言一云與考工記夫人能為弓之夫人同猶言人人也亦通下流猶言下位首句祭即餽之謂也夫澤竟是政了所以末句不說惠竟說可以觀政矣祭之為物二句一說兩物字一樣作事字看與物當作興起乎物照下教字如服從順孝及下章十倫之見處無物不備皆所以興之也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却從無所不順得來無所不順乃是教之本處較註有理君子之教也三句是提出一個教來說明君以臨政言崇事以臨祭言明君崇事是盡道端義做成了的渾成者着身上看無工夫盡道端義是明君崇事做的事件着身上道理看此有工夫道即為君為子之理以統體言義即治民奉先之宜以節言盡者渾全而無欠缺端者方正而無偏邪是必盡道端義于上而忠孝之教始生也一云明君崇事專主祭言君子外則有嚴上之祭以教民尊君內則有追養之祭以教民孝親不如此臨政臨祭說更自然社稷非內祭而文連宗廟者偶及之耳。

是故君子之事節

此節即事君者以明立教在順也看來只是承上節要說出一個順字借事君一端之順以起祭之順為教之本意是故君子之教三句只是就上節意思說出來作見成語非教之適也以前都是客詞只要引到君子之教也三句此三句又是要引起末二句以終上節之意時說俱云立教之本在盡道端義而盡道端義又在能絜矩以上節為著其道此節身行為探其本不知盡道端義已明言立教之本矣何待此節後為探其本乎說個盡道端義兩節只一意註絜矩不必纏入

夫君子之教必生于盡道端義正身教者所謂順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子事君之一端不可見乎是故君子之事君也欲上以道義使我則身行之以使下欲下以道義事我則身行之以事上如所不安于上則不以使下所惡于下則不以事上若以不忠不孝不順道義者責人而已乃不忠不孝是不順道義也則無本而不行矣事君且然况身教人忠孝者哉而君子之教可知矣是故君子教人以忠孝必由明君崇事盡道端義以為之本則是道義無一毫不順而忠孝之教從此出矣由是觀之教不外乎順也今祭順禮備物則道義在是順以教忠孝者即祭是已非教忠孝之本乎我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祭為立教之本其為物不亦大哉

按事君只比例說身行二字重看。下事使皆身行之也。以道義貫非教數字。以事上使下言。下教字。以忠孝言。卽此推之。可見君子教人以忠孝。必由於盡道。端義以本之。然則祭之時。所謂順備者。其卽此順之至也。歟。雖順別無教法也。順之至與前順備順字一樣看。教之本也。已已者。竭盡之詞也。

○夫祭有十倫焉 節

此見祭之所觀者。淡也。倫猶義也。祭有十義。言其所包者。廣見顯著也。此所歷指者。倫之名耳。十字俱指祭言。在道義倫等殺施別均序際字上發擲。便得倫字意味。

夫祭有十者之倫義焉。不可不知也。變化而有所通者。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神也。於祭見鬼神之道焉。嚴謹而有所守者。君臣也。於祭見君臣之義焉。父子慈孝有所順。於祭見父子之倫焉。貴賤名位有所差。於祭見貴賤之等焉。殺言乎遠近有間也。於祭見親疎之殺焉。施言乎恩惠有及也。於祭見爵賞之施焉。內外有所辨。曰別。於祭見夫婦之別焉。多寡有所一。曰均。於祭見政事之均焉。先後有所次者。序也。於祭見長幼之序焉。情意有所接者。際也。於祭見上下之際焉。此十者皆義之脩也。故曰十倫。

按祭以鬼神為主。故首言鬼神之道。至於惠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鬼神父子親疎夫婦長幼五者均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外之倫也。

也。

鋪筵設同几 節

此明祭見鬼神之道也。鋪筵二句。依神同其所。詔祝二句。求神異其所。

蓋以鬼神之精氣無間。鋪筵設同几。以依神無形而依之於有形。鬼神之享否不測。正祭既祝告於室。明日又饗祭於祊。無方而求之於有方。是自始至終。恍惚與交。鬼神之變化而有所通者。於是乎來格矣。此非交神明當然之道乎。

按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族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詞云。以某妃配也。註言同几。屬同廟。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可知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而祭則同几也。正祭時。祝官以祝辭告尸於室。謂灌鬯饋饗。饋尸等事。明日。饗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詔祝於室。所以求神於陰。而出於祊。所以交明於陽。主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其實一也。

君迎牲 節

此明祭見君臣之義也。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爲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爲尚。全重羣廟門外二句。在辨別名分上。見出故曰義。

凡迎禮必出門。君出門迎牲而不迎尸。非重牲而輕尸也。

正所以別相似之嫌以定分也何也尸雖為神象然未入廟門猶疑是臣必既入廟門則全於君而尊之如君父矣君固當尊尸然在廟門外猶疑是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矣夫在廟門外君為君也尸為臣也若出門迎尸是以君迎臣矣是故不出者所以別以君迎臣之嫌而使君尊臣卑之義秩然而不紊也夫是之謂見君臣之義。

按別嫌句且虛下面方說破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若未入廟則其尊未伸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尸在廟則君父道全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畧於全父也前嫌字從兩疑字生以疑於君之人而迎疑於臣之尸本是臣子迎君父而反是君迎臣矣豈不可嫌為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重

重

夫祭之道

節

此明祭見父子之倫也首二句言立尸如此倫在生順歿安上見出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於父子言倫行音杭

孫為王父尸取昭穆之同也於主祭者為猶子是子行也子行卑今反南面而坐伯叔父尊今反北面而事之蓋以猶子為尸是象父之尊矣伯叔父主祭是居人子之職矣故降已之尊而以子道自持伸尸之尊而以父道事之所

明子事父之道當如是也。

按祭祖皆用孫列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精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所以明子事父句緊接北面而事句說一云照註欲子知盡父子之道泛言此禮之行乃是敬天下人子以子事父之道非只指子行而言可從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與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之文尸飲五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重

此明祭見貴賤之等也此言上公宗廟九獻之禮君必設卿等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也尸飲等句不重為獻之先後設耳明貴賤在獻之先後爵之重輕上見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故獻以瑋爵至於士則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不言洗者畧之也以齒帶言之尊卑即貴賤無二義也此等字在辨品級上見

彼上公之祭尸飲朝踐二饋食二主人酌酒一合為飲五此時君洗玉爵以獻卿非以玉爵為貴乎獻卿後尸又飲主婦酌爵一賓長獻爵一合飲五為飲七此時君以瑋爵獻大夫非以瑋爵為貴乎獻大夫後尸又飲長賓酌爵一長兄弟加爵一合飲七為飲九此時君以散爵獻士及羣

有司凡此卿大夫士及羣有司同爵則長者先飲幼者後飲皆以齒爲序焉夫以獻之序而言則尊先而卑後以獻之爵而言則尊重而卑輕是獻酬之間而卑高之分以秩矣故曰明尊卑之等凡觴皆謂之禘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耳言散爵卽五升之散也散上聲

按凡獻尸有飲者有不飲者如裸獻二此不飲者也侯伯七獻尸飲三子男五獻尸飲一此尸飲五則據上公而言前言進徹之百官所謂羣有司也

節

夫祭有昭穆 此明祭見親疎之殺也無亂也分上以理言下以事言死論昭穆之禮正是起太廟之事也當以助祭子孫主生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言如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兼神人說未是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言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承句承有事句說來有隆然後有殺此從極重邊漸漸減去故曰殺

夫同姓子孫助祭必有昭穆者何也父行爲昭子行爲穆而其間世有遠近齒有長幼於是乎情有親疎皆以之別其序而無亂也是故當大禘而有事於太廟凡子孫之爲昭穆者無不在不失其倫謂昭列於左穆列於右而昭穆之中又得其序也此之謂親疎之殺者蓋以情爲重親者隆而疎者漸殺也

按昭穆皆謂生者昭穆而其原則出於死者故諸說以

首句昭穆及下羣昭穆兼神人說大禘於太廟惟太祖之位東向自如其羣廟之主入有居北牖下南面而爲昭者其子孫之在昭列者亦名曰昭有居南牖下北而爲穆者其子孫之在穆列者亦名曰穆是祭有昭穆也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不平以父子作總父子以倫言遠近以世言長幼以齒言俱根父子來親疎統三者以情言如父爲昭則子爲穆而孫又爲昭明父子也一世昭則二世爲穆而三世又爲昭明遠近也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明長幼也世近則情親世遠則情疎明親疎也四者有序故曰無亂禘祭太廟則衆廟尸主如高曾祖禩以及不毀之廟羣主皆升而配享於此凡同宗父子如子姪兄弟以及不娶之親皆在而助祭於此斯時也歿者生者左昭各爲一色右穆各爲一色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故以大禘兼羣昭羣穆言此之謂親疎之殺亦合神與人言以情之或親或疎皆昭然於太廟之中也是說諸講多同備錄於此

古者明君

節

此明祭見爵賞之施也明君主諸侯言專也以備言賜爵祿於廟之義是虛論其理後方著祭說正是賜爵祿於廟之實正言其事末句亦承後說再拜三句西言施爵祿而連及受者之禮不重此在賜予上見西言施爵祿

古者明君於有德有功者爵祿雖出於人君而頒賜必於太廟正以爵祿之權皆先祖之所貽也今行於太廟示有所稟命而不敢專之義耳惟其不敢專故祭之日為上公者行一獻之禮卑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就君位也所命之人北而處臣位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重君命也所命之人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釋奠於其廟榮君賜而告之祖考也夫以一獻間而舉勸士之典如此則祭所以報本反始而實見爵賞之施矣合當為釋

按爵者錫之以名有德者必有名祿者錫之以利有德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亦從其類也示不敢專顯其為神賜而非君所得專意一獻非初禋朝踐饋食之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獻必為一酌尸者以一酌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尸食已畢始可行爵祿君降立者君自堂上而降下也史掌策書者策則書所命之事也地道尊右命之於廟則雖君命實祖命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是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始獻即發賜不俟獻終者以賞為重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時特假於廟再拜稽首指受書之卿大夫言非時而祭曰饋告以受君之命也施爵賞者必於太廟示其不敢專固所以明父祖之尊受爵祿者舍奠於家廟示其有歸美又所以明父祖之賢明乎父祖之尊則天

下之所敬明乎父祖之賢則天下之所遙故曰爵賞之施

君卷冕立於阼 節

此明祭見夫婦之別也全在首二句末三句中問執校執鐙二句起授受不相襲句執柄執足起酢必異爵句此在同中求異上見出故曰別校音效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其待事而立有常位矣夫人薦豆執校執醴者受之則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之則執足豈惟與執醴相授受為然雖夫婦之自相授受亦嘗襲其執器之處也不惟與尸相酢為然雖夫婦之自相酢亦必易爵更酌也是則一廟祭間而序立異其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幸

位授受異其處相酢異其爵如此夫婦之別不於是明矣按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壘尊則在房者西房也而此言副禕立於東房蓋夫人貴乎從夫又貴乎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副禕上公夫人首飾也校豆中央直者初執醴之人酌醴以授夫人必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鐙豆之下跗也尸酢夫人在旅酬時爵形如雀柄其尾也足爵足也此男女之別也不但男女雖夫婦相授受亦如之夫婦所授受者雖不止豆與爵而其禮則不異也酢必易爵如主婦洗爵而致於主人則主人更爵以酌而酢主人洗爵而致於主婦則主婦更

爵以酌而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

○凡為俎者 節

此明祭見政事之均也。倭餘之後又有頒俎。頒俎以頒助祭之人。凡為俎至功立是推俎之達於政功之所以立。至必均也是原政之本於均。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已。含均字意。惠均三句自惠均。層疊順說下來。下二句由功立原轉倒說上去。只一意耳。善為政虛講如此。打轉惠均而政行事成功立上。大旨治國平天下的法術都在一均內。均的工夫最難。把廟中分俎做個均的樣子。直到功立纔完得個惠均。惠之均如此。俎之均故曰均。重平聲凡祭盛於俎者以骨為主。蓋俎則奇數屬陽。以骨之陽也。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三

昔有貴賤歷代所尚不同。殷尚實貴。禪之厚。周尚文貴。肩之顯。然肩在前而禪在後。周之所貴是前貴於後也。然是組本以事神為主。至祭畢而頒俎。則祭惠有以及人。是祭必有俎。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然惠不徒施而施必欲其均。故卿大夫貴者也。則取牲體之肩。百官沃盥賤者也。則取牲體之髀。然貴者惟所取之貴耳。未嘗以貴而有餘賤者。惟所取之賤耳。未嘗以賤而不足。所以示自上及下無不均之惠也。吾知施惠之禮。既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凡利用厚生之政。自上達下。畧無壅滯而政行矣。政所以集事也。政行則用無不足。生無不遂。自細至鉅無不就緒而事成矣。事所以收功也。事成則衣食足。

而知禮節以底雍熙之化。無非成效。而功立矣。至於功立方見惠之徧及也。然功之所以立。不可不知其故也。正由頒祭俎以明祭惠之必均。然後推之於政。而臻於功之立也。夫祭惠之關於政如此。此豈庸君之所能哉。必善為政者。明足以見仁足。以與方能因祭惠之均。而推之政行事成功立如此也。此句最可想像。夫祭祀之禮。不過一頒俎。間而政行事成功立。由此而基。則豈非見政事之均乎。

一說只重均字。示均以上。在惠上說均。惠均以下。在政上說均。政行事成功立。只完得一個惠均均之一字。正治天下之妙術。故觀於功之立。而不可不知其所以然也。可見俎者非特明祭之有惠。乃所以明惠之必均。難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重

稱極善為政。別無他法。不過如此惠均而已。如此二字。緊根惠均說得融洽。有理。貴者賤者。只以臣言。若兼君則惠字說不去。政事功皆是上入底。政事之均事字。在上文政字中不與事成事字同。

凡賜爵昭為一 節

此明祭見長幼之序也。賜爵兼同姓異姓言。是旅酬時賜助祭者之酒也。此句提起看。昭穆齒同姓之長幼有序。羣有司齒異姓之長幼有序。末句總頂長者爵先幼者爵後。是長幼有序也。此在先後次第間見出。故曰序。

凡賜助祭者爵。同姓昭為一穆為一。罔矣。而受爵之序。則昭與昭。穆與穆。齒異姓。凡羣有司皆以齒長者。在先少。

者在後也。一旅酬而長幼不亂，此之謂長幼有序也。

○夫祭有畀輝 節

此明祭見上下之際也。大旨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為異處，細分之。首二句言祭有惠下之道，唯有德之君三句，是言能惠下者，歸之賢君也。畀之為言，至畀之，詳言祭俎施惠於民中。上文有德之君三句，上說明仁兩句，下只說明君在上，可見惠下之君，以察利病為先，際交接也。上下分不相接，而情常相接，故曰際。易曰：天道下際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此際之說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十一

夫祭之未有皇尸，以祭俎之惠，畀於輝胞，翟闞之禮，豈徒然哉。亦以見人君在上，當子惠下民，而惠下之道所寓也。然此惠下之道，豈庸君之所能行哉。惟有德之君，乃能行此。夫有德何以能行也。蓋下之情最難，以上達有德必明，明則民之休戚利病，幽微畢照矣。上之惠最難，以下施有德，則仁仁者公溥無私，凡可利民者，無不施也。下之道，則道其難行如此，而畀輝胞翟闞者，如何佩帶下之道耶。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已之有餘，畀之下者也。此時不私，最難。况輝胞翟闞至賤，尸又君父之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夫尸有君之象，四守有民之象，廟中之禮，尊不忘賤，則四境之內，君可忘民乎。故曰

惠下之道也。是故明君在上，即有德之君，明足見而仁足與者，制田里而薄稅斂，則境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所謂能行惠下之道，以此夫上下之分懸矣，而膏澤下流，情意流通，君與民之情相交接矣。然於祭，畀輝胞翟闞者，見之，故曰祭見上下之際。

按有德是仁，知渾成者，仁知其目也。足以二字要玩，尚未到惠下實際，不可容易看。此三句是言施惠之難，以下文二之字指民說。燻周禮作鞞，謂鞞，燻皮革之官。甲吏，主牲體之官。翟謂教羽舞者，闞者主守門尸至尊，而必畀至賤之吏，人君忘至尊而惠必徧於境內，即此意也。上下指明君與民言，尸與賤吏不在中，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輝胞翟闞又賤於羣有司，又云秋官掌戮，罍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官，刑者使守閭，斃者使守積，先王無絕人之心，刑人未嘗不用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十一

凡祭有四時 四節

此列四時之祭，而重其義於禘嘗也。首節總舉四祭之名，二節在四祭中，抽出禘嘗之重，三節推到行政上去，此却不重，只要重末節耳。惟義重故足以治國，惟足以治國則不可不知。

凡祭有四時 節

天子諸侯之祭，有四時焉。春物未成，祭品鮮薄，故名曰祈。夏物稍成，依時次第而舉，故名曰禘。秋物成而當嘗，故名曰嘗。冬物成而當絜，故名曰絜。

曰嘗冬物衆而祭盛故名曰烝是宗廟之祭酌夫時而祭之因時以異如此酌音藥

酌禘陽義也 節

酌禘何為也春夏陽氣發散親與物而偕來故怵惕心生順陽義也嘗烝何為也秋冬陽氣斂肅親與物而偕往故怵惕心生順陰氣也然酌禘固皆陽義而禘之繼酌而舉者又特為陽之盛蓋陽道常饒饒則於夏始為盛禘舉於此時豈不為陽之盛耶嘗烝固皆陰義而嘗之先烝而行者又特為陰之盛蓋陰道常乏乏則於秋已為盛而嘗舉於此時豈不為陰之盛耶惟其為陽之盛故報本反始以迎其來者莫重於禘惟其為陰之盛故報本反始以送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往者莫重於嘗也故曰莫重於禘嘗。按陽義陰義當與祭義首節參看若只於時之陰陽上何有意味酌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順乎陰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止於禘嘗而不及酌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秋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盛字在義上看重字在行祭上看

古者於禘也 節

此言人君政令與時偕行亦若祭之順陰陽正發禘嘗之重意下獨以嘗祭之政證之也嘗之曰三句証嘗之出因

也草艾則罍三句証嘗之發秋政也大旨要舉陽政傍者因陽來而舉之禘祭要舉陰政傍者因陰往而舉之嘗祭只是要人心知陽義而榮施知陰義而兢惕一分艾與刈通

禘嘗既重所以古者行政必於其時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皆屬陽於禘之時感陽而動其仁故發賜以明吾之仁亦如因怵惕而禘也田邑制於地者也秋政刑罰也皆屬陰於嘗之時感陰而動其義故出發以明吾之義亦如因悽愴而嘗也又引記言以証出田邑發秋政之實公室亦與臣者田邑公室一類也公室可發田邑獨不可發乎草可艾則發秋政而用墨刑夫草可艾正嘗之時非已發秋政乎蓋古記言可証也嘗政既有徵而禘行不可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見乎。按古者指夏殷時禮爵命之者即書命曰天命之意服勝於陰所以致煖而克陰也田邑出祿以食人制於地者也刑以正罪而勝於陰詳看則順陰陽之義自見引古記以証嘗祭而禘祭之發爵賜服可知常說禘順陽義人皆知之嘗則賞罰並行恐人致疑故引以為徵此太費轉折刑有五墨最輕以始刑故用輕者草艾二句反覆之詞乃記全文也代天爵人故於禘分地與人故於嘗天地間陽可過陰不可過仁可過義不可過此刑賞並行不害其為順陰陽也

故曰禘嘗之義 節

此言人君政令與時偕行亦若祭之順陰陽正發禘嘗之重意下獨以嘗祭之政證之也嘗之曰三句証嘗之出因

此承上言禘嘗之義足以治國。人君當知之也。首三句作頭虛論。下方實言之。爲臣不全以上。明人君當明其義。以臣形君。只重責其義於君意。莫敢不敬以上。見知義者足以治國。所謂明其義而全君道者也。是故君子之祭至其義故也。數句輕只屬莫敢不敬一。其德薄至末。言不知義者。不足以治國。所謂不明其義而君人不全也。反正相形。治國之本不可不知了。然矣。大旨重義章二字。卽所謂能明其義也。此章自德盛志厚來。而身親莅。又所以將德志也。蓋德志卽治國之仁孝。於祭時。追思其原本之仁孝。則上之本心見。而境內子孫之本心亦見。此仁孝發頭節。最真處。故不可不知。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義

承上言禘嘗之義。不惟事親又能立政。可謂大矣。卽此爲治國之本。蓋報本反始之典。實爲化導境內之機。旣爲治國之本。人君當反諸心。而窮其義之所以然。形諸祭。而表其義之所當然。不可不知也。何以見其當知也。蓋知其禘嘗之義而明之者。存乎君能禘嘗中之事。則在於臣。君若不明其義。卽失主祭之道。而君人不全。臣若不能其事。則失助祭之道。而爲臣不全。夫君當明其義。非如臣之但能其事而已。何以見義之大。而爲治國之本也。是義非他。人心中有悖本反始之志。而患其不遂。禘嘗舉而義已行。則有以極其報反之心。而欲爲者。以成義。則所以濟之也。人注中有仁孝之德。而患其不遂。禘嘗舉而義以行。則有以

昭其尊祖親禰之念。而當爲者。以顯義。則所以使諸德之發也。是義必出於志與德。則明義亦必始於志與德。苟入君仁孝之德。具於我者。淵乎其深遠。而德旣盛矣。則孝享之念。發於心者。肫乎其懇至。而志亦厚焉。志厚則享祀之典。因時而舉。禘行於夏。嘗行於秋。而陰陽之義章矣。旣德盛志厚而義章。則是能明其義矣。由是而祭。必致如在之誠。而敬祭焉。旣敬。吾知報反人心所同。則四境之爲子孫者。皆春秋祭祀。服從聽速。莫敢不敬矣。禘嘗之義。豈非治國之本。而所以爲大者乎。惟其大。故君子之祭。必身親莅之。所以立感化人心之本。有故則使人代攝可也。雖使人也。而君不失其仁孝之義者。由君先能明其義之在濟。悲發德故也。故曰明其義者君也。若德不盛。志不厚。其感於時者輕。則義不章於其祭。而義疑矣。於此求祭。則雖親莅而欲使境內之必敬也。不可得已。祭而不敬。則無以感化境內。而不足爲民父母矣。此正不明其義。而君人不全也。夫知之則君道全。不知則君道失。信乎爲治國之本也。人君可以不知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義

按義字卽上文陰盛陽盛之義也。前言義重。只以祭言。此言義大。又以治國言。上言行政在禘嘗之外。此言治國在禘嘗之內。又進了一步。治國含下化導境內意。不知無以治國。故曰不可不知。不可不三字最緊。指君說。知非徒知有行義在內。明義是正義能事帶說。不全猶

未盡也。義之前說德志，是要引到義上。義章之後說祭敬，是要到子孫化上。所重只在義章子孫化耳。志以心言，尊祖親禰是也。德以理言，仁孝誠敬是也。夫義至莫敢不敬矣。未著人君身上，是故至故也。纔說人君能明義，則自祭攝祭皆善，合著祭敬而化民之意。子孫對父祖而言，非下文父母之對也。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蓋禮固所以為義，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義之所可故也。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君不失其義，謂君雖不親祭，禮無關於君德不損。君明其義故也。君子之祭六句，總是祭敬。對下求祭一句看，君明其義故也。對下德薄志輕義疑看，君不失其義，指所使之人亦能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義

致敬而使君不失其義也。明其義從知字生，義章從明字生，疑於其義又從章字生。明生於知，章生於明，疑生於章。此作記字法。祭使必敬，祭是親莅，使是使人使之必敬，使字不着力。與使人使字不同。其德薄以下，反收之耳。

夫鼎有銘

八節

此詳鼎銘之義也。鼎，祭器也。故以鼎銘附於祭統末。首節至後世者也。以上泛言立銘之義，賢者能之，以上歸諸有德之人。二節申立銘之義，三節申賢者能之之實，四節至七節皆引孔悝之銘以証之也。八節如此以上，復總敘上以下則因以成人之妄為也。

夫鼎有銘

節

夫鼎有銘，且先提出個銘自名，蓋虛解銘之義。下句又申明其自名之義也。玩以字自見為先祖者五句，不重只要敘起惟賢者句。此賢字指孝子說。孝子自成其名，為人所共賢者。然後人推本其賢，此自名之旨。

夫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而鼎之有銘，其義何如。蓋銘者，所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名也。然雖為自名實以稱揚先祖而明著於後世，今聞為之無窮也。銘之立如此，蓋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諱其惡而稱其美者。孝子孝孫光昭先祖之心也。夫惟賢者於先，能知知而能傳，而已得次於下。此銘之所以能立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學

按古人刀劍戶牖几杖盃盤皆有銘。如湯之鑄，周之鑄，晉公之鐘，以至王之大常，廟之金人之類，不獨鼎有銘也。自名謂已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頌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銘也。若身陷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誰信之。為先祖者以下承先祖之美來見銘之末，可易舉也。有美有惡，先祖非一人，不能皆美。孔悝銘惟莊成文，而其餘不銘，可見孝子孝孫之心以愛祖考言，此正非常人可能。故曰惟賢者能之。賢者正孝子孝孫也。上句引起下句。

銘者論誤其

節

銘者一讀論誤至者也。通為一句，是詳釋立銘之義。下歷

立銘之善。自成其名。已含有崇孝順教之意。孝是從顯揚先祖上見之。不是明其意順教做此。未效其所為。效先祖之德美勳勞也。該與振同此音俾

銘非徒然也。先祖有德善之備。諸身者。有功烈勳勞之及於物者。有慶賞名聲之榮於時者。數者列於天下矣。然懼其久而遂泯也。銘之道。主於論其美。酌量其輕重大小之次。而鐫刻於鼎彝祭器之上。自成顯揚先祖之名。以奉祀於宗廟祭祀間也。銘之為義如此。夫顯揚先祖。則先德不忘。而繼述之孝以彰。非崇孝乎。以已名而列於先祖之下。則後先相承。而尊卑之禮無違。非順乎。且使後世子孫亦效先祖所為。則作銘可訓後世。非教乎。一銘而三善集。鼎之有銘也。豈徒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人

聖

按得於心為德。具於身為善。興事之謂功。成事之謂烈。王功曰勳。民功曰勞。君待以禮曰慶。錫以物曰賞。得於已為名。聞於人為聲。德差當前。首重可知。然慶賞聲名。又從上六字生。此先祖之生前昭列於天下者。

夫銘者壹稱 節

此節上下皆得虛提。言銘有皆得之好處。是故三句。即人之觀銘者以見之。既美句見上之得也。又美句見下之得也。為之以下申言所為之可美。正是惟賢能之也。於所為屬詳者。以所稱已見上節也。夫銘之作。所以稱揚先祖之美也。一稱揚間。不惟先祖之

美得以不晦。下焉已身之賢。亦以自顯矣。豈非上下之皆得乎。故君子之觀於銘者。既美其所稱德善功烈之美矣。又美其為是銘之子孫焉。夫其所以為銘。何為而可美也。美其明而識見弗昧。能知祖考之可以銘也。美其仁而功德及民。足以致君之與已銘也。美其知明處當。足以利己之次名。附青雲而施後世也。合是三者。可謂賢矣。然此就觀銘者說耳。彼為銘者。但稱揚先祖。何嘗以是為言也哉。賢而勿伐。而一出於尊祖敬宗之心。可謂恭矣。既賢且恭。此所以可美也。合觀而惟賢者能之見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人

聖

按一稱皆得言止於一番稱揚。而上下俱有益也。上謂先祖。下謂已身。所稱在祖考之善上看。所為在不認祖考之實上看。善在先祖而吾弗知。則耳目之所睹。記謂何。其所蔽者大矣。故足見言明。然亦有明知其善。而彼嗣弗類。令名終弗歸焉。則家聲之隕。實由不仁。故足與言仁。知足利句。嘗依註謂利己之得次名於下看。一利字未免有心。孝便未純。一云。明見之仁與之矣。而識見有所未利。則欲揚其美。又著其惡。使先祖未受美名之利。而先受惡名之害。皆由不知。故足利言知。此又一見

故衛孔悝 五節

此下四節。備書衛孔悝之鼎銘。而末節斷之。見誣銘之不足賢而可恥也。六月至彝鼎。通是銘辭。首末句是記者引事之語。觀其乃祖考。則銘之稱揚先祖可見。觀其曰拜稽首

則自成其名可見觀其曰施於烝彝則銘之明著後世可見
前音亦音與皆同
慶平聲解讀

故衛孔惺 四節

此下四節因孔惺鼎銘以証上文不觀之衛孔惺乎其銘詞曰六月丁亥莊公至太廟因禘祭而賜之銘蓋德惺之立已故褒顯其先祖也莊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我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又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此二大事者皆莊叔之功也莊叔餘功流於後世又能開助我獻公使獻公雖有奔齊之事而亦得反國是時汝祖成叔事獻公於是獻公乃命成叔纂繼乃祖莊叔服行之事也莊叔奔走無射成叔纂乃祖服所謂舊者欲也乃考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聖

文叔又能興而起之如作率卿士而臣僚有倡躬恤衛國而百姓在念其勤公家夙夜不懈而公事就理所謂興舊者欲也於是民咸曰休哉有臣如此是國之光而民之福矣三叔之功如此於是公曰叔舅予汝銘汝其纂乃考服於是惺拜稽首曰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重大之命施勒於烝祭之彝尊及鼎鼎銘之詞止此此衛孔惺之鼎銘也按周六月夏四月也此禘祭時莊公衛侯剛贖也孔惺衛大夫周禮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惺本莊公之甥以惺年幼故策書云叔舅也哀公十五年剛贖得罪於父靈公見逐失國剛贖舍孔氏之外圃適伯姬氏迫孔惺於剛贖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剛贖感德欲報故歷

週衛孔惺之先世也諸侯命臣在於祭日莊叔衛大夫為莊惺七世祖各孔達成公衛侯文公子名鄭謚為成僖公二十八年成公為晉文公所伐失國而奔楚是為漢陽之難其年反國又坐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師實諸深室是為宗周之宮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隨從也即就也此二事皆成公之忠難莊叔隨之即之則奔走於患難而無厭倦矣莊叔之功如此獻公衛侯謚為獻成公之曾孫名衍成叔衛大夫謚為成莊叔之孫名烝錮獻公立十八年為孫林父甯虺所逐出奔齊是獻公亦失國也啓右獻公非特敬導而又佑助之言莊叔餘功流於成叔使獻公亦得反國也成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聖

叔時事獻公故公命其繼汝祖莊叔服行勤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衛大夫謚為文成叔曾孫名烝錮之父也舊者欲言其先世以愛君憂國為著欲也傳者起而倡率之也慶作卿作士愛民勤政作三項看俱接興舊者欲說民咸曰休哉通承上三叔而言言功德休美也子女銘言子女銘三叔也若亦女也纂乃考服從纂乃祖服來欲其忠如文子也對答不墮君命也揚舉不隱君賜也施於句正對揚也殷勤大命謂上文莊叔成叔至文叔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勒於烝祭之彝尊及鼎彝禘器鼎烹器二器皆有銘首尾獨言鼎者舉重以該之也

按左傳成公雖有其事而傳載隨難卽宮者非孔達獻
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夫身為匪類而先世又無功德
可稱居之爲非據莊公依禮寵銘不過靜國人以自固
耳皆君子所深恥而羞稱乃以爲美而引爲鼎彝之法
其何以重訓哉

古之君子論誤 節

此承孔悝之銘而泛論古人立銘之義作三項平看下是
一銘而三善備也但意重在重國家邊蓋揚先比身上已
言之此又推到國家上蓋勳在彝鼎則國有世臣有賢臣
而後有銘豈不重其國家推到重國家上見此銘不惟孝
親益身而又有利於君意如此以前一氣讀承上起下作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過文以後反收前數節從此看來後世爲人子孫而可以
不重銘乎無美而稱之則誣而不足取信於人也。有善而
不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
之也。此三者皆爲君子之所恥也。

按宗廟已所有社稷君所有皆言守者臣亦爲君守社
稷故兼言之也。

昔者周公旦 節
此引周公一段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
揚事此王室之銘也重祭以上魯得重祭之由嘗禘是也
以上祭之用大禮也天子之樂也以上祭之用大樂也康
周公以下總見禮樂所以爲尊魯意命之者成王而兼言

康王者以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歿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
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此天子之禮也行禮必用樂夫
大嘗禘時堂上歌清廟以象文德堂下管象武以象武功
舞大武以彰征伐舞大夏以彰制作此天子之樂也而魯
諸侯之國用之蓋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夫有非常之勳者
必有非常之報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德故可以當人
臣所不敢行之祭於是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天子之禮
樂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魯國也。不然祖德不明子
孫懼焉豈敢僭爲也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一 樂

按郊社以祭天地故爲外嘗禘以祭祖考故爲內曲禮
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不謂社而此
以郊社爲外祭何也以天地爲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內
外言其祭以神人爲別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
然禘爲五年之大祭嘗爲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
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清廟詩維清緝熙文明之
典是也象詩武頌言勝殷遏劉是也清廟與象皆文王
樂章人歌之故升堂管播之故在堂下朱干盾之色亦
也玉戚斧飾以山也此象武之舞所執僭猶列也大夏
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蓋舞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又用八人合而爲六十

四焉則重卦之象也。辭或不互見也。康彖崇之美不廢。不廢此禮樂也。禮即動發事節也。國指魯國說。又云此因孔悝事而稱也。晉周公之動發與悝不同。而禮樂之賜又與悝銘不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終

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經解

按經謂六經解者釋經之辭也。此篇首言六經其後或言德政或言禮不盡解經然以經解名篇蓋取首節以為名爾。又云解者分析之名分析經教不同故云經解。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六經之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節 此明六經之教而歸其功於漢得見上人當謹於教以作人也。這放乃是風教是一國之所傳習者首句作頭下文凡兩段都是發此句之意。詩之失愚六句原輕只作過文起下漢得耳不可作一段看。愚誣等弊皆是高明賢智之過要之只是學問未漢若以我之聰明智慧而用功一漢自能以禮義而變化氣質六者皆得其中矣。直到中的地步纔叫道漢於經則學問是第一緊要事。

孔子曰入其國見其人則知此國之君以此經教其人也。蓋教行而為化化成而為德其為人也溫如春陽柔能婉

順敦而篤實厚不佻薄蓋詩本性情優游諷詠詞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故得其教者使德性之中和如斯耳疏通而
見理透徹知遠而考古闕淡蓋書記載古今事理灼然昭
著故得其教者使知識之通達若斯耳廣焉而心胷寬大
博焉而規模宏闊易而平易良而善良蓋樂同天地之和
其聲容器物甚為廣博而其大要則以消融蕩滌使人心
境平易歸乎善良如斯則樂教行也繁而不留汚靜而不
妄動以制行言精而純一不雜微而涵藏不露以致知言
蓋易發天地之蘊故能使人洗心凝神研幾極隱如斯則
易教行也恭而謙遜儉而節制貌矜而莊心一而敬蓋禮
有定體乃制心檢身之要故能使人如此言語文字之間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聯屬其不一之詞而紛紜以定比合其兩在之事而可否
愈明蓋春秋有定裁為彰善癉惡之準故能使人如此凡
此皆六經之教所自有者也然而淺淡異焉醇厚者未必
淡察情偽則失於自用而愚矣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則
失於無實而誣矣寬厚者未必嚴立繩檢則失於好大而
奢矣沉潛思索多隱僻而害道故易之失賊務為恭儉多
忘其本而事彌文未免過當故禮之失煩褒貶易紊是非
而或取禍故春秋之失亂是豈六經之不善哉治經者之
淺而無所得也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矣而又能通達事
變不失之愚此必於詩之教得之者最淡也疏通知遠矣
而又能事皆誠實不失之誣此必於書之教得之者最淡

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能約於規矩準繩中則得於樂教者
淡潔靜精微而不賊不事穿鑿而害乎道則得於易教者
淡以至恭儉莊敬而能協於中正不失於煩非淡於禮者
能如是乎屬詞比事而能本乎理之是非於大義一無所
乖不失之亂非淡於春秋者能如是乎蓋學經之法妙在
契以精神教以實踐沉潛反覆而得夫作者之精意故曰
淡也夫觀人可知教而教之淺淡亦從此可知焉故曰入
其國其教可知也上之人可不慎乎
按入其國其教可知虛論且不可說出人之德及六經
來人指國人溫柔敦厚等每句四字平獨疏通知遠是
兩件屬辭比事是聯說愚誣奢賊煩亂要看得與溫柔
敦厚等相似都是太過之弊也愚如所謂告以井有人
焉而從之者也誣如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是也器
物聲容之美盛或流於侈靡揆索大道之幽淡或害於
心思儀文煩縟或煩勞而使人厭義例參差或禁亂而
使人惑六經之道無失也其失者以上無涵育薰陶之
化下無淡造自得之功即日取章句而誦讀之到底於
身心何裨要知三段總是一意在首段已完全了不必
謂下面有失遂當淺看凡此六者言周道雖衰而諸國
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遺風餘烈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節
此言天子德盛而養純故官正事理而証之詩也儉小以

上言其德盛有度以上言其養純百官二句言其效大引
詩淑人句証德盛其儀句証養純正是句証效大。大旨要
重德盛爲本。有是參天地並日月之德。故可以中和之養
養之使到純粹地步。若無是德。所養何物。而效從何出。所
以要把德盛爲主。

彼天位上地位下。天子成位於中。其體與天地並立而爲
三矣。故德配天地。自兼利萬物。蓋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盡
人物皆在兼利之中。猶之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者然。乃可
以言參日月。晝月明夜。天子知通晝夜。其體與日月並明
而爲二矣。故明照四海。自不遺微小。凡人情物理。其大且
顯者。已在照察節推之民情。隱微事幾。渺小。亦詳照精察。

禮記說義纂註 卷之十九

猶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者。然乃可以言並。其德之盛。極
如。顧其德彌盛。其心彌虛。又無時無處不密自治之功。其
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焉。四者各有自然之序。固當
無時不由。而朝廷向明出治。以立四方之極。爲最重也。天
子亦各由而行。不素其自然者耳。退朝燕息。曰燕處。聽二
雅言。王政得失。聽三頌。美盛德形容。以爲充廣志意之助。
燕處處得肆之地。防範尤切也。行步時。左佩宮羽。右佩徽
角。德音盈耳。所以爲行節也。升車時。鸞在衡。和在軾。肅雍
和鳴。所以爲車節也。蓋致樂治心。而防鄙詐之入者如此。
常居暫處之時。正衣冠。尊瞻視。有品節之禮。進出退還之
時。進如揖。退如揚。有規矩之度。蓋致禮治躬。而防慢易之

入者如此。夫自朝廷以至進退。則無餘地。自仁聖以至禮
度。則無餘功。所養之密如此。則天理日積。而德自盛。物累
不蔽。而明自生。由是用人各當其德。無有失職者。如大法
小廉之謂。行事各就其緒。無有乖亂者。如綱舉目張之謂。
其效之大也。何如曹風鳩鳩篇有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言盛德之威儀。不差忒。故能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爲天子
也。非卽此德盛養純。而天下化成之謂乎。

按上節言入其國。知其教。蓋諸侯之事。此一節則言天
子之事。天子者。謂有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者也。與
天地參與日月並明。常說平對一云。日月對天地。不過
當以天地參作。冒德配二句。與日月二句對。正與天地

禮記說義纂註 卷之十九

參處有理。可從。照四海。以民情物理。言道仁聖句。道字
作由字看。一云。道言也。朝廷易亢之地。道仁聖禮義之
序。則口所講論。無非性中之德。苟非四德。則口不道。謂
無麗雜之言也。嘉言讜論。日陳於前。而驕肆不萌矣。亦
通聖卽智也。生知之智。無所不通也。序非四者之序。亦
非言之有次第。謂仁聖等各自有序。如親親而仁。民愛
物。仁之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之序。先忠信。而後儀
文禮之序。由心之制。而爲事之宜。義之序。是也。環指環
佩玉。佩言環。取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
人君之環。其制無間。鸞和皆鈴。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
鳴。鸞鳴則和應。朝祀所乘之車。鸞在衡。如田獵之車。則

鸞在鑣異於乘車也。單出為聲，雜比為音，互相備也。良朝廷至進退，有一步進，一步意，引詩雖止，証朝廷以下。然有度之後，百官之前，已含首數句意。

發號出令 節

此言王政之善，而為人君不可廢意器也。截上先敘和仁信義為霸王之器，下決言圖王霸者不可無其器也。和仁信義俱就政說，四謂之是政所由名也。俱屬君身上看。號令一也，宜於口曰號，著於文曰令。發號出令，適當民心，而民歡悅，君德之和可知也。謂之和，蓋心和而後政令，和也。上下之間情意浹洽而相親，君德之仁可知也。謂之仁，蓋君愛民而後民愛君也。民有欲有求，有求則得，此不謂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六

政是謂徒善不成，謂不完成也。

禮之於正國也 節

此喻禮至切而歸功於君子也。方員也，截上論禮之為用，甚切於治而喻以述之於後，未著君身上說，下論人審夫禮，斯可以致治而喻以啟之於先。方著君子身上說，正則非姦詐姦詐則非正，木二句與首二句正相應。大小等意於各譬喻頭上用之，審有明察慎行意，在政事上看。姦詐即變亂大小等禮者，大旨禮是正道，正不過使萬事各得其理而已。正之所以去姦詐也，此姦詐乃竊禮之似而亂之，非禮之禮之謂然。工夫都在審字內，言察理之精，而直揆其至當不易之體，即中道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七

彼禮有大小煩簡常變，所以防範人心為事所資以為正。其切要而不可緩，故國事有大小以禮之大小者正之，則大不可損，小不可益。猶衡之於輕重也，禮其正國之衡矣。國事有煩簡以禮之煩簡者正之，易則易于則子，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禮其正國之繩墨矣。國事有常變以禮之常變者正之，處常知經，處變知權，猶規矩之於方員也，禮其正國之規矩矣。人惟不審夫禮，始用之不得其當耳。故衡誠縣，則輕者輕，重者重，而不可欺以輕重。下二句做此君子誠得其原本，析其幾微，而布之章程象魏，則由禮者為誠實，不由禮者為姦詐。彼借禮而姦詐者，其可得而誣哉。此禮不可以偽為之意也。

按大小等係註舊說近云權度等物在我則人之情變不能逃不用大小等插入覺更直捷君子謂在上之人審字重看國無禮不可爲國禮不審不可爲禮不能審禮而謂禮不可以正國誣禮者也。

是故隆禮由禮 節

此見禮之甚切以明上不可誣之意之民截上是禮之得失關人品之高下以明其切於人敬讓句指禮之體奉宗廟以下推禮之用以見當由隆處四以字謂以此敬讓之道奉入處三字雖亦著在人上然只以禮爲主皆敬讓作用也此便有在上者由是則安而不危在下者由是則治而不亂意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引孔子只重莫善於禮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九

不可便以安上治民硬與本文相貼在孔子則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自此章言之則奉入處莫善於禮矣一云敬讓之道道字當性道之道字是卽隆禮由禮的禮字人徒知敬讓之爲禮不知禮正是敬讓之道德性之物也惟其以此道出之爲敬讓故爲敬位親和序之好處此說道字有理解

今大禮豈但正國所宜用哉自正其尤急者是故人苟以禮存心而恭敬奉持以禮制事而躬行實踐則履繩蹈矩謂之有方之士矣不由禮則越禮犯分何不可爲謂之無方之民矣夫禮何爲者而若是急耶蓋所謂禮者乃敬讓之道敬則謹恪以收斂於內讓則退遜以應接於外者也

子孫之敬先貴賤之有等父子之相親兄弟之相和長幼之有序皆本於以敬讓來是敬讓之禮無往而不善也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爲上者藏身之固本於庸禮之政爲下者民志之定由於禮教之達也其卽此敬讓以行禮而無往不宜之謂也審禮者審之敬讓而已。

按禮之體一定故隆之以立其本禮之用隨時故由之以趨乎時方訓作法有方之士謂持守禮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齊於編氓而謂之民。

故朝覲之禮 節

此承上文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舉禮之大者釋其義困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九

明其不可廢也別也截上實指上文之禮而明其義下詳言禮之禁亂而因及其去禮之害總發明禮之義大而不可去意

抑知先王制禮之意乎故春秋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而君接臣臣敬君也犬聘小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而大字小小承大也喪祭之禮所以慎終追遠而瞻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尊賓尚齒而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正內正外而明男女之別也禮教闡人道正亂何由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不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乎後世君以禮爲無用而去之則無以禁亂之所由生其亂患與水敗等如下文所云是也

按周官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故曰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君父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鄉飲所以序齒席有上下豆有多寡故曰所以明長幼之序

故昏姻之禮廢 節

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覲以明上文之義即所謂亂患也道苦等言亂之所由生及罪多等則亂之既成矣曰止邪曰徙善曰遠罪是教化處也曰未形曰不知是其微處也先王隆之承上朝聘等禮是隆之以治人與上交隆禮隆字不同大旨看一微字最妙人心有形纔有邪有正既曰未形安得有罪之可止與邪之可遠可見此禮屬從天性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中來喜怒哀樂未發前却是這親序别的天理原無有一惡念得參其間此是性地上工夫豈是先王的禮制所能到得所以下面只說是以先王隆之隆者因此性道而教人尊崇之也前面解隆禮註云尊德性所以立本有理亂患何如故昏姻之禮廢至起矣總言去禮亂所由生如此從此看來有禮則亂止而不行無禮則亂生而莫救可見禮之節文雖甚顯著而其教化之及人則甚微而不可測也何言乎微也蓋人心之邪易發而難制待其形而止之則緩而無及惟禮則防範人情能止人心之邪於未形使人日徙於善成其親義序別之美日遠於罪免其淫亂倍忘侵畔之患而不自知矣禮之教化其微如此是以先

王隆禮用以止人之邪而成教化也易言君子慎始何也蓋以始之不慎則所差雖毫釐其謬將至於千里之遠也夫未形始也止邪於未形是慎始而不差毫釐矣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又豈復有千里之謬哉是先王慎人之始即君子慎已之始之謂矣禮之當隆而由也如是

按苦如夫親迎而女不至及夫不答耦之類無鄉飲酒禮以相敬讓則尊卑無序故爭鬪獄煩也喪祭以教勸臣子恩情禮廢則疾者見背違生者多遺忘矣君臣位失謂上陵下替君弱臣強非真失位也僭畔以臣言由君臣之位失來侵陵以鄰國言由諸侯之行惡來此禮前文據人倫急切者在前先昏姻次鄉飲酒乃至聘覲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也教以使人微化以使人遷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邪於將兆則人知舍彼以就此故遠罪而不自知徙遠二字串看前言隆禮下之人崇重此禮也此言隆之上之人崇重此禮也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辭

哀公問

按此篇分二段前段答問禮後段答問政其實為政不外一禮為禮不外一敬中間自昏禮之敬推之敬妻敬子總以敬身成身而約之不過乎物物者理也理者禮之體也是夫子尊禮之旨註謂夫子答問政與中庸答問政章相表裏學者當舍而觀之

哀公問於孔子 六節

此見君子尊禮之實也。敬然以上，正指君子言禮之尊然。後二節則推君子不但尊之於言，而且尊之以教天下後世。其順之至，宗族言君子親行禮以率天下，以見行禮之實。然禮主樽節，不儉而禮教不達，即安其居七句，文繼之以儉以著行禮之本。今之君子以下，反言以見不能行禮之故也。哀公問君子之言禮，夫子歸到君子之行禮，蓋禮不在言而在行，不以一人而以天下，又不求之天下而推本之一身，此其所以能行禮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哀公問於孔子曰：禮何以爲大，而君子之言禮，何其尊揚之若是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非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圭

不知禮者，其言之可也。按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飾其尊，如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之意。小人言已無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之人。

孔子問丘聞之 節

於是孔子曰：丘聞之古語云：民所由生，如水火食貨等類，皆民所賴以生者，蓋此等無係性分，無關人倫，惟大禮則綱維防範，合幽明無不貫，較之食貨養民之形者，大小不敵也。故曰大。下正詳言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天地，惟禮則知以事天，社以事地，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而有節矣。非禮則失於過與不及，故無以節事之也。朝有君臣，臣有上下，鄉有長幼，惟有禮則能辨其位之同異。

非禮則位序皆亂，故無以辨之也。男女父子兄弟，門內之親，昏姻疏數，人道之交，非禮則無以各得其情與理之正，而別之也。夫事神明，倫皆民之所由生者，而一資於禮，君子以此故尊敬之如此也。此答何其尊之問也。

按民之所由生，如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意丘聞只此二句，下三句又是解此二句，節事天地，言事天地之禮，各有節也。君臣八件，俱平說，總之前一段是敬事大神處，下二段是辨別大倫處，以此此字，正頂此二項。君子是行禮之人，尊敬有工夫，崇禮以自治也。舊說以尊敬爲言禮之君子，夫言禮如何以所能教百姓，且與數君子俱背矣。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圭

然後以其所能 二節 二節皆君子教民之事，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平議不廢會節，只是欲民隨時行禮也。傳後世，只是要民世守此禮之意。上節泛言諸禮，下節專言祭禮者，即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孝治天下，而先葬祭之意，故下文身親行禮，必自喪祭行起。

夫君子既尊敬此禮矣，不推之以教民，則禮自一人而行者，亦自一人而止，於是因夫人之所能，而制爲通行之典焉。然不定行禮之期，民情將何所據乎？故又酌疏數之節，立爲一定之期，使民有所據守，而不敢廢也。然民心無常，而禮苟無所寓，安能保其終不廢乎？故當時日協吉，祭祀

可舉之時。從而治祭器之飾而雕幾刻鏤。治祭服之飾而文章黼黻。以此傳嗣之。夫器服之所在。即禮之所在也。器服之飾常存。則此禮之傳不泯。何莫非所以教民哉。治平
按然後二字。承上說來。所能不是可能。是人性中固有之良能。不廢。是君子不廢。謂教之中。不廢其天地君臣男女等之會節。會期會也。節。儀節也。行禮有時。則會不廢。行禮有儀。則節不廢。如註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則專以期會言矣。有成事。註云。諷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此亦未盡。蓋以所能教百姓。猶是一時事。俟民皆遵乎會節。是為教之事成也。事則上事天地。辨君臣別男女等之事。然後治其器服。以嗣若不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其順之然後 節

其順之句。只見此禮是人心同然的。順之謂民有尊行禮敬之心也。宗族以上。嚴於事神以教民也。同利以上。薄於奉己以利民也。末句括事神奉己二段。
夫君子制為禮法以教人。而上下同以為然。則教可行矣。然後躬行以率乎民焉。以喪禮言。明其五服歲月之數。禮葬久近之期。蓋喪算至煩。雖已制會節而將行之時。猶必講而明之也。以祭禮言。備其鼎俎。使不腊有所盛。設其茶腊。使鼎俎有所實。脩其祖廟。以安棲乎神靈。三年而禘。五

年而禘。歲以敬祭祀也。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時以敬祭祀也。祭畢而燕享。以序宗族之衆。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君子備禮。教以示民。如此然。禮非財不行。財非節不裕。苟非節已以裕民。將何以遂行禮之願。治平君子即安其居。隨其所處而安也。節。醜其衣服。而文繡之不設也。早其宮室。而壯麗之不尚也。所乘之車。無雕幾之飾。所用之器。無刻鏤之文。所食之味。無副貳之品。如此其薄者。蓋欲不盡利以遺民。使民行禮之有資也。昔之君子。躬親行禮。尤必薄於自奉。以端行禮之本如此。幾音祈

按順之比成事進一步。成事從民行來。順之指民心。說言謂載之禮經。以曉諭人也。即安其居。如居田居邑。各隨其時。居渚居川。各適其宜。是也。一云。即安其居。節為句。勿從上文三然後。皆教民以禮之事。此五句遂言持身以儉之事。蓋能持身以儉。則用財有節。而不重斂。儉者不奪人。是也。故家給人足。民不迫糞。則行禮也易。富而可教也。以與民同利內。有上儉下亦儉意。

公曰。今之君子 節
哀公之問。生於上文一昔字。好實至其所。總是今之君子。侈縱病民處。一云。好實至有道。分作五平看。而以求得二句總之。較前理長。用民者。只當君子字。由字最著力。

公曰。今之君子。胡為其不行禮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貪之極也。淫德不倦。肆之極也。自是荒於事。怠於心。

放於人而慢於已矣。總之所謂淫德，其於民也固民是盡，竭其財也。午其衆以伐有道，拂其心也。不但已也。凡可以求其得而當其欲者，全不顧禮義而爲之，是不以其所也。夫用民與行禮，原非兩心。昔之用民者，由前之節儉，是得其行禮之本。禮之所以行也。今之用民者，由後之侈縱，是失其行禮之本。今之君子，自莫爲禮也，而豈禮之不可行也哉。君欲行禮，慎其所以行之者而已。

按實謂貨財充實，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也。淫放也。德有凶有吉，故淫亦謂之德也。不倦，惟日不足也。怠荒，四字平中有申意。惟荒於事，故其心怠，以持已言。傲於物，故其心慢，以接物言。固民自盡者，固謂必欲得之盡，謂竭其所有，如盡民力而不計其勞，盡民財而不計其費，是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衆之所尊，而反伐之。便是午之語。似兩平一云。有道者衆之所尊，而反伐之，便是午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七

家可從，求得當欲當稱也。不以其所不同其理之所在也。用民猶言治民。一云：君子行禮之財用，其在民者亦通。由前指即安其居以下七句，由後指好實無厭以下七句。禮以樽節退讓爲本，故儉侈分而禮之行否係之。次孔子以是告哀公，是長善而救失意考之。當時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固民是盡也。多費寵是淫德，不倦荒怠放慢也。伐邾代齊是午其衆以伐有道也。所爲如是，可謂求得當欲，不以其所矣。故嚴氏食邾牛桓倍宮災而

莫爲禮也。孔子之言，豈欺我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 節

此論政在君身盡倫也。哀公即位以來，所爲忤戾人道幾乎息矣。今乃有感於論禮，有改過之意，所以以人道爲問。孔子以爲百姓之德而將順之，政字包下大綱庶物，君爲民從無所不有。然此處且虛，只在道字大字上見義。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政問治人之道，以何者爲人當時之君。惟知有富國強兵之術，哀公以人道爲問，蓋將勸功利而慮切生民，功先急務，百姓陰受其賜矣。故曰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益，億兆之衆，惟政足以整齊化導之，而罔於範圍約束之中，所以爲道之大。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七

其他刑名法術，濡沫驩虞，悖於道而規於小者，不足以復明問矣。惟音備七小切

按固字與下面固字同，言其固陋也。

公曰：政問何謂 節

何從哉。上是因問爲政之道而放，以正身爲本。重君爲正一句，見政在君身上爲起。君之所爲四句，又決言爲政必自君身始也。當推廣說三者，正二句言行政者當先其大綱庶物，即政之庶目也。

公曰：政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之爲言，正之義也。此是泛說政之名義而爲之，則在君焉。君爲正，謂身之所爲，任理而無邪僻，身先正而發於事，則自正以正人，而百姓從

之。何也。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無所為，則所以表動者無其機。百姓將何從耶。上下感應之理如此。公又曰：為政固本於君身，而君身之行政，其實如何。孔子對曰：為政在於明倫而已。殆必夫夫婦婦，而內外之事別。父子，而慈孝之恩洽。君臣，而上下之位定。重夫父君邊，三綱既立，根本正矣。由是頒法紀於邦國，凡眾之動，得其宜而節，目從之正矣。此正所謂君為正也。而百姓有不從者，乎。公曰：寡人雖薄於德，而無所肖，然為治，願力行何如耳。願問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按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矣。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為夫人，而以荆為太子。國人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遜於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非庶物也。三綱不正而已。孔子之答哀公，與答齊景公義同。

古之為政 節

公問行三言之道，夫子以三綱之中，夫婦之別，尤公所急者，故從此說起。大昏為大截，上逆推為政本於昏禮之愛敬，是虛論其理。下順言昏禮之愛敬，為為政之本，是實論其事。古之為政，數句推出個愛敬字，為下昏禮愛敬張本。其歸宿只重大昏為大一句，大昏至矣句，是足上文者。大昏既至句，是啟下文者。冕而親迎，至弗愛二句，總見昏禮具愛敬之道也。愛敬不平等，偏重在敬上。蓋昏禮不患不

愛，而患不敬也。政之本以三綱正為主，庶物自從在內，此大昏愛敬，正哀公行三言之道也。

孔子對曰：君欲知所以行三言之道乎。古之為政，原以養人為主。欲使人各遂其生而已。故曰：愛人為大。然愛非姑息，人有禮則各安其分，不至爭亂而得遂其生，是禮所以愛人也。故禮為大，敬者禮之本，所以行禮者，非敬皆為虛文。故治禮以敬為大，敬固無所不敬，然皆未至也。惟大昏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無復有大於此者。斯為敬之至極矣。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愛。已親其婦，所以使婦親已也。即易所謂交相愛也。故冕而親迎，興起敬心，欲相親也。苟不親迎而舍敬焉，則已不親乎婦，婦亦不親乎已矣。是遺其親而弗愛，弗敬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疏，故曰：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衰，故曰：不正。愛敬行於大昏，則為別，以之行於父子，便是親以之行於君臣，便是嚴，由是推之庶物，則庶物從，偏天下皆此合愛合敬之心，無有梗塞者矣。謂非政之本也。與信乎所以行三言之道，一敬而已矣。

按前由愛說到禮，由禮說到敬，後又由敬說到愛，而結之以愛與敬其政之本，中出大昏一段者，為哀公發也。蓋父子君臣，人皆知其當敬，獨夫婦之際，以為愛勝於敬，而不知敬以成愛，故特舉之。弗愛二句，言大昏之中

愛敬不可偏廢。愛與敬屬昏禮。說緊根上二句來。哀公以妾為妻。不行聘夫人之禮。故夫子因病藥之。然觀之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等語。是庶物之從。以三者之正為綱。三者之正。又以夫婦為本。夫婦全在正始上。門王化之始也。要之至理實不外是。

公曰寡人願有二節

此合下節。因公問昏禮而遂申言敬之為政本。以足上意也。哀公不行昏禮。嬖狎私人。故疑冕而親迎為太重。夫子愀然作色而對曰。昏禮合二姓之好者。一以繼先聖之後。是敬婦者敬先聖也。一為天地宗廟社稷行祭之主。是敬婦者敬鬼神也。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於是公曰。寡人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幸

固陋。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為問。安得聞此言也。寡人今欲再問。不得其辭。請夫子更畧有以進教我可耳。按願有言然者。疑似而不敢以為是也。天子諸侯皆前代神明之胄。必行昏以合二姓。然後有子孫以繼續先聖而長為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主。先聖尊稱之辭。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祭祀之時。君為外主。夫人為內主。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以宗伯攝獻。是亦后夫人為之主也。不得其辭。不能措辭也。少進。幸孔子推廣教之也。

天地不合節。因上節繼先聖之後。推到嗣萬世上。由嗣萬世。說到配神明。敬上下。振物恥與國恥。上都是一節進。

節法。見其所關之重。正承少進意來。

孔子以哀公請益。故曰。昏禮之道。取象天地。天地不為萬物不生。二姓合而世代傳。是大昏者。萬世之嗣。不但一時為主為後已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因哀公之間。意有未盡。又自推廣言之曰。不但嗣世已也。內以治宗廟之禮。宗廟之禮。祭祀是也。祖考形氣歸天。體魄歸地。是天地間之神明也。內焉助君以治。則足以配。配者精神乎合而格享之也。出以治直言之禮。直言當作朝廷。禮如正名定分是也。上下謂諸臣。外焉助君以治。則足以立。立者臣正賁賤秩然嚴肅也。內外之禮。交洽如此。則何恥之不備哉。由是三綱既正。庶物從之。國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振作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幸

之。而革故鼎新。國體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起之。而感內捍外。由此觀之。可見欲振物恥與國恥而為政。必先釐夫昏以治內外之禮。蓋必內外之禮。交洽而後。物恥振。國恥與。然則昏禮其政之根本與。惟禮為政之本。此為政者所以先禮也。人君可不敬以行禮哉。

按天地生萬物。大昏生萬世。所謂繼先聖之後也。又言君不以為太重而行之。則君供乘盛。夫人供祭服。君祿獻。夫人亞獻。前言為天地主。特為祭主而已。此治守內。有許多脩整理工夫。出字根大昏來有味。會朝無怠。政后宮無盛色。故出治朝廷之禮。治者正名定分。是以振作諸臣之敬也。宗廟朝廷兩平。一云直言如字解。直

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不可從物恥國恥詞平而意有先後之別玩兩足以字只論理之辭為政與古之為政相同只承物恥二句政之本與畧不同既為政一定要享神肅臣刷恥了是上四項藏在為政二字中禮者昏禮先猶始也本字與先字相照應物以紀綱法度言振若廢更怠相意國以土地人民言與若恢復中興意國體之卑辱可恥每由並后匹嫡溺愛私情太勝昏禮成則嫡庶明內治脩則外治亦理綱常不倒置何至國體卑辱乎是時魯事廢墜國勢衰弱哀公欲振而興之其激發魯君行昏禮全在恥字上所以把他歸來在後而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九

十一

昔三代明王

節

此因上文敬妻而推本君子敬身之道也枝從而以以前言妻子身之當敬而身為尤重以後使民敬妻子身而可以成化也百姓之象正是起下三句及身及子及妃便是使民敬身敬子敬妃了君行此三者實著哀公說愾乎天下是風聲及乎天下說個天下見成化之廣以歡動哀公如此緊頂愾天下說國家順是心悅誠服意方是百姓象之也人旨專重一個身字與上文君為政則百姓從政之意相照應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治必敬其妻子夫妻與子皆卑於已者而敬之豈無其道哉蓋妻也者以供粢盛以供

祭祀親之主也謹大昏明妻妾敢不敬與子也者以綿本支承宗祀親之後也重冠禮明嫡庶敢不敬與敬妻則敬敬子則敬君子無不敬也又敬身為大蓋身也者親之枝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其體非特為主為後而已苟不能敬其身非第傷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猶木之傷其本傷其本枝條無所附而生矣此所以尤不可不敬也然此三者何以關於政也蓋妻子與身非上一人有百姓皆有之吾之妻子與身乃百姓妻子與身之象也惟君乃百姓之象可徒自敬而已故人君必敬吾之身足為百姓敬身之則象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妻子足為百姓敬妻子之則象以及人之妻子君果能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九

十一

行此三道矣吾見倡率於朝廷躬行於宮壺而敬身敬妻子之聲教四訖而愾乎天下矣其太王之道與蓋太王遷國而不忍害民使百姓得全其身而保其妻子固愛民之君也今而聲教之訖是亦囿天下於合愛中矣與太王之道何異乎如此敬德愾乎天下則國家之大舉無有不敬身敬妻子者三綱正庶物從協氣嘉生薰為太和矣豈不極順矣乎

按上文親迎是敬妻嗣萬世是子然無敬字意此却出敬子並敬身來此上下脈絡也敬身在下節見三者百姓之象句虛說身以及身三句到愾乎天下纔是上人作象於下君行此三者行字就有著實意只一敬字盡

之慎字從心從氣有志氣充足無間意不但至焉豈焉已也。太王之道也。句輕微之所在。卽愛之所在。太王愛厥妃是敬其妻也。其終至無怨無曠是及人之妻也。卽敬妻而其身其子可知。故以太王之道言。舉太王者。卽太王以見周也。舉周者。言周例夏商也。愷主我之教民而言。未到感化上。順主民之從乎教而言。

敢問何謂敬身 節

此承上節言正身爲正夫婦之本也。獨問敬身者。以上文敬身爲大也。君子以位言言動二者。敬身之目也。作辭作則。只要起言動不可過意較輕。一直說下。至言不過辭二句。乃著實工夫也。敬恭卽言動爲法。則意敬身不在百姓。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敬恭上在兩不過上。不過者。珍重吾身言之理。若著龜若三尺凍凜守其成法而毫不敢放肆。豈不是敬身成親。又是敬身中生出來者。因問而並及之。

公求敬身之道。夫子曰。身不過言行二者。過言非辭。民猶作辭。過動非則。民猶作則。可見言動民之辭則所係。一或不慎。率天下而相胥於過。然則君子宜何如哉。言必有文。而不過辭。動必成法。而不過則。民不待教命之及。而自知敬恭其上。世爲天下法則矣。如是則己之身。爲人所重。不爲人所辱。方謂能敬身也。能敬其身。則德必歸於所自。而親之名由之以顯。是敬身之中。自寓成親之道矣。君子可不致謹於言行以敬身乎。

按過言作辭二句。註兩雖字。兩猶字。宜善看。見君子一過辭。一過動。天下皆口過。皆身過矣。言動可不慎乎。言不過辭。二句全是一點敬謹之心。爲之敬恭者。亦如上之敬其身也。亦於不過上。見名歸於親。便是成親。如下文所云也。

敢問何謂成親 節

此節上一段言成親本於成身。下一段言成身本於愛人。皆是反說主意。而推其相因之弊。以見成身不在他求。自愛人始。末要繳出能愛人。則能成身而成親意。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乃人之敬其身。而道隆譽起。以成此名者也。夫君子之名。非可易得。今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行不過百姓敬恭。百姓既以是名歸之。且考世德。稱胤祚。推本於詒燕。作述若曰。非君子而何以有此子乎。是已爲君子。因思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是成親本於成身也。然爲政者之身。非一人之身。爲政之成身。非獨善之成。於是孔子遂言曰。成親雖本於成身。而成身必本於愛人。故古之爲政。以愛人爲大。所以愛人爲大者。何也。爲政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愛人之政。必無愛人之心。是夫天之所賦而不。全而有其身矣。註說戕賊怨尤。太淺。既不能有其身。則必不能隨處自得而安土。既不能安土。則不能俯仰無累而樂天。既不能樂天。雖有此身。徒爲塊然之質耳。何以成其身乎。此成身必以愛人之政爲

大也。

按前言謹言慎行為敬身之道。尚未言所以起手處。此又以愛人推言人君言行所發。不過愛人而已。君子以德言也。先泛提個君子是人的美名。纔說使親為君子。是成親的美名。人之成名。句言達則居是位。窮則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故曰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三句根上兩不過來。百姓推本所自。便是使親為君子。此答何謂成親已畢。下段雖是從敬身之意。搭到成身上。然重在教哀公愛人意。

敢問何謂成身 節

此節成身比敬身不同。蓋敬身方做工夫。成身則造其極矣。上以天言理。蘊於無形而難知。此又以物言理。然後有迹而可見。不過即不違也。只盡所當然便是。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美

哀公問成身。蓋思以盡性踐形也。孔子曰。成身無他。只完本身原來之物而已。不曰理而曰物者。理寓於物也。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理。有父子。則有慈孝之理。人能隨事盡物之理。不至過違。斯能成其為物。而成身之道在是矣。按物者實然之理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一過乎物。即失其則矣。身惡乎成。惟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上。則此身可謂完全而無虧。一云。不過物。即上樂天。下貴天道。細玩無兩樣。

敢問君子何貴 節

此明天道之可貴也。根本上不能樂天。二句來貫其二字。貫下四項。不已以下言天道為用之妙。以見其可貴也不已。連下數字為句。不已句言理之循環於此身者不息也。不閉句言理之變通於此身者不窮也。此二段以蘊之為盛。德言無為句言理之由身而感人也。已成句言理之由身感入而久大也。此二段以措之為大業言。不已下雖是四。平然而兩段為一類。後兩段為一類。却有串意。久即是。不已不閉。又比久進一步。已成即是物成。成明又比物成進一步。此皆天道之可貴處。成身不過乎物。實在是在是。

子曰成身。在不過乎物。又曰不能樂天。不能成身。敢問君子何貴於天道。而必樂之也。孔子對曰。在身為物。在天為道。君子非貴天之天道。貴吾身之天道耳。是故以此理之。懷久於身者。言之緝熙時習。何不已也。不如日月之東西相從而不已乎。此大本之立。即天道之於穆不已也。以此理之化裁於吾身者。言之隨事順應。何不閉也。而得之不已之久。豈翕而不闕之久乎。此大道之行。即天道變化無藏也。惟其能久。故漸摩浸潤。理之由身感入者。自然不假作為。此功用之妙。即天道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既成矣。則光於四方。顯於後世。明盛不泯。此功業之著。即天道之垂象而萬古仰之也。天道之在吾身如此。成身者安得不貴之也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美

按哀公所問者人道也。至聞不過乎物之言。乃知實理

在我莫非天所賦予物即為天道矣故又問君子何為而貴之不已屬知聖心無息之理繼明照於四方如日月相從正喻明照之意假有象之不已以比無象之不已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已不閉屬行惟明照不已所以徹得事勢代變之理因時制宜妙變化達時中久仰不已也未嘗閉塞其久焉凡物開之則避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是與物成根久道化成來屬當時無為以天下自然放德格心者言而明根無為而成來屬後世明者所成的物不止一處一時功業又宣朗赫耀了與中庸誠形著明相似合觀之不已者流行之體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未

不閉者應事之用物成則事之實功明又功之符驗各象上句從人身上發揮四項皆從天道緝熙中來所以要把首段不已為三段之主觀首段有日月的譬如下三段無有便可見

公曰寡人蠢愚 節

哀公因上文天道之對入於微妙疑其高遠也自言資質蔽於蠢愚事理苦於冥頑不能敏悟所教子當以甲近之語教我使我志記之於心也然孔子下文復以不過乎物為言益切實之外無復甲近之說矣

孔子蹴然辟席 節

上文孔子既以不過乎物四字答哀公成身之問矣於此

又申言之反覆玩數句總只是成身不過乎物正所謂簡切之語也物即仁孝不過乎物即不過乎仁孝也仁孝一理仁人孝子只是一人對天言則為仁人對親言則為孝子其實事天此物事親亦此物一不過乎物盡之故事親句言仁人而孝子句言成身者省文以互見也正與前面何謂成身相應

孔子以哀公有志於善故蹴然起敬辟席而對曰君知天人之理乎善事天者莫如仁人仁人也只是盡此理而不過乎物善事親者莫如孝子孝子也只是盡此理而不過乎物何謂不過乎物是故以親事親親非天也乃視親為受生之始則親即天矣仁人之事親也繼志述事期不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未

虧吾親所生之理不儼然天鑒之在茲乎以天視天豈非親也乃視天為此理從出之原則天即親矣仁人之事天也存心養性期不虧上天所界之理不譌然乾父坤母之日親乎如是則天地全而賦之父母全而生之孝子亦全而復之何身之不成信乎成身在不過乎物矣於是哀公聞之而有意於寡過乃言曰寡人既聞此言而猶過乎物是謂怙終而有罪矣其如之何孔子將順其美故復對曰人臣無福以言聽道行為福今君及此後罪之言是臣之言行而道亦行也豈非福也哉

按首二句前節已有了且虛說不重事親二句正申不過物之實兩事字淡看皆在心源意緒完體此仁孝道

理上說不過乎物。豈物物而爲之。惟其心之一而已。理一而已。對親而言。易失之褻。故曰如事天。對天而言。易失之忘。故曰如事親。只一不過乎物。事親事天。底道理都盡。更無餘蘊。非曰如此而爲事親。如此而爲事天。有兩樣心事。說孝子成身。而仁道亦無不備矣。此合人道天道而總結之也。

仲尼燕居

按此篇取首四字爲名。

仲尼燕居

節

此明禮爲成德之資也。不中禮俱從太過邊說。

夫子嘗燕居。適羣賢之侍也。時則泛言諸事。以及於禮。夫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季

子曰。吾語女以禮。周流無不備。蓋謂人有禮。則周而不

流。而不滯。隨寓而施。各中其節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

禮之爲用何如。而能善行如是。夫子曰。世之棄禮者。往往

分德與禮爲二。以爲人有美德。自可以行於世。而不必禮

之爲拘。不知美德中原有天然恰好之中在。所謂禮也。是

故內心主敬美德也。而不中禮。則事於內而畧於外。謂之

節。節矣。外貌主恭美德也。而不中禮。則節於外而遺於內。

謂之便給矣。任事主勇美德也。而不中禮。則事血氣而乖

遜順。謂之悖逆矣。三者之中。給爲甚焉。是以夫子又曰。給

奪慈仁。蓋足恭便給之人。言語煦煦。情意藹然。有似於慈

仁。而反亂乎慈仁也。此似是而非。故尤不可不戒也。

○子曰師爾過

節

此夫子示三子以制中之道也。上是慨中道之難。下示以用中之要。師商以爲學言。二人一過一不及。子產以爲政言。一人有過有不及。既曰禮乎。再曰禮者。聖人辭不迫切。樂如此。

此節因上言不中禮。而及三子之失也。子曰師爾過。如子

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商也不及。如子夏篤信

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能食不能教。就是猶衆人之

母。雖曰使民以義。然進之於立學校。明禮義。則未之及。從

此看來。則善學善政。寡矣。不中故也。子貢越席而對曰。爲

此無過不及之中者。必有道也。夫子曰。天下之學與政。合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季

禮則適中。不合禮則失中。爲此中者。其惟禮乎。學而非禮

孰與哉。意見之偏。政而非禮。孰與去姑息之弊。爲此中者

信有待於禮也。何也。禮有當然不易之則。所以裁制事物

而歸於大中至正之域者也。禮乃制中之具。如此此爲是

中者。必有待於禮也。師商子產。惟救之以禮而可矣。

按能食不能教。亦爲不及。子貢因問何以得爲無過不

及之中。此爲字甚著力。不可忽過。先云禮乎者。設爲問

辭。後云禮者。設爲答辭。一云皆甚決之辭。不可作先疑

後決。禮所以制中。此何原其故。

子貢退言游進

節

此節領惡全好。子游因上文禮所以制中。悟出來。仁鬼神

等必如註解周流暢達意方是蓋外之郊社禮行而報本反始之仁達於鬼神也餘傲此仁者愛敬惻怛之心如鬼神昭穆歿喪乃吾心所欲報者鄉黨賓客乃意所欲接者所謂仁也仁為好不仁為惡有禮以將其仁即全好也而領惡在其中矣正禮之領惡全好處不必另討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蓋見夫子言禮以制中而有悟意以過不及近於惡而中為好裁其過不及而歸之中是領惡而全好也可謂得禮意矣故夫子然之而子游遂問禮之所在夫子曰子欲知禮蓋於幽明間觀之彼有是仁心存於中而後有是禮文見於外則禮行而後心斯達也是故報本反始仁也燔柴而禮廢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理而於郊社之義行而報本之心達之於郊社矣非所以仁鬼神乎迨養繼孝仁也嘗而各祭禘而合祭嘗禘之禮行而孝養之心達之於嘗禘矣非所以仁昭穆乎哀之於燔柴也饋以食奠以酒此禮行而哀痛慘怛之仁昭然於燔柴之際矣讓之於鄉黨仁也射以觀德鄉飲以序齒此禮行而禮賢敬長之仁昭然於鄉射之時矣敬之於賓客仁也食以養陰享以養陽此禮行而尊賓敬客之仁顯然於食享之際矣禮之領惡全好也如此
按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有領惡意此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然則何如只是問禮安

在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於吉禮止言郊社嘗禘凶禮止言饋奠嘉禮止言射鄉食享賓軍二禮則言不及之蓋舉其要以該其餘也昭穆指祖考言賓者諸侯之朝賓者大夫之聘主君為食禮以待有七牢三牢之異為享禮以待有七獻三獻之殊

一云領惡全好之問雖是因制中來然未可便以過不及為惡如師商子產之類豈可以惡字知之好惡還當泛說又一云然則何如只是問禮安在若所以領惡全好處則固已知之矣夫子亦只是歷言禮是如此領惡全好言外補之不可以仁鬼神等即作領惡全好之實俱有理宜知註中禮皆發於本心之仁蓋仁為禮體禮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奎

為仁用是說禮以仁鬼神源頭處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即此意也

子曰明乎郊社節

此於上文五禮之中而特言郊社嘗禘之裕於治以見其尤重也明字本仁鬼神仁昭穆說有行字在內重明字者心明得體身行得治國處體西銘禮一意講與中庸理無不明誠無不格之旨稍異蓋天地父母與吾民物總是一體而分其分雖殊其理則一明得仁鬼神昭穆的理而盡其仁以事之自能推到治上去可以乾坤為度內父母為正道矣可見仁孝的工夫必根於明誠而明善又誠身為

本

夫郊社以仁鬼神其為義莫大焉嘗禘以仁昭穆其為禮莫大焉斯固可通於治者苟能於此郊社之禮知其發於吾心之仁也而事天地如事父母於嘗禘之禮知其發於吾心之仁也而事父母如事天地則必由父母而推之以廣錫類之恩由天地而推之以擴參贊之烈於民見以為吾同胞於物見以為吾與推此心以仁之愛之自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治國不如指諸掌之易乎可見治國之好賴此以全不能治國之惡賴此以領矣禮非領惡而全好者與

按夫子既以五者之禮答子游而此但言郊社嘗禘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蓋舉其二則三者在其中明字在祭祀外看一說郊社嘗禘其禮至大其義亦至深此而能明則無不明矣連下以之得其字而通承明乎二字統會看來比舊說較

直捷貫串

○是故以之居處 節

此承上文而詳言為治有禮之效五以之二字虛說以禮之自然周流者非作人能明禮說長幼辨等就在居處有禮等見出正禮之周流無不徧處

禮之周流無不在也豈惟見於郊社嘗禘已哉是故居處者長幼之所聚也有禮如室有奧阼席有上下之類則長者常尊幼者常卑而長幼辨矣閨門者三族之所居也有

禮如以禮教子孫以禮事父母之類則上以慈愛下以孝事上而三族和矣朝廷者官爵之所在也有禮如位次有上下班行有先後之類則內而公卿大夫外而公侯伯子男莫不以分相守而官爵序矣田獵所以講武也有禮如左右坐起有節殺獲取舍皆宜是也則攻伐擊刺之法已熟於因田習武之時矣故無事而戎事閒也軍旅所以節怒也有禮如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是也則戰勝攻取之功必成於紀律有制之兵矣故有事而武功成也禮之無往而不在也如此

按是故二字緊承上來即在治國上說觀後面治國而無云云自相照應可見居處謂羣居聚處在宗族朋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鄉黨之間皆是以器言則曰戒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戒於功則曰武上言治國指諸掌言易也此節則有治國之象矣

○是故宮室得其度 節

此與上文例看不言有禮二字者省文也如宮室有禮則得其度矣餘倣此是故承上有禮來恐上文五者未盡故析言宮室以下十事又恐十者未盡故總言凡眾之動以該之也未三句與上一例句法有長短耳得者得法於禮也非以教言

不特此也是故宮室有禮則得其高卑大小之度量鼎有禮則得其制器所尚之象味得其時如春多酸夏多苦之

類樂得其節當與無節不作照看如作以祝止以敵之類陽而不散等語似後一層車得其式以作車乘車言如六等之數五路之用是也鬼神得其饗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格是也喪紀得其哀如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等是也辯說得其黨如在官言官在府言府等是也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如施典於邦國施刑於都鄙之類又不特此也加於身事之及於我也錯於前我之應乎事也衆之動即加身錯前事推廣言之凡大事小事無不當其理也何莫非禮之周流也哉

按上言五者之所以仁止言吉凶嘉三禮而此推言禮之效則曰田獵軍旅見其足以兼軍禮也郊社禘嘗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以仁天地人之鬼神此又言鬼神得其享言明報社禘嘗推而用之羣小祀則鬼神皆享也饋奠所以仁已久喪之親此又言喪紀得其哀饋奠止是喪禮中之一事喪紀則薄言初喪以至終喪一一合禮制也前言朝廷有禮謂君相主治朝廷用人各當才德故貴賤有序此言官得其體謂官屬分任一職如人身之一體者也得體者大臣得寅亮之體小臣得分宣之體是也得施者政之屬於弘綱而大行不謬事之屬於庶目而細行不欠是也凡衆則總而一之之詞也如下視聽得聰明之正手足得恭重之容事使得進退之度待接得揖讓之制皆是

子曰禮者何也 節

此又覆說上一條之言首二句論禮切於事就禮之周流上說下二句言君子隨事而治之以禮方者君子身上說上治字是已治了。下治字是方去治二譬如分知行若無禮以下正言何之何見之實事之本在身手足三句總言身之不脩爲下衆事有失張本如此頂上百事皆失來皆失則已且不治何以教人故無以率天下而使之協合也此夫子承上文反言以明禮之急也曰事以禮治吾何以觀禮哉即事之得其治而不亂者是也即事之治說禮極妙上古禮制未起止是人事聖人從人事之亂而無序處整頓條理一番便是治便是禮非禮自禮而事自事也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字最重是以君子有見於此凡人倫事物之間隨其事之所自來而治以事所自有之禮無一時而非事則亦無一時而不在禮也君子所以率先天下而協合之者以此若治國而無禮則一步不可行譬猶管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一物無所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是故手足無禮則皆妄動而無所措耳目若無禮則皆妄視妄聽而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是故以之居處云云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何以倡天下之衆而使之和洽也哉明禮則成指掌之治不明禮則無祖洽之功甚矣明之要也

按別即前辨字策謂講武放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

之法制。

○子曰慎聽之節

此舉食享仁賓客之一端。結上文禮以全仁。而重勉三子以知禮也。聖人已哉。是舉享禮專行四節。諸禮通行五節。合為九節之禮。以歆羣賢之學禮。知仁焉。以上舉享禮專行四節。可以觀仁。在禮矣。以上舉諸禮通行五節。見其備禮。但諸禮通行亦在享禮中。見出四節。非不在於禮。五節非不本於仁。互言以見耳。入門以下。又在九節中。抽出三大節。舉禮樂所示之義。以見當學意。

禮之周流無不徧。夫子固為三子詳言之矣。然猶以為未盡也。故呼三子而告之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有大享之九節焉。此九者之中。為大享之所專行者有四焉。此諸侯之事。若無與於女三人者。然其義甚大。苟知而事之。知者知其和序之禮。事者習其威儀節奏也。總是躬行實踐意。則不必身為諸侯。雖今日窮居畎畝之中。亦能中正和樂。而可進於聖人禮樂之道矣。此女三人所當慎聽也。以大享之四節言之。諸侯相朝而大享舉矣。於是揖讓入門而樂之。在縣者與。以迎賓。及揖讓升堂。則主之獻賓也。賓卒爵而樂闕。一節也。賓之酢主也。主卒爵而樂闕。二節也。工入升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而與羽籥更迭而作。四節也。由是主人薦其獻賓所薦牲體之俎。而禮物備矣。序其自始至終所行所奏之禮樂。

而儀則明矣。備其執事服役之百官。而眾職舉矣。夫大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心存於中。斯禮文見於外。觀四節之禮如此。則藹然親愛之意。見於節文之中。故君子觀之。而知其心之仁也。節前章所謂仁賓客也。不惟此也。行步中規之圓。五節也。還步中矩之方。六節也。出門迎賓時。車行整綏。和鸞之聲。與采齊之詩。相中七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相期以和敬事天子。八節也。禮畢而徹。歌振饗之詩。相期以永終典。九節也。夫規矩之中。采齊之中。則行步登車在禮矣。雍詩之歌。振羽之歌。則送客徹器在禮矣。是君子無一事而不在于禮也。然是禮也。豈無義以示之哉。蓋金之為聲。至和也。入門而作之。正以示賓尊主。室讓賓。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一於和而不離也。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也。升堂而歌之。正以示賓以義接主。主以禮接賓。一於德兩不流也。象武之曲。美武王能大文王之事也。堂下以管吹之。正以示賓謹進退之節。主厚飲食之養。而共成此禮事也。惟其如此。是故古者兩君之相見。不必諄諄然親相與之言。但以禮樂之道相示。則所謂情德與事。自可嘿喻於不言之表矣。此固禮樂所存之澆意也。三子可不致力於斯哉。按前言子貢退。今乃言之。蓋既退而復來也。通節主大享言。大享者諸侯相朝。既朝而享之之禮也。禮有享。有食。有燕。享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享大夫之禮為大。故曰大享。苟知此知字重看。蓋不能知。則不能。

行先。把大禮源頭見得明徹。就是和序極底的工夫。卽上明字義也。賦畝之中。正與兩君相見反。聖人已。只以和序字發揮。知仁在禮兩段。通只就大享說。下管象武之上。註云。缺升歌清廟一句。一云。升堂樂闕中。卽有清廟在內。何必補出。極當。君子知仁。蓋仁乃禮之本也。常說於樂闕知相愛之仁。於升歌知讓德之仁。於管象知成事之仁。不如渾渾發意。起繳處。以樂闕升歌管象。明爲妙。三君子皆指兩君說。一云。此君子是觀禮者。勿從。

此節九四分析。就註疏而論。鄭孔皇慮。其說各別。况後之人。何所依據乎。分析既無依據。龍侗亦復不協。此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學

經文只合闕疑。未可臆斷。訓詁家相沿已久。前解本於鄭孔。姑存之。一云。行中規三句。不過形容其行其還。其和轡之曲中耳。如何分得五節六節七節。殊有理也。

○禮也者理也 節

此見禮樂之本。惟君子能體之也。理節二字。在心上看。是禮樂之本也。首二句。虛論其理。無理不動二句。方著君子。說是無時無處不體驗此理。節。此不輕用禮樂之謂。不能詩六句。詩樂上著二能字。可見與德皆在中之理也。而君子非此弗動者也。卽無節不作之理也。禮得理。則樂得節矣。

夫子曰。禮主於序。人心中有理而不亂者是也。樂主於和。

人心中有節而不流者是也。君子知其然。無理不動。動必有理。則禮之本得矣。無節不作。作必有節。則樂之本得矣。君子體禮樂之道如此。然所謂無理不動者。其理何在乎。彼詩本人情。該物理。禮中通達之理也。不能詩。則不能通禮之意。必有倒行而逆施者。於禮不亦繆乎。樂發聲音。形動靜。禮中文采之理也。不能樂。則不能成禮之文。必有樸野而不文者。於禮不亦素乎。德本於忠信。行於義理。禮中淳實之理也。薄於德。則徒事儀文。不能培禮之基。於禮不亦虛乎。是皆不得其理者也。禮樂非二用。言禮而樂在其

中矣。曷亦求端於本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學

按禮中有自然之理。就是序。樂中有自然之節。就是和。君子動以理。必本理之在吾身者出之。防其亂也。作以節。必本節之在吾心者出之。防其流也。不能詩。常說作行禮之資。恐與上段血脈不貫。君子之無理不動者。必會詩樂德中之妙。而時出之。行禮時方有一段太和真意。方是無禮不動。所以通篇言禮。忽又兼樂。忽又及詩。詩與樂皆所以調和禮者也。

子曰。制度在禮 節

此夫子重思行禮之人也。首二句。發上節末句未盡之意。子貢之問。又從不能樂於禮。素生來。夫子答之。未嘗以窮字爲非。但只教子貢不可因其富而貶其人也。始終許斐爲古人。益見禮必待人而行意。

夫禮之寓於器物者曰制度禮之寓於設施者曰文爲此皆禮之所有在禮者也必有忠信之人然後制度文爲各得其宜而禮行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如制度文爲何哉子貢曰禮以人行如此然則夔但以樂稱其不通於禮乎夫子曰夔其古之賢人與蓋膺帝命而時亮天工教胄子而羣后交讓信乎古之賢人也蓋禮樂非二道和序無二理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質而無文故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和而無節故謂之偏夫夔在當時爲典樂之官今之人遂以爲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此達樂之名也若使當時命爲禮官安知不達於禮耶信乎知樂必樂於禮夔也畢竟爲古之賢人也豈可徒泥其名而遂非其人哉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樂

按制度如簋簠俎豆之類文爲如升降上下之類在人二字根上文德字言行禮之難其人而所以行禮者必有神而明之達於禮樂之原而不徒拘制度文爲之末者在夔正其行之人也窮不達也子貢此意謂夔既能樂又非薄德何緣但聞其達樂不聞其達禮故問夔之於禮其果不達與古之人禮樂出於一今之人禮樂分爲二謂之素偏是泛言下方透出夔來達字生於窮字素者直情徑行無從容委曲之意偏者得此遺被無備道全美之實今人是也

○子張問政

二節

此總論禮樂盡爲政之道也上下無二旨前言君子明於禮樂二句爲政之道已盡此處且虛不當以和序字換禮樂禮樂與政相通處不宜透發只在本文而已及註中惟字上發揮因子張復問故言言而履之以下發明君子用禮樂二句意言行指好邊說本諸身是禮樂之本重履樂二字力字重看即必要履中正樂和平之意以南面而立以字正見舉而措之非徒居尊位已也太平不必泛講只把禮樂意發揮諸侯三句正是太平之象句句入和序意總與禮樂有情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樂

自篇首至此夫子告三子爲政之道詳且備矣子張未達以爲所言禮樂皆治已之事而未及治人也故問政夫子曰爲政之道前者已嘗告女矣道在知而行是獨契和序之源而實體於躬行之際由是措之政事卽是爲政之進奚必別求所謂政哉下文言履行樂卽此禮樂力此二者卽明於禮樂之意舉而措之卽南面而立以下意而已言無他說也子張復問意以政事多端若必明禮樂以措之則禮樂不止如前所云也是必以儀文器數爲禮樂而不以躬行心得爲禮樂矣故夫子以鋪筵二股發其端下明禮樂之本而以諸侯三句指其事言中理矣必身踐履之則當然之序實有諸已乃所謂禮也行中理矣必心安樂之則自然之和無待於外乃所謂樂也君子致力於言行二者斷然爲之而不疑確然守之而不變無斯須不履不

樂處以臨民運治於南面之上以序名序以和名和而天下自爾太平矣所謂太平者何以見之諸侯分封於天下者也被吾禮樂之化畏服懷德而來朝矣萬物推行於天下者也順吾禮樂之感得序不亂得和不乖莫不從其理而服體矣百官佐理乎天下者也率吾禮樂之教遵職守分莫敢不承事矣此正所謂舉而措之者也又何必求政於禮樂之外求禮樂於吾身之外哉

按天下太平渾說和序化成處冒下三項服體二字要認物之有理猶人之有體萬事皆從其理如視聽之聰明手足之恭重便是服體承者奉順不失之意以各盡職言蓋力此二者是致中和的工夫說參贊化育的禮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禮

樂就本造化和節來說治民物的禮樂就本吾身和序上起方是實理

禮之所興 二節

此承上文而言禮樂之可措於政處首四句作冒目巧至義也是說古人治禮之義不可作禮興衆治之實室而無等因上文而反言之制禮之義不容已是禮廢衆亂而禮興衆治之意自見昔者一段申言聖人必由禮以治衆也辨貴賤至踰越是衆治由此句是禮興當補出樂之興廢爲衆人之治亂可例見末二句記者自作結語

夫禮樂何以致太平也蓋禮之興廢卽係衆之治亂然則治衆只在興禮耳豈禮外有政也哉且以禮切於政者言

之雖以目巧之室亦必有與作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蓋與以居尊作以居主上下左右以明尊卑隨行以辨長幼序立以辨爵齒此皆先王制禮微義也知其義則禮興而衆治矣若室而無與作至亂於位也所謂禮廢而衆亂也以故古昔聖帝明王之治天下諸侯之治一國所以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禮之一塗出也言禮則樂可知已夫子言禮如明而該乎物我幽而及乎鬼神夫固至矣盡矣三子聞此言昭然若日不明頓開發而有所見其所得者深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禮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 三開

男 延齡 七來

孫 惺 慧 益 較

○孔子閒居

按閒居即燕居無異義也。一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前
言禮燕居之事也。此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
居稱孔子以此。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孔子閒居

九節

此九節全要重志氣二字看。下氣志塞天地氣志不違氣
志如神這是君子運禮樂的神情血脉志氣所以能運禮
樂又本于無私清明則無私所以清明在躬便能使氣志
如神便完了個王道可見君子為父母之道即三王參天
地之道。

孔子閒居

節

此見為民父母之道不外於禮樂也。達原是明其致治之
本有敗先知是審其將亂之幾此之謂句總頂和序為禮
樂之原達者渾融妙契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也禮樂之
原即五至三無之根脚五至三無雖不出禮樂之外又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二

禮樂之原施于政治處比原字又進一步蓋原字只說個
身心上和序未見至意此從本原上發于政治五樣俱出
便到無以復加地步三無又即五至中之禮至樂至哀至
以全在吾心上用功夫不假外面粗迹故曰無非致五至
之外又有個行三無也致字與行字一例橫於天下即五
至三無東漸西被南暨北訖意致行是橫的工夫橫是致
行的成功致之行之則橫矣此常一氣屬下不斷有敗先
知全從達字這點心上得來所云至誠如神也未句總承
于張問曰詩大雅洞酌篇有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敢問
君子必何如而後可以為民之父母乎夫子告之曰君子
所以作民父母者以節民莫大乎禮而吾心之序乃禮之
原也君子達禮之原而洞徹秩序之所自起和民莫大于
樂而吾心之和乃樂之原也君子達樂之原而朗照太和
之所由來是以一心會中和之理矣由是以禮樂之道而
施之於政事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者謂之至至蓋有五
焉君子則推而致之以廣其充周不窮之用自其至微而
不泥于迹者謂之無無蓋有三焉君子則施而行之以運
其密微不見之神將始也致行于一身而終也橫被於天
下皆所以滿達之量而不特此也治亂倚伏不可為常必
待其禍敗之已發而後救則無及矣四方將有禍敗之憂
然心切憂民必有先知之幾曲為之備預為之防不使至
于卒然而不可為也夫父母之於子不過為之就利去敗

而已。今明於致治之道，則利爲之理，而所以體恤者無不周審。其將亂之幾，則害爲之弭，而所以成全之者無不至。詩之所謂凱樂弟易者，此也是不謂民之父母乎。

按禮樂之原，尚在五至三無之前。五至三無，正是禮樂說者把五至三無，就是禮樂之原。則本文致行二字，及下諸禮樂字，俱說不去。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既無矣，曷以行。言實有是心，實爲是事，而要歸於無思無爲，不謂之行不可也。四方二句，常說與達禮樂之原三句相對。然意自貫串，亦不必拘。先知根達，字來不序，不和便是敗，不言成者，思患而預防，敗尤在於先知也。此致五至行三無，實實愛民緊要處。此之謂句，真能以父母自處者。五至終以哀，三無終以喪，正其切於憂民者也。非五至三無外別有一種愛民之心。

子夏曰：民之節

此節相生以上，是五至之目，下是贊其道之妙。五至只禮至樂至，盡之即上禮樂之原，下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也。志至詩至，原其始，哀樂相生，要其終，俱重治道說總由人君身上推到及於民處，志氣即精神，心術之廣被於天下者。如詩禮樂哀皆是也。但當時雖有禮樂，未有措置，故曰志氣塞天地，即所謂橫于天下也。此之謂只在志氣充塞上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四

子曰：五至之道，豈有外于禮樂哉。蓋子民君子，既達禮樂之原則，必欲斯世斯民，盡納于和序，稍不如心，便惻然不忍。此愛民一念，真是懇到。故曰：志至，此心既是真懇，自然出于言，凡咨嗟咏歎，無非輸其節，民和民美，意而好善惡，每形之一美一刺之間。故曰：詩至，發于咏歌者，既切則美者，感發其善而力行，刺者懲創其惡而力去。凡出身加民，必實見于威儀，於以陶斯民于至序。所謂言而履之，故曰：禮至，蓋自君身之序推言之也。吾身既得其序，則政事寬靜，恩出于己，而無強澤被于民，而不知于以納斯民于太和，所謂行而樂之，故曰：樂至，蓋自君政之和實意之也。夫既以天下和序爲樂，必以不和不序爲憂，則視之如傷，防之恐後，有與民同患之盛意。故曰：哀至，由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所謂哀樂相生也。其目如此，然所以謂之至者，何哉。夫治民者，多法制，則其形可見，而自志至達于樂至，不假于有形之法，制者也。故正目視之，而不可見，多訓誡，則其聲可聞，而自志至達于樂至，不假于有聲之訓誡者也。故傾耳聽之，而不可聞，惟此一愛民之志，存于中，勵精之氣，輔于外，而存神過化，直充塞乎天地，道至充塞天地，則極盛而無以復加，此之謂五至矣。

按五至只重五個至字，相因次序不甚重，志謂心所在，主一志字貫下四者。詩禮樂哀，總是他志中要如此，故

緊接不可見聞以贊其志之充塞無間也。詩禮只以言行搭去。註中美刺興起。太把詩禮字看淡了。禮之所至有就吾身說者。不知詩與志已涉在民上了。蓋以感于咏歌者施于政事。凡政教皆中正之歸。此禮至也。樂至有就效驗說者。然致五至尚俱是為治底工夫。蓋禮極其至。則政為善政。教為善教。不乖乎事之理。不拂乎人之情。此樂至也。哀樂相生句。一云是承上起下語。在上二句見出。不必說到君民感應上。夫到相生地步。君民之間都是一段精神相為流通。纔見極至。此句只宜照註。明目四句。只要引起塞天地句。與中庸以不見不聞引體物不遺一例。塞處正是至處。不見聞與塞天地雖不平重。然惟不見聞而塞天地。既不涉於形聲。又不淪于空寂。方形容得至字出。志即志至志字。主之則有志舒之則為氣。志一氣動。不可判然分看。此雖只說至的道理。其實三無之理。便在其中。

子夏曰五至既得 節

此指三無之實而証以詩也。無聲無體無服。即上樂至禮至哀至。三無原就治道說。俱根達于禮樂之原來。樂以政言。而不假節奏。故曰無聲。禮以容言。而不假儀物。故曰無體。但善政民悅。自有常度等語。宜會意用之。不可直說犯下。引各詩處。且就本意說。下句方體詩推開。照註發揮。其讀口某連讀口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六

彼樂必有聲。子民者達樂之原。致吾心之和。措民于協和。不必有鐘鼓之聲。而後和也。是為無聲之樂。禮必有體。子民者達禮之原。致吾身之序。以納斯民于至序。不必有儀文之體。而後中也。是為無體之禮。喪必有服。子民者達禮之原。愛民之失所。而哀矜憐恤。不必有服屬之親。而後喪也。禮樂施于平時。喪則施于變故。心皆至仁。而無迹可見。民受其賜。而不知誰之為。此之謂三無。子夏既已悟其理。政問何詩近之。蓋欲賦詠而藉興於詩也。夫子又告之曰。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其命宥密。咏文武寬政安民也。夫人君有寬靜之善政。以安民。則民心自然喜悅。百姓太和協氣。嘉生。天下之樂在是。固不必有鐘鼓之聲。是無聲之樂也。邶風柏舟之篇。威儀逮逮。不可選也。咏仁人盛德之儀。不擇也。夫人君威儀根于盛德。則至序充周。從心所欲。咸不踰矩。天下之禮在是。固不必有玉帛之形。是無體之禮也。邶風谷風之篇。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咏婦人自述恤患也。夫人君有哀民之至情。而禦籥捍患。惻不容已。愛以天下在是。則不必有齊疏之服。是無服之喪也。由三詩觀之。而三無之義。可以興而起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六

按引詩不必與本旨脗合。只大意彷彿。故曰近。到五起。縱說橫說。益不拘矣。不可選言其敬謹之心。到處詳慎。若有選擇。便多不到處矣。

子夏曰言則 二節

此二節見聖賢無窮之意。首節子夏問三詩而有請益之意。下節詳五起之實。前說三無恐玄虛而不知體認。故言五起。令人有可下手處。服訓作習。是政事推行服習。不狃于小康近利。而必究至于極意。五起五種詩詞也。起謂起發未盡之蘊。兼工夫效驗。渾渾說。下言五起之實。前二段是工夫。後三段是效驗。一段淡一段。各自相蒙。皆是由身心而推于天下。後世須知五起。卽在三無中衍出。非三無之外。又別有個五起也。每段首要補服習意。尾要補興起意。

言則大矣。節子夏問三詩而恍然有得也。故曰夫子言三無而近之以三詩。斯言也。充周不窮。大矣。絕粹以精美矣。禮記禮義集註卷之二十

且發揮致治之道。無以復加。盛矣。然言豈遂盡于三詩而已乎。蓋請益之意也。夫子曰。何爲其然也。天下之妙理無窮。學者之深造無已。就此三無中。君子之服習之也。猶有五種詩。或由微而漸著。或由狹而漸廣。或由暫而漸久。足起發其義焉。蓋謂三無之服。必得五詩之詠。而興動其趣。然後能循序漸進。從容自得。而工夫效驗。闢發而無餘。乃所謂起也。

五起節。夫子告之曰。五起之道。不過此三無之服。淡造自得而已。蓋無聲之樂。自心之和也。故其始能于自心中求暢適之理。則和而不乖。詩之所謂氣志不違者。可詠也。無體之禮。自身之序也。故其始也。能于身中求舒緩之宜。則

序而不迫。詩之所謂遲遲者可咏也。無服之喪。自心之仁也。故其始也。能于自心中求惻隱之真。而哀矜滿前。詩之所謂內恕可悲者可咏也。人心之本體原是至和。無聲之樂。既不違乎和。則此心之和。常存于本體。無所失矣。不如詩之氣志。既得乎人身之威儀。原是至序。無體之禮。既序而不迫。則必致敬而不懈。而威儀得中。不如詩之威儀。翼翼乎。人心之本體。原通天地。無服之喪。既內存仁恕。則合天地萬物爲一體矣。不如詩之施及四國。乎氣志。既得則發而中節。天下之達道。人之所以樂從也。無聲之樂。詩又不云。氣志既從乎威儀得中。則莊蒞動善。則而象之衆。之所以悅服也。無體之禮。詩又不云。上下和同乎萬物一體。

禮記禮義集註卷之二十

則實心實政。容保無疆。能哀人。自能養人。無服之喪。詩又不云。以畜萬邦乎。人心之從本于氣志之得。則令聞廣譽日新不已。無聲之樂。詩所以云。日聞四方也。上下和同。本于威儀之中。則太和之在宇宙間者。愈久而愈大。無體之禮。詩所以云。日就月將也。萬邦之畜。本于仁恕之施。則所養者衆。其德至純。而又其顯著。無服之喪。詩所以云。純德孔明也。日聞不已。則吾心之和。方興而未艾。故無聲之樂。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氣志既起者焉。久而且大。則吾心之序。不特及于近。而且無遠不屆。故無體之禮。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施及四海者焉。德既孔明。則吾心之仁澤。足以被于後世。愈久而不忘。故無服之喪。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施

于孫子者焉所謂五起如此總之始起於心既得於身施並徵於人又終而施於悠久皆自內及外自近及遠也音異音音旭

按樂以和言氣志和之本也故為樂禮以序言威儀序之著也故屬禮喪以仁言內恕仁之存也故先內恕陳註將樂禮喪逐項分敘看去自明俱當以首句為主下皆本此說去而服行始有全功遲遲翼翼既由至序中來自然從容自然欽翼緩或失之於息等語不用為矣上下和同指朝廷說日就月將指一國說施及四海指天下說一云上下指君民言不如指朝廷之有次第日就月將兼德業言日若有就月又將繁敬之操功不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九

也氣志既起句謂聲譽之隆方興未艾不特顯于當時而且揚于後世既起云者在在無不興起而不知其所自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天地萬物之和應到此地位方可塞乎天地一云日聞不已則氣志之在我者必將益勵其和方興未艾蓋既享天下之名必思保天下之治也只宜從前就效驗說

三王之德參於節

此明三王無私之德也何謂三無私就天地說此亦奉時

事此之謂三無私就三王說已在既奉之後了天地日月只是一個無私三王所以覆載照臨一順其理而為之則王心之廣大就是天地王心之昭明就是日月不在形迹上模擬者

子夏曰古云三王之德參于天地敢問德何如斯可參天地矣孔子曰造化無私其道有三奉斯三者以勞天下蓋天下欲見勞于王者甚眾而與之以淡漠天下將忘其勞與之以煦濡又恐所為勞者祇屬私情而無以樹德于天下故非奉三無私不可以言勞無私覆者言無不覆而民忘其覆也地與日月倣此三王奉此則無私不在天地日月而在三王矣此之謂三無私此所以與天地參也商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十

長發之詩不云乎言湯之盛德足以格天天之所祐集命于湯聖敬合天可見成湯有無私之德而夏禹文德不可例見哉

按德指及民之德參猶合也子夏問所以參天地之故奉者奉持而行也勞者慰安勤恤意一云勞如字對逸字看自古聖人出其身以為天下役豈好勞惡逸蓋天欲扶傾開泰將此大任責之聖人聖人雖欲辭其勞而不可得也亦通引詩註解甚明一云降者猶自天而降生也不可從日齊詩作日躋升也祇敬也式法也九州之界也

天有四時節

此言天地無私之教見三王奉行之本也。天有四時與地載神氣，吊起春夏秋冬即四時，而風雨霜露則四時中之氣候也。風運即神氣，而露生則受風運之神氣，以有生者俱要一串說教，猶示也。謂以無私示人也。全變體無私意，蓋無私者，天地之德，自有三王奉之，則天地為至德，而天地為至教矣。以天言之，天有四時，何謂四時？春夏運啓閉之始，秋冬運啓閉之終，由四時之錯行，而有風雨為之發生，霜露為之肅殺，天之覆見于此，而一毫之私不與，無非教也。以地言之，地載神氣，神氣者天氣也，下降而地載之，于是神氣之變化散而為風，薄而為露，風運流行而成形，庶物因之以露生，地之載見于此，而一毫之私不與，非至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十一

教乎，此三王之所奉也。

按上文無私覆載以形體言，此節以化工言，不可看作兩項，兩段俱是句句趕說下，不可斷。前段重在氣之運上，後段重在物之成上。春夏至霜露皆覆物事，神氣至露生皆載物事，載猶承也。陰陽氣也，能變化之謂神，流形就承上句風運說，不可看作兩層，流形者流行而有迹可見也。露謂呈露物始生曰露，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露，風行而植物之甲者拆，運震而動物之蟄者蘇，所謂露生也。雨露亦能生物，而此專以風運言者，風運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故也。觀天地可以例日月，天地日月可以知三王。又云：此天地無私之德，所謂大

信不約，大時不齊，無心而成化者也。聖人奉之，刑賞一，春夏秋冬也。鼓舞振作一神氣也。政教恩澤一風雲雨露，流形發生之機也。

清明在躬

節

前言湯無私之德，此言文武無私之德，總見其與天地參意。首六句泛說至德獲福之機，至引詩之下，方實指文武言。清明二句不平，所謂至誠如神也。清明是體，如神是用。惟清明所以如神，惟如神所以能塞乎天地。此神字就是達禮樂之原的達字，四方有敗必先知之的，先知字不是虛虛的如神，可見吾心清明方能得和序而為禮樂之根本。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十一

此言文武無私之德也。彼聖人者，本源澄徹，物不能滯清也。本體光明，物不能蔽明也。此無私之體，是謂與天地合德也。惟清明之德，身實有之，由是志氣充塞，與天地相為感通，動而必應，呼吸影響，不如神乎。此無私之用也。何謂如神？聖心無欲，乃時之所適，天意人情，有不得不如是者。即聖人亦順為之，所謂者欲也。此者欲將至，則天必先開發其朕兆，豫生賢人以為之輔，猶天降時雨，山川先為之出雲也。聖人以至德獲福如此，不徵諸詩乎。大雅嵩高篇：嵩高四句，言名世之英，應期而豫出也。維申四句，言中興之烈，得賢而後昌也。是詩也。周宣王之詩也。其諸文武之德與，蓋文王純德不顯，則周命維新，而二老先歸，武王敬

義夾持故大統克繼而十亂畢集是天即無形之嵩嶽而賢佐即文武之申甫也孰非文武無私之德有以致之哉故曰此文武之德也而參天地之業迄今與禹湯而並稱有由然矣。

按前說湯之德此說文武之德蓋湯武放伐疑有私禹禪受無可疑也常說詩以上泛論三王近云清明在躬就指文武說成湯敬德合天為湯無私之德文武清明合天為文武無私之德引詩乃徵有開之說而未句此字非承詩來通縮一節謂備清明之至德用克享乎天心此文武無私之德也當與前湯之德也例看常說自妥近說宜知氣志即志氣塞乎天地之志氣天地間衆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十一

萌之機耳目所不到而氣志到之天地間或然之數形象之所難測而氣志測之氣志如神即中庸至誠善必先知意有開必先常說徑作賢才之輔一云者欲猶言福祥也所該者廣引詩言豫生賢佐乃其中之一事只渾說不可因詩言遂以有開必先單指生賢看天降二句以降時雨比者欲至以出雲比有開必先詩曰嵩高維嶽言崧然而高聳者五嶽也其山峻大上至于天惟此五嶽降其神靈以生申甫為周之翰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甫甫侯此謂宣王時人蓋為穆王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此雖宣王之詩然亦可借以言文武之德嵩高

之詩蓋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以美之也。

三代之王也 節

此承上說三王盛德而尤本于先德意首二句肩下言三代致王之由且渾說至三代之德方就三代實事說天不曰德而曰令聞者德必積而今聞彰還重德為本。

夫三代之王天下固有無私之德矣蓋有自焉其先世積德累行已素具無私之令聞其克享天心固結民心非一人一日之故也大雅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詩本為宣王修譽咏也惟三代先世無私令聞為啓佑後人之本者足以當之如夏有頌頌修百物以明民共財殷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十一

契敷五教以親睦百姓周有后稷太王王季教稼穡積功累仁是三代先世之德也何以見三代有無私之德也其詩曰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本為宣王修文咏也惟太王積功累仁以聯故國人心以固維新天命足以當之是太王之德也太王周先世也觀太王而夏商之先世不可見乎是知先王無私之德自積祖已然三王又能繩祖武而奉三無私此所以與天地參而能王天下也于是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聞此民父母參天地之至教敢不敬而承乎蓋禮樂之原無私之德皆不外身而求之也按兩詩俱江漢之詩本咏宣王俱取類以為證明明字不可空看過即清明在躬無私之德也文德文字亦要

着意太王亦周興王之君，令聞以文德不以武功也。卽遷岐一事可見。池文德協四國則勞天下之証也。一云前詩承上令聞來，贊美三代先世之德，只宜空說。後詩承三代之德，實指太王以例夏商，若三代之德，卽以顯項契岳稷點入，則下太王說不去，此亦有見。父祖之說，鄭註所無，起於孔疏而陳註因之，相沿已久，不可變也。一云上節以有開必先爲主，是無私之感，應足以得天心，此節以先其令聞爲主，是無私之聞望，足以得人心，總言無私之效也。前引詩是証三代，後列詩是比例三代，宜知。

坊記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去

按此篇所記皆以禮坊民之事，故以名篇，而篇首卽出禮以坊德句，爲一篇之總。經解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多，則坊之道固不可以不記。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其言甚有至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尚致審于斯。

○子言之君子之道 節

此首揭禮之爲坊大也。坊有二義，一蓄水不使不足，一障水不使有餘。下坊德是蓄其在內者，坊淫坊欲是障其在外者。坊民理之不足，兼制民欲之有餘，要專看不足二字。

有生以後，大抵理不足而欲有餘，坊只爲不足而設，此處不不足，彼處便不有餘了。下三句重坊德爲本，恐民不守禮，故有刑爲愚不肖者而設也。恐民輕視禮，故有命爲賢智者而設也。總之維禮以坊德也。坊德所以坊禮義之源，不使不足也。如此說與坊民不足意始得。

子言之，與子云同義。君子之道，其以爲世坊，辟則水之有坊與，何也。水無坊，則或泛而有餘，或竭而不足。民無坊，則人欲易有餘。天理易不足。知坊爲坊民之有餘而不知理，欲貞勝，正坊民之不足者也。坊有餘，其坊小。坊不足，其坊大。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而坊可已乎。是故君子有見于此，知民所不足，莫如德，于是爲之禮以坊之，而保合其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去

有之良，其或有背于禮而淫者，則坊之以刑，而民有所畏，有附于禮而欲者，則又坊之以命，而力無所施。刑之制粗，命之說精，于以坊淫欲之有餘，則輔禮成德，而民庶幾無不足者矣。此所以爲君子之道也。

按君子之道道字，卽下文所謂禮刑命者是。二句虛喚起，下正解其意，不足在天理上。人欲熾勝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一云：人心之欲無涯，而常苦不足以不足而無涯，未有不踰其則者。故云坊民之所不足者也。不作理不足說，亦妥。德是禮源頭，坊德所以養其源，坊淫所以遏其流。至于命以坊欲，則又入濶而言之。

小人貧斯約

節

此夫子重貧富之坊也。小人四句是人情。禮者一句是坊。這人情且先說禮之能事如此。下面方說聖人制禮。須知節文約驕中俱是用得的。不是節屬驕亂。文屬約盜。下重一制字乃節制。非剝制也。驕約氣也。禮天禮之節文。能制氣者也。首言貧富。中言富貴。末言貧賤。彼此互文。古文法如此。亡讀日無。

子云貧富人時有也。小人不能安貧。斯氣歉而約。不能守富。則氣盈而驕。約而不獲恣。斯苟得而為盜。驕而不能遜。斯犯上而為亂。二者皆情之流失也。而原起于無禮。聖人知人情有過不及之兩端。因而為之節。使過焉者雖欲為而有制。而不敢為。為之文。使不及者雖欲不為。而有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而不得不為。予以為民坊。而得其中正之則者也。即以富貴之情言之。故聖人之制富貴也。如家富不過百乘之類。所以制富而不使之至于驕。如一夫受田百畝之類。所以制貧而不使之至于約。如貴賤有等。衣服有別之類。所以制貴而不使其以逼上為快足也。富貴貧賤各守其禮。故不至于盜且亂而亂益亡也。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按禮者因人之情十七字。作一氣讀。泛就人情言。不專屬貧富上。故聖人制富貴以下。方就貧富言。實不嫌於上。慊快也。足也。快心滿志。便不免有淫縱之患。唯受限於制。則終日循分之不暇。又何至慊。此說亦有意。註伐冰二句。作取物快足說。太淺。一云。慊恨君祿爵之薄。又

穿鑿矣。禮制亦多。富貴獨先焉者。以人之大歡存也。

子云貧而好樂 節

此節重寧眾之坊也。亦在貧富上見。下諸侯字不可忽過。茶毒分。上是見不為悖亂者之難。下是先王制一定之禮。以坊之也。此節分明是王者待宗藩之策。上三句俱指諸侯。卿大夫言。古者諸侯。卿大夫。都是王者宗族。看眾而以寧句極重。分明有個族大難制之意。

子云禮以坊貧富固矣。至有家國者不但富而且眾。此尤不可以無坊也。不觀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與能以眾盛而安寧者。天下其幾乎。言此三者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篇云。言貧賤者因貪富貴而作亂。寧為茶毒之行而不顧可。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見眾之不易寧也。故先王慮之。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兵車千乘之地。制都邑之城。不得過百雉之數。制卿大夫之家。不得過兵車百乘之地。皆所以坊其地。廣人眾而不得寧也。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而况可不坊耶。

此節貧富蒙上文來。單重眾而以寧句。眾而以寧。與左傳能以眾整語氣同。下有國有家。正有眾者也。民之貪亂二句。民苦政亂而刺厲王也。制國制字。貫下二句。雉度名。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每雉五堵。百雉則五百堵矣。以城垣廣狹之度。言諸侯猶有畔者。正意却在言外。

○子云夫禮者 節

此嚴疑微之坊也。疑微二字且虛說。章疑別微。起下三句。

以爲民坊起末句以上就制禮者說尚未着在人上。到下面方是君子用禮之實章別正所以爲民坊。申看有等有別有位正章疑別微事。要與謙意相貼疑不章。民以感心生爭心。微不別。民以隱幾生競端。章別則讓。讓則得其坊矣。

是非不來之謂疑。然得禮則是。失禮則非。禮以章明之。則理明而從違審。邪正方隱之謂微。然合禮則正。悖禮則邪。理以分別之。則幾決而取舍定。凡此皆所以坊民使之從是而去非。趨正而避邪。如坊過水之流者也。何也。蓋貴賤之等。自一命以至九命。衣服之別。自一章以至九章。朝廷之位。自極尊以至極卑。其間等級之度。毫髮不可僭差。此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志

正疑微之所在也。誠使禮雖分定。而有等有別有位。則疑以禮而章。微以禮而別。民有不安分以讓其上者哉。

按疑以人心言。微以事迹言。章疑異于決疑。疑者似同而實異。章言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乎明微。微者似有而實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等。還在等威名分上說。民卽有位者是。蓋使疑不章。微不別。民雖欲讓而無所讓矣。可見辨分乃所以定志而生其共讓也。一云。此節重朝廷之坊。朝廷有位。當在上二句見出。有等有別。方謂之有位。如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大小也。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

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自遜讓矣。讓在爵之賤者。讓于貴。服之殺者。讓乎隆。說此說章別較有關係。

子云君子辭貴 節

此夫子明辭富貴之道也。上君子是設言辭富貴之效。下君子方是着實說辭貴恐立乎本朝而道不行也。辭富恐素餐。總是人浮於食之意。夫恐不稱富貴而辭之。則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以培才德。而爲不浮食之根本者。無不至矣。食浮浮在上也。與行浮于名之浮同。二句原其心也。說者俱作舉受祿一端辭爵例見。近云通承爲是。此正辭富貴之道也。亡讀日無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半

君子于爵之貴者。則嫌其德之薄。不足以居而辭之矣。若夫賤則安之。而有所不辭。於祿之富者。則嫌其功之少。不足以受而辭之矣。若夫貧則安之。而有所不辭。賤不貪。貴不慕。富則無爭奪之心。自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也。夫君子非性與人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則質之於心不安。才德厚而受祿薄。則友之于心無愧。故酌于二者之間。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求無愧于心而已。此正辭富貴之道。而豈但計其亡亂已哉。

○子曰觴酒豆肉 節

此言君子教讓之坊也。觴酒至犯君。三者皆教讓之事。而民消踰之者。以讓在禮文而不本于己身也。下段二者皆

是出己身以盡讓故民感之而作讓作讓只貴人賤己先
人後己盡之稱君二句正貴人賤己先人後己之一事
子云禮六十以上邊豆有加所以尚齒也故上之人觴酒
豆肉讓而受惡以率之然民猶有犯齒者三命不齒席于
尊東所以貴貴也故上之人衽席之上讓而坐下以率之
然民猶有犯貴者族人不得戚君位所以尊君也故上之
人朝廷之位讓而就賤以率之然民猶有犯君者詩小雅
角弓篇云凡人之不善其相怨也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
己之曲直又其端甚微僅一受爵不讓耳而禍遂至亡身
而後己以此見人情之難坊而上之不可不讓也然則民
如之何而作讓耶其讓本于己身乎夫子又云君子分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所在貴人而賤己如不自尊其身而尊人之身是善之所
在先人而後己如不自尚其功而尚人之功是所謂身讓
也則民亦感之而作讓無犯上之事矣故禮稱人之君曰
君尊之也自稱其君曰寡君示謙也稱君且然况己身乎
此貴人賤己先人後己之意也民之作讓信當以身先矣
按惡謂酒肉之惡者禮以臥者為衽坐者為席合言之
一也角弓詩兄弟因杯酒得罪相怨觀者為持平之論
以解之引此証犯齒而犯貴犯君可例見爵註作酒器
不如從詩作爵祿為長貴賤先後總是不驕不爭的意
思一云貴賤以位言先後以齒言亦通

利祿先死者

節

此夫子重仁厚之坊也人臣之于君有死于國事者亦有
生而有功于國者有為國事而出亡在外者亦有有功而
存處國內者君有財利榮祿之事一時並與必先與死者
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亦仁厚而不借死者矣先與亡
者後與存者以此化民則民亦忠義而可付託大事矣詩
邶風燕燕篇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是不借死忘生之意
也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况不妨乎

按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
族而已若周官以其養死政之老與孤禮言去國三世
爵祿有列于朝之類皆是也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忍
則民勦于忠義故曰民可以託借死而號無告言民借
則民勉于忠義故曰民可以託借死而號無告言民借
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

節

此夫子明尊賢之實化也上言實德足以化民是論其理
下二句實指君子之務實與小人不同也君子小人俱在
上者如論語易事難悅章之君子小人言者言祿車也
子云人君好賢甚不可空言而無實行也是故有國家者
貴有德之人不吝于頒祿而賤祿則民興于讓德尚有能
之技不吝于賜車而賤車則民興于才藝實行之化民如
此君子可事空言故故君子約言稱人之賢則必祿之稱
人之能則必車之若小人則先言矣口惠而實不至何以

人哉

○子云上酌民言 節

此言主德當順民情為人君自用者坊也亂也以上總是論上下感應之理下面方着在為治之人上說犯就是不天上施亂又說進一步報禮重正對亂字兼常變說比天上施又進一步引詩証酌民言之意

子云君子之于民分相隔而心相通者也待我政教已出民心洵洵方思去用衆言以挽回之則遲矣其取輕忽于民心亦既多矣酌民言全在未發將發時自心上量度審處如此則輿論否如此則輿論可而後布之于民民之天上施也只是王政得中合其公心即是天道反是而民意

禮記說義舉節 卷之二十

之不酌上之所施違犯乎民心則民亦不天上施而停逆之矣是故君子有見于此凡施政教必信以主之不欺民為愚而有陵忽意必讓以出之不特已之為尊而有驕矜意便是隨時取中了則民報君之禮必重居常則盡臣子之職處變則效忠貞之節相忘于信讓之化者真有如天之所施雖死而不易矣亂何自生耶詩大雅板之篇先民上古之君也有言有政教之頒也詢于芻蕘問于取草取薪之賤者引以見民言之不可不酌也

按酌民言便是不欺于人而信不驕于己而讓若說以實心去酌虛心去酌又多一層了天上施上字指君上言非天上之上如云上之有施而民天視之也則犯也

只就人君說言事或妄行違犯公義不就民心違犯說重亦就天上施處略推開說仍照信讓意講

善則稱人 四節

善之化也通指為君上者言善者人所欲而人所避而稱之已斯道以之待人則為厚道為忠臣以之事親則為孝子凡此皆非為民所隨感而化可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顧上之

耳

八二節言推善引過之風淡入於民心民不爭于重怨益亡於過邊較重怨亡淡于不爭讓善又淡下使天下皆密于自治自知善不及人所以讓也

禮記說義舉節 卷之二十

者人之所欲居也有善而讓之於人政教謙猷之善惟爾賢士大夫之助焉過者人之所欲諱也有過而任於己政教謙猷之失曰惟我一人之無良焉則已既不矜不伐天下自莫與已爭功能者民何爭之有然豈惟不爭而已哉善稱人而過稱已則自治益嚴而無可怨之道人心愧服亦無致怨之由矣詩之所謂履無咎言其斯不爭無怨之謂乎然豈惟怨亡而已哉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之得于觀感者自知伐善為可恥以吾之所以讓善者而讓之于人豈不讓善乎詩云考卜惟王云觀武王之讓功于過則讓善之意可推矣

按人謂臣也不爭不與上爭能也若民不與人爭便涉

下文讓善意矣怨益亡上不為下所怨也

善則稱君二節善則稱君有實實引君靜正其心使之從善改過意有此真心方是良臣方能作忠善稱親承志之孝過稱已怨慕之孝作孝切上意有慎修其身論之于道而不陷親于有過意

此民作忠作孝之化也子云人臣之于君也善未必盡出於君稱君者辭人所不能辭而君德以彰是讓善之忠過未盡由于已稱已者居人所不能居而君過以掩是引愚之忠則民化之亦盡忠于君也臣而如此是誠臣之良顯有古大臣風矣故引書君陳證歸美于君之事善未必盡出于親稱親者曰貽謀之病過未必盡出于已稱已者曰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

證歸美于親之事
按作忠須體上善過意發揮仰君之德不敢與君爭功而藹然有承休之念知已之非不與君同過而油然而匡辟之思引書證善則歸君之意而過則稱已意自在君陳周書成王命君陳曰謀猷之嘉善者入告君子內而不使人知是導君以善也而不善者不入告矣及君行之乃將順之于外曰此君之德非我之力也是稱君以善也而不善者則自任之矣有臣若此豈非良顯之臣哉言切于事之謂謀是方計者言合于道之謂猷是將行者良以德言足為天子之倚毗也顯以名言致吾

君子堯舜也

君子弛其親之過 節

此夫子明子道之坊也云君子之于親也親之有過則棄忘之而至于善行之可法者則敬述之而不忘引論語明敬美之意引書義不協借不言二字為諱親之過以明弛過之意 謹與敬同

按此節主父沒而言弛過敬美重敬美邊弛過若作棄忘看一常人能之何曰君子益為善以益前愆則親之過忘不僅子為父隱也敬其美有善繼善述意不僅善則稱親也高宗云見商書說命篇不言居喪不言也謹樂其政教也

子云從命不忿 節

此夫子明不匱之孝也云人子之於親有命則從倘或以他事致忿而色未平愉色婉容之謂何故當從命而不忿親有過當微諫而其微也或以積誠難久而未免有倦喻親於道之謂何故貴微諫而不倦親有事則勞而其勞也倘或以任重難勝而未免有怨共為子職之為何故須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言無往而不用其情如此方可謂孝未句引詩以贊之蓋有忿有倦有怨者愛敬之未至也有匱者也不忿不倦不怨不怨者愛敬之不替也孝之不匱者也按父母或惡而苦之或怒而撻之皆勞也

子云睦於父母 節

此承上章明錫類之孝也。首二句泛論其理，第三句方着爲子者說。合族就是睦。言君子因而睦之以合族之禮也。此人子之情，誼不特與父母相流貫，且與父母之族黨相流貫。方謂之體親志之孝。

夫宗族父母之黨，正吾親所愛敬者。推吾愛敬父母以愛敬之，是能體親之心。而廣爲子之道，故可謂孝。夫惟睦族爲孝，然非合族則無由致其睦之之道。故聚會宗族爲燕食之禮，正睦黨之不容已處。綽綽有裕，故能合族。若交相爲瘡，豈能合族乎。

子云於父之執 節

此亦承上章明錫類之孝也。此節三段，各自爲意。上下原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

不相象，大旨當以敬字串看。子云：孝子之不匱，不但推之睦族已也。又推之而敬于其友焉，是故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蓋車所同也，不可以衣其衣。蓋衣所獨也。若此者，君子所以廣孝而敬父之執同于父也。子又云：君子之所以爲孝者，非以其養，以其敬也。若徒以養，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別于小人乎。其矣。敬之要也。子又云：禮父子不同位，蓋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正君子所以厚其敬親之道也。商書太甲篇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蓋君不君而與臣相與，則辱其先祖。爲子者若使父不父而忝祖，豈得謂之敬乎。

按曲禮父子不同席，謂所坐之席也。此言不同位，謂所立之位也。各有尊卑，同則相褻，以厚敬。賁子之畫敬也。君父之道宜尊嚴，引書言：因君見父也，重爲子一邊。爲子者可以同父之位，而貽父以忝祖之辱乎。

子云父母在 節

此以慈明孝之當厚也。子云：慈孝之心一也，而人之情往往薄於孝而厚于慈，是故父母在，人子不稱老，所謂恒言不稱老也。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慮其厚于子而薄于親也。閨門之內，戲而不歎，所以致娛而不忍傷也。皆孝之厚也。

按戲謂孺子言笑如老子所爲，非戲謔也。一云：孝者子之所以事親，慈者親之所以待我，吾所得自盡者孝而已。又何心于父母之慈哉。故言孝不言慈，薄于孝是薄盡于親，厚于慈是厚望親心。二說皆人情所有，讀之感歎。

○子云長民者朝廷 節
此夫子重興孝之坊也。長民者三句，作上下感應說。特虛論其理，下有事追孝兩段，乃是孝親實意。又是興孝之本。上作孝指事生言，有事追孝，主事死言，修宗廟，根有主來。敬祀事，根有尸來。二者皆不忘處。

子云：君子之孝，非第孝其親已也。老還于親，長民者在朝廷尚尊之地，而行敬老之禮，然則人各有親，奈何不隨分。

以自盡乎其作孝也。天性之愛，自不容已者，然徒知其孝心，而未知所有事于孝也。故又以身示教焉。其于祭祀也，為之尸以象其生焉。在宗廟也，為之主以象其存焉。若此者，所以示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不忘其所由生耳。惟宗廟之有主也，故修之以飾其廟貌，惟祭祀之有尸也，故敬之以致其明禮。若此者，所以教民追養繼孝于無窮耳。君子之身教如此，庶乎教民興孝而不忍遺親矣。而民猶有忘親者焉，又豈可以無坊乎。

按長民者，謂天子諸侯也。朝廷之上，易于貴爵而賤齒，尚知敬老。况自己之親乎。有尸二段，辭平而意重。有事以行言，追孝以心言。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事。故有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主有尸，尸用于祭祀之時。故言敬如畫志，畫物是主。棲于宗廟之內，故言修如補葺，潔除是皆不忘親以教民興孝處。

子云敬則用祭器 節

此夫子重賓禮之坊也。敬字提起，作冒下以陳器用物行禮三段起串說。一步狹一步，用祭器了，又要不菲不美，不非不美了。又要親饋，總是主人委曲致敬于賓意。引易與詩，總是明主人當敬賓意，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在。此篇所記坊者十六，而此獨曰示民。

彼敬者主人之所以接賓也。主人敬客，故燕享之物，一以豆，豆簋，銅等祭器盛之，而以神道事焉，可謂敬矣。然美菲

不當于中，雖用祭器無益也。故君子不過于儉，而以菲廢禮。不過于豐，而以美沒禮。可謂敬矣。然親饋不致其敬，雖用祭器無益也。故食禮，主人親饋與否，而客之祭不祭，因之。豈惟不祭哉。苟主人不親饋而無禮，則君子雖美不食焉。况于非乎。易曰：東鄰等言，在誠不在物也。詩云：醉酒飽德，言在德不在酒也。非即主人當敬之謂乎。夫享食待賓之末，近乎利。恭敬待賓之本，純乎義。此亦賓禮義利之辨也。奈何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况不坊乎。

按兩個君子不同，前以主言，後以賓言。引易喻奢而慢，不若儉而敬也。引詩言君子享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也。幽明雖殊，其貴敬而輕食，一而已。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子云七日戒 節

此夫子重祭禮之坊也。上四段言祭禮各有所示之教，如此，使禮容不肅，亦何以端立教之本。下肅禮容，正敬心之所寓。容肅則廟中莫敢不敬，故為立教之本。觀字中有交相肅意。引詩以明，無不肅之意。在上二句言外。

子云：禮之所行，教之所示也。而教之所傳，觀之所得也。故祭禮將祭之時，有齊戒之禮，以純其志。有承奉趨走之禮，以敬其尸。是敬神之道。故云以教敬也。陳祭之時，醴齊醢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不貪淫于味也。獻酬之時，尊者飲多，卑者飲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既祭之後，因祭祀之酒食，會宗族之昭穆。

而燕飲之教民以和睦之道也禮各有義義各有教如此豈惟以此四事示教至于始終禮儀率與祭之人觀望之如堂上觀室中則室中不得不肅堂下觀堂上則堂上不得不肅也則禮儀盡合乎法度笑語盡得其所宜如小雅楚茨詩云何往而非示教也哉

按曲禮大夫士下君尸君自下尸是過之者趨走也尸爲上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是尸飲三衆賓爲下獻尸畢然後獻衆賓是衆賓飲一而上下以飲之多少辨矣此總是教民以敬處而禮容尤敬心之所寓故主人事尸于室固致其敬而堂上有長賓長兄弟衆室中之敬以爲敬則室中肅而堂上亦肅長賓長兄弟事尸于堂上固致其敬而堂下有賓弟子兄弟之示觀堂上之敬以爲敬則堂上肅而堂下亦肅室中堂上禮儀以升降上下之節言堂上禮儀以酌獻酬酢之文言惟其相觀是以卒度卒獲與小雅相似故引詩以贊之

一云舊說四段示教之義堂上二句示教之本看來禮儀之肅就在上四段示教中見出蓋室中即主人事尸堂上即長賓長兄弟之酌獻而堂下即賓弟子兄弟之聚食者觀不止觀視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爲所觀者不敢不肅而觀之者又能不肅乎只體示教意講不必另討一番

子云賓禮每進 節

此夫子以賓禮起喪禮之坊也子云賓禮賓自外而入故每進以讓喪禮喪自內而出故每加以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何以見之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飲于戶內大飲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於墓由中霤而墓以漸而遠皆喪禮示遠之事以吊言之弔于殯殷既封而弔也弔于家周反哭而弔也所弔雖異其示民不偕死之意則一也子又云死者人之終故送終爲大事孔子從周者以喪禮大備于周也不止謂上弔于家一事以此坊民諸侯猶葬而不葬者

按賓禮兼朝聘燕鄉言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饗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章首賓喪並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殷人殯上而弔于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具夫子所以從周

子云升自客階 節

此夫子明喪禮之坊也云人子居喪升自客階弔于賓位親既往而猶避其階與位皆不忍遽代父所以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則不稱君而稱子不敢以君位自居所以示民不爭而與讓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益奚齊以未沒喪而稱子卓子以既沒喪而稱君是其証也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按升與受弔皆指君言觀下教民字可見未沒喪未終

喪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驪姬之子奚齊立。其年申生之傅里克殺之。嫡之子卓立。明年而弑。春秋記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是奚齊以未沒喪而稱子。卓以既沒喪而稱君。事在魯僖公九年。十年。引此重子字。君字以明未沒不稱君也。

○子云孝以事君 節

此夫子重君父之坊也。子云世子于父尊則君矣。故在朝則孝以事君。入學當齒讓。故弟以事長。蓋世子君在斯為臣。父在斯為子。斯時一心惟知尊君敬長而已。示民不貳。示民知意之不敢貳於上也。一有副貳之心。便是急於為政。故君子有君在不謀仕。嫌欲急于為政也。惟君有故而代之。卜則命龜之詞。稱君之貳某。其餘他事皆不敢稱君貳。此世子之禮。忠孝無二心也。

按此節通作世子說。于下二句方協。不貳謂不貳其心。非副貳其君長之說。夫事君長。乃吾分內事。如何反為示民而設。原來君子不過自盡其不貳之心。要之上行則下效。觀感興起。皆吾之身教使然。便若有以曉示之耳。凡示民教民處。都要如此看。君子即世子也。

○子云禮之先幣 節

此以交際明事君之坊也。此只是要人先事後祿之意。為何此意在交接之禮上見之。蓋交際之禮。人人通行。寓此

意于此禮之中。庶人人共知。而相勉于貴行先事意。細分之。首二句論禮先于物之義。先財而後禮四句。反看。以上都是說禮。以下方着君子說。君子正明夫先事後祿之義者。故字不空。此弗納之心。正以禮先幣帛之心。二句要看得重。嘿示臣工正在此處。引易以証之。末二句。淡明禮之當先於物。以為人臣之坊。

夫交際之間。有辭讓之禮。有幣帛之將。君子相見。必先恭敬行禮。而後用幣帛也。蓋以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先禮而後幣帛。正欲使民于事君之事。則先之。勵夫靖其之節。于當得之祿。則後之。去其責報之心。故事後食之心。嘿示于賓主交際之間矣。禮之所示如此。苟使先幣帛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財而後辭讓之禮。則民感之而為利矣。無辭讓之心。而直行已情。則民感之而爭奪矣。利且爭。安望其能先事而後祿哉。君子明于先後之義。故于人之有饋于已者。或恭敬不足。而無以為相見之詞。則不敢納其饋。蓋不敢先財而後禮也。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言人臣無功而食祿者。必有凶矣。則彼不行禮而貪財者。夫何為哉。君子以此坊民。固欲民之先事後祿。而民猶有貴祿賤行者。

按禮指相見揖讓之節。須本恭敬來。無辭者。無交接之禮辭也。如孟子辭曰饋。饋聞戒之類。弗能見。謂無詞以為相見也。註云他故疾病。太泥視。猶顧也。納也。凡納饋者。必視其物而後納之。不見不納。不欲以財先禮也。易

無妄六二爻詞田一歲曰蓄。三歲曰畬。今易文無凶字。而有利有攸往五字。言必先種之乃得獲。若先蓄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則有凶也。此蓋斷章取義。姑借為證。

○子云君子不盡利 節

此言義利之坊也。不盡利以遺民。當作一氣看。此句且虛說。到下而君子。方實言其事。前引小雅大田詩。以為不盡利遺民之証。後引衛風谷風詩。又是不盡利以遺民之效。齊音刺。

子云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故君子不盡取利于已。而必以遺之于民。觀之詩曰。彼處有遺餘之秉。把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

此處有不收歛之鋪。穡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為利焉。此非所謂不盡利以遺民者乎。而其實何如。故君子仕則不稼。既享其在官之祿。不修其在民者。是遺稼之利于民也。田則不漁。既得其在山之利。不取其在水者。是遺漁之利于民也。所食者備四時之膳矣。則當遺珍之利于民。不更用力以務求珍羞也。大夫之于羊。士之于犬。既殺而食其肉。則當遺皮之利于民。而不復坐其皮也。此皆不盡利以遺民之事也。不然。吾恐采葑采菲。與無以下體不相似。而何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之有哉。

按上下公共取之。纔謂之利。若上人盡取而不遺民。則財聚民散。爭奪相殺。不謂之利矣。不盡利者。正有其利。

者也。遺民者。正自利者也。田稼既多。獲刈促遽。彼有遺乘。此有不歛穡。與寡婦捃拾以為利。証以利遺民也。祭享則皮毛並用。豈可坐之。坐之則是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所謂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宜豕則以有剛鬣。不宜坐故也。近云。坐如春秋傳。裏糧坐甲之坐。委而不散之意。不坐。猶言伐水之家。不畜牛羊也。一云。犬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不坐者。不坐享犬羊之奉也。犬羊之皮。豈可坐乎。亦辨駁有理。

夫禮坊民所淫 六節

此下六條。皆明男女之坊也。

夫禮坊民所淫。節言男女媒幣之坊。情之蕩為淫。分之開。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

為別。有淫無別。可嫌之行也。夫禮則防隄之。章明之。正使之光明。正大無苟合之嫌也。如是則綱常正而倫理明。猶眾目之有紀而不亂也。禮之為用如此。故昏姻之男女。必有媒以通相交之情。而無媒則不交。有幣以通相接之禮。而無幣則不見。其所以能坊淫章別以為民紀者。蓋以此。幽風伐柯詩云云。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於男子者。况不妨乎。

按詩齊風南山篇。今詩作析薪。而伐柯如何。乃在幽風。伐柯篇。則此誤引也。

取妻不取同姓。節言男女二姓之坊。子云。男女貴于有別。故不取同姓。所以厚別。即買妾亦然。以此坊民。猶有不別。

若昭公者

按春秋例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孟子卒。

禮非祭節言男女交爵之坊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蓋祭有未尸獻尸之禮非祭則同姓諸侯相享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是異姓不交爵也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二君蓋同姓故大享兩君相朝即同姓亦廢夫人親獻之禮矣大禮之不可無坊如此

寡婦之子節言男女德色之坊子云寡婦之子非有才德著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嫌故遠之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以此坊民民猶以色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厚于德好色厚于好德也
按非有見而與友則無好德之實難免好色之嫌君子辟遠正在此處

好德如好色節鄭云此句似不足是也
諸侯不下漁色節禮諸侯不內娶蓋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曰漁色矣色荒則紀綱弛民之婚禮亦因之而廢故君子遠色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不但此也故男女授受云云皆遠嫌也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于族

按婦人疾但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嫌媚略之也亂于族非妃匹也

昏禮昏親迎節此親迎戒女之坊子云婦人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故昏禮昏親迎舅姑親進女子以授婿蓋恐不知從夫之道而有違命之事也以此坊民婦道猶有不至而事多違者

按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昏親迎之時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于婿而戒之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恐此女于昏事乖違也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中庸

按此篇之義詳見朱子章句或問唯尊德性道問學二語與陸氏所學不同當時紛紛往復辨論至今疑之夫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此特二儒各因其性之所近以入門者如此晚年已悔而歸一矣况其本根節目之大未嘗不同則亦何必疑于其間哉學者宗陸而斥陸氏之意乎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性慧益較

表記

按此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看來篇中言仁最多仁者天下之表也其以此名篇乎

子言之歸乎

節

此夫子思歸欲以儀刑立教也隱而顯是歸乎之故下三句是隱而顯之實隱以身言顯以道言莊威信在自已心上來不可說在人去了昔夫子周流不遇而嘆曰道不行矣吾其歸乎蓋君子身雖隱而身範的道理包得大在裏而自然顯著而不可掩何以見其顯也不待矜持而貌自然莊不待嚴厲而色自然威不待言語而信在言前自然確實是道顯于身而儀刑之本在我何患不足以成教化何必身顯始為顯哉此吾所以思歸也

按確不可拔龍德之隱也然勿用之中自有利見之具則潛龍之妙於顯也莊威信想見君子用心潛窺不事表恭乃見龍德之學一云君子隱而顯言君子之心雖

隱微潛伏而戒慎恐懼常若天地民物之交于前而至光顯者蓋無所不致其純密矣不待矜持而自然莊敬三句闡然合乎天載而遞世依乎中庸何必歷聘說駕而後足以行道哉

子曰君子不失信 節

此夫子明善勸之理也此節全重敬忌一句與註中三處字相緊關慮正是敬忌之心三不失是動無不謹三足字是動無不善皆在自已身上體貼惟謹故善引甫刑證言貌色例見子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有所行也必慮之曰可以行可以無行惟理所當行則行否則寧弗行也何嘗失足于人乎有所喜也必慮之曰可以喜可以無喜惟理所當喜則喜否則寧弗喜也何嘗失口于人乎不失足于人故貌之動也人畏之非人畏也不失足中有可畏者也不失色于人故色之正也人憚之非人憚也不失色中有足憚者也不失口于人故言之出也人信之非人信也不失口中有足信者也皆一敬之所致也周書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此正可明言足信之事則貌與色可知矣

按三不失着工夫不失足以舉動言即容貌之周于身者色則容之見于面者三足字重在已說未便說到人上甫刑即呂刑周書篇名呂侯子孫後改封甫故稱甫

刑猶刑稱楚殷稱商也敬有不敢逸意忌戒也有不敢
故意別處說敬不說忌此說一箇敬忌于不失足不失
色不失口最切非平常敬忌的工夫到得安得致此

子曰楊裝之不相節

此夫子明敬事之道也此舉禮文而釋其意欲民向者行
禮之人講不是上行下效意此節重辨字毋相瀆之敬全
在辨上不憚勞意輕

子曰衣之有裳所以別文質各有其宜者也行禮者或
楊或襲或先楊後襲先襲後楊雖一時間亦必易服從事
若是乎不相因者蓋禮者敬而已矣節文甚辨而又不憚
其勞欲民之母相瀆也豈得相因而任便也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子曰祭極敬節

此明朝祭禮當慎其終也要看二極字二不繼字敬以祭
之心言辨以身之節文言極已到至處了繼又進了一步
言慎終如始意不可作一正一反看須知敬心略放開便
是祭心辨別略輕忽便是倦態此最易起者故朝祭戒之
子曰禮至乎宗廟朝廷而極矣顧至極之禮非至極之心
不足以持之夫祭誰敢不敬而敬之心未純未幾而繼以
樂者有之惟極敬者自灌獻至燕飲無非如在之誠無有
繼以樂者矣朝誰敢不辨而辨之心未篤無何而繼以倦
者有之惟極辨者自臨御至聽政無非端肅之度無有繼
以倦者矣君子成慎于不覩不聞剖析于惟精惟一凡以

求極敬極辨已耳豈于臨事時勉攝哉

按極敬極辨俱有平日學問工夫在樂字倦字俱要看
得細如燕飲以洽情適寢以就便皆不可已而易涉于
樂與倦者極敬極辨則有其事而無其心矣極者竭盡
而無餘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

子曰君子慎以辟節

此夫子明敬修之妙也慎以處事言篤以立身言恭以接
人言總一敬字盡之三以字俱是自然無工夫不可作以
求說

子曰君子慎言行則寡過况于禍乎所謂以約失之者鮮
也篤于行則誠著豈能掩乎所謂闇然而自章也與人恭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子曰君子莊敬日節

此夫子明主敬之學也首二句泛論其理不就君子身上
說一日字言其功之密也其躬儻焉先由內以及外如不
終日又因外以及內是安肆時事不以二字正其用功處
子曰修已在敬敬修要純一君子也郊莊內敬則身心有
所檢來日強一日而為聖為賢由此漸進內安外肆則身
心胥于放蕩日偷一日而為愚為不肖由此下達消長之
理如此是以君子養其內以齊其外齊其外以安其內不
以一日之暫少開閒隙使其外有儻焉錯出之形而內亦

拘迫而不安。如不能終日也。斯之謂莊敬。而日強在其中矣。

按莊敬二句宜活看。君子誠莊敬。則日進于強。始安。則日入于偷。間不容髮。所以日偷。亦云。君子莊以貌言。敬以心言。安者逸于外。肆者放于內。一云俱當屬心。只觀註內心無所檢束。自見可從。以聖賢愚不肯說強與偷。猶後一層。莊敬便是強。君子惟莊敬。所以天理益精。明純固。故曰日強。安肆便是偷。君子倘一念安肆。天理便間斷。而有駸駸汗下之勢。故曰日偷。君子一日句。口氣甚緊。蓋身心相關。心無檢束。則形必參錯。外既參錯。則心亦拘迫。記者畫出日偷樣子。與人看。若主一以莊。禮記禮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子曰齊戒以事 節

此夫子明敬之道也。曰天下至幽者莫如鬼神。至尊者莫如君。先王制禮教民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敢。鬼神與君也。甚矣敬之不可以已也。

按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亦齊戒也。周禮祭祀前十日帥執事卜日。則事鬼神亦擇日也。此分言者。互相備也。朝廷之臣。每日朝君。何云擇日月。或由使在外。或食別都。見君必擇日月也。不敬即指鬼神與君言。恐民不敬。有示教之意。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

者故並言之

子曰狎侮死焉 節

此夫子嚴狎侮之戒也。曰人之褻狎侮慢于人。至于得禍以死。而猶不知畏者。為其所蔽故也。苟使知畏。則慎以避禍。將必悔而改矣。何至于死哉。

按此見夫子憚狎侮人者。心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弗畏入畏。畏與狎侮正相反。

子曰無辭不相接 節

此夫子貴交接之敬也。曰交之易廢也。起于褻而不敬。故古者賓主相接。必有請事之辭。無辭不相接也。相見必有執贄之禮。無禮不相見也。豈樂為是虛文也哉。爾以正會禮記禮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合之名。贄以章恭敬之實。無詞則直情徑行。無幣則恭敬莫將。易至相褻。此欲民之無相褻也。易蒙卦詞曰初筮告云云。賓主接見。信當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之瀆矣。按引易不甚協。姑證以無相褻瀆之義。

子言之仁者天下 節

此言人性之德。有關于天下也。天下二字要緊。正見為用之大處。是自然功用。非人去求之也。註中仁之體二句。是表的原頭。義之體二句。是制的原頭。報之為禮四句。是利的原頭。夫子謂人日在仁義禮大道中。而不覺。表制利三借字。有猛然提醒人意。不惟使之由而使之知也。

子曰人莫不言仁言禮言義矣。至或以一節當之。抑知其

根于性而統于同乎仁者心之愛也其為體大而尊元善在是而使人儼然知所敬真猶標準一立而人咸望之以為趨也不曰天下之表乎義者心之宜也其為體方而嚴物節在是而使人凜然知所畏真猶制度一立而人咸守之以為法也不曰天下之制乎至報之以為禮以交際往來此感彼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而不至于慙有恩以相愛而不至于疎真猶利源一開而人咸賴之為用矣不曰天下之利乎彼响响為仁斷斷為義屑屑為禮外德性而言功用抑小矣安所當于天下也哉

一云利字作人心自然而然而者易利者義之和孟子故者以利為本義同看太深了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子曰以德報德 節

此夫子明報禮之貴持平也此承上文言報之禮足以感動人心為末世說也詩無言二句是以怨報怨以德報德者此報之義也引書民非后四句是上下之常亦報之義但報字之意在言外且少却怨一過此皆報之平也然亦有失其平者君子寧過于厚毋過于薄然則必如何報而可以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是斷案

子曰報固天下之利矣然其中有德怨焉不可不知也人有德于我者我必以德報之然後民知所勸而務于施德人有怨于我者我必以怨報之然後民知所懲而不敢施怨天雅抑詩篇無言不備此可證報怨無德不報此可證

報德商書太甲篇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安民之德宜報也后非民非以辟四方是翼君之德宜報也俱報之常理也若失其平則寧以德報怨毋以怨報德夫子又曰以德報怨雖不足以有懲然眾將德之而吾身寬裕有容矣是寬身之仁人也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悖理逆天刑戮之民而已豈但不足為勸也哉

按以德報德以怨報怨末世人情大都如此引詩書為前段作簡證佐言惡言也饕吞也屬報怨邊無德句屬報德邊一云言兼得失德兼善凶此泛論報也民有德于后君之于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乎下后有德于民民之于君出死斷亡而不偷此下有以報乎上此又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上下之報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 節

此見安仁之難而成仁之有道也

子曰好必生于欲惡必生于畏若無所欲而好仁無所畏而畏不仁此所謂無所為而為之性焉安焉之事故曰天下一人而已矣惟安仁之人難得故君子講明仁之道理則自己之所能者言之必曰無欲之好無畏之惡方純于道也至于立法而使民為仁則惟以民之所能即有欲而好有畏而惡亦足矣是以一人望天下而不以一人強天下這纔是聖人以仁成就一世的妙術也

按無欲無畏是不為欲善其身而自然為仁不為畏懼

其身于惡而自然惡不仁。議道二句是手立法中盡
民之術。議道與天下論好仁惡不仁之道也。已指安仁
者說。無欲無畏安仁者之所能。常說知側重置法句為
民而不知議道亦為民。蓋議道不自已。則道之分量未
滿。置法不以民。則民之鼓舞不暢。非責已嚴。責人恕之
說。一云率性之謂道。通變之謂法。立言以待天下之憂
傑。立法以待天下之常人。無非為道而已。

子曰仁有三節

此節見仁以情異。體仁者不可廢義也。要把情字與義字
看得聯絡。獨重異情上。為仁受過。正是他情之不得已。而
無愧於仁處。其中真情有無數委曲。豈不是異。下道義乃
得過緣由。遇仁之窮。不得不以義濟之。有過則合義。不過
則不合義。必如此處之方是當然之道。而合于義者。異情
乃為義而生之情異也。可見義是成仁之物。與人一體。真
若左右之不離者。體仁者豈可薄義厚于仁者。薄于義三
句重厚于義三句輕。不過形上句耳。

彼人之為仁。其等有三。其功均與仁一。而情則時勢所遭
有難一律齊者。與仁同功。不可信其為仁。恐假公以濟私
也。必也與仁之過相同。然後可信其仁。蓋君子苟可以成
仁。寧處于過而不辭。過同于仁。則有仁之實可知矣。安仁
利仁強仁。所謂仁有三也。然由仁者知者畏罪者來。其功
雖同。而情則異。然則為仁受過者義。而感其過為仁人之

過者亦義也。有仁無義。非道之過也。猶有右無左也。是以
體仁者仁為右。而道即為左。以輔仁。何也以仁即人之心
而道即人心之公義也。徒有不忍之心。而義不足以濟。親
而不尊。其弊寃且與厚義薄仁尊而不親者等。彼從情得
過者。烏可廢義乎哉。

按仁字以愛之理言。就事功上見。惟仁右與仁人二仁
字兼心德說。下安仁利仁。亦與論語在理欲上說者不
同。既曰仁又何曰過。蓋欲全夫仁。或為仁受過也。下義
字已含在內了。安利至強仁。以造仁淺深言。指出三種
人物發明。所以異情處。須發他不得已而甘受過心腸。
此中便有當然之道。左右仁道。即志至氣次意全。重仁

與道相資為用。不重先後之序。仁右道左。虛說。仁右就
在道上。形道左就在仁上。形。仁人道義。申仁右道左之
故。左能助右之不及。義能輔仁之行。方見相資處。仁何
屬人仁以慈愛之存于心言。是本然者。乃人所以為仁
之理也。道以慈愛之宜于事言。是當然者。乃行而宜之
之謂也。末六句言義仁不可偏廢。見體仁者必得義以
濟。方與情不窮而仁始全。

道有至有義節

此列道之三等也。上止論道。下方着人之造道說。王霸無
失。俱以治功言。以上以霸謂有得于王霸之道。非便可以
為王霸也。與無失句。則看至道變而為匡正之具。則有義

至道垂而為日後之憲則為考。義與考總以救仁道之家耳。

天下之治道有三。有純粹至善。渾全無迹。而為仁之道者。仁不足則濟之以義。而毅然能斷。又一道矣。仁義之道。衰維之以法。而率由舊章。又一道矣。人君誠得其渾全純粹之道。則以德行仁。即王者以王心為王政。亦不過是。故曰。至道以王下之。而得其裁制。斷割之道。則以禮明義。即霸者仗威信以服人。乘風裁以處事。蓋其遺風焉。故曰。以霸也。又下之。得于稽考先王之道。而事無輕舉。則鑒成憲。以無愆。學古訓而有獲。蓋其定式焉。可以無失矣。

子言之仁有數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十一

此夫子剖仁義之微也。仁有數。以力之所至言。便見人當會其全。而不可以一端自盡。義有長短。小大。以用之所宜言。說義無定體。便見人當合其宜。而不可以一偏自拘。意以下仁字。俱屬治道看。曰。愛人之仁。便繼以數世之仁。曰。查仁者。便繼以終身之仁。引詩是。足上意。非証也。數世句。在武王養賢。貽後上見。須本武王愛人之仁。先有中心。潛思。終身句。即在我今二句。須本率法資仁意思。夫仁豈一端乎。隨所舉多寡。所至遠近。皆可以仁名。仁有數矣。義豈有定體也乎。長短各有宜。大小各有辨。隨其用之所宜。皆可以義名。義不有長短。小大乎。且以仁有數者。言之。憚根于中心。而一體天下。是愛人之仁也。所發深

矣。勉強率法。而借外益內。資仁者也。所發淺矣。惟所發有淺深。故所及有遠近。大雅有聲詩。豐水云云。述武王預養官使。以人才。降後也。則今日為親臣。後日為世臣。此精神流于數世之後。故子若孫得所憑依。非數世之仁乎。邨風谷風詩。我今云云。言志在近。憂無及遠慮也。則強仁自淑。與以令終一身。而我後之恤。有不暇。非終身之仁乎。雖有淺深遠近。不同。然皆可以仁名。則仁可見有數矣。而義之有長短。大小。不可類推哉。

按有數如下文。淺深遠近是也。有長短。小大。如宜。長短則長短。宜小大。則小大。孔子仕止久速之類。禮器高下文素之類。率法與憚。惓對強之與中心。對資仁之仁字。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十一

以古之仁道言。與上下仁字不同。有聲詩。未章。只言武王遷鎬。以安民之功。貽子孫。並不及官人一事。此引詩乃以官人言。詩共八章。前四章言文王遷豐。後四章言武王遷鎬。建辟。雖以行教化之事。谷風篇。言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悲怨之情。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

子曰仁之為器重 節

此夫子明成仁之有道也。今之人。非不為仁。只是求仁者。責人太刻。把人為仁。意氣都銷。阻了。所以夫子發此議論。舉重道遠。以重遠形容仁體之大也。莫勝莫致。非不舉不行也。但不能勝其重。致其遠耳。舉重致遠。人事宜然。故曰。

義度者量度期求之意。

子曰。仁也者。統四端。兼萬善。其為器重。與生相為終始。一息不容少懈。其為道遠。惟器重。故舉之者。多得此道。彼而莫能勝。惟道遠。故行之者。多始勤。終怠。而莫能成。此可見少能舉之行之。固此器。此道之數。及由此愈舉愈重。有不可盡勝者。愈行愈遠。有不可盡致者。亦此器。此道之數。是取數多者。正仁道之所以為大也。然則人欲勉于仁。而盡勝盡致。自非弘毅之士。不能。天下弘毅者。有幾人。蓋亦難矣。君子曰。人已難于勉。而我可復責以太難乎。是故君子之于人也。舉人道之宜盡者。以繩度人。則一疵尚存。全體之累。一息少懈。終身之累。非聖人不足以當之。難為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圭

人矣。惟就今時人望今時人。則能舉能行者。異于不舉不行者。漸勝漸致者。異于僅舉僅致者。賢者不可知哉。自責固當盡義。而望人必當以人。君子之成仁。有道如此。

按器若器用。道若道路。舉若手舉。行若足行。俱借來字。而器重道遠。以仁本體言。莫能二句。着體仁者。說取數多在為器重。二句。見出勉于仁。二句。在莫能勝。二句。見出是故緊頂仁之當盡說。以義度人。四句。須側重以人。句度人。望人。俱就舉行上說。此四句。並舉得失。是設言正意。尚在言外。

子曰中心安仁 節

此夫子勉人為仁也。上二句言安仁之難。下卽詩之好仁

者以勉之也。天下一人。見人不可不好仁。意。玩大雅舉字。便屬勝重邊。玩小雅行字。便屬致遠邊。正暗應上節舉行字。如此。便指愛莫助之景。行行止說。蓋卽其好之之辭。而推其好之之心也。鄉道以下。又申詩人好仁之心之篤。正發如此二字意。詩之好仁。至末。通贊詩人好仁處。勉人意。俱在言外見之。

彼仁不遠人。欲之卽至。顧人用力何如耳。仁之為器重。為道遠。中心安仁。只是勝重致遠。一出于自然意。天下一人而已矣。可貴也哉。然而非難也。大雅蒸民篇。以全德歸山甫之克舉。是卽舉之能勝者。而欲助之。小雅車牽篇。以高山比景行之可法。是卽行之能致者。而欲法之。詩之好仁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圭

如此其篤哉。由其言而推其心。蓋鄉仁道而行。必中途力竭。然後止。然力疲而志勇。有欲罷不能者。自今日言。身雖老矣。只見仁之當好。忘身之老也。以後日言。年數雖不足。只愛求仁之不切。不知年數之無幾。惟俯焉一無他顧。而日有孳孳。以至于斃。而後已。今人惟不好耳。果能如詩人愛欲助。行欲法。則始也勉仁。終也安仁。天下豈止一人而已哉。

按天下一人。非阻人以難。言安仁者少。正起下文好仁意。一章要緊相接。不可云安仁者固少。人當勉于仁也。蒸民詩。此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仲山甫樊侯之字也。車牽詩。言高山則可仰。大

道則可行。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引詩斷章。作景大之德行說。

子曰仁之難成 節

此見君子能成己之仁也。夫子歷來說許多仁的難處。此節教人下手工夫人之遠于仁者。只是誑誤變了那點真心。一時反不來。寡過是近仁之基。恭儉信敬讓是寡過之實。寡過則德進而仁成矣。

夫子曰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何也。仁者無欲之謂。人人為私欲所溺。則所好多在。不仁。此仁所以難成也。惟仁者不失其所好。自然無過。縱或有過。其情則善。可不必待多言而過易辭也。然何以見仁者之過易辭也。恭之禮。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一

幸

雖非禮。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而近乎禮。儉之德雖非仁。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而近乎仁。信之德雖非情。信則不欺。得情之意而近乎情。三者之德可好如此。惟不二其心。敬以行之。不侈其心。讓以行之。則所好果在仁。卽有過。過于厚與愛者也。必非過于忍與薄者也。過而不甚矣。然敬讓行此如何。便過不甚。恭近禮者也。敬讓以行此恭。則侮人之過。自寡。信近情者也。敬讓以行此情。則人相諒而情可信。儉近仁者也。敬讓以行此儉。則于我知足。于物無忤。而自然容易。以此而尚有失于忍與薄者。不亦鮮乎。所以雖有過不甚矣。信乎仁者之過易辭也。未有寡過而德不日進者。抑之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卽恭之基德。而儉與信。

可知矣。仁之能成不足徵哉。

按好字與過字對。好在心上。看下正見過之所以易辭。處所好暗指下恭儉言。過易辭暗合下文兩段。若周公之過。過于愛親。孔子之過。過于愛君。為君親而有過。此其所以易辭也。云易辭不是仁者欲釋其過。而為之辭。仁者求無愧此心耳。然此心誠得所好。卽不幸而有過。亦天理人情之宜有者。知者亦必以天理人情原之矣。所以有辭于天下後世也。故曰易辭。此說細入恭近禮以下。皆言志仁而寡過之事。前段恭儉信以外。而一節之好言禮。仁情以全體之好言。恭儉信行仁之資。而敬讓則歸本于心。工夫全在敬讓行此上。是行仁工夫。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一

未

益密處。力此三者而不敢忽。處就是敬。不自足處就是讓。非又是一事也。恭寡過三句。承敬讓以行此而指人說。恭寡過。此是寡慢人之過。比前兩過字說得狹些。前言信近情。後却變信為情者。為下有信字相礙也。可信字與上信字異。是人相諒也。前情字是本然誠實之理。不作性情之情。信既近情。則信亦直。可謂之情矣。儉則寡于欲。而易以處。故容易曰不甚。曰鮮。總是其過易辭之意也。得則為當。失則為過。過之不甚。由其失之鮮。故始言過終又言失。寡過便進德。引大雅抑之篇是足上文非証也。

子曰仁之難

節

此見君子能成人之仁也。惟君子能之，乃一節之大旨。君子至以行其言，是責之恕。禮以節之，至有壹也是教之密。引詩總此兩意，方見出能之意來。

夫子曰：人之于仁也，責之太難，則有以重其畏難之心。蔽之太疎，又無以啓其從入之路。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者，豈有異術哉？君子之立心也，恕以無欲之好，無畏之惡。此已所能而人所不能也，不以已所獨能之仁，重困乎人而病之。又不以人所不能之仁，暴人之短而愧之。其立心如此，其制爲好仁惡不仁之行也。就其有欲而疑有畏而惡之情，而不以已之無欲無畏者制之，其意何也？欲使民政及乎此者，樂其當從，而勸勉以行聖人立教之言，不禮記說義纂直卷之二十一 七

按此節舊分責人以恕成人有道看來成人之仁，只在

不制以已一句，而禮以節之五句，正不制以已之實也。君子聖人，只是一箇人。上言立心之恕，下言立教之恕，一串。非兩平。欲民之有壹也，正申明使民一句。意使字，欲字俱在聖人立教之心上說。勸勉暗與病人相反。愧耻暗與愧人相反。時說賢者勸勉，不肖者愧耻，亦通移字。註讀爲稱。一云讀如字。蓋服其服，未有不循禮而信者。其潛移嚙化之力，居多也。只從註說引詩見民之從仁，非証上文也。當總承上兩段來。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耻，彼自愧也。我未有制而先愧之，民徒知仁而不能從，而甘心受耻，是以愧之者阻之也。我已有制而民猶不能仁，彼將自愧，是以愧之者激之也。則愧耻者激發人心一大機括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節

此承上容貌衣服而言，欲其有德行以實之也。服其服六句，歸重德上。君子耻服四句，歸重行上。前後兩個君子，俱是設言六個。則字俱是必然之理。中間君子耻處，方是實說。耻字有工夫在內。惟所惡在此，故所欲在彼。衰經甲冑，端冕申服，其服之實，衰色敬色不可辱之色，申其有容之實。當云有哀敬不可辱之德行而發之色也。既有容貌衰服，則有言詞以文之德行以實之，不言可知。引詩爲有衰服而無德行之証。

夫禮信朋友之足以成仁固矣，容貌衣服如何亦足以成

仁。蓋立教者雖由外以感其中而受教者必實中以稱其外。故服其服則容以爲飾。言以爲華。德以爲本。此華實之理也。故服其服而無其容。有其容而無其辭。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君子耻之。耻其有華而無實也。然則君子可徒美其服哉。如衰經端冕甲冑正服之美者。有敬哀不可挫辱之色。則德行著矣。詩曹風候人之篇。言鸛鴈竊魚而食。以興小人無功德而受顯服爲不稱也。寧非君子之所耻哉。

按衣服仁之章。容貌仁之符。言詞仁之文。三者皆爲仁。不可少。然從此做亦只是外面文飾工夫。德者仁之存于中而完其真。故君子欲以德而實于內。行者仁之施于外而中其節。故君子欲以行而實于外。蓋止云得于中。其得與不得尚未可知。惟見于行事之間。方是實有其得。此君子又以有德無行爲耻也。德是好仁惡不仁。實有諸已。行是好仁惡不仁。所行皆善無惡也。鸛鴈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常濡溼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故取以爲証。一云玩本父語氣。當重衣服一邊說。衣服乃身外之物。而聖人立以爲教者。何蓋君子服其服。自然文以君子之容。由容以及于德。此必然之理也。故衰經三句皆在衣服上說。可知衣服有關于德行如此。此聖人制行而必衣服以飾之者。良有以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君子之所謂義者 節

此夫子明義在有事而重其責于上也。全爲人君不敬天。只要臣子奔走承奉乎已。而發君子所謂義。猶云義之爲義也。貴就暗指天子。賤就暗指諸侯。天下是虛字。此句雖貴賤平說。然已含有貴率賤之意。而重在貴邊了。故字由天子親耕倡率來。勤字重看輔字。指得廣事上帝。事天子正與上有事相照應。

今夫義者公而不偏之謂。人但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事賤。則偏私非公矣。此義其所義。非君子之所義也。君子所謂義者。自貴及賤。隨其分之所宜。莫不各有當爲之事。賤不獨勞。貴不獨逸。是貴賤皆有事于天可也。而貴尤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急焉。至貴莫如天子。天子必親耕具粢盛。秬粳以事上帝。竭力致敬如此。故諸侯亦外而藩屏內而養稟。勤以勸事于天子。夫事上帝天子之事。事天子諸侯之事也。而天子實爲之倡。然則天下豈可有無事之義也哉。

按皆有事。皆任勤勞之事于天下也。粢盛秬粳。皆藉田所出。故以親耕統之。爲粢盛以充簠簋。爲秬粳以實尊。葵小宰註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粳者。凡粳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粳。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則用以灌地。若不和鬱。謂之秬粳。粳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茶芳調之。故曰秬粳得以事上帝。一云秬黍。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曰粳。言和氣。

調暢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 節

此統論臣道之盡仁也。求福不回分前泛論人臣後引古人為証也。首四句作兩片。此句引起至重不敢有君民之心上。仁厚厚字全在這點。小心裏看出來。恭儉信讓是役仁。役禮之事。不自尚等是恭儉信讓之事。看來小心畏義一句與不敢有君民之心最為關係。仁禮皆以及于人者言。即所謂事。即前所謂德。當以仁禮二句為主。以小心畏義句作鍵。中間數句但要會仁禮意不必分貼。總是舉出一個君子不敢之心耳。中引詩亦重不回句。君民大德事君小心當據四聖實跡講。上句亦是伴下句的。不重此小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心與詩中小心一類看。與小心畏義微異。後引詩末二句從前四句來引他。只重在小心與不回上。

今夫下之事上也。雖有覆庇斯民之大德。不敢有君國子民之心。此仁之厚也。蓋無大德者無君民之心。此是合該了。惟業愈大而心愈小。是直到那純篤深遠不可窺的地步。仁豈不厚。故君子事君。有求盡仁厚之道焉。誠以有庇民之德而無君民之心。所以愛吾君也。是之謂仁。所以敬吾君也。是之謂禮。君子以恭儉者行仁之資。則主一而不放。節而不侈。以恭儉求為仁。信讓者行禮之資。則真實而不欺。謙冲而不滿。以信讓求為禮。然恭儉信讓之事。非可一端盡也。事業雖可尚也。而不自尚。持身雖可尊也。而

不自尊。儉于位。辭尊居卑也。寡于欲。辭富居貧也。讓于賢。見賢能舉也。卑已尊人。處眾能下也。凡此者正以其小心而畏義。而求以事君焉耳。君而得我小心自是。君而不得亦小心自是。而以聽天命。大雅旱麓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不回者。小心之謂也。是道也。其人。有行之者。其舜禹文王周公也。歟。數聖人者。莫不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如百揆時敘。地平天成。舜禹及民之德大矣。而讓德弗嗣。祗承于帝心。又何小。發政施仁。制禮作樂。文周之德大矣。而服股不改。致政無二。心又何小。大雅大明詩云。惟此文王。云云。言文王之小心。不回也。而三聖可例知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按仁之厚也。以上泛論道理如此。天命以上。方就君子說。仁禮渾然無迹。而以恭儉信讓體貼出來。復說云。為即行也。恭是不以寵利居成功。儉是不以小位受大祿。信是秉精白以承休德。讓是竭忠順以媚一人。役仁役禮。不是求盡仁。只是求盡厚道。純臣心事都在一厚字看出。其發源全在不敢二字。蓋世之為臣者。敢于自大。以故少有功德及人。便自謂蓋仁。自謂臣禮。便自尚便。自尊便。貪位極欲。便嫉賢傲人。以至事君之不純。皆坐此一念。不小心畏義之故。君子惟持一小心以事君。是故人若見為仁為禮為德之大。而君子何常自知其為仁為禮為德之庇民乎。義以名義之重言。以聽天命。只

自盡役仁役禮之心。正天命所在。故以聽天命。大德小心。申說不可平看。君民即庇民也。事君小心。即不敢有君民之心也。大明詩言文王小心翼翼。然以明事上帝。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節

此夫子重行意也。此節與上節雖都是臣道。然上節以大德小心作主。此節以尚行不尚名作主。說論法原不重。只要引起下文。其言子指為臣者不自大其事。三段總是尚行不尚名也。處情處厚。下賢都緊跟上文。不可作解上文。意此三段內就含有自卑了。雖自卑句。只重民敬尊上。

說論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義

心節只自卑二字。這自卑不是有意自卑。以邀人之尊敬。我雖大聖在天地間。只憑自己力量。止做得一件事到底。這一件事以他聖人忖量來。還恐未到得極處。所以只當自家謙讓。不邀民敬尊。有莫不大大事尚功彰善美功。意引后稷者。后稷與上節四聖為一類。其務行不務名。正臣道之仁處。

夫事君者。貴務實不貴務名。即謚法觀之。先王論行以為謚。蓋欲尊其名。使聲譽得而尊。顯然惟取其一節之大者。以專其善。而不收舉他長。此何義也。蓋以名常有餘。行常不足。耻名之多。浮於行也。謚法且然。况臣道乎。故君子之為臣者。事功雖多。侈也。而略無自矜之心。正欲處其實。不

處其華耳。過行若可率也。而不為過人之行。正欲居其厚。不居其薄耳。人有善吾彰之。人有功吾美之。亦以其賢有可尚。吾求下此人之賢耳。夫處情處厚。下賢三者。無非自卑之道。然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矣。是道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后稷也。夫子又曰。后稷之烈。在教民稼穡。是天下之為烈也。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哉。宜以仁自居矣。然其心惟欲行之。淳于名也。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是其務行而不務名。自卑之臣道。后稷其得之矣。

按常說名聲譽也。一云名。即生前之名。有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如公叔文子之子請謚。請所以易其名是也。然畢竟從名譽說為得。事與功對。所為者為事。所成者為功。善與巧對。德謂之善。事謂之功。事如善于養民教民。功謂養民而民遂生。教民而民復性是也。過高之行。如事君援不及。煩不知。治民責難知。責難行是也。一作不貳。過解。不可從。彰之美之。則不妬賢。正以求下賢也。三者通加一求字。可以規君子心事。雖自卑句。只就上文看出。玩耻名浮于行。只是務實的心事。如何與自卑相關。即此耻心。便是自卑處。便是不敢有君民之心處。故重自卑為的。后稷功烈。徧天下。見他有庇民大德了。自謂使人見他自卑。不敢有君民之心了。此正處情等心事。民迄今稱之。何常不尊且敬耶。

君子之所謂仁 節

此見君道難於盡仁。人君當兼體也。仁指仁民之治道說。但且虛下引凱弟之詩以明之。凱以二句不重釋詩乃承凱弟二字便屬君子言也。凱弟二字盡所為仁。強教悅安。凱弟之事樂而毋荒四句是強教悅安之實。玩數而字每句重下截為是使民二句重。使字在君子盡尊親之道說。不是民已尊親了兩個如此字相同至德以人言須推到心上。比仁字前一步。

今夫人君父母天下謂有以仁之也。君子所謂仁。人君解能兼體而並用者。不亦難乎。何言乎君子之仁也。詩犬雅洞酌篇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之為言。強教之謂也。關雎

其善心懲創其逸志。雖人情有所不堪。終不苟且姑息也。弟之為言說安之謂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使各遂其分。願而無不獲也。然其義雖為二事。而其實則相並行。人情莫不欲樂。樂極則荒。今則有禮以制之。而不使之荒。治民莫善於禮。禮勝則離。今則有樂以合之。而能使之親。威莊易流于狎。今則出于自然。則不猛矣。孝慈易流于狎。今行之以敬。則不狎矣。夫樂也。孝慈也。以說安之也。而毋荒而敬則強教未嘗不存。有禮也。威莊也。以強教之也。而親而安則說安又未嘗不存。惟強教也。則其尊可比于父。惟說安也。則其親可比于母。人君兼之。故可為民之父母。而無媿也。此惟有聖人之至德。擴凱弟之心。為強教悅安之政。

相濟時出方不為偏。苟非至德。吾恐厚仁者薄義。有說安無強教弟而不凱矣。何以為民之父母。厚義者薄仁。有強教無說安。凱而不弟矣。何以為民之母。此仁之所以難也。

按君子所謂仁。猶言論君子之仁也。便含有剛柔不偏。恩威並著。意首君子泛言。凱弟君子方指人君說。樂以利用。厚生言禮。以正名定分言。二句是政教之及民者。威莊以貌言。孝親慈眾以行言。二句是德化之在身者。毋荒是和樂中有節制。如勞來匡直。是而親是。嚴肅中有淡洽。如撫字恩愛。是而安是。莊蒞而不過于拘檢。有平易近民之意。而敬是惠孚而不流于狎玩。有嚴毅勵俗意。皆本凱弟時出之。乃強悅相濟之道。君子之所謂仁者如此。有父之尊。二句不要分開。聯講為妙。至德性中之仁義是也。

今父之親子也 節

父母是承上有父之尊。二句而言。不可作四項平看。水之於民以下。是因父母偏于尊親。例舉偏不能兼者。以明君道盡仁之難。過文當云。豈特父母然哉。繫天地之間。求尊親之兼備者。亦難矣。要一步深一步。方有情景。

君道一身而兼父母。試就父母之難兼者言之。今父之親子也。云云。以此觀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又就父母而推廣之。水柔民狎而玩之。親而不尊。火烈民望而畏之。尊而不親。土近于人而有利可愛。親而不尊。天遠于人而

有威可畏。尊而不親。命令示人于明。偏近于人。親而不尊。鬼神示人于幽。而遠于人。尊而不親。尊親之難兼如此。此兼之者之所以為至德也。

按土以養人為德而可愛。天以教人為德而可畏。故有尊親之分。命之于民三句。前註命者造化所以賦人。但玩下節尊命尊神則命字作命令為長人君教命。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于民使民勤事是不尊神道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是不親。

子曰夏道尊命 節

此言三代之治未免有偏。故其民亦偏于尊親而各有其弊。以見君道盡仁之難。要知三代鑒前代之弊而矯之。卒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天 以矯弊者流而自弊時勢使然。不害其通變而不倦也。又要知道三樣民之弊着實有分別。你看蠢愚喬野之民。雖是癡呆何等樸實。到那動蕩好勝。就有不安分的意思。了然機心機事。還不深。至利巧等風。一熾則離球元氣極矣。夫子曰古君道之以仁治者。三代尚矣。而要其終不能無偏焉。夏之道以命令為尊而不輕出鬼神。雖其敬事而在所遠者也。惟于人情之所宜近者近之。而意主忠厚焉。如祿者人之所慕也。則先之而威者人之所畏也。則後之賞者人之所喜也。則先之而罰者人之所惡也。則後之皆近人而忠之事也。近則失于玩。故民雖知親其上而尊敬則未也。其蠢愚無知者尊命而少開諭之。傲喬鄙野而廢

樸者專事誠慤之傲。皆忠之末流也。殷人欲矯遠神之弊。故尊鬼神而以事神之道率民。先鬼後禮。先罰後賞。皆率民事神之意。故民雖知尊其君而親愛則無矣。其流薄而不知靜定之所。若先鬼後禮之傲。務自勝以免刑。而無耻者先罰後賞之傲也。周人欲矯後禮之傲。故尊禮而尚施惠以爲恩。亦如夏之近人而忠也。欲矯後賞之傲。故其賞罰無所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爲準。如賞因命數。刑有八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皆是也。故親而不尊。亦與夏同。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大言不慙。賊害而蔽于理。皆禮文煩縟而沒其實之傲也。三代相承各有其蔽。如此固時勢使然。毋亦至德之未易易也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天

按每段都分兩截。親而不尊。都是當時治體以下。方指民註以尊親等屬民者。其尊命不輕出教命。故下文未演辭近人而忠。夏周之所同也。然夏之傲質而野。周則文而不慙。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于尊命。命之所制者簡周之近人本乎尊禮。禮之所飾者煩。其源既異。其流亦不同也。尚忠者失之玩。尚質者失之亢。尚文者失之徇人。俱指末流之傲云。

夏道未瀆辭 節

上文止言三代一偏之傲。此則言其漸遠于古也。總承上章而兼言之。不求備二句。卽近人而忠之事。求備于民。卽先罰後賞之事。爵賞刑罰之窮。則見其禮文之極備。曰不

求備曰求備曰窮此雖三代因時之政抑亦世變之愈下也。細玩夏的好處全在不求備不大望二者。至殷而求備至周而賞罰漸失其美意然人心自然要到這地步不如此也。維持世道不來。

夫子曰夏道尚忠重文告之命不待言辭之瀆而民已曉諭也不求備不重責人之過省刑罰也不大望是不過于求民之味薄稅欵也以忠感人者人亦以忠應之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已也。殷人後禮者也則敦本尚質豈至禮乎。先罰者也求于民者豈不大備乎。周之代殷也頑民貳訓三紀而不服成王極力以擾馴之先之以恩公繼之以君陳又繼之以畢公然後異遷其化是強民也。祭所實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一

子曰虞夏之道 節

此較論治道之所尚也。前言夏殷周此又兼言虞以起下文。首四句是申上節意如民未厭其親勝而無耻是也。此處只宜虛虛影文質意講決不可明用出所以然者以政之有文質耳。虞夏之質殷周之文皆天地間極盛之氣運也。所以只重至矣三句正贊他的盛末四句是足至矣之意。質文俱在政教及人上說帝王治天下立本之道雖無

不同而趨時之制不能無異此文質之所由分也。

夫子曰虞夏之時其政寬民之相忘于太和者祇見其歎怵而不聞其怨咨故其道寡怨于民。殷周之時其事煩民之受束于法網者雖享其更始而未免敝於末流故道不勝其敝此何以故以政治之文質異也。子又曰虞夏之質其時風氣未開世俗方朴其治一以忠厚簡略行之而質已至殷周之文其時風氣已開人文已著其治不得不以制度觀美潤之而文已至何也。虞夏非無文也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不勝其質質之所以至也。殷周非無質也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不勝其文文之所以至也。惟質勝于虞夏所以責人之略天下樂其質之便所以寡為于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一

民者是在是惟文勝于質所以責人之詳天下苦其文之繁所以不勝其敝者在是觀古道而君蕩之難于盡仁益見矣。

按此上三章當為疑經。非孔子之言也。孔子嘗學夏殷之禮而深惜其無徵。極稱周禮之文而屢發從之之志。何至數其敝壞至此極乎。且以強怨與不勝敝歸諸當代。決非聖人為下不倍之義。

後世雖有作者 節

此尚論虞帝君道之盡仁也。首二句說虞帝治道不可及。下舉君道之盡仁以見其不可及之實。一節重子民如父母句。前二句正起此句。生死無私。只一心為民也。子民如

父母至能散是大舜之用中也。君子至有辨，是君子之化中也。惟怛，忠利只形容一個誠心，便了安而敬四句，是惟怛忠利的實事。承尊親說來，兩有字並五而字，見惟怛忠利事異而機實合。親中有尊，尊中有親，以時出之用中的妙處在此。尊仁六句，須串發方見化中意。忠以事君言，義以處友言，文以交際言，寬以待人言，每句亦各重下截，感貼忠利之教，邊明貼惟怛之愛，邊德威德明應用中，惟威惟明應化中，重德字見虞帝有至德，乃能如此也。如此二字緊頂德威二句說，與至德應孰能與不可及又相應。子言之曰：自虞而後，夏殷周之王，猶可及也。後世雖有作者，惟虞帝盛治不可及已。蓋舜之君天下，其生也有天下而不與其死也，不傳子而傳賢，生死無私心，惟在于民，真若父母之于子也。其子民愛不徒愛，有惟怛之愛，如莫居足食出于中心而不可懈，教不徒教，有忠利之教，如明倫制器，根于至誠而無不利，惟愛之至，所以有母之親，惟教之善，所以有父之尊，胡以明其親而尊也。在身則從容自如，而安然敬而不至，曰肆布政則嚴肅難犯，而威然愛而不至，寡恩富而制之以禮，節于財而不驕，不淫也。惠而施之以散，周于物而不豐，殖厚藏也。皆聖人用中之德也。君子化之何如？尊仁為行矣，且不敢犯天下之公義，慈愛中有裁制也，以費為耻矣，且不敢徇一己之私欲，樽節中能共財也，抗節者易失于犯，今則寓真愛于規諷，而靜以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一

孝

之不好，直以翹過，何犯乎？義正者易傷于割，今則存善道于忠告而婉以成之，不任法而矯俗，何不順乎？交際醜醜儀文燦然矣，然進退作止之從容，文之中有靜焉，不浮靡妄動也。寬裕有容，與物為體矣，然親疎賢否之得宜，容之中有辨焉，不混淆無等也。君子化而歸中如此，非虞帝用中以感之，曷克致此？周書甫刑曰：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舜反其道，以德為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為明，而天下無不明，非虞帝之尊親不偏，其誰能如甫刑所言乎？信哉！後有作者，虞帝其弗可及也已。

按甫刑二句，今尚書以明堯德，而云虞舜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且記者斷章而為義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一

孝

事君先資

節

此見臣道貴先資之信也。人臣一生事業，全在始進，此愈的談吐中，就見規模大略了。先資者，異日志同道合，做許多事業，先藉這場話為憑據，直到臣有死于其言，纔是成信的實地步。向來說事君，只說個忠，今說個信，字信乃成忠之本也。

人臣事君，其經世之學，已豫定于胸中矣，而始進之日，必先形之論列，以為委質之資，由是拜獻其身，以效已之能，使前者所約之信，皆見諸行事，而不徒為空言焉。故君以先資之言責臣，不欲其失信也；臣死守此先資之言，不敢自失其信也。如是則無素餐之耻，亦無曠官之罪矣。此上

下所以無負與

按拜猶今言拜官之拜受其命也。獻即書自靖自獻之義。效其能也。其身既獻則一無係累。斷無愛身避患之事。死字活看。必踐其言。生死以之也。是故二句不平。重在下旬。受祿不誣二句。正接着下旬。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

子曰事君大言入 節

此承上言見事君當慎始進也。入字要看得深。如官商之相調。鹽梅之相和。水火之相濟。務共成天下之是。方謂之入。非入告之說。受祿二句。要說得與大利小利相關。惟言異而利亦異。故君子必因言以受祿焉。望字是進意。端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心

夫子曰。事君者。既先資其言矣。然而言有大小焉。如太言而君入之也。功及天下。澤及萬世。則望大利矣。如小言而君入之也。一介之善行。一官之事治。則望小利矣。然祿亦有大小焉。小言宜受小祿。蓋原無非常之樹立。無假于尊官而後可也。若受大祿。則報禮之重。難以稱其所居。此古人所以辭尊富居卑貧也。大言受大祿。必如此。柄用方可展布以興大利也。若受小祿。則名位之卑。難以遂其所期。此古人所以貴遇合不輕仕也。易大畜彖辭曰。大畜之君子才德所蘊者大。則食于朝而不食于家。乃吉。非所謂不以大言受小祿也乎。而成信可也。

按此節作申上先資成信看。小言受大祿。是報驗其分。小言于君猶未入也。大言受小祿。是君不我知。大言于君終不入也。故皆不受。細玩不受小祿。不是既入仕途者。伊尹不遇成湯。傳說不遇高宗。則必不輕出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 節

此見臣道始終一于正直也。不下達二句。居官之正直。非其人弗自始進之正直。此三者皆正直之道。這裏要補出獲上以為引詩張本。

夫子曰。事君者。其于君也。不下達。責難陳善。必致之于高明。雖不知不及。似弗容強。而吾厚望之。念獨真不尚。雖正已格心。初不尚乎諫譏。雖嘉謨嘉猷。非不入告。而吾感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之意。居多。自所以進者。必其正大光明。方可同衿。務非其人。寧弗自焉。小雅小明之篇云。人臣能安。靖恭儉。其職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夫正直之道。神且福之。况于君乎。

一云此節以不下達為主。不下達者。責難于君。引之于堯舜也。然徒事口說之煩。非所以引之上達也。故儀行不重。辭焉始進。不正之身。非所以輔之上達也。故薦拔不依。匪人焉。此是不陷君子邪。正之道也。不達君以曲直之道也。此說儘有見解。

子曰事君遠而諫 節

此見臣道戒侵曠。而隨分當盡職也。此節重在諫上。遠者

固不可諫近者何可以不諫。邇臣宰臣大臣統是三公九卿。作一人看。以地則爲邇臣。以職則爲宰臣。以位則爲太臣。皆近君者也。故法當諫諫如君德未和百官未正四方未安之類。

事君者位遠于君而諫是凌節犯分以求自達。調君之心也。位近于君而不諫是懷祿固寵以求自安。尸利之計也。甚矣近之不同于遠也。夫子又曰近臣有三。有侍從密勿而爲邇臣者。守君德之和。匡正引導使七情中節不使其過于和流而爲同。不及于和乖而爲異也。有表率朝宁而爲宰者。在正百官俾式序在位大臣。洪小臣廉也。有位極人臣而爲大臣者。在慮四方。深憂遠計。制治未亂。保邦先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子曰事君欲諫 節

此明臣道盡諫之心也。要看欲不欲字。此以人臣之心言也。陳亦是諫。不可認在諫外。諫與陳雖皆以言規君乎。而兩者心事。愛不愛大相懸矣。愛字要吸上講。方與引詩有

情。夫事君之道有諫焉。有陳焉。諫者欲君改過而不欲使人知君之過。忠而愛也。陳善閉邪之謂陳。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則有犯無隱。暴君之過矣。忠而未必愛也。所以事君者欲此不欲彼也。小雅隰桑之詩曰。心乎愛矣。遐不作

矣。蓋慕賢者而欲與之語也。人臣好其君。豈忍忘其君之疾哉。故欲諫者。卽其退不謂之心也。曰中心藏之。何且進之。蓋思慕賢者而蓄之心也。人臣愛其君。豈忍暴其君之短哉。故不欲陳者。卽其中心藏之。謂也是詩也。可以與矣。按此節舊說以忠愛二字作眼。欲諫是忠。不欲陳是愛。引詩上二句是証欲諫。下二句是証不欲陳。看來欲不欲此人臣愛君之心。所不能自己者。只証愛君之心。極其真至。不必拘拘分貼爲是。小雅本慕賢之詩。記者借以爲喻。

子曰事君難進 節

此明臣道進退之節也。首四句是設言。個得失如此。下文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方着人臣說。夫子曰事君者。進以禮而不枉已。退以義而不苟容。由是自重以重朝廷。位必稱德。位有序而不亂也。若易進難退。則奸人在位。賢不肯混淆而亂生矣。故君子事君進也必難慎之至也。一如主待賓。三揖而後進。然退也必易。決之甚也。一如賓待主。一辭而遂退。然正欲位必稱德。而遠亂故曰宜過爲矯激之行也哉。

按此君子據大德大賢者言。難進者必待人君之敬已。至而後進。無急速意。易退者不待人君之意已懈而卽退。無滯滯意。有序與亂。就在難進易退上見。只大德大賢在上。便是故字緊接上文。三揖一辭。借實禮言臣道。

也要知君子謹進退。非為位自重之道如是耳。以遠亂句亦屬事君者說不屬賓主說。

子曰事君慎始 節

此見臣道終始如一之心也。要知下以義自安。正慎始敬終之心。慎敬玩一而字重。敬終邊使字屬君說。夫子曰事君者自筮仕之始。以及宦成之終。中間官守言責之職。盛衰得失之境。一以慎敬之心行之。而不敢懈。益人情終難如始終始一心。方為純臣之道也。若此者有見于義命之富安耳。夫子又曰人君御臣之柄有六。以我為賢則貴之。富之以我為不肖則賤之。貧之以我為無罪則生之。以我為有罪則殺之。君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曠受禮記說義纂直卷之二十一 十一 妻 而不苟為趨避。若欲使之為亂。從君子昏則有義存焉。雖富貴生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迫之。而終不肯從也。此所以能慎始而敬終也。

子曰事君軍旅 節

此見臣道貴厚也。首三句先論事君之理。下方實指為臣說。重履事意。蓋得志與否。正履事之實而得力處。全在慎慮。熟慮上慎則去驕心。而代之以競惕心。熟則去怨心。而代之以詳審心。如此履事。事豈不終。終事二句。總承得志不得志兩邊。蓋得志而慎慮。事固終矣。此功高而眾忌之日也。宜退也。不得志而熟慮。事亦終矣。此主疑而身危之日也。尤宜退也。退則功名可保。而且不累君。以薄臣之各

豈不厚乎。引易明事君者當履其事。不可以高尚自托。故軍旅不辟難。無貴無賤。皆君之事。我若辟難。誰任難者。故朝廷不辭賤。不辭難者。處難之位。履難之事。而難亦易也。不辭賤者。處賤之位。履賤之事。而賤亦貴也。若處其位而不履其事。猶之乎辟難辭賤者耳。軍旅朝廷之事。不亂乎哉。故君子有見于此。君使其臣。或列于朝廷。或托之軍旅。心孚而展布得遂。此得志時也。則惟恐自滿而僨事。必慎慮而從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感恩而報。義當然也。心違而動。輒拂亂。此不得志時也。則不敢疾怨而僨事。必就慮而從之。慎思于己。參謀于人。以功贖罪。亦義當然也。必禮記說義纂直卷之二十一 十一 妻

唯天子受命於天 節
此見人君當法天以率臣也。唯字重。義只冠首句。與二句無干。這兩句先論理。下方着君臣說。只重天子上。士通諸臣而言。惟天子受命于天。士所以受命于君。受命于君。即所以受命于天也。可見天子能令臣下受命。都是天理。君命逆則臣下不受。而士肯受命于君。承故引詩以証。詩刺衛君無德。國人耻以為君也。天子有命。以鼓舞天下也。以上言則受之于天。天有理義。

君推之，以治人。如典禮德刑皆天也。以下言則爲士之所受。君有理義，臣代之而有終。如敦庸命討皆君也。是君者上以受命而下以出命者也。君命所關之重如此，故由其道而順天，則臣亦順言。遜于汝志也。不由其道而逆命，則臣亦逆言。逆于汝志也。夫君命逆，則不可以爲君。詩衛風：鶉奔奔，言人之無良，曾鶉鶉不若，而我乃以爲君乎。所謂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也。而順命可知已。

君子不以辭盡人 節

此見君子不尚辭之意也。言非不可以觀人，但不可以盡人。不以辭盡，全有觀行工夫在。下二句推不以辭盡人之故也。

禮記說義舉訂 卷之二十一

學

夫子曰：君子觀其言，必攷其行。不以人言辭之善，而盡其爲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故世教盛，則尚行之風行，而行有枝葉，根本厚而枝葉繁，固可盡人之實矣。若當教衰之時，則尚言之風行，而辭有枝葉，則心愈不實，卽辭不過蕪語，蔓說而已。豈可盡其爲人乎。惟衰世然後尚辭，君子不以辭盡人者，以此。

按辭非泛然口說，言之出而爲章者，以辭稱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人心折者也。盡人人字，指賢者言，不兼善惡，不可盡人。卽君子色莊之意，根本盛，就所養言，在行前一步。

是故君子於有喪 節

此辨天下邪正之交也。此卽交際以明上文之意。水者無情而有情之物，比君子之交未嘗溺于世情，又未嘗絕天下世情。醴者入其術中，未有不心迷者也。淡以成者，以我之淡成人之淡，兩淡相投，非但全交，有散朋黨之風，息爭競之氣，意甘則壞已之心術，且壞人之心術矣。

夫子承上說，觀人者既不可以辭盡，則君子自處而可徒尚枝葉之詞乎。是故君子于有喪云云，三者皆不問，是君子之相接也。不貴虛詞如水之淡，小人之相接也。虛詞相借，如醴之甘，君子之淡雖一時怱然，而終不害乎信，故有成小人之甘，雖諛說一時，而終必至于露。交道所以難終也，豈不壞乎。小雅巧言篇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正甘以壞之謂也。而淡之成可知矣。

禮記說義舉訂 卷之二十一

學

按不能博筭，則其言不出于誠心，君子耻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爲愈也。不問就是如水。水就是淡淡，淡則無後怨而可久。此交之所以成，甘者取悅于頃刻，而不顧于後，此交之所以壞。此所謂辭有枝葉者也。詩言讒人之言，甚爲甘美，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今辭有枝葉，雖未至于爲讒，而勢有必至者，故引是詩，憂其亂之進而滋營之也。言之甘者，必有以盜乎人。故曰盜言，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正是盜意。

君子不以口譽人 節

此見君子樂善之誠也。爲操券謀人者，發稱人二侮正不

以口譽人之實飢寒二句客詞耳。

按君子不徒以口譽人而有樂善之實則民作忠中心
勸于善矣注稱善過實不是正解蓋人實有是善君子
必舉而加諸上位以副吾好德之心故民勉于為善若
只忠實不為尚口之窮此說尚淺也詩曹風蟋蟀篇憂
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于我而歸說乎說舍息也舍息
則衣食在其中而爵可例推

口惠而實不至 節

此見君子貴實惠也為輕諾寡信者戒口惠泛說不專着
稱善以已怨形容諾責決不可也引詩以明諾責之意
夫子曰今有人焉口惠于人而實則不至人將怨之而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學

及其身矣此下方着君子說諾而不踐則人責之已而不
諾則人怨之二者均之得罪于人也然諾者始雖不拂人
意而終害乎信已怨者始雖拂人意而終不害乎信是以
君子寧為此不為彼也下已怨已字對諾字看蓋力不及
不能強剛義不可不宜傷惠非故意不許也衛風氓之篇
晏晏和柔也且且明也始焉言笑以成信誓不思其反覆
後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亦已而已
矣此詩之本解引以見人當慎始不可輕諾也

君子不以色親人 節

此見與人貴實情也首三句君子待人之道末二句君子
持已之道惟持已有道自無待人之失矣情疏二句案接

上句正見以色親人之不可也。

夫子曰君子之與人也表裏無間有是親愛之情出于中
然後有是愉悅之貌見于外所謂以情親人不以色親人
也蓋色親人是情疏而貌親矣意必欺人不見以圖其利
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甚矣情之貴實也子又曰君子
相接之情欲信內與外符也所出之辭欲巧有稽無妄也
情辭一出于實豈有以色親人之失哉

按穿窬之盜句要說得貼合蓋穿窬為惡于內而詐善
于外亦與人外合而中離也恐人之見其情又何異穿
窬之盜不必說到為不義之事上此說較細情欲信情
即相接之情當信而不可偽一云情欲信情字又在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學

面說從色字生來與上文情字不同欲信者好善惡惡
欲其皆誠也此又情親先一着工夫亦通辭欲巧句依
註巧當作考一云情之欲信正猶辭之欲巧一云巧如
字解欲和順美巧不違于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一云于
內則情欲信于外則辭欲巧俱不可從

昔三代明王 節

此明祭禮用卜筮之敬也皆事天地之神明略斷無非卜
筮指牲物言不敢句原其意以事神明者就聽命于神明
便公而敬矣是以就承上文來不犯日月只說期有齋定
當用一固字作引起語下不違不襲又是用卜筮之敬正
申其實也

夫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祀天地之神明其牲物無不卜筮而用之者蓋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凡以明有敬也惟其如此是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日月素定而他祀固不可犯矣至于牲物則不違卜筮筮又不相襲也其敬為何如哉

大事有時日 節

此承上文祀天地而並及之。只重在小事上。下面外事內事都以小事言。大事二句。意重有筮一邊。筮兼卜在內不違龜筮。依註在齊盛之下。時日與牲牲等物皆聽命于龜筮。而不敢以私褻則神人之心皆順。此是卜筮之效。

不特此也。事天地之大事有時日。凡祭內外神之小事。既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無時日。安得不以筮定之。然筮又因事之內外。以分日之剛柔。如山川社稷之外事。用剛日。宗廟之內事。用柔日。又不特時日也。夫子又曰。祭之敬也。時日既定。而其中牲牲禮樂齊盛。皆決之卜筮。而不敢違。則無所不敬。是以神誠其誠。錫之以多福。而災害不生。人悅其誠。皆以為知禮。而怨尤不作。孰非一敬之所感哉。

按違龜筮而百姓怨者。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怨。可知。鬼神有禍福。故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曰怨。無害乎鬼神。祭則受福。無怨乎百姓。得其歡心。先鬼神而後百姓者。亦以祭祀為主。一云。不違龜筮。指剛日柔日說。牲牲等在不違之外。只牲牲等備便是。

若依註牲牲可卜。禮樂齊盛。下之何為耶。

子曰后稷之祀 節

此見祭之福在誠而不在物也。祀指后稷之祀。帝嚳言三段總一誠字。盡之后稷初封于邠。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無罪悔言。兢兢業業。惟恐有罪悔也。以迄於今。在祿及子孫上看。近云后稷之祿及子孫。根本還在欲儉上。蓋易富辭恭。不過是儀物祝贊之間。其遺澤猶小。至他精誠一念。惟欲以我之孝心。達于始祖。更不多一雜念。儉者。此欲收歛凝聚精神。不散越之意。這念頭。豈不是子孫興王根本。

聖人一身。上享祖宗。下保子孫。皆卜于祀典中。而其本在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一念之欲也。惟后稷之祀。竭力以供。聚盛無非誠信。故易備也。當其時。不貴外物之異。而惟存內心之誠。但見詞之達于神者。宜其怵惕之念。而極恭欲之萌于中者。無有希冀之私。而極儉其誠如此。所以祿及其子孫。至武王而有天下也。大雅生民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是周家八百王業。皆后稷精誠一念培之也哉。

按祀在誠。不在物。有恭敬之祝詞。則誠足以享神。無求福之大欲。則誠專于報本。故不美多品。其易備也。以此庶無罪悔。無多欲之悔也。以迄于今。無欲之沛澤遠也。在昔。后稷常受祿矣。今則由父而子。而孫。天眷引之。而勿替。始封于邠。特邦君耳。今則由家而國。而天下。王業

至今而益昌蓋意念愈簡約則潛通于祖考者愈真希
與愈澹泊則永錫于胤祚者愈厚后稷初何心於祿及
子孫哉

大人之器威敬 節

此詳卜筮之禮也威敬不着人說只言龜筮之體註中玩
字從威生來彙字從敬生來天子無筮二句此因分而異
藏其常也天子道以筮四句此因分而異用其變也其因
分有辨正是因其威敬而不敢玩褻處屬天子諸侯說
彼龜筮之爲物先王以寓神道之教是謂大人之器是器
也凜乎神明之在上有威可畏而不可玩確乎吉凶之不
爽有德可敬而不可褻其體若此用之可無辨乎天子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聖

事用卜而不用筮以龜重于筮也諸侯在國居守有筮而
不用卜嫌與天子同也然天子亦有用筮時如巡狩征伐
出而在途有事則筮以龜不可褻明殺于在內也諸侯亦
有不用筮時蓋守筮用于本國若在他國則不以筮不欲
人疑其吉凶之間也諸侯亦有用卜時蓋出行卜所處之
寢室慮他故也天子亦有用卜時蓋適諸侯則舍祖廟
居有常處不須卜也凡此皆卜筮之用蓋其器威敬故用
之者極其辨而不敢忽如此

按大人卽註聖人作兩樣天子二句或用卜不用筮
或用筮不用卜四句是不用筮者有時而用筮用筮
者又有時而不用筮不用卜者有時而用卜用卜者又

有時而不用卜用此器有辨正可見威敬處非威敬之
實也

君子敬則用祭器 節

此見君長之當敬也君子指諸侯及小國之君言敬字提
起貫下來則敬其禮用祭器是也往則敬其事詢龜筮是
也以敬事句總頂對民而言則君子爲上對君長而言則
君子又爲下

夫子曰禮之當敬者莫如天子之適諸侯大國之適小國
君子則敬其禮而陳祭器以設燕享焉事之當敬者莫如
諸侯之朝天子小國之聘大國君子則敬其事故擇日月
而假諸龜筮焉于以嚴上下之余而諸侯敬事其君則大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聖

小之等而小國敬事其長也由是君子在民上民則觀我
之敬上而與敬于我瞻顏色弗與爭望容貌不生慢不爲
民所瀆也君子在君長下君長則感我之敬彼而施敬于
我時朝見而燕享隆時聘問而和好篤不爲上所褻也孰
非一敬所孚契哉

按常說以首君子指諸侯及小國之君說敬用祭器指
諸侯享天子小國享大國說不廢二句串看指諸侯朝
天子小國朝大國說雖有則字是以字定作兩對其沿
已久近云如此說則是以二字無着落當以首君子指
天子及大國之君說用祭器者主人敬寘變其常禮而
用祭器以燕享之此天子諸侯爲主而待來朝之賓也

是以諸侯之爲賓者不廢云云首二句不重引起下文也。不廢以下只承諸侯及小國之君說不與首句相干。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燕用祭器則變其常禮矣。君指天子。長指大國之君。不廢日月以守朝見之期。言不違龜筮以下貢獻之物言一云。只作擇日月以見君亦可。兩個上字不同。前以諸侯小國之君言後以君長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緇衣

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名篇。

爲上易事也 節

此見人君欲刑不煩。惟當以誠待下也。上通君長而齊下通臣民而言。易知承易事來。刑不煩承易知來。易事易知。文平意串。只是一箇不用機心。若機心一動。則上之待下。有許多牢籠駕馭。承事者竟不知君心所向何在。安得易事。爲下者不得不巧于逢迎。深于藏匿。惟恐吾君洞見我之心事。則待我愈疑。而愈難于把捉。胡得使上易知。如此。上以深文制其下。而益不足。下日求免于罪戾。而益不能。刑豈不煩乎。全重在易事邊。

夫爲人上者。至誠以御下。而好惡一皆當理。則民卽以其所好惡者事之。而卽愜其意。不必曲爲承順。而後可。豈不易事乎。由是下之于上也。親服從心。亦服從觀其貌。可以知其心矣。不必苦于推測。而後見。豈不易知乎。如是則誠。

心相與奸詐不生刑可措而本煩矣。

按此通在好善去惡上說庶于刑措有情易事易為之所事易知易為上之所知通節一直縮下。

好賢如緇衣

節

此見君道當極好惡之誠也如緇衣如巷伯只是言好惡之極誠意好惡兼有用舍予奪在作愿者樂于為善人人有緇衣之心也非徒謹厚之謂咸服者畏于為惡人人有巷伯之心也非止懼刑之謂引詩謂文王好惡一出乎誠心故能取法文王而萬國咸作信也。

子曰人君雖好善而無誠好之心則雖賞不勸雖惡惡而無誠惡之心則雖刑不懼好賢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誠好賢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起愿惡惡如巷伯之深則

二

人知上之誠惡惡不必刑罰之施用而民畏服大雅文王篇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蓋惟能取法乎文王故萬國作而信之人能取法乎緇衣巷伯有不作愿咸服者哉

按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其曰緇衣之宜兮

做予又改為今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餐兮言好之無已也好至此至矣小雅巷伯篇寺人刺幽王之詩巷

伯宮巷之長時有遭讒而被宮刑者為之其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欲其死之甚也惡至此至矣爾與刑原以助好惡之不及好惡誠民心不勝其感動踴躍爵則不能不用故但

曰不責刑或可以不用故遂曰不試儀刑二句詩言成王儀刑文王故萬邦作而信之註謂文王為天下之所儀刑便涉作字意矣。

夫民教之以德

節

此見君道重格心之化也。以中道為主以首段引起而又以末段反証之雖中段申言德禮之效末段申言刑政之報還分賓主為是前兩段只見得民心係于所感君民一段着實在君身上又是一番說話非德禮之實也未則引言以見其當于愛云云也。

子曰德者所以養人于中而外有不正則又以禮齊之此順其性分之理而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政者所以率人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三

于外而內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遜心先王之為治亦未嘗廢其政刑者蓋有德禮以為本而以刑政為之助故君民者欲與聚惡勿施愛民如子也此德禮之無私者則民皆愛戴親附致

力行已之善如子從父母之命民之心格于愛矣立信以結民志以實心行實政即德禮之不欺者則民皆傾心用

情不忍倍上之信而為善之念益真民之心格于信矣篤恭以蒞乎民即威可畏儀可象一德禮之儀刑者則民皆

中心遜順而為善之念益凜民之心格于恭矣反是民豈惟有遜心哉曷觀之甫刑乎苗民不用善正宜感以德禮

乃制為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于是民漸染為惡德故大舜

竄之而苗世遂絕。此虐刑之報也。蓋絕人之世者。人亦絕其世。故引以爲煩刑之戒。

按格至也。猶言向化也。遜言其藏也。心藏于內而外服之也。以子信恭應德禮。亦只大槩說。不必分子愛信結爲德恭。禮爲禮。一云子愛六句。當在德禮後。一層益德禮而民格心。只須子愛信結恭。禮矣。焉用政刑。此又費層折。勿從民親不倍。遜心俱有爲善意。

下之事上也 節

此見君道貴慎行也。上好是物。二句就是民從其所行。以上都重民之從。下三句方重君上。是民之表原。其不可不慎之。故就在上好是物。下必有甚上見之。表者。人之所取。禮記說業纂言卷之二十二。以爲正也。表一立而天下咸趨。表端影直。表曲影斜。又是餘意。

子曰。言之感人也淺。行之感人也深。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如上好是物。是其所行也。下必有甚焉。而從之不爽者矣。即所好而所惡可知。上下感應之機如此。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是民之表也。夫爲民表。如之何不慎也哉。

按好是物。就是行了。物兼善惡。甚字要看。蓋一人之心。所好有限。把此好風。民散而爲天下人之好。則從此一物上。變出無數千端萬緒。無所不至。如上好利。則下之利孔。千瘡萬竇。不可勝窮。豈不是甚。還着不好邊居矣。

慎在發好發惡之始念上。到民從之後。欲慎無由矣。表者立標準于此。有表立影隨之意。

禹立三年 節

此見仁化之易也。立不指立位。就有建極以率先天下意。豈必句推開不用禹講。此句重看三引言。皆明君仁莫不仁。証豈必盡仁一句。

子曰。繼舜而王者禹也。禹仁君也。有祗台之德。勤儉之風。立于上。以爲民表。僅三年耳。而仁命覃敷。聲教四訖。百姓皆遂。其爲仁之心。焉可見。朝廷之上。得一仁人。如禹者。則出治有本。天下皆仁人矣。豈必盡是仁人。而後成化哉。小雅南山詩云。師尹有赫。赫之仁。而下民之具瞻者。越于仁。禮記說業纂言卷之二十二。矣。周書甫刑云。一人有多慶之仁。而兆民之永賴者。遂于仁矣。大雅下武云。武王成王者之仁。而下土之法式者。遂于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者。義彰彰矣。

按禹立二句。開口先要說禹爲仁人。可爲化民張本。禹承堯舜後。體如天好生之意。以仁天下。故百姓遊于唐虞之天。繼治而化之者。易遂如遂生之遂。法君爲仁。則遂其性天矣。豈必盡仁。言得一仁人。爲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有慶有善也。孚信也。式法也。引三言。一步進一步。瞻止以位。賴尚虛。式纔實了。總發明君仁莫不仁意。

上好仁 節

此亦言仁化之易也。首二句且虛論理。長民以下。方就人

說章志貞教皆尊仁之事。子愛在欲民之同歸于善見得。正是上好仁致行已以悅上。正是為仁爭先人末引詩以証。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蓋仁者人之生理為仁者天下之公心况上有以倡之而出于中心之好民有不踴躍奮發而爭先者乎感應之理如此故長民者好仁惡不仁君之志也志隱于中爵祿刑罰以彰明之為善去惡君之教也教本于善正身率人以正教之此皆尊仁以子愛百姓也故民致力行己之善以說其上亦如子從父母之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有能格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非即此仁之覺上好而下爭先之謂乎。

禮記說義纂註卷之二十二

木

按此節已字重看仁原已本有之物志已心之志教已身之教所以下面不曰致力行仁而曰致力行己爭先人謂爭勝乎人甚言為之勇也曰章曰貞曰尊于好字最切曰致于爭字最切尊仁以為子愛即是推以教民使志存乎仁身行乎仁也則愛非姑息致行以為說上亦是民皆欲志乎仁身行乎仁也則說非曲承。

王言如絲

節

此見君道言行之當合也。要章言一邊看可言也至弗行也總之不倡游言之實當以此段作主首四句起此耳則民句言其發詩仍是証人君之行民化在言外。王與大人君子總是一人。

人君一有訓教號令之言。方發諸口。若甚微矣。然聲聞于外。天下臣民皆恭敬遵奉之不暇其所出則甚大也。所謂如絲而如綸如綸而如綽者是矣。王言所關之大如此。故大人以誠修詞不倡為無根不定之言。恐微之不慎以長天下虛浮之風也。夫言行自有中道。在世有窮高極遠之論而沒無實用者是可言不可行之過言也。不倡游言者。肯言之耶。世有驚世駭俗之行而不足為訓者。是可行不可言之過行也。不倡游言者。肯行之耶。君子之言行中矣。天下敢有越中之民乎。有言也。言不過于行。言之必可行也。有行也。行不高于言。必為可繼之道也。大雅抑之篇。慎爾止不愆于儀。慎行之意也。天下豈有行不譽而言得禮記說義纂註卷之二十二

木

游者哉。

按王者之言。始于宮闈。而家道之齊否判焉。達于朝廷。而政事之得失形焉。布于畿甸。而風俗之美惡著焉。宣于海宇。而生民之休戚分焉。動于天地。而兩間之災祥見焉。傳於史策。而萬世之是非明焉。其端甚微。其末甚大。如絲如綸如綽。言小者大。大者愈大也。凡言不根于心得。便是游言。不倡游言。便包有行在內。冒下兩段。不可行。游言也。不可言。游言之行也。不可字活。都要緊。游字看。如言雖有理。而時異勢殊。或不可達之于行。是謂無用之言。行似有理。而過中失正。或不可言以為法。是謂苟難之行。論言及行者。行願言。方謂之不倡游言。

也可言不可行之言與可行不可言之行俱是好言好行但太高了些不可說到誕怪險僻兩不危危字對安字看不過中便是安了。

君子道人以言 節

此見君道重實行也玩三箇而字宜重行邊首二句言空言不足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慮字稽字是君子自慮自稽慮有務求為善後意稽有求協于中正意終與傲到人身上了要知慮與稽俱就防其太過邊說不及之終與傲猶可言太過之終與傲壞人心術不可言故須着意慮之稽之下謹言慎行亦是小心不敢求過之意兩引詩言行一歸于敬是可得言行之本民化意在言外見。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二十二

九

子曰君子欲道民于為善必先講明其理以引誘獎勵故以言欲禁民之為惡必先無惡于己故以行蓋言可以道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惟以行則有而後求無而後非藏身之恕民之所以喻也故君子有見于此道人以言不先慮其終之可行與否遂以之道民民苟不能行便相習而流于虛矣故發言之初即慮此言之所終若終竟可行則言終竟不可行寧勿言也禁人以行不稽其有傲與否遂以之禁人民苟不能守便效之而流于偏矣故制行之初即稽此行之所傲民將來無傲則行之將來有傲寧勿行也如此則言行盡善矣以是道民民將自道以是禁民民將自禁則民謹于言而慎于行矣大雅抑詩云慎爾

山話敬爾威儀敬之分于言行也大雅文王篇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言行之合于敬也民之謹慎其言行也厥有由哉。

按慮與稽要與詩敬慎關合稽猶考也傲謂傲于理惟其始傲于理所以行之或偏謹慎在言行無過上說出話言也威儀行也敬止言其言行一于敬也老莊之言非不善也其終為游虛之害夷惠之行非不善也其傲有隘不恭之失况人君乎。

長民者衣服 節

此君道重德化也衣服二句根修德來衣服以稱德之有于中容貌以驗德之著于外以齊其民是以此齊民德也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二十二 九

京者不同

子曰人之有衣服容貌也所以表德也是故長民者衣服不貳而表裏如一從容有常而始終如一。是上之德一矣。以是而齊其民民有不各一其德乎。衣服不貳民之德亦不貳矣。從容有常民之德亦有常矣。小雅都人士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非服其服之謂乎。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常。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實以君子之德也。此即不貳有常之義。故為萬民所望而德一也。按從容以容貌之從容言。謂舉動有常度也。齊者齊其德。非齊其容貌衣服也。一字從齊字生。謂齊一不參差。

之惟中正是導。若過高之事。君力不及。不以之強君也。君智能知者道之。惟切要是告。若索隱之知。君知不到。不以之煩君也。則簡而易從。易而易知。君不苦于力量。識見之未逮。何勞焉。詩大雅板之篇。上帝板板二句。此正君道失而百姓惑之謂也。小雅巧言曰。匪其止恭二句。此正君道失而君長勞之謂也。

按首四句。忠信二字。最要緊。疑與難知。俱要照下文看。疑乃上人自執成疑。謂猶豫而好惡不明。非令人可疑也。難知是口裏說一樣。自身行又是一樣。便難知了。章好。如前章好仁也。章志貞。教則章矣。令人爭先人。則示民成俗矣。慎惡。惡必在不仁御止也。臣有可儀之行。格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若心之非靜而正之。不事乎煩說也。行乃格君之要。二句申說不及。以詭異之事言。搜有極力意。不知以隱僻之理言。煩有苦心意。二句正不重辭處。大抵堯舜之道。易知簡能。不及不知。皆君所不必為。不必知之事。不然責難于君者非矣。不勞。只是樂于從善意。

政之不行也 節

此見君道爵刑之貴當也。首四句推簡政教不行不成之故。以起下文。中間一句。乃此節正意。宜重看。不足勸不足耻。就藏有褻刑二字。意引詩書証不褻刑而爵祿可知。子曰。人君欲民為善去惡。政所以正人。教所以化人。爵祿刑罰所以輔之也。而有不行不成者何。則以政教虛而爵

刑實也。爵祿或加于小人。不足以勸善。刑罰或加于君子。不足以耻惡。然則何由行。何由成乎。是以上人不可以褻刑。而刑罰必加于小人。不可以輕爵。而爵祿必施于君子。然後民知所勸懲矣。周書康誥曰。敬以致謹。明以致察。乃以行罰。不褻刑之謂也。甫刑曰。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不褻刑而成政教之理也。誠如詩書所言。何政不成。教不行之有。

按不行謂不得推行于下。不成謂無有成功。可紀。刑爵正政教之大端。勸與耻。正是為善不為惡意。不可以句。只是捲上意。重不可以三字。康誥甫刑皆周書。敬刑罰之權。明刑罰之理。兩平看。橫布也。迺啓迪也。今書無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大臣不親 節

此敬大臣之道也。通節總言大臣當敬意。敬大臣。所以寧百姓。慎適臣。所以敬大臣也。曰民表民道。可見關百姓之寧。曰必慎必敬。總以成大臣之親。毋以小謀大一段。又因敬大臣而推言之。引葉公顧命。戒待臣者不可有偏私之失也。要重慎適臣上。大臣不見親敬。皆適臣為之。媒藥。况小謀大三者之弊。皆是適臣非人所致。蓋君心之好惡。適臣能知而移易之。君心一移。即大臣也難為力。所以最要慎。子曰。人君之于臣也。既曰大臣矣。而不見親信。此大臣者

無以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政教頹廢。而百姓不輯。此則由為君者誠篤之心。恭敬之禮。皆有所不足。徒以富貴。過為榮寵。大臣故也。不知大臣之所以為大臣者。豈為貴哉。忠敬不足。大臣不得治其事。而邇臣相與黨比。以奪其柄。百姓之所以不寧矣。即是而觀。大臣不可以不敬也。一國觀望所係。猶表立而人趨之。是民之標表也。一不敬。則既為人君所厭薄。旋為邇臣所排擠。憂謗畏譏。表何以立。然敬大臣。自慎邇臣。始若待御僕從之屬。須遴選精。防範嚴。何也。民之好惡。係于君。君之好惡。邇臣先得之。承吾好惡。以致之民。若率領斯民而為之引導也。一不慎。則既竊吾君之威福。旋操大臣之長短。背公植黨。道何以端。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十一

見國之大患。在小臣合謀以誣大臣。遠臣進言以間近臣。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臣。君能以此為戒。則大臣不至怨君之不用。近臣不至疾君之不我信。遠臣之賢。不至壅蔽而不見知于主上。如此乃為真能敬大臣者。而百姓何患不寧哉。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臣之謀。敗大臣所作之事。毋以嬖御人之寵。疾莊正之后。毋以嬖御士之譏。疾莊正之大夫。卿士。卽此慎邇臣之義也。

按此節全以大臣為主。首大臣包下大臣。近臣遠臣。忠敬不足。此大臣不親之故。忠敬俱屬君說。孟子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是一証。註分貼君臣。未是邇臣比。與小謀大不同。相比以奪其柄。在不治之後。諷諭以

成其隨。在不治之先。從古大臣之離間。未有不由小人之讒構者。故敬大臣。要在慎邇臣也。由大臣說到邇臣。因邇臣又說到外臣。不必泥相串意。小謀大三者。任臣之大害。故因敬大臣而並戒之。大臣敬伯也。與之計議未定。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四輔三公也。與之論道。有為。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諸侯也。與之同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內寵圖之。所以然者。小大內外。遠近之臣。意見各出。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使圖謀。君能如此。則小大意合。內外情通。大臣不怨恨于君。近臣不為人所非。毀遠臣不被壅蔽也。一云。君母以小謀大一段。俱根能慎來。小謀大句。貫下二句。遠內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十一

大人不親其所賢 節

此見君道好賢之貴專也。兩其字指大人說。所賢所賤。本心之明也。不親所賢。而反信所賤者。總譏人變惑君心。一至于此。民是二句。總所謂則民不服也。親失以民言。教煩以上言。引詩書皆為不親賢之証。子曰。大人于賢者。既知而貴之矣。而不能親之。于不肖者。

既知而賤之矣。而反信任之。以此示民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所親。雖有教令。亦將不從。祇以爲煩而已。小雅正月之詩。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仇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周詩君陳曰。未見聖云云。書所言亦卽此意。皆不能親賢者可爲鑒也已。

小人溺於水 節

此舉人情易溺者。明君子之當慎也。歸重民上。水與口皆例。辭溺者覆沒而不能出之意。皆在所戒。正爲不可不慎。根源三箇。易以溺人。且言水口。民本是如此。言外方云。小人君子。大人爲所溺也。求君子上下通稱。兼小人君子。禮記說彙纂前卷之二十二 未

大人而言。此句雖頂上三項。慎民是主。子口。人情大可畏者。只在于所易喪之中。無位之小人。則溺于水矣。豈惟水有溺。口亦有溺。有位之君子。則溺于口矣。民亦有溺。天子諸侯之大人。則溺于民焉。三者之溺。雖有不同。然皆其所繫而玩之。非其所慎而畏之者也。何以見溺于水也。夫水日用不可缺。至近於人。而實能溺人。其德性雖至柔易狎。而其勢則深險而難親也。人情玩其易而忘其難。易以溺矣。何以見溺于口也。言者常失之多。惑者常厭其煩。蓋放而出之甚易。追而悔之甚難。人精其易而忘其難。易以溺矣。何以見溺于民也。夫民蔽于七情之人欲。如欲富欲逸之類。其心鄙陋而不知變通。不可喻

以義命之理。撫之則后虐之則仇。誠可敬畏而不可侮慢者。人惟玩其卑而不能敬。故易以溺人而至敗亡也。夫大可畏者。每在所棄。如此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慎之維何。舟而不游。所以慎其溺于水也。發必當理。所以慎其溺于口也。仁育義正。所以慎其溺于民也。然其本則在吾心而已。術豈多乎哉。

按溺口溺民。皆從溺水。溺字生來。溺于民。如至柔而操至強之勢。至卑而握至尊之權。倏而后條。而仇國以民存。亦以民亡。大人有陰入陷阱之中。而不知者是也。水近于人。句且虛喝。起近于人。如泳之游之是也。下方解其義。易出句緊頂費煩二字。如過言一出。駟馬莫追。是也。煩只是煩。實可厭。尚未到人煩。悔只是悔。其失言。尚未到招禍。曰有鄙心。則不但鄙陋。有任其臆見。以希冀在上者。可敬。句緊頂夫民閉于人。句。此處要看一敬字。衰則溺。敬則不溺。末句慎字。正是敬也。敬有保愛之意。慢有凌虐之意。

太甲曰毋越厥命 節

此節明不可不慎于民也。上文不可不慎意。却重民上。故此引書皆大人之事。太甲之畏命。兌命之慎政。太甲之畏禍。尹告之圖終。特明其意。不必一一相合。夫所謂不可不慎者。何以見之。商書尹尹告太甲曰。不可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

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此以畏命爲慎者也。傳說告高宗曰。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服所以命有德。謹于在笥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于省躬者。戒輕動也。此以謹政爲慎者也。太甲又曰。天作孽云云。此以畏禍爲慎者也。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此以圖終爲慎者也。四書之言。皆不可不慎之旨也。

按太甲言天命之當重事機之當審不平。審事機。正所以重天命也。言無自顛越女之政教。以自毀敗。括矣。末銜弦處也。言爲政亦當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

民以君爲心 節

此見君民一體之義。君之愛民。當如心之撫百體也。首三句。虛說心。莊六句。詳首句之實心。以二句。詳次句之實心。莊二句。不重。先說箇心能役體。以引起下句耳。心好之二句。以體全二句。都是典辭。不與下文平。詩文逸詩五句。不重。歸重在正詩上。引書正意在言外。

子曰。君之于民。分至懸矣。而孰知民以君爲心。君即以民爲心。夫以君爲心。則好惡一從乎君矣。君可不審好惡。惡以爲之乎。以民爲體。則休戚一同乎民矣。君可不審存保亡以愛此體乎。何以見民以君爲心也。心莊正則內

無所歉。而體自和舒。心恭肅。則內無所疑。而體自嚴整。以知心好于內。則不論爲理爲欲。而身無不安于外者。猶君之于民也。所好之仁暴。不可知。而民即羣然欲于下矣。好之從君。故知民以君爲心也。何以見君以民爲體也。體全則心與俱全。體傷則心與俱傷。猶之君與民也。歸之爲天下君叛之爲一匹夫。民存與存。民亡與亡也。未有民之休戚。而君不與者。故知君以民爲體也。治民者當思所以聯屬之矣。誦詩而知先正以清明貽福。秉成以勞苦貽禍。是民之安危。每由于君之善否。載觀君牙。天之于民厚矣。乃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視民如傷之念。君可頃刻置哉。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一

六

按此節承上文大人溺于民而言。君民一體。全重君爲民心上。一身之中。全是身作主。君民之間。全是君作主。民不過率從而護衛之耳。所以引詩言君當生全小民。不常勞而使之怨意。心好兼道。心好理。人心好欲說君好兼好仁好暴說。逸詩爲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正天下也。言教令之言。明者義理昭著。而明白清者義理精微。而瑩徹。君能盡道如此。國家則安寧而無事。都邑則化行而俗成。庶民則熙皞而樂生。幽王不然。權移于下。故詩人傷之曰。今則誰人能秉持國家成算乎。信任羣小。而不自爲政。政出多門。則多事。百姓所以勞也。此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篇。成平也。君牙。周穆王司徒。

也。作尚書篇名。君牙。祁。大也。暑。雨。祁。寒。民。猶。怨。咨。况。人。君。不。能。保。民。有。不。怨。咨。者。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 節

此見臣道當豫言行之修也。首四句言人臣言行之當。反言以起下文。下與君子不作兩人看。有物有格。就事上說。多聞三句。是求有物有則之功。從古未有不深理學而得為名臣者。故推本于務學。多聞多志。是一層質。是一層守。親是一層。都在學上說。精知畧作總行之方。是以此事君。此行字解作推行。包有言行在。與前兩行字不同。既行之。則有物有格。而義一行類矣。引君陳。此多聞多志之說也。引鳩鳩。此義一行類之說也。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十一

子曰下之事上。身以為本。言以論之。若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之當從者。二三而不一。行之于身者。反常而無類。何以正君。而使之信從哉。此事上者。所以必慎于言行也。然則如之何。而後信且正耶。故君子事上。言必有物焉。見之獻納者。根之實理而不浮。乃言之信也。行必有格焉。形之履者。納之矩度而不踰。乃行之正也。且持此言行。生則不可奪。有物有格之志。蓋志者。言行之所由出也。死則不可奪。有物有格之名。蓋名者。言行之所由成也。然此等言行。非可不學而至也。是故君子有平日之修焉。聞不多。無以盡言之善。然多聞中。可否具在。必質正于衆人之同。以為善言者。斯守之而服膺勿失焉。識不多。無以盡行之善。

多識中從違莫決。必質正于衆人之同。以為善行者。斯親之。而問學不厭焉。又于所守所親之中。剖析毫釐。辨察疑似。精以知之。而得其至約之所在。然後用之。獻納。則為嘉謨。嘉猷。有物之言也。用之。匡輔。則為善政。善教。有格之行也。義豈有不一。而行豈有不類者哉。周書君陳曰。出入自爾。衆人共虞。度庶言之同異。此言當謀之于衆。取其同然也。曹風鳩鳩篇。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言君子之行。卒歸于一也。斯以下事上之道也。

按舊說。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于壹。不壹者。或從或違也。不壹從不信來。無類者。或善或否也。無類從不正來。兩下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十一

分承相沿已久。近說不壹無類。渾承。行無類。本義不壹來。可從。有物。若有物在中。非無實之空言。有格。若有格限之。非踰矩之過行。此就工夫已到者說。生死字活。即中庸至死不變。意言不因死而變志。遂貽不令之名也。多聞志學善之博。質守親譽善之固。精略行。用善之精。上二層是工夫。言有物有格。其初從務學得來。略字要認。王道妙于易簡。凡言行之大。甲至正。一定而不可易者。為約行之。即執兩端而用中意。到于行之處。方是有物有格。

唯君子能好其正 節

此正君子柄用之化也。首二句引起之辭。重在中四句。若

子小人皆指在相位者。但以人品分別耳。好正在進賢。同寅上見。毒正用註中禍字意。方切有鄉有方。所謂進賢。退不肖也。鄉亦方也。不惑不疑。以好正惡邪意。講末引詩以證。

子曰。國家用人。必重用人之人者。蓋以一人邪正。而天下之邪正係焉也。唯君子者。其身正。遂與正人相合。能好其正焉。一念篤契肝胆。可通小人者。其身不正。恐正人妨害己之所為。嘗毒其正焉。而有禍之心。惟好其正。所汲引者。皆正人。而朋友有鄉所屏退者。皆不正人。而其惡有方。不特此也。天下之人。皆聞風而興起。于是故邇者。習于所見而不惑。遠者。得于所聞而不疑也。周南關雎詩云。君子好仇。蓋言君子之仇。匹非能好其正之謂乎。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二

按好其正。彙征連茹。實能用之也。毒其正。珍絕善類。類疾以惡也。只重君子能好其正一句。好字體縮。衣註中誠字意。方與能字親切。毒者百計中傷。必至褫奪。其心始快。仇與迷同。

輕絕貧賤 節

此夫子傷世之勢交也。亦以在位者言。輕字中便含有不可絕意。重字中便含有可絕意。總之道義輕而勢利重。引詩言朋友之交。不在富貴貧賤上。

子曰。人之交友。以其賢也。然賢者不必不貧賤。而不賢者不必不富貴。苟不問其人之賢否。但以其貧賤而輕絕之。

以其富貴而重絕之。則其人必不能好賢。即好賢而不堅。必不能惡惡。即惡惡而不著也。此其心全在乎勢利。人難曰不利。吾不信也。犬雅既醉詩云。朋友攸勸。攝以威儀。天威儀之攝。豈可與勢交者道哉。

私惠不歸德 節

此夫子嚴世之利交也。惠要看得大。應好我的好字。惠是好的。但曰私。非以此餌我。即以此憐我也。不自留。自字當玩。旁人或見為有惠于我。君子之心。不自為惠而留之。子曰。大凡人與人相與。以禮物相惠。亦交際之常。但私而不合于德義之公。則是利交而已。君子必不留而受之。小雅鹿鳴詩曰。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夫以馬行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二

苟有車 節

此見人當致慎于言行之實也。此節如詩與履。車衣不必重說。軾字活。對下敝字看。見聞不重。只重君子之心。上所以為見聞之地者。不可不慎也。要看二必字。言則必聞。行則必成。誰得而掩之。何可不慎。引詩証衣之必敝。而車與言行可例見。

子曰。言行者。誠中形外之理。故車之必見軾也。衣之必見敝也。夫物亦有然者。况人之言行。豈可掩乎。苟于言也。前人所未明之理。實自我發之。則言且垂之不朽。言者一。賅而誦說者。在世世矣。豈不聞其聲乎。苟于行也。古人所

見之業實自我創之。則行且垂法無窮。行者一人而景仰者遍天下矣。豈不見其成乎。觀葛覃之言。而知人實有是言行者。人心服而習之。寧有厭時哉。

按荀子訓誠。云乃或若之意。非聲以聲聞言。成以底續言。只著好一邊說。舊說言行處。俱兼善惡。不必從引詩明衣之必做。近就服習君子之言。行無厭說。

言從而行之 節

此言君子訥言以為敏行計而民化也。首四句泛論言行之盡善。末屬在人身。寡言二句。方實指君子之言。行盡善。當以信字作主。飾字與信反看。飾字即大美小惡。大美小惡。便不成信了。言行不飾。正是信。君子寡言二句。正釋禮記說義。寡言二句。宋之二十二。請。

子曰。言行之道。貴信而不貴飾者也。而世多飾焉。則以其不知合一之理故耳。是故言不必行。則言可飾。若言矣。隨而行之。則言必慮其所終。言不可飾也。行不必言。則行可飾。若行矣。隨而言之。則行必顧其所言。行不可飾也。故君子有見于此。寡言而力行。以成其不可飾之信。以此化民。則民知行之不掩言。不矯情以干天下之譽。知言之浮于行。不隱過以文一己之非。蓋有美雖可大。而不自大。惡雖可小。而不自小者。而一務實勝矣。大雅抑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為斯言之玷。不可為寡言之意也。小雅車攻篇云。允

也。君子。展也。大成。行以成信之意也。周書君奭曰。在昔上帝降罰于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則言行不飾。實有其德。即天命且不違也。况百姓有不式化者乎。

按註訓從為順。不如前講於文義為合。大彰顯意。小掩覆意。美惡行也。大之小之。皆行不足而言有餘之意。言以飾其行也。兩也字。詩作矣。君奭周書篇名。召公奭也。周田觀當依書作劄。申勸。蓋字之誤也。劄。罰也。申重也。勸。勉也。文王書作寧王。孔註以為文王。與此同疑。即其命維新之謂也。

南人有言曰 節

禮記說義。寡言二句。宋之二十二。請。此甚言無恒之不可也。古之遺言句。美方言之合于古。龜筮二句。釋遺言之意。引詩與兌命。証龜筮不能知句。引易証而况于人句。總見無恒之不可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何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今無恒之人。二三其德者。先知如龜筮。且不能定其吉凶。况于人。有不惡而加之。以羞者哉。小雅小旻詩云。我龜既厭。則不告之以其所謀。則知無恒者。龜之所厭者也。又觀商書兌命篇。則知無恒者。為惡德。為贖祀。不可受爵。而事神也。又觀之。則知無形者。羞之承。而凶之不免者也。追思方言。博觀古訓。人可無恒乎。

按不能知。還是不能測其心術。吉凶意尚略後些。兌命原文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饋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純而二字。作饋于二字。惡德黷祀。分作兩項。爲的。惡德無恒者也。易則言不可無恒之義。偵當依易讀曰。貞然婦人從一而終。故恒其德吉。若夫子制義。以從婦爲恒。則凶。自從婦外。亦

有無恒而可者也。

奔喪
按古者男子有事于四方。故或不幸而有奔喪之事。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

奔喪之禮

節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一

圭

此記奔喪之禮。奔喪者。聞親之喪。奔而歸也。親喪總五服而言。使者來赴之人。以哭答使者。驚恒之哀。無辭也。問故。問死之由。遂行不爲位也。日行百里者。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遠。故倍之也。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避患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舍止息也。侵晨冒昏。視凡喪爲尤促也。若未得行。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有感而哭。哭

碎市朝恐驚衆也。

竟並與境通。碎讀曰避。

按人子遭父母之喪。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親之生也。勞於王事。則有不遑將父母之懷。及其死也。殉于王事。則

有未得奔喪之禮。其成服而行也。有感而哭。則有不勝哀慕之情。忠孝兩盡。此人道所以爲至也。後世此義不行。故親存則絕裾。以赴功名之會。如溫嶠之於晉。親亡則徘徊不去。布置奸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史嵩之於宋者。君亦何賴于此也。吁。可嘆哉。

凡喪父在父爲主 節

此記喪主之禮。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于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親親也。同居且然。則異居可知。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惟長者爲主。不敢奪嫡也。不同親者主之。若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自主之。不奪人喪也。知此四者。則喪之大體定矣。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一

圭

問喪

按前半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

親始死。雞斯徒跣 節

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悲哀以下。總結上意。形變于外。卽上所謂筭纒徒跣。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卽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人子不幸。值親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筭纒。三日乃去。筭纒。括髮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衽者。深衣前裳。以號踊。屨爲妨。故扱之于帶。交手哭者。交手拊心而哭也。肺上燥。

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下潤故云傷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隣里為之糜粥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按鷄斯當作并纜聲之誤也

三日而斂在牀 節

此一節既斂至葬三日以後之哀三日以下言其禮也側但以下言其義也初死而動尸則將斂矣啓殯而舉柩則將葬矣孝子為親之不得復見也側但痛疾悲哀于是為其故以志則煩鬱而不安以氣則滿塞而不下無可奈何故聖人制禮使袒且踊所以運動其身體庶幾可以安靜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天

婦人不宜袒 節

此承上男袒而言婦人不袒之義其禮雖殊其哀則一也婦人不宜露體故以發胸擊心代男子之袒男踊如人之跳足起而高女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殷殷田田擊心之聲也如壞墻者如墻欲崩不可支持之意故碎踊哭泣哀以送之

按爵與徒同殷殷與詩殷其雷之殷音不同而義同田田與孟子填然鼓之之填字不同而義同碎拊心也往送葬也

送形而往 合下節

此言送葬反哭之義遷柩以葬形猶在柩是送形而往也成殯而歸則形魄已歸于地唯有精靈而已是迎精而反也一往一反正孝子思親而不能留之際也故其在道往送望望然瞻望之意汲汲然促急之情如追其反而弗及以親之形猶在前也反哭之時皇皇然徬徨之意若有求而弗得如慕如孺子之啼慕于母如疑如人之有疑不知神之來否也及其既歸求而無所得之始而入門中而升堂終而入室皆弗得見則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終天之恨他何所寓其情哉惟有哭泣碎踊盡哀而已矣無可奈何之甚也人子知此則于生前精形具在之時凡可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天

心悵焉愴焉 節

此孝子反哭至終喪之情以虞祭時言心悵愴悵悵悵悵悵悵皆失志無可奈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絕望但志愈悲哀而已于是虞祭以安之虞祭于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神魂復反也此虞祭之義也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于內此葬後猶居倚廬之義也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寢于床此葬後寢苦枕塊之義也唯其如此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常不能忘孝子之志也此喪必三年之義也凡此四者皆非勉強為于外乃原于天性發于至情真實而不可已者也

音柳編音概微古堯
反處上聲苦尸古反

按服勤憂勞也

冠者不肉袒 節

此與下節皆釋免義冠在首至尊之服也以對肉袒則喪矣故以免代冠此始死去冠并纓者免之義也此禮之正也然有不能備禮者禿者頂無髮免則露頂矣故不免僅者曲背而形不直袒則形衰矣故不袒跛者足不正踊則足勞矣故不踊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皆所以為悲也有一疾則廢一禮豈其情不悲哉身有錮疾不可備禮耳其悲則一也然則何以為悲女子不踊則擊胸傷心男子跛而不踊則稽顙觸地若無所容然此皆可以為哀之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辛

矣豈必備禮哉此禮之權也

按露四體而袒衣謂之袒冠則在首之上服至尊也免雖在首而非冠焉故以之代冠免狀似冠而廣一寸將踊先袒將袒先免心既悲哀肉袒形衰故不可棄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

免者以何為也 節

此記者設問以明免不免之義免者已冠之人為喪去冠而服之者也此成人必免之義也若童子未冠則不免矣然儀禮喪服記曰童子不為族人服總麻以幼未知疏遠之哀也唯孤于當室則總以為父後承家事當與族人為禮也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童子不免禮之常也

唯當室則免矣童子不杖以綉哀不至病禮之常也唯當室則杖矣此童子亦免之義也其言杖者因免而及之

或問曰杖者何也 節

此記者設問以明杖之義父母異杖何也答言竹桐雖異然孝子之心則一也為父直杖以竹為之取其圓以象天父猶天也又取其歷四時而不改終身之痛也為母削杖以桐為之取其方以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同于喪父也又言服喪三年以杖扶病此必杖之義禮之正也然為母杖者當父在之時則不敢杖家無二尊也堂上不杖以父在堂而避之也堂上不趨以父在堂不敢以喪事急遽動父之情也此非故隆父殺母是入情之實禮義之經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辛

服問

按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無問辭而名曰服問者蓋是有人問喪服而知禮者援禮經傳記逐節答之記者但錄其答辭爾

傳曰有從輕 四節

大傳服從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術

之六從服爲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按禮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終是未詳。其意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者。以外祖父母及從母皆是小功服。故以兄弟稱之。

傳曰母出

節

此記母黨之服。此節雖非大傳之文。然亦舊傳所說。故以傳曰冠之。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服繼母之黨。而不服已母之黨也。若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耐廟。則仍服已母之黨。既服已母之黨。則無更服繼母之黨之理矣。雖外親亦無二統也。註其母。謂出母也。非爲並去聲。

凡見人無免經

節

此朝君無免經之義也。凡往見人無免經者。不但見人。雖朝君亦然。唯入公門有稅齊衰者。然不稅經。皆以經重故也。傳亦舊記文。君子不奪人之喪。所以教孝也。亦不可奪喪。所以存孝也。傳去聲。下並同。

按此謂不杖齊衰。爾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凡所謂稅。皆暫釋衣服。反吉服。若康王疥。是謂衰也。也。

傳曰舉多而刑五 節

此以刑之平。明服之平也。言舉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剕。剕。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先王之制如此。凡以罪重者。附于上刑。罪輕者。附于下刑。情親者。附于大功。以上情疏者。附于大功。以下唯其等列之相似而已。所以雖多而五者足以該之。蓋得其要也。

按臯。古罪字。臯多如墨。辟千。剕。辟千。剕。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三百之類。喪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章。爲某人等。齊。衰。章。爲某人等之類。上附下附列也。言上下各有所比附而爲之等列也。

間傳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二

章

按間如字。名間傳者。以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或曰當讀爲間。廁之間。間者。廁于其間而非正也。齊。桓。晉。文。爲正。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廁于二正。霸之間。則謂之間。霸。青。赤。黃。白。黑。皆正色。綠。紅。駟。碧。紫。非正色。而廁于正色之間。則謂之間。色。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于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間傳云。

斬衰三升

節

凡喪有受。有變。有除。凡受以大受小。以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緦。祥。先素。縞。犬祥。彌。吉。故也。

按縗淺絳色。一入謂之縗。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
深色耳。古人亦不專以素色爲凶。蓋古人常用皮弁。皮
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爲大凶矣。

男子除乎首 節

此明三年之喪終服受變除之節。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
除要經。此除服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帶。
婦人則易首經。此易服易輕也。因言除服而及易服之禮。

又期而大祥 節

二十五月而大祥。大祥之祭。素冠縗。朝服祭畢而餘祭
未忘。故縗冠素紕麻衣。更反微凶之服也。禫祭玄冠朝服。
祭畢首著織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吉祭之時。身著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二 禫

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
按素縗縗冠素紕也。白經赤緯曰縗。麻衣十五升。麻深
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緣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
而爲禫祭。此時首著織冠。黑經白緯曰織。禫祭猶未純
吉。未得無所不佩。禫之後。月吉祭。後所佩紛悅之屬。乃
得如平常也。

易服者何爲易輕 節

此因上說而問之。乃說所以易輕者之義。蓋卑可以兩施。
而尊者不可貳。如斬衰受服之時。既厚。卒哭而遭齊衰。初
喪。男子輕要帶。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
得齊衰首經。而兼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也。男子重

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
按包。謂兩施也。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輕重兼。男婦
言。男子重首。輕要。婦人重要。輕首。

三年問

按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夫宰我親受業于孔門。猶以短喪爲問。則此篇疑有爲
而作也。

三年之喪何也 節

此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自稱情至道也。從五
服上論。以下方以三年之喪說。

先王之制喪服。自三年而下。凡五等。蓋稱哀情之輕重。而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二 章

立隆殺之禮文。因以表章衆人。而別其所爲服者之親疏。
與夫服喪者之貴賤。其節分明。中制不可損益。是乃萬世
不易之常道也。嘗自病者觀之。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
故其日久也。賢者喪親。猶鉅創之痛。既甚。故其差亦遲。既
痛深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其爲至痛之
極。三年之文。斬其衰。直其杖。居則在倚廬。所食者粥。所寢
者苦。所枕者塊。皆此三年喪之外文。所以爲內情至痛之
表飾也。賢人君子。于此二十五月之時。內心之悲哀。推痛。
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而聖人裁之。止限二十五
月。其喪服之外文。以是斷割者。豈不是送死之情。須有已
復生之禮。須有限節也哉。此其所以不可損益也。故曰無

易之道也。

按情哀情也。文禮文也。節有表章意義。謂五服之眾人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賈謂天子諸侯絕卿大夫降。賤謂士庶人服。疾痛甚者其愈遲。釋上創鉅一旬。三年之喪以上。正答重喪之所以三年。此下又言重喪雖名三年實則二十五月也。蓋二十四月則兩期矣。其第二十五月者。第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去經杖則喪服畢矣。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故喪之正服止于二十五月而已。復生除喪而反生者之事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 節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二十一

乘

此節從天地間人物說一番。見先王三年之制不容已處。

躑躅與躑躅同。音馳。音馳。音周。音周。

按鳥獸知愛其類。而不如人之能充其類。即就鳥獸觀。翔回鳴號。謂鳥躑躅。脚躑謂獸鳴號。悲傷發于聲。躑躅悲傷見于行。鳴號之先而翔回躑躅之後。而脚躑皆謂遲留將去不忍去也。喞喞小鳥聲。其聲羣沸迫急。失其常度也。頃者言斯須而不能久。此皆鳥獸之愛其種類處。

將由夫患邪淫 節

此言愚不肖之情薄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痛之害身。故其親朝死而夕已忘之。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

死不哀。不如鳥獸矣。至親如此。疏者可知。送死如此。生者可知。能保其羣居而不亂乎。此不及之做也。

將由夫修飾之 節

此言賢知之情厚也。修飾之君子。視二十五月之久。如駒過隙之速。若遂其情而不以禮節其過。則哀情無窮已之時矣。此太過者之做也。先王因人過與不及。為之立其中道而制為二十五月之節限。但使足以成其文章條理。則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也。為去聲。

按患邪淫之人。則不及。修飾之君子。則太過。均之不可。由也。中制以中道為制。在無過不及上說。非中人之獨也。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成文章義理。一云。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二十一

乘

壹作但字看。不可從。

然則何以至期也 節

此問三年之喪。何以至期而練也。答言。至親以期為斷。此時宜變服也。又問。以期斷何義也。答言。期年。則天地之氣已易。四時之候已變。兩間之物。莫不更新矣。以是之故。而

以人事法象之。故期而練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 節

此明喪必三年之義。又問。既云以期斷矣。何以必至三年也。答言。孝子加隆于親。所以倍一期。故至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 節

此問親喪三年之外。又有從大功九月以下之服。何也。答

言此等之服所以使其恩以漸而殺九月以下總不若父母也此下明五服之義而婦重于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以爲隆恩愛隆重也總小功漸殺情理殺薄也期與九月在隆殺之間者也取法象于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二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于人者三年免懷故服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隨人情變殺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無不睦禮無不至者其理于喪服盡之矣若夫三年之喪則于人道中爲文理之極至者故謂之至隆非期九月以下所能及也更百王歷古今相傳而行不知其從何代而始也引孔子之言以明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喪

按自故三年至盡矣統五服而言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地以有所效故曰取法人以有所作故曰取則象法天地渾講不必分何爲象天何爲法地也以情言謂歡然相愛也壹以禮言謂欽然相接也至文以文理極處言至隆以恩義隆重言在弗及上見所同以制禮言所一以行禮言

深衣

按此篇專記深衣之制度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魯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服之也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衣裳相連蓋燕私之服爾然其被于體也深遠其取義也深遠故以深衣

名篇

古者深衣

三節

此詳深衣之制也古者深衣句作冑蓋有制度制有所度有所裁便見聖心有裁處令人服其服思實其德意下四句雖俱是說制度然皆以應規矩一句爲主玩第四節自見以應二句與袂圓四句遠取諸物也短毋四句合袷之高下一條近取諸身也制十有二句仰觀于天也皆深衣之制所以應規矩權衡也

後人衣服任意爲之無制度甚矣記者若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權衡焉不但已也短毋見膚短之制也恐其褻也長毋被土長之制也恐其汙也兩旁之袂曰袷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裳

其衽也與裳相續而合縫者又覆縫之以鉤束其邊便于著也衽之制也要之上七尺二寸齊之下一丈四尺四寸是要之縫半于下爲相稱也要之制也袖與衣合縫者曰袷其前曰袂袷之高下可以運肘爲度袷之制也袂之長短以反詘之及肘爲度袂之制也繫于要者爲帶帶下母厭髀骨上母厭脇骨惟當其間無骨者正謂要也視朝祭服之帶少下矣帶之制也此所謂近取諸身也其制之大十有二幅蓋天有十二月以成歲深衣有十二幅以成衣則天數也所謂上取諸天也衽之袂漸殺至袷其形圓如規以應圓衣之袷曲領相變其形方如矩以應方衣之負縫自背及踝如繩之直以應直衣之下齊如齊平如履

衡以應平。此正所謂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

按古者深衣。明此衣古聖所作。非今始有也。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作一句讀。是一篇之主。且虛虛說下而袂圓四句。政指其實。中間長短袷袷袷袷。其適宜處。亦不可謂非制。但與五法無干。凡布帛以刀裁。其長短制之制。以尺量其長短。謂之度。應猶中也。合也。應足之膚也。被土。覆被于地上也。衣有尺寸。裳無尺寸。隨人之身而定其長短。但無太短而露膚。太長而被土。有約而不失于儉。費而不及于奢。意續袷袷。袷謂裳之旁際。邊謂裳之無布幅處。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之裳。以六幅之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二

卑

布。交解裁之。為十二片。每片一旁有布幅。一旁無布幅。將此兩旁相合縫之。縫畢。又將有布幅一旁。覆掩無布幅一旁。而重縫之。謂既合縫了。又再覆縫。以合縫者為續袷。覆縫為鈎邊。格當臂之處。袖與衣接之縫也。運回轉也。肘不能不入。入袷之高下。與衣身齊。便可回肘。毋太狹也。白袂至袷。其長反摺之。及肘。毋太短也。帶下。毋厭。帶二句。此帶上下之制也。其制有十有二幅。舊說裳之六幅。每幅分為二。近云。謂衣六幅。裳六幅。是為十二幅。夫裳以六幅布裁為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衣裳各六幅。象十二月之六陽六陰也。可從。自短。毋見膚。至此與規矩等無涉。

特以起下四句耳。應規等句。正申前以應句也。此言其形。下言其義。袷袷。袷長二尺二寸。從袂至袷。漸漸。尺二寸。袷在前。以動而袷用。袷圓者。動也。曲袷交領也。以右襟之末。斜交于左。以左襟之末。斜交于右。脅則領不直垂而方。矣。袷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欲方者。靜也。及踝。至足之跟也。負繩及踝。謂衣之背縫與裳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也。非謂真負繩也。裳之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

○故規者行舉手 節

此節言所取之義。欲使服者文以容。實以德。意要看箇法字。深衣之成法。全在這三個取字中來。蓋無私直平之理。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二

卑

原在天地間。不知所取而制之衣服。嗚呼。服何足貴。貴之者。貴其取義之深。今人服而思之。無私直平。理于是乎。全也。聖人先王只一人。曰聖人自用服者言。曰先王自制服者言。貴是貴其五法之義。服是服其五法之備也。夫袂圓應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毋讓以為容儀。圓融而不直。遂是應圓所示之義也。負繩抱方者。欲使負直。以直其政。而正人。應直之義。抱方。以方其義。而正己。應方之義。故易坤卦六二象辭曰。六二之動。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故其德內直而外方。此借以証直方之義。此負繩抱方。所示之義也。下齊如權衡者。欲使思衡之低昂。由權之輕重。則知心之平側。由志之安危。平以安其志。于應物之際。而

平其心之本體。應平所系之義也。五法之施已得其處矣。故聖人從而服之。而不徒服其服也。應規取其圓之無私焉。應矩取其方之無私焉。應繩與準取其直平之無私焉。故先王從而貴之。貴之者貴其義也。貴之則必服之矣。是故端冕以修禮容。文事也。而臨戎之餘。深衣以居。不可以爲文乎。介冑以臨戎事。武備也。而臨戎之餘。深衣以處。不可以爲武乎。端冕以臨朝祭。若贊助禮儀之節。則深衣是服焉。不可以損相乎。介冑以臨行陣。若運籌帷幄之由。則深衣是服焉。不可以治軍旅乎。深衣爲用之廣如此。此聖人所以服之也。夫五法已施所爲完也。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所爲弗費也。朝祭之服。服之善者也。下則深衣矣。謂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非善衣之次乎。

按繩直在背。故曰負袷。方在前。故曰抱負。繩之直。則思直以正人。正在後。抱矩之方。則思方以正己。正己在前。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坤德以直方而無不利。見直政方義者。皆效法于地意。直其政以紀綱法度之。公平言方其義。以裁割斷制之。均齊言志以應物動而爲用。安危無常。故言則權心以存主靜而爲體。本體自平。故警則衡安。志平心串。說五法已施二句。結上文而起下文。故規矩至貴之。又解所以施五法之故。上文之義就著衣之入說。下文之義就深衣說。要看得明。可以爲文四句。舊說可文可武。虛說。損相軍旅。

乃其實也。亦自穩貼。

具父母大父母 節

此言深衣之緣也。具父母。大父母。所謂重慶衣。純以五采色之績。盡飾也。具父母。所謂具慶衣。純以少陽色之青。致文也。如孤子衣。純以素。致哀也。所緣者三處。純袂袖口也。純邊。謂襟旁及下齊也。廣各寸半。此其制也。惟衿則廣二寸。

按大父母。祖父母也。衣卽深衣。純卽緣也。績者。畫文。備五采以爲樂也。青殺于績。赤殺于大父母也。素則凶飾而已。純袂。舊說緣字。當衍純袂。謂純其袖口。純邊。謂純其襟旁及裳下也。二云緣不作衍。純袂袖口也。純緣。謂旁也。純邊。下齊也。此又一解。

投壺

按此篇蓋儀禮正文。壺者。實澗之器。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董鵠。或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行射禮。而不可得。故姑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亦庶幾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此投壺之所由興。先王以其亦可觀德而不廢也。

投壺之禮 節

當燕飲而投壺。外容賓主歡洽之情。內寓先王觀德之道。此投壺所由始也。而其禮何如。奉矢于主人。將以投賓也。

奉中于司射將以待算也執壺于使人將以待投也主人請曰其有云云致其謙也賓曰子有云云亦致其謙也及既而主固辭而賓固辭終而主固請而賓敬從也斯投壺之禮行矣夫投壺之間而禮度明肅雍容得禮如此

按中者盛算之器謂之中者射以中為善故盛算之器因以為名投壺射之類故亦名中也高一尺五寸背鑿圓孔以盛算士以鹿大夫以兕此篇乃大夫士禮則此謂鹿中或兕中也酒肴亦使者所供故曰某既賜投壺樂賓亦樂之類故曰重以樂再辭而後從所以致尊讓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宿再拜受 節

當夫賓之敬從也主之授矢賓之受矢非其時乎賓雖于西階上拜授也而矢尚在主人之手勢不容答賓之拜故般還退避而告之曰辟也主雖于阼階上拜送也而矢已在賓之手勢不容答主人之拜故亦般還退避而告之曰辟也一矢之授受不苟如此般還與盤旋同辟並讀曰避按賓再拜則主亦再拜矣主人阼階上則賓在西階上矣互文也受送皆矢也般還不敢直前避之容也曰辟者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般還以身言曰辟口為退辟之言也此送矢受矢之儀

已拜受矢 二節

已拜受矢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于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詳審周旋慎而不敢慢也復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投壺之筵禮嚴明肅而不敢亂也此以上記賓主始請就位之儀

司射自西階進于賓主筵之南度量置壺壺去筵中間以二矢半為度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于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算而起立以請賓俟投此司射度壺設中之儀按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八算者賓主各四

請賓曰順投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此司射請賓之辭有三樣時候順投二句是每番正投時勝飲二句是每番罷投時一馬二句則第三番立馬之後也釋算在投之時立馬又在勝之時每一入而即釋一算所以表其入之數每一勝而始立一馬所以表其勝之數也司射請賓曰投矢于壺以矢本入者為順投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若以未入不釋算也賓主須更迭捨投若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而已頻投者為比投其投雖入亦不釋算也及投畢而勝負分則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斟正爵乎正爵既行後當立馬以表其勝矣禮以三馬為成四算五馬則為一成但勝者未必專煩得三若止得二而

劣偶得一。則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而為三。是一馬從二馬也。或頻得三。或取足三。皆謂三馬。三馬既立。是戰已成矣。則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是其始也。嚴釋算之法。其終也。備表勝之禮。此告賓之辭也。而請主人之辭亦如之。

按立馬者。取算以為馬。表其勝之數也。算與馬一也。謂算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此預告賓主。欲其遵之而行。無失禮而已。

命茲者曰 節

司射命樂工之弦者曰。請以弦歌。狸首之詩。以為投壺之節。其詩樂作止。與投壺疾徐相間。處俱要相應。兩均平如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一焉。于是太師曰。諾。蓋習其音而謹其事矣。此詩樂之節也。

按弦瑟琴也。狸首。詩篇名。言賓主燕會。不以菲薄廢禮。雖諸侯之射節。而亦可通用。于大夫之投壺也。故司射命樂工奏此詩。以為投壺之節。間歇也。每一章而一歇。作則偕作。止則偕止。故曰若一。此以前皆指未投時說。

左右告矢具 節

司射告左主右賓。以矢具。乃請更迭而投。有矢入壺者。謂射坐而釋一算于地焉。司射東面而立。則南為右。而北為左。釋賓之算于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以尊賓也。釋主之算于左。在司射之前稍北。以卑主也。

按南左右不同。前左右字。只當賓主字。指投壺者。皆應皆南向。主左賓右。東為左。西為右也。賓黨于左。二句。則又以司射東向之位論左右。南為右。北為左也。坐而釋算。前此司射東面而立。釋算則跪也。曰黨。則不止賓主二人。此二句。上算不主人。賓黨皆坐于右。主黨皆坐于左。故從其類也。地道以右為尊。以左為卑。

卒投司射執算 節

此數算告勝之儀也。左右卒投。請數是預告之辭。二算三句。且渾說箇數之法。勝負鈞之意。數後方見出來。遂以下。又告于數之後也。四奇字分二義。以奇算告。只管純奇二句。鈞則無奇算了。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此節是一番卒投後。數算告算。此其時矣。司射執算。請曰。左右既卒投。請數算以明勝負焉。夫算自其全具。謂之純。自其單隻。謂之奇。數算時。若二矢協于二算。則合為一純。以此一純。別而取之。不使雜于他算之中也。若止一矢而得一算。則未協于純。而謂之奇矣。數算既畢。遂以所餘之算告焉。如所餘者雙數也。則直以純告曰。某賢于某若干。若純。如所餘者單數也。則直以奇告曰。某賢于某若干。奇。若左右鈞平。較若畫一也。則告之曰。左右鈞。不言純奇矣。按算數之法。二算為一純。一純則一取之。如今人計數以雙是也。一算則為一奇。隻而已。數後見有勝者。則以左右等分。外之餘算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如勝者多。

二算則云一純或所多者是奇而非純則曰其實于某若干奇如勝者多三算則云三奇多一算則云一奇也賢猶勝也左右只當賓主看此是一番投後每人四矢不過四算下面一馬從二馬方是三番投後四奇字分作兩義一算為奇奇字與奇則曰奇兩奇字俱當隻字存惟遂以奇算告奇字作餘字看此依註說也一云數算之法二算合為一純故地下取算之時每一純則別而取之若止一算不滿純者遂以奇算告此三句專為奇則曰奇一句設玩本文遂以二字不應以四奇字作兩義解此說上下相蒙從之

命酌曰請行觴節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一 東
此卒投行爵之儀也司射當數算告算之畢乃命酌者請行罰酒于是勝黨之子弟應之曰諾蓋西階南向洗酌而奠于壺上矣其當飲者跪取壺上之酒奉之而言曰蒙賜之飲受之以禮而不怨也勝者跪而答曰敬以此觴奉養獻之以禮而不矜也

按皆字兼賓主言只論當飲者不論賓主故曰皆跪

正爵既行節

此請行慶之儀兩正爵既行前是罰爵後是慶爵罰者蓋慶勝者罰者三番慶爵禮畢一行慶禮二字微讀俱是禮家陳事之言請立馬請慶多馬請徹馬俱是司射請罷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暨投壺與射皆三番而止慶

爵禮畢徹馬後行無算爵

正禮罰爵既行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者樹立其馬所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此皆一番時事如是者三番每番勝立一馬三番勝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或一勝而立一馬則二馬者助成其勝而以行慶禮焉慶禮司射詞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應曰諾則慶爵斯行矣正禮慶爵既行司射乃請徹去其馬蓋投壺禮畢也

按馬即算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算以計多少為算及其釋之則謂之馬以威武勝敵為義

算多少節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一 東
此記矢算壺之制算之多少視其坐上人之矢數每人四矢四算則一賓一主共八算推而賓黨主黨若四人則十六算矣室中地狹長五扶堂上稍廣長七扶庭中大廣長九扶皆陽數也筭長尺二寸夫投壺頸長七寸腹長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亦皆陽數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亦陽數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托其義雖小事不廢也矢以柘若棘為之蓋柘棘心實其材堅且重毋去其皮質而已矣
按籌字屬上不屬下註訓作矢一云籌數也不訓作矢蓋下文矢字凡三見不應上面獨以籌字代矢字也此有理可從投壺有三處日中于室日晚于堂太晚于庭中各隨光明故也扶與膚同四指曰扶扶廣四寸矢之

長短隨地廣狹室中狹長五扶二尺也壘上稍廣矢長七扶二尺八寸也庭中大廣矢長九扶三尺六寸也修亦長也若及也。

魯令弟子辭曰 節

此引二國令弟子之辭燕飲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是不容不戒也魯之戒弟子曰毋懈放肆張大也毋敖敖慢先人也毋僭立不正所向毋踰言遠談他事懈敖禁矣即僭立踰言亦有常爵謂有常例爵爵也薛令弟子辭曰毋懈云云浮猶今言浮白之浮謂罰爵之盈滿者一國之詞小異其以敬一也故並列此下記庭中之位不可無所分也賓以義接主司射贊禮庭長正禮冠士立者觀禮皆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一 季

有義道故屬賓黨主以仁接賓樂人樂賓使者承賓童子事賓皆有仁道故屬主黨各有其屬則各有其序庶幾燕安而不亂矣。

按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稱者司射始終相禮者庭長則司正也使者即前使人亦所使薦羞者賓黨位在西階下東向主黨位在阼階下西向若度壺請命弦歌釋筭之類則其位不與此同。

取半以下 節
此二國擊鼓之節圖于譜而異其用者也圖者擊擊方者擊鼓聲亦鼓類故首以鼓字統之半以下半字下之圖也盡用之謂全圖也取用者謂魯薛取用之非後人也以詩

序考之當以前圖為主後附載不用。

彼擊七而鼓五魯鼓之半也擊五而鼓三薛鼓之半也魯薛則取此半者為投壺禮蓋投壺主于樂賓其禮簡故樂取其半也擊十三而鼓十魯鼓之全也擊十六而鼓十二薛鼓之全也魯薛則盡用此全者為射禮蓋射主觀德其禮隆故樂取其全此二國行禮用樂之曲當也。

鼓擊歌

擊十三兮鼓十聲魯人射鼓甚分明七聲五鼓投壺用賓主相忘樂至情薛人射鼓子須知十二鼓聲十六擊擊鼓三聲擊五下用于賓主樂投時。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一 季

季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儒行

按此篇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然謂孔子之言則非也。蓋儒行一出于義理。皆吾分之所當為。非以自誇求勝于天下。今其言乃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澤之風。况孔子與上大夫言。猶且闕闕。至于告君。乃反如此豈理也哉。但其大義自不可忽。學者果踐其言。則亦不愧于儒矣。

魯哀公問于孔子 節

此見儒者所重。在學不在服也。哀公見孔子被服儒雅。而威儀進退。皆有與俗不同者。疑而問之。夫子此對。與俎豆軍旅之對相似。正欲啓其所當問。而勉之以學也。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者之服與。夫子對曰。儒何以其服為哉。逢掖之衣。魯衣也。章甫之冠。宋冠也。丘少居魯。衣魯之衣。長居宋。冠宋之冠。丘聞之也。君子欲體道于已。則其學也不得不博。至于服。因其鄉之所宜而已。

不求異于人。丘不知所謂儒服也。

按古者衣服皆有等差。未聞儒者有異服也。末世上下僭亂。至于無別。儒者獨守法度。眾所以謂之儒服。君子二句。只重學也。博句。學字兼知行。服字兼衣冠。學也博二句。串看。要看博字。道充于已。而天下至精至粹。無一不朗然。悉備于胸中。這纔謂之博。鄉字。泛看。非指魯宋也。服鄉者。取其隨俗自適而已。

哀公曰敢問儒行 節

此見儒者自立之行。以用世為大也。此節自立在四個待字。自立中有兩意。不可偏重。不求人說。自立在有待之先。立得定。方可以待用。如在待上看立。此立只是不邀求之意。便淺了。于所以立得定一段工夫。在何處。且于自字。不明註中。皆我自立而有待也。此句甚好。蓋他人之立。以一身。儒者之自立。以天下。自立以一身者小。自立以天下者大也。

哀公因夫子儒服之對。遂曰。敢問儒行。夫子對曰。儒行多端。遽然數之。不能終其事。欲詳悉數之。則必久留。恐更代僕人。尚未盡也。于是哀公命設席。孔子得坐。侍而言之。乃曰。儒者之行。莫貴于自立。故其潔修于燕閒。德已足。珍矣。然以待世之聘也。苟玄纁弓旌之不我至。寧抱璞耳。勉強于學問。已博洽矣。然以待世之問也。苟就顧延訪之不我及。寧汶汶耳。儒之懷忠體信。有舉我而為之心腹者乎。待

之而已不則吾之忠信自固也。儒之勉強力行有取我而任之繁劇者乎。待之而已不則吾之力行愈堅也。蓋先立于己者有素而後待人之我用其見卓其守定。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按席上之珍是喻詞以德言。人身之有德如席上之有珍。珍本貴重之物而又以席上藉之以防外物之或褻尊之至也。夙夜窮理則先民知覺故足備君顧問。內懷忠信則其誠可任。外能踐履則其才可取。此以天下國家為己任者也。

備有衣冠中 節

此見儒者之容貌。凡容貌易窺者淺難窺者深。此段容貌皆從心裏描寫出來。中與慎正是心裏工夫。下如慢非慢等是他中與慎極妙處。要重中慎二字。

彼儒者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于禮而非隨俗之冠服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而無輕率之動作。由是所讓之大如千駟萬鍾之類則直情以抗之如慢焉而不恭所讓之小如飲食坐立之類則委曲以辭之如偽焉而不誠容貌之大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毅然不可犯而如威容貌之小身若不勝言若不出口退然不敢為而如愧其出處仕止之關進則難而退則易也。窮窮卑謙貌若無所能之人也是他人之容貌。脩飾于外而儒者之容貌歛戢于中。脩飾于外者外若可觀而中實無主。歛戢于

中者外若不足觀而中實不可及也。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

按中訓正極好不必謂中於禮。正自合禮也。動以心言。作以事言。註訓慎其德。德字不可忽。二句會得禮與德意。便是容貌之主宰。下四句俱根此來。大則二句之大小字是着力字。與泛常大小不同。威是依勢作威之威。粥粥若無能。此就是形容難進易退處。從前出處說不在交際上說。大讓小讓。大小難易都是說他好處。慢儀威愧無能皆是不好處。如而實非。正藉以形容其好處耳。一云此節自衣冠中至無能也。作七件平看。衣冠壯此容貌者。心主此容貌者。事顯此容貌者。與下五句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看特句法有長短耳。亦通。

備有居處齊難 節

此儒者脩豫之行也。居處齊難四句。敬以持已也。道塗不爭二句。恕以待物也。愛其死二句。渾承敬恕來。大旨全重敬。上能以齊恭信正之理持身。又豈復見得世上何處險何處易。何處陰何處陽。而起爭心。愛死養身也。全從齊恭信正上來。恕是此心推出的。沒工夫。備豫緊承有持。有為來。敬恕是窮居時。有持。有為。都指後日達時說。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然必備乃能豫也。故儒者有備豫之行焉。其居處則齊莊而可畏。難其坐起則恭肅而敬慎。言必先信。信在言先也。行必中正。行合于道也。所謂敬也。

以是而處物道塗不爭險易之利險以避之爲利易以由之爲利不爭與人同其利也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冬以陽爲和夏以陰爲和不爭與人同其和也所謂恕也惟敬以恕則忿欲欲窒全生之道是愛其死也蓋不欲死于其所不必死將以當天下之變而死于所當死也非以有待乎唯敬以恕則身立德充蓄德之資是養其身也蓋欲脩之于無事之時將以任天下之重而用之于有事之日也非以有爲乎蓋他人之備豫在一身儒者之備豫在天下他人之備豫在一時儒者之備豫在後日故曰其備豫有如此者

按舊說止愛死句貼恕養身句貼敬夫君子脩己以敬禮記卷之二十三

以保其身獨非愛死之事乎則專以不爭爲愛死者助不可從然上言待下言爲亦有互意是謂先事而擔荷之地已具不取辦于臨時也

儒有不寶金玉 節

此儒者近人之行也儒有不寶金玉六句是所以自爲者德而已非時不見六句是所以應世者義而已德義者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自爲應世一皆以之是不遠人以爲道也一云首六句自脩之事難得二句正根此說非時不見六句正難得易祿之實以忠信義文爲主惟有自爲之德方有應世之義近人只恨此六句說而謂在易祿上下文解易祿居後而不依前面次序者爲近

人設也近人非求親于人乃不爲已甚之意

人但知金玉爲寶耳儒則以爲忠信吾心懷藏之德也其德可貴故以爲寶焉人但知土地可祈耳儒則以爲難易吾身往來之大道也義立則正大光明無往不順故以爲土地焉人但知多積爲富耳儒則以爲文乃裕身華國之業也多文則學以聚之充滿積實而道藝有餘故以爲富焉自爲以德如此以是應世安往而不善故君欲得而臣之乎甚難也得既難祿之亦宜難矣既得而祿養之又易也祿既易畜之亦宜易矣既祿而畜留之又難也必有道之時方見不亦難得乎必道義相契然後合不亦難畜乎當勞之事汲汲先之而祿則後而不計焉不亦易祿乎是禮記卷之二十三

其近人有如此者

按金玉藏于家忠信存于心土地見于外立義制于行積之多非一日可致文之多非博學不能故各以相非時不見以出處言在未仕之先非義不合以去就言在既仕之後

儒有委之以貨財 節

此儒者特立之行也舊說利害才勇言行威謀皆人所易流易倚而不能自主者儒者獨能卓然于其間故曰特立一云此節不作十事平看以義守二字爲諸事之實唯他義守的工夫持得定所以勇足犯難才足任事動可當理

撥可應猝可以改過消毀可以立威善謀特立以義守為特立也此說亦有道理

天下之事變無常形而儒者所由惟一理委以貨財濫以樂好人所易奪也儒者以義勝之劫之以眾沮之以兵人所易休也儒者以守定之義守如此何難天下事哉患難之至死生關焉儒者直前之勇足以捍難而不顧殆猶蟻蟻之值不程量其勇而攫搏之者矣重任之來安危係焉儒者有為之才足以任事而不辭殆猶重鼎之任不程量其力而獨舉之者矣事之已然者為往如言行已發是也動必當理何嘗至于悔事之未然者為來如言行未發是也機足應變何待防之豫適言出于己之失知而必改何

禮記卷之二十三

七

主于再流言出于人之毀禮義不督何至于極威以飾貌儒者以德為威無形之威也孰得而挫折之謀以集事備者以懼好謀萬全之謀也奚必以嘗試之是其心所運用身所經歷非義以妙天下之通則守以貞天下之一也見獨立不懼之操有中立不倚之體故曰其特立有如此者按貨財金玉之類委是恣其出入樂好聲色之類淹是浸漬之深此皆利也此處見得明守得定是謂不虧其義劫以力脅奪也沮恐怖之也眾以人言兵以器言此皆死之所關也不更其守則無樂節矣勢難極易欲攫以脚取之也搏以翼擊之也程猶量也鬱鬱一何才勇正意講上句以患難言下句以事故言

只是借喻不悔如言行可法可則意不豫如言行不豫不疚意來者不豫與不習其謀要有辨二者俱是用但來是我在於此聽物自來而不必豫也謀是我去謀事倉卒應變而不必習也

節

此儒者剛毅之行也舊說可親至可辱也一段是剛毅之見于與人者其居處至面數也是剛毅之見于處已者作六事平看此皆剛不可屈毅不可撓之事全在義理上得力斯為儒者之剛毅一云儒者與人之剛毅全從處已之剛毅得來所謂無欲之原天行之健與尚氣好勝者異最得主柄

禮記卷之二十三

八

夫儒者之立立于義而已以義處之則親可也近可也即殺之亦可也倘以非義加之乎則天下無足以奪之者身可劫之迫之辱之哉此剛毅之處人則然而有本焉居處以安身不主于淫飲食以養身不過于滯過失可微辨即改何待面數焉此天性之剛毅一本于義理所以至此故曰其剛毅有如此者

按可親以情言不可劫以力言可近以義言不可迫以勢言可殺其身以有命也不可辱其志以有義也淫泛溢過侈也滯濃厚滋味也不淫不滯無慾也無慾則剛矣微辨隱諷也面數指斥之也要善看言心嘗養人教詔即自新也此剛毅之見于處過時

儒有忠信以為節

此見儒者自立之行也。此自立在註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上見。如何暴政不更蓋忠信禮義仁義只是自家的真心。以此心禦人欺侮便是忠信禮義。以此心去行便是仁。以此心而處便是義。真心上持得定。世變何能推動得我所。字指上忠信數者言。

儒者忠信以為心。以誠自處耳。人之感其德者無不獻其誠焉。是無形之甲冑。有以禦人之欺矣。禮義以為行。以敬自處耳。人之感其德者無不致其敬焉。是無形之干櫓。有以禦人之侮矣。然是忠信禮義也。以之為大行之具。即仁也。仁之體大而尊。其遠而行也。必廣及物之恩。其尊。此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三

仁以出也。若戴于首者然。以為立身之節。即義也。義之體方而嚴。其窮而處也。必嚴守己之貞。其懷藏此義以處也。若抱于胸者。然是道也。乃居身之所也。自信之篤。毅然不可奪。雖有暴政亦不更其所為。是他人之自立以勢。儒者之自立以理。自立以勢者可奪。自立以理者不可奪也。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按忠信存心者。甲冑服之于身而在內。故喻忠信禮義處事者。干櫓皆運之手而在外。故喻干櫓仁義二字。仍當忠信禮義字。雙換言之耳。行處以窮達言。一云行處分窮達則暴政說不去。通節俱指窮居言。行不特應酬一念動處即是行處不止決斷持定亦是處。以此四者

自守橫逆加之而不變。自立之至者也。亦通。

儒有一畝之宮節

此見儒者之仕以道也。儒者仕道之正。在不疑不諂。上不疑不諂。又在貧苦中得來。看其他宮室衣食。這樣非陋。不知受多少艱辛。世情都被他參透。所以出仕。只以我之正道做事業。君信任我也得。不信任我也得。此心自信得過。何疑何諂之有。

儒有一畝之宮云云。居之貧也。易衣而出。衣之貧也。并日而食。食之貧也。宜乎出處之間。委曲遷就。以為若處。衣食之計矣。然而上答之身出而道在必行。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患失之心。上不答。道屈而身在必進。不諂乎上以來。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三

合而有患得之心。一于道而不必于仕。所以為儒者之仕。而不同于世之苟仕者也。故曰其仕有如此者。按徑一步。長百步。為一畝。折兩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城宮牆垣也。言牆方六丈也。二尺為版。五版為墼。周環之。言室方一丈也。一說不敏以疑者。匹夫之家。忽而來。弓旌之聘。苟非道足自信。能無疑乎。不敢以疑。其抱負可知矣。

儒有今人與居節

此儒者憂患之心。在明道淑人也。此憂患在危起居猶不忘百姓之病。上見。蓋諷口高張。賢士身危之日。只要保身。不顧生民高蹈可矣。其憂尚輕。只要救民。不惜吾身。操一

死足矣其憂尚淺儒者又要全名又要伸志如何結得看相如何勝得諛語這焦勞無日得釋者

儒者今人與居友一鄉之善士以至友天下之善士也古
人與稽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也今
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者行而世為天下法也以是自任則
斯道不明人心陷溺百姓之病猶已之病矣使遇其時而
伸其志其不忘病固所深願設或不幸而弗逢明世在上
不援在下不推又有諛語之人阿比為黨而危之者若可
憤世而忘之矣然身可危而志不可奪故雖危其起履而
志終不為之少屈猶將不忘百姓之病必欲以所學所行
拯救之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而憂世愛民之心愈堅愈
切此所以為儒者之憂思而不同乎世之戚戚者也故曰
其憂思有如此者

按與稽為楷此便是任道之責此便是憂世之心適弗
逢世以下是舉其時勢之艱而猶不忘其憂以見其憂
之深耳一云以前四句作為學憂思只到不忘百姓句
見之非是適猶言偶然也弗援在君者不引我以升也
弗推在臣者不舉我以進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言
舉事動作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竟終也竟信其志
民病乃其志也不忘乃所謂信也雖危二句即身可危
二句虛下實

儒有博學而不窮 節

此見儒者寬裕之行也舊說博學二句以脩己言幽居二
句以處世言禮之以和三句以立禮言慕賢而容眾二句
以待人言此儒者寬大廣裕之行如此一說以學行為主
唯學行之積也厚故窮達無往非道而體禮也有法待人
也有度寬裕皆從此來裕即寬之至不是兩項

儒有博學而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而不倦賢人可
久之德也知行並進其德成矣時而處學行足以有守而
窮不失義幽居而不淫時而出學行足以有為而遠不離
道上通而不困窮達如一其性定矣用之何所不宜哉故
其用禮也知禮之體雖嚴而用以和為貴備者內焉以敦
確誠實為美禮之質立矣而外焉以和順從容為法禮之
用行矣其待人也于賢者切景行之懷以致其慕眾者擴
同人之量以致其容涵容之中未始無分辨之意擬諸其
類其猶毀方而瓦合乎蓋陶瓦之初毀其圓以為方合其
方而復圓備者待人與此何異蓋他人以氣質為迂緩或
易失于因循而儒者本德性為開學故優游涵容自成其
博大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

按寬裕二字諸說俱牽粘不合還在後段行禮待人二
項上看前學行其大本幽居二句在知行內討出禮之
句且就禮說不着在儒者上美法二字着力忠信指資
質言甚好只言其學禮之本不應禮之體上正言用之
和主寬裕言故也全重優游之法句優游所謂和就涵

在忠信內舍忠信無所謂和也慕賢句重容衆邊繞與寬裕合毀方者毀其圓以爲方是分辨意貼慕賢瓦合者合其方而復圓是涵容意貼容衆宜在此二句得解

儒有內稱 節

此見儒者舉拔之行也內稱外舉作一頭程功一段是薦賢無所私而下不求報于賢君得其志一段是薦賢有其効而上不求報于其君君得其志與利國家申看利國即君得其志也大旨儒者薦賢只要使君得其志惟一心要君得志又何知有親怨有富貴有人之報我者此公心全從忠君上生出來所以極大舉言舉之于上援言引之于下

禮記論義集訂卷之二十一 主

薦賢之事及于所親則似私及于所怨則似矯儒者內有所稱外有所舉惟其賢能而已初不以親怨故而辟之也然稱舉太易又未必得人也必程算其功一一皆善積累其事一一皆當然後于下位者推而進之于隱居者推而達之此賢能者方慨生平之未遂得儒者推而薦之寧無報答心乎儒者曰以人事君吾之分也而何望其報乎蓋一望其報並其推薦之心而亦私矣及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而國家享其利君人者方撫綏共理之無人得儒者推而薦之寧不思以富貴隆其報乎儒者曰薦賢爲國非自爲也又何以富貴爲乎蓋一求富貴並爲國之心皆利心矣夫舉拔始終一于至公如此與市恩徼寵者

與故曰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按程算積累不以一事偶合輕許其爲人之實但此節只重薦賢之公不輕薦意還輕然亦必如此而後可以不辟親不辟怨也君之志在治國家國家享安富之利則人君遂望治之心矣傳稱祁奚舉其子午舉其讐解狐正不避親怨之故而大夫俱之同升諸公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是皆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 節

此見儒者任舉之行也通節重在久相待二句首四句正所以任舉根基惟道同情同賢乃可舉故儒者舉之不然此見儒者任舉之行也通節重在久相待二句首四句正是比黨矣任猶保任之任上旣言舉賢拔能此又言任舉者上以待天下之士言此以待其朋友義氣之交原有厚薄也

儒者之于友也聞善言則相告見善行則相示欲其進德脩業以爲任舉之地也居嘗則有爵位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其心乎意契以堅仕舉之節也由是友在下僚則已待之而同升友在遠地則已致之而同進是其始也博聞廣見以相砥礪其旣也維持薦拔以慰彈冠此文友任舉之行也

按久謂淹滯下僚者以時言遠謂投置閑散者以地言相待相致只是欲彼之升進也升進之權在君待致則

儒者之心耳蓋他人任舉或在偶然勢利之合儒者任舉則在道德相信之深與市恩微寵者不同

儒有澡身而浴德 節

此儒者事君有特立獨行之行也通節以浴德爲本而浴德又以澡身爲本此儒者主乎最得力處下格君心而優文行善治亂而斷同異皆此德真得處末句通承特立以操持言獨行以作用言這操持作用皆從性天澡雪得來世上未有之操持未有之作用也故曰特曰獨不是刻意矜持故峻丰裁如東漢之氣節也

夫吾身乃正君之本身有不澡德無由而浴也故身之所接存養省察防其非僻而使欲淨理還德之在我者克全

禮記說彙纂卷之二十三

五

其湛一事君不病于無本矣由是嘉謨嘉猷入以告于君而不矜不伐出以順于外方君過未形時則靜也隱言以告之則君日遷善遠惡而不知誰之所爲也君過已形所謂羸也顯言以翹之吾見與言諷諫未嘗失之太急也以脩身言制行之高如功在社稷澤被士民皆自然而致不必臨深以相形文革之多如黼黻皇猷潤色國家皆素蓄而有不必加少以相益世治則德常見重而人不我輕世亂則德周于身而邪不能沮以與人言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苟與已同而理非則弗與矣非其所可與不必異乎已也雖與已異而理是則弗非矣此蓋有卓然特立一身之體有毅然獨行一時之用大人正己物正之道也

而豈他事君之所可及也哉故曰其特立之獨行有如此者

按身屬外德屬內澡浴皆洗滌自新意宜申看下總是事君之事陳言是已有所見而陳之伏隱也是不張大意此平時納誨之道正之翹之就因事諫靜上說靜羸屬君心靜即人生而靜之靜羸謂其君羸疏而有過也此君過之顯然者對上靜字正有潛消意翹有顯舉意在陳言之外俱屬臣說行即所爲之見于功業者文即所學之見于制作者俱切事君看行之高一盛德大業自然然而即臨之不少加不臨不少損不必因人之短顯已之長文之彘一積中發外乃其素有加之不見有

禮記說彙纂卷之二十三

六

餘不加不見不足不必取其所無增其所須本澡身浴德來深高多少都是借宗世治則士貴矣故不輕世亂則士賤矣故不沮沮有恐怖意一云治可進而不輕于進進必以禮亂可退而不沮其退退必以義此又一見臨深加少二句註分文行弗輕弗沮註分德志亦不必太泥同弗與二句在不黨同伐與共濟國是上說前特立自守之義居多此加獨行遠道之義居多此其稍異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 節

此儒者規爲之行也慎靜尚寬兩平說強毅比尚寬進一步博學比慎靜進一步近文章二句承上起下之詞惟博

學故能近文章惟強毅故能砥礪廉隅知服要與與人對
看兩個以字只重在強毅博學上不臣不仕分應首二句
謀度屬心作為屬身總是所得深所守堅而在外不能奪
意一云通節要重慎靜為主以下皆慎靜中得來的慎靜
就是道學中敬守的工夫胸中養得致一不妄動的力量
到其待人自然和厚中有嚴厲之操其學問自然博洽中
有精一之守其律身自然文雅中有稜角之丰裁此儒全
在靜中得力可從

天子人所急欲臣之者也而儒者上不臣天子諸侯人所
急欲事之者也而儒者下不事諸侯豈忘世哉志切自脩
而有不暇焉耳夫守身尚其敬備則存養省察謹飭而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七

妄動待人取其寬儒則一視同仁寬裕而實能容待人固
尚寬倘苟同以詭隨則依阿也而非真寬也又厲堅忍之
操見其強毅者凜乎難奪焉守身固懷靜倘渙然以無為
則枯槁也而非真靜也則窮事物之理而切要者又服膺
勿失焉惟慎靜則謹厚有餘矣而又加以博學則文章
燦蔚不徒有質無文為一謹厚之士而已惟尚寬則仁柔
有餘矣而又加以強毅斯稜角峭厲不徒有圓無方為
一和柔之士而已是其一段陶鎔變化之妙在內者重功
名為輕是以天子諸侯欲得其人而臣事之雖分國如錙
銖之輕彼亦不屑矣此其中之所謀度外之所作為惟慎
自脩自信工夫少有未到便于理多違于心有歉尚何知

有王侯之可仕哉此與要求利祿者不同故曰其規為有
如此者

按慎靜有敬一不妄動意尚寬有天地萬物皆一體意
砥厲廉隅都是假借字眼廉猶陛之廉隅猶城之隅厲
礪也砥厲磨石名細曰砥粗曰厲以石治金以况君子
之不苟砥以平之厲以利之則脩治之謂也分國如錙
銖好賢而輕視其國也一云通節散說說慎靜句作一
段慎靜易至于迫狹而濟之以尚寬持已得中矣強毅
句作一段強毅易至于忤物而濟之以容與則待人得
和矣能博者未必能約博而知服博約一原也脩飾者
或少實功近而砥厲文行交致也作相濟說亦通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六

看來不臣不仕固高不仕之節却與枯槁沉淵傲世死
物者不同下文一段實落工夫即添離開不仕之意不
然上有分國如錙銖之君正儒者效用之日安得不臣
不事乎不臣不仕或是時尚未可相時而出耳若應世
無術驕語貧賤亦足羞也

儒有合志同方 節

此儒者交友之行也合志二句是窮時事並立二句是達
時事久不二句包窮達而言本方立義直說歸重在義上
義與行字應同不同俱以行說與同方同術異近云通節
獨重志字下同術相樂不厭不信皆合志之所為也此合
之志何在本方立義是其志也同此義者進而友之不則

退而避之。惟其以義擇交于始。故能以義全交于後。此其舊說有主意。

彼心之趨向為志。儒者之于友也。則合志而同其方。道之所習曰術。儒者之于友也。則營道而同其術。幸而並立。則樂其志之同。俛而無忌心焉。不幸而不得並立。則憂其志之不得同。伸讓位相下。而無厭心焉。久不相見。而志恒相孚。聞流言不信焉。儒者交友之善如此。所以然者。以所立之志在義中耳。蓋儒者之行。其本方。而心術隱微之地。無私曲也。其立義而泛應周旋之間。皆時宜也。故以是交人。其志一而不同于本方立義者。則進而與友。其志異而不同。于本方立義者。則退而不與友。惟其一義以為交之本。此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三

志之所以同方。並立也。相下也。泥者也。惡足以間之哉。故曰其交友有如此者。

按方謂趨向之地。據所懷志。意言術言脩習之業。據所習道。藝言註方。即術也。殊混。道正志之所出也。惟同方。故同術。申看此二句。正是交友之事。並立四句。只言其交之固。其行以下。又原其始。若以同道同術為不厭不信之本。便不消後三句矣。亦不必分窮時達時。只如此說。何等直截。一云並立二句。文平意卑。乃學問有得之言。非爵位相先之說。並立猶並駕齊驅也。亦好。

溫良者仁之本也 節

此儒者尊讓之行也。八者皆是虛論其理。儒皆兼此三句。

方實就儒者說。註讓善字。即仁字。自道之本體而言曰仁。自仁之體備于已而言曰善。

此節皆以發見之盛。而表其存心之仁也。溫良由于德性和易。始發為近人之容。是仁之根本發露也。敬慎然後心能收斂。始不為人欲所間。是踐履仁之實地也。廣大舒緩。仁之充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孫以接人。仁之能事。仁者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禮儀有節。仁之發于容貌者也。言談有中。仁之發為文章者也。樂播聲容。仁之至和所為也。分人以財。積而能散。仁之施于如此也。八者曰本。曰地。曰作。曰能。曰貌。曰文。曰和。曰施。而歸之于仁。蓋仁者諸德之總。而百行之原也。備者則兼此八者而有之矣。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三

而猶且不敢自以為仁而言仁也。蓋重仁之道而當之。仁之所以造其極。遜仁之美而不自居。仁之所以集于虛。故曰其尊讓有如此者。

按仁之為道。統之不外乎一心。發之則徵于庶行。溫良等八者。皆仁之條件。尚未屬儒上。到兼此而有。方露儒字。八件叙得有次序。皆指在外者言。仁則指在心者言。惟其有仁存于心。故發于外者自然盡善也。一云地字。要認。仁者心存不放。自有此敬慎發見于外。故曰仁之地。不可謂敬慎以踐履乎仁也。兼此此字。指溫良之類。不指仁說。一云尊讓。德至尊而衷則謙讓也。亦好。儒者這許多美行。都是仁生出來的。其砥礪一生。也只成就。

個仁字。文清公云。夫子溫良恭儉讓。止是一仁。與此相合。

儒有不隕穫 節

此總承上文而申結之也。下三句以道字為主。隨所在而與道俱之意。故曰。儒言儒以道得名也。至舍以下。是記者記事之辭。言行指儒者言行說。

夫儒者之行。無一不備。如此。則道具于已。安往而不善。其處貧賤也。道足以自守。而不為之隕穫。其處富貴也。道足以有為。而不為之充誦。以至君王長上有司。勢雖足以困我也。然道在我。豈得困迫我。而違道哉。命之曰。儒夫。固以

道得名也。今眾人之各備也。不有其行。而徒為其服。惟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妄也。故常為人所詬病。亦為儒者所自取也。若天下之真儒。則孰得而詬病之哉。孔子至舍。哀公館之。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及聞儒行而好德之心。自有所不能已。向固于儒者之言而信之矣。今則加信。而不以儒相詬

向。篤于儒者之行而義之矣。今則加義。而不以儒相病。終沒吾世。其敢以儒為戲乎。

按隕如籥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刈。而枯槁。總困迫失志之貌。充則以滿。而必溢。誦則以高。而必危。總喜樂失節之貌。

大學 明 冠義

按冠禮之起。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冕起于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年天子諸侯。皆十二。又云。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禮者。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其文有錯出。鄉特牲者。當移置此。男子二十而冠。男子陽之類。二十則為陰之數。二十而冠。以陰而成。乎陽。女陰之類。十五陽之數。十五而笄。以陽而成。乎陰。陰陽之相成。性命之相通也。

凡人之所以 至末

此詳釋冠禮之義也。章首當有却特牲冠義二字。如樂法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鄉飲酒之例。引起冠禮。故冠而後。服備至。重冠。應正容。禮一。邊言冠。有以致禮。義之備。故聖王重之。古者筮日。筮實至末節。重冠。應正君臣。一邊言冠。有以致禮。義之立。故古者重之。重冠。故行之于廟。以下總承兩邊。一為修身。而重

一為明倫。而重也。近云。此節雖有禮義備禮義立二段。不可截然兩平。蓋自禮義備說起。原要歸重禮義立上去也。後面雖有兩段。分承。然說容體正等。隨轉到以正君臣

等中間。以字正是。過度處。大旨。只重將責為人子時之禮行焉。一句。行焉者。欲其身體。而道明德立也。其餘許多禮

數。無非提醒他。要他行此四者。重冠與前重冠相應。只在叙倫上見。頗有理。

凡人之所以為人 節

禮義之始提頭舊說一是飭之為威儀。一是叙之為彛倫也。故冠而後服備以下。正申禮義備一邊。冠者禮之始。正與禮義之始應。一云此節要重正君臣等上看。冠為服備而設備服為明倫而設。看以正君臣以字分明。是以此禮義之備者而正君臣等也。况備字對立字不過立者生人之道植立于此也。備不過威儀整飭而已。前面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等。是正為正倫始事也。後面故冠而後服備容體正等言。從此方可以正彛倫了。故即承之曰冠者禮之始也。此禮字指君臣父子長幼之大禮而言。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其有是禮義耳。而禮義不過敬身。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三

以明倫而已。吾之一身。禮義之所關也。故容體欲其可慶。顏色欲其可觀。辭令欲其可從。及夫容體正等。則動容中而後禮義寓于吾身者。全備而無缺矣。禮義備可以之而叙倫矣。當知彛倫禮義之根本也。故以正君臣等焉。及夫君臣正而有義。父子親而有恩。長幼和而有序。則人紀維脩而後禮義立也。冠服者威儀之象也。冠加于首。則服周于身。是冠而後服備也。服其服則文以容。遂以辭。是服備而後容體正等也。由是而彛倫之故。有其基矣。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重冠而制之為禮焉。

按禮義不平禮以義起也。順順理也。中間由重冠說到冠禮諸儀。由諸儀說到成人。纔由成人說到子弟。臣友

此文字針線暗度之妙。脩身是禮義始。初處身既脩。更從此叙彛倫。故接一以字。君臣父子長幼不平。重在臣子幼一邊。禮義無甚分別。故後只說個禮之始也。不須更着義字。此重冠虛講。即下筮日等。與後古者重冠句重講不同。

古者冠禮筮日 節

承上重字來。筮實以上言行冠之慎。下推其所由慎也。全重禮為國本一句。註中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為國。句甚精。人道即指下子臣弟幼之禮說。蓋冠事原只望他在禮義立上做工夫。講者體上正君臣一段。與下孝弟忠順一段便明。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三

以禮義之所由立者言之。古者冠則筮日以求夫天之吉。筮實以求夫人之賢。若是者何哉。正所以敬重此冠事也。冠者太禮之一。敬重冠事。正所以敬重禮教。禮者立國之本。敬重禮教。正使國之人。盡知立人之道。從此起。而禮義之教。有基無壞矣。不亦為國本乎。一重冠而國本在焉。此先王所以重冠禮也。

按聖王重冠是重禮。故繫承冠禮。筮日云云。端是重禮以為國本也。事是冠的節目。即下冠于阼等禮。是冠之統體。即下所謂成人禮義為國本。即下以為人可以治人意三所以一步深一步。

故冠于阼 節

此舉適于皆見衆儀禮之文而釋其義也。昨與客位主
廟中者言三段以考代爲主著代在于成人道。故三加期
其人之成字之敬其人之成也。

其禮伊何故冠于昨階者主人之階父老則傳之子所以
著其傳付之意也。醮于客位以賓禮禮之三加而其服彌
尊加禮于有成之人也。已冠而賓送字之以成人之道待
之故敬其名也。

按筮日筮賓是敬冠事然未及所行之禮故緊接冠于
昨緇布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不若爵弁之文故曰彌尊
成人之道也。泛泛說責成意雖未盡而已寓于此語中
矣。冠于昨醮于客位者適于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章

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三加彌尊冠而字之則
適庶通得行之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
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日令辰
乃中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承受嘏福。三
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
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備其內而
已。敬爾威儀。淑慎爾德。內外脩也。以成厥德。德之成也。
壽考維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眉壽萬年猶
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耇無疆。不唯服之加也。故曰三加
彌尊。加有成也。郊特牲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
尊。命其志也。志言其始成言其終。已冠而字之。尊其名

也

見于母母拜之 節

此釋既冠見人之義。重適于說。上段成人者見禮于所親
將爲家政主也。下段成人者見禮于所尊。將爲國政輔也。

見并音現

不特此也。見于母見于兄弟皆拜之者。以其成人。故與之
爲禮也。玄冠齊冠玄端齊服執雉爲摯。莫見于母遂以此
摯見于爵尊者之鄉大夫齒尊者之鄉先生皆以成人之
禮見而不與未冠者同也。

按母拜之。正其受拜之禮。兄弟拜之。正其相拜之禮。蓋
幼時父母兄弟慈愛之驕。釋之已耳。今以其成人。故母
與兄弟各還其相見之正禮。卽坐受亦謂之拜。非真拜
子也。如男子跪拜曰拜。婦人手拜亦曰拜之。謂註云適
長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于衆子也。亦通得
但費周折耳。一云母有從子之義。又一云廟中冠子。以
酒脯奠廟訖。北面取脯見母。母拜其脯。從尊者處來。此
又因母無拜子之事。而曲附之者也。冠端用齊致敬也。
取精明之至意。摯用雉者。士以雉。凡冠禮皆依士禮而
行。故爾鄉大夫謂親臨之官。鄉先生年德俱高者。或致
仕之人也。不言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先見之也。齊俱音

成人之者

節

此承上兩章成人而言。只要起下成人之者一句通節分

四段看自首至其禮可不重與解待以成人之意下至聖王重禮推所以責成人禮行之故冠者三句結上文以起下文又推冠之實而解其義也

既冠成人實與父母兄弟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無不成人之矣是成人之者豈徒優之以成人之形將責于成人之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之以為人子則孝為人弟則弟為人臣則忠為人少則順四者之禮而實見之行焉將責四者之行于人則禮非虛禮其禮可不重與禮之重行如此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子為弟為臣為少而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求人非人而治人也行重則禮亦重故聖王之重禮如此也而冠禮始基之故曰冠者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三

禮之始也嘉禮有四冠尤其重者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所以尊重此冠事豈但尊重事自有不敢輕重事之意焉乃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安得不行之于廟也乎禮行而禮義立此冠禮之所以為善也歟

按通節六個禮字分兩意其禮可不重聖王重禮此二字相叫應指上二節待冠之禮言餘俱指孝弟忠順為人在禮義立上說治人在人從禮義上說蓋此天理在禮中行禮之精意謂之義立在人身上禮禮之實事謂之立冠筆基乎倫理之大故曰禮始冠兼統乎人道之全故為嘉事之重嘉事嘉禮也前以筮為重冠此文以行之于廟為重冠互見也行于廟在筮凡東序醮酒

戶西上見此後雖只有兩個所以字當作三層意看蓋不敢擅重事亦是所以之意

昏義

按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臣智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又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然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責蓋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責之義乎郊特牲亦有錯簡當取以歸于此篇

昏禮者將合節

此詳釋昏禮之義也重之分上言昏禮所係之大而君子重之以下是詳其重之之實也君子包下男女二家重字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三

該下敬慎重正納采五句男家君子之敬慎重正也主人筮凡四句女家君子之敬慎重正也求句總承不必單指釋廟中說一云君子指男黨說方得敬慎本意蓋昏是男家大事女黨所係輕于男也此節止主人筮凡于廟而拜迎着女家說其餘都是男家的事敬慎着男黨心裏說重正着男黨所行之禮節說惟此事重而欲其正故不得不敬慎也甚有理

夫昏禮何為者蓋將以合二姓之好上焉事宗廟而為祭祀之主下焉繼後世而綿本支之傳所係之重如此故君子重之而不敢忽也惟其重之是以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凡此禮之行皆男氏遣使者以將命而女氏之主人

先筵几于廟中而後出而拜迎男家使者于廟門之外使
者既入廟門三揖讓而後升堂此時男家使者傳男家
之命而聽主人之答命皆在于廟焉是男家所以敬慎重
正此昏禮也

按昏禮自有次第媒妁之言既達女家先許之矣男家
不敢必也故納鴈爲不擇之禮以求之既納采將加之
卜矣不敢必主人之女也故問女生之母名氏既告之
名男卜而吉矣則納此吉卜于女氏既納吉矣則納幣
以爲昏姻之證既納幣則昏姻定矣故往請成昏之期
則本男家所定言請者示不敢自專謙也重之如何加
敬慎正三字凡人重其事必先主敬然其間更有許多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季
宜詳慎處如納采而下却何等細密周到必敬慎正三
字然後足以盡重之義四禮皆用鴈惟納徵無鴈以有
幣也用鴈者以摯見之禮見之用幣者以聘士之禮聘
之天子諸侯又用玉

父親無子而命 節

此節推親迎之禮與上文五禮並列而爲六者也三綱也
字當分三段看親之乃迎之入室以後事下文獨以親之
爲言者其餘雖與共牢合卺俱屬親迎一類然皆敬慎重
正之事耳
期定而親迎舉則父親以酒贖子而命之迎所以必親迎
者蓋男乘陽剛以帥人爲德女乘陰順以從人爲道正男

先于女之義也此親迎之始也子承父命以迎女家主人
筵几于廟而拜迎婿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百拜奠
鴈者蓋父母以女授婿婿乃親受于父母故奠之不敢不
拜也此親迎之時也受女畢婦登車婿降階出大門御婦
車致其敬也授之以緹使之升也婦升則婿執轡以輪之
三周爲率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而
婿乘已車先行俟于門外而揖婦以入禮之也牢牲也以
一瓠分爲兩瓢謂之鬯醕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
不異爵有合體之義不異牢有同尊卑之義皆所以親愛
其婦也此既迎之後也皆親迎之禮也

按執鴈有四義取其願陰陽而往來一也不再偶二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季

本大夫之華而士亦用之攝盛也三也昏不用死鵞故
越雉而用鴈四也

敬慎重正 節

此節釋六禮之義夫婦有義及下父子君臣逐句入敬親
意重子臣邊雖有敬親二意然看後字別字義字還重敬
邊與哀公問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旨同禮之本在有
別而有義有親有正皆從此生禮始于冠禮字即前君臣
父子長幼之道也樂舉諸禮總明昏禮爲禮之大體也
君子之于昏禮既敬慎重正矣而加之親迎者何哉蓋昏
禮爲禮之大體非微文疏節可比若不敬慎重正則禮有
未盡男女無別若不親之則情有未盡男女便過于

別今日無以成男女之別則亦無以立夫婦之義于他日矣然昏禮必成別而立義者何也今日男女敬與親兼盡而能有別然後以今日之敬親為將來之敬親而夫婦有義然豈惟夫婦有義哉內而親者莫過于父夫婦有義而後推之以事父敬以盡為子之禮親以盡為子之情父子始有親矣外而尊者莫過于君父子有親而後推之以事君敬以盡為臣之禮親以盡為臣之情君臣始有正矣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人道之大惟此三者而有義有親有正皆始于男女有別如此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惟為禮之本此所以為禮之大體也然禮之大體豈惟昏禮為然哉夫禮始于冠所以責成人也本于昏所以基人道也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昏

下喪祭所以慎終追遠也尊于朝聘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于射鄉所以合賓主之歡也凡此皆人道所寓人倫所關皆不可不以敬愛行之故曰此禮之大體也然則昏禮為禮之本亦可見也哉
按敬慎重正在先親之在後故曰而後不可與上而而後字例看禮之大體要看得與末一樣自納采至合卺皆為男女至見舅姑理家事以後方為夫婦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一串說愛敬二者在男女之別都有了夫婦之義雖指後日說立字却在於今言此義大明于天地間而植焉振舉也與成字一類義之體嚴夫婦常失于過和過于和則不嚴而大義廢而不立敬之道在

始合之日立其大體大體立得定則一日之義即終身之義矣有親有正俱以愛敬字貫冠喪祭朝聘射鄉因昏禮而並及之父子有親君臣有正鄭註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思之殊有妙理宜知

夙興婦沐浴 二節

此釋見及饋饗之意興字泛言不单指婦與婦字在興字下方露出婦禮婦順是將來之禮順成之明之則在今日下節以先降二句為主上二句乃叙下者也一獻之禮兼獻酬酢而言此之一獻乃舅獻婦酢姑酬也末句乃申釋者也

昏禮之次日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舅姑正明之時饋禮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昏

見婦于舅姑為婦者執笄以盛棗栗服修而見以告慶方舅姑之始見也贊者設醴以禮婦婦舉脯醢及醴皆祭之盛祭所以昭敬敬事舅姑于茲為始矣非成其為婦之禮乎及舅姑之入室也為婦者盥潔而具夫特豚之饋左胖舅俎右胖姑俎蓋饋所以致養就養舅姑于此為始矣非以明婦之順乎昏禮之又明白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主一獻畢姑置婦之酬爵也于是降階而各退矣舅姑先降自西階西階者賓階也婦降自阼階阼階者主階也蓋以姑老則傳之婦明此家婦將有代姑為主于內之責也

按進食于尊者曰饋以特豚饋合升而分載之一獻禮

初是主酌酒奉賓行獻白獻次是賓酌酒復主曰酢又次是主酌酒復賓酬勞田酬三者備斯為一獻止一獻者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卑故尊惟一獻奠酬而止明正禮成不復舉也兩降階各就燕寢也以著代者子之承父將以為主于外婦之代姑將以為主于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此條專重在著代上著代必重其事故先之以獻饗此謂冢婦也庶婦則使人燕

成婦禮明婦順 節

此總結上文分之則為婦禮婦順著代三者總之則歸于重責婦順也蓋藏以上婦順之實是故以下叙婦順所係之重此重責之故也重責與重之二字不同重責即厚禮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重之意重之者指成婦禮三句舊說美倫與事功平謙和字承順舅姑三句理字承成絲麻二句一云只當以順于羹倫為主而帶下事功言婦順者先在順舅姑和室人而後當于夫之心當于夫而後可相夫以成事以審守倘舅姑不順室人不順則不得夫心雖有才能事功何自而成和理二字串看蓋婦順備而後內之情意和情和而同心協贊家道方理和與理合而始可長久和理的和字不可與理字分貼美倫事功和只貼情誼理只貼家業如此說此若更覺渾融

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上順下和而後夫之心乃得當焉此順道之在羹倫為婦所當先體備者由是絲麻布帛之事此婦而順者能成之委積蓋藏之蓄此婦而順者能審其多寡輕重而守之此順之在羹倫者移之事功而一順無所不順矣惟婦順備于羹倫之脩則閨門雍熙而內無不和既和矣以之共成夫事功則家庭整飭而內無不理和且理則情意維係而家不離散締造昌大而家不廢墜家道之長久如此此聖人于娶婦之始重以責之也

按成禮明順著代三平說又申之申猶加也乃轉換文

法不重重責與重之相應上下相從謂之順室人即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嬀可否相濟謂之和當于夫者蓋古之君子正心脩身以齊其家不昵于衽席燕私之好而忘孝弟和順之心故為婦者惟順且和而後稱也根婦德之教來絲麻布帛以紡績言能成其事則祭服可備而又可以無寒少日委多曰積困倉曰益實窖曰藏審而守則乘盛可備而又可以無饑根婦功之教來合此二者婦德脩則猜忌不啓婦功脩則常用不匱和理長久皆從此得來通節三而後字都是難詞

是以古者婦人 節

此承上章言上章言重責婦順于正娶之時此章言教成婦順于未嫁之日儀禮但有士昏禮此以諸侯之宗女言

德言容功婦順之本不可即為婦順德又為言容功之本
女子一貞順則自然鎮靜端莊勤勵一齊都有了成字重
在教上祭只是告其教之成耳

惟婦順不可不備是以古者有見于此于婦人先嫁之三
月必有以教之而教之之所祖廟未毀此女猶于此祖有
服于君為親也則女師教之于公宮既毀無服于君為疏
也故教于宗子之家其教之事則以貞順之婦德與詞令
之婦言婉婉之婦容絲麻之婦功四者之教成祭其所出
之祖牲用魚羹用蘋藻皆水物以陰從陰也若是乎有教
者蓋以德言容功婦順之本今日雖未為人婦而將來婦
順之道固已成于此此教之所以不可不豫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按諸侯五廟公宮祖廟也諸侯如此天子可推大夫士
庶可知婦德重在貞順故教必先此詩云婦有長舌維
厲之階言固德之著也隨受之以婦言又曰無非無儀
容亦德之徵也隨受之以婦容又曰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婦功亦定不可少者故終之以婦功冠義一篇重在
將貴為人子弟臣少之禮行焉昏義一篇重在所以重
貴婦順焉也一句魚為俎實蘋藻為羹有魚藻而無牲
牢非正祭也說音免

○古者天子后 節

此言君后治內治外而各獲其效見昏禮所關之大也其
中又有微意明先王所以成婦順者其本源固自有在又

不但公宮宗室之教而已以聽以明章兩以字相趕說明
章內就有身體意不身體而欲章之便是其家不可教而
能教人者無之了後陽道陰德四字最重乃天子與后所
先有諸已而後求諸人者道者達道德者達德人所共有
必從君后身上起身正方可化人前後俱用聽字獨此二
句用理字治字謂以身教去理之治之也理治有功夫聽
字無工夫時講平叙者非教順成俗此九句覆說為末句
設耳盛德本在教順成俗之前但看此之謂句則盛德只
當于聽男教女順上說不作推原看

試由昏禮推而上之天子之君后節天下之男女有主施
教化之責者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之職自三夫人而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為九嬪為二十七世婦為八十一御妻數皆三倍婦人從
夫也女乘陰柔正位于內以從人為德所貴在順內治不
脩則婦順不明家不可得而理矣立此六宮與之共聽天
下之內治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類正以明章天下之
婦順使天下之為婦者皆知其德當如是也如此則內無
不和而家理矣天子立六官之職自三公以下為九卿為
二十七大夫為八十一元士取陽數成于三而終于九也
男秉陽剛正位于外以帥人為道所貴在教外治不修則
男教不章國不可得而治矣立此六官與之共明天下之
外治如邦治邦教邦政邦刑邦事之類正以明章天下之
男教使天下之為男者皆知其道當如是也如此則外無

不和而國治矣由是言之天子所聽者天下之男教也后之所聽者天下之女順也男教剛健中正是陽之道天子聽男教則剛健之道實體于身而推其所得者以理陽道女順柔順中正是陰之德后聽女順則柔順之德實得于已而推其所有者以治陰德夫以陽道理外是天子所聽于外者皆以人治人之事故曰聽外治以陰德聽內是后所聽于內者皆職分以內之事故曰聽內職由是男教修于上而下之為男者化而成俗女順備于上而下之為女者化而成俗男教成俗則外無不和而國于是乎治女順成俗則內無不順而家于是乎理是豈可以侔致哉此必朝廷之上剛健中正而父道不愧宮闈之內柔順中正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十一

母儀不忒也寧不可見君后之盛德耶不然本之不立將何以振肅六宮表率六官而章明天下之女順男教哉按先言后者先齊其家之義也言后並及三夫人嬪御者見關乎天下取之當慎重意王后六宮在天子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與天子同但不曰寢而曰宮耳理猶治也謂使得其條理也六官是總名三公至元士皆六官之職內外之職君后主之夫人三公之類輔之兩個和字以入言家國理治略後一層聽男教聽女順作主下四句只就此趕去總從上文以聽以明章句生來以天之氣數分則為陰陽以地之位限別則為內外教順成俗三句從上文兩個故天下句生來

是故男教不脩 節

此言天子與后相須而成之義陰事以上言君后脩職以弭變天子之與后四句從上看出相須而成只指天子與后說不連日月陰陽此上總只虛提其理天子脩男教四句方是君后實盡其道此正蕩陰事陽事實際君后以父母待天下天下豈不以父母戴君后

夫國家理治固可以觀天子與后之盛德矣苟或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為之食是天子之責也故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舉男教而蕩滌乎天下陽事之有穢惡者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于天用為之食是后之責也故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以舉婦順而蕩滌乎天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十一

陰事之有穢惡者從此看來是君后豈但家國與天道相感通焉故天子之與后職內職外其事雖若相反而理陰理陽其道則實相成猶日與月代明以成化工陰與陽互根以成萬物一有不脩則適見于天身能獨成其化哉則男教女順誠不可不脩也天子脩男教以訓天子之為男者則與義方之教無以異矣不為父道乎后脩女順以開天下之為婦者則與姆儀之訓無以異矣不為母道乎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斬衰父之服齊衰母之服報其恩也王后為之服報以義也

按常說相須而成以上是驗之天道下段是擬之人倫如此平行殊無虛實起伏要重后一邊一則見后當盡

職一則見君當擇后。以了昏禮之義。又云上節聽治以成國家之治。此陰事以上。修治以弭日月之變。皆君后分言。故天子之與后。君后合言。味相須二字。歸重到婦順母道邊。纔與篇義貞婦順成婦順意相合。

禮記卷之二十四

无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鄉飲酒義

按鄉飲酒之禮。所以正交接。序長幼。仁鄉黨。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之。論語鄉人飲酒。是也。不特三年賓賢能。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四事而已。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以鄉飲酒義名篇。

○鄉飲酒之義 節

此詳釋鄉飲酒之義也。通節主鄉大夫飲國中賢能者說。揖讓盥洗交拜。言其禮尊讓。絜敬言其心要。看所以相接字。蓋交接在飲酒之儀。而交接的神情意趣。一歸于禮義而相安者。全是這行禮之心。免人禍要得行禮之久。自有潛移默奪。不知不覺的意思。

夫鄉飲之禮。豈無義乎。方其實之未入也。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及賓之既入。賓主三致乎揖讓之禮。若是乎揖讓者。蓋讓本乎此心之所尊。所以致其尊讓之心也。其獻賓也。主人盥洗而後揚觶者。蓋盥以絜手。洗以絜爵。所以

致其絜之心也。賓主拜洗爵拜。受爵拜。送爵拜。飲盡爵拜。賓主若是不相拜者。禮以拜為敬。所以致其敬之心也。合之所謂尊讓絜敬也。禮行于外。君子之相接而義隱于中。正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于人。不爭絜敬則于人。不慢不慢不爭。人亦莫之爭慢焉。則遠于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斯鄉飲酒之行。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禍者。在是。豈故欲人為煩文也哉。絜與潔通。

按首句是一篇大旨。庠。鄉學也。言庠門則鄉大夫飲可知。若州長。黨正。則言序門矣。三揖二句。除入字前為顯。

三揖者。入門揖。當碑揖。當階揖。此賓之尊主。三讓者。一禮讓。再固讓。三終讓。此主之讓賓。看來拜迎揖讓。通是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四

賓主相讓。惟尊故讓。勿平為安。盥洗句。重盥洗。不重揚。解單指主人說。拜至指主。拜洗指賓。拜受指賓。拜送指主。拜既指賓。所以致敬句。不必分承。只是賓主相拜相敬。便了。不爭不慢。屬君子身上看。一云。尊讓則民不爭。絜敬則民不慢。亦可。鬪。毆辱也。辨。訐訟也。有淺深。如強者鬪于力。弱者辨于口。是先王亟亟制禮。專在約束人羣。使免于禍亂。故曰。免人禍。須玩一人字。

故聖人制之以節

此節舉其禮而釋其義也。鄉人士君子。言鄉飲行禮。有此四樣。入下正見其制之以道也。

承上言。惟尊讓絜敬。可免人禍。故制為儀節。莫不有道存。

焉。其行禮之人有四。曰鄉大夫者。鄉人也有飲國中賢者之禮。曰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曰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曰鄉大夫者。有賓與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也。其道維何。設酒于房戶之間。以此酒為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之具。乃賓主共致敬者。故近戶。賓道也。近房。主道也。此設尊之義也。既設酒尊。又必有玄酒之尊。者。蓋色玄乃天然之色。味淡乃天然之味。貴玄酒之質。故也。此設玄酒之義也。羞自東房而出者。以主位在東。示主人之恭敬于賓也。此差出自東房之義也。設洗于庭。當室翼之東者。亦以主位在東。示主人洗心浴德。而以敬心事賓也。此設洗之義也。所謂聖人制之以道者如此。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四

三

按尊有玄酒。已見貴質。而註云。北面尚尊。玄酒在尊之西。地道尚右。是貴其質素也。似蛇足。州長。一州之長。黨正。黨人所取法也。

賓主象天地也 三節

此三節總言鄉飲之禮。取法于造化。意首節鄉飲之人。法造化之象。二節鄉飲主人讓賓之節。法天象之成。三節鄉飲之禮。法造化之時。亦聖人制之以道處。

賓主象天地也 節

此釋立人之義也。賓主何為也。賓有盛德。人所則效。猶天。成象于上。人所取正。是象天之尊也。主人陳其酒。饌以敬。養賓。猶地厚德載物。萬物資生也。是象地之養也。介。假何。

為也介以輔賓候以輔主人象陰陽二氣之運行而成歲功也三賓何為也三賓亦以輔賓象三光之懸象著明亦所以輔天而成覆幬也

按鄉飲許多人物禮數皆為賓主而設猶陰陽等皆為天地而設天地無此等為之輔翼不成天地了賓主無此等贊相亦不成賓主之禮矣三賓為眾賓之長參于賓以贊威儀猶三光為眾星之特大以照下土陰陽蓋指日月耳三光日月星也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蓋介候兩而三賓三故以象三兩之數三賓之外又有眾賓

讓之三也

節

此釋三讓之義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主人讓賓至于三者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也經傳後為生魄魄生雖若可見然必至晦後三日之朝而後見前此則明猶盛也朝後為死魄魄死雖若不可見然明後三日之夕倘有可見者過則明漸盛矣此由明讓魄則魄現明不讓魄則魄隱故以三日為斷也

按月之中有魄焉有明焉本質為魄魄陰象賓受日之光為明明陽象主明未盛而魄成其迹有似于讓故以讓言蓋席上賓之尊全是借主之威光以全其尊蓋主是當權者賓是主所延接者所以尊不尊全係于主人讓之之誠意

四面而坐

節

此合下節釋布席之義而因推德所由備也象四時句下文天地一段就是四時賓主一段就是象四時不可再進一步看至仁義接賓主以下原只為坐席俎豆有數不過即席間之所陳設者帶言之說者乃至以俎豆有數句與仁義接二句對下俱以坐席俎豆數並陳說去不是聖而禮從內說出外邊禮而德從外說進內去曰聖曰禮只要歸到德上得于身又是申其所以為德聖人務焉就承這德說正與聖人制之相應

夫鄉飲之賓主介俱必辨東西南北四面而坐何為也蓋以象春夏秋冬之四時四時備而天道得以成歲四坐備而鄉飲得以成禮也何謂象四時天地嚴凝之陰氣歸于西南為秋而盛于西北為冬此氣一行覺凜然不可犯天地之尊嚴氣也肅殺閉藏萬物各正非天地裁制之義也

乎天地溫厚之陽氣歸于東北為春而盛于東南為夏此氣一行覺藹然可親天地之盛德氣也發揚動盪萬物咸育非天地生長之仁氣乎主人者自卑而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者蓋以賓者謹進退之節接人以義者也惟義故坐于西北應義氣之盛而介之輔賓以義者坐于西南應義氣之始也主人者致飲食之養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惟仁故坐于東南應仁氣之盛而坐于東北以輔主人者亦以俱之輔主以仁故坐于東北應仁氣之始也此所謂象四時也由是知主之接賓者一

體天地溫厚之氣以為接之心是以仁接也賓之接主者一體天地嚴凝之氣以為接之心是以義接也是賓主各有事而于坐席寓其義以至于席上俎豆多寡莫不各有至當不易之數精粗內外通貫顯明不曰聖乎聖立而敬以行之于坐席之間則有文而兼有本不謂之禮乎禮則天理之節既備而之以體長幼則人倫之叙克敦天之所賦我至是而渾全不謂之德乎是德也鄉飲禮行而葵倫之理自我有之亦自我實得也謂非得于身而何夫鄉飲馴至于得身如此故曰古之人學此鄉飲之直道者正欲實得此倫理于身也故聖人以此為先務行之庠序使民率而由之嘿成其德也鄉飲之設位而必取法于造化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豈無意哉

按盛德尊嚴在氣上仁氣義氣則在物上矣四此字相趕說下來亦相承說上去不可平尊嚴盛德氣就體言仁氣義氣就用言尊賓應尊嚴氣接人以義應義氣以德厚應盛德氣接人以仁應仁氣仁義接就以坐席所象言不必廣說接賓主有事是坐席有序與俎豆有數詞雖平而意宜俎豆以盛牲體豆以盛脯醢有數者固年為多寡也聖禮德皆于席位俎豆見之聖就禮義通明上看以儀文之顯著于外者言聖立即坐席俎豆間禮義既立也敬以心之肅于內者言曰禮者不惟有文而又有本即心之敬上見禮兼內外說體字當別字言

坐席俎豆一體別長幼之序以行之也曰德者葵倫敘叙有得于我也由聖說到禮有淺深由禮說到德無淺深曰聖曰禮只要歸德上曰得于身得身只要原到德上但此德字因行鄉飲而得似自外來故記者又申之曰德也者得于身也雖是釋德字之義然玩註所得皆吾身之實理還宜在鄉飲上說言鄉飲所得非襲取也重身字看古之學術道句舊說泛指諸禮不如實指鄉飲更便捷鄉飲是禮法故曰術聖人制之以道故曰術道學只是行之意聖人務之重在行此以成民之德上安國又下一層

又云通節緊關處在仁義接一句上文就天地之仁義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說來便為下德字張本下面由聖禮遞到德俱從此出來不特賓主之事為仁義俎豆之數也是仁義所陳敬也是仁義之心體長幼也是仁義去體諸講把此句另屬賓主有事者不是得于身是得此仁義于身務焉者使民習此仁義而安之以致實得之地也不必拘拘以席位俎豆及天理人倫對待並講

○祭薦祭酒

節

此釋升席降席之義成禮也以上是一截乃舉其禮而釋其義略輕于席末以下作兩股即上文啐酒成禮之中詳其始而入口之禮有貴禮賤財之義繼而卒解之禮有先禮後財之義此二段最重貴賤先後推開說不在鄉飲上

但其義則寓之席末。及階下耳。貴禮賤財。與先禮後財。無甚分別。故省之也。末句重一作字。蓋人之輕禮教。不是無良心。只是爲財的念頭所汨沒了。聖人只把財的邊。教人賤且後。則禮自然貴且先。爭心大約爲禮而起者少。爲財而生者多。所以一輕財。爭便息了。

鄉飲之行。主人獻賓。有脯醢與酒。賓卽席祭之。蓋祭以昭敬。此賓敬主人之禮。而不敢慢也。賓既祭酒。與取粗上之肺。膾齒之。所以普主人之禮。而不敢虛也。皆于席中行之。至于啐酒。所以成主人之禮。則于席末者。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敬以行禮也。故祭薦祭酒。膾肺。正行禮。則于席中。啐酒入口。近于財。則于席末。席上昭其貴。席末昭其賤。此貴禮而賤財也。啐酒猶在席末。卒解致實。則必避其席。而于西階者。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故祭之與膾。則在席上。卒解盡酒。則于西階。席上昭其先。西階昭其後。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一飲酒之間。而致嚴于義利之辨。若此。故民皆先義而作敬讓。以行禮。後利而耻爭奪。以趨財矣。感化之義。不既深哉。啐音粹

按周禮重肺祭必先肺。祭畢則先膾之。膾肺則偏嘗在其中矣。席正卽席上。謂席中也。席末。席西頭也。酒爲解中之實。儀禮所謂主人取爵實之是也。必于西階上者。以向于此拜受也。先中有貴意。後中有賤意。作敬讓屬禮說。不爭屬財說。

○鄉飲酒之禮 節

此承前俎豆有數句。因釋坐立豆數之義。而結以孝弟之教也。民就是鄉飲之人。重一知字。明尊長養老。正要使民知此孝弟也。民知而後。乃能入孝弟。是良能因良知而出也。教成之效。起于知。君子于行禮時。提醒他。行立立字。有固守意。此孝弟由良知而出。自守之定而不變也。

以鄉飲之席位。言六十者坐于堂上。五十者侍于堂下。以聽政令。役使之事。長者尊而逸。所以明尊長也。以豆數言。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老者厚而豐。所以明養老也。長近于兄。老近于親。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長吾之長。亦長人之長。老吾之老。亦老人之老。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孝弟之教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國不以之而安乎。此鄉飲禮之所以爲善也。

按通節重孝弟二字。明尊長養老。正教孝弟處。三而後字。登法。口氣亦不可太快。歸重成孝弟之教上。尊卑在儀。故于坐立之不同。見養老在物。故于豆數之不同。見前。言俎豆。此獨言豆者。舉小該大也。註豆當從偶數。此但十年加一豆。非正理也。此坐立豆數。于儀禮無所見。蓋周禮州長會民。黨正屬民之禮。非賓與賢能之飲。合諸鄉射。是因鄉射而先行鄉飲之禮。故云合也。

○孔子曰吾觀于 節

此言鄉飲禮之裕于治。以見道大。此下五節皆引孔子之言。王道易易句。乃五節之大綱。與末句正相呼應。在道字上看。出此實理。此實事。上段在拜迎與不拜迎上。見出義別。下段在酬與不酬。酢與不酢上。見出義辨。平對。

孔子曰。吾觀于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王政不止于鄉飲。而王者之道。盡于鄉飲。天下雖大。分明處處。各自為一鄉。令鄉鄉都去。行此正身之禮。教則分開。各成一禮俗。合來便成一蕩平世界了。豈不是王道之易易。何也。王道不過先自治而後治人。自正身以正天下而已。試觀賓之未至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至衆賓則不速而自從。賓之初至也。主人拜賓及介。至于衆賓則不拜而自入。是賓貴于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一。十一。介。介貴于衆賓。而拜迎不拜迎。分焉貴賤之義。不于是明乎。賓三揖至于階。主三讓以賓。升主人拜至。後行獻賓禮。而酬酢辭讓之節備。及介則省酬矣。然猶坐飲也。至于衆賓升堂受爵。惟祭酒則坐。飲則立。而不坐。既飲後。乃不酢主人。而卽降。又省酢矣。是賓之獻酬酢。禮煩為隆。而介則主人省酬。衆賓並不酢主人。是介與衆賓以漸而殺。隆殺之義。不於是別乎。

按速者。卽其家而肅迎也。介亦迎之。主酌賓為獻。賓答主為酢。主又答賓為酬。辭讓之節。煩謂賓禮三者備也。介省酬。衆賓並省酢矣。衆賓兼三賓。衆賓而言。

工入升歌三終 節

此鄉飲禮用樂之義。先分作。次間作。次合作。以漸致和樂之極也。以上是和之以樂。一人以下。是節之以禮也。和樂不流。全在立司正上見。

鄉飲之行。非樂不和。非禮不肅。故樂行而禮肅焉。歌者在。上。故此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匏竹在下。故吹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歌與笙終。主人酌酒獻歌者。笙者。勞工人也。此分作之節也。使不更迭而作。則汎濫無統。無以辨其異。故主人獻工後。堂下之笙。與堂上之歌。更迭而作。如始歌魚麗。間以笙之由庚。次歌嘉魚。間以笙之崇丘。又次歌南山。間以笙之由儀。是三終也。此迭作之節也。使不合併而作。則音曲間斷。無以統其同。故于間歌既終後。堂下之笙。合于堂上之歌。齊併而作。如始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次歌葛覃。笙歌采芣。合之。又次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是三終也。此並作之節也。斯時賓主之情。既洽。而旅酬之禮將行。于是工以樂備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使樂而無節。則賓主之情。易急。故主人之吏。一人舉觴。以示旅酬之行。乃立一司正。以董正旅酬之失節。夫笙歌屢變。而間各迭興。是和之以樂者深矣。卽立司正。以正其禮儀。知其能和樂。而不至流放。此鄉飲所以為盛歟。

按獻之註作獻工。一云。徑作獻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獻賓之一証也。有據可從。

終字便是各有條理意亦是樂之有節處問言歌合言樂互文也工告樂備遂山作兩人看衆工以樂備告樂正舉樂正則樂工可知儀禮工四人大夫之制也一人主人之吏也鄉飲所設使者司正猶今監酒司罰者贊相行禮人爲之其歌附左

魚麗嘉魚南有亭歌由庚崇丘山儀來笙關雎葛覃卷耳歌歌鵲巢采芣苢和笙

賓酬主人 節

旅酬之時賓受主人之獻而酬主人以其厚飲食之禮也主人受賓之酬而酬介以其輔賓而行禮也介受主人之酬而酬衆賓以三賓之屬亦有勞于斯席也是禮之行衆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主

賓皆以齒爲序長者先飲少者後飲也豈惟衆賓爲然終于沃洗之至賤亦以齒而相酬如是則弟長之禮無貴無賤皆得以通行而無遺漏矣

降說屨升坐 節

此節脩爵無數句見安燕飲酒之節以下見不亂之節句作總朝不廢朝二句是不廢事主人拜送二句是不忘禮此正飲酒之節也

祖既微矣賓主降復初入之位咸脫屨焉屨既脫矣賓主

復升堂而坐燕行無算爵焉夫無算爵行宜乎其醉而廢事矣然飲酒之節朝以聽政聽政罷而後飲是朝不廢朝夕以脩令先夕而罷猶可治事是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品節文章終竟申遂無少缺焉知其能安于燕樂而不至忘敬致亂矣

按本微祖時皆立而行禮至是乃坐政是奉于君而行于已者令是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修令何以言私對君政言耳

○貴賤明隆殺辨 節

此言鄉飲該王道之全也王道易易全在足以正身上看出貴賤隆殺少長分也秩其分使閑于紀和樂安燕情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主

約其情使合于中便是身之和敬兼全了故曰正身身一正再不勞在家國天下更着工夫卽此正身之理便是治安之理故曰二句正應前二句易易是裕如意一說惟取足于五者何等簡易可守不可從

天下乎夫王道以正身爲本以安國安天下爲身之推今鄉飲五行足以致之是王者以身正人之道此焉在矣我所謂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不于是益信哉

按足以字宜玩只論其理如此耳彼國安而天下安要照口氣如云國之未安勿問天下國之既安何憂天下哉此五行在鄉飲之中而正身却在鄉飲之外安國此正家須加許多工夫天下安比國安特由近而之遠耳

鄉飲酒之義 節

此申釋鄉飲立人之義自篇首以下說歸孝弟教成而後國可安此屬教一邊自孔子曰以下說歸身正國安天下易此屬政一邊此節申言之歸到賓主諸人上以見政教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之有自因覆釋前義而結之也象三光以前却是前面有的不必重看只要引起下文以歸到末句耳惟賓主介饌三賓是象天地日月三光的故便以天地日月三光代那賓主介饌三賓此三句不須再添象字意了只重在經紀參三字

此覆解前文未盡之意鄉飲酒之義既立賓以象天之象立主以象地之養設介饌以象日月之輔天地立三賓以象三光之麗天矣以是觀之古之制禮也非徒取象乎造化而已也蓋禮之大綱謂之經經不立則渙散不整而禮統紊矣今立賓主以象天地而仁義相接體統以立經之統以賓主者經之以天地矣禮之輔翼謂之紀紀不立則禮

度繁矣今立介饌以象日月則輔賓輔主而禮度明肅是紀之以介饌者紀之以日月矣禮之問雜謂之參有經有紀而無參則慝怒而無以致文于斯禮矣今立三賓以象三光而參于賓主介饌之間則酌獻酬酢之際有所陪焉而足成錯綜之文是參之以三賓者參之以三光矣謂非政教之本哉政教之立也而得經以植其統體得紀以勝其條目又得參以飾其猷焉以此正人而人可正以此化

天下而天下胥化矣謂非王政之托始王教之進端哉按前言介饌象陰陽此變言日月者前以氣言此以體言辭偶不同耳制禮指鄉飲言政以正人言即五行備而足以安天下是也教以化人言民知尊長養老而足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盡之意 以成教是也本有托始造端意此下終篇多是前所未

烹狗于東方 節

此申烹狗東方及申洗水俱東之義烹狗以養賓也必于堂東者法陽氣之發于東方以養萬物也設洗于祚又設水壘于洗之東者法天地之海在左也天地之間離居東南蓋東方形卑水性流而就下東方屬水水德趨其所生故也

按天地之位南前而北後東則左也社字當法字看至海兼水之性水之德二意說此與前當東榮不同別取一義

一義

尊有玄酒

節

又釋設玄酒之義太古無酒用水而已後王因謂水為玄酒設酒尊者必有玄酒示民思禮之所由起也

按鄉飲雖不用玄酒以酌亦設之在右者義正在此本即根由意此與前貴質之義微異一云天一生水水是木火金的本一陽來復之始玄酒味方淡淡是醇味之本宜知勿從

○賓必南鄉

節

此與下節皆釋席間之義賓必何作頭下文皆是釋義夏秋冬言方之所屬蓋假恐中言四時之名之義聖仁義藏則就上文見出四時之德來俱就天地言從四方說則天子立處見以天子之位處實示尊賓之意

夫鄉侯之行實位西北必向南者何也言其備四時之德也以四時之德音之東方為春春時屬焉春之義言養物生動之象也蓋天地以陽氣生造萬物而使之蠢動乃大生之聖德也南方為離夏時屬焉夏之義言假物盛大之象也蓋天地以陽氣有萬物而養之畏之其勢盛矣是天地不怨之心愛養之仁德也西方為兌屬秋之時秋之義言愁物斂束之象也蓋天地愁斂之以秋時肅殺之氣故天地裁制之德止萬物而不過所謂守義者也北方為坎屬冬之時冬之義言中物自外入中之象也蓋天地以正氣復還乃翕聚之德歸萬物之根而復其命所謂收藏也

也夫四時各一其時即各一其德亦必能兼備如此惟天子當依當宁而立其左在東東取于聖體其生物之德其向則南南取于仁體其假物之德其右則西西取于義體其成物之德其後若備備取于藏體其蓄物之德夫天子南向備四方之德如此今賓位必南向是亦左聖向仁右義備藏矣亦所以備四方之德矣豈非一時行禮之所專耶

按前言位此言鄉東方四階言四方之德且勿露尊賓意至天子段方詳之聖字屬天地原非借聖人之聖字以名註訓聖人德合天地不是善長平說假之總義恐歛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義猶言守指保合言也藏也是天地之德一說把藏也解在物上非左有尊陽之義向有對時育物之義右有卑陰之義備有後而體之之義是就左向右備作解其實只聖仁義藏之德無一不備便了所謂立賓以象天者此也

介必東鄉

節

此節覆申前數節未盡之義介必與主人二段申東鄉東方之義與上文賓必南鄉為一例下則并及三讓與三賓之義也舊說以三卿屬三讓講三卿何為獨法三月書曰卿士惟月此溺舊說而附會者殊為未安玩本文是以禮有三讓自是結局了三卿明與三賓相形蓋三卿是參治之人三賓是參禮之人說三賓為政教之本者蓋此篇重

賓介處多而三賓似乎可畧故復就經紀參中抽出言之明不特賓主介俱為政教之本只此三賓便為政教之本何也以其為禮之大參也

鄉飲之行也以主對賓則相直嫌于太褻介必東鄉坐賓主之間有以間之庶賓不至下隣于主主不至上逼于賓而賓全其為賓矣仍是尊賓之意主人必居東方者蓋東方屬春而產萬物酒食皆主人造亦如春之產萬物也所以居東方也月成魄以三日成時以三月故禮有三讓取法于月之成魄也國有三卿所以輔諸侯而行政教也今立三賓以共輔賓者蓋以凡物一則奇兩則偶三則相參而變化生焉此政教所由出也故義取于三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四

太

按鄉飲禮不主于敬主欲以尊賓若賓主相對則是禮主于敬主矣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向為尊賓也今賓在左主在右介以間之若主人不敢正對賓者然非尊賓乎主人一段雖與象地同義然彼以地言此以方言所取自不同也月者三句釋三讓而增成時一義因三日而例及之輕帶一云三讓之義前三月成魄句已盡了月者四句通為引起三賓細玩本文是以口氣還作釋三讓之義說惟三卿與三讓原無干當以三卿引三賓說政教之本前已言之宜輕只重在大參字上須以經紀二字形容蓋經有天地而無以參之則賓主孤立于上紀有日月而無以參之則介俱孤立于下禮

且不成政教何有三賓則參錯于賓主介俱之間而有輔翼贊助之力禮不患于無文而政教從此出矣與三卿輔諸侯以出政教同義說得有理可從眾賓為禮之小參而三賓為禮之大參蓋其參於禮者所係甚大也

射義

按繁辭云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二人黃帝臣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其為禮若緩而實急若輕而實重先王患人不知其急且重也故于鄉射以習禮樂于燕射以致安樂于賓射以通好於大射以擇士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四

太

戰勝皆不可闕也儀禮載其儀此篇釋其義

古者諸侯之射 節

此詳釋二射燕飲之義也而必先行句且莫發其義下四句正明所以燕飲之故此節以射為主二禮進一步說二義又進一步說只重射不重義射以觀德德莫重于人倫君臣長幼皆倫理所在未射而預明之則射時自不徒用力而志德矣此先王重本之意射之為道昉于古也古者諸侯之射曰大射不遽射也必先射燕禮卿大夫士之射曰鄉射不遽射也必先射鄉飲酒之禮行燕禮者非徒行君臣之禮也臣拜君賜竭力于君君答臣拜不虛取下此皆燕禮中所寓之義而能明也

必有所以明之者。是所貴于行燕禮也。行鄉飲酒禮者。非徒行長幼之禮也。坐立有位。尊長教弟。俎豆有數。養老教孝。此皆鄉飲酒中所寓之義。而能明之。必有所以明之者。是所貴于行鄉飲禮也。古人之重射如此。

按諸侯選草臣以與祭。有犬射。正君臣所聚時。當論分。故行燕禮。卿大夫會民而習禮樂。有鄉射。正長幼所聚時。當論齒。故行鄉飲酒禮。先禮而後射。預熟其周旋進退之節。開其雍容揖遜之度。及射時。自各循尊卑長幼之序。有不期于中禮中錫哉。

故射者進退

節

此原制射之義。前觀德行。是素養于未射之先。而觀者足以徵其已往。此在容體比于禮上。後觀盛德。是功成于既射之後。而觀者遂可觀其將來。此在節奏比于樂上。前後二德皆指樂于義理。入于恭敬上說。以射為主。以禮樂為

禮記說苑纂訂 卷之二十四

主

故字承上言。言中截一氣順下。無過文須看兩個然後字。皆用因說無工夫。此字指中禮中錫言。德行字得之于心。謂之德。行之于身。謂之儀。在素養上看。須要模寫樂于義。理入于恭敬。純熟工夫。出方是蓋正。直豈臨時可倖能乎。日此心在天理上。慣熟射時。不期正直。而自正直。故中君子。惟行禮于未射之先。故及其大射鄉射也。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轉折之容。必中于禮。無失儀也。惟中禮素

能禮以閑其心。而內志必正。素能禮以閑其躬。而外體必直。惟正則目力之巧。運于弓矢。而持之審。惟直則膂力之強。決于弓矢。而持之固。夫然後巧力俱全。大射可以中正。鄉射可以中鵠。豈不可言中乎。夫射而中禮。中鵠如此。必其內外之養。習于義理者。熟體乎恭敬者。久。即射之中禮。中的而具見之。故曰。此可以觀德矣。德行即行禮明義志。正體直不可泛言。

按進退周還中禮。亦由平昔正直來。志正根禮之疑處。來體直根禮之肅容來。只就持弓挾矢時說。舊說內志正。則持弓矢審。而巧能中。外體直。則持弓矢固。而力能中。一云不必分貼。言審而且固。則巧與力俱全矣。可以

禮記說苑纂訂 卷之二十四

主

言中。不是已中了。只是矢其必中。不然。若倖而中。可謂中也乎。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明射者內志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明射者外體直也。周禮方十尺曰候。今之射埒也。四尺曰鵠。三尺曰正。四寸曰質。大射之候。棲皮為鵠。賓射之儀。畫布曰正。凡候皆以布為之。其中三分之一。以皮綴其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候。外亦為皮。其中三分之一。則用朱畫之。謂之正。正鵠皆鳥之提擊者。齊魯之間。各題肩為正。鵠。鵠也。小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鵠。鵠音干。

○其節天子以騶虞 節

此釋射節詩歌之義。在不失職為節分。上是舉節射之詩。

而明其義下是推明義之效而結其意官備等四樂字即下其節之志的志字在意趣契合上說射者取詩節射必其詩之意義與已之志趣相合者然後用之志趣相合處乃樂也此下重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一句又最重一明字不失事從明中得來成立皆由不失事來是知行並進工夫德行屬脩己功成屬治人今日能明節之志而不失事則他日功成德行立是不可以觀將來之盛德乎古者之射不獨中禮已也又節之以樂焉以其節言之彼苗者殺一發五犯騶虞之詩也天子射以之為節曾孫侯氏四正具舉狸首之詩也諸侯射以之為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非采蘋之詩乎卿大夫射以之為節于以采蘋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十一

沼下此非采蘋之詩乎士射以之為節然何所取而歌是詩哉蓋騶虞詩官備之詩也天子體天地好生之心以育萬物非備官孰其致之故以是為節以官備之義與吾備官之心相契而樂之也狸首詩時會之詩也諸侯奉天子而勤王事非時會不足以表之故以是為節以時會之義與吾時會之心相契也采蘋詩為女教之循者發也卿大夫循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與國政故以是為節取循法之義為可樂也采蘋詩為內職之脩者發也正猶士竭忠力以供乃職故以是為節取不失職之義為可樂也是故天子以騶虞為節是以備官為節矣諸侯以狸首為節是以時會天子為節矣卿大夫以采蘋為節是以循法為

節矣士以采蘋為節是以不失職為節矣騶虞狸首采蘋采蘋節也備官時會循法不失職節之志也是事與功所從出而德行則其本焉誠明乎志以成其事在天子則備官而萬物育諸侯則會時而王事脩卿大夫則法循而事工廸上則盡職而亮采明所為之事皆底績也非功成乎功成則天子好生之德足以觀仁諸侯從王之勤足以盡義卿大夫信度之忱足以昭守士從事之恪足以表忠於乎德行之咸備也非德行立乎德行既立則恭敬禮讓我自有的以絕猛暴而弭悖亂暴亂之禍無自而作矣夫國之不安暴亂為之也今功成遂致無暴亂國其有不安乎由功成以至國安正盛德所在而實本乎明節之志以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十一

不失其事故曰射者所以觀君臣之盛德也按四個樂字都是推那以之為節的意思是故一發獲後面為君為臣者言備官等四者在心為志發于行為事事之成為功實有諸身之為德行功成德行立只舉一事德行立無暴亂之禍却是兩事功成則國安又振上三句而申之無暴亂之禍便是國安盛德與德行立不同德行立在功成上見盛德又在功成國安上見其竟無兩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節

此釋天子大射之義首句作頭以下推其故也玩末句故

字自見天子聖王只是一人務焉與以射選句正相應此節承上來惟射可以觀德是故古者天子于諸侯卿大夫士也既舉之在位矣其將祭也以射而選之焉蓋以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射者乃其所有事也因而飾之以燕與鄉飲酒之禮而使其進退周旋之必中飾之以駒虞釋首之樂而使其明節樂志之是聽惟飾以禮樂故諸事皆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蓋德行之立雖在平居進修之時而禮樂之比尤可驗于持弓挾矢之際射之善如此故聖人以為為教而選人必以也

按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固非專以射用但既用之後擇人行祭必以射之中否觀人賢不肖也男

子之事推起說故事至莫若射作一句盡禮樂重一盡字禮樂中和之蘊盡見于射數為如大射鄉射為之不一而足也德行本上兩節而言如樂義理久恭敬盡仁忠恪法職皆是此句在平日教化學習上說天子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卿大夫士所射也以射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先之也

是故古者天子 二節

此承上文仍就大射言射為諸侯也以上是天子制射之實下文是以天子制之一句正應此也自是以諸侯君臣至則安則譽也是言諸侯務射之效下文諸侯務焉一句

正應此也未二句是又申言天子諸侯所以制射務射之意或有以為效者非

古者天子之制節要看盡志二字蓋習禮樂不盡志去習如何習得來盡志者平日未射之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工夫習熟得慣然後臨射時將平素正直的厚養發出來所以比禮比樂而得命中也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泛說而教士在其中若就作教士則下節相與盡志句說不去

大射之制不但選臣已也又以之而試士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每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將祭必試之于射宮而觀其射射之時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

者得與于祭明德惟馨所以榮之也其不比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不德是懼所以愧之也數與于祭不但士榮也而君有慶有進賢之功也數不與于祭不但士愧也而君有讓無知人之哲也數有慶非虛慶也而益地厚其祿也數有讓非徒讓也則削地薄其祿也或中或否雖在于士而益地削地則在諸侯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惟其如此是以諸侯君臣無不盡志于射以習禮樂蓋懼削地之辱求益地之榮也夫君臣既習禮樂則必數有慶而益地矣流亡之禍何從而至哉此射之所以為教也

按射宮即學宮也比親合也數與謂每歲士相繼助祭也有德行可知數不與反此書傳云諸侯于天子二歲

一貢士此云歲貢歷代制有不同也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此節雖因上文說來然另是一意不可就指為選諸侯卿大夫士云

故詩曰曾孫侯氏節此載狸首之辭而釋其義乃諸侯之燕射也養有涵育燕陶俟其自化意下自為正正是養處自為正者自家于直內方外的工夫汲汲去做惟恐負吾君薰陶我的盛意此心出于自為便有省察克己的真功效如此習禮纔精

狸首之詩曰曾孫侯氏云云此言何謂也蓋言諸侯之為君大夫庶士之為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貢之天子者皆中多之士試之射富者皆與祭之人君有益地之慶其心豈不安樂乎謂之好德賢賢有功其名譽豈不光顯乎射禮之有益如此是以天子制之選士以賞罰諸侯而諸侯務焉盡志以習禮樂夫天子制之者所以化導諸侯使之優游于禮樂之中而征伐之兵無所事諸侯務焉所以禮樂自養而為正身安國之具也

按詩狸首篇中之一章也狸首今亡先儒因古載投壺禮命弦者請奏狸首後有此詩遂以為狸首今未見其必然也稱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真皆也此是燕禮四獻畢此時大夫君子下及庶士官無

大小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于君所此是射禮以燕以射雙承謂先燕後射然重在射上則燕則養謂安樂而有名譽又言習射之效上燕字以燕禮言下燕字以安樂言詩言止此君臣相與二句應詩首七句君指侯氏臣指大夫庶士則安則譽應詩末一句此天子以下又就習禮樂上說深一層此字就根制務二字來

孔子射於矍相 三節
此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而後射爾言孔子者舉聖人射之義以為習禮樂之準也此三節一節深于一節首言斥惡也次言留善也終言責善之備也先後淺深之序如禮記說義書訂卷之二十四

孔子射于矍相節此孔子為魯司寇行鄉射之禮矍相地名觀者如堵齊矍有饒子古禮復興善見尚德之遺意也射至于司馬蓋鄉飲旅酬畢辨司正為司馬也恐來觀有欲射者于是使子路執弓矢出而延之以普眾選賢焉其言曰貢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忠與為人後者忘親貪利不孝此等人不得入非是者曾入擲去者半又者半矣此斥惡之教也

按與為人後者宗族既為之立後此人復求為之後也貢軍二句註雖分勇忠其實忠之一字該得以忠舉立論可

論可

又使公罔之喪節射甲將旅又使公罔之喪序點揚解而語蓋誓衆選賓也于是公罔之喪揚解而語曰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耆蓋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頽靡而修身以俟死今衆人有如此者不當在此賓位也蓋去者又半處者半矣此舉善也

按流俗失俗也不從流俗二句一正一反位射位也去留相半見難得意

序點又揚解而語節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幼壯固孝弟矣今則好學而不倦耆蓋固好禮矣今則好禮而不變施期至老矣猶能論道而無違誤則終身不離道又不但不從流俗情身俟死而已今衆人中自能自信他日果能如此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不當在此賓位也蓋勵有存者去者多而留者寡矣此實善之備也 苑與老通筋與健同

按幼壯孝弟言其善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耆蓋之好禮則未至于道施期稱道則不止于禮不從流俗善不從于外而已好禮不變則不變于內此其輕重之別也據射禮司射比三耦及戒賓皆預選以充末聞臨時選取者豈大聖人之所作爲自異于人與是可疑也

○射之爲言者釋也 節

此釋射字之義有關于人倫也釋也舍也先以二字釋射之義各釋已之志應釋心平體正四句應舍皆就射之事言然意有未盡又以故曰八句申釋之實又以各射已之

鵠句申舍之實皆從射之理言此進一步法故天子以下從上文以爲臣鵠及射臣之鵠生來是舉侯射之一端以証所釋所舍之義細玩釋舍二意該重釋邊蓋我所當盡的道必先釋得其中的理透然後可以其所已明者委身體他若不先尋其理則仁敬孝慈何處下手做起則釋的工夫緊要于舍可見舍字造詣亦不淺此就是知止而後有定

射之爲言者何義也言若理形于前尋而釋之也或曰不但于釋此理而取于舍此道也何也天下之理欲舍則先釋能釋則可舍凡所謂釋者謂其行射之人各釋在已所志之理也夫既各釋已之志而期于中由是內而心靈不

禮記卷之二十一
平外而體無不直心平體直則持弓矢審且固矜力俱全而射中矣射至于中則得其所止又不謂之舍乎故曰爲人父者志在于慈見鵠而釋之以爲父慈之鵠爲人子者

志在于孝見鵠而釋之以爲子孝之鵠爲人君者志在于仁見鵠而釋之以爲君仁之鵠爲人臣者志在于忠見鵠而釋之以爲臣忠之鵠所謂義在于釋者如此既以爲已之鵠而釋之故父子之射者各射已父子慈孝之鵠君臣之射者各射已君臣仁忠之鵠所謂義在于舍者又如此從此看來射義見矣故天子有郊廟之祭則大射以擇侯邦之士名之爲射侯是射侯者蓋言諸侯之得爲不得爲係之也如貢士射中而釋舍兼全則君有慶而益地隨之

得為諸侯矣射不中而釋舍皆失則君有讓而削地隨之不得為諸侯矣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王射所關之大如此則夫釋與舍夫寧可以自已哉

按釋與舍計分理道只一道字便了釋有知意在始射時有釋有行意在既射時看釋已之志志在理上悟且漫說理之所在如此則又與為鵠背復了四個以為鵠總是那個射的但彼視之如已之道然以為此乃已之鵠不可不中也於是射而中之中雖中射之的但自彼中之如中已之道然以為我能中已之道矣所謂以神遇而不以目遇四為字着實有意味以為父的遊理理此鵠則思其為者必到至精之地則夫克昌燕翼以為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三十四

手

裕後之圖者雖嘗預脩于平日而亦必因射以致恩蓋不以鵠視鵠而以慈視鵠矣為子與君臣做此射僕者張虎熊豹麋之皮而方制之其中棲鵠虎豹等皮示服猛意張皮侯為鵠而射之此說大射之名也射為諸侯方釋射侯之義蓋諸侯視之以為侯鵠而射中即中侯之鵠云耳要說得與釋舍相關

天子將祭

節

此節復言天子以射選貢士之法正發明射為諸侯之義天子將祭正郊廟大事也先集侯國所貢之上試射于澤宮試之于澤者豈徒近水澤之謂取採擇遊選乎士也蓋擇其可與祭與否耳射于澤則不中者黜矣其中者始得

射于射宮又復考其禮樂之比否德行之優劣也無非精于擇士之意與祭與不與祭以貢士言讓削慶益以諸侯言進爵紬地用註中先字說

按澤在野外寬闊之處宮在國國學也先澤後宮習事之漸也射宮以下文重而意畧即前試士事但補出前澤宮一段而釋釋與舍之義耳射中射不中皆言射宮之射也進爵承益地言紬地承削地言進言爵紬言地互文也一云進爵句申言益削之事不專于地亦與爵相關註進則爵輕于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紬則地輕于爵故先削地而後紬爵是也與互文說異此可從末須繳射中二句方得旨此為士者所以視為士鵠而射中即中士之鵠也亦釋與舍之義也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四

手

故男子生桑弧

節

此釋男子始生而射之義有關於臣道也亦承上釋舍之義而言又由是觀之故男子生未暇下食先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者何蓋以天地四方者非異人任正男子之所有事也始教如此故其成人也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彌綸天地綱紀四方然後敢享夫地四方之養而用穀也正此先射而後下毋以飯食之謂也然而士而無天地四方之功是不能釋其志而中其鵠者耳不有愧于始生而射之義也乎射音石飯音反食音似

按男子生之下便當補未飯食之意天地四方二句具

解得射天地四方之義見責任之重先射而後飯食之
又于下文解出男子生則設弧于門左三日負之人爲
之射桑弧蓬矢取其質也自天子達于庶人皆然豈但
人臣註疏原是統說陳註單指臣道殊不合理故必先
有志句欲使此子先有志意于其所有事之處謂天地
四方也飯食句謂射畢用殺猶若事畢設飯食也飯食
乳之也卜母以乳

○射者仁之道也 節

此釋升射及欲不勝之義見射備仁之道也此與孟子不
同彼主爲仁言而此以射爲喻求正諸已在未射之先發
而不中三句在既射之後見爲仁由已意

按射與仁一屬藝一屬理何以射有仁道蓋道乃身心
性情最切實的理而正己反求乃身心最真切的工夫
正己是存理過欲也反求是自治益詳也豈不是仁之
道

君子無所爭 節

此見射之爲君子也孔子原以無所爭爲主引來却以射
爲主孔子常曰君子無所爭必也于射見其無爭乎其未
射也揖讓而升以射焉其既射也揖讓而下以飲焉雖有
勝負之形而實無較勝負之心其爭也君子此所以爲無
爭也

按此引孔子言以釋揖讓而升下而飲之義君子無所

爭以平日恭敬言必也射乎謂無爭正于射見非于射
而後有爭也揖讓如出次當階及階凡三揖言升不及
下飲者始終雍容揖遜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 節

此見射之爲賢者也安能以中分上明能中之在于賢下
申所以求中之心也兩段串看

孔子又言曰射者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乎何以能
聽此樂節與射中相合乎甚矣中之難也若依循樂聲發
矣發而不失正鵠如此乎能射而又能聽然後可以言中
其惟有德行之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也
夫賢者能中然求中之心非敢以賢勝人也詩小雅賓之
初筵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之爲言求也求中以爵
爵也爵何以當辭也蓋以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已非
老病而受其養則不讓矣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求中之
心出于讓此其所以爲賢而能中也與

按首兩句見郊特性彼先言聽主樂而言此先言射主
射而言引詩一段比上所引孔子之言又進一步言升
固揖讓而下而飲亦揖讓即射中祈爵亦所以崇讓夫求
中是爭意然求中所以辭爵辭養是其爭乃其所以讓
要在此際見得

燕養

按此篇釋儀禮燕禮之義燕禮有四等諸侯無事朝畢

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勳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二也。卿大夫有聘而禮，與之燕三也。四方賓客與之燕四也。燕此皆諸侯之禮，王燕禮今亡。鄭注云：此明君臣燕飲之義。

○古者周天子 節

此因燕禮有廢子之職，而先舉其官職以明之也。廢子者，子卒遊卒總，是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將來承襲父爵，其父宜力者，合而言之曰庶養于國，學曰國副，貳曰卒未仕曰廢。庶養子官則其統率之官也。廢子之事，上冠記者之言，下是引周禮文以實陳廢子官所職之事。戒令廢子，泛言廢子所職防事有此二項，戒而令之，其材微矣。周禮記疏卷之二十四 章一

有用之品也。教而治之，則其能欲其為大受之舉也。別等正位，就在戒令教治之中。國有大事，二段詳戒令之事。凡國之政事，至末詳教治之事。正警刑恤之意，尚余重存。字脩道學道正是存之之事。廢子官全是存養遠邊的工作。夫多。

委致于太子。若祭祀賓客等禮之服役，因能授任。惟太子命，孰得而役哉。國有甲兵之戎事，國子當效其勤勞。考廢子官則舉國子而授之以車甲，合之于卒伍之際，而置有司以統領之，治之以軍旅之法，坐作進退，一如軍旅之事。處之以義也。此統之者太子也。司馬不得而征之，優之以恩也。以教治言之，凡國之政事，如力役土功之類，非禮事軍事比也。國子則存游卒于學，使之正心修身，以脩其德。格物致知以學其道，不以小事分其心。庶幾涵育薰陶，而道明德立，可以大有為也。然有以養之，而不有以考之，是作之無機矣。于是春則合聚之于太學，秋則合聚之于射宮，以考其道德之藝而進退之。進者選其才而官使之，退者復使之脩德學道，以待後詔也。夫教治脩則所以養之無事之日者，預戒令明則所以責之有事之時者重。此廢子之官之職也。之卒游卒之卒並音舉。

按掌其戒令二句是一層，國有大事至末是一層。總只一意先略而後詳耳。惟太子所役使者，蓋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其事使之分已定于斯矣。以軍法治之者，蓋古王者之師，取諸世族，廢子皆承襲父位，休戚與同，所以使效勞竭忠，無異慮也。存優厚之意，脩者治其物，誘之累屬，行學者究其精微之蘊，屬知春學秋射，只言其地陰陽之義也。兩合字正是去考他。一云教之以文，教之以武，非藝即道德，以其習于人故曰藝。一云考其

文藝武藝。一云考其道德之富而為善者俱不可從。又云前止致于太子者何。蓋重國子之法不嚴。則征伐太煩。管轄太多。不得優游涵養于道德之中。所以主之者止一太子。及之者止于大禮大戎。要知戒令教治不可不看。蓋無事之教治。正所以為有事之戒令也。戒令雖是使之習禮戎之事。亦是脩德學道之不可少者。蓋禮與戎藝事之最大也。前用之治之者。以其已成才也。此存之者。以其未成才也。吾于是而知先王之待世族庶子。慮深遠也。

諸侯燕禮之義 節

此釋位次之義在定位也。截不可作兩扇對。君立四句。以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一

臣位言君席五句。以君位言君席。降階以設席言。君獨升立二句。以登席言。大旨總見尊君之義。下居主位莫敢飲。尊君不必言矣。即上定諸臣之位。亦是尊君。正見惟君東面南面也。

諸侯燕禮之義何如。燕禮方行。以諸臣之位次言之。君固立于東南矣。南向通卿。而卿立于君之側焉。大夫少進。而大夫立于卿之下矣。所以然者。以近君者為貴。遠君者為賤。定諸臣之位。正見君之尊也。以君之位言之。君設席於降階。而不于西階。蓋以此席惟君為主。居主位。不嫌專惠也。君獨升于席上。而西面特立者。蓋以諸臣不得為賓。莫敢敵以示無二大也。此可見燕以通情。而辨分未嘗不嚴也。

也。

按諸侯燕禮之義。句管下三節。定臣位以君身為準。則在君位上見。合下節雖一事。各為一義。然定位居主位。似處之以情。而莫敢適。又臨之以分。莫敢充。禮似臨之。以分而禮之。又處之以情。蓋席位則嫌于太褻。賓立則嫌于太峻。嚴以分。又通以情。斯為燕禮之善。

設賓主飲酒 節

此釋賓主之義也。首二句。總言所以設賓主者。有其義。下四句。分言所以設賓主者。有其義。合下節言以明嫌為主。明嫌以上。燕禮設賓之義。所以嚴分。賓入以下。燕禮有賓禮之義。所以通情。何微重通情邊。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一

凡飲必設賓主。獻酬合歡。此飲酒之常。所以成賓主之禮也。君木為主。而使宰夫為之者。何。蓋以君尊。臣莫敢與。亦賓主之禮。宰夫位卑而司膳。有主道。故設之為主也。公卿本是賓。而設大夫為之者。何。蓋公卿位尊。疑其近于君。而尊卑無別也。大夫位卑而遠于君。明其無逼上之嫌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者。何。蓋以分雖臣也。位則賓也。是君之尊禮于賓也。

君與旅于賓 節

此釋君臣交拜之義。可以成和寧之治也。明臣禮也。明君上之禮也。各就交拜上。虛會作冒。臣下至君寧。詳臣禮之實。而及其用。禮無不答。至不相怨也。詳君禮之實。而及其

用和寧二句總結上兩段而起末句故曰之下。方見燕字
臣下至大義也。與燕無干。燕禮之拜儀節耳。為何脫出。這
段大義來。禮會無非勸勉交儆意。即此便見明良交泰之
象。但平日各自做各自的事。不得明燕時正君臣交會之
口情意。淡洽之時。借拜之禮以明之。
諸侯之行燕禮。君舉旅于賓及君所特賜爵。臣皆降席。再
拜。稽首拜席。又成拜者。所以明臣下之禮。當如是也。君子
臣。耳必各拜之。禮無不答拜者。所以明君上之禮。當如是
也。何謂明臣禮。臣之拜君。言臣之不虛受于上也。蓋臣下
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曰下當務報
方盡能以立功。是竭力盡能。所謂臣禮也。是以圖畫而君
禮記義纂訂卷之二十
寧則臣盡禮之所致矣。何謂明君禮。禮無不答。言上之不
虛取于下也。蓋上必分田制祿。明正道以道民。民因其所
道足衣食而有功。然後君子十分之中。而取其一是正道。
薄取所謂君禮也。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上下和親而不相
怨也。則君盡禮之所致矣。夫上下和親。和矣。由上不虛取
君禮所致。則君禮非和之本。而非君禮之功用乎。國安
君寧寧矣。由竭力盡能。盡臣禮所致。則臣禮非寧之本。而
寧非臣禮之功用乎。是君盡君禮。臣盡臣禮。正君臣上下
之所當然。君以養民為貴。君不得無以爲君。臣以忠君為
貴。臣不得無以爲臣。義無有夫于此。而乃于燕禮之儀
拜成拜見之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而豈禮

獻酬交錯之儀節而已哉。
按諸侯行燕禮以宰夫為獻主。以大夫為賓。當宰夫代
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公取勝爵酬賓。賓以旅酬于西階
上。夫是之謂君舉旅于賓及舉旅行酬之後。公復特取
一爵以賜臣。是之謂君所賜爵。舉旅再拜。君答拜之。賜
爵再拜。君答拜之。是之謂禮無不答。竭力盡能。此是不
虛受報之爵祿也。原輕力是分之所當為。以質相言。能
是才之所能為。以謀猷言。立功即有裨生民社稷也。正
道道民。只重不虛取。言不無故而取用也。原輕。正道如
農桑之類。道民引導民也。民道之民由之也。寡乎什一
則上之用不足。多乎什一。則下之財或匱。民之不和親
禮記義纂訂卷之二十
皆由此來。和寧不曰禮之效。而曰禮之用者。蓋禮之用
和為貴。人有禮則安。和寧原是禮之用。君臣上下。稍不
和寧。便乖而不親。危而不安矣。此必和且寧。君臣上下
乃相維而不至于相攜也。中間皆宜泛論。至末方云于
燕禮見之。
席小卿次上卿 節
此釋席位獻酬牲羞之不同。見燕飲有辨分之義。上三舉
三平看。就位于下以上。設席有上下也。獻厭于以上。獻
有先後也。等差以下。陳器有多寡也。以上俱不露各分字
末句方見正名定分之義。
燕禮明君臣之義固矣。而臣之貴賤亦因以明焉。以席位

言之小卿位次上卿大夫位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是設席有上下也席位既定旅酬方行以獻酬言之宰夫爲主人先酌獻君君取勝爵以酬賓賓以旅酬于西階上此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是獻酬有先後也以陳器言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是陳器有多寡也席位則貴者上而賤者下獻酬則貴者先而賤者後陳器則貴者隆而賤者殺所以明貴賤也按旅酬數句全重而後二字方見明貴賤意獻君卿大夫士庶子皆宰夫爲主者酌酒以獻也君舉旅君爲卿大夫士舉旅也首一句行酬是賓以序酬衆賓也下三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卑

個行酬是卿大夫士以序酬卿大夫士也每獻必以主人有主道也君皆舉旅見君之尊與賓卿大夫士之情洽也賓卿等行酬者臣榮君賜故以獻衆人也賓卿用勝爵大夫用奠解註于賓卿曰獻于大夫士曰賜尊卑之等也舉旅是舉旅酬之爵行酬是行旅酬之禮舉旅固是君行酬却是賓總謂君旅行酬者君舉旅而使之行酬也下做此上言君而不言賓下言卿大夫而不言君互文也庶子位卑則但主人獻之君固不復舉旅行爵而庶子亦不得酬禮矣牲用狗俎以盛牲體豆以薦薦羞其等差燕禮雖不詳載然云唯君與賓有俎卿與俎大夫士無胾亦略可見矣 齊音

聘義 按此釋儀禮聘禮之義夫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隣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類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是也存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聘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存隣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隣國交聘之禮也

聘禮上公七介 節

此釋介數之義乃大聘卿出之介數也貴賤就君言重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卑

其禮與上說

古者諸侯之國以邦好不可不通也而聘斯行焉聘禮之行必有介以爲之副也是故上公之卿則七介焉侯伯之卿五介焉子男之卿三介焉不同者何蓋上公貴侯伯次之子男又次之因五等之君所行之禮不同故介數亦異明其貴賤所以明君臣之貴賤也

按上公卽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一命于三公之上故以上言介所以輔行使事致文于斯禮者也明貴賤有二義自本國言介如命數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卿殺其君二等而爲七侯伯子男亦各遞減是明君貴而臣賤也自列國言上公之卿七

介侯伯之卿降公二等而為五子男亦然。是明爵尊者貴而卑者賤也。一云貴賤以出聘之卿相較，不可以下君二等，便作明君臣之貴賤。

介紹而傳命 節

此釋聘賓用介之義，只重在介上。君子指聘賓言，所尊指主國之君言。

聘賓將入門，主固有擯以接賓，賓必有介以傳命。上介次介，末介相繼，紹而傳主君之命，必如此者。蓋以賓臣卑也。主君尊也，君子于其所尊，弗敢正自相抗，故以介傳命。使主君得全其君道之體統，而我統以君道導之也。非故主君之至乎。

禮記說義纂註 卷之二十四

畢

按傳命，舊作傳主君之命，近云傳賓之命，觀下三讓而後傳命自見。紹而傳命，就是弗敢質，就是敬之至。

三讓而後傳命 二節

此合下節總叙聘禮敬讓之足以全交意。首節聘賓接主之讓，賓禮凡四次，節主君接賓之敬，主禮凡四敬讓二字。總承分屬侵主外言，自此以侵彼，陵主內言，自下以陵上方聘賓之初至也。入門三辭陳擯之禮，而後傳聘賓之命。三辭廟受之禮，而後入廟門，不敢徑行也。三揖而後至階，不敢先登也。三讓而後從主升階，此皆聘賓所以尊讓于主也。至于聘賓之將至，既命使肅迎于郊矣，又大夫束帛

而勞于郊，既拜迎于大門內，廟受其命矣。又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焉。此皆主之所以致敬于賓也。敬讓是聘賓主君所以相接之本意。諸侯行聘，賓主相接以敬讓，則情愈孚，分守正，故外而敵國不相侵，內而尊卑不相陵矣。敬讓之效如此，此君子必行之以敬讓與。

按賓初入廟，揖當階北面，又揖當碑，又揖三揖也。至階時，主君讓賓升，賓不敢當讓，主君者三主君乃先升，而後賓升。迎勞是一時事，作兩禮看。迎迎賓也，勞慰其勞也。用束帛，士卑故遠迎于竟，大夫尊故勞于近郊。廟受受其所銜之命也。廟受廟宇重看拜，既拜受所將之物也。拜君命之辱，句釋拜既之意。兩致字最重，蓋必主之敬達得到賓心裏去，賓之讓達得到主心裏去，方謂之致。君子兼賓主說禮，顯于外，君子之相接而敬讓根于心，正君子所以相接。

禮記說義纂註 卷之二十四

畢

卿為上擯 節

此見賓主交盡之義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承副上擯也。士為紹擯，繼承擯也。聘事畢，君親執體以禮賓，賓乃以私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又以私物覲見主國之君。聘覲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饗，餼于賓，又還其求聘時所執以為信而受之圭璋，加以賄贈之禮，賄以答聘君，賄以答賓介也。中間饗禮再食禮一燕禮無數，若此者在主國則論答，在聘賓則論君臣交致其敬者，所以明賓客君

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 三節

此見聘禮之有益于國也。首句作員下皆天子制之而使諸侯務焉者也。相厲以行聘之禮節則不相侵陵。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相厲以用財盡禮則亦不相侵陵。其效如此。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制字甚深。養固制也。然猶是上人要他如此。直到自為正務焉。制方了徹。

天子制諸侯節釋儀禮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節之。義天子制諸侯句作頭小聘大聘是一意相厲以禮是一意下文皆承相厲以禮言之。又分兩小截使者聘而三句是相厲以禮之實諸侯以下是相厲以禮之效。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聘

夫聘禮之有其義如此。故天子制禮而諸侯行之。比年小歲相問也。使大夫三年大聘。殷相聘也。使卿其間相厲勸勉者。必以禮如卿大夫奉使行聘而禮有錯誤則主以致餼而弗親饗也。所以愧恥而勉厲之也。惟其如此。兩國諸侯必相厲以禮。相厲以禮則外而四隣相親而相侵內而君臣有義而不相陵。此正天子所以養諸侯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而豈徒好為是往來之儀節而已哉。

按制禮以禮制馭諸侯也。一云天子制為句。非比年三句申說言小聘大聘之時其相厲以禮如此。制諸侯是天子養之也。白為正諸侯自養也。註中看養字甚精本

節只重相厲以禮一句。宜一直說所以愧厲厲字。此屬指使者之卿大夫言亦相厲中一事耳。與前後兩厲字屬諸侯者不同。使臣之失禮。即諸侯之失禮。此天子二句又是天子制諸侯之意。試看以此制諸侯使之心悅誠服。豈不是善養。

以圭璋節申聘禮還圭璋之義。首重禮者。聘賓重聘禮之義也。輕財重禮。主君輕財重禮之義也。重禮便有輕財意。輕財正是重禮也。諸侯相厲當從聘義推開說些。不指聘矣。

聘使之行禮于君則用圭申信于夫人則用璋而非享禮之用束帛瑩琮。蓋圭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乃禮器也。以禮器而行禮事。是以禮為重也。及賓去則還其圭璋。而不與束帛瑩琮同受者。蓋束帛瑩琮財也。以為輕。故受之圭璋禮也。以為重。故還之。是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遠利而有恥。所以民作讓。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聘

按首二句言圭璋為禮之重。以起下文輕財重禮說開去。還圭璋特其義耳。不可把聘賓與主君重禮乎看。首禮字以聘禮言。後二禮字以圭璋言。厲以輕財重禮。却在這義上說。亦不曾真去輕財重禮。

主國待客節。申釋致饗饋饗食燕之義。因推其可貴也。首句作頭。出入以下分四事。而以厚重總之。厚重禮是表其待客之意。蓋之于禮。又是推其從厚之義。

待客之意。蓋之于禮。又是推其從厚之義。

主國之待客也于客之去而出來而入皆饋三積焉以一積言其饋客于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謂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也則陳于舍之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舍之外乘行羣匹之禽如鴈鴛之屬則日五雙此待聘賓也以至羣介皆有餼牢之不同如大夫三牢士一牢此待羣介也食再饗燕與時賜則無數是又待聘賓之禮其物豐厚如此所以致厚于聘禮也夫古之用財如冠昏喪祭等皆有賓客之需其厚其薄多不能均然而聘禮用財必如此厚者蓋以聘禮至重當然之禮必如此而後盡也惟極盡於禮是以內君臣外隣國有禮相接而不肯自處其薄故無侵陵之患此是盡禮之效也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天子制是聘禮而諸侯務行聘禮者皆有見于此也

按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也餼客于舍謂致饗餼于客之館舍也五牢有飪有腥有餼烹調曰飪生肉曰腥牲生曰餼皆致于客舍獨言餼者舉其重也日五雙則不止于三次矣自餼客于舍至皆有餼牢皆致於客舍之禮此三積之一也陳于內是天產在陽德陳于外是地產作陰德羣介雖見殺于賓玩本文語意只重不遺介的意思有飯有餼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享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紡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饗所以訓恭儉行之于朝禮之正也故有數燕行于寢時賜于館所以

示慈惠非禮之正也故無數不能均如國新時荒等殺禮故也盡禮兩禮字俱指當然之理說不指聘禮蓋必盡之于禮不敢自薄以結隣國之好也

○聘射之禮 節

此以射聘並舉見禮之至大而行之存乎人也通節上截以勇敢作主下截以貴勇敢作主勇敢却有二意先以行禮為主而並及于行義禮中有義也貴勇敢亦有二意先以行禮義為主而並及于戰勝大旨以強勇立義意作主這強勇非是小可乃是平日直養的工夫到塞天地配道義所以用的行禮上去更能立出禮中之義來就把這立義之勇用敢戰勝上去即是立義的道理無兩樣故禮謂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之盛德德盛即立義到極的地步夫禮之有聘也與其有射也其中節文繁多此禮之至大者也惟至大故行之至久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孰能行此禮乎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此獻彼酬但見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以至日莫人倦猶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若此者凡以有始有卒成此至大之禮節焉耳禮節者何一日君臣一日父子一日長幼聘則為主為賓皆明其義射則為君為臣皆明其禮以親父子聘則諸父諸子皆脩其好射則為父子皆中其道以和長幼聘則兄弟之國敦其和好射則上下之耦尚其揖遜此三者皆衆人所難而獨君子能之

則躬行實踐之無虧而禮節已成于外不謂之有行乎惟
有行也則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皆形見于節文之中不謂
之有義乎惟有義也則集義之功盡而德義之勇已得于
自反常直之中不謂之勇敢乎觀勇敢之謂而勇敢之所
貴可知矣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于禮中之義植其根
抵而不墜也所貴于立義者貴其所立之義實見之行耳
所貴于有行者貴其以此禮之義成禮之節耳要而言之
所貴于勇敢者必有是浩然之氣然後奮發有爲立此禮
之義于天下耳非貴其敢行禮義也哉然勇敢之可貴豈
惟敢行禮義而已天下無事則用之典禮倫常而體此立
義之道天下有事則用之折衝禦侮而張此立義之威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樂十一

也三平看自酒清至之謂勇敢正強有力行禮之實以
成禮節承三不敢來以正君臣三句又承以成禮節來
兼聘射說此衆人所難即非強有力弗能行也若行三
句此因行禮而推其勇敢所由各所貴于勇敢者八句
此覆說上文而推其勇敢所由貴貴其行禮句且虛說
所貴于勇敢者二句又總結之正與爲其有行句應
義二字承上立義行禮說後面禮義都同故勇敢強有
力至如此也又進了一步見勇敢之可貴不獨在行禮
合之戰勝而盛德益可見用是君子自用非君用之也
用到戰勝上去即是立義的道理蓋君子去征暴慢不
義正是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的處我以明倫治世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樂十一

以逆倫作亂所以去戰則勝用之于禮義即用于君臣
父子長幼間也順治即有親有義有序也無敵順治一
云就是盛德非蓋盛德本在無敵順治之先是平日能
養強勇之氣但即此無敵順治而可見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 節

此言聘禮用玉而論玉之德以結之也貴賤就用舍上說
昔者作冒溫柔至道也言君子所以比德于玉者以玉本
有此德也溫柔等皆以玉之贊高仁也等方以玉之德言
德本人之德但玉具之耳溫柔等單說玉之德未有比意
至溫其如玉方見比也取詩言以証比德于玉之意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用之賤珉而不用者

何也爲玉之寡而稱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稱之多。故賤而不用。玉之寡故貴而用之也。夫昔者君子有德。玉亦有德。而比德于玉焉。奚言乎玉之德也。溫和柔潤其體也。而澤見于外。仁者寬裕溫柔而能愛物。是玉具仁之德矣。文理縝密無罅漏。可尋體質堅剛非琢磨可磷。知者析理精微。幹事貞固。是玉具知之德矣。廉有稜隅。而又不傷于削。而刺益義。主斷制然亦合乎天理。而不苟傷人是玉具方外之義德矣。玉戴于首。佩于身。而若下隊。禮者謙下自掩。是玉具卑抑之禮德矣。玉之聲。叩之清雅發越而悠長。其終則訕然而絕。止。樂者始條理而並作。和也。終條理而齊止。和而不流。節也。是玉具樂之德矣。玉之流曰瓊。玉之美曰瑜。其中彼此不相掩。一忠之是非明白。無所掩。是玉具忠之德也。玉之精神發露而乎。渾厚端方而尹。雖在外而由內以旁達之。一信之由中達外。而表裏如一。是玉具信之德也。玉之氣細縝皓彩。如白虹之照耀。天之氣亦如白虹。是玉具天之德也。玉之精神。山嶺川嶺見于山川。地之精神亦見于山川。是玉具地之德也。圭璋特達。不假幣帛。德立于已。則無不通。亦不假物。是玉一心之德矣。天下莫不貴重此玉。如用之朝廷宗廟。無故玉不去身。是也。道率乎性。而知思賢否。莫不共由。是具一率性之道矣。玉備德之全如此。秦風小戎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溫者君子之德。而如玉則比德于玉。君子卽不貴玉。安得不爲比

禮記記禮義前卷之二十一 章
德而貴之。豈以其多少之謂也哉。
按比德于玉。言君子貴玉之意。比德于玉。比已之德于玉也。君子備德于身。而無象德之物。則觸目徹心之意。微矣。故比德于玉。寓相觀之益。切砥礪之功。以懲進脩也。因其比德。是以貴玉。下詳玉之德。在玉上說。不可用象似字面。或就以溫柔等爲比德之實者。非溫潤而澤三句。都是兩層意。忠與信何別。忠重在掩上。信重在達于外。上蓋忠原是不欺的理。信原是以實的意思。乎尹有兩意。乎信也。言色純而不雜。尹正也。言色正而無邪。旁達者。信正在中。而乎尹旁達于外也。註云。尹作允。則乎允皆信矣。如虹而白者。玉之光彩似之。精神猶氣也。地亦山澤通氣也。玉之爲天者。天之氣亦如白虹。玉之爲地者。地之精神亦見于山川。不可便以白虹爲天。山川爲地。圭璋句。以行聘言。惟執圭璋。特得通達。非若璧琮之有幣也。
表服四制
按仁義禮知人性之綱。喪服之制。兼此四者。則人道盡矣。故記者以此終篇。
凡禮之大體 節
凡禮之大體。至生也。泛言禮有所由生。而不可管。夫禮吉凶至具矣。始重喪禮言。正是申指禮所由生之實。如去聲。自此至終篇。專言喪禮。而此一節。則四制之綱也。先王之

禮其散見于節目者不可勝言而統會之大體則有可求者此果何從生哉彼天高地下而尊卑定禮之列尊卑以肅分莫非體象乎天地焉四時錯行而往來見禮之尚往來以成利者莫非體法乎四時焉幽則有陰陽吉凶殊矣禮之有吉凶皆則乎陰陽之條舒也明則有人情賡變別矣禮之或隆或殺者皆順乎人情之厚薄也此則法造化本人情而節文秩然詳明矣不謂之禮乎此皆禮之大體天下萬世所當尊信者彼從而訾之豈知禮之所由生乎今以喪禮言之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蓋生陽明從吉死則陰暗從凶所謂則陰陽者是矣喪有四制變通從宜取之四時也蓋時有四而變通成歲制有四而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四

按口毀曰管陰陽四時者人之性情即天地之陰陽四

時也不及天地者天地之道亦盡于陰陽四時人情也吉凶異道二句言吉禮凶禮各異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

其恩厚者 節

此明恩制天生時人生財人其父生則恩之厚者莫如父故為服斬衰也

門內之制 節

此明義制掩蔽也斷絕也門內主恩故私恩常掩蔽公義門外主義故公義常掩私恩資猶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故其敬同也人臣為君重服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制者也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四

章

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掩也有君喪服于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夫義主敬者也既曰恩掩義矣而又曰敬同者何孝經有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恩雖掩義而敬則同也五服皆有義服此舉重者言之耳下賈字尊字俱指君言一云貴貴家臣為卿大夫服尊尊臣為天子諸侯服

三日而食 節

此明節制不以死傷生釋三日而食至毀不減性之義也民有終釋喪不過三年至鼓素琴之義三日而食食粥也三月而沐謂葬後將虞祭時也士虞禮曰沐而不櫛期不

祥也。練以練帛為冠也。毀謂瘠其身也。性。性命也。直。哀。直。麻之衰也。不補。雖破不補完也。不培。一成丘壘之後。不再。加益其土也。祥。日大祥之日也。鼓琴。所以散哀。止以素。不加飾以示有漸也。凡此皆以禮節之而不使過哀意。

按祥之日鼓素琴竊恐未然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豈有祥之日即鼓素琴之理哉。

資于事父以事母 節
此言父在為母期之義。大意與曾子問同。夫資于事父以事母。言子于父母恩愛雖同。而服算有異者。以家無二尊也。故父在則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之義也。

按註疏以此節為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大金馬氏則以爲權制。當從註疏為長期而除服。心喪三年。必卒而後為母齊衰三年。此始制也。今制父母喪皆三年。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終月算。庶可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杖者何也 節

此明權制杖為有爵者設。蓋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以杖扶之也。爵有隆殺。則病有遲速。故隨其人而授之。有三日五日七日之不同。此為君服杖之正也。喪服傳云。庶人無爵而杖者何。搢主也。搢假也。假杖以明其為喪主也。庶子非喪主而亦杖者何。輔病也。授杖以扶其病也。此為親服不應杖而杖也。未成人之婦人及幼少之

子有應杖者。而不授之杖。以幼未知喪。不能病也。此為親服。應杖而不杖也。天子諸侯之子。百官備百物。具不假言。而喪事自行。故許其極病。雖有杖。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無百官。百物不具。須已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其極病。但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須身自執事。故不許其病。雖有杖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女禿不髮。則男禿不免。可知。袒者露膊。偃者可憎。故不袒也。踊是蹶。蹶。蹶人脚蹶。故不跳躍也。老及病者。身已羸癯。又使備禮。必至滅性。故酒肉養之。此八者為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皆不拘其所必。不強其所難行。而得乎變通化裁之道。故曰以權制者也。

始死三日不怠 節

此言人子當行三年之喪也。始死。哭不絕聲。踊無異。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經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葬。卒哭。惟朝夕哭。此期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者也。思由隆而漸殺。服因節以制節。故以三年為斷也。此喪之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所謂節斯斯之謂禮。此喪之中庸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王者之所常行也。能之者。惟高宗乎。書。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者。先王之禮。墜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聞。而廢所由

興故史臣善之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 節

此記者自為聞答之辭慈義未聞疑衍文也良善也殷衰二句正高宗之可善處孝常行也今載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故也此之謂句正謂此耳既曰君不言矣而又曰言而不文者何也蓋不言者謂百官能體君心以具百物不待言而事行者也若臣不能如此則必言而後行但不文其言辭耳

父母之喪 節

此承上文言能盡三年之喪者可以知其人之賢與德夫三年之喪為中制雖天子固不可廢矣而人之能盡此者豈不可以觀所養乎彼父母之喪以麻衰為冠以纓為纓以菅為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三年而祥比終此三節者三月句一節也期十三月句二節也三年句三節也終此三節者是仁者也可以觀其愛蓋非仁則愛親之心不真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是知者也可以觀其理蓋非知則察禮之心不明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是強者也可以觀其力蓋非強則守禮之心不固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由是又有禮以濟此三者而使過者不及者適于中有義以正此三者而使可者否者合其宜是人也以為子則事親之道無歉固可以謂之孝子矣以之為弟則以事親者事兄而所謂弟弟者此也以之為婦則

以事親者事夫而所謂貞婦者此也孝子弟弟也貞婦也亦皆可于此而察之乎即此觀之喪禮之行其關於風教也豈淺鮮哉

按此以父母之喪終四制之義亦自其重者言之也衰斬衰也純為冠武垂下為纓菅茅也比合也按篇首言仁義禮知為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孝子弟弟貞婦專言門內之治而不及君臣者亦猶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恩制為四制之首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終



禮記說義集訂二十四卷

浙江吳玉
嬭家藏本

明楊梧撰梧字鳳閣一字擘珍涇陽人萬曆壬子舉人官青州府同知是書不載經文但如時文題目之式標其首句而下註曰幾節大旨以陳澹禮記集說胡廣禮記大全爲藍本不甚研求古義如鄭注說曾子弔於負夏一條謂填池當作奠徹胡氏銓謂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所謂池視重雷者填者縣也魚以貫之謂將行也與鄭大異而此書但云填池當作奠徹不言本自康成亦不復考訂同異又如孺子橫一條論設撥之制謂設撥是設置撥榆沈之人蓋以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休十年成穀者性沈難轉故設撥以撥輻其說本諸陸佃與鄭註讀撥爲拂者迥殊亦不題出陸名及參校鄭義凡此之類不可勝數蓋鈔撮講章非一一採自本書故不能原原本本折衆說之得失也

禮記纂註三十卷

〔明〕湯道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纂註

三十卷》提要

禮記纂註新義序
 禮者言三禮嘗以儀禮周禮
 為經以禮記為傳竊不謂然
 古帝王聖賢精義激之如大
 學中庸兩篇非儀禮周禮所
 本一
 有以並四經設科取士最為
 正大然而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生數不終其物故會禮之
 家號稱聚訟今禮記大全雜
 須在學宮士紳其估畢惟宗

陳氏集說耳于制禮本意不
至附會穿鑿之病矣江徐氏
折衷諸家為注甚善而為大
全束之意則未聞以是治舉
子業以丹陽湯平子得真父

序二

傳取陳綜兩家注纂之又為
新義以便治業子業者余不
此經深好其文即未必盡一
三代定非秦漢以下人手筆
所能作乃求義于訓詁注

方栢圓鑿不相入得湯氏書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曠然若
蒙蒙矣平子之友盛茂卿使
余序余嘗窺蠶測安能贊一
辭竊觀古人學禮者二戴二

序三

鄭不皆父子獨大戴棟瑯琊
徐良為博士州牧郡守小戴
授橋仁為大鴻臚徐橋皆家
世傳業而名不著得無子專
門者未至耶經學家學之難

如此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
之書手澤存焉爾禮天下後
世公共之物也不忍於見手
澤而因以置之俾其父昭注
爾來之學抑高名宣望為人

序四

子之禮乎乎子少萬志有大
度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
懷抱學札行則誦習文書考
其念至忘所之適与曾殊道
相等能志述事不沒父生平

所於論著上以裨益功令下
以嘉惠後進世由此知尊人
鴻生鉅儒聲施無窮是顯親
揚名不匱之孝而禮之所為
及其所自始得甚報則樂也

序五

湯氏深於禮父子間所授受
寧直在章句文字已哉余故
推本言之俟後之傳儒林者
尚友焉夫泌山人李維楨奉
寧父



禮記纂註篇目	卷之一	曲禮上第一	卷之二	曲禮下第二	卷之三	檀弓上第三	卷之四	檀弓下第四	禮記纂註 篇目	卷之五	王制第五	卷之六	月令第六	卷之七	曾子問第七	卷之八	文王世子第八	卷之九
--------	-----	-------	-----	-------	-----	-------	-----	-------	------------	-----	------	-----	------	-----	-------	-----	--------	-----

禮運第九	卷之十	禮器第十	卷之十一	郊特牲第十一	卷之十二	內則第十二	卷之十三	玉藻第十三	禮記纂註 篇目	卷之十四	明堂位第十四	卷之十五	喪服小記第十五	卷之十六	大傳第十六	少儀第十七	卷之十七	學記第十八	卷之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樂記第十九

卷之十九

雜記上第二十

卷之二十

雜記下第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喪大記第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祭法第二十三

祭義第二十四

禮記纂註

卷目

三

卷之二十三

祭統第二十五

經解第二十六

卷之二十四

哀公問第二十七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卷之二十五

坊記第三十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

卷之二十六

表記第三十二

卷之二十七

緇衣第三十三

奔喪第三十四

問喪第三十五

卷之二十八

服問第三十六

間傳第三十七

三年問第三十八

深衣第三十九

投壺第四十

卷之二十九

儒行第四十一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禮記纂註

卷目

四

冠義第四十三

昏義第四十四

鄉飲酒義第三十五

卷之三十

射義第四十六

燕義第四十七

聘義第四十八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禮記纂註篇目 終

禮記纂註卷之一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曲禮上第一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禁止毋言無儼

敬謂戒慎恐懼毋使一毫不敬也儼若思敬之貌安定辭敬之言修己以敬則自足以安百姓

決其理也○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長敖喪德從欲敗度志滿招損樂極生悲四者皆人情所有而不可過故約之使合於中

禮記纂註 卷之一

地○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於所狎能敬於所畏能愛之於所愛能知其惡於所憎能知其善積財而能散施安安而能從義六者皆中道惟賢者能之

敬故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難去聲狠去聲

分毋求多臨財亦有當得者苟得則傷義臨難亦有當免者苟免則害道剛狠非禮

且有忘身及親之禍義利○疑事毋質直而勿

不明必有分外求得之心但當盡言求正而

有戒處疑事者毋偏執已見但當盡言求正而

勿勿自有之天下事理本非一人意見坊盡泥

疑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尸以象禮坐必端

交神立必莊敬立禮從宜

禮從宜使從俗禮時為大

禮從宜使從俗禮時為大

人國問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

異明是非也此原禮之用也親疎以情言嫌疑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王正大故守其常度

正禮尚簡易故辭達則止○禮不踰節不侵侮

不好狎禮以謙遜敬慎為主故不踰節而為僭

而為相○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

質也君子學禮不區區煩文未節之間惟修身

是而行修言道則於禮有○禮聞取於人不聞取

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師道以自重為主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一

非禮不成四者皆由禮而入以禮而成

俗非禮不備率之以身而使效之謂教喻之

以正民俗然必齊之以禮則制度明品節定賢

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而教訓可偏行矣

分爭辯訟非禮不決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

有是非辯訟使是非不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非禮不定一主於義一主於恩

不親仕與學皆有師必有禮乃能隆師否則無

班朝治軍泣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班朝廷上

軍旅左右之局泣官府之事行治教之法非禮

則止不敬而下抗之故其令行禁止不可得矣

故曰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以
求為意祠以文為主祭以養為事祀以安為道
四者皆以供給鬼神非禮則心不誠貌不莊鬼
神其肯享乎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
文而言恭敬樽節退讓六者即所謂禮也君子
務此則無往非道德仁義之周流而治民以至
事神各得其宜矣 ○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
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徒以言以也
其心也禽獸以無禮而聚斂獸者不徒以言以也
人而無禮則又何所不至哉是故聖人作為禮
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聖人作而位憫人

禮記纂註

卷之一

三

之淪于禽獸故制為禮以教之使人以有禮
禮正使人以有心也此人道所由以立也 犬上
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此言禮所由備也太上之
人我施受之迹其後民僞日滋使施報不立將
不務德矣故其次乘之而務為施報之禮一往
一來尚禮然也往不來不往皆為非禮此
禮所以必尚往來而施報當務所以維德也 ○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惟禮係人之安危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
所以不可不學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
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承上言禮非他也不過自卑尊人達此恭
敬之心而已然是心也人皆有之雖微如負販
猶必有尊于此見禮為人性之所固有入情之

大音義
去聲

擊勢

所同然非聖人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
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好禮謙能自卑尊人也驕淫懾怯以內無素定
之於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 ○ 人生十年曰
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
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
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
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十年曰幼此時始學蒙養之端聖功之始也
十曰弱血氣未定也趨向善惡判于此矣故責
以成人之道而始冠焉三十曰壯血氣既定也
始有妻室責以成人之知望以理陽之事也四
十曰強血氣強盛道明德立之時故可出仕為

禮記纂註

卷之一

四

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曰艾髮蒼白
知艾也任而至此則更歷世故請練人情道愈
明德愈成故服官政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
之大事也六十曰耆稽久之稱有指意之使無
服役之勞優之也七十曰老血氣既衰也時則
傳子不勞以國事併不勞以家事也耄昏忘也
憐愛耄者老而知已衰憚者幼而知未及雖或
有罪非其故也故皆不加刑人壽以百年為期
故曰期頤食居處動 ○ 大夫七十而致事所以
作無不待養故曰頤 ○ 大夫七十而致事所以
路示知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人君愛賢不聽其去則必
待以殊禮故以几杖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
賜之便自安適也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
車此亦待以非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國稱老夫明其君愛賢之故而臣老猶在朝也
本國稱名父母之形嫌以尊者自居也此謙退

奉長者之手，負劔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長者辭謝，子而掩口以行，則兩手奉其手，所以承長者之意也。或負童子於背，傾頭就其口旁而詔語之，則掩口而對，不使氣觸長者者，皆敬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年德俱高，謂之先生。分其敬也。此隨行之儀。趨而進，恐有教令，正立拱手。以峻教也。與言則對，承其命也。不與言則退，承其意也。此路中相逢之儀。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鄉，長者所視，恐有也。城高，為人所矚目，不指。恐感見也。不呼，恐駭聞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館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一

七

者雖不免有所未，然有無當順主人之便，苟將

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

不入。揚，其聲使內人知之也。古人履屨在戶外，戶內一屨為二人，三人而所，言將入戶，視必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

下入戶，奉局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

後入者，闔而勿遂。入戶之時，不舉目以遠視，兩手當心，如奉局然，雖有視瞻，而不為迴轉，此三句與上節皆嫌于千人之私也。謂闔者，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嫌拒後人，故闔之而毋踐屨，毋踏席，振衣趨，偶必慎，唯諾不

毋踐屨，毋踏席，振衣趨，偶必慎，唯諾不

毋踐屨，毋踏席，振衣趨，偶必慎，唯諾不

毋踐屨，毋踏席，振衣趨，偶必慎，唯諾不

毋踐屨，毋踏席，振衣趨，偶必慎，唯諾不

無往非。○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門。闈，闈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一

八

級聚足連步以上，主於東階，則先右足，主於西

階，則先左足。讓登，欲容先升也。客辭則主人先級，則兩足前後相合，步步相繼而上。不獵等也。先右足先左禮，以相向為敬。

○帷薄之

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

武，室中不翔。禮以趨為敬，然亦有不必趨者。惟地迫也。有不趨者，堂上上地迫也。有不趨者，堂上上地迫也。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

立，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立，不立皆為不便於受者。

○凡為長者叢之禮

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

箕自鄉而扱之初往時謂箕上使得兩手舉

者將欲時以其自向吸取其穢不以箕向長者皆敬

請席何鄉請祗何趾請席請祗皆欲順尊者之

鄉以南方為上東鄉南鄉之席皆尚右西鄉北

也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所布兩席

於問答也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

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敬客故跪而

跪撫席而辭以答之客敬主人故徹重席主人

俟客踐席將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敬主人

俟主人問而後對蓋主人以將即席容毋作兩

手握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方其未坐則詳

失而生愧容兩手握衣使去地尺而免蹶躓及

其既坐則整疊前衽無使撥開欲膝安坐毋使

自致其敬也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

戒勿越而遷移之戒慎不得褻越所以廣敬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兩頰長者不

及毋僂言蓋後謙也蓋前恐汚席也坐容動搖

顏色變異乘先生之未及而僂言皆不攝動

虛坐坐坐不飲食也

不攝動也

非敬長正爾容聽必恭毋勤說毋雷同必則古

昔稱先王容舉一身而言聽謂聽長者之言也

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雅法則古昔之

格言稱述先王之實事則言有依據而不至於

勦說雷勦說雷謂雷同也

對欲盡聞所問之言且請業則起請益則起請

不敢參雜尊者之言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業

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父召無諾先生召

無諾唯而起先言父召以明事師如事父

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欲審應對故

為私敬故同等不起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至而起

禮記纂註卷之一

也食至而起以禮之行也上燭不見蹶

客至而起以其非同等也○燭不見蹶

其所餘之殘本恐客見○尊客之前不叱狗

之以夜久欲辭退也○尊客之前不叱狗

至賤駭尊○讓食不唾

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氣欠呵欠

而欠體疲而伸撰杖履視蚤莫○侍坐於君

者皆厭倦之容故請退以息之○侍坐於君

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因事有所變

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

而待少間有復則機事之密者故屏退

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側耳以聽非恭敬也

淫視。游動邪睇也。遊母倨。立母跛。坐母箕。寢母

伏。行當恭謹。立當整齊。坐必。歛髮。母髻。垂如髮。一正其

也。古人重髮。以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以自免。祖露

便。和衣以息。倦。寡裳。○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

堂。解屨不敢當階。屨不上堂。唯遺尊也。不。就屨

跪而舉之。屏於側。已或有事暫退而長者不送

又必屏退。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禮

於側也。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禮

退去。長者送之。則當面向長者。而著屨。恐背尊者

也。將屨之時。就階則跪。取稍移近前。欲便著也

方屨之時。則不跪。但俯身。鄉長者而。○離坐離

納之。以跪則足向後。不便於著也。○離坐離

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兩相麗為離。○

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栢。不同巾櫛。不親授。不雜

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梳栢皆置衣服之器。○嫂

巾以浣滌。櫛以理髮。不親授。莫而後取也。○嫂

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

案賤服。不使漱裳。所以。○外言不入於相。內言

不出於相。相門限也。內外有限。故。○女子許嫁

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許嫁。繫纓。示有繫屬。至

相內之別室。非有大。○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友。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重言子

男子也。傳言兄弟。○父子不同席。等其也。○男

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昏禮

而後問名。故非行媒。不相知名。納采。昏禮

吉而後納。故受幣而後相親愛。故日月以告

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

其別也。日月娶婦之期。明而尊者。莫如君。書日

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為。○取妻不

取同姓。為其近禽獸也。周。故買妾不知其姓。則

下之。娶取於賤者。世無繫木。○寡婦之子。非有

見焉。弗與為友。兄弟才德著見也。若非有。○

禮記集註 卷之一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昏禮

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

其辭如此。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謂佐其供且

之費。非。○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

為禮。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之不足。非

強人之所。○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

疾。不以山川。國。世所尊也。日月。人所仰也。隱疾

之名。○男女異長。各為伯仲。○男子二十。冠而

字。冠而字之。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人皆尊其名。則

然。亦有當稱名者。蓋家無二長。故子在前。父在

後。皆皆名。而不稱伯仲。命于一父也。國無

而不敢在君前無貴賤皆名也。女子許嫁笄而字。許嫁則十五而笄。成。凡進食之禮左殺右載。人之道也。故字之。

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

蔥深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

骨曰殺。純肉切曰裁。燻而切之為膾。火灼曰炙。薄拆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脩。脩殺左載右。分剛柔也。飯左羹右。分燥濕也。食以食為主。故近在殺載之內。膾炙異饌。故遠在殺載之外。醯醬食之主。故在殺載之內。食羹之外。蔥深加豆。故處末。酒漿從右。便于酌也。脯末分左右。以食脯脩者先末。便。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

然後客坐。

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亦起而致辭。以禮記集註

卷之一

十一

於客客乃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復就坐也。

偏祭之。

禮者不敢先祭。必待主人導之。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然後辨殺。食載之後。乃可備也。

主人未辨。客不虛口。

虛口謂食竟而飲酒漿也。以湯曰用。酒曰酌。以演安為義。用漿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

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特長者而為客。非自為客也。故

稱主人之施而答之耳。○共食不飽。共飯不

澤手。共食而厭。厭為飽。非讓也。共。毋搏飯。毋

放飯。毋流飲。取飯作搏。則易得多。是欲爭飽也。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飲。長飲。飲

無節。毋咤食。毋留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

固獲。毋啗。毋齧。毋惡。其聲之聞也。毋及魚肉。為

獲。嫌貪食也。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揚。謂以手散

欲食之急也。毋以箸。毋啜羹。毋絮羹。毋刺齒。毋飲

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飲醢。主人辭以饗

醢。指惡食未也。毋刺齒。嫌不謹也。客或有絮羹

者。則主人以不能烹。飪為醢。客或有絮羹。濡肉齒決

飲醢者。則主人以貧。饗乏味為辭。濡肉齒決

乾肉不齒決。毋嘍炙。濡肉以齒斷之。乾肉以手

食之。是。奉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

禮記集註

卷之一

十四

與辭於客。然後客坐。客跪親徹。所以答其親饋

耳。徹者不。○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

所長者辭。少者及席而飲。長者舉未釀。少者不

敢飲。酒進不敢直受。故禮有拜受。○長者賜少

者賤者不敢辭。辭而後受。賈主平交之道。○賜果

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賜。御食於君。君賜

餘器之。概者不寫。其餘皆寫。御侍也。君賜之餘

漆者。即食之。其餘如。在竹之器。不可。概者。○餽

則。薄寫于他器而食之。不欲。口澤之。漬也。○餽

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餽。餘不祭。成。裝也。

天亦不以祭妻况先祖乎蓋 ○御同於長者雖君雖當尊而祭亦當重也

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食不辭儀偶坐不辭席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此食儀也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 副之也

之巾以絺為大夫累之士寔之庶人黻之 天子之巾也

刑皮四折橫斷而巾以絺禮儀降也諸侯視天 也

子降殺以兩則但華之刑皮中裂橫斷而巾以 也

也士視大夫又殺以兩則不中裂刑皮但去寔 也

而已橫斷無文以庶人推之而知其然也禮不 也

有司為之上庶人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 也

禮記集註 卷之一 十五

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 也

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此言子養親疾之禮

不櫛不為飭也不翔不為容也不惰言之必謹 也

也御琴瑟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貌憂不在飲 也

憂疾止則憂散故復故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 也

喪者專席而坐 側偏也謂偏設之變於上席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水潦降時魚鼈方孕故不取

以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初獲之鳥也

故佛之畜者不獻車馬者執策綬車馬不堂 也

然以其馴狎也獻杖者執末 甲大胃小者易

末托地不潔 故執以自向獻民虜者操右袂 獲之人口也

其右袂所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 也

以防異心 獻孰食者操醬齊 醬齊為食之王

者先書為尊 獻田宅者操書致 書致謂詳書其版圖丈尺

知 獻田宅者操書致 多寡之數而致之於人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箭 也

左手承弣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 也

敵者曰遺弓體用內而筋外尚筋尚角各取其 也

勢之順也主人在左故客右手執箭左手執弣 也

以弣者授人敬也客主授受皆稍磬折而以乘 也

悅為節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答主人之拜 也

而少逡巡遲延以釋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 也

之此客授弓之儀也 禮記集註 卷之一 十六

承弣鄉與客竝然後受 自今不使人受也由客

容方承弣不能容弣故以左手接下俟客放 也

手而後承弣次以右手執箭也此時主客竝立 也

而俱南向此主進劍者左首 客在右主人在左

人受弓之儀也 進戈者前其鏹後其 也

與主人也假令對校則亦 進戈者前其鏹後其 也

左首首尊左亦尊為首也 進戈者前其鏹後其 也

刃鏹在尾而鈍刃當頭 進矛戟者前其鏹後其 也

平底以平 進几杖者拂之 為當馬也

向人敬也 效犬者左牽之 以右手防 也

右牽之 效犬者左牽之 以右手防 也

禽者左首 飾羔馬者以績 解大夫執羔 也

布為雲氣以覆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則畫 也

劔者以袂不露手以爲敬也飲玉爵者弗揮恐失也凡以

弓劔苞苴篋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言上儀食方曰

親獻之儀此言爲使之儀也使者操持諸物以

進受尊者之命即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之儀

容則臨時不至失禮矣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

於家受命即行也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

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至則拜迎歸則拜送皆敬君也若使人

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

受命以貴服臨賤人敬也始以已命往終以君命歸故使者及必下堂受命敬之至也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聞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十七

多誠濟之以虛知之所以日進于明敦行善事

加之不怠行之所以日進于誠知行並進德乃

有成不諱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

全交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不過望於人則人不至于難繼而交可全矣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

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

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

几抱孫不抱子古禮經語也孫與祖昭穆同故

也案前經

開曰筥

儀食方曰

前儀衣裳

有敬事者必齋齊以致精明之德故

不作樂不弔喪不以哀樂貳其心也

○居喪之禮

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不當

門墜毀瘠二句不以死傷生也○居喪之禮頭

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

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此皆以權制也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

食肉處於內此亦慮不勝喪也○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成服杖食生者之事也則自死之日數之爲三日

三日續飲死者之事則自死之日數之爲三日

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十八

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者禮之恤乎

乎中不知生而弔傷之外傷者情之痛

則弔近於誦傷近於僞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

不問其所舍徒問而不能○賜人者不曰來取

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賜者君子君子有守必將

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

○適墓不登壘助葬必執紼必登壘以致敬也臨喪不笑以哀爲主揖人必

毀瘠形體

身兼使而

骨露見也

阼階門

門中道

創處通焉

讓也

以實則助

喪曰賻

以實則助

喪曰賻

以實則助

喪曰賻

以實則助

喪曰賻

以實則助

喪曰賻

以實則助

喪曰賻

以實則助

喪曰賻

以實則助

人歌以里有不煩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
歌於巷也哭日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
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不由徑不苟取速也
臨樂不歎亦為非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

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戎容豎豎故有不可下
子行禮雖常變異時吉凶異道莫不謹慎以行
使無失禮之禮不但不可失介冑之色而已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
下庶人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式君撫式則
大夫下車大夫撫式則士下車倍敬其

禮記集註卷之一十九
夫刑以治賤為生故制刑自士而下
刑人不
在君側人君當近有德以養○兵車不式武車

綏旌德車結旌兵車尚武故見其美所以示威而
服天下也德車尚德故畧其○史載筆士載言
旌所以示質而化天下也

載筆將以書未然之舉人君畏後世之譏而不
敢肆者此也載言將以閱已然之舉人君修先
王之法而不前有水則載青旌以師軍行街檢

不可傳道故前有變異則取類舉旌示
之便知為備青雀水鳥故有水則載之
前有塵

埃則載鳴鳶鳴則風生風前有車騎則載飛
鴻飛有行列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鴻飛有行列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鴻飛有行列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插在上急繕其怒
象建五旗以正之欲使士率觀天象之嚴肅因
物采之鮮明而奮其敵愾之氣是乃急進退有

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一進一退必有常法故
左或右各有部分既有所局矣又○父之讎弗與

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者其情厚其義隆故父兄弟友之讎雖一而所
以報之者不同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讎亦不能

使之釋讎而不報○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
唯稱其情義而已

禮記集註卷之一十九
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人之國者也故國危則任其責士有常職以食

于上任人之事者也故事繁則任其責言亦則
二者皆卿大夫之辱可知○臨喪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

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陽也鬼神所用○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則埋之陰也○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夫以上則君使人歸賓俎○卒哭乃諱禮不諱
嫌名二名不偏諱卒哭乃諱明生事於此則死

偏諱謂
可單言速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速事父母則
不諱王父母

則受不然則否御為六藝之一無貴賤皆為之

其受級者但于降等之僕則若僕者降等則撫

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承上言降等雖所當拘猶取

欲其親授然非降等者既不敢當其授則○客

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不入

大門所以敬主婦人乘安車故○故君子式黃

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式黃髮敬老也

而登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敬大臣也○君

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讀送

禮記纂註 卷之一 三三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菱言有所支柱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祥車

以擬神凶禮也車上君在左乘君副車不敢空左

左不以凶道攬君也然又不安于君位故臣馬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僕在也婦人

持轡使身微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御

者以相向為敬故進右手既○國君不乘奇車

御不得常式故但俯俛為敬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不

車上不廣欬不妄指廣欬慮駭人聽不妄指慮

駭人立視五駕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轂規也車

一規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立欲平故視

視五駕式欲俯故視馬尾顧不過轂敬首儀也

國中以策彗郵勿驅塵不出軌入國不馳故但

飛揚出軌外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

下公門式路馬下宗廟敬先也式齊于策神

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臣乘

不施君升車僕授綏臣則自挽而升不敢同君車不

也左必式不步路馬必中道以足感路馬勿有車不

誅齒路馬有誅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中道成

馬車察馬力以年數馬年以齒誅責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一 三四

禮記纂註 卷之一 終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宜提挈者屈臂

當深衣之帶也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

則綏之士則提之為天子執器則上於心為國君則與心平為大夫則下於心為士則提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

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生器通履是舉

之敬存乎中泰形於外故如不克操幣圭璧主

起其前而引理線地如車輪防傾跌也○立則

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親主而倍致其恭不可拘垂佩之常也○執

玉其有藉者則視無藉者則襲享禮壁加束帛也

也則視而執之以文為敬聘禮圭以特達不加

束帛是玉無藉也則襲而執之以質為敬欲其

與土相○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

姪嫌士不名家相長妾卿老世臣家相尊卑不

同輔贊則一敬而不名

示外有所統也世婦姪嫌妾嫌分不敵于女

君而貴實降於諸衞敬而不名示內有所統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

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別國

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子別國

之大夫與士之子皆不敢自稱嗣子某以嫌與

世子同名故避○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

曰某有負薪之憂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

疾辭而不可以不能○待於君子不顧望而對

非禮也顧左右以致讓○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

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卿大夫士有徒居他國者

俗皆當謹脩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蓋去國則

君子之得已故其禮如此而喪祭從先則

禮之

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

祿無別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

之法去木國則三世而舊君後代其族人於朝

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君未絕其好也兄弟

宗族猶存則必有宗子冠娶妻必告死必計不

忘親也若時久而義已絕宜可以改其國之故

矣然猶必待典起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前

此未忍變也○君子已孤不更名名者父所命

也父改而更

其命矣。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乃以已爵當諡。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讀者習其所有事也。吉凶可貳。公私之事不相雜。故皆不言。○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

矢側龜於君前。有誅。人臣以職事事君。每事當問。始振端其書。上筮之官。至君前而龜。○龜倒側之狀。皆不敬其職業而慢上者。故罰。○龜

筮几杖席。蓋重素珍。絺綌不入公門。龜筮。嫌問。也。几杖。嫌以高年自尊也。席以坐。蓋以蔽雨。日。嫌宴安也。衣冠皆素。嫌凶服也。絺綌。具體。嫌

禮記集註 卷之二 三

也。○公事不私議。嫌擅權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先營之。廡庫所以備用。故次之。居室則安身而已。故又次之。○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賦於民。故曰犧賦。敬先當先。其重且難者。祭器是也。後其輕且易者。無田祿者。犧賦是也。後養器。不怠於自奉也。

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則虞。

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則虞。

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則虞。

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則虞。

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則虞。

故不設祭器。而用時祭。必設祭器。而猶先為祭服也。養鬻祭器。則辱先。寒衣祭服。則褻先。為宮室而斬丘木。則志先。○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

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去國失田祿。則不行。然猶不敢輕委於人。○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箠。乘髦馬。不蚤鬻。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

當御。三月而復服。為壇而哭。衣美冠以素。與馬御。皆心喪之禮也。凡此皆為去父母之邦。故以凶喪之禮自處。必待三月而後服其常服也。不說人以無罪。忠臣去國。○大夫士見於國君。君

禮記集註 卷之二 四

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大夫士出聘。他國。見路之勤者。則旋轉退避。不敢當勞也。君若迎拜。再拜稽首。拜君勞也。此以拜為敬也。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行賓主之禮。此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以不拜為敬也。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

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第論賓復問貴賤。此以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相先為敬也。○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甲喪。謂助執喪役而來。非行賓主之禮。故抗賓主之禮。故迎拜而不。○大夫見於國君。國

若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

若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

若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

若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

見主人拜其辱此皆謂初為大夫初為士而來拜辱示樂得賢也主人○君於士不答拜也非

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於

士雖不答拜然不以施之他國之士者以其非已之臣也大夫答賤臣之拜避國君之體也

○男女相答拜也拜而相答所以為禮也○國君豈以行禮為嫌哉

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三者皆因其分曰掩羣取麇

之尊卑而定其取之限制發○歲凶年穀不登

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食黍

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此恤災之禮不祭肺不加殺牲為盛饌也馬不食

禮記集註 卷之二 五

殺不奪民食也不除不用民力也不縣不作樂也

損以愛○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玉與金石絲絃之聲能和人

不可一日闕者故○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

必有故而後徹也○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言他日者因便

循言何所○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及必有獻士

得彼物也○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及必有獻士

私行出疆必請及必有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

而后對人臣之義無外交故大夫士私行出疆

勞告詢問其遊歷之所至則必○國君去其國

先拜而後對意謝見問之寵也

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

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

死制止之者各致其怨懃慘坦之情蓋去國處

社稷非君子所得已若以正經言之國君當守

死國滅則死大夫討罪禦敵軍敗則○君天

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稱

天子者以其繼天立極必善繼善述如子事父而

後克肖也曰予一人者見統一任專且示謙讓

亦孤寡不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

諸侯吟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曰有者顯其為

禮記集註 卷之二 木

王於天表其位之尊也某崩曰天王崩復曰天

甫不稱翁為其神稍卑也

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后君

至尊以君天下而母儀之本立亦後也也

於王也嬪賓禮之也嬪服也服事天子以其貴

故加世言之妻齊也進御而齊體也妾接也得

以接見○天子建天官先六犬曰犬宰犬宗犬

史犬祝犬士犬卜典司六典天子之職莫大於

以奉天道其權至重其職至煩不能獨理故先

設六犬以佐之國有六典皆天官職也六犬各

典司之而天官實總其成則欲若之道得矣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

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司空掌邦

士司士掌羣臣之版萬民之數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司寇掌邦禁典司五眾者各帥其屬

也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

貨典司六職府者藏物之所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

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既有物必有

適於用教 ○五官致貢曰享功罪不進於上則

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歲終 ○五官之長

曰伯是職方其損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

禮記集註 卷之二 七

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五等諸侯之分

慈著者二人兼三公而為方伯身在王朝而分

主畿外諸侯各有所主之方不相侵越也天子

之史從卑賤之稱尊君也伯父親之如父黨伯

舅親之如母黨皆從尊稱下賢也曰天子之老

繫老於天子尊也老成之臣賢也言此以威遠

國非階也曰公從其爵也曰君以采邑皆吾臣

民章丁朝封邑之寵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

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

命之侯謙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

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此四夷之

牧也雖大曰子卑之也不穀 庶方小侯入天子

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此四夷之 ○天

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秋覲以見君

交於廟位於廟門外而序人曰覲者主於辨分

也春朝以行禮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位於廟門

內而序也曰朝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

邾地曰會遇者草次之辭禮宜從殺 諸侯使大

夫問於諸侯曰聘比年小聘大夫往相 約信曰

誓洫牲曰盟凡有國故而以言語相要約為信

不至則洫牲而要之於神 ○諸侯見天子曰臣

其禮曰盟盟以神為主也 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

子孤臣某侯某稱臣稱國稱爵稱名恪 臨祭祀

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

薨復曰某甫復矣內事稱孝不殺於天子孝親

外事稱曾孫推始封之君明已之有 既葬見天

子曰類見言諡曰類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

天子故曰類見為親請諡

亦曰類者類先君之善而稱之不敢誣也○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

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上大夫○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大夫濟濟士踰踰庶人僬僬穆穆幽深和

壯盛顯明之貌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踰踰踴躍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

婦人庶人曰妻婦之言屬屬於夫公侯有夫人

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上

五者通於天下然上帝得以兼乎下故雖天子

有妻下不得以兼乎上故雖公侯亦自夫人始

禮記纂註卷之二

侯曰寡小君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稱於

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

子小童謙未成人也○子於父母則自名也稱

其名○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

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

自稱曰某曰士者以其與王之士同命數也陪

之臣也子者有德之稱寡君之老從○天子不

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

同姓名天子無外故不書出諸侯貴故不生名

善而稱之

天子穆穆

庶人僬僬

天子之妃

婦人庶人

有世婦

禮記纂註

侯曰寡小君

自稱於其君

子

其名

曰陪臣某

自稱曰某

之臣也

言出諸侯

同姓名

然天子諸侯

生名以譏之蓋萬世之公非一人可私黨也諸侯失地則不義滅同姓則不仁所謂惡也雖生亦皆名之言諸○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不顯諫不欲暴君之過也君臣主義故道合則從不合則去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父子無可去之理故以至情感○君有疾飲藥臣先

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飲藥必先嘗用醫必慎擇臣子之愛君父無

已試而無疑然後○佞人必於其倫禹稷顏回

孔子俱以爲賢擬之以道也夷惠伊尹○問天

道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擬之以心也

禮記纂註卷之二

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者于尺矣天子之子聞之不致言年齒又不敢言才能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

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也爲國以禮禮莫重於祭問大夫之子長曰能

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問士之子長

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典謁王賓客告

自典告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

能負薪也負薪者庶人力役之事○問國君之富數地以

對山澤之所出地之廣狹如百里七十里五十

里之類山澤所出如魚鹽金石

之類以此為對明受之天子傳之問大夫之富

先君且藏富於民非聚歛所致也

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室邑室有宰則有

民賦稅之力衣服祭服也以此為對問士之富

以車數對賜也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庶人受

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

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神

祀地又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

川又祭五祀數者之祭歲必徧舉諸侯祭所居

之方及境內山川降於天子也大夫祭五祀不

得祭方與山川也士祭祖禰不得祭五祀也位

有尊卑故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

無福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

巴下之昭穆不可輒毀變也淫祀有二一則正

神法不得祭而祭之僭也一則不正之神而祭

之謂也是皆監于事神○天子以犧牛諸侯以

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天子諸侯之生皆

其毛色之純諸侯但取肥膾而已大夫臨

用未之不得在滌士以羊豕不得用牛也○支

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禮廟廟在適子之家庶

有於或在則支子得攝饈必○凡祭宗廟之

禮牛曰一元大武牛肥則豕曰剛鬣豕肥則豚

曰膾肥膾者克羊曰柔毛羊肥則貌雞曰翰音

鳴聲長犬曰羹獻犬肥則可雉曰趾趾雞肥則

免曰明視免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脯曰

尹祭脯欲勇橐魚曰商祭商度其燥鮮魚曰脰

祭鮮魚不殺改則挺然而直水曰清滌清之酒

曰清酌古之酒醴既淨者為清黍曰薌合黍熟

聚不散其梁曰薌其梁穀之強者其稷曰明粢

氣又香也稷穀亦香也明則足以交神祭稻曰嘉蔬苗蔬則茂盛黍稷

祀之飯謂之粢盛稻曰嘉蔬苗蔬則茂盛黍稷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

為非曰豐本非以根本鹽曰鹹饈鹽以味也玉

曰嘉玉玉以無幣曰量幣幣以中廣狹長○天

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

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

死寇曰兵○祭主父曰皇祖考玉母曰皇祖妣

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日父曰母

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率短折曰不祿

○天子視不上於衿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

衡視士視五步天子視謂視天子也天子尊位

視之當衿之下帶之上視

之視

若得視面之下。裕之上。視大夫。得平視其面。視上。得旁及左右五步之間。然亦不得高而視下。帶也。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姦。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知其邪存乎心矣。此君子之○君命大夫與士肆。在官言官。在

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大夫服官政。士容夫與士肆也。在官則專言版圖文書。在府則專言寶藏貨賄。在庫則專言車甲兵刃。在朝則專言紀綱法度。主一○朝言不及犬馬。兼微○輟無適懼分心也。

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朝儀當肅。雖輟朝而不宜為左右之顧。謂之固。異猶也。敬心不在則形諸外。此所以禮記纂註卷之二

知其有他事他慮也。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朝廷之上。所當言者禮而。○大饗不問上。不饒富。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上。至敬不墮掃地而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用藁。栝。視天下之物。無可稱其。○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馬。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

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天子無。客禮以摯見神。用粢。芬。香。條。暢。明德。惟馨也。諸侯朝覲於天子。則執圭。精白。承休。端方。治國。如玉之為德也。卿執羔。同寅。協恭。持謙。守貞。若羊之羣。大夫類。皮毛。潔素也。大夫執馬。進退。以時。上下有。序。如馬之賓。擗。知時。飛有行列也。士執雉。取介。有文也。庶人執匹。安分不遷也。童子未成人。不

敵當賓主。或見師友。則以摯奠委于地。而退避。或野外。或軍中。無物可持。為摯。以纓拾矢。隨所。有而用。○婦人之摯。椶櫚。脯。脩。棗。栗。婦人無外。見舅姑。用此六物。○納女子於天子。曰備百姓。為摯。以告虔也。○納女子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儂自期願。皆自卑之辭也。

禮記纂註卷之二
禮記纂註
卷之二
十四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

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

子於門右。檀弓曰：魯之知禮者，適子死，立適，孫為

為過禮之免，免識之。既曰何居，又曰未之前聞，故

重致其疑，疑之辭也。時未小斂，主人猶在西階，子凡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下段甲故引甲畢，就子服曰：仲子舍其孫而立

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

文王舍伯也，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

紉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

孔子曰：否。立孫，伯子為仲子諱，故設疑辭以答

之執斷，舍孫立子之非乎。○事親有隱而無犯

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

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

公儀氏仲子

姓也免音

問服名何

居猶音何

故子服氏

伯子字仲

凡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下段甲故

引甲畢

就子服

曰仲子

舍其孫

年。父子之恩，犯則為責善而傷恩。君臣主義，恩

必惡也。就而養之，不止飲食，子之於親，不分職

守。事事皆當，理會故無方。臣之於君，則當各盡

職守。故有方，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於

親喪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季武子

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

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

哭。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

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

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皆非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人情非。○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

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

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

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

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為

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

士皆為父後，伯魚之喪，則賢者之過也。子思不

使白喪，正欲用此禮耳。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為

子上子思

之子名曰

子思孔子

孫名伋先

君子謂孔

子思伯魚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人情非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類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類乎其至也。三年之

喪。吾從其至者。拜而后稽顙。先加禮於人。而后

類而后拜。哀常在于親。而敬暫施於人。為

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

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

之。崇四尺。墓。地也。墳。土之高者。東西南北。宜

知而難尋也。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

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

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兩甚。墓崩。門人

禮記纂註 卷之三

運孔子流涕者。自傷不能謹之於封墓之時。以

致崩也。古不脩墓。以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

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為衛人所醢。孔子哭之。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草。根。陳

年之外。可無哭矣。○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於身者。葉

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必誠謂於。○喪三年

類以類類

地也類類

類類與類

言既得者

少孤不知

其墓也防

山名

三

中庭在

之外

之內

非特不忍

食且不忍

見也

古人視用

友如兄弟

故心喪期

三月三月

俱大夫士

飲木食之具

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

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不可過者。先王之禮

自盡者。人子之心。故雖葬而於心終不忘也。唯

弗忘。則事亡如存。而有終身之憂。唯誠信則家

宅堅固。而無一朝崩毀之患。○孔子少孤。不知

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

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

於防。不知父墓所在。而殯於五父之衢者。欲致

為葬此則。○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喪冠不綏。去飾。○有虞氏瓦棺。夏后氏望周。殷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人棺。椁。周人牆置。娶。瓦棺。始不衣薪也。望。周始

也。殷世始為棺。椁。周人又為。○周人以殷人之

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望。周葬中殤。下殤。以

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夏后氏尚黑。大

事斂用昏。戎事乘駟。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

用日中。戎事乘駟。牲用騂。用昏。昏時亦黑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

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

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

國葬曰亡

謂引去聲

以棺葬引

葬引以柳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是柳首節

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繆所以後孫也。子有棺者布幕諸繆曰繆繆則借天子矣。○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

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明其諛則姬必誅，是使君

失所安而傷其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何行如之，言行當何往也。

重耳又勸其奔他國，而申生不從也。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五

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狐突，申生之傅，辭事上曰恭，申生言行如此，可為恭矣。○魯人有

然而陷親於不義於孝則未之有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

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朝祥莫歌，本非正禮，夫子特以禮教

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猶為可怨。故抑子路之笑，然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

正言之曰：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為善矣。謂禫則可歌也。聖人于此雖不責人以備禮也。○魯莊公及宋人戰于

亦未嘗許人以變禮也。莊公名同，戰在公之

乘丘，縣責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末之卜也。縣責父曰：他日不敗績而

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此章記謚禮之變，公以上古使責父御而敗也。上謂上績，故言無所用。責父引罪，遂赴鬪而死。及靈白肉股浴馬，見馬為流矢所中，乃知非責父之罪。遂誅之。禮生無爵死，無諡。周制命士雖有爵而無諡，今諡責父，變周制矣。故記之。○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

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疾甚，與申曾子于也。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篲與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六

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篲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篲。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

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

之反席未安而沒。華者畫飾之美，好晄者節目之平坐，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革急變動也。曾子未嘗為大夫，故不可臥大夫之篲，必欲易之而沒，可謂斃於

正○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

獲，言有

獲言有

獲言有

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

然。親始死。孝子匍匐哭之。心氣慙寒。如急行道

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也。皇皇猶樹柩親

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來而彼不

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邾婁復之

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邾人滅須句。須句

自敗於臺始始也。吉時以纒鬚髮。凶則去纒而

後遂。○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鬚曰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七

爾母從從爾爾。母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

總八寸。鬚從從太。高扈爾。太廣斬衰之鬚。高廣

齊衰則殺也。又教以笄總之法。笄簪也。吉笄尺

二寸。喪笄一尺。斬衰之笄。用箭竹。齊衰用榛木。

總以布為之。所以韜鬚而笄者。垂其餘。○孟

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

於人一等矣。親喪外除。餘哀未忘于內。禮之正

稱。○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

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此章記聖賢除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戰陣無勇。非孝也。君

之組纓。纓以玉。朱

子舟而不游。此畏而死。與厭而溺。○子路

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恐也。孔子曰。先王

制禮。行道之人皆弗恐也。子路聞之。遂除之。道

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特

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

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大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於

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八

樂生反本。出於性中之仁。在物且然。况仁人孝

子乎。今之反葬。○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

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

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

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此章記合葬

始有。○曾子之喪。浴於爨室。○大功廢業。或曰

大功誦可也。大功廢業而誦。則大功以上不可

其餘。○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

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君子行成。德立。有始

有終。故曰終。小人德

行無稱與形氣俱滅而巳故曰○曾子曰
死言庶幾者即曾子知免之意也
始死之奠其餘闕也與蓋以生時皮閣上○曾

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
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委巷之禮鄙朴無節文也倡先也足跳○古者
日踊言思子游子申祥妻之昆弟也

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古者
命數故橫縫唯喪冠無等則仍直縫是與吉冠

相反非○曾子謂子思曰及吾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九
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跛而及之故君子之

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
起三日中制也七○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

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
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在遠地者○伯高之喪

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
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冉子徒知以物

人之心則於其誠不於其物也故孔子聞而切責之○伯高死於衛赴於
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

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
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

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
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

拜也伯高於孔子過於所知而不及師友此常
諸賜氏且使為之主明恩之所由也為子貢而

情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
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子夏喪

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

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
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
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

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
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

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不尊其師而尊乎已
為無罪故曾子怒之由離羣故索居○夫晝居

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

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

夜居於內夜居於內順陰而靜安其身也晝居於外順陽而動勤於事也有大故則

晝不就不安故夜亦居外齊恐散志疾須就安故晝夜居內蓋禮有常有變若反其常則敬人之嫌不可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子臯篤於愛親且能持之曰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齊衰謂三年之久而信非人所易能中矣則見

大功不以服勤哀戚者喪禮之實衰者外飾之可知實不如無衰此甚言無物之不可即與易寧戚可知

之意不邊坐請專席而坐恐分心也不服勤謂三月不從政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一

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

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舊館人舊時館舍之主人從也一哀出涕情之厚也宜有賻物從之乃成禮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

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為如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一

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奠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夫子申言小子識之則此豈易言哉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作起也負手曳杖及手却後以曳其杖也

消搖寬縱自適之貌萎病也放依也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

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阼階主位西階賓位孝子不忍死其親猶以生時賓主之禮殯之也兩楹乃賓主相夾之地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昔語辭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安坐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正合殷人殯禮若使南面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二

活道亦應此然明王不也。○孔子之喪門人

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

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嬰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孔子之喪公西赤

欲以加飾榮夫子

故為盛禮。備三代之制。以章明志識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

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用褚幕以覆

棺而以丹質

之布為之。又勞纒聚結如蟻。垂于○子夏問於

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三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其國。衛

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

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此章論親疏。○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

居則經。出則否。○易墓。非古也。易治也。墓者祖

居以下常

之致飾。雖非古禮。而子孫愛親之心。自不能已也。○子路曰。吾聞諸夫

○孔子之喪門人

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

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嬰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孔子之喪公西赤

欲以加飾榮夫子

故為盛禮。備三代之制。以章明志識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

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用褚幕以覆

棺而以丹質

之布為之。又勞纒聚結如蟻。垂于○子夏問於

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三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其國。衛

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

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此章論親疏。○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

居則經。出則否。○易墓。非古也。易治也。墓者祖

居以下常

之致飾。雖非古禮。而子孫愛親之心。自不能已也。○子路曰。吾聞諸夫

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無則則禮或有所不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

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

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負夏人有喪。曾子

撤不是降

奠既設。柩車載訖而設池矣。主人榮曾子之來。禮也。爾

欲受其弔。乃反柩于兩楹之間。如啟殯時降。退也。且者且

婦人而行。弔禮從者疑其非禮。而曾子答從者

云。此始為遷。就之辭。決非曾子之語也。從者

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

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

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四

乎。子出租者。自牖下而戶內。而前客位。而庭

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猶

勝也。言子游所說出租之事。勝於我所說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

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

弔也。主人既小斂。担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

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喪之

負夏柩地

填池也

柳車之池

撤不是降

婦人使之

禮也爾

也且者且

行而未定

從者

飯於及舍

也以及及

飯實口中

也斂於

也葬於

也作遠

此上三章

曾子指子

夫夫指子

見曾現子

言與

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

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不至焉。子夏不及者也。引而至於禮，然而曰

然而曰：不敢不至焉。子張過者也。約而至於禮

皆欲求止乎中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

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惠子，衛人。惠叔

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以譏之。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

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五

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

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

游趨而就客位。子游固請。文子始覺其譏，於是

志達矣。趨就客位。復禮之正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

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

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

禮也。其動也中。深衣，用緇布冠。此云練冠，則深

衣緣之以麻者也。主已入廟，故

待于廟而不迎時，哀已盡，故但垂涕。○切名冠

浪庶幾近辭中，謂當於禮之變節。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凡此皆以使人尊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尊地則道之所。○經者，實也。曰：經，分言之，則首者行之後

以爲大備也。○掘中雷而浴，毀竈以

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

行之。殷人殯于廟，至葬，柩出，則毀廟門，西邊之

牆，踐行壇而出，至大門也。學者行之，總結

上文。周尚文，禮之所由備，生以文爲尚，故名字

之制。學禮者行周道焉。殷尚質，禮之所由本，死

以質爲尚，故喪葬之。○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

制學禮者行殷道焉。○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

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

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

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十六

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無財不

說，豈宜粥人之母以葬其親，無田者不設祭器

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

之請。○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

邦邑，危則亡之。軍師以勝爲功，邦邑以安爲本。

當授命也。○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

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

之，則瑗請前。此記伯玉救過之事。文子欲奪人

馬市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其服也

此麻衰經

也敢辭

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泣聲若

長短高下之節也傳謂由已以傳於後繼謂使人有繼於前此禮皆然 ○叔孫武

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

括髮于游曰知禮禮小斂於戶內奉斂主人將

者出戶則小斂奉矣武叔乃袒且投其冠而括髮與禮相合故于游以為知禮 ○扶君

十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君疾時

長扶其右體射人之長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仍用之也 ○從母

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

曰同爨總禮為從母服小功而其夫則無服為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七

折爾故喪事雖遠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驪

驪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遠而

不過之貌折折止而不怠之貌遠疾也驪也

止安舒也意情也驪驪太疾貌野言鄙陋也鼎

鼎大舒貌小人言其形體寬慢不自嚴敬也猶猶威儀適中之貌 ○喪具君子

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喪具

早為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一日二日可辨之物君子不豫為之所謂絞衾衾死而后制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

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

受我而厚之者也引而進之與子同服也推而

其服皆降蓋以其夫受之而為服杖 ○食於有

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

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

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聞父喪

嫌發喪于他人之館也故曾子命 ○孔子曰之

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

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

而無篋虛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人於死者而極

之是無愛親之心為不仁若極以生者之禮待

之是無燭理之明為不知是以先王制明器以

送之竹器則無膝線而不成其用瓦器則無質

而無黑光之漆木器則樸而無雕斲之文琴瑟

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

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懸挂之篋篋不可

擊也凡此皆備物而不可用既不致死亦不致

生以有知無知之問待之仁之至知之盡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

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巨桴，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相司馬言之也。

仕而失位曰喪。相司馬，南宮敬叔也。馬即相也。靡，侈也。

反必載實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

敬叔，魯大夫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實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曾子曰：子游之

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槨之法也。將，適楚也。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與。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古者人臣無外交。故大夫死，不赴於他國。他國之君亦無哭之之禮。是時齊強魯弱，不敢略其赴故。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召縣子問之。縣子因舉古禮及今時之變，以明哭與不哭之所由也。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交政，中國謂大夫專主盟會與國君相交接也。哭，非所哭之人，當於非所哭之廟哭。諸縣氏，以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

胡爲而死其親乎。

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死者之無知也。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明器送之。爲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謂疑死於有知無知之間也。夏殷所用不同，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豈謂有知無知乎。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爲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

禮謂制時謂勢之所能辨

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禮謂制時謂勢之所能辨

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

虎衰之叔父文是

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周制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

後日之悔此喪親之法人子所自盡者而後

居木魯葬公于魯伯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三十一

木乃曰我死則亦然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

則過為身後之慮矣

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

子游之言

失也○縣子曰絺衣總裳非古也

葛之屬而却者曰絺布之

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

相去聲活當作姑

玄冠夫子不以弔

弔必變服所以哀死上引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

亡者無器

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

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物也惡乎齊言

日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禮始別字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三十一

百寔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夏時專用

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布有餘其家

非古也是再告也

車馬曰賵所以助主人之送

矣如至于大病則如之何

成子高齊大夫國伯

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

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

也。○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

處。言語飲食行爾。小君義重而恩輕。義重故皆皆音

不至而容。服齊衰不杖期。恩輕故惻隱

館。死於我乎殯。○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

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

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子高之意

而種樹以標之。哉。意在於儉。非周禮也。○孔子

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聖人葬人

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

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

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若

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若坊者。上下旁殺而

狹如刃也。上三者皆用力多而難成。斧則儉而

易就。故俗謂之馬鬣封。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形似之。今封築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

三斬板。即已封畢。庶幾能行夫子之志而不

禮記集註

卷之三

三

也。○婦人不葛帶。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哭後

要故也。○有薦新如朔奠。未葬時。大夫以上朔

而已。謂之殷奠焉。○既葬。各以其服除。不視主

○池視重霤。也者。柳車之池。重霤以木為之。承

車亦象宮室而設。池其方。○君即位而為禫。歲

一漆之。藏焉。君諸侯也。禫。棺也。漆之堅。強。變

也。藏物於中。不欲變。然。故名。禫。每年一漆。示如未成

竝作。凡此六事。一時

之。起。大夫以上。○父兄命赴者。告喪於有

則父兄命之也。○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

庫門。四郊。出入之地。郊。所嘗至之地。若復必於

與。脯醢之。莫不惡。塵埃。故可無巾。○既殯。旬而

布材與明器。材。謂梓木。明器。亦謂材布者。

莫日出。夕奠。逮日。逮。且。及。日。之。未。落。不

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哀至則哭。故曰哭

練。衣。以精熟之麻為之。三年之喪。斬齊正。服不

可變。但練為中衣。而以黃為其裏。又以淺絳

色為中衣。葛裏。經。繩。屨。無。絢。要。帶。用。葛。屨。用

頌。及。衰。緣。葛。裏。經。繩。屨。無。絢。其。頭。無。飾

禮記集註

卷之三

三

填小祥後哀殺則能有聞鹿裘衡長祛祛祔之

可也鹿裘以白鹿之皮為之小祥之前表狹而

又祔之既祛以為飾故○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

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三年之喪在殯不得

皆弔死者既吾之知識則其兄弟雖與死者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

梓棺二四者皆周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

禮記纂註卷之三

上下四旁○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古者棺

也疑木為之兩頭大中央小其形如衣之衽

連合之各隨衡縮每束用其一也○柏梓以端

長六尺天子以柏木○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

經紵衣爵弁弁色赤而微黑或曰使有司哭之

○為之不以樂食○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輅以

棹加斧於棹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敢塗龍輅以

黃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輅殯時用輅車載輅而

備覆棺之衣為斧文加斧于棺上此時梓蓋猶

開故以斧衣從棹上入覆于棺也畢盡屋覆棹

之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諸侯朝觀天子

今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魯哀公誅孔丘曰

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列其

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故但言天不

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

意○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

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哭於大

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傷於大

命財外不可私恩惠也或情義不得已則稱尊

禮記纂註卷之三

者之命○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君喪羣臣朝夕

以相視為節故必羣臣皆入而后可為位以

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日著之徒月後一月也

樂也○君於士有賜帝承慶大夫以上則有司

供之士甲不得自

為故君賜之也

禮記纂註卷之三

經 93-639

禮記纂註卷之四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

之適長殯車一乘。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遺奠性

道送死者。體分折包囊用此車載之。以

故曰遣車。○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官有長貳

則不及。○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官及出命引之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大夫將葬君往弔於殯官弔畢極出者子

之。大夫將葬君往弔於殯官弔畢極出者子

來時不必恒在殯官或宿柩朝廟之時或已出

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五十無車者不越疆

而弔人。始哀之年不可○季武子寢疾疇固不

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雅公門說

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

點倚其門而歌。疇固齊衰問疾欲以救禮也武

知若微細者惟君子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

政人所尊畏固能據禮而行記者善疇固之治

禮記纂註 卷之四

禮記纂註 卷之四

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

酒。食肉焉。士於大夫弔當下堂迎之。然或當主

樂不飲酒。食肉皆。○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

及殯皆執紼。致力也○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

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喪必有拜。賓者。喪家若無主後則以次而親拜

之。若又無親則朋友或同州同里與舍之人

皆所拜也。寡君承事者見君雖尊亦。○君過柩

於路必使人弔之。此謂臣民之微賤○大夫之

喪。庶子不受弔。適也○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

哭之適室。子為主。祖免哭踊。夫人門右使人立

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

為父後者哭諸異室。為父子子適人者為比弟之

也。故夫哭之于適室。然已無服而子為甥宜為

子。故命之為喪主。祖免哭踊。蓋為主之禮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

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弔之。哭于側室。遠

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為。○子張死。曾子有母之

之變也。同國不遠則往。

禮記纂註 卷之四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曾子與子張有同道之恩故雖有母喪不釋服而往哭之非弔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悼公名寧哀公子擯贊相禮事者立者尊右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

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

祖母也故為之服○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

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

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

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晉獻公卒驪姬之子奚齊立申

禮記纂註 卷之四

生之傳里克殺之其姊之子卓立克又殺之是

時晉國無君而重耳避難於狄故穆公使公子

繫弔之且勸其奔喪友國以謀襲位寡人聞之

使者傳穆公之言恒於斯言常在此死生交代

之際也儼然端靜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

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

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喪人猶言亡人

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

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

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惠弔謝其來弔也不得與

盡其道焉耳愛之而不敬忘故為旌以錄其名敬之而不敢遺故為旌以盡其死

道○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設重也徹

死之時主立于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然以依

神則有主道焉殷雖作主猶綴重以懸於所殯

之廟不忍棄也周既作主遂○奠以素器以生

微重而埋於土不敢賁也

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

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自始

葬時之祭謂之奠奠用素器以喪未久哀心特

甚不尚飾也自虞至練祥之祭謂之祭不用素

器以喪漸久敬心加隆欲自盡也然豈為死者

真能來饗而然哉亦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

○辟踊哀之至也有等為之節文也擗心為辟踊

禮記纂註 卷之四

為踊乃哀痛之極若不裁限恐

傷其性故有等以為之準節也○祖括髮變也

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祖括髮去飾之甚也

有所祖有所襲哀之節也祖衣括髮形貌之變

襲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

飾雖多端唯祖而括髮又去飾中之最甚者哀

甚則祖哀輕則○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

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喁而葬居喪之禮

也至於葬則親已之幽有神道焉故以弁易

冠以葛易麻不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

主人死者之子主婦死者之妻無○反哭升堂此指大夫之家會葬

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謂平生祭祀冠昏行禮之處。所養謂饋食供養之處也。 ○反哭之弔也。哀

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當此之時，

親矣。哀痛於是為甚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

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殷禮之單質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

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尤其

情交兼盡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夫贈玄纁束，既窆則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六

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

而虞。

於日中 特虞祭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

拜而已。虞始用祭禮。三虞既畢，祭但酌酒陳饌，再

祭言無時之哭自此而止。祝辭曰：哀薦成事。祭

成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祭也。祔于祖父，昭穆同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

至于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以不惡

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

也。桃性辟惡，所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芻，小臣執

也。臨生者，唯執芻而已。故曰：異於生也。 ○喪之

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

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將葬而奉柩以朝祖，所以順死者之孝心。又死

者神靈自悲，棄離居室，未即泉壤，亦欲至祖考

之廟而訣別也。殷人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

而遂殯於廟，周人殯於寢，及葬則朝廟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夏用明器，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

器，從葬。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

殉乎哉。殷人用祭器從葬，用其曰明器，神明之

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

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以芻為車，芻靈，束草為人，以為從衛。 ○穆公問

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

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

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

為戎首亦不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進人以之死地也

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退以勢之不得已也

引之唯恐不高則若加諸膝擠之唯恐不濇則

若隊諸淵服與○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

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

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

乎哉我則食食季子之問猶有君子補過之心

孟氏之對可謂小人而無忌憚

者○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

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

經司徒敬子公○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

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

一乘及墓而反曾子稱晏子為知禮謂禮以恭

三十年不易儉於已也遣車一乘儉於親也禮

也三者皆以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

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此言遣車之數个包也謂

車一乘載牲體一包晏子當用曾子曰國無道

以禮曾子謂晏子之所為乃以救齊國之弊非

不知禮也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

不合○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

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

子西鄉婦人東鄉以子張為相故問之主家男

婦人東鄉女賓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

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昭子

張之言歎息而止之言我為大夫齊之顯家今

行喪禮人必盡來視觀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

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為賓主自

為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

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男○穆伯之喪敬姜晝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哭夫以禮

孔子美之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

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

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

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賢人

必知禮矣故凡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

而觀其所行至死而覺其非禮故歎恨之○

昭子名肥

敬姜康子

從禮毋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昭子

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黃入寢歷階而

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

坐飲之降趨而出知悼子晉大夫荀孫也平公

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那不樂知悼

子在堂斯其為子那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

詔是以飲之也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諫諍

三酌之後不言而出必有意存焉爾之飲曠何

疾日君不舉樂若卿大夫未葬是乃疾爾飲調

日之大者罰其不告之罪是以飲曠

禮記纂註卷之四

疾是以飲之也言調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

爾飲何也曰賁也幸夫也非乃七是共又敢與

知防是以飲之也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其

人杜黃洗而揚灑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

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灑謂之杜舉

自知其過既命賁以飲已又欲以此爵為后也

故至令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爵謂之杜

舉者言此爵乃昔

日杜黃所舉也 ○公叔文子季其子戌請諡

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士三月而葬有時言有數也死則君曰昔者衛

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

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

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

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石駘仲季無適子有庶子六人上所以為後

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

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

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德鈞以上駘仲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之

十人但知齊潔以命龜而不知居喪無沐浴佩

玉之禮龜之獨兆于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

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

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在家家人不得致養故云莫養其兄弟也疾時不

於下也定謂已定所殉之人也子亢曰以殉葬

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

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

於是弗果用子允若但言非禮恐未便能止之
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

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

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養在志不在禮葬在誠不在物富者 ○衛獻公

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

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

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

班班之意謂居者行者為之為 ○衛有大史曰

禮記纂註 卷之四

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嘗公再拜稽

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

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

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

孫毋變也禭以祭服賜以二邑雖見尊賢之意

之命服而禭大夫書封邑然當祭而告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

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

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

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屬合也尊已不用 ○

大宜遠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所以終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齋仲尼曰非禮

也卿卒不繹仲遂魯莊公之東門襄仲也為魯

之明日又祭也萬者舞之總名筮如笛而六孔

萬人去齋言萬舞皆入但去有聲之筮而已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輸若般

之明曰又祭也萬者舞之總名筮如笛而六孔

萬人去齋言萬舞皆入但去有聲之筮而已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輸若般

之明曰又祭也萬者舞之總名筮如笛而六孔

萬人去齋言萬舞皆入但去有聲之筮而已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輸若般

之明曰又祭也萬者舞之總名筮如笛而六孔

萬人去齋言萬舞皆入但去有聲之筮而已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輸若般

之明曰又祭也萬者舞之總名筮如笛而六孔

萬人去齋言萬舞皆入但去有聲之筮而已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頌賦雖重猶當有親上死長之心今吾不能
以此責國人矣若得土人協心禦寇猶可為國
今君子不能盡策上下不能死難豈人臣事君之
道哉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錡者皆往謁而死
於敵魯人以為成人之行欲以成 ○子路去
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以為可也

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

子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

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

下哭墓哀慕之無主也展省也 不忍丘壟之無

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為行者言之墓與祀

人所易忽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 ○工尹

吾敏矣敏則可以安身故為居者言之 ○工尹

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十六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

一人報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拊其

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

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手弓而可使

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則惻隱之心也商陽自

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

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

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 ○諸侯伐秦曹桓公

奉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襲賊者之事諸侯

襄公朝于荆康王季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

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魯襄公朝于名昭

子昭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

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及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

此其適權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

變之宜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

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

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進書奉

之弔書也介副也懿伯乃惠伯叔父敬叔之五

從祖也敬叔遇懿伯忌日不欲入滕惠伯言之

而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

受弔焉謂除闕道路以畫宮 曾子曰蕢尚不如

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十七

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莒邑名奪作莊

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

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

廬在君無所辱命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

問於有若 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

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幃諸侯輅而設幃為榆沈

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

而君何學焉讀哀公少子撥謂以手撥榆沈而

之龍輅棹幃幃木為棹形而覆幃其上前言加

弔子柳上是也諸侯輅而設幃則有輅而無龍

有憐而非悼也。榆沈以水浸諭白皮。○悼公之

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

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也。以妻我。以爲我妻也。此哀公溺情之

辭。○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

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

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

也。季子臯。高柴也。庚。償也。不罪不棄者。以犯禾

一端。○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

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此記賓師之禮。仕而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十八

臣有饋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不曰君。而曰寡君。于他國更

以其有賓主之道。無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

爲服。虞而立尸。有几筵。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

祭禮。故虞祭立尸。以象神也。六斂之奠。始用

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卒哭而諱其名。事生

始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

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故諱高祖之父。當祧

之名。諱多則難避。故舍故而諱新。五世親盡者。可不諱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二名。二

也。此記避諱之禮。○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

車不載槨。輶。變謂爲敵所敗也。素服。以輿禮處

甲不入。藁弓不入。輶。以示再用。不忘戰也。○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

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孔子過泰山側

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

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

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

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

政猛於虎也。虎之害人也。機器陷穽。所能制之

能逃之。政則無可逃之。械矣。深宮閭門。所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十九

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

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

未施教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

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

中。未施教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

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

泣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周豐必賢而隱者。

然一辭即止。非樂善不倦者也。民有秉彜。可以

誓會。要之。而民解。可見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乎。人君鑒此。尚亦務于誠乎。○喪

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

身為無後也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難

以獨存矣毀不滅性不可過為哀毀致有亡身

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所以防賢者

死葬於羸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

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

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

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

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

禮記纂註 卷之四 二十

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其掘坎不

以隨時寒暑之服其封則下之縱橫僅足以揜

坎上之崇高纜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

復反於土漸與土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若

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於天氣之中無所

不之此愍傷離訣之至情言骨肉雖不相近而

猶冀其魂之相依也季子如此不唯適旅○邾

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

居坐舍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含不使賤者君

夫則歸含容居親含非禮也侯玉者徐自

擬天子而以考公為侯言進侯氏以玉也有司

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

者未之有也人臣來其禮人君來其事廣大則行人君

廣大之禮若人臣來而欲行容居對曰容居聞

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

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

也不敢忘其祖居蓋徐之公族言昔者我之先

用此稱王之言其行王者之禮蓋已久矣又自

言我乃魯鈍之人亦欲守此不敢忘祖之意欲

之備且明邾有司之終不能正也○子思之

毋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

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

禮記纂註 卷之四 二十一

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祝先服

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

廢其祀勿其人○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

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

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

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

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

可食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屣輯斂其足言困憊

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歎

閱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末節
餓者之操賢者之過曾子之言君子之中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

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

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

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

月而后舉爵在官者諸臣也在官者家人也

以誅之無赦之理君不舉爵以人倫○晉獻

大變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晉獻

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奕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

禮記纂註 卷之四 三十一

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

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

頌善禱祭發禮往賀也輪轉集貌與鮮明貌歌

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仲

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

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

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狗馬皆致

特示○路馬死埋之以帷因上章而并記○季

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為

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為

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

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闈人

辟之鄉者已告言先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

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

者遠矣內霤門屋後簷也行者遠言感動之大

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劍見其容飾之美而加

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遠則是二

區外飾乃足以行遠耶○陽門之介夫死司

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

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

禮記纂註 卷之四 三十一

不可伐也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衛者

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

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孔子善之

體也引詩而言自宋觀之雖以子罕得人心可

無言憂而已若論其標則天下之大亦孰能當

之足恃也○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

士大夫既率哭麻不入三年之喪孔子之故

人口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

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

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

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壞登已治之序木而謂

歌之音也。如狸首之斑。木文之華也。如就女之

之孝。木質之潤也。壞之廢。故禮法甚矣。夫子作

為不聞。而過去以避之。從者謂當絕交。夫子言

為親戚故舊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好也。此

聖人隱惡而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

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叔可也。言卿

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與誰。叔譽

夫誰從乎。蓋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也。叔譽

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

身。其知不足稱也。處父。晉襄公之傅。并。兼眾事

於已植者。剛愎自立之意。處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子四

父專權。剛愎。奉為狐射姑所殺。不其舅犯乎。文

得善終。是無明哲保身之知也。子犯。從文

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公十九年

於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

及河而授璧以辭。必得文公所謂反國不與舅

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之誓。而後入。蓋為他日

利死不屬其子焉。其舉賢甚衆。雖有舉川之恩

亦不以其子屬之。廉潔之 ○叔仲皮學子柳叔

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

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

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叔仲皮嘗教其

猶不知禮。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婦人猶知

告子柳使易總衰環經。因言昔者吾喪姑姊妹

亦如是。人亦禁。今亦當。然蓋徒知姑姊妹

之制也。子柳從之。雖受教于父。反不若愚婦人

之所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

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

冠而蟬有綬。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蟹能績絲

之。然蟹有匡。非為蠶之績也。為背而已。范首有

冠。必綬以飾之。然蟬有綬。非為范之冠也。為喙

而已。猶之兄死。必為服衰。然成人之衰。非

為兄之死也。為子臯而已。此成人之誑也。 ○樂

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

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三日不食。禮也。子

言情之所至如此。○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

所謂賢者過之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

之。賦物以

管死開閉

之。賦

學者必衣

當作繆經

當作繆經

衍皮弟經

當歲

當歲

當歲

當歲

當歲

當歲

當歲

當歲

當歲

當歲

當歲

當歲

當歲

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

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

十卿祿。此言大國也。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

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多寡同。

於大國可知。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次國之上卿。位自給。此所以多寡同異也。

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

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類聘並會之序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為介。或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二國之士。其上中

下之三分。不殊。大國無尊卑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

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

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

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此

外之制。九州并王畿而言。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諸侯所得專有之。已封者為附庸。未封則為閒田。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

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

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

此畿內之制。其國皆為采地。受祿而已。畿外諸

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祿。

有盼賜之義。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

故云不以盼。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王畿九十三國。外八州。共一千六百八十國。合

之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上文所筭至五十里。而

止。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在此數。○

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為御。此言共音侯夫。畿內官供給官

田稅所給。官府所用。其用輕。故取百里。近地所供。皆之。且欲其難致。有節也。○千里之外。設方伯。

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

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

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

以為左右。曰二伯。王畿之外。遠而難服。若無紀綱於其間。非久安長治之術

也。故分為長帥。正以聯屬之。合為方伯。以總統之。此方伯所由設也。然其分尊。權重。又不可無

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為左右。而主之。曰二伯。如此。則為方伯者。下統乎人。而有總攬專制之

柄。上統於人。而無恣肆驕橫之端。方伯之設。其法善。○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分服之制。甸者。治田之義。治甸田者。納稅視外。常厚。食甸邑者。朝見視外。常密。以其在王畿之內。故紘理甚詳。若夫千里之外。其近於侯服者。名曰采。采取美物為貢。以當穀稅者也。其遠於

教朴以先之。其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皆有所不免矣。

制度衣服正之。正朔頒于王朝。懼有威侮。五行。正朔。三正者。故考之定之。所以

奉天道也。王制出於王朝。懼有變亂。成法紛更。舊典者。故同之。所以明王制也。合三者而正之。使協於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諸侯外祭。有山川神祇。若廢其祭祀。而

不脩舉。是謂慢神而不敬。山川地之望。望也。故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

內祭。有宗廟。若紊昭穆之次。失祭祀之時。變禮是謂忘先而不孝。爵者。祖宗所傳。故紕爵。變禮

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不從。違戾也。流者。竄之

遠方。討者。聲罪致戮。有功德於禮記者。有功德於

禮記者。益其土地。加其爵命。以示勸也。五月南巡守。至

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

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用特。其方。然有異地。而無異政。事畢而歸。告至於祖。天子將出。類

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禘。天子出。為巡守也。類。謂其禮有類于正祭也。宜。言其義宜有事也。造。言造而告之。如生時

之出。必告也。諸侯出。為朝覲也。○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無事。謂無死喪寇

戎之事也。朝覲宗

遇總謂之朝禮刑。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僭。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事

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傳

於天。○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

子也。樂則以鼗將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狹故以將。伯

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于天子而已。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教必資。類與泮同。禮記纂註 卷之五 七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七

所以一道德也。天子明和于上。而天下化之。故學名辟雍。諸侯為天子頒教。令于國中。而使人率之。故學。○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討以正。有罪。故謂之征。禘。師祭名。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定之。謀於學中。示有文事。必有武備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明用武。以訊。謂著國。其魁首。當訊問者。馘。謂所載一人之左耳也。○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克君之庖。無征也。行喪。凶之事。則每歲田獵。皆是為此三者。無事之用。先神後人。先人後已。故其序如此。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七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七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七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七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七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七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七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七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七

圍諸侯不掩羣無事不田則無以供祭祀賓客天子殺則下殺也殺

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此言田獵之禮獮祭魚然後

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

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

火田不麇不卵不殺胎不妖天不覆巢十者皆

順時序以廣仁意也○豕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

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五穀皆入則多寡

歲杪也地利有廣狹天時有豐歉則所入之多

寡因之積而至於三十年為經又通融之法以

制之量入為出是也蓋此法在每歲則為祭用

每歲之用歲復一歲則為三十年之通矣祭用

數之仇國用以喪祭為大故特舉以為言計一

有五經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縹

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仇祭而減至則志哀若誠

愈喪用三年之仇者總計三年經費之數而用

其十分之一蓋送死大事又喪三年而除故其

數尤多也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

凶年不儉喪祭之用當視其仇之多寡若仇多

而用少則其失踐敗而不整故曰暴

用豐年之仇則不養凶年用凶年之仇則不儉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此言飢而食

之法豫備之計不立則窘迫之象迭形是以先

王務廣儲蓄於天下使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

蓋每歲所入均析為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

三年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以三十年之通計

之則餘十年之食豈惟樂歲終身飽雖凶旱水

溢民皆足食天子不必躬恤災之禮而天下可

不保無○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禮記集註 卷之五

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

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送終禮物尊者多而難

之日數不同天子七月同執至諸侯五月同盟

至大夫士三月同位至故葬月亦不同也父母

之喪無貴賤皆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

然貴不敵親也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

樹喪不貳事縣繩而下之不得用絰也葬不為

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喪○自天子達於庶

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使死者得以安其分性

之事。而任民力以爲之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事舉其中。○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

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居謂儲積以備用。材者。夫人日用所需之物。天氣地勢。所在不同。如西北多寒。東南多煖。高者必燥。卑者必濕。蓋由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其制既異。故有寒煖燥濕。而民生其間者。其俗亦異。何也。民之情性。剛柔輕重。遲速原因異制。而異齊。自不得不釀爲異俗也。故以飲食。則有酸若辛。鹹其以利用。則有水陸舟車。以衣服。則有毳裘絺綌。俗之異。如此。雖聖王不能不因也。但所脩者。有物必有則爲之教。使覺於理。所齊

禮記纂註 卷之五 十一

者。有用必有法。爲之政。使合於法。而中國戎夷俗宜之所在。則必因之。而不可易也。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此因中國而及四夷也。五方之民。氣稟不齊。是以其性。各隨其昏明。而不可推移。然其本然之性。則一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夷之俗。亦猶中國之異。和異制。異宜也。雕。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交趾。足拇指相向也。無絲麻。故衣皮羽毛。東南地氣煖。故不火食。西北地寒。少五穀。故不粒食。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俗雖不同。皆隨

地以資其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風土各異。則言語不通。而志不能以能。以自通。故先王設官。以通達之。寄。寓也。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通之也。象。像也。如以意做像。其形似而通之也。狄。猶迷也。鞮。猶履也。遠履其。事。以知其意言之所在。而通之也。譯。釋也。猶言相。騰釋而通之也。○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之廣狹。以定民居。地也。邑也。居也。雖若分而爲三。實則合而爲一。故必參相得而後可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

禮記纂註 卷之五 十二

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富而後教。理勢當然。於起其賢。是立鄉學以教民。而興能也。○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滯。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

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

細惡。承上章興學而言。氣質之性。有過不及。脩六禮以節之。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明七教以興之。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恐其習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教法如此。可謂詳矣。而養老慈幼。又必以身先之。然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又不可無勸懲也。故有升與黜之典焉。詳見下文。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

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

鄉教內六 鄉耆老 鄉大夫 鄉士 鄉小司馬 鄉小司徒 鄉小司寇 鄉小司馬 鄉小司徒 鄉小司寇

與執事焉

此下言簡不肖以結惡之謂人解學也

者以告乃合耆老會聚於序以二年元日行鄉射禮中而有功者居上所以使不帥教者知志

正體直之為德也又行鄉飲酒禮老而齒長者居上所以使不帥教者知長幼時甲之為禮也

後士與執禮事使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慕之而自勵也

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

初禮左右對移以易其藏脩游息之所不變移

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

方終身不齒四郊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

之以禮教而猶不峻焉則其命鄉論秀士升之人終不變矣於是乃屏棄之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十四

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

俊士此言上賢崇德之事選言可選而用升於也俊言才過千人也此進之以漸也

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士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及升國學則樂并免司徒之徭役矣造者成就其德行也

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言國學教人之法詩書禮樂四者

乃入德之路故言術而以王夫子王子羣后之此匹者教人則謂之教也

天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

入學以齒此言國學所教之人也次長幼而不分貴賤以禮義相先之地也

此言國學所教之人也次長幼而不分貴賤以禮義相先之地也

此言國學所教之人也次長幼而不分貴賤以禮義相先之地也

此言國學所教之人也次長幼而不分貴賤以禮義相先之地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

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

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

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此言國學簡不肖之事王三日不舉自貶自責而後屏之遠方重棄賢者子孫也曰棘欲其遷善之亟也曰寄言寄寓之暫也蓋國子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故於絕之之中而寓望之之意必終身不齒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

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十五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進士既升諸司馬司馬更辨論其入官之材序其賢之優劣以告於王王定其論各署所長然後試以所能之官能勝其官然後命之以爵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所以重也

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發師旅之也

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

辨論官材有發則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是職事

而通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技羸通也

無德但論其力其適四方而事君於外則羸其股肱以決射御之優劣取其力為武衛也

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十及百工凡執技

此言國學所教之人也次長幼而不分貴賤以禮義相先之地也

此言國學所教之人也次長幼而不分貴賤以禮義相先之地也

此言國學所教之人也次長幼而不分貴賤以禮義相先之地也

此言國學所教之人也次長幼而不分貴賤以禮義相先之地也

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

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不貳事欲其無異習不移

士齒以其賤不得與執德○司寇正刑明辟以

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有罪當殺者初問之羣臣再問之羣吏三問之

庶民三刺而自意實跡皆當重典固可殺矣若

於是有附赦之法附入之罪從輕蓋罪疑惟輕

故示以恕恐失入而人嚴也赦原之罪從重凡

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天倫天理也天

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

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

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

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法莫先於明倫故

權之或因親義而誤犯或時親義而故犯也事

體之重輕據事或不得其當故必以意論之人

情有深淺忽畧則枉其實故必以慎測之則罪

之大小別然有厚貌而未易知者必竭吾聰明

而察之於辭色之間有畏威而不能達者必致

吾則坦而體之于言意之表則奸不能隱儒不

見室輕重深淺可盡得於此矣如此而無一可

疑刑之可也若為疑獄則當廣詢于眾人眾人

皆疑則赦之然不直赦必察其比而成之疑而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十六

刑之屬

之殺不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

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

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

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承上言獄之

成矣自正以至三公僉無異議若可以制刑矣

然又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為愛下之

仁在臣為守○凡作刑罰輕無赦此言立法制

法之義也不赦所以使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刑之為言何也眾辭皆具猶

又何也辭具而成獄猶形具而成人也故辭一

成則刑必加而不可變安得不盡心於論斷之

時而使貽悔于無及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

亂政殺剖析言辭破壞法律謂舞文弄法者也

亂政殺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

罔惑於人皆足以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

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

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

誅者不以聽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詭異之服奇

技機變之技奇器淫巧之器堅者

人不能攻辯者人不能屈所學非正道而涉獵

甚廣則難於窮詰所行雖非而善於文傍眾皆

疑其為是也至於假托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

禮法故亂政者一疑眾者三皆決然殺○凡執之不復審聽為其為害甚而罪易明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十七

刑之屬

禁以齊衆不赦過司寇掌刑禁以齊衆人之不齊雖過失不赦若先示之以

於犯罪豈能齊之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

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

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所以禁民用器不中度

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

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

粥於市所以禁民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

服飲食不粥於市所以禁民五穀不時果實未

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十八

中殺不粥於市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

也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凡上文所當禁

市以禁之然不譏其出入則犯者衆而獲者寡故曰等言

矣故令司關者執此禁以譏察有如上文所粥謂難知故

者即舉其貨罪其人也且兼禁異服并識異言曰識

如此則非先王之法服與言僞而辨者皆無所

容矣○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諫謂死者

大史典禮代禮儀之籍而正其事故國有大事忌也

則執簡策一以記載所當行之事一以奉所當

避之諱惡合而進之天子○司會以歲之

粥音可金

以金飾

傳也

境上門

衣服紛見

故曰等言

謂難知故

曰識

諫謂死者

忌也

謂難知故

曰識

諫謂死者

忌也

謂難知故

曰識

諫謂死者

忌也

謂難知故

曰識

其計要質於天子而先之冢宰冢宰齊

戒受質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大樂正

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司會所質冢宰既受之

之成從司會而質于天子而司此三官各以其計要

徒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之百官各以其成

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

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

事制國用百官位卑不敢專達故但質於三官

於天子天子還報其平於下則百官齊戒受之

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正

官之事既畢然後休養耆老蜡祭勞農而

行仁民之政量入爲出而行節財之政也○凡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十九

養老養老之禮有四養三老五更養子孫死於

有虞氏以燕禮燕之爲言安也一獻既畢坐而

夏后氏以饗禮饗之爲言向也體薦而不食爵

獻數畢而止是純用殷人以食禮象燕也設酒

不飲象饗也蓋酌乎虞夏之間周人脩而兼用

然質素無文而思敬俱未伸矣春夏用虞之燕夏之饗飲以養陽氣

五十養

也秋冬用殷之食食以養陰氣也

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鄉國

國中小學學大學天子養老之

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八十拜君命一

坐再至誓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人臣拜受君命

禮也唯八十與

九十與

八十與

九十與

八十與

九十與

八十與

九十與

八十與

九十與

八十與

九十與

無目者為難備禮故其拜是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又不必親拜而特使人代受此承上七十養於學至八十九十則又不可堪來學受養故君致饗食之禮於其家而受之之禮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如此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養也與壯同也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也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闕乏常珍常食皆珍味不離寢言寢處之所恒有皮閣之飲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此老者養生之禮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

胃死而後制人漸老則漸近死期當預為送終之備而視其難易以為緩急也此死者送之禮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

禮記集註 卷之五

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非肉不煖故先王有衣帛食肉之政非人不煖故孝子有以身溫被之禮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九十指有爵者就而問之七十不俟朝八異禮也以珍從致其尊養也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問也存猶溫存之存君每月使人致膳以存問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原缺第二十一葉

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夫人莫衰于老莫勞于徙莫苦于疾莫憂于喪莫勞于徙皆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孤顧望無所瞻見也獨鹿鹿無所依也鰥愁抑不寢如魚目恒不閉也寡保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瘠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躄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體短小六者雖為廢疾然各有一技之能但以其所能之技供百工之役遂各因其器能而宜得之餼○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

禮記集註 卷之五

由右由左則嫌疑以遠夫由中央則車徒各便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馬行朋友不相踰此道路敬長之禮齒猶父兄且然則其於父兄可知矣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此道路任恤之也分析而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言道路則出而在外皆王化矣言飲食則入而在內皆王化矣○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上言字衍文孟子曰方里方而井井九百畝正與此同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十里者既為田九萬畝則百

箇十里為田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

萬億畝 方百里者既為田九十億畝則百箇百

也。上二節言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

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

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

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

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謂之近有餘謂之遙遠者朝貢常數遠者朝貢

不勞中國以事外夷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

禮記集註 卷之五 二十三

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

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

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方三千里當為

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

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

四尺二寸二分 此記今之田里與古長短廣狹

文不應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封方百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又封方七

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

十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

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

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

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有功及削地即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

百里者九 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

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

禮記集註 卷之五 二十四

九 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二又

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

里者七十五 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

者九十六 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

采邑之分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

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人食七十二人卿

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此言

數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

六十人 此言次國之數大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

四人君食于四百四十人此言小國之數大夫以下亦與大國同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降於天子所命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

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

之地祿本視于男今殺為次國之卿量地所出也爵本五命今加七命視次國之君重其權也祿取諸方伯之地為其易給也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

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為齊潔以見君故名湯沐○諸侯

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二十五

祿諸侯世子世國而不世爵天子大夫不世爵而世祿蓋先王之待臣使之任事必以德無德則不使爵之命數必以功無功則不爵此所以皆不世爵也世子唯不世爵故必待君之賜未賜則降其禮如元士也大夫不世爵而世祿亦天子之大夫則然若諸侯之大夫則祿亦不得世○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冠禮以貴成人昏禮以成匹配

哀死追養所以孝親養老尊賢所以致敬所謂脩六禮以節民性者此也

七教父子

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

事為異別度量數制教父子以興孝之德教兄弟以興友之德教夫婦以興夫婦之德教君臣以興君臣之德教長幼以興長幼之德教賓客以興謙恭之德教飲食衣服以興節儉之德教民生日用所不可

明七教以興民德飲食衣服民生日用所不可

劉老叔居八政之首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

有那異別者五方之使有長短小大之殊之異所謂齊八政以防民淫者此也

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多寡廣狹

禮記纂註卷之五終

禮記纂註

卷之五

二十六

禮記纂註卷之六

宋 陳 澹 集說

明 徐師曾 集註

湯道衡 纂輯

月令第六

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

則雜舉三代及秦事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

日謂日與月所命之辰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中謂中於南方也

其日甲乙

春於四時

屬木甲乙木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大皞伏羲氏木德之君句芒少昊

禮記纂註

卷之六

蟬氏之子曰重木官之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鱗蟲也

籥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脾屬木

五音角為木故調樂於春以角為主律者候氣之管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

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大簇寅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

其數八在口者為味木形曲直作酸通於鼻者為臭物從木化則其氣直戶奇而在內陽自內

出之象也祭先脾木克土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

獺木克土也

祭魚鴻雁來

此記寅月之候東風能散重陰之氣故解凍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堂名青陽左个東北室也乘鸞

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

器䟽以達器路有虞氏之車馬八尺以上為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也疏達刻鏤之

發散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犬史謁之

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

郊還及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

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是月謂是月之氣迎

導其氣之至也迎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順生育之氣數和煦之仁故賞公卿大夫於朝然仁

雖急于親賢而思充貴于逮下故于賞臣之後又有布德和令之命行慶以休善人施惠以恤窮人下及兆民無使一夫之不獲也然又恐有

司廢闕而不行故有慶賜遂行之戒又恐有司

禮記纂註

卷之六

應虛文而不核實故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

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占象授時王政首務故於歲首命之典天文紀載之書法則其推步之術也天運也日循星

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司占候其繩次也守其次曰宿去其宿曰離

所謂行也經紀者行止進退遲速之度是月也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

九推及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

大史日官

盛德天地

生育之德

德實乎宜

利故曰布

全貫乎無

乖故曰印

實真

類音屏

命曰勞酒

元日。上平也。郊祭天而配。以後稷爲人。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故曰保介。御車之人。天子在左。御者居中。勇士居右。以三人故曰參。置耕器於參乘及御者之間。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樂。盛故曰帝籍。尤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

燕禮。羣臣皆侍。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濕。土地所

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

定準直。農乃不惑。

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可耕之候也。故王統命羣臣宣布農事。以授之時。又特命田畯出舍東郊。以督之也。封疆有損壞。脩葺之。徑遂有廣狹。審端之所

禮記纂註

卷之六

三

以正經界。備旱潦也。土地有高下。則五穀有宜。廣而平曰否。故又必善相之。凡此三者。皆田畯躬親教道。原下而

田事既飭。則其先定之法。如準平繩直之可。循曰。一歲之耕。耘收歛。皆有定序。而農民無所疑矣。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以陽氣發動。故使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脩祭典。之當祭者。皆舉而刊之。山林川澤。百物所自出。孟春始生之時。故命祀之。毋用牝。恐傷生育也。

禁止伐木。

以盛德。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太飛鳥。

毋麇。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孩。蟲胎也。太。飛鳥也。胔。骨也。掩。掩也。埋。埋也。骼。骨也。埋。埋也。胔。骨也。

稚者。胎未生者。天方生者。飛鳥。初學飛者。麇。獸也。子之通稱。不聚大衆。以與兵。不置城郭。以役民。恐奪農時也。枯骨曰。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

骨尚。有肉曰。齒。

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

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當生德之盛時。而舉殺伐之危事。則逆天矣。故有天殃。若不得已。而禦寇。猶之可也。不可自爲兵端。蓋天道地理。人紀。皆以好生爲重。若兵自

我始。則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紊亂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固宜。孟春行夏

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已。火所泄。行秋

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

興。

申。金所傷。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亥。水所溢。後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

奎。宿在戌。降婁之次。餘月昏。日中。星

禮記纂註

卷之六

四

孤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體。廣。其日甲乙。

不可的指。故舉孤。建以定昏旦之中。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夾。鍾始

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鶉黃也。鳩。布穀也。生育氣盛。故驚鳥感之而變。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䟽

以達。

青陽大廟。東

孤。安。不摧折也。幼少。以擇元日。命民社。

此言元

甲日之。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謂大施捶治也。止獄訟。謂論使息爭也。是月也。

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

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

矢。于高禘之前。此言祈嗣之禮。祀高禘。謂祭帝

之辭。變媒言禘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順

天時。感物類而行之。天子親往。重其事也。后妃

帥九嬪助祭。從其類也。禮天子所御。顯之以神

賜也。弓鞬。示能受之資。授于矢于高禘之前。兆

也。是月也。日夜分。晝夜各五十刻。雷乃發聲。始電。蟄

蟲咸動。啓戶始出。雷電皆陽故。當陽氣漸盛之

未必皆動至此。先雷三日。在春分。奮木鐸以令

諸祀。案註。卷之六。五。

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

必有凶災。小民不知敬畏天威。恐日夜分。則同

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日夜分。則天道平。

其所當平也。同則齊其長短。大小之制。鈞則平。

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散枉。

是月也。耕者少畝。乃脩閭扇。寢廟畢備。毋作大

事。以妨農之事。閭。人所居。寢廟。神所居。閭扇

為日久而妨。寢廟事小。故可為之。若大事。則

農矣。故毋作。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

山林。三者之禁。皆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古者。日在虛。則藏冰。至此。則獻羔。以祭。司上丁

上旬之丁。必用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

入學習樂。將教學者。以習舞之事。則以釋菜之

禮告先師。君臣皆往。重其事也。習樂

和其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不用

祈禱小祀耳。稍重者。用圭。仲春行秋令。則其國

璧稍輕者。則以皮幣易之。行冬令。則陽氣不

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

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

星中。且牽牛中。胃宿在酉。其日甲乙。其帝大皞

禮記集註。卷之六。六。

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

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

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此記辰月之候。桐。榮桐

為鴽。則陰類之惡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虹。蟄

蟻。陰氣所成。時陽已過中。故陰就交於陽。成質

而虹見也。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

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

以達。青陽。右个。東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

帝。鞠。衣。衣色如菊。色之黃。象桑葉始生之色也。

先帝。先代始蠶之君。薦此衣于神。以祈蠶事。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

命舟。舟名也。覆舟。舟覆也。五覆五反。舟覆五反也。

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舟牧掌鮪，以饋諸侯。鮪，魚名。王舟之鮪，其口

官。五覆五反，詳視其鱗，海傾側也。告其告備，見在狹下。鮪，魚名。口

精粗無不至也。薦鮪，以其特大而先至也。因薦鮪，并

其麥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

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句，屈生者，萌直生者，不

以順，生道之宜也。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

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

侯，聘名士，禮賢者。發倉廩以濟天下之饑，開府

士，禮才德之賢，皆不可以內之實也。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

下水土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

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司空掌邦土，此皆其

雨澤，然或過，則趨下之水，反土騰而為災，故

當巡行周視，以察之，脩利隄防，以蓄水障水，道

達溝瀆，以受水通水，開通道路，使隄防溝瀆之

上，可通往來，無障塞不通者而後已。此豫備水

災之術也。田獵，置罝羅網，畢騶，餞獸之藥，毋出九門

不得施用于外，以其逆生道也。是月也，命野

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籩筐。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恐籩之

籩，將生之候也。曲植，籩之鳥，鳴鳩拂羽，戴勝降桑，

籩筐，四者養蠶之器。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

婦女，毋觀省婦事，以勸蠶事。齊戒，致誠敬也。東

桑，先天下也。禁止婦女，不得為容觀之飾，又

減省其針線縫製之事，皆為勉之，使盡力于蠶

也。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毋

有敢惰。登，成也。分繭，分布于眾婦之練者，

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工師，百工之長

之舍，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

也。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滛

巧，以蕩上心。此時百工皆各理治，造作之事，監

一不得悖逆，時序造作器物，使不堅固，其二，是

不得過為滛巧，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八

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親往視之。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

命習樂，此則聲容皆備，歌舞相成。是月也，乃合

蓋，因陽氣之盛，而風化天下也。

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春陽

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

也。使壯者就牝者于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

也。凡中犧牲之用，以及駒犢，皆命國難九門磔

攘，以畢春氣。四時之氣，伏匿則為疫癘，故方相

九門，裂牲，以攘禍于四方之神，蓋恐陰惡作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

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孟夏

之月。日在畢。昏翼中。丑婺女中。畢宿在申。其日

丙丁。其帝炎帝。丙丁。火于炎帝。即神帝。赤精之君。其神祝融。顓

氏之子名黎。其蟲羽。其音徵。律中呂。其數七。

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羽蟲。飛鳥之屬。通

已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其數七。火炎上作

苦。物以火化。其氣為焦。竈者火所用事。故祀之。

祭先肺者。螻蝻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此記

之候。螻蝻陰而伏者。乘陽而鳴。蚯蚓陰而屈者。

乘陽而伸。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

禮記集註 卷之六 九

天子居明堂左个。南之東。室也。乘朱路。駕赤

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

粗。色深為朱。淺者為赤。用是月也。以立夏。先立

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

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

不欣說。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蠲也。行賞。謂內臣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以將飲。耐故也。命大尉贊桀俊。遂

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大尉。秦官。贊。謂引而升之。

夏之為言。假也。假大。

微音止中。呂之中併。

微音止中。呂之中併。

理蠲也。

九

榮俊。以才言。速謂使得行其志。賢良。以德言。舉

謂選而用之。長大。以力言。此爵必富有德之

位。祿必當有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

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草木長者。繼之而使

益高。毋有壞墮。即繼長增高之事也。起土功。發

大衆。則妨農蠶之事。伐大樹。則傷條達之氣。故

禁之。是月也。天子始絺。絺。涼以禦暑。孟夏命野虞

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為失農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勉。其與

野之。肉禁其休息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

毋大田獵。夏獵。曰苗。為驅獸之害禾。農乃登麥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

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登。升之。是月也。聚

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聚藥。為供醫事也。靡草

穀成熟之期。於此時。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雖夏。於麥則秋也。始於罪人繫獄。或以鬱蒸成疾。故刑之薄者。即

結斷之。不久繫也。罪之小者。即決遣之。不收繫

也。繫之輕者。即縱。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

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季春

事既登。要其終而言。此則正終之時。故后妃於

內命婦。則受其桑。輸之繭。於外命婦。則稅其繭

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重釀之。酎。無敢私用也。

重釀之。酎。無敢私用也。

重釀之。酎。無敢私用也。

重釀之。酎。無敢私用也。

重釀之。酎。無敢私用也。

重釀之。酎。無敢私用也。

重釀之。酎。無敢私用也。

重釀之。酎。無敢私用也。

重釀之。酎。無敢私用也。

重釀之。酎。無敢私用也。

重釀之。酎。無敢私用也。

稠農之義也。春而造至此始成。用禮樂飲之。蓋盛會也。孟夏行秋令。則苦

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

蕃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

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之月。日在東井。

昏亢中。旦危中。東井在朱。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

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賓。小暑至。螳螂

生。鷓始鳴。及舌無聲。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

感微陰而生。且鳴及舌。感陽中而鳴。故亦感微陰而無聲也。天子居明堂大

禮記纂註 卷之六

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大廟。南 養壯佼。壯。形體

之亦順長養之令。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

琴瑟管簫。執于戚。戈羽。調竿笙箎簧。飭鍾磬柷

敵。將舉雩祭。必先命樂師。謹備樂器。自鞀而下

十九物是也。鞀。鞀鼓。皆華名。琴瑟。絲音。管簫

竹音。于戚。戈羽。皆舞器。笙箎。皆有簧。亦竹音

鐘。金音。磬。石音。柷。敔。木音。脩者。理其弊。均者。平

其聲。執者。操持習學。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治之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雩者。祈雨之祭。祭必以

祀山川百源。然後天子親乃命百縣雩祀百辟

大雩於上帝。用盛樂也。

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祭必期。備命百

凡此皆為民祈穀實所。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

乃以雞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雞。雞也。含。令

民毋艾藍以染。藍色青。毋艾藍。亦為傷

毋暴布。不以陰功之小。門閭毋閉。一則順時氣。暴。通

使暑氣。闢市毋索。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當

挺重囚。益其食。挺者。拔出而寬假之。游牝別羣。

則擊騰駒。班馬政。季春游牝於牧。至此妊孕已

駟。止其鬻。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

禮記纂註 卷之六

分夏至日長之極。陽極則陰生。故其時為陰陽

者死。此死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

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內而燕

戒其心。掩蔽其身。慎動毋躁。聲色。毋御滋味。百

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外而蒞官。則靜

於內外。皆以正定晏陰。而至于成。不使微陰侵

陽而生疾。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木董。在

應陰而墮。蟬。陰類。感陰氣而始鳴。半夏。以其居

而榮。故其華朝榮暮落。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於火王之時而又用於火王之方則可以居高

湯氣大盛而為微陰之害矣故戒之

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陽明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

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

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且奎中

火大火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

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

竈祭先肺林鍾未律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

癘草為螢此記未月之候至也蟋蟀生于土

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

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南命漁師伐蛟取鼈登

龜取龜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其攻也龜言命

澤人納材葦蒲葦之屬生于澤中而可為是月

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

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

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禮記纂註

卷之六

十三

蟋蟀居壁

衡川衡之官秩常也養生之規各有常數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

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

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旂章以別

貴賤等給之度文明之時當染文明之色故命

故事而不得差貸黑黃倉赤亦必求質正良善而

無敢詐偽祭服旗章之等皆以此別之所以防

僭亂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

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

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

神農之事也冰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

有天殃未生盛于夏故山虞入山巡行禁斬伐

動衆皆大事也搖者振而蕩之謂萬物皆長

養平夏故謂養氣舉大事則動散之矣神農主

成農事若出大事之號令使民廢已事而待期

會則妨之矣東井主水在未故未月為水潦盛

昌之月百穀被其澤而向于成是神農將主持

其功也舉大事以妨之則違神逆天能免天殃

乎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

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季夏

用事土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大雨亦應之而

其乾而燒之大雨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

生矣是利以殺草也日曝水洩其熱如湯則草

禮記纂註

十四

溽暑

鮮落 國多風歎 民乃遷徙 行秋令則丘

濕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行冬令則風寒

不時鷹隼蚤鷺四鄙入保○中央土土音王於

月各十八日季夏居一歲之中又當火金子其

母之際故特揭土令于此以成五行之序焉其

日戊巳戊巳十其帝黃帝黃精之君其神后土

土官之臣顯頊保靈三百六其音宮律

氏之子黎也十而人為長其音宮律

中黃鐘之宮宮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中央黃

黃鐘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

音皆自此始土為四行之根本猶黃鐘之宮為

餘音之根本此非謂候五者土之生數

氣以土無候氣之法也其數五四時皆聚成數

天子居大廟犬室中央之乘大路駕黃駟載黃

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羊其器圖以閔圖象

周匝四時問象土之能容萬物也○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

中且畢中翼宿在巳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

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

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庚辛金干少皞金天氏

子該金官之臣地四星九變成之故數九金

從律作辛物以金化則其氣腥門欄而在外陰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五

此獨舉生數者其味甘其臭香土爰稼穡作其

香其祀中雷祭先心中中雷土神祭先心者心居

天子居大廟犬室中央之乘大路駕黃駟載黃

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羊其器圖以閔圖象

周匝四時問象土之能容萬物也○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

中且畢中翼宿在巳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

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

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庚辛金干少皞金天氏

子該金官之臣地四星九變成之故數九金

從律作辛物以金化則其氣腥門欄而在外陰

自外入之象也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

木臧金所勝也此記申月之候涼風至天地之

祭鳥用始行戮仁氣散矣白露降陰乘陽也寒

蟬得風露乃鳴鷹先祭鳥而天子居總章左个

始殺以食感肅殺之氣也西南乘戎路兵車駕白駟白馬黑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廉稜角也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犬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及

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

練築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

惡順彼遠方賞軍帥武人於朝將振武也才足

而先之謂帥土言其人兵言其器簡練簡擇而

練習之如此則兵可用矣於是任有功之將以

征不義之國專任不置疑不中制也暴慢之君

謂之不義征之所以詰而誅之此非窮兵驍武

正以明吾所好在義所惡在不義使彼知是月

慕義而來畏威而化乃順彼遠方之道也是月

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

邪務搏執姦在人心者止之日禁則非慢冷也

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先下於用刑之中存恤刑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六

備申明也

待治也

殺物也

傷皮膚

折損也

折損也

折損也

折損也

折損也

折損也

也。夫人之肢體孰不欲全，不得已而後置之傷。劇折耳，則斷決之時，可不審乎？審之至於端平，于是戮之，則不及于無辜。斷刑以嚴，則不失于輕易矣。天地始肅，不可以肅承上言當秋時而用刑，蓋以天地始肅，不可使陽道常贏而無所止也。是月也，

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

完堤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墻，補城郭。

郭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幣，以其違收，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盛，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

民多瘧疾。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觜中，壽星之次，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

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西律，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

羣鳥養羞。此記西月之候，首者，閉暗之稱，鴻雁，陰中，春來而秋去也。養，羞，藏之備，冬月之養也。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大廟，西之中室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七

行糜粥飲食。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安其身，飲食以養其體，皆養之之具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冠帶有常。此言正服之事，因時將寒而豫備也。衣裳以下，皆當具飭之事，衣繪裳繡，朝祭之服皆然。小而玄衣之一章，大而衾冕之九章，是制有大小也。衣被于上者，長裳垂于下者，短是度有長短也。以諸服言，其上下長短，亦有劑量，當循舊法，不得更為新異。冠戴于首，帶繫于身，各有常制，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命之。故曰申嚴，枉撓皆屈曲之意。先王奉天刑本欲當，枉撓則逆天，故有天殃。言及者，明殃不在罪人，而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以此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則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寶窖，脩囷倉。

農事畢，故可以興土功，城郭都邑，寶窖，囷倉，工之作于上者，寶窖，困倉，工之作于下，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八

在罪人，而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以此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則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寶窖，脩囷倉。

農事畢，故可以興土功，城郭都邑，寶窖，囷倉，工之作于上者，寶窖，困倉，工之作于下，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八

收歛之命矣。此又趨之以時不可緩也。菜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為備。多積聚。尤可以為歲時儲也。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

日衰。水始涸。陰盛陽衰。不能相薄。故雷始收聲。至寒甚。乃槿寒之也。水本氣之所為。使通明處稍小。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此與仲春同。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

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治也。關者。貨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九

所入。市者。貨所聚。秋物既成。可通貿易。故治關市。以來商旅。納貨賄。而便民用。所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也。由是近則四方。遠則遠鄉。莫不來至。而財不匱矣。有財則有用。有用則事成。是以上不乏用。而百事皆遂也。凡舉大事。毋逆天數。必順其時。慎

因其類。大事。如土功。徭役。合諸侯。舉兵動眾之類。不可悖逆天地陰陽之大數。必因其類。以行之。則不至於悖逆矣。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

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季秋之月。日在房。昏

處中。旦。柳中。房宿在卯。大火之次。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

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無射。戌律。鴻鴈來賓。爵入

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此記戌月。仲秋先至。為主。季秋後至。為賓。爵為蛤。陽為陰。所化也。菊色以黃為正。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西北室也。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順嚴凝之氣。專務收。飲閉藏。以會合天地之時令。毋宣出。以悖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禮記集註 卷之六 二十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農事備收。則五穀皆入。於是租賦之入者。舉其數之豐耗。以制國用。籍田之收者。藏其穀于神倉。以供粢盛。此養人事神之典禮。皆不可苟。祇。謂謹其事。敬。謂一其心。饒。謂合心事而致力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

皆入室。霜降。則時寒。作者不便。器亦不堅。故百工休也。總至。疑聚而至。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嘗也。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季秋成物之時。饗所以報也。嘗所以備而後用也。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

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

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

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

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一則受來歲之朔日一則受來歲稅貢之法稅

以田穀有輕有重貢以方物各有所產並以道

路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上之是月也天子

用而不可私言郊廟者舉其重也

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戎習其開弓舍矢之法坐作擊刺之方戰必以

律也班馬政類其色之同異力之強弱其重於

也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

於屏外司徒摺扑北而誓之

九旗馬與旗皆在車之物而有尊卑之等軍行

以整齊嚴肅為尚故整其行列向背而陳設于

軍門之屏外是時軍皆南向故司徒摺扑於帶

北而誓之欲其不犯令也必摺扑者示有事于

禮記集註卷之六

教無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王祠祭

于刑也

會於四方乃田之時天子戎服親用弓矢以殺

官祭此所獲之禽于四

方之神以報成百物也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

薪為炭備禦也螫蟲咸俯在內皆墜其尸也

之深處也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

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馳噉行冬令

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

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典不居○孟冬之月日

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帝顛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

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之君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為水官

之臣介蟲龜為長羽音屬水應鍾玄律天一

水地六成之故數六水潤下作鹹水受惡穢則

有朽腐之氣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

來故祀行三時皆祭先所勝冬當水始冰地始

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乘玄路駕鐵驪

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闕以奄

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

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

寡

占兆審卦吉凶

之象辭占之審之

明其理以待用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獄吏治獄恐有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犯罪者不至於掩蔽其曲直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周禮季秋獻功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歛仲秋積聚之令

城郭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

也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寒後徑

要害處也關竟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壬五

有多寡棺槨有厚薄筓域有大小丘壟有高卑

是數者莫不有厚薄之度而各視其貴賤為差

然也是月也命工師効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

作為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

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百

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百

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百

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百

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百

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百

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百

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百

星辰也對祠割牲以祭也禮以上公配祭故曰

公社祈割臘皆是蜡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

物而祭也農勞于三時至此勞之使天子乃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以仲冬是月也乃命水

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庶兆

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侵削則利歸于己害及于民孟冬行春令則凍

怨在於上罪之無赦戒之也孟冬行春令則凍

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

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

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之月日在斗昏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壬四

東辟中且軫中斗宿在丑其日壬祭其帝顓頊

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

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冰益壯地始

圻鶡旦不鳴虎始交此記子月之候凍甚則土

圻鶡旦不鳴虎始交此記子月之候凍甚則土

圻鶡旦不鳴虎始交此記子月之候凍甚則土

圻鶡旦不鳴虎始交此記子月之候凍甚則土

圻鶡旦不鳴虎始交此記子月之候凍甚則土

圻鶡旦不鳴虎始交此記子月之候凍甚則土

不待其處祭大衆則衆不得其地氣沮泄是謂

靜故皆禁之使堅固其閉藏也

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

之日暢月天地之閉氣猶房室之安藏人也若

發天地之房由是害及于物而諸蟄皆死害及

于民而疾疫死喪矣暢充泄也言所以不可宣

泄者以此月萬物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

皆克實于內故也

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

習毋有不禁奄尹羣奄之長以其精氣奄閉故

祭作淫巧之物恐蕩心也貴乃命大酋秫稻必

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

禮記纂註 卷之六

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大酋酒之

秫稻酒材必齊多寡甲度也必時造作及時也

滌之以水煇之以火潔而不汚和以水泉香而

不穢盛以陶器良而不漏則就釀矣然自始釀

至成熟晝夜溫養皆有火候恐過盛則傷熱京

歌則傷寒故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

乎火齊之得也

名源淵澤井泉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是月也農

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

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有司循行積聚

詰矣至是而猶有不收藏者則游惰之民不聽

上舉

門宮門

宮中之巷

重閉內外

皆

重閉內外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兼盡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冬至

之極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亦爭

諸生萬物之生機也蕩動也 君子齊戒處必

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

待陰陽之所定齊戒其心掩蔽其身二者皆欲

去聲色曰去則不特止而已絕者欲曰絕則不

特節而已外以養其形而無勞內以養其性而

無矜則身寧矣以至一切作爲之事咸靜以息

之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爭而未定故安

靜以待之也視仲夏允謹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

者養陽尤重於養陰也

結麋角解水泉動此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而小

感陽者香結猶屈也麋以陰爲體以陽爲末故

陽生而角解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

禮記纂註 卷之六

枯涸者漸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陰盛則材成

滋發也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官以

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焉之塗闕廷門間築

事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

圜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塗闕廷者填其四

補其隙也

冥 雷乃發聲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

成 國有大兵 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

冬至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日短

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

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鴈北鄉鵲始巢雉雊

雞乳此記丑月之候鴈北鄉順陽而復也鵲始巢雉雊

而有聲雞木畜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

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閑以

奄玄室右个北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季春惟國難仲秋惟天子難此則自天子

門磔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

門磔攘而已月建丑丑為牛以上作之土能制

禮記集註 卷之六 三七

而迅也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既

將終歲功畢矣故備舉羣祀以報其功山川有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

廟此時魚性定故始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冰以入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

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冰入之後大寒將退故

其所藏五穀之種計度其耦命樂師大合吹而

罷歲將終與族人飲作樂於太寢以綴乃命

罷恩也蓋是歲自此不復合樂矣故云罷

四監收秩薪柴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也謂

有常數也大而可折者謂之薪小而并是月也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玄禡至此窮盡

會于玄禡至此窮盡還會玄禡也二十八宿隨

天而行每月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

而復其故處故云回于天也數天之度數幾近

幾也歲且更始終則有始也專而農民毋有

所使言在上者當專一汝農民之事毋天子乃

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禮記集註 卷之六 三八

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

以防來歲之差對紀正于下而人道定歲周于

道明矣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

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所取者廣乃命同姓之邦

共寢廟之芻黍所取者親命宰歷卿大夫至于

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

所取者雜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

力以其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者

其力以共祀所謂昭民力之普有也季冬行秋

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

則胎夭多傷 國多固疾 命之日逆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禮記纂註卷之六終

二十九

禮記纂註卷之七

宋 陳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曾子問第七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禫冕執東帛

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君薨凶事世子生吉事吉凶異

道不得相干然有同時而至者所以有義起之禮君喪同姓異姓之臣朝夕哭位皆在東階下

禮記纂註卷之七

至是將告子生於殯殯在西階故從攝主北面

位於西階之南大祝接神故服禫冕以變於凶

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者酌其祝聲三告曰某

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

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

小宰升舉幣視聲三警動神聽也大祝告畢乃升堂奠前所執之束帛于殯東几

上也告事既畢反就東階下舊位遂朝奠如常

儀不以生者而廢死者之養也小宰升堂舉幣

埋於兩階之間不敢褻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

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禫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

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

君薨謂殯中也禫音皮 三王葬升 每夫人之 氏祭主人 君之公族 房中婦人 也 大宰名子 之官太宰 主宗廟少 師主教子 門殯之 門下葬子

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

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

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

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

于五祀山川三日遂名之者為無主後也如初

幼亦必哀服祝主接神故先少師奉子故次之

大宰大宗詔贊君事故又次之子自為主故不

從攝主子自西階不敢當先君主人之位也

殯前北面對殯而就臣子之位也反位反朝夕

哭位也子踊奠衰杖成其為子之禮也奠朝奠

也至是則禮成矣以名徧告于羣神將繼體為

君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

禮記纂註 卷之七

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各于禰

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三日而告三月而

羣神將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

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

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適天子述職天為制幣

像致其敬五官五大夫也命之付諸侯相見必

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

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

禰廟名既 葬虞附故 禰廟 禰廟名既 葬虞附故 禰廟

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相朝其分同故其禮略告禰而已祖廟則命祝

史也朝服視朝不用冕也告所過山川不徧告

境內之山川也聽朝而入 ○曾子問曰竝有喪

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

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

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

而後輕禮也家無二主雖母不得與父竝故同

而後母其禮之詳則自啟母殯之後及葬柩欲

出之前獨為母設啟殯朝廟祖遺四奠而不奠

父行葬之時柩車出大門即行不以悲哀不忍

之故暫停于次為父喪在殯也葬母畢而反即

禮記纂註 卷之七

於父殯設奠告殯以啟期既啟遂脩葬父之事

所謂葬先輕而後重也母雖先葬不虞必待葬

父畢而後同虞所謂莫先重而後輕也葬乃奪

情其禮宜緩故後重莫為奉養其禮宜先故先

重皆以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

子雖無主婦可也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為

承祭祀下以統族人禮不可 ○曾子問曰將冠

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

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婦

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者謂賓及贊冠

徹饌而掃使潔淨更新乃即位而哭若賓贊未至雖外喪亦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醮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如將至而冠孔子言子問也諸侯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於大廟中賜以冠服弁服受者榮君之賜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此時唯有冠之醮無冠之醮由此觀之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若已孤之子除喪而冠則冠畢埽地而祭禰祭畢見伯父叔父然後設饗

禮記集註 卷之七

四

以饗賓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小祥主人練服而祭但加獻禮而不旅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不足則

旅奠也酬導飲也

饋奠奠子殯也不以

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之謂謂所與他人饋奠之事孔子之答是據所為服者言之也凡喪奠之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則使斬衰者奠大夫之喪則使兄弟之服齊衰者莫士朋友莫人不克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反取大功以上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

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大旨與上虞與卒哭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之祭也

禮記集註 卷之七

五

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相識之服視小與孔子答言已有總服尚不得自曾子問曰廢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方說衰即與奠則忘哀太速故謂非禮擯相事輕或可為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

說音服

彼是父喪則此稱父名彼是母喪則此稱母名

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

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

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

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緇總。

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改服。以奔喪。雖未成昏。而婦之分已定也。女父

母死。則女改服。而反其家。不可奪喪。而成昏。皆

孝也。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

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

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

禮記纂註 卷之七

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思相離也。取

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

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古人

取婦。次日見舅姑。三月見祖廟。蓋先得於夫。方

入禰廟。則於三月擇日祭見。以成婦供養。蓋饋

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

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

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

布深衣。緇總。以布也。

壻父母。緇總。以布也。

女父。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喪未成服。之服也。

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

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

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二孤。則莫適為主。廟有主。神之所主也。

依也。二上。則莫適為依。皆非禮也。昔者齊桓公

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

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

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

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

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

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

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

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敬之心。故名。又名公禰。必以遷廟主者。蓋七廟

無虛主。而遷主無廟。其尊在三昭三穆之上。故

載之。以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

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

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

禮記纂註 卷之七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也。

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廟耳時義也

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

凶事而聚集也。此即天子崩諸侯薨為無主一

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

也。此即去其國為無主一也。祫祭於祖。則祝迎

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諸侯祫祭於祖。則祝迎

高曾祖禰入大祖之廟。主出入蹕。止行人。不敢

實也。言諸侯則天子可知。此即祫禮于祖為無

主三也。唯此三事為無主。師行豈可盡載以行

子。再言老聃云。聖人論禮有據。而不敢自主。如

此。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

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

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

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

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天子初王未及八世。皆無遷主。主命以神命為神主也。既出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廟之命也。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棄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

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謂之慈母。無服。自天子諸侯言也。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

禮記集註 卷之七

八

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

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

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

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

始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

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

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

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

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

禮記集註 卷之七

九

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

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

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

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

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

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

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天子崩未殯不祭五

旅。義也。色衣之色也。

大廟。主廟也。

醑。音軌。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柩從君薨其

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

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

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此言君喪外歸之禮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

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送君柩下柩即歸不待嗣君返而後返

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

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

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

禮記纂註卷之七十一

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

常事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歲時若有事則庶子以少牢就宗子之家而祭也若

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

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

不假不綏祭不配厭有陰有陽厭者厭厭之意謂神之歆享也不旅不族不酬

也假者福慶之辭尸與主人俱有陪祭主人減黍稷牢肉而祭于豆間尸則取菹及黍稷而祭于豆間也配謂以某妃配某祖也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

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

首二句即上文不旅之事重言之者上文乃主人之事此則賓之事也若宗子主祭則歸俎肉

于助祭之賓今攝主故不歸肉也曾子問曰宗

辭于賓以下初筮賓而告之之辭曾子問曰宗

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

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

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

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

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宗子無罪去國則廟主隨行而不祭若有罪去

國則廟雖存庶子亦不得就之以行禮但當望

墓為壇以時致祭身沒而已者庶子死則○曾

其子為庶子之適子祭禴之時可稱孝也○曾

禮記纂註卷之七十一

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

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

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

喪而無尸是殤之也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子謂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疑若厭祭無尸亦可乎孔子言祭成喪者必立尸以其威儀具備須立尸以象之非若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也豈可以成喪等於殤祭乎孔子曰有

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胙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

謂陰厭祭殤之厭有陰有陽宗殤則陰厭于祭

曾子不悟以為祭殤之禮略何以有此兩厭孔子言宗子死于殤年無為人父之道故庶子不

為之後然族人有與為兄弟而主其祭者其禮有隆有殺祭殤本用特豚今以宗子故率哭以

後之祭皆用特牲此致其隆也凡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凡尸食之餘歸之

所俎今以無尸故不舉無所俎後王重古祭則設古之玄酒今殤不備故無玄酒告利成利猶

養也謂供養之禮已成也今亦以無尸故不告四者皆致其殺也是謂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

之與陰暗之也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處厭之也

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其他庶殤及庶子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尸之明

白處其酒尊則設于東房皆為顯明是謂陽厭禮記纂註卷之七

也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垣日有食之則有變乎

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

垣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

變既明反而后行日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

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

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

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

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

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

十四

垣音昌數作連

禮不以人之親病患吾聞諸老聃云明反光復

常也昏暗之中恐有姦慝故以不行為禮病也曾子問曰為君使

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

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

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

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曾子問

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

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

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

禮記纂註卷之七

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

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

衣棺自史佚始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

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不以私凶于公吉也孔子曰

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

驅○子夏問曰三年之喪率哭金革之事無辟

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

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

十五

史官多佚其者也豈不可猶言向為不可也

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初有司謂始

之也在若使之則為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教

人考在臣從之則為自奪其喪親之心非所以

為者二者皆君子所不為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

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

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伯

禽時居母喪率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作亂東

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為為之也今人居

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是亦不可以

已乎乃欲自附於伯禽非吾之所知也

禮記纂註卷之七

禮記纂註

十六

禮記纂註卷之八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

又至亦如之。世子朝親唯朝夕二禮又

至日三聖孝無已之心也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起居飲食之常也心有

厭懼故憂形於色急於侍視故履不能正此上

問安之禮視寒煖恐失宜致生疾也問所膳恐

不如常也末無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諾然後退不敢急於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

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

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

至疾苟有加焉則非可傳可繼之道矣雖故不脫冠帶志不在食故一飯再飯唯親之

也。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

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

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

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

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蒞阼。

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

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

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成王幼弱，雖為天子，未能行蒞阼之事，故周公

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踐阼而治天下也。成王

禮記集註 卷之八

未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既不能治天下，而業

已蒞阼，又不可不以世子教之，故舉世子事君事

親事長之道，以教伯禽，使朝夕與成王處，欲以

長其善也。至於有過，則撻伯禽，所以儆戒成王，

以救其失，而示以為世子之道也。蓋世子之道，

乃文王當日之家法，故周公之善言

以是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

東序，秋冬學于

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

于大胥贊之，籥師學

于大胥贊之，籥師學

于大胥贊之，籥師學

視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以舞為成，而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風化遠矣。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

在上庠。承上言春夏不特教于大春誦詩夏調

之以聲也。瞽宗，樂之祖也。秋冬不特教于籥秋

學禮，典書者詔之，亦於瞽宗。禮樂一道也。冬讀

書，典書者詔之於上庠。書始於唐虞也。此因陰

用事而教之以事也。○凡祭與養

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凡

之祀，皆是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

善言之可行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謂祭及養老

鄉飲，鄉射，大射，燕射，禮至旅酬時，皆得言說先

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其間各有威儀

進退，皆小樂正詔。大樂正學舞于成。語說命乞

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承上言

語說命乞言，皆小樂正教其事矣。然非為之論

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與不學無異矣。故大樂

正授以篇章之數，而大司成為之論說於東序

焉。曰數，猶未離乎業也。至論說始可以言成矣

。凡待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

牆，列事未盡不問。問三席，謂函丈也。如此則遠

逼故可以問也。問終則却就後席，背負牆壁而

立。以避進問之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已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諸侯初受封天

始立學也上及先聖及其子命之教於是

始也奠必用幣加其禮也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時教立學

必有合樂之事唯有故則否耳然非大合也

唯天子視學之時乃大合樂而遂養老焉○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

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

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

及取爵於上尊也先王論士於郊賢者錄之才

士以德行爲上進而用之其法如下文所云也

于政事舉用之以任庶職又其次長于言語薦

禮記集註卷之八

揚之以備使命所謂斂才也又其次則一曲之

藝雖不即命亦戒之使習其業以待後次再語

之時而考之其考之也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

取者即于同等中擡而進之其進之也又以所

能之高下爲先後以猶在郊故謂之郊人明非

後選之比也藝成而下故疎遠之然天子飲酒

于成均之學宮郊人雖賤猶得取爵○始立學

圖說義紀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凡時教立學

○

諸論辨列

小學進者

自外而內

舉者自下

而上揚者

自隱而顯

均大學名

尊酒專也

禮記集註

卷之八

四

禮記集註

卷之八

四

禮記集註

語之禮蓋禮之行于神者既簡則其行于人者

不得不簡也此上雖不專主教世子之事然以

教世子爲主故以○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

此句總給上文

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

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脩內者

邪惡之蘊脩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此禮樂之

分也及其脩之既久禮樂爲一渾融交錯于身

心之中而發揮形見於身心之表脩之至此可

謂成矣其成也天機自動無所勉強而說懌自

不能已動即爲敬用即爲和恭敬立太傅少傅

耶溫文耶禮之與樂一而已矣

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

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

禮記集註卷之八

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

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

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

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

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道莫大於

陶侯其自

成也審喻

看詳審言

五

禮記集註

卷之八

五

禮記集註

卷之八

五

禮記集註

卷之八

五

禮記集註

卷之八

五

禮記集註

卷之八

五

帥也。天下無身外之道。如慎其耳目之視聽。以輔翼其聰明。而歸耳目於道。慎其口體之言動。以輔翼其敬義。而歸口體於道。此保之輔於內者。親而密。故人則有保也。然不慎於擇人。則或有邪佞雜其間。故記之所言。必能其職。○君子者。乃使之。苟非其人。則寧闕而不用也。

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君子曰。德言君。國子民。必由成德也。脩務。故教尊。教尊則可刑於官。而臣工信度。故官正。官正則可推於民。而上行下效。故國治。國治之由。於德成如此。可見君子曰。○仲尼曰。昔者

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

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抗世子法

於伯禽。非自教其子。所以善成王也。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以世子之法教王。且教其子以善王。是迂曲其事也。人臣雖殺身。惟求有益于君。倘迂身而不能善君。則何益矣。故惟周公之聖。乃能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優為之也。

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泄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

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

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

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此言周公

之故。治人之則。取諸吾身。必克知于臣幼之理。而後能盡君父兄之遺。故教世子。必以此也。成王幼。而泄阼。既不能勝君父兄之任。以為世子。則上無父兄。而無為子之處。如此而不委曲。教之將終于不知矣。所以必抗世子法於伯禽。而後能善其君也。下言世子當教之。故君為世子之父。又為世子之君。親尊兼備。責不容辭。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則世子有父之親。君之尊。他日泄阼。乃能為人君父。兼天下尊親而有之。此養之不可不慎也。慎之如何。明禮樂。擇保傅。是

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

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

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

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世子與

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觀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禮之。曰。父在之時。恒須謙退。其禮當如此也。其

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觀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禮之。曰。父在之時。恒須謙退。其禮當如此也。其

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觀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禮之。曰。父在之時。恒須謙退。其禮當如此也。其

禮記纂註

卷之八

六

禮記纂註

禮記纂註

卷之八

七

禮記纂註

二其三皆此意故父在以下又解上文父在君
在之義言世子雖他日為君今日父在君在猶
為臣子未可輒以君父自處也守子臣之節正
以尊君親親故為君父者必教之齒讓使知親
親尊尊長長之道斯道既得衆共喻之莫不篤
倫理而興仁讓國以大治引古語証之元良即
道得之謂以貞周公踐阼此四字○庶子之正
即國治之謂也

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

長幼之序此下言處公族之道與世子之法相

睦友子愛蓋公族之人孝弟長幼蓋公族之人孝弟

北土上臣有貴者以齒內朝路寢之廷也此時唯

為次序父兄雖賤必居公族在故以昭穆之長幼

上子弟雖貴必居下也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

為之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時同姓異姓之臣

士尊羣臣之版正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

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位如外朝不以齒也宗

隨其官之職掌尊者在前賤者在後也以官謂隨

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與先祖繼體故登

雖同姓之長兄弟異姓之長賓皆不得與二者

為重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此錯簡在

庶子治之對司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

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服皆斬

禮記集註 卷之八

八

子謂自茲

衰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服以此為序麤者在

在前精者在後主人謂喪主雖有庶長父兄必

次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

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異姓為賓不以賓禮外

人不以主人待君尊君也君與父兄齒篤親親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彌君出行軍則奉遷主載於齊車謂之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

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

守下宮下室君以朝觀會同之事出疆公族有

宮正室嗣君太廟太祖之廟貴宮高曾祖之

宮貴室路寢之室下宮禰廟下室謂燕寢

禮記集註 卷之八

九

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

赴練祥則告五世之孫親屬未絕不以族之相

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賄賂

承舍皆有正焉所以肅禮教也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

甸人其刑罪則織劓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官刑

君於族人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示之以

刑不翦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

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

皆謂之禮

承當作賂

皆謂之禮

承當作賂

皆謂之禮

承當作賂

皆謂之禮

承當作賂

皆謂之禮

承當作賂

皆謂之禮

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有之。有司又曰。在辟。及

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

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

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

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

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

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餼受爵。以上嗣。尊

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

禮記集註 卷之八

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廟。孝愛之深

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

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此下履

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內親以其親故。進之于

內也。明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一體也。同姓之

臣。與異姓一體。序爵不以親疎。潤貴賤也。爵本

昭德。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上賢唯賢者能任

事也。上嗣。繼祖者也。故為尊祖之道。服之輕重

本於屬之親疎。親疎之倫。不可易奪也。燕食主

於親親。所以達孝弟之道。親親不可以無殺。故

世降一等焉。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為至。居安

之節。不若居危之為難。故守公廟。為孝愛之

深。君臣之道。以輕重言讓道。則以貴賤言也。

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

在辟。有法而不可

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

弔臨賻。賻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

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親屬未絕。則不

以天官私匪其人。也。庶子賢而稱職。則孝弟睦

友。子愛之道。大行。父子長幼之倫。各正。而公族

之在邦國者。各有倫。紀而不亂。天下之

人。皆知。鄉方。各盡其道。各正其倫矣。

公族之

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

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

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

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

禮記集註 卷之八

類也。正術。常法也。○天子視學。大駟鼓。徵所以警眾

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

先師。先聖焉。有司率事。及命。大初。昕。巨。明。日。將

虞庠。其日。初。明。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警。動。眾

聽。使。蚤。至。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與。舉。秩。節。

節。禮。也。率。事。及。命。謂。釋。奠。既。畢。復。命。於。天。子。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

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天子始

立。學。而。養。老。則。於。視。學。之。明。日。適。東。序。先。釋。奠。于。先。老。

乃。設。老。者。之。席。位。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

數。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味焉。退脩之以

孝養也。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禮

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延進之老
更既入而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
之是脩行孝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
養之道也

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

也 老更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各及升

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

舞族酬老更乃談說善道有歌有語以成此養

老之禮也然其語非費辭以明君臣父子長幼

之大倫歌非淫聲以集清廟詩中所咏 下管象

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

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承上言不

已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庭中舞大武之舞於

此時而會衆學士以有事於養老則樂之所感

足以通達人心之神明興起人心之德性又不

徒語言而已禮畢天子升自阼階而正位乎南

面老更降自西階而正位乎北面是正君臣之

位也三老五更及羣老各以尊卑序列是正貴

賤之等也君臣之位正則人知尊君貴賤 有司

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及養

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此時畿內之諸侯及

天子使反其國各養其老如於此東 是故聖人

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

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

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

登歌清廟
而歌也清
廟詩周頌
篇名

禮記纂註 卷之八

十一

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允命曰念終始典

于學 虞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養老亦記

序則親其親而及人之親長其長而及人之長

是謀慮此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適饋省體

具是愛之而不忘敬也親迎發味是行之必以

禮也退而獻饋脩之以孝養也既歌而語又奏

舞正上下是紀之以義也命及養老終之以仁

也舉養老之一事而衆皆知其六德之備焉以

其慎終如始也終之仁本于始之大舉終始以

該其中如此則衆安得不曉喻于孝弟焉引說

命因終始二字斷章取 義又因養老行於學也

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

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

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

後亦復初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

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

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 膳宰之饌

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

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

亦復初 文武之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

武之道責於人哉故錄此 於篇末使人可致而及也

禮記纂註卷之八 終

允命作說
商書篇名

十三

禮記纂註卷之九

宋 陳 浩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禮運第九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與去聲蜡音作祭名首生祭也

禮記纂註卷之九

古無為之化與三代賢臣得時行道之盛皆不及見然竊有志于三代之英故不能無望于魯而發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道之行也世不以天下私其子孫但選賢而授之所謂者誠信之實所脩者和睦之誼故下人感之而親以及親子以及子也若者別者壯者各得其所困窮各有所養男各得其

所職之業女各得歸良與之家天生貨財本以資用若棄而不收則惡之但收貯足矣不必私藏我家為事用力本欲圖成若不肯出力則惡之但成事足矣不必獨營己事風俗如此故無所事規為圖畫之謀亦自無盜竊亂賊之患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此公道大同之世禮義自在無事於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

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禮記纂註卷之九

上以天下為家故下亦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道之隱如此此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大人之相傳以世及為禮雖有城郭溝池之固使不有禮義以綱紀其間何以成治乎正君臣以下皆禮義為紀之事既有綱紀之迹不得不有規畫之謀有不用吾禮義者兵之可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三代之英起而任禮義之責者由此其選未有不謹禮者也著義五事正禮禮之實謹此以示民為常法故民戴之而與苟業禮不由難在批位而必去可見有禮則興無禮則亡言偃未能復大同之舊而亦可謂小康之世矣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

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

天有秩序之可因。故曰本。地有高下之可效。故

曰殺。鬼神有屈伸往來之昭布。故曰列。喪祭射

御冠昏朝聘。莫不用之。故曰達。聖人制禮。承天

道以示人。天下國家可得而正。則人情無不治

矣。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也。坤乾論陰陽之義理。夏時著氣候之等。則觀

二代止此。二書若其禮則非。二書所載。夫禮之

豈得極言。可盡言者。意雅當代之禮乎。夫禮之

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黃桴而

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禮以飾之。此禮所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

以始諸飲食也。

詩鄭風相鼠

北地遠也

殺也

法也

以祭言

非

者

非

者

非

者

非

者

非

者

非

者

非

者

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

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

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

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

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為窟。橧巢。積

聚薪柴以爲巢居也。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

而并。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

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

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帝。皆從其朔。

炮。加於火上。曰燔。爇於錢曰烹。貫穿而置之。曰

火。上曰炙。醑。醋也。治。澀染之類。朔。亦初也。故

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醕在堂。澄酒在下。陳其

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

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

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醴。即醕。齊。醖。即益。齊。二者用之。朝饌。粢。醖。即醢。

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

首地爲

體魄上鼓

樂土器鼓

其者引聲

者名飲合

腥生稻米

流盤肉草

孰謂進菜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采地。大夫位卑。但養以采地之祿。謂之制度者。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制。制度一定。安有僭越。如上文所。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言者哉。

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別

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也。是非定。則嫌別。邪正分。則微明。儼。謂以禮質接之也。制度考而等威以辯。仁義別而等殺以明。凡此皆政之所在。而君之所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

禮記集註 卷之九
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承上言一。其弊如此。信乎。故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禮為大柄也。

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此言此。政正君安。由能法天以庸禮也。政不正。則君位危。是政之正者。乃君之所以藏身也。蓋先王之政。非私意之為也。必本天理自然之節文。而後法之。以降命于下。報地者。因高卑之禮。而定賞賤也。仁者。思慕之心。義者。親疏之殺。又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也。與作者。因山川出材。而備物立

器以資民用也。制度者。宮室有制。而考正制度。以為民坊也。此四者。即殺天降命之目。政之所由正。而君身。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此因上推其本也。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擬竝鬼神之事。以能治政而已。故震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截然各正。此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渾然大同。此民之所以治也。四時本于天。百貨產於地。人生於父。而德成於師。四者不能相兼。唯君以正道用之。順天之時。因地之利。養之為父。教之為師。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身。立于無過之地。而後可。不能。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

患其生。承上無過而言。君能正身脩德。則建極矣。使反以則人。則其身不正。而非立於無過之地。反以養人。則其勢不足。而難供億兆之養。反以事人。則以尊事卑。而失其君臨之位矣。此君所以非則人。養人事人者也。唯君為所則。故百姓從上所好。以自治其身。為所養。故百姓各供賦役。以自安其生。為所事。故百姓竭忠盡職。以

禮記集註 卷之九
明君明

自榮其身。禮教通達于下。而名分不踰如。故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

去其貪。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智謀者易

流于欺詐。剛勇者易至于猛暴。仁士於

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者皆愛而其失為

貪。故人君用人當取其長棄其所短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

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

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

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

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

禮記集註 卷之九 九

第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

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

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非意之謂非以私意

臆度之也。天下中國

之離合。係乎人情。故必先知其情。由是開闢義

路而使之由明達其利與患之所在。而使之趨

避。然後能為一家一人而不離也。人情有七。出

於良能。天下中國所固有之本情也。人義有十

經綸。各當天下中國所共由之達道也。信則不

欺。睦則不乖。講而脩之。有生有死。天下中國

之所向利也。爭必相奪。奪必相殺。有死亡之苦

當當作辯
禮記也
耐古能字
辟讀解

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

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心雖有七情。總而

言之。不外欲惡二者

故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

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天下凡見

皆可憑摸。唯藏諸心者。不可測度。然心之藏。雖

無形。而禮之盛。則有定。操此以程物。斯美惡并

如。又何俟。

故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

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理

原具于人身。是人身即天

地之德也。生理不外于陰陽。然獨陰獨陽。則不

能生。故必有交。而夫人一身之中。體備陰陽。是

人即其交也。曰交。則屈伸往來。必有所會。而人

身形神妙合。渾融無間。是人即其會也。曰交。曰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十

會。一氣耳。氣之可見者。曰五行。萬物同載。是以

生。然或偏而不全。或全而不粹。唯人得其秀。而

最靈者。故曰五行。故天乘陽。垂日星。地乘陰。窳於

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

而盈。三五而闕。人備理氣以有生。必資物用以

為養。故此又言生物之本。天乘

陽。正位乎上。然成象為日星。而其光下垂。地乘

陰。正位乎下。然成形為山川。而其氣上通。天地

生生明也

動運也。竭

盡也。終也。

曰膠膏。燥

而不利。

曰膠膏。燥

而不利。

曰膠膏。燥

而不利。

曰膠膏。燥

而不利。

曰膠膏。燥

而不利。

曰膠膏。燥

而不利。

曰膠膏。燥

而不利。

曰膠膏。燥

而不利。

曰膠膏。燥

而不利。

曰膠膏。燥

而不利。

曰膠膏。燥

之互爲其根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以運而不窮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合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之
六呂爲十二管謂之管者陰律陽律乃十二月
候氣之管也宮猶土也如調樂於春以角爲主
而律中大簇夾鍾姑洗五聲五味六和十二食
皆備但以角爲主耳餘倣此五味六和十二食
還相爲質也酸苦辛鹹甘爲五味加滑爲六和
還相爲質者如春多酸夏多苦之
類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青赤黃白黑
爲五色加天
玄爲六章還相爲質如春衣青夏衣朱之類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
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天地無心
成化而人
則爲之心五行循環無端而人則爲之端五行
滋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人以養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十一

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
以生焉此可見天地生物獨厚於人也 ○故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
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
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
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
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
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
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

則與法稱
權柄量分
限考成也
與猶主也

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聖人作爲典則
必以天地自然
之理爲根本得其理則天下事物不能外矣故
事可舉情之善者屬陽惡者屬陰求其端于陰
陽則善惡可得而見四時各有當爲之事執當
時之權柄以立事則事可勸勉而成日星運行
可以測天時之蚤晚以之爲紀則晝夜有所
考一歲之事可詳列以示民矣每歲十二凡各
有當爲之分限以此爲量則所爲之事各得其
時故聖功滋長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之相依
久而不失矣五行之質各順其令如五聲五味
五色之類皆是五行循環而不窮則凡事亦終
而復始矣禮義有義用禮義如成器而無一事
之敢忽則事行有成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僻
害正性則人皆有循道向方之所尤者既盡則
爲法備矣宜有休徵以應之故終之四靈爲何
畜長至則其類亦至飲食之需有所從來矣何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十二

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
鮪不滄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
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麟體倍厚鳳知治亂
龜兆吉凶龍能變化
皆靈者也
故爲四靈三靈物既至故其類從之雖見人亦
不驚散飛走矣此飲食所以有由龜能前知可
決吉凶故不失人情之正不言類應者 ○故先
以其爲決疑之寶非可以飲食例之也
王秉耆龜列祭祀瘞繒宜祝嘏辭說設制度故
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未祭之前定期
於卜筮而不取
於卜筮而不取
專然後陳列祭祀當行之禮而不敢忽理幣贈
神以將誠敬宣揚祝嘏以告慈孝此四者所謂
設制度也制度一定故國有典禮可守官
與事皆禮也 有御有職則禮得其序矣 ○故

謂首儀魚
之大者故
特言之也
皆靈者也
皆靈者也

有不先法其禮者也。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所得之厚薄則存乎其人耳。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

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義者禮之意也。所

故言柄。禮者義之文也。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

言序。聖王脩舉而整治之。使夫人七情所發。各

皆中節。是所以治人情也。由是觀之。則人情乃

聖王之田。而聖王即治田之農。責之所屬。不容

辭者。禮有儀文。使其講而習之。則情有檢。防

而不蕩。熾猶以耒耜耕墾。而不至荒蕪也。陳

義以種之。既習其事。必敷陳其義。使其所以

後種以嘉穀。而講學以耨之。謂治矣。然內欲外

萌芽漸生也。禮記纂註 卷之九 十五

誘不無漸萌。其間講明其學。使不

惑。于是非猶耨之去草。以養苗也。本仁以聚之

事。雖萬殊。理唯一本。學既講矣。又必本人心之

仁。以聚之於一。使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則心德

全而一。以貫之矣。播樂以安之。此心之理。雖已

飽。無望其自得也。又以宣布樂之聲容。使味

造於從容自然之域矣。猶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既獲之後。安坐以食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禮義原不相離。然義為虛位。非著之定制。則義

亦無可見。故禮為義之實。蓋禮之初起。原未有

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事之處於外者。多變而。不窮義則為之分限。心

之發於內者。隨感而無方。義則為之品節。義之

為義如此。故人必協合于藝之分。不使混而無

別。講明于仁之節。不使偏而不中。如是有得。則

事有執持。心有主宰。有一定不移之仁者。義之

操。而可自立於天下矣。何強如之。仁者。義之

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義以裁制言。親親。仁

如其本心之德。順以推行言。齊家治國平天下。

漸微之妙。悉喻其固有之真。得之者。天德在我

則勢分不足以抗之。故曰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

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

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

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

而弗食也。此反譬以申明前段之義。其功

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

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

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

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

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

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

鬼神之常也。此言治情之極功。情以順為極。治

下以人身之肥。設譬而言。以齊家而家肥。以治

禮記纂註 卷之九 十六

化大成故謂之大順。以德為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為御。安仁和義也。以禮相與。朝聘以時也。以法相序。上不偏下。下不僭上。也以信相考。又聖不忘也。以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至此則天下之人。但知養生送死。祭祀莫知其所以然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禮教之極功也。

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此極言大順之道。人君所當知也。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然也。

以順處之。自有其序。可無苑結。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然也。以順施之。自得其宜。可無錯謬。類笑甚微。而係人休戚。好惡甚細。而關人向背。其細行然也。以順為之。自當于理。可無過失。

禮記纂註 卷之九 十七

雖深官而幾可以先。燭雖茂密而類可以羣。分兩物雖接連而不至相及。同而能異也。兩事雖俱動而不至相害。異而能同也。事各有理。物各有序。如此。豈非大順之極至乎。人君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亡之戒。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

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

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有等。故禮制不同。應儉者未嘗豐。應隆者未嘗殺。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以至推之政事。莫不皆然。居山居渚。各因其業之便。不妄更徙。使無用敵。

死於粉及
禮滯之甚
國遠謂之
深聚多謂
之茂開中
則也

小洲曰渚
原曰原
昆蟲曰蟲
之厲衣服
獸嗥草木
之怪曰妖
禽獸蟲身
之怪曰孽

此因地利以順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以其時。此因天時以順之也。嫁娶必當其年。官人必當其德。用人不奔農時。此因人情以順之也。唯其政以順行。故其效亦以順。應國無災。民無疾無乖氣。以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

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輿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

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不愛者。盡不奉接洽。而自固曲。

之也。天不愛道。則有膏露之祥。地不愛寶。則有醴泉。器車。馬圖。四靈。卵胎。可闕之祥。龍之變化。匪則。未必宮沼有之。此但極言感應之卓異耳。與風同條。禮以達義者。脩此禮以為教。而達之天下。無與教同。

禮記纂註 卷之九 十八

不宜。體信以達順者。反其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有此實理在中。自能感召兩間之異。如此。故結之曰。此順之實也。

禮記纂註卷之九 終

音雲色
謂東味
甘如醴也
器如銀
升解之類
車謂山車
自然之車

多寡其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

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

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

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

甒此以小為貴也宮室之量上公九侯伯七子

房皆以大稱棺椁厚薄丘封大小各以尊卑為

等級貴小之禮有二宗廟之祭禮其獻尸也主

人貴以一升之爵佐食賤以五升之散其舉而

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觶主人卑以四升之角

各因其分也子男之享禮諸臣之尊用缶壺缶

容四石陳於門外壺容一石陳於門內君之尊

用瓦甒僅容五斗陳於堂上各異其所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

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

門此以高為貴也九尺以下之數謂有以高為

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

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為貴也封土為壇郊祀則

於樹禁皆禁也承酒尊之器因為酒戒故名無

足曰樹大夫用之有足曰禁士用之有足則高

無足則下廢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

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

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為貴

也龍袞書龍於袞衣飛龍在天象其德也黼如

禮記集註 卷之十

五

制於裳者衣用正色自天子至士皆玄衣裳用

問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纁績之多寡

有無耳士無纁績示其質也宋綠藻者以朱綠

一色絲為纁貫玉而垂於冕為藻藻潔而文故

名天子衣冕前後各十二旒旒每十二玉諸侯

自鷩冕而下上大夫亦服鷩冕下大夫亦服綌

冕旒數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

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甒

罍杓此以素為貴也敬之至者不以文飾為美

讓之容天子所摺之大圭不事鑿刻太古之羹

所藉以獻天者肉汁無鹽梅之和祭天貴質故

用素車又用蒲席覆犧尊則以孔子曰禮不可

蕪布杓沃盥之器罍白理木也

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

上言禮之所貴備矣此引孔子之言而申之以

結其意禮之等不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

則不及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

稱之為善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

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

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用心於外主備物也聖人

於兩間生成溥遍於萬物是其理之所該者大

故物之所成者廣其德如此非備物何以稱之

禮記集註 卷之十 大 禮記集註 卷之十 大

其極則精其迹雖顯而究其極則微所謂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而百物生焉者也其德如此雖
備物何以稱之則安得而不以少為貴乎 古之聖
此行禮之君子所以慎獨而存誠也

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
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

也尊其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樂其
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以為美宜少者不
可多宜多者不可寡或 ○是故君子犬牢而祭
稱其內或稱其外也

謂之禮匹士犬牢而祭謂之攘謂之禮稱也謂
之攘不稱也

管仲鏤盤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鏤盤蓋
有雕鏤

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豈不在豆
豈不在冠

矣大夫祭用少牢而今用豚肩又小不足揜豆也豈不在豆
豈不在冠 豐而不稱晏子殺而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
不稱者也隘狹陋也

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禮所以防範人
綱維世亂故

曰○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道者何亦曰○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
慎而已矣

祿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此言祭也先將
百穀敬音

之當戒者祭有常禮私福則惑而不誠祭有保
常時以蚤為快則頌而不敬器幣之小大長短
自有定制若以祿大為可樂則豐而不稱冠昏
奠告皆有常儀若以嘉事為可喜而多設奠則

禮記集註 卷之十

七

後而饋神爾粟角楮各有宜用不必並及 ○孔
肥大春韭夏麥各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

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魯莊公薨立適子開公開公薨立庶兄僖公禘
祭太廟弗綦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徒知弟兄
之序而不知嫡庶之分故謂逆祀 燔柴於與夫
文仲不能正其失豈得為知禮乎

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周禮祭火神
則燔柴弗綦

謂慶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不知慶特老婦之
祭宗婦祭饗饗者祭饗慶其神則先炊也唯
盛食於盆盛酒於瓶耳今以賤為貴 ○禮也者
以殺為豐而文仲不止不知禮也

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

禮記集註 卷之十

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

者體必備而後為人禮必備而後為禮而備又
期於當也大小顯微可謂備矣而率非可有
損益捨著之者唯其當耳然非及求之也三千
三百總歸於一得其一則千百可貫而備當在
是矣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君子之於禮也
豈行禮而可以泛求乎哉

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有文而誠
若禮雖有內外之殊而誠則一竭情盡慎凡以
於此矣度數所陳其觀其美英華所發其禮至
文外心無不實而多大高文之貴本於此矣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

情也丹漆絲纒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

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

送之益重禮也大饗禘祭也王者之專非諸侯

美味示王者能得四游九州之歡心於其明也

邊豆所薦皆四時和氣之生成示王者能贊天

地之化育於其幽也金性至和侯邦貢而納之

所以示其和也玉以此德東帛加璧所以尊其

德也龜列於前重其能先知也金次於龜見人

情之和也丹漆絲纒竹箭亦並陳之示王者共

有衆人之財也其餘蠻夷之貨亦畢陳之示王

者德澤遠被能致遠物也諸侯皆來助祭祭畢

而出歌騁夏以送之和之以樂也陳列盡華夷

之美則備物矣奔走至諸侯之貴則備官矣其

禮重大唯王

者得行之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

禮記纂註

卷之十

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賔

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

其本也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為敬之

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仁如事存所以

為仁之至揖踊哭泣中心達於面目所以為忠

可備為於外哉故禮以

得忠信之人為貴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

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

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

雖多然能言者未必能行故不足以一獻一獻

小祀也大饗則煩而難矣故一獻者未必能大

饗然猶內神不若五帝異代之神為難格也故

大饗者未必能大旅然猶人神不若在天之神

為難格也故具大旅未必能饗帝夫行其事者

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不可重乎故以毋輕議

禮戒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

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

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為時既久

故強力之

禮記纂註

卷之十

容倦肅敬之心怠甚至跛

倚以臨不敬孰大於此乎

他日祭于路與室事

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

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正祭之時

大饗禘祭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入大門而奏肆夏示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肆夏之屬
人獻賓樂作賓李爵樂止賓酢主人樂作主人賓之屬
李爵樂又止盈而能及孔子所以歎美之主人賓之屬
復酬賓莫此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
詩所以發揚賓主之德也歌工在堂上執竹在
堂下貴人聲之和也禮樂皆得如此以本于陰
陽之和也樂法陽道之舒暢禮肅陰道之收斂
禮樂既本於陰陽則以陰陽之和為禮樂之和
雖儀節萬端無不皆得者矣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

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
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璧

往德也昔天之下莫非王土庭實所陳之幣不
止一方然非溢取而無制也土產有宜
別之不強其所無地利遠近節之必辨其踴數
此制貢之法也先之以龜貴前知也次之以鐘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金以示和故參居庭實之間也虎豹之皮以明
德威東帛加璧往進此比德之玉於有德之人

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燎庭中設火
炬以照來朝之
天子百燎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天子百燎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
不敢貳君也大夫從君朝覲於鄰國而行私覲
之禮於主君非禮也蓋大夫之當
私覲者惟是執圭專聘乃藉以申其誠信今既
從君有君在上則不敢私覲所以致忠敬於已
君朝非聘之比也今乃設庭實欲何為乎是
外交也是肅心於其君也不敬之大者豈人臣

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
不敢貳君也大夫從君朝覲於鄰國而行私覲
之禮於主君非禮也蓋大夫之當
私覲者惟是執圭專聘乃藉以申其誠信今既
從君有君在上則不敢私覲所以致忠敬於已
君朝非聘之比也今乃設庭實欲何為乎是
外交也是肅心於其君也不敬之大者豈人臣

所宜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
有哉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

義也由三桓始也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
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
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

也由夷王以下天子無為客之禮以其尊無對
莫敢為之主故也其適臣升自
阼階以臣不敢私有其室也 ○諸侯之宮縣而

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
路諸侯之僭禮也諸侯軒懸二面而亡四面皆
懸謂之宮懸則天子之樂也
諸侯當用時王之牲而今用殷牲諸侯當擊石
磬而今用玉磬諸侯雖得舞大武不得朱干設

錫冕服而舞也諸侯當乘時王
之車而今乘殷路皆僭天子也 臺門而旅樹反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旅道樹屏也立屏當所
行之路以蔽內外為敬塔在兩楹之間兩君好

會獻酬飲畢則反爵于其上故曰反塔繡黼者
繡刺為黼文也丹朱染繡為赤色也繡黼為中

衣之領丹朱為中衣之緣中衣朝服祭服
之裡衣也皆諸侯之禮而大夫僭之也 故天

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
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

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
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此言僭禮之由天子微則
諸侯僭大夫強則諸侯脅

蓋方周之衰上失道機下無法守故尚
勢尚利不奪不廢此禮之所以亂也 ○天子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此言天也

國之禮國雖滅矣猶尊其先世之賢而不忍臣

其後然不過二代若二代以前則但封之而不

賓仁之至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義之盡也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

敢以之為臣以其嘗為君也然不繼世寓公死

則臣其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

君也 陽位在南答陽當思所以憲天而不致肆

矣君位在北答君當思所以事君而不敢

負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專家臣以辟君也 夫

已稽首於君家臣又稽首於大 夫

夫嫌於襲君之體故避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五

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禮以親獻面拜

否恐煩君 ○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

也 禡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

神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 ○孔子曰射之以樂

也何以聽何以射 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

故射之以樂為節也方射之時一心於容節矣

何以又能聽樂之音節乎聽之時一心於音節

矣位以又能俯射之容節而使與樂 ○孔子曰

節相應乎蓋言禮樂相得之難也 孔子曰

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

居 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

西方失之矣 繹禮當於廟門外西堂今乃於庫

於廟門外東方朝市當於市內近東今

乃於市內西方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 ○社祭

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社以祭五土之神地乘陰

也君主祭南面所以對越之而與其饗 天子大

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六

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風

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天地生成之氣

於是乎通達若天子之明德而能有物也陰明

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

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此言立社

神明乎地道也蓋地道博厚而載萬物亦猶天

道之高明而垂象於下也地唯載物故物生而

財裕利用厚生皆取財於地天唯垂象故象成

而法顯與事制器皆取法於天取法則有所教

天下仰之而不敢慢故尊天取財則有所養天

此天既有郊以報之矣地可獨遺乎於是制為

社禮以教民美善其報焉所以為神地之道也

下皆言美報之實凡祭皆有分限唯社則家唯
國無所不通皆以示土為載物生財之本也唯
為社事單出里單盡也里中之人各唯為社田

國人畢作微牲則國人皆唯社丘乘其粢盛所

以報本反始也盛如此蓋以土者物生之本始

報本故禮無不至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

反始故心無弗齊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

車賦而歷其季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

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

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此因社田而習軍旅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焚除草萊是出火為焚也因而教兵則簡車賦

歷季伍如戰陳之法君親誓之於社於是教以

左右坐作之節以觀其習變之生熟焉遂以蒐

田則流示之禽試之以利以觀其守法之何如

凡以求服上季之志使不失伍不貪其所得之

禽也唯講武有法故以戰則克明有以安乎人

有以得乎神一舉而兩得也○天子適四方先

柴此巡守告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冬至日

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

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郊所以報天然云迎

季春當作
伊春出火
猶言舉火
匪請說飲
利也利即
禽也志貪
利之志也

於其地之質也盛玄酒之尊則以陶酌玄酒以

獻則以匏無雕鏤金玉之飾者象天地之性也

實而已矣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

貴誠也郊之用辛也既曰園丘曰泰壇而又謂

地也赤尊時尚犢未周之始郊日以至郊用日

辛日其用辛者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

日偶遇辛日後人因之遂用至後辛日也

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牛則先告于祖廟而行事蓋祖遠而尊舉事必

請命乃尊祖之義用龜以上而于禰宮蓋禰近

而親吉凶唯其所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

示此親考之義其日卜竟則有司聚執事於澤

受教諫之義也宮誓其所當戒命其所當行而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君必親聽之者舉大事不可不謹故審所當

行如受教之義省所當戒如受諫之義也獻

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獻王所以命百官之專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

官者異姓之臣疏故命之於外於大廟之內戒

百姓者同姓之臣親故命之於內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

澤澤宮寬
澤澤宮寬
澤澤宮寬
澤澤宮寬

象天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

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

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

也日月星辰也月數也質也龍也皆天所垂之象也聖人則之於衣冕車旂如此是雖所以報天而亦以明天道矣蓋天道雖運於無形至教實昭於有象故以儀物則之而天道即明於

此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

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

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始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牛而稷牛唯取具用蓋以帝為天神遠而尊稷為人鬼近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而親故事之不同如此下又推以稷配天之意

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與天合其功同也

之功則報之亦同此稷之所以配天也由是觀

之則郊祭不唯報物之本而人之本亦報不唯

乃報本反始之大者也○天子大蜡八伊者

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

索饗之也此言蜡之名義也蜡之為名求索之義也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成物謂神農或

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始於神農司於后稷故祭以先嗇為主而以司

嗇配之又祭司百種之神蓋嗇非人不成非種

不生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勞於農事郵舍以居農官又併禽獸而祭之蓋

報不忘恩仁也而下及禽獸則仁之至有功必

報則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猶

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

也祭坊與水庸事也自先嗇以至郵表啜人皆知其功矣至於禽獸則未

必知者故又言之猶能食鼠虎能食豕皆為田

除害而有功於農迎而祭之正使之必報之之

義也坊能蓄水障水庸能受水洩水能蓄日土

能受則田不苦旱能障能洩則田不苦潦曰土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視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正祭服

若喪之用素也帶不以麻以葛杖不以竹以榛

是為喪禮之殺以其似喪實非喪也此見報功

之典徧物而無遺為仁之至行禮之服徧物而

不失為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

冠草服也既蜡而臘先祖五祀則服黃衣黃冠者勞農以休息之也所以然者蓋野

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鳥獸之

之尊使者戴草笠而至尊此野服也諸侯鳥獸之

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羅氏受貢畢使者辭歸則致鹿與如而謂之使
歸以戒其君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蓋外作禽
荒內作色荒米或不亡故以此戒之凡以農
終歲勤動而暫有一日之息如此不可荒淫以
勞民也天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也瓜華乃不飲
也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其君之
事凡以民終歲勞苦而有一日之積如此不可
貪淫以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
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記四方
者因蜡

祭而記其豐凶也若國歲凶則廢蜡禮不得與
諸方通祭所以謹節民財此記其凶而與民同
愛也若國歲豐則得與諸方通祭蓋歲豐財裕
稍可寬舒用之故黨正屬民飲酒縱其酣暢為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十一

案此記其豐而與民同樂也蜡乃合聚之祭○
物既收則民亦息故不與起方役以勞之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

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恒豆祭禮朝事饋食之

及菲也醢肉醢陸產醢之屬加豆水草菹本

祭末醢尸之豆陸產菹也水物魚也籩豆之薦

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襲味而貴多品所以交

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

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

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

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

後去聲
蠟也

豆之木器
醢醢魚醢
其土品菹
菹菜之
屬卷酒氣
矣是謂菹
路車木路
武大武

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樂籩豆之薦以明
交神之義在誠不

在味也蓋義主交神自不可以近人情者當之

是以先王之薦雖可食之品而非以供人者當

之求也推之卷冕路車雖可陳之儀然服器尊

嚴不可以為資玩好之用武舞以示壯勇之容而

不可以為安身之所祭器可用以盛物而不可便

其利於用凡以交於神明不可酒醴之美玄酒

同於所安樂之義此以廟祀言酒醴之美玄酒

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

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簞之安而蒲越豪鞞之

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

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十二

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

之甚也如是而后宜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水故
水為五味之本未有黼黻

之初先有麤布故麤布為女工之始莞簞安矣

而反尚蒲越豪鞞明其禮之異於人也味之貴

者莫如淡太羹則以淡為質物之美者莫如玉

大圭則以玉為質乘素車尊其渾樸不尚飾也

凡此六者皆貴其質以其交於神明不可同於

安樂之甚必如是而后為稱也此以郊禮言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

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

中而清明於外也黃曰黃羹也以黃金鍍其外
以為目因名焉用貯鬱氣之
酒有芬芳之氣列於衆尊之上故云鬱氣之上
尊中中央之色也日以水為醴故其氣清以火

超音活鞞
首是幾音
新雕刻幾
幾俎也

為用故其氣明鬱鬱之酒酌於中而清明之氣達於外猶祭者積誠於中而禮文明於外也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醴醢之美

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

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鹽雖由人煎鍊而成實則天產自然之物

故尚之而列於醴醢之前此郊祭也貴鸞刀者貴其聲和之義也於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此廟祭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

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

可也始加緇布冠太古齊時之冠也其制唯缺者後世之失也然此冠非時王之制冠畢則無用矣敝之可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一 十三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

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阼階主位也適子有代父之責示當勉力以承付託之意也醮而無醮辭曰醮必於客位待之如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以漸而尊所以曉喻之使克廣志意以稱尊服也

冠畢而賓字之以其成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

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始加緇布冠周曰委貌之辭追德安正容貌也殷曰章甫推也

表明丈夫也夏曰毋追但以形言尚質也周弁殷哱夏收三加爵弁

光大也殷曰哱言覆飾也三王其皮弁素積其

夏曰收言收斂其髮也三王其皮弁素積其

加之冠三王共用皮弁以自鹿皮為之象上古

也祿則共用素布而辟積其要中以為裳稱其

也

也

也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

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冠禮行於二十至五十而後服官政則冠時猶

為士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豈唯大夫諸侯亦無冠禮其有冠禮者夏之末造所為非先王之舊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

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

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

諡豈唯諸侯雖天子之元子亦無冠禮蓋天子之元子其初亦士天下無生而即貴之理必俟有德然後有位故其冠但用士禮而無天子

元子之冠禮也天子且然况諸侯乎蓋諸侯之

世子繼世必能法前人之賢行使其不賢則亦

不得立矣故其冠亦用士禮而無諸侯世子之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一 十四

冠禮也諸侯且然况大夫乎蓋先王之世以官

爵人必稱其德之大小而為隆殺使其無德則

不得為大夫矣故其冠亦用士禮而無大夫冠

禮也看位者古無冠猶無位者古無諡諡禮不

得通於士而冠禮豈得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

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

下也先王制禮有數有義而其所以為尊者則在義不在數祝史之事豈大人君子所為哉故數之陳列者在外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在內不學則不能知豈可責之祝史乎如能極深研幾以知之而不徒見聞之末又能謹始慮終以守之而不徒脩飾之文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雖治天下不外是矣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

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

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父子所以傳世故曰

重其有別之禮也幣以將意必誠而不溢惡辭

以導情必腆而不輕賈此二者所以告戒為婦

者以正直誠信之道也蓋信者事人之道婦人

之德欲其事人而脩德故以是告之也信而無

偽則直在其中而始進以正矣始之以正將以

正其終也故共牢而食既與之同其尊卑則終

身從之不可復改而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

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五

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

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

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之豈唯男女推之天地君臣其為剛柔之義一

也必奠焉為質敬以明其有別不敢廢也

則閨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篤室家宜而父母

順而父子以親由是義生禮作則必以禮定情

以禮通家國天下無一不得其所矣夫親迎以

記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禮也遠夫

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

人者也切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

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事所以示親愛之也既敬而又親之不棄不遠

即先王之得天下亦由此道夫婦之義自出門

而始蓋婦人以順為正從人者也是以有三從

之道今之從男明此義之由始也夫之為言丈

夫之美稱也謂其有以知帥人之義今之帥女

明此義之由始也古者夫婦聽聽豈偶然哉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

後而可以致敬乎

配者以主婦助社稷之祭傳世為先祖之後

可不以社稷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十六

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

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

厥明婦盥饋舅姑率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

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

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體故尊卑同尚禮然謂太古質朴所尚之禮如

此故三王雖作共牢之禮而自俎以外仍用陶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燭音

於堂又次薦爛亦於堂二者皆非熱物而血純
手氣又先用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
之是尚氣也

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

之間也殷人以聲音所感無間顯幽故其祭尚聲樂當牲之未殺先宜播其聲至三闕然後出廟門迎牲是樂聲之呼號所以詔告魂魄於天地之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饗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

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周人之祭尚臭以臭可達於陰陽也故灌地以鬯臭而其鬯也先搗鬱金香草之汁以合之此以臭求諸陰而其臭下達淵泉矣然不特用鬯也酌灌以鬯而瓚以圭璋為柄是又用玉氣也此灌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十七
禮行於迎牲之前致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
鬯玉之氣於陰也

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薈凡祭慎諸此陰為未

足故又以蕭染脂合黍稷而燒之此以臭求諸陽而其臭上達於牆屋矣此燔禮行於薦熟之後尸將入戶視先酌酒奠於銅南之時既求諸陰又求諸陽則神無不至矣末句通結三代之禮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

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

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

祭祀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

違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違者與

魂氣為陽陽求神於上陰求神於下

未校則未有臭味

未成

未成

未成

未成

未成

祭者謂所宜祈禱去

祭者謂所宜祈禱去

祭者謂所宜祈禱去

祭者謂所宜祈禱去

祭者謂所宜祈禱去

祭者謂所宜祈禱去

祭者謂所宜祈禱去

祭者謂所宜祈禱去

祭者謂所宜祈禱去

效歸天形魄為陰陰重濁而下凝魄歸地求魂
于陽求魄于陰致其報也但三代各有所先不
同舉殷周虞可類推然豈惟求諸陰陽哉朝廟
之時祝取牲肺膋燎于爐炭而入告神於室是
詔祝於室也灌尸之後尸坐戶西南面是告尸
於堂也於是殺牲於廟庭而升其首於室及薦
熟正祭之時祝以祝辭告於神主而祭之日及
明日又求神而祝行祭于祊禮如此乎煩多者
其心以為神之所在或於彼室或於此堂皆未
可知故室堂之間無不祭也或又遠離于人而
在廟門之內外亦未可知故祭于祊庶幾遠祊
於人而得之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求也

之為言倬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

者直也相饗之也饜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

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十八

上文求諸遠也尸未入前既使專賓客設神俎以事其先矣及尸入正祭之時主人親設所俎蓋加敬於尸也人君殿辭有富以福言也牲體首在前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立祝以相所以詔侑於尸欲其饗此饗也饜有長久之義所謂饜福也又有廣大之義所謂景福也尸陳也象神而陳也以毛血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其幽毛血在外是告其全也貴純者貴其表裏皆善也

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

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腓骨燔燎升首報陽也明

水泂齊貴新也凡泂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

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有血有氣乃為生物血由

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尸階祭時以

黍稷兼肺而祭正祭時以五齊加明水而祭黍

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尸階祭時以黍稷兼肺而祭正祭時以五齊加明水而祭黍

稷與齊皆地產，屬金與水皆陰物，形魄歸地，屬陰。此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詔室之前，先燒脾，管薦熟之時，又燒蕭合黍稷，此與牲皆陽物，魂氣歸天為陽，故以陽物而報陽靈也。貴新者，新由主人新之也。縮以白茅，和以明酌，所以由主人潔著之也。取自太陰之精，出以方諸之，其詳而永無不明矣。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蓋其嘉而無與讓也。祭禮，君再拜，又稽首，又肉袒，親割，此三者乃敬之至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十九

有曰敬而曰敬之至者，以其心之服順爾。甚與盡，總見其至也。祭主於孝，士祭稱孝子，孝孫以祭之義稱也。諸侯有國，得祭曾祖以上，大夫有家，得祭曾祖，故稱曾孫也。主人之禮如此，而相勸不告尸以讓者，蓋以主人自致其誠，而相敬之心，盡其嘉善之儀，而無所與讓也。腥肆，燔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犂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祭禮或以牲體或以解，非真知神之果何所饗也。主人不過自盡其敬心，而假物以將之爾。尸始即席舉犂角時，祝詔主人拜尸，以妥安其坐，蓋古者尸有飲食之責，然後得坐也。必坐尸者，以尸為神象，則坐乃其宜。安得而不妥也。必祝之詔者，以祝○縮酌用焉。將命則妥其所司，安得而不詔也。○縮酌用

茅，明酌也。朝專用醴，齊醴齊濁，必泚之，而後可和之也。事酒之色，醲酒泚于清，汁獻泚于醲酒。清明故曰明酌。醲酒泚于清，汁獻泚于醲酒，不用茅也。灌事用汁獻，汁獻有香氣，故欲泚之。先和以齊，齊亦異，蓋泚酒之法，當然若今時，明清酒與醲酒，泚于舊醲之酒也。蓋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知其法故。○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欲神之有亨，故有所以末之，因神之有施，故有報以反之。欲神之樂，當得惠，故用祭以辟之。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玄者，陰幽之色。齊之衣冠皆玄，順鬼神陰幽之義，而致其思也。唯思之至，故見其所祭者。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二十

精誠之感也。

宋 陳 澹 集說

明 徐師曾 集註

湯道衡 纂輯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冢宰掌邦治而治國者必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教於民也孝為德之本故首言子事父母之道

子事父母雞初

鳴咸盥漱櫛縱并總拂髦冠緌纓端鞞紳摺笏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二

目此至者恭言子夙興而具冠服也而所陳有序焉先盥漱遂櫛髮以縱鞞髮作髻訖即橫插笏以固鬢又以總束髮而垂餘於鬢後以為飾然後拂去髦上之塵加之而冠冠有絛則垂之有纓則結之此上皆在首者乃服玄端者帶加紳紳笏于帶中也此與下二節皆在身者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

左右佩物者皆尊者也

右佩玦捍管籥天鬴木燧

玦以開通道也

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

紛帨者衣而加紳也

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并總衣紳

衣紳者衣而加紳也

右佩箴管緣纁施繁褰大鬴木燧

箴管箴以管也施繁表為管屬也

適父母舅姑之所

適父母舅姑之所

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

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

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煖將減衣也問寒將加衣也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摩出入則或導其前或隨其後一出於敬此問安之禮也奉槃者勞故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所欲謂意所欲食也溫承藉也謂以醴醢酒醴毛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二

羹菽麥蕡稻黍稷唯所欲

羹厚粥醢薄粥毛蕡麥也

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也董菜名宜似董而葉大榆之白者名粉免鮮者藁乾陳者此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滑澆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以上視膳之禮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

髮而

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結束之為角重子之飾也臭香物可助容飾故曰容臭以纓佩之不佩用而佩臭者未能即事也

於視膳之事未能專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
之但可佐長者而已

服欵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
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示人也各從其事男服事於外女服事於內
內也孺子幼小不能供事但優養之而已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
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昏定又慈以旨甘與命士以下之禮異矣父母
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欵席與簟縣衾篋枕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

歛篋而獨之設坐席則問而何方設臥席則
之坐舉几以與之憑席與篋則收歛之衾則束

者以篋在席上最父母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
為親身猶當敬也

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危匝非餒莫敢
用與恒飲食非餒莫之敢飲食

處子婦不敢移置他所也杖屨服御之重者猶
須恭敬敦牟盛黍稷之器厄酒器也沃盥之器

也食餘曰餒尊者之器非食其餘則不敢用及
所常食飲之餒非食其餘則不敢飲食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餒既食恒餒父没母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餒佐餒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餒其餒也既食恒
餒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冢子侍食恐毋獨食

而心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
傷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

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噓噫咳欠伸
跛倚睥視不敢唾洩

轉則謹慎齊莊此足容之恭也噓噫咳欠伸
不恭欠伸跛倚睥視則貌不恭噓洩則聲貌俱

不恭此又一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
身之容也

敢袒裼不涉不擗褻衣衾不見裏子之於親寒
癢則搔之而於已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

適已之便也而有敬事則露臂以勞袒裼則不敬
因涉水則褻裳以暑而擗則不敬

敬近身衣衾恐有穢故不見父母唾洩不見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

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
紉箴請補綴

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
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內庭之事女不當言閨外之事唯喪祭乃得以
器相授以祭為嚴肅之地喪為急遽之時乃無

他嫌也然其相授必女執篚使授者置諸篚中
然後受之如無篚則男女皆跪授者置諸地受

者取諸地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而視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

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

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

由右女子由左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子婦孝者

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孝敬通于婦而

母舅姑必愛之猶恐其時愛而於命言子婦孝敬父

雖不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此二節皆明勿逆勿怠之意嘗而待服而待皆

侯尊者察其不者不欲而改命之不取違也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五

后復之尊者任之以事已既為之矣或念其勞

又使他人代為已雖不欲其代然必順

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已意子

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后已復為之也

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為

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

可以如息為愛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

而不事事也

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

表禮焉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

不終絕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

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

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

疾怨起敬起孝孰諫謂純孰殷勤而諫不諫而

使已取怒於父母使父母得罪於人其罪重諫而

其罪輕故寧孰諫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

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庶子庶孫

者然為父母所甚鍾愛則父母雖皆微賤而易忽

沒猶當終身敬之不持加愛而已子有二妾父

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

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不敢以私愛

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

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宜猶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六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

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

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父母

之榮辱唯視其子之善惡如何况親沒無教則

易入於惡故記者戒之然其要在於能思存乎

果決而已老謂傳家事於冢婦請於姑示不舅

敢專介婦但請于冢婦明有統且懼尊也

姑使冢婦母息不發無禮於介婦冢婦則冢婦

自任其勞不可怠于勞而怨介冢婦則冢婦

毋敢敵耦於冢婦耦欲求均配其勞也不敢

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非唯任事毋敢敵耦

即行必隨行命必後

經 93-723

之法春氣溫飲宜溫故四時皆宜飲皆視春
而用溫也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做此
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所以養氣也四時皆謂
以滑其象土之寄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
大宜梁馬宜麥魚宜苽
以陰陽之氣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牀鱸膳膏
不可偏勝也
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積麋物成而克牀鱸之性于夏為燥魚馬之性
于冬為定牛膏薺大膏燥雞膏腥羊膏羶人君
時之養必順其節故四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
脯麋鹿田豕麋皆有軒雉兔皆有毛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二 九

子雞卵
凡和
其味
大體形如
鳥卵者皆
謂之滑

食膳之用各有其宜或
主於相生或取其相濟

羊宜黍
豕宜稷

大宜梁
馬宜麥
魚宜苽

以陰陽之氣
春宜羔豚
膳膏薺
夏宜牀鱸
膳膏

不可偏勝也
秋宜犢麋
膳膏腥
冬宜鮮羽
膳膏羶

積麋物成而克牀鱸之性于夏為燥魚馬之性于冬為定牛膏薺大膏燥雞膏腥羊膏羶人君時之養必順其節故四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

脯麋鹿田豕麋皆有軒雉兔皆有毛但為脯又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二 九

可腥食腥食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爵
云皆有軒為雉羹免羹皆有芼菜以和之
鷓鴣范芝柿蕩根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棗梨

薑桂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
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大夫燕食有膾
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言燕食尊卑之等膾脯為珍羞故雖大夫亦
不得兼羹蔬為食之本雖士亦不可闕然不得
二降及庶人唯耆老食必
有肉非耆老不得食矣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
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藪和用

醢獸用梅此二節言用物之宜也蔥取其辛或順
其氣或順其味也脂膏稠農故用蔥薤以散之
三牲體大恐有毒蔥不足以解之故用藪醢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二 九

鷓鴣范芝柿蕩根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棗梨

薑桂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
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大夫燕食有膾
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言燕食尊卑之等膾脯為珍羞故雖大夫亦
不得兼羹蔬為食之本雖士亦不可闕然不得
二降及庶人唯耆老食必
有肉非耆老不得食矣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
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藪和用

醢獸用梅此二節言用物之宜也蔥取其辛或順
其氣或順其味也脂膏稠農故用蔥薤以散之
三牲體大恐有毒蔥不足以解之故用藪醢

皆酸物之和之所
以收其味也
鴉羹雞羹鶩羹釀之麥魴鱖炙
燒雉鶩無蓼
日釀之蓼其蒸魴鱖燒雉鶩則
皆和之以香
不食雞臠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
春免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二 十

鴉羹雞羹鶩羹釀之麥魴鱖炙
燒雉鶩無蓼
日釀之蓼其蒸魴鱖燒雉鶩則
皆和之以香
不食雞臠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
春免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為不利
於人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檇曰攢之
此皆治擇
之名也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臆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鴒肝舒鳧翠雞肝

及魚膳二者豕魚
膳一則食而已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

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
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
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
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
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冑死
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
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十一

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
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
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
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
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
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
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
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
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
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
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曾子曰孝子之
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十一

乎樂其心使親心之悅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
毋少違悖也怡聲以問以樂其耳柔色以溫
以樂其目昏定以安其寢晨省以安其處如是
而又以飲食盡心養之然此但終父母之身愛
所愛敬所敬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
修孝子之身也
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
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徵其禮皆有惇
史五帝之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故於老者但
法其德行以飲食奉養其氣體而不乞言其
有惇厚之德足為世法者記之於籍以為惇史
此所謂五帝憲也三王之世風氣漸開人文漸
著雖亦法其德行然既養之後又乞其言比之
觀感于不言之中者氣味稍薄矣然其乞言也
禮亦微略是其憲德之意亦不替于五帝之舊
也
有惇史與五帝同此所謂三王又乞言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先
陸稻為飯煎醢加于飯上又恐味薄更 淳母煎
沃之以膏各曰淳熬此八珍之一也

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以黍為飯制之如上法名
曰淳母此八 炮取豚若將封之割之實棗於其
珍之二也

腹中編萑以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壁
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皲為稻粉極澀之以為醢

以付豚煎諸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薺脯
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

調之以醢醢者之名不同其制則一取豚羊殺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二 十三

之去其五臟而以棗實其腹中裹之以編萑塗
之以黏土而燒之俟塗皆乾則以手摩去其乾

泥擊泥手不淨且肉熟必濯手然後摩去其
皲膜于是以稻米為粉極澀之為粥豚則以此

粥敷其外手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
以膏所煎之膏必設豚羊不欲淺露乃以大鑊

盛湯以小鼎之薺脯置干湯中其湯須少滅不
可沒鼎恐湯入鼎而壞脯也三日三夜不絕火

令微熱以溫養之至食時則擣珍取牛羊麋鹿
又醢與醢而調和之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
麋之肉必服每物與牛若一 捶反側之去其餌
孰出之去其皲柔其肉
四獸之肉多寡以牛為
準于起反捶之又似捶
之然後去其筋解醢熱乃去其皲 漬取牛肉必
膜而柔之以醢醢此八珍之五也

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

之以醢若醢醢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漬諸美
酒之中自今旦至明旦而食之
此八珍為熬捶之去其皲編萑布牛肉焉脊桂
之六也

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
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

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此肉加于火上為之
故名曰熬生擣而去
其皲皮然後布于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
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釋之也或濡或乾唯人

所欲此八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 小切之與
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 小切之與
稻米 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此節周禮糝
食三如一謂
三者之肉 肝管取狗肝一 燻之以其管濡炙之
多寡均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二 十四

舉燻其管不羶
謂炙管皆熟而焦食之不 取稻
用羶也此八珍之八也
米舉極澀之小切狼膾膏以與稻米為醢
此節周禮
醢食狼膾膏狼膾膾中之膏
也與粉相和而以酒醢為餅 ○禮始於謹夫婦

為宮室辨內外 男子居外 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
閨寺守之 男不入 女不出
夫婦人倫之始故禮
以是為始凡為宮室
先辨內外各正其位宮不深則外內之聲可通

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然非關寺以守之則
或有越禁出入者故 男女不同梳枷不敢縣於
既深固而又守之也

夫之禪梳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湑浴夫
不在 欽枕篋篋席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二 十四

咸如之

言內外之等。非特男女。然則夫婦得相親者亦然。非特妻事夫為然。雖少事

長。賦事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

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

澣。慎衣服。櫛縱并。總角拂髦。衿纓。暴屨。雖婢妾衣

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夫婦雖無嫌然必哀老而後無間者。厚別也。齊戒散齋。致

潔敬也。後長者不以賤廢表切之倫也。妻不在

妾御莫敢當夕。○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

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

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十五

不入側室之門。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生。男子設

弧於門左。女子設幌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

女否。男子設弧。示將有事于天地四方。於門左。廣人適子

人於門右。教以理。陰道也。三日始抱。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犬牢。宰。宰具。三日。卜士負之

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

矢六射。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

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國君以太牛。大夫以少牛。士以羊。使抱子。內人以子。校士上承而抱。

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

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校士上承而抱。

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

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校士上承而抱。

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

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校士上承而抱。

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

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校士上承而抱。

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

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校士上承而抱。

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

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校士上承而抱。

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

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校士上承而抱。

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

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校士上承而抱。

之。以見於父。詩承也。六矢者。天地各一矢。并四

方為六也。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於遠大也。然

後保母受子於士。則見子之禮畢矣。宰。既享具

故以醴禮負子之土。仍賜束帛以酬之。食。乳。養

也。○凡接子。擇日。豕子則犬牢。庶人特豚。士特

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犬牢。其非豕子。則皆降

一等。所以明貴賤之分也。○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

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

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

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此人若養子之禮。諸

非眾妾。如傅御之屬。婦德全備者。使為子師。以

養其德性。其次或德備而微者。使為慈母。以審

其欲惡。又次或有德而未備者。使為保母。以安

其起居。唯此三母。同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得輒

往。恐兒

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鬻。男角女羈

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

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

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

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此下三節言。卿大夫

士名子之禮。鬻。或男

角而女羈。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

陰陽之相類也。大夫以上。特為新衣。命士以下。

亦皆浣衣。以致敬也。姆先相曰。毋某。敢用時日。

具視朔食。以示豐也。姆先相曰。毋某。敢用時日。

抵。兄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

此國之制。本所係。故

慎其始而

敬其習也

養其德性

存留不廢

者。用即今

之。兩。皆。三

即今之三

皆具視朔

食所具之

禮如朔食

地相棟下

碩大

碩大

經 93-728

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

婦諸母名。妻遂適寢。當有以帥之帥之者。父道

也。必執右手。必咳而名之。示慈也。妻對曰。當記

夫言以成之。成之者。母道也。授師以子。授于師

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先

卑後尊。欲名成於尊也。適寢。復夫之燕寢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

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

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

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命名即告州閭。將俟其

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與。皆始于是。人

室。如養禮。請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養舅姑之禮

也。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十七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

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此諸侯名世子之禮。世子見於路寢。不在三月

之末。嫌緩也。不執手。撫首咳而名之。嫌慢也。皆

所以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

國本也。禮帥初。無辭。此諸侯名衆子之禮。外寢。即燕寢

辭。無卿大夫士夫妻。禮帥初。謂升立之前。如前儀也。無

言名子 君夫與迎 妻也 世子世子 同母弟

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遂入御。此大夫士

禮。內寢。請適妻寢。如始入室。如○公庶子生。就

妾初來。嫁時也。特餼。寵異之也。

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

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此諸侯生庶子之禮。君有所賜。○庶人無側室

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

禮。無以異也。此庶人生子之禮。分雖殊。而情則

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

無辭。家事統于尊。故父在則祖名之。辭者。夫婦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十八

此卿大夫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謂劬勞之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

其子。食母。乳母也。○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

旬而見。旬。讀為均。適子。或同。特生者。其

見。家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

而見。必循其首。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

食之後。乃見衆。○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

子。緩於庶也。唯女。俞。男。擊韋。女。擊絲。女。用。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數謂一十 與子共食 朱子曰 旬 為十日 別 記其節 或 不待三月 猶攝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

讓不同席不共食教之有別也後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之數日十年

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數日知朔望與六傳而間斷也學六書與九數以備用也衣不帛

褊也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不以帛為

靡也所行禮節皆循初時之所教慮其妄有改

為也朝夕所學皆少事長之禮欲其熟而安也

其業必諳於傳擇其簡要信實者而習之防其蕩與欺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學樂誦詩所以養性情也學舞所以養血

文舞象學武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十九

大夏冠而後服備故衣裘帛教讓學幼儀則已內而不出冠則成人矣故可以不出是禮

知孝弟之道至此益加以篤行也博學而不教人恐所學未精也內蓄其德三十而有室始理

而不服於外切於為己也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三十曰壯可以娶妻

受田給役之事博學無常所志所慕則學之學無常師主善為師也遂順朋友而視其志之所

唯善是取也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

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

事凡男拜尚左手四十曰強道明德立之時也

是以事物相比方而窮其理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去就之義也五十曰艾政成而德尊故可統

去去就之義也五十曰艾政成而德尊故可統

名東西兩北也八年入小學之時

勺美賦王之詩象簡頌維濟美文王之詩成童謂十五以上

一云內而不出是禮博學不教之意覺是

一官之大政七十曰老年邁而力衰故當還其職事於君拜尚左手尊陽道也女子十

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泉治絲繭織紵組

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

醢禮相助莫自此至篇末皆言女子之事不出

言婉于容有聽受無違逆所以成其容德也執

麻其績事也治絲繭織事也織紵組紃織事也

此皆教以女工之事以供衣服也又使觀祭祀

飲其習此禮也非特觀之且使納酒漿邊豆菹

醢諸物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教之以祭祀

之禮也始于容德中于女工終于祭祀婦人之

事盡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

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二十

則笄必待六禮備而后嫁者妻也不待

六禮備而從者妾也尚右手尊陰道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此天子祭服之五法

宗廟之服首服衾冕買玉以藻各十一旒出於前後者有穆穆深邃之延以覆其上此冕之文也身服袞衣衣五章以龍為主裳四章亦在其考以文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為貴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之外玄冕之服冕三旒衣裳一章五冕之最下帝出乎震以敬天也服以治人則月朔聽事於南門外之明堂離明之極以勤民也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閏月亦用玄冕但以非

之門左為正陽閏非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正月故闔左由右

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馳

朝服用皮弁而朝食即以此者不敢棄改造不敢厚於所養也奏樂以致和也朝食視

帝為重適豐儉之宜也五飲以水為上貴五味之本也漿酒醴馳備其養

也此皆皮弁而食之事 奉食玄端而居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警幾聲之上下年

御警幾聲

御警幾聲

此天子祭服之五法

東門南門皆謂闔門

皮弁冠用白鹿皮為之服用于五升之布

馳音移

御警幾聲

御警幾聲

御警幾聲

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玄端緇衣素裳玄首

陰幽之色於晏息為宜然其燕居不昵小人不忘規戒左右列史善惡必書欲以致謹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御警察樂之高下以明其政之

政可知矣或遇凶災即自貶損切於憂民也 ○諸侯玄端以祭禪冕

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

禪冕以朝隨其爵以辨色察明也

朝玄冕以祭以陰幽思也禪冕以朝隨其爵以辨色察明也聽朔稟於君親禮之大者故其服尊受朝於內朝禮之

常者故其服次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

小寢釋服也君退聽政於路寢不敢釋服必視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大夫退而後釋君又朝服以食特性三俎祭肺

特性不也加魚腊為三俎夕夕

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

菜羹夫人與君同庖朝服以食敬養身也特性

特性之內加羊與豕

則在朝食初殺牲時也夕服深衣便燕居也祭

牢肉異於始殺也月朔重於日食故易特性為對亡甲子

少牢加三俎為五俎二簋為四簋子卯疾日當禁亡乙卯

戒故食損稻梁而專用稷膳損雞犬而唯用菜

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

敬謂祭祀

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無故不殺仁也君大

而弗親仁也殺牲盛饌作樂日舉年不順成

作前踐饌

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

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君插之以自貶也不租不

賦以寬民財不與土功○卜人定龜史定墨君

定體有宜用則使卜人定之凡卜必先以墨畫

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折若從墨而折

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岐細出謂之兆壘也則

使太史定之既折則吉凶之兆有體矣所謂體

地則君自定之卑者視其小而易尊者視其大

而難故以為○君羔幣虎犴大夫齊車鹿幣豹

先後之序○君羔幣虎犴大夫齊車鹿幣豹

犴善羆豹文炳取其協恭而有文也若大夫之

朝車與士之齊車皆鹿幣貌犴者大夫貴故嫌

禮記集註卷之十三

與君同士賤不○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

嫌與大夫同也○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

而坐向明而居順生氣而臥敬天威而變○日

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禩

進羞工乃升歌日必五盥於其間而沐則以漸

髮也初沐髮濕滑故用白木櫛有簡髮乾潤故

用象齒櫛於是進酒與羞工乃升堂以琴瑟而

歌焉既克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浴用二巾

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

身乃屨進飲浴用二巾上體貴以絺之精下體

賤以浴之麤也浴竟出杆則踐蒯也

草席上而以湯洗足洗竟然後立蒲席上而

衣布以拭乾其身乃著履而進飲亦為新浴體

虛而養○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

象笏書思對命齊戒易寢以澄其慮沐浴以潔

所命者而入告於君恐遺忘既服習容觀玉聲

也此敬之在於越宿者也既服習容觀玉聲

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至日風興

而習容觀慮愆儀也習玉聲欲其中也乃出與

家臣揖於私朝時則敬君之心根心生色德容

輝如而有章矣及登車則敬君之心發越○天

尤盛而有光焉此敬之見於敬行者也○天

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珽大圭也以其撻然無

示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茶取

禮記集註卷之十三

之意首圓下方以示上有大夫前詘後直無所

天子故殺其上以讓之也○侍坐則必

不讓也大夫之劬上下皆殺上讓○侍坐則必

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人臣燕見於君

有別席可退則退就之以坐若旁無別席或君

不許其退則當引却離坐於君親黨之下也

史官文書

書書賜也

既服者朝

履畢容觀

玉聲佩玉

之聲輝如

積誠外聲

之貌

珽音軒

茶音軒

退坐則必

引而去君

之黨

人臣燕見

於君

若旁無別

席或君不

許其退則

當引却離

坐於君親

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俛若賜臣食而以

臣也則臣處之尤宜加敬故容食先祭今必俛客禮待之敬其

君命而後祭客遜而食今先君食羞而備嘗諸味若為君嘗食然容食而告飽今則啜飲

以俛君歿而後歿皆不敢以容禮自居也若有若

嘗羞者則俛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俛君命之

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

必順近食若君賜食自有膳宰嘗羞而不以容

俛君飯而後飯乃其食羞遠近一如君之命嫌禮待之則羞必俛君食而後食飲以

其陳列之序不敢有所選擇去君未覆手不敢以君羞有美惡也凡嘗遠羞必自近羞始一順

取於其間客與不容皆然也君未覆手不敢

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

與醢乃出授從者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

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食以助飽實君未覆手恐有穢粒汚著之也殮以飲

則臣不敢殮明不敢先君而飽也君食竟則臣又飯殮如是者三明後君飽而勸侑也君既既

徹臣乃執已之飯與醢以出授從者不敢先徹

且徹之○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

不祭若祭為已俛卑食於人不飽禮之謙也容

漿微物非盛饌之比故不祭若祭○君若賜之

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奉爵而俛

君奉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禮記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五

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拜君賜而祭之奉爵不敢後授爵不敢先始終

一於敬也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意氣和乾

之貌已止也曲由自得而不失之貌跪而中○

履何隱僻處著之納右納左皆不愆其儀也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

側專用樹士側專用禁尊尚玄酒不忘古也君

而君尊之也如醑祭饗野人則皆以酒酬其勞

主兩楹之間旁側夾之而○始冠緇布冠自諸

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諸侯以下通用之存古

無用敝之亦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可趨時也組纓纓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六

績綏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

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天子始冠之冠用玄

玄者天之色朱者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

道故視諸侯以下有加也諸侯不敢據天子故

仍用緇下不可同於大夫士故績纓齊冠皆玄

以陰幽思也尊者尚文故諸侯以丹卑者尚質

故士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紕既祥之

冠也孫為祖期小祥以後則服除矣於是緇冠素紕

父猶儼然衰絰之中故吉凶相半未敢純吉也緇冠素紕

緇冠素紕

色緇之

玄冠編武不齒之服也

玄冠編武非凶非吉使恥之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

動而有為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畧而質故燕居之冠連屬其武不若禮冠臨著乃合也不加綏不致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以全孝也不

髦變禮以

○大帛不綖玄冠紫綖自魯桓公始

也凶服去飾故大帛之冠不綖

○朝玄端夕深

衣朝者有事之時服禮服以戒褻

○深衣三袪

夕者無事之時服深衣以適體

縫齊倍要袷當旁袷可以回肘

此深衣之制袷袷之為

二尺四寸要之廣七尺二寸三倍於袷此要度

也要七尺二寸齊倍於要則一丈四尺四寸此

禮記集註卷之十三

七

齊度也裳之交接則在身之兩旁此袷制也肘袷袖之連

長尺二寸袖廣二尺二寸則倍肘而可回肘此

袷度長中繼袷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

此言深衣非特可為夕服其以素為純緣而著

於外者名長衣其著於朝服祭服之內者名中

衣其制繼袷口者以半幅而袷其一尺此深衣

袷袖口齊

音各袷之

下袷要平

聲袷之上

後袷接處

袷袖口齊

音各袷之

下袷要平

聲袷之上

後袷接處

袷袖口齊

音各袷之

下袷要平

聲袷之上

後袷接處

袷袖口齊

音各袷之

下袷要平

聲袷之上

後袷接處

袷袖口齊

音各袷之

下袷要平

方之正色也衣貴用之

也裳賤用之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

列也非此不入公門防其僭也夏則禪葛不入

惡見體而襲也冬則表裘不入惡無禘衣而簡

也襲裘不入

○續為繭縵為袍禪為絅帛為褶

用新縵則謂之繭用舊縵則謂之袍皆衣之有

者者也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裏者

者謂

○朝服之以縵也自季康子始也

之褶

升季康子

始用生絹

○孔子曰朝服而朝率朔然後服之

諸侯朝服玄端縵衣素裳而聽朔則皮弁平日

固服朝服以視朝至朔日必先服皮弁聽朔而

後服朝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禮樂刑政未合於先王之

道則亦不宜充盛其衣服

○唯君有黼裘以誓

禮記集註卷之十三

八

黼裘蓋謂狐白之裘而被以黼

裳也大裘黑羔裘天子郊服也

謂國君固可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

斂今服大裘則借天子而非古禮也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褻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

狐白

則以素錦為衣加其上虎裘者居右狼裘

者居左示威猛之衛也

君子狐青裘豹裘玄

之白者少士賤不得衣也

大夫士燕居用狐青裘降

綃衣以褻之

于君之狐白也以豹皮飾袷裘降

於純用狐也以玄綃為

麕裘青豸裘絞衣以褻

褻衣欲與青相稱也

麕裘青豸裘絞衣以褻

之麕鹿子豸胡地野犬絞蒼

羔裘豸飾縵衣以

褻之

狐裘黃衣以褻之

錦布狐裘諸侯之服也

音各縵之

視朝衣羔裘，蜡祭息民，衣狐裘。犬羊之裘不褻。

不文飾也。不褻，犬羊之裘，人所不衣，不褻以

裘之褻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褻。

盡飾也。此言褻襲之異，宜裘之褻者欲以見示

於哀，不必盡飾，故襲而不服之襲也。充美也。是

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褻，弗敢充也。服之襲

揜塞其褻衣之美，不使外見，而以質為敬也。尸

尊無所示敬，則襲聘享，執玉無籍，則襲，執龜以

則褻亦謂在君所也。○笏，天子以球玉，諸侯

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須，鮫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九

魚之須，文飾也。士亦以竹為笏，見於天子與射

而以象飾其本者，士卑無嫌也。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

免則說之。既措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此

笏之用也。諸侯朝，犬大聘，諸侯大射，大夫卿，射

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脫笏。入大廟所以事神

雖當事亦不脫笏，慮簡責也。小功則禮主勝情

故不說，當事而免，則事而免，則事而免，則事而免

必盥手者，為將執事也。及有執事於朝，則不再盥，為其已盥也。凡有指畫於君

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

飾焉。陳事於君前，而用指畫，則失容，諸君所

觀之，笏乃人人之所畢用也。故先王因為笏度之飾，如上節所云，以辯上下而致其用焉。笏度

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此。笏度也。天子至士皆長二尺六寸，其中皆博三

寸。天子諸侯君道而有所謂於下，故殺其上。大

夫士臣道而有所謂於上，故殺其下。其殺六分

六分三寸而去一。是殺處廣二寸半也。○天

子素帶，朱裏終辟。天子以素為帶，以朱為裏，從

之而素帶，終辟。而後兩耳及紳，竟此帶盡緣

也。而素帶，終辟。而後兩耳及紳，竟此帶盡緣

帶，辟垂。大夫緣其兩耳及紳，而士練帶，率下辟

士視大夫，所殺者三，以繪為帶，不得用素。一也

大夫以上，合帛為之。士唯單帶，而緞緝其兩旁

二也。不得緣兩耳。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居士道

而唯緣其紳。三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居士道

也。錦帶示文，縞帶示質。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

編帶示質。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十

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

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也。並也。紐帶之交結處

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其制無分貴賤

紳帶之垂者，士三尺，自腰而下為稱也。言士則

其上可知。有司欲便於趨走，故去五寸。又引

此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凡君大夫士之帶當率率音神

用箴之功若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無箴功也

擁之勤勞者當其有專則斂而持之於手或事

於懷恐傾跌失容也○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鞞以下為

圓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鞞中央五寸亦謂磨

士前後正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也肩兩角

五寸肩鞞帶博二寸此玄端服之鞞也鞞象裳

裳故鞞以朱素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故鞞以爵色之韋此鞞色之因分而異也凡鞞

皆以韋為之其形則有圓殺直二者天子直四角無圓無殺也公侯上下各殺五寸所殺之處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十一

之士之妻未命者服之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此內服之行於下者也

則皆從男子世婦天子二十七人凡妻貴因夫

如履齊願鬻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耳其他則皆從男子也

鄉任左侍立於君身容必俯唯俯故以紳則垂

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節以玉為之所以明召臣

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事緩急

拜則走不敢拜迎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以

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

名士字大夫君前臣名然大夫沒則稱諡及字

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有公諱尊有所

有所屬也凡祭祭羣神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

羽宜勤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君道宜靜羽為物物道宜積故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

王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

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采齊

詩之利緩者也故趨之急者歌之路寢門內至

堂謂之行肆夏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緩者歌

之此皆和之以樂也其直去而回轉則圍如規

其直去而橫轉則方如矩進而前則其身畧俯

如揖而不過於亢退而後則其身微仰如揚而

不過於卑此皆節之以禮也唯其如此然後玉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

聲右中徵角左中宮羽鏘然和鳴而可聽也故

君子方在車既聞鸞和之聲於其耳今行步又

鳴佩玉之聲於其身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敬是

以心中無斯須不和不樂而非違邪僻之心無

間可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

朝則結佩世子有君在不佩玉以示謙然所謂

結德佩不敬比德右設事佩不敬忘事故居則

設事佩恐其畧也朝則結德佩戒其傲也此不

佩玉之齊則結結佩而爵鞞凡佩玉者遇齊時

也此不佩玉之二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

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

德焉唯若喪哀不尚文飾故不佩玉此不佩玉

之三也有衝牙然後有聲故佩玉必有

對牙也唯何喪故玉乃去身若無故則必佩玉

故君在及齊但結而不去也所以然者蓋以玉

比德無往而不脩德則○天子佩白玉而玄組

亦無往而不佩玉也天子德極純粹且體天道故佩無瑕

綬組所以貫珠玉而相承受者以玄色之

之玉及天玄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璠玕而緇組綬公侯有鎮定之德長人而體陽

方正陽朱色之綬以此之式夫有通達之德爭

人而體陰道故佩周流無滯之水蒼玉陰幽緇

色之綬以此之世子將成元良以全美且觀人

文以成化故佩瑜玉之美綦色之文以此之

德未成功未著故佩次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

之石赤黃之綬以此之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

綦組綬象牙之環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

朱錦也未備成人之文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

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

先生從人而入不裘不帛恐溫傷氣且戒奢

之喪不為著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也不麻

不加絰也從人而見先生不以卑幼煩長者為

禮○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

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

醢則客自徹之此成人之禮先生齒德尊於已

玉知山之

水之

璠玕

緇文

石之次玉

者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嘗食也容然盛主人之饋也殯盛主人之飯也醢者食之主故主人視饋尚施報也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

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一室之人同居人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二者皆為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婦人不徹質不備禮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

操致極也食其肉而不極于核環橫切之圓如環也上環謂意間食中而棄所操之皮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當使尊者先食火孰者則有先嘗之禮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卿大夫雖有喜慶之事必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則當賀否則不賀以君賜為榮也 有憂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五 者此下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殯客

將食必與辭食則先裁次殺至肩乃飽 ○君賜而殯孔子不然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

服請君所而拜謝所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謂再拜敬之至也 諸侯之卿大夫使於王朝而受天子之賜

賜稽首據掌致諸地凡拜賜者當行稽首之禮而頭與手俱至地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

又往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賜賜君子以德惠之以物曰與與小人 ○凡獻於君大夫使

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茹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

禮而受獻也士賤故得親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則或宰或士又拜送以授小臣也膳美食也必用葷桃茹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茹以其形皆造膳宰者以不敢專達必

已也親所不達之也 ○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釋所不達之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

拜弗答拜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之賜及門退不待小臣報諾士則拜竟不退必待小臣報諾而後退既報又拜君之諾乃退以君不答拜故可拜也言此則大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十六 夫為答拜而退可知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弗服以拜下於君賜也敵者尊卑相等也其室獻者之家也主人不在不得拜受於家故往拜於其

室若在則不復往拜之矣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士於大夫遠若有慶事不敢承受大夫之親賀下

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盛者以酒為敬故祭天所求之裘不裼誠心不尚文飾也乘路車不式敬心不可他用心也

父命呼。雖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慢。○親老。出。不易方。復難有別頭也。

不過時。親癯。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易方。則恐。

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愆期而貽親之憂。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非大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手澤。凡汗漬批點之類。皆是。口澤。口所漬也。

也。父母既沒。而挾其書。執其器。則想見其人。哀痛慘怛。至不能讀且飲焉。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可謂終身之大孝矣。豈區區疏節可比哉。○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根與闈之間。士介拂根。君謂鄰國來朝之君。謂鄰國來朝之君。謂鄰國來朝之君。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十七

上介。卿也。闈。門中央所樹短木也。大夫。中。介也。根。門兩旁之長木也。士。末。介也。賓入門。由西扉之中。上介從賓在後。稍東而衣拂闈。中介以次而西。適當賓後。中於根闈之間。末介則極西而衣拂根也。主擯入門之禮。亦如之。但由東扉爾。賓入不中門。不履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此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不履中門。稍東而近闈。避國君之體也。不履闈。為不恪也。聘享奉君之命。公事也。由闈西用賓禮也。私覲私面。申已之信。私事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

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君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躡。每踏于半。謂二足相躡。每踏于半。謂二足相躡。每踏于半。

不得各自成迹。若與尸分皆尊。故行皆緩。大夫漸卑。故足跡相繼。言稍速也。士極卑。故舉足開而問容。一跡言速也。其間徐疾趨。則欲發而手趨之時。皆當用此行步之節。

足毋核。行有當疾趨者。其履頭固欲發起。然手足常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變其常也。○圍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旋行者。則足循地而不舉。足既不舉。身又俯折。故端行。齊曳地如水之流。其行於席上。亦當然也。

願雷如矢。弁行。剡剡起履。有當直行者。其身亦願如屋雷之垂。其進步。則如矢之直也。有當急行者。則履頭剡剡而起。欲速故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蹢躅如也。龜以夾疑玉以聘。舉足之前趾而曳其後。蹢躅。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回也。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回也。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回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十八

餽而詳整。張拱而安舒。兼致文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邀。心泰故其容閑雅。此燕居之容也。有足容。敬則其心謹飾。此見尊者之容也。

重手容恭。重不輕舉。移也。目容端。口容止。無聯。動聲容靜。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息者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色容莊。坐如尸。之貌。燕居告溫溫。告。謂教示人也。溫溫。所謂。凡祭。容貌

顏色。如見所祭者。盡其如在。喪容纍纍。色容

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蘭蘭。舉舉無所歸貌。憂思而不舒。其視驚懼而微昧。其聲緜。戎容暨

而而低微。皆纍纍之目也。此居喪之容。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十八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十八

暨言容路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暨亦榮舉貌也

言別教令嚴飾色則嚴厲肅視則榮舉立容辨辨讀

卑毋調立之容辨卑不為矜高之態也雖貴賤損而必期于正若傾側其容柔媚其色

則流于調頭頸必中頭容山立如山之巖然欲直而不搖動也時

行當行而行也盛氣顛實揚休顛讀為填塞之填實類音用休

烈同氣體之充也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填實於內故息之出也如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

玉色溫潤而栗也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對之稱無曰一則已

伯曰天子之力臣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諸侯之臣宣力四方者也

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莫非王土特為守之而已其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十九

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邊邑遠謂之屏者敵內捍外藩屏之義也其

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寡人寡德之人孤者特立無德皆謙也上大夫曰下臣下臣下等之臣謙也擯者曰寡

君之老下大夫自名自名降於上大夫也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

擯者曰寡君之適君尊也自名降於上大夫也公子曰臣公子稱

稱寡謙也稱爵尊也世子自名謙也稱適明繼體也士曰傳傳遠之臣大夫曰外私士大夫稱

為君也稱尊也大夫曰外私士大夫稱

家臣自稱於所臣事之大夫曰傳遠之臣士大夫稱

給其王之役使猶驛傳之車馬供給遠之使令

也自稱於外大夫曰外私大夫之家大夫私事

臣稱私人言外則於已所臣事者也

使私人擯則稱名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使鄰國也擯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為主人

故稱擯私人已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

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也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

君之老若行正聘而以公士為擯則擯辭稱下大夫之小聘者曰寡大夫稱上大夫之

大聘者曰寡君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之老重公事也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所謂公士擯者蓋大夫以正聘往鄰國君必與

之公士以為擯非若私事之以私人擯也又申

上文之意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二十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四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

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

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

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

禮記纂註 卷之十四

北面東上 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伯以下言國而不言位象上諸侯之位也門即應門明堂無重門門東門西門內之東西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

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而東上六戎之

國西門之外東而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

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此是九州

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 當州美物而貢天子也 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

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四塞九州之外

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 國君易世皆一來朝告至也 ○昔殷紂亂天下

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

依音安席

案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

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

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

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

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

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大路破祭天之車弧

所以開張旌旗之幅者其形如弓以竹為之韜

則弧之衣也旒屬于旂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為

章即天子所 建之太常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禮記纂註 卷之十四

牲用白牡 魯禘以文王為所出尊用犧象山豨

鬱尊用黃目 此合下節俱禘祭之器也尊酒器也犧犧尊象象尊山豨刻畫山雲

之狀於鬱也鬱尊盛鬱 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

豆雕卷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琄

俎 醴醢以獻尸也以玉飾瓚以大圭為瓚

豆也雕卷雕飾卷柄也卷籩屬爵行酒之器琄

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也加者大

人亞獻于尸也夫人先用璧角獻尸後賓用璧

散獻散角皆以璧飾其口虞俎各琄夏俎各歲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

素積褻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

戴音安席

白牡股牲

案

玉樽大圭

周器玉豆

名琄音琄

任作毛

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此詩樂也清廟周頌升樂工於廟堂之上而歌此詩也下管象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也朱子赤盾

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袞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

王伐紂之樂又服皮弁見初衣而舞夏后氏大

夏之樂味任皆樂名廣魯於天下言周公勳業

之盛廣及四夷故廣大其國禮樂之事以示天

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

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

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祭之冕服儀節此以上言魯禘如天子之制副

首飾也禘禘衣也本王后服亦以尊周公故得

服之房大廟之東南室也贊助命婦內則世婦

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揚舉廢不舉也天下大服

禮記纂註

卷之十四

三

謂敬服周公之德宜饗此也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

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此言時祭大蜡如天子

朝于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此畧之秋省

敏則知八蜡之通否故遂因之而大蜡也

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此言廟如天子之制也魯無明堂而大

廟則如明堂之制庫門雉門倣此

振木鐸於朝

天子之政也

此言施教令如天子之制

山節藻梲

復廟重檐有板檐免風雨之壞也

刮楹

亦於廟言之凡物在內為入在外為出崇坿康

今尊在坿之南迴露向外故謂之出也

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圭謂禮器之重者不可

康安之刻鏤于屏使之文理疏通也

鸞車有虞

氏之路也

鉤車夏后氏之路也

大路殷路也

乘

路周路也

鸞車有鸞和之車也鉤車有曲輿

之屬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

馬蕃鬣

黑白相間謂之駱蕃赤色自鸞車至此

言車旂駕馬得兼前代如天子之制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此至蒲勺言牲剛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四

四

代如天子

泰有虞氏之尊也

山罍夏后氏之尊

也

著殷尊也

犧象周尊也

泰瓦尊也著無足

爵如雀形

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爵如雀形

灌尊

灌尊即鬱尊

夏后氏以龍

法也以其為餘尊之法故稱

其勺

勺在酒器也其柄頭刻

勺殷以疏勺

疏勺刻鏤疏

通者為疏勺刻鏤形其口微開如

蒲草本合而未微開者為蒲勺

土鼓黃桴

黃桴桴

鞀

鞀音塊桴

伊耆氏之樂也

此合下節言樂器得兼前代

有鞀革之聲以黃為桴未有新木

拊搏玉磬指

之利以革為鞀未有箴竹之聲也

拊音撫

搏音博

玉音瑤

磬音磬

指音指

拊音撫

搏音博

玉音瑤

磬音磬

指音指

拊音撫

搏音博

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以

充之以穠形如小鼓。拊擊謂祝致。魯公之廟文

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言世室如天子

武公名敖。獻公子伯禽八世孫。周祖文王為文

世室。而魯以伯禽比之。宗武王為武世室。而魯

不毀之廟也。皆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

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此言魯立四

子也。米廩。藏盛米之廩也。序以習射。有先後

之次。故謂之序。瞽宗。瞽瞍之所宗。主樂教也。類

半辟雍之制也。崇鼎。貫鼎。大璜。封艾龜。天子

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此言其寶器

禮記纂註 卷之十四 五

同也。崇。貫封艾越。皆國各鼎。夏后氏之鼓足。殷

熉。熉之器。大璜。玉也。棘。戟也。夏后氏之鼓足。殷

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此合下節言所有之古樂器也。足謂四足。楹。貫

之以柱也。懸。懸於簨。虞也。垂。虞工官之名。和。鍾

鐘聲和也。叔。即無句氏。初作磬者。離。磬。磬以立

辨。辨者。離之音也。女媧氏作笙簧。笙中之金葉

也。夏后氏之龍箏。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籥。籥。直

日。虞。以龍形飾之。崇。牙。刻木為之。施於籥上。以

挂。籥。其崇如牙也。璧。籥。籥上畫繪為髮。載之

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籥角焉。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

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此合下二節言所有之

盛黍稷。有虞氏以椬。夏后氏以巖。殷以楨。周

以房俎。俎者。足間。椬。木為。椬。之。形。如。楨。枳。之

也。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不。飾。也。獻。瑪。瑙。也。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此。言。蔽。膝

韍者。祭服之蔽膝。即韠也。虞氏質。以韋為之。無

文飾。夏氏則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

加。龍。以。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

肺。此。合。下。節。言。牲。體。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

尚。酒。明。水。取。於。月。淡。而。無。味。醴。則。有。虞。氏。官。五

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言。設。官。有。虞

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籥。此。謂。音。切

禮記纂註 卷之十四 六

喪葬之飾。兼。四。代。也。綏。送。葬。乘。車。所。建。旗。之

級。也。綢。練。綢。盛。旗。之。竿。以。素。錦。也。崇。牙。璧。籥

上。施。於。懸。樂。之。器。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

此。施。於。棺。及。旌。也。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

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

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總。結。上。文。

禮記纂註卷之十四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五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言為父

有異也。齊衰惡笄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

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

髻此言男女喪服首飾之別也。直杖竹也。削杖桐也。竹體圓象天。父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五

猶天也。又取其歷四時不改。猶終身之痛也。桐削方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同於喪父也。

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此言適孫承重

為祖母降期。猶父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

在而子為母期也。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

雖總必稽顙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服輕者拜

從重。若大夫臨弔於士。士雖總服至輕。婦人為

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夫與長子之喪皆稽

顙其餘即父母亦不先稽顙也。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得與。女主使異姓雖姊妹及女不得與也。為父

後者為出母無服已後也。親親以三為五。以

此主適子 若介子別 為山母期

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親親之禮上

居其中。三也。然父之上。有祖。子之下。有孫。是以

三為五也。祖之上。有曾。高。二。祖。孫之下。有曾。玄

法。由父以上。而漸殺之。則父。斬。衰。三年。祖。齊。衰

期。曾。高。皆。齊。衰。三月。由子以下。而漸殺之。則長

子。三年。庶子。適。孫。期。庶。孫。大功。曾。玄。皆。總。麻。由

親。兄弟。而。旁。殺。之。則。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

小。功。同。高。祖。總。麻。如此。則。尊。祖。父。於。上。慈。子。孫

於。下。友。兄弟。於。旁。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而。本。宗。之。親。盡。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四。廟。謂。高。曾

始。祖。居。中。為。五。此。據。月。祭。之。廟。言。也。別。子。為。祖

庶。子。王。亦。然。所。重。在。王。不。在。適。庶。也。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五

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

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別。子。於。其。後。世。自。為

之。宗。也。若。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為。小。宗

而。同。父。兄。弟。宗。之。此。謂。繼。禰。者。為。小。宗。也。小。宗

凡。四。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是。也。獨。言。繼。禰

初。皆。從。繼。禰。始。也。自。高。祖。至。玄。孫。之。子。凡。五。世

此。子。與。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

兄弟。而。為。宗。必。遷。易。使。各。宗。其。近。者。故。有。五。世

其宗也。庶子非繼嗣之宗不得祭。庶子不為言祖則自祖而上可推矣。

長子斬。不繼祖與禴故也。以非正統。庶子不祭故輕之。

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殤者幼而後者長而未育。二者皆耐食於祖廟。庶子不得立祖廟故不祭也。庶子不祭禴。

者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立禴廟但祭於繼禴小宗之家而已。親親尊尊。

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此言服制所寓之義。關人道之大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從服謂徒從者。義也。義有時而割。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猶服焉。徒從不若屬從之重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之子服。妾謂女君之姪婦也。其來也與女君同入。故服女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君犯七出而出則姪婦亦從之出。子禮不王不禘。王死母自服其子。姪婦不服也。

大夫之適子同。婿為妻之父母。總天子諸侯尊。故降其妻之父母。無服。世子不敢擬於君道。故不降也。夫為妻齊衰。執期。唯大夫之適子不杖。世子與之同。皆以父在。情不得伸。

尸服以士服。祭用生者之禮。蓋子道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祭其父之禮。

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祭其父之禮。也。天子諸侯者其禮。婦當喪而出則除之。恩義切於之來。

也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若被出時。有父母之喪。未期則服三年之服。為既與夫族絕。則其情復隆於父母。如在室時也。既期則其服已除。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不可更為之服也。

遂之。若被出而夫命之反。未練則期。同於出嫁之服也。既練則遂其三年。不可中道而除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

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以實歷之月言之。則再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以歲時之氣言之。則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也。故三年之喪。一期而行。小祥之祭。除經帶之服。禮存乎人道。順乎天。又言祭與練雖同時並舉。然祭以展其無窮之思。非為練而設也。特以天道既變。不得不為之節。爾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更練。祥時月。以樞在殯。不可除服。故不舉祭。及是葬畢。必舉練。祥二祭也。然此二祭。仍作兩次舉行。如此月。大功者。主練祭。除經帶。後月。祥祭。除衰服也。

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死而無父母親兄弟。則從父兄弟。服大功者。當主其喪。已雖主喪而死者却有妻若子。為服三年之服。特妻不可為主。子幼不能為主。則必為舉練。祥二祭。若無總功之親。則朋友主之。葬畢為之虞祭。祔祭而已。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祭。無子則已。祭祔祭而已。

其貨財為此子築宮廟歲時使之祭其祖廟三也兼此三者其恩極深有父之道故謂之同居繼父當服齊衰期以報之也或繼父有大功之親或其後自有子皆所謂有主後也則於此子居繼父但服齊衰三月而已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南面為主以 耐葬者不筮宅 宅也 耐葬不必再筮也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耐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諸侯之貴絕宗故不可耐士大夫尊卑同故穆可耐妻從夫而耐祖姑妾降於妻而耐妾祖姑若其間諸祖之別亡為士大夫之與已同者則其妻亦無士大夫之祖姑可耐及妾無妾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七 祖姑可耐則間曾祖一位而 諸侯不得耐於天上耐高祖以其昭穆同也 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尊祖而孫貴則又不敢卑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此亦謂宗其祖也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此亦謂宗

子母在為妻禫 婦也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 為祖庶母可也 嫡不可為庶後後其生母者亦不得為他庶後唯妾子無母而為慈母後者可為庶母可為庶母蓋慈母原無子之妾為慈母後者原無母之子乃可通融其間 為父母妻長子禫 言當禫之喪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子祭而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既冠既笄則

其貨財為此子築宮廟歲時使之祭其祖廟三也兼此三者其恩極深有父之道故謂之同居繼父當服齊衰期以報之也或繼父有大功之親或其後自有子皆所謂有主後也則於此子居繼父但服齊衰三月而已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南面為主以 耐葬者不筮宅 宅也 耐葬不必再筮也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耐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諸侯之貴絕宗故不可耐士大夫尊卑同故穆可耐妻從夫而耐祖姑妾降於妻而耐妾祖姑若其間諸祖之別亡為士大夫之與已同者則其妻亦無士大夫之祖姑可耐及妾無妾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八 二祥之禮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 庶子不以杖即位 庶子位階與主故至中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門外去之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義同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此國而適之故耳故主君代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其臣之子為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八 二祥之禮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 庶子不以杖即位 庶子位階與主故至中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門外去之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義同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此國而適之故耳故主君代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其臣之子為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八 二祥之禮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 庶子不以杖即位 庶子位階與主故至中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門外去之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義同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此國而適之故耳故主君代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其臣之子為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及人矣故兄弟之為其後主者以齊 久而不葬 衰不杖期之服服之不服殤服也 父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主喪者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經也其餘自期以下至總之旁親則但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當服麻 箭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必如主人葬畢后除也 箭筭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而箭筭卷髮以終三年婦人之重服也慈并次之齊衰三月者分尊而思為輕大功九月者分卑而恩稍重是以先王酌深淺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之宜而制為繩屨則同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八 二祥之禮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 庶子不以杖即位 庶子位階與主故至中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門外去之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義同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此國而適之故耳故主君代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其臣之子為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八 二祥之禮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 庶子不以杖即位 庶子位階與主故至中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門外去之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義同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此國而適之故耳故主君代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其臣之子為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八 二祥之禮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 庶子不以杖即位 庶子位階與主故至中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門外去之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義同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此國而適之故耳故主君代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其臣之子為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八 二祥之禮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 庶子不以杖即位 庶子位階與主故至中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門外去之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義同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此國而適之故耳故主君代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其臣之子為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八 二祥之禮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 庶子不以杖即位 庶子位階與主故至中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門外去之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義同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此國而適之故耳故主君代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其臣之子為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八 二祥之禮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 庶子不以杖即位 庶子位階與主故至中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門外去之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義同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此國而適之故耳故主君代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其臣之子為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

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

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人有疾無近親可依而

必釋去之惡其凶也若有疾者死既無主後則

此有親而來養者當不及前服而遂主其喪若

養者無親別有喪服非養而親者來主其喪若

則不易已前服之喪服尊謂父兄卑謂子弟妾

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女君適祖

無高祖妾也并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

則舅主之虞卒哭在寢祭婦也耐於廟祭士不

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敢攝而主之若士是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九

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

免而為主親屬尚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

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賓客所贈以多為

可盡納于壙主人所具以禮為制故奔兄弟之

省陳之而數不可闕則當盡納于壙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

於宮而後之墓兄弟親情急於禮父不為衆子

次於外降於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以其為下

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昆弟本

親以死在下殤故降為小功澡麻治去芋圻使

潔白也不絕本不除去其根也報猶合也

使

何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婦耐於祖姑祖姑有

合而糾之此降服之重者婦耐於祖姑祖姑有

三人則耐於親者繼親者舅所生母也其妻

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

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

以大夫牲妻卒時夫為大夫當用大夫之牲以

祭矣卒後夫無退而耐則仍用前大

夫之牲以祭妻以卒時為大夫妻也若妻卒時

夫未為大夫卒後始為大夫而耐則以大夫之

牲祭其妻從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

喪者不祭故也為父後者有祭祀之責以宗廟

祀也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十

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

子一人杖此明婦與女當杖之禮女子在室而

為攝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殯方啟之間雖有

事不免及虞與卒哭之時乃免雖以既葬而不

恩輕而殺於前不略于後唯其宜也報虞則雖主人

皆冠不可久無飾也及虞則主為兄弟既除喪

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

虞則除之此言為兄弟除遠葬者比反哭者皆

冠及郊而后免反哭葬地在四郊之外葬訖而

反主人以下皆與隨路不

可無節也及至郊乃去冠者
免而反哭於廟禮不可廢也
君弔雖不當免時

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

免不散麻請糾其要經不使
散垂也此章記免服之禮
除殤之喪者其祭

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此言除喪
隆殺之服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祖降踊襲經于東方奔

母之喪不括髮祖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

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祖
升祖降
踊襲經

父母之所同也其不括髮不加首經而免母之

殺於父也自即位至三祖父母之所同也五哭

初至哭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也三
適婦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五

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舅姑為適婦大
功今夫有廢疾
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可受重則雖
適婦不為舅姑後矣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

禮記纂註卷之十五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六

宋 陳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大傳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祭莫大於禘故雖王者得行之蓋王者既立

其報本反始之心上及於諸侯及其太祖大夫

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
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
士二廟故必有大勳勞見祭於君乃得與禘四
世及其高祖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六

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

豆遵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

以甲臨尊也
牧野一伐順天應人天下之大事
矣於是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設奠於牧野
之館室以告行主既告而還周京遂率天下諸
侯執豆遵疾奔走於祖廟唯恐後也追加先公
以天子之號者蓋祖考為諸侯分尊而號則卑
子孫為王分卑而號則尊武王豈忍以其卑
號而臨之在上哉此追王之不可以已也

上治祖禘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

禮記纂註卷之十六

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治者

理而正之也。上治祖稱所以尊其尊。下治子孫所以親其親。勞治昆弟會合之以燕樂之飲食。次序之以班行之昭繆三者皆有禮義以分別之。戚者常隆疏者常殺而尊親睦友之道已無餘憾。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

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

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親即上治下治旁治也。由親以及功臣故報功次之。由已用以及未用故舉賢次之。由德以及才故使能次之。然此四者

或溺於私則愛而不知其惡故以存愛終焉。能行五者於天下則上無敵政民各得所而無不足且瞻者如五事之中有一事舛戾則敵政煩與民不自保矣。然五者雖同所當務猶必以治親為始其所厚者薄而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

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此七者制度之末故得與民變革以新其耳目定其心志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此天

常經故不可變革。○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

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此因同姓以明異姓主名之禮。父族同姓則從大宗

此因同姓以明異姓主名之禮父族同姓則從大宗

此因同姓以明異姓主名之禮父族同姓則從大宗

此因同姓以明異姓主名之禮父族同姓則從大宗

此因同姓以明異姓主名之禮父族同姓則從大宗

此因同姓以明異姓主名之禮父族同姓則從大宗

此因同姓以明異姓主名之禮父族同姓則從大宗

此因同姓以明異姓主名之禮父族同姓則從大宗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六

二

親即上治下治旁治也

由親以及功臣故報功次之

由已用以及未用故舉賢次之

由德以及才故使能次之

然此四者或溺於私則愛而不知其惡故以存愛終焉

能行五者於天下則上無敵政民各得所而無不足且瞻者如五事之中有一事舛戾則敵政煩與民不自保矣

然五者雖同所當務猶必以治親為始其所厚者薄而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

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此七者制度之末故得與民變革以新其耳目定其心志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

小宗而以燕飲合聚其族之親屬故他姓之女來嫁者亦隨其夫之尊卑而稱之尊者為姑卑者為婦以婦與母之名治婚姻交際會合之事則名分明而男女有別無淫亂賊淫之禍矣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

毋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夫為伯叔

之伯叔毋夫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與昭穆為宜若弟妻不可謂婦猶兄妻不可謂毋以素昭穆也。天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矣。○四世

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六

二

同高祖兄弟總服服盡於此矣同高祖之父

乎者祖免是滅殺同姓也同高祖之祖者并祖

免亦無是無親屬之名也五世以後別為氏族

各自為宗疏遠甚矣廢人五世以後相與通昏

故記者設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問如此

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周禮大宗七世不遷庶姓

雖別而有正姓世系以聯繫之未嘗分別又聯

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使殊異故雖百世之遠

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服術有六一曰親

夫為伯叔

此與昭穆

為宜若弟妻不可謂婦

猶兄妻不可謂毋

以素昭穆也

天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矣

四世

而總服之窮也

五世祖免殺同姓也

六世親屬

竭矣其庶姓別於上

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六

二

同高祖兄弟總服服盡於此矣

同高祖之父

乎者祖免是滅殺同姓也

同高祖之祖者并祖

免亦無是無親屬之名也

五世以後別為氏族

各自為宗疏遠甚矣

廢人五世以後相與通昏

故記者設繫之以姓而弗別

綴之以食而弗殊

問如此

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

周禮大宗七世不遷

庶姓

雖別而有正姓世系以聯繫之

未嘗分別又聯

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使殊異

故雖百世之遠

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

服術有六一曰親

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

五曰長幼六曰

從服親親者父母為首

次妻子伯叔尊尊者君

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者女在室為入

也。等是。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

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此言從術之中。有此六種。一曰屬從。子從母而

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

也。二曰徒從。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

夫之黨。妾從女君。而服女君之黨。庶子從君。母

而服君母之黨。子從母。而服母之黨。母是也。

三曰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本有

服。而厭於君。母則無服。第為兄。本有服。而於嫂

則無服。是也。四曰從無服而有服。公子厭於君

母。於外。兄弟無服。而其妻則服之。妻於夫之昆

弟。無服。而於婦。則服之。是也。五曰從重而輕。

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為

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

三月。則為輕。是也。六曰從輕而重。公子厭於君

母。自為其母。練冠。輕矣。而其妻則為之。服期。是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四

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各曰輕。自義

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各曰重。一輕一重。其義

然也。仁以情言。世遠者恩愛漸疎。用仁循親之

者。各分愈隆。用義循祖之等。而下之。至於禰。則

祖重。一輕一重。宜合如是。非以私意為隆殺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君有燕飲之禮。以親族人。而族人不敢各以其

親而親君。限於位也。蓋君雖行仁。以睦族。族人

當守義。以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

子三年。不繼祖也。庶子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

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

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

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

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

也。別子有三等。此專以聊大夫言。至公子則具

在下文也。大宗唯一。小宗有四。繼禰者兄弟

宗之繼。祖者同堂宗之繼。曾祖者再從宗之繼

高祖者三從宗之繼。至於四從。親屬盡絕。此所謂

五世則遷者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

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親。高祖之廟。以

情盡。而五世則遷。唯立宗之法。本有。小宗而無

平祖。故敬宗。乃所以為尊祖也。有。小宗而無

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

者。公子是也。此章宗之大小。以嫡庶言也。以庶

弟可立。則無大宗矣。以嫡兄弟為宗。則為大宗

然不復再立小宗。則無小宗矣。若公子止一人

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

於已矣。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五

事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

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有宗

道。言公子雖未為後世之宗。而一時統領。已有

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為君者。為其

庶兄弟。之為士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為士。為

大夫者。為宗。使此庶子宗之。此所謂有大宗。而

無小宗也。然繼世宗法。亦不。○絕族無移服。親

外此。故曰公子之宗道也。○絕族無移服。親

者屬也。三從兄弟同高祖。猶服總麻。四從則族

屬也。屬盡絕。無延及之服矣。蓋服之相為。以

之所曰出

有親今親屬既絕其
不為服理當然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

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

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

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

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

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

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

之謂也以仁而言則尊祖者始於親親以義而

親而已唯親親則上推親之所自出而尊祖矣

尊祖則下推祖之所由繼而敬宗矣敬宗則各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六

親其同宗之人而收族矣收族則報本反始而

宗廟之禮嚴矣既嚴宗廟則與宗廟為存亡者

社稷也既重社稷則相與守社稷者百官族姓

也官得其人則刑罰不濫而中刑罰既中則民

有所措手足而安民安則各樂其業而食貨所

資上下俱足財用既足則養生喪死無憾而百

志遂百志既成則恒心常存及撲還淳而禮俗

成由是爭鬪之患息和平之氣通其樂可知自

親親至禮俗刑不顯不承之謂也樂

無斁於人之謂也故引詩以証之

少儀第十七 薦羞之小威儀故名少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

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

朝夕替曰聞名此篇以謙道教人故記者首先

自謙言聞之於人也君子尊敬

如固辭之 困適者敬 聖者

收不離散也

中法聖刑猶成也樂

不顯顯也

不承承也

不顯顯也

不承承也

不顯顯也

不承承也

不顯顯也

不承承也

不顯顯也

不曰願而曰固願慮主人不即見已而假此

請之辭也將命者通客主言語出入之人也皆

者升進之喻主主人也言賓請見之辭不得徑

指主人也適者主賓適禮之人也罕見曰聞名

蓋疑疎濶之義未必主人肯見也亟見親離故

不言聞名替者無問亟罕皆曰聞名無所見也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比言欲比方於執

來聽主人以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公卿

事見使令也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公卿

掌其事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

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適他謂以朝從去弊

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會之事而出

之費從者從行之人也臣致襪於君則曰致廢

衣於賈人敵者曰襪親者兄弟不以襪進以衣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七

者曰襪廢襪稱廢衣者不敢必其用也賈人識

物價貴賤不以襪進謂直陳之不須執以將命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賜馬

入廟門賜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納甸以車馬送

司言所入之物即所受之田邑所出明非已物音諷以賜

也賜馬主於死者故可入廟門賜馬與幣主於

生者故不可入廟門大白兵車雖亦為死死者曰賜

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使者

授主人不親受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

喪異於言也

之矣與立者授受則皆不跪恐煩其俯故委曲

而跪者然 ○始入而辭曰辭矣賓始入門主人

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言曰當
致辭讓恐其簡而無文也
說席擯者慮賓主再辭故告
之曰可矣恐其煩而無節也
○排闥說破於戶

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專長在則否
長在堂或在室則後人之人
○問品味曰子亟
雖長者亦不得脫于戶內也

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
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殊能問品味不可
斥之以好惡而強其偏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
否而暴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
警重器
言行在身之事必欲當理不可使疑事
在也器械防患之具不可沒其多寡
利鈍恐人以非心疑已也大家傳位所致不
可願望重器他人所寶不可鄙毀皆厚道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八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鬚執箕膺搗
泥廣拊除也鬚帶也埽席上不得用埽地之泥
恐不潔也膺肩也搗箕舌也執箕而拊則以箕
舌自向胸前不

○不貳問問上筮曰義與志
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人有疑而問于上筮者當
致其誠一之心不可至再
以責神見人上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與
志與義者事之宜為志者心之隱謀故義則可
問其事志則不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
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
不植弔
不敢問年嫌序齒也不將命嫌若賓主
也見則面可以隱而不敢煩動也不
問其所往恐卑也弔喪必待尊長

○侍坐弗
則又哭時而在不待弔亦恐煩動也

說禮說

汜音定拂音其以音

使不執琴瑟不敢擅不畫地不畫地手無容不妻也瘖

則坐而將命無故而畫地弄手以為容揮扇以

言○侍射則約矢射禮先設福于中庭箭倚福

射若卑者侍射則一侍射禮先設福于中庭箭倚福

四矢皆委于地故曰約矢侍投則擁矢投壺之禮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射與投

勝者之子第酌酒置干其不勝者跪而飲

也待客亦如待勝不敢徑酌當前洗酌而請行觴

然三馬難得故得二馬者取彼一馬以成三今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九

甲幼雖得二馬不敢進取尊長之一馬以○執

成勝也此皆委曲以全敬不復循常禮矣

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拖

諸幣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執即下執轡也凡

車故坐也綏在左以便右抽今右帶劍者以君

在左嫌妨君也綏制以索為環兩頭相屬以如

環處自左掖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却合而出於

右掖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帶上此先

理綏使就緒以待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帶

如環處授君使君得兩手執之而升也良綬留

以待君故僕執散綏以升此時君方出○請見

而就車僕者執轡以防馬逸然後行也

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請見不

有厭教之心也朝廷寵榮之地功成者退燕遊

拖也帶音見車投

休息之念。○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故曰罷。

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建笏。示欲擯。還屨。示欲寐。而起也。澤。玩。正之。示欲著也。餘見曲禮。○事君者。量而后

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

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此言筮仕之法。未仕之前。君臣之分未定。去就在我。故當量其可否。既仕則君臣之分定矣。雖有不可則去之義。然或不得自專。將不勝輕進之悔。故不可入而後量也。彼乞假於人。特一事之微。為人從事。特一事之小。猶必量之。況事君之大節乎。能量則無怨。不窺密。不旁狎。而違罪。若之何其不量哉。○不窺密。不旁狎。

不道舊故。不戲色。窺。視。戲。處。旁。近。戲。為。不莊。事。論。說。故。舊。之。非。戲。為。不莊。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之色。皆非厚。○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

而無疾。頌而無調。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

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君有過。諫之使改。可也。訕之則不恭。諫不從。逃而去之可也。疾之則傷厚。以下美上。易干過實。故戒無調。以是規非。易干矜謝。故戒無驕。君志弛而不振。為怠。張大而助成之。國事。笑而無用。為廢。掃蕩而更新之。此豈為一身一家者所能哉。故。謂之社稷之役。○母拔來。母報往。行貴以漸。不。貴有常。不可退之速。母瀆神。母循枉。母測未至。此二者相因之失也。○士依於

神。不可瀆。當敬而遠之。過當速改。勿。循而貳之。待人以誠。勿先事而度之。○士依於

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而勿失藝焉。德。為本。故當依循。

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而勿失藝焉。德。為本。故當依循。

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而勿失藝焉。德。為本。故當依循。

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而勿失藝焉。德。為本。故當依循。

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而勿失藝焉。德。為本。故當依循。

可游之以為資。猶為工者。既依於制。器之法。式。又游於變通之論說也。○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人之衣服成器。不可訾毀。其不善。徒取惡於人也。已。之言語有疑。不可自我。質成。當取正於人也。○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

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此言君子。穆穆。詞旨深遠也。皇皇。發言修正也。濟濟。齊一貌。翔翔。張拱貌。齊齊。整敕也。皇皇。莊盛也。匪匪。行而有文之貌。翼翼。行列整治之貌。肅肅。倡者之敬。雍雍。應者之和。如此則眾美會而德容盛矣。○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

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

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

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

曰。能負薪。未能負薪。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皆御者。六藝之一。有不能者。以有幼與甚幼也。樂人之事。如周禮樂德樂語樂舞之類。正者。正其善否。○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

介者不拜。說見曲禮。○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肅拜。為

正。故無手。葛經而麻帶。婦人重要。故率哭後。○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虎如執盈。入

虛如有人皆敬心之所寓○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

則有之此脫履之儀凡祭通君臣上下言也○

未嘗不食新嘗者薦新物於廢廟也○僕於君

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

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君子或升或下僕

之時君子未至僕者憑式以待之及至止之時

君子下車步行僕者乃下而還車以立以待君

子之去始終一於敬也乘貳車以下又承始乘

則式而言朝祀之剛曰貳尚敬故式戎獵之剛

曰佐尚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

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六

衣服服劔乘馬弗賈貳車多寡之數明尊卑也

以廣○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

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乘壺

束脩十脰脯也卑者曰賜尊者曰獻其以鼎肉

物多故第執其輕者而詳于致辭也其禽加

則執以將命者鼎肉肉之已解剔而升鼎其禽加

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于一雙不

其餘陳列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

乃問犬名縶牽繩也守御宅舍曰牛則執紉馬

則執鞅皆右之紉紉也皆執之以牽臣則左之臣

而右手得以制其變也車則說綬執以將命甲

若以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囊奉

胄前之謂以他物先之也袒開也囊甲衣胄器

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執拊蓋輕便於執也

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拊拊弓衣拊弓把

之而右手執簫以將命劍則啓積蓋襲之加

夫禕與劔焉啓開積劔匣襲却合也夫禕劔衣

乃加禕于匣中而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

杖琴瑟戈有刃者橫箠箠其執之皆尚左手刀

卻刃授類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六

脩脯也苞苴凡物苴藉而包裹之以遺人也苴

禕也上穎謂警枕積者積而致之也箠者也箠

如笛而三孔并笏書等十六物皆左手執上右

手捧下陰陽之義也下穎謂刀環削曲刀拊刀

把辟偏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

左率尚右出先刃以刃向敵也入後刃不以刃

也右陰死道尚右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

示有必死之志也相示故以

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相示故以

容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

為主喪事所以迭死故以哀痛慘怛為主會同

音燕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音撫

而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先食之意後已。勸食之意。小口而飯。防噍也。亟疾而熱。備見問也。數噍而辭。易至弄口為容。故戒之。食訖。客欲自徹。主人辭之則止。○客爵居始敬主人之饌。終敬主人之命也。

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皆居右。鄉飲之禮。以其東西分。左右。主人酬賓之爵。賓受而奠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賓。賓受而奠於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若介之爵。主人受而飲之。不飲之爵。皆居右者。○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

右膾。祭膾。膾。濕魚。從後起。則膾肉易離。故以尾氣在下。則魚之美者在腹。夏時。陽氣在上。則魚之美者在脊。右之便於食也。祭膾者。剉魚腹下大膾。以○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凡調和。鹽。薑。薑。也。以

調之。為便故執之以右。居之於左。凡調和。鹽。薑。也。以○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此相禮者。為君受幣。則由君之左。以幣自人來。單也。傳君之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以辭自君出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酌尸。僕與君僕同。敬尸如敬君也。其在車。二僕

受酌之儀也。穀末。白。軌。軌。前日。范。○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之。地。俎則在俎內也。○君子不食園腴。

○凡洗必盥。洗爵必先洗。手。示潔也。○牛羊之肺。離而不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四

提心 提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便可手絕之。以祭。必手

提心。提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便可手絕之。以祭。必手

○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

喙。祭耳。喙。口也。以口向尊者。而○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者。設尊者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在尊者之東。其左為南。故設尊者。列上。尊

者。祫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醮。冠而飲酒也。折骨體于俎。盛禮也。為祫醮之小事。而有折俎。則不坐。不敢以小事而當

牛與羊魚之腥。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膚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

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醢。以柔之。聶。而切之者。先切之也。餘○其有折俎者。取祭及之不坐。燔亦

如之。尸則坐。此中前章。折俎不坐之事。所謂不坐者。非終會不坐也。謂就俎取肺而祭於俎內。及祭竟而反之於俎。皆立而為之也。若有燒肉在俎。亦如此禮。此原謂小事不敢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五

衣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

人矣。○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督

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

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在者告，如云

欲其致敬也。執燭抱燭，身親賤役也。執已燃之

燭，又抱未燃之燭，愛客欲留之心，有加無已也。

一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辭或讓，或歌。○洗盥，執

皆不容廢。唯執燭之人，不暇為此。

○洗盥，執

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奉進洗盥之

執會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直氣衝尊者。若

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首敬也。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

攝主而歸，昨曰致福，為致其祭祀之耐練，曰告

福也。已祭不敢言福，但曰致膳而已。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六

言告其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

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

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

則以羊左肩，七箇，豕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膳告

即上

日膳曰告，又兼致福而言也。展，轉視也。臂臠，臂

節也。九箇，自肩至臠，折為九段也。周人牲禮尚

右。右已祭。○國家靡敝，謂師旅饑饉之餘，財則

故缺左。

車不雕幾，甲不組，膳，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

屨。馬不常秣，雕，刻畫也。幾，漆飾之幾限也。滕，束

也。以穀食。

禮記纂註卷之十六 終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禮記纂註卷之十七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學記第十八

發慮憲，求善長，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發慮憲，謂致其善

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守常法，用中材，僅

得乎小名，然非政治之要，故不足以動衆。就賢

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由學乎。

王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

于學，其此之謂乎。

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

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

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

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學以探斯

禮之無窮

困覺所識之有誤。知不足也。教者理或無以相
通。則有求不能。應知困也。惟知不足。然後友
求。諸已而道可知。惟知困。然後能勉。勉倍進而
道益明。故教與學。雖不同。其至於道一也。究命
言。教人之功。得學之半。
即教學相長之謂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
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

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

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此言立教立學之方。以立
為義也。庠以養老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
也。天子諸侯之國。都則立大學。以教元子。衆子
卿大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以立教言。辨
歲皆有入學之人。間歲而行考校之法。其考之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也。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如讀經而能斷句。一也。
肄業而無倦怠。二也。博學而不寡陋。三也。論學
而能決是非。四也。知類通達。五也。徐察其德。行
之虛實。如辨別志趣。一也。樂于講習。二也。親愛
其師。三也。善于取友。四也。強立不反。五也。以此
考校。則文行相資。本末兼備。由小成以至大成
而造就益。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
無窮矣。

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

此之謂乎。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
學。學無不成。民皆化于為善。而可以易其舊俗。
臻近悅遠來之效矣。此大學教人之道。所以明
德新民。而要其極也。引古記之言。蛾子時術。大
術而成。大坪。猶學者積累而成大道也。○大
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古者始入大學。有

師服用皮弁之尊。祭用蘋藻之宵。雅肄三官。其

始也。小雅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詞。祭菜

之時。使肄習之。蓋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

其始。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入學之時。大胥學鼓

聲。篋以出其書。篋等物。蓋以鼓夏楚二物。收其

威也。朴作教。刑警其怠。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

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切者聽。而弗問。學不

踞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

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學以考校。優游其志。不求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三

難蓋進學有時。不可踰躐其等也。凡此七者。乃
教人之大節。所當先者。記言已仕而學。則先其
職業之所急。未仕而學。則先其志。○大學之教
意之所向。其即此大倫之謂乎。

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

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

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

脩焉。息焉。遊焉。

凡為學之道。貴于能安。安則心
在。平為之。不厭也。故時而教。弦固也。然初學之
時。手與弦未相得。便退而不調。弄其緩急之節。
則於弦疎而不能安矣。時而教。詩固也。然詩人
之辭。依於聲律。使退而不習。其清濁高下之節。
則其為詩。殆而不能安矣。時而教。禮固也。然先
王制。服之義。極為繁雜。使退而不考。雜服之義。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三

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切者聽。而弗問。學不

踞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

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學以考校。優游其志。不求

欲其體認。而自得於心也。切者。有聽受而無問

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切者聽。而弗問。學不

踞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

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學以考校。優游其志。不求

欲其體認。而自得於心也。切者。有聽受而無問

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切者聽。而弗問。學不

踞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

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學以考校。優游其志。不求

欲其體認。而自得於心也。切者。有聽受而無問

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切者聽。而弗問。學不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三

則於禮相而不能安矣。夫操機傳依禮服者，藝也。時教也。地言修游也。退息之所宜與者也。茲與詩禮者學也。以學言也。之所宜安者，唯其不與于藝，是以不樂于學。於此見居學之有關於正業矣。是以君子之學，藏身於大學之時，則脩治其正業，所謂者專而志不分，及退息於燕居之際，則游玩其居學，所養者純而藝愈熟。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故其學易成也。

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承上言，藏脩游息無不在于學，是以安親樂信，雖離師友亦不畔于道也。書言敬孫務時敏，藏脩游息之謂厥

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此今人之教也。今人教所佔也。今人教所佔也。今人教所佔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四

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而所問又不一端，使學者無緒之可尋，也不顧其安，躡等而進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因材而篤也。惟其如是，其所施者多至悖逆，其所致望于學者，祇見拂戾也。徒滋口耳，無益身心，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況居學乎。故學者憂其學而不安，惡其師而不親，但苦其進之難，不知其得之益也。雖終其業，必速去之，以其用功間斷，鹵莽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

謂孫相親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救人之失，當禁於情欲未發之先，故謂之豫。長人之善，當迎其可教之幾，故謂之特。施之而不踰其節，則徐而俟之，不奈其序，故謂之孫。人人相厲而並進，猶兩物相摩而並精，故謂之摩。如此則教道克舉，學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特者各獲其益矣。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特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

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此與上文相及，欲動情勝，莫不可除，故低悟不勝，聰明知慮開而復塞，故勤苦難成，驟而語之，無緒可尋，故壞亂不脩，離羣索居，無所取輔，故孤陋寡聞，由是燕私之朋乘之，相與逆其師，燕游之弊因之，以至廢其學，師誣其弟子，弟子苦其師，教不於是而廢乎。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自從容樂從而易，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自尋釋以思，可謂善喻矣。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五

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

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言易止以

行言四者之失皆原于心失者善之反也長其善使造于中正之歸救其失使絕乎偏之弊非知其心○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

繼志矣約而達辭簡而意自明也微而臧言不峻而指則善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如此則因言可以得意庶幾學者之志與師無間故可謂之繼志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傳喻能傳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七 木

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各隨其偏不以一類喻之故為傳喻以此博喻之道而推之為長為君其理皆在此故師者人君所從學以為君者也其關甚大故擇之不可以不慎三王四代所以能為君亦惟慎于擇師耳其○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

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

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既擇師矣又當重之然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非人情所樂故其事為難師以傳道師嚴然後道尊學以求道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師之所以不可以不嚴也嚴

之則必待以不臣之禮至與○善學者師逸而

事尸等無北面示弗臣也○善學者師逸而

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故善問者似之鐘急響則無餘韻必使人從容徐擊始有優揚不盡之聲故善待問者似之夫善學善問則獲其知行之益是為學者求進之道善待問則則克其小大之量是為教者進人之道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七 木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記誦以待學者之問以此為學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唯聽學者所問之語而隨答之必能博喻而可以為師矣心未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所為力不能問也則迎其機而告語之至語之不知雖○良冶之子必學為

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治難輿易初為馬駒者及其常道車在馬前使駒君見大馬之牽車則不驚矣此三者習之有漸而不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反求猶學者深造之

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治難輿易初為馬駒者及其常道車在馬前使駒君見大馬之牽車則不驚矣此三者習之有漸而不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反求猶學者深造之

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故善問者似之鐘急響則無餘韻必使人從容徐擊始有優揚不盡之聲故善待問者似之夫善學善問則獲其知行之益是為學者求進之道善待問則則克其小大之量是為教者進人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記誦以待學者之問以此為學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唯聽學者所問之語而隨答之必能博喻而可以為師矣心未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所為力不能問也則迎其機而告語之至語之不知雖○良冶之子必學為

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治難輿易初為馬駒者及其常道車在馬前使駒君見大馬之牽車則不驚矣此三者習之有漸而不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反求猶學者深造之

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故善問者似之鐘急響則無餘韻必使人從容徐擊始有優揚不盡之聲故善待問者似之夫善學善問則獲其知行之益是為學者求進之道善待問則則克其小大之量是為教者進人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記誦以待學者之問以此為學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唯聽學者所問之語而隨答之必能博喻而可以為師矣心未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所為力不能問也則迎其機而告語之至語之不知雖○良冶之子必學為

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治難輿易初為馬駒者及其常道車在馬前使駒君見大馬之牽車則不驚矣此三者習之有漸而不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反求猶學者深造之

以道也。若工，察此，可以有志於學。循其次序而期于有成矣。○古之學者，比

物醜類，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

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

得不治，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物醜類，謂以

同類之事相比方也。理有所不顯，則比物以明

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誠之爲物，不官

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然其理則用之以和聲。

則知鼓與聲爲類，餘可例推。學無當于吾身五

者之官，而五官得學以治，師不當五服之一，而

第于無師之教，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觀此，則

向學親師之念。○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其可以已乎。○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本矣。大德無所不宜，不專一官之美。大道無施

治故不約，大時如竟，舜揖遜湯武，故不齊。

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

不齊者，齊之本，所謂小德。三王之祭川也，皆先

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承上文

而言，河爲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未有源不積

而委能充者也。故祭祀因之，此爲務本之意。

禮記纂註卷之十七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八

宋 陳 澹 集說

明 徐師曾 集註

湯道衡 纂輯

樂記第十九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

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之

由人心之動而生，人心本靜，其有動者，由外物

之感而然。心既感物而動，則機不可遏，故形於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言而有聲，既有聲矣，則辭與意會，而清濁高下

之變自生。既有變矣，則成文不亂，而倫序節奏

兼備，而謂之樂矣。此樂之大槩，始於人心，終於

器數。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

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

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

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

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

而后動。此申上文感物而動之意，合音乃成樂

樂之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以感於物者言之，人

情喪所欲則哀，得所欲則樂，順其心則喜，逆其

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皆感於物而後動性之發為情也。由是聲成文為音音比器為樂樂非本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於人心者哉

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性雖本善而情之感物不能無偏故先王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禮樂刑政是也人之心發為志言為聲禮道志使各中其節樂和聲使無所乖戾如是而有不率者政以教之有不率者刑以罰之四者之事雖殊而要歸于慎感則一蓋民之有心其初本同感物乃異故慎感之道所以同民之心使各得其性而治道無不達不達爾此禮樂刑政之不可以已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

之道與政通矣此言音生于人心之所感而人

此先王所以慎其政也治世政事和諧亂世政事乖戾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于聲者不同如此此聲音所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

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宮音至濁五音也徵

尊故為君象商次濁故次于君而為臣象角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為民象徵聲天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必若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宮亂則荒其君昏亂則五音和諧而無敵敗也

通與導同行去聲

二

此所謂音指樂中之

商亂則破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

其事勤羽亂則危其材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

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言審樂以知

荒散知由其君之驕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

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

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

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

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

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音生人心樂通

如此而樂尤不易知也故耳有所聞者知聲心

有所識者知音唯君子通乎道乃能知樂知樂

者知其通倫理者也審聲知音審音知樂有審

樂而不知倫理之政者哉能知之則能盡之倫

理兼盡而治道自此備矣乃所謂倫理者禮也

不知聲音者不可與言音樂是惟知樂難耳知

樂則自幾于禮矣○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

者辨析精微之極也

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

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

此言審樂以知

政宮亂則樂聲

比音昇誣

則也

倫理即上

衆君臣民

事物也幾

于聲

廣猶也

金聲玲瓏

之祭也禮

廟而須篇

名朱絃絃

朱絃絃

朱絃絃

朱絃絃

朱絃絃

朱絃絃

朱絃絃

朱絃絃

朱絃絃

朱絃絃

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

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

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樂之隆者音則殺禮之大者味則輕禮樂原不主于

音味也。清廟之瑟隆矣。而朱絃聲濁。疏越聲遲。一倡三歎。聲希非極音也。然而有遺音者焉。大

和之禮重矣。而玄酒之尚。腥魚之薦。大羹之不

之意矣。本非以極欲故不極音致味。使進而得

其所謂遺音遺味者。則人人遊於淡漠而好惡

乎。性之初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此二節推言好惡失

有知覺。性既感物。則物之可好。然後好。惡形焉。

可惡者。以吾知知之。而有餘矣。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

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

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滯澆。作亂之事。是

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

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言既知之。則見可欲而好。形見可惡而惡。形此亦情之不能無者。但貴有節耳。好惡無節。惟情是徇。其性蕩矣。以至見化於物。而滅天理窮人欲。好惡之不得其平。一至於此。由是處心制事。何所不至。而大亂以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起。人道安得而正乎。

樂之隆者音則殺禮之大者味則輕禮樂原不主于

音味也。清廟之瑟隆矣。而朱絃聲濁。疏越聲遲。一倡三歎。聲希非極音也。然而有遺音者焉。大

和之禮重矣。而玄酒之尚。腥魚之薦。大羹之不

之意矣。本非以極欲故不極音致味。使進而得

其所謂遺音遺味者。則人人遊於淡漠而好惡

乎。性之初矣。

有知覺。性既感物。則物之可好。然後好。惡形焉。

可惡者。以吾知知之。而有餘矣。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四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五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五

禮記集註

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

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

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

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好惡無節。則大亂起。故先王制禮樂。以節之。因

人而爲之。節制固不徇人之情。亦未始遠于人

情節。喪紀使俯而就。企而及。節安樂使發乎情

止乎義。理節男女。使無賣亂。節交際。使知尊讓

其道矣。又政以率其勅。怠刑以防其恣肆。而禮

樂有其輔矣。禮樂刑政。四達於天下。而民無悖

違之者。則好惡平。人道正。治道尙存。不備者哉。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

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

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

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

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此言先王救

統同辨異。禮樂致用之初意也。情合故親。分定

故敬。禮樂並行之功化也。樂勝則流。而無節。禮

數五與七

樂之制者

鐘鼓則八

音皆備舉

武相成男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射鄉則八

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
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
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
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
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
子如此則禮行矣

中出外作禮樂之本也樂唯
由中故情意安舒而靜禮唯
自外故威儀交錯而文此禮樂之體也大樂大
禮自靜文處言之自然曰易不煩曰簡蓋雖有
聲容儀節不過一和一序貫之此禮樂之妙也
及其至和順克周民各得所夫何怨至序洋蓋
民各安分夫何爭此禮樂之效 ○大樂與天地
也下以無怨不爭之實言之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六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
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
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
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
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至若極盛
而無以復
加也試亦
用也四海
之內四字
感民以為
當在合字
上宜從之

樂之名與功偕而愛敬之情則不因而不相遺
夫四海盡萬民百王終千古而皆同乎受敬者
以禮樂原同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
于天地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
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 簠簋俎豆制度
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禘襲禮之文也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
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此
禮樂待人而行也雖於物為器宜於人為文一
者對情言摠謂之文舉器與文而情自寓創新
開始曰作知則會悟貫通之也襲舊成終曰述
識則體會周悉之也夫禮樂之情至為微妙其
文至為煩縟今能識而知之必非常人可能故
以歸之明聖而明聖不虛稱正以其能述作之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七

謂也禮樂不待于若人哉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
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
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
能興禮樂也

樂作也
者行位相
連綴也兆
位外之管
也
論者雖頌
之聲論者
律呂之章
樂之章

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

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論倫自無患樂

不外於一和也故人之作樂以和為主欣喜歡

愛皆吾心之和也中正自無邪禮不外於一序

也故人之行禮以序為主莊敬恭順皆吾心之

序也以此官而涵此情以此制而凝此質其義

可知矣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者

乃禮樂之數衆人之所共知也蓋義精微而難

示人當探其本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于戚之舞

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

乎制禮樂者本於治功而用禮樂者必由於道

德而言王者後言大聖其實一也唯禮樂本

於治功故功大而樂斯備治辯而禮斯具雖于

感熟烹猶不得以言備達必如五帝三王功德

之盛乃可以備達歸之耳帝王制作皆本於治

功如此而行之不待於人乎不善用禮樂者樂

極則憂禮粗則偏惟大聖人因樂見功因禮知

治心思直與帝王相契合故樂得其精而不極

音禮得其精而不粗累信乎禮樂非○天高地

無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

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高下散殊者質之具此

造化自然之禮制周流

同化者氣之行此造化自然之樂情不待聖人

作之而後有也自合同言之春作夏長天地生

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于樂自散殊言之

秋歛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近

于禮則禮樂之興可知矣樂唯本仁故大樂之

成以和召和是天然而樂又有以敦厚之也

氣至而伸若倡率之以上從天之生物矣禮唯

本義故大禮之成以序召序是也本宜而禮又

有以辯別之也氣反而屈若安定之以下從地

之成物矣造化之肇禮樂而禮樂之合造化如

此聖人見仁義之在天地先有禮樂而天莫為

應地莫為配生成之職虧矣故以其精微者寓

之制作至明顯而全備則禮與樂方各效其居

鬼率神之能而天地之生成以得所從而定位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

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

地之別也此言聖人制禮本於天地自然之別

而禮制行也天地尊卑其位一定則君臣之分

陽坡幸明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禮本也

王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

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此言聖人作樂本於天地

之和者如此。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齊降言相交也。往來相薄為靡。周流循環為蕩。由是或鼓或奮。或動或煖。凡此皆天地陰陽之氣。所附麗以釋物者。氣行不乖。故百物皆化。而樂情肇于此矣。聖人法之。化不時則不生。以作樂非天地自然之和乎。

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承上言禮樂效

贊天地者。亦此禮樂也。若樂不得其和而施之。教化者。不當其可。則和氣鬱塞。并天地不能以生物。禮不得其序。而男女無辨。則淫僻成風。亂升於天地之間。有感必應如此。乃天地自然之情也。然則禮序樂和。天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十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

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

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

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

曰禮樂云。禮樂出於自然之和序。二者之用。克

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

居。無深不入。則太始之初。惟樂麗之。成物之位。惟禮處之。夫太始之化。不息者也。成物之體。不

動者也。樂著禮居。則有以昭著其不動不息之

功。樂即天而禮即地矣。不息則動。不動則靜。天

地之間。不外一動一靜。而一動一靜。不外于禮

樂著之。是含禮樂。別無天地之間也。禮樂成功。合造化之妙。如此。故聖人于動靜天地間。實指

以示人。使人知別宜居。鬼皆禮之用。教和率禮。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

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

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

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

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南風解。溫卑財之詩。為民之心也。夔承舜意。而

為之制樂。諸侯有功于民。則賞之。所以廣舜之

心也。觀虞天子如此。可見天子之為樂。無非賞

諸侯之有德者。教養兼備。德既盛矣。然後以樂

賞之。而其賞之也。又視其德。以為隆殺。賞樂因

于德。故觀樂可以知德。猶聞謚之優劣。知行之

淺深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十

殷周之樂。盡矣。此言歷代樂名之義。堯德。章明

堯德而重華。夏光大堯舜之德。殷周盡人事以

弔民。其德無愧于堯舜。聖人作樂。無非象德而

命之。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

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

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

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寒暑者。一歲之分劑。風雨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用也

皆樂之

無功 ○夫拳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

豕也一
獄訟益繁
百拜言多
綱止也太
禮吉事大

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

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

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

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

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

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

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此明禮樂之用同歸于正人情也惟酒生禍故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二

所以合賓主之歡也苟歡而無節則恐忘德而

繼淫故于其中而作樂所以象德之存于中于

其中而行禮所以止淫之生於後而綴淫之事

非一端也禮以哀其死有嘉禮以樂其福

則哀樂之分皆終于禮而不至生禍矣象德之

妙不易言也先王以一心之和達爲天下之私

本其樂以作樂而推之民心無不善內而感人

外而移風易俗樂之妙如此先王得不廣樂以

成其教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

知去聲
當作急
也微細
枯殺也

性必有哀樂喜怒之情而情未可一定執也皆
應其感於物者而動以是播于聲音而心術形
焉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故此等音嗶諸慢
作則民之哀思憂愁可知矣後倣此

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節多文理而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

剛毅粗厲總入音而言猛威盛貌奮振起貌起

也廣犬黃憤也言中問絲廉直勁正莊誠之音

作而民肅敬禮教彰軌物有以消其逸欲宴安

之氣故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如此以璧輪樂音之圓莖通滑耳順成者始終

肉好以璧輪樂音之圓莖通滑耳順成者始終

也流辟邪散狄成滌盪之音作而民淫亂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三

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流滌偏僻邪惡散慢則

非正直之音一終甚長而不可止浸漬泛濫而無

節則非簡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

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

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

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

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

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

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而而散反
聖向地好
樂孔也

稽考也度
數之數
也禮義音
之義也容
也備性也
文來謂五
聲之應和
成文也律
以法度聲
義之比以
文聲聯合

此承上文
聲音之應
之

以協合天地生氣之利。使陽之動不至於散而過亢。陰之靜不至於密而過肅。道迪人心。五常之行。使剛之氣不至於怒。柔之氣不至於憊。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和暢而交錯于中。以至發形于樂。於是宮商角徵羽。各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推以教民。立學等使人有所循。廣節奏。使人無不習。省文采。使難而成章。凡此皆所以繩民之德。厚節其情。正欲以養其性耳。五音有大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六律有終始比之使各得其序。凡此皆所以象民之事行。考其聲。將以正其行耳。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事行所在。而蘊之即為德厚者。悉形見于樂文之中。樂之通倫理如○土敝則草

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見。象之成。有可觀。及形于樂。則盡矣。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其各以類應。如此。回邪曲直。以樂言。由逆而淫。由順而和。則善惡各歸其分。限而君臣民事物之理。各以其善惡之類。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自和。感動也。

十四

遂猶成也 廣大謂聲 變狹小謂聲 聲感感

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情約其情之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不留不接。不設。皆反情約其類之事耳。耳目鼻口心知百體。志行寓焉。順則循理。無所違逆。正則合道。無所偏倚。所以行義也。義行于內外。則志無不和。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能脩身則作樂之本立矣。然後發以聲音。而樂于是始焉。由聲音而文。動飾從則聲容具備。而樂成矣。志和行成。至德也。生長收藏。四氣也。親疎貴賤。等萬物也。樂達天人。如此。清明者樂之節。樂象造化。如此。五色以聲言。八風以音言。百始以律言。倡和二句。兼音律言。此言其變而不窮也。君子作樂之妙。至是盡矣。故樂化之行。倫理清明。以一人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以天下之皆寧。樂之功化如此。

十五

○故曰。樂者。樂也。君

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樂生於人心之所。樂而樂之在人者。不。蓋由君子反情比類所樂。在道而小人不能也。以道制欲。乃為真樂。何亂之有。猶欲忘道。其心惑亂。亦終歸于不樂而已。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承上言。君子樂得其道。既反情和志。有以為作樂之本。小人樂得其欲。又當廣樂成教。以備制欲之法。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矣。始焉脩德以作樂。終焉因樂以知德。樂與德相為表裏。如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

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

承上觀德而言。德根于性。樂奮其光。是德其實。而樂乃德之華也。金石絲竹。特其器耳。何以見之。樂之初。有詩以言其志。有歌以咏其聲。有舞以動其容。是三者皆本於心之有德。而後以樂器從之。樂非德之華。而樂既本于德。則德性淵潤。其情深矣。唯情深而文乃明。至和克滿。其氣盛矣。唯氣盛而化。乃神可見。是樂之作。必和順之德。積中者如此。而後英華之著。發見者如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德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七

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樂由心。生。心之動也。心動則形于聲。而樂之形象已見于此矣。以聲而播之器。則有文采節奏。而不終于質素。是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而心和。樂其象。而聲著。然後治其飾。而樂作焉。先鼓警戒。齊其志也。三。步見方。習其容也。再始著往。明其進也。復亂飾歸。謹其退也。舞有軼起而奮疾者。不失之拔音。有通極于幽玄者。不終于隱。是皆治飾事也。而由此以獨樂其志。則旨趣日新。不厭其道。由此以備舉其道。則大同無我。不私其欲。是故即其情之見也。而深長之義。以立。即其樂之終也。而無尚之德。以善。好善聽過。各有所得。○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七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作也。在。亂終也。獨。奮。而。復。就。位。也。拔。音。敏。表。也。

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厭之故惟恐好之故也。文師詩

舞也。和正以黃。無姦聲也。弦匏二句。聲之作有節。武金鐘

之亂則以相。賦舞之疾則以雅。古樂之妙如此。此也。

倘聽之者。不能說其義理。則旨趣不形。故恐其

耳。君子于是語以討論其蘊藉。既知語之則雖

有新聲。不足奪其所嗜。而所道惟古之正矣。豈

徒道之。以此和敬而脩身。而齊家。而均乎天下

皆於道古中得之。語之有不窮之味。推之有不

禦之化。古樂。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

而不止。及優侏儻。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

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此上兩節。言古樂新

樂所發之異。乃見于聲容。驗于功。今君之所問

效者。對下文禮樂之本而言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一

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

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

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

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

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

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子夏欲言作樂之本。故

作均調之日。民生既厚。則禮教可興。故聖人作

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人道之紀綱。紀綱既正

則親疎有序。尊卑有等。天下大定。此禮教大行

之日。民德以正。而樂可作矣。先序之以禮。然後

可和之以樂。故作樂者。必本于禮也。世既大定

治又大定。當此時而作樂。非德音而何。知德音

之謂樂。則知樂之所以別。今君之所好者。其溺

于音矣。引詩証德音之說。

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

音好。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

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

祭祀弗用也。溺音有四。皆由于志之乖也。唯害

樂也。此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本之異。乃詩云

成于世道之治亂。始于人心之邪正者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一

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

敬以和。何事不行。承上祭祀弗用而言。古樂之

因詩以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

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

之謂也。謹好。惡言。當好古樂而惡溺音也。蓋君

者。可不謹哉。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楊。壎。虎。此

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于。威

旌。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

當依詩作

北比于至

于也。禮

恨也。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雅音樂誘民之易故聖王所執

宜也。人君處大當大定之時然後作焉。執鼓以

下六者之音。此皆質素之聲。和敬之寓也。故謂

之德音。由是稱以華美之音。舞以文武之容。

先祖是聽。幽可交乎神也。所以當行祭之時。獻

酬酌醴明可交乎人也。異姓助祭者。有貴賤之

官。爵聽樂則貴。列于上。賤列于下。宗廟之中。得

朝廷之宜矣。同姓咸在者。有尊卑長幼之序。聽

樂則尊長在前。卑幼在後。今日所行。可為後世

之法矣。正樂之用如此。君知好之。有不感化者

哉。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

聽鍾聲。則思武臣。鍾聲鏗然。寓號令嚴明之義。

守固而可以立武。故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

聽。鍾聲而思得武臣。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二十三

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然。有

義。知之明。則守之固。而能致死。于患難

之中矣。故聽磬聲。而思得死封疆之臣。

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

直前而可以進。衆前武臣。蓋泛言之。此專言主

將也。隨所聽而致思之。則吾心所動。自契合于

樂聲之義。又何。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

至。於恐臥也。

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

不得其衆也。濟大事。以人為本。武王伐紂。雖以

鳴鼓以戒衆。順人而常恐不得士衆之心。故先

父乃出戰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

事也。伐紂之役。八百同心。然恐諸侯或有後至

者。不得與此。弔代之舉。故長歌以致其望。之祝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獨

情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獨

情也。

非武坐也。舞者有時。而跪以右足至地。而左足

非武坐也。軒仰之賈言。非武人坐。無法無坐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二十三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

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

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

若吾子之言。是也。武王代紂。應天順人。非富天

蓋。商典樂者。失其相傳之說也。賈之此言。深得

武王之心矣。故孔子然其言。而謂與弘相似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

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

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

也。發揚蹈厲。犬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備戒已久所請避也又立于後是避而又久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
舞者總持于盾如山之立巖然不動此以象武
王之事也蓋武王原非有心于取商故立以俟
之也發揚蹈厲象大威武鷹揚之志俾武王
以成武功也武舞將終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之
洽相武王以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
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

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總言武舞六成之
至第二位武舞之始也自第一成象武王之北
出觀兵于孟津而伐商也自第二成至第三成
是為再成象已克紂而滅商也自第三成至第
四位極于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是為三
成也自第四成至第五成象伐紂之後疆理
南方諸國也自第六成至第七成象武王助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子四
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自第三成
而復于南之初位是爲六成象武功成而歸鎬
京四海皆崇奉武王爲天子矣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
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武王助
亂之威盛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
于中國也

諸侯之至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又夾之
舞者久立于行綴之位所以待諸侯之
至也日待可以見武王遲久之心矣且女獨
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
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

成樂之一
於後南頭
之初位也
駟作四
分部分也
擊鐸成也
及當作及
胡毛絳都
也一說謂
父商投
若樂而徒
之辭封
系謂樹上
也使之行

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
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技者舉而徒
置之辭必封
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于天下雖曰得之
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行猶視也即書所謂式
商容閭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濟河而西馬散
也倍祿祿之薄者倍增之也

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
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
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用兵也衅以血塗之
倒載者出則
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也名之曰建纛一句當在
將帥之上以其包以虎皮形如建纛故名馬牛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子五
用兵之物車甲干戈用兵之器將帥用兵之
人曰知不復用則知武王用兵非得已矣散
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韋之射息
也禪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
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
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禮射以教德
說劔以教文
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耕籍以教敬
是爲五教合下文養老教第別爲六
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酌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第也若此則周道
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六者
之教

商容自依
家語作彼
八行爲樂
服載也
即擊纛
建纛纛兵
標之具一
郊射青射
子郊學也
射時歌禮
百強處之
詩爲節左
象學右西
學貫穿堂
甲鐘也實
音春說當
作說
全音似
食里而以
酒澆口也

皆反紂之所為而以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
雍容現為詳密豈一日之所能為宜乎武舞象
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急
于富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
下之化大武雖武舞也而
止戈脩文之意寓于此矣 ○君子曰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
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
則天 天則神 天則不言而信 神則不怒而威 致

樂以治心者也 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
不和而感化之機深矣故易直于諒固無須
心油然而復生則善端之萌自然活潑而樂樂
則心與理融寧靜不擾而安安則自得之固無
少間斷而久矣則渾然天成非人所為而天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十七
則聖不可知變化無方而神唯其天則一真無
妄不俟詰戒矣其言惟其神則心神嚴翌不俟
奮發矣其怒治心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
至此可謂至矣 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禮自
故治躬以之致禮治躬則無斯須不順而檢制
之功密矣端嚴不懈曰莊謹恪不放曰敬色足
憚曰嚴貌足畏曰威治躬至此可謂密矣倘致
禮致樂之功少間則內亂其神外弛其防而鄙
詐使然明非本心實有此惡也然亦謂之心者
本本心而為主于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

也者動於外者也 樂極和 禮極順 內和而外順

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
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
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
之天下無難矣 此推治躬治心之由而合言其
效也樂動內禮動外此禮樂所
以可治心治躬也樂本極和禮本極順人能致
禮樂以治身心則內和而外順矣至和之顏色
能消人乖戾之氣至順之容貌能明人意忽之
情而民何至爭與慢乎承順承聽者法其和順
以治身心也 和順之理不去于吾身而實通于
天下誠能致禮樂之道于身心則以此錯之天
下又何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
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十七
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
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
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此
禮樂之本體而救其流弊也禮動于外以薄節
退讓為體故主于減而其用則貴乎進故先王
之用禮以進為文以濟減之不及焉樂動于內
以舒暢發越為體故主于盈而其用則貴乎反
故先王之用樂以反為文以濟盈之不及焉不
然能免銷放之弊乎唯不進則銷禮信必以進
為文故有報有報又何至銷乎故樂唯不反則
放樂信必以反為文故有反又何至放乎
故安禮之報樂之反同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
歸于當然之義一也

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

禮類同

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

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

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

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

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樂因情而作故曰樂者樂也情以樂

而治故曰人情之所不能免蓋其樂也不能不

定而無變及感而為情則有變然未盡也至于

聲音動靜則盡見而無隱藏矣曰性術而頌可

使亂子曰變而能保無亂乎先王取之故制雅

頌之聲以範圍之于理義使其聲自足以樂而

不流文自足以論而不息節奏自足以感動人

之善心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接焉如是

則情復其性雖有變而不至于亂是先王立樂

之方始于人情終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

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

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

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

耐苦能守

定轉而出

浮出如直

或會而繁

或接而瘠

或積而瘠

或肉或止

而肉或作

而奏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三十八

則和亦擇移而靡定故精以審之使一者不滑

于二三以主持于未發之先庶已發者有所憑

而不亂也如此則性情咸正樂之本立矣於是

此之樂器以顯飾于聲容之節樂之文備矣及

節奏之合咸文不亂至于感動人心附親萬民

可見大樂之作必原于吾心先王立樂之方豈

徒然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

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

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

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此一節通結上

以治心也容貌得莊行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外以

治躬也至此則所謂性術之發于聲音形于動

靜者以有道而不亂矣而是性術者自天賦之

為天地之命自人抱之為中和之德樂道性術

則即為之命為之紀矣人情孰能免之

哉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

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

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

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

註屈同行

列之行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三十九

盛矣

喜怒非先王之私心也發而中節各當其

者約所及者

類焉禮樂始于一心而序通于天下所操

廣可謂盛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

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

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
 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
 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
 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人之氣稟不同故其德性亦異因其性而歌其
 所宜之詩所以陳德也寬大而不妄動柔順而
 不詭隨德之盛者頌美先王之盛德者也心體
 廣大而不撓于動事理疏達而不失之誣乃有
 德者犬雅朝會之樂發先王之德者也恭而好
 禮則不過儉而好禮則不陋是能洽乎人情者
 小雅宴饗之樂盡羣下之情者也正直而又靜
 廉隅而能謙是能正乎性情者風美善刺惡歸
 于性情之正者也直情徑行濟以慈愛德之剛
 中者也宜歌商商音剛決故也和厚易直濟以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手

能斷德之柔中者也宜歌齊齊音柔緩故也夫
 有此德而宜此歌故未歌之先正直已身而後
 數陳其德于歌則性天流行機動于已而天地
 四時星辰萬物各得其宜矣人與天地萬物為
 一體而聲音之感又無間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
 顯幽者也故其應如此 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
 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
 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
 利而讓義也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三詩皆
存獨商
 齊失傳故特明之自其聲而言之則為五帝三
 代之遺其源流也遠自其為歌而言之則使人
 有勇有義其功效也大所以 故歌者上如抗下
 上配三詩而均為宜歌也 上謂樂之
高抗也

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
 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
 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
 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
 貢問樂 此數者歌聲之妙也蓋曲調不合諧和
之節則乖乎中正無以陳德而保之矣
故歌之音節必合數者乃為妙也說之故言之
歌之所始也由長言而至乎舞蹈則為說之極
不知誰之為矣歌之所終也夫長言之後而有
嗟嘆有舞蹈則樂于是作故于貢問樂惜其說
之未竟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手

禮記纂註卷之十八 終

下謂樂之
低深音聲
讀孔囊木
枯木也倨
方也可音
鉤曲也端
正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九

宋 陳 皓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雜記上第二十

諸侯行而死于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

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復如其國不以在

也象在家之升東榮也執綬象持衣也其綦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

為屋而行轎車上覆飾象宮室中央隆高四面

轎之四旁亦赤色既載棺則用緇色之布為帷

如裳以圍棺所謂牆也又用素錦為小帳如屋

此餘乃行也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

轉為說於廟門外至殯宮之門不徹帷裳遂入

于門外者既入宮室殯宮正極于兩楹之間脫精

則不必象宮之轉也大夫士死于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

大夫以布為轉而行至於家而說轉載以輜車

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

殯士轉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輜讀為輪

別用木為輻也無輻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

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計於他

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

君不祿天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

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

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

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計

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實者以他國傳疑使人實之也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

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

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

子之外私某死○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

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言臣士朝延之

之次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為之堊室居君喪士居廬二

在中門外屋下壘壘為之塗以白土大夫為

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從

服如士服服從生者嫌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

服雖士亦得服大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

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未為大

夫者指

言 遺子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

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此最無義理大夫卜宅與

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麤

占者皮弁有司為上故用半凶半吉之如筮則

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筮輕于上故但朝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

書此記柩車將行之序設遺奠時既薦馬馬至

大夫之喪大夫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宗

禮記集註 卷之十九 主

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復

諸侯以裏衣冕服爵弁服朝親時天子所賜

之衣 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沙作緇素緇今稅音揄

以素紗為裏也 內子以鞠衣裏衣素沙內子

適妻也鞠衣蓋始命為內子 下大夫以禮衣其

時所賜者故亦謂之裏衣也 餘如士復西上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復之人

西陰方亦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此大夫喪車

求諸幽也 大夫附於士士

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

池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 大夫附於士士

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從昭穆即小記中一以

祖尚存無可祔則亦祔於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

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

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與小記男子附

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孫死附祖

母尊可以及卑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歸葬

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不祭祖考卑不敢援

尊 公子附於公子但祔于祖之兄弟為公子者

君薨天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猶稱子諸臣執臣

道故待此大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

子猶君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九 四

之唯杖屨不易易練經而從麻經所謂易服者

功皆繩屨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

則練冠附於殯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三年喪

衰升數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庶殯祭於室之白

處故稱陽童若宗子之殯祭於與則稱陰童矣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

散帶經唯以哭對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

而後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道近

在末小斂之前主人尚未成經則小功以下之

疏者當依主人成服之節而共成之道遠至遲

在主人成服之後則大功以上之親
者必自終其散麻帶紼之日數也 主妾之喪

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

正室此所謂妾之攝女君者也死則君主其

主之殯於別室君不撫僕妾略於女君死則妾

殺于正適也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而服其黨徒從之禮也聞兄弟之喪大

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此謂降服適兄弟之

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往送兄

而不及祭引之期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凡主

不可隨主人反哭當獨往於墓而後反也凡主

禮記纂註 卷之十九 五

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虞則喪凡喪服未畢有

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凡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弁經如

素加以環紼帶服也哭在成 大夫有私喪之葛

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私喪妻子之喪葛

麻也輕喪謂總麻不以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

杖即位祖不厭孫則其子亦得杖但為妻父母

在不杖不稽顙不敢盡禮母在不稽顙稽顙者

其贈也拜母在不稽顙然亦有當稽顙者人

也精觀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

反服君也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

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喪冠纓武共材取一條

纓以屬於冠所以別於吉冠也三年小祥之冠

亦然吉冠纓向左右為陽吉也喪冠纓向

右右為陰凶也小功以下總冠纓總冠纓

之服輕故左縫而同於吉總冠纓總冠纓

散帶總服輕故以灰燥治之布為纓大功以上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十五升而

七升半也若以此布加灰燥 諸侯相祔以後路

治之則錫帶服之錫衰也 與冕服先路與裏衣不以祔

也後路貳車也冕服次冕也先路正路

禮記纂註 卷之十九 六

也先路與裏衣受 遣車視牢具疏布鞞四面有

章置于四隅載帳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

已遣車多少之數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皆

用命數也車上以麤布為鞞四面有物以障

蔽之入擗則置于棹之四隅故但有牲體而

無黍稷其有載黍稷者有子以為非禮也 祭

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祭以追養故稱孝喪以哀死故稱哀端衰惡車

自天子至士其制皆同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大白冠細布之冠皆不縗委武玄縗而后縗

大白冠大

古之曰布

冠者皆

武冠下

見縗是

附者冠

尚文也

大夫見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

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

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

顙弔者降反位此列國遣使弔夾之禮含者執璧將命曰

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

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

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

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此列國致禮襚

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

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

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

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

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

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

自西階其舉亦西面此列國致禮上介賁執圭將

命曰寡君使某賁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

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軛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

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賁

此列國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弔下出也

者出反位于門外此列國致禮凡將命鄉殯將命

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

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此總記將命委受之

禮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

介老某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

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

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

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

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

禮記集註 卷之十九 十

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

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使臣某母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

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

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

外拜稽顙此使臣私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卿

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外宗房中南面

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紼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

于歛上率歛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

上客正使

也臨弔含

等事舉自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行嚔哭也

輿踊重喪大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

乘人專道而行終夜燎謂遷柩之夜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柩行

於陸人皆避之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九終

禮記纂註

卷之十九

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

其餘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

父母之喪其餘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餘喪

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頹其練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祥皆行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必待後喪既受葛之後始得為前喪行終祥之祭以

重故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

父也○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

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大夫士將與祭於公

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

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

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

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

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

沒猶終也

當猶在也

在父母喪

服之中也

類音喪草

名似焉

改服新死

者之服也

既視濯

祭器之滌

濯也告告

于君也

宿祭前三

日受宿戒

宮○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

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

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

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

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

然。散等。栗階也。栗階不過二等。蓋始升猶聚足

然。連步至二等。則左右各一發而升堂。今行二

階者。以有昆弟之喪。故略於威儀也。自諸侯

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

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

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子貢問

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

容稱其服。必誠必信。爲敬。悲痛慘怛。爲哀。哀過

比於不慈。不孝。故爲下。情有悲哀隆殺之別。類

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不稱則爲僞。服有斬

齊重輕之殊。戚容稱其服者。請問兄弟之喪。子

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禮經所載而行。非

若父母之喪。哭泣之哀。顏色

之戚。有書策所不能載者也。君子不奪人之喪

亦不可奪喪也。君子居喪之情。而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

二

子貢

祭謂二祥

燕附以昆

散等

栗階

蓋始升猶聚足

連步至二等

則左右各一發而升堂

今行二階者

以有昆弟之喪

故略於威儀也

自諸侯

達諸士

小祥之祭

主人之酢也

齊之

衆賓兄弟

則皆啐之

大祥

主人啐之

衆賓兄弟皆飲之

所奪廢。要便。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

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三

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室之中。不與

人坐焉。在望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自

言已事也。語爲人論說也。時。疏衰皆居望室。不

見乎母。謂有事行禮之時也。妻視叔父母。不

廬。廬嚴者也。嚴者。哀敬嚴肅之意。妻視叔父母。

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服雖異。而哀

比也。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

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

三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

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

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三者皆餘哀未忘。所謂外除而內未除。祥。主人

也。免喪之外。尚然則執喪之時可知矣。祥。主人

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祥祭之時。

正祥祭時。其服即因前夕之朝服。祭畢而服編

冠素紕。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編者。必編然後反

服。大祥之後。有來弔者。雖不正當祥祭。編冠之

編麻衣。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

期年內居

簡居既練

居望室

言已事也

語爲人論說也

時疏衰皆居望室

不見乎母

謂有事行禮之時也

妻視叔父母

不廬

廬嚴者也

嚴者哀敬嚴肅之意

妻視叔父母

姑姊妹視兄弟

長中下殤視成人

服雖異而哀

比也

親喪外除

兄弟之喪內除

視君之母

與君之妻

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

踊。此士喪受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

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猶牲。卒哭成事附皆少

牢。○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

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古者貴賤皆杖。叔孫

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闢轂而輟輪者。於是

有爵而後杖也。輪人不知禮。以杖穿於車轂之中。

使無爵者。而迴轉其輪。鄙義甚矣。故武叔禁

不得杖也。恐尸為賓所擯。故以巾覆尸而鑿其

當口之處。使可納玉。士則自為之子。不可擯。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四

其親故不用鑿巾。公羊賈冒者。何也。所以揜形

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

冒也。○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

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

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

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

饗乎。○非為人喪。問與。賜與。敵者曰問。尊者曰賜。三年之

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喪拜謂稽顙

重。不問其非為喪也。吉拜。以三年之喪。如或遺

已服。輕。故直答其來意也。

士也

附作附

曰自稱之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附作附

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

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

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此言居喪

哀痛淺深

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

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

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

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五

○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

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

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弔。非從主人也。四十

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

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

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

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疑死。恐其死也。有服。人召之

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

黨。人親

刑也

有服本服

也其履後

親之服也

此期指父

在為母者

功衰。既葬

後也

相趨相揖

謂者與

死者不誣

但有趨揖

之敬問則

有往來之

禮對首之

盈坎為之

實土也

黨。人親

黨。人親

黨。人親

黨。人親

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

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

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

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非從極與反哭

無免於垣道路不可無飾也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

祥無沐浴祭則沐浴潔飾以交神也非此則不沐浴疏衰之喪既葬

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

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木

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

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哀痛之極無復音卒

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姊妹妹子與父

同諱王父母以下皆父之所諱者故當同父而諱之母之諱宮中諱妻

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以

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

者三乃出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于服之輕重故曰大功之末可以

湯音字創

免音問垣音直道路

木

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

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

殤之小功則不可○凡弁經其衰後袂首者素服也升而加後袂三尺

以一股環經謂之弁經弔服也其衰有三錫衰總衰疑衰也此衰修大其袖父有服

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

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

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

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

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七

於夫之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吉凶不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止

以盡奉公之義而于朝夕奠時自即階下童哭

之位因仍禮節之故事而行以盡事親之仁童

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以未成人孔子

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

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制服以義制哀

以情二者其服如彼其踊如此能知之則得禮

下殤之小功不可降

聲聞之處

大功謂大

極言妻黨

或曰之說

非也

備言衣委

與之聲非

深美之

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

率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

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諸侯

使人弔。其次。舍。襚。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

次如此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

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

比殯不舉樂。○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

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

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升正柩者。謂柩將

也。柩有四紼。枚形如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

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諱也。司馬十六人

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于眾也。御柩者在

柩車之前。若道路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為

抑揚左右之節。使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放

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

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難

下言偏。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

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

貝水也

次次序

羽葆聚合

五采羽為

茅為白

婦人請假

夫人也入

自閨門里

于女也

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閨門。升自

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

不撫嫂。○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

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

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

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

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三患。言為學之君子。五恥。言為政之君子也。弗

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故

患之。居位無言。則道不行。而尸位。有言無行。則

言行不相顧。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政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不足。以聚人。使之逃散。術不足以使人。我力均

于彼。而彼功倍於我。皆為可恥。唯知患。故終於

無患。唯知恥。○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

牲。凶年殺。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

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

國人乃復。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

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

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儀無可樂也。孔子言

農民終歲勞苦。而后有此蜡祭。以休息之。張而

側階在阼

君在阼不

降也

九

一弛文武之道也必絕久弛而不張則體必變

猶民又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憊又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

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雖文王武王不能以為治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

為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外宗為

君夫人猶內宗也○廡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

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子曰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

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

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言二人為其所與游者邪僻故相誘為盜若其人則固可任用之人也桓公不忘管仲之舉賢

使為之服服自此始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以君命不可違爾

之諱同則稱字○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言

大夫在國若同僚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謹自畏避不得干與其或冠患

在外如鄰國來攻或四夷侵擾則贊大行曰圭不可逃避當盡力捍禦死義可也

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

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此記圭藻之前

正月子月 七月午月 禘當用巳 月

上上登降 音辭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十

十

別有書論大行人之職其書各贊大行篇中有

曰圭制之長五等諸侯不同其博其厚其刻及

以玉為之則同其藉玉之藻以韋衣板而畫朱

千其上用朱白蒼是為三采每采畫二行是為

六等鄭氏曰子男執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

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問其先人始仕食祿

以當文公時也言成廟則爨之其禮祝宗人宰

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扶羊宗人祝之宰夫

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

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

後夾室其餌皆於屋下剖雞門當門夾室中室

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

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

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宗廟

以牲血塗爨之尊神明之居也爵弁士服也純衣玄衣纁裳拭羊拭之使潔也宗人祝之其辭

未聞麗牲之碑在廟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

室各一雞凡三雞亦升屋而割之其未剖羊剖雞之時各於其屋之下先滅耳旁毛以薦神耳

主聰欲神聽之也餌畢剖雞以釁門與夾室亦當其屋之中也看司宰夫祝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為攝主路寢成則考之而

自文至亥 凡七君

純音繼 音賦

燕會以酒食澆落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樂

之以豶豚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豶豚壯豚也諸侯出夫人夫

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

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

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

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器主

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

敏不能從而其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

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 十一

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

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

姊妹亦皆稱之○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

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

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作而

而辭謝也不敢以傷吾子者言納幣一束束

五兩兩五尋此謂昏禮納徵也束有五匹言兩

匹則五兩矣八尺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

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堂下則婦之入也已過其前此即是見之復各時見之也諸父分尊故明日各詣其寢而

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

燕則鬋首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今雖未許嫁而

謂以醴禮之也許嫁而笄則主婦著笄女賓禮

之今未許嫁故但使婦人執其禮不備儀也既

笄之後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髻長三尺廣

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章六寸不

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辨較也會即頸也

純素生帛紕似條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 十三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一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喪大記第二十二

疾病外內皆婦。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廢牀置地。生有氣復。及而得活。體一人。謂四體各一人持之也。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一

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歛。婦人復不以衾。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

士之妻言。士與妻也。實如林麓。謂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人樂人也。升屈狄。謂音聖親。尊受之。受以衣尸。謂各于其也。

后行死事。○始卒。主人啼。凡第哭。婦人哭踊。○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凡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廢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

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

于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

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

喪。主人父。凡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

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

而哭。○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

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

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捐心。降自西階。

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

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

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

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

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

婦人髻。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

也。

能哭也。

子姓。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也。子姓。女也。外命婦。卿大夫妻。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外宗。姑姊妹之女。

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
 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
 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裝賓於堂上○主人卽
 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
 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君喪虞人出木角狄
 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
 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凡有喪者未殯哭
 不絕聲恐其不食
 疲倦則以漏器分時刻使以次依時相代而哭
 故狄人出壺以盛水虞人出角以斟水冬月水
 凍人出鼎別貯水以煖之而虞人君堂上二
 出木以供爨司馬自臨視其縣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三
 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
 下一燭有喪則于中庭終夜設燭至曉滅燭
 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
 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
 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
 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
 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
 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
 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
 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

此君大夫
 外來謂外
 來者婦人
 下堂謂夫
 人來拜大
 夫出寢門
 君命
 爲後立爲
 人後者不
 出外也

主○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
 世婦杖于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
 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
 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
 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大
 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
 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
 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二
 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四
 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
 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始死遷尸于牀幰
 用歛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不說緇屈之盡階不
 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
 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拒用浴衣
 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
 內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

子謂摩子
 葬杖謂大
 特也
 也國君謂
 降國
 管人主婦
 舍者婦言
 革瓶上索
 料音圭杓
 也拒音裏
 也

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袍必有表不禪衣
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
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
入締紵紵不入○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
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
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小斂大斂祭
服不倒皆左衽結紵不紐○斂者旣斂必哭士
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
人○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
七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五士緇冒黼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
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
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
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
紵給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
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大夫之喪
將大斂旣鋪紵給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
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

用禮長以
表之不使
單路
謂卷也
謂者婦尸
之裳上曰
質下曰紵
綴旁七旁
安七帶也
裁猶制也
言三者一
制皆爲履
尸而作也

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
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
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
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
餘禮猶大夫也○鋪紵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
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紵給踊○君撫大夫撫
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婦○君大夫馮父母
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
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
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
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
必踊○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
事不言君爲廬官之大夫士檀之○旣葬柱楣
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官之柱楣者先時
倚木於牆以
爲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口
光又於內用泥塗之以避風寒不塗於廬外顯
處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旣葬
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

拘以手牽
之君所撫
當心
言子庶出
實塊土塊
也官以惟
障之禮和
隱者東南
前也以已

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黜聖，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賜之，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一 九

大夫士皆請家臣歸由宗室而歸也 視其大斂若加賜則視小斂也 公上大夫有采地者

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墻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一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祝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先馬首，先入門右，夫入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一 十

本上言此喪若為大夫則當君在即奠可也 殯服未成服之服也 家臣以大夫為君 尸柩殯而宋金也 屬葬大棺內柩皆稱 在殯階內 喪棺皆裏也

裏棺用玄線用牛骨錯士不線○君蓋用漆二

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

衽二束○君大夫簪爪實于綠中士埋之○君

殯用輜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幃橫至于

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熬君

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

焉○飾棺君龍帷三池帷柳車邊障以白布為

龍衣以青布挂于柳上荒邊爪端池視重震諸

侯屋四柱與天子同而霽降其一闕後故三池

振容如幡以青黃縹為之長丈餘而畫以雉懸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一

補荒火三列散三列荒蒙也柳車上覆即籠甲

又畫火畫散素錦褚加偽荒荒荒是上蓋以白

加帷荒于其上而纁紐六帷荒相離故以纁帛

各齊五采五貝籠甲當中形圓如車蓋者謂之

貝以爲纁二散二畫二皆戴圭嬰形如

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極二畫繡魚躍拂池

銅魚懸于振容之間車行君纁戴六戴猶值也

六紐矣今穿纁帛正值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

纁披六披者牽車之帛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

於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蓋用

傾歎者也亦纁帛為之每大夫畫帷二池不振

容畫荒火三列散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

齊三采三貝散嬰二畫嬰二皆戴綬魚躍拂池

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

池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嬰二皆

戴綬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君葬用輜四

紼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紼二碑御

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紼無碑比出宮御棺用

功布○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一

以威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

止也凡用碑者下棺時以紼一頭繫棺成以

于碑而漸縱之故云用紼法碑負引也君棺三

重故又以橫木貫成屬紼平持下之防傾頓也

大夫士紼屬于威但旁輓之而已君命戒止誼

謹使負引者聽鼓聲以為縱舍之節漸漸應聲

而下大夫但戒止哭聲士甲不君松椁大夫栢

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

容甒○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一

傾歎者每

大夫畫帷

池不振

容畫荒

火三列

散三列

素錦褚

纁紐二

玄紐二

齊三采

三貝

散嬰二

畫嬰二

皆戴綬

魚躍拂池

大夫戴前

纁後玄

披亦如之

士布帷

布荒一

池掄絞

纁紐二

緇紐二

齊三采

一貝

畫嬰二

皆戴綬

士戴前

纁後緇

二披

用纁

君葬用

輜四

紼二

碑御

棺用

茅士葬

用國車

二紼

無碑

比出宮

御棺用

功布

凡封

用紼

去碑

負引

君封

以衡

大夫士

禮記集

註卷之

二十一

以威

君命

毋譁

以鼓

封大

夫命

母哭

士哭者

相

止也

凡用

碑者

下棺

時以

紼一

頭繫

棺成

以

于碑

而漸

縱之

故云

用紼

法碑

負引

也君

棺三

重故

又以

橫木

貫成

屬紼

平持

下之

防傾

頓也

大夫

士紼

屬于

威但

旁輓

之而

已君

命戒

止誼

謹使

負引

者聽

鼓聲

以為

縱舍

之節

漸漸

應聲

而下

大夫

但戒

止哭

聲士

甲不

君松

椁大

夫栢

椁士

雜木

椁

君裏

虞筐

大夫

不裏

椁士

不虞

筐

容甒

君裏

椁虞

筐大

夫不

裏椁

士不

虞筐

容甒

君裏

椁虞

筐大

夫不

裏椁

士不

虞筐

容甒

君裏

椁虞

筐大

夫不

裏椁

士不

虞筐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二十一

禮記

集註

卷之

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即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除祭之虐祭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

有功烈於民者也民菑指紂而言自農弁至堯舜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脩鯀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虐文武去民菑能禦菑捍患者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不但相述如數者而已記者特舉以見例耳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非其類不得列於祀典則祭之不諳不瀆蓋謂祭法

稟然矣是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五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既既則怠

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

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祭必有時

數則事煩煩則厭數之心生而不敬矣既則怠於事怠則遺忘之心生而無愛矣是以君子之祭不既不數合諸天道之變更春禘秋嘗是已

霜露既降死物之府親之精靈亦若與物而借

往故履之而悽愴非為寒也如將失之耳雨露既濡生物之府親之精靈亦若與物而借來故

履之而怵惕又豈為溫哉若見

吾親然有樂樂也無樂哀也

○致齊於內散

齊謂自齊

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齊於內以慎其心齊於外以防其物積七日以

至三日要其終而言也思之之至足以通之故

見其所為齊者此敬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

之致于未祭者也

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

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

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周還出戶謂薦

俎酌獻之時行步周還之間或自戶內而出容

聲舉動容止之聲愾然太息之聲齊之至則是

祭之日自然如此此敬之致於當祭者也

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

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愆則著著存不忘

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思終身弗辱也此一節通結上文致愛極其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

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不用非以不祥而避之蓋以是日感親之死哀痛慘怛之情於是為至故不敢盡心於私事耳所謂終身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之喪也

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

其字

齊

儼然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容聲

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

忠也勿勿請其欲其饗之也天子祭帝人子祭

聖人孝于能饗之蓋饗之為義心之也心之

蓋未臨尸之前已能饗之矣與麻鄉之也而此

心之忠敬實欲其饗者是則所以鄉之也齊齊

心無不一愉愉心無不盡勿勿則心

之懇切處也饗親如此饗帝可惟

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

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

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

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七

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文王之事以明之如事生祭如在也如不欲生

至痛極也以其事者言之忌日則必哀稱諱則

如見此其事親之心悲惻周至如見親之欲得

所愛者非文王不能有是事也不儼然如親之

生哉以其思者言之不特正祭之時也即至於

明日明發猶不寐者蓋既饗以致親之來又恐

其夫而不返也可見文王之祭樂與哀殆相半

焉饗之必樂已至則又慮其往矣能無哀乎若

然如不欲生者哉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
嘗祭也親身自執
也趨也
從教言則
於上聲曰
水言反以
自備備也

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

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

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越行步迫狹

數舉足頌也皆一於誠敬不事威儀正事親之

道也子貢執夫子所言言者為問夫子言濟濟

者其容疏遠漆漆者其容愉飾此二者威儀有

餘誠敬不足不可以交神明若我之交神則以

誠敬為主而不可有此容矣乃我所言濟濟漆

漆非無謂也當禮樂既成之後助祭之君子各

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彼其心原

不必有恍惚交神之念若我之自祭則又以交

神為主而不可有此容矣各有所當○孝子將祭

所當言各有所主不可執一論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八

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

以治之必本於虛中者心無事而後可

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

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

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

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

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兩言奉承
而進之上
不敬定
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諭其志意
祝以孝告也如依舊說言之
○孝子之祭也
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
物不可缺
用故欲備
事不勝誌
猶故欲備
洞洞屬屬
無間之貌
屬屬誠實
無匹之貌
諭其志意
祝以孝告
也此者幸
而不敬必
或者樂而

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

使之也。盡其怒而為敬。盡其信而為信。盡其敬

而為敬。言無一毫不致其極焉。禮有常

經。不可以私意為隆殺而過失焉。進退之間。其

敬心之所存。如親聆父母之命。而若或使之。亦

前章者。○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

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

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

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既也。薦而不欲。

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

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觀孝子之

祭。可以知

其心也。敬以誦。則變其常度。故立而不誦。固也。

敬以愉。則致其親密。故進而不愉。既也。敬以欲。

則孝愛之深。故薦而不欲。不愛也。敬以受命。則

服順之至。故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

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孝子之

故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

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

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

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成人之道也。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執

玉。奉盈。弗勝。將失。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不失孺子之心者。若夫嚴肅

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

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

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

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

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

家也。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

也。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有德者雖未能

盡道。然亦遠道不遠矣。凡列爵者皆謂之貴。不

必皆君。然亦近於君矣。下三句。做此。五者均為

定天下之道。而貴老敬長尤重。故孝極其至。可

以廣愛。包含編。無不周備。不可以至天下乎。

而王天子之事也。至孝近王。則天子猶必有父

況其下乎。第極其至。可以廣敬。制節謹度。不敢

縱逸。不可以霸天下乎。而霸諸侯之事也。至弟

近霸。則諸侯猶必有兄。況其下乎。故先王之教

孝弟。因人心之固有。而無所改移。凡以其○子

為人道之大綱。而統領乎天下國家爾。

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

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

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人

君雖無所不愛敬。而愛莫切于事親。敬莫先于

從兄。故立愛立敬。自親長始。而教民睦順之理。即此而在。蓋教睦則民與孝而貴有親。教敬則民與弟而貴用命。民咸事親聽命。則其心和順。事親必能事君。聽命必能。○郊之祭也。喪者

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吉凶異道不得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

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鷩刀以封。取

脾脅乃退。燔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祭謂祭宗廟也。穆答君也。鷩刀亦謂宗廟也。

君者世子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從君以次

序在牲之後也。牽牲之制麗于中庭之碑。此迎

牲時事也。取牛耳旁之毛以告神。毛以告全。到

以主聽。欲神聽之也。此殺牲時事也。乃退。一節

竟而暫退也。燔祭祭牲畢則禮終而君退矣。此

為牲時事也。牽牲有儀。薦獻有節。皆人君敬心

之所極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

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十一

生或皆天之功。故郊以報之。然天尊無為。不可

直讀而懸象者。明莫大於日月。故以日為主。而

以月配之。皆所以尊天也。闇者。日既沒而黑。夏

尚黑。陽者。日方中而白。殷尚白。及闇者。日將出

而未周。尚赤。故祭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

以朝。猶逮及闇也。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

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

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川來。月往。則日來。一陰一陽。一長一短。終始相

然。周迴不息。由是變合成萬物。化醇以致天

下之和。其功如此。安。○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

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

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

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

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

矣。致推致其極也。致反始使人知本之從出。當

上實有是理。當敬事之而不忽也。致物用使人

豐於財用。則知榮辱禮節。而人紀以立。所謂既

富方穀也。致義使人知上上下下。有尊卑而無

悖逆也。致讓使人以禮相與。而不爭也。先王制

禮之意如此。苟能合此五者。為治則裁成天下

之道。已在於是。民生日用。自有所範圍焉。而不

過。雖有異行而不。○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

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

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氣為神之盛。魄為鬼

於人身。一見其精靈不可掩。一見其精靈所自

出也。夫生則魂魄合而為人。死則魂魄分而為

神。為鬼。聖人制禮。即其已離之魂魄。而合之為

鬼神。則義理深遠。而又不墜于虛無。所以啟天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

之著也氣有盛時亦有盡時此生必有死也死

必歸土蓋陰精重濁故降而歸土以從

陰也此之謂鬼可見鬼者即生魄之餘也骨肉

斃壞為野土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

上為昭明焉蒿悽悽益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

以從陽也此即其初附麗於四肢百骸之精靈

而不與魄俱散者是則神之顯

著也可見神者即生魂之餘也

因物之精制為

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

服聖人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為尊極之稱

而顯然命之曰鬼神以此為民所法則使知

死者之有靈則天下之民莫不其如臨

之威而不敢慢服其德之盛而無敢違矣

聖人

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

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十一

自此故聽且速也徒專以各稱其意故制為

麻相傳正吾身所始及由生者今為宮室宗祧

使鬼神有所棲止祭祀有所憑依是反之於昔

則追復受氣之始念之於今則不忘賦形之由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以黍稷進以肝肺首心雜以兩醜醴酒又初祭

所加之鬱粢此以形魄歸地故味及灌以求諸

陰所以報魄也此特則以酬酢為禮祭之酒食

偏及上下情義無間又不專於反始矣神人交

通幽明兩盡非

禮之極至乎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

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

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

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

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醑齊盛於是乎

取之敬之至也既內盡志又外盡力正以親為

之不敢有弗盡也籍田以下皆詳不敢弗盡之

意蓋就其竭力從事而見致敬發情之至也耕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十四

必躬服重其事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

必躬秉勤其事也

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儀牲祭牲必

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

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

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臣以朝君之禮朝牲

無任不致其敬蓋養獸之官君所設也躬朝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風俗多

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

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

孝矣。無人為大言。無如人最為大。不虧其體。以

矣。豈舉足以下。皆跬步不敢忘。孝之事。不

徑不游。思全形也。不辱不羞。思全性也。昔

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

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

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

次乎事親也。四代所貴不同。以救弊之政異也。

或至澤壅。故承以貴富。富或私財。志親。故承以

貴親。然所貴不同。而尚齒則一。齒之所貴。歷千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九

載不易。所以然者。人道之大。莫外于親。親長長

則事親之下。尚齒即為之次矣。其重如此。是以

四代無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

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第達乎朝

廷矣。杖於朝。振杖而立也。君若有問。則為之布

席於堂。而使之坐。不俟朝。謂見君揖之。即

退。不待朝事畢也。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

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第

達乎道路矣。不錯則隨。正所謂不併也。老者或

負戴。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

寡。而第達乎州巷矣。遺來。古之道。五十不為甸

徒頒禽。隆諸長者。而第達乎狻猊矣。四丘為甸。狻猊

起。其民為奉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

役也。田畢分禽。則長者獨多于少者。舉春狻猊。冬

狩。夏秋。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第達乎軍旅

矣。五人為伍。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

巷。放乎狻猊。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

也。朝廷政所自出。故曰發。道路人所共由。故曰

行。州巷委曲偏僻之所。故曰至。狻猊開曠之

地。故曰放。軍旅武功之處。文事易廢。故曰脩。自

朝廷至軍旅。其人可謂衆矣。然皆通達孝弟之

義。以死守之。而○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

也。○管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三

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

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

下之大教也。先賢先代有德之人也。西學。周食

之小學。祭亦稱養。所謂追養也。

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酌。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

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

大學來者也。此即五教中舉養老一節言之。天

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四學。四代之學也。大子與同學之人

序齒。不以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

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

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或先見或

見皆曲致其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

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

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

者此言鄉飲酒禮一命貴矣猶齒於鄉再命則

尤貴矣猶齒于族三命雖不齒而猶不敢先

與之揖讓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天子有

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

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二

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善已之善也而命之也

已之命也而皆出于所親凡此皆不各歸于所尊命

敢自有自專示謙卑退遜之節也○昔者聖

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

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

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

以尊賢也屈伸之氣易簡之理陰陽天地之情

通謂必見

之也

或先見或

就

見皆曲致其

老老之義也

此言鄉飲酒禮

一命貴矣猶齒於鄉

再命則

尤貴矣猶齒于族

三命雖不齒而猶不敢先

與之揖讓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

天子有

善讓德於天

諸侯有善歸諸天子

卿大夫有善

薦於諸侯

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

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

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

必訕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

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

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

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於其來

不及愛其親然及既來也又如親有欲語而未

之發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

將復入然總是孝子一念注親之誠所謂恍惚

與神明交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卑靜以正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二

言立有深思也夫將祭祀與祭之日祭之後如

此可見孝子之至誠至善無一息違身身又不

違心容掩不違親則誠不可解不違身

或遺矣此孝子事親之志所謂心鄉平親者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而左宗廟右陰地道所尊故右社稷所以神地

靡不恭敬

一誠懼不

及見愛于

觀亦通雅

者助祭之

人結者不

可解之意

術與迷回

進者謂毋

畢德者也

言立有深思也

夫將祭祀與祭之日

祭之後如

此可見孝子之至誠至善

無一息違身身又不

違心容掩不違親則誠不可解

不違身

或遺矣此孝子事親之志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二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三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

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五禮為重而祭猶必有義蓋祭固將之以物然非由外至而生於心必未祭之先休惕懷愴先生於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三

心而後形於外也。可見祭之為義在於心矣。唯賢者孝愛之誠本於天性乃能盡之豈狗物者所能。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三

五禮吉凶
重其易休
心動貌

物犧牲宗
禋禮并陳
酌獻時節
祀者皆宜

此申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福非如世俗吉慶之福。必其性分之理無一不備始俯仰無愧。無幽明之責。是福在於備也。凡衆之動無一不順而後為備。內盡於已順之本也。則能外順於道而無所不順矣。以之事君以之事親。本心自盡一也。唯其有本。是以上及內外無所不順。而謂之備耳。能備於未祭之先。斯能致祭於既備之後。誠信忠敬祭之本也。奉之物道之禮安之樂。祭之時。凡以明薦之也。豈有求福之心。○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之心畜聚於內者深外順乎倫。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三

二

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養以承志為主而口體為末喪以哀痛為主而節文為末祭以誠懇為主而疏數不踰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三

官猶主也
具謂供祭
之物水草
陸產魚鳥
之屬八簋
之實稱梁
之屬也

者莫不成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

祭之心也。以植物為之曰菹。以動物為之曰醢。以

盛者地產。故數用入之。偶昆蟲以陰蟄。以陽出

草木以陰枯。以陽榮。用至於昆蟲草木。而陰陽

之物。於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其齊盛。王后

是為備。蠶於北郊。以其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其齊

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其見服。天子諸侯。非莫耕

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

也。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

也。親耕親蠶。欲身致誠信於神明。及時將祭。君

也。此未祭時。夫婦親之之一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

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

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

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

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

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

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

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

明也。齊有二。致齊散齊。盡之。齊之功有二。防邪

難忘之屬

草木稼粟

之屬

井禮祭

服上玄下

純純服亦

見服也純

音藉

三

大事記事

兼教人事

手足有所依。則檢皆防邪。訖欲之事也。精則不

雜。明則不蔽。定而又齊。此德已精。益精。已明。益

明。也。精誠可通乎幽。明禮可。是故先期旬有一

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

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

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

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刷。卿大夫從。士

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浣水。君執鸞刀羞齊。

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致齊於內。以上。將

二也。君與夫人皆致齊。則外內之官皆備矣。然

後會於大廟而行祭焉。正於阼。居主位也。東房之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居婦位也。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卿大夫。君

率性。宗婦從。夫人薦浣水。君羞齊。夫人薦豆。此

行祭時。夫婦親之之三也。故。及入舞。君執干戚

總結之。曰。此之謂夫婦親之。

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

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

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

與竟內樂之之義也。此言人君親在舞位之故

其事尸。不特備禮物以薦之。又親就舞位以樂

先主祭有

讀又宮宰

守宮宰宿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也。大廟如

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武宿夜。武舞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皇尸。此聖人之道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成功也。三者之所重。本在於君子之志。故其輕。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重。隨志以進退。志輕外重。雖聖人弗能。可以見。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與志進退之必然矣。身自盡者。誠教之志。而重。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節在此。然後假於物。以奉之。則內重而外與俱。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重。乃聖人役志。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為本之道也。○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武宿夜。武宿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五

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

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

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祭畢而餼。餼乃祭之終事。所不在。不可不知。而謹之。蓋

古人所言。善終如始。惟此餼也。尸亦餼鬼神之。起也。建當

是。即施惠於民之法。惠者。政之。是故尸謨君與。作餼請候

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六蓋二

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蓋為嚴

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之祭於言

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四蓋蓋益

則禮可知

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

者。竟內之象也。承上文惠術而言。自君卿至百

上而下。所以別貴賤之等。以下繼上。所以興施。官。每變而人益衆。無遺缺也。自

惠之象。四簋以下。正言其所以象施惠也。蓋廟。中者。竟內之象。施惠之禮。遍及於廟中。亦猶祭

施惠之政。遍及於竟內。餼非施惠之象。而何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

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

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

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

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

物大矣。其與物儔矣。順以儔者也。其教之本與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六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

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

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

教生焉。觀政以上。自為一節。承上施惠之象。而

之大也。自上所施為澤。自下所受為惠。民之信。上。皆於餼惠。此餼之為道。可以觀惠民之政也。

然不特觀政而已。即教之本在是。故承言祭為

大禮。其與物儔。皆由於君身之順為之。則即

順以行祭。乃為教。祭之本矣。蓋其所謂教。不外

事親事君之道。然非由人君明德於上。崇祀宗

廟。社稷。以為之本。不能也。今行祭者。能盡其道

而無遺。端其義而不違。則推本於上。而忠孝之

教自於。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

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

已。盡道端義。可見身為之本矣。又即事君者。以明之。不以不安使下。不以所惡事上。所謂身行之也。一不以身。而非人行已。則非教之道。此君子之教。必正身以為之本。唯此順之至也。祭之順。備非與。由順則可以教忠。○夫祭有十倫。孝於天下。故結曰。教之本也。已。

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

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倫。猶義也。鋪。猶示也。鋪。所為也。凡。

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人死則精氣無間。其設一几。以依神。使神焉依之也。祝以事告尸於室。中明日。又釋祭於廟門之旁。祭禮之始終。畧具矣。所以為事神明之道者。神無形而依之。有以。致精神之感。而冀其格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尸本是臣。為

之。如君父矣。然在廟門未入。則猶疑是臣。入廟而始全君父之尊也。君祭固主於盡臣子之德。

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入廟而始全為臣于也。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父北面而事子。行當如是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凡獻朝饌二。饋食二。主人酌以玉爵獻。鄉獻。鄉之後。尸又飲主婦。酌尸。及賓長。獻尸。各一爵。是尸飲七也。君乃以瑤爵獻大夫。自此以後。尸又飲長。賓長。兄弟。加爵各一。是并前尸飲九也。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焉。其受獻者。爵同。皆論齒。夫獻一也。酌。而大夫而士。而羣。有司。是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所以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此皆謂生者之昭穆。而其原則出於死者。父子情言。總謂之親疎之殺者。以情為主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七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八

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爵祿先

故命於犬廟示不敢專以尊祖也史由君卷冕

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

體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

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昨與東房異位也執豆則有校鐙之異執爵則

有柄足之異然不特夫與尸及執體為然也

謂君與夫人授受之處亦不相襲酬凡為俎者

以骨為主骨有貴賤賤人貴爵周人貴肩凡前

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

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

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

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

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此以頌

殷賢貴爵之厚周文貴肩之顯祭必有惠貴賤

各有所取是也不重不虛所謂均也施惠之禮

既均於廟中施惠之政必行於境內政行則民

無俯仰衣食之憾而事成則上享阜成殷

富之休而功立矣功立之故由於俎惠之均非

善為政者安能由俎以及政由臣以及民乎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

族酬之時賜助祭者爵同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九

姓則昭穆各依其派異姓則貴賤各以其等夫

者以齒序長者受爵在先少者受爵在後也夫

祭有異輝胞翟闈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

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界之為言

與也能以其餘界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

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闈

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

者更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

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界之是故明君在上則

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明則見乎

下之類於上仁則允乎上之賜於下四守至賤

皇尸至尊以至尊而不忘至賤所以為惠下之

道也明君在上明仁兼至惠必凡祭有四時

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說見

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

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禘禘於春夏感親

陽義而祭也嘗烝於秋冬感親之與物借來是順

順陰義而祭也陽至夏而始盛陰至秋而即盛

二氣既盛於夏秋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

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

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

艾青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十

輝音暉 翟音翟 闈音闈

民弗敢草也。人若政令與時偕行亦若祭之順仁屬乎陽故於陽盛之時行之田邑雖賞而不濫及於無功刑罰示懲而不少假於有罪義也義屬乎陰故於陰盛之時行之然爵服以順陽義固矣刑賞並行而亦謂順陰義者何哉古記有之曰嘗之日發公室以示賞即出田邑之謂草可矣則人君行聖刑苟君未行刑則陰事未始民不敢艾草即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發秋政之謂也

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

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

祭也。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

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

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知義之責在君不在臣。以臣形君重責其義於君也。曰為君不全則國不能以治矣。而是義何為者也。報反吾心之志。禘嘗舉而始遂。仁孝吾心之德。禘嘗舉而始顯。是義以濟之。祭之也。故德之根心者盛則志之感愴者必厚。而以順待舉祭。其義自章。由是祭祀之舉不為虛文。一敬而上行。下效莫敢不敬矣。然非身蒞之不可。唯不得已乃使人攝然。而明義非人所能代也。德薄反是。所謂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此義之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三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所以為大。而為。○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

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

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

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謂自名其名其辭於鼎也。蓋先祖雖美而我無以名之。則終於湮沒。此銘為孝子孝孫之所自名也。銘

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

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

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

示後世。教也。論譏譏錄也。王功曰勳。民功曰勞。謂對酌其輕重大小。不溢美也。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三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官于宗周。奔

走無射。

公衛莊公剛曠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言即愛賜。公父公子。禮之立已也。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楚加射。射之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官於宗周也。

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魯襄公十四年。衛孫。獻公成公。林父奔。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孫叔餘功。流於。後世。能石助。獻公使之亦得及國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乃考文叔。與舊者欲。祖莊叔所服行之事也。

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勳公家。夙夜不解。民咸

慶作慶文。叔成叔會。白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

者欲者。心志之。

所有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為首欲。至。文叔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倍率之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懼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勳大命。施于烝彝鼎。

對揚。對揚。懼。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勳。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懼。之。鼎。銘。也。言。對。答。揚。舉。用。語。君。殷。勤。一。句。讀。也。及。鼎。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勳。在。鼎。彝。是。國。有。賢。臣。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

昌。屬。公。名。清。廟。雖。清。之。詩。管。象。直。魯。管。以。魯。魯。也。文。王。之。

此。衛。孔。懼。之。鼎。銘。也。言。對。答。揚。舉。用。語。君。殷。勤。一。句。讀。也。及。鼎。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勳。在。鼎。彝。是。國。有。賢。臣。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

昌。屬。公。名。清。廟。雖。清。之。詩。管。象。直。魯。管。以。魯。魯。也。文。王。之。

昌。屬。公。名。清。廟。雖。清。之。詩。管。象。直。魯。管。以。魯。魯。也。文。王。之。

昌。屬。公。名。清。廟。雖。清。之。詩。管。象。直。魯。管。以。魯。魯。也。文。王。之。

昌。屬。公。名。清。廟。雖。清。之。詩。管。象。直。魯。管。以。魯。魯。也。文。王。之。

昌。屬。公。名。清。廟。雖。清。之。詩。管。象。直。魯。管。以。魯。魯。也。文。王。之。

昌。屬。公。名。清。廟。雖。清。之。詩。管。象。直。魯。管。以。魯。魯。也。文。王。之。

昌。屬。公。名。清。廟。雖。清。之。詩。管。象。直。魯。管。以。魯。魯。也。文。王。之。

昌。屬。公。名。清。廟。雖。清。之。詩。管。象。直。魯。管。以。魯。魯。也。文。王。之。

昌。屬。公。名。清。廟。雖。清。之。詩。管。象。直。魯。管。以。魯。魯。也。文。王。之。

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玉戚。以舞大武。八佾

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

以重其國也。

此。因。孔。懼。事。而。類。記。之。言。周。公。之。勳。勞。與。懼。不。同。而。禮。樂。之。賜。又。與。同。矣。

銘不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

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十四

繁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

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

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

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繁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

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

於春秋者也。

淳。厚。者。未。必。深。察。精。微。通。達。者。未。必。篤。懇。誠。實。寬。厚。者。未。必。嚴。立。繩。檢。潔。靜。之。過。或。至。矯。激。精。微。之。過。或。至。穿。鑿。務。為。恭。儉。或。亡。真。體。而。趨。得。節。弄。筆。褒。貶。或。至。任。

意而乘是非故各有所失也六經之教尤上所
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深之

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
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

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
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

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地參與日月並明其德盛矣所以然者由其養
之密耳朝廷出治之地則論仁聖禮義之序而

聽雅頌之音有環佩之聲有和鸞之音致樂之

功無不至居處進退易忽之時有禮而前後左
右各得其人有度而揖之揚之各中其則致禮

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
而無其器則不成

與利實意潛孚曰信果於去禮之於正國也猶
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

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

道也環佩玉鸞和音也

指佩玉鸞和音也

與天

十五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三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

不可誣以姦詐衡繩墨規矩禮之喻也輕重曲

至正之道君子審禮則由禮者為誠實不由禮

者為姦詐人無通情而國得其正矣信乎禮之

可以正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

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

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

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隆以心言崇重之

之也敬讓者禮之體奉宗廟以下皆敬讓之作

此言禮之功用也

此言禮之功用也

此言禮之功用也

此言禮之功用也

此言禮之功用也

此言禮之功用也

此言禮之功用也

此言禮之功用也

此言禮之功用也

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

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

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

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

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此又

姻覆說至聘覲以明上文之義有禮則亂止而

不行無禮則亂生而莫救可見禮之教化微妙

莫測蓋其止邪不待繁然後禁而常於未形之

時使人日遷於恩義序別之善去其淫亂倍忘

而使人由教以善禮為無用而去之哉引易禮

始之意

以明之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三

十七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三

終

今無之也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四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

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

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

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

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事天地言節者郊事天社事地各以其位各以

其屬各以其時惟禮有以節之也祭之嚴者外

自君臣始而上下而長幼惟禮辨之以定其位

情之親者內自男女始而父子而兄弟惟禮別

之以正其交此數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

者民之所由生也

其會節禮非強世之上之所能亦下之所能以所

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而有成效然後治其行禮之

器服以繼續其教於無窮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

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

禮之期

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

之謂無也即安其室也節也

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順之謂民無違心也

之而尤重於喪祭之大者喪有筭有奠祭有廟

於足躬行其禮以率也

有時又有燕以序宗族制禮如此已不無取用

於民苟非躬自節儉則百姓不足而禮廢矣故

安居處惡衣服卑官室儉車器非飲食取民有

制則留不盡以遺民而與民同

其利矣言昔者以見今之不然

公曰今之君子

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

行固必欲得之盡也

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

其所有午近同求得

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庸民者由前今之用民

皆欲但求稱其私欲

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有心於行禮即

有心於節儉昔之用民以之禮之所以行也

所以不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

禮七小反

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愀然作色變

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然

棟動之貌問及人道則切於治民公曰敢問何

故曰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福也

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

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

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

也

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

無所不從也

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言無似也

政之為正上一歸於正之謂也然從正必由

于為正蓋君為民從上下感應之機原自如此

不為又何從哉三綱人倫之大庶

物衆事之小大者正則小者從之

孔子對曰古

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

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

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

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

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古之為政必納民於

軌物而不忍其傷敗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四

義倫是謂愛人愛之則必立為三綱之禮使人

有所率從故禮為大義倫之禮曰別曰親曰嚴

皆是也而又以敬為大敬則行三言之道盡之

笑而非三言之外別有一敬也即其所謂別夫

婦者而始初行大昏之禮乃為太焉而大昏所

以為至者不但以敬有愛存焉冕以致其敬迎

以致其親則不特敬重之又親愛之使弗愛則

不親矣弗敬則不正矣此大昏之愛敬所以為

政之本蓋愛與敬合則親嚴之道不

外乎此欲行三言之道信從是始矣

公曰寡人

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

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我也

我

也

明以傳世。是敬婦者。敬先聖也。幽為祭。孔子曰。主是敬婦者。敬鬼神也。冕服豈為過哉。孔子曰。

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

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

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

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

其政之本與。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二姓合而

先聖之後也。君為祭主於外。夫人為祭主於內。

內職。君臣之間。相正而無不嚴。是謂夫婦有別。

而父子君臣各得其道也。由是推之。庶物則物

耻足振。而無復廢墜。國耻足興。而不復微弱。孔

此為政必先夫婦之禮。而禮之為政本也。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四

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

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

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

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

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

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

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

矣。冕而親迎。敬其妻也。冠於阼。敬其子也。備

寫親之後。此所以不可不敬也。至吾之有身。乃

親所生。猶木之有枝。而親為之本。相須共體。又

遠言者既

祭而意有

木蓋又自

推原言之

事言即朝

廷物耻事

物汚國

和國體平

弱

音

儀禮卷二

不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不可不敬也。敬吾身

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

以及百姓之妻。則德教溢乎四海矣。言大王之

道。即其愛民遷國。而民皆得保其身。全其妻子

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

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

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

身。則能成其親矣。言動二者。敬身之目也。上之

而作辭。作則。已在民矣。可不慎乎。是以君子言

動。不敢有過。則民不待教令之及。而自知敬恭

其上。不辱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

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

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

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

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

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遂言以上。推

成親本於成。身。下言身之所以不成。成親本於成。身。

吾身。本同一體。不能愛人。則吾一身之中。亦乘

違日見。何以有其身。既不能有其身。則不能隨

遇而皆安。由是仰愧俯作。而不能樂天。雖有此

身。亦不過過血。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

之軀。何以成哉。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

不過乎物。寓於物也。能盡物之理。不至過遠。則

踐形盡性。而成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

五

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

也是天道也不閉其父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

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此承上文樂天而問君子之德

緝然無間純亦不已如日月之往來不窮此天道之流行也唯不已故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莫能閉止其久此天道之變通也至於人道化成則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此天道之神妙也既成矣則光於四方顯於後世明盛不滅

此天道之顯著也是所以可貴也公曰寡人

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哀公自言資質蔽於蠢愚冥煩子志記於我心或可請事也

人道天道未能也子以簡切之孔子蹴然辟席

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四

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

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

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仁人主事天言

言之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事親如事天則其愛也敬事天如事親則其敬也愛此所謂不過乎物也如是則無愧於天無忝於親是謂成身仁人孝子互言之也此合天道人道而總結之也後罪者恐其過仁孝之物而得罪天親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

為是臣之福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

縱言之言

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

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

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周流無不徧者隨物而施無不中節也恭不中禮而

謂之給者便捷之人多足恭而無實失禮之弊有三而唯給為甚以其曲意徇物有類於慈仁而實害之此似是而非

非者故特著以示戒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

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

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有一定之體不容一毫也損益以禮制中則過與不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四

及於此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

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

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

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

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領惡不兩立禮之

中敵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愛敬則禮舉而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既周流暢達也仁爲好不仁爲惡禮以全之而惡

自領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

如指諸掌而已乎治人事神原無二理明於其義則理自可以相通而治國

心言暴以

容言自野

無文曰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容言自野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

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

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

有禮。故武功成也。此下皆言治國之事。所謂周流無不徧也。是故官

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

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

之動得其宜。得謂皆得法於禮也。度高下大小之制。象謂法象。所謂以制器者。尚象也。酸苦辛鹹。各以其時。清濁高下。各有其節。六等異數。五路異用。車之式也。鬼神得饗。如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是也。喪紀得哀。凡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皆是。辨說得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之類。衆動得宜。即子指加身錯前者言。凡小事大事無不當理也。

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

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俛乎其何

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

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

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

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四

八

凡衆之動所包者廣

儀儀無定也。祖祖始也。祖始也。祖始也。

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

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

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

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

衆也。禮者人事之儀。則無禮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凡事皆失。不能倡率而和衆矣。夫治國得禮。則有指掌之易。失禮則無祖洽之功。禮以制中。安往而可以去禮者哉。○子

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

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獻畝之中。事之聖人已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四 九

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

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容出以雍。徹以振羽。

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

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

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節有九。而大饗專其四。雖諸侯之事。然而中正和平之道。則人人可以體會。故雖畝畝之中。可

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以大饗之四節言之。請

俟相朝。既升堂。主人獻賓酒。卒爵而樂止。一節也。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樂又止。二節也。

升堂而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

知者知其

其儀將首

下管象武

之上缺并

歌清廟一

可振羽即

振羽

振羽

振羽

之曲則節也。夏籥大夏之樂以籥吹之與象武
史迭而作行禮如此則藹然親愛之意見於節
文之中故君子觀之而知其仁之心也。以通行
之五節言之行中規一節也。遠中矩二節也。出
門迎賓而鈴聲與采齊相應三節也。祭出歌雍
詩以送之四節也。徹器而歌振羽五節也。可見
君子相與安往不在禮之中哉。夫賓主相接不
外一情所尚不外一德相成期於有事皆於是
見焉。則無俟言謂告誠而相示者大矣。得其相
示之真不必習其迹而已。傳其神離獻敵之中
有不躋於聖。○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
人之道者哉。

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

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所以相成者詩以通禮意不能詩則性情不得

其理物理有所未周必多錯繆之失樂以同禮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四 十

文不能樂則和平之妙未彰行禮必無雋求之

味德以為禮質薄於德則真體銷亡又何貴乎

行哉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

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

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

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

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苟非其人

道或行之在人子貢謂夔以樂稱而不傳其知

禮則是窮於禮矣夫子兩言古之人以示不可

貶之意禮樂之道相為表裏質而無文則素和

而無節則偏夔在當時所職者典樂之官故名

也再言古之人以重美之 ○子張問政子曰

樂繆不能

十

文稱文章

之顯其名

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

已禮樂者政治之原前所告以禮樂即子張復

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

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

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

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子

以政事多端若明禮樂以錯之則禮樂不止如

前所云也不知禮樂不在頌文而在實德言中

禮行中理矣必身安樂之則自然之和無待於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外而為樂君子致力於和序二者則至禮不讓

至樂無聲而天下太平矣諸侯無不來朝萬事

皆從其理百官各盡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

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

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

義也禮之與廢衆之治亂係焉此禮所以可錯

有左右明尊卑也隨行辨長幼也序立辨

尊齒也禮必有義如此豈徒事於頌文哉

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

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

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

節相連

樂之樂字

目巧謂不
用規準
絕伯據目
巧也

倭辯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
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
然若發矇矣禮之所廢而室室五者畢亂故帝
王之治天下自貴賤至外內莫不
由之此禮之所以興也言禮則樂可知發矇
若矇者為人所發此記者自為語以結之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
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
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
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民之父母矣凱樂易原猶本謂和序也至者
禮樂之極無者禮樂之微橫廣被
之意四方將有禍敗之變而必先知之者以
其切於憂民故能審治亂之幾而豫為之備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
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
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
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
之謂五至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愛民之心既盛
凡咨嗟咏歎悉輸其節民和民之意
而詩至矣發於言為詩體於身為禮詩既盛則
力行其所美力懲其所刺言而履之禮亦盛矣

詩大雅洞
酌篇凱
同字同

禮主於序樂主於和禮既盛則恩出於已而無
強澤被於民而不知行而樂之樂亦盛矣夫以
天下之和序為樂則必以天下不和不序為憂
而哀之之心亦盛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所謂哀樂相生也極
其至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志氣則充滿於
天地之間貫徹於聲形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
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
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

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
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
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至和盡樂
之道初無
地為節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事於聲至序盡禮之道初無事於體至哀盡喪
之道初無事於服禮樂施於平時喪則施於變
故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夙夜憂勤以摩
基天命唯務行寬靜以安民生則至和洋溢於
兩間樂莫大焉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
盛自有常度無一不善不容有所選擇則從心
所欲而不踰矩禮莫大焉邶風谷風之篇言凡
民有死喪之禍雖非親屬而急遽往助之則哀
痛之心最為切至喪莫大焉山
三詩求之則三無之義可識矣子夏曰言則大
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
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君子行此三
無又有五種
起發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
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

其詩作卷
始也宥寬
密靜逮逮
詩作禮樣
當有而開
首之貌手
行為匍匐
地為節

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
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
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
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

施于孫子無聲之樂言至和也至和生於心故始於氣至不違言無所忌也無所忌

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已和則人自應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近者既從則遠者聞之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吾心之和方與未艾故以氣志既起終焉無體之禮言至序也至序生於心故始於威儀遲遲從容不迫也遲遲者自欽翼不放故繼之以威儀翼翼威儀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得中則人心悅服故繼之以上下和同人心悅服則德業日大故繼之以日就月將久而愈大則德教洋溢故以施及四海終焉無服之喪言至哀也至哀坐於心故始於內恕孔悲視人之喪猶己之喪也推是心則所及者廣故繼之以施及四國能哀人則能養人故繼之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仁德之發揚於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則澤被後世故以施於孫子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

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

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

九圍是湯之德也天地日月皆以無私三王兼之此德之所以參天地也詩

言商自契以來天命所歸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唯謙降而不息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然其昭格之心遲而又遲初無心於得天命唯上帝是敬盡其在我而已而天有四時帝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為王也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

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申言天

實春夏之教秋冬之閉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後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神氣天氣也即其下降而地承載之於是神氣之變化致風霆之顯設風霆流行於兩間而成形所以運造化之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十五

遠而庶物因之以露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清無所雜明無所蔽在躬身有之也者欲將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此言文武無私之德清明在躬無私之德也體也清明之德在身則氣之所適志之所向自能前知此無私之用也是以意所欲為天必先開發其朕兆猶天降時雨而山川先為之出雲也詩言崧然高聳者五嶽也其山峻大上極於天維此五嶽降其神靈以生申甫皆為周室之翰翰四國則子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此宣王之詩借以言文武之德蓋山有其德而後有賢才如一証也 三代之王也亂者出焉亦有開必先之一証也

州之界也 教示也 疾雷為言 露生始生也 所載之 事也詩大 所載之 意也詩大 意也詩大 意也詩大

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

德也。弛其文德，恊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

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此言三王不雅身存

無私之德，又有先世之德也。詩美宣王，此亦借

以為喻。言三代之先，皆有令聞者，非遠道以干

譽也。有明則之德，而今聞自不已耳。大王，宣王也。觀大王而羨商之先，可知三代之無私之德益

明矣。此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起立以承教，蓋得聞至論而喜也。聞竟背負牆壁而立，避後來

人也。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四

禮記纂註

十六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五

宋 陳 澹 集說

明 徐師曾 集註

湯道衡 纂輯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

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

坊淫，命以坊欲。君子以道坊民之失，猶以隄坊

欲，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故以道坊

民，使不至於不足也。坊之猶踰，況無坊乎。性之

善為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情之湧為淫，刑以

坊之而遏其流，情之者為欲，為命之說，以坊

之使知稟於有生之初而。○子云：小人貧斯約，

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

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

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

亡。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

盜。斯驕者，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

皆人之情也。禮則因而為之，節文有以制之，則

富者不至有餘而放驕，橫之漸，貧者不至不足

而有充誦之病，貴者各有分限，無汰然恣睢之

意，富貴貧賤各得其。○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

詩大雅

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

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

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衆而以寧

者不多見此制之不可以已也謂家族衆

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

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疑者惑而未

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

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

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

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

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天下之政出於

猶天之日家之主至尊而無與對者也尊別於

感恐惑於二王也焉及其晝夜之常人且惡之

象也篡弑之禍常起於同

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

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浮過其上才德薄

足在我者不可使有餘而受祿厚是食浮於

人也在人在人者可使之不足

諸侯之國

大邦之

城郭大

三丈爲一

雉

楚越之王

意者不

意者不

意者不

意者不

意者不

意者不

意者不

意者不

意者不

意者不

意者不

意者不

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

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

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

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禮六十以上

不齒弗於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

君故朝廷以犯君言詩言人之不善其相怨各

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已之曲直然其端止因受

爵之不讓而遂至亡其身可不戒哉貴人賤已

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五

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

死而號無告人臣死於國事與生而有功於國

國內者均之當利祿也然死者易忘亡者易忽

故必以死爲先而民自化於仁厚勉於忠義

借死忘生之意○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

小人先言人君貴有德而不吝於班祿則民與

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詩小雅

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人君將

必參酌乎輿論之可否則政教所加合於民心民專戴之如天所降施者矣上不酌民意則事

以臆斷而失其所守故曰犯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而不肯從台故曰亂信則不欺乎民讓

則不待乎已民尊敬之何亂之○子云善則稱詩衛風

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詩衛風

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履當作體謂

無凶咎之辭也以無上北之體皆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詩大雅文

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詩大雅文

武王成之詩言謀度錫京者武王之志固已先

焉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為讓善之証犬不爭猶淺也進而無怨則不爭

不足言矣又進而讓○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

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君陳用事

于內女乃願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

於乎是惟良顯哉言切於事之謂謀○子云善

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

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

予小子無良大誓周書引以証○子云君子弛

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尚書而王

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謹猶

下喜悅之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詩大雅既

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承受父命命令

戾之色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之時不可有忿

平也詩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子云睦於

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詩小雅甫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因睦

族即睦於父母之黨之事也○子云於父之執

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

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

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執

友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也

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意也養可能也敬為

難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矣書言君不君而

與臣相襲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

忝祖○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

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

厚於慈言孝不言慈者盡吾之所以事親不計類

戲而不歎言慈者盡吾之所以事親不計類○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

尚書而王

禮記卷之二十五 四

禮記卷之二十五 五

其親老者人之親君子猶敬之况吾親乎故民感之而作孝為親之死故為之尸以象其生為親之亡故為之主以象其存皆示民之有事於親也脩宗廟以棲主敬祀事以饗尸正吾所以有事而追其未盡之孝也○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

爭利而忘義此以敬為主用祭器所以伸其敬也敬之所在為禮禮主敬不嫌於非可以非廢禮于禮主敬不尚其美可以美沒禮乎親饋則祭不親饋則不祭為其有敬有不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五 六
敬也不敬則無禮雖美不食然則禮豈在非與美哉在敬耳易之受福詩之飽德皆言敬也敬不至則利也非義也爭○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

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祭後主人飲一也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

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將祭之時有齊戒以純其志有承奉趨走之禮以敬其尸所以教民敬也陳祭之時三酒並設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示民不貪淫於未也獻酬之時尊者飲多卑者飲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既祭之後合族燕飲教民和睦之道也四者固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五 六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五 六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五 六

所以教民而其間始終儀則有彼此互為觀法者無往而非教也有不肅胡以觀乎是以禮儀貴盡合於法度矣○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語貴盡得其宜也

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也子云

死民之率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實自外人故每進以讓喪自內出故每加以遠死者人之終故送終為大事孔子從周者以○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

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父既往而未忍升其階居其位故曰教民追孝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子云孝

以事君第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世子於父尊則君也故在朝則孝以事君君在

當商讓故在學則弟以事長示民不敢有副貳其君之心也無急於為政之心故不謀仕唯君有故而代之上則稱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

不疑也喪君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父母在不敬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有上下謂甲當統於尊也故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

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

毋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

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臣不敢有室。子不敢專

節。皆明事親事君之道。故總其財。其心一也。以上四

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

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

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

民。民猶貴祿而賤行。此以交際明事君之禮。君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五

八

用幣帛以將之。蓋以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

象。欲民之仕者。先事而後食也。若先財而後禮

則民尚利無辭而直情。則民相爭。豈可哉。故君

十於人有饋遺於已者。而辭不能自見。則卻而

不視。亦先禮而後幣帛之意也。易言不耕而獲

不菑而畲。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則有凶

也。○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

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

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

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

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利不在上

不盡取以遺之民。小雅大田之詩。言彼處有遺

易無妄六

二爻辭曰

一歲曰菑

田三歲曰

畲

凶

三歲曰

菑

田

三歲曰

菑

田

三歲曰

菑

田

三歲曰

菑

田

三歲曰

菑

田

三歲曰

菑

田

三歲曰

菑

田

三歲曰

菑

田

三歲曰

耕者。取之以爲利也。仕則不稼。祿足以代其耕

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鱉也。食時食

四時之珍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也。此皆

言不盡利之事。衛風谷風之詩。本言夫婦。此借

以爲不盡利之喻。言采葑菲者。但取其葉。不以

其根之美而并取之。則德音遠播。而人皆有觀

上死畏。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

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

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

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蕤麻如之何。橫從其

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

獻其身。淫欲之心。民所易流。制禮以坊之。男

光明正大。無曖昧可嫌之行。暨齊節約。有綱紀

人道之正也。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

見之。禮自獻其身。○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

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

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

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

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

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

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諸

詩齊風南

山之篇從

其田賦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色荒則紀綱弛而昏禮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婦人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舅姑親進女子以授壻。恐其不知從夫之道而有違命之事也。

中庸第三十一 詳見朱子章句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五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六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

不言而信。君子視隱微之地。若明顯之中。而常存敬信。是以不待矜持而自莊。益心無時而不敬也。不待厲整而自威。心無時而不威也。不待言說而自信。心無時而不信也。夫功

密於自偷如此。則道雖莫容。亦足自盡。何必歷聘。駕說爲哉。 ○子曰。君子不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六

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

貌足畏也。色足暉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

罔有擇言在躬。行不由徑。則不失足。樂然後笑。則不失色。近信於義。則不失口。不矢者。謹之至也。足畏。足暉。足信。則皆底於善矣。引甫刑以證言。餘可類推。 ○子曰。

禘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禘襲以示

異宜。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有其敬。蓋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不至因循苟簡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

不繼之以倦。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敬弛。極辨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

人於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

苟簡。

恥悞言行則寡過况於禍乎篤於行則誠○子

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

其躬優焉如不終日莊敬則身心有所檢束故

蕩故日偷是以君子日日主敬養其內以齊其

外齊其外以安其內不以一日之暫不檢其心

使外有錯出之容以致內有拘迫之患也蓋內

外一也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

矣故不能○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

如終日也○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

君恐民之不敬也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子

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蔽其所○子曰無辭不

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易曰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六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辭以通謙讓之精擊

民之不相襲也引易以明○子言之仁者天下

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仁

體大而尊其用以昭揭衆善故曰表義之體方

而嚴其用以裁制事物故曰制報之為體以交

際往來彼感此應自有不容已者所以使○子

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荷利如之

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

懲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

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

德怨之報

洛稱其施報之常也民自感之而慎于施矣抑

詩言必報也大甲言當報也若以德報怨雖不

足懲然竟以自居不失為仁者至以怨報德則

悖理逆天其禍必至殺身不但不足為勸而已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

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無欲無惡非中心安仁者不能安仁者天下一

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盡仁苟志於仁矣無

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

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

行○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

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六

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

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功同情異

必畧功而論情也蓋功見乎外或可強取即不

必本於情故未可知情存乎中不可襲取即不

幸形於過而仁可見也故人之於仁仁知畏罪

其行仁雖同而安利強則異論仁者安得不以

情為本哉然情固所必論而功亦不可廢情之

功以事言

道以為無失至道深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

割斷制以為霸考則行踐成詩大雅文

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詩大雅文

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詩大雅文

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詩大雅文

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人之體仁不能皆至

以仁名是仁有數也義以制事本無定體隨其用之所處皆可以義名是義有長短大小也中

心憺怛則視人惟我而為愛人之仁其所發者深矣循古人之成法而勉強行之是取人為善

而為資人之仁其所發者淺矣味始孫者行仁於今時澤及於後世數世之仁唯所發者深故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四

所及者遠也傷不聞者志在近邊無及遠慮終身之仁唯所發者淺故所及者近也仁之數如

此義之長短小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大可例推矣

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

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

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仁統四端兼

故舉莫能勝仁與人俱生相為終始為道遠亦行莫能致唯其如此雖少能舉之少能行之亦

足為仁而推之愈舉愈重愈行愈遠取數所以多也夫全體不息勉於仁者信難苟盡義以求

人則非聖人不足以當之唯以眾人望人則隨其所至皆可以仁名使知彼善於此自可勉

以進於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

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

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莘莘

斃而後已惟安仁之難則人自不可不勉於仁

心必如詩言乃稱好仁蓋鄉道而行者多中道而廢詩之好仁如此直終身以之勉仁之功已

畢豈不造於中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

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

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五

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詩云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必新好則過蓋若故

精可原亦易辭也禮仁情性之德也恭儉信所

以入德之門也敬讓以行則所好在仁雖有過

而不甚何也恭則遠恥而過寡誠則賤言而人

任儉則知足而易容能此則自不至於失故曰

仁者之過易辭也引詩以 ○子曰仁之難成久

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

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

大雅詩民

之儀圖之

惟仲山甫

景行行大

身之老也

斃而後已

心必如詩

畢豈不造

其所好故

仁信近情

寡過情可

詩云温温

精可原亦

以入德之

而不甚何

任儉則知

仁者之過

不以人之

節之信以

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聖人制行以立教，必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法，所以為達道也。惟不制乎已，故民知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貌以驗其文之著於外，衣服以稱其德之有於中。朋友切嗛相成，以至於極而後已。五者輔道而夾持之，欲其趨向之專一也。縱有不行其言不一其志者，獨不愧於人而畏於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六

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此承上容貌衣服而言，欲其容稱於德也。蓋立教者，雖由外以感其中，而受教者，必實中以稱其外。哀色等，有其容也。此由中達外，非脩德行以稱于小人之所以成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絮矩之道哉。故天子竭力致敬以事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事于天子。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

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為人臣者，澤及於民心，一於君，仁孰厚焉。恭儉以下，皆仁厚之實。仁不止恭儉，禮不止信讓，禮恭儉信讓之實，所以效用乎仁。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七

禮也。事雖為人所尚，而不自尚，身雖為人所尊，而不自尊，不淫於位，不逞於欲，不尊於賢，不亢於人。凡此皆所以曲致其小心，而畏慎夫名義也。故以事君，雖得不得之殊，適而仁禮唯一，祇以聽天命爾。仁厚如此，非舜禹文王周公孰能當之。引詩言文王之德，而三聖可例推矣。○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諡雖以尊名為義，而諡法則以壹惠為直，是君

之錫臣猶不欲令有過行之名則臣之自處乎
故不尚不大無以於能而求以處乎情實過行
弗半無以要譽而求以處乎厚軫善美功無
以自是而求以下乎賢人此皆自卑而不居其
名之事然謙尊而光實不容掩民自敬尊而名
歸之矣后稷教民稼穡其功烈之在天下豈一
人之手足遵而用之固已有庇民之大德矣唯
欲行過於名故自謂便習民事之人則自卑而
不敢有君民之心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

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

安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

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

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強教者驅之以道而不拘乎人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六

情說安者撫之以恩而不拂乎人心然其義雖
二而實則並行樂也孝慈也以說安之也而母
荒而敬則強教未嘗不存有禮也威莊也以強
教之也而親而安則說安又未嘗不在唯強教
則尊可比於父唯說安則親可比於母人君兼
之則民亦尊親之如父母矣苟非至德則教養
不能兼舉剛柔不免有偏此其所以為難也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
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
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
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
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尊親之道
母不能兼推之水火天地以至命與鬼莫不然
者可見二者之難盡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詩大雅河
不有始息
教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

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

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

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

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

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刑親而

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敝三代

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敝夏道以命令為

尊遠鬼近人主于忠厚先祿後威先賞後罰皆

忠厚感人之意故民雖知親其上而尊敬則未

也蠢愚以尊命而少開論之意喬野質朴專事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六

誠怒之敝也殷人欲矯遠神之敝故尊鬼神而
以事神之道率民先鬼後禮先罰後賞皆以神
其教也故民雖知尊其君而親愛則無流蕩而
不知靜定之所者先鬼之敝務自勝以免刑罰
而無恥者先罰之敝也周人欲矯後禮之敝故
尊禮而尚施惠以為恩亦如夏之近人而忠焉
欲矯後賞之敝故賞罰無所先後但以爵之高
下為等故親而不尊亦與夏同便利而多機巧
美文辭而不慚其實賊害而蔽於理皆禮文煩
縛實意不足之所致也三代相承各有救敝之
政而率不免於○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
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
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辭則其
有乎惠心可知曰未瀆禮則其躬行率民可知
曰未瀆神則其務民之義可知不求備不大望

後威忠以
待小人
以爵刑
後命數刑
有八議之
類

於民即省刑罰薄稅賦之專故民愛其君未有
厭也殷民不服成王周公化之為難故曰周人
強民然賞罰刑罰之制至周而
織悉備具無以復加故曰窮矣 ○子曰虞夏之
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

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

質不勝其文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畧故寡怨

或嚴刑罰以驅之民或飾巧偽以應之故不勝
其敝敦朴無華之謂質多儀盡制之謂文帝王
之制不能無異此文質之所由分也 ○子言

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

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憫怛之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十

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

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

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

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生無私有

與也死不厚其子傳諸賢而為天下得人也生

死一無所私唯子民如父母而已如母則有憫

怛之愛非責報於子非要譽於人也如父則有

忠利之教上盡乎心下刑乎民也愛之則親教

之則尊非偏於一而不能兼也親而又尊故安

而能敬尊而又親故威而能愛敬故富而有禮

愛故惠而能散由是其君子化之尊仁畏義不

敢犯天下之公理耻費輕財不敢徇一己之私

欲忠以抗節而不至犯顏義以立已而不失之

許物文以相接而不失之妄動寬以有容而是

惟威惟明君子以下是也自下之事上而下是
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
以為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君子之所謂
仁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 ○
可以為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日獻其身以成其信

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

不誣其受罪益寡古之為臣其經世之學皆豫

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為精然後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拜即拜官之拜謂受命也自獻即書自靖

自獻之義謂以身獻於君而不有 ○子曰事君

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十

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

吉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

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功大言而小 ○子曰事君

祿則君不我知故皆不可受也 ○子曰事君

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其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陳善而必致之

高明之域也不尚辭者正也格心而不適問人

政之失也非其人弗自始進必以正也詩言靖

其爾位不下達尚辭之意也正直是與非 ○子

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

曰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疎遠而求四輔舉

曰調親近而苟以自容故曰利適臣以地言
若德乖和所係宰以職言羣吏廢置所出大臣
以位言國家安危所屬此皆詩小雅○子曰事君欲諫
盡當諫之職者尸利可乎乘之篇

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諫者正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也詩言
亦有愛君之心胡不言乎縱未得進諫
亦藏於心而不忘但不以語他人耳○子曰事
此人臣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者也

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進退

官序之理亂則進退之間可以為細故而不謹
乎故君子有見於此而必謹於進退即賓主之
間亦有然者所以遠亂於席上也○子曰事君三違而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六
十一
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內實

而外強違之謂利之○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
非要利而何子

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
為亂敬慎者事君之大節為臣者當始終以之

至君之御臣其柄有六貴富貧賤生殺君
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順受而不苟為趨避若
欲使之為亂從君於昏則有義存焉雖富貴生
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迫之必不○子曰事君軍

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
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
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不辟難不辭賤皆處其位而履其事
也不然則事無緒而不治朝廷軍旅

皆亂矣故君之使臣有得志不得志之殊而履
事之心惟一唯恐自滿而僨事故慎慮而從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是也不敢疾怨而僨事故執

必終事而後退豈有居位而○子曰唯天子受
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

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
之無良我以爲君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

命者也故君能順天命而命順則臣亦順之否
則未有不逆者也夫君命逆則不可以為君矣
詩以証之○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六
十三
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不以言

其人之實以尚行而不尚言也行有枝葉根本
盛而條達也辭有枝葉則蕪辭蔓說而已此皆
世教盛衰所致故是以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

能購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
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
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

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三者
則不問不為虛辭也君子接人如此固如水之
淡矣而交奉以全非若小人之甘言如醴取說
於頃刻而不顧其後者也引小雅○子曰君子

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

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君子操爵人之柄不徒口說音稅止

心勤於善矣益雖饑寒之小猶不虛誠則民中恩也

問矧譽人乎爵之所謂不以口譽也○子曰口

惠而實不至怨苗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

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

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晏晏和柔也且日明也○子

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

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情疏貌親欺人不見是亦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六

言不為無稽之言也○子言之昔三代明王

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

襲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

襲也事天地之犧牲無不卜筮而用之蓋不敢以私襲事天地是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

日月雖已素定至於犧牲則不違大事有時日卜筮而卜筮又不相襲敬之至也

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

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

無怨乎百姓大事祭天地也小事凡內外之神皆是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牲句

下言其一聽於龜筮故神人之心皆○子曰后

順無害言來格也無怨言受福也

國風齊風蟋蟀之篇 說音稅止 誠則民中恩也 君子操爵人之柄不徒口說音稅止 益雖饑寒之小猶不虛 誠則民中恩也 且日明也 晏晏和柔也 且日明也 情疏貌親欺人不見是亦 情疏貌親欺人不見是亦

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

云后稷祀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備也后稷詩祭畢

力稼穡以供祭盛不貴異物易於全備有恭敬

之辭則誠足以饗神無求福之大欲則心專平

報本由是神格鬼饗降之以福及○子曰大人

其子孫有國有天下也兆始也

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

廟龜筮之為器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唯其威敬而不可褻玩故天子諸侯用之有辨天子

無筮惟用卜諸侯用筮不用卜此定制也然天

子亦有用筮時出行在途是已殺於在內也諸

侯亦有不用筮時在他國是已不欲人疑其吉

凶之問也諸侯有用卜時出行卜所處之地慮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六

他故也天子亦有用卜時其○子曰君子敬

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

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敬其來適國之禮故

用祭器敬其往朝之事故不廢日月而詢龜筮

君謂天子長謂大國由是為上者不見瀆於下

民為下者不見襲於君

長皆吾敬之所感化也

詩大雅生民之篇 言備也后稷詩祭畢 易於全備有恭敬 則心專平 報本由是神格鬼饗降之以福及 兆始也 天子道以筮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 諸侯有守筮 天子道以筮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 卜宅寢室 天子不卜處大 廟 龜筮之為器 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 唯其威 敬而不可褻玩 故天子諸侯用之有辨 天子 無筮惟用卜 諸侯用筮不用卜 此定制也 然天 子亦有用筮時 出行在途是已 殺於在內也 諸 侯亦有不用筮時 在他國是已 不欲人疑其吉 凶之問也 諸侯有用卜時 出行卜所處之地 慮

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敵

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欲民為善必先講明其理

故以言禁民為惡必先無惡於已故以行言必

稽其流之可至與否恐其虛誕而不行也必

則言可道民亦謹言行可禁民亦慎行兩

引詩皆謹言行之證○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

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不貳表裡

如也從容以辭色言有常始終如一也狐裘

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又以君子之容也出

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實以君子

之德也此即不貳有常之義故為萬民所望而

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

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君之待臣表裡如一故一觀望可知其衷

事業君既開心以與臣則自無曖昧之疑臣既

盡職以事君則自無猜嫌之感君臣相得如此

唯尹湯之一德有焉而其所以可知可志則唯

是君臣之間儀則之不忒也引詩書以證之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

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善者章之以心

詩大雅抑

文王之歸

先講明其理

必

行

言

皆

謹

言

行

之

證

也

君

臣

之

間

儀

則

不

貳

非作奸作惡也惟民生厚有善無惡故為此以

示之則民自一於為善不貳於為惡也引詩以

明章善○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

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

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

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

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意旨不定

適從矢志不輟則君勞於聽察故在上者謂其

心之好惡以示民即善而去惡舉無有疑者民

於是曉然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矣夫何惑

為臣者脩其身之德行無過問之虛辭自不至

強以艱險之事理舉無難知者君於是信其行

而聽其辭不苦於讎力之不逮矣夫何勞板詩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七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

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

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

之不迪政以正人教以化人而有不行不成者

為善而去惡而為善無榮施為惡無艾艾刑

輕爵民誰從之引康誥證不褻刑也引甫刑證

行化也○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

儀法排引

詩大雅板

之為瘁

同病也

下

意

旨

不

定

則

民

眩

於

意

小

雅

巧

言

共

維

王

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遠臣不

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

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臣

若之心。齊必親信之。至乃得治其事。以慮四方。

而民以之。寧其不然者。由君之待之。無忠誠之

實。尊敬之禮。而徒富貴之過也。其究至大臣不

得治事。而適臣起而奪之。謂民望何。故不可不

敬。以其為民之儀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以其為

民之向道。虞其奪吾大臣之柄。而致民不寧也。

故敬大臣。毋令小者肆其謀焉。而慎適臣。無庸

遠者。關其說焉。若夫以遠言近。且不可。顧可令

內圖外乎。如此。則不特大臣不怨乎。不以。而適

臣亦不至。懷疾怨之心。遠臣不至。受蒙蔽之實。

各安其職矣。葉公顧命言。毋以小臣之謀。而敗

大臣所作之事。毋以嬖妾之寵。而惡莊正之后。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七 五

毋以嬖臣之諂。而惡莊正之士。知此。則知所以

待大臣。而適臣得其馭。節踈遠。何虞不達哉。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

親失。而教是以頹。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

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親賢遠惡。人心所同。今君若

葉音攝葉
公沈諸梁
臨死遺書
曰顧命

詩小雅正
月之屬仇
仇不一仇
仇君陳屈

德猶言水
性即言厥

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

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

慎也。溺。謂覆沒而不能出也。三者之溺。雖有不

同。而皆在所襄。知其險而畏之。則不溺矣。

民蔽於勞逸。生死之欲。而有論量計較之私。撫

之則后。虐之則仇。此可敬不可慢也。夫大可畏

者。皆在所襄之中。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如此。可不謹哉。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犬甲

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

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告太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七 六

甲。不可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如虞人之射。弩

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則無

不中也。傳說告高宗。謂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

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

憂。衣裳所以命有德。在笥戒輕與也。干戈所以

討有罪。省躬。戒輕動也。伊尹又言夏之先正。以

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子曰。民以

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

虞人機
弩牙括矢
不射於度
也度在度

射者之所
準望釋發
也近音機
夏和安邑
在臺之西
故曰西邑

庶民以上
逸詩也下
三句今見
小雅節五

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所寒。小民亦惟曰怨。

君為心。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養。詩嫉乘成。書○傷怨咨。皆不能自恤其體者。終必至於亡耳。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

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

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或從或違也。行無類。或善或否也。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論矩之行。志者。言行之所出。名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七 七

者。言行之所成。有物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故不可奪也。然其初必本於務學。故多聞多見。不敢自信。而質證之於人。守之

親者。深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此皆求盡義。壹行類之道也。引書證多聞以下。引詩以證義。壹

類。○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

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唯所好在正。故正者

者惡之。而其惡有方。斯遠近之間有所觀法。知好善而惡惡。有所感化。知為善而去惡矣。何疑

感之有。引詩言君子有良善之仇。○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山之類也

平也。正詩

作改君難

周書和意

作牙於作

亦助作和

物事略格

志記略約

也師發處

度詩曹風

鳴鳩也

詩作分

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貧賤。今不問其人

之。則是好賢不堅。惡惡不明。勢利之交而已。詩

言朋友相攝在於威儀。以喻不在貧賤富貴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

好我。示我周行。私惠而不歸本於道德。是利交

大道。即不雷。○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軌。苟有衣

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

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言有實於此。必有徵

人見其軌。有衣則服之。而人見其敝。人之言行

亦猶是也。言行之不可掩。如此。故君子必慎其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七 八

從禮也詩

大雅初之

篇站樂也

小雅車攻

補允信也

展誠也君

與周書周

田觀依畫

作制中勳

善上帝降

制罰于殿

而申通婆

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柩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祖。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祖。成踊。於三哭。猶免祖。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祖。成踊。襲。經。絞帶。卽位。拜賓。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祖。成踊。於三哭。猶括髮。祖。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祖。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

無變于服 卽着于常 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卽位。祖。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柩者。

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柩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卽位而哭。○哭父之黨於廟。毋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祖。○所識者。弔。先。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七 十二

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聞遠兄弟之喪。旣除喪而后聞喪。免祖。成踊。拜賓。則尚左手。○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

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
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
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

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
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

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
宜袒故發胃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壤牆然悲

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
而往迎精而反也遠柩以葬形猶在柩是送形而往也成壙而歸則形魄歸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地唯精靈而已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
是迎精而反也

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
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

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
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

盡哀而止矣望望之意汲汲從急之情望望者不知其神之來否至于終不得見則心悵

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
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

此既斂王葬三日以後之哀禮音同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
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

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
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

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
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

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
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

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七 十四

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
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

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
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胃傷心男子哭

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
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

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

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

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七 終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七

十五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八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八

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塲長中變三年之葛。

皇姑公子出母
三年父喪期喪母喪
為則則從
父父喪當
除母不當
除則從母
喪同從父
麻有本大
功以上之
帶麻重子
葛故可變
下大功而
皆服小功

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

本哭之稅。下殤則否。○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

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君所主夫

人妻。大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

如士服。○君之毋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

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公為卿大夫

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

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凡見人。無免經。

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

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舉多而刑

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間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直。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

外也。斬衰貌若直。齊衰貌若柔。大功貌若止。小

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

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

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

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

君之適妻

故曰夫人

妾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

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

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

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

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

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

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

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

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

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

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室。芻不納。大功之

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

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不

納。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

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

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

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

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毋疏衰四升。

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

而小祥。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

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

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

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

禫而織。無所不佩。○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

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

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

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

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

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

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制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

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

正服十一

事治也

練首緇緣

去經

易服者重

喪也

禫而織輕

纖黑經白

喪者曰包

重者曰特

重者曰特

重者曰特

重者曰特

重者曰特

重者曰特

重者曰特

重者曰特

重者曰特

重者曰特

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

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人不能無羣

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不可損益

者。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非三年。則無以表至痛

之情。因其至痛之極。而為斬衰至枕塊等禮。以

飾之。此其所以不可損也。然喪三年而止。送死

有已。時不當任情而無窮。復生有節。限不當以

死而傷生。此其所以不可益也。故曰。無易之道

也。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

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

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

號焉。踴躍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

燕雀。猶有啁噍之項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

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

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

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

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

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

期。則何以至期也。曰。至

私曰直曰平就深衣言之貴之斯服之矣文事釋端冕而燕處可服武事釋介冑而燕處可服雖不可臨朝祭然贊禮而為擯相可服雖不可臨折衝然運籌而治軍旅可服四者之用無不宜又如此夫五法兼備是其完也其質則布具其色則白是弗費也此服之欠於朝祭者也

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

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谷寸半

此言衣之緣也重慶秋練練袖也純也純素致哀也所緣者三處袖口也襟旁也下齊也廣各寸半唯裕則廣二寸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八

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肯酒

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

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

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

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此篇投壺乃大夫士禮中獲筭也枉枉不直也哨口不正也賓再拜受主

人般還曰辟主人作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不取直前辟之容也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于

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于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後退反作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賓主之席皆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南向

執八筭與

司射進自西階度量而置壺于賓主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于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筭而起八筭者人各四矢筭如矢數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

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

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司射執八筭起而告于賓曰投矢于壺惟矢本入者乃各為入則為之釋筭若以未入則不為

人者不釋筭也然賓主須捨投若不待後人投而巳偏投偏投雖入亦不釋筭也其投之勝者則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八

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既行又為勝者立馬每

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

一成但勝耦未必專輒得三若止得二而劣耦

得一則輒取劣耦之一以足勝耦之二為三使

得為成也三馬既立又酌酒以慶賀多命弦者

馬之人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如之

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司射命樂工奏之節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左右告矢具請拾

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

黨於左

賓主席皆南鄉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于是乃

投壺也司射東面而立釋筭

左右牽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

數上釋純百金奇音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九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

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

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

儒服。逢掖。魯衣。章甫。宋冠。哀公視孔子被服。儒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九

之不知儒之所。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遠

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畱更僕。未可終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

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

自立有如此者。而欲竟其說也。席上之珍。有德

也。夙夜強學。窮理也。懷忠信。待心無不誠。力行

則才有其具。聘問舉取。皆言待者。已不求人。而

待人來求也。夫尊貴在我。而 儒有衣冠中。動

無所希於世。謂之自立。非乎。 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

遠大章甫 表明文大 柳柳王也 物猶事也 儀須相坐 又則致倦 故必更身 其儀也 大讓如子 細萬鍾形 顯弗視小 謙如尊食 豆羹不屑 辭而辭之

如此者 中猶正也。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適於中也。慎者。謹凜之至。讓本君子之實心。

但其大者。似漫不加意。故如慢。小者似此。為脩飾。故如僞。容非君子所作。意但盛滿處。如作威

而不可犯。放散處。又如忸怩。而不敢為。難進易退。以質禮言。粥粥。早謙貌。曰如曰若。言相似而

實非。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

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齊難。齊莊而可畏難也。中正。以上敬

恕。則忿慾慾望。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

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

近人有如此者。 儒者所以自為者。德而已。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聞之

可貴也。所以應世者。義而已。此可處則處。可止則止。且敬事而後食也。德義者。我之所以為德。

自為應世。一皆以之。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

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

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

齊言者難 去聲 淹謂浸漬 之也樂音 效驚音至 當益論其 力引重鼎 喻其可利 言也極於 危言不欺

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貨財樂好為所樂也

利乘暴兵戎不變節於死勇足犯難則無顧慮

之心才足任事則無不勝之患往者不悔非有

所吝而不改也動則當理自不至於悔來者不

諒非有所忽而不防也機能應變自不必於豫

過言出於已之失知過必改故不再流言出於

人之毀禮義不譽則終無可毀也不斷其威言

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言其謀必

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十者當風波蕩

靡之中利害生死之際不以虛僞負氣而敗儒

不以委靡縮胸而弛非儒者之特立能之乎儒

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

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

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親以情而不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三

可劫以力可近以義而不可迫以勢可殺其身

而不可辱其志不滯不濇無怨也無怒則剛矣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

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

者以忠信存心則人不敢欺以禮義制事則人不敢侮猶甲冑于櫓可以捍患也達則戴仁而行窮則抱義而處隨時所遇而與道俱也且其自信甚篤雖有暴政加之而不變其忠信禮義仁義自若也非卓然有以自立者乎首章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求此章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當天下之變而儒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有二敵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竈蓬戶甕牖易衣而出拜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

可殺以有命也不可辱也數上聲

甲冑冑也

干櫓小

戴大稱也

甲冑冑也

干櫓小

戴大稱也

甲冑冑也

干櫓小

戴大稱也

甲冑冑也

干櫓小

戴大稱也

甲冑冑也

干櫓小

戴大稱也

甲冑冑也

干櫓小

戴大稱也

甲冑冑也

干櫓小

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拜日也亦當穿

而食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

食也其貧如此宜于出處之間委曲遷就然猶

道合則就信之不疑而無患得之心不合則去

安之不諂而無患失之心此所以為儒者之仕

也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

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讓諂之民有比

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

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

如此者儒者為今之人而上以衍千古之正傳為世道人心慮亦深遠矣使見用於世固可以救生民之病不幸不逢明時弗援弗推甚且結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四

黨危之若可憤世而忘之矣然身雖可危而憂

民之志終不可奪彼其心惟慮世道之榛蕪所

以明正道以正人心者未嘗一日忘於懷蓋時

有否泰道有通塞而憂道覺民之心初無改移

故曰其憂思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

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

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

有如此者學不博則窮行不篤則倦不如是則知行並進自有以達道而成德矣以之處世立禮待人又安往不宜哉足以有守故不淫足以有為故不困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故以忠信為本而以優游出之賢雖在所當慕衆亦不可以不容蓋於分別之中寓涵容之意猶瓦之毀其圓則為方合其方而復圓也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

方合其方而復圓也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

方合其方而復圓也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

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授能有如此

者親怨一無所辟惟程其功積累其事推而進達之下不報於所舉之人上不求利於所事之君舉賢授能有如此

一出於至公如此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又相待也

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相告相示欲其進德備業以為任舉

之地也居常則有爵祿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其心乎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

難下僚待以同升雖疎遠致之同進此所以任舉之實也前言舉賢授能所以待天下之士此言任舉所以待其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

朋友義有厚薄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五

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處而勉之又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

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身深之義居多

浴德正已以立事君之本也陳言而伏入告嘉謀而順之於外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靜而未形之時使君日遷善遠惡而不知至於有過則舉而明告之然亦與言諷諫不暴驟而失節也制行之高皆出自然不必臨深以相形又

華之多皆其素有不必加少以相益世治則德常見重而人不我輕世亂則德周於身而邪不能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其所可非

不必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

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

行服努力

行之要道

砥厲曰

砥厲曰

砥厲曰

砥厲曰

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儒者不事王侯豈忘世哉志切自餉而有未暇辨一黍為耳故其守身也謹飭而不妄動其待人也寬柔十黍為

裕以有容然雖尚寬而強毅以濟其寬雖慎靜而力行以服其學慎靜則謹愿有餘加之博錙銖為八

學不徒質而有文矣尚寬則仁柔有餘節之強而為錙銖之輕而專任之者方且以為吾斯之未能信

未可事人治人也此其心所謀度事所規為皆在於自

修而已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

下不厭又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

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合志則同其所向之

功營道則同其所習之術此交友之事也且曰親則有協濟之慶即相下而不厭迹昭則有契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六

合之真節聞流言而不信交情如此可謂篤矣以能擇於未交之先耳故其所行必內本於方正外以立乎其宜苟義之所同則友溫良者仁

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

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

者此皆以發見之盛而表其存心也和厚易直仁所根本由愛而生非藥取也敬恪謹慎仁

所踐履若有實地非強為也仁則不可寬裕仁作用也仁則克順孫接其能事也仁者必中禮

其貌在禮節仁者必有言其文在言談仁與天

地而同和於歌樂見之仁合萬物而兼施於天

地也

地也

地也

地也

地也

敬見之。此唯體仁之君子無所往而不在。然猶不敢自以為仁。是尊此仁道之大讓而不居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不恩君王。

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

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

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價

如有所墜失獲者。如有所割刈。困迫失志之貌也。

也。充者。驕氣之盈。誦者。吝氣之歉。喜樂失節之貌也。

夫羣吏不能使之出迫而違道。故謂之儒。乃真儒也。

實而盜儒者之名。且謂今之名儒曰妄。唯其妄故常為人所詬病也。既曰至舍。又曰館之者。其食以致其養。其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行加義。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七

則不以儒相詬病矣。

大學第四十二

蔡氏考定傳文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

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致知格物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

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

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

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

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

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威儀倫理。皆禮義也。威

儀。而禮義立。然非冠。何以盡之。唯冠禮一行。

則既備成人之服。若思文以君子之容。而容體

得正。顏色得齊。辭令得順。父子君臣長幼之間。

自各盡其道矣。禮義之備。與立。皆從冠始。聖王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八

安得不重之哉。○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

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筮日。以求

筮賓。以求夫人之賢。所以重冠以重禮。夫天之吉

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此主適子言。父老則

以著其傳付之意也。以禮賓之。禮體其子。所以

為成人敬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又次加爵

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為成人敬也。冠。見

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

禮也。玄冠玄端。大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

鄉先生以成人見也亦主 ○成人之者將責

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

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

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

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

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

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

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

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所謂成人者非謂服備異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九

孝弟忠順之行也禮之當重在此四者而為人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土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

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納

者納馬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

各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

以為昏姻之證也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也父

敬不致慢慎不敢忽重不敢輕正不敢邪也

執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

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

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

而婿授綬御輪三周先俛于門外婦至婿揖婦

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

親之也父必親醮重禮也男先於女男乘陽剛

以帥人為德也奠鴈取其不再偶也受

之父母親受室於女之父母也御婦車以尊之

親授綬以親之以三周為節者取陰陽奇耦之

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共牢則不異性

合卺則不異爵所以明夫婦合體尊卑無間而

致其親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

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

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

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

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

禮之大體也自納采至請期敬慎重正也親迎

成男女之別於未昏之先乃所以立夫婦之義

於既昏之後有別因以有義則閉門之內倫理

明而思義篤推之以事父資之以事君三綱之

半同食一

也以一

瓶分為兩

瓶謂之合

壺與婦各

執一片以

酌醕酒也

合卺飲酒

演安其氣

見婦於舅姑婦執筓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

贊醴

贊醴

贊醴

贊醴

贊醴

贊醴

贊醴

贊醴

贊醴

贊醴

贊醴

祭肫醢祭醢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

明婦順也質明昏禮次日正明之時贊相禮之

加薑桂浴之日鍛脩以特豚饋合升而分養之

左脾饋舅右脾饋姑也侯見而必夙興沐浴見

而必以棗栗鍛脩為摯執醴事而必祭肫醢及

醴者示敬事自此始所以成爲婦之禮節也舅

姑入室婦必以特豚饋者示供養厥明舅姑共

自此始所以明爲婦者之孝順也

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

自阼階以著代也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舅獻

階子之代父將爲主於外婦之代姑

將爲主於內故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成婦禮明

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九 十一

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

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

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唯婦德脩則猜忌之嫌不起而內以和婦功舉

則常用之需不匱而內以理此家之所以長久

故聖王重以責之而

制爲三者之禮也

室人猶言家人當去登稱也少曰妾多曰媵稱謂曰益貴者曰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於宗廟未毀教于公宮既毀則於君未嫁之日但以諸侯之宗女言也祖廟未毀則於君爲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既毀則於君

爲既故教之於宗子之家德貞順言辭令容則

婉婉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

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

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

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

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

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

此之謂盛德六官天地四時之官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九 十一

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

治陰德而其數亦如此者婦人從夫也

是故男教不降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

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

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

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

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

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

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

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適貴也適蕩

儀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鄉學也三揖以讓主三讓以讓賓盥洗拜至拜送主也拜洗拜受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三

聖人制鄉飲酒之禮有道存焉鄉人謂鄉大夫士謂州長黨正君子謂賓與之鄉大夫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醉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地道尊右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主位在東故蓋自東方出以示主人之供於賓也洗器皆盛盥洗水者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

賓象三光也

立賓象天所以尊之立主象地所以輔之猶三光之輔天也三賓以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月望後為生魄言明盛則魄不可見月魄之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魄不可見也晦后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墜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不可見矣蓋明讓魄則魄見明不讓魄則魄隱魄陰象實明陽象主人主人讓賓至於三四面之坐象四時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也

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陰生於午而終於子故嚴凝之氣如氣行則栗冽肅殺故為尊嚴而萬物閉藏則尊嚴所以為義義主斷制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午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四

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為春盛於東南而為夏此氣行則發揚細縝故為盛德而萬物生長則盛德所以為仁仁主發生也為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為義之道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為仁之道而介侯輔之故其坐各有當也夫席位有序則賓主有事于仁義矣且其席間之俎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則由器物以通極於精微不謂聖乎聖立而行之以敬則賓主相接不惟有文而有本不謂禮乎此禮行於席位而實體夫長幼之序則倫序之實德在身不謂德乎益德之為言得此實禮於身之謂也古之學術遠者唯期得身今鄉飲之有實得如此聖王安得不務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五

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奉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賓既即人所薦之脯醢又從而祭酒此是敬重主人之禮也祭酒之後與取俎上之肺膋齒之所以當主人之禮也啐謂飲酒初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是三者雖總為禮之不可廢然以敬主人則正以行禮故在席中啐酒入口近於財矣故在席末所以賤之也啐纔入口猶在席末奉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所以後之也上先禮則民作敬讓上後財則民不爭此化成之效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

啐者刺齒之也啐音之也啐音之也

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

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

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坐者坐於堂上立者立於堂下聽政聽上

之人有所正也聽役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尊卑

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也

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知尊長則入能弟矣知

養老則入能孝矣此教之所由成而國以安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

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

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

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

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醉而降隆殺之

義辨矣於賓介則有速有拜於衆賓則否於賓則拜至獻酬繁辭讓之節於介則醉而不酬於衆賓則升而受爵坐而祭酒立工入升而飲酒益賓隆而介殺而衆賓又殺也

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

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入升堂以瑟歌鹿鳴四牡皇華每

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吹笙者

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白黍芬苒一篇而一終

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所以勞之也歌與

笙皆異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六

麗則堂下笙由庚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間歌既畢。則堂上歌瑟笙。並作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芣合之。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於賓而遂出。此時將旅酬。故使一人舉解。又立相禮者一人為司正。恐有懈惰失節者也。夫歌樂以樂之於先。司正以董之於後。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難和樂而不流。放矣。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第長而無遺矣。沃洗之禮。賓介衆賓。固序齒矣。然下逮沃洗之人。無不然者。如此始為無遺也。

降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禮罷。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七

燕而不亂也。徹俎之後。降復初入之位。脫履升席而坐。行無筭爵。燕前此皆立而行禮。至是乃坐也。飲酒之節。朝以聽政。而鄉飲聽政罷。方行是射不廢朝也。夕以脩令。先夕而罷。猶可治事。是莫不廢夕也。賓出。主人拜送。品節文章。終竟申送。無少闕失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第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結上四節。體五行以天下之本在國。故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

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立之賓主。象天地以經之。則賓有德而當尊。王盡仁而致養。禮之大綱舉矣。立之介俎。象日月以紀之。則介輔賓而德益明。侯輔主而仁益顯。禮之衆目張矣。立之三賓。象三光以參之。亦以輔賓而參於經紀二者之間也。如此。則人備而禮行矣。王道之成。始於此。孝弟之教。行於此。故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亨狗於東方。以養賓。法陽氣以養萬物也。天地間海居東而在左。蓋東方形甲。水性流而趨下。東方屬木。水德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太古趨其所生。故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以水示民思禮之所謂水為玄酒。賓必南鄉。東方者春禮罷。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八

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脩藏也。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物生矣。又從而養之。長之以至于假。大是顯諸仁也。拳斂縮之貌。拳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蓋物既長大。不止之以義。則不成也。物在其生。是藏諸用也。故於德為藏。天子備四時之德。故立必南面。則左聖鄉仁。右義脩藏。兼生長成藏之功矣。今賓之南鄉。是以天子之位尊之也。所謂立賓以象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天者此也。

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以主對賓則相近而嫌於太褻。相直而嫌於太僻。故坐介於中以間之。主人居東方。造飲食以敬養賓。行產萬物之象。三讓取法於月。三賓取法於卿。而言政教之本。兼賓主介。但三賓而言。此則專指三賓言也。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九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九

十九

禮記纂註卷之三十

宋 陳 澹 集說

明 徐師曾 集註

湯道衡 纂輯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君臣之間。分嚴而情親。義當然也。燕禮以明之。長尊少卑。序當然也。鄉飲以明之。射必先燕。燕必有

禮記纂註 卷之三十

然哉。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

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進退周還。通射之始。終言也。由正直以至於審固。則巧力俱全。可以命中矣。是必有樂於義理。又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德行可知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

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

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

一終爲一節。騶虞九。節。百七。好。采。芣。采。以。五。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五。四。去。期。同。其。聲。

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

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

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節歌詩以為發

有備者。騶虞仁獸。其詩言壹發五豝五豮。數思

多得仁人以克其官也。樂時會者。狸首言大夫

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言以時會

也。樂循法者。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

也。樂不失職者。采芣言夫人能奉祭祀。是不失

職也。明乎其節之志。隨分而明其理也。如天子

明備官。諸侯明時會之類。以不失其事。隨分而

履其事也。如天子能備官。諸侯能時會之類。既

明其理。則知之明。又履其事。則行之至。以此廣

業。則功成。以此崇德。則德行立。德行立。則無禍

功成。則國安。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

盛德。執加焉。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

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

聖王務焉。天子將祭。必慎選與祭之官。然必以

射者。蓋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則射乃

其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不盡禮樂

雖數為無與於德行。盡禮樂而不數為則德行

亦不能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

射。蓋德行立。由於禮樂。而比禮樂者。唯射。故

聖王務之。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射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

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

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

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

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士數與祭。則諸侯自

則諸侯無知人之哲。不徒慶讓。隨有益地削地

之分。是射之中。否在土。而賞罰在諸侯。故曰射

為諸侯也。君臣盡志以習。則自

有慶。益之榮。無流亡之禍矣。故詩曰。曾孫侯

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比以庶士。小大莫處。御

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

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

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

侯自為正之具也。此載狸首之辭。而釋其義。諸

皆畢。乃射。此時大夫君子。下及衆士。無問大小

之官。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侍御於君所

也。先行燕禮。而後射。於是安樂而有名譽。即上

章所云。君益地。臣與祭也。射之益於人。國大矣。

天子制之。所以養諸侯於禮樂之中。而兵不用

諸侯務焉。所以自正其身。而為保國之具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

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

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

入者半。卿飲酒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

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

之曰。則不逾日。三不逾日。設。四正謂舉。正德以獻。射獻大夫。卿獻大夫。也。

于司馬也。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又使
求為人後者。忘親而貪利。故皆不使與射。

公罔之喪。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喪。揚解而語
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

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射單將旅使
衆而選賓。於是公罔之喪。先言曰。此衆人中。有

能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老耄而守好禮之心。不
與流俗同其類。靡而脩身以俟死者否。序點又

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旌期稱道不
罷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點語視衰愈密

矣。今又加之。以不倦者。蓋固好禮矣。今又加之
以不變者。期至老矣。猶能論道而無違誤。則又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四
不但從流俗。脩身俟死而已。○射之爲言者
勵有存益去者多而留者寡也。

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心平體
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

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
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

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
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

公罔姓
名之助語
也。庶幾點
名不實否

旌
期稱道
不罷

得專
去聲
鵠
中故取以

有其道。不以視鵠。而以道視鵠。則釋之至也。
所謂舍也。不止於能中者。父子君臣各止其道。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

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澤宮
寬闊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先習之。而後較之。所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
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五
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此言始生而射

道也。男子始生。未及十母。以飯食之。先以桑弧
蓬矢。射天地四方者。以彌論天地。綱紀四方。皆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
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爲仁由已

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孔子之意。因射以見其無爭。記者之意。引無爭以見其有德。各有所指也。

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
正鵠同詩
小雅實之

王謂
射者
紕地

此言始生而射

下飲
功去

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首二句見郊特牲。此先言射主射而射而又能聽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賢者持弓矢審固故能中的。不肖者不能也。爵謂酒之爵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以已非老當其養也。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

大夫士之庶子之率，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

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

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率

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

事，國子存游率，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

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庶子，即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庶子衆也。適

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率，副貳也。戒令，征伐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為等。正其位者，朝廷

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大

表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國子，即諸子以下至

庶子之率也。以其未仕，故謂游率。國有大事，則

戒令之屬於禮事者也。甲兵之事，則戒令之屬於

武事也。

六

物類

於武事者也。凡國之政事以下，則教治之見於

藏脩者也。春合諸學以下，則教治之見於考校

也。○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

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

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定

位以君身為準。居主位，分雖尊而禮則主也。莫

敢適，禮雖主而分則君也。南鄉猶未設席，西面

在設席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

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

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

揖之，禮之也。禮也。酒出於君，君不自為獻主。而

以宰夫為之者，君尊，臣不敢亢行賓主之禮也。

公卿在大夫之上，不以為賓，而命大夫者，以公

卿之尊次於君，若復為賓，則疑於君，故不使

為賓，所以明嫌也。以君揖臣，所以禮賓也。君

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

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

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

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

寧。禮無不荅，言上之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

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

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

七

西過少
進近則也
滴音敬

宰夫主膳
食之官元
抗同

舉猶始也
旅戶也

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

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先是宰夫行爵酬賓

人。厥爵公取此。賤爵以酬賓。於是賓以次序酬

始。此旅酬之禮於賓也。君所賜爵謂特賜之爵

也。升成拜者。賓降拜時。君命小臣辭。故未成拜

至。此升而成之。升拜明臣禮。答拜明君禮。蓋君

臣相與。本自有禮。特就此以明之也。自臣之拜

觀之。即竭力盡能以立功之義。臣之自效。由報

禮而益奮。則事無不治。國安而君以之寧。自君

之答觀之。即不虛取於下之義。取之在道。之

後。則上之取。下有不制而用足。下之供。上有

不竭。是以和親而不相怨。和與寧。由竭力盡能

及不虛取致之。是禮其本而和寧其用也。既和

且寧。則君所以御臣下。臣所以事君上。其義盡

此矣。然皆於拜與答拜見之。則燕禮非所以明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九

之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

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

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

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

所以明貴賤也。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

而遙相次。故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賓席之

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於西階上。退立於

高處為卿 用賤爵為 士用其禮 牲物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

賤也。此言卿出聘之介數。古者貴必有介。介

副也。所以副行斯事。致文於斯禮者也。介

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傳

本國來聘之命於主君也。主君尊而使臣

思。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三

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

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陳摯。以大客之

禮待已。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君不許。然後傳

君之聘命也。傳命之後。主人延賓而入。主君在

東。賓差退在西。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相向

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

揖。當碑。再揖。當階。三揖也。三讓而后升者。主君

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

君乃先升。賓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

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君命之辱。

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

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用束帛。拜君

命之辱。釋北面拜。既之義。自

此。侵彼曰侵。自下陵上曰陵。卿為上摯。大夫為

承摯。士為紹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

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聘禮集註 卷之三十一 九

紹位相紹 次所專請 主君贊正 也當也 取賜也拜 位在階階 上當相

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珉石之似玉者，縝密以栗，堅貌，劇傷。

也。義者不苟，傷人隊下墜也。禮尚謙卑，越猶揚也。誠絕止貌，止如藁木是也。瑕，疵病也。瑜，其中間美者乎。信，尹，正，尹於中，旁達於外也。白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者，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也。比人有德，則無不通，亦不假物也。道者，人所共由。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譬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言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

禮記纂註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禮，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順人情，以為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故曰禮之大體，吉凶異道，以下尊，以喪禮言。此一節四制之綱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諸親之服，皆以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君臣主義，不主恩也。用事

文之道以事君而敬同，故曰義制。三月而食，三月而沐。

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

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

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

無二日土無一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

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

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

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

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

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

垢而已禿者不髮偃者不袒跛者不踰老病不

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杖為有爵者設

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以杖扶之也爵有隆殺

則病有遲速故隨其人而授之此為君服杖之

正也然而無爵者亦杖假杖以明其為喪主也

廢子不為主者亦杖授杖以扶其病也此為親

服不應杖而杖也未成人之婦人及幼少之男

子有應杖者而不授之杖以切未知哀不能病

也此為親服應杖而不杖也天子諸侯之子百

官備百物具不假言而喪事自行故許其極病

雖有杖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無百官百物

不具須已言而后喪事乃行故不許其極病但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十四

爵謂有爵之人擔假

先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始死

老病者八也凡此八者皆以權制也

三日不忌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

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

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

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

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

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

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

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

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

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

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總

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

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

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

知者可以觀其理焉疆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

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體身得而察焉

以盡愛親之道非知不足以究居喪之理非

不足以守行禮之志篇首言仁義禮知為四節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十五

諒闇者作亮陰大丁居喪之名

言不文謂不文其言辭也

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思亦兼
義權非悖禮也本言孝子而兼弟貞婦者蓋
能爲子則能爲人窮能爲人
婦亦自能爲人子者推之也

禮記纂註卷之三十

禮記纂註

卷之三十

十六



禮記纂註三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湯道衡撰道衡字平子丹陽人萬曆丙辰進士
官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其父三才嘗作禮記新
義三十卷已著於錄此本乃道衡居憂之時自採
陳澔集說徐師曾集註掇其所長哀爲一編而以
已所偶得附載書之下方故名纂註與新義截然
二書卷首標題亦不名新義而李維禎胡士容二
序皆稱曰禮記纂註新義竟合兩書而一之殊爲
舛悞朱彝尊作經義考但載三才書而不及此書
殆亦悞以爲一也獨是刊書之時道衡尚在不應
不一視維禎士容之序遽授之梓此則理所不可
解耳